

叢書集成續編 第二三三冊目錄

史地類



水

今水經注四卷·····	清 吳承志纂	求恕齋	一
河賦注一卷·····	清 江藩撰	藕香	五三
江源記一卷·····	清 錢坤注		
西域水道記校補一卷·····	清 查拉吳麟撰	昭代	六三
三江考一卷·····	清 徐松撰	晨風閣	六九
東河權歌一卷·····	清 毛奇齡著	檀几	七九
續東河權歌一卷·····	清 姚思勳撰	武林掌故	八五
汴水說一卷·····	清 丁丙撰	武林掌故	一〇七
漢水發源考一卷·····	清 朱際虞撰	昭代	一二三
東西二漢水辯一卷·····	清 王筠撰	昭代	一二九
	清 王士禎撰	昭代	一三七

水利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附校勘記一卷·····	宋 魏峴撰	四明	一四三
三吳水利條議一卷·····	清 徐時棟撰	昭代	一八一
甬上水利志六卷·····	清 錢中諧撰	昭代	一八一
西湖水利考一卷·····	清 周道遵撰	四明	一九五
	清 吳農祥撰	武林掌故	二九九

關中水利議一卷·····	清 張鵬飛撰	關 中	三〇七
畿內治河記一卷·····	日 新井君美著	甘雨亭	三一九

西 湖

西湖遊華幸記一卷·····	宋 周密撰	香 豔	三三一
錢塘西湖百詠一卷附楊公濟原唱一卷·····	宋 郭祥正撰	武林掌故	三三五
西湖百詠二卷·····	宋 董嗣杲撰	武林掌故	三四五
西湖竹枝集一卷·····	明 陳 贊和	武林掌故	三八一
西湖游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 田汝成輯	武林掌故	四〇五
西湖遊詠一卷·····	明 田汝成撰	武林掌故	六二七
西湖八社詩帖一卷·····	明 黃省曾撰	武林掌故	六二七
西湖夢尋五卷·····	明 祝時泰等輯	武林掌故	六三九
西湖月觀紀一卷·····	明 張 岱纂	武林掌故	六五九
西子湖拾翠餘談三卷·····	明 陳仁錫撰	武林掌故	七二五
西湖冶興二卷·····	明 汪 珣著	武林掌故	七三七
遊明聖湖日記一卷·····	明 王 瀛撰	武林掌故	七六三
	明 浦 昉著	武林掌故	七七五

2258/02

壬戌仲春



今水經注

余肇康題



南林劉氏求齋刊

昔黃南雷先生嘗病鄭善長注水經多空言而無事實
受作今水經條貫諸水窮源按脈由今以溯古卽沿古
以知今蓋通儒經世之學與鄭亭異趨矣黃氏成書於
康熙之初越今二百有餘歲河屢決黃流改道灤白衛
河桑乾淮泗汝潁諸水通徙靡常形勢遷貿今昔殊異
後有作者疏通而證明之補前哲之闕釋後來之疑亦
不朽業也吳祁甫廣文研精地學數十寒暑終老於平
陽補松吳丈求其遺書得山海經地理今釋今水經注
手彙大都零帙斷紙卒不可臆理丈爲之整比逐錄謀

今水經注序

一求思齋

於承幹承幹既校刊山海經地理今釋繼讀此注北水
具備南水則闕而未詳丈之言曰吾檢是彙蓋疏一水
爲一紙或先後凌雜或塗乙難辨乃一一排比審定之
其爲注也據今日地形水道求合於古百數十年來徒
變通煙之迹異同離合之故根據明確若指諸掌繁稱
博引至繁千百言黃氏考古偶疏者閒亦有所糾正雖
曰闕而未完又奚忍聽其沈寢溷晦龜蟬蠹之腹乎承
幹大遯之爰并以此注授之手民用副吳丈重愛亡友
之誼無負廣文窮老著書之苦心廣文同里譚復堂先
生讀黃氏書稱其脈地志里尋求禹蹟世有山川能說

閱覽博聞以爲之注豈不高出鄭大使上廣文稍晚山
一官海隅埋首纂述性孤介不與時流競聲譽故知之
者益鮮嚮使復堂見此注當心折駭歎且以爲前賢畏
後生也歲在辛酉貞元節吳興劉承幹序

今水經注序

一求思齋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河水源出吐番朶甘思之南曰星宿海四出之閒有泉百餘泓涌出匯而爲澤方七八十里登高望之若列星故名火敦腦兒

譯言星宿

河水源出今青海玉樹土司境巴顏哈喇山東麓噶達素齊老山飛泉百道自崖壁上涌出東南流爲阿爾坦河其上源曰羅布淖爾在吐魯番廳西南古勃

今水經注卷一

求恕齋

澤也亦曰鹽澤又曰蒲昌海或謂之牢蘭海有數大源北源曰開都河古敦薨水山海經北山經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西流注於勃澤出於昆侖之東北隅實惟河源董氏祐誠水經注圖說云敦薨水今海都河是也西源曰喀什噶爾河曰葉爾羌河古通謂之蔥嶺河漢書西域傳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麓道元水經注云河水自蔥嶺分源逕歧沙谷出谷分爲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依耐蒲犁皮山與于闐河合北河東北流自疏勒逕溫宿姑墨龜茲墨山注賓樓蘭注于勃澤北河卽喀什噶爾河南河卽葉爾羌河

今水經注卷一

二求恕齋

徐氏松西域傳補注云河有三源出蔥嶺者一是也南源曰和闐河古于真河史記大宛傳張騫言于真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則東流注鹽澤西域傳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于闐卽于真三源各流數百里納阿克蘇克里雅諸河合爲塔里木河至哈喇沙爾城東南匯爲淖爾淖爾表二百餘里承二千里長源之水渟而不流其東南皆戈壁沙漠無定時有小水上泛成澤西山經云不周之山東望勃澤河水所潛也其源渾渾泡泡大宛傳云鹽澤潛行地下西域傳云蒲昌海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淖爾納受諸水潛流地中自周秦至漢並無異說北山經出於昆侖之東北隅此昆侖卽巴顏哈喇西南大山東北隅卽噶達素齊老謂潛流至此始出也西域傳作出于積石彼時昆侖之名移於于真故變文言之大宛傳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漢武所名昆侖自是于真南山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作阿耨達山今日大雪山距山經昆侖凡三千餘里西山經昆侖之邱河水注焉南流東注于無達海內西經海內昆侖之虛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東南又入渤海又出海

外卽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兩經所云昆侖皆卽北山經之昆侖惟東南傳本誤作西南當從水經所據訂正淮南子地形訓河水出昆侖東北阪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淮南衍經文改出入爲貫渤海爲河水所行大澤甚明圖說云阿勒坦河穿鄂敦他拉海而東諸爲札凌海又東爲鄂凌海折而南逕蒙古爾津土司卽經所謂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也河水貫札凌鄂凌二淖爾出海外卽西而北自謂遼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折東而西折西而北徐堅初學記地部引河圖云黃河出昆侖山東北角剛山東以

今水經注卷一

三求想齋

北流千里折西而行阿木柰瑪勒占木遜山上距噶達素齊考天池正千里而遙準以地望古今不殊高誘注淮南不知渤海卽本書及北山經所謂海澤誤以爲東海之別又據漢武所名昆侖爲于真南山因云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導河積石入猶出也渤海據尾言積石又據首言兩文隔不相應水經知其謬失又附會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條文有弱水西王母魚鱉魏略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之說移昆侖於西海以外云昆侖虛去嵩高五萬里河水出其東北阪

屈從其東南流入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積石在蔥嶺于真西北與舊說全同郭璞傳海內西經調停衆家云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去嵩高五萬里見禹本紀昆侖分海內海外河水亦當從之而分今云入渤海河水出海內昆侖入禹所導積石山河水出海外昆侖河水下流合一昆侖如何分劃爲二禹本紀昆侖去嵩高五萬里據地形訓昆侖虛中有增減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

今水經注卷一

四求想齋

十四步二尺六寸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昆侖去懸圃四萬四千里去嵩高五六千里合併得五萬里大宛傳贊引紀云河出昆侖昆侖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贊駁元封所名昆侖不及此文蓋以二千五百里以上皆憑算推測非有實指地形訓詳言其數時則訓又云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昆侖爲中西二極之交距碣石止萬二千里

亦不數增城懸圃傳以虛辭爲實可謂不審北山經
昆侖河源在勃澤之下如傳說海內昆侖亦須分爲
二山不然勃澤伏流南出積石豈能還入蔥嶺于賓
廊氏沿襲郭注於本書所據舊文異同離合俱未根
考又援誤本淮南注及偽東方朔十洲記晉以後外
國圖爲證益糾結難解杜佑通典據吐番聘使說斥
鄯住不能詳正是已又謂山經昆侖非河本源仍爲
傳說所蔽歐陽忞輿地廣記云河水出昆侖自古言
者皆失其實唐劉元鼎爲吐番盟會使言河之上流
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冬春可涉夏秋乃

今水經注卷一

五求恕齋

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
同國古所謂昆侖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
千里河源其間劉說見唐書吐番傳較通典爲詳閱
摩黎山卽山經昆侖西域傳謂之積石者以爲自古
失之亦目睫之見也舊唐書侯君集傳君集轉戰過
星宿川至于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詳傳
說君集已先至其地星宿川卽鄂敦他拉柏海今額
勒蘇池積石非巴顏哈喇山而何唐宋人不知古昆
侖因并不知漢人所名積石元史地理志載番昂霄
所記都實說河源在土番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

沮洳散渙不可逼視方可七八十里履高山下瞰若
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東北有大
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卽昆侖亦耳麻不莫刺
其山卽遠阿木柰瑪占木遜山乃山經積石火敦腦
兒卽星宿川今譯本作鄂敦諾爾都實以其沮洳散
渙不可逼視指此爲源不復上溯 國朝康熙四十
三年遣侍衛拉錫往青海始述得阿爾坦河在鄂敦
他拉西北尙三百里河源左右諸山總名枯爾坤卽
昆侖之轉音乾隆四十七年遣侍衛阿彌達再往并
上源之羅布淖爾得之 御製詩文令兵部侍郎

今水經注卷一

六求恕齋

紀昀等撰爲河源紀略古說以顯經所據乃元志舊
文西鄙改易作南從宋史河渠志而譌悶摩黎山錢
理志云卽大積石山今從提綱大積石山去洪濟梁
無二千三百里之遙也西域傳積石卽巴顏喀喇山
詳具成氏蓉鏡
再貢班義述

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
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

此據元志注朱思本說惟改馬湖蠻部爲馬湖府明
一統志云元馬湖路屬敘南等處蠻夷宣撫司本朝
洪武四年改爲府
較之昆侖殆爲近焉

此總說元以前諸書所名之昆侖

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巨澤

巨澤卽札凌鄂凌二澤爾齊氏召南水道提綱作查

靈鄂靈二海云各周三百餘里元志近五十里匯二

巨澤名阿刺腦兒自西而東連屬吞噬阿刺腦兒卽

鄂凌淖爾不云札凌蓋失其名也志又引思本說河

水從地湧出如井其井百餘東北流百餘里匯爲大

澤曰火敦腦兒與潘記不同西域傳補注云鄂敦塔

拉又東南流百三十里瀦爲札凌淖爾又出淖爾東

南流折而南五十里瀦爲鄂凌淖爾札凌淖爾距星

今水經注卷一

七求恩齋

宿海正百餘里則火敦當爲札凌之誤東北當作東

南

又東流號赤寶河又東忽蘭水合乞里出河來入之其

流寢大始名黃河

忽蘭水今呼藍河提綱云源出盛吞池西流環折而

北而東北有枯得勒古河自東南盤旋來會又北受

一小水又東百餘里東南流入河元志敘此文云水

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寶則

會合忽蘭之水卽枯得勒古也此經作乞里出涉後

父而譌宋志亦作也里朮今譯本元志作伊拉齊

又東北分爲九派復合爲一水始渾濁

元志云歧爲八九股名也孫幹倫譯言九渡宋志云

東北流爲九渡河並無復合爲一水之文李氏兆洛

皇朝一統輿地全圖自呼藍河以下有小水十數

流入於河不知孰爲歧出之派

又東行二十日至大雪山名騰乞里塔卽崑崙也

大雪山今阿木奈瑪勒占木遜山卽西山經所云積

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者提綱云元史

誤指爲崑崙黃河依山南麓東流折而東北至烏藍

莽乃山下始折而西北流古言河遠崑崙之三面如

今水經注卷一

八求恩齋

玦然實禹貢導河之積石山非崑崙也河圖名此曰

角剛山

繞崑崙之南折而東亦八思河入之

元志注思本曰河過關提與亦西八思今河合亦西

八思今河源自鐵豹嶺之北正北流凡五百餘里而

與黃河合亦西八思今河蓋今西拉流也

又折而北納鄰哈喇河入之

哈喇河出西番白狗嶺北西北流五百餘里入河

又折而西乞里出河入之又西鵬移河入之

鵬移河出西番鵬移

山西流七百餘里入河

乞里出元志注作乞里馬出云源自威茂州之西北

岷山之北水北流卽古當州境正北流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合此經注文不齊疑傳寫奪之拉錫圖西拉河下有三崑都倫河提綱云三崑都倫河一日德武崑多崑出賴杆山西北流三百餘里入黃河卽元史納鄰哈喇河一日多母達土崑多崑源出納克多母精山西北流屈曲三百數十里入黃河當河流自南轉東北處卽元史乞里馬出河一日多洛崑都崑源出剛出山西北流二百餘里折西流又三百數十里折而北流百里會東來池泉水西北入黃河正當大河於烏藍莽乃山麓折而西

今水經注卷一

九求恕齋

北流之處卽元史鵬穆河三水留急而深相距各百里土人總名爲古爾板崑都崑河崑都崑卽崑都倫一作崑多崑譯文不同爾

過大通城遼水西來入之

遼水出西甯州宿軍谷東流五百里入河

宋史地理志樂州舊遼川城乾隆一統志直省地理志云碾伯縣宋樂州碾伯在今西甯府東一百二十里遼水自其南入河蓋卽今巴燕戎格廳西之克壘河也大通城在河州西宋志舊名達南城崇甯二年收復改今名元志注云過西甯州貴德州馬嶺不著此城蓋其時已廢矣

又東北至陝西河州城又東北逕八十里積石山

又東北逕八十里黃氏璋校云別本無又東二字及下逕字今河州城在積石山東南七十里別本是也積石山本名唐述山閻氏若據尙書古文疏證引黃氏儀云唐儀鳳二年置積石軍於靖邊城始移其名張守節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小積石山在枹罕縣西北唐人目此爲小積石山矣

又東北過西甯衛南鳳林河從南來入之

王氏鴻緒明史彙地理志西甯衛東南有大臣城經於此始云過衛南自其大略言之也鳳林河在今巴

今水經注卷一

上求恕齋

燕戎格廳東南入河水經注河水又東歷鳳林北又東與離水合說云水今日大夏河源出循化廳西南邊外山曰荅蘇爾海阿林水曰和爾藏必拉東流逕廳南又東北流逕河州南折北流逕州東及東北入河

湟水合浩疊河從北來入之

浩疊河自甘肅經山丹永昌涼州至河州北會湟水

入于河湟水源自西番經西甯州南過河州北入浩疊河

漢書地理志浩疊水出西塞外東至允吾入湟水陳氏禮水道圖說云今甘肅大通縣大通河出青海西北境東南流至巴燕戎格廳與湟水合此注云湟水

入浩靈河以大通河源流視遼水尤長也甘州山丹永昌涼州俱據外之地言之今大通河自青海東流逕和碩特前左翼頭旗北又東逕和碩特右翼前旗南又東逕和碩特東上旗北又東逕大通縣南又東南逕碾伯縣東平番縣西又東南逕莊浪縣西南碾伯縣東南入巴燕戎格廳境大通以上無逕內地之流

又東過蘭州經靖虜衛北五里金水注之

明史地理志金縣北有大河東北流亂山中入靖虜衛界靖虜衛西南有祖厲河東北有亥刺河皆注於

今水經注卷一

上求恩濟

大河河水先逕金縣後至靖虜衛境衛南有祖厲河源出會甯安定二縣山中匯納泉流西趨入河金縣之水不得越此而北提綱云黃河經金縣北境有水自南來注之卽浩尾河也又北流循長城西北至靖遠衛南之虎豹口西北有十字河自東合會甯安定二縣水及渭河西北流注之此經似當云過蘭州金水注之又北經靖虜衛南五里會甯水合安定河注之也靖虜衛今靖遠縣

過甯夏衛城東南四十里至衛境東北出塞外經沙漠三受降城折而南入山西境豐東勝州

宋志黃河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此經文所本胡氏謂禹貢雖指云河逕甯夏衛東南又北逕平羅所東又北逕榆林衛西出塞逕廢豐州西折而東逕三受降城南折而南逕廢勝州東入塞又兼本此經也豐字或誤作山甯夏榆林二衛今皆爲府平羅所爲縣同治輿地圖河自靈州橫城堡西折而北逕長城斷處過甯夏縣東至平羅下省嵬口東北流出塞入鄂爾多斯右翼中旗界又東北逕後旗界李氏兆洛歷代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唐豐州地河循色爾彌哈拉山西麓至白塔東歧分爲二西派注騰格

今水經注卷一

上求恩濟

里鄂謨提綱云卽古窳渾之屠申澤也河出鄂謨東北會阿爾坦河又東北爲庫庫鄂謨折東流與東河會東派於庫庫鄂謨南又別爲二支一支逕後旗北水經注圖說卽古南河一支又逕其北水經注無此河兩河相距八十里河行兩枝渠北吳氏熙載通鑑地理今釋云五受降城在河北岸水經注河水又屈而東流爲北河東逕高關南又東逕臨河縣故城北圖說云高關今阿爾坦山元和郡縣志西受降城漢臨河縣故理蓋臨河兼有北河地也故城當在兩河之間按李吉甫志云西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

蓋漢朔方郡地臨河縣故理處如李說城卽臨河舊址圖說分別言之者以受降三城俱在河北臨河在北河南於地形似不相合詳志文自云故理又東南距豐州里數甚明若移置北河以北距南河已百里而遙焉得至豐州反近止八十里通典云豐州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北至黃河八十里以是推之西受降城自在兩河之間唐書張仁愿傳云河北者河流代有遷徙唐時故道與北魏時不同今之河道與唐時又不同耳錐指地理今釋俱混言南北考之不審元和志又云西受降城開元初爲

今水經注卷一

三求恕齋

河水所壞十年總管張說於故城東別置新城今城西南隅又爲河水所壞城東尙有新城亦名西受降城今悉無跡河東逕翁金碩隆山南又東分流復合至噶札爾和碩南大漠得兒山西南折東南流又分而合合而復分至烏喇特旗西墨爾楚克賀邵山北折西南流枝河合西分一渠來會又西南南河亦來會三流合爲一東南流五十里折東流河曲南直榆林懷遠縣張仁愿傳云中城南直朔方朔方今懷遠也錐指圖中受降城在北河東逕巴爾朱海城南又東逕謨爾根嶺南崑都崙河自北來注之又東逕茂

明安旗南鄂爾多斯左翼後旗北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唐勝州地通典勝州東至黃河四十里北至黃河五里西北至黃河二十里勝州東北濱河樂史太平寰宇記云勝州正北至黃河五里去東受降城八里元和志云東受降城在榆林縣東北八里榆林隸勝州郭下是勝州渡河三里卽東受降城今河自蝦蟆兒拜商東會蘇爾哲河又東會邁達里河東受降故城宜在兩河之間胡三省通鑑注東受降城在勝州東北二百里據寶祿後徙置而言唐書地理志云寶祿元年振武節度使張惟清以東城濱河徙置綏遠

今水經注卷一

西求恕齋

烽南城徙東北百九十里故二百里也元史地理志東勝州下云唐徙東受降城於綏遠烽南卽今州治韻編今釋東勝州今歸化城西南一百四十五里東受降新城於元爲東勝州治注文東北當作東南或志說有誤河東逕西拉德布色克山南入歸化城薩拉齊屬境李氏兆洛地理沿革圖遼豐州地河東會圖爾根河轉東南流提綱云過古東勝州境稍折而東南而南至湖灘河朔渡口卽古君子津東勝在圖爾根河南西岸爲左翼後旗接前旗界河東南會烏藍木倫河逕前旗東清水河屬西又南卽平魯縣邊牆

外地矣儲氏大文河套志序云河套袤二千里明
圖志亡佚故也

歷廢武州西北二百五十里過延安府綏德州境東

河自偏關縣老牛灣堡西流入長城洪氏亮吉乾隆

府廳州縣圖志云偏關縣五代北漢置偏頭寨金屬

武州元改砦爲偏頭關明成化二年置偏關所又神

池縣下云後周神武縣遼復置并置武州經云廢武

州據遼金元言也一統志表平魯縣金武州甯遠縣

北境是平鹵衛武州所轄兼有長城外地明志臺繫

平虜衛於大同下云西有大河又繫偏頭關於曲河

今水經注卷一

王求恕齋

下云北有關河西北流入大河據明立文當云河曲

或平虜衛偏關所矣

吃那河合著延水自河套北來入之吃那河自州東

水西來入之又東流逕銀州

水經注有著延水黑水元和志夏州朔方縣云州南

無著延水唯無定河即著延水也烏水出縣黑澗東

注著延水本名黑水烏水即吃那河提綱云無定河

有二源西源曰額圖渾河古著延水也出河套右翼

前旗賀道圖山東入懷遠堡邊城爲恍惚都河又折

東北至波羅營與北來海留圖河會海留圖即東源

古黑水也亦名吃那河出前旗虎喇虎之地與西北
來之納林河及西喇烏蘇河會東南入榆林邊兩源

既合爲無定河自榆林南東南流經米脂西南又東

南入綏德州境經以源出塞外故舉古州表之

河水又南流逕延川縣東延水入之延水源自延安府

嶺東南流入省施縣境逕延長縣入於河河水又南逕石州甯鄉西入平陽

府境逕石樓永和大甯縣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永和縣黃河自汾州府石樓縣

南流入縣西七十里與延川縣對岸錐指云東南逕

綏德州東其東岸則臨縣永甯州甯鄉縣又南逕清

今水經注卷一

王求恕齋

澗縣東又南逕延川縣東又南逕延長縣東其東岸

則石樓縣永和縣大甯縣經先延川延長後石州甯

鄉石樓非其次也明志萬祿二十三年改石州曰永

甯州又云汾州府石樓本屬隰州萬祿二十四年改

屬經所據亦李賢等明一統志舊文

洛水西來入之洛水源自慶陽府界東南流逕

錐指云洛水逕朝邑縣西之朝坂南自趙渡鎮歷華

陰縣西北葫蘆灘入渭明成化中改流東過鎮南逕

趨於河畢氏沅山海經新校正云考阜昌禹跡圖石

刻已在同州南入河則宋金時改流也漢志水道圖

說云北地郡歸德洛水出北蠻夷中入河左馮翊襄
德洛水東南入渭云入河又云入渭者其正流入河
又自今朝邑縣分一派東南流入渭也說文云洛入
渭其時入河一派已塞今入渭一派復塞而入河一
派復通蓋二派互爲通塞矣

陳水西流入之

陳水源出絳縣爲絳水逕聞西夏縣
安昌鄉氏臨晉至蒲州入於黃河

顧氏祖再讀史方輿紀要云陳水在蒲州東十里有
孟盟橋其上流卽絳水趙氏一情水經注釋云觀道
元注絳水出絳山下流入澮澮入汾汾入河不與陳
水合也狄氏子奇國策地名考箋云今絳水與陳水

今水經注卷一

七求恕齋

合西南流直達大河不由澮分與古道不同

又東逕孟縣南又東逕洛陽北洛水從南來注之河水
又東逕鞏縣北溫縣南過汜水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
鄭樵通志地里略河水東爲孟津又東過河陽縣南
洛陽縣北又東過溫縣悞水從西北來入焉又東右
過鞏縣洛水從西南來入焉左過成皋縣北浞水從
北來入焉成皋今孟州汜水此經純襲彼文惟移洛
水於洛陽之次爲異下經云洛水過鞏縣東又北入
于河與鄭符合疑此文本作悞水從西北來注之因
悞字或本作沮或又作沮懸而未定後人不知誤刪

其句而以下文洛水補之爾濟水在汜水縣北入河
據今廣濟河而言水經亦載兩濟口濟水下云鞏縣
北河水下則云成皋縣北鄭氏始合爲一蓋東渠至
元魏時已絕今復通矣通志略于浞水條云至鞏成
皋閒入河失未分析又此條敘孟津于河陽洛陽之
上與水經注不同未詳其據經作孟縣據今地立文
洛陽自在孟縣西南不得先孟縣後洛陽也

至武陟縣東沁水從北來注之河水又東過中牟縣北
汴水入焉

漢志沁水至滎陽入河圖說云漢時沁水自今武陟

今水經注卷一

七求恕齋

縣又東流至今滎澤縣其時河水過此沁水於此入
河水經河水過武德縣東沁水從西北來注之與今
河地符合沁水篇又云至滎陽縣北其時蓋亦有兩
口也武陟以下河流屢易經所著
皆後徙之迹中牟汴水誤具下經

河水逕開封府至兗州府曹縣界分爲二派其一東北
流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清河一名會通河合衛以入
海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同南清河一名由淮以入海

宋志熙甯十年河道南徙東匯于梁山張澤澤分爲
二派一台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凡灌
郡縣四十五遣使修閉朱子語錄云看劉樞家中原
圖黃河卻自西南貫梁山伯迤邐入淮來南北兩宋

河決俱自梁山張澤潞分入南北清河經云至曹縣界所據乃元明河道也元初河勢南趨至元二十六年開會通河北派已微至正四年決自茅金隄始徙而北漕運使賈魯議挽河東行十一年開河故道自黃陵岡引河入淮於是復分二派紀要云賈魯河自黃陵岡南經曹縣梁進口下通歸德丁家道口萬氏斯同明代河渠考舊河自虞城達蕭縣北冀門集出徐州小浮橋所謂賈魯故河此南派東南流至徐州達南清河之道俞氏正變癸巳存彙云賈魯河由黃陵岡徑祥符地歷曹縣濮州鄆城汶上壽張陽穀地

今水經注卷一

尤求恕齋

復至壽張沙灣之積水關入會通河此北派東北流過濮州境達北清河之道明世兩派迭爲微盛下經附記云河舊在開封府城四十里東至虞城下達山東濟甯州界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黑陽下東逕府城北五里又東南至項城縣出境入淮正統十三年又決滎陽縣東逕府城西南又東南逕陳留自毫入渦口又逕蒙城至懷遠入淮南道屢移明志正統十三年潰壽張沙灣明年置分水開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宏治三年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何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河以入海北道亦屢移至宏

治八年築塞黃陵岡及荊隆等口北流始絕南派專行矣邱濬大學衍義補云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元人排河入淮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今則以一淮受衆水之歸無涓滴之滲漏邱書進於成化二十三年前大行堤之築九年曹濮之流塞而後通蓋河不兩行時合時分經據其分不據其合者以一統志爲主也今河又自蘭儀北出長垣東明入曹濮合魏河貫壽張東河南派復絕水經注圖云咸豐五年銅瓦廂決大河北流由大清河入海與正統中北決之道合與此經全不相合矣

今水經注卷一

尤求恕齋

今水經注卷一

今水經注卷二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汾水至平遙介休過汾州城東二十五里南入平陽府境

紀要云汾水入汾州府平遙縣界經西及汾州府東又南經孝義縣東介休縣西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先平遙後汾州亦誤

歷襄陵太平之東過絳州稷山河津北過榮河西注於

今水經注卷二

一求恕齋

河

提綱云汾水於平陽西北分爲二派一南流稍西經襄陵縣城東一西南流支渠如織經城北及城西曲而東南復合經云歷襄陵東不數西流一派也過絳上別本有南字據下文云北過榮河此文自當云南過絳州稷山河津今本傳寫脫之汾口在龍門南五里明志云河津汾水舊由榮河縣北睢邱入河隆慶四年東徙經縣西南葫蘆灘入河

渭水源出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至鳥鼠山下轉而東流

提綱渭水源出渭源縣西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南北兩源北源發北麓分水嶺東南流經縣城北又東稍南南源水自城西南東北流會焉南源出鳥鼠山南麓大樹下南谷山卽北麓支峰也雖指云縣志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谷山在縣西二十五里鳥鼠與南谷相去才五里當是一山後人強生分別耳經云出南谷不云出鳥鼠者用林之奇尙書詳解之說許君說文解字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南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許以杜說爲別一義則漢人已先有此說矣

今水經注卷二

二求恕齋

至華陰界沮水北來注之沮水來自延安宜君縣至耀州富平縣合漆河漆河源出扶風古漆縣西北逕同官縣東南入于渭同沮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于渭蔡沈書集傳漆水寧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寧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烏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經注本之惟增入漢志漆縣之說寧宇記有兩沮水一出昇平縣北一在華原之邠州入縣界合漆水入富平石川河傳合爲一以水經注言沮水自直路

縣東南逕宜君川南出土門山西也程大昌雍錄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沮水正派也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東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程據宋敏求志推考沮源不及昇平其時兩流已別提綱載昇平沮水云出中部縣子午山俗曰沮河經縣城南又東稍北三十餘里入洛河載華原沮水云出耀州西北境之分水嶺經州城西南又東南漆水自東北來會至富平縣交口鎮北與涇化河合入渭二水各自爲派尋水經注文沮水夾

今水經注卷二

三求思齋

山西流當自今宜君水逆流入玉華川出杏頭鎮漢志水道圖說云北地郡直路沮水出中部縣西境耀州沮水非此沮水是也富平下流雍錄言至同州白水縣與口所注分爲二水一水經鄭渠東逕渠邑故城北水道不殊今二水合注交口鎮不至白水不知始於何時雖指云鄭渠堙廢沮水不復東入洛鄭渠堙在宋前此流之絕宜在金元以後紀要明史稿俱仍此經蓋以方志沿襲未改至雖指出明辨哲矣漆水出宜君縣南大神山扶風之漆在今永壽縣境別爲一水孔穎達尚書正義分涇東涇西二漆至確不

易通志略漆水出鳳翔普濟縣東或云出步山經華原縣與沮水合注文襲彼而誤永壽之漆無流至同官之理涇水橫絕姑置不言本經沮水在耀州西繞越而東不能以自解也

涇水源出平涼府界并頭山逕涇州又東南至邠州北界馬蓮河從北來注之

并頭山在今平涼府西南四十里漢志作并頭山或亦作雞頭涇水出其東南麓馬蓮河古泥水源出慶陽府東鐵角城東北二山流逕府城南合環水環水出環縣東北與隆山元和志慶州順化縣隋置合水

今水經注卷二

四求思齋

縣在馬領白馬二水口寰宇記安化縣白馬水出北塞夷中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尉李城東北合馬嶺水號白馬水說文注云馬蓮卽馬嶺之轉語

洛水源出陝西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謹舉山

中山經謹舉之山洛水出焉新校正云山在今陝西雒南縣西北地里志云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今方志云冢領卽謹舉也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

里入雒南縣界

渭水從北來注之渭水源出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白山水東流逕新安洛陽東南入于洛今渭河下流合穀水至洛陽縣西南注于洛漢志新

安禹貢泚水在東南入雒水道圖說云此水水經注已云未詳今河南新安縣西有一水或以爲泚水然其水入穀與志不合也

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明志鞏西北有洛水舊經縣北入河謂之洛汭亦曰洛口嘉靖後東過汜水縣入河又汜水下云北濟河洛水自西東至滿家溝合汜水入焉按宋志元豐二年引伊洛水入汴河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五十步屬於黃河其時新口已開至明中葉舊口盡失經不言汜水疏也

今水經注卷二

五求恕齋

濟水

通典云濟水因王莽末旱枯涸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水經乃云南過滎陽武封邱宛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云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荷澤汶水合流而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元和志寰宇記並承其說黃度尙書說云濟水雖絕其濱猶在經文本之

至溫縣南入于黃河

提綱泚水經濟源縣城北又東分爲二派一經柏香

津下流並不合一志說所不詳也

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皋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

此仍水經舊文成皋上經作汜水

濟水又東過原武又東北流過陽武縣北濟水又東逕封邱縣北爲北濟過封邱縣南爲南濟北濟又東逕開州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濟水又東北流逕東阿縣界又東北入濟南府界逕長清齊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諸州縣界入于海

漢志水道圖說云水經濟水東出過滎澤陽武封邱

今水經注卷二

六求恕齋

平邱濟陽宛胸定陶乘氏入鉅野澤又過壽張須昌
穀城臨邑盧臺營梁鄒臨濟利中下邑入于河鄭注
云河水枝津注之又東北入海以今地考之自滎澤
縣軼出東流過陽武縣封邱縣直隸長垣縣河南蘭
儀縣今黃河所行其故瀆也又過山東荷澤縣已湮
又過定陶縣鉅野縣壽張縣今趙家河入運河蓋其
故瀆又過東平州東河縣長清縣歷城縣章邱縣今
大清河其故瀆也又過鄒平縣已湮又過高苑縣博
興縣今小清河其故瀆也自博興縣入海之瀆已堙
蓋在今大清河之南小清河之北也此經歷城以下

今水經注卷二

七求恕齋

別據于欽齊乘故與水經不同濟陽齊東武定青城
濱州蒲臺利津並大清河所行之道雖指引黃氏儀
說爲漯水舊集宋時河行漯濱河去大清河兼行河漯
二瀆非古濟渠魏氏源書古微云小清河爲濟水故
道濟本由此入海後徙於漯今日之大小清河皆謂
之濟可也如魏氏說經據齊乘不誤今大清河復爲
河奪則定陶以北散出之濟亦與河水並流入海矣
北濟分於陽武見鄭注圖說不具今從關焉汶水說
具下經

南濟又東過曹州境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過金鄉魚

臺縣南東入于泗

水經濟水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通乘
氏縣南又東過昌邑縣北又東過金鄉縣南又東過
東緡縣北又東過方與縣北爲荷水荷水又東過湖
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漢志濟陰郡禹貢荷澤在定陶
東山陽郡湖陵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水道
圖說云荷澤蓋今夏月湖也通于河柯卽荷澤水今
夏月湖東流曰萬福河至魚臺縣爲昭陽湖蓋其故
瀆也昭陽湖卽泗水所匯今運河貫其中卽上下經
所云南清河矣夏月湖出定陶西北金堤集上流已

今水經注卷二

八求恕齋

漚

汶水其源有三

元和志乾封縣界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雖指云五
汶者北汶羸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水經注無
羸汶止四汶經據明一統志別出小汶則三汶矣注
釋據泰安圖志增入石汶石汶今董家河古流合北
汶今自爲派入汶蔣氏廷錫尙書地理今釋云汶源
非一析而言之當有五源也又小源五六不在此數
一發濟南府城南七十里太山之旁仙臺嶺
今泮河也雖指云源出泰山牙水嶺卽北汶水經注

北汶水出分水嶺源與中川分水嶺水篇注中川水
出山往縣之分水嶺嶺山往隋入歷城分水嶺卽仙
臺矣漢志泰山郡萊蕪原山禹貢汶水出明志臺以
爲別源據書集傳汶北汶也齊乘云入濟之汶書傳
謂之北汶蓋原山汶水宋世別有北汶之名後人與
分水嶺混而爲一因以汶水正源移之仙臺水經注
釋云考泰安圖志羸汶與牟汶合流至泰安縣東北
之故縣鎮與出仙臺嶺水會又西南流與石汶合又
西南流與北汶合此仙臺嶺在石汶東北卽原山西
麓原山亦名仙臺近又謂之分水嶺兩源相糾所由

今水經注卷二

九求懸壺

來也

發萊蕪縣東五十里原山之陽山水出原一發萊蕪
縣寨子村

原山一名岳陽山在今博山縣東南二十五里去萊
蕪縣八十里汶水有二源出西南兩麓出南麓者曰
蒼山西北西南流逕萊蕪城北又西南會縣南諸水
古爲牟汶別源後魏移羸縣於南因又名羸汶今通
謂之汶水出西麓者自分水嶺西西南流逕士子口
會北山諸水卽漢志與淄水同出水經西南過羸縣
南之汶源今俗謂之會河二水至范家集合而爲一

牟汶凡三源二源出萊蕪東南一自海眼泉西流出
盤龍莊水經注所謂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也一
自宮山北流與海眼泉水合又西會羸汶水水經注
牟汶逕奉高縣故城西西南流注于汶牟汶兼南北
兩源言奉高在今泰安縣東十七里故城當去范家
集不遠元和志乾封汶水源出縣東北原山唐時分
水嶺入乾封境是以前說如此王存元豐九域志奉
符有汶水萊蕪有羸汶水牟汶水萊蕪境內止有牟
羸二汶分別尤明寰宇記通志略兼表古今兩存萊
蕪乾封之迹書集傳不知其異乃云汶水出泰山郡

今水經注卷二

十求懸壺

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淄水出原山之陰
汶水出原山之陽西麓正源遂移於南麓一統志既
從俗說以泮河爲經流兩麓俱爲旁源不復深考寨
子村一名據流合牟汶者言之并牟汶正源亦不能
詳矣紀要萊蕪汶水在縣南二十里其上源一出原
山一出寨子村以一統志爲據與此經同雖指駁縣
志寨子村水爲泮汶之說於原山略無所辯又以宮
山北水爲羸汶則羸汶在牟汶之南與水經注所云
牟汶出牟縣故城西南柴汶逕柴縣故城北及泰安
圖志羸汶自萊蕪縣東北流逕縣西南諸說全不相

合提綱始著會河之目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定爲沙水經流水經注圖又據注釋系仙臺嶺於原山之下其迹乃顯惟提綱於汶水正源及羸汶尙從錐指之說圖志雖以汶水之名還之會河而羸汶仍從提綱注圖悉改其次又并宮山移之牟汶之北俱所不解蓋傳說歧誤已入諸家所訂亦互有得失也

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塹汶

錐指泮水州志謂之塹汶水經注釋云羸汶與牟汶合流至泰安縣東北之故縣鎮與出仙臺嶺水會名曰大汶亦曰塹汶東樵以北汶爲塹汶非也經以爲

今水經注卷二

士求恕齋

羸牟二汶合北汶名塹汶與注釋又不同靜封鎮明志作靜豐尙書地理今釋作靜安

西南流與泰安州東南四十里徂徠山陽之小汶河合水經注釋云小汶水出新泰縣東北龍堂山西流百二十里入泰安縣東南境至縣西南逕徂徠山南故柴城北合於大汶尋其川脈卽古柴汶之道柴汶本出梁父縣東西流逕陽關城南西合於汶水今梁父縣東之上源已絕下流僅至古柴城蓋水道有移易提綱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並以董家河爲柴汶誤也逕甯陽平陰汶上縣界又西至東平州界注於大清河

明志汶上西爲南旺湖汶水在東北舊時西流入大清河永樂中開會通河堰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經不云戴村壩據未堰以前言也說文注云明會通河及國朝運河皆全資汶水入沛之故道漚矣今惟沙河自壩下潛出入大清河

大清河卽濟河之故道蓋濟水伏流不見故惟汶水由濟以入于海

此釋通典之說自戴村築壩東平以北已無汶水可言大清河屢爲河奪徙後仍爲巨川足證濟水寔有潛出之流錐指申杜說云清河賴諸山泉溝澤以成

今水經注卷二

士求恕齋

其川實則歷城以上山泉溝澤止有數派其流甚微不能成川也

沁水源出山西沁州沁源縣北一百里綿山東谷

經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漢志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元和志云縣上縣羊頭山一名謁戾山在縣東北五里說文注引戴氏震云山在今武鄉縣西百二十里西北接祁縣平遙縣西南接沁源縣一名麓臺山迤邐而西爲縣山

達濟源河

河當作縣

逕武陟入于河

漢志作至滎陽入河說具上經明志云其支流自武陟紅荆口經衛輝入衛河明初黃河至滎澤趨陳穎徑入于淮不與沁合入衛之故道埋矣

汴水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鄆四水須水出滎陽縣方山北流入汴索水出滎陽小徑山北流入京水京水出嵩洛山逕鄆州西南十五里東北入鄆水鄆水出鄆州城東二十五里東北入于汴

汴水今小賈魯河上流本首受黃河今河渠絕首受索河明一統志云源出大周山據索水言也水經濟水注索水即古旃然水東北流注濟水濟渠水斷反

今水經注卷二

古水經注

傳惟承此始故云反受旃然汴水源絕即以所受之水爲源古有是說惟云合索水則誤索水之源已移入汴水焉得別有索水志又云索水出小徑山北流入京水尤誤京水所合之水乃京水則源水經注謂之重泉水非索水明矣宋志建隆二年導索水自旃然與須水合入于汴又云金水河本京水導自滎陽黃堆山鑿渠引水過中牟抵都城西渠其水橫絕于汴索合須水京合鄆水二水各自爲渠今京水改從河陰司南入索河提綱云滎陽水出縣南境諸山山脈自鞏縣汜水南界相連而東有無數小水北流合

爲一東北流經縣城東曰索河東經河陰南境有京

河西南自瓦瀧來會索河即滎陽水下流合京水足

正此經及注之失錢氏姑新輯注地理志云卞水出

今滎陽縣南大周山合京索等水至中牟縣亦誤

舊文小徑即大周支峰嵩洛在其東寰宇記嵩洛山

一名小徑山俗名周山今嵩洛乃後人所名與古不

同方山紀要作萬山在小徑之西魏地形志京有萬

尹山疑即此山須水入汴即入索今滎澤南別有須

河在京河之東入小賈魯河非此須水鄭水今東京

河源出鄆州西南梅山東北流至州西入小賈魯河

今水經注卷二

古水經注

又東有磨河在州東入小賈魯河云至中牟縣下入

汴亦宋時故道

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

下經附記云汴河舊合蔡河東注泗州至徐州城北

入于河後因河決蔡河運設汴自中牟入河明志中

牟北有汴河舊合于淮正統六年改從此入河後從

今小賈魯河復合蔡河南流入海漢志水道圖說云

小賈魯河下流曰賈魯河東南流至扶溝縣與洧水

合賈魯河即古蔡河汴河自靈璧至盱眙舊廣尚存

徐州之流唐時已絕說具下

遼水源出塞外自三萬衛西北入境

遼河有東西二派西派曰潢河蒙古謂之西喇木倫源出古北口外克什克騰旗西集爾罕山東北流經部落北境又東經巴林左翼右翼二旗南與拜察河會又東有黑河西北自察罕合齊爾哈圖河來會又東經翁牛特左翼旗北流沙漠中東會白狼河即水經注所謂濫真水也白狼河出喀喇沁右翼旗南明鞍山東北流八百里合英金河俗呼老哈河入於潢河潢河既合白狼河水勢甚大東北經奈曼旗北折東南流分爲二派數十里復合東經科爾沁左翼

今水經注卷二

王求恩齋

前旗北又東南經後旗北中旗南與東遼河合東派曰赫爾蘇河源出昌圖縣東柳邊內古南蘇水唐曰梁水西北流合庫魯鵝哈諸河出邊經額爾金山轉西南流三百里西合潢河二河既合東南流入開原西北柳邊爲巨流河開原卽三萬衛治西遼河源流最長漢志遼西郡有小水四十八并行三千四十六里水道圖說云今大遼水之源及所納巴林諸水又納白狼河及白狼河所納諸水也然則遼水於塞外已行漢里三千有奇矣

南流大清河合小清河入焉

大清河源出三萬衛東北分水嶺南流逕城東南十

里合小清河入遼小清河源出蓋州衛

今開原東北柳邊外葉赫河自葉赫城東北西南流合占河入邊經縣東南會哈達河出東南柳邊外西北流入邊合葉赫河西流入巨流河大清河卽葉赫河小清河則哈達河也注云小清河源出蓋州衛分水嶺西南流逕城南誤援他水爲證蓋州衛今蓋平縣治在開原西南五百餘里其水無緣流合大清明志蓋州衛東有泥河南有清河下流皆入于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蓋平五重河源出分水嶺下流匯清河泥河之水爲臨江蓋州衛則有清河非此清河也

今水經注卷二

王求恩齋

珠子河從西北來注之

珠子河源出廣甯衛東北一百里白雲山南流入于遼河

珠子河今養息牧河提綱作楊柳木河云源出喀爾喀左翼南境東北流折東南與庫崑河會東南經牧廠地有好來崑德河烏克爾齊老河來會又有鴨子河俗曰沖古爾河東北自科爾沁左翼前旗南西南流來會又南流入柳邊彰武臺門之西至廣甯縣境又南入潢河水經注遼水亦言出砥石山自塞外東流直遼東之望平縣西屈而西南流逕襄平縣故城西又會白狼水疑卽此水

又南至海州衛三壘關入于海

約行一千三百五十里

今海城西北有三登河口三登河者巨流河及左右
流合之土河沙林河也西南流合海州河入海行一
千三百五十里當從漢志作行一千二百五十里
鴨綠江源出長白山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長白山在吉林城東南橫亘千
餘里鴨綠混同土門三江悉源于此舊名不咸山亦
名太白山唐書東夷傳高麗有馬訾水出秣羯之白
山色若鴨頭號鴨綠水白山卽此
東流爲阿也舌河

阿也舌河卽土門江提綱云阿几个色禽出長白頂
今水經注卷二 七求恩齋

東北百里大山其西卽泥牙母泥牙庫色禽西北流
爲松花江者此河自山東流百數十里折南流百里
入土門亦別源也阿也舌卽阿几个色禽之轉音
去三萬衛東北十餘里

十當作于吉林在奉天東北八百二十里長白山又
在其東則千里矣鴨綠江在吉林南九百七十七里
北字衍

西南流逕遼東都司城東五百六十里大蟲江入焉大蟲江源出龍鳳山南流入于鴨綠江

江自吉林十二溝西流入 興京界西南合小水無

數過登溝南西會佟家江提綱云佟家卽古鹽難水
源出衣兒哈雅範山南西南流折東南入鴨綠江佟
家江卽大蟲江也遼東都司城今遼陽州治
又西南至安市入海

唐東夷傳云鴨綠水歷國內城又東南至安市入于
海通鑑地理今釋云安平今蓋平東北魏氏源 聖
武記朝鮮安州唐太宗所攻安市城其詳未聞今江
口在九連城南西岸則朝鮮義州地也

混同江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會甯府過五國城

混同江古粟末水亦曰速末水亦曰辣沫江又名鴨

今水經注卷二 七求恩齋

子河李氏兆洛 皇朝輿地略云江有二源曰松花

江曰嫩江松花江出長白山北支峰小源甚衆其大
者曰富爾哈河曰額赫額因河各流二三百里合而

西北提綱云活同凡河古名混同江松嘎里烏喇古

松花江活同凡河卽富爾哈河之北源松嘎里烏喇

上流卽額赫額因河二河今通名松花江古時亦通

名混同江葉隆禮契丹國志云天慶四年女真阿骨

打首犯混同江之東名甯江府甯江今吉林北打牲

烏拉地是今松花江卽古混同江矣江流經烏拉城

西西北出柳邊巴延鄂佛羅門西又西合義屯河又

西北經伯都訥城西折東北與嫩江會嫩江源出黑龍江墨爾根西北伊勒呼里山說具下經兩江合東北流千餘里至三姓城西甯古塔河南來注之甯古塔河源出長白頂北佛恩亭山曰虎爾哈河唐書北狄傳謂之忽汗河北流逕額多力城東折東北爲阿卜湖經會甯城北又東北經甯古塔城東又北流七百餘里至三姓城西經云混同江北流逕金會甯府過五國城所據卽此河也會甯府今會甯城五國城卽三姓城 聖武記云三姓城當甯古塔東北五國城在焉五國城當甯古塔河口故據以爲表甯古

今水經注卷二

十九求忍齋

塔河下流入混同江上流並無江名經云然者三姓以西混同江從上流名爲松花江因以此河當混同江通鑑注云金人謂鴨綠水爲混同江通鑑注得之傳聞與此經同一誤也

又北合松花江東入于海

混同江合甯古塔河東北流至查匪噶山西與黑龍江會又東北合烏蘇里江又東北合格楞河與滾河噶穆河凡行二千餘里至費雅哈東庫頁島西入海自會黑龍江以下或謂之混同或謂之黑龍名無一定王偁東都事略云靺鞨有黑水部其水掬之則色

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則二名得通稱矣 聖武

記崇德八年遣阿爾津等征虎爾哈于黑龍江注云混同江卽黑龍江之下游故混同江亦通稱黑龍虎爾哈部卽居虎爾哈河所云黑龍江實三姓城北之混同江也

松花江源出長白山北流逕金故南京城

同治輿地圖混同江自會嫩江以上通名松花江與此經合金故南京城當在今伯都訥地

合黑龍江黑龍江源出北山卽黑水靺鞨之舊居南流約二千餘里入于松花江

此黑龍江卽嫩江亦曰嫩泥江又名諾尼江古名難

今水經注卷二

三求忍齋

水明時曰腦溫江又名忽刺溫江自伊勒呼里山西南麓東南流合興安嶺諸水逕墨爾根城西折西南經布特哈城東齊齊哈爾城西東南經杜爾伯特旗西札賚特旗東至郭羅斯後旗界合松花江源流約二千餘里古黑水府在墨爾根城故經以此江當黑龍也黑龍江源出喀爾喀東路中右後旗西肯特山曰敖嫩河卽古完水元時謂之幹難河東北流二千

精奇里江經愛琿城西黑龍江城東又東南行大山中五百里至查匪噶山西合混同江自泥布楚以東復行四千里其長倍於嫩江明時置黑龍江忽里平寨又設黑龍江莽亦帖站皆在全甯衛境全甯今喀喇沁地距嫩江已遠與安嶺以外聞見弗及明本紀永樂八年征漠北本雅失里聞大軍至西奔遂渡麗胸河追之及於幹難河卽界碑以西之黑龍江當時雖至其地亦未知其下游流逕何部也

至海西入于混同江

明海西衛東與野人衛分界

聖武記云屬倫四

今水經注卷二

王保恩

部卽海西衛東海三部皆野人衛松花江合嫩江爲混同江東北經拉林城阿勒楚喀城爲屬倫部烏拉地屬海西衛又東北經二姓城爲東海部虎爾哈地屬野人衛上經云混同江過五國城又北合松花江五國城卽三姓城是在野人衛地此云松花江至海西入于混同江說亦參差

大凌河源出大甯自義州衛西六十里入境南流逕廣甯左右屯衛界入海

大凌河古榆水源曰武布克河出喀喇沁左翼西境盛托蘇嶺與白狼河源相接古亦謂之白狼水漢志

臨榆榆水首受白狼是也東流合一水又東會傲木楞河卽古侯水東北經土默特右翼界至古興中城之南又數十里折而東南流入柳邊喀喇沁地明時屬大甯衛地理志韻編今釋云大甯今喀喇沁右翼南一百今察罕蘇巴兒漢成是也與中今爲朝陽縣東南界義州明志義州衛西北有大凌河下流入海東北有清河下流合大凌河大凌河經義州城西東南經錦縣東右屯衛城西廣甯左屯衛卽錦州治右屯衛在州東南七十里

小凌河源出大甯自廣甯左屯衛西入境合女兒河

今水經注卷二

王保恩

刺河南流入海

小凌河古唐就水源出土默特右翼西界明安喀喇山曰蘇八兒寒河東北流會諸水爲小凌河折東南入邊哈刺河哈當作哈提綱云蘇八兒寒河東北流有木墨河會女兒河哈柳圖河水自西來會哈刺河卽哈柳圖河也河在邊外入小凌河經云小凌河自廣甯左屯衛西入境合女兒河哈刺河微誤小凌河經錦州西南東至雙陽庄西南流入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小凌河亦曰錦水州以此名

膠水源出膠州西南一百二十里鐵嶺山過密州五

山鹵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濬澤與張奴水合由澤北入新河逕平度州昌邑縣界入海

膠水出鐵嶺山北流屈曲百餘里逕高密縣東折東北瀦爲百脈湖湖西有五龍河來會提綱云五龍河源出高密南山西北流經諸城縣東境又北流數十里一小水自西南來會折東北流經高密西境又北折而東經縣北又東入湖據水經注膠水逕膠陽縣東又東北流左會一水世謂之張奴水水發夷安縣東南阜下西北流歷膠陽縣注于膠水夷安今高密膠陽在其北則五龍河卽古張奴水矣經云膠水過

今水經注卷二

重求恕齋

密州五弩山鹵水入焉又北過高密縣注濬澤與張奴水合似以五龍河爲膠水正流膠河爲張奴水與酈說相反水經注又引伏琛齊記云膠水出五弩山寰宇記密州諸城縣膠山一名五弩山膠水之所出在今郡東南九十里如寰宇記所云伏說自以張奴水爲膠水酈氏失未分析經又牽合他說而誤密州明省入諸城明志云諸城元爲密州治洪武二年七月州廢經仍舊名新河卽元所濬膠萊河膠水自百脈湖伏流北出分爲二派一自分水嶺南東流承白沙河水折東南流至膠州東北店口西會大沽河南

至州東麻灣口入海爲新河南口一自分水嶺北西北流會藥石河循山麓經平度州西至昌邑縣東新河橋之西折北流經海倉西又北入海爲新河北口經止敘北膠河不及南膠河亦以水經注爲據也漢志却膠水東至平度入海圖說謂南膠河

濰水源出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

說文濰水出琅邪箕屋山雖指云箕屋山謂箕縣之屋山非山名箕屋也水經元和志寰宇記並云濰山輿地廣記作箕山箕屋之名出自近世明志云莒州西北有箕屋山濰水出焉據今名也提綱濰水俗曰

今水經注卷二

重求恕齋

淮河曰東淮河亦曰東汶河

丹水有二東丹河源出昌樂縣東南二十里方山西丹河源出臨朐縣丹山二水皆北流至昌樂縣城西合流至壽光縣界入于海

東丹河今名小丹河西丹河曰大丹河合流經昌樂北稻田鎮合槐河流至穆家村東北入濰河經云入海亦舊道也明志東丹水北逕昌樂故城西丹水流合焉下流至壽光縣入于海與此經合濰河古巨洋水下流有二口新口曰黑洋口舊口在其西蓋濰河今徙而東丹水下流爲其所奪故舊入海今爲入濰

爾

墨水源出平度州墨山南至卽墨縣界入海

今卽墨南大河出縣東北青山西南流經城西合二水爲墨河至女姑口入海寰宇記膠水縣墨山在縣東北六十里石色如墨有墨水出焉膠水今平度州墨山似卽青山云東北未詳

淄水源出泰安州萊蕪縣原山

原山今入博山縣境說具上經淄水出分水嶺東麓提綱云在青石關之西北顏神鎮之南顏神鎮卽博山縣治也

今水經注卷二

王求恕

至壽光縣時繩之水注之

繩水源出臨淄縣西申池北流入時時水在臨淄縣西南

五十里

漢志博昌時水東北至鉅定入馬車瀆水道圖說云今博興縣以東之小清河東北流至縣東境與清水泊下流合水經注時水出齊城西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卽如水也亦謂之源水因水色黑俗又目之爲黑水如水今烏河漢志臨淄如水西北至梁鄒入沛與時水各爲一水通志略從水經注說云時水一名如水王氏士禎居易錄云今淄水流經臨淄城南十里沙石迅急東北至樂安境與時水同入海高氏士

界

今水經注卷二

王求恕

奇春秋地名考略引青州舊志云時水出臨淄西南二十五里蓋伏淄所發地名矮槐樹西北逕黃山又北逕愚山又屈而逕杜山澮水入焉又北至濟南府新城縣東南之索鎮可通舟楫又北至博興南之灣頭與小清河會又東逕樂安縣北又東北由馬車瀆入海所云時水皆烏河繩水齊乘作淄水云北流勢極屈曲俗稱九里十八彎考略云今在臨淄縣西南其源卽申池也分爲二流西流曰系水北流曰琨水樂河源出宣府城西一百二十里炭山冰井亂泉合爲此河北流逕古桓州南下流入開平東南流逕遷安縣

灤河古濡水水經注云出禦夷鎮東南今上都河源出獨石口外東北一百餘里巴延屯圖古爾山四泉湧出名都爾本諸爾西北流合數小水至茂罕和碩會三道河又西北經烏藍城西折東北流經波羅城西又東北經庫爾圖巴爾噶遜城東卽舊桓州城又東北經上都河屯舊開平城也今日昭乃滿蘇默城河自城南東流六十餘里會哈柳圖河折東南流合十數小水至郭家屯北會庫爾奇勒河又東南經豐甯縣東爲灤河五代史四夷附錄云漢城在炭山東

南樂河上據下流言也通鑑注漢城在檀州西北五百五十里城北有龍門山山北有炭山炭山西是契丹室韋二界相連之地其地樂河上源如注說樂河在炭山東炭山又在樂河上源東其山介兩河間當在今潮河所出大山之北與巴延屯圖古爾山支脈相連而非一山明一統志云樂水發源炭山襲五代史而誤宣府明置左右前三衛今爲宣化府治在獨石口西南炭山又在其西一百二十里是在萬全縣境去樂源四百餘里無由相接明志亦承此經

御製樂源考證據嚮道大臣努三奏詳稽方向始
今水經注卷二 毛求恕齋

正其失聚珍本水經注恭錄 天言弁之卷首言
樂源者折衷斯在矣樂河東南經熱河 行宮禁地至灤平縣北合興州河宜孫河宜孫河古盧水又東南經承德府南會熱河卽武列水又東南經上板城東下板城西合白河老牛河又東南合柳河清河豹河豹河亦曰寬河古高石水今日瀑河又東南至潘家口入邊經遵化州東入遷安縣界

灤河又南至樂亭縣界入於海
明志樂亭西有樂河經縣北岳婆港分爲二東曰葫蘆河西有定流河各入于海景泰中葫蘆河塞定流

河獨自入海其水清碧亦謂之綠洋溝今縣西北有定流河集樂河自集東經縣西又南別爲二派一西南經齊家莊至新橋口入海一東南入海曰高密河白河上源自宣府城東北三百里雲州獨石東南流逕古北口

白河古沽河源出獨石口外馬尼圖嶺東南支峰南流入邊爲獨石水東南經雲州堡東又東南經赤城縣東石合鎮甯堡水明志謂之西河左合滴水崖水紀要所云白河上源也又東南經甯遠堡西至甯江堡北龍門水自龍門縣西來盤道口水自盤道口東

今水經注卷二

毛求恕齋

來合注之龍門水古樂陽水亦曰南河盤道口水古乾溪水提綱以爲白河正源二水既合南經靖安堡西折東出東河口合數小水入古北口西邊古道谷口經云宣府城東北三百里雲州獨石獨石元屬雲州明置開平衛其地去赤城百里赤城去宣化府治又二百里別本作三十里誤

至密雲縣西黃花鎮川河西來注之

黃花鎮川河源出塞外流入黃花鎮

遷昌平至懷柔縣入于白河

白河自石塘嶺東南流經密雲縣西會潮河折西南經懷柔縣東南七渡河西北來注之七渡河卽黃花

鎮川河顧氏炎武昌平山水記云昌平州北八十里爲黃花鎮其水曰黃花鎮川河出塞外自二道關入口逕渤海所懷柔至順義界入白河其流九曲俗謂之九渡河九渡卽七渡之異水經注沽水逕漁陽故城西而南合七度水水出北山黃頌谷故亦謂之黃頌水七度之名由來舊矣

白河又東南逕順義縣東潮河東來注之潮河在密雲縣東南下流入于白河

白河合七渡河流逕順義縣北二十里牛欄山東與潮河故瀆會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鮑邱水今名潮

今水經注卷二

三求恕齋

河源出口外亦自古北口西南流入密雲縣東南合白河其故道本自縣流逕懷柔順義與白河合復自白河分流逕通州三河寶坻合洵河入海明嘉靖三十四年遏潮河不使入順義遂竟由密雲縣境合白河昌平山水記潮河自塞外興州發源入古北口西南經密雲懷柔至牛欄山與白河合顧氏所據亦舊蹟也

白河逕通州至武清縣東南爲直沽下流會衛河爲丁字沽入于海

紀要在直沽武清縣東南百二十里衛河白河丁字

沽合流於此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天津直沽在府城北南則衛河合南路之水北則白河受北路之水西則丁字沽受三角淀之水皆至城東北三壑口合流東注舊名小直沽其東南十里曰大直沽又東南百餘里爲大沽口眾水由此入海卽通典所云三會海口也說與此經微異

今水經注卷二

三求恕齋

今水經注卷二

今水經注卷三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衛河一名御河漢名爲屯氏河

漢志館陶河水別出爲屯氏河水道圖說云今山東館陶縣衛河東北流過臨清州及臨清州北之運河過武城縣直隸故城縣景州東光縣蓋其故道也館陶以上漢時爲清河水上則淇水沾水也

源出河南衛輝縣西北七里蘇門山東流逕衛輝府城

今水經注卷三

一求恕齋

北一里又東流淇水西北來注之淇水源出彰德府林縣大號山流逕淇縣西北三十里合清水清水源出輝縣西南七十里山陽鎮東南流逕獲嘉縣界又東南至淇縣界注于淇水又東流入衛

宋志御河源出衛州其城縣百門泉明志云輝縣西有蘇門山一名百門山山有百門泉泉通百道其下流爲衛水故又名衛源百門泉即古淇水漢志其北山淇水所出圖說云今河南輝縣百泉水是也水經濁漳水注引鄭康成尚書注云今河內其北山其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淇水一名共水鄭以爲卽禹貢降水自是入河巨川說文淇水

今水經注卷三

二求恕齋

出河內其北山或曰出隆慮西山隆慮今林縣漢志壺關沾水東至朝歌入淇圖說云今謂之淇水出山西壺關縣東流至河南淇縣入衛河壺關之淇卽出隆慮西山蓋二水下流互受故上源通得淇名淮南子地形訓淇出大號注大號山在河內其縣北或曰在隆慮西亦以淇源有二并大號亦析爲二山水經主隆慮其北之淇因別名清水經云清水出河內修武縣之北黑山修武今獲嘉縣治其北卽輝縣黑山注云在白鹿山東元和志衛縣黑山在縣北五十五里其城縣白鹿山在縣西五十四里白鹿西接太行黑山又東界淇縣是輝縣以北諸山魏時通名黑山清水卽今百泉水魏地形志其有栢門山栢門水南流名太清水栢門卽百門清水卽淇水矣水經注清水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溪曰瑤溪亦曰瑤淵自其上源言之今百泉水上源爲五峪口水又西爲小丹河小丹河卽長清河五峪口水則鄭氏所云清水寰宇記新鄉縣清水去縣北十里西自懷州獲嘉縣界流入與淇水合其城縣百門陂在縣西北五里陂南通漳水百門陂與清水爲二本之鄭說九域志獲嘉下云清水與寰宇記同汲下變文言御河以其時

水官經理因淇水舊蹟別立新名獲嘉以下爲清水入御無復清之名也經從宋志又以淇水逕淇縣西北合清水清水至淇縣界注淇水舊文入之注說未免失覈明志彙云輝北有衛水源發蘇門山西南有清水獲嘉北有清水下流入衛河新鄉汲北有衛河淇西北有淇水下流入衛河今昔判然矣

衛水又東過大名府濬縣內黃界漳水入焉

今衛河經濬縣西又東北經內黃西合恒河又東北經內黃北至大名府元城縣東北東昌府冠縣西與漳河支流會明志內黃西北有回隆鎮有回龍廟巡

今水經注卷三

三求恕齋

檢司嘉靖三十六年漳河決於此入衛

至臨清汶水即會通河北流入之過東昌府武城縣界入濟

南府境逕德州城西北過河間府界去景州城東二十里歷故城吳橋東光縣境下至滄州

衛河至臨清西合運河以下今通名運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故城縣運河自山東武城縣流入逕縣南關外復自山東德州界北流逕吳橋景州東光交河與南皮縣分界又東北入滄州界經先德州景州後故城吳橋敘次亦亂

又東北入于海

上經已云白河會衛河爲丁字汴入于海此重出表云白入海黃花鎮川河潮河入白衛入海淇漳汶漳桑入衛竟似二河分流入海矣

漳河歷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衛河

上經云衛水過大名府濬縣內黃界漳水入焉與此經不同明志漳河經河南臨漳縣由畿南真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山東館陶西南五十里與衛河合永樂九年決張固村河口與滏陽河合流正統十三年御史林廷舉言漳河至肥鄉堤岸逼隘元時分支流入衛河以殺其勢永樂間堙塞舊跡尙存去

今水經注卷三

四求恕齋

廣平大留村十八里宜發丁夫鑿通置閘過水轉入之而疏廣肥鄉水道從之漳水遂通於衛正德元年滏陽河河舊在任河新店村東北源出磁州經承年曲周平鄉至穆家口會百泉等河北流成化開舊河於衝新店西南爲新河合沙洛等河入穆家口英宗時漳已通衛宏治初益徙入御河其後復入新河巡撫官言穆家口乃眾河之委當從此先而并滏新舊河令分流滏溢缺隄以漸而築從之自此漳滏匯流而入衛之道漸堙矣萬曆二十八年給事中王德完言漳河決小屯東經魏縣元城抵館陶入衛爲一

變其害小決高家口析二流於臨漳之南北俱至成
安東呂彪河合流經廣平肥鄉永年至曲周入滏水
同流至青縣口方入漕河爲再變其害大滏水不勝
漳患在民衛水昔仰漳而今舍漳患在運塞高家河
口導入小屯河費少利多爲上策仍過龍鎮至小難
入衛費鉅害少爲中策築呂彪河口因隄障水運道
不資利地方不罹害爲下策命河漕督臣集議不果
行詳志說明初漳水自廣平北東北流合滹沱河其
支流由大開村東經魏縣元城北至館陶西南合衛
河後西合滏陽河嘉靖中又決廣平西南內黃回龍

今水經注卷三

五求恕齋

鎮東北至元城小難鎮入衛尋又改徙而西經云歷
成安廣平肥鄉曲周入于衛河蓋合滏陽河歷平鄉
甯晉爲胡盧河東北合滹沱至青縣入衛也下經滹
沱河至阜城縣沙水入焉注沙河至甯晉縣匯爲大
陸澤過冀州境西北至武邑縣北界爲夾河經阜城
縣西北爲胡盧河卽衛漳之別名也入於滹沱河大
陸澤以下卽漳水合滏陽所行之道經則爲二仍舊
說耳今漳河復徙而東自廣平西南分爲二派一東
流經魏縣元城至冠縣西館陶西南入運河一東北
流經廣平東南至邱縣南又分爲二一東北經威縣

清河故城景州阜城交河至青縣南七十里杜林鎮
東合滹沱東派曰老漳河一北流經廣宗鉅鹿至新
河西南入北泊自泊東北出合滹沱曰新漳河乾隆
府廳州縣圖志云漳水自明以來徙合滏陽 本朝
康熙中東徙自邱縣北注甯晉北近年上流經由館
陶入衛不合滏陽矣胡盧河宋志云源於西山據抵
濟諸河而言今北泊以下通名胡盧河

滹沱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三十里泰戲山歷代州
崞縣忻州定襄五臺孟縣

滹沱水一名孤水源出代州繁峙縣東泰戲山有三

今水經注卷三

六求恕齋

泉並導西南流合州境諸水至忻州北境忻口折東
南流經定襄五臺孟縣迴環九百里入黑山關又東
五十里合衛水漢志常山郡靈壽再貢衛水出東北
東入庫池圖說云今直隸靈壽縣黑山關水東南流
入庫池雖指云周禮庫池嘔夷卽禹貢之恆衛也恆
卽滹水衛卽庫池古今異名滹沱卽禹貢衛水靈壽
之衛漢人所名爾泰戲山元和志一名武夫山在繁
峙縣東南九十里今在縣東北百二十里經作三十
里文有譌奪

北入真定府平山縣界逕靈壽縣至真定府城南逕晉

州過保定府境東鹿縣南三十里達於深州至阜城縣
提綱云自平山以下自昔遷徙分合不常今自靈壽
至東鹿所經州縣並與經同東鹿以下分爲二派一
東南流至衡水西北折東北由胡盧河經武邑北交
河西至獻縣別分爲二一東北流合支渠經深州饒
陽南河間北至保定合會同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云東鹿漳沱河舊由縣北界其後漸徙而南明正德
十四年由晉州決入縣境天啟二年再決因徙縣治
以避之 本朝順治十二年康熙五年並由晉州寨
子村決入遂分爲五道皆逕縣南入冀深二州界雍

今水經注卷三

七求恕齋

正三年又東徙決周頭村直衝東鹿城四年始相度
得舊河一道由禾邱南至焦岡入滏河遂至第四溝
開濬深通導之南流自是縣境乃免衝潰之患東南
一派卽自第四溝開濬深通者也東北一派乾隆時
已塞後復通流明志漳沱河明初故道由藁城晉州
抵甯晉入衛其後遷徙不一又云冀州西北有漳水
北有漳沱河成化十八年漳沱挾漳南注爲州患正
德十二年二水自甯晉南北流患始息晉州漳沱河
舊在縣南萬秣二十三年自東鹿縣南行始不經州
境武強南有漳沱河舊合於漳萬秣二十六年北出

饒陽縣境縣之漳沱河始涸衡水北有漳沱河舊與
漳合成化八年北徙不經縣界如志所云自東鹿南
達深州至阜城皆萬秣以前舊道萬秣以後由饒陽
至獻縣不經阜城紀要云漳沱河經東鹿安平深州
饒陽獻縣據明末 國初言矣

沙水入焉沙河在沙河縣治南逕廣平府城五十里下
至武安縣界林里伏流至洛遠里復出東逕
廣平府城北三十五里至雞澤界入于沙河

沙水古潁水紀要云源出湯山潁水卽寢水徐堅初
學記引水經注云一名漳水亦曰南易水唐時二水
俱入漳河元和志云雞澤潁漳二水在縣東南二十

今水經注卷三

八求恕齋

五里合流東入平鄉縣界明志平鄉西南有漳河西
有沙河又有潁河東有滏陽河萬秣三十年漳挾滏
陽河北去會於沙潁諸河明初漳潁分流後漳水又
挾滏陽河入潁河今漳滏潁沙四河各自爲流沙河
於任縣東入南泊卽古大陸澤潁河又在其東入泊
泊水東北出爲新豐河至新河西南合新漳河入北
泊又自泊流出經衡水西北合漳沱河

漳沱河歷河間府獻縣城南易水注之至交河縣與高
河合爲交河至青縣入于衛

漳沱河東南一支自衡水至獻縣別分二派一經縣

南會老漳河合運河一自縣西分流曰鹽河東北經河間東至大城子牙鎮爲子牙河經靜海文安至三角淀合永定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滹沱下流舊皆在今大城文安西北界自宋元來改流二縣之東不經西界又圖經云滹沱之環文安者三支今惟子牙河一支會諸流匯爲奴水今益改而東下流運會清河達西沽矣邕奴水卽三角淀也明志大城東北有黃河源自交河分流至縣境入三角淀黃河卽子牙河云自交河分流當時支分在獻縣以東與今不同高河舊自河間流入交河明志交河西北有

今水經注卷三

九求恕齋

高河經縣南合滹沱今埋

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二書敘棗城以下滹沱水道自今無極深澤東鹿安平饒陽蠡縣肅甯河間高陽任邱至文安大城入海禹貢雖指不列肅甯河間又易蠡縣爲博野次之東鹿之下俱誤宋博野附甯邊軍郭下卽今蠡縣治寧宇記敘軍境云南至安平縣五十里西南至肅陰縣四十二里是縣南境至今祁州東北安平縣北而止滹沱經安平南焉得過東鹿北卽流涉博野界中也元豐九域志略同宋史河渠志滹沱河由真定深州乾甯與御河合流神宗熙甯元年河水漲溢詔都水監河北轉運司疏治六年深州祁州永甯軍修新河八年正月發夫五千人并胡盧河增治之元豐四年

正月北外都水丞陳祐甫言滹沱自熙甯八年以後汎溢深州諸邑爲患甚大諸司累相度不決謂其下流舊入邊吳宜子淀最爲便順而屯田司懼填淤塘濫煩文往復無所適從昨差官計之若障入胡盧河約用工千六百萬若治程昉新河約用工六百萬若依舊入邊吳等淀約用工二十九萬其工費固已相遠乞嚴立期會定歸一策詔河北屯田轉運司同北外都水丞司相視詳史志說熙甯以前滹沱已由安平徙入胡盧自武強獻縣至青縣合御河續通鑑長史河渠志胡盧河入深州武強縣與滹沱河合流今志同九域志云經安平饒陽

今水經注卷三

十求恕齋

河間任邱大城及父母李詳二寨乃程昉新河之道也續資治通鑑長編熙甯六年五月癸丑河北路察訪副使趙子幾言深州安平縣及永甯軍祁州界開滹沱河新河七月己丑管勾外都水監丞程昉請於保定軍東舊滹沱河南岸臺山口東南疏一川行七十里至乾甯界會於御河詔李南公與昉及屯田司同詳度竟不行七年正月甲子上言昉昨修漳河間漳河歲歲決修滹沱河又卻無下尾王安石曰修漳河出卻三縣民山滹沱河爲事干塘泊臣以爲滹沱河舊入邊吳淀亦是塘泊新入洪城淀亦是塘泊卽

淤卻上泊與下泊有何利害之異昉尋奏深州開引
漳沱河水淤田及開回胡盧河并回漳沱河下尾昉
新河起自安平下流至保定縣境初議由縣東引流
至靜海合御河既改由縣西決人雄州洪城淀九城
志雄
州歸信有紅城寨紅城後又開回下尾由縣北過霸
州東至大城北與唐五代宋初故道相應惟此渠實
未順行陳祐甫言熙甯八年以後汎濫深州諸邑爲
患甚大是集成卽散溢別出又云治程昉新河約用
工六百萬長編載是年六月己巳入內東頭供奉官
勾當御藥院賈仕宜言河東北流自大吳向下原作
下吳

今水經注卷三

土求恕齋

據前後與御河胡盧漳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
隄防難限乞令都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
限隔或不合黃河其三河於何所歸納詔李立之相
度後立之言三河別無回河歸納處須合黃河行流
漳沱仍與胡盧俱合黃河則安平之渠至元豐時已
絕九域志據昉奏入之失未覈矣禹貢雖指云塘梁
興文安之潰廢蒙按河渠志河北諸水下云太宗淳
化四年春詔六宅使何承矩等督戍兵萬八千人自
霸州界引漳沱水灌稻爲屯田用實軍廩且爲備禦
焉霸州所引卽文安之潰澤化時尙未改徙其南出

當在至道後也邊吳淀在高陽西北河渠志東起順
安軍西邊吳淀
至保州合齊安淀勞定爲一水何時疏入未詳引
編
順安今高陽保州今保定府治何時疏入未詳引
編
司馬光曰記云永濟河爲黃河所截北趨五干渠前
歲又爲黃河所隔會地黃河李村口決北趨五干渠
黃泊趙五干淀似卽漳沱漲溢之事神宗熙寧元
年六月乙丑河決東趨縣七月辛卯以河朔地大震
命沿邊安撫司及雄州刺史侯遼人動息以聞已
震
疏深州溢水河決地黃河與記說合疏深州溢水當
是因李村口決疏之益漳沱初決東北入
五干淀後導之西北因匯於邊吳淀耳

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建安十一年鑿渠自呼沱入派
水名平虜渠又從洵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
海裴松之注派音孤蒙按水經沽河篇又東南至泉
州縣與清河合東入于海清河者派河尾也酈道元

今水經注卷三

土求恕齋

注清淇漳洹澹易涑濡沽漳沱同歸于海故經曰派
河尾也此紀派字當讀爲派濁漳水篇注清漳逕章
武縣故城西故澹邑也枝瀆出焉謂之澹水東北逕
參戶亭分爲二瀆應劭曰平舒縣西南五十里有參
戶亭故縣也世謂之平虜城淇水篇注清河又北逕
浮陽縣故城西又東北漳沱別瀆注焉謂之合口也
澹水出焉又東分爲二水又東北逕紆姑邑南又東
北逕窮河邑南東北至泉州縣北入漳沱水經曰筍
溝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自下爲派河尾也又東
泉州渠出焉兩注敘平虜泉州二渠首尾甚備不云

成饒河一渠別鑿以分水勢耳元和志饒陽縣漳沱河下不載魏武之說州理城下云公孫泉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漳沱入派水以運糧因築此城蓋漳沱有饒沱之名因號營口是渠屬之司馬宣王與平虜賊然爲二渠水北出文安下流應仍入漳沱云派水者文安以北有易滹沱濡沽諸水故不得專舉一名也元和志安平縣別有派水云今名礪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此派水當爲派水卽初學記引水經注所云定州派水者派字涉饒陽下派水之文而誤或疑安平與饒陽接壤二水當通合爲一如其說滹沱所行卽派水舊讀章懷何以謂之新溝又派河爲清淇漳洹易滹沱濡沽漳沱十水所匯鄭說甚明若派水自饒陽北別注清河則派河所受有十一水矣注略不言知古無此水也

易水出易州西山龍華店西北東流經州南至定興

西南五里河口合沙河沙河古邁蘭河上流合濡水

明志易州西北有窮獨山濡水所出南有易水與濡並東流而爲白溝河所謂北易水也 御批通鑑輯覽三易皆出易州自定興西南合拒馬河者曰中易在定興西爲沙河者曰北易經安肅歷安州新安爲霍河者曰南易沙河通得易名易水東南經北河村拒馬河自涑水南流來會又東南經定興南至新城南白溝村拒馬河東南一支又自涿州來會經云過涿州南據新城言爾

涿州南據新城言爾

又東過安州城北保定府境沙河合焉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
流逕定州新樂縣界至祁州唐河北來注之唐河源自大同府靈邱縣南逕飛狐口倒馬關過唐縣東南至祁
今水經注卷三 齒求恕齋

今水經注卷三

十四 求如濟

州入于沙河沙河又逕郿州城西南二十里至博野縣
滋河來注之滋河源出靈邱枝同山逕行唐縣張茂村
伏流不見至眞定府界南孟社復出東南流逕無極深
澤二縣過郿州城西南三十里入于沙河沙河又東入
于易水

易水故道自新城流入容城新安縣境明志云安州北有易水府境九河之水所匯也下流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新安明屬安州易水所圖今白洋諸淀陸氏隴其三魚堂集畿輔八府地圖記白溝河經容城至雄縣南東流矛兒灣入玉帶河一支由容城縣分流至雄縣西三里名黃溝河又經新安流入四角河黃溝河舊爲易水經流後分支入矛兒灣其流遂微今

惟雄縣南一支在趙北口東入淀不復至新安矣沙
河古滋水源出繁峙東至邢州三壘口合唐河及今
滋河爲豬龍河至安州東南入淀乾隆府屬州縣圖
志云圖經保定滋沙滹三水舊自蠡縣引流而東歷
肅甯之五千淀而達于雄縣之瓦濟河中堡玉帶二
河皆其經流處也後自蠡縣北入高陽歷新安雄縣
而出任邱之趙北口于故道多湮而玉帶河之名亦
移於順天府之保定縣經云安州與今水道合滹水
卽唐河古嘔夷水

沙河源發山西繁峙縣白坡頭頭下空闕一字畿輔

今水經注卷三

五求恕齋

地圖記作白坡頭口口字亦空闕之誤原文作何字
未詳滋河源出靈邱枚同山原本作山西放回山校
本云考畿輔地圖記作枚同山靈壽縣志云枚同府
志原本作放回誤金史繁峙有梅迴鎮今據以改正
枚迴之名始見於元和志寰宇記引土地記云鹵城
東三十八里有枚迴嶺北與高是山連麓接勢通爲
高是山鹵城故城在今繁峙東百里滹沱河源西二
十里高是山今恆岳北山經云高是之山滋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滹沱滹水出焉東流注于河今滹水出
渾源州南恆岳西麓之翠屏山東南流合溫泉水嘔

夷水經太白山北爲唐河太白山南入長城爲巖頭
山卽沙水所出枚迴在故鹵城東三十八里則在今
滹沱河源東十八里枚迴當卽巖頭滋水卽沙水矣
漢志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此滋水別源
今滋河源出五臺縣東烏牛山卽牛飲山水二源古
通謂之滋山經舉北以概南漢志舉南以概北是以
言各不同北滋水亦曰派水元和志饒陽州理城晉
魯口城也公孫泉叛司馬宣王征之鑿滹沱入派水
以運糧因築此城安平下云派水今名疆河西自定
州義豐界流入義豐下云派水縣西二十五里派水

今水經注卷三

六求恕齋

卽此水派水一名疆河是以又謂之沙河唐書郭子
儀傳史思明以衆數萬尾軍及行唐子儀挑之賊引
去乘之又破於沙河沙河之名始見於此九域志新
樂有派水安平蒲陰博野有沙河上流俱不詳書集
傳引晁說之書傳云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
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衡水恆水古恆陽
溪今日小清河其水西南流至行唐當入沙水傳云
入滋水明當時尚通名爲滋也明世始分沙滋爲二
一統志不能詳考合古今滋水爲一因以沙水所出
之山屬之滋水此注俱襲舊文原本作山西放回固

非校本改從畿輔地圖記作靈邱校同亦誤靈邱在
繁峙之北無由與行唐相接且九域志梅迴寨繁
峙下宋時此山已不入靈邱紀要率合廣靈滋水尤
謬廣靈滋水與沙河中隔寇源與行唐滋河又中隔
唐沙兩河如何繞合水經注釋云廣靈滋水下流北
入于桑乾與出行唐之滋水有別是已沙滋二河北
宋時尚南入衡水今北合唐河宋志景德元年北面
都鈴轄固承翰自嘉山東引塘河三十二里至定州
麗而爲渠直蒲陰縣六十二里會沙河徑邊吳泊遂
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沙河與唐河通流蓋始於
今水經注卷三

七求恕齋

此其下流不入安平當在金元以後尙書地理今釋
以沙河爲禹貢恆水段氏王裁經韻樓集水經無孤
河篇引戴氏震說以爲卽說文孤水俱考之不審禹
貢恆水漢志云東入滹並南入滹沱說文孤水自
是入海大川與此孤水名同實異寰宇記行唐滹沱
水出州西流至忻口而東出房山縣界其源自孤山
下理所又云靈壽孤水經白羊山從行唐東過溫泉
入房山界寰宇記已分代州孤河與定州孤水爲二
不必強合
沙河之名始見於唐書郭子儀傳古時謂之滋水山

海經北山經高是之山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滹沱
滹沱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滋水卽此水也水有二源南
源出五臺縣東烏牛山去滹源絕遠北源出繁峙東
巖頭山山在茨溝營邊牆以外與太白山連麓卽高
是支山漢志南行唐牛飲山白壁谷滋水所出據南
源言之元和郡縣志靈邱滋水出縣西枚迴山據北
源言之二水下流合入滹沱故又有孤水之名說文
水部孤水出鴈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氏王裁
注卽滹沱之源通典滹沱水出繁峙縣東南孤山阜山
下有白石如羊頭角身足繁然通眞經行唐縣東過
溫泉入房山界也孤水卽滹沱水白羊山在今平山
今水經注卷三

六求恕齋

縣西北百六十里溫泉在縣西四十里並滹沱所魏
經過行唐在靈壽東北記文經行唐縣四字有誤魏
書太祖紀慕容寶弟賀麟退阻孤水通鑑注孤水在
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滹水南面孤河
此孤水乃沙水因下流入孤水上流遂通謂之孤水
隋書地理志繁峙有滹沱水孤水并其源亦目爲孤
矣明一統志眞定孤河在阜平縣源發山西經縣界
南入滹沱河孤水源發山西本之此志南入滹沱
河亦據唐宋水經滹水篇注無孤水太平寰宇記安
喜孤水下引云孤水歷天井澤南水流所播爲澤俗
名爲天井淀此文出滹沱佚篇元和志安平孤水今
名疆河西自定州義豐縣界流入義豐孤水縣西二

十五里詳觀地形此水自天井釋以下折東北流至
祁州西又折東南流寰宇記所載亦同宋史河渠志
景德元年北面都鈐轄閻承翰自嘉山東引塘河三
十二里至定州而爲渠直隸縣東六十二里會
沙河徑過吳泊遂入于界河以達方舟之漕景德中
始引此水北流過博野合滹河入高陽清苑諸淀寰宇記博野縣滹河在縣東南三十五里無源水元豐九城志失考本末以爲
漢時故瀆與班志恆水相近遂云行唐有常水與地
廣記從而實之謂是禹貢之恆蔡沈書集傳引晁說
之傳云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

今水經注卷三

九求怨齋

于茲水又南流入于衡水非古逕矣晁氏曰驗此水
正流入滹沱惟支渠合滹因疑其辭金元以後川流
改易明史河渠志嘉靖十一年太僕卿何棟言真定
鳴沙茲三河俱發源五臺會諸支水抵唐河蘭家園
合流入河聞其時此水南派已絕一統志沙河至博野縣與滹河合
河至河間入衡水茲河至河間已合唐河云入衡水者蓋晁說而誤也蔣氏廷錫尙書
地理今釋據今沙河恆水至祁州界合滹水入于唐
水唐水卽滹水置晁說於不論可謂疏闊成氏替鏡
禹貢班義述云水經滹水篇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
縣北恆水從西來注之先言過上曲陽北然後言恆

水注之則恆水入滹當在今曲陽縣北鄉注滹水又
東逕左人城南又東恆水從西來注之又東逕中人
亭南左人中人並在唐縣西北恆入滹在左人中人
之間亦當在唐縣西北大清一統志引舊志云有
橫河在曲陽縣北源出恆山東南流入滹卽恆水與
漢志水經合今釋蓋誤國說以橫河水小仍主沙水
由未知古時此水本不入滹也續漢書郡國志上曲
陽恆山在西北劉昭補注有泉水隋志恆陽有恆山
有恆陽溪泉水溪水皆小水之謂

今水經注卷三

平求怨齋

易水又東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溫義河來注之溫義河源發易

州城西五迴嶺逕滿城縣北十里名大册何至清苑縣
北十五里名徐河逕安肅縣西一十里至新安縣南八
里與滹河合曹河出安肅縣南三十里入于徐河徐河
合曹河曰溫義河又南與長流河合至雄縣南入瓦濟

溫義河今名依城河於新安西南合長流河入淀經
云易水東過安州城北與保定府境沙河合焉又東
至雄縣南爲瓦濟河溫義河來注之敘次亦亂溫義
河在豬龍河之北易水至淀東出無緣先合沙河明
志新安南有曹河又有徐河經縣南合流爲溫義河
又南與長流河合又東南入于瓦濟河依志說溫義
河合長流河入淀卽入瓦濟河非至雄縣始入今易

水改從趙北口東入定豬龍依城二河始合流至雄縣會瓦濟河與前明不同長流河卽霍河源出易州西南獨石岡徐河逕安肅縣西一十里畿輔地圖記作在縣南四十里

至保定縣爲磁河過河開府境任邱縣西六十里至獻縣五里舖入于漳沱河

今易水自淀東出爲玉帶河亦名清水河經保定城北又東北經霸州南合固安引河爲會同河又東北爲中亭河至東安南合永定河入西沽明志固安西南有拒馬河卽辣水源自代郡下流合易水爲白溝

今水經注卷三

王球恩齋

入三角淀任邱西北有瓦濟河下流爲五官淀注於漳沱河明時易水於保定北分爲二派一東北流合桑乾河爲會同河出苑家口匯三角淀一西南流合磁河注五官淀又自淀南出至河間北絕今漳沱河支津南注獻縣入漳沱河經不云會同河以霸州以東爲桑乾河正流也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任邱易水故道在縣西北三十里自新安流入與雄縣分界又東入文安縣界志所云乃東流一派與經不同磁河在保定西南紀要云玉帶河在縣北遠縣東南入於磁河

桑乾河源出大同府馬邑縣西北十里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

桑乾河古治水亦曰灤水源出朔州東南山陰西南雁門山支峰漢志所謂果頭山也今俗名黃水河其上源有二一出州東北馬邑鄉西北洪濤山一出州西南甯武東南管涔山北麓出管涔者曰灰河自陽方營西出邊城東北流合數小水至州南出洪濤者又有二源一爲洪濤泉自金龍池流出至馬邑城西一爲桑乾泉自州北流經東南二泉並南合灰河明志桑乾河發源太原之天池伏流至朔州馬邑雷山

今水經注卷三

王球恩齋

之陽有金龍池者渾泉溢出是爲桑乾據洪濤泉言也經云河出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以桑乾泉爲正源與志微異水經注洪源七輪謂之桑乾泉亦據洪濤泉爲說其東又有馬邑川水今不能定其爲何水提綱云灰河與洪濤水會而東北經馬邑縣城南又東北經山陰縣北有一水自西北來注之山陰北一水疑卽馬邑川水又東北會黃水河與注說合矣東流過渾源州北逕宣府保安州新城西南四十里洋河東南來注之洋河源出境外逕宣府城南五里東流逕保安州城西南一十里又東南入于桑乾河

桑乾河於應州北合渾河以下亦通謂之渾河東北經大同府南渾源州北至廣靈西北入宣化府境經蔚州北西甯南至保安州東南與洋河會洋河有東西二源東洋河即古于延水亦曰修水出察哈爾右翼兆哈嶺曰兆哈河東南合七七哈那河爲東洋河自天鎮東北白陽口入邊城至萬全西南柴溝堡南合西洋河西洋河源出陽高西北邊外太僕牧地亦曰南洋河古鴈門水也自車石溝口入邊經縣北又經天鎮北懷安西北合東洋河二河既合東流合清水河又東南經府城南至州東北雞鳴驛入桑乾河

今水經注卷三

三求思齋

桑乾河又東經新保安堡南明志保安州舊城在西南山下景泰二年移於雷家站桑乾河在西南保安州新城即此紀要桑乾河州西南四十里洋河州西南十五里並本此經一十里別本作一十五里又東入宛平縣境爲蘆溝河至看丹口分爲二派其一東流出通州高麗莊入白河

桑乾河經懷來西南自居庸關西沿河口入長城行山中經昌平州及宛平縣西境曲直二百餘里又東南出蘆溝橋下爲蘆溝河亦曰小黃河明志河初過懷來東兩山間不得肆至都城西四十里石景山之

東地平土疏衝激震盪遷徙弗常元史名蘆溝曰小黃河以其流濁也今名永定河自良鄉東南流入固安境明志宛平桑乾河出蘆溝橋下又東南分爲二一至通州入白河一至武清小直沽合衛河入於海通州西有通惠河西南有渾河即桑乾至州東張家灣俱合於白河又云東安南有鳳河即桑乾分流南入三角淀滹縣有滹河一名新河東入於白河即蘆溝之下流綜核眾說永定河舊蹟於蘆溝橋下東分一支由南苑海淀流出經通州西南至張家灣東北合通惠河入白河後又徙從滹縣村南爲滹河東入

今水經注卷三

三求思齋

白河後又南合鳳河至武清東南爲安沽港河入三角淀提綱鳳河元時渾河故道明時渾河南注奪琉璃河經流下達霸州其東流一道不復相通遂名鳳河經云出高麗莊入白河蓋猶據明初舊蹟矣

其一南流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入于衛河今永定河自固安北折東南經永清北霸州東北東安南合中亭河過三角淀經武清東南合子牙河又東至西沽入白河又東南合運河明志成化七年霸州知州蔣愷言城北草橋界河上接渾河下至小直沽注於海永樂間渾河改流西南經固安新城雄縣

抵州屢決爲害近決孫家口東流入河又東抵三角淀小直沽乃其故道請因其自然之勢修築堤岸永定河南流一支明初自固安入霸州至草橋合易水爲界河東經三角淀入小直沽後決固安故城村西南至茨村奪琉璃河入新城東境雄縣東北境轉流入霸州經城南合玉帶河爲會同河後又決孫家口徙歸故道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新城故渾河在縣東三十里自明以來遷徙無定 本朝順治十年水大漲由固安之故城村南決汎濫縣之東北下入雄縣康熙十一年復歸固安畿輔地圖記渾河達固安縣

今水經注卷三

美求恕齋

境南分一支入新城縣東轉流入霸州一支順流又分登復合流入霸州遠城東南名通濟河流入玉帶河記所據乃康熙二十三年河道新城一派尙是通流至三十七年開永定新河故城諸口始盡湮塞提綱云固安永清霸州時苦泛溢康熙三十七年始由良鄉之張家莊至東安之郎神河重開一道使昔之泛決固安以西與清水河合而南至新城霸州者今遷流入東由固安永清之北引流直出柳垡口三角淀以達西沽築長堤南北兩岸二百餘里遏其南趨使不與清水諸河會賜名曰永定河水患稍息今固

安南有引河分登復合至霸州北又復分流經城東西人會同河卽通濟河舊濟經云逕固安至武清縣小直沽亦據明初言之

今水經注卷三

美求恕齋

今水經注卷三

今水經注卷四

錢塘吳承志纂

吳興劉承幹校

北水

淮水源發河南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桐柏山其支岡有水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

淮源出今桐柏縣西三十里桐柏山東南流曲折經隨州北界出山司折而北循翠屏山麓經縣東折東流過信陽州始出重山明志桐柏本唐縣之桐柏鎮成化十二年十二月改置縣東有桐柏山淮水所經

今水經注卷四

一求恕齋

又東有大復山西北有胎簪山淮水所出大復胎簪皆桐柏支峰王氏鳴盛蛾術編云胎簪最在西大復最在東桐柏乃其總名說文注前志平氏下曰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曰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按桐柏大復以四字爲山名應劭注云復陽縣在桐柏大復山之陽是也後世地志析爲二山乃非是禹貢祇云桐柏省言之也水經所謂胎簪亦卽桐柏耳作水經者別爲二亦非也注說胎簪與王符合說大復不同洪适隸釋載延熹六年桐柏淮源廟碑云淮出平氏始於大復潛

行地中見於陽口立廟桐柏據碑桐柏大復漢時自析爲二山班應所云以大名冠小名非四字連合爲目段氏失考大復爲淮水上源所出其山當在今桐柏山西北水經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桐柏據今翠屏諸山而言胎簪卽今桐柏大復似卽今所謂胎簪注自潛行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自下趙釋謂有奪字證以碑文正文當作自大復山潛行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柏之南謂之陽口則大復爲胎簪信矣紀要大復山在桐柏縣東三十里沿俗本水經注之誤大復在今縣東三十里則在翠屏以東淮水至此已成流數十里焉得云潛行始出王氏亦未之審經說俱仍舊文桐柏山明季入桐柏縣系之唐縣亦襲一統志而失改至新蔡縣南汝水從西北來入之

今水經注卷四

二求恕齋

汝水說具下經明志汝陽北有汝水源出天息山東流入境過新蔡東南入淮此故汝也又云西平北有汝水源出縣西南雲莊諸石二山自元末塌斷故汝而此水遂爲汝源嘉靖九年復塞改爲洪河之上流遂平西南有查牙山其東南相接者曰馬鞍山又西有洪山龍陂之源出焉自西平縣雲莊諸山之水既

塞遂以此爲汝源此今汝也汝水自元至正中改流至明季凡三易提綱分南汝北汝北汝水自上蔡北境流經商水北合潁水南汝自上蔡南境經汝陽南至新蔡東南會洪河東經固始西北境入淮支津又東入潁州至阜陽南照鎮亦入於淮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西平汝水卽無水潁水遂平汝水古潁水潁水漢志水道圖說云舞陰中陰山潁水所出今遂平縣縣南汝水之源出中陽山

至壽州西北潁水入之又東潁水入之潁水源出宿州龍山湖東流至懷遠縣入淮

今水經注卷四

三求恕齋

壽州境內有二肥水一曰西肥河首受渦水紀要云蔡頴以東積水所匯引而爲河自壽州南境分支流入太和至州西入淮明志卽夏肥水也一曰南肥河古東肥水源出六安州東南龍穴大尖二山分梳至合肥西北合而爲一北經北鑪鎮合清洛潁水折西北至州東入淮二水俱在渦河之西渦水以東別有肥水源出宿州西南龍山湖西南合一水折東南至懷遠東北鳳陽西北之沫河口入淮明志名此爲北肥水同治輿地圖作東肥河經據水經注敘肥水於渦水之上宜據西南二肥河注以北肥水說之誤

至懷遠縣渦水入之渦水源出河南太康縣自黃河東流經蒙城縣北沿懷遠縣東北入淮

明志太康北有渦水自通許縣流入下流至南直懷遠縣入淮通許西南有故黃河嘉靖六年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荊山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口曰汴河自小壩經歸德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宏治間渦白上源堙塞徐州獨受其害白河今白坡河渦河卽此水舊渠於扶溝東受狼湯渠後改受蔡河金明昌中河決

今水經注卷四

四求恕齋

陽武南入太康因首受黃河明宏治中又改受中牟決河注云源出太康據金元言也今太康北有姬家河下流合惠濟河至柘城南合渦河卽明時渦水故潰今渦河在太康南上流爲蕪城河又上流爲青岡河出通許東北與舊道不同惠濟河卽周家河說具下經

淮水又東至鳳陽府北境濠水入之濠水有二源東源六十里鍾乳山西源出府南八十里鍾乳山至昇高橋合流經府舊城西南有石絕水謂之濠梁又東南經新河入淮

濠水出今鳳陽東南濠塘山北流經濠梁驛至臨淮

故城西北入淮濠塘山卽鍾乳山也水經注有二濠水一出陰陵縣之陽亭北東北流逕鍾離縣西又屈而南轉東逕其城南又北歷其城東逕小城而北流注於淮卽此濠水一出莫邪山之東北溪溪水西北引濠逕禹墟北又西流注於淮詳其地形乃今懷遠南之天河李氏兆洛養一齋集上孫制府書云天河斜長四十餘里入淮故道舊由葫蘆壑經黃水於塞禹村岡北天河南岸有水溝挑引河一道長不過四里許已接天河抵淮禹村岡卽古禹墟元和志載陽亭水謂之東濠水出鍾離縣南濠塘山東北入淮與

今水經注卷四

五求恕齋

注地形符合莫邪山爲西濠水下流北入淮於西流之說不相應今天河東有龍子河東西二源西源與天河隔嶺東北流合東源北入淮疑志所云西濠水據此三水各自爲派不相通合注云東西二濠至昇高橋合流未詳乾隆府廳州縣圖志西濠水源出鳳陽縣南利山西北流逕懷遠縣南塗山之麓北入淮東濠水源出縣南濠塘山北流合西濠水南濠水注淮圖志西濠水謂天河南濠水謂龍子河分別甚明云東濠水合二水注淮亦所不解淮水既納濠水東北流經五河南合淮河

又東北入泗州至清河口泗水入之又東邳溝南入焉邳溝自大江至揚子鎮南爲伊婁河又自大江由儀真縣南爲子河東北流逕揚州城東南北通射陽湖爲入淮

泗州故城在今盱眙北一里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本朝順治中陷于淮乾隆四十二年裁虹縣以州移治之明志淮水經泗州城南稍東汴水入焉過龜山麓益折而北會洪澤阜陵泥墩萬家諸湖東北至清河南會於大河今自盱眙西北淮河口東至寶應山陽西高堰五壩通爲洪澤湖汴水亦於臨淮口入湖湖東北爲臨清堰亦曰臨黃堰卽古清口淮水至此

今水經注卷四

六求恕齋

此濬而不流明隆慶三年高堰大潰決黃浦八淺湖隄淮自山陽東入海萬厯元年給事中鄭岳言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明年又決高家堰總漕侍郎吳桂芳言黃強淮弱南徙而灌山陽高寶諸湖請急護湖隄給事中湯聘尹議請導淮入江會河從老黃河奔入海淮得乘虛出清口未幾老黃河復塞六年總河都御史潘季馴築高堰堤起武家墩經大小灣阜陵湖周橋翟廟長八十里又以淮水北岸有王簡張福二口洩入黃河築堤捍之使淮無所出黃無所入全淮畢

趙清口會大河入海八年給事中王道成言黃河未
 張淮泗間霖雨偶集清口已不容洩十九年淮水溢
 泗州給事中張貞觀議開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
 清口上流既而淮水決張福堤二十三年又決高郵
 中堤及高堰高良澗給事中吳應明言今清口外則
 黃流阻遏清口內則淤沙橫截強河橫灌上流約百
 里許淮水僅出沙上之浮流宜拆張福堤而堤清口
 使河水無南向二十四年總河尙書楊一魁請分黃
 導淮乃建武家墩經河開洩淮水由永濟河達經河
 下射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及周橋減水石閘以洩

今水經注卷四

七求思齋

淮水一由盂河入經河一由草子湖寶應湖下子嬰
 溝俱下廣洋湖入海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湖開
 金灣下芒稻河入江事具潘季馴河防一覽及明志
 詳諸說明時淮水已不出清口 國朝康熙二十三
 年河道總督靳輔以清口淤淺於上游河南岸開減
 水河自徐州毛城鋪至睢甯龍虎山爲開壩九引河
 流由睢溪口靈芝孟山等湖入洪澤湖以助淮二十
 五年修築高堰立轉水墩分水七分出清口三分爲
 回溜東南入運河淮水遂與南旺汶水相似尙書地
 理今釋淮水出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

南則入運河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
 揚子江今釋所據卽輔奏乾隆十六年折轉水墩立
 束清禦黃二壩淮水專以濟運不復刷黃嘉靖九年
 移禦黃壩於北退束清壩於南二十三年增築二壩
 爲重門壩之爲制以時開塞道光六年創屏水通舟
 之法於是禦壩常開淮水與河涓滴不相通往劉氏
 文洪揚州水道記卷末載吳氏文錦書云頃歲漕運
 用灌塘法河與淮不相見河獨入海淮則入江以入
 海又情事之稍異是全淮俱入於江矣今河流北徙
 禦黃諸壩已廢不用惟束清壩尙存淮水故道於絕

今水經注卷四

八求思齋

不能復歸光緒八年漕督黎培敬開清江以下
 舊渠微如溝澗不可方舟江蘇學政夏同善議濬雲
 梯關海口言者皆以爲今昔異形大學衍義補云河
 淮合二瀆爲一今河復入濟淮水又散洩入江四瀆
 直亡其二運口亦與古不同說具下經注文重出當
 刪

淮水又東濬迺淮安府城北五里又東泲水入之過安
 東縣東入于海

春秋大事表云淮水經淮安府城北去城五十里而
 近與今地合紀要本此經作五里泲水今合鹽河東

流至淮河口入海卽水經注游水故道宋時開通漣
河南與淮會明志流陽東南有洧水自山東鄆城縣
流入下流爲漣水安東西南有漣河自西北來東南
流入淮通漣河故道在安東西南今已堙

汝水源出河南汝州天息山

汝水出崑縣西南山有二源提綱云南源曰播鼓山
東北流北源曰老君山東流數十里合而東北經嵩
縣南境之伏牛山北卽古天息山也漢志汝南郡定
陵高陵山汝水出新蔡注云水經汝水出梁縣勉鄉
西天息山東南過鄆縣南定陵縣北鄆縣北上蔡縣

今水經注卷四

九求恕齋

西平輿縣南至原鹿縣入淮自元時塢斷故汝今咸
以出天息之水爲北汝矣南汝自泌陽縣北山出而
東流與水經不侔但天息山與定陵東西相去數百
里汝水不應原出定陵故說者以天息之原畫水經
之水定陵之原畫漢志之水疑其能定焉說文解字
汝水出宏農盧氏還歸山卽天息也此北汝之原推
南子汝出猛山注猛山一名高陵山此南汝之原按
漢志定陵續志已省入他縣今無以定其所在水經
注言高陵猛山大孟山還歸山燕泉山並異名則古
汝水無別源也

東流過鄆縣南又東南漣水合沙河入之漣水源出魯
山縣西堯山
柏山東流合三里河入汝水過襄城縣又東南過鄆
城縣北

今汝水自伊陽流經汝州鄆縣至襄城東南八十里
橫梁渡沙河自西北來注之沙河卽古漣水亦謂之
氾水源出魯山西段大嶺流經縣東合達老河過寶
豐南至葉縣東南合輝河輝河出縣西南西唐山古
昆水也流經縣南又東南合沙河沙河東南入汝汝
水自納沙河以下通得沙名東南經舞陽東北境至
鄆城縣城南合漣河漣河卽漣水源出雒衡山提綱

今水經注卷四

十求恕齋

云首引舞陽西界魯山南界裕州北境之三里河水
三里河本南流入唐河者於山中分其支津東流出
山經葉縣南境舞陽北境又至鄆城南與沙河會漣
河所合沙河卽汝水矣經云漣水合沙河入汝沙河
似據輝河而言注漣水流至葉縣入沙河與今輝河
地形正合又云沙河源出桐柏山東流合三里河誤
以漣河當之漣河上源爲三里河三里河南流入裕
州折而西爲趙河又南流注唐縣合泌水爲唐河又
南合漣水轉西流入清唐縣漣水出桐柏山與雒衡
山之漣名同實異注因三里河牽合爲一遂謂桐柏

山水逆流出裕州爲沙河入汝水也下經嘉陵江注
泌水源出泌陽縣東四十里桐柏山東流爲淮西流
爲泌泌與澧亦誤合爲一說其本經過襄陽城四字
當移置澧水之上郢城縣北北字亦當從明志作南
又東南入汝甯府境逕汝陽上蔡又東南逕新蔡東流
入于淮

汝水本自鄖城南入西平今塢斷爲二南汝已說其
上經北汝自大澗水故瀆東經上蔡北西華南至商
水北沙河口合潁水明志鄖城南有沙水亦曰大澗
水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大澗水卽汝水支分古澗水

今水經注卷四

上求恕齋

亦曰潁水爾雅云汝有潁潁潁潁皆聲相近汝之別
矣今北汝水所經正汝水別渠也

潁水有三源左源出登封縣東二十五里陽乾山中源
出嵩縣少室山右源出少室南溪

水經注潁水有三源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中水導
源少室通阜左水出少室南溪經仍舊文易其左右
陽乾山在登封東二十五里去中源遠至六十餘里
又少室以東別有數源於三說亦不合明志改作西
南是也同治輿地圖列潁水三源中右二源各有兩
源右源一出岳高山東一出峻嶺坡西孰爲陽乾正

源無以定之漢志陽城陽乾山潁水所出說文云潁
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潁水出潁川陽城少室
山東入潁少室之水漢時謂之潁水水經始云潁水
出潁川陽城西北少室山楊齊宣晉書音義引說文
因作陽城少室陽乾山陽乾爲少室支峰魏晉以後
之說固如此矣

流入鈞州界又東南過許州又東南過臨潁扶溝二縣
鈞州今禹州明志禹州元曰均州萬曆三年四月避
諱改曰禹州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水經注潁水逕
陽翟故城北陽翟本元鈞州治明洪武初省入州潁

今水經注卷四

上求恕齋

水至州東分爲二派一東北出經新鄭南長葛西南
過許州東北至臨潁東一南出爲石梁河經襄城東
北過許州東南至臨潁北二水復合爲一又東南入
西華界

又東南消水東流注之消水潁出密縣東至新鄭縣會
潁水潁又東過西華縣北

潁水右會消河通史潁口又東經縣南折東南至商
水北沙河口與北汝水合又東稍北至周家口賈魯
河自扶溝合雙河河北來注之賈魯河卽古蔡河說
具上經雙泊河源出密縣西南陽城山曰消河至新

鄭西北合溱水溱水出密縣東合洧河爲雙泊河說文注云今洧盛溱溱雙泊河流經長葛北至鄢陵西北舊折東南流入西華境一統志云洧水本至西華入潁宋時導之自扶溝入蔡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云今有史家河在西華西南卽洧水之餘流也史家河正洧水自胙城入潁故潁經云潁水過扶溝縣又東南洧水東流注之又東過西華縣北皆承水經注舊說唐時西華已移置潁水之北元和志西華潁水在縣南二十里

又南過太和縣北又東南過潁上縣北又東南入于淮

今水經注卷四

三求恕齋

潁水既合賈魯河東南爲沙河過淮甯南沈邱北蔡河入焉蔡河源出淮甯北卽故蔡渠之餘流也南合七里河至新安集入沙河沙河又東南入太和境過縣南合柳河茨河又東南至阜陽北與潁河會潁河本首受沙河自淮甯南分支提綱云潁河自商水東南境南流有支渠西達縣南境與西北來之汾河合其正流東南經沈邱縣西北境汾河自西北來東南流經項城縣北而東會焉又東南經沈邱縣城南又東南入江南界今過河上流已涸首受汾河沙河既合過河又東南過潁上北又東南至正陽關東北入

淮明志潁州北有潁河自河南沈邱縣流入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決於河南由陳州合潁逕太和縣又逕州城北又逕潁上縣至壽州全入于淮永樂九年河復故道宣德正統成化正德間河潁時通時塞俗亦稱潁爲小黃河紀要云明朝大河決塞不一潁蔡諸流盡失改道其可辨者無幾矣沙河古新溝水太和古新陽東南境地經云逕太和北亦據水經文而誤改

泗水源出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泉並發故以爲名

今水經注卷四

古求恕齋

說文泗水受沛水東入淮從水四聲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其源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經說本之漢志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泰山郡蓋臨樂于山洙水至蓋入池水圖說云泗水蓋今泗水縣北境嶮河西南流至縣西境及縣西之泗水西南流至魚臺縣北境入昭陽湖志文入沛當作入沛渠沛澤自沛分出故曰沛渠也洙水蓋今泗水縣俗以爲泗水之源者西北流至縣西境與嶮河合志文至蓋當作至卞入池水當依水經注引作入泗今泗水乃古洙水則所謂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者

妄矣山海經泗水出魯東北杜預春秋釋例作洙水出魯國東北洙泗二水以下流互受而得通稱張華博物志泗水出陪尾陪尾卽臨樂因洙水通稱泗水故又以洙源爲泗源也

至濟甯州分流南北北流謂之北清河南流謂之南清河

清河本濟水之名雖指云濟水自東平以下唐人謂之清河至宋又有南北清河之名南清河則泗水北清河則濟水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宋金史志言河自梁山濰北合北清河北清河卽大清河

今水經注卷四

五求恩濟

元開會通河引汶絕濟自壽張至臨清北清河與大清河始分爲二經云泗水南流謂之南清河與舊說相應北流謂之北清河似合汶泗爲一兩清河今通名運河

北清河亦名會通河在濟甯州南自濟甯分水關至東昌府臨清關凡四百餘里自濟甯則引泗水及徂徠諸山谷水注之至沙灣則引黃河支流自金龍口者合之自兗州府陽穀縣入東昌府境至府城東南北達臨清入于衛河

明志會通河資汶泗水及山東泉源自南旺分水

北至臨清三百里地降九十尺爲關二十有一南至鎮口三百九十里地降百十有六尺爲關二十有七其外又有積水進水減水平水之關其後開卽河二百六十里運舟不出鎮口與黃河會於董溝永樂四年成祖命平江伯陳瑄督轉運一仍由海而一則浮淮入河至揚武陸輓百七十里抵衛輝浮於衛九年二月乃用濟甯州藩叔正言命尙書宋禮侍郎金純都督周長齋會通河會通河者元轉漕故道也元末已廢不用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安山湖而東會通盡淤至是復之由濟甯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

今水經注卷四

六求恩濟

引汶泗入其中泗水至兗州城東合於沂汶河經甯陽北壩城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河出壩城西南流三十里會甯陽諸泉經濟甯東與泗合元初畢輔國始於壩城左汶水陰作斗門導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濟由壽張至臨清通漳御入海南旺者南北之脊也自左而南距濟甯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又開新河自汶上袁家口左徙五十里至壽張之沙灣以接舊河又

請疏東平東境沙河淤沙三里築堰障之合馬常泊之流入會通濟運純復濟賈魯河故道引黃水至場口會汶經徐呂入淮運道以定如志說泗水合洸水上承南旺湖所分汶水南流至魚臺南合金龍口所引黃水支津爲南清河汶水正流自南旺北出合沙河爲北清河經云北清河亦名會通河通南旺上下言之至沙灣合黃河支流卽上經所云河水過濮州境東南六十里同北清河合衛者今大清河爲黃河所奪沙灣運河又首受黃河矣

南清河南流過沛縣至徐州東北汴水從西來注之

今水經注卷四

七求思齋

魚臺運河今自獨山湖東南行過縣東北境經滕縣西至沛縣東韓莊入嶧縣境東南合西泗河注邳州經所云乃泗水故道汴水說具上經韓愈昌黎集有汴泗交流贈張僕射詩其時汴水尙至徐州城角會泗後徙從泗州入淮李翱來南錄云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是元和初已改流矣雖指云汴水從夏邑永城宿州靈壁虹縣至泗州兩城閒入于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今泗水不至呂梁

河所行故蹟亦於成平陸

泗水又南至宿遷縣睢水入焉睢水有二一在陳留縣達甯陵縣一在夏邑縣南二十里逕永城縣合沙白水過宿州城二十里逕靈壁縣北入徐州境城南二十里東流逕睢甯縣界又東北至宿遷縣入泗水

紀要云睢水汴水之支流也今自開封府陳留縣東

北四十里與汴河分流東南流經杞縣北又東經睢州北及甯陵縣之南又東經歸德府城南又東至夏邑永城縣南而入徐州之碭山蕭縣界過縣南又東歷徐州南境宿州北境過靈壁縣北又東出睢甯城北至宿遷縣東南而合於泗水今爲大河經流注分

今水經注卷四

六求思齋

陳留夏邑水爲二其時歸德城南之水已不通流也明志宏治三年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宏治開所濬亦至飲馬池而止今睢河首受洪溝巴溝兩河洪溝河出虞城東經夏邑東北至碭山南爲龍溝河經蕭縣西合齊村河至徐溪口與巴溝河會巴溝河出歸德東蔡家道口曰白坡河合毛家河至夏邑西南合二小河爲三牧河過永城東北入蕭縣境會龍溝河兩河既合爲肥河東南經宿州靈壁北至睢甯東南歸仁集折南流入洪澤湖歸仁集以東故道已堙白坡河卽往所云沙白水

其上流舊有堽河自歸德東北上通甯陵曰沙白渠
今爲北沙河南流入滄河陳留睢水今入渦河乾隆
輿地圖祥符南有睢河首受賈魯河東南流過陳留
爲周家河卽故睢水之餘流入徐州境以下有奪字
泗水又南至清河縣西北之三汊河口分爲大小二清
河南達于淮

運河自邳州經宿遷合東泇水過桃源北眾興集至
清河北漁溝集分二派爲新舊鹽河又南至楊家莊
口入淮會通河水道記云初運河於徐沛東張莊入
黃河去清江浦運口遠運船歷黃河險二百里康熙

今水經注卷四

亢求恕齋

二十七年就黃河之北岸開中河漸移而東南曰仲
家莊口入對岸清口行黃河止七里四十七年以仲
家莊口挾駱馬湖諸水逼黃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
病清口乃改而東南爲楊家莊口與清口相直運河
經故黃河之東與泗水舊道不同紀要云清河過宿
遷縣南又東經桃源縣北至淮安清河縣西北三十
里三汊河口分爲大小二清河又南達於淮謂之清
口亦曰泗口亦曰淮口本之此經清河舊城在淮水
北今徙治淮南崇文局本兩清河俱誤作濟河

今水經注卷四

汪

河

藥

賤

蘆

淫

河賦

卷三

江藩撰

錢坤注

河賦序

班固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白虎通曰其德著大故稱瀆則河之爲德也洋洋乎大哉後漢書班固傳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前漢書溝洫志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爾雅釋水江淮河濟爲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白虎通巡狩篇河謂之瀆何瀆者獨也其功著大故稱瀆也昔成公子安應瑒皆有賦見鄺道元水經注中其文不傳

水經注成公子安大河賦應瑒靈河賦

山居讀書慕木玄虛之賦海郭景純之賦江

文選注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楊駿府

主簿傅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爲海賦文甚雋麗

足繼前良臧榮緒晉書曰郭璞字景純河東人璞性

放散不修威儀爲佐著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

逆爲敦所害

而賦靈河晉以後之事略而不取恐汎濫則文冗長且

非古賦之體事則稽之經史水道合於水經產則攷之

於古而徵之於今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

非經左太冲之言也

文選左太冲三都賦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李善

曰卮一名觥酒器也當底也韓非子堂溪公謂韓昭

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卮有當君當何取曰

取瓦卮也李善文選注曰劉虞答丁儀刑禮書曰崇

飾侈言欲其往來文選注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冲齊國人少博覽文史曾作三都賦

其辭曰

稽古帝堯攝政陶唐

鄭玄尚書注曰稽同古天也言堯能順天而行之與

之同功括地志曰媯州有媯水源出城中史記注孔

安國曰居媯水之汭史記五帝紀曰舜年二十以孝

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說文曰陶在

濟陰夏書曰東至於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

堯號曰陶唐氏

洪水方割山懷陵襄

尚書注曰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爲害史記孔安國

曰懷包襄上也

迺命大禹平分水壤

尚書注曰禹稱大大其功也尚書舜典帝曰俞咨禹

汝平水土說文曰壤柔土也

龍門峯嶺巒巒魏岡

水經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淮南子墜

形訓云龍門在河州呂氏春秋攷類篇云昔龍門未

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大溢逆流是龍門在河中隄

流者也云禹鑿以通河者峯巒巒切嶺集韻鄂

格切同峯文選木華海賦啟龍門之峯嶺巒說文曰

巍高也巒說文曰山小而銳巍說文曰高也岡爾正

曰山脊岡也

河出其上瀾汗激盪奔雷洩雲涌濤騰浪

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木華

海賦洪濤瀾汗激說文曰疾沒也盪水經注河流激

盪木華海賦驚浪雷奔水經注雷奔雲洩濤涌波襄

若流浮竹而駟馬難追如鼓風輪而一輦難杭

水經注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水華海賦鼓怒溢浪揭浮狀如天輪說文曰輦大葭也詩衛風一葦杭之毛傳曰杭渡也

於是導河積石闔關呂梁下民安居定塊四方聽濁河之音大慶德水之靈長

漢書地理志顏師古曰積石山在河關西羌中自積石起鑿石穿池以通其流西山經曰積石之山其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流說文曰闔開也水經注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於呂梁之山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孟子曰人得平土而居之塊說文曰四方土可居也文選注引說文作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漢書溝洫志河水重濁淮南子墜形訓濁水音大漢書郊祀志秦更名河曰德

水也

積石之上則派行地中蒲昌相連上涉其脈出於崑山渤海蔥嶺是謂重源別有三水赤洋與丹

江聲尙書人注音疏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其東北厥詘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南出蔥嶺山其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案積石當河始入中國之處蔥嶺于闐蒲昌皆在荒裔迺其上游山海經不言蒲昌略之也水經又南出蔥嶺山云云當承南流入於渤海之下又出海外云云當承東注蒲昌海之下迺先言積石後言蒲昌文誤倒矣故道元注水經據釋氏西域傳云河自蒲昌潛行地下南出積石經文似如不比積石宜在蒲昌海下矣此駁是也漢書

西域傳云河有兩原一出蔥嶺山一出子闐子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是亦謂積石在蒲昌海下矣爾雅釋水潛行爲沕淮南子曰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出昆侖東北隅赤水出其東北隅洋水出其西北隅

昆侖三級離嵩五萬太帝之居戴勝之苑水經注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閼風上曰增城一名天庭水經河水昆侖虛去嵩高五萬里爾雅釋山云嵩高爲中嶽郭璞注大室山也別名外方今在河南陽城縣西北山海經曰昆侖之正北是實爲帝之下都山海經昆侖之正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

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最善笑蓬髮戴勝

五龍之出入百神之盤旋生不死之樹來不升之仙

水經注開山圖曰五龍龜負天皇機迹天出無外柱州昆侖山上榮氏注云五龍治在五方爲行神五龍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爲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爲之化天下仙聖治在柱州昆侖山上山海經曰昆侖虛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淮南子墜形訓昆侖虛上有不死樹東方朔十洲記方丈在東海中有金玉琉璃之宮羣仙不欲升天者皆得往來也

新頭千仞石立峻極莫步高下莫測深淺臨之目眩行之息喘縣如繩渡梯類棧甘其畏艱而去張騫懼險而返

水經注釋法顯曰度蔥嶺西南行十五日其山惟石

壁立千仞臨之目眩下有水名新頭河昔人有鑿石
通路施旁梯者凡度七百渡梯已設縣經過河漢之
甘英張騫皆不至也賤說文曰尤高也甘英漢書西
域傳曰建初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
前世所不至山經所未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
焉漢書傳曰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騫以郎應
募使月氏又西域傳曰漢興至孝武事征四夸而張
騫始開西域之迹

至於泐澤渾渾黷黷隱淪迴湍轉聲如鼙冬夏不減激
渟清泚鳥飛見影墜肩而死

堅於鼎波枚乘七發沌沌渾渾海賦蘊蘊其形洄說
 文曰洄洄也湍說文曰疾瀨也龜集韻雷聲也激方
 言清也淳史記李斯傳決淳水致之海詩邶風新臺
 有泚毛傳泚鮮明貌

敦煌之外酒泉之或過八大山歷十一國
漢書地理志敦煌郡武帝後分酒泉置正西關外有
白龍堆沙有蒲昌海酒泉郡武帝太初元年開應劭
曰其水若酒故曰酒泉敦煌郡龍勒注曰有陽關玉
門關皆都尉治氏置水經河水東注於渤海又東入
塞過敦煌酒泉張掖郡或說文曰邦也或又从土案
河水入中國從敦煌酒泉其土所過之山積石蔥嶺
大頭痛小頭痛阿耨達于闐南山赤沙所謂八大山
也河水所經之國屬賓月氏安息陀衛皮山于闐扞
彌且末莎車溫宿姑墨此所謂十一國也

源流色白眾川濁之一曲一直紆行如蛇一千七百井渠可計揚沫孟津而步廣八十中流砥柱而一障萬里爾雅河出昆侖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物理論曰眾川之流蓋濁之也周禮鄭注紆曲也案地爲紆行之物淮南子武王伐紂會於孟津魏土地記曰孟津河廣八十步莊于大宗師相濡以沫水經河水又東過砥柱注山名也晏子春秋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龍銜左轡以入砥柱之中流張衡東京賦曰砥柱輟流障說文曰隔也

爾其狀也始則被濇樂灑滄漚滴瀝繼則漚濇間溜湫
汨渙滅涖辟滂沛涓涓不息

木華海賦滂沲瀲灩李善注滂流行之貌澹唐韻呼陌切郭璞江賦瀟澹舉灑舉廣韻胡角切爾雅釋水

夏有水冬無水曰凜。凜說文曰水小聲。宋王高唐賦：「巨石溺溺之漉漉。」許及切。說文曰：「水疾聲。」凜匹備切。說文曰：「水暴至聲。」左思《吳都賦》：「凜焉洶洶。」潘古匹切。說文曰：「湧出也。」爾雅釋水：「中可居曰洲。」人所爲爲「湫」。《廣韻》與「職」切。淮南子：「本經訓：『洶洶滅郭璞江賦：『澄之以滌。』」」《玉篇》：「忽切。」說文曰：「濁也。」楚辭：「湫其泥而揚其波。」博雅：「湫決流也。」《韋羽非切》。說文曰：「同也。」《溇呼骨切》。《玉篇》：「大，清也。」《溇廣韻》：「職戎切。」說文曰：「小水入大水曰溇。」詩：「大雅：『鳧鷖在溇，汭而銳。』」《說文》曰：「水相入貌。」《渙》：「呼玩切。」詩：「衛風：『溇與洧方渙渙。』」《兮滅子逼切》。《說文》曰：「疾流也。」張衡《南都賦》：「溇淚滅泊。」《渙辟爾雅》：「釋水：『渙辟流川。』」《說文》曰：「深水處也。」《滂普郎切》。《說文》曰：「沛也。」《史記》：「司馬相如傳：『洶洶潰沛。』」《司馬相如上林賦》：「奔揚滯沛。」《滔說文》曰：「水漫漫大貌。」詩：「齊風：『汶水滔滔。』」

涌流而天輪轂轉洶湧而地軸柱側演溢潛旋縈滂流
汎沸伏騰超水厲沴矣西北時凍東南時起鼓觸高岸
擊搏中時奔流汪泓瀾漫無涘

涌說文曰騰也上林賦洶湧澎湃洶雅釋訓洶武
也呂氏春秋大樂篇天地車輪高誘注輪轉也轂周
攷工記輪人轂也者以爲利轉也洶說文曰涌也滂
說文曰水聲也木華海賦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李善
注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
百軸演說文曰長流也左思蜀都賦演以潛沫溢爾
雅釋詁盈也尙書禹貢入於河溢爲滂唐韻古括
切水流聲湓以寅切說文曰回泉也縈以官切說文
曰漏流也滂桑故切說文曰逆流而上曰滂洄滂皮
彪切說文曰水流貌引詩滂池北流汎阻力切水涌
貌沸上林賦沸乎暴怒沴說文曰水不利也漢書五

河賦

行志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蒞不和意也漻爾雅正
字曰郭注揚子方言云漻之言空也皆止墟耳釋文
引說文曰水之空也方言云漻之言空也作漻亦空
也按今本方言漻空也注窘空貌漻或作歛虛字也
按嚴古無此字且今本亦作漻陸說非也水經注石
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中水流交衝渾洪
怒鼓若山騰釋名指廣搏以擊之時廣韻峻峙屹立
也班固東都賦散若驚濤聚如京峙汪說文曰深廣
也淮南子倣真訓汪然平靜汎說文曰下深貌濶詩
邶風河水瀾瀾木華海賦渺瀾漫漫博雅云平也
洟說文曰水厓也爾雅釋止曰洟爲厓
防川如口日夜孜孜人力築墳流始順豫名爲四瀆之
宗神則河伯之司
周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墳爾雅釋止墳大防說文

曰基也豫說文曰順流也穆天子傳天子西征驚行
至於陽紆之山河伯馮夷之所居是惟河宗氏者
也

沈以圭璧載之周官備言利害始於太史災異契乎天
象書祥合乎人事

穆天子傳天子沈圭璧以禮河伯周禮春官宗伯以
狸沈祭山林川澤鄭注曰祭川曰沈爾雅祭川曰
浮沈太史公河渠書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易繫辭
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尙書書災肆赦

下民恨則水赤聖人興則水清伏羲授河圖之瑞大禹
有玉書之禎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水赤於龍門三里梁惠成
王四年河水赤於龍門三日京房易妖占曰河水赤
下民恨易乾鑿度曰上天將降嘉應河水先清漢書

河賦

八

五行志云劉歆以爲伏羲氏繼天而王授河圖而畫
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
金泥玉檢而流星升昂璿珠玉果而天子西行

水經注論語非考識曰堯與舜遊首河觀河渚有五
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河圖將浮龍銜玉
苞刻板題命可卷金泥玉檢書成知我者重瞳黃姚

歌訖五老翻爲流星而升於昂穆天子傳天子至大
黃之山河伯迺與天子視圖視典以觀天子寶器玉
果璿珠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以禮穆王
視圖方迺導天子西邁矣

造石出川而巨靈之跡猶在崩山壅河而輦者之言可
聽

薛綜西京賦注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偏得神
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河春秋穀梁傳晉成公五年梁

山崩過河水三日不流召伯宗遇輦者不避使車右
輦之輦者曰所以輦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宗因問之
輦者曰君親綺素羣臣哭之斯流如其言而河流
山有神鬼之目濟有君子之名
水經注河北有層山石峰之上多石室室中若有積
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見
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俗人不悟其仙迺謂之
神鬼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
齋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往投問津長日子封送之
渡河賈人卒死津長葬之其子尋求父器發窆舉尸
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
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濟為君子之濟
侍勇除龍而浪沫皆逆以義求蛟而水波皆平勇則可
珍物怪義則可動四靈

千寶搜神記曰齊景公渡於江沈之河龍銜左驂沒
之眾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表行五里逆行三
里乃龍也左手持龍右手挾左驂躍而踊而出仰
天大呼水為逆流三百步而觀者以為河伯也水經
注引澹臺子羽濟千金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
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操劍斬蛟蛟死
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峽橋運梁羌迷避地水迴浸灌三國喪兵
水經注羌迷唐鍾所居也永元五年賈支代聶尙為
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餘級其麥熟數萬斛於
逢留河上築城以盛麥作大船於河峽作橋渡兵迷
唐遂遠依河曲漢西域傳元鳳四年霍光遣平樂監
傅介子刺殺樓蘭王更立後王又立前王質子尉屠
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百官祖道橫門王自請天

子曰身在漢久恐為前王子所害國中有伊循城土
地肥美願將屯田積粟令得依威重遂置田以鎮撫
之敦煌索勵字彥義有才略將酒泉敦煌兵千人至
樓蘭屯田起白屋召鄯善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
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陵冒隄勵厲聲曰
王遵建節河隄不溢王伯精誠呼沱不流水德神明
古今一也勵勤禱祀水猶未減迺列陣被杖鼓噪歡
叫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滅灌浸沃野胡人稱
神
其產也則蔓芋馬帚石髮蘘薇惟檉惟楊惟棗惟梨春
風習習秋霜霏霏垂實纂纂布葉依依
蔓說文曰葛屬芋說文曰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
也馬帚廣雅屈馬第也石髮張揖博雅石衣也蘘爾
雅蘘從水生說文曰蘘蕪薇玉篇菜也說文曰似霍

菜之微者也檉廣雅檉也爾雅釋木檉河柳楊說文
曰木名爾雅蒲柳棗說文曰果名梨爾雅釋木檉山
梨邢昺疏在山曰檉人植曰梨文選潘安仁笙賦棗
下纂纂朱實離離
寶龜靈龜游泳乎其隅神龍妖蛟出沒乎其間呼吸噴
涎排水淺淺鼓濤抑浪翥脊龍龍
爾雅釋魚四曰寶龜尙書曰遺我大寶龜陸機毛詩
草木魚蟲疏似蜥蜴長丈餘其甲如鎧皮堅可冒
鼓龍龍蛟龍四靈也故謂之靈龍淺集韻音箋水疾
流貌楚辭九歌石瀨兮淺淺說文曰龍龍者脊上龍
龍廣韻龍鬚也
魴魴魴魴魴魴魴魴之產或鯉或鯽周禮所獻王
鮪叔鮪
魴說文曰赤尾魚詩周南魴魚魴尾魴爾雅釋魚大

鰓 鰓說文曰鰓也鰓說文曰鰓也爾雅釋魚鰓鰓郭璞注今泥鰓也鰓鰓爾雅鰓大鰓郭璞注鰓大者出海中長一二丈鬚長數尺今青州呼鰓魚為鰓鰓說文曰文鰓魚名呂氏春秋菴水之魚名曰鰓其狀若鰓而有翼鰓爾雅鰓郭璞注江東呼鰓為鰓水經注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釜原其下有穴謂之鞏穴水經河水又南得鰓魚注曰鰓鰓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鰓博雅鰓也漢書馬融傳鰓鰓鰓周禮天官獻人春獻王鰓爾雅郭注曰鰓鰓屬也大者為王鰓小者為叔鰓鰓說文曰鰓也詩衛風鰓鰓發發

獻子鼈人浮以俞虛舫人舟師駕以舫鰓魚鹽之利猗頓陶朱流桐貢道達於帝都周禮天官獻人掌以時獻為梁鼈人掌取互物俞說

河賦

十二

文空中木為舟也易中孚乘木舟虛也詩谷風正義引鄭玄易注曰舟謂集板如今目為空木大為之曰虛舫說文曰舫師也蔡邕明堂月令舫人習水者說文曰舫船尾舫舫頭舫頭師古漢書注古通字也史記貨殖傳猗頓用鹽鹽起又曰范蠡既雪會稽之恥遇乘扁舟浮五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一石之水六斗之泥決渠雨注荷雨雲齊直麻叢生垂穎昂低

漢書溝洫志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水經注引此作張仲議曰河水濁清激一石水六斗泥而民引河溉田史記河渠書秦使水工鄭國鑿涇水命曰鄭國渠又曰趙白公復穿渠引涇水注渭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

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雷為雲決渠為雨大戴禮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詩實穎實粟毛傳穎垂穎也史游急就篇注雷擔也不可通漕淤水急波爭言水利隴首開禾漢則決為三瀆禹則播為九河竹槌石甃溢決奈何延年上書可按地圖

河渠書武帝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數萬人穿漕渠砥柱之限敗亡甚多又曰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作渠田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穿渠得龍骨名曰龍首渠禾廣韻田也水經河水東道平原縣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漢書溝洫志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禹貢又北播為九河爾雅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胡蘇簡繁鉤

河賦

三

盤鬲津史記顏竹林兮礎石甃章昭曰礎柱也水立死曰甃溝洫志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昆侖經中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地圖觀地形令水工準高下開大河

黃金可成荒哉樂大鑄廣砥柱水更為禍

史記武帝紀樂大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水經注漢鴻嘉四年楊賜言從河上下患砥柱隘可鑄廣之上乃令焉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復去而令水益湍怒害甚平日

鴻嘉以後溢灌滂沱河高於屋民苦嗟呼懷哉太史河渠之書傷矣漢武瓠子之歌

史記河渠書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不成乃作歌曰瓠子決黃將奈何不出禹穿定王五載徙其故道涸其東北如灘反入隨

時更改尾爲漂川入於天海
漢書溝洫志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
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
補宜徙完平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
海迺無水災附雅釋水離反入注卽河水決出復還
入者河之有離猶江之有沱水經注大河右迤東注
漂水矣爾雅釋水注尾猶底也案河水自漂水下厯
沅水注濟水又東北入海
分爲二水厯沅注濟忽竭忽移商周更遞
水經河水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徑甲下城南東南
厯常沅注濟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
導水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
周移也遞說文曰更易也
合會出入百有餘水

河賦

三

百有餘水見水經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
郡縣山城過厯可次繪以爲圖指掌可視影則斜絡乎
天形則貫注乎地腴腴流化筋脈卷舒通中原之垢濁
爲百川之具區古人曰微大禹我其魚乎

攷異郵曰河者水之氣所以流化元命苞曰萬物之
所由生元氣之腴腴也管子水者地血氣筋脈之通
流應劭風俗通曰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左傳昭
公元年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溝洫志贊曰古人有言微大禹我其魚乎
本漢書水經以立言故晉魏後置莫論也醇厚斑
駁亦似鄒枚

述

江先生炳燭室遺文刊入滂喜齋叢書此賦卽第
一篇早取而讀之矣辛丑門人曹揆一中翰行篋
攜有先生手書河賦而錢君爲之注並有王述

庵跋賦則醇厚斑駁注亦淹雅闕通諒爲海內所
未見敬謹付梓以廣其傳乙巳十月江陰繆荃孫
識

河賦

江源記

滿洲查拉吳麟子瑞著

滇蜀之水以江名者甚衆而金沙瀾滄綠江最著其源皆在西南徼外前代圖籍無考也近自西域用兵征哨所及其畧可得而記焉金沙之源有二一出唐武特蓋古烏斯藏地西僧號達賴刺麻者世居之境內有山狀類牛水從其尾流出名烏寧穆蘇西南流六七日程名穆魯烏蘇入巴黨巴黨者西僧所屬之城名也又名巴除入雲南麗江府是爲金沙江歷鶴

昭代叢書

已集江源記卷第三十五

世楷堂藏板

慶武定至蜀之馬湖口昔南詔蒙氏有國時冊爲四瀆之一卽此也一出呼湖諾爾卽唐人青海地有山名馬爾雜爾奈泉水出焉爲雜馬木特河南流入唐武特之裏塘名亞龍江入打箭廬名密尼雅克除番人謂河爲除其地有密尼雅克山故名焉自是以蜀之建昌鹽井衛名大冲河至三江口入金沙江打箭廬者唐武特之東界去麗江府四千里去西僧所居詔三千七百里詔卽廟番普之訛也東至亞龍江四百里江以內卽中國地廬居番漢之衝頗饒給中國

商販多集焉其西南九十里嶺曰居拉諸細泉出日綠河再東曰綠江入建昌之大樹堡曰大渡河與川江會自建昌陸行至雲南武定府經大嶺山渡金沙江多瘴氣春夏時晝不可行途中往往有唐三藏釋遺迹意當時取道於此而番羌好佛故附會爲之瀾滄之源亦在唐武特之察木道西北名阿克河流爲阿木除又積魯池在察木道東北流爲雜除立米至察木道廟前合流爲拉克除察木道廟者西僧別部所居也有弟子萬餘部衆五萬餘廟在山止山出昭代叢書已集江源記卷第三十五二世楷堂藏板

金銀銅鐵二水合流其前折流入雲南之永昌是爲瀾滄江自騰越州入於緬大約西南徼外國以什數而唐武特爲達賴刺麻所踞故其國最富其地北接青海東界滇蜀土著而耕有城數十有名桑阿綽宗者與緬近其俗僧多民少女多男少女之無夫者多有夫者少夫死無再嫁者婦女衣用倭緞有裙無袴首飾以木板尺餘穴其中蒙以赤皮綴珠玉其止不盥沐以錫敷面商賈盡婦女男子服亦用倭緞以刃爲飾上官亦然惟冠以自布爲之似古內臣紗帽狀

土產麥青科棗柿常食所重諸蔬最珍者敗肉及碎骨和米麪煮湯俗皆生食惟僧以熟皆以手惟僧以箸凡人死富者則折而盛於囊妻子隨哭置河坎石上倩善割者并其骨碎之以食鳥獸偶不食卽云死者有罪譴復誦經懺貧者則棄之惟僧得火而瘞此亦積重之勢致然也自中國至其處有陸路一自西寧鎮海堡經古爾板索羅木其北五六日程卽河源也南渡穆魯烏蘇抵詔凡三千六百里路雖平而多瘴氣行者多食卽腫頭目死尤不利於牲畜漢書西

昭代叢書

已集

江源記
卷第三十五

三

世楷堂
藏板

域傳所載大小頭痛山赤土身熱坂必其地古今氣候信不殊哉一自建昌抵打箭盧前所云三千七百里至詔者是也自盧至詔有大嶺百餘多茂林路皆在山半率用偏橋棧道極險一自雲南麗江府三百里至楊大水經家大水抵李城抵詔凡四千里家大木有地名中甸者西僧掌土地信牒之滇軍所需馬皆買於此自此至詔路險如打箭盧此其大概也在昔乙未歲哈密有警未幾唐特被兵皆以手執會以聖朝仗義萬里出師克復其地時余在中書頗見

中奏報故得知其山川形概後於一友人處得行程記一帙詞雖不文然與前所聞者足相證據暇日錄之成篇并其風土識之以見

聖朝之廣大且以補桑欽鄺道元之所不逮未必非他日職方之一助也若水之不入中國與其地之無關於衝要者則畧焉

昭代叢書

已集

江源記
卷第三十五

四

世楷堂
藏板

江源記跋

西藏在西南徼外數千里荒遠無所考

國朝聲教漸被且歲遣兵戍其地故輶車所指時有志述若衛藏圖說其最詳者也茲文雖記江源而實括西藏大畧筆意古雅亦彷彿酈氏水經注柳子永州山水諸記云丙辰仲冬震澤楊復吉識

孫爰琴中梓校字

昭代叢書

己集

江源記跋
卷第三十五

五

世楷堂
藏板

西道補

域記

水校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2010年10月10日

西域水道記校補

自序

十三行 穆默改特穆

卷一

二集十三行 十九行 地富庶多磚屋也元經世

大典圖作可失哈耳經世大典久佚其西北地圖一篇

西北地圖附錄即據此圖為之今所引皆稱經世大典圖

以從其朔元史世祖紀作可失哈兒耶律希亮傳作可

失哈里拜延入都魯傳作可失哈兒遼金之際地入西遼乃

滿國破屈出律窰奪菊兒汗之位遂有其地成吉思皇

帝庚辰年征西域斬屈出律可失哈兒押兒牽幹端始

西校

一農風閣

度有默德那國其王馬哈墨明史作謨罕焉德又作馬哈麻生而神靈

西域諸國尊為派噶木巴爾元史賽典赤瞻思丁傳作

別諸猶言天使是倡回教

二十一 行 嗣教為第二世阿里一作阿厘其教自此

宗派噶木巴爾巴

三集十三行 魏神龜初胡太后遣使者宋雲如西域

求佛書道由蔥嶺洛陽伽藍記載雲之言曰

十四行 神龜

十八行十九行 漢盤陀國正在山頂按魏之漢盤陀

唐謂之羯盤陀唐書地理志云自疏勒鎮西南入劔末

谷青山嶺青嶺不忍嶺六百里至蔥嶺守捉故羯盤陀

國開元中置守捉蓋今阿賴地也

六集四行 四十里抵喀什噶爾城唐書地理志云疏

勒鎮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東又有漢城亦

在灘上赤河來自疏勒西葛羅嶺至城西分流合於城

東疏勒鎮者疏勒都督府治也烏蘭烏蘇色赤故有赤

河之目烏蘭烏蘇逕喀什噶爾城西引東岸渠二

十五行 池東出水東流池西出水西流水經注引涼

土異物志曰葱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東為河源

所謂入大海者即新頭河之入雷翳海者也池水東出

之岸

二十一 行 為什克南城水經注云河水一源西出捐

西校

二農風閣

毒之國葱嶺之上西去休循二百餘里又曰水西逕休

循國南在葱嶺西是知阿賴山在庫勒北矣昔大和卓

木

七集十五行 百里逕察哈爾阿勒爾水經注云河逕

跋沙谷出谷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逕無雷國北蓋以庫

勒之水與烏蘭烏蘇同源斯為謬矣庫勒水又東流百

里逕哈喇塔什嶺北

十一集十六行 葡改蒲

十八行 賴改俾

十三集六行 三月初三日也每月統紀傳聞生於陳

其言不足據

或曰佛同之作教皆以滅度之歲紀元梅氏文鼎推
同同術謂馬哈墨辭世在隋開皇十四年甲寅而明
史言馬哈墨作同同歷用隋開皇十九年己未爲元
卽以爲建國之年其身不存何能立教正道陵遲異
端滋起謬悠之論固難折衷矣 此錄在第十三集

十五集十一行 蘊改薄

十六集十五行 至元十一年至陸驛二

十五行至十八行 今正爲葉爾羌元史作鴉爾看又
作押兒牽皆音近之轉經世大典圖不載其時蓋附於
于闐也一統志云

十九行 注

西校

三原風

十九集十行 往往重千萬勛漢書西域傳莎車國有
鐵山出青玉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剗閭氏乃命剗閭
氏供養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卽此山矣山與瑪爾瑚
魯克山

二十三集九行 覓改覓

二十四集十二行 迨改犀

二十八集八行 哈喇哈什城元之哈刺合底城司空
景義公撒亦的之先世所居由此徙西洋世爲賈販以
財維海外矣乾隆二十四年

十八行十九行 玉隴哈什元史作玉龍傑赤至等城
是也

二十九集九行 達爲利爲西源矣唐西域記云瞿薩
且那城東南百餘里地有大河西北流國人利之以用
溉田其後斷流王深怪異於是命駕問羅漢僧曰大河
之水國人取給今忽斷流其咎安在羅漢曰龍所爲耳
宜速祠求當復昔利王因廻駕祠祭河龍忽有一女淩
波而至曰我夫早喪主命無從所以河水絕流農人失
利王於國內選一貴臣配我爲夫水流如昔王曰敬聞
如是舉國僚臣庶鼓樂飲饌其臣乃衣素服乘白馬與
王辭訣敬謝國人驅馬入河履水不溺濟乎中流塵鞭
畫水水爲中開自茲沒矣頃之白馬浮出負一旃檀大
鼓封一函書河水遂流至今利用準其地望或是樹枝

西校

四原風

然語涉不稽非可傳信

十六行 接改接

卷二

城北作七堰互相灌注近於濁漳之十二澄流也

此錄在第一集

一集十八行 素城赴烏什 城改誠

三集十五行 分爲專城地起高原北至北山

六集十六行至七集四行 冬夏不可行水發山中所

謂阿耨達大水也水經注云南河東逕于闐國北又東

北逕扞彌國北又東逕精絕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又

東右會阿耨達大水水經注引釋氏西域記曰阿耨達

也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按水經注
先言南河逕且末國北再言又東會大水則河在城東
矣西域記唐書謂之且末河河西爲播仙鎮故且末河
城也克勒底雅河北流三百餘里匯大河

七策十一行 唐書地理志云姑墨州至異名矣

十七行 庫徹改苦叉

九策九行注 漢改海

十策十八行 有勃達嶺唐書地理志作拔達嶺

十一策一行二行 至凌山唐書地理志謂之凍凌山詩納于凌陰云

十二行注 領嶺

十二策四行 于改干

十四行 是爲雅爾幹河河經莊折而東

西校

五晨風閣

十三策十六行 于改干

十八行 于改干

十四策二行注 趙郡王觀處乾陀羅城疑

四行 差存考髡龜茲嘗於此置關即後漢敦煌太守

張朗從北道先期至爵離關者也

又于改干

十六行 于改干 上改土

二十行 至二十二行 西域記云屈支國至由斯渡矣

二十行

二十二行 于改干

十五策十九行 于改干

十七策十六行 分地定居諸務唐書地理志云自焉
耆西五十里過鐵關又二十里至于術守捉城又二百
里至榆林守捉又五十里至龍泉守捉又六百里至東
夷僻守捉又七十里至赤岸守捉又百二十里至安西
都護府計其道里西夷僻爲玉古爾莊于術爲庫爾勒
莊附近兩莊

二十策十四行 覓覓

二十二策十八行十九行 所謂四水之中矣孝恪既

滅焉耆即其國置焉耆都督府地理志張三城守捉西

南百四十五里經新城館渡淡河至焉耆鎮城淡河即

孝恪所浮之水歟今吐魯番廣安城西二十里雅兒湖爲古交河城唐貞觀時安西都護治

西校

六晨風閣

云

二十五策十六行 至二十六策十三行 吐魯番者元

時長元兒境或作畏吾畏同鴨裔也舊牙帳在和林唐

末衰弱地爲黠戛斯所并徙居火州成吉思初興主巴

而尤阿而忒的斤首納土爲婚姻傳至元孫紐林的斤

封高昌王國有五城見元史鐵哥朮傳及元陸文圭今

吐魯番城鎮曰廣安其東七十里爲元火州亦曰交州

畏吾兒國王治之今日哈喇和卓經世大典圖作合刺

氏家傳作哈喇和卓漢之高昌壁又東百一十里元

史作火州霍州和州後漢之柳中城唐之柳中縣

之魯古塵今日魯谷

準部之強

羅布淖爾所受水第五圖 烏恰爾薩依河 怡改怡

第七圖 庫克雅台 台改爾

卷四

四葉四行 於焉卵育津渡所居汎以威呼形木爲舟

呼日威 易日利涉大川乘木舟虛鄭氏注如今自空大木

爲之曰虛卽威呼是矣乾隆二十八年

六年 注刪

五葉六行 發自華諾輝嶺按華諾輝甘肅亦有此地

州總管實斐子幹敗之於可洛核可洛核卽華諾輝之

無定

七葉六行 溫克布拉克水 上克改都

西校

空格斯舊爲準格爾烏魯特 此籤在第八葉

十一葉十八行十九行 兵馬溺死者甚衆駕魯既滅

地爲突騎施所有分大小牙突騎施烏勒賓建小牙於

伊麗水唐書地理志云

十四葉二行 高皆丈餘博明鳳城瑣錄云灌莽中生

小果如榘下有葉承之仲夏色正紅微酸季夏則深紅

味甚甘名依爾哈木克 國語也按齊齊爾哈納爲蒙

古語又曰善盤果卽斯樹矣

十六葉四行 槍焉悲楚乃爲詩曰世俗徒耳食云

亦欲詮次舊聞庶幾翔實 詩凡百二十字元在注中

傳羅布爾噶蘇舊爲輝特台吉 此籤在第十七葉

二十七葉二行 擄改虜

十四行注 俗呼爲集吉草又曰芨芨草皆虜其字訛

百里習吉元車堂寺碑云皇太子於涼府西北約一

日塞茂草爲得勒蘇見劉文正公西域考較集其叢生根蟠

二十八葉六行 四改同

十二行 蒼改倉

三十二葉至三十三葉一行 卽阿里瑪圖之異文也

世祖紀言地在和林北地理志又言在北庭西北四五

千里按阿力麻里距北庭三千里而遙當和林西南準

今審古卽實爲非地理志又謂是海都分地證以月赤

察兒傳亦爲舛也地舊有城

三十七葉十行 遇改過

三十九葉一行注 哈改哈

圖爾根舊準噶爾多果

古爾班阿里瑪圖舊準噶爾庫本諸雅特部

庫魯圖舊準噶爾布庫

自庫東南至沙圖沙圖西南至古爾班薩里皆在巴

勒喀什西南岸唐之潔山都督府地突騎施阿利施

部也 以上四籤皆在第四十一葉

四十二葉十六行 喀喇塔拉者西地與托博龍相接

舊爲準噶爾額爾克騰鄂布克地南北山勢

四十五葉二行注 曷思麥思 下思改里

此段言月祖伯應酌刪 此籤在第四十六策

卷五

五策十三行 莫竟其委爰考納林之流元劉郁西使記謂之忽章河其言曰過忽章河渡船如弓鞋然土人云河源出南大地多產玉長春西遊記則曰有河爲霍爾沒輦由浮橋渡其河源出東南二大雪山間色渾而流急深數丈勢傾西北不知幾千里蓋夷語無定字霍爾即忽章之轉語而渡船浮橋自昔有之河之東北四日程爲賽藍城河西南五日程爲迷思千城即西遼之河中府矣元時往來西域皆取道於斯

六策八行 亦曰霍什霍爾河霍什霍爾河西北隔山

西校

九長風閣

即吹河源吹河西北流千餘里瀦爲河什庫勒元祕史云太祖命速別額台追蔑兒乞主脫黑脫阿子忽禿赤老温等至垂河即此河也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作戰於稽河雪不台傳以稽爲蟾聖武親征錄又作斬河皆垂河之異文矣長春之自賽藍東行宣差阿狗追饒師於吹沒輦之南岸是也吹河西南三百餘里爲塔拉斯河劉郁記所謂二月二十八日過塔刺寺三月一日過賽藍城者也

自阿克沙依水以東至音圖庫斯水四百里間舊和碩特部沙克都爾曼濟之昂吉也 此籤在第六策

八策十五行 至十八行 元長春真人之朝成吉思皇

帝 至仍由茲路刪

九策三行 至十三行 日阿勒坦山 舊作阿爾泰山元史武宗紀作按台

山 即阿勒坦山北魏蠕蠕始出金山而立國隋爲

西突厥地唐時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內附居之同

鶻之建牙和林也地亦屬焉遼金之際乃蠻國據山北

成吉思滅之以封諸王其後叛王因其險阻日尋干戈

垂五十年不奉正朔禁畏戢兵乃置重戍迄其亡也故

太子愛猷識理達臘遁和林爲明兵所破太子死丞相

納哈出降擁衆二十萬據金山洪武二十年師踰金山

納哈出降山頂西南

西校

十長風閣

山頂極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四十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係水道提綱語或當存之元時自金山至上都皆置驛經世大典站赤不詳以元史明宗文宗兩紀考之自金山至和林北潔堅察罕即揭揭察哈澤迦堅茶寒殿所在也在和林北七十餘里以次東行 朵里伯真 幹耳罕木東 必忒怯禿 探禿兒海 禿忽刺即土拉 禿忽刺河東即土拉河 幹羅幹禿 不魯通 忽刺火失温 坤都也不刺 撒里 兀納八 闊朵 撒里怯

兒 哈里温 闊朵傑阿刺倫 哈兒哈納禿 忽

禿 孛羅火爾 不羅察罕 小只 王忽察都

上都六十里店 上都三十里店 接站赤云鐵里

干站自闊幹禿至小只凡十駟疑闊幹禿即闊朵
以上二籤皆在第九集

十四行 至十六行 二百七十餘里之鄂爾和楚克山

準語山嶺高聳之謂 山陰皆準部舊牧地曰烏蘭呼濟

一作鄂勒霍楚爾 爾昔之布庫努特鄂拓克也其西曰綽爾郭阿睦爾撒

納之昂吉也又西曰察罕呼濟爾達瓦齊之昂吉也塔

爾巴哈台城者名以山也山在城北百里乾隆二十年封巴雅

爾爲輝特汗駐牧茲地後從叛亂二十二年官兵討之

五月

二十行 繞行塔爾巴哈台山三次蓋比之帖木真繞

不兒罕山三遭矣西域初定

西校

十二集九行 言我五集賽按五集賽一日阿克巴二

四日雅素隆五日伊克呼拉爾皆於阿拉克圖

古勒澤爾西南齊爾游牧乾隆二十二年內附

十八行二十五字 爲刪

十五集一行二行注 按闕別列林兀兒傳作闕客地

闕科別布皆雙聲 在金山南當即今之科布多也

十四行 于改干

十八行 于改干

二十一 行 爾改兩

十七集五行 而右會察罕河河發自博羅鄂博在喀

喇圖淖爾水西南七十餘里源處爲喀喇淖爾南流五

十餘里左匯布拉青吉勒河又南流數十里左匯哈達

青吉勒河是爲青吉勒河又南流近百里有哈爾察克
河自東來匯是爲察罕河察罕河東南流五十餘里入

于布拉干河琳丕勒多爾濟傳云

十八集六行 至八行 南北相直近五百里龍骨即烏

隆古之轉語矣又曰兀龍古河元秘史云成吉思與客

列亦種人王罕征乃蠻種的古出古敦不亦魯黑親征

孟蘇可汗按即 不亦魯黑不能對陣起過阿勒台山去

太陽汗之兄 追至忽木升吉兒地面兀龍古河行成吉思獲不亦魯

黑的官人也迪土卜魯黑又追至乞濕勒巴失海子行

不亦魯黑遂窮促了故長春遊記載鎮海之言曰白骨

向古之戰場頃者乃滿大勢亦敗于是蓋地鮮水草兼

饒鬼魅所由氏爲白骨向矣烏隆古河北距額爾齊斯

河源

十一行 遂率所屬逃去額爾齊斯以附逆革職解京道死戮屍 見城

西考驗集俟考

十七行 言山之似額而色黑也唐書沙陀傳處月居

金娑山之陽準以地望疑此爲金娑山矣特默齊傳云

十九集二行 至四行 復似其夏所謂乞濕勒巴失海

子又曰赫色勒巴什淖爾

九行 在元時又曰乞則里八寺海

十七行 曰阿勒坦山烏梁海

二十集十九行二十行 是爲額爾齊斯河元之額兒

的失水也成吉思甲子年追襲蔑兒乞脫阿到金山住
過冬明年春踰阿來嶺適乃蠻古出魯克與脫黑脫阿
相合於額兒的失不黑都兒麻地面根源行整治軍馬
成吉思至其地脫黑脫阿中亂箭死其尸不能將去其
子割其頭渡兒失水溺死者過半河側置駟謂之大河
駟

二十一策二行 卽紀斯河之勝其時成吉思西征回
同比其歸也於斯過夏元史太祖紀於庚辰歲書驛蹕
也石的石河時方克尋思干何得數千里旋師縱敵作
史者不諳地理致有此失

二十三策十八行 亦曰鴻和圖淖爾鴻和蒙古語解也見元史語解

西校

唐書言葛邏祿部跨僕固振水當卽此淖爾也淖爾圓
橢形

西域水道記校補

西域水道記殘本四卷庚辰七月得自都門饒菴圖書
賈家丹黃青三色校識間以墨籤有大興徐氏藏圖籍
印審爲星伯先生手蹟意刻成後重加點勘偶有補正
下籤待改也因依刻本次序排錄名之曰西域水道記
校補殘本鈔尙翼已佚之第三卷復出爲延津之合焉
辛巳人曰錄畢復付寫官謄成十五策

此書寫本上虞羅氏唐風樓藏云得之錢唐丁氏善
本書室後增跋尾不著姓氏謂補正出自星伯先生
手今觀籤記各條均至精密爲星伯先生自校無疑
宣統紀元三月從羅叔言參事借觀爰寫校上板以
廣其傳番禹沈宗畸

西跋

一長風閣

三江考

檀几叢書二集卷二十

武林 王 暉 丹麓

同輯

天都 張 潮 山來

三江考

西河毛奇齡大可著

三江之爲名久矣。其在經傳則雜見之禹貢周禮職方氏爾雅國語水經注史記吳都賦吳越春秋諸書而特其所爲註言人人殊。卒莫得而指定之。夫讀書通大義自昔已然。況古今山川陵谷遷變耳目踪跡

檀几叢書 三江考 卷二十

未必悉合。泥古者無所于通。而揣摩臆度之見。又未可爲據。然而大概可睹也。考禹貢有曰三江既入而孔氏爲傳則曰自彭蠡江分爲三江而入震澤。夫彭蠡未嘗分爲三也。且彭蠡亦未嘗入震澤也。周禮有曰其川三江而賈公彥爲疏則曰大江至尋陽而合爲一至揚州入彭蠡而復分爲三。而後入于海。夫公彥雖不以三江之入爲入震澤。然而彭蠡在尋陽之南。幾見江漢之分。至尋陽始合。而大江之合至彭蠡又分。且聞彭蠡入江矣。未聞彭蠡能入海也。至若禹

貢集水則復有東爲中江東爲江北之文。而漢地理志附會其說遂以吳縣南一水東入海者爲南江。蕪湖西一水東至陽羨入海者爲中江。毗陵北一水東入海者爲北江。夫毗陵北一水卽大江也。夫仍以大江爲三江之一。旣已不倫。而又其所謂南江者則經無明文。徒以北江中江而推類言之。且經之所稱中江北江無非大江。今但以北江爲大江。而中江不然。則又何也。乃若郭璞註爾雅則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夫浙江松江固矣。岷江卽大江。按周禮職方氏其

檀几叢書 三江考 卷二十

在荊州則曰其川江漢而于揚州則曰其川三江。夫猶之岷江江漢一江而旣以表荆復以之表揚。不其紊乎。乃若吳都賦註則以爲松江婁江東江而宋儒註禹貢因之。夫松江似矣。而東江則自昔迄今必無其地。且史記正義但云婁江入海已耳。亦未聞入海之江有三也。不善讀書者泥于禹貢之文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則必震澤之定有藉于三江之入而後可。夫文無定形。或對舉而分標。或連稱而轉見。彼此參合亦各有義。如必以旣入爲泥。則禹貢兗州有曰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青州有曰。嵎夷既略。漸滄其將。必雷夏澤而後灘沮同。嵎夷略而後漸滄道乎。抑非乎。夫事不証。今仍當考古。夫三江之說。于今已不合矣。請仰以古較之。夫揚州之域。其地甚廣。其爲川爲浸。爲澤爲藪。亦甚不少。如必拘既入之文。而限于一地。則職方氏云。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假使其區爲五湖之始。而三江卽五湖之終。則猶之五湖也。五湖太湖也。揚州何地。職方氏何掌。周禮何書。而問其澤曰太湖也。問其藪曰太湖也。問其川。

檀几叢書
三江考
卷二十

曰太湖也。問其浸曰太湖也。不幾小揚州而笑職方之陋哉。然則如何。曰韋昭曰。三江者松江。浙江。浦陽江也。夫揚州之水。亦有大江。其言彭蠡則已。言大江之勝矣。而于是南及松江。則震澤之下流也。而于是又南及浙江。浙江卽錢唐也。卽水經注所爲浙江者。也。而于是又東及浙東之水。曰浦陽江。浦陽江者。與錢唐異源而殊流者也。其後雖同流。然其殊者自在也。蓋浙之入海。力大身雄。其爲水長。亘千餘里。湯湯下漑。歸于尾閭。此易曉也。松之入海。則吳淞支流。分

而爲婁。雖其入海處踪跡未明。渺不及浙江之萬之一。然猶易曉也。惟浦陽入海。郿道元水經注。南國頗路遙。詎爲入江。不知浦陽者。發源于烏傷。而東逕諸暨。又東逕山陰。然後返永興之東。而北入于海。其在入海之上流。卽今之錢清江也。其接錢清之下流。卽今之三江口也。故明世紹興知府戴君湯君。檇郡水利。則上過浦陽之入山陰者。而使之注江。下潄浦陽之入海者。而使之注海。其在錢清相接之口。名三江。口其在海口之城。名三江城。置衛名三江衛。建閘于

檀几叢書
三江考
卷二十

其上。以司啓閉。名三江閘。其尚名三江。則自古。卽仍幾微不斷。係羊名存。夫亦可以爲據矣。至若水經注記臨平湖。則又曰湖水。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則疑庾仲初作吳都賦。註所稱松江。婁江。東江者。未必不卽指松婁與浦陽。而後人誤釋之。而求之吳淞之左右。母怪乎求之千餘年。而終不得其地也。要之浦陽水獨入海。而由諸暨。而山陰。而蕭山。其中經流雖多沿革。而入海之道。依然如故。此可驗耳。若非浦陽。則岷江。松江。婁江。皆吳地也。國語曰。夫吳之

與越仇讐戰伐之國也。三江環之。夫松婁則焉能環越哉。且國語又曰。與我爭三江之利者非吳耶。若非浦陽則盡屬吳地。而反曰吳將與我爭吳地之利。是妄語也。且不問范蠡之去越乎。吳越春秋曰。范蠡去越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夫惟浦陽爲三江之口。則蠡之去越將必由浦陽而入海。由海而入松。由松而入湖。國語所謂遂乘輕舟而入五湖者是也。如以爲松江與江則松婁者五湖之下流也。豈有由松婁而反入湖者。古文其在。而學者貿貿。究至堅持其說。檀子護書三江考卷二十七

必欲執三吳水利以註古經。夫水利焉能註古經矣。

道光丙申秋開雕

東河羽化

永開趙之模類



光緒壬辰仲冬月
嘉惠堂丁氏重鐫

敘

粗曉文字時聞吾杭詩詞名家第一厲樊榭不及見矣讀所著東城雜記杭所甲天下西湖唐以還名蹟累累不一及之而開編於南宋之富景園光堯石經在府學司馬溫公米南宮摩崖書在南山不一及之而止志宋刻於慈雲寺之石柱卽在城以東如後漢志華議曹致士錢塘水經注濤水二月八月峩峩二丈餘子胥文種之神也不一及之而搜奇索軼畫地一隅必自來志地所未曾者始錄之而名賢高僧神壇委巷橋梁城郭之改更詩文書畫之流傳以及泉

東河權歌 敘

一

刀梭杼之用魚鳥蟲蛇之變則已無所不具而卷分上下乃數十葉而止有杭以來地志未有課虛無以責有如是其創始精核者也從其後而葺之以詩增後之作者以爲詩之注其吾春漪之東河權歌乎春漪于樊榭同里閑掃摺幽蹟亦後先角勝權歌百首未足概春漪之百一而余于春漪京廡讀而歌之佳趣交引如權余于東河之中起樊榭而請質雜記之所以矜慎而樊榭謂予有心知焉離鄉遠最喜操土風春漪志風土於是歌是不愧風人之體者也歌之再而爲之敘

乾隆二十五年歲在庚戌夏五月東橋弟蔣師爚撰

東河權歌 敘

二

敘

吾杭東河自斷河頭至艮山水門凡八里十二橋一水通波長虹跨影其閒編郎之艣浣女之砧互相應和過之者如聞水調歌矣吾友春漪家居是閒建閣臨河俯瞰清池晨夕所觸習其鏗鏘爲東河權歌六十餘首凡坊巷改移亭臺變易以及往賢故侶游讌往來莫不撫拾雋談抑揚勝致此不特一隅自據操其土風而興廢之嗟今昔之感低徊俯仰唱歎隨之卽欲其不爲竹枝縹緲之音不可得也昔樊榭老人爲東城雜記瓜疇芋隴接括無遺迄今橫河之魚東

東河權歌 敘

三

門之榮御園之花石梵刹之碑幢猶可步履追尋得其髣髴今春漪上攀曩哲加以引伸只此區區一河而采綴之精與樊榭等此固老人所願聞者惜乎風流已遠不獲以是歌相獻酬在當時未嘗不咨嗟而悼歎之曾不意日月幾何并作者亦不可得見徒令斜陽水閣展卷悲吟河水湯湯與淚俱瀉猶想見刺船人去時也悲夫

嘉慶九年歲在甲子春正月穀人弟吳錫麒撰

敘

東河貫會城數里地耳而北通路水之帆南艤荆川之楫百貨捆載直達幽燕三板篷抽徧走吳楚唐瀕江岸有潮汐之浸淫宋界城闔爲濠塹之基趾團練分寨則環以旌門焉德壽築宮則跨夫輦道焉占形勝者七百年之久溥利濟者三千里而遙浩浩乎與百川競流四瀆爭長已爾其艘積鹽筴千纜翼張岸排倉儲萬瓦鱗戢國息所入民生所資憑是轉輸控爲襟帶若乃豚圈雞枳菱角筍苞月塘販鮮鼎湖運糴論擔東門之榮計艚東笈之麻魚苗來乎九江木

東河權歌 敘

四

柿下乎三峽與夫露夕蓮炬霜晨菊船水嬉迎神香市贊佛以及幌氏之水凍草人之物宜平泉綠野之周遭紺宇琳宮之映帶騷人逸士之所流寓牛醫馬磨之所卜居莫不俯鑒鏡清朗吟風利或倚檻憑欄以騁眺或浮家泛宅以營生豈直皋亭種桃因之喚渡越航行李於此攬維已也敬家居河步地名宿舟以南渡船官廨所建得名乃在普安橋西崇新門北壤堞留雉背郭結廬修梁互虹面河啟牖見夫風帆沙鳥飄忽雲煙擊柝鳴鉦送迎冠蓋亦欲仿吳興園圖秦中歲時作扣舷之歌成小海之唱所奈人事巖

觀年華遞遷徙仰屋以無書竟臨淵而少綱昔樊榭
序東城雜記有云鄰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言之謂
矣春漪先生學裕心傳文嫺掌故新年著詠早窺豹
斑遺賦傳鈔共許麟角囊曾撫拾瑣語編排麗辭一
時斷楮零縑綴皆美錦邨謠里諺點卽兼金例參桂
海虞衡備甄物產義取襄陽耆舊詳述師資終以剗
剛未遑輶軒有待豐獄劍氣豈久光沈清皋鶴聲自
然響答今者令嗣承憲邦憲重哀先集來屬弁言不
揣荒蕪略加訂證嗟乎老成徂謝已枯海上之槎文
采長存如倚禾中之權是詩出將見都城紀勝武林

東河權歌 敘

五

舊事客杭日記諸輯不得專美於前矣平

道光八年歲在戊子秋九月同里胡敬謨

東河權歌

仁和姚思勤春漪

八里清波貫綺園人家水榭簇魚鱗題詩欲改坡翁
句燈火城河夜夜春

菜市河今稱東河以鹽橋河居中小河在其西遂
呼此爲東也成化杭州府志謂之東運河南宋糧
運由此入舊時河在城外卽以爲城濠張士誠改
作城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拓開三里而
絡市河於內故又稱城河自斷河頭至艮山水門
計長八里宋葛澧錢塘賦云清流中貫蕩漾漣漪

東河權歌

一

蓋指城中水也 田汝成西湖志餘後沙河在艮
山門外壩子橋北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
不絕東坡詩云雲煙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
春

城曲雲嵐近可招綠莎夾岸織裙腰此中小占西湖
勝映月垂虹十二橋

東河近城曲之處平遠虛曠望見西湖諸峯浮螺
攢黛于屋山樹杪 斷河頭直下至艮山水門爲
橋凡十二日平安一日平安二日平安三俗呼豆
三橋亦曰安樂日章家成化志作城家日福祐上
日闕富

俱屬錢塘曰萬安曰菜市萬應志曰太平曰新一名廣
俗呼廣曰寶善曰壩子咸淳志作順應橋又稱觀
門以上俱屬仁和

一橋二橋水不流三橋橋畔多泊舟儂情長如江上
水願郎弗住斷河頭

清祐臨安志菜市河南自新門外北沿城景隆觀
後至章家橋成化志東運河自東斷河頭至章家
橋按新門今之望江門俗呼草橋門者是也門內
爲望仙橋街斷河頭在望仙橋東乃西湖游覽志
謂其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堙之故

東河權歌

二

稱斷河頭亦曰旱河頭既誤以茆山河爲菜市河
遂謂斷河頭因築德壽宮而然竟忘卻宋時菜市
河在城外矣毛稚黃先舒斷河引吳峰天淡吳
雲碧百子燈紅照離席天河夜落織女星靈鵲橋
西化爲石青松靄靄月皎皎一聲雞喚春煙曉流
蘇四幄不飛塵罕地金泥藍鳳小鉦車憶昔出瑤
池曳雲裊雨何參差離腸一奏斷河引酒樽茶碗
俱含悲斷河水流香絮彈鶯偏著花濃處銀漏
丁東隔夾城江門月上催船去魯秋勝曾煜斷
河頭看次兒計偕發行李詩云無情最是斷河頭

送往迎來不暫休

穀雨花開舊草堂週遭多是及肩牆到門春水半篙
綠有客越游停野航

厲樊榭鵲東城雜記元至正間有王維賢者隱居

嗜古所交多勝友築東里草堂于城東平安橋張

光弼題詩云週遭多是及肩牆馬過猶知舊草堂

苔徑雨晴蝴蝶亂藥闌風暖牡丹香詩篇未覺爲

時重杯酒能留其日長豈是輞川無作者卻同裴

迪賦山莊廣陵成原常廷珪亦留題云平安一橋

吾舊游君屋乃在橋東頭晚山得月更宜酒春水

東河權歌

三

到門還放舟太守詩成寫素壁老夫興發思滄洲
淮南叢桂不得往撫卷因之生遠愁又題維賢所
藏盛子昭雙松繫舟圖云雲門寺前風物幽布襪
青鞋吾昔遊壺盧盛酒待明月舴艋載琴當上流
長松竝立幾千尺狂客一別三十秋何當挂席過
湖去東里草堂姑少留雲門寺在越凡過客由杭
東渡者必于斷河平安一橋登陸古人詩語無虛
設如此湖謂鏡湖也
杭城風韻在樓居況有軒牕枕碧渠一闌玉簫吹送
客客杭佳興郭公書

元京口郭天錫昇客杭日記寓樓頗潔便於坐臥
大抵杭城樓居相連自有一種風韻耳又云三橋
早飯已見吾子行寫篆字相送仍取玉簫爲予吹
數闕 厲樊榭題郭雲山日記真蹟絕句云郭髯
行記篋中收便是滄江虹月舟解道樓居好風韻
杭人不合異鄉游

道院仙宮常補葺金剛靈順蹟猶存版兒巷口河橋
路蒼莽難尋安樂園

郎瑛七修類稿東花園宋之富景園也內有百花
池今園前民家之後尙存大池相傳舊矣版兒巷

東河權歌

四

名曰白花蛇椒巷乃百花池上巷也 游覽志版
兒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今則宮
寺皆存園名無知之者但知有安樂橋而已 平
湖沈遐菴修齡摸魚兒詞云過城東版兒巷口斜
陽催送殘景

一區之宅五柳巷前有胥山後雪堂水檻風簾多畫
意新詞製就買陂塘

都城紀勝新門外五柳御園咸淳臨安志章家橋
之上有五柳園橋其地有五柳園在金剛寺北今
安樂橋有五柳巷又走馬塘在艮山菜市門外地

平坦可馳馬故名舊有花柳號城東新路 朱鹿
田太守樟柴胥山下居五柳巷賦詩暖屋三度移
家三徑開縱令無樹也須栽重門況是陶潛柳直
得春風渡水來注巷通菜市門水 余友俞雪堂
孝廉理亦居五柳巷孝廉工詩善畫自號秋府遂
客

鑾輿昔日越州還船泊春熙綠水灣留得橋名說裝
駕金支翠羽在人間

游覽志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
渡江歸臨安泊舟裝駕于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

東河權歌

五

也土人訛爲臧家橋按咸淳志作章家橋則游覽
志所云乃屬附會

東西橋影壓橫河小粉場前水熨羅殘月曉風人不
寐中流齊唱打魚歌

橫河東運河之支流西湖水灌市河從城外過壩
入焉東西夾以雙橋如眉影窺鏡夢梁錄崇新門
外小粉場前普安橋又名橫河橋其東名廣濟橋
又名報恩橋今但名東西橫河橋而小粉場則里
人仍稱之或譌爲小粉牆仁和縣志西橫河橋舊
稱橫河第一橋東橫河橋舊稱橫河第二橋其地

近城闌樹色高下屋瓦參差雨篷煙艇早暮聚集

虞長孺司勳清熙有橫河打魚行一篇

玉璫瓏閣畫圖開渲出霜林錦繡堆最愛江鄉風味
好紅菱紫茱滿船來

龔蘅圃侍御朝麟舊宅在橫河橋有玉璫瓏閣風

流淹雅喜爲樂章出入梅溪白石閒晚年移家白
洋池畔自號田居有憶橫河紅葉詞調寄簇水云
小艇東偏綠陰曾聽鳩邊雨幾番霜信宛翦就猩
綃殘縷恰伴僧牆黃雪落帽風前舞一點點逐亂
流去夕陽暮浴水鳥斷霞攪碎只趁著漁舸住千

東河權歌

六

絲撒網便認作金鱗聚莫是舊溝漂出還有人題
句愁吟客夢過吳江路又有絕句云橫河歲歲釀
新醅臘底封泥過伏開盼得西風船早到紅菱紫
芡一時來

卜宅橫河有息廬小山叢竹最蕭疎才華近與陳髯
匹錦帶流傳四六書

許汝霖思綺堂集序章藻功字豈績錢塘人與兄
勛功撫功並承父士斐家學以詩文擅名於時藻
功尤工四六文康熙癸未進士入翰林有思綺堂
集行世章藻功息廬小序隱不買山歸惟卜宅

亂石插三竿之竹小盆畜二寸之魚自註癸酉四

月余自福建歸卜居于城東之橫河橋

陂池窈窕好園亭幾摺遙山作畫屏近水更宜明月
夜涼蟾如鏡照書牕

橫河葉氏所居在東西兩橋間擅池館亭榭之勝

魏玉衡之琇葉氏園亭詩陂池窈窕接城隍拂面

和風入檻涼洲淺鷺鷥行見影草深蝴蝶過聞香

院圍喬木有秋意樓對遠山宜夕陽安得水田還

負郭主人高枕到羲皇張穎韓橫河夜月詩霜

寒碧月照清川一片空明映遠天萬里乘槎如可

東河權歌

七

去凌風直向海潮邊

萬斛珍珠寫玉盤石門橫壑鎖奔湍春來十日雨八

九便作匡廬瀑布看

諸鎮鼎新壩潺湲詩城邊一水勢長奔誰阻中流

石作門激浪橫波留不住明珠萬斛帶潮噴

那用魚簪水面排司勳曾學太常齋放生有社無人

續但見乘流放木簪

東城雜記慶春水門通外沙河之流明時以東郊

地僻鹽徒攔入不可禁奉旨久塞虞司勳清熙卜

居于是門近土橋不通舟因佃爲放生處萬歷中

賈豎欲奪會安壩曳木之利慙有司啟水門築壩于門內曰新壩西湖志稱爲慶春壩

崇新門接東青門環抱沙河勢欲吞試上土橋望煙靄居然城市有江村

咸洎志城東曰崇新門東青門艮山門清祐志崇新門俗呼薦橋門東青門俗呼菜市門按崇新門卽清泰門內屬錢塘外屬仁和其址卽吳越南土門也今俗呼螺蛳門東青門卽慶春門內外俱屬仁和吳越名土趾門今俗呼太平門有水門明宏治間塞萬歷二十二年督撫常居敬郡丞涂文奎

東河權歌

八

復開 土橋在新壩之左近慶春水門通外沙河舊稱泥橋里人李茂玉創改以石與西橫河橋東橫河橋皆自清祐萬安二橋間投東屬錢塘仁和兩界 關鍵土橋煙靄詩薜荔疎墻蓋短茅人家苑外出松梢霧深正好棲元豹地古由來宿老蛟花氣龍旋晴亦雨菜畦紛錯市還郊行人莫訝煙霞重爭說巢公此結巢 湯堯文 煥上橋縱步詩經以城隅僻人因靜裏過敲門遙問竹掃石近侵沙堯文別號鄰初仁和嘉靖乙卯孝廉工書神宗時召爲翰林院待詔同郡許光祚字靈長得煥

書法時人號曰湯許厲樊榭有汪青渠營土橋精舍去予居二里許雪中過之不值題壁詩二首詩翁家住泥橋北畫史堂開水郭東郎說畫傳詩句裏儂云詩在畫圖中

張隱君遂辰字卿子一字相期號西農卜築東城詩格澄澹孤峭多自得之語著有湖上白下蓬宅衰晚四編爲醫自給能起人死今里人名隱君所居曰張卿子巷在上橋北孫字台 治有題張卿子隱居詩 藍瑛字田叔家東城善畫山水自號東皋蜨叟又號東郭老農勝所居曰城曲茅堂子深

東河權歌

九

字謝青爲諸生亦以畫名龔蘅圃有城曲茅堂感舊詩

主人屢易姓長留水木清華檻外收匹練橫河看不足插雲高築望江樓

土橋畔金中丞別業在焉里人至今猶稱爲金衙莊中丞名學曾字子魯號省吾仁和隆慶戊辰進士初授工曹旋擢楚學使旣而分守湖南以不合張江陵意罷歸結社孤山有終焉之志江陵歿起用撫八閩數年以老乞休結廬城東擅水木之勝嘗爲太夫人造望江樓極高風帆沙鳥在欄檻

閒真大觀也

數簣平山十畝塘皋園選勝小滄浪水邊林下秋風冷今日登臨憶侍郎

皋園在清泰門稍北嚴少司農所築卽割金中丞別業之半中有梧月樓滄浪書屋跨溪小太湖墨琴堂綠雪軒芙蓉城怡雲亭諸勝引外沙河從水門穿塹入園中流經亭閣開東而爲淵展而爲沼穀紋鏡光隨風日波蕩復注籬外長溝以達于東河倚杖閒聽潺湲有聲城市所無也 張祖望 丹題皋園詩暫時休沐處結構俯河濱 徐華徵 對

東河權歌

十

挽少司農絕句云卜築東皋闢草堂城隅樓閣望蒼蒼清秋風景朱門客他日登臨憶侍郎少司農名沆字子餐別號顯亭餘杭人家錢塘順治乙未進士由給諫擢侍郎父忍公三嚴先生之仲氏也疊石參差更鑿泉黃門風雅繼前賢自從妙句留題後媲美蘭亭與輞川

皋園今屬孫牧堂給諫

宗博

杭莖浦太史

世駿遊

皋園詩云慨此泉石區已閱幾興廢先後兩黃門風雅遞禪代丹徒王夢樓太守 文治 集蘭亭序摩詰傳語題聯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座中

惟藥爐茗碗經案繩牀可稱工妙

柔櫓咿啞釣艇移風舉荇藻椒淪漪解吟活水城根齧只有符郎五字詩

符之恆字聖幾號南竹仁和茂才年十五從厲樊榭過城東皋園有寒煙樓木末活水齧城根之句爲一時名彥所稱賞著有秋聲館吟藁

醉墨淋漓灑藥欄送春有句惜春殘延陵兄弟美才調又賦夕陽秋水寒

藥園與皋園相望明季吳文學我匏 名溢 構軒檻虛敞竹木蕭疎玉照堂前玉蘭一株大可數抱花

東河權歌

十一

開如雪蓋百餘年物也我匏與嚴子餐柴虎臣祁止祥范文白往還吟賞著有藥園盍簪集我匏之孫閣園比部尺鳧明經讀書其中康熙中蕭山毛西河太史 奇齡 與吾杭諸名士集此作送春詩時橐筆數十人多有佳句末坐錢景舒 景 年最少獨集唐二首其二五六用翁綬白居易句百年莫惜千回醉一歲惟殘半日春太史極賞歎之錄入西河詩話閣園又闢新圃于藥園之東尺鳧有飲園園大兄水閣詩云尋到東籬菊已殘何妨蕭閣共憑欄高城吹角夕陽下飛鳥帶波秋水寒苔輭紋

深留鶴印楓敲根老插漁竿棲遲不用重招隱宏
景清時早挂冠

十笏精藍近水湄清流縈繞豆花籬風吹幡影聞疎
磬雨洗苔斑讀古碑

東城精舍最多蓮居爲勝其地左負郭右互土橋
門外清流縈帶循六枳之籬而入一往深窈寮舍
堂殿如蜂王國如燕子巢戶牖相向皆極低小古
木離立突怒鬱鬱滿堦除苔痕常如雨過妙香
時聞翛然有出塵之想矣明萬曆時大覺瓏禪師
所創師戒行精整沈嘉則明臣屠緯真隆吳伯霖

東河權歌

三

之鯨諸名士皆與之遊有一碑虞長孺之文驚奇
李長蘅之書瘦硬宋比玉之篆蒼嚴足稱三絕
俞美英蓮居晚啓詩雲歛煙飛又暮晴橫橋古渡
佛燈清笙歌無數喧中夜誰聽寒林磬一聲
讀書結社在城東卽是香林廨院中不野不山偏入
畫涼雲到水椶空濛

泰和蕭伯玉

士璋

讀書社文序略云余至武林聞

子將出讀書社諸君子文與余視之脫然落墨不
墮毫楮獨留一種天然秀逸之韻倏忽往來撲人
眉端 東城雜記杭州明季先有讀書社倡自聞

孝廉子將啟祥張文學天生元馮公子千秋延年
暨嚴印持調御忍公武順無勅勅後乃合於吳中
復社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城隅舊爲香林廨
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之受益碑記有不
野而望超不山而聞寂二語狀境殊勝 梁穀林
編修 啟心 重九日同樊榭堇浦謝山柳漁甌亭竹
田游東城報國院分得杜少陵藍田崔氏莊詩韻
爲愛城東一水寬言尋蕭寺共追歡黃花雨後猶
堪餌白髮秋來最戀冠葉亂池光疑鳥下僧依竹
色對人寒晚鐘忽動連吹角古堞蟾生興未闌

東河權歌

三

架木爲橋行路難險如江上走沙灘濟人自具迴瀾
手磐石千年說萬安
錢塘縣志錢科敦行尙義嘉靖閒連歲海饑自設
粥廠拯濟里民所居近渡船埠後架木橋徑曲險
瀟多溺者科特闢所居屋直衝達河且登石爲大
橋行者德之稱爲南橋以別于橫河東西二橋科
後遂以南橋爲號更名其橋曰萬安至今利焉
波痕嚙岸蕩成團停泊團蓬儂也歡岸上胡盧兜偈
仄水寬到底養魚寬
游覽志石板巷內有胡盧兜 案萬安橋西岸窪

然廣闊俗呼爲萬安橋團團疑是潭字轉音湖州小園篷船皆停泊於此

金鎗銀鎗洞口排組練照耀金銀臺可惜仙源迷咫尺瀛洲水淺阻蓬萊

萬安橋落北河西有銀洞橋河東有金洞橋兩橋相望俱不通舟楫銀洞橋左右有金鎗班銀鎗班二巷蓋宋時禁軍下直所也 咸淳志班直金鎗班銀鎗班在豐禾坊北

最上禪從太素參蓮池同日結茅菴出家孝義能無礙心迹清如月印潭

東河權歌

古

仁和縣志無礙尼庵在東里坊菜市橋西古無礙院舊址萬曆三十四年女僧祿錦重建祿錦號太素俗姓湯爲蓮池和尚在俗諸生時繼室年十七與蓮池同時出家因事母孝秉節自持故顏其額爲孝義無礙庵

泛宅浮家亦足歡問郎何事雙眉攢皺舟醋庫紅亭側怪道心中只帶酸

咸淳志紅亭醋庫在菜市橋東街南面北今名醋坊巷宋時酒醋皆官庫醞造納緡錢于戶部臨安有醋庫十二此其一也

蕭蕭暮雨碧雲寒冶夢煙花夢已闌至竟東青橋下水居人認作武陵看

瓦千句欄南宋在臨安有二十三處其在城東者薦橋門瓦在崇新門外章家橋南菜市瓦在東青門外菜市橋南艮山門瓦在艮山門外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今遺迹皆不可攷獨菜市橋瓦子巷其名猶存夢應玉樓春詞有云問稱家住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因頓頭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蓋指此也余友吳穀人編修錫麟有過城東瓦子巷詞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

東河權歌

五

云冷落鴉邊淒涼葉底一條古巷彎環問冶春蹤迹數夢都難歎息琵琶仙去流水外別調誰彈西風緊蕭蕭草樹暗起清寒 湖山故宮十里算桂子荷花儘足盤桓甚小門閉後斜照同閒燕子歸時應戀凭翠袖幾處闌干重回首新愁舊愁併作秋看

選鋒曾此戟門開橋接端平起石臺忽聽鳴金喧水次中丞船看海塘回

夢梁錄選鋒軍東曰太平橋北曰端平橋按清祐志端平橋列太平橋無星橋之後駱駝橋之前注

云九宮壇鋪洪武杭州府志會靈護國祠在艮山門外端平橋東土塘上今則端平橋遺址不可考矣咸淳志海神壇在東青門外太平橋之東清祐十二年有旨中興以來依海建都宜以海神爲大祀下太常議禮詔守臣馬光祖建殿望祭今則薄海又安恬波利濟而中丞閱視海塘時在批驗所登舟云 游覽志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洪武十五年改今名雪中訪戴汎扁舟遺興還登王桀樓夜半鐘聲驚客夢杭州錯認作蘇州

東河權歌

六

太平橋新橋之西岸俗稱戴家河頭王家河頭萬安橋西岸地名宿舟河下俗訛爲蘇州河下稅局官廳近市關到門流水綠彎環錯刀錦段愁無盡目送郎舟出大關城北務在艮山門內去大關東南十五里通水門上河係商賈出入之地明初爲稅課局今改爲分司設大使一員書手三名務牌三名臨河楊柳拂樓臺畫角聲中暮色催同上新橋看明月玉波浮動夜珠來毘陵憚壽平格在杭日簡毛稚黃札云從東園綠

柳塘行三四里逢橋五六過城北茅子鴻新居時芻牧駝馬駝蹠蹠奔驛吹角之聲相聞暝矣不取故道從市中肩摩而趨抵高雲閣中新月已挂高柳之半露蟲大作吟聲此時意君已就臥或尙立檐下哦秋風得奇語正思憚子來叫絕然興倦後不能再穿深巷呼君同上新橋看月也跨街玉柱架虹梁橋畔猶存尙義坊記取題名稱善士流風遠竝潮河長

仁和縣志表揚尙義坊在東街新橋萬曆十九年四月爲善士唐耀立今則石柱猶存一半闌入酒肆矣 案清泰門長明寺前亦有尙義坊

東河權歌

七

肆矣 案清泰門長明寺前亦有尙義坊積貯標題永濟名義倉嘉穀更豐盈汎舟滿載倉河下米市何須絡入城游覽志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杭州府志永濟倉舊名廣豐倉在仁和縣新橋之西北卽明預備倉也康熙五十四年具題添建倉廩二百四十間改名永濟 廣濟倉原名廣積存貯南米在新橋東後南米積貯南糧省倉遂廢爲民居 鹽義倉雍正六年創建李衛鹽義倉碑記略是倉卜築於艮山門內錢氏園基

其地約四十畝其版計百四十開其貯可入萬五千石其於水近可便搬運 仁和縣志錢受益字謙之官少詹念杭州米市遠在湖墅城中素無蓄儲議移米航于城內菜市橋黃婆廟而入則河闊而道近積貯內有所待居民糧食省遠販之勢爲計甚便刊有河牘公言

踏燈看月醉揮毫扇影隨人上畫橋但覺銀河通咫尺誰云清淺不容刀

東河權歌

六

繡鋪成街一條連廂打鼓學元宵鬧燈翻覺秋風暖扇影隨人上畫橋翁柳湖 承高云游徧歡門興未闌滿拌通曉看蟾盤偶來寶善橋頭立始覺淒淒風露寒黃書屋 模云更上河橋看月華紅燈俯見萬人家西涼遊翫知何似一霎高寒透夾紗

莊船步頭挂布帆微風掠水日西銜夜來別有空濛景漁火星星隔翠杉

寶善橋下地名莊船步爲蘇州莊船停泊之所又下爲揚州盛澤船停泊之所船步有石梁亭

舊雨時時載酒過平橋低亞石盤陀東花園內滌澗

水一道鴻溝直灌河

咸淳志駱駝橋在法明寺前 駱駝橋跨艮山門直街上橋低而小下爲溝匯東園諸水出東河或作樂渡橋 陳雪廬孝廉 模過余舍詩云步履平橋路不紆琴尊花下屢招呼平橋卽指駱駝橋也古刹移來寶慶年定香橋遠在湖邊莓苔小徑拖吟展謂是詩禪亦畫禪

游覽志定香寺在艮山門內宋乾德四年建於西湖上今定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額寶慶間建旌德觀移建今所 釋寶月有定香寺

東河權歌

九

雜詠十一首其二云清曉柴門手自開煙凝小徑綠封苔賣花聲向橋西去買得一枝隨意栽詩中所云橋蓋壩子橋也實月號漁陸又號智俱常駐錫定香寺後居理安著有南磧吟草臨江鄉人吳西林 穎芳爲之序

開門浪說擁煙鬟平楚蒼然不見山若問當時迎餞地亦如山在有無閒

舊志艮山門東北第一門也內外俱屬仁和東北隅有艮山故名門內有順應橋一名壩子橋俗因呼門爲壩子門有水門 吳越備史杭城凡七十

里門凡十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諸門皆有星橋
惟艮山門獨無 仁和縣志艮山在城東北隅一
小土阜耳南宋時公卿往來迎餞於此 艮山雜
志山有地脈者亙古不變今艮山高不踰丈未必
爲地脈蟠結元沈德章撰艮山土神廟記云雉堞
之餘築爲土臺可知此阜所由來也宋紹興時東
北城門已有艮山名艮爲東北之卦門位東北命
之曰艮兼山爲艮命之曰艮山不必實有山也咸
淳志載諸山甚詳備未收艮山豈近在負郭且榜
諸城門而獨爲闕略耶 厲樊榭遊艮山詩城陰

東河權歌

干

艮其背有此山戴土 杭堇浦有艮山野望詩
跨城樓閣勢嵯峨樓下雙橋鎖錦波獨倚危欄成一
笑未能望海且觀河

萬歷舊志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督撫胡宗憲於
清波門南城上築帶湖樓東南城上築定南樓鳳
山門西城上築襟江樓各一座按艮山門東城上
有望海樓俗呼跨海樓當亦是時同築 艮山雜
志望海樓當城東北之隅下臨艮山樓內奉艮山
福主卽元時艮山上土穀廟神因廟廢奉此裴孫
烱張氏園林記茲樓之始曰康熙乙丑中丞趙公

士麟修葺杭城並建此樓初名跨海尋易今名俗
亦呼艮山樓按白文公詩望海樓明照曙霞注云
城東樓名望海則唐詩望海樓原在杭城之東蘇
文忠望海樓詩又有沙河燈火照山紅句今樓非
唐宋故蹟而雄據城東下瞰沙河有與二公詩句
合者 魏玉衡望海樓詩危樓縹緲向江開古堞
參差抱郭回三浙怒濤當檻立半山飛雨撲簷來
風高玉宇鳴箏勁日落沙河畫角哀喜見太平佳
景象平原桑柘積如苔 嘯翁艮山城樓眺望詩
煙際羣峰出蒼然望有無雙橋連古渡一水接平

東河權歌

三

蕪

鳴綠波傾翡翠梢艮山東麓碧雲交天然圖畫憑誰
寫欲向僊壇喚大茅

歲寒堂集艮山東麓南渡宸游看新綠處 梁文
淵茅瀚傳瀚字靜遠號竹村勇子爲善好觀書作
畫畫入能品所居在壩子橋南 趙意林 信 南宋
雜事詩艮山門外晚風尖玉簾低垂錦幃簾佳處
但從東麓望一方新綠畫春奩

城門水深月半沈水與儂情一樣深誰弄水聲歌水
調琵琶彈夢到江潭

舊浙江通志水門有樓者武林艮山而已按咸淳志載水門曰保安門南水門北水門天宗門餘杭門艮山有水門不詳夢梁錄水門皆平屋其餘旱門皆造樓閣諸虎男匡鼎夜聞東河榜歌東河水流雞鳴晨碧空雲淨天無塵櫓聲咿啞入銀漢街鼓隆隆夜將半城門水深虬箭催烏曉向城城未開誰弄水聲歌水調月墮竹牕鸞其嚙初聞似隔潯陽潮琵琶何處風蕭蕭漸聽悠颺滿人耳柳岸眠鷗忽驚起休翻子夜破青冥莫愁高樓夢未醒

東河權歌

三

年來杆櫓更翻新羅綺奉香滿屋春覓得支機一拳石河頭時有浣衣人

東城機杼之聲比戶相聞郎仁寶云起於褚河南九世孫載善織作綾錦今褚家塘通聖土神是也芳草春波漾縠紋綠香溢岸好滿囊染人濯水成五色散作芙蓉鏡裏雲

凍坊出水多在河濱

春風織路水紋斜新樣船牕罩碧紗半載尊罍半絃管梅花看過看桃花

皋亭山前後多梅花而桃花更盛延播十里閒春

二三月遊人載酒看往來河中宴飲遠近婦女所簪報賽入半山祀倪夫人清明時絡繹不絕苦竹編籬補壞牆沿河隙地亦栽桑女兒清早踏梯采陌上城中一樣忙

石門吳孟舉之振課蠶詞下路桑枝著地低杭城都用采桑梯東皋雜詠詩註蠶家呼四月爲忙月

競渡飛來指顧閒榴花照水妬紅顏東河亦有銷金處多少游船落半山

仁和縣志近日半山龍舟爭盛諸壩各埠無不於

東河權歌

三

朔日奔赴遊人雜還不減湖中至五日人家賞午飲雄黃酒畢各至河干觀競渡畫船非貴游不得覓一漁艇索錢至數百緡江文楨半山看龍舟詩游人盡窮壩難越楚艇村航次第來錢塘縣志市河龍舟出艮山門至半山而還士女傾城出觀遠者駕舟設宴以往河干蠶屯蟻集簇擁喧闐龍舟多至數十飾以綵旗錦繡映波耀日權舟者皆裹五色巾著畫繡半臂裸手足運動如飛雖沒水不畏呼耶之聲助以金鼓觀者皆震魂蕩魄而不知返西湖遊幸記西湖杭人無時而不游故杭

諺有銷金鍋之號 梁設林五月一日城東觀競
渡詩河橋宛轉見游龍南渡繁華此日重舊恨沈
湘歌楚些遺風踏浪笑吳儂誰家鬢影當牕豔隔
岸榴花對酒濃髣髴一清堂外路歸扶殘醉晚惺
忪

雀竿游戲等尋橦賺出佳人倚繡牕扇影輕搖看不
定鞦韆水上打雙雙

競渡船又雜設雀竿鞦韆諸戲 西湖游覽志三
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眞君生辰佑聖觀中修
崇醮事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于庭高可三丈

東河權歌

去

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鷄子翻身
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
者目瞪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雙拍鴉翻
蓮蓬然自若也按此卽漢西京都盧尋橦遺術今
于水嬉作之更駭人觀聽矣 朱鹿田鞦韆船詩
鞦韆船立雙繡旗紅衫女兒水面飛續命五絲留
不得妝梳散作餘霞色中流簫鼓斷續鳴綠牕細
語曉春鶯清歌宛轉盡一曲風掠落花無限情須
臾迴波吹蕩漾性命孤懸鞦韆上玉繩天矯盤空
中喚出佳人倚欄望飄然而來花冥冥忽然而去

風泠泠衣香人影看不足暗合節奏人難聽扇底
桃花換人面一寸弓腰前後卷崑崙慢撚琵琶絃
偃師空習魚龍戰反手頻彎卻月腰纏頭錦帶香
飄飄貼地迴環張靜婉當筵飛渡遠嬌嬈白日欲
沒飲徒檝座上有人發長歎此生能得幾回看野
鶴秋鳴怨夜半吾邦赤子貧可憐罌無貯粟囊無
錢一身飄蕩朝兼暮如上險竿長倒懸人間只有
鞦韆女竿木隨身無定所回頭四望生漁煙一霎
仙乎撇波去

六月銀鱸一尺長算盤珠美喚儂嘗儂家慣結臨波

東河權歌

去

網生長東河是水鄉

河產鱸魚甚美厲樊榭食鱸魚詩一尺銀鱸美東
河亦水鄉躍時過暑雨肥處近秋光收得西施網
調成介象薑吳船通酒市風味付廚爨 仁和縣
志鱸土人于仲春捕盈寸者養之秋而盈尺腹背
皆腴爲河魚之最目赤而身圓鱗黑至冬能牽泥
自藏 案鱸魚肝諺稱算盤珠

藕絲衫袖曲闌憑笑語時時隔水磨萬朵齊開紅藕
菖地燈點罷放荷燈

仁和縣志七月十五日白帝乘時地官按籍各詣

吳山炷香各寺院作盂蘭盆會延請眾僧施食是
夜點放荷燈於河中謂之照冥

木樨花放雨淒淒水長船高橋洞低鯉躍中流人指
說今年河水又平隄

青烏家言杭州湖水平隄出狀元東郊諺云池水
平隄出秀才余戲爲城中諺曰河水平隄出解元
晚稻紅蓮粒粒珠放船郭外去收租歸來風雪壓篷
背一幅袁宏運米圖

仁和縣志穀之屬凡六一曰杭稻之不黏者有旱
晚仁和種多晚有紅蓮子木樨黃雁來青銀杏白

東河權歌

三

之名

梗長葉闊東門菜歷擔挑來小雪天鎮日青青河畔
洗阿儂辛苦手卷然

晁補之七述云杭之爲州負海帶江而東南美味
之所聚焉水羞陸品不待賈而足菜則萑蒿茵陳
紫蘼青萐韭畦芋區茭苡芹根藤花羞盤菊葉薦
筍薑辛薤淡薺甘荼苦此吾杭之菜見稱于文士
之始周平園二老堂雜志云車駕行在臨安土人
諺云東門菜西門水南門柴北門米蓋東門絕無
民居彌望皆菜園也小雪前後人家皆買冬菜名

日長梗白瀕河兩岸洗菜家家

井水多鹹河水甘井欄偏喜竝河干溜澗兩味依然
別那比郎儂意一般

杭諺云河水不犯井水

源頭活水自南來棧作玻璃萬頃堆門外泛洋湖最
近乘槎相約弄潮回

淳祐志泛洋湖在仁和縣之北天宗門外一名陷
羊嘉靖志泛洋湖在猪圈壩下受城中諸河水

通上塘運河正德間湖畔居民啟土出一大船乃
是汎海之舟規制甚異由是觀之是湖在昔日猶

東河權歌

毛

海水所溢也仁和縣志杭城水道惟東運河最

爲深廣南自錢塘界來流至橫河復出直達壩子
橋河出艮山水門與城外河合

蓄水種魚如種田魚梁魚蝦互鉤連城河開後魚論
斗甘露亭前泊幾船

夢梁錄壩子橋有鮮魚行鴻鳴草堂雜錄甘露
亭在艮山水門外康熙初書舊募僧向各方收埋

遺骸建設道場於此秀水萬柘坡孝廉光泰出
艮山水門詩魚蝦屢逢疑雨響漁人往九江販

魚苗養河中至五月方賣謂之開城河逐隊提籃

清晨在甘露亭作市九十月間用木鴨撈取謂之賣河底

旬蔬瓜果販沙田小艇如梭水面穿解渴有人還賣水船艙滿貯寶幢泉

滄祐志月塘地宜種瓜有周姓者瓜最佳人呼月塘周家算筒瓜 游覽志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 戴清沙田曉市詩喧闐人語疊塵埃寒擁重門候曉開一路層冰過市上滿肩殘月照城隈野蔬園果隨時販竹杖芒屨接道來誰識風霜經歷盡日高暖閣夢初回河近沙田販買蔬果往往有

東河權歌

无

駕小舟而岡市利者 朱樟出艮山水門過佛日山泊安隱寺煮茶詩小試風爐緩緩煎居人爭汲寶幢泉不曾上岸尋僧話寺外空停賣水船施家橋畔儂家住不隔河流只隔城日暮蒼茫動魚鱗一重門鎖萬重情

咸淳志施家橋在五里塘西 滄祐志五里塘在尉司衙側路通東新橋 杭州府志施家橋一名上堰橋洩泛洋湖水由五里塘出東新關合上塘大河按舊志又作司家 艮山雜志泛洋湖東西兩端舊有上下二堰萬歷杭州府志云上堰在天

宗門外下堰在餘杭橋側施家橋近於上堰故名上堰橋 周穆門 京出東郭看桃花詩雨餘二月川原春小船出郭搖春津施家橋外綠成路施家橋裏紅照人

蓼花灘前秋草萋妾住下橋低復低日出移船上塘去浪高如踏廣寒梯

明李 某 濬治西湖說城東大河今名菜市河者本從海甯仁和境上臨平湖而來一百二十五里入艮山水門至斷河而止謂之上塘其市河合西河出武林門北通崇德百餘里謂之下塘上塘比之

東河權歌

无

下塘以猪圈壩視之高幾一丈 高菊礪下塘河詩日出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鷺鷥灘上鷺鷥飛鳴舍橋邊放鴨歸儂在鳳皇亭畔住從來不見鳳皇棲

艮山雜志鷺鷥灘在艮山門外河西 咸淳志鴨舍橋在城東官園裏 艮山雜志鴨舍橋與焦家橋各港而東西相並由橋北過靈德廟轉東爲荷梢橋通干墩道中之雙木橋俗音訛鴨舍爲壓殺里人忌之改稱岳帥橋言岳武穆嘗居此也 按

壩于橋上有亭俗呼鳳皇亭相傳鳳皇來巢是以
鳥不棲宿語雖罔據但此亭從無宿鳥亦從不傾
敝余自幼時所見已然

壩南壩北水盤盤聞說當時設壩官桐石有詩真絕
妙篷牕濺沫恣人看

涇祐志沙河塘昔潮水衝擊錢塘江岸至於奔逸
入城勢莫能禦開沙河以決之河有三曰外沙中
沙裏沙至和元年郡守張闢立標題其處近南有
壩頭 讀史方輿紀要艮山門外有會安壩洪武
初置以儲上河之水 嘉靖仁和縣志壩置碑亭

東河權歌

三

一座載奉旨車壩所用筏纜不許科民事設壩夫
三十名宏治十八年工部水利郎中臧鳳因地僻
事簡奉准裁革二十二名只存八名牘一座名清
涼牘夫二名舊並猪園壩官帶管自裁革後受德
勝壩官帶管 汪仲鈞 豐玉 觀盤壩詩水從臨安
來順下勢恆急高處萬稻田旱乾民不粒束之壩
斯築積土黃炭業龍頭大名舸鴈尾小名牒行旅
敢憚勞往來各停機囊中探青蚨一呼壩夫集獨
木高旣架長繩密還繫上如樹綠猱下如城縋謀
田中桔槔運井底轆轤汲盤車冀馬困旋磨吳牛

怯飛梭忽須臾濺沫滿篷溼舟人理盆盥心獲小
甯貼曉色覩熹微行行遠關及紀程憶石湖曾詠
長安牘

香市喧闐松木場年年三月集邨航分頭翦路東河
去船尾拖旗打鼓忙

梁夫菴孝廉 履繩 香市詞邨嫗邨公共小舟燒香

幾度上杭州烏篷壓恰喧鉦鼓一片神旗蘸碧流

湖郡士女春時進香天竺多泊舟於松木場亦
有進艮山水門者

長安扯到一板緯櫓酒三瓶寄夜航試點竹篙充水

東河權歌

三

手飛篷河上共翱翔

一板緯扯到長安杭諺語也 案皮日休與魯望

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櫓酒三瓶寄夜航 夢梁

錄杭州裏河船隻皆是落腳頭船載往來土賈及

搬載香貨雜色物件有大灘船係湖州市搬載諸

舖米及跨浦橋柴炭下塘磚瓦灰泥并運裝鹽袋

若士庶欲往蘇湖常秀多僱舸船舫船飛篷等船

或府第莊舍亦自創造船隻擗駕往來 吳太沖

重修運河記省城由上河至海甯往來接迹猶是

一邑爾其未至海甯則有長安壩遂達運河於是

商販之貨捷足取便必經是焉近遠無不屆也尋
丈之水舟行如織

東河權歌

三

續棹

歌東

許增書

河

光緒乙未泉唐
嘉惠堂丁氏刻

續東河權歌自序

先人敝廬本外氏徐濯園託墟菜市繞渠說禮敦書
與古爲徒權歌清娛傳唱東隅曾不須臾毒劫吞屠
榜童荷父浣女沈珠血流河汙桑滄感吁天戈載驅
幸還舊居勞勞網蛛匆匆隙駒壬午秋徂客小長蘆
因釣師朱回念鄉閭心寫力摹繭紙鴉塗塵事阻紆
卷而懷諸鴻案賓疏雁序影孤縈絛拮据星霜十逾
忽焉起予巢鶴歸歟水調重飲覆梓如初稿收桑榆
芳擷菰蒲夢復華胥謳和老漁文獻喁喁事物臚臚
楊柳魚魚竹枝烏烏藻采固殊篇什相符大巫小巫

續東河權歌

自敘

一

今吾故吾面皺何如質之太虛

光緒甲午正月杪雪中松生丁內

續東河權歌

錢唐丁 丙松生

太平門裏太平人且喜今春是富春翠蓋青旗喧舞
隊家家踏雪看芒神

明張瀚松窗夢語杭人增設迎春之儀集優俳飾
冠帶效雲臺諸將瀛洲學士乘臺閣中備極繁華
羣聚而觀塞途充路視天氣晴和呼爲富春 杭
郡詩輯施鳳啟號朗亭乾隆己卯舉人工篆刻自
作小印曰太平門裏太平人按迎春於慶春郭外
偶亦經過慶春橋

續東河權歌

篁庵校寫聽園刊書局東西近萬安學術亦如觀水
術流傳 四庫溯 文瀾

浙省因被兵火書籍蕩然同治六年 奏開書局
校刊羣籍西局設小營巷篁庵東局設忠正巷三
忠祠卽舊之戴氏聽園

輦官營裏紀鐘燒火樹銀花燦碧霄歌詠康熙全盛
日鐙橋水際慶元宵

輦官營卽今之田家園 姜白石集觀鐙口號修
內司人偏戲鼓輦官營裏獨燒鐙春風到處看君
賜金柳絲絲滿鳳城 金填東園踏鐙詞慶春門

內慶元宵火盈珠毬望裏遙一種新奇誰製出水
邊紅樹結燈橋

橫河差埠葉家操桅展黃旗刺絲篙頭號貢船充

上用尙衣使者解 龍袍

橫河葉家船埠專應上塘河差役織造府解 上

用龍衣船必泊於萬安水次

閒披魏老書千卷靜灌潘園菜一畦柳檻梅窗風月
好教人那不住河西

東城雜記魏一愚杭人自號青門處士醅醑靚深
平日危坐閱所蓄書幾萬卷味其言行可爲人勸

續東河權歌

二

者疏示諸子楊維禎爲墓志 錢唐縣志潘時雍

錢唐人讀書賦詩視富貴蔑如也城東二百步有

地十餘畝古井一宋故輦院也荒棄弗治購得之

爲畦種蔬天稍不再置桔槔井上出水灌之見菜

色青青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具清江爲作灌

園賦 宿舟河下乃宋之船官屏嘉熙閒施知言

樞嘗居是職著芸隱橫舟橐柳風拂檻時鳴櫓梅

月橫窗夜讀書作於斯地

厖書一受百偏還僉憲廉風感懦頑甘守蓬廬寒餓

老清流給擲兩金環

康熙杭州府志王僉憲琦嚴於交際當道憫其貧
而不敢餽計惟歷日當不致卻乃餽百冊公受其
一餘悉卻之有繼餽者不復受也病時家人不能
舉爨其宜人出二金環請易米公訝安得此宜人
曰君昔有德於某人餽多物爲報吾獨受此耳公
祥爲喜狀卽攜之入市投菜市橋河中歸給宜人
曰向環乃贗物也爲人所識已投之水中矣竟以
寒餓終

河頭史氏舊家風咫尺籤祈關廟中默示大魁天下
兆漫詳庚申未亨通

續東河權歌

三

萬安橋境有史家河頭甯波史狀元立齋大成鄉

試杭州禱於萬安橋之關帝廟神示籤云君今庚

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史心怏怏謂一第今

無分耳及榜發中順治甲午舉人明年乙未狀元

始解神言謂亨通在甲未也見金埴巾箱說

魏科解會兩騰歡榜眼探花姓氏喧真個西流風水

好三槐更溯武三元

吳筠解元蔡念慈許彭壽會元許乃普榜眼沈清

藻探花皆居近東城金洞橋暗水西流武三元王

玉璧居在長明寺後里人稱王狀元圍按玉璧字

楚珩仁和人鄉試第一順治壬辰會試復第一殿
試一甲第一授福建都督僉事時海寇陷泉州興
化屬邑而漳之南靖長泰漳浦詔安亦陷王璧解
圍恢復出奇力戰生擒賊首楊炯韓泰等陞陝西
延綏定邊都督同知調天津總兵致仕家居三十
年年九十卒事載通志

平皋鶴叟隔城逢流水桃花深幾重半郭半村靈自
傑土橋章後土橋龔

朱珪名蹟錄元張仲舉自號平皋鶴叟蓋取臨平
皋亭黃鶴三山名也 沈明經映桂香栗齋詩鈔

續東河權歌

四

余家東城之偏城根一溪發源報國寺左幾經委
折而入祇園當春水初生落花浮於其上往往不
知所之因取太白詩名曰杳然深處 杭諺云秀
才勿要狂恐遇土橋章蓋指截功撫功藻功也同
居是里者尙有龔硯北明經斌晚號半翁著不能
草子敬身字屺懷乾隆己丑進士官雲南迤西道
弟理身字治同號水南居士諸生又視身字深甫
乾隆壬子舉人內閣中書有吟雁山房詩艸敬身
子麗正字闇齋嘉慶丙辰進士官蘇松太道視身
子守正字季思嘉慶壬戌進士歷官禮部尙書證

文恭麗正子自珍字定庵道光己丑進士官禮部
主事有集守正子自闇字養和道光甲辰進士官
宗人府主事弟自閔字叔雨同科進士官工部侍
郎

重新新壩界橫河漫說司勳論不阿異水若然非大
吉如何七子豔登科

壩務山館集萬厓中賈豎欲奪會安曳木之利揚
言慶春水門入異水主大吉里中自是無富民

杭郡詩輯吳夢鼎字仲鎮父恆吾公萬厓時橫河
壩圯抽分木之過會源壩者多阻滯厭病之恆吾

續東河權歌

五

公獨捐建壩於泥橋增築水門城樓通志稱吳公
新壩者是也 潘世恩思補齋筆記錢唐許小范
治中學范乾隆戊子舉人壬辰進士子乃來乾隆
癸卯舉人乃大嘉慶辛酉舉人乃濟嘉慶庚申舉
人已已翰林乃穀道光辛巳舉人乃普嘉慶丙子
舉人庚辰榜眼乃釗道光戊子舉人乙未翰林乃
思道光癸卯舉人七子登科海內所未有也
庵可爲舟舟可庵長公寓闢徑三三菟羅合補城東
記牛鬼蛇神助客談
樊榭山房文集舟庵者吳可堂比部顏其儒居之

屋蓋本其尊甫所自號也風晨月夕徙倚欄檻與
波上下以爲舟也可以爲庵也無不可庵在新橋
長公可堂別字也樊榭又有簡長公移家來杭詩
云栽花更辟徑三三 曠園雜記新橋賣牛肉家
有牽老牛過賣孫某經其門心忽動云何不買之
免其殺業次早牛自叩孫門求救屠者方訝失牛
訪至孫所孫駭異告於眾斂錢贖之 東城雜記
康熙初新橋柱下忽出兩蛇相鬪觀者漸聚橋忽
崩裂壓斃數十人蛇亦不見

東甯軒流古桂馨丹黃書軸照鐙青拾遺補缺完遼

續東河權歌

六

史文士從來洵有靈

郁禮字佩宣家駱駝橋東甯軒額爲董香光書庭
前古桂萬厓閒所植嘗購厲徵君遼史拾遺稿中
缺五十葉屢求不得一日忽遇拾字僧肩廢紙兩
麗視之皆厲氏所乘購歸細檢綴輯成編適符所
缺後振綺堂汪氏卽據以刊傳

松吹茅堂記讀書書傳芑野墨重摹風流又數秋生
葛題徧橫橋吟館圖

杭堇浦太史居大方伯里繪松吹堂讀書圖厲太
鴻徵君撰記見樊榭山房集題者凡數十家其從

孫芑野文學復情奚鐵生隱君繪小松吹堂讀書
冊題者亦盛 葛慶曾秋生仁和諸生工詩詞久
躋場屋賁志以終四壁相如遺稿散佚向設帳於
橫河橋許小范先生宅因倩婁東王子若繪橫橋
吟館圖徧徵題詠

三千里外守陵臣八十齡餘老病身生保尙書返華
屋周瘋子術信通神

杭郡詩輯梁肯堂字構亭累官刑部尙書直隸總
督後守護 裕陵二年家人意惴惴有周八瘋子
精王遁厭勝術爲營度太平橋居第曰吾必使生

續東河權歌

七

尙書入此室來歲以原品回籍至家七日而卒年
八十五

旅魂宗伯返家江後園玲瓏隔岸窗春水綠波光蕩
漾皎如玉樹映雙雙

關雲巖少宗伯槐管艮山新第遽歿於宿遷舟次
哲嗣午亭太守炳以新第公未嘗一日居尙像於
後園之樓其閒玉蘭高出牆外花時如雪宗伯夫
人孫氏名樹蘭忠烈公之裔著有坤甯妙經註釋
一卷

渺渺東河唱扣舷琴臺文燕盛當年一從老鶴冲天

去郭是人非雞犬仙

竹嶼姚翁結廬於城東定香寺巷而規其旁以爲
圃曰鶴巢翁之從孫春漪讀書其中一時如杭大
宗翟晴江黃相圃陳雪廬輩俱雅集焉有鶴巢燕
集詩磚刻 平湖黃鶴樓有琴臺賞雨序云琴臺
者在艮山門內蓋姚春漪孝廉之墅嘗與吳穀人
祭酒談藝於此者也

小淵明住古城垣豔紫花黃闌晚暄從此逢人都說
項秋容閒賞兩家園

夏基西湖覽勝詩選無名氏二十四人蓋月泉吟

續東河權歌

八

社之流中有自號小淵明居城東隅蒔菊百種後
項秋伊於艮山門闕可羨園藝菊數百種柴門籬
落頗饒秋趣戴鹿牀侍郎贈以詩有客來媿我非
陶令此後逢人說項斯之句

古歡崇雅聽香齋三代槃槃大集佳太息孝廉船不
返孤忠一躍水之涯

胡荊唐濤有古歡書屋集子敬書農有崇雅堂集
孫理孟紳有聽香齋集理弟琨次瑤道光甲辰舉
人少穎悟於書無所不窺咸豐十年二月賊犯杭
州載其孥至艮山水門閉不得出及城破因呼曰

樂哉此清流也遂投水死妻孫妾方女和從之

孝女義義登石坊眼科名著莫山房鵲翎一滴清涼
散抵得門前雲水光

浙江通志莫孝女名勝儒年十三父京病不離左
右及歿哀毀如成人聞其孝者爭欲締姻女以兄
美章遠出母傅氏無侍奉者誓不嫁布衣操作以
供母母病焚香願天願以身代母卒晝夜紡績銖
積數年遂擇地營葬雍正六年題 旌坊建於土
橋之右橫河橋南岸莫三房眼藥甚效殆卽孝女
之族也

續東河權歌

九

生憐寡鵠與孤鸞僦屋河干淚雨酸吟到不如雙燕
子哺雛忍見傍檐端

舒四德字筠軒仁和人諸生汪養大室汪早歿貧
甚賃太平橋施氏破屋居之有女名瑞珠字萃文
亦嫺文翰遇人不淑依母以居母歿祝髮於文星
庵筠軒有句云自笑不如雙燕子營巢猶得傍人
家

撒沙神女閃靈旗一脈流傳烈婦倪終古太平橋下
影白蓮透水不沾泥

曹德馨倪烈婦傳烈婦王氏仁和通甫女也年十

七嫁倪德昌三月而寡謹事舅姑八年不衰舅姑欲嫁之泣曰夫死不即死者以舅姑在也願晝夜貼錫以養既而舅姑陰納聘先一日乃告之烈婦佯諾夜半門啟失婦遲明父至述夢女歸以死告且謂上帝命爲河神無苦也方共駭訝傳太平橋河有覆水屍蔽髮蒙面銜口中上下衣密縫視之乃婦也道光八年四月十二日事河清三日墓在西泠橋北 半山撒沙夫人姓倪氏

瘦沈風波避可憐蕭姬任挾贈金釵口脂香散花兒巷孤負春魂錦字箋

續東河權歌

十

杭郡詩輯沈紹姬字香巖年十二學爲詩沈思苦索人呼爲吟癡居城東橫河橋後遭家難避於南屏遇蕭妓脫簪珥贈之使他逸乃遊吳楚之間有寒石齋詩鈔 沈紹姬寒石詩鈔枇杷門巷近花兜走馬曾過燕子樓垂老天涯白頭盡一燈禪榻懺春愁 王辛鵠訊蕭姝近事記之以詩板橋流水帶孤城彷彿花兒是巷名斗帳濃纖春蚓字洞簫嗚咽夜猿聲偷貽半臂初畱約索解連環久定情記得飛來峰下路普門曾與誓他生 乙卯過蕭氏故居泉臺一去路迢迢脂粉遺簪總寂寥重

叩碧紗窗外月口脂香在鳳頭簫綠珠井上花如雪蘇小墳頭草似煙只有賣珠鄰姬在依稀猶識杜樊川

閱憑盲女試彈詞青翰舟中樂酒卮摹出纏綿悲憤意何須一顧始題詩

王三姑字香印盲女也居慶春橋側王夢樓太守爲書青翰舟榜其廬工三絃子轉喉引聲摹英雄兒女口吻能使聽者忽喜忽怒忽悲忽泣爲旣錄事能使客盡歡吳西林杭堇浦汪槐塘袁簡齋諸老均贈詩閱憑盲女試彈詞屬太鴻句也

續東河權歌

十一

東青巷溯古城邊宋代屯營散野煙秋水且無堂址在一泓誰識武安泉

東青巷本南宋城基元時城爲張氏所展宋紹定閒余安撫天錫請置殿司後軍寨殿司策選鋒寨各元額五百人巷本宋代屯營地也巷西有秋水堂爲周穆門宅名流雅集酒盞流連前後如汪槐塘胡孟紳金亞伯輩俱有酬倡自庚辛後月榭風廊已灰滅矣秋水堂之北有王馬巷搖鼓蕩或稱堯古又稱姚顧水甚清冽放夢梁錄武安泉在皇城司營水清甘有石刻武安泉三字姚氏西湖志

東青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則蕩
爲武安泉無疑

達達城邊練水軍回回河畔唱秋墳昔時城外今城
裏蒙古伊誰述舊聞

成化志斷河頭以上爲達達城上路達達元時水
軍名回回墳在萬安橋西遺迹不可考矣見姚

靖西湖志

第一橋居仇一鷗奉親教子守箕裘自來馬糞稱名
族何礙門前濁水流

平安一橋宋稱通利橋 未學齋集余卜居平安

續東河權歌

三

第一橋門前水流甚惡久謀他築朱遑也適叔安
吾廬詩極道居址林木之美笑無以和作此解嘲
詩中有連日有客重欵門嘲笑老夫海上逐河邊
流惡信不堪掩鼻欲行腳欲縮共說牛欄有故人
多慚馬糞稱名族之句一鷗名養正乾隆乙酉副
貢丁酉舉人桐廬訓導父青士先生起家甲科知
上蔡縣死勤於官民尸祝之子晉己酉舉人
賣豆人疑似尾生橋臨米市價公評不勞餘力分駝
載日斛三千白雪杭

夷堅志臨安薦橋門外米市橋之旁有賣豉豆者

腰閒生尾長四尺餘每用索纏縛數匝乃得出爲
市中小兒窘逐必求觀乃止 平安第二橋卽潛
志所稱米市橋夢梁錄杭州人煙稠密每日民食
不下三千餘石新開門外米市三四十家接客打
發分售鋪家父袋自有賃戶肩駝脚夫有甲頭管
領船戶各有受載舟戶故不勞餘力而米自到鋪
三橋河埠水偏清越角吳根管送迎風裏但勞遊客
榜煙中誰覓老兒營

平安第三橋俗呼豆腐三橋卽舊名五柳園橋也
按夢梁錄老兒營後曰五柳園橋咸淳志壽慈宮

續東河權歌

三

營俗呼老兒營在崇新門外

老霍洞穴古城根城拓衢開迹就湮豈竟財源通洞
府塾師藏徙一瓶銀

八旗兵教場後有老霍洞俗呼爲老人洞水穿城
而出入於新河元張氏拓城後水道仍而不變故
稱老霍洞每當春夏雨盛時聲如雷鳴亦城中希
有之觀也見黃蘗泉北隅掌錄按今之銀洞橋向
不通水舊在宋城根下後誤稱霍洞爲銀洞耳
忠清里南陳紅花者延一師每歲得館資藏其半
於瓶埋牀下約三十金一年得上半歲館資發覆

藏之有空穴而無瓶憂甚切俟夜秉燭照之見床側一隙甚深不可物色不得已吐實主翁鋤索之遍二室不得師竟憂死見快雪堂漫錄

五星明月兩高樓月夜星辰貫斗牛樓上天光樓下水樓中人物最風流

張奕光東亭別集橫河月夜同五星樓諸子詩有涼影動星明碧空如水清霜橋兩岸接月夜一河橫之句毛先舒瞻雲集序余與陳際叔廷會館明月樓樓在東城稍北叢竹高樹土橋淺壩時通商船余喜弄煙月游酒而際叔激烈悲歌嘗登臨

續東河權歌

十四

醉月醉不肯休

包龍喬接九頭蟲橋本迴龍壇九宮威乙巷深傳曲解誰將野語辨齊東

施氏約略說朱氏家譜包某號龍橋家饒喜施子里人德之故名其居爲巷按東城雜記湖鳴寺後有小橋曰回龍卽宋高宗旋駕處也是回龍橋稱包龍橋沿譌已久故老幾無有知者且朱氏家譜宜書祖德不應旁及他姓其譌亦可見矣九頭蟲巷係九宮貴坤壇址也攷咸淳志云壇制二成四方各出一階西南神道又爲一階設小壇九縱廣

各八尺高一尺五寸由下望上有九頭之象蟲與宮音相通殆因相似而傳譌歟嘉靖仁和志威乙巷虎之威骨曲如乙字巷之曲類此故名康熙志同按乾道臨安志宣和二年因討睦州殿前司奉旨撥威捷第一指揮寨并全捷第二第三指揮俱駐劄東青門裏此威乙巷正卽威捷第一指揮營基自嘉靖志創爲虎威骨曲如乙之說康熙志遂亦沿譌要皆未究宋代營地耳

小蔡湖橋迹已湮吟廊綠枕太湖濱釜魚追悼全城泣一頃煙波禁釣綸

續東河權歌

十五

康熙仁和志東城八景之一曰太湖垂釣按卽舉園中之小太湖也咸淳臨安志小蔡湖橋在淳祐橋普安橋蔡湖橋之下元張氏拓城絡河於內河流湮塞未淤一段當屬橋址後人誤呼爲小太湖耳劫後舉園改建忠義祠以祀兩浙庚辛殉難官紳士女湖屬於祠桑觀察樹勳就湖放生立石爲界禁止網罟許方伯應錄面湖構閣顏曰枕湖吟榭

班門仙斧試通靈順應橋成歲幾經傳說當年張果老騎驢來憩鳳凰亭

涪祐志城東壩子橋改名順應 康熙仁和志壩
子橋橋洞有三相傳爲魯般所造 塗說壩子橋
張果仙曾跨驢來游 東城小志良山門壩子橋
舊有鳳凰亭爲一方之蔭咸豐八年亭忽自焚燬
謂亭形類絲車於機業不利未幾有庚辛之難絲
市機聲蕩焉灰滅里諺不爲無徵
市橋涪祐滯淤沙畚鍤雲興暢櫓牙但識中丞施教
化誰知方伯便澆花

碧溪詩話應潛齋先生之高祖諱朝玉世居城東
萬厓己未進士官刑曹不屈魏黨官至河南左布

續東河權歌

六

政俗呼其地曰大方伯舊第甚壯麗後圃亦寬垣
東育小巷鑿井灌花名澆花街今俗譌教化街然
詢之里人無有知者 浙江通志康熙五十七年
巡撫朱公軾委錢唐令魏公嶸開濬斷河頭至涪
祐橋教化街口河道四百七十七丈
棗梨雕刻擅東街仇厲詩傳繡墨齋更有陳吳精校
勘橫河舟次兩情諧

金洞橋田翠含繡墨齋刻字甚工仇山村集樊榭
山房集皆爲開板按康熙仁和志萬安橋落北爲
金洞橋不通水 吳騫拜經樓集橫河舟次陳仲

魚出元槩本左克明古樂府共讀首有玉玲瓏閣
圖記蓋龔蘅圃侍御故物也

臧氏金昆泊試航回墳瓜圃蓄三羊分明九里湖中
夢科第聯絲應吉祥

陳良謨見聞紀訓長興臧應奎有舅氏某宦閩託
祈夢於九鯉湖用卜一生窮達其舅詣神祈焉夢
神告曰正去採絲瓜見赤毛羊三箇繫在園中喫
草覺述莫解迨正德丙子應奎偕弟應璧赴試於
杭俟舟於回回墳旁有廢圃圃中有絲瓜棚應奎
就而採之轉盼有三羊繫藩毛色皆赤乃大驚咤

續東河權歌

七

呼其弟曰昔夢云云今果驗矣然不知其何兆是
歲應奎中鄉舉明年試禮闈與予爲同年云
古白洋池兩隔街橫河一道忽新開田家灣口橋通
壩大小河船隻隻來

光緒己卯梅中丞啟照從慈孝庵側開通白洋池
至田家灣以達中河而西河亦相因而通矣東築
新橫河橋西築田家普濟橋仍舊名也中築泥壩
以盤河船新橋柱聯云匯東西中三河以通其利
宋元明歷代未竟之功又云流通北道于倉粟
東南湖萬頃波田家橋聯云毓秀鍾靈又運大

開金粟界賞心樂事武林小現水晶宮又云南渡
舊風光荷送清香集鷗鷺北門新水利苔披幻影
伏蛟龍

會安壩溢水滔滔泛入河沿浸市梢一片黃流隨碧
鯉上江昨夜起潛蛟

上江起蛟泛洪江水溢塘每自會安壩進清泰艮

山兩水門則河水皆黃矣

防營鼓捷轟崔嵬礮貯開花井地雷水外土城城外
水保全軍火不飛灰

水星閣旁舊有火藥局克復後接備海警洋礮洋

續東河權歌

大

槍儲積甚夥脫有不測東城危矣崧中丞駿飭劉
鎮軍祥勝督勇環局創濠外築土壘壘外開河以
防轟裂保衛之功有足紀也

綵虹社罷尙飛騰崇善神祠舞隊興來助東嘉忠靖
會龍船看過看龍鎧

廣安新橋夏后巷稱彩虹渡每歲重五競 盛

陳春曉有東河龍舟詞 瀟湘橋巷有崇善院元

延祐開建祀西晉杭州刺史陳公頊橋東爲小粉
場中元日里人設三官供約二十桌面綵繒裝闌
凡神座旗牌儀仗十八般武藝賽會所具者無不

縮製精巧又龍鎧幡竿神鑪種種戲具纖悉摹裝
有寸人豆馬之妙按夢梁錄中元日地官赦罪之
辰諸宮觀設普渡醮上元下元俱設齋供此雖專
設中元猶有南宋遺風焉忠靖王旌德觀前通衢
製造鰲山燈船鼓吹其下衆族觀聽以爲樂金江
聲有武林踏燈詞因此而作也

佛涅槃開勝會時長明看盡叩禪緇諸天功德同畱
像更敷紅衣老鈞師

夢梁錄仲春十五日花朝節崇新門外長明寺建
涅槃會羅列幡幢香花挂名賢書畫設珍異玩具

續東河權歌

充

莊嚴道場觀者紛集 潮鳴寺舊藏藏文進諸天
功德畫二十軸胡孟紳比部有詩

曹郎夢漫說無憑果遇橫橋長爪僧祇爲黃金慳一
擲慈航緣淺不同乘

七修續稿甥孫曹岳斷乳素食信心於佛一夕夢
僧持杖如地藏者使之捧杖環即時升起過屋岳
懼而驚醒焉後復夢見之今年二十三矣仲冬復
夢此僧曰在橫河橋待明發不語家人尋至其處
果見一老僧坐階岳拜之欲隨之僧曰我長往湖
湘矣汝可隨乎岳懇求去遂同登夜航明日至飯

肆澡面見其十指甲拳縮寸許入水伸長尺五六
人共駭然食飯數口而止岳納飯金於主僧曰可
擲之岳惜未應猶同至蘇州僧曰擲金乎岳又不
應且思家淚下僧曰汝緣淺汝緣淺指側舟曰可
倩以歸時順風一日夜至杭矣

章家利濟迹非虛野鶴橋邊舊卜居豔說觀鑑吳市
好可隨丁令返鄉間

康熙錢唐志元丁野鶴居裝駕橋北業束簞棄去
師徐洞陽於紫陽庵潛修密證不露風采惟沿門
誦經僅於官巷杜氏輩數十家受少許米不他丐

續東河權歌

壬

也元宵衆競談蘇州燈市之盛丁令各閉目目啟
而燈見俄失丁則已歷叩衆家語故矣久之衆歸
急往謝之

顯真院寄讀書寮玉帶酬神束錦袍從古神仙卽忠
孝壁閒題畫墨葡萄

慶春街顯真道院後祀火德星君舊有于忠肅公
讀書樓公少時許異目爲神莊嚴及繫獄命以玉
帶移供神御記見段玉裁經韻樓集院之寢殿照
壁畫水墨葡萄并紀以詩後書京兆呂巖題乃眞
人仙筆也嘗有病丐臥其下一夜見葡萄纍纍下

垂摘取食之病霍然愈及天明視之仍水墨畫壁
而已

水成丁字比秦淮結伴妝新艾虎叙生怕分離禱雙
廟東西香進萬安街

萬安清祐兩橋之閒轉至橫河水成丁字之形

康熙錢唐志關帝廟萬安橋有東西二廟明嘉靖
中封禮部郎錢科關捐所居地築橋建廟以安里
社康熙閒東南魁五世孫知縣復拓居地重建
好木何從問舊柯定宗於此入三摩南洋免涉蓮花
險行腳來朝小普陀

續東河權歌

壬

古今圖書集成西江禪院在菜市橋西好木禪師
棲隱於此名好木庵道光閒僧定宗從南海來苦
行精修建白衣寺於庵前稱小普陀

壩橋舊號古觀音香乳宏施解渴心心印善男還善
女陸庵龍藏照禪林

古觀音橋卽俗稱壩子橋橋西香乳庵里人沈學
曾建復旁築風雨亭冬以薑沸湯夏以泉烹茗而
施行旅靈隱具德上人額曰香乳魏季子文集有
建香乳庵序 丁敬身墨蹟有署壬午六月訪揚
州項貢父羅兩峰於艮山門之陸庵按庵今名孝

慈劫後尼慧機以苦行大結佛緣請龍藏全經構閣尊藏

臨安舊守拜甘棠冷面孤臣鐵比剛絕似行轅備官府古城隍又省城隍

定香寺巷有古城隍廟祀宋太守孫公謨卽洋市街之分廟新橋街有省主城隍乃祀周公新也任他織女會牛郎道德惟推救命王救得無災并無晦在天在地總生長

菜市橋西河沿救命王廟按道書七月七日爲道德臘神於是日誕生故稱清虛道德真君或云神

續東河權歌

三

本馬王因旱禱而獲應羣又稱爲救命王神方療疾月以千百計陸有王有詩張大昌有聯云扶服救之曰道曰德保佑命爾宜君宜王

寶善橋邊水泊磯凌雲斗閣勝璇璣青鸞縹緲丹霄

下偶戲人閒判是非

寶善橋西有璇璣閣設壇扶乩衆皆叩禱

假頭髮巷假髻兜兜前巷後水如油儂家髮綰同心髻波鏡晨妝鬘舵樓

田氏西湖志舊城基南路保信巷按前有市假髮之舖聚於巷中人呼爲頭髮巷 南場巷對北場

巷內有假髻兜

馬婆巷外水方生上冢租船趁曉晴凝淚提攜東郭祭柳雲梨雪感清明

武林舊事清明前婦人淚妝素衣提攜兒女東青門之菜市尼庵道院尋芳討勝 元戴帥初戊戌清明杭邸望雪云思鄉處處只愁生正好春遊又不晴雪是梨花雲是柳馬婆巷口過清明

鱗塘鞏固不崩穿例祭秋潮趁月圓腳漿烏篷齊落後中丞小試火輪船

越州烏篷船腳划船最稱輕捷近多泊東河光緒

續東河權歌

三

已卯梅中丞尙洋務每至海甯閱塘試乘小火輪船以達萬安橋

鴛鴦湖水接迢遙雙宿雙飛織畫橈更聽湖州夜航語往來同泊駱駝橋

東河航船嘉興則有石門烏鎮各路湖州則有新市菱湖南潯上陌諸鎮皆往來如織湖州亦如東河有駱駝橋水市甚盛

灘岸羊毛接狗毛草人鹹瀉雜停橈誰知臭腐神奇化出糞船旗德壽標

狗毛灘羊毛灘在萬安橋西北或云當時就地有

以二毛織毯出市者毯誤灘耳其河沿多泊下河
垃圾肥糞等船 宋稗類鈔南渡後浙中賦稅全
是橫歛由此多賄中使作宮中名字免稅辛幼安
云曾見糞船亦插德壽宮旗字

纏綿辛苦爲春蠶一月蓬鬢不理簪郎去賣絲歸記
取鮑花須買七龍潭

嘉靖仁和志龍王庵在東青巷晉天福間建元末
兵燬明洪武初東河有黑龍見其下成潭僧普覺
持大悲咒并塑龍王像鎮之自此安堵按七龍潭
在東青巷內殆黑誤漆轉七歟其地市抵頭鮑

續東河權歌

雷

花 錢塘汪璐松聲池館詩存詠鮑花云無樹繁
花頃刻開蕭蕭瑟瑟委塵埃不愁蜂蝶閒尋至也
引兒童共捉來妙手宛如天女散春花漫許剪刀
裁卷舒自在憑誰力還仗工師取材

玉玲瓏舊主重逢直指歸田逸興濃花木池臺方結
構攜琴空撫白皮松

玉玲瓏閣爲庾園勝景之一園在城東橫河兩橋
之中閣以石名石本靈隱包圍中物也順治初沈
庾庵移至庾園園有白皮松道光閒歸沈蓮叔直
指拱辰直指新婦阮氏恩瀨文達公女孫也曾有

題詠謂其園景之勝有茂林修竹映帶左右過之
每低徊不忍去惜未及攜琴林下一彈再鼓之語
寓傳二隱赴無遮生夢書挑學士家垂老不忘安樂
地并邊羊棗馬櫻花

杭州府志二隱不知何許人自江南誣逮來浙寓
安樂橋憲訊有期矣謂弟子將示寂諸弟子泣拜
曰旦日當庭鞠賴師理解師撒手其如弟子何乃
止次日事果得白歸命設香湯俟之凌晨爲弟子
聖微授記已問日午未日午矣說偈曰昨日歸家
時未至今日歸家正午時夢幻空花留不住此心

續東河權歌

雷

能有幾人知微笑而逝 胡書農年譜乾隆己丑
十月十八日生於安樂橋河下舊宅母丁氏嘗言
是時夢有人挑書以入及覺而生素敦手足之誼
垂髫至老無閒也安樂橋舊宅之後隙圃有棗一
株枝葉蔭井上旁植馬櫻花常與諸妹嬉戲其側
垂老猶夢見之

鴨腳青黃暝色銜相思寄語向喃喃葉舟先出東新
棚侍縵宵城達信函

賣善橋塊有銀杏一株百年物也杭城信局船傍
晚先出東新關棚外暮夜始將各信總緘挂艮山

城轉遞信船

和灰塗竈更塗墻小火爐紅酒甕黃生藉土膏膠且
膩臨河淺窰賣泥場

沿河掘坎載下湖膠土實之待售稱泥場凡封垣
造竈築爐糊甕多資其用取黏膩也

青紅菱賣斷河頭論搗論斤九九秋蜜橘枇杷更甘
蔗塘棲船又上杭州

杭診斷河頭打老菱不穀不穀九秋時菱船多泊
東河買者按搗計價篇海搗防教切音咆通俗編
銀十兩蘭十斤皆爲一搗

續東河權歌

壬

花元寶賣歲將除製出章庵價獨殊好與膠牙錫一
碟醉來司命送東廚

金洞橋章庵製賣花元寶專業也通城皆購之以
送竈司

朝夕何妨近市塵食單不待議門生蔡豬頭與蕭羊
肉也附東門菜得名

周紹蕙杭城消夏詞學做鄙人差有味大東門切
蔡豬頭艮山門外蕭家羊肉極有名

販自高郵秋未殘輕搖小艇獨持竿一羣鴨鴨資生
計傍著河沿護竹欄

江北販鴨船多聚東河之濱圍以竹欄飼以穀料
爲中河小河所無

續東河權歌終

續東河權歌

壬

汴水說

昭代叢書乙集補卷四

吳江 沈楸惠 翠嶺 輯

汴水說

歷城朱際虞石軒著

水之難核其實者莫如汴以古今之互異也據古人之書者曰汴水起自陰溝過陳畱及睢陽東流入于淮泗以達于海據今日所見者曰汴水卽今朱仙鎮以下山陳蔡會沙潁而入于淮者也據古者譏據今者曰爾誤矣朱仙鎮以下之河乃宋之惠民河也而奈何指爲汴乎君輩坐不讀書耳據今者譏據古者曰爾誤矣朱仙鎮之河倘非汴河而由是河而上之湖洄三十里其地何以名汴梁口邪何獨不見汴梁口下復有一河別行陳畱以及于睢陽而爲汴河邪子其詩之愚而書之誣哉于是乎偏袒據古者廣引載籍以抑今斷斷如而不白偏袒據今者詳陳所見以排古嗷嗷焉而莫斷勢如健訟雖有賢士師難折之于片言之下也而余則貿然曰鄙人嘗學斷斯獄矣蓋汴水有源焉有流焉有古今變遷之互異焉要

非可以一言盡也今先爲之探其源案水經云汴水

出陰溝逕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睢水餘波

入睢陽城中注云陰溝者菴蕩渠也菴蕩渠者昔在

禹于熒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厥後稱名不

一曰鴻溝曰菴蕩渠曰浚儀渠曰石門渠是陰溝卽

鴻溝也卽菴蕩渠也卽浚儀渠也卽石門渠也其派

出于黃河此汴源之著于水經者如是又見一統志

云汴源出開封府熒陽縣大周山東南至中牟縣北

入黃河此汴源之著于地志者又如是然則其孰是

昭代叢書乙集補卷四 二 世楷堂 藏板

與曰是嘗考于曾子固之書而知其實焉子固謂陰

溝之水東注至敖山之北而兼汴水夫旣曰兼則明

乎其爲兩水合流矣是可知汴源之出于大周山其

說無疑及其至敖山之北與陰溝合人第見陰溝水

勢之盛故卽指爲陰溝而不復窮其源于大周山而

水經亦因之而誤耳今再爲之窮其流汴水合陰溝

逕浚儀至蒙縣而入睢陽城中誠如水經所云但語

焉未詳其東流入泗以達于淮而放乎海又不可不

知此汴水之流也惟其如是故不但隋煬帝幸揚州

由汴而至朱都于汴江南淮南浙江東西荆河南北
六路之粟亦皆自淮入汴以至京師者也然而汴之
所以變遷互異者則又不可不辨今自朱仙鎮以下
見惠民河而不見汴水者以汴水入于惠民河也何
者自宋而上汴之正流由開封府城南朱仙鎮東流
赤倉逕陳留睢陽以至淮泗固可以輸江浙六路之
粟矣而陳蔡之粟所以至京師者則由潁水潁水出
少室山東逕鄭州又東逕襄城縣又東逕臨潁縣扶
溝之南至陳州西南五十里孫家背而沙水自魯山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汴水說 三 世楷堂 藏板
縣溫泉來合流爲一由是而逕潁縣潁州以至于
淮宋之輸運以達汴爲至京師猶禹貢以達河爲至
帝都也陳蔡之粟直由潁水而上則出于京師西南
相隔遼絕不可以至京師倘舍潁水不由而陸道輓
輸則又用力多而民不堪命矣于是乎特爲浚鑿下
自周家口之潁河由雙西河入潁之微迹中至扶溝
縣上至朱仙鎮直達于汴而民之輸運者乃不至苦
于奔命故名之曰惠民河也當是時汴之正流自注
于東以達于淮而惠民河者僅入于其中焉耳自是

以後汴水之由赤倉而東者浸以淤塞絕而不通而
汴水之全勢乃奔放傾瀉由朱仙鎮以下盡入于惠
民河矣今人所以但見惠民河不見別有所謂汴河
而遂以惠民河爲汴河也然汴既盡入惠民則卽以
惠民河爲汴河亦可也此古今變遷之互異者也由
是言之則稽古者以由浚儀而逕睢陽爲汴者未可
厚非也特泥古而不考之于今也據今者以由朱仙
鎮而行惠民河爲汴者亦未可厚非也特知今而不
本之于古也惟合古今而觀其會通又何聚訟紛紛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汴水說 四 世楷堂 藏板
而難判之有曰言汴之上流者往往言濟水旃水京
索須鄭諸水謂與汴水相出入何也曰濟溢爲熒之
餘波白陰溝初分卽合陰溝至廣武而東而濟自絕
也旃水者大河之北有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
于河絕河南出至熒陽而入于汴也京索須鄭諸水
皆在大周山之東而入于汴也此皆不可以亂汴之
上流者也曰言汴之下流者往往言濉水沮水睢水
謂與汴水有異同何也曰爾雅云水自河出爲濉則
濉卽蕩蕩渠卽汴水也水經云汴出陰溝至蒙縣爲

睢水則睢卽汴也而以睢別爲一水而謂汴之所入者非也沮水濟之支流東汶陽郡沮陽縣與睢異也而以睢出芒縣卽沮水者非也曰然則一統志云汴出大周山而言至中牟而入黃河者又何也曰汴之正流初不入河以河汴隄壞汴因得與河合志乃指此以爲言焉獨不曰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河汴隄成分流復其故跡乎而亦安得指其壞亂之形而遂目爲不易之典哉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汴水說
卷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跋

史公河渠書稱自禹而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則指陰溝爲禹所開者謬也至謂陰溝特河之分流汴水不出于陰溝而出于大周山陰溝東注至敖山之北始兼汴水是汴乃河之兼流也又謂惠民河實潁水宋時自周家口以下開濬至朱仙鎮以達于汴其後赤倉而東汴之正流淤塞全入于惠民河故後人遂以爲汴河是一是二辨晰分明朱氏之言信矣

翠嶺沈琳惠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汴水說跋
卷四

六

世楷堂
藏板

漢水發源攷

14

昭代叢書乙集補卷三

吳江 沈林惠 翠嶺 輯

漢水發源攷

崇明王筠洞庭錄

自來攷河源者咸以爲出昆侖又謂有兩昆侖一遠在青海一近在肅州攷漢源者咸以爲出嶓冢又謂有兩嶓冢一北在秦州一南在寧羌山既有兩于是諸儒之說紛如余謂河源發于青海至中國七千餘里必不出自肅州若漢水則有東西兩源而皆發源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漢水發源攷

一 世楷堂藏板

于秦州之嶓冢漢書地理志明言隴西氏道縣禹貢潏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惜于氏道縣不載禹貢嶓冢山在南而于西縣則云禹貢嶓冢山在西西漢水所出以致後人之疑然東西兩源同出一山從此可決而寧羌實未有嶓冢也但其間山坂參錯溪澗紛糾所謂漢源者非經目驗恐難自信昔王漁洋先生典試四川探其源委作東西二漢水辨則信通輿謂嶓冢有二東漢水出金牛之嶓冢西漢水出上邽之嶓冢退而攷諸傳記若吳江朱氏愚庵小集欽縣金

氏禮箋則又與王氏異近見錢氏新斟注地理志于氏道縣下云乾隆五十四年奉上司檄委窮究涇渭二水道經秦隴熟悉其地知漢水兩源俱出秦州之嶓冢後人謬言寧羌別有嶓冢耳錢氏既經目驗其說必然可據今兼錄朱氏金氏兩條而以錢氏之說爲折衷焉

嶓冢漢源辨

朱氏鶴齡曰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解者多糾結于水經地志諸書迄無歸一之論班固地理志云隴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漢水發源攷

二 世楷堂藏板

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桑欽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氏道縣嶓冢山沔水出武都沮縣狼谷中東西流注常璩華陽國志云漢水東源出武都漾山爲漾水西源出隴西嶓冢山逕葭萌入漢所謂西漢者逕階沔利劒東南至渝州入江所謂東漢者逕梁洋房均襄郢東南至漢陽入江酈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其說與班桑微異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所出逕嘉陵曰嘉陵江逕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

水亦曰沔水其說與桑鄰又微異宋文叔黃氏度書

說始正之曰漢有漾沔之名皆東漢水也地理志西

漢出西縣嶓冢山南入廣漢白水蓋潛漢也經不言

其所出自古以爲東西兩漢俱出嶓冢則或然矣而

西漢固無漾沔之名漢志漾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

爲漢武都漢水受氏道水名沔是則漾沔俱爲東漢

也獨氏道武都川渠阻隔武都受漾別無可據而桑

欽遂徙氏道漾水爲西漢之源由是紛錯鄭道元委

曲遷就通之以潛伏之流証之以難驗之論更覺齟

詬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三世楷堂藏板

歸故當盡廢諸說一以經文爲斷也先朝苑洛韓氏

邦又正之曰鞏昌嶓冢是漢源漢中無嶓冢沔水出

金牛山在沔縣西人誤爲漢水遂以金牛爲嶓冢耳愚按

自古稱漢有東西二源禹貢漾流爲漢此東源也但

班志以西漢水出隴西嶓冢于武都東漢止言受隴

西氏道漾水而不著其所出之山則是東漢之源與

西漢同出氏道明矣漢中嶓冢杜佑以前未聞常璩

亦止言武都漾山不明言嶓冢也韓苑洛漢中無嶓

冢之說正足與班固相發明韓闕中人其言可信孔安國曰漢

上曰沔漢上者漢水之上流也嶓冢漾水出沔陽今

縣爲沔水經南鄭爲漢水謂沔水卽漢水不可謂沔

水非漢水亦不可也氏道武都川渠阻隔誠如黃氏

所疑然漢水多伏流故別曰潛漢漾之爲名特泉始

出耳東行武都其流始大今漢中沔縣卽漢武都地

也其曰受漾者正謂氏道至武都自源徂流水脈相

接而豈必有川渠之可求哉蓋大禹導漢與導江不

同江水導其流故岷山直曰導江漢水導其源故嶓

冢不曰導漢若嶓冢近在沔陽則漢水已津流浩瀚

昭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四世楷堂藏板

不應有漾水之目矣桑欽誤分漾水爲西漢沔水爲

東漢遂滋後人之惑今之撰通志一統志及雍大記

諸書者類皆沿襲舊說此不可以不急正也至于潛

漢非卽西漢諸家亦從無辨明尙書正義引爾雅注

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

通置山下西南潛出舊俗云卽禹貢潛水也史記正

義云潛水源出利州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庾

仲雍以墊江晉有別江出晉壽縣此卽潛水余按今

保寧府廣元縣漢廣漢地也蜀漢曰漢壽晉改晉壽

隋改綿谷石穴水當是經綿谷出宕渠今渠縣杜少陵

詩綿谷元通漢此一証也鄭康成云漢別為潛其穴

本小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蓋即指綿谷水耳然

此水既從沔陽南流則是東漢枝派與西漢水迥不

相蒙地理志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符特山西南入江

不云潛即西漢康成始合之為一酈道元孔穎達輩

因之疑康成說不足信及考水經注西漢水自嶓冢

而下即西南流過祁山入嘉陵道為嘉陵水又東南

流經宕渠合宕渠水乃知西漢水入潛故世遂以潛

昭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五世楷堂藏板

即西漢耳若必如注疏解求所為出漢入漢者為潛

則今之宕渠水與西漢水皆至合州入大江何嘗與

沔漢相為沿注哉梁州貢道浮于潛逾于沔因潛水

伏流故阻漾枝津酈道元所謂漢水枝分斜出其說

當不妄而黃氏并此非之過矣鄭端簡又云梁州三

十六江皆是潛水此又非定論謹識之以俟博聞

漢水所出

金氏榜曰後儒言漢水源者咸求之于嶓冢榜以漢

志考之嶓冢導漾惟據禹貢漢水言耳周職方荊州

漢水則不導源于嶓冢故志言沮水出沮縣東狼谷

南至沙羨南入江過郡五行四千里荊州川說文水

經後漢郡國志皆云然蓋漾水輟流不與漢水相屬

由來久矣志言禹貢漾水出隴西氏道縣至武都為

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江禹貢鄭注此亦引志文

明禹貢漢水故道若魏郡鄴東故大河館陶屯氏河

之類班氏自謂采獲舊聞考跡詩書推表山川以綴

禹貢周官春秋下及戰國秦漢者如是非謂漢代逕

流之道東漢水仍上受氏道水也水經言漾水出隴

昭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六世楷堂藏板

西氏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為漢水謂西漢也水經凡稱

東漢水為沔東南至江州縣東南入于江漾水既輟

東流勢必西入徒以氏道無可考見後世莫能定其

孰為漾水而與東漢水不相屬得水經校之益明後

儒考漢志不詳于漢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漢水之山

強名之為嶓冢亦近誣矣漢志禹貢嶓冢山在隴西

西縣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

不見于氏道然于氏道言禹貢漾水所出東至武都

為漢正釋經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明氏道亦得有嶓

豕山是山峯岫延長西氏道皆其盤迴之地準之地望氏道當在西縣東志已于西縣著嶧豕山氏道例不重出如雲夢澤跨江南北志惟于南郡華容一見也水經言潯水出隴西氏道嶧豕山郭景純山海經注亦言嶧豕在武都氏道縣南可與漢志互明西漢水鄭書注以爲禹貢梁州之潯注云潯蓋漢西出嶧豕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漢合大禹自道漢疏通卽爲西漢水也案馬季長注云其中泉出而不流者名潯卽鄭注水積成澤之義以上受漢別故得西漢水之稱後乃併其上流出嶧豕者名爲西漢水矣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漢水發源攷

七

世楷堂藏板

新斟注地理志

錢氏站曰隴西郡氏道縣在今秦州清水縣西南禹貢養水所出東至武都爲漢養卽潯字說文解字云潯古文作潯是也此從省而通于養耳氏道在上邽之東南下辨之東北則養水亦出嶧豕山其明證矣隴坻山坡零雜溪澗糾互眾流莫析以今證古則水從嶧豕東南流逕故河池而合泉街水蓋今黑谷水之源似卽養水之源濁水之流似卽養水之流但自鄭氏以後俱衍黑谷水入濁濁水入西漢爲說而莫

曉山坡糾紊二水互通之緣遂令迷于所始是談地理之一謬也余以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奉上司檄委窮究涇渭二水道經秦隴之間熟悉其處故知禹貢暨本志之水皆無所誤證以山海經云嶧豕之山漢水出焉東流注于沔水經云嶧豕山在氏道南二說更信言之非舛但後世多以志義爲非而又別嶧豕有兩山移禹貢之嶧豕于今寧羌州地穿鑿附會斯更巨戾不可以不辨西縣在今秦州西南百二十里禹貢嶧豕山在西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昭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八世楷堂藏板至江州入江山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蓋當西縣東北志誤作西耳白水墊江也墊江至昭化縣北合西漢水今水出嶧豕山西南流逕西和縣北禮縣南折南折東逕階州北成縣南又東折南入嘉陵道曰嘉陵江又南逕略陽縣西陽平關西朝天關西廣元縣西合墊江所謂南入廣漢白水也又南逕蒼溪縣西折東逕保寧府城西折南又東逕南部縣北又東南逕蓬州東折西南逕順慶府東南又南逕定遠縣東合州東至重慶府城北入江

筠案朱氏謂東漢之源與西漢同出氏道漢中別有
嶓冢杜佑以前未聞金氏謂漢時漾水東流已輟班
固特言其故道又謂志已于西縣著嶓冢山氏道例
不重出據此兩條則王氏之辨大非矣再以錢氏目
驗一條證之兩漢發源同出一山夫復何疑

筠又案水經云嶓冢山在氏道縣南則氏道故城在
今秦州西嶓冢山在西縣東北漾水出其東北隅則
在氏道縣南今爲秦州地東南流爲漢水則在武都
縣東北今爲成縣地地理志云武都郡沮縣沮水出
昭代叢書乙集補漢水發源攷九世楷堂藏板
東狼谷沮卽漢之別源東狼谷在略陽縣東北沮水
逕縣東至青羊驛與漢水合禹貢嶓冢道漾東流爲
漢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曰是水南至關城合西
漢水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也沮口在沔縣
西關城卽陽平關在縣西北獻水旣受漢水從徽縣
南流徑略陽縣西與西漢水通折而東流至沔縣西
與沮水合後人或以此而移嶓冢于金牛與

跋

甚哉攷據之難也筆耕者旣莫知所從目擊者亦未
必得實漁洋王氏自謂典試西川詢諸土人得究東
西二漢水之源而不知其爲杜君卿所蔽意者位尊
望重徒得諸採訪未嘗親履其處耳嘉定錢氏奉檄
馳驅所云山坂零雜溪澗糾互身實歷之目實驗之
且其言與禹書班志悉合余故取以補乙集之闕翠
嶺沈琳惠

昭代叢書

乙集補

漢水發源攷跋

十

世楷堂藏板

DATE OF DEATH

東西三漢水辯

東西二漢水辯題辭

桑欽作水經而酈道元爲之注世人徒愛其筆致之妙至山川之原委相合與否則不復計之矣然以天下山川之大而欲以一人之力爲之條分而縷析其勢有所不能必也身歷其地相其陰陽觀其向背究其高下順逆乃能得之先大夫昔曾使蜀自

子告歸林後嘗爲里中門人故舊敘漢水之源流余

年裁十四五今不復能記憶濟南王阮亭先生亦以

典試西川深悉漢水之原委謂古人于東西兩漢混

昭代叢書

乙集

東西二漢水辯題辭

世楷堂藏板

而未晰皆由于不知嶓冢之有二遂筆記于蜀道驛程記中猶以爲未悉也復作此辯庶讀之者有以知東西兩漢之不可混如此余思官此土者亦孰不溯洞其中挹注其際究不知此水之爲何水自何道而來向何道而去皆不復在其意中則其精神之所注者不從可知乎今先生之試蜀卽漢水一事爲之詳稽而博考不啻一而再再而三則其于場屋中凡士子之一字一句其肯苟然以從事乎吾知西川多士其文如錦經先生之浣濯而益明矣歟縣張潮題

昭代叢書乙集卷二十四

歙縣 張 潮 山來 輯

吳江 沈 樸 惠 翠嶺 校

東西二漢水辯

新城王士禎阮亭著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來諸說紛紜膠轕不解子嘗兩入秦蜀于東漢則探其源于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氏道縣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卽其地勢源流所歸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卽此推沔水無西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按常氏以沔爲西漢水其說純謬酈注辨之遽矣又謂東西同出嶓冢則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氏道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

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戍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于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卽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旣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所出又妄以沔出昭代叢書乙集東西二漢水辯卷二十四世楷堂藏板二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迥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又大刺謬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卽五丁峽之嶓冢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漾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

之嶓冢都無交涉常氏之誤可不辨而明矣沮水出武都東狼谷東南流注漢水經此條在沔水下而此又云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不惟兩漢水皆合于沮必無是理而漾水近在武都之嶓冢反遠引隴西之嶓冢東流至武都爲漢其誤總在以兩嶓冢爲一山故自爲矛盾如此酈氏于漾水條下又云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則未嘗按脉察理而牽合桑氏之說以成其誤不知漾水實東南流無由西南流與嘉陵白水相昭代叢書乙集東西二漢水辯卷二十四世楷堂藏板三合也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氏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西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黃氏日抄云漢水二源一出秦州天水縣謂之西漢水至恭州巴中縣入江今重慶府巴縣

一出大安軍三泉縣謂之東漢水至漢陽軍入江觀此則二漢水源流益洞然矣何紛紛聚訟爲哉

昭代叢書

乙集

東西二漢水辨
卷二十四

四

世楷堂
藏板

跋

桐城方密之先生通雅中引馮嗣宗之言曰漢二源其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入江者西漢水也水經所記禹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記沔與漢合者也漾至沮縣卽爲漢水沔水自出沮縣蓋別爲一水也其言亦別嶓冢爲有二與阮亭先生之言合附載于此心齋張潮

昭代叢書

乙集

東西二漢水辨跋
卷二十四

五

世楷堂
藏板

四明定山

水利備覽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唐文宗太和七年歲癸丑邑令王侯元暉始築宅山堰越四百十有六年爲宋理宗淳祐九年己酉鄞人魏公峴著宅山水利備覽一書凡二卷上卷自水源至設醮紀事也下卷自善政侯祠堂誌至宅山詩文跋錄文也顧其書謝山以爲非足本是也見謝山宅山壽鏞得故水利備覽跋太僕陳朝輔刻本於張洽僧是刻爲徐氏柳泉刊四明六志時所曾見既作釋文一篇又於校勘記列一十七條更於原書多所注證補闕拾遺而是書略備壽鏞因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而參校重刻之乃歎曰王侯築堰之日於今一千四十年矣魏吉州所謂家飲清泉舟通物貨者猶有賴焉甚矣水利之不可不講也夫杭之西湖寧之東錢湖均廢良田爲之鄞之廣德湖獨以湖而墾爲田當時主其事者且廟食焉而其後鄞之七鄉無歲不以旱告作史者傳其人而悲其事縱有賢子孫而莫之能改也讀攻媿宅山堰詩賢哉唐家王長官欲圖永利輸長算句而太息輸長算者之少矣憶壽鏞幼時猶及見陳小樓孝廉奔走駭汗請復廣德湖族伯品階茂才

諱祖街以潘北鄉灣頭河

附記種公祠既濬灣頭河又請濬東錢湖此二人者當時以爲愚者也王偶翁有言臣盡愚也天下治矣此尤不能不憾吾鄉王長官之不多得也今廣德湖既廢而東錢湖歷年未濬所恃者惟宅山堰耳書中所謂言水利者不必言其流衍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衍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嗚呼今歲大旱農田荒歉纍纍彼與水爭利而不預爲未雨之謀者可以鑒矣爰有所感而書於崇民國二十三年十月鄞張壽鏞序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序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序

民以食爲天然以滋以灌生是百穀而粒我蒸民者非水之功乎此六府養民所以首水而終穀也田而不水雖后稷無所施其功鄞邑之西鄉所仰者惟它山一源厥初大溪與江通逕以渭濁耕鑿病焉唐太和七年邑令琅琊王公元暉度地之宜疊石爲堰冶鐵而錮之截斷江湖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澆田疇於是渚爲二湖築爲三埭疏爲百港化七鄉之瀉鹵而爲膏腴雖凶年公私不病人飽粒食官收租賦歲歲所獲爲利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無窮可謂功施國德施民矣然時有旱潦則當蓄泄水有通塞則當啓閉埭埭當修沙土當捍不無待於後之人峴幼嘗奉教於先生長者以爲學道愛人之方不必拘其事苟可以致其道入之心無非道也家距堰不數里自問鐫來歸閒居十餘年日與田夫野老話井里閒事且州家嘗屬以任修埭淘沙造閘之責益得以清源委究利病又考圖志所載及前哲記文粗知興造增修之由參以己見編爲一帙目曰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庶幾講明水政者觀此或易爲力云大宋淳祐二年上元

節里人魏峴序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序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

宋鄞魏 峴撰

它山水源

它山之水源自越山委蛇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分水嶺一名斤嶺自趾至百餘里然後歷大小蛟密翳樟邨桓邨平水此其大派也又一派出仗錫山竝合眾山之流會於大溪至於它山溪通大江潮汐上下清甘之流醴泄出海瀉鹵之水衝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於飲唐大和七年邑令王侯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元璋相地之宜以此爲水道所歷喉襟之處規而作堰截斷鹹汐導大溪之流自堰之上北入於溪百餘丈折而東之經新安歷洞橋此前港也自鎮都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仲夏之水至新堰面合流經北渡櫟社新橋入南城甬水門瀦爲二湖曰日月暢爲支渠脈絡城市以飲以灌出西城望京門由望春橋接大雷林邨之水直抵西渡其閒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漑七鄉田數千頃天之旱潦有不可必此水歲可恃以爲常田事仰之實爲霖雨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

資官賦之所出家飲清泉舟通物貨公私所賴爲利無窮先賢堰是而以此水錫吾邦人所以爲生民立命也

置堰

侯之經營是堰也歷覽山川相地高下見大溪之南沿流皆山其北則皆平地至是始有小山虎踞岸傍以其無山相接故謂它山詳見鄞志南岸之山勢亦俯瞰如飲江之虹二山夾流鈴鎖兩岸其南有小嶼二屹然中流有捍防之勢人目爲強堰其北小山之西支港入溪則七鄉水道襟喉之地因遂堰焉由是溪江中分鹹鹵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至清甘之流輸貫諸港入城市遠村落七鄉之田皆

賴灌漑七鄉曰 通遠 光同 桃源 句章 清道 武康 東安

堰規制作

它山乃眾流胥會之地每歲至秋萬山之閒洪水暴漲湍激迅疾極目如海侯之爲堰也規其高下之宜澇則七分水入於江三分入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漑堰脊橫闊四十有二丈覆以石版爲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級各三十有六歲久沙淤其東僅見八九西則皆隱於沙堰身中空擊以巨木形如屋

字每遇溪漲湍急則有沙隨實其中俗謂護隄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土人以杖試之信然堰低昂適宜廣狹中度精緻牢密功俾鬼神與其化堰埭雜用土石竹木甌篠稍久輒壞者不同常時大溪之水從堰入江下歷石級狀如噴雪聲如震雷耆老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忽至其神矣乎

梅梁

梅梁在堰江沙中鄞志謂梅子真舊隱大梅山山有大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梅木其上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在宅山堰亦謂之梅梁禹祠之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風雨夜或飛入鑑湖與龍鬪人見梁上水淋漓而蘋藻滿焉始駭異之乃以鐵索鎖之於柱宅山堰之梁其大逾抱半沒沙中不知其長短橫枕堰址潮過則見其脊偃然如龍臥江沙中數百年不朽暴流湍激儼然不動有草一叢生於其上四時常青刃或候傷梁輒流水如血耆老相傳以爲龍物亦聖物鎮堰者耶

三竭

侯旣作堰慮暴流之無所泄遂爲三竭以啓閉蓄泄沙則醴暴流以出江旱則取淡潮以入河平時則爲河港之積耆老謂侯自堰口浮三瓢聽其所至而立焉山堰之東十有五里爲烏金竭俗謂上水竭又東三里爲積瀆竭俗謂下水竭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竭俗謂石竭此小溪鎮入南城甬水門河渠也皆隨地之宜而爲之節耳烏金竭久廢嘉定辛巳峴請於朝重建詳見郡志及烏金竭志

日月二湖

鄞志稱城中日月二湖皆源於四明山自宅山入於南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門瀟瀟一湖在城西南隅月湖中有十洲三島之勝湖之支渠繚繞城市往往家映修渠人酌清泚又云四明山之旁眾山萃焉雨盛則澗壑交會出爲漫流無以儲之其涸可立而待非特民渴於飲而河內海潮以之灌漑田皆斥鹵畊稼廢矣唐太和中侯乃視地高下伐木斷石橫巨流而約之浚二湖以受其入漑田八百餘頃唐地里志載鄞縣下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大和中令王元暉置小江湖卽日湖也以此考之人知侯置堰而已而不知疏南城一帶之河立三竭浚二湖皆侯之功

也崇寧間楊蒙爲重修宅山堰記曰唐人王元暉令鄞導宅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瀕爲平湖疏爲長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舒公信道西湖引水記西湖卽月湖也時有旱而引宅山之水入月湖以濟一城之所用邦人喜而公爲之記也今城中十萬戶日用飲食可不知所自乎

廣德湖仲夏堰已廢並仰宅山水源

唐地里志載鄞縣其下注云西十二里有廣德湖溉田四百頃貞元九年刺史任侗因故迹增修西南四十里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有仲夏堰溉田數千頃太和六年刺史于季友築今湖堰並廢寶慶二年郡守尙書胡桀再修鄞志既載廣德湖興廢之由復附言於後曰今歲夏初愆陽再旬東鄉惟恃錢湖以不恐西鄉渠流已竭舟膠不行幸而禱雨隨應錢湖之閘未開而澤已浹設更數日不雨錢湖猶可資灌溉而宅山堰水決無可救旱之理此蓋未知宅山之水源深流長也峴因亢陽惜水之泄從權以土石增障堰上約鄞江之水以入溪又浚水口淤沙引水以入田故水勢流貫諸港沿沿不已使有人焉力行障堰

排沙之說則何旱之足慮謂其無救於旱則誤矣或曰廣德廢湖之田中間川渠及仲夏之港縱橫流貫豈無大雷林邨建舉之流何獨宅山夫言水利者不必言其流行之時而當言其旱涸之際如流行之時何往無水惟亢旱不竭方足恃也大雷林邨建舉之水山近源淺常時與宅山合流絕無以別稍遇旱涸則流必先竭至宅山之水獨其輪灌以此言之雖謂悉仰宅山之水可也

淘沙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亦皆茂密雖遇暴雨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開淘良易近年以來木植價穹斧斤相尋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爲之一空大水之歸既無林木少抑奔湍之勢又無根纜以固沙土之留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縣互二三里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其上種木有高二三丈者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旣人謂古來四季一浚今旣積年不浚宜其淤塞嘉定乙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

浚流障水之策一綫之脈滔滔其來流貫百港隨水所及俱獲霑丐夫浚之一寸則田獲寸水之利浚之一尺則田獲尺水之利浚之愈深所灌愈遠爲利愈博矣雖然淘沙當於未旱之先又當棄之空閑無用之地何則旱歲淘沙此則救一時之急耳是時農夫皆自欲車注以救就稿之苗其勢不可久役稍或違時苗已槁矣宜於未旱之前農隙之餘多其工役假以日月務令深廣庶幾可久天下之事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安若憚費畏勞用工不深其效亦淺或略開沙中之港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不去港中之沙止可爲旱歲急救旱苗之計經一小雨則沙淤隨塞或去港沙而堆兩岸經一大雨則仍前洗入港中如能運沙遠去江近則棄之於江水之中江遠則堆之於空閑之地庶幾可久然地皆民地種植所資安得空閑宜臨時相視遇淤坎空閑處不憚稍遠則可矣但戒董役之人務在公平不得容私獨堆一處則人心自服如能浚深一尺或二尺其利尤博開浚之時先宜壅住上流然後從下流爲始庶得沙乾不先爲水所浸役夫易以用力淳祐元年辛丑歲沙淤尤甚高出

水面至四五尺自堰港口至新安廟前凡五百餘丈舟楫不通蜺聞於鄉帥余大參天錫見委提督浚治役夫入給米二升省錢四十文足和僱通遠光同句章三鄉人戶及輪差柴船戶各備鉏耨先期約日標識界分令各甲管認丈尺晨集暮放至則記名印臂以檢人數放則點名辨印以給錢米錢米纔給臂印隨拭蜺親自監臨務令均平著實僱直既優給散以時視其勤惰量加賞罰人心懽趨且不敢慢自十月十日甲子鳩工至十一月二十六日迄事是役也助以姪湧且令兒輩監視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放水口奔湍而入勢如江潮始焉堰上之水其踰尺高移時之間堰水低平盡引入港壬寅七月以連雨水漲港復填淤鄉帥陳大卿塏復委蜺開浚通沙開成更欲去沙令深亦委蜺淘沙

程趙二公給田收租歲充淘沙僱夫之用

嘉定七年權府提刑程 覃指繒錢千有二百貫置田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收租穀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係西郭斗斛歲充宅山淘沙之用嘉熙三年蜺嘗以淘沙利便乞增置田畝前政都承趙公以夫給到劉泳

沒官田二十九畝三角二十五步每年收租米二十一石二斗二公慮民之意可謂遠而惠民之德可謂厚矣程公所置穀田始委鄉之上戶掌其租入督以邑丞上戶不欲與聞官事委之雲濤觀觀又不欲遂歸丞應歲旱之時民救將槁之苗如救氣絕之命穀既在官臨時申請緩不及事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出力僱募開涸然私家之力終不如官使穀在丞廳遇旱即發濟用不淺緣上下甲請其勢未免轉摺倉卒糴穀價錢減而僱直輕涸沙不過半日僅如人家開掘溝瀆分開中間一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綫水路而已所辦倉卒何暇深廣趙公所給米田書契發下丞廳租米付與雲濤觀觀又辭不受然峴思之不若府倉自行收椿遇有旱暵遣吏開涸然恐細民畏懼官府不敢申請稽留日久無及救旱莫若委小溪監鎮就近兼措置涸沙事遇旱則行文請庶免緩不及事之患夫旱暵之時官府祈禱徧於名山大川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猶有勿應如能於勿雨之際用工深浚沙港并浚南門沿河高仰之處自然水應可供車注關集鄉社各開近地河港家出一老人各兩日輪僱處處開掘以

接宅山之水則處處有水矣禱神未必即應浚沙其效可必所貴官民各勿憚煩當旱乾時人心欲水恨無可浚縱無僱直人亦樂趨如穀米寬餘給之固善所慮諸鄉各浚近地役徒之眾不可徧給耳程公所給穀田當申朝廷照會永充宅山涸沙之用趙公所給米田亦宜如程公穀田申朝省照會

防沙

宅山一境其地皆沙納水之咽既窄引水之港復狹以致流沙易於壅塞沙之入港凡有三焉七八月之間山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暴漲極目如海平地之上水深丈餘湍急迅疾西岸之沙逕從平地橫戛入港須臾淤滿一也或遇積潦雖不沒岸而溪亦湍急沙隨急流逕入港日引月長不覺淤塞二也自港口至馬家營一帶兩岸之沙或因霖雨衝洗或因兩岸坍塌或因木植衝擊積久不已亦能填淤三也欲障平地之沙宜於西岸去港一二里量買地段南自港口北自山下以屬於溪北去港遠南去港近帶斜築壘隄以粗石闊為基址高七八尺外植樺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茂盛其隄愈固必

成高岸可以永久欲障積潦湍流入港之沙宜就吳家橋南港狹去處立爲石閘中頓開版五六片略與岸平水輕在上沙重在下水從版上不妨自流沙遇閘版礙住不行沙之所淤不過閘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版之爲限以水爲則水漲則下水平則去啓閉以時不病舟楫欲障兩岸之沙宜於兩岸釘松椿用粗石砌疊博岸覆以石版如城南塘路庶免水洗岸沙木植衝擊坍塌之患然置閘砌岸可以防平常積雨港內之沙或遇大水徑自西岸擁沙而來非二者所能禦石隄之議此策之上者也姑存三說以俟來者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後修堰

耆老相傳謂堰先賢靈蹟功與神侔不可妄加增損後人有增損者輒有禍罰南渡之後里之富民周四耆者謂堰稍低惜水之泄遂於堰上加石版厚七八寸比俟元石長減二尺前敘規模制作言爲片八十有半耆卽周耆石也堰之元石在周耆石下不可復數周耆未幾家廢人亡遂謂增堰得禍故視堰如神物不敢措議修築爲是說者果先賢意耶先賢之意惟民利是視而已

堰非天造亦人爲耳寧無成壞苟有能嗣而葺之以壽此堰於無窮寧非先賢所望於來者哉周耆之前修築耆亦不一郡志稱國朝建隆間康憲錢公億跪請於神增築全固崇寧間楊蒙重修堰志云歲久川淤隄墊堰壞人各自私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望其歧派培其堰隄郡志亦言以土次第增築第幕承議郎張君必強復增卑以高易土爲石治鐵而固之肩輿而往操舟而還人歎神速又魏行已增修宅山堰記云紹興丙寅農事舉趾而宅山之堰緣風颶忽起潮汐衝突川淤隄墊堰壞壞圯太守秦公委督官吏補土石之罅漏塞梁坍之隙穴易土治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以此考之周耆之前堰蓋嘗屢修矣謂堰不可修築耆果神意耶然唐意以其土第第而築之或者從權救旱之策未必可以經久蓋宅山之流湍激迅疾非疊石治鐵以障以固則日久衝洗安能久而不壞哉意之策用於救旱之時明矣後人之欲議修築耆幸無泥增土之說夫山嶽巖崖元氣所結猶有崩裂物久則壞此其常理壞而復修乃得全固耳神寧惡之耶然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非果損則斷不可輕動今但在夫保護之俾勿壞則神人之所其願也

護堤

浚沙若無與於堰其實關係於堰者利害不細沙港淤塞之時舟楫不通竹木薪炭其價倍貴販鬻者裝載過堰竹木排筏越堰而下猛勢衝擊聲震溪谷堰身中空不勝負重城門馬力追蠡歷年初雖不覺久必大損辛丑歲因此堰石頗有損動前後府勝非不禁約人取其便不顧利害雖禁莫止此堰若損溪水醜泄鹹鹵衝入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田不可稼民失粒食官失租賦況此堰靈蹟聖異殆有鬼力神功萬一損壞寧後人所能遽行營設即使可辦不知當用幾工幾金經涉幾日然後可成公私同一利害願其寶護之

開水口

堰上水口狹甚溪流入港者少而入江者多水口有石幢爲界外爲官港內爲蔣宅之地約一二畝若買此以展水口庶幾納水稍洪

古小溪港

許家橋東有地名童家廟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爲沙所塞而污瀝尙在耆老相傳此正小溪也溪溉建舉田數百頃每因洪水所經最易淤塞峴嘗提督開浚以通它山之水今後不可令其淤塞

洪水灣

去堰半里餘沙港之南地名古城有小港南屬於江今爲沙所壅耆老相傳謂舊嘗於此置埭近緣屢經洪水江流衝入漸與港通恐日後爲江水衝開溪流頓泄宜築隄岸

四明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北山下古港

它山堰上大溪之北縣延皆山山下有古港西自鍾家潭大溪分派而來延袤二三百丈未至沙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稍長則越過平地徑入沙港近下石道頭水平則止水之所道迤邐低窪港瀝分明古老相傳云侯之造堰先作壩截溪水令乾然後用工故自鍾家潭引大溪之水循山而東屬於沙港堰成去壩遂爲二派一派徑從堰上入大江一派則鍾家潭之港也今雖斷流港瀝儼然若能開浚此港徑取大溪之水東入沙港一

則水勢徑順入溪必多二則洪水汎漲之時水與泥沙順流俱東不被橫戾入港姑存所聞以俟來者

水喉食喉氣喉

峴考郡志所載引水於州北鑿兩池以停之淫潏氾溢則城之東北隅有二塢以泄於江目之曰食喉氣喉注云水自離入不有二塢以泄之歲旱則有火災紹定元年守胡渠聞諸朝廷禁民立屋以塞二塢且欲浚導必時隄防必謹然不明言塢之所在峴詢諸耆老僅知來歷氣喉塢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以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版爲閘潮長則與版平市河之水充溢則啓閘以泄於江食喉塢視氣喉稍小在市船務之南牆下止用泄水卻不通潮又有水喉一塢亦以泄水若夫二池人謂蛟池蜃池是也郡志止說清瀾池及府池而亦不言蛟蜃二池在何地或謂蜃池湮廢已久今爲民居塢與池雖無與於堰而水源皆出於宅山實關一郡之氣脈故併及之

積年沙淤處

馬家營西至孫家橋五十二丈六尺孫家橋至許家橋

七十丈許家橋西至潘知府官前一百丈潘知府官前西至萬家道頭九十丈萬家道頭南至吳家橋一百五十四丈八尺吳家橋南至宅山堰口四十七丈

王侯名爵侯封廟額

侯姓王諱元暉瑯琊人也見蘇唐太和七年以議郎行鄖縣令上柱國築宅山堰浚小江湖民德之立祠堰旁爵曰侯謚善政見鄖志而不言何代所封乾道四年邑人朱世彌等請賜廟額增封爵省牒云奏內稱在唐已封善政侯歷年既久元封文字不存難以於侯爵上加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封兼本朝以來未曾封賜廟額勅宜賜遺德廟寶慶三年邑人復有請時里人王公堅在朝實主盟其事亦以元封文字不存仍封善政侯廟額遺德鄞志縣令題名云府學有請立文宣王冊文牒碑具載年月姓名唐書地理志云開元中令又以暉爲緯俱不同豈唐史有承承之誤耶

造堰協謀之人

堰之造也採公閻黎實佐經營今有祠像在侯之左俗稱懸慈法師

憲帥程公初置淘沙穀田設廳石刻節文

它山水灌溉鄞縣管下七鄉民田每年沙漲四季合用淘沙開淤和僱人夫一歲當一百千本府措置今支一千二百貫文官會委鄞縣丞同鄉官朱中穎將仕等置到田四十畝三角二十九步半上白粳穀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每季係鄉官收支掌管開淤仍委鄞縣提督已申奏朝廷從申劄下嘉定八年六月日朝散大夫直寶壽閣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知慶元府沿海制置司公事程覃記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趙都承淘沙米田牒魏都大

照應據白劄子條具它山水利便宜事件數內一項乞浚河淘沙奉台判呈劉泳沒官田欲就內撥一項充淘沙使用據元承勸司理院推級劉楠供到山田地坐落價鈔數目內水田二十九畝三角二十五步元契面錢計六百三十一貫七百文九十八陌每年上租米共二十一石一斗奉台判水田一項契書發下縣丞廳租米每年責付雲濤觀認租仍牒魏都大知府照應府司除已將契書發下鄞縣丞廳仰責付雲濤觀交收并給據

付雲濤觀及關常平按照應施行外須至公文牒請照應嘉熙三年十月日牒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慶元軍府兼沿海制置副使趙以夫押

淳祐元年十月余參政委淘沙

本月初十日興工至二十六日畢自馬家營至堰上水口共五百十三丈爲工四千每工支官會五百文米二升半省官會計二千五百貫文十七界內二百貫文米一百石監工等人在內本月十三日興工至二十日畢爲工一千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不支米錢計一百二十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貫文足十一月迴沙開成陳大卿再委淘沙本月二十四日興工至十一月八日畢爲工一千九百三十二工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不支米官會計四千九百五十一貫二百文十七界

建迴沙開

淳祐二年八月內陳大卿委提督建造始九月初八日至十一月七日畢同提督制幹林元晉正奏名安劉開三眼長三丈九尺高一丈零五寸中一眼闊一丈二尺八寸兩旁各闊一丈一尺柱位四尺東臂石岸八丈石

鎚十五層西臂石岸一十八丈石鎚十五層石匠工錢
每工支官會二貫八百文米二升二合計工錢二千九
百三貫二百文十七界雜夫每工支官會一貫五百文
計工錢四千四十九貫五百文十七界砌粗石每工支
官會二貫三百文計工錢一百二十九貫一百文十七
界買石及松椿石工雜夫官會共計二萬六百二十貫
七十一文十七界

看守迴沙閘人

中一間閘板七片 許廿四 許亞六

西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東一間閘板七片 許十二 許十五 許三十七

西一間閘板七片 許阿二 許阿三 許阿四

看管閘人每月其支米一石府歷赴倉清領均分

迴沙閘外淘沙

淳祐三年七月初十日八月二十日兩次大風水湍沙
遇閘即止但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併裏河王家水瀝
岸旁之沙坍洗入港者三十餘丈帥黃大卿壯猷委峴
開淘始於九月初二日至初八日畢爲工九百八十錢
共計一百三十四貫四百文雜支在內

洪水灣築隄

淳祐三年秋連經大風水衝壞江隄溪流走泄峴聞於
府黃大卿併委築治始於八月二十八日至九月初七
日畢隄高二丈闊一丈二尺長一十二丈爲工三百七
十二爲錢共計八十七貫二百九十文足

請加封善政侯申府列銜狀

右峴等居處海濱涵濡聖澤屬當勞歲轉爲豐年神有
顯功理難自嘿竊見縣事以一郡飲食七鄉灌
溉皆仰宅山之外此別無水源而鹹潮混雜大爲民

西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上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病兼水大則湧入於河水少則多泄於江建置一堰民
到於今享其利血食滋久靈著如初曰雨曰暘有禱必
應一郡七鄉之民特爲司命今歲秋初淫雨不止稼穡
幾壞於垂成鄉人老穉羣禱祠下片雲閣雨霽日開明
屢禱屢孚其答如應今歲一飽厥有由來緣神在於唐
朝已封善政侯本朝乾道四年邦人有請准省劄仍封
善政侯賜遺德廟額茲者恭覩明堂赦文應諸路保奏
神祠禱祈應驗者並與加封今來善政侯有此莫大之
功靈著之迹所合敷陳況使府近創迴沙一閘爲民興

利迓續神休謹錄白封告廟額敕牒在前具狀申伏望
台判備申朝省乞與峻加美號以答神貺峴等下情不
勝真切之禱謹狀

設醮

紹熙五年因旱府帖小溪鎮祈雨鄉民咽許師巫樂龍
大三牲神願小溪監鎮蔣修職子咏立疏實慶二年夏
旱師巫營餼民錢物欲償前願又以人情牽制竟成
逕邇近年沙淤日甚或謂神願未償所致辛丑冬淘沙
因稟鄉帥余參政給楮券五百千代民償願緣三牲用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上

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費不資兼不欲擾民又雲濤觀有三清閣之嚴淨又有
東嶽行宮之威靈亦不敢用牲牢然未關於神不敢輕
改眾議殊未有處峴恐成因循遂作三闕其一命道士
改作三界清醮一百二十分以答龍神并施斛以享堰
神其二命師巫作三界清醮其三用小牲牢三界卜於
龍王及善政侯得第一闕峴卽以其事白之陳帥再得
官券三百千助成醮事時雨雪連綿奏詞之日陰雲解
駁日光穿漏自是晴霽邦民咸悅皆以爲精誠所格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上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卷下

宋鄞魏 峴撰

重修善政侯祠堂誌

蘇 爲

祭法德施於人則祭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祭之是
知聲光垂於簡編德馨馨其廟食者豈徒然哉善政侯
瑯琊王公諱元暉冊封之典圖志載之備矣按有唐太
和中出佩銅章字人海微時屬承寬之後躬行阜俗之
化以勤優誠游墮以誠懇崇孝慈食夫斂手於袖間暴
客屏跡於境外能使婚嫁有序惇獨有依他民愁歎我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下

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則民諧乎禮樂他民彫弊我則民豐乎衣食詩所謂愷
悌君子民之父母者歟先是厥土連江厥田宜稻每風
濤作沴或水旱成災不若採石於山爲隄爲防迴流於
川以灌以既通乎潤下之澤建乎不拔之基能於歲時
大獲民利故自它山堰既良田者凡數千頃得非謂德
施於人乎能禦大災乎則侯之爲政也易俗移風惠其
生民沐義浸仁澤及來裔使永永之世猶受其賜者不
可勝數則子由治蒲之政西門投巫之酷諒多慚德矧
今海內晏清哲后求治一同之任非賢弗居太博王君

輟玉筍之班假墨綬之袂去民之害必杜其漸與民之利必臻其源他日嚮侯之德聲謁其祠庭則門榛砌蕪曝露尤甚乃歎曰將何勸民乎吾將新之吏忻民懼風動草偃徵材揆日經之營之於是遷祠之基止堰之上使泛舟者賴其德力農者懷其恩觀其廟貌聳飛軒甍被虧及其庭也則若聆乎片言升其堂也則如聞乎七絲我乃潔誠端簡享神於祠是使遺愛之道載彰嚴祭之禮斯備在江之許佑我蒸民嗚呼侯之生也以子男之位能以善政被乎俗其歿也以正直之道能以不朽

四明名山水利備覽

卷下

二四明叢書

留其神向若爲唐鉅僚列爵重位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則貞觀之風不爲澄哉知縣太博譽播乎清化德施乎疲俗景慕前哲樹之休聲庶使嚮斯之廟者知仁政之可尚也爲通理侯藩備熟徽烈俾旌如在無愧直書其祠堂之棟宇官吏之名氏請附之碑陰時大宋咸平四年歲次辛丑六月初伏前一日記宣德郎守殿中丞通判明州軍州兼市舶騎都尉借緋蘇爲撰朝奉郎尙書虞部員外郎知明州軍州兼市舶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丁願言書

西湖引水記

舒直

按州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紹所修也蓋今俗俚所謂細湖頭者乃其故處焉湖廢久矣獨其西隅尙存今所謂西湖是也明之爲州瀕海枕江水難蓄而善泄歲小旱則池井皆竭而是湖所以南引它山之水爲旱歲備熙寧乙卯歲大旱湖涸建中靖國改元之夏秋不雨湖又涸民渴甚至穴窰下凍澱滓以飲而國家將有事於郊丘上供之舟復阨不得進公私交病上下狼顧漫不知所爲策者州於是以其事屬監船

四明名山水利備覽

卷下

三四明叢書

場宣德郎唐君君即由南門道河上凡八十有五里抵所謂它山堰者躊躇相視遂盡得其利病蓋所謂它山者四明之眾山萃焉一山作雨則潤壑交會出爲漫流方歲小旱眾山未必皆不雨而溪流未必遂絕也特河勢中窵循兩隄率支渠壅泄以去以故不得行蓋非特天時之罪也君既得其所以爲利病審不疑矣乃屬民盡堙諸渠口而稍浚上原因以其土窒補堰隙復累石於上以遏入江之羨流於是水稍引以北顧獨距城十數里河赤地裂深尺餘凡邦之人莫不皆謂水無可行

之理要非淹旬積雨莫能濟也君謂審如是豈人力所能及哉頗聞善政王侯實始作堰以茲水賜其邦人廟貌固在也其能漠然乎卽爲民致禱焉一昔而水輒薄城下不數日湖流漫然至清冽可食而行舟於河不復留礙臺榭驪叫里巷相屬一方遂以無虞噫侯一何異哉雖然前此湖蓋嘗涸矣無有能發其利者發其利自宣德君始君誠善其始矣顧非侯以相之則莫能善其終蓋宣德君身筦庫之責而能用意勤民之事侯生既施勞於人而歿猶炯炯如此蓋皆可謂有志於民而與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下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夫世之任人責而不思憂視民災而莫知救者顧可同日而語哉侯諱元暉史不傳不知何許人也唐太和中實令是邑得之父老宅山以北故時皆江也溪流狼斥并與潮汐上下水不蓄泄旱潦易災侯爲視地高下伐木斲石橫巨流而約之率三入江七哀於河漑田凡八百餘頃其功利博矣故民至今祠之宣德君名意字居正江陵人也乃祖若父以風節文章聞天下而君清直強學不苟於其職克似其家世者也旣德侯之賜不敢忘斥金以致飾其像設矣又屬余以紀其事余以謂天

時之不常久矣安知歲不旱而湖無涸乎故具論如此且以著二君之志而因以告夫後來者使有考焉冬十月令日誌

舒公置引水記云按圖經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唐貞觀中令王君炤所修也蓋今俗俚所謂細湖頭乃其故處焉唐地理志載鄞縣注云南二里有小江湖開元中令王元暉置小江湖卽日湖也楊蒙引水記云唐人王元暉令鄞始導宅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渚爲平湖魏行已增修堰記云宅山一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下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堰七鄉膏腴無慮千數百頃諸爲平湖疏爲長河以待旱乾水溢之患唐志言小江湖王侯所置二記亦言侯置堰諸湖君炤在貞觀而王侯在太和不應貞觀嘗修而太和復言始置豈王君旣修之後湖廢而侯復開浚之故言置耶蓋湖之爲湖久矣宅山未堰之前四明諸山之水多泄於江水不及湖雖修易涸其餘可知宅山旣堰之後王侯疏河引水入城復開是湖以爲蓄蓄之地若是則雖謂侯置湖可也然舊實有湖不言修而言置何耶夫略有沮洳餘歷之可

因謂之修可也明之爲州東北皆江而西南皆山皆
一二百里湖在平陽之地水無其源何時不廢爲平
地明矣非置而何魏峴記

重修它山堰引水記

楊蒙

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
之交十日不雨則舟膠於河民病渴矣蓋湖獨用以溉
旁湖之田江又潮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暉
令鄞始導它山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諸爲
平湖疏爲長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下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隄墊墮人各自私
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窒其
歧派培其堰隄水雖暫至二年復涸議者謂不可修矣
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於州率邑大夫宣議郎
龔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而
固之俾潦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
聚觀歎瞻神速承議君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敢
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政勤民蓋古所謂不忍欺者二
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寧二年七月二十

七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有唐太和王侯
始基輿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旣固旣崇又將永
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汎汎其舟以溉以濯以酌以游於
以著二君之休

重修增它山堰記

魏行己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者政平訟
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噫若漢宣帝者可
謂知治之本所以能中興漢室功光祖宗也今天子挺
上聖之資造中興之業凡以得爲邦之本加惠於元元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下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者至優至渥方且輟近班之法從殿方面之侯藩躬行
阜俗之化專意牧字之仁千里之民何其幸也紹興丙
寅農事舉趾而它山之堰緣風颶忽起潮汐衝突川淤
隄墊堰壞墮圯七鄉民田將就枯涸海波江鹵駸駸彌
漫太守待制秦公憂見顏色乃默禱神祠使息風濤委
督官吏經營強堰然後增葺它山補土石之罅漏塞梁
圻之隕穴易土以石治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
非獨使今秋豐稔千里足食且俾斯民永賴其利於無
窮古之良二千石雖龔黃不能過也誠可以仰寬東顧

之憂上副明天子委任之意猗歟休哉堰成之日泛舟者歌詠其德力農者懷感其恩咸謂異時入秉鈞衡登庸華要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蓋權輿見於此也夫四明澤國負三江捍兩湖潮汐上下衝接山下其來則溝澮皆盈其去則田疇並涸所恃以分甘泉鹹鹵者隄防堅固而已方其堅全則均被其利毀決則悉罹其厄惟它山一堰所係尤重七鄉之間膏腴無慮千數百頃緒爲平湖疏爲長河以待旱乾水溢之患皆它山一堰之利是以今春偶經墊決環境之民惶怖憂恐所謂九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下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工積累公帑私財不擾不費若有神助成以不日皆太守待制秦公至誠之所感也邦人德之形於歌頌行已偶奉府檄實董其事不敢嘿而不書大宋紹興十六年餘月望日知明州鄞縣丞魏行己謹誌

四明重建烏金場記

魏 峴

出城南五十五里有堰曰它山唐鄞令王侯諱元暉所建水自越之上虞歷四明山萬壑爭流演迤砰湃南注於江自堰之立約水入河乘除有數鄞西七鄉爲田數千頃藉以灌溉其流貫於城之日月湖閩郡之人飲焉

食焉泳焉游焉堰之利博矣然視水之大小而提閘者場之助爲多野老謂侯由堰口浮三瓢聽所止而立殆神其事今自堰之東十有五里爲烏金又東三里爲積澮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皆相地之宜而爲之節惟烏金首枕上流歲久摧圯人情往往拘閼因仍苟簡日就湮塞莫能興其廢者沙淤愈甚河流易涸公私交困嘉定辛巳耆老合辭以請少保大丞相魯公素知本末慨然下其事於郡且俾峴効規畫之愚乃計工賦材選州縣官主之委里士爲人信服有計知者督其役出給調度一不以屬吏民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從旁南低舊趾三尺許身東西五丈二尺有奇南趾七尺臂東二十七丈西十三尺橋五丈五尺而長高九尺闊稱之合石爲之櫃植石爲之樁規模宏壯工力縝密時少卿余公建監簿章公良朋相繼來牧皆捐金佐費始終其成初郡併請修行春築朱瀨堰浚江東道士堰河至是悉以次就緒蓋給於朝者錢十萬助於郡者四百萬總爲工萬有九千越三月而畢邦人舉手加額曰願有紀峴世居光溪之濱與田夫野叟念此至熟茲幸贊是役則敘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卷下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次事實不當以固陋辭切惟是堤防建於有唐太和中距今數百載補罅茸漏寧無其人而莫有記歲時之詳者獨元祐六年二月十六日重修有石刻在寶昌公大防當軸時也君明臣良百廢具舉相望餘兩甲子今相國復推廣公德志切爲民推此邦無窮之利視元祐成績有光矣或曰相國霖雨四海澤及萬世一水利之興顧何足以頌勳德之盛峴曰不然謝文靖晉室賢輔淝水之功偉矣絕口不言而拳拳於召伯之一隸愛人利物大臣之用心固如此是不可不書餘皆載之碑陰十

四明名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一四明叢書

新國刊本

二月旦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魏峴記并書

迴沙闢記

林元晉

慶元表東海地枕江抱湖水政舉則多豐年不則爲沴淳祐改元冬可齋陳公由少司農以祕閣修撰出鎮兼制置沿海二年春開藩諏連歲失稔之故父老曰是邦儲水而啓閉以時者曰竭泄而不防則乾積而不甌則溢歲久多圯民甚患之夏勞公勦竭一曰保豐復竭二曰斗門曰大河橋修竭號爲喉者三曰食曰水曰氣是歲東西浙俱歉於勞明獨有秋公曰今所導者流爾盍

治其源城內外爲湖爲港鄞西七鄉以飲以溉皆源於它山而邦人知其利未知其害者居半也它山而上則又大溪爲之源越水所注夾岸沙彌望雨則與水俱下長官堰下上級皆三十六其上沙沒殆盡下不沒者五六梅梁天矯之狀不可復見其壘入於溪者數里溪流幾斷於是井皆汲鹵山苦竭澤歲浚至三四役工數萬計民亦勞止間有暴漲自西岸而下壘塞尤甚一日公顧其屬林元晉曰岸之防固未易圖而浚治之繁其可無簡要之策與其浚於既積不若遏於未至水輕清居

四明名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二四明叢書

新國刊本

上沙重濁居下宜闢以止之水平則啓通道如故沙聚於外則去之易爲力會新吉州魏侯峴以書來述鄉氓意與公合卜於長官祠又合乃度地吳家橋去大溪五十尋而近經始營之侯家溪上疏它山之澤夙備肯綮其事佐以新進士安君劉合志堅久起八月戊寅迄今十月丁丑無一日不晴已乃雨是殆天所助人心大釋公命元晉記之夫水之利若害判於反覆手禹川漢渠疏濬靡導不遑暇何古人拳拳加意而近世率視爲故常也公家古靈先生受業胡安定之門淵源所漸遠

矣體用之學公得其傳大抵推所學以達諸政豈不自其心始多事者爲民不能專多慾者及民不能詳公澹然政尙清簡見明行果於利民一所無靳錫近租六十萬積平糴本百萬惠猶以爲小要未可以施諸是邦者限量也唐僧元亮賦堰詩有曰海潮從此作回期人謂絕唱長官距今四百十有六年始有繼其志者堰之於潮間之於沙古今一轍爾邦人又將世世爲美談公名塏長樂人餘月庚戌從事郎特差沿海制置使司幹辦公事林元晉記奉議郎新除大理寺簿趙隆書奉議郎主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管建康府崇禧觀應繇篆蓋

宅山歌詩

唐僧元亮

宅山堰堰在四明之鄞縣一條水出四明山晝夜長流如白練連接大江通海水鹹潮直到深潭裏淡水雖多無計停半邑人民田種費太和中王侯令清優爲官立民政昨因祈禱入山行識得水源知利病權舟直到溪巖畔極目江山波濤漫略呼父老問來由便設機謀造其堰疊石橫鋪兩山嘴截斷鹹潮積溪水灌溉民田萬頃餘此謂齊天功不毀民間日用自不知年年豐稔

因阿誰山邊卻立他神廟不爲長官興一祠本是長官治此水卻將飲食祭閒鬼時人若解感此恩年年祭拜王元暉

又詩

前人

截斷寒流疊石基海潮從此作回期行人自老青山路澗急水聲無絕時

題宅山兼簡鄞令

宋嬾堂舒宣

嗚呼王封君心事鬼出沒驅山截長江化作雲水窟旱火六月天萬棟挂龍骨蕭條一祠宇像設何髣髴破屋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夜見星漏雨溼衫笏杯酒謝車簪茲事恐亦忽我聞古先王報施亦稱物矧今崇佛官民力殆言屈豈無制作手一爲起荒茆李侯仁賢資撫字良屹屹可但清似水方看健如鶴沈蹟千載後行且見披拂陰功世易忘遠慮俗多拂勉哉君毋遽斯民久已鬱

粹老使君前被召約往宅山旣不果以書見抵謂可歎惜并示廣德湖新記因成詩一首

舒宣

長江袞袞西南流秋水時至狂不收大浪似屋山欲浮

王侯神智禹所啖萬鬼琢石宅山幽梅梁最屬臥龍叫
咄嗟湍駭就斂擎巨靈縮手愚公差障成十里沙中洲
支分脈引聽所求赤旱稽浸民不憂那得蟲蝗隨督郵
汙邪甌窰滿車籌斯民飽暖何所購廟貌突兀寒灘頭
歲歲雞黍祠春秋老農擊鼓稚子謳當時人物紛雁鷗
豈無鼎食腰金儔朽骨往往空蒿邱姓名幾復人間留
惟侯惠施膏如油江聲浩浩風颼颼千古不見使人愁
拔俗萬丈山標嶒使君不減裴商州下車百蠹隨鋤
一笑四境無瘡疣天閑老步須驪驄已聞歸作金華遊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四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欽賢訪古意未休畫船載酒岸鳴騶相約與我置脯臚
冠蓋紛紛暇莫偷搔首悵望情綢繆我問使君亦何尤
西湖萬頃蛟龍湫幾年荒蕪今則修藝鼓勿勝財不措
長隄岌業高岑樓寫有滄兮蕩有溝餘波北注引漕舟
桑麻被野禾連疇鶴鶴白鳥雜遊魚菰蒲菱芡饜採撈
楊柳成幄蔭道周耕漁呼歌羸病瘳使君之賜侯可侔
天邊旌旆看悠悠父老雪涕爭攀輶地僻借恂恨無由
高文摘秀春華抽豐碑舉棖鏡銀鈎千年空此留海陬
君知此日思君不還如今日人思侯

宅山堰

攻媿樓論

宅山堰頭足奇觀百萬雷霆聲不斷誰把并州快剪刀
平剗波瀾成兩段四明山深水源遠眾壑會溪長漫汗
滔天狂潦不可留瀉入長江勢奔竄賢哉唐家王長官
欲圖永利輸長算想得慘澹經營時一一山川應飽看
西偏千嶺相屬聯惟有茲山擁東岸遂於此地築橫埭
截取眾流心自斷斟酌利害不全取高下參差僅強半
水大七分入於江徐挹三分供漑灌支流瀾漫穿郡城
脈絡貫通平且緩旱時及此水亦足坐使千年忘旱暵

四明志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五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無窮廟祀報元功像設森嚴人敢玩梅梁天矯有冥助
大患於今尙能捍前輩所作多神靈日月真成赤心貫
後人小知或更易費盡工夫隨破散河壩盡浚謀不集
隄斷河傾流甚悍富民縮手人受殃仰望古人重興歎
老木號風波湛碧畫屏俯仰丹青煥更須積雨看驚湍
濡足褰裳何足憚去家不遠時一遊短艇垂綸流可飢
八月尙有仙槎來便欲乘之溯天漢

題宅山善政侯廟 嘉定丙子友林史彌寧

榮曉輕舸掠水飛乘閒來訪長官祠雲巒著色四時畫

石瀨有聲千古詩華黍幾霑膏澤潤甘棠長起後人思
伊渠不盡爲霖意除卻梅梁誰得知

□□

無名氏

誰將倚天劍刷出天河水傾瀉落人間合流奔至此六
丁戰海若橫築萬石壘波濤斂潮汐辟易走千里蓄泄
有竭埭深長富源委支派繚村落湖渠貫城市千畦藉
灌漑萬井酌清泚偉哉霖雨功千載流不已

宅山堰

永嘉薛叔振

官爲唐令尹心切禹蒸民疊石流川水分波及稼雲萬

四明宅山水利備

卷下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濤驚不夜千古見如新更有朝宗脈聲容匪獨鄧

宅山堰次永嘉薛叔振韻

魏峴

一朝堰此水千載粒吾民只仰溪爲雨何勞旱望雲四
時人飲碧六月稻營新流出心源澤年年惠我鄞

□□

可齋陳璫

數月雨出郊勸農復觀稼始言麥壟春今已稻畦夏女
紅綵紆餘丁黃耘耔暇暇涼故不齊晴雨倏忽乍百豐
未爲多一歉誠所怕蠲逋廣上恩平糶裁米價毫髮可
及民豈不念夙夜昔有王長官築堰宅山下惠利久益

博神靈此其舍弘深或能蟄堅屹無蟻蟻定爲三七分
醴爲數十丈石梁貫雲濤誰敢著足跨流沙從何來疑
有物驅駕人力幾淘浚壅淤仍障壩神功終此惠去沙
而變化視古誰比方鄭白其流亞

迴沙閘成次鄉帥陳大卿韻

魏峴

一堰限溪江七鄉利耕稼南汐回東溟多水流仲夏仁
哉王長官一勞貽永暇長輸不盡澤絕勝晴雨乍旱魃
縱肆威恃此不足怕滴水一滴金欲買真無價年來沙
作崇耄倪憂日夜役夫鋪方舉賢帥車已下豐資發公

四明宅山水利備

卷下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儲嚴祀闕神舍臨流肅旌旗問瘼窮隙罅買地開一坑
納水通百汊山判不可移石級誰敢跨董正有贊府相
視皆別駕仍憂竭尾閭置柵抵立壩卽此是商霖何必
騎陽化宅山不可磨錢秦特其亞

宅山堰

應焞

十里猶聞地震雷海神驚懼勒潮迴遊人只愛山川好
一飽因誰惠得來

和韻

魏洽

幾何水作四時雷試去尋源權懶迴欲看澤民千古樣

我來不是等閒來

謁善政祠

魏 澤

攜家再謁長官祠
桂子風吹遊子衣
惠澤至今猶瀚漫
宮楹雖古自光輝
梅梁偃蹇蒼龍伏
石級參差白雪飛
此地本非供翫賞
騷人到此自忘歸

游宅山

應 樞

登陸由來說四明
宅山勝地久馳名
龍眠巨堰兩崖下
鱷吼奔流一水清
寶閣鐘鳴羣動息
金輪鼓奏百神驚
後來水政誰研究
肯與雲濤更主盟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宅山堰

陳 炯

堰雷推動阿香車
惠澤均霑十萬家
誰任長官身後責
迴潮今又見迴沙

宅山歌詩跋

魏 峴

人知宅山之詩而不知宅山之歌歌以言其詩之未盡
詩以言其歌之所不欲文不觀其詩無以見亮公之絕
唱不觀其歌無以見王侯之始謀予方幼時蓋嘗耳其
歌之大略矣每以石刻不存爲恨咨詢耆老有年於茲
近翻得墨刻讀之甚喜或疑圖志止載絕句爲唐僧元

亮所作此刻不載歲月名稱恐非亮公之筆然卽其歌
以邇其意如因祈禱入山與夫櫂舟深入之語非亮公
距王侯未遠其孰能知此耶予因連歲浚沙之艱而思
初堰之不易雖大書特書亦未足以答侯賜是歌也詎
容不傳敬摹以壽諸石使歌與詩並行益以揚侯千萬
祀無窮之澤云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

卷下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宅山水利備覽卷下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清鄞 徐時棟柳泉撰

釋文

備覽重刻於明季今本與高隱學敬止錄中本皆由此傳寫者脫錯難讀已爲是正語詳校勘記中而吉州原書多古文假借字明人以意更改但於篇下注云某字原本作某或并不注明然其中有因不識古文而不改者如展之爲襄委之爲甌有因不知通字而不改者如內之卽納從之卽縱有因改而誤者如泚之誤泚模之誤撫有輾轉致誤者如之之誤出敕之誤陳有脫去半字者如壽之誤磊峯之誤坐點竄古本貽惑後來今參攷羣書就其所注與雖未注而旁見他籍者竊復更正冀還舊觀別爲釋文如左使覽者有徵焉壽鋪按書中古文假借字明刻本與煙嶼樓刻本畧有異同今本爲便於省覽計開從今文仍錄徐氏釋文於校勘記中使覽者有徵亦徐氏之志也古文○日月二湖條導它山之水敬止錄誤出水淘沙條一線之脈原本及敬止錄俱誤出脈護隄條沙港淤塞之時原本及敬止錄俱誤出時重建烏金閣記今自堰之東原本敬止錄及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康熙鄞縣志乾隆
鄞縣志並誤出東

由作繇古通

一作犬古文

巖作磬按巖與品音通字書無磬字疑當爲品之譌或宋時有此字不敢改仍之○僧元亮詩權舟

直到溪畔誤作溪磊

此作𡵓此之變文

流作汩古文

溪作磳廣韻溪或作磳

侯作侯說文云侯本作侯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地作塗古文

以作目古文

喉作喉集韻喉或作喉按此由侯侯而通者

前作苒古文

供作共古通○堰規制作條以其灌慨廣德湖條獨共輸灌程趙二公條可共車注趙都承條劉楠共到攻魏詩徐挹三分共慨灌魏灣

詩此地本非共慨賞皆供字也

四作三籀文

三作式古文

神作旦按旦本非神之古文惟禮郊特牲旦明之義鄭云旦當作神篆字之誤也又莊子大宗師有旦

宅而無情死且亦讀作神然釋文稱李本作但
崔本作韋是莊子之且不必讀作神禮記一見
鄭已云誤此沿而用
之殊為好奇之過

他作它

時作皆

乎作摩

風作飄

春作膏

映作映

池作沲
按此由此沲而通者○日月二湖條人酌清沲
無名氏詩萬井酌清沲原本皆改作清沲不知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泚者水清貌若作清沲何可酌乎且
人酌清泚語本圖經不容妄改也

納作內

古通○日月二湖條而河內海潮防沙條內水
之晒既窄魏吉州詩內水通百汭皆納字也吾
友姚孝廉燮作它山圖
經改內水為汲水誤矣

耕作畊

德作惠

寶作瑤

開作闔

茂作楸

奔作犇

得作尋

雇作顧
顏師古曰顧謹也
若今言賃雇也

趨作趨

陳作敕
釋文巧趨踰兮
陳古文作敕玉篇云或作敕○請加封條敕牒
在前原本誤作敕牒敕止錄遂改為陳牒大誤

畝作晦

懼作憊

照作炤

粗作犏

松作窠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俟作埃

嗣作享

氣作炁

少作尠
按說文尠少也從是少今人借用
鮮字則尠乃別一字非少之異文

展作褰
按展古文作褰說文云本作展從尸褰省聲而
周官內司服展衣廣韻引作褰衣是展為褰之

災作裁

國作罔

災作菑

災作菑

移作逄按遷徙之

呼作噀見周

隙作隙古文

赤作塗古文○西湖引水記河赤地裂原本作河坐按赤有作炎者見說文有作炎者見篇海無坐字

蓋原本作塗說脫上火字耳

似作倡似本

農作農古文

野作埜古文

委作飢顏師古曰飢古委字○烏金場記飢里士爲人信服有知計者敬止錄稿本旁點飢字以爲疑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五西明叢書

耳然但見此記中餘並作委

模作樸與模

浙作浙古文

乃作迺玉篇迺乃篇迺

歌作謠玉篇謠謠

呼作謠顏師古曰謠

卻作郤古文

食作飢玉篇飢飢

拜作擗字

嬾作嬾與嬾

濕作溼說文溼或作濕

杯作栴說文栴通作杯

蠹作蠹古文

搜作搜集韻云與搜同凡从交者今文作叟

翦作翦與翦

慘作慼古通詩胡慼莫慼

縱作從集韻云與縱同

玩作翫古文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六西明叢書

鯨作鯨說文鯨本字

喜作喜說文喜

耶作邪說文邪

刊誤今併正文中按語彙錄於此

卷上

人謂古來四季一浚康熙志引此作古來四季一浚有官錢官米役夫疏浚之制按乾隆

志不引古來四季一浚句故增加舊時疏浚四字然則此本浚字下當脫有官

錢官米役夫之制九字原寫本及敬止錄康熙縣志

程趙二公給田收租乾隆縣志諸書所引皆以此歲充淘沙顧夫之用

十六字雜入正文上接委峴淘沙下接嘉定七年蓋
並沿明季雕本之誤今細核文義嘉定七年以下實
當另為一條而此十六字乃其標目耳今以意改正

前修後易土治鐵而固之按下卷魏行已記土字下

古小自溪溉建魯田以下三十八字至正志引及敬

水今止錄引並作溪通建魯營開浚以通它山之

於塞二句作今可以浚其淤塞以復古蹟結亭外

無今沙淤塞四字以上諸書皆與今本大異竟不引

其何故今本文義順適並無誤字不敢因他書徵引

遠便刪改而諸書殊塗合軌又必非無據故特附注

本條俟博雅君子審定之○又按今本溪溉建魯田

至最易淤塞十八字蓋舊老口中語言古時小溪如

此不然焉有僅存淤澀之港一

經開浚即可概田數百頃者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七 四明叢書

系參政十月迴沙開成原本十一月一字誤 三十

委淘沙刻在再委淘沙之下

二工守山閣本

卷下

樓鑄七 原本此下七詩無題今

山堰詩 據攻魏集補此題目

題它山善 此目據友

無名山圖經以此詩為史春坊作今乙稿

氏詩無之又目作題它山亦不知其何據也

堰山此目據四明詩存選

嘉山魏吉州次韻詩擬補

陳壇叔振韻 此目據四明詩存補又按例下

詩壇據四明詩存選魏吉州次韻詩此題當作迴沙

其題目首倡者實係安晚因合四詩互勘蓋可齋方
有意水利安晚以詩勉之既而可齋按視它堰拜長
官而思防沙之策乃用安晚原韻賦此以答其意
是時迴沙開固未成也及開既成安晚再用韻頌美
其功而吉州和之耳然則此詩原題必非迴沙開諸
家選本不見此詩姑仍闕文以俟博雅○又按它山
圖經載此詩題作它山行
是書晚出難信未敢據補
迴沙開成大鄉 此目據四
師陳大鄉韻 明詩存補
佚文 四十一條 壽鏞案見六志校勘記四

卷上

北山下古港

而更開建魯以導之尤足以佐大雷諸水所未及九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八 四明叢書

字在不被橫夏入港之下 蔣學鏞水利考引備覽

建迴沙開

大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溪塞不流七

鄉河渠不受利歲發眾淘之至三四舉費緡錢數萬

已復塞如初與其淘於既積不若未至而遏之使用

為開則水輕上流沙重下止水濫則開平則啓使得

行舟沙溢開外淘之易為力乃仍吳家橋開之三門

板各七刻平字水則字於兩柱上令土人許阿一者

司之啓閉有節榜石於旁以示禁 嘉靖寧波志二十

雍正寧波志十四引水利備覽○按今本防沙篇亦說建閘事而與此不同且防沙篇議於未建之前此則論於既建之後至今本建閘條則但說歲月丈尺及工役費用而已似亦有舛此百餘字當在建閘條之首之

□□按至正志及敬止錄所引備覽諸堰凡三十九條原本必當別有標目今不可考矣然必在上卷無疑

欄浦堰鮎埼亭集外編三十五引欄作欄去宅山七八里在小溪鎮

有土壩

唐家堰去小溪鎮洞橋二三里

黃家堰去唐家堰一二里

四明志水利備覽校勘記

九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新堰面外編引無面字

播木堰在謝家嶢

朱家堰近風伯廟

風伯廟北渡橋南與風伯廟相對舊有硤今廢

何家小堰

沈家堰近顏家橋

張家小堰近徐家堰

徐家堰在櫟社南

樓家堰

華家堰

鰕堰

黃家藕池堰

屠氏橋閘

范家堰外編引在屠氏橋閘裏近江際

邢家堰外編引邢作斬

鄭家堰在縣城外半里

祁胡堰以上堰並在范家堰之左右

李家塔堰

四明志水利備覽校勘記

十

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陳五耆堰近娜兒渡去城十二里

張家堰與余村港相對去城十餘里

小馮堰近鑪頭堰

鑪頭堰近蔣家堰去縣南二十五里

蔣家堰行春硤南居民新砌

大蘇堰行石硤下

段塘堰去城六里

朱瀨堰

王家堰近松樹浦

松樹浦有小開通江及有強堰

鄭十八郎堰

鄭家食利堰在南城門外以上三十三條至正志四

錄山川考五引水利備覽無新堰面風伯敬止

家堰四條又餘條注文亦多與至正志又曰凡江溪相通

札記第十九卷不贅述○至正志又曰凡江溪相通

去處並在它山堰東蓋皆防蓄水源滲洩去處時加

修築以備旱澇農事之急務也

按此三十餘字疑亦備覽文

長堰

石堰俱西南二十五里以上二堰錄引

北渡堰南二十五里為奉化之北故名錄引在朱

四明志水利備覽 校勘記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翁家堰西南二十三里錄引在徐

桑塘堰西南十二里錄引在戒

王師堰西南十七里錄引在李家倉堰之下

以上六條敬止錄山川考五引水利

雜錄 一十七條 壽鑑案見六志校勘記六

不淳祐開守陳塏咨於鄉人盧陵守魏峴峴作水利備

覽嘉靖寧波志河渠書 雍正寧波府志河渠同

蓋溝洫始於夏禹經界始於商高宗而水利所繇興若

昔之為民興利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陂池起水門

提閘數十處以廣灌溉此王政必務其大也唐鄭令王

公元暉之作堰它山也關吾鄉旱澇豐歉之數基鉅而

渾衍不適於度茨堦不越於防漏井區瀦不平其衡水

屬梢按原作稍據 滿不符於則此不令經界偕溝瀆胥

病耶郡乘閒採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之說而全帙漫

漶莫稽顙末頃林郡公屬吾年友楊齊莊補此志按此

謂上郡乘也或之缺余過從商榷緝凡上得之詢自鍾

潭舊家藏此鈔本亦成化閒物也齊莊指示余此即不

得為指南車或亦借作驅山鐸按原本誤 而今改正而余亦驚喜

見所未見因先壽諸錄以傳夫志牒之向於過存也即

如孫叔敖於陂一事史僅約略言之使不考唐六典疇

知此陂首受瀾之潁水按瀾原本作潁字書所無考漢

所出北至壽春入芍陂此水即潁水也潁江郡潁縣此水

以名縣故唐六典云淮南道其行山有潁山徐靈期南

嶽記云從南嶽之祭於廬江潁山然則芍陂所又疇知

受之水出潁山無疑原本從山誤也今改正

濠水流注陂中按唐六典無此語 不考水經注疇知肥

接原作池據 水東北經注作潁按水經 白芍亭下東集為湖水

經注云東北逕白芍亭東積而為湖當以而芍陂以此

東字為句此添下字以東字屬下句誤

得名不考元和志疇知此陂外楚相又作陽泉大業諸

陂不讀鴻烈疇知芍陂之卽是期思不考三國志及鳳

陽郡志疇知尙書郎鄧艾重修於建安開旁爲五十小

陂利被沿淮廣陵數十鎮不考隋書疇知趙軌之修開

五門按原本誤作六開據隋書循吏傳改正爲三十六門灌田至五千頃

似序論之懷而遠及風馬不及之芍陂觀樓不厭過詳

河期思驕虞石橫石黎漿舊諸水其別有香門龍泉

及芍陂賈安豐塘諸名其重修有漢王景魏劉馥晉劉

頌宋劉義欣齊垣崇祖諸人悉數未易終物而博考羣

書僅得洪濠肥三水期思一名鄧趙二人則亦未爲能

盡臚其事者矣又唐以前書說芍陂事者如漢地理志

續漢郡國志崔寔月令皇覽意林通典壽春圖經輿地

志之屬皆有證明宋以後書更難四明志山水利備覽校勘記十三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枚舉亦非僅此五六書可盡也夫以彼章章如是而

博雅君子猶有未能盡臚其事者何況僻在東南又僅藉

寥寥文獻爲足徵討論功疏吾黨亦與有其貴矣禮有

之上有大澤則民按民字原脫夫人待於下按下字原脫流此卽

善溝水救之說也易有之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

作蓄眾此卽善防水淫之說也漱則爲川爲渠淫則爲

澤爲陂必如此而後盡溝瀆之利必如此而後倍經界

之模坎止流行之象不騎爲水利設而水利之大通於

政矣漱流之說可以旁通者余得唐韋瓘按原作崔瓘唐無其人據

唐文粹所載乃章懋宏文也今改正下同又按瓘懋向

以形近致誤而崔章二字絕不類乃篇中三稱三誤不

可解之記大農陂按原作大業陂誤也本目曰撥按原

腐曝淤倍按文本本作培然漢書溝洫志云增卑倍薄今仍之高徹卑又曰橫殺

衝波泄流引洫卽是數語足賅按原作賅以意改水經又得之

穆員之記石斗門按本目作新修曰善爲水者不與之

競按穆與直記云善爲水者唯其所趨使若自然其要在於不與之競而已如斧斯銳以分

其衝如月斯仰以折其勢宛然喉深口束按束原作速自宛然以下

乃陳太僕自爲文而此四字亦本穆記記首云舊制喉不深口不束今據改之象猶指諸掌

茲以備覽方溝洫志河渠書不足以方章穆二記有餘

矣而又安知章穆二記是修溝洫河渠者之所必收乎

故此等書通都大邑未必得而板扉小築中或得之鍾

氏之藏所謂禮失求之野也余以得購訪遺書之法玉

軸牙籤未足錄而殘編蠹簡中足錄之齊莊之采所謂

謀於野則獲也余以得網羅舊聞之法要以水利經畫

自叔敖李冰史起以下漢則有若劉信文翁鄭當時兒

寬召信臣王景按原作京據後漢書及水經注改諸人唐則有若雲得

臣長孫祥李襲譽按原作李襲譽字唐書地理志及李襲

水利者又有李襲按原作李襲字唐書地理志及李襲

雷陂之語蓋板刻偶脫陳或誤本之耳今補黎幹溫造

孟簡諸人宋則有若范文正劉彝呂頤浩錢良臣諸人

我明則有宋公禮劉公大夏陳公瑄徐公有貞朱公衡

播公季馴諸人按此處忽作點鬼簿掛一漏萬於義何取且即其稱述治水諸人亦多未當盡

隨意牽扯以示博雅明人習氣往往如此又所數漢劉

信者不知何人史河渠書漢溝洫志皆無此人姓名又

不知其何計此一代遠猷百年碩畫暇時竝當全齊莊

輯成全部以商治河通漕之略俾王公與前後諸賢竝

垂又俾此書亦與前後諸賢紀述竝傳是豈在宋徐節

孝先生治河議之下而不遠出我朝戴村白老人獻策

之上哉經濟君子循覽是書廢修墜舉當不僅為此地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旱澇豐歉之計大埤贊已也齊莊大小竝識今古兼綜

新志成行將重於琬琰而借此彙本作津梁是書之傳

又無俟余言之畢矣時在皇明崇禎辛巳七月既望前

柱下史郡人陳朝輔燮五氏謹序重刻它山水利備覽序

按曰太僕此序頗非合作已略爲是正附注篇

中至其篇首謂王公作堰不適於度不愆於防

不平其衡不符於則則紕繆之尤者也夫其所

謂不適不愆不平不符者謂當日事耶則是頗

倒黑白之語不足與詰者矣謂今日事耶則是

因漢唐以後河水屢決而妄議神禹者矣反覆

推求未得其解乃其下又不申明之但牽附他

說炫博矜奇而於王公所以作堰魏吉州所以

著書之意絲毫無關痛癢雖不作可也

又按曰太僕引用諸書余皆爲之攷證惟鳳陽

郡志未之見耳而元和郡縣圖志緝閱一周不

見所謂陽泉大業諸陂或余審視不密容有漏

遺不敢自諱也抑芍陂在唐隸淮南道而淮南

卷原書久亡太僕亦不得見之此二陂者或本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楚地而隸他道者耶記之以俟再考

四明山之水注於江與海潮相接鹽不可溉田唐太和

閒縣令王元暉鑿石爲堰於兩山間闊四十二丈級三

十有六治鐵灌之渠與江截爲二其詳見諸文而魏峴

之論備矣乃鄞萬世之利也高宇泰敬止 錄山川攷

至正續志言自蘭浦堰以下載之魏峴水利備覽今里

中所刻峴書未有始知尙未全也同上

魏峴官廬陵守寓隱鄞之小溪著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康熙鄞縣志修辭考

魏太守寓在小溪之上吉州魏峴嘗知廬陵及爲泉使
歸間居於此著它山水利備覽又雜記考

按曰峴世居溪上吉州乃其宦地卽廬陵也爲

泉使在守吉之前先輩說峴里居官位無不誤

者詳見後作者卷中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上下卷淳祐二年里人魏峴編輯

浙江通志
兩浙志乘

它山水利備覽一卷予鈔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

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它山堰東諸硤間凡三十有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曰攔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播木堰曰

朱家堰曰風伯硤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

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黃家藕池堰

曰屠氏橋間曰范家間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

曰李家塢堰曰陳五耆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龜頭

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曰朱瀨堰曰王家堰

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

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

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澇今是本皆無之是

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

可考者矣書爲泉使魏峴所作吾鄉魏氏大都出丞相

文節公之後其見於志者有豹文有峻而泉使以水利

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溪上之彥哉泉使諸子曰澐曰

洽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

全祖望它山
水利備覽跋

魏吉州名峴由廬陵來僑居著它山水利備覽最爲詳

善又重浚小古
溪港誌自註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寫本右宋鄞縣魏峴撰自序

謂鄞之水利皆仰於它山峴爲里人故考其顛末爲此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俾後來講明水利者觀之易爲力云

浙江采集
遺書總錄

宋魏公峴佐大參余公天錫提督四明它山水政續王

侯舊績著有它山水利備覽其講明源委指陳利害嗚

呼懋哉功媿王侯

鍾嘉秀魏
泉使傳說

公淳祐間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耆耆相傳瀾浦魏

家府基爲公第觀水利備覽序公自稱里人林元晉迴

沙間記云魏侯家溪上公又自云峴家距堰不數里據

此則公第在瀾浦誠若可信及考郡志宋時光溪濱有

魏學士山房而學士名杞非名峴豈學士卜宅於茲而

公乃其後與抑山房非公宅與是皆未可知也同上

按曰嘉秀所為傳說卑弱蕪穢本不足錄轉念

吉州此書雖見采於至正嘉靖二志而專本不

易觀賴成化間鍾潭人繕鈔一帙先輩據以付

雕傳入聖代用以備天祿石渠之儲藏而嘉秀

復手錄此本於乾隆辛未輾轉歸余得以附刻

六志之後則嘉秀之功不可沒也故為節其稍

可觀覽者以存其人嘉秀字蘊芳亦鍾潭人

魏峴四明它山水利備覽二卷乾隆嘉慶縣志藝文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楊德周字南仲最精考據宋人魏峴著它山水利備覽

為之注且版行焉蔣學補甬上先賢傳文苑

按曰余家所蓄本即從楊本錄出者卷首但題

楊德周齊莊訂正而已又同時陳太僕作序亦

但云齊莊得此於鍾潭舊家見所未見先壽諸

錢然則固未嘗為之作注也標庵此傳自注本

續香齋集今集中亦無此語且香齋集作於謝

山而謝山跋此書亦不云齊莊曾有注本當是

標庵誤記耳

吾鄉水利日已廢塞幸里中先正之書猶有存者如魏

提舉峴之它山水利備覽又水利考序

至正志水利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

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絕無足觀似

於水利備覽亦未及一閱者又水利考

魏峴吉州人以廬陵守致仕寓家光溪時它山堰壞沙

淤溪湛郡守陳塏委之修築淘浚著其利病於書曰它

山水利備覽家居十餘年卒姚燮四明它山圖經

傳略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二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魏峴鄞縣人理宗嘉定間以朝奉郎提舉福建路市舶

見峴所撰紹定初為都大坑治司按史稱坑治司在饒

烏金竭記紹定初為都大坑治司者領江東淮浙七閩

峴蓋治饒州故淮西路鄞州為所屬耳○又按寶慶志

兩云嘉定十四年泉使魏峴似峴在嘉定間已司坑治

然烏金竭記作於是年十二月尚以知司署銜蓋志作

於紹定初據其現官記舊事耳○又按備覽目錄稱魏

都大而趙都承中稱魏都大知五年五月臣僚言積

陰霖靈必有致咎之故比聞坑治司知鄞州進士馮杰

為鱸戶其妻以憂死女繼之弟大聲赴愬死於道杰知

不免毒其二子一妾舉火自經死民冤如此以是干陰

陽之和帝詔峴罷職見宋史理宗本紀○按淳祐二年

此據寶慶志十二及起為直祕閣以中大夫知吉州軍

林元晉迴沙開記見峴所撰蔣山龍潭廟記○按此碑署

兼管內勸農使銜見敬止錄原本吉作合必傳寫形近

致譌據寶慶志及林記改正峴世家光溪之濱見烏金唐鄭令王元

暉築堰其地以界江溪曰宅山堰溪上苦沙淤峴常募

工淘浚本書程趙給田條云近者連歲旱涸峴多自出

沙並見本願募開濶又嘉定八年及淳祐元年二年淘

書淘沙條願以為私家力弱不敵於官始攝守程覃置

淘沙田三十畝有奇嘉定七年峴請於守趙以夫乞增置以

夫復給田三十畝然田穀掌之丞廳遇旱申請緩不及

事峴請委就近措置見本書程趙給田條乃以田租責付溪上雲

濤觀竝牒峴照應嘉熙三年見趙都承米田牒及制置陳垵將建迴

沙開迴峴述鄉民意走書白垵垵因屬峴主其事而以

幕官林元晉進士安劉佐之淳祐二年見本書建開條

峴嘗謂君子學道愛人不拘其事苟致愛人之心無非

道也民以食為天田以水為本六府所以首水而終穀

序本書故其家居疏宅山之澤夙備見迴沙開記請於朝得祠

牒使里中朱王二氏按渠堰隄間之壞而修之嘉定十

四慶志又修烏金硤嘉定十四年見本書三陽條又謂洪

水灣積為江水所衝久之將泄溪流宜築隄岸本書洪

卒告於守黃壯猷成之淳祐三年見本書又請加封王

侯本書請加封而設齋醮以答神貺淳祐元年見於

條具造堰始末與其利害以及夫所當興修隄防者著

於篇以告後人曰四明宅山水利備覽凡二卷淳祐五

年旱峴率里人禱蔣山龍潭得雨倡眾新其廟明年春

廟成峴為之記蓋此時尚未之吉州任云見蔣山龍

按曰吾鄉前輩說魏吉州里居官位雖博雅如

全謝山亦無不錯者吉州自序備覽云家距堰

不數里其作烏金硤記云峴世居光溪之濱林

制幕迴沙開記云侯家溪上寶慶志云泉使魏

峴以鄉郡為念顯證如此而謂其寓居溪上何

也舊志云官至廬陵守廬陵即吉州故林記稱

新吉州魏侯寶慶志稱新廬陵魏守蔣山廟記

自署新知吉州軍事顯證如也而謂其自吉州

來寓溪上又何也蓋寶慶志第十二卷有溪上

寓公新廬陵魏守之語而林記中所云新吉州

魏侯者一本誤脫新字語見前記前輩必本此

二者為詞不知宋時稱寓不必寄公或從其自

題郡望或主其應舉籍貫故寶慶志公宇門稱

陳清敏卓爲寓貴開慶志高橋記稱余尙書晦

爲寓聚按前人呼此皆生長四明里籍又顯著尙書爲聚

之史傳者今以偶然之稱謂與傳寫之誤本而

反沒其人自稱里貫之鐵據可乎又寶慶志嘗

稱峴爲泉使後人相率沿稱之亦究不知其何

官也余攷理宗紀始知其嘗爲都大坑冶司宋

制都大坑冶司掌鑄泉貨由是而備覽序中之

所云問鑄蔣山廟記中之所云鍾官按二字見史記平準

四明志水利備覽校勘記 三三四明書 約圖刊本

書及漢書百官公卿寶慶志中之所云魏泉使

表注云主鑄錢官也

備覽書中之所云魏都大一皆豁然貫通無復

疑義不然開卷茫然恐不知生軍是何物矣謝

作甬上族望表云泉使魏氏吉州人也自泉使

峴來歸此數語無一字不錯泉使雖不錯然峴

官坑冶遠在知吉州之前何得稱其舊任蓋亦

未知泉使是何官耳然吾不解謝山何以錯誤

此又按曰宋史真文忠傳稱德秀爲江東轉運副

使旱蝗廣德太平爲甚德秀親至廣德與太守

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先是胡

楓薛極每謂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嘗

日聞因倡言旱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乃

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秀上章自明朝廷惜與

峴祠授庠幹官而擢德秀知泉州云云夫始既

目擊情形便宜發粟撫乃爲人指使彈劾同事

反覆如此其人殆不足道後余綜核時事始知

別一魏峴而非吾鄉之魏吉州也文忠本傳爲

江東轉運副使在嘉定開宋史寧宗紀於嘉定

八年書是歲兩浙江東西路旱蝗又書秋七月

四明志水利備覽校勘記 三五四明書 約圖刊本

丙子發米三十萬石振糴江東饑民紀與傳合

三十萬石卽文忠與魏峴所發之廩無疑而備

覽淘沙條云嘉定乙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

隨宜爲浚沙障水之策乙亥者八年也正與本

紀書兩浙旱蝗之語合然則是年五六月間吉

州方以鄉邦憂旱淘沙浚河而其秋七月乃卽

在江東路廣德軍發粟振貸此事理所必無者

且發粟雖在七月而其目擊旱蝗與文忠請論

荒政亦必在五六月間又況所見所聞吉州從

無知廣德之說其爲姓名偶同而別自一人斷
斷無疑至理宗紀所書都大坑治之魏峴可決
爲吾鄉之魏吉州者以旁證甚多又且坑治罷
職在紹定五年備覽序作於淳祐二年序云問
鑄來歸閒居十餘年其年數又適脗合則此事
固難曲爲吉州諱矣特吾甚有疑焉吉州事蹟
雖不少概見讀備覽一書懃懃懇懇憂民甚至
當不至以人命爲兒戲且進士非平民何至以
鑪戶受逼卽爲鑪戶何至憂死其妻女其人尙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在何以弟爲代愬理曲在彼何以不自申論坑
治司非赫然在朝之權姦進士非懦弱無知之
編氓而乃自殺其子又殺其妾既死其身又火
其家一若死亡頃刻萬難自全必不得已而出
此者按之事理劫語殊恍惚匪信況此事果實
黜免已幸何以復起知州郡乎蓋理宗久之亦
悟其冤矣抑吾又聞吳丞相之兄莊敏者當時
所謂正人君子者也方莊敏官都大坑治時臣
僚劾其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萬計見宋史理

宗又有大蜈蚣小蜈蚣之謠見李有古杭雜記然則當
日之彈章固多出於門戶嫌怨不盡公言而坑
治之司掌握泉貨又爲他人所垂涎黷羨者欲
奪其位尤不能無羅織之詞此則讀史者所當
平情細察固非阿私鄉賢而故爲之昭雪也故
傳中據事直書復爲詳論於後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

校勘記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四明它山水利備覽校勘記

三吳水利條議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三吳水利條議

補編卷第二十二

吳縣錢中諧宮聲著

論設水官

水利之名三代未著也井田之法方井之地廣四尺爲溝十里之成廣八尺爲洫百里之同廣二尋爲澮捐高腴之地以爲溝洫之制運人匠人俱治田之官而卽以治水者也自秦人開阡陌而溝洫廢厥後史起鄒國白公召信臣之徒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後水利興焉其在吳越固魚龍之所宅鼃鼃之與遂昭代叢書三集三吳水利條議一 世楷堂藏板

壤爲下下田賦不入天府故治水之事可紀者僅周敬王二十五年吳行人伍員鑿河元王三年越大夫范蠡伐吳開漕烈王十五年楚春申君治水松江導江入海開港漕田開浦置上下屯漢陽該令袁珂築長橋鑿便民河亦以避汴河之險未必因田開治也其後梁河築塘代不勝書或以通船或以灌田畝常難而施之惟自唐以來聚閘隄防之建于灌溉之功居多焉至天祐元年吳越錢氏置都水營田使司以主水事募卒爲部號曰撩淺每部二千人以備導

諸河于是遂有專官而水利之制始密無他錢氏擁有吳越國用軍興無不取給于數州之地所謂享其利者不得不爲之去其害也宋南北三百年遣官修浙西水利者計二十有九元興九十餘年之間都水營田使司之廢置者再四而相視督治之官不與焉明制蘇松田稅旣數倍于昔故永樂間命大臣治水而以亞卿給事爲佐宣德時又令蘇松常鎮杭嘉湖七府各置勸農水利通判屬縣各設水丞簿以專其職從巡撫周忱之請也而周于是時實兼水利農田昭代叢書三集三吳水利條議二 世楷堂藏板

尋復兼督杭嘉湖水利可見七郡江湖固脈絡流通不能盡疆而理明矣以後或遣部郎或置僉事恆以七郡責成之及其季年以蘇常道臣分理故不得專任其事而州縣之水利復以爲冗員而裁并之于是水患日甚而經理無人議獨備荒皆苟且終歲之計而已則水利之制不興究非久安長治之謀也夫東南澤國也天災橫流歲一有歉雖設官分職猶懼其不克濟況乎并其人而去之乎宋元兩朝浙西賦額甚輕猶且按視興修講求利害周詳勤懇若此今東

南之賦仰給半天下所謂享其利矣安可不爲之計其害乎夫去害卽所以興利也興利之宜先在乎水官江浙農田當命大臣總理而以部郎官二人分理浙江江南之宜倣永樂二年之制其府州縣之佐貳官亦宜復設以專其任宜倣宣德二年之制其各湖浦開闢時易淤塞宜倣洪武初各設官使以備常年開濬撩淺之卒當如錢氏之法召募爲部而以額設之河夫銀兩爲其工食則大小既有專責而水利漸次可舉行矣不然者以他官兼理則委任既昭代叢書壬集三吳水利條議卷第二十二三世楷堂藏板不能專而猶之無人也或設官而不募卒驅使不備譬之將帥無兵無以戰守也此廟算所宜早計者也

論太湖三江五堰

王鏊五湖記曰吳郡之西南有巨浸焉廣三萬六千頃中有山七十二襟帶三州在南之水皆歸焉其最大者二一自寧國建康江寧等處入溧陽迤邐至長塘并鎮江潤州金壇武進延陵丹陽諸水會于宜興以入一自寧歙天目諸山下杭之臨安餘杭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而皆歸吳江分流以入海一名震

澤書所謂震澤底定是也一名具區周禮職方揚州之數曰具區山海經曰具區之山北望具區是也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一名五湖范蠡乘舟出五湖公羊傳五湖是也五湖者張勃吳錄曰五湖五百里故名虞仲翔云太湖東通具區江南通烏程霅溪西通宜興荆溪北通晉陵涌湖迤邐東連嘉興非溪水凡五道故謂之五湖然今湖中迹自有五湖曰菱湖莫湖游湖貢湖胥湖而吳人稱語則惟曰太湖云又按王同祖三江考曰禹昭代叢書壬集三吳水利條議卷第二十二四世楷堂藏板貢三江旣入震澤底定三江震澤皆在今蘇州境昔大禹治水東南見于經者止此兩言而東南水利之源古今治水之法悉寓于此三江皆西通震澤東流入海禹時洪水滔天震澤之水汎濫懷襄故禹之治之也因東流之勢決排壅塞使餘三江入海故言底定以明不爲害也其駁辨先篇三江異同者反覆推詳而以唐張守節史記正義之說爲有據以庾仲翔吳都賦註與正義說合而尤分明其謂太湖自吳江縣長橋東北合麗山湖者爲松江又東南分流出自

覘江入急水港入澱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但澱湖之東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乃合吳淞江故曰東江已塞也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三折成三江俗呼上清江下清江吳淞江其實一江也入崑山西南又分爲二一名小娘港五里許復合爲一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繇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是婁江亦已湮也讀朱長卿吳郡圖經謂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劉家河者非蓋太湖之說王鏊言之甚詳三江之道同祖辨之甚核而今之所急者固不在乎區區之論說惟在明水之來源與其歸墟而辨施功之次第耳愚嘗按其圖江浙七郡惟吳卑下水之所都其入海之路大者有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又有七鴉許浦茜渚楊林亦屬吐納之地皆在蘇州而在松江者爲黃浦至其委實與吳淞江合流以入海吳江縣之長橋實爲太湖出水之徑故宋單錡論長橋爲三吳諸水之足以承震澤之腹而往來吞吐之勢率由于此而今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僅通一綫是知治水者不必復泥三江之故迹第如吳淞江劉家河白茆港三大浦者卽今日之三江也三大浦旣通而水患可紓是卽謂行禹之迹可也故治水者宜先三江吳江之長橋爲門七十有二以殺水勢而今之貪利者東西蒔葦蘆數百頃久之漸成平壤架以屋居坐視吳江之民頻遭水厄湖水一漲灌城而入全縣之田蕩然爲患譬之扼其吭而欲氣之流通閉其水火而欲具飲食者此必不可得之數也且不止爲全邑之害而已全郡受之鄰郡并受之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稍減一二此上流分殺之說豈謂無益乎故治水者
次長橋又在五堰也

論吳淞江

明初夏尚書之治水浙西也用元人周文英之議舍
吳淞事劉家河首開崑山夏駕浦掣吳淞北達劉家
河復挑嘉定縣之顧浦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劉家河
入海是時吳淞江尚闊百五十丈夫劉河之濬一時
不爲無利自白茆漸塞全河之水以一劉河洩之似
未爲安至隆慶間巡撫海公則專治吳淞江數十年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三 吳水利條議 七 世楷堂藏板
開雖有小災不爲大害所謂擇善而行巧于師古者
其時吳淞舊蹟自黃渡起至宋家港口長萬一千五
百七十一丈議減半開河面十五丈底闊七丈五六
尺計工食六萬餘兩夫夏公之時吳淞闊百五十丈
至隆慶間而舊蹟止存三十丈者因水分道于劉家
河而遞減也嚴衍曰此江開于五六十年前則難開
于今日則易往者波濤湧悍勢如奔馬駕舟而渡者
時常覆溺斯時欲築壩岸水費不下數千金而開濬
非二十餘萬未易畢工也今則洶湧俱成平地中間

僅存一綫殆與無江同如欲開濬則築壩岸水之費
可省大半較之洪流瀕洞全藉枯槁之力非用數萬
人一月之功無能使通江之水盡去而施畚鍤者也
倘此月之中陡值霖潦則旋戽旋滿又不知其費力
多少而水乃可盡是濬鑿之力未施而民力先疲財
用先竭矣故曰此江議開于五六十年之前則雖然
在今日江身等于平地而欲開平地爲深江則其功
奚啻十倍于前而云今日反易者何也耆老言茲江
湮塞以後太湖壅絕不下瀕湖諸邑固並受害而江
昭代叢書 王集 卷三 吳水利條議 八 世楷堂藏板
邊之田亦乏灌溉既欲開江則于西瀉湖水東蘇民
困不必復舊時之大觀或十丈或七八丈俱可苟能
永久通水自足以洩湖水而注之海灌枯田而滋其
膏矣抑更有說濁潮不上清水日下則江底日深江
岸日蝕焉知今日之所謂十丈七八丈者不漸爲後
日之二十丈三十丈乎此小借民力全用水力日久
而成川也嚴衍之言正與海忠介之取深不取闊者
同一義也又言清水不下皆由吳江長橋之壅阻湖
水東洩之勢不迅故海潮日上湖水不下而江塞至

欲使濁湖不上則非江尾設閘不可所謂江尾者非江之大尾閘盈十里者蓋指通海之處耳吳淞水盛春申君從江腰開一浦南洩其水于三泖人遂呼之爲黃浦此浦既開江水遂從浦中南行入泖而西路之江遂塞其塞處名朱家渡今當于朱家渡設閘一潮退則開以洩西來之清流潮上則閉以遏東來之濁泥則此江水無淤澱之憂況此江自宋家渡以東勢尙浩瀚則無容開自黃渡以西不失故迹亦不必開惟黃渡之西宋渡之東湮塞要不過三十里耳今昭代叢書壬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藏板止開十丈之廣爲費約五萬金寬之以三年乘農隙之時而募貧民爲傭既不築壩又不屏水晴則興工雨則歇作從黃渡有水處爲始不取辦于一時不苟且于目前務濬深一丈五尺而止閘之設以兩重閘岸卽築屏宇設閘官一人閘夫五十人以司啟閉而常年小濬責之兩岸專利之豪民則此江日廣日深而三吳之水患庶幾少息此皆嚴衍訪求故老熟悉水利之言鑒然可行者也而曹允儒之論黃浦則以爲澱山湖水注爲趙克大盈願會松子盤龍五浦而

入于淞江三泖則注爲各塘涇港數百餘而入于黃浦自范蠡圍田東江漸塞後春申君遷就其開始開黃浦是浦實承太湖東南委輸之水及杭嘉湖分注之流向也東江未塞此等之水自松江柘河開港諸處直東入海何其便也東江既塞黃浦雖濬其水不東而北屈與吳淞江會吳淞通利茲水尙爲迂流吳淞若塞井入婁江愈迂愈溢害莫鉅焉昔人謂黃浦亦爲亂流良有以也至于劉河向爲吳淞之子江今婁江上接至和塘塘上接鮎魚口則劉河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其劉家河之通利與否與夏駕願浦無大相關是二者有之適所以爲吳淞之累建議當塞之今觀嚴曹二子之說則吳淞之開濬較之劉河自萌不可不先也而東之劉家河東北之白茆港以至七鴉許浦楊林及諸通江海涇浦亦宜漸次盡力又未可專恃吳淞也何則夏公專治劉河海公專治吳淞皆救一時之急而非百世之利也故其功往往數十年而泯今以吳淞爲之綱而劉河自前爲之輔則浙西有三大川可無慮水之溢以七鴉許浦楊林

諸涇浦爲之緯則三大川又有分流以廣其趨下之路亦可無慮三大川之壅故開吳淞及宋渡者宜行衍之法卽開劉河白茆者亦宜倣衍之說不必循舊時水面故迹但使之深濬常通則利在斯民矣或者曰夏海二公以全力勦興當時布衣蔬食循行度土豈不爲百世計而今皆湮塞如故殆亦氣運使然耳愚以爲禹之治河千載安流至戰國而河患方始蓋由于秦人決水灌安邑也今東南之水不比黃河湍悍遷徙不常禍在豪民之占河爲田中流爲梗故迂

昭代叢書

三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十一

世楷堂藏板

曲而成壅塞耳使順其性而導之更有常年疏濬之制分地督理之官安在其不通駛而歸壙也此與治河者功相萬也

論劉河白茆及江海支流

劉家港在大倉州東七十里港外卽大海水面遼廣與他港浦不同上接至和塘塘自府城婁門東經沙河又東入唯亭諸水至崑山縣一南繞城爲濠東行轉北一北行而東橫貫城中竝入婁江一白茆港出常熟縣迎春門起至海長八十里凡太湖之水自無

錫常州而下者若蠡河若元和塘若陽城湖以逮崑山之傀儡蕩巴城湖皆會于華蕩昆承尚湖由茆入海蓋浙西之水咸以太湖爲壑太湖又以海爲壑三江爲門戶東江旣塞引水紆回北向惟藉白茆一綫以分婁江之勢者也七鴉港在三十六浦爲最鉅形勢與白茆相埒工部主事姚文灝重濬七鴉浦記曰白茆海口漲沙爲梗似非人力之可爲變而通之宜別有道惟是七鴉獨無他妨且當陽城諸湖之衝而入海又徑可恃以爲利但其開亦頗爲村市居民所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阨塞水性未遂宏治十年請于朝遂籍常熟崑山二縣近浦之戶得二萬五千三百人疏自尤涇東至木樨灣凡五千五百九十丈旬有五日而成計工受值用夫銀五千二百七十兩闢如舊而深倍之下閘直塘兩岸市肆所侵其闊倍舊決放之日眾流奔注而沙頭圍築之處日以崩頽水溢洶湧則七鴉者白茆之東南劉河之東北一大支流也梅李塘之源自維浦入耿涇千步涇迤邐常熟縣東出許浦入海倪岳常熟縣許浦塘疏濬記曰縣治濱海其東北有許浦

塘上接梅李塘會昆承諸湖水以達海宋元時嘗立水軍寨明更置巡司歲久海水衝坍至今海口三十六里巡司三易其地浦爲潮沙所壅湮塞亦久至是始濬浦之壅者闊十二丈深八尺長四千三百二十丈有奇分占工作爲力易者人三尺難者一尺有奇不踰月告成凡役二萬二千人有奇鑿地之紆者十有二所除兩岸積土爲坦道植柳俾土不崩得舊閘于雙墩移置海口易置巡司于閘上俾兼啟閉復謂

梅李實居上流水比不通仍以萬二千餘人濬之長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六千一百三十丈有奇深闊減許浦十之二自城東門抵海口七十餘里凡爲工二萬三千有奇而成功則許浦者又白茆之東北一大支流也楊林河東至花浦口入海西出新塘上承巴城湖長可敵七浦其他錯腳港陳大娘浜汧浦大錢鹿鳴雙鳴唐茜諸渚俱東入海之支流也松江府黃浦約長二百五十餘里北吳淞江劉家河更闊大焉由夏公所開之范家港以入海皆不可不濬者也至水道之通江者蘇州則有常熟而福山爲大常州則武進之孟河爲大而

江陰黃田諸港鎮江北境之丹徒孩兒諸港並通江湖出入以濟運河漑高田亦不可不濬者也蓋蘇松之水利在宜洩惟壩身之左右宜設堰瀦水以備旱大約主于洩者十之九常鎮之水利在吐納故漕河上下常建閘截流以資轉運大約主于蓄者亦十之九也常鎮之疏濬正通江水之往來蘇松之開壩惟恐湖水之不去此四郡治水異同之大概也繼而海諸公而起者所宜留意焉

論水勢壩身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四

世楷堂藏板

周大部曰治水之法必先明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考常州之水至無錫達蘇州運河東南注于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由橫塘以出胥門城壕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運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遠者乃東下長蕩鵝苑諸蕩而分瀦爲陽城諸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縣陽城湖而南皆出塘之水未聞有水自太湖北入于婁門塘下注于陽城也承向湖而洩入于江者也此其跡之顯然不可誣者

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北注于陽城昆尙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爲震澤之尾閘苦涇諸浦爲震澤之後門乃謂浚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于海然則以三江爲震澤之咽喉乎爲震澤之胸腹乎此不經考索之故也宋黃震曰昔人開苦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開浦盡廢而海沙壅塞爲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于內田而湖水因之

昭代叢書

三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五

世楷堂
藏板

不得急洩故呼爲壩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水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爲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爲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壩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壩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宋郊置言水利六失首及之矣三十六浦之中惟白茆七浦爲最次則楊林湖川福山等浦但宜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苦涇東楊林雙鳴鹿鳴大錢周涇許浦等河各于開浚之後須雨頭作壩以節

清水以拒渾湖旱則瀦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官不勞于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于田地拋棄之苦實爲兩便也觀于大部之言水之形勢略盡矣就其中所謂壩身者曹允儒以爲與常州地形相等起自福山圖山迤邐常熟太倉嘉定三州縣間三百餘里允儒嘗出太倉東門詣苦涇中閒有腰菱站者誠如白下七里八岡昔人謂苦涇南北之地比蘇城崑山其高不啻丈餘是也往年開治各涇浦其闊不過三四尺一二尺而已且止于其地面爲丈尺而不知以江河之水面爲丈尺又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所謂卻行而求及前人者也允儒本論壩身而因及從前開濬之誤不問高下而均其淺深雖夏海諸公專志并力亦恐其未及此也蓋當時民苦昏墊費國家之儲蓄盡人力之疏排勞大小諸賢之跋涉經營水得通流奔駛足支數十年已爲過望縱前人計慮及此斯時民力已竭財用亦空欲從而窮其形勢情狀有所不得也是非諸賢之過也後人精求治水之法補昔賢之不逮則允儒之言宜有採焉夫許應達亦嘗治

昭代叢書

三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
藏板

吳淞矣初至見水尙通流前人之疏鑿可攘爲已功也不酌羣言獨任私智惟務築壩會不運土每車厚微乾稍削菱蘆卽已放水又末段去海不遠潮勢湍悍遂以頑石壓做舟塼築費數千金而潰其所沈木石畱碍江心潮汐依之易爲澱聚未及兩載海公所疏復爲平陸後之繼之者不可不慎也

論五堰

廣通鎮在高淳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也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諸

昭代叢書

三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七

世楷堂藏板

水連三塔蕩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亭春秋時閻閻伐楚用伍員計開河以運糧今尙名胥溪故旁有伍牙山左傳楚伐吳克鳩茲至于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蓋繇此道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唐景福三年楊行密據宣州孫儒圍之五月不解密將臺澤作魯陽五堰拖輕舸饋軍故得不困魯陽者銀林分水等五堰左右是也壩西北有吳漕水言吳王行密所漕也至宋時不廢故高淳之水易洩民多墾湖爲

田者而蘇常湖三州承其下流水患特甚宜興人進士單錫採錢公輔議著吳中水利書以爲築五堰使宣歙金陵九陽江水不入荆溪太湖則蘇常水勢十可殺其七八元祐中蘇軾稱其有水學并其書薦于朝時用事者方欲興湖田未之行也故承豐等耳官司所築無慮數十萬而固城石臼丹陽之閒大抵多圩田矣宣和中待制盧襄奏罷湖田極言開銀林湖爲非時卒不行明興以金陵爲南京謂蘇浙糧運自東壩入可避江險洪武二十五年浚胥溪建石閘命

昭代叢書

三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六

世楷堂藏板

曰廣通鎮設巡檢司稅課司茶引所是時河流易洩湖中復開河一道而尙阻胭脂岡乃命崇山侯鑿山焚石以通之引湖水會秦淮入于江于是東壩直達金陵爲運道云永樂遷都此道遂廢而蘇人吳相五以水之爲蘇常患也引單錫議奏改土壩增設官吏歲僉溧陽溧水人夫各四十人守之自是宣歙諸水稀入震澤而壩猶低薄水開漏洩舟行猶能越之正統六年江水汎濫壩大決蘇常潦甚租稅無所出于是周文襄楊垣大集夫匠重築之并欽降版勝有走

洩水利淹沒蘇常田禾者壩官吏皆斬夫匠充軍其
後屢議復故道而輒阻蓋利塞者三郡之民而利開
者高淳之田也嘉靖二十五年倭入寇商旅由壩行
者絡繹不絕沿壩居民利其盤剝復自壩東十里許
更築一壩兩壩相隔湖水絕不復東而高淳之田漸
圯父老言湖底與蘇州譙樓頂相平假令水漲時壩
一決蘇常便爲魚鼈當庚申辛酉閒大浸稽天淳民
紛紛欲掘壩會下壩偶決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
有以聞于華亭徐內閣階者會知縣方沂入覲召諭

昭代叢書

壬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九

世楷堂
藏板

重禁之韓邦憲廣通壩考之言若此愚按五壩去溧
陽八十里自廣通壩而東十五里曰新壩因以廣通
壩鑿河故從東復築此亦不堰水自此而東九里第
一曰昇平壩又南九里曰三塔湖壩又東九里曰南
度壩又東九里曰沙漲壩又東九里曰前麻壩是爲
五壩在廣通壩下流半受廣德建平高淳之水其溧
水溧陽丹陽句容之水又在五壩之北沈啓曰五壩
之水相平霖雨稍積山源怒沸則諸水奔馳東下連
五壩所受者同入太湖沛如也非五壩所能節也詳

宋郊僑書曰宜興而西有五壩者所以節宣歙金陵
九陽江眾水直趨蕪湖後廢去五壩則水皆入于宜
興之荆溪而入震澤東灌蘇常湖三州由是觀之則
昔人所節似連五壩之水俱堰入于蕪湖又詳宋若
震荅泄水書云古人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爲五
壩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銀林五壩入于運河以
至大江國初南渡以來五壩旣以不便木簾往來而
壞又射林唐末商販簾木由宣歙以入兩浙乃病五
壩艱阻給官中廢則金陵九陽數郡之水不西入蕪

昭代叢書

壬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十

世楷堂
藏板

湖而東入震澤由前後之言觀之則五壩在所壩之
中無疑矣今壩設五壩之上所拒固是宣歙諸水其
拒水不入于五壩而非築五壩邀其水以出蕪湖也
前言皆以五壩爲節水之具則昔之所築疑在五壩
下流別有要害之地而非今之所壩者也明初欲藉
五壩節水分流以入蕪湖可見五壩者但可爲湖而
不可爲田也復恐其賦稅爲累啟後人開壩之說乃
掣其賦于蘇州代輸蓋期諸壩以次蓄水而不疾趨
于東吳也聞五壩豪家隱其水利有關三郡之情下

嘉靖三十五年乘縣官入覲從署事府判欺田陞科
盡占爲田夾築土梗于諸湖之中壩東之水不容餘
瀝停貯竭其流而決入于太湖太湖豈爲辭哉不知
下流二三百里之田陰受其汨沒之禍而莫之計也
啓之言與邦憲所考相異同若此夫高淳之病因廣
通截五堰之水不得宣洩故汎濫恣肆而莫之救然
其賦已掣入吳中矣其患爲小吳中之病因廣通壩
在五堰之上而五堰復爲豪民占佃不得淳泓宣歛
金陵諸水乃奔潰四出而下太湖其患爲大以高淳
昭代叢書 壬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王 世楷堂藏板
爲壑固不可以三郡爲高淳一縣之壑尤不可也且
高淳之與三郡賦稅人民多寡輕重果何如哉夫高
淳溧陽之閒不全藉占佃五堰者以爲賦稅也開五
堰復爲水而除其科在 朝廷不過歲捐全額之二
三耳即使高淳田五堰之田爲全額而全除之而蘇
州所加之賦固自在也則五堰不可不開也廣通既
居五堰之上故高淳以上之水無所入雖入矣而爲
占佃者所阻故三郡以上之水無所蓄惟移壩于五
堰之下則五堰爲高淳洩水之區而新壩復爲三郡

截水之路兩者均利焉則舊壩亦不可不移也治水
者大抵以三江爲急以五堰爲緩愚之反覆于茲者
惟恐後之治淳者偶見一邑之疾苦妄建決堰之說
以貽三郡之大害故不禁詳言之

昭代叢書

壬集

三吳水利條議 卷第二十二

三

世楷堂藏板

三吳水利條議跋

論水利于三吳上流莫利于隄防東壩之築是已下
流莫利于濬導吳淞江之開是已而其利之尤大者
莫若舉各湖之淤蕩而盡去之使蘇松常之水有所
蓄洩則永不爲患自明初開吳淞江而三郡之水悉
達于海旣而江水狹窄欽金陵諸水以浸灌三郡復
築東壩以攔之似宜無水患矣茲又連年暴漲高下
淹沒此由姦民貪利徧種蘆葦菱芡當官者不以爲
害而莫之禁不數年閒草積泥淤大澤變爲平原于
昭代叢書 王集 三吳水利條議跋 三 世楷堂
卷第二十二 藏板
是大雨行時水無貯處三郡之民田悉爲巨浸矣然
則爲今之計必先除各湖之蘆葦菱芡使水行無所
阻滯而姦民不復敢占澤爲田然後以錢君之說行
之庶幾有裨于國計民生乎壬寅春日吳江沈株惠
識

利 用
志 上
水

四明張氏釣園開雕

序

句甬爲古於越區瀕江帶海居斥鹵之最下阡疇交錯每苦灌輸之難自有唐王陸兩邑令築宅山堰濬萬金湖而郡城江東西之水咸有所蓄洩遂無以旱潦爲慮者歷來賢守上官復相其高下度其陰陽作隄堰防牖以通塞其要害而句甬之水利始有備而無患焉沿革旣久多荒廢不治民乃復以艱食爲憂後將形跡罔稽并前賢之功勳盡泯之是亦誰之責也周廣文介園留心掌故其於湖渠利弊尤能考證詳明駕宋元五志而

甬上水利志序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上之著書六卷凡隄堰之屬悉因乎流之所經肩列其下蓋體例本潘氏河防一覽而又能簡而無漏信而有徵其碑文議論之可採者亦附之真可謂盡善而美者矣余攝守是郡方有濬錢湖興復烏龍堰之役而介園適成是書浼余序其首所謂里有賢士人不患地方事之不可爲也矧水利一門尤關乎民食之大者哉因論列其大旨而應之時道光二十八年十月欽加道銜嘉興府知府署寧波府事調授杭州府知府臨川徐敬撰

甬上水利志目錄

卷一

城內河渠 水則喉關橋梁附

清瀾池

日湖

月湖

卷二

東鄉三塘河 橋梁硨闐附

茅山河渠 橋梁附

甬上水利志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三

東錢湖 塘堰硨闐附

大嵩河渠 塘壩硨闐附

卷四

南鄉河渠 橋梁硨闐附

卷五

西鄉河渠 橋梁硨闐附

十字港 橋梁

舊廣德湖

顏公渠 橋梁附

卷六

鄞江 橋梁江塘堰壩附

慈谿江

奉化江

甬上水利志 目錄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甬上水利志卷一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前守之留意水利者莫如吳正肅公故所著開慶志於創建碶閘並載碑記延祐志今關三卷河渠適在關中王元恭稱其於兩湖言之最詳惜無從見之至正志凡舊乘所已具者皆略不書而增補亦甚周悉多與魏峴書相表裏成化嘉靖二志似於水利備覽未及一閱者聞志體裁割裂湖潭溪渡隄堰碶閘各以類從夫水利當誌其源流而隄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堰碶閘之設則隨河流所經詳其遠近俾覽者得稔其形勢之所在豈特分載其名而已邱志但作一總論統東西鄉言之然自錢湖它堰之外一概從略并不詳載諸碶閘及水道之昔通而今塞者無以爲後人修復之地李志曹志直襲邱志原文一字不加增損錢志僅附載於山川卷內專據胥吏案牘記現存碶閘丈尺之數卽舊志亦不甚加採取蓋纂修者初不爲鄉邦利病計也今從蔣樗菴先生水利考之例先敘城內河渠次及東西爲

二隄堰礮閘橋梁即隨河流所經而附列焉至廣德湖已廢邱志仍與諸河渠牽連並書今另為一條誌其顛末諸碑記則盡錄之使賢守令之用心有可考焉

在城河渠 水則三喉橋梁附

城之河渠一水自宅山經仲夏而入南門一水自大雷經廣德湖而入西門淫潦泛溢則城之東北隅有硤以洩於江礮閘猶存二水之入城為州民之利今猶昔也 乾道圖經

南水志卷一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府東河

北通府後池接府學前河南歷府東橋 實慶志作府東橋西抵渡母橋本名杜母實慶志報恩觀西一名府西橋 渡母橋 純孝橋西抵行用庫橋東達東渡門迎鳳橋東達千歲坊通平橋河敬止支港二一由渡母橋裏轉西通董廟門內河歷清瀾橋在清瀾池 建橋俗呼府橋南抵通察院門內河出行用庫橋達平橋北達永豐街 渡母橋西達入挽花匯大河 此支今一由渡母橋外河利市橋 轉東直通縣前河 據宋羅城圖新增

清瀾池

在譙樓前 即今東通府東河於渡母橋北西通府西河於行用庫橋北宋節度錢億浚為火備後州守李夷庚復浚之以其土培鎮明嶺有橋北直譙樓名府橋 舊名清 元至治間即府同知德哥副使沙的重浚築短垣間護留水門 東扁題曰清瀾西扁題曰碧漪 以便民汲今淤敬止案今董廟內關及察院行臺各門下皆其遺址

府學前河

南通府後池接府東河東歷鑒橋 南通實橋北歷乾溪橋 實慶志作抵乾礮頭西至貢院橋今稱高遠橋

南水志卷一

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抵鑒橋 北經伏飛廟前報德橋入贊河頭為渠出引仙橋 北達白衣寺前橫街大橋 南通永豐街李衙橋東上橋北即白衣寺前橫街達白衣寺前通府西河止錄

平橋河

平橋舊名四明橋 案唐太平三年刺史李文瀾建亭立石書平字為水則實慶志無平橋并四明橋之名有永濟橋注云路分衙前景德四年僧惟一建乾道五年守張津作亭其上嘉定十三年火亭廢於西北廂與成化志平橋注合必平橋又名永濟也北通譙樓抵寧波衛治其河西通月湖東折南歷竹行橋歲

坊一名光祿橋 案寶慶志迎鳳坊稱南湖千歲坊
稱南湖頭蓋自平橋起西至三板橋河月湖十洲環
於內為月湖盡處平橋以東至于歲坊河其章巷
水自捧花橋來為日湖盡處故曰南湖頭 章巷
橋一名都憲橋東抵干曾家匯橋在南章巷橋之永
歲坊西達平橋街 曾家匯橋在南通廣濟橋
巷橋寶慶志注曾家匯西今橋欄刻永安廣濟橋
匯東南南即古四柱橋東抵握蘭橋舊有握蘭坊故名
西過廣福寺前達湖橋東抵新橋西過縣學達鎮
欄橋直街寶慶志云廟院前東新橋明直街東過
郡城隍廟周家橋對南普照橋舊有普照尼寺故名
抵福明橋雲寺東歷捧花橋寶慶志亦作奉化南達
又西過廣雲寺東歷捧花橋寶慶志亦作奉化南達
達鎮明嶺直街東歷捧花橋寶慶志亦作奉化南達
街龍舌頭入日湖其支流有四一東入市中心橋北達

南水志卷一

四四明書

約圖刊本

坊南抵北流為萬壽寺西渠歷廣慧橋東過萬壽寺
魚欄橋北流為萬壽寺西渠歷廣慧橋東過萬壽寺
口抵開明橋直街柴家廟橋東出小梁街巷口抵開
西抵千歲坊直街柴家廟橋東出小梁街巷口抵開
萬壽寺西直街又至蕭家橋口通縣前河一自握蘭
西達貫橋直街又至蕭家橋口通縣前河一自握蘭
橋北側東入漁欄橋又名吳欄鄭土音讀魚為吳北
為里人戴氏開濬數流為城隍廟後渠今悉入民家
大隨復淤遺址尚存 流為城隍廟後渠今悉入民家
一自章巷巷橋南側西入章巷巷南今在黃魚南
出解元橋今於東抵廣濟橋西達紫微街為縣學
後河歷傅家橋南抵縣學後街北均香橋北抵平橋
入眾樂橋河西出建碑橋在月湖東畔昇平橋今

府基巷南達入月湖一自廣濟橋南西入通安橋
繕治坊巷 入月湖一自廣濟橋南西入通安橋
名廨院橋 與孫家橋一支合錄 敬止

縣前河

西歷蕭家橋北抵縣前街貫橋寶慶志作千歲橋注
萬歲橋一名貫橋北抵縣前街貫橋寶慶志作千歲橋注
達鑒橋南達市中心橋飯巷橋舊名慈行南達南通府
東河東歷黃封橋寶慶志作皇封北抵縣前街回渡橋
南抵小巷北開明橋寶慶志一曰通明鄭縣前宋時
達魏家巷 開明橋寶慶志一曰通明鄭縣前宋時
分司前南達三角地積善餘慶二橋鄭清之宅前照
龍舌頭抵奉化橋積善餘慶二橋鄭清之宅前照
他頭積善南達廿九營餘 琅邪橋在二境廟拱星坊
慶南抵巷俱北抵大街 琅邪橋在二境廟拱星坊

南水志卷一

五四明書

約圖刊本

達東門 做絮橋廊頭巷東北達廊頭巷南達搬柴鹽
大街 做絮橋廊頭巷東北達廊頭巷南達搬柴鹽
蛤橋東直東渡門大團橋北直東渡門大至近東城
斷今從生薑橋直未至團橋數丈南折入生薑橋北
大街南入葛家橋東達東城下西於橋南東折入四
達小巷入葛家橋東達東城下西於橋南東折入四
港橋市船司後鹹塘斷又自葛家橋歷鹹塘匯
橋海神廟東成化志稱張家橋四明談助鹹塘之
塘匯橋至小江橋轉西過泥橋再轉北至廿條橋
開有此一大曲也若指市船務後之碑言止有一橫
一直接南折入輓鼓橋東達東渡門南又東南合車
匯之有南折入輓鼓橋東達東渡門南又東南合車
橋河又自生薑橋西南折入滑石橋即俗所謂清水

廿條橋直渠四明談助橋下北首向有碑開想當日

城後為便於漕運始開河直至生薑橋與進城江浦

相接遷碑開於東門漸次變江為河而名仍其舊故

今之澄海橋實慶志稱小江橋至乾隆間入東壽昌

邑令錢維喬浚河廿條橋之碑開始滅

寺橋俗呼釘打橋即冲又南折達破石河頭橋嘉靖志作

伴食橋南達江心巷俗稱家井敬止錄

巷北抵冲虛觀前街

嶽廟西河

北歷車橋東出靈橋門西入小江橋寶慶志積善坊

抵車橋為渠歷迎春橋成化志作林家橋在小江橋

大街小巷直出寬橋成化志作泥橋北達徽榮巷南達江

車橋街寬橋心巷合破石河據成化志江心橋注

云塗張橋塞應是泥橋江浦有支港轉南江又北通

鹹塘匯河南歷阜英廟橋東抵東城西鄞江廟橋抵

東城西達石橋四府至明州橋寶慶志南寺前直南

沙泥街王廟四明談助自明州橋至鄞江廟前河寶慶志

及成化志俱稱東河際以外即為甬江內蓄淡水灌

田稱甬水村此河傾入於日湖為延慶寺前一支西

江為東河之邊際也

入獅子橋寶慶志興教寺南鄞江廟橋歷興教橋今

大橋北抵沙泥街威家橋北抵沙泥街忠信巷

寺巷口南達直指巷街

志南寺大福橋北抵沙泥街南長石橋北入塔前路

後門西經塔前至王監橋西即龍舌頭東入日湖此為天

封塔東河也一支西入青龍橋東達軍營歷袁學士

橋獅子行宮橋今稱驗點橋相傳方氏養馬於五臺

橋西行宮橋寺基每遇點驗馬匹令過此橋不使

弊混又北折通沙泥街河於大福橋東敬止錄

故名

天封塔西河

北歷天封橋西達壽昌寺巷福明橋寶慶志景福寺

俗呼石柱橋西達洗馬橋寶慶志新寺後門東

新橋東達阜英巷

橋東達車橋泰和坊橋東過冲虛觀達新街

觀後東達大街通縣前河其南至甌橋西即龍舌頭

頭西抵大街

過王監橋輒橋入日湖於龍舌側據寶慶志王監橋

在威家橋東在龍

南水門裏河

即所為甬水也源自它山入南水門東入清洞橋舊

甬水門裏橋俗呼兵馬司橋案宋圖舊東歷洪橋抵

名錦照南出甬水門北達傳桂坊大街

南城北達北歷水月橋東過延慶寺採蓮橋東達塔

採花橋北歷水月橋西抵洪橋路

西即直街實即為日湖而於清洞橋內北有藕花漕

慶志南寺前

俗呼牛一支自採蓮橋邊東入歷行香橋寶慶志後

尾巴漕

日焚香採塔兒橋旁有石橋南達明通嶽廟西一帶

蓮橋東

河又自南水門直北歷桂芳橋東抵南門大街西達

長春道院宋高閑居

此兄弟五人 西經靈應廟前歷畫錦橋俗呼大廟橋登第故名 舊有畫錦坊故名東抵北歷街書橋因宋向書汪大廟前街西入王家墩 縣社壇橋一名勢家橋宋時名汪運使橋東抵鎮明 社壇廟俗稱南社壇橋東過大韓家橋俗名碯嘴又街達寶雲寺巷西達湖心東橋韓家橋俗名碯嘴又鎮明鎮大街巷 眾樂橋宋宋圖在樓樓東橋之東乃達鎮治坊巷 以上俱傍鎮明嶺右直北下又北歷柴縣學後小巷 家橋九曲巷橋後所營橋寶奎廟側橋以上四橋俱東抵武鎮坊至平 至平橋水側左入月湖又一支自桂芳橋直進入倉橋東抵大街西歷積家橋簡要志云父家

南上水利志 卷一

入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廟橋注北抵蔣家帶巷南達捧花橋疑即此 橋及音相近之說又今之聚福廟橋亦疑是 通普照橋一帶河見平 又自積家橋側北入為前所河今北入之案今北入之蹟已運向有一後溝渠故蹟直進內有一池今名腰帶河頭是也 教止錄

府西河

卽古子城之西濠其北行西入祝都橋北抵頂戴橋為屠家橫河又自祝都橋直北行西入頂戴橋南達火筒營抵東上橋北抵孝聞坊南達頂戴橋俗以橋側東上橋北抵孝聞坊南達頂戴橋俗以橋側至西上橋北達北門南俱西通天寧寺西河又自東上橋側

直北入忠佑廟門橋循道衙西入塌水橋今稱禿水上橋北達白 至李衙橋南通東上橋西即西折至白衣寺西斷又北折入白衣寺西小橋北行繞白衣寺後其東過李衙橋入大橋南折數十丈斷其北折入引仙橋通賢河頭河其南歷府西橋實慶志作府西橋西抵過清瀾池口歷行用庫橋通西水門裏河敬錄

天靈寺西河

其北行過烏龜潭西入楊家橋南達西門大街為橫

南上水利志 卷一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河經章銀橋北達西河營入烏黯橋因董孝子改名烏含南通西門大 向北折西歷大雙橋東達烏黯橋街北通西河營 達西門界河與西水關來水會今河已大半淤塞又自楊家橋外側北行入芳嘉橋實慶志作方家西抵街西入水浮橋南達楊家橋為橫河入永安橋南達橋橫街北 數丈南折入都憲橋西抵西城下東與烏黯橋橫河合又自水浮橋外側北入林鱗魚橋東達街西達河洞橋林鱗魚至西上橋東側合橫河東則通東上橋西歷觀音寺基西河營入許家橋北達北

虹橋北折入魏家橋東達忠佑廟近八圖浦舊有穴
巷分水落江雍正初修城築實東折細流至白衣寺西側又自西上
橋東側北入四港橋東達東上橋西歷渡母橋李衙
橋西達亦通白衣寺西側俗稱天字號河棚者今塞
矣其許家橋東側南入數丈斷其南行歷河利市橋
東達行用庫橋西達望京門通西水門裏河敬止

西水門裏河

源自大雷林村入城西水門歷迎恩橋一名仁安北
橋家府社壇橋大德元年重建改名大德俗稱西虹
灣巷社壇橋北抵大街南達菱池頭

南上水利志 卷一

十四明叢書

橋俗呼虹為降北達虹橋巷抵惠政橋俗呼天寧寺
橋烏黯橋街南達聚福巷巷

南達醋務橋東出黃船巷抵東至石灰埠折北通行
水仙橋西小巷直接西城下

用庫橋南歷醋務橋舊名酒務西達惠政橋大街東
水仙入月湖一支自府社壇橋歷經閣橋福聚橋右

聞源塞通菱池頭河敬止
河而廢

水仙橋河

水仙橋舊名感聖一名緩帶又名袞繡案宋刻月湖
有保聖崇教二寺其坊曰緩帶通醋務橋故橋亦以
坊名名之是時史彌遠相府右鎮觀音橋即虹橋左
鎮此橋交繡之名更於此簡要志謂袞繡北達醋務
南達虹橋與宋圖合又考縣北保豐碑老人吳壽甫

嘗建言廢在城袞繡橋石修之則知袞繡古蹟已廢
今之水仙橋蓋規故址而小之無復昔時之傑制也
水仙云者以側有水仙廟俗稱水仙廟橋又案嘉
靖志列此橋無注別列袞繡橋於虹橋之後注云史
相府前一名緩帶且誤以今虹橋為感聖橋始未見
宋圖而月湖西畔虹橋左右將何處安頓此一橋也
其河東通月湖西歷青石橋東達袞繡橋錦里橋即
板橋北抵聚福巷路南抵永寧倉巷橋在尚書楊為
康簡公守隨宅前楊以兄弟尚書故橋以錦里名為
菱池頭本與西水門裏河通後為主事聞源塞斷水
南流入其宅內設水門閉之為己有今屬天一閣范
氏敬止

南上水利志 卷一

十二明叢書

明邑人陸世科張邑侯大浚城渠記郵侯張公浚復
城渠泊宏四鄉水利役竣邑父老子弟歎然手額曰

今而後吾儕之長子孫而康粒食皆侯賜也敢世世
不忘侯之勞勩咸乞予言紀諸石以告來者俾守成

緒如一日余惟一署而備六曹之事者無如令諸河
渠嘉肺錢穀農桑簿書營繕之屬靡一不關職守然

亦視邑所最棘者宣勤於夙夜而若吾郵則所棘無
如河渠何者郵負海枕江民稠而地鹵薄即遇有年

歲之入不足供歲之食郊以外倘困天吳妨稼猶十
之二三困蠲蠶且損救十之八九若城中十日不雨

之

不第丹膠於渠民又病汲矣顧大江自蛟川蜿蜒東來至桃花渡口一折而北流一折而南流劃然中分吾壤而支流則紛綸莽互隨處與河渠相距所恃惟咫尺之隄圩爲坊礙閘爲之封洩在東偏則東錢一湖居上流司瀦東岡一礙居下流司封洩在西偏則宅山一堰司洩司瀦西津一壩風期長春諸隄坊洩穴城引水注爲日月兩湖疏湖之派如縷修渠引帶環萬家之煙火而又提封洩之衡於平橋水則前人之法備矣顧比來新者圯故者湮疏者梗支東訕西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歎爲令者無日不仰屋焉歲壬戌侯以歸安移繁吾邑視城中東北陬地亢甚且乏一縷之流稍旱井竭輒走數里西南汲於湖無論負戴惟艱鬱攸莫禦且脈絡闕而不貫故東北之登雋較西南遠遜焉侯議浚復故渠爲士民百世利猶念日湖源宅山月湖源桃源藉令泉竭漏卮卽兩湖且告涸安所疏眾流哉於是因宏水利以營版築又因課農桑勸爭業以核水利歲無虛月月亦無虛旬概邑之關鍵爲壩四爲閘五爲塘十爲硤二十八爲堰七十有七靡不在

劫迄至最爲一邑喫緊者江以西南則閩治宅堰築風期塘迴諸山之水於渠西則重築西津壩俾無漏諸山之水於江江以東治東岡虞封洩太過增東錢諸硤使萬頃一波所瀦恆足三渠有半侯曰夫今可議疏城渠矣遂於癸亥冬十月經始晨起坐堂皇了一切公事卽巡行委巷以勞來其民命傍渠之家分尋尺取土從事者如子來閱月疏導殆盡嗣天雨隨處以竿測水諸不中程者更浚之入春大雨復乘舟核深淺偶遇中梗又再浚之遇水漲可深八九尺卽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水落亦深五六尺猶念淤土無歸浚猶不浚也稔得長春一塘界於江渠間如馬鬣不護隄址隄必壞遂復募夫百捐俸僱民舟四十載祖礫護隄由是城渠故道無弗盡刷永豐和義東渡靈橋四城隅百餘年不見舟舫者今蕩槩之聲盡日識者謂浚渠有八利展然哉猶念四郊硤堰道里遼遠待旱潦而議封洩晚矣復濬水則於平橋淤土中視平字出沒準啟閉而西郊之新河洩王氣不渺并徙積土築塹濬滸中冀後來之甲第雲起是役也浚內渠因固外圩諸外

渠遂盈內渠斥鹵之鄉因成沃壤卽風雲嘉會城南
北行並鼎盛矣昔史起鑿漳鄭國導涇倪寬穿六輔
渠皆貽後人美利至今頌之不衰跡侯所行水通與
情於成法中以創爲因鑿心嘔肝拮据婉摯又超前
賢而上之矣侯諱伯鯨字瀚伯籍直隸揚州府之江
都萬曆丙辰進士

國朝士民感頌汪郡伯浚河碑記郡名寧波蓋取海
定則波寧意也其水利之大者左襟海右帶江固無
俟於浚導矣若其內河道發源一由四明山行口十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里折於宅山又行七十里而入郡城之長春門一由
大雷山逶迤滄海三十餘里折於桃源又行五十里
而入西水關匯於日月兩湖支分派別其周流於郡
城外者村煙霧列阡陌雲連滋灌溉通舟楫民咸賴
之官斯土者自唐邑令王公元暉陸公南金宋則郡
守李公夷庚使相吳公潛皆殫力經營勞心水利載
在志乘班班可考至明李湮塞幾如斷港絕流矣至
城中水道淤滯淺隘蓋有不可言者乾隆七年春廣
陵汪公名超奉命由尙書郎來守是邦甫下車而廣樂

育厚民生修舉廢墜方將大有造於茲土乃不旋踵
而是冬十月卽以憂去口念勿忘明年春特捐已帑
運自維揚自估修學宮一千二百四十餘金助贍育
嬰堂五千金外又以二千爲浚河經費口口興工先
清侵佔以開廣其道次拆河棚以疏通其氣流之淤
塞者掘之使會於大河岸之崩頽者築之俾齊於漕
口工非一工自春徂冬候非一候且淘出泥沙瓦礫
處處如山堆積則裝載口船以固長春塘而近江之
水患息各處支河淤塞難治則晝夜車戽以通其血
脈而闔城之水利興遂使寧郡數百年來久淤河道
一旦俱通不惟人心大快從此地氣亦且上召天和
旱澇無憂而豐亨有象矣利民裕國之舉孰逾於斯
然謀始者未必謀終有美勿增有善維不口口口
口時則恭逢觀察葉憲又爲籌畫萬全資斧無憂不
給更賴提督陳憲諭民兵協力事無推諉刺史魏公
計久遠定規模兼之司馬陳公別駕周公與明府傅
公復圖度區畫盡善因地制宜而巡司鄭君又殫心
督理行所無事不踰年而告厥成功堪垂永久克繼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唐宋前徵則郡侯去後之恩尤深而各上憲同心之舉咸欲銘諸金石用傳奕禩偕河流永濶於無盡也是爲記

日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甬水門東錦照橋取浮木橋一帶湖港長一百十丈八尺方七丈屋後取竹墅三丈二尺趙侍郎水閣取南城下七丈九尺浮木橋取延慶寺橋二丈九尺延慶寺橋取採蓮橋七十四丈五尺延慶寺荷花池取西官路三丈四尺池中取官路二

甬上水利志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丈六尺延慶寺橋取西荷花池十二丈六尺荷花池取採蓮橋港口五丈五尺採蓮橋取捧花橋一帶小湖五十八丈陳少師屋基側取西十二丈六尺門樓基取西九丈一尺樓輅院屋基取西十六丈八尺志成四明山水自宅山入南水門諸爲日湖郡治東南一名細湖一名競渡湖昔有鍾黃二公競渡於此縱一百二十丈橫二十丈周迴二百五十丈有奇今僅存湖之名而已乾道圖經以爲小江湖非錄止上有四橋曰採蓮橋水月橋行香橋塔兒橋見前

宋王應麟小江湖辨唐志鄞縣南二里有小江湖

田八百頃開元中令王元暉置民立祠祀之按九域

志卽宅山堰也今有善政侯王長官祠郡志指寶乃

謂城中之小湖誤矣圖經云小江湖在鄞縣南二十

里唐貞觀十年縣令王君照修與唐志不同唐志又

云東二十五里有西湖溉田五百頃天寶二年令陸

南金開廣之蓋今之錢湖也南豐記云鄞東鄉之田

錢湖溉之西鄉之田廣德湖溉之唐志鄞縣東有西

湖西有廣德湖可以見西湖之爲錢湖矣郡志以西

甬上水利志卷一

十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湖爲今城中之西湖亦誤

元袁桷小江湖辨舊志小江湖在縣南溉田八百餘

頃蓋卽縣令王元暉所濬九域志言宅山堰是元暉

建今有祠在堰側今惠光院舊號小江塔院正在西

南則小江湖其地相近旁有千丈鏡支港尤多以是

得名而城小江蓋由靈橋之小江里非小江湖也

月湖

宋嘉定間丈尺圖南城下至竹洲五十一丈竹洲取

湖心寺前三十八丈八尺湖心寺後至逸老堂一十

九丈五尺湖亭外椿取碧沚八十八丈一尺碧沚取紅蓮閣四十一丈樓三學士宅取樓安撫宅後四十九丈六尺南城下至樓安撫宅後六丈三尺自此取南水門一百四十七丈錦里橋取竹洲西岸七丈三尺汪尚書宅取竹洲東岸九丈九尺徐運使宅取湖心寺西岸二十一丈趙敷文賃屋取湖心寺東岸四丈四尺楊侍郎宅取湖亭西岸二十一丈馮統制宅奴湖亭東岸一十八丈八尺豐尚書宅劫處至觀音橋五十六丈八尺感聖橋至碧沚西岸二十四丈九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尺碧沚東岸至史越王府八丈二尺史越王府至史丞相府街五十一丈九尺船坊取西至民屋後二十二丈七尺五寸志成四明山水一自大雷經舊廣德湖入西門瀆為月湖郡治西南一名西湖縱三百五十丈衡四十丈周迴七百三十丈有奇今則四旁民居日侵削為地廣長減十之六七而所有汀洲島嶼不可復識矣敬正連支流上有十二橋曰憧憧東橋一名昇平又名湖東以在四明驛東俗稱館驛宋天禧五年僧蘊臻建乾道五年守張津建亭於上東達湖橋西達憧憧西橋一名澄清一名湖西二橋明天尚書橋

坊於橋西改名尚書橋東達館驛湖心東橋舊湖心橋西達聖功寺巷橫達湖心大街湖心東橋舊湖心達西達坊巷湖心西橋舊湖心寺之西東達東錦照達鑄治坊巷湖心西橋舊湖心寺之西東達東錦照橋通竹洲以洲中舊有錦照堂故錦里橋為竹洲之西趙彥逾宅又名五馬以彥逾舊典鄉虹橋廣益倉之郡也今俗呼莊衙橋者即其故址虹橋左倉基舊為能仁觀音寺橋亦名問字橋花果園廟之右明嘉觀音成化志誤作感聖問字橋橋間尚書張時徹既廢湖心寺為已建碑橋月湖東畔北達府基書院乃建此橋建碑橋巷南達鑄治坊巷水仙橋青石橋三版橋見前

甬上水利志 卷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宋舒亶西湖記湖在州城之西南隅廢久矣獨西隅存焉今西湖是也其縱南北三百五十丈其衡東西四十丈其周迴總七百三十丈有奇其中有橋二絕湖而過曰憧憧天禧間直館李侯夷庚之所建也然僻在一隅初無游觀人蹟往往不至嘉祐中錢侯君倚始作而新之總橋三十丈橋之東西有廊總二十丈廊之中有亭曰眾樂其深廣幾十丈其前後有廡其左右有室而又環亭以為島嶼植花木於是遂為州人勝賞之地方春夏時士女相屬鼓歌無虛日亭之南小洲前此有屋纔數椽乃僧定安守橋之所後浸廣今遂以為僧院壽聖是也其西又有佛寺四并

其東皆鄉士大夫之所居其北有紅蓮閣大中祥符中章郇公嘗倅是州實始創之有記在焉閣之北卽郡酒務故時使人卽湖以汲水勞費甚乃隄湖之中蓄清流作樓於其上以輓轆引而注之至今以爲便然是湖本末圖志所不載其經始之人與其歲月皆莫得而攷蓋嘗聞之父老明爲州潁江而帶海其水善洩而易旱稍不雨居民至飲江水是湖之作所以南引它山之水蓄以備旱歲始末之信也熙寧中歲大旱合境取汲於其中湖爲之竭旣又穴爲井置廬

南上水利志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守之鄞令虞君大寧嘗記其事刻石於壽聖院乃知父老之傳不誣也錢侯去距今幾三紀矣而湖輒浸廢不治其亭南旣隄以爲放生池潁湖之民又緣隄以植菱芡之類至占以爲田淀淤蕪沒幾不可容舟元祐癸酉劉侯純父來守是邦適歲小旱乃一切禁止而疏浚之增卑培薄環植松柳復因其積土廣爲十洲而儆壽聖之閣以其名名之蓋四時之景物具焉湖遂大治然其意初不在遊觀也古人於事蓋不苟作惟其利害伏於久遠難知之中所以後世貴

因循者或莫之省而好功之士至樂爲之紛紛也明有數湖危於廢者不獨是湖也若劉侯可謂有志於民矣故具論之以冠諸圖庶來者有考焉元祐甲戌三月

水則 縣治西南平橋下宋寶祐間丞相吳潛來治郡三年凡硤閘堰埭皆爲修改又於郡城平橋南立水則書平字於石視字之出沒爲啟閉諸洩之準且空其旁地使守令車馬過輒見之卽時稽察水候可否明嘉靖十三年知府鄭威建社學於空所失初意

南上水利志卷一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矣後百有餘年社學久已不存而水則盡埋入瓦礫中國朝順治七年海道王爾祿開掘乃克復見水則考寶慶志議曰硤閘之設必啟閉得宜則水有所洩早有所蓄水常爲利其或當啟而閉當閉而啟則胥爲害矣四明水害至民居沈寃禾稼生耳者無他惜水太過諸硤不盡放故也淳祐二年夏淫雨不止者兩月餘一飽壞於垂成郡守陳塏籌之遂置平水尺朝夕度水增減以爲啟閉大概郡城河濱之水常以三尺爲平餘可類推過平以上則當洩間數夕暴雨

水驟漲至四尺有奇守夜聽雨聲日視水則時常啟閉率分遣官吏四出斟酌尺寸爲放水分數亦或盡板一決城中三喉晝夜使之流通是年雖積澇穀米蔬果一無所傷乃以稔告蓋常年放水田氓告之都保都保告之縣縣告之郡往復行移動經數日水之溢者已壑稻之浸者已芽今州縣一聞雨驟水泛不待都保縣道申到放閘之人已遣行矣防患未然後所當法也

李嘉慶

二十四年觀察陳中孚浚河以平橋爲水道要口加倍開閘北岸多廬舍不動南岸開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至小街旁有老礮仍在水則平字於瓦礫中尋出仍立原處

四明叢書

道光二十六年慈谿國學生潘鉉重修

增

宋制使吳潛水則記四明郡阻山控海派於江其勢卑達於湖其勢高水自高而卑後納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礮閘水溢則啟涸則閉是故礮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啟閉者四明礮閘之精神異時加意於礮閘者至今猶有遺論此未暇問也而考其爲啟閉之則曰平水尺往往以入水三尺爲平

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面在地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嗟乎異哉余三年積勞於諸礮至洪水灣一役大略盡矣已未劬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汎舟以歸暇日又自月湖沿竹洲橫城南徧度水勢其平於田塍下者刻篙識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啟鑰若四澤適均水霑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甚語可達也都鄙旱潦之宜求其平於此而已余數丐歸老行且得請然於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此郡之豐歉不能忘故置水則於平橋下而以平字準之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國朝郡守楊鉅源重修水則亭記水則亭者宋寶祐間觀文殿學士吳毅夫丞相判府事時創建也亭在城南四明橋下取適中之地測量水勢鑄平字於石上城外諸礮閘視平字出沒爲啟閉民以是無旱潦憂稱四明橋曰平橋橋下之東立廟祀公紀公績而報公德也自宋迄今垂六百餘年歷時既久幾就淹沒皇上御極之元年前觀察陳公勤求民瘼因疏濬

城河得是石於古址乃重加修葺俾復舊觀碑記具在食舊德者猶能稱述不衰水利之關係民生大矣哉古者溝洫畝澮之法用備水旱盈者注之涸則存之宣洩得宜故能豐亨履慶災害不生民食足而民氣恬焉甲辰春余奉命守越中展謁先朝名宦湯太守廟於三江口周視二十八閘取上應列宿之義置田納租歲修有常費固宜完好鞏固久而彌新洋洋乎前徽未墜也去秋九月調攝寧策考郡志知吳公立木則於城南按圖履勘則石猶存而亭已圯謀所

甬上水利志卷一

二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鼎新之務與越中湯太守應宿閘兩相屹立天下事利與害原相因前賢類能收其利防其害與斯民相養於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後之膺是任者竟聽其或有或無漠然無所動念於其中留心民事者豈至出此上冬積雪凝寒春復陰雨不斷未遑集事入夏以來陽雨應時正擬卜吉鳩工適慈谿上舍潘君鉉毅然以獨任是舉為請以此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且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善之在人與善之在己奚以異遂允其請而勉之潘上舍庀材命眾踴躍赴

功不踰月而蕝事余謂吳公當日之創斯亭也祇為民計安全耳而民之報功者至今且繫遠思口碑勿替則夫後之人苟有勤施於民民亦將思念而不能忘觀斯亭者宜何如感發而興起也上舍急公好義修舉廢墜其志亦足嘉尚故於其落成也為之記以誌嚮往之私云爾

三喉 至正續志水喉閘在東渡門牆下都稅務前四明談助都稅務在東渡門內門臨大街街南即水喉硯見寶慶志圖故舊志俱云水喉硯在東渡門牆下宋之都稅務前也元因宋舊址至至正元年重建見至正續志至明洪武間移都稅務於街南故海神

甬上水利志卷一

二五五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廟地即故城守署見敬止錄因憶前開河時尋喉道別於大街之南深勘一溝見下有條石實砌如河礮未解其故今始知宋都稅務之照牆腳也以板為閘潮長則與板平河市之水充溢則啟閘以洩於江食喉閘視氣喉閘稍小在市舶務之南牆下止用洩水不通江潮氣喉閘在獅子橋東舊鄞江廟側舊圖同皆穴城出水者敬止國朝乾隆五十年邑令錢維喬修復喉道誤以食喉為水喉別開食喉於靈橋門側後令周揆知其錯而填滅之嘉慶二十四年觀察陳中孚因疏濬城河搜訪故址三喉並行開復

新

國朝觀察陳中孚浚復城河三喉記予始至明州覽其地大海環匝而喻吸民生利害所係莫要於水利城中舊有河經支計四十五道堙塞過半稽諸志乘宋吳丞相潛置水則於平橋之南下刊平字於石視其出沒以爲啟閉則城河實眾水之標極焉水自四明諸山發源從西南二水門入城東北地隆起流無所洩自唐刺史黃公晟建羅城穿城爲水道以通江至宋而有水喉食喉氣喉之名古之稱水者或原也或委也向無三喉則原委之義不備其始置之意乎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乾隆五十年邑令錢君維喬從紳士請集賁疏浚未得半而止食氣二喉略復其舊水喉誤以靈橋門內小溝當之蓋因明以來郡縣志紀載俱失其實惟宋寶慶志圖說甚明郡城藏書之家缺軼首卷無可徵信邑紳黃君定文赴武陵文瀾閣鈔得之參諸高武部敬止錄所載始確知經東渡門南首穴大城穿甕城東出者爲水喉而吳丞相水則平字亦同時掘得故道前人成蹟乃沒於唐宋以來數千百年塵埃瓦礫之中一旦軒豁呈露其亦有數存與先是江右楊

中丞捐廉三千金以備海疆不虞適興茲役請於公擊而助之又自割俸千金爲之倡於是集夫匠操畚鍤居民佔蓋河基者悉令遷還狹者闊之淤者浚之斷者通之工始於月湖提其要也次經河擊其綱也次支河理其緒也河寬二三丈至一丈二三尺有差深一丈五六尺有差於闌閘湫隘之區設水倉四十餘處俾兩舟相值交讓而行修改橋梁六十餘座撤而新之食喉氣喉導其壅遏而已水喉適修城之便伐木采石於城根作背負之勢上橫以梁旁益以石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中壘以闌又近裏爲閘狀設板禦潮河溢則啟放以時流東北至四明驛會氣喉水過船廠歷羊府廟前入江以達於海皆循其舊非創也浚起污泥運載城外繼增江海塘隄又於甬東沿江築塗地願售者聽取其值充公用經始於嘉慶二十四年四月告竣於道光元年七月度支三萬緡有奇民不知役鼓舞歡頌之聲不絕於耳何其淤之久而成之易與抑本其興舉之由而皆白於人與是時郡守姚君令俞縣令孔君龍章署縣令郭君淳章董其役首事黃君定文

張君烜湯君桓馬君士龍縣書張永懷尤實力勤瘁其事朝夕相度不遑告勞捐輸各紳士如亟家事皆當勒名於石以垂不朽後之人尙視茲哉是爲記

邑人黃定文復水喉記鄞城之有水喉舊矣然其名僅存其迹若滅若沒不可詳攷大約始於吾祖刺史公建羅城時則已有之而書缺有間無復可徵其明晰可依據者莫備於寶慶志之羅城圖於東渡門側畫水道曰水喉硯而都稅院卽臨其北又循城而南至市舶門北爲食喉硯又南至鄞江廟前爲氣喉硯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喉踪蹟羅列宛然而吾鄉藏書家所貯寶慶志俱闕其首三卷雖前輩博極古今者求其書不可得見乾隆五十年知縣錢公開復三喉乃誤以食喉爲水喉而於其南尋得小溝穿城者爲食喉郡人多有疑義溝亦旋塞戊寅春郡人有浚城河開水喉之議觀察陳公中孚邑侯孔公龍章力主其議而水喉故蹟終未有定余閱四庫全書提要見有寶慶志全書乃請於當道就文瀾閣錄其首三卷并圖以歸於是眾目曉然知水喉之在東渡門牆下實宋都稅院前無

可疑者然其地爲商賈匯集之所民皆駕巨屋其上不可動觀察公督責益勤孔公及繼任郭侯亦力任其事先於月城中掘得其蹟則寬闊倍於食喉兩岸石砌堅潔中皆撐以十數圍巨木工緻密栗爲近今未有於是循蹟施工則屈曲穿月城東牆而出凡民屋當喉道者皆拆去以至城外一律循故道開通巨屋當道者尤夥盡撤去無敢違者喉道凡九曲至四明驛乃會食喉下流以注於江於是就江口撤故閘而新之堅厚宏偉倍於舊設閘夫以司啟閉會其年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縣方領帑修城則盡撤城垣址益搜掘喉蹟凡昔時以巨木擋柢者木旣毀則易以巨石兩岸益用巨石堅築如舊有加焉遂直接城河呼吸相通潮大時可至鹹塘匯以南水潦則啟閘奔放如注而城河之淤濁遂以一清於是六七百年若滅若沒之古蹟乃始顯然呈露而收其功人皆頌陳公及孔郭二侯之德不衰而益知國家開四庫館搜羅遺籍其爲功於斯民不淺也嘗考錢志竊謂其所以致誤者實緣於魏峴之宅山水利備覽其所稱曰二場曰氣喉曰食喉

曰又有水喉而惟氣候通江與寶慶志圖顯背魏與修志之胡公同時不知何以致誤如此然至正續志所載喉名喉址皆一一與寶慶志合而莫謬於聞志以東渡門牆下之喉爲氣候而水喉則云在靈橋門左喉名喉址皆顛倒錯雜遂啟錢公誤開小溝之失今則書既有徵地復顯列乃於工竣之後志其始末使後有考焉

邑人徐兆昇三喉說三喉之名本無謂乾道圖經僅云城東北隅有硤以洩水至寶慶志始有三喉之名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顧寶慶時去乾道時不遠水之洩江圖經明云硤石猶存寶慶志何以不云水從市河硤開直出而渾云水喉在東渡門牆下至紹定元年守胡渠聞於朝但云禁民居立屋以塞氣候食喉者並不提起水喉即宋末魏廬陵峴所著水利備覽亦云詢諸耆老僅知氣候視食喉稍大經都稅務前在東渡門牆下不特不明指所在并所稱喉名亦不清想因當時兵燹之後主事者惑於形法家言滅其直出之故硤而別開硤於鹹塘明時都稅務前以致守令不敢明言又嫌其太

小更開硤於市舶務前合獅子橋之故硤而爲三遂加以水喉食喉氣候之名而不順自然之水性皆因講形法者之誤人也昔謝山先生嘗言蛟門李君陟茲遊郡城至五臺寺東云此地宜有水道入江而竟無之至平橋之下又云宜有水道入江而亦無之此亦泥於形法之言也而謝山信之況其宅乎乾隆五十年間錢大令維喬因疏城河兼訪三喉故址惑於盧月船之言而以明時都稅務前者爲水喉更尋食喉於市舶務前其說皆本於謝山先生議復三喉之

甬上水利志 卷一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文第謝山之時東門河道填爲平地已數百年惟餘生薑橋硤開一柱故誤認開於明都稅務前鹹塘匯者爲水喉而云惟水喉尙有遺蹟月船之時正值開掘東門河道開至城下將近橫街見有硤開兩柱平直完固埋於地下何以反稱此係未建城前之硤開將其柱與生薑橋之柱一并放倒而仍開市舶務前之喉此則不可解也後數年周邑侯挾莅任大議此舉之錯當即填滅將欲開東門之硤并重修縣志未幾病卒又數年廣太守善留心水利令畝紳士具呈

興辦已掘出東門城梯下直出至方井頭水道正將辦理爲不利於開者阻撓事復中止要而言之靈橋門之碶爲後人誤開可不必說獅子橋之碶至長春塘落江所以洩南路水也今長春塘已塞或此碶不設南路水并出於鹹塘匯亦無不可而所重在東門之碶若嫌其太小不足以洩水或變穴爲門可通舟楫城外築壩城內照古制運河開闢設緯路連築圓洞大橋將小街變作大街闊廣鋪戶洋行俱可臨河布列豈不甚善淮俟氣運之至耳茲因新縣志內有

南上水利志 卷一

三三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月船食喉八辨恐再誤後人故詳言之

乾隆五十年修復三喉示禁碑文正堂錢爲永遠飭禁事據各紳士呈請捐資復喉濬河以期利濟奉提道府憲批飭遵行在案今三喉業經開復經支各河亦俱一律洶濬誠恐兵民人等不知條禁日久漸淤除現行出元曉諭遵行外合行勒石永禁所有條則開列於後

一三喉出水最宜通暢現於喉內近城橋桐添設木椿以闌水面浮草斷梗一切污淤等物俾水流澄澈

每遇水大之時著該管地保於各該處照管隨時撈淨以防淤塞倘日久該保玩忽不行經營無論紳士兵民許卽報明責處 一三喉內各設有閘板飭令各該保收存遇有秋汛大潮著卽時開止以免鹹水入城 一經支各河有砌石崩頽者著該保報明卽押業戶隨時修築如實係無力修築及官街地面卽著莊首估計於畝內按戶出資公修如敢玩延推諉許該莊首稟明押辦 一河身上不許搭蓋棚閣如有隔河房屋欲通往來只許用板橋寬不得過四尺旁用木欄并不許搭蓋竹席篷屋其橋板離岸升高三尺俾水滿毋礙行舟違者許鄰保呈報責處押拆 一河身浮浸木竹往往往上堆土石取用時隨將土石落水最易填淤深爲水利之害嗣後如有復蹈前轍許鄰保呈報責處並卽押令淘深 一東門城內外有開設棕鋪及織席爲業者棕屑草皮毋得仍傾河內違者許鄰保報明責處外差押淘浚 一有淘沙生業者止許在城外河寬水深之處淘漚不得於城內各河淘沙違者許在城就地居民投保呈明責

南上水利志 卷一

三三四明續書
約圖刊本

處 一附近居住兵民貧圖近便傾倒灰泥穢物等

類最易填塞河身應行飭禁違者許鄰保指名稟究

三喉總開 東城外江浦自羊廟前進水宋時潮汐

直至水食兩喉內蕩滌市河穢濁又恐水盡鹹鹵故

近喉各橋俱有閘城外未設壩難通舟楫故亦不建

水門即以江浦作濠城中市河自西門入城至大池

凡三大曲自二境廟東入廿條橋河至鹹塘匯自南

而東而北又一大曲始直出東門月城今從二境廟

做絮橋鹽蛤橋生至方井頭再轉北落羊廟浦通謂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界河嘉慶二十四年浚河新設閘於羊廟前題曰

三喉總開四明談助

甬上水利志卷一

甬上水利志卷二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四鄉河渠 橋梁閘閘隨河附列

鄞邑東西各七鄉武康鄉統東北隅安東鄉統西南隅並在城中老界鄉陽堂鄉在縣

正東手界鄉豐樂鄉鄞塘鄉在縣東南句章鄉在縣

正南通遠鄉光同鄉桃源鄉在縣西南清道鄉湖田

隅在縣正西自鄞塘鄉以上皆屬於東自句

章鄉以下皆屬於西蓋就江流所界言之也河渠絕

不相通蓋大浹江自鎮邑來直至城東桃花渡亦名

口分為二支一支自北而西至西壩渡與慈谿江接

歷餘姚通一支迤邐而南由北渡入奉化江至市橋

明壩而止其自奉化而西南行者繞出宅山堰之外故東西鄉

東鄉河

之水因江流南北橫互其間遂劃然中判蔣樸菴水利考

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為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而

俱以補陀寺東直河在縣東老界鄉二都南至嘉慶

河其支一東流入界橋分爲三等鄉之港一西流

入綵戲橋注之江一西流入雷公橋爲渠灌田爲

之經其河北自張斌橋至嘉慶橋台受三而其西有

大石橋硤江東硤閘林家道頭閘以洩水其林家道

頭閘久廢別開烏龍硤以其內爲大河橋河俗呼王

河直出張斌橋為直河其江東硤開內為補陀寺前

河在萬齡老界鄉雨東隅東至高匯橋入寺東河西

渠各分為直出高匯橋為直河其大石橋硤即為

直河西岸內為鎮安橋新河演武場內明嘉靖九年

於知縣黃仁山引橫溪河之水由大石頭入演武場

西轅門止因建此橋東接大石橋硤西通江口開為

今要害又通道士堰內謝婆港河而東出白鵲橋為

直河錄其東塘河合流橋梁凡二十四東鄺橋王

家橋大河橋俱林家道頭廢開內東浦東橋一名陡

余家南抵大街澄波橋一名夾家與浦東俱為宋米

北抵河泊所街守陳壇增高二尺改今名米

行橋南抵大街胡家店橋董孝子廟橋一名微會安

橋東達解院橋西達浮橋與崇壽橋俗名七塔寺橋

華嚴劫水橋解院橋西達會安橋高家匯橋一名買

達緣戲橋北達雷公橋鎮安橋演武場南綵戲橋宋史

已上十橋俱江東硤開內鎮安橋俗名四李家橋白鵲

故宅西彌鞏乞祠歸為大石橋俗名四李家橋白鵲

橋東達大石硤橋西達十九都虹橋東南達王

橋上五橋俱大石硤及道士堰內虹橋東南達王

抵補陀寺東直街買席橋一名和安西達嘉慶橋

南直達莫枝堰北曲達演武場界橋南達十九等都

南塘河

一名外塘河有二源一為金峨之乾坑源在縣東南

北行為橫溪河自南來至大象橋入橫石橋合於宋

昭橋前後水一為白杜源自西南來至趙泥橋東入

太平橋合橫溪水源出橫溪等同由黃山橋而顏橋

而胡墅橋而張村橋而錢家橋而三橋而繆家橋而

白鵲橋其支流西通八字橋搬火橋宋昭橋為謝婆

鄉東至嘉慶橋入補陀寺東河西流抵道士堰南至

橫石橋抵莫枝堰北流入白鵲橋為渠合綵戲橋之

水而西乃西入嘉慶橋至補陀寺東直河大石橋硤

與補陀寺前河江東硤入江內茅山左右諸河連其

水皆西北流所經之硤不一其大者為雲龍硤支流

南經貝則硤上接雲龍硤之水入內江至銅盆浦堰

下為大江其經流則自雲龍硤迤西合於中塘河

菴水所歷橋梁凡二十八曰大象橋周賣魚橋武陵

橋俗名繆家橋東抵官三橋東西錢家橋東抵官路

都張村石橋東達十五都西胡墅橋東達十六都西

鄧橋雲龍硤橋虹橋翻石橋顏橋東達二十三都鄭

西達二十五都鄭

灣橋太平橋東抵官塘路西達橫石橋黃山橋東抵官路西達滕

公橋擇陽橋陸廣橋已上自橫石橋趙泥橋張義橋

坊橋王家橋都憲橋惠鄉橋朱家礮橋迎恩橋同方

橋上游橋縣東南四十八里接奉化縣界已

茅山左右河渠連絡於南塘河其北凡四支一奉先

橋港南通大荻港北通櫟社長汀西南通坊橋一大

荻港東通石觀音堂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小何

家橋港東通五港南通斗門橋北通坊橋一唐家港

東通南林堰南通五港西通小何家橋北通斜橋裏

南水志卷二

四明叢書

河橋其上橋梁凡十有二曰蔣家店橋山北一里娑婆橋

山北四里以樹豫章橋山北四里塔浮橋山北五里邵思

橋山北五里裏河橋張和尚橋俱山北萬蔭橋三石橋俱

北九里奉化橋躬稼橋俱山北慈雲寺橋棟樹其東凡

五支一斜橋河東通姜山南通東林寺西通車旗堰

北通棟樹硯一姜山河東通定橋南通蔡橋西通斜

橋北通銅盆浦一鮑家匯南通南林堰西通唐家港

北通斜橋一五港曰保豐曰通江曰濟民曰濯纓曰

洗馬東通南林堰南通蔡橋西通茅山後河北通小

何家橋一走馬塘港案臨河直路相傳是張兵馬鈴

馬在茅山南宋嘉定間陳埴置莊種竹稱君子河東

通五港南通王大悲港西通劉家港北通茅山後河

其上橋梁凡二十一曰高塘橋山東北十五里後莊橋後

斜橋山東北九里石浮橋山東北七里相傳此

作王伯橋山東北八里東林橋山東北七里西林橋山東北六里豐

樂橋涼橋俱山東北七里顧家橫橋山東北五里五港橋山東北五里新

塘橋山東北十里蔡郎橋山東北二里泉家橋山東北一里寶慶橋清河

橋俱山東北七里衮繡橋山東北九里晝錦橋山東北六里隴公橋山東北

南水志卷二

五明叢書

南三里蓀橋山東北五里下產蓀草香同石菖蒲其葉

止錄敬無有訛稱蓀家橋案凡單注山者俱係茅

大石硯天童育王兩山之水自此入江歲久湮塞

宋淳祐間郡守陳塏遂於橋下作平水石堰而於浦

口置閘立橋內可以洩水外可以捍潮至正續志元末浦

漲堰閘皆廢址入演武場一遇大水東七鄉之民輒

病昏墊諸靖間尙書張時徹力言於府縣尋故道而

修之廢舊大石橋硯於今橋下登石置閘由是眾流

皆由此入江上流無泛溢之患詩老界鄉十九都一

量俗呼四眼碶長三丈四尺闊六尺

錢志

明沈一貫重修大石碶記略鄞邑倚於郡其境中分於江江西田仰漑於它山桃源之泉泉從四明山來最遠故多腴江東田仰漑於橫溪錢湖小白諸泉從金栽福泉太白山來源近故多瘠入夏半月不雨農病矣雨三日不休復勞蓄洩之時惟藉人力哉三面濱江礪爲水門以碶名者十餘而最著爲雲龍爲烏豐爲五鄉雲龍南洩烏豐西洩皆入江而五鄉東洩入小港達海最捷波流靡不能爲勞故烏豐亦嘗前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廢不修自定海人別碶東岡於五鄉五十里外環游渟滯壅不時下淫霖適來簸爲巨浸人享其利吾不能無蒙其害至萬曆甲午急矣民乃相率言於郡縣而奮鐮揚鐮排烏豐之隄曰江東大石者而洩之土始獲平江東大石者烏豐之第三第四碶也碶有五此居其要宋淳祐間守陳公塏治之堙今嘉靖間守周公希哲曾公鑑又治之復堙江東介民居中蹟宛宛在顧埒歲沮洳水不行疏之行矣大石在演武場中地曠力易施而渠阨石阨又止一洞泰瀨江湖易

咽於是守吳公安國與令翁君憲祥採予之言而爰

視爰相經始其事白之海憲吳公鴻洙而新之徙基去江千十餘丈倍其洞爲三密築以松鉅石鉤連而贅之梁互其中空以防盜舟之決橋於其旁使人往來浚河倍寬之俾潦有游又慮啟閉宜置守置守宜有以食之賦諸民非久計則視演武場多裔地而建菴如干楹召僧居之履二十畝不稅以給俾蔬茹於其間且當兩碶樞輻輳以碶設名曰永利所沾漑田起甬東一都至三十都凡三十七萬畝不欲多徵畝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取釐銀以兩計者僅四百益以助俸時疏罪人執役不浮浪一錢故善而亟余惟水者天下之大利害也過之與不及之皆害向東岡之未碶也人皆言東岡利比碶之又言東岡害有所以除其害而後其利全旣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之他湮可無問其利又全此雖一役而計水之平已審可記以爲法尙冀後之人之視此也無廢厥初焉

江東碶閘 卽錢家道頭閘洪武二十七年修

永樂志

宋淳祐二年士民上言江東米行河舊有碶閘隨時

啟閉內通東湖水脈外障大江潮汛沿河兩岸各有石礮近年以來兩岸民跨河造棚污穢壅塞余家橋夾家橋低塌河面舟不能通有妨運載況父老相傳此河通塞有關四明風水乞行開濬復還故蹟仍乞增高兩橋以通舟楫郡守陳璫遂倡屬開浚重修浦口疏水二閘改造浦東橋原名余家橋澄波橋原名夾家橋各增一尺仍差官打量自浦口橋河道南北兩岸闊狹丈尺從制置司置立石碑於閘官舍內以示久遠浦口橋即斗門橋下闊一丈一尺浦口閘外數如之浦東橋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西闊一丈二尺五寸東闊一丈三尺六寸澄波橋下西闊二丈三尺東闊一丈六尺米行橋下西闊一丈三尺八寸東闊一丈四尺疏水閘裏闊一丈四尺胡家橋下闊一丈五尺五寸徵君廟橋下闊二丈六尺七寸徵君廟橋東至棲心寺橋一帶並係大河以上自浦口橋打量至徵君廟橋河道東西通長二百丈三尺七寸並係浙凡事載寶慶志中至今殆四百年於茲河日湮塞水無所洩而旁河居民不時起蓋浮棚又皆登石增岸俾左右古遺丈尺僅存三分之

一旦浦口開東西之民盡爲治戶居常以鐵砂壅積成隄硯間口湮沒不爲用一遇大水淹塌沈窳數日不退而東七鄉之田告病矣明嘉靖三十八年知府周希哲據里人唐宗玉狀令鄞主簿張纁督役興事起徵君廟至於江爲丈者二百有奇硯間可仍者仍之於是東鄉之水盡由此民得免患厥後百十年湮塞如故至康熙十年海道副使史光鑑復浚之水道以通然今東鄉之水盡趨於大石硯而此硯非值洪水初無所洩與大石硯利害相遠矣李甬東二邑乾志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隆三十一年知縣張又泰疏浚錢志

明徐時進重修江東浦口硯記環郡而江郭東出度浮橋爲江東浦口硯者江東市廛中導河入江時蓄洩而均浸漑之渠也郡所抵東極海爲邑爲衛所棋置盤迴數百里而遙率以江東爲綰轂小民生活其中容膝則給故其地湫隘直上昂割寸則寸而涓涓之一綫無幾存矣猶未厭而跨渠爲棚通前後衢爲一肆硯與開湮於灌莽中不可詰歲暑雨則水橫流而居之稍窪者以沈窳病負塵而拓耕地上腴潞則

經市而赴於江甚近磳壘則無途之從環而東注於
二三十里之外其爲道也迂其洩不以時而穡事病
河紆縈屈闕闕爲地肺清泚疏流自昔謂東七鄉之
水朝宗郡城脈絡此矣磳夷爲平陸而地靈且以坻
滯病極其勢不一大創更正之民且惡知其非有矣
於是諸士民偕而白其狀於邑江侯侯曰吾責也輒
往察故址石礪具如士民狀卽爲請於郡縣觀察撤
浮舍若干間刊滌滯垢俾水由閘入江具如狀又設
司磳老人一名兼攝大石礪及米行橋河一帶有關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禁不以首以其罪罪之且坐賄論於是民大悅相勸
不日竣役諸文學造予請記其事予爲考郡志宋淳
祐二年守陳公塏嘗復江東大石二礪江東卽今之
所謂浦口也宋以前已有此礪而不能詳其所始其
不能不湮而有俟於後之治且淪昔與今無異獨難
如守陳公者踵接得耳入明嘉靖三十八年守周公
希哲方經始淘米行何并修諸礪繼爲曾公鑑仍肩
事而令田公登年鉤稽得度省督有程渠西下如龍
尾灑灑注於江如舊志今之父老猶有及見者而其

湮也已若甬江東於郡爲巨鎮從睥睨眺江東卽一
區詎古所稱萬家邑奸僞萌生所當按治奚恩貸人
情惟己之圖不遺餘力而以妨於公則勿恤曾不思
己亦公中之一人已之踞此何日之有愚夫婦何能
以戶曉侯惟曰惟有三尺從事已爾志又稱前事士
人以私故抵擱百方今慮無不唯唯退舍抑亦有洞
於侯之坦衷非有作於正夫斥汰矣或又言自築東
岡廢回江今日浦口之導流又有棘於曩時所由陰
受侯貺詎惟一塵之爲賴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
楊木堰皆礪之闕之以補回江之廢去東錢之茹葑
通米行之內口議載前志皆侯所欲次第舉者侯名
秉謙徽之歛縣人庚戌進士礪渠深廣丈尺備如志
仍以勒碑陰云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四明嚴書

約圖刊本

開慶礪 寶慶志云已廢爲田延祐志載開慶元年
判府吳潛興水利徧乎四境復創爲此礪河流不復
滲漏海潮不復入河名曰開慶紀更造之年也嘉靖
志云今復廢錄縣東十里手界鄉舊名鵲巢礪聞
廟堰礪 二十都三畝雍正十一年修築長三丈一

尺闊四尺北距大石磨五里南距蕭皋磨十里接塘河臨大江東南山水悉由此洩乃東鄉第一要害之所而郡邑舊志俱無廟堰磨之名嘗訪其緣起則里老相傳云是地逼近大江河水外洩江水內泛宋時有鍾令者創是磨民德之建廟磨旁洎磨廢廟遷水患復作乃於廟址築堰以禦之後又築磨以宣之因名廟堰磨今之鍾廉廟卽創是磨之神也按鍾廉廟舊志謂建於開元間當其先既已創磨豈無名竊考之寶慶志則云鵲巢磨在縣東十里手界鄉吳判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府之改名開慶磨亦卽此址自後諸志則云已廢今此鄉鵲巢開慶之蹟杳不可得而廟堰磨適當其缺稽之時代相之形勢核之里老流傳則廟堰之爲鵲巢無疑惟是此磨啟閉之宜較之他磨實更重大所賴當道賢令宰嚴其禁約毋使營私自便之徒有所侵佔更易則東七鄉之田畝永被其惠矣

錢志

蕭皋磨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修築

志成

縣東南十

五里手界鄉

志

二十二都四畝與二十一都一畝合

管長一丈五尺闊五尺乾隆十九年知縣宋鑒重修

錢志

貝則磨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修

志成

縣東南三十

里手界鄉

志

二十二都一畝與二畝合管長二丈五

尺闊八尺

額設磨夫一名工食銀三兩五錢

乾隆四十年知縣

張天相重修

錢志

雲龍磨

縣東南三十里手界鄉二十一都又名荻

埭磨宋熙寧間邑簿黃宁創築宰曹騰成之元大德

十一年邑丞盧廷信重修置上下梁又建僧舍俾之

守理歲久湮圯明天順五年守陸阜修而未成八年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守張瓚成之

志

二十一都四畝與五畝合管長五丈

闊一丈二尺

額設磨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 插板銀二兩八錢 錢志

元趙孟河記鄞之東三十里凡七磨襟江帶河荻埭

最巨創自邑簿黃公宁而宰曹公騰成之設僧舍以

守力大勢危驚濤舂薄歲久仆且決鄉民病焉歲丁

未孟春丞盧公廷信以都水監募鄉甲戶治舊蹟畫

運石夜搬木以築中固旁堅且置上下梁慮其洩越

四月落成餘則畀僧理守舍是役也福前制爲壯民

忘其勞身先之也丞眞定人性簡毅蒞政清以明省

若臺檄下率曰委廉能將仕善政之多茲復何述
然繼黃曹凡幾政而廢壞如昨此時此役寧無策成
蹟上太史氏者乎始述鄉民之歌曰截荻江而滄兮
練雲龍之硯兮可澇可疏私有蓄兮公有輸丞之德
兮曷已民之思兮瞻以水

歟硯 縣東南四十里豐樂鄉二十三都閩志

東周硯 豐樂鄉二十五都李志

古塘硯 豐樂鄉二十五都閩志

樟木硯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二十八都一畝明

南上水利志 卷二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天順五年知府陸阜重修閩志長五丈闊一丈五尺額設

硯夫一名工食銀三兩鋪板銀一兩土塘長十丈一尺闊一丈二尺係

七畝一畝台管錢志

棟樹硯 縣南三十五里鄞塘鄉三十都二畝閩志長

三丈一尺闊五尺額設硯夫一名工食銀二兩鋪板銀一兩乾隆二十一

年知縣宋鑒重修錢志舊志作棟木硯增

茅針硯 縣南四十五里鄞塘鄉永樂志名茅山港

口硯欽止錄

中塘河

出於東錢湖栗樹塘木槎前堰高湫諸堰下等水支
綰派合高錢之北高塘頭邱隘橫涇王家衝諸處之

前河西出盛店橋里許至港口直對大石橋硯又自

嘉慶橋而為鵝涇匯四港橋等河則可抵栗樹又為

高錢之前河其北下則出盛店新橋之南側上則繞

鹿山而出匯緯橋與北塘河通所歷橋梁凡十有四

曰宋昭橋西達十八都東抵官塘路港口橋西達道土堰東抵官塘路朱家橋

隸手橫石橋東抵官塘路西達橫溪路蔡家橋東達十六都西達橫溪路楊木橋東達十七都西達橫溪路

四港橋東達三都西達橫溪路報恩橋東達三都西達橫溪路

南上水利志 卷二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沙家店橋八字橋東達十都西達十八都已盛家

橋葑橋方橋敬止錄

北塘河

一名裏塘河其源有三一自寶幢而來為寶幢河閩志

源出太白諸山西流合東吳小白二河之流經匯緯

橋至張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其支一自

鄞山橋南入分流抵梅湖等堰一自盛店橋南入分

流抵高湫等堰一自張斌橋西流合大河橋之水而

南抵王一自天童而來為小白河閩志源出鳳下等

家墳頭一自東吳而來源出三溪為三溪浦歷府前橋秋波橋鄭家橋與小白河合至大涵

山橋與寶幢河合至匯緯橋為東塘大河歷鄧山橋

盛店橋福明橋七里店橋其水皆西流所經則五鄉碑為大舊為回江東西

二碑其外通鎮邑之小狹江自鎮令宋繼祖徒碑及於東岡過江為河今僅存斗門不甚關於蓄洩

城東張斌橋西合大河橋之水而迄楊柳道頭王家土名

填以洩於林家道頭開迨明開廢乃從張斌橋至補陀寺前河洩於江東碑間後緣大河橋河水為北塘

河西流之下流倒流入補陀寺前河其勢不敵上流

之健因別開烏龍碑以洩之參敬止錄甬東軼事附橋菴水利考所歷

橋梁凡二十三曰張斌橋元豐二年里民張斌建因其名名之北抵東官塘

甬上水利志卷二 十六 四明叢書

路南達七里店橋店一作塾南達福明橋南北盛店

雷公橋一作塾南達盛店港口橋南北與七新橋同盛

店三都北達四都匯緯橋南達大涵山北抵官塘

橋鄧山橋北達六都匯緯橋南達大涵山北抵官塘

流而下者行舟分二路東向北回江碑間橋較碑橋

往育王東南向南往東吳小白

斗門橋鄧溪橋姜皇后橋下莊鎮橋同興葛家橋已

七橋育王水所經李家洋橋一名蛟鄭家橋西抵九

行舟自寶幢河頭鄭家橋西抵九

東達小九星橋緯路因河四入故建此已上東吳

橋乃在大涵山足嘉靖志有大涵山橋秋波橋一名大

東吳市北府前橋有史嵩之舊府基南三溪橋南達

達官路抵官路北達小白路三溪橋南達

官路北達小白路為三溪等溪所出與東吳橋

出已上四橋東吳水之所出同岸並列

相去十丈許南達秋波橋北達東吳橋此天童

水所出進五里為小白河頭行舟始此敬止錄

林家道頭開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永樂縣東三里

許老界鄉志即甬東原五畝之楊柳道頭今廢其開

柱一枝尚存十鑑樓南漕增新

烏龍碑在林家道頭開之北錢氏芍藥汴之西其

龍脈發自慈谿驃騎山由龍尾河渡鐵沙匯大江入

烏龍碑屈曲匯於塘河又越河至芍藥汴而龍脈潛

焉故漕曰潛龍俗作錢龍漕以錢氏聚族而居也其碑港初不甚廣

甬上水利志卷二 十七 四明叢書

非若林家道頭開河港之闊可任後塘河遠來之水

直達於江且分洩於錢家道頭開入米行河而出於

江東碑也自林家道頭河久就湮塞正嘉之間有傍

間而居之唐錫範者潛掘其兩旁石砌佔蓋房屋其

子宗玉壻於張尙書時徹之子邦岱倚勢作威闢其

居址改造樓房中貯所蓄秦漢古鏡十勝其樓曰十

鑑且於嘉靖己未呈請郡守周公希哲濬復米行河

以通水道蓋恐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也時周郡

守方修郡志延張尙書為總裁遂浼分修者之尙書

從姪邦翰詭云洪武初湯和總兵明州以林家道頭
開水自寶幢而來綿亙四十餘里勢如利矢直射郡
城爲談形勝者所最忌於是廢其故址官鬻於並開
之居民以爲廬舍等語登諸郡志以杜人言宗玉此
舉可謂慮周以密矣孰意不三十年身亡家敗十鑑
樓旋售他姓而所廢林家道頭之故址尙留一石間
柱於河岸以貽後人之口實迨萬曆辛丑魏公成忠
來知鄞縣盡心水利見五河橋一帶河水臭穢渟蓄
訪知宗玉之繇爰於唐氏轉售他姓之十鑑樓外臨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河隙地造樓十間逐桃花渡頭之王娼聚處其中用
垂炯鑒因稍廣烏龍碑以通污濁之水而注諸江天
啟壬戌巡道洪承疇觀察四明又加疏濬且立碑於
碑旁之烏龍廟以示永遠詎承疇蹈漢李陵之故轍
村民不義其人碎其石碑投之於江而所謂烏龍碑
者欲其不爲林家道頭間之續是所望於官四明者
之守令也甬東軼事縣東三里甬東六畝七畝交界處爲
裏塘河西流要口闊八尺其水道凡九曲由府主行
祠石戲臺下至烏龍碑橋數丈南折至洪聖廟旁折

北而西通入閩商會館後牆內過南一曲出會館南
牆至江口直對東坡水喉乾隆五十四年里人包詩
淦重修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又修道光二十八年
里人王秉勤等復請疏復呈蒙攝守徐公敬勸准挑
浚新案烏龍碑有三一在明堂舉鬼谷祠旁一在林
村下宅朱都堂公墓前一卽江東之烏龍碑也甬東
軼事爲明季異人李垓所著其書現存錢志旣經收
入藝文當必目見其書乃於林家道頭間仍採嘉靖
志僞託信國之說而不列烏龍碑專條丈尺此正纂

甬上水利志 卷二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修者之疏於考訂也載稽明史列傳紀湯和於洪武
十八年以征虜將軍從楚王討平思州叛蠻歸而倭
寇海上帝卽遣行和請與方國珍從子鳴謙俱乃度
地浙東西並海設衛所城五十有九二十一年閩中
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二十三年朝正旦感疾
失音帝遣還里疾小間復命其子迎至都二十七年
病寢篤不興明年八月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謚襄
定而城明州之大崗在洪武二十年又明載志乘永
樂志於林家道頭間又有洪武二十七年重修之文

是因元延祐時已多湮塞而修之也則嘉靖志云云
爲唐宗玉僞託以控制後人之議開林家道頭舊港
無疑乃錢志不採而東軼事而仍採嘉靖志並不列
烏龍碑專條丈尺即此可見纂修者之疏於考訂也
國朝邑人夏星垣裏塘河西流出口辨開攷張斌橋
上流當震方志曰一自張斌橋西流言其流自東而
西也至是而西流又分二支一支向南志曰西流合
大河橋之水而南抵王家墳頭此言西流之南支也
一支從石戲臺仍向西流此卽烏龍碑之上流也南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支已湮西支詎可復淤則烏龍碑不可不亟議浚復
也試以三塘河水利言之東鄉之水凡三大幹俗呼
外塘中塘裏塘是也外塘亦名前塘南受乾坑白杜
兩源有樟木棟木等八硤洩之而外塘亦足以自支
中塘受錢湖七十二峰之源自栗木木橋而下七堰
專洩錢湖之水而中塘亦因之而敢閉惟裏塘之水
勢最大八硤七堰而外支稍派合其餘波盡入裏塘
裏塘一名後塘源出太白天童諸山自寶幢蜿蜒而
來至張斌橋而西流駛矣故於上流置硤間以殺其

勢亦因勢而利導之非惑於堪輿而改道南入也彼
梅湖高湫之力據上游者皆爲殺其勢而設導引家
所謂扼其吭也殊不知經匯緯橋南合東吳小白之
流而裏塘之水勢愈大其上流旁殺者惟一大石爲
居要而入河注江之道又半爲中外塘所分據是大
石專爲中外塘而設裏塘不過波及耳其次莫如江
東硤南入補陀寺東河而注之江此卽南入江東之
道也而路迂濳狹不足以殺其勢則下流之湍激如
故每當霖雨交至南抵王家墳頭之水皆屬倒流一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遇旱乾河水臭穢疫癘盛行故裏塘出口莫若烏龍
硤最爲吃緊蓋三塘之水至張斌橋俱西流大石江
東不過上流分注以殺其勢者也而下流之仍向西
流者豈無出水要口故於橋畔西偏設立閘石鐫開
閉字以驗西流緩急西流急則開烏龍以防水潦西
流緩則閉烏龍以資灌溉迄今閘石猶存此猶正肅
吳公水則之遺範卽爲大石江東而設亦以西流之
緩急驗之則西流要自有出口也志載東塘大河源
出太白天童諸山則是指裏塘西流而言又載西流合東

吳小白之流云云此言上流之旁殺者也志何以不析言西流上下流之所由分下流南西支之所由出又載一自鄧山橋南入分流一自盛店橋南入分流可知俱指上流之分注而言志亦未嘗分別言之也又載一自張斌橋西流云云夫既載張斌橋南入注江則西流之入河必有所從入之道而西流之注江亦必有所由出之口而何以又載張斌橋西流云云可知西流之下流又別有一支西流也既言西流則西流自有歸宿志何以不明言西流之南抵已湮而

南上水利志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西流究於何處出口此皆錢志脫略而不分明也夫裏塘之水甲於兩塘而三塘之水匯於一塘而洩三塘之水之礙又惟大石江東而南支分抵王家墳頭之水今又湮塞則水之不得不仍向西流者其勢使之然也大凡水之勢直猛而橫殺猛則雄雄則強殺則緩緩則弱有必然者下流壅塞直者既無以遂其猛雄之性則水必逆流汎濫橫溢其害不可勝言水一逆流則橫流皆作直流旁決者亦從之而倒流而殺者以猛弱者以強則橫出者反助其倒流之勢而

其害更不可勝言況霖雨大作倒流之水與三塘之水兩相排擊而橫出矣而旁決矣夫有蓄則有洩譬如人之飲食然胃爲水穀之海萬物皆歸其精液從幽門上輸於肺分佈五臟其糟粕從肚門下注大小腸而出既出矣何以又有大小腸之分小腸分別清濁下滲膀胱水液入膀胱卽溺道焉滓穢入大腸卽穀道焉蓋張斌橋爲三塘西流匯聚之所猶飲食之有胃皖焉其上流灌漑田禾猶肺之分佈五臟焉其下流南抵王家墳頭猶水液之入膀胱焉其西支仍向西流猶滓穢之入大腸焉今南支歲久淤塞膀胱已失氣化之機而西支不開烏龍堰未有不閉塞下竅而癰腫者此類是也願吾鄉有心水利諸君子熟思之

南上水利志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周道遵東鄉堰閘論竊嘗舉東西兩鄉水利而衡之東河水勢之大而西河之水勢更大東河發源之多而西河之發源較多而東鄉水患每甚於西鄉何也西鄉堰閘適足以洩之行春風壩積瀆烏金此洩南路之水者也保豐石塘此洩西路之水者也而六

又皆大礮此西鄉水患所以亞於東鄉也東鄉之水凡三支俗呼中塘河外塘河裏塘河是也中塘河源出東錢湖而東錢湖受七十二溪之流自栗木木精前堰高湫諸堰而下支縮派合而納於中塘此中塘之水所以大也外塘河卽東塘河其源有二一爲乾坑源而自南來一爲白杜源而自西南來兩派交注而納於外塘此外塘之水所以大也裏塘河卽北塘河其源有三一出太白諸山而自寶幢來一出鳳下等溪而自小白來一出三溪爲三溪浦而自東吳來

甬上水利志卷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三支合流而納於裏塘此裏塘之水所以大也有三塘之大河而洩之者寡此東鄉水患所以甚於西鄉也而洩之者寡又何也彼七堰之專洩東湖者無論已自明嘉靖中定海令宋繼祖別礮東岡於今鄞鎮交接之界因廢回江東西二礮以出口之遠近較之所以爲鎮者重而所以爲鄞者輕遂使東鄉礮閘止有棟木貝則樟木雲龍蕭皋廟堰楊木烏豐江東大石十礮而已而洩三塘之水之礮又惟大石江東二礮而已以二礮而洩三塘之水在平時固足洩之

一遇霖雨河水並漲亦烏能以大石之三洞江東之一洞容其放洩況江東志載惟洪水可洩是江東亦一虛礮哉道光癸卯秋霖雨大作外塘水較中塘先退一日中塘亦較裏塘先退一日而裏塘較中外兩塘後退三日故田禾卽因之多淹三日此近事之明徵也細求其故裏塘河自張斌橋南入補陀寺東河此不過上流之殺其勢者而況路紆港淺究非裏塘西流之要口且以三塘而并於一塘水勢必不大自大此裏塘之水患所以較甚於中外塘也沈蛟門記云旣三倍大石之洞則烏豐之他湮可勿問此必蛟門受唐宗王之託而故意言之以杜後人之議開林家聞並非公論也錢志云前人論五鄉東西礮廢宜於周家堰楊木堰各設礮以補之庶東七鄉不受水患今楊木雖改爲石礮然但洩支港之水而裏塘河水遠莫能致況周家堰尙未改爲礮乎則欲除裏塘河之水患必當爲裏塘河另設一礮烏龍礮故址現存留心水利者能以開復之責自任豈不甚便願高明審三塘形勢而斟酌行之可也

甬上水利志卷二

二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烏豐碑 在一都二畝舊係泥堰長十八丈闊一丈四尺嘉慶九年里人史積蘭改置石碑為裏塘河東流出口新

楊木碑 卽楊樹堰縣東二十里長六丈二尺闊一丈高一丈東西俱有土備塘二都三都合管額設碑夫一名

工食銀三兩乾隆四十年知縣周樽重修錢道光

二十四年又修新

五鄉東西碑 縣東三十五里陽堂鄉六都卽回江

東西二碑至正此鄆江合慈谿江而流爲定海江者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通號爲五鄉碑敬止嘉靖中定海今鎮知縣宋繼祖

別創東岡碑因廢志若連日霖雨暴水壅至不能駛

洩東七鄉之田往往成巨浸今宜亟修大石橋碑而

又於王駐洋之周家堰四都之楊木堰各設碑以補

回江之廢則七鄉之水不爲災也聞

樓家碑 卽樓家堰在縣東北三十里四都五畝乾

隆五十年知縣錢維喬據士民徐煜等呈稱太白山

水綿延數十里并東吳河小白河寶幢河合流至匯

緯橋直達梅墟此處地稍低窪其在東之東岡碑在

西之楊木碑各遠二十里一遇山水大發不能驟洩田禾多被浸害應改建石碑一門按照就近四都三四五畝田畝派捐興建卽令坐畝莊首輪年值管時其啟閉毋致廢弛實於水利有益勘定舉行遂改石

碑錢志

東岡碑 在定海縣今鎮崇邱鄉東岡山下去定之

東岡碑三里許明萬曆間鄆令魏成忠創建地屬定

而碑乃隸鄆也開志長十四丈闊七尺五寸高九尺碑

門設十三洞皆砌石有公田四十二畝三十畝前明修築餘資所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置續增十二畝每年租息抵給碑夫工食及歲修之

資六都一二三畝合管錢志道光二年觀察陳中孚督

同鄆鎮二縣會勘修築加高二尺旁設滾水石壩新

明嘉靖十四年鄆縣帖文竊照鄆東五鄉之河南則

橫溪白杜諸水東則育王天童太白諸水中則八十

里東湖所受七十二溪之水皆匯焉環繞百里鄆之

陽堂等鄉定之崇邱一鄉百餘萬頃之膏腴胥資灌

溉有錢糧諸堰以蓄之有五鄉諸碑以洩之修築不

廢啟閉以時雖水旱不爲災唐宋以來此法莫變正

以有利無害不可變也五鄉硤東西各五洞槎堰東西九十餘丈鄞定利害之咽喉皆係於此蓋五鄉硤決港入海之門戶而下流則東岡山經焉槎堰爲河水入定之道而上流則紀家橋經焉硤一啟水卽注於江鄞可無水患矣堰一固水卽注於河定可無旱災矣是兩縣得免於災者以決港無下流之壅河水無上流之閉耳邇年以來湖畔爲田水之蓄也視舊旣少槎堰時圯水之漏也視舊復多定民始以旱爲慮矣案行兩縣合修槎堰之□鄞民曰利在定也定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宜修定民曰地在鄞也鄞宜修各因利己鬬訟紛紛使兩縣掌印官虛心順理同寅協恭行修廢舉墜之政鄞定雖百世利可也何鄞縣起議於紀家橋增修一閘水餘則啟不足則閉置槎堰於不顧繼其後者執議益堅定海縣不責其修堰之不協乃責其置閘之不宜力與之爭而不能勝慚愧忿激於東岡山下創議築堰移山麓之土以斷通海之流不數月而決港果無潮汐之至乃於故道之北創設東岡一硤僅足以洩定海之水至是而鄞定諸堰不復修卑勉不

足慮矣第下流旣壅五鄉兩硤無所用之雖淫雨一日河與田皆盈一望無涯禾草莫辨累十餘日不能洩收穫減五之四甚者室家有沈竈之虞民安得不困且急也連年大水鄞民不約而同者三百餘艘二千餘眾持弓矢挾利刃冒死以決東岡之新堰是時非無江東雲龍新舊諸硤也設若何以洩水豈鄞民獨愚蠢樂就死乎緣大江諸硤之不足恃明矣假使陽堂等鄉亦屬定海利一鄉而害五鄉東岡肯使堰乎否乎蓋鄞之官民專利於上不顧下流之水旱固失之於始定之官民專利於下不顧上流之水旱亦失之於終皆以槎堰不修起於私而成於激耳定人乃假防海備寇之說以惑上聽要非至當之論也蓋東岡硤去海口尙二十餘里舟楫出入今猶莫禁豈真可以備寇也況自有倭患以來何寇自小浹港入哉且甬東巡檢司設於海口亦足以備禦若因其通海而塞之則河頭渡大浹港諸處可併塞乎爲今之計莫若蓄湖水修槎堰罷紀家橋閘去東岡之壅以復江湖之舊兩利無害策之上也其次東岡去堰而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置硤各五洞與今硤併庶可以少殺其汎濫然以曲轉迂遠不若故道之順鄞民猶不便矣若憚於工力硤止五洞乃曰緣江諸硤在焉則地勢高水道遠且潮潮日壅爲害反深策之最下必不可行者也卑職亦鄞官也此議出於鄞官之口恐亦自有私其民之嫌惟臺下親臨其地而相度其形量人民之眾寡酌利害之大小而爲之處置當有大公一視之仁萬世不易之法矣

明沈一貫記鄞之有東岡硤修築甚艱蓋其地東匯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定海南狹奉化爲鄞東鄉咽喉其原田灌漑惟仰東錢一湖其關要尤在東岡一硤其瀕江爲硤者如雲龍樟木蕭皋貝則大石五鄉由五鄉小狹港達二十餘里而爲東岡緣兩崖而堰者如上中下槎二十餘所實障扞之顧土壤易圯下流易涸嘉靖間令長公夏侯興東岡之役而五鄉之防可緩第五鄉二硤洞有十東岡併而爲洞五水漲不易洩而民病潦並石硤三里許有木硤七洞之設則鄞助定役爲之萬歷間河水溢又守者失開放之候鄞民稱不便仍以五

鄉爲防無何以沿涯泥堰多壞不如保東岡尋築尋壤有言修之便有言不便鄞之五鄉地勢窪者利於洩定邑地斥鹵資上流又利於障故有言宜硤者有言宜堰者是修築之爲艱我邑侯魏公泣境輒諮利病目擊斯患咨嗟久之曰是吾守土事庸可令東鄉旱輒稱赤地平且原田高者什九窪者什一歲時病潦未數特病旱數矧雲龍大石等硤蓄洩以時卽旱潦兩不病且嘗所波及旁境亦時有之則修築東岡一硤何疑其西硤築塞事在定海本郡暨二縣參酌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而東硤之役遂果乃更權廣標本先於東錢湖隄築之增高硤閘有加時時親閱以稽守者於東岡則鳩工聚土名貲價度九百有奇議於沿江田畝派厥緡民樂以輸爰備詳其事於撫臺尹按臺吳海憲洪郡侯鄒郡丞黃通守湯錢郡理何僉曰是興東鄉世世利實予爲人上事矧賴有賢侯其急是圖侯於是力肩厥任悉心料理凡盡制而曲防者靡所不至以政務旁午且其地去縣五十里而遙乃分屬尚事侯則五日七日一巡覈以稽工之勤惰蠶之疏密樹硤

之日親率工匠露立野宿不辭勞苦磳舊止入洞今增之五共十有三柱壯以大砌厚以堅彌窄彌固令私啓放舟者無所覲下承上覆悉用鉅石又虞土疏易陷用灰倉三道以堅其底皆侯所親督築也磳較舊低一尺以固其址潦則水從上流旱則水鮮下漏經始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一月四日落成於萬曆三十二年十二月五日民望其規築而誦侯之功壯且鉅也望其蓄滯而誦侯之澤深以泓也父老相率幼穉而交祝曰天賜我侯侯賜我澤願侯世世興隆與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斯澤同久長也經費止用緡七百許以其羨一百許置廬買田招僧人守之以司啟閉而東鄉里役磳夫工餉之費遂免又其羨則從東鄉沿江雲龍等磳修築之其不盡則以及之西鄉石塘等磳是概邑石磳并獲萬全不直東岡一磳云爾侯之財用廉而施澤廣也若是昔唐鄞邑侯王公創築它山石磳功施甚深且溥今侯之功詎在它山下哉於是邑縉紳王君以諸父老意請予一言以章精勤志惠澤予既嘉尚賢績且爲吾鄞世世慶爰記之以勒諸石

附明張時徹定海東岡磳記寧波治邑鄞與定海錯壤鄞東三十五里有東錢湖焉橫縮八十五里合七十二溪之流而渚之溉田百萬餘頃鄞七鄉暨定之崇邱資之播藝胥受課焉然崇邱之引湖也必由斗門下小河以達河之腹有蛇堰者細而逼江易決難築其決也水盡注於江勢若建瓴故河渠與湖未旱而先涸三農病焉定民曰是堰在鄞鄞民宜役鄞民曰是利在定定民宜役其弗諧也鄞民乃壅上流定民決之每相聚鬪鬪各挾其令長以訟會無已時於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縉紳父老虞患日棘深求便宜之策圖而議曰若北去二十里所而堰則堰以上江盡爲河渚停並巨蛇堰可無用卽鬪訟可消止也爰以請於監守諸司諸司不察以爲難罔有與事其所謂江卽名小浹港也自大關以南海支別而北上通五鄉磳長可五十里比年夷寇充斥屬於關禁以斷鄉導交通之路而小浹港則故無關也不逞之徒乃姦闢出入其間晝夜絡繹莫可防制此其爲患又不止於河決赤地而已也維是甲寅之歲成都宋侯來令定海志在振厲

顏靡以沛宣休澤孳孳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乃父老欣欣慕向以其故告侯嬰然曰有是哉令以爲民苟有利也其何敢不力乃從一二徒隸披草莽率士庶而景相之遂盡洞其巔末與往昔徒堰之議蓋相符也爰度東岡山之下江水稍淺橫互僅二十餘丈曰是可以堰西去二十餘丈卽土田疏之以殺水勢曰是可以堰堰以蓄水堰以洩水度費金五百有奇遂以父老之請請於當道申之曰可與樂成而難與慮始凡民之恆情也築室道謀迄用靡成消言之亂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聰也是舉也利於農而不利於商將肆譴張以撓成功者踵至矣惟當道財察之已而次第報可下令惟肅庶民子來率作興事卒靡有梗議者工肇於乙卯四月迄於是年十月鄉民以畝率費而盡歸所給之官銀自是堰以上爲河其下爲江鹵水不得內湧河渠不得外洩溉田無慮數萬昔日瘠鹵之地盡變而爲沃壤畝入可數鍾蓋不惟崇邱之民永無旱患而鄞之七鄉亦胥被汪濊矣又外寇內姦憑舟楫出入者不得詭蹤跡以越屹如關隘之防阜民禦寇一舉

兼得鄉之士庶祝天而謝曰惟天祐我偏鄙民俾康於粒食保有家室惟侯功德世世當不磨乃廟而碑之謂東湖黃公信而可徵相率乞余論著其事余乃言曰甚哉吏治之衰也卑瑣齷齪者固無足論世所稱高等亦不過奔走逢迎急簿書期會僥倖一切以免上官之督過云耳又況海寇陸梁兵革繁興料丁轉餉曾靡虛時又孰能圖議於几席之外與斯民興百世之利乎侯乃力求表樹詢民之瘼不謀而僉同不費而事集此豈規規旦夕與儕輩競尺寸者哉於乎是可碑也已嘗考之郡乘昔王元暉龔行修作宅山堰李夷庚陸南金浚東錢湖陳祕閣治迴沙開皆洞悉機宜惠澤無疆民到於今思之侯之績豈異是哉或以潦水不得逖洩殆不免於魚鱉則去郡二里許故有江東堰開修而復之啟閉以時將永無害災斯百世之利也

甬上水利志 卷二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甬上水利志卷二

甬上水利志卷三

清鄭 周道遵介園考述

東錢湖

縣東三十五里福泉瞻崎韓嶺諸山三面環繞受七十二谿之流匯成巨浸昔人因山麓斷處為隄合之莫考所自始唐書地理志於鄞縣下稱西湖以時縣治在鄞山居湖之東也一名萬金湖因其利溥而言唐天寶中縣令陸南金復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緒之障以隄田賦則就所沾既之鄉而均派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焉每畝加米三合七勺三抄自此湖益加廣周圍至八十里宋天禧中守李夷庚又濬治之稍隄趾之廢者而增築加固嘉祐中始置硤閘此據舊志而言意有硤閘乃可注河以溉田或至嘉祐始定今四閘之制耳湖四岸凡七堰東北曰梅湖堰西曰栗木堰曰莫枝堰曰大堰曰平水堰曰高湫堰西南曰錢堰為塘者九曰梅湖塘曰梅湖堰塘曰栗木塘曰莫枝堰塘曰大堰塘曰方家湖塘曰平水堰塘曰高湫塘曰錢堰塘塘之長者莫如梅湖高湫方家湖三塘以山麓相距稍遠也就堰旁置硤

者曰大堰硤所洩之水通外塘河從雲龍貝則蕭皋櫟木諸硤入江莫枝堰硤通裏塘河直至大石硤入江錢堰之硤從楊木硤入江梅湖堰之硤注鎮海崇邱鄉從東岡硤入江而經流則自大堰而下即東塘運河俗所稱中塘河者至城東分為二南洩者為大石硤稍北則抵於新河頭此三支之大略也然外塘裏塘二河其源淺而近故水利惟錢湖為大湖之易於廢者昔苦焚葑為害今則又患於侵占自宋慶曆間王安石為令釐復湖界治平間重修六隄舊志不載修自何人考嘉澤廟碑謂因修隄而立陸李二公之廟關杞為之記則六隄即創於李公而杞重修之與其後焚葑滋蔓湖幾涸廢淳熙間皇子魏王守郡請出內帑金錢五萬義倉米萬石佐除葑淤特撥水軍及民之食湖利者計畝出力凡去湖中積葑以湖面計之約二萬餘畝然所除者未經運置湖外僅就四岸分堆旋復填塞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乃議用官錢置田若干畝歲收穀四百餘石如義倉例使高貴富人掌之分頓近湖僧寺中每歲農隙募民去葑計船大小地遠近酬穀有差凡湖壩近地人種菱蘆其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因而成田者悉按舊址清復之上奏報可有侵湖者論如律刻版榜示初月波隱學二寺及嘉澤廟前常植荷亦一切禁絕既而有司坐視田租移之他用湖日就湮寶慶中胡渠以尚書出守復修覃策命於九月水退時用水軍船先去葑菱務薙其根十月農隙則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夫助工先修運河諸礙開放河入江然後放湖入河湖涸乃去積淤請於朝得僧牒百道常平米五萬石命水軍番上迭休鄉民就役給券兼募漁戶浚之以所贏錢增置田畝使翔鳳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鄉長顧泳之主其事籍漁戶五百人分爲四隅人歲給穀六石隨菱葑之生則絕其種立管隅二人管隊二十人轄焉渠去不難葑者又十六年淳祐壬寅守陳塏別行買葑之策不遣軍不役夫命鄉民刺葑隨舟大小葑多寡聽其求售則給以錢初止數百人後裏糧棹舟至者日有千餘而湖漸復其舊迄元時田不可問而葑可冀田民自採之以市則有司且征其稅矣征稅事見戴南江水利說中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墾田入租於官時都水庸田分司某舊志不追斷復記其名

爲湖南江水利說引祕祐志謂湖幾廢者即指此明洪武二十四年耆民

陳進奏言水利朝命遣官董其役然葑暫除而根在復生淤積雖去而溪澗之沙隨雨驟下閤久不治輒致壅漲居民因而界築漸成畝畝宣德間下水王士華以參政家居遂田其中幾數千畝七鄉民訟之監司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又請爲屯田縣令黃仁山用父老嚴訑之言勘覆不行國初明魯藩據守越城僞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申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復移牒云東錢湖廢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田積水民輸湖米則已納田租矣今復廢之爲田是虛征也且梅湖卽錢湖之別名特其東北隅耳自錢堰至高嶺嶺長隄計三千七百步欲屯梅湖須藉此隄以堵水必加高五六尺其間下無石脈高則必潰所屯之田仍爲湖揜又梅湖塘下有旱田三千七百畝另設小斗門細流分注若屯梅湖以遏其源旱田必廢棄此成彼亦復何益或謂可引錢堰之水灌之豈知湖堰之下各有所歸從高湫平水而下者專灌奉化橫溪一帶從大堰莫枝而下者專灌十七十八

二十都陶江雲龍一帶從錢堰而下者專灌一二三四五都一帶從梅湖而下者專灌六七都及鎮海崇邱鄉一帶錢堰與梅湖相去十里中隔大山豈有相通之理梅湖廢而六七都及崇邱之田亦立槁矣大湖之下皆泥故對多梅湖下皆沙石蕁芡不生即廢之終不可田時士民於會勘時湧集至數萬袁令復作鄉屯問答四條始得罷議蓋此湖自唐以來守令之加意濬治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見請廢者自元至明末已閱其三特幸而得存耳然湖未廢而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終有廢之漸舊志謂湖波望之沿緣以竿刺之最深处不及數尺即載輕舟行不得其故道輒膠不前又昔人稱一湖可灌三河半今且減爲半河矣有司知偷洩之害而不知盜佃之害偷洩者司閘之夫率多奸民貧戶漁人利於採捕賄囑典守者竊啓之而以網罟承其下一值亢陽欲放湖而湖已先涸此自來弊習前錢令爲鄉民禱雨者所激聒痛懲里正偷洩爲之少止若盜佃之害則日增月益湖之存者已非復八十里之舊姑就近事徵之袁令存湖錄中載鄉

民訟牒謂濱湖忻曹周戴等姓佔難蓋屋此國初時事也李暉修東錢湖議謂沿山居民原有老隄與湖爲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爲種作計漸搭茅舍今則竟造大廈此康熙雍正年間事也自茲又五六十餘年盜佃者更不知其幾夫湖中增數丈之田即減數丈之水浸淫不已則李守所緒田爲湖者仍至湮湖成田何待如元明間之議廢哉況其害不僅此湖之塞多由於葑前此不知葑之可以糞也湖下之民既知葑之足資地力亦或自能芟除而運載之袁令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謂近年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菱葑不泛葦蘆生之者鮮此聽里老之妄言殊不足信特葑積而填淤隨之侵湖者正因以爲利苟欲去湖葑必欲正湖界而後市葑之策可行又湖灘率皆低窪水滿湖田即掩沒惟私洩之而水減方可種植且以近湖故雖旱無所害是以湖壩之田倍收而湖外之民告病矣今欲盡舉盜佃之阡陌而廢掘之非有大力者不能行惟春夏之交尤嚴啟閉俾侵踞者歲歲苦潦或因無益而自止明邱緒入議其二三條意亦類此苟欲清

湖界必先立水則而後灌河之數可復此皆爲蓄水

計也蔣樞菴水利考道光二十三年八月初旬颶風大作蛟

水壞塘堰紳士議將傍湖佔佃田畝當官變價爲修

築費周道遵作書阻之二十八年巡道麟桂捐廉五

百貫護道楊鉅源攝守徐敬攝令徐嘉禾各捐廉三

百貫給令舉人袁世恆等募捐督修梅湖堰五里塘

大堰礮以及塘堰之損壞者一律修補新

宋制使皇子魏王愷劄子臣奏照對四明被山帶海

山高於田田高於海水有所洩每歲不苦水而苦旱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古因山形有不合處築爲長短塘受澗谷之水七

十有二號東錢湖亦號萬金湖唐天寶中鄞縣宰陸

南金益濬而廣之其長八十里灌田一百萬餘頃至

本朝天禧中守臣李夷庚因舊廢址增築堅固自此

七鄉之民雖甚旱而無凶年憂慶曆八年縣令王安

石重濬湖界嘉祐中始置礮閘至治平元年復修六

隄立陸南金李夷庚之祠於隄旁皆有遺蹟又碑刻

可考惟是自治平元年至今百有餘歲湖浸湮廢矣

葑生之至二萬餘畝湖水不多舊年於湖內取水灌

注田畝一歲凡三次今止放得一次不能徧及郡人

病之乾道五年守臣張津乞開菱葑得旨依奏趙伯

圭踵其後遣知縣楊布量步畝計徒傭工役至大費

用不貲以故中輟自臣到任恭承前後所降詔書指

揮興修水利今年四月據知鄞縣事姚柏乞開東湖

委長史莫濟司馬陳延年相視基址詢訪湖邊父老

以及士大夫皆以爲當開遂委官量步畝實數具奏

以聞在法農田水利並以食利眾戶其力修治合是

民間山財陛下聖慈愛念黎庶爲之出內帑會子五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萬貫義倉米一萬石臣仰體聖意凡用竹木支輻賞

搬運焚葑並用本州錢以佐其費緣其地界闊遠分

作四隅差官董役復選擇土人有心力者相與辦集

令莫濟陳延年往來監視至十月十三日畢事但搬

運已開焚葑增廣塘岸或積在山均更須月餘方得

淨盡民間見百餘年積弊一日掃除無不稱頌聖德

臣亦忻快抃蹈良自慶幸臣本州官吏除長史莫濟

司馬陳延年已蒙聖恩除職外其餘提督官以下委

有勞効欲乞磨旨許臣開具保奏推賞庶幾爲民興

利之官有所勸勵三省同奉聖旨依奏

宋攝守程覃劄子竊見慶元爲郡瀕海近江並無陂塘全仗東錢湖及廣德湖它山水灌既田畝廣德湖久已成田餉水軍不敢復議惟東錢湖爲民利甚溥湖面闊約十萬畝灌田一百萬餘頃爾後菱葑壅塞向者郡守控告朝廷陳乞錢米僱役民夫開濬菱葑未蒙允可魏王判慶元日復行申奏蒙聖旨出帑五萬緡義倉米一萬石本府均官民戶有田之家出人夫器具又差撥水軍同共搬葑積於湖中候有水方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行搬載暨有水之時欺罔官司將葑復行平攤在湖徒費錢米無補纖毫其時菱葑尙少今乃不然民間因菱葑之漲塞並皆計囑請佃或恃強侵占爲己業種荷裏田今則湖中之水通舟如綫夏初缺雨盡開湖間灌田無多幸而朝廷祈禱卽應遂得一熟土庶陳述利害單同通判親往相視委實壅塞若欲科率民戶有田之家畝頭出錢則騷擾尤甚復差水軍非惟無補水利且妨教閱單區區管見不可求速效當磨以歲月合置田一千畝每畝常熟價值三十二貫

官會計錢三萬二千貫每歲得穀二千四百餘石如

義倉例輪委近鄉戶物力最高者掌管分在近湖寺院安頓每歲農隙之時許民間割取淤葑計船之小大論取葑遙近里數葑之多寡立爲定則酬以穀子一年會計可以運二萬餘船若能去二萬餘船葑則可儲二萬餘船水年年開濬水利日廣數十年之後必可復見舊湖基址諸鄉之田雖旱無憂若不早爲之計他時慶元之田既無水利可恃則與仰天山田等耳覃備員攝郡擲節浮用徑備上項三萬二千緡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責付等戶一面置田條畫規式置立板榜但其間除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前堰四處舊有荷池許留栽種見委縣丞縣尉置椿釘立界至存留外餘外盜種強占或有已裏成田並合開掘如仍前盜種強占不以官民戶定行追治監賞單竊慮所立規模今年置田來年收穀農隙興工役年田家方得其利如是則來年缺雨農家豈不利害單今再備錢三千餘緡糴穀二千餘石一面收買淤葑庶幾向後可以倣此施行事大體重若非朝廷立賜主盟他日必有復萌侵

占者妄行陳乞更改伏望特賜敷奏行下本府常切遵守不許妄將上件穀子別有移用如違許民越訴照常平條法施行伏候指揮奉旨依所申事理施行其月波寺隱學寺嘉澤廟錢堰四處荷池亦仰一體盡行開掘仍出榜禁戢今後不許復有侵占如或違戾仰本府追人根勘其情犯申尙書省內命官取旨鑄責其官民戶定重作施行

宋郡守胡渠劄子竊見本府負郭膏腴連亘阡陌劬農之政莫急水利鄞縣七鄉歲不告旱所資以爲灌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溉之利者惟東錢湖湖面闊十萬畝周圍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水所歸水盛可瀦旱乾則放凡湖下之田受灌溉者百萬餘頃年來焚葑障塞官司失於開洶以致水面日狹積水浸少今年春夏之交偶缺雨澤委鄞縣丞從事前去開闢放水下田據稱所放一二板而湖水所存已無幾若因循度日不行經理深慮浸致淤涇坐失水利委涉未便提刑程覃來攝府事嘗創立開湖一局撥府錢三萬二千緡欲買田一千畝歲收租穀二千四百餘石募民歲取焚葑二萬

船可添儲水二萬船遲以十數年東湖之葑可以盡

去然自置局之後有司不督舉行已買之田歲收租

穀未免將作應付修路之用未買之錢見充留於庫

不曾買田今湖中焚葑日生日長無有窮已根株滋

蔓日吞水地昨因士民有請渠卽躬親前往相視繼

委通判蔡奉議重行檢踏據申自錢堰挈舟先登二

靈山一覽盡見積葑充塞殆十之八九惟上水下水

與梅湖三節粗存水面旣以得其大概乃卽易舟前

邁令舟人以竿刺水步步考驗根株之下虛實相半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最深渺處不過數尺惟是葑積歲久勢雖浮上根實

附下其間又雜焚葑彼此麗屬重以荷荇蓴蒲之類

生生無窮異類同黨其近山岸處積涇更甚亦有因

面爲塍漸成畝畝者及詢問父老審訂事宜皆云東

湖自魏王臨鎮之時申請浚治一次今踰四十年有

司未嘗過而問焉失今不治加以數年焚葑根盤水

不可入雖重施人力亦終無補會稽之鑑湖蓋可鑒

也倘蒙有司申請開濬則湖下兩縣田業可以歲享

灌溉之澤湖上四望漁戶可以日獲錙銖之利號令

一出其誰不然且魏王開湖之始役兼資於兵民功
具舉於表裏故事立就其後有司非不念此而或廢
於鹵莽或率於事力或坐視不治或相舉無益因循
積累至於今極矣至於所用日時必須於農事之隙
八九月之交水勢稍退興工併作則民有餘力官無
峻期或縮或伸惟吾所命實爲至便今條具到用功
次第下項 一今開濬東湖以興水利勢須先去菱
葑併其根株然後放乾湖水以去淤泥庶幾開濬既
深可瀦水澤但功役頗大未易輕舉今當以序而爲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然役水軍則用生券或資民夫則用僱值魏王開
湖因錢米不給頗有擾民今要當斟酌使公私俱便
乃爲至計擬於八九月之間先用水軍人船以去菱
葑然後於十月內募湖下有田之家出工夫人力以
助有司庶幾可以辦集 一魏王開湖規畫未遂盡
善頗有遺恨所開菱葑積於湖旁候有水用船運去
洎至水生用人船搬運乃多爲欺罔將菱葑平攤湖
中復至湮塞水面徒費錢米無補纖毫今者用工不
可又蹈前轍然湖際四山少有可積葑去處若即用

船搬運尤爲重貲眾議今當聚菱葑於泥築爲一隄
可以盡除菱葑之根株可以便民旅之往來但昨者
眾議欲自月波寺築至二靈山橫絕渡湖延袤八百
餘丈功役尤大不可輕爲今者之議欲自邵家山頭
築至楊家山頭纔三四百丈工役減半可以舉行
一東湖植荷民微微利所至皆是未免妨水或者乃
持荷可養水而不受淤泥之說曾不知水淺則荷盛
水深則荷衰理之必然所易曉者昨程提刑嘗申請
不許民戶種荷已蒙朝廷行下盡令屏除今未十年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荷塘已占三之一菱葑因占三之二今若濬湖勢須
盡行屏去自後不許種植荷蓮仍乞朝廷檢會已降
指揮施行如或違犯許人陳首追人根勘是情犯申
尙書省內官取旨重作施行 一今濬湖必當放水
先須修整諸處硤閘放運河之水以入於江然後放
東湖之水以入於河河水瀦蓄稍多庶幾湖田之民
來春不失灌溉之利

明邑人邱緒修東錢湖議東錢湖會合七十二溪之
流停蓄甚泓而注溉三縣七鄉之河其利賴甚溥也

自昔盡七鄉之河足資三次放瀉之益雖亢陽赤地而苗不患稿稱爲沃野今則淤封不治而侵塞填壅者相尋兼之漏洩無禁遇旱開放不盈半河室者不支十日而亢者一不沾溉欲民之無饑不可得已是以故浚湖之議在今日當亟講而力行之者也浚治之日有八一曰固湖防今湖之爲塘者八其尤長者則高湫方家梅湖塘也夫塘短則兩山夾隘脈或橫互其下其勢常固塘長則兩山不接皆客土所成其勢善崩非至堅厚不固曩年方家塘決廿里之外皆爲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魚鱉其已事可徵已今欲浚湖使深土無所歸宜以所浚之土卽加塘上倍闊二丈增高五尺則雖侵湖二丈之水而所浚之土既得所歸隄防之築又日以益固可永免潰決之虞矣二曰明水則夫湖水淼漫莫知多寡必制水則以準之然後蓄洩以時而水旱常盈自沿湖居民或侵填以爲居室或焚植以爲園林土薄勢卑湖水一盈輒掩其則至有竊減以就低者御史張景雖嘗改正然亦未能適當舊則也今必於固隄之後準定水則使一湖之蓄恆足三河之用

卽沒入居室園林皆所不恤則所害者少而所利者眾矣況其地本侵湖不治其罪亦已幸矣而況可復加顧慮乎三曰嚴侵塞之禁侵湖之家以水爲病春夏水盈輒偷啟諸硤而縱洩之欲湖之無涸不可得已故旣立水則之後凡水所不及之地白僭爲業者必嚴加丈量永從重則起科使尺寸不得隱則重科之害庶足以抵其白僭之利而民或者其有警心矣蓋已成之業不忍遽壞姑以是抑之嗣是而猶有仍前侵塞必重爲之罪且并坐其塘長及里鄰凡並湖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民皆許舉首則厲禁之嚴庶幾民知重犯法矣四曰重漏洩之罰東錢之硤有四曰錢堰曰梅湖曰平水曰高湫皆湖之所由以爲盈涸者也比來塘長硤夫皆取貧難小戶充之旣不能多捐功力又不肯愛惜湖水舊閘徒設不用版築但取薪茅雜沙土壅之恐其決也則減從低下不與水則相平水一踰則蕩無限止盡皆溢瀉且以捕魚爲利時常偷放平時無半湖之蓄又何望其爲旱乾之備哉今必取近湖富戶差點硤夫而塘長亦以士人之家任之則彼當自

顧惜而盜洩之患可止矣五曰去菱葑之害夫湖之所以淤塞者以菱葑蓴蒲菱茨之屬滋蔓其中日久湮塞而菱葑之害實居大半自昔至今亦嘗屢浚然或少除葑草而根在復生或薙之未出湖隄而旋復委置其在今日則蕪沒益甚矣謂宜課七鄉食水利之田始令畝先出銀一分不足則增加之務以菱葑盡去爲止而所去菱葑必募船裝載出湖直至江潯交卸差其船之大小而優給以直令細民樂於應募而絕其根之復生則民固不免於出銀之費而要之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以佚道使之者也雖盡七鄉之民而戶徵一人助役但毋令踰旬焉有不樂趨者哉卽生一時而惠及百年長民者宜不憚爲之矣六曰公草之利凡湖中水藻之所生可以糞田往時沿湖居民隨其居址山場所近各出力採賣雖其利甚微亦足爲小民之一助乃今豪貴之家悉行標管至糞田之時重價勒民貨賣近湖之民或有取其糞裡者輒肆笞箠一償百夫僭七鄉公有之物奪小民近便之利此豈人情王法之所宜哉此在當路者不畏強禦嚴爲立禁一以

公之於民則濟民者庶不至於病民矣七曰築隄以通道菱葑可以舟載而浚湖淤土不可以舟載今自高湫栗木等堰往韓嶺及上下水者皆舟於湖屢有不測莫如卽其中徑直處取濬湖淤土而爲之隄起邵家山跨楊家山龍計其長不過四百餘丈闊四丈高四之一固之以石植之以木則土有所歸湖之滯停益富而行者有陸走之便或者以買石固隄費當不貲不知湖心之土欲以力致他所其費更何如也若梅湖與大湖之間舊有一隄宜亦增高倍廣以去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兩崖下之淤斯可矣八曰因土以成山夫湖之淺濶可浚也而間有不可浚者何也溪澗沙土隨橫潦而出壅塞浮漲幾與隄平豪貴之家遂僭爲田邊湖小民率行佃種如近年下水湖口之爲者此廢湖之漸不可不慮也蓋既耕爲田其勢苦窪必洩水以便業水洩則灘漲皆出效尤而耕者踵至矣然漲土積高不可以頃畝籌算必欲盡出於湖之外卽百千之眾誰能畢之不如因高成邱隨其所在聚爲山阜旁樹榆柳使不爲波濤所齧如方家湖塘之下有河一帶

非舟楫所通卽以旁近淤土填之旣而成田官賣以充洶湖之費又其地近山谷者卽隨高低大小聚而堙之則淤土可以盡去而蓄水必多七鄉灌溉之利萬世當歌誦之矣或曰子之議則得矣其如工費鉅萬民不能堪何哉曰昔人有言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安西門豹爲十二渠民頗煩苦之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弟思吾言也其後渠成民卒利之數百歲後猶頌其功不衰況今民失湖利數苦旱

甬上水利志 卷三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災思欲濬治久矣因而率作之是爲所欲與聚將并患苦而無之矣何不堪之有哉今觀唐之陸南金宋之李夷庚凡濬湖有成績者皆祠之不忘蓋可知矣何獨至於今而疑之乎

國朝邑人李墩修東錢湖議鄞治東三十餘里有湖曰東湖曾南豐云鄞邑東鄉之田錢湖溉之又名錢湖亦名萬金湖言利溥也陸士龍答車茂安書言鄞治東臨大海西有大湖蓋因鄞縣未徙時湖在鄞城之西可知晉時已有湖矣唐天寶三年鄞令陸南金

開廣之廢田十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卽將其賦派入沾利之田每畝加米三合七勺六抄於是以前周圍八十里之東湖築八塘曰大堰塘方家湖塘平水堰塘錢堰塘木槧堰塘梅湖堰塘梅湖塘栗木塘築四堰曰大堰木槧堰錢堰梅湖堰以受七十二溪之流蓄水三河有半灌溉鄞奉鎮三縣老界陽堂翔鳳手界豐樂鄞塘崇邱七鄉之田五十餘萬頃宋李夷庚王安石補廢完固經理盡制清波浩瀚皎潔圓若大鏡懸空光映瑩日月大堰坐翔鳳鄉有從雲龍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二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硤入江者有從蕭皋硤入江者有從貝則硤入江者有從棟木硤入江者木槧堰坐翔鳳鄉從大石硤入江者錢堰坐老界鄉從楊木硤入江者梅湖堰坐陽堂鄉其水直至鎮海縣崇邱鄉東岡硤入江者諸堰之水條分流別而總以東岡硤爲出水之要地東岡在鎮海縣地方有二硤一新硤屬鄞縣所轄者一老硤屬鎮海縣所轄者地旣曠野下通小港無居人稠密硤夫與近地不法之民得易營私排簾捕魚放船一隻得錢若干爲生計曾不知東岡硤者乃東鄉大

利大害之區也四五月間時雨連旬太白諸山山水大發常有一夜竟成巨浸故上則大石礮中則楊木礮下則東岡礮并一路小礮堰必先半日而開之則田中稻秧得遲一日之害而且水之退也亦先一日半日其間利害豈不懸絕哉若以東岡礮徒爲山水之地則謬矣大雨之後必有大旱雨意已除水勢稍退卽當上板築泥以蓄河水故東錢湖之塘堰盡爲蓄水之計而東岡礮之設固爲洩水計而實爲蓄水之計也啟閉得時旱潦不懼論東鄉之水利其要盡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於是矣至一路塘堰其有七十餘所惟梅湖塘爲最長而且江河相隔止此一隄一有沖決江水入河東鄉之田皆爲鹹鹵之地可不深慮而預防哉湖中之侵佔不可不禁也沿山居民原有老隄與湖爲界始則於近岸處堆草加泥爲種作計漸搭茅屋今竟起造大廈矣又有將傍湖之地圖佈種射利既種低窪之田惟藉偷洩湖水以冀收成如此效尤必致湖盡爲屋湖盡爲田而後已湖中菱葑原亟宜除但魏王趙愷大浚之提舉常平司程覃又大浚之尙書胡桀

成二公之意農不妨耕兵不妨閱給漁戶錢沒水取葑是時東湖千頃草萊荒翳之場便澄泓如鏡之舊但所除滋蔓不能挑出湖隄大雨大水隨即填塞亦無可如何也祕書修撰陳愷行買葑之策巡按御史張景有開濬不如加塘之說欲繼前美者皆可酌而行之也

周道遵阻賣佔築湖田書知利害之所在而必興必除良吏也知利害之所在而不興不除庸吏也知利害之所在而不但不興不除且將除千百載必興之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利以興千百載必除之害此庸吏之所不爲而轉欲擬之議之愆愆當道以爲之其得罪於庸吏且甚何況得罪於良吏鄞東錢湖一名萬金湖在唐鄞縣之西故又名西湖福泉瞻琦韓嶺諸山三面環繞受七十二溪之流匯成巨浸周迴八十里闊約十萬畝四岸爲塘者九爲堰者七水入則蓄雨不時則啟閘放之鄞奉鎮三縣七鄉之田得資灌溉以其所儲恆足三河半之用也此正必興之利之所在也葑草生則務去之蓮藕種則重究之溪澗沙土隨雨而下恐其

淤塞則令七鄉食利之家時常出力淘濬之至於固湖防明水則重漏洩之罰嚴侵塞之禁千百年來行之已久此正必除之害之所在也唐天寶初陸令南金知其利而開廣湖界宋天禧中李守夷庚知其利而增築湖塘慶曆乾道而後賢令如王公安石賢守如張公津趙公愷程公覃胡公掣陳公愷或置硤開或開茭葑或捐錢雇掘或請牒修濬又皆知其害而必除即以興水利也元大德間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墾田入官租者時都水營田分司某追斷復爲湖

甬上利志 卷三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明宣德間里人王士華見上水下水歷年淤塞而成田者數千畝因以參政家居田於其中七鄉之民訟之監司遂得中止嘉靖九年寧波衛屯軍請爲屯田知縣黃仁山勘覆不行國初明魯藩據越總兵王之仁又欲廢湖爲屯鄞令袁州佐申阻營弁周某又請但廢梅湖袁令亦移牒阻之復作鄉屯問答四條始得罷議此又除佔侵之害興灌溉之利歷有明徵者也乃自舊年疊遭風水湖決塘坍當蒙邑主邀紳勘估僉謂工程浩大經費難籌而善籌經費者見湖旁

多私墾之田將獻官賣之策嗟乎我不敢知曰爲是謀者其慨治湖無人因憤激而議及此乎抑謂生財有道因覬覦而議及此乎但自有此議開廢湖之漸而實陷廢廣德湖之故轍已昔宋樓昇借籌備國用之名以逞求典鄉郡之慾塞湖爲田遺臭後世每逢旱暵邑西之氓今猶嘖嘖而東鄉之不思旱暵恃有錢湖也脫能稟請當道去葑以開其淤禁荷以杜其壅運隨雨而下之沙土以復其深掘傍湖而填之隴畝以還其闕即不能與陸李諸賢廟祀嘉澤而異日

甬上利志 卷三

三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志中豈難於邱緒陸宇燭之後復得一人哉而奈何開廢湖之漸不願蹈宋樓昇之故轍夫湖非海比海有來潮而湖無來潮無來潮即無漲塗其指佔填之田爲漲塗者謬也山有積沙而湖無積沙無積沙即無實土其指佔填之田爲實土者妄也萬一當道不察竟從所議而招願買者升科償價供目前修塘之費竊慮今之買者百畝已成之田也明日即可再填百畝指爲漲塗援今例以報升猶及駁乎否乎今之買者千畝已熟之田也明日即可加填千畝指爲實

土援今例以召賣猶及禁乎否乎則廣德湖之廢已難復東錢湖之廢又可待豈非無利而有害哉況乎錢湖塘堰向有管例實估工料不過四五千貫設修錢堰塘責成專管之三都一畝修大堰塘責成專管之十六都六畝修粟木堰塘責成專管之十都一二畝修方家湖塘責成合管之十六都五七畝修高湫堰塘責成合管之十五都一二三四畝固自易易即使工程浩大如紳估之萬金亦正可援梅墟塘之例諭令東管百餘畝之食利者捐資公修而且湖水溉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及三縣并可援東岡硯之例諭令奉鎮沾利之鄉捐資幫辦又況三縣七鄉之田得資錢湖灌溉不下千有餘頃內除貧佃之不能捐公祀之不便捐七成折算按畝捐錢數十亦自敷用而奈何開廢湖之漸不顧蹈宋樓昇之故轍且查錢湖自唐陸令取民田二萬一千二百一十三畝開廣瀕之田賦則就所沾溉之鄉而均派焉每畝加米三合十勺六抄歷千百載民無怨言何也蓋咸知湖之廣之有益於沾溉也今設反陸令之開廣而從所議行之樓昇固復生矣而

所沾之鄉所加之米孰肯復為請輕之楊欽即有肯為請輕之楊欽而孰肯為覈實准折之林富則此議之遺害又不但廢塞水利焉已伏希採及芻蕘徵諸文獻熟思詳審夫元分司何故斷復明監司何故禁止黃邑侯何故勘覆不行袁邑侯又何故必作存湖錄亟燬議稿改上條陳俾當道知利害之所在而必與必除遵雖不敢上嬖陳進嚴訕而作者之令聞自與邱陸並傳不朽又何至得罪於唐宋以來之良吏願諸君裁酌不宣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錢堰 縣東南三十里老界鄉志三都一畝亦名前

堰硯長一丈五尺闊一丈四尺額設硯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開板銀

一石堰長一丈五尺闊一丈四尺石塘長三丈五尺

闊五尺案李志但有堰塘曹志載錢堰硯錢志

五里塘 在錢堰之東別名梅湖湖山遊記

梅湖堰 縣東南三十五里陽堂鄉志硯長一丈二

尺闊一丈三尺額設硯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錢開板銀一兩石堰長三丈

七尺闊二丈一尺小斗門闊長一丈闊三尺石塘長

三十三丈闊三丈在十都一二畝合管案李志不載

硤曹志堰旁有硤錢志

栗木堰 縣東南三十五里陽堂鄉石塘長十丈五

尺闊五尺在九都三畝案曹志栗木堰旁有硤今但

有塘錢志

莫枝堰 縣東南三十六里翔鳳鄉聞十六都三畝

一作木槓堰硤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額設硤夫一名工食

銀二兩五錢石堰長五丈闊五丈石塘長五丈闊五

尺錢志

平水堰 縣東南三十六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十六

甬水志卷三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都三畝舊名平湖堰石堰長六丈闊五丈石塘長四

丈二尺闊五尺錢志

大堰硤 縣東南三十七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十六

都六畝硤長一丈六尺闊一丈四尺額設硤夫一名工食銀二兩五

錢一兩石堰長六丈闊五丈石塘長十丈闊四尺錢志

高湫堰 縣東南三十八里成化志在翔鳳鄉聞十六

長五丈闊二丈石塘長四十丈闊八尺十五都一二

三四畝合管錢志

方家湖塘 翔鳳鄉十四五都界曹志石塘長三百五

大嵩河

十丈闊二丈在十六都五七畝合管錢志

縣東南七十里三面環山東南際海向無河渠國朝

雍正五年知縣楊懿詳明督院具題發帑新開一開

梅樹灣至大硤頭止河道一千四百六十九丈七尺

俱面闊三丈深一丈一開大蟹浦由橫山港至大小

礁間止支河六百九十丈俱面闊四丈深六尺一開

小蟹浦至球琳南間止支河二百六十丈俱面闊四

丈深六尺一開了又港至球琳北間止支河二十七

甬水志卷三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丈深闊同前一開滾水閘下河一千二百丈投漫小

河出管山之潘家硤下又開河四百五十丈至獨山

硤又於獨山硤下開河三百五十五丈至梅樹灣投

前已開成之新河聯絡貫通每丈河面俱闊一丈五

尺曹志參

大嵩塘 自蔡墩起至橫山大湖港至舵鐘止土塘

二千七百四十五丈五尺自大嵩港口起至金雞橋

南北兩岸土塘九千九百九十九丈俱雍正五年發

帑新築工成後置存公田一百二十畝舊設塘河總

理四名五年更換司其租入以資修濬之用不敷仍開沽利田畝公辦

曹志參錢志

國朝制軍李衛大嵩塘工碑文我皇上御極以來海晏河清雨暘時若薄海內外含哺鼓腹玉帛來朝同風一道猗歟休哉雖三代邅隆之治未有過於今日之盛者也余奉命節制江浙聖恩優渥夙夜冰兢勉圖報稱雖幅輿遼闊耳目難周然閭閻利弊民生休戚時為諮訪以冀措施之咸宜惟是寧波一郡實為浙東藩籬其地濱海彌望斥鹵而鄞屬大嵩距郡八

南未利志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十餘里向嘗設所屯守承平既久田野日益墾闢顧水利未修偶遇旱澇輒嗟艱食農氓病之是非疏濬河渠修建碶閘為禦鹹蓄淡之計何以轉瘠土為膏腴乎但工鉅費繁興舉匪易余仰體聖天子愛養元元之意陳請勅發帑金疏入報可於是相度地勢之高下計定丈尺之淺深鳩集物料人夫為一勞永逸之計按大嵩形勢東南際海三面環山中有熟田暨塗田若干千頃初議於大嵩港下建築巨壩使海水不入然後疏諸山之水以資灌溉而建舩燈球琳南

北大小礁橫山六閘以蓄洩之道六閘已漸告竣而港口闊深潮湧沙浮工費既浩大不支且慮難於持久因復酌量形勢改議於大嵩內港接連橫隄之處夾河築隄退西四十餘里擇其潮水稍緩山根堅固之金雞橋內設立滾水壩一座以阻鹹潮以洩山漲而又於橋之西岸鑿山通渠建設閘口導泉水東流以溉田而分注於橫山等閘以洩之當雨水和調之日涵水無憂侵浸遇溪流一緩之時亦易蓄蓄而足供車戽綢繆未雨莫善於此委員分理而畚鍤隨之

南未利志卷三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經始己酉之四月迄工辛亥之十月凡閱三載而大工告成余更念大嵩僻郡東為海口要區今茲水利既修則田疇日闢戶口日殷凡熬波漁販之徒出沒海嶼中譏察禁繁必得親民文吏始克勝彈壓之任用疏陳於上請移郡同知一員駐劄其地俾之戢奸究督勸課且河渠隄閘之浚築亦得以時相視葺治無俾廢墮以綿諸久遠幸復蒙恩俞允自是而嵩之斥鹵盡為沃壤嵩之士女歲歌大有戶沐樂利之澤而世享昇平之福莫不感戴皇仁祝聖壽於億萬斯

年也已因勒諸貞珉以紀其盛時董理其事者太常寺卿署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孫國璽分巡寧紹台副使孫詔寧波府知府曹秉仁提標前營遊擊袁有明鄞縣知縣鄭大德例得并書是爲記

滾水壩 在金雞橋內雍正五年與舵壩球琳南北

大小礁橫山六開請帑建築長十七丈高五尺南岸

山根之下鑿渠三十丈建石閘一座計三洞曹志

珠山硿 長一丈闊八尺在十一都一壩錢志

小溪硿 長一丈闊四尺在十一都一壩錢志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周湖硿 長一丈二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一壩錢志

小石硿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在十一都一壩錢志

禾順硿 長一丈闊一丈在十一都一壩錢志

穿鼻硿 長一丈六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二壩錢志

丁字硿 長一丈二尺闊八尺在十一都二壩錢志

舵壩硿 計五洞曹志長四丈八尺闊一丈二尺在十

一都二壩錢志

球琳北開 計三洞曹志長三丈闊二丈四尺在十二

都一壩錢志

潘家硿 長一丈六尺闊一丈在十二都二壩錢志

王家硿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二寸在十二都三壩錢志

千家硿 長一丈闊三尺三寸在十二都三壩錢志

西塘硿 長一丈闊三尺七寸在十二都三壩錢志

張家硿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五寸在十二都三壩錢志

學塘硿 長一丈二尺闊四尺五寸在十二都三壩錢志

錢志

球琳南開 計四洞曹志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二尺在

錢志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三四明鏡書 約圖刊本

十二都四壩錢志

大礁硿 計三洞曹志

小礁硿 計三洞曹志長一丈闊五尺在十二都四壩

橫山硿 計五洞曹志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八尺在十

錢志

二都四壩錢志

蔡家硿 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在十二都五壩亦名

蔡墩硿錢志

育王碑 宋寶慶間創育王寺所築歲久不治元皇

慶元年縣尹王思義諭里社修之長一丈闊七尺在

十三都三層

錢志

大慈碑 長一丈闊六尺在十三都三層

錢志

張齊碑 長一丈闊七尺在十三都三層

錢志

承發碑 長一丈闊五尺在十三都三層

錢志

東陶碑 長一丈五尺闊五尺在十三都三層案以

上俱大嵩一帶沿海碑牓外禦鹹潮內有太白福泉

諸山水源流注賴以闢蓄各碑俱有土塘即總計九

甬上水利志

卷三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千九百餘丈之塘也

錢志

獨山塘碑 今廢

錢志

甬上水利志卷三

甬上水利志卷四

清勤 周道遵介園考述

南鄉河

自宅山堰西南四十里入長春門即所謂甬水也故

長春門亦號甬水門其源出於四明山之西自會稽

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斤嶺

自趾至嶺凡十歷小六里故稱斤嶺

嶺上莊石壇龔村小皎而東其出上莊以南者經蘆

棲坑口

曹志謂出分水嶺之南不知分水嶺即斤嶺別名見魏輿記

下流亦入二

皎一派出仗錫山歷杜畧鄭家巖與蘆棲水合至鯨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三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魚山前二皎之水亦合由蜜巖樟村桓村至平水又

南二派一出天井山一出灌頂山俱至平水而合眾

山之流會於大溪經鍾潭迤東至宅山堰自堰北行

之水分二港去堰百餘丈折而東經新安許家橋普

寧寺歷洞橋此前港也自普寧寺東分流北入惠明

橋至仲夏此後港也由仲夏橋合流以來左有烏金

積瀆行春三碑又南出眺江橋為北渡右自寶祐橋

分入裏港橋為干丈鏡源出自建畧等溪自寶祐橋

分入象鑑橋為馬家灣張家潭以至黃公林戴家宅

跟自夏家橋分入新塘橋爲崇法寺前河卽祖關也

其上源之河港入西則經仲夏橋至石塘林村止錄

及蔣橋庵 所通橋梁凡七十六曰長春橋直接長春

水利考 街一名甬水橋寶慶志作夏家俗稱下駕東抵接官

向陽橋甬水橋亭西達祖關 敬止錄橋側有土地

龕相傳延慶寺伽藍遷此橋於永樂間改造崇禎新

間耆老張天成等修舊基在歸津庵後水術相對新

塘橋甬水橋西南橋右有小迎龍橋舊名崇法寺橋

侍郎全元立復建改今名橋 沈店橋一名啓文橋東

在祖關之西迎錫山龍脈也 抵官路西達承

天通津橋雅兒渡橋 舒氏九春女捨奩具建新豐橋

寺呼新橋北達填 寶祐橋俗名樂社南抵官顏橋抵

頭橋南抵官路 約園刊本

官路北達 北渡橋支流入眺江橋東達樂社王

施家岸 橋半里而近 眺江橋西達洞橋王

將橋一名洞仙南達官 港口硤橋七鄉橋通宅山之

之田故名古有浮梁爲風壽所祀明永樂三年浮石

重建石橋北達四十一等都南達元貞橋諸路

橋王家橋南抵官路北 繼先橋洞橋北抵宅山路上

源至此會惠明橋之流以馬湖橋惠明橋街東抵洞橋

經此橋復合仲夏橋之水 馬湖橋惠明橋街西抵宅

虹橋桃浦橋相傳浦有桃樹大二十圍陰蓋 虞家虹

橋沈家虹橋繼義橋邵蠅螺橋上張橋彰聖橋楊官

人橋三僧橋夕陽橋建興橋陸家橋或云伏 周大鼻

橋土橋以上自寶祐橋入裏港橋至干象鑑橋遠湖

橋文秀橋藕藕橋孝庵橋傍有張 薦橋宋家橋一作

王家橋洗馬橋白鶴橋下傘橋張尙書橋傅家官橋

周家大橋周學士橋有宋周錫墓南達 崇福橋東達

西達施 六和橋一名胡 五馬橋龍建 資善橋一名

家岸 以上自寶祐橋分 烏黯橋仲夏橋在芝山下魏

入張家潭至戴家宅跟 約園刊本

日君漢古有大橋經羅小溪宣和中斷之以防寇往

來者病之紹興八年通判舒國佐重建鎮官游彥忠

成之莊漢英張允明莊椿輸財長十六丈闊一丈二

尺始於十四年八月成於次大年仲夏故名東達千丈

鏡西達建 仲春橋祝家莊橋尙書橋石塘橋何家大

橋流花橋又名潘家大橋天象橋以上自沙港入西

永寧硤 長春門外當甬江之衝舊障以泥不時崩

圯明萬曆戊午邑令沈猶龍改築石塘名長春塘聞

國朝雍正八年寧紹台道孫詔創修石硤設橋於上

名曰永寧志塘長四十五丈闊二丈五尺硤長二丈

闊九尺在城西隅二畝 錢

國朝觀察孫詔重建長春塘永寧碑記國家以農事爲重而農事以水利爲先寧波爲濱海重鎮鄞則附郡之首邑也邑之東北西南均以江爲限大率東北分而西南合西南之水發源於四明其間名山大川縣互數百里阻鹹蓄淡以資灌漑設塘隄設堰者所在多有而水之會於城南則惟長春土塘一帶當其衝壤則西南之水涸可立待所關甚鉅余奉命刺明州陟監司時加意隄防歲己酉五月塘圯余與提臺陳公星馳督築奔騰之勢若驚濤駭浪奮迅無前

甬上水利志

卷四

四

明叢書

約圖刊本

人力莫能施壘石沈舟幾合而復潰者數四歷一晝夜崩溢始定歲獲有秋斯時故令楊君懿者倉皇失足溺水幾斃致病之由實基於此余甚惜之睹此情形因聞從前之經紀此塘者一遭冲塌必至破家斯言不謬矣但補苴終非良策欲爲善後計工費既艱任人亦復不易正在躊躇乏術適紳士董德愈等有給示勸輸之請余思築堰截水運石砌塘自是經久之謀農田水利固應如此籌畫第恐工費浩繁謀成築舍如果輿情踴躍則經始落成可計日定也爰允

其所請並訪紳士中之樸茂老成才守兼優者司其事築石塘建堰開用截上流之水兼杜外塘之患郡守曹君殫慮經營時加督勸而鄭令亦協力同心不踰年而鉅工告成其中葺庵宇以奉龍神置田畝以資啓閉工既堅緻事復周密余既喜里民之踴躍樂輸實深嘉紳士等之不憚勞不惜費布置得宜以相與有成也但承管卽置久有成例永寧一碑既經久無虞可免貽累而城西二畝之承管更無庸藉詞推諉妄生異議因立碑以誌不朽云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餘豐堰開 在社稷壇東南上流名陸家河下流卽甬江浦舊名何官人浦久圯嘉靖間復建開十丈餘復圯天啓間袁氏又修之陸家河在接官亭後水從洪堰橋北塘路大河邊一線石罅流入自洪堰橋至接官亭一帶南塘以東先爲河後爲田僅留陸家河一綫洩水委曲至硤浦洩之入於甬江

敬止錄

行春硤 縣西南十五里又名南石硤世傳王侯自宅山堰口浮三瓢隨所至而立硤焉東十五里爲烏金硤又東三里爲積瀆硤又東二十七里爲行春硤

蔣榜庵水利考舊傳王侯作木鵝三隨其所止而設
三鵝竊意相去遠近乃當日審度地勢為之非必專
借驗於歲久滲漏明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成化唐令
淨物也

王侯元暉既置七山堰慮暴流無所洩遂為烏金積

瀆行春三鵝湧則決暴流以注江旱則納淡潮以入

河誠兩利之制也今則惟知洩暴流而不知納淡潮

國朝康熙乙巳郡早有言於郡守諭民納潮土人皆

不信崔侯維雅親至行春鵝督民啓版納潮蓋旱方

四十日內硯外之潮尙淡踰此則不可納矣長六

丈闊四尺在光同鄉四十三都三畝額設硯夫一名
工食銀三兩

南上水利志 卷四

六十四明叢書

板銀二乾隆二十五年知縣商皓重修錢

屠氏橋閘 縣西南二十里樑社至正今廢新

風棚硯 縣西南三十里光同鄉一名望硯宋熙寧

中令虞大寧置用卻暴流納淡潮者後廢按行春至

積瀆相距三十里行春居江下流鹵汐易至烏金積

瀆處上游非潮盛漲鹵汐不至河渠少涸江潮尙澄

淡可壅入河渠以溉田潦亦易洩故風棚視他硯為

尤要亟宜修復者也閘石塘長六十丈闊一丈五尺

在四十二都二畝案聞志載北渡風棚廟之前有廟

前塘明萬曆間司李魏復琦修築故亦名魏公塘計

長百餘丈大約硯廢而改修為塘丈尺則至今更減

耳錢風棚硯今廢不修余往來北渡者屢嘗於河水

將涸時就觀硯址見其尙可憑藉得賢守令修復之

於初旱時積瀆與此硯並開藉以納潮可支半月即

南鄉不至失收蔣榜庵水利考道光元年邑令郭淳章重建

邑紳黃定文張烜湯桓李承章成之二十四年邑紳

張景豪重修二十八年又修新

宋舒直記鄞於明為劇縣占鄉十有六而公私之田

南上水利志 卷四

七十四明叢書

無慮幾萬頃其蓄以待灌漑者既無幾而凡所以

為捍防壅導之具吏又忽不時省頽漏廢圯十或八

九不幸天時稍愆亢則其涸可立待而民輒病聞無

如何注江流以趨一時之急且鹹鹵至腐敗諸苗稼

積不已往往田遂瘠惡遂廢不足耕種不可下光祿

虞大夫為邑於此始與民圖之即北渡之西曰風棚

積石為硯以卻暴流納淡潮既又自州之西隅距北

津疏淀淤之舊增卑培薄以實故隄而作閘於其南

拒所謂鹹水以便往來之舟而東西管數鄉之堰硯

隨以繕完者凡六所蓋用工一萬一千有奇而既田五千五百餘頃假財於賑貸之餘而公不費役民於既病之後而私不勞於是邑人相與傳之願有以久大夫之賜於無窮而舒亶因系之曰蓋古治之盛其不免於天時之不齊或與後世同惟所以應之者與後世異故旱不能乾水不能溢而民不災先王之政事倣於荀媪之俗久矣朝廷方慨焉比歲以來深詔執事而農田水利之官徧天下恩施厚矣而或者不能推致其意以暴之民信誕相沒使功實或漫不可

甬上水利志 卷四

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考嗚然詆法至引之於歲嗚呼由是以考鄞大夫之政其盡心果何如哉雖然天下之事積在多成在久雖古之成順致利者亦不能以易此則虞大夫之志豈其以此自必於無窮哉亦惟來者申之而已謹記明邑人徐時進重修風朔廟塘記略郡跨甬水據其勝地原隰陵阜錯高下河渠之有礙開塘堰伺蓄洩蓋因勢爲用云郡東界大江西南二鄉之水自大雷宅山合流以東源甚遠延流所注各有礙恆雨湍暴碛之洩不二三水乘瑕而潰攻莫可抵雨止不及旬

河輒涸待命於天稍愆以無年告矣風朔去郡三十里舊有碛自宋大觀更築爲塘起眺江橋地漸下及南望積瀆又漸昂風朔以塘互居中如帶勢獨下水或橫出上又址薄江塘浸受嚙歲有圯陷以一切彌縫之今上乙卯秋七月雨浹旬塘中斷駢流赴如奔馬守隄吏率農人集諸具爲隄防莫知措公聞而憮然曰是以雨病不雨又病患所從來矣及冬借得公署邑事詢民急首此沒下椿渠底與土平採巨石層累其上擇耆民之樸謹八人計丈分工凡再越日公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詣塘衡物料程工拙無少倦役始乙卯十一月十二日竣於丙辰春王二十二日計長一百三丈闊一丈二尺高九尺費金五百七十四兩事半功倍則身董之效也諸父老聚閭而謀曰風朔自虞公有塘其廟至今在五百有四年矣吾儕不敢廢俎豆顧其築以土歲補塹爲苟延何知今日之累石速而堅砧無卻顧如此計今當與河山不磨礪則貽之請以名曰魏公塘虞公不得專美於前吾且尸而祝焉徵于文紀其事公又選閒及陸家堰銅盆浦堰大石堰皆以

不日成云予惟水利繫民生最鉅方在事率苦渴日以赴眉睫急若驅而事有迫需之一朝而若爲閭遠情實者又公見而公置之曾不計中河之失舟也一壺而千金金非所靳矣壺焉從市有如公之預爲備而身先事者幾諸父老請爲塘事載諸道周只此尋尺之珉乃暇所慕用與公異日所被於天下詎此珉已哉

國朝邑令郭淳章重建風朔碑記嘉慶二十五年春余奉檄權鄞縣事維時分巡寧紹台道爲武昌陳公

甬上志

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始謁見公則諗余曰牧令莫先乎惠民惠民莫大乎水利爾鄞北枕慈谿資二港以貫江東則有東錢湖而西南七鄉數千頃之田時其蓄洩惟風朔碑是賴惜其廢滋久也古良吏如西門豹於鄴長孫恕於龍門皆以陂澤之利利民垂休於千載君於是碑得毋有意乎余避席曰謹奉教按縣志風朔碑創於宋熙寧八年邑令虞公大寧於北渡之西積石爲碑以卻暴流納淡潮至明萬曆間司李魏公復琦改修爲塘遂名魏公塘余履其地眎之塘亦久圯顧竊疑潮水

何以謂納淡耶里老爲余言四明奉化諸山之水至北渡而合以趨於甬江當潮來時從下游遏江水之淡者以納於渠是以云耳余乃歎古人善因勢以利導而興復良不可已也是歲余方濬城河未能兼及於此明年爲道光初元城河旣訖工將有事於碑以經費無出集邑紳謀之黃君定文張君烜湯君桓李君承章合詞曰彼鄉之民思蒙利願輸貲以成其美久矣如令畝出穀八觔宜無難焉者已而遍詢其民皆欣然曰諾於是因舊址爲久遠規椿於下者木必

甬上志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粗磐於上者石必巨碑有門凡五門闊八尺深九尺五寸咸置版以時啓閉又仿海塘法爲石坦坡碑之內爲坡四其外五經始於元年正月斷手於三年十月用錢以貫計者一萬二千有奇羅民所輸穀得十之八九焉先是經畫甫定而陳公升任去余亦以二年七月調鎮海諸君終始其事而費不敷則縣吏張永懷別籌以補苴之陳公後巡撫山東猶以書來問碑及城河而惜其不久遽歿矣今年春余以吏事趨郡張君謂余前者三年夏淫雨害稼幸茲碑以洩暴

水昨者九年秋旱又藉以收淡溉種而七鄉用無憂於歉宜有文以記顯末余方以移任未克終事爲內愧而又念陳公提命之殷諸君子襄事之力苟不明以著之後人弗考或且歸美於余至躋之古良吏之列則余之冒榮名而獲戾滋大且歐陽子有言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民將永久受福天下豈有遺利是又深有望於後之君子也於是乎言

國朝郡守李汝霖重修記略嘗讀周官稻人水之蓄止蕩均舍寫各以潴防溝遂列澮之宜匠人爲溝防

南上水利志

卷四

土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必因水地之勢而漱之淫之又必先以爲式而後可以傳眾力而知聖人於稼穡之道制水爲特重後之賢士大夫往往因宜疏導明修利之備增卑培薄益之以木石俾能徹壅通堙股引派運以廣灌溉而致良沃一方之人世享其利郭之西鄉自廣德湖廢後水潦多虞賴沿江諸硤以資鍾洩而風朔硤扼其要蓋水勢地勢均適其宜也歷歲既久屢圯屢修嘉慶二十五年前觀察陳公中孚率邑令郭君淳章集紳士董而成之計畝輸穀閱三歲而工竣鄉民便焉去

年秋颶風壞硤石及兩勘無可隄閘水驟洩余與邑令閻葉君莖亟籌重修適紳士具呈以張君景豪董其事告張君督工匠量度之以時當隆冬工作難施且巨石亦匪易購復深慮妨東作因權以大木塞硤門使水勿再洩而工僉云硤柱擊斷須盡起硤底掘深七八尺先施土木爲塘以抗上下流始能興築厥工甚鉅費將千金而修費尙不與焉張君以爲日久則恐妨農時費鉅則恐傷民力瘡痍未復無以是重爲父老憂某願獨任其事工匠土人咸欣然歎服迺用巨石由硤底實疊於近江邊將巨石鑿直筒相爲關鍵牢閘硤板與各洞石柱相並實爲事半功倍經始於三月訖功於八月不藉眾力獨捐已貲其輕財重義卓然有古風足以獎勸時俗夫豈僅斯鄉之永利惠利已哉葉君請記其事余喜而爲之書時在道光甲辰歲季冬月

積瀆硤 又名下水硤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宋嘉

定十七年重修敬止長四丈闊一丈三尺額設硤夫一名工食

銀三兩插板在四十一都三畝銀一兩五錢

南上水利志

卷四

土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迴風閣 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謝家壩元至正末

里人楊阜建敬止

周大悲碑 西南三十五里光同鄉宋慶元五年建

明洪武二十七年重建敬止

章家碑 長三丈闊三尺在鎮都二箇錢志

烏金碑 又名上水碑西南三十八里句章鄉鎮都

敬止 長六丈闊一丈額設碑夫一名工食銀三兩六錢脂板銀二兩八錢 土塘

長四丈闊一丈五尺在鎮都三箇錢志

宋邑人魏峴重建烏金碑記略出城南五十五里有

南末利志

十四 四明叢書

堰曰宅山唐王侯元暉所建水自越之上虞歷四明

山萬壑爭流演迤有碑泝南注於江自堰之立約水入

河乘除有數鄞西七鄉爲田數千頃藉以灌漑其流

貫於城之日月湖閩郡之人飲焉食焉泳焉游焉堰

之利溥矣然視水之大小而提闕者碑之助爲多野

老謂侯由堰口浮三瓢聽所止而立殆神其事今自

堰出東十有五里爲烏金碑又東三里爲積澮又東

二十七里爲行春皆相地之宜而爲之節惟烏金首

枕上流歲久傾圯人情往往拘閼因仍苟簡日就堙

塞莫有興其廢者沙淤愈甚河流易涸公私交困嘉

定辛巳耆老合辭以請少保大丞相魯公素知本末

慨然下其事於郡且俾峴効規畫之愚乃計工賦材

選州縣官主之委里士爲人信服有計智者督其役

出給調度一不以屬吏民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從

旁南低舊址二尺許身東西五丈二尺有奇南址七

尺臂東二十七丈西十三尺橋五丈五尺而長高九

尺闊稱之合石爲之櫃植石爲之櫺規撫宏壯工力

縝密時少卿余公建監簿章公良朋相繼來牧皆捐

南末利志

十五 四明叢書

金佐費始終其成初郡併請修行春築朱瀨堰浚江

東道士堰河至是悉以次就緒蓋給於朝者錢十萬

助於郡者四百萬總爲工萬有九千越三月而畢邦

人舉手加額曰願有記峴世居溪之濱與田夫野叟

念此至熟茲幸贊是役則敘次事實不當以固陋辭

因書之碑

明徐時進烏金廟後改築石塘記郡南三十里而遙

爲烏金碑唐太和七年鄞令王侯元暉築堰宅山而

又於其下流設爲碑以疏分之者也郡河渠書云王

侯已堰宅山用三木鵝乘暴流浮之視鵝所機處築
碑門泄水今之烏金積瀆行春是也自太和至今七
百八十五年無毀碑左右互爲塘界江河如帶碑礪
石不可泐一時用民不能併塘皆爲石歲暑雨受端
攻土力不敵塘中斷水趨之如奔馬迫圖障塞而莫
有爲狂瀾挽者矣雨止輒涸爲障易而民方嗷嗷爭
升斗自活又不暇爲公眾役矣其地爲句章之鎮都
舊編止七里事迫告病簿尉趨董工誰當裹餼從事
功又率率圖且夕效不獨民病司事亦交病矣歲丙

甬上志

卷四

六十四明書

約圖刊本

辰雨次旬諸窪陷道相望耆父老鰥鰥願殫其頂踵
懇於觀察蔡公下郡議守楊尊郡司馬商尊衆曰更
石便何憚此一勞不以徇民於是商尊行度地方主
之曰是不可已考量工費諸在沾利畝稅九毫無何
河渠使梁君來終厥役後先程工則邑曾尉守約也
里排王太和等請記其事予問何以名烏金廟後塘
曰廟在水中央塘在東則廟之後也廟爲何神卽堰
宅山之王侯宅山已有廟此爲侯行祠也民之不能
忘如此予謂諸父老塘以石愈於土卽碑與塘之有

崩不崩可前睹矣久則雖石不保無少圯聽之而少
者巨矣觀今創事以較補罅其難易奚相倍蓰俟後
之君子何日不有佚道使碑其有感於斯興起云

沙渚鵝巢碑

在東津橋外

增

國朝邑人全祖望記由府城而西四十里桓溪之水
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爲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
爲後港皆宅山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
之落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曰沙如
帶環渚口爲鄞江之南流者經馬湖響巖諸山其名

甬上志

卷四

七十四明書

約圖刊本

曰蕙江適當桓溪之背桓溪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
下流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
金碑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我全氏自宋侍御公
居溪上於今八百餘年矣社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
自洞橋兩岸而下十里之中皆全氏也沙渚之背有
浦其水不與溪相通然實卽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
爲浦者旱則亦能蓄江水以灌田山東津橋有碑入
蕙江名曰鵝巢碑蓋全氏在宋時旣爲理宗之母家
而有兩尙縣主故爲樹雙闕於碑上城南之人皆呼

之曰鵲巢全氏

史家碑 縣西南四十五里句章鄉三十三都閩志乾

隆五十二年士民呈請建復錢志

進閘碑 西南四十五里先是因浦直達於江水無

滯蓄遇旱民輒告病元省元潘夢桂疊石爲碑以時

蓄洩碑旁有夢桂木閣故名歲久頽圯嘉靖志

宅山堰 在縣西南五十里唐邑宰王元暉之所建

也界石爲隄江河分流截然爲二若神功然明之爲

州瀕海枕江水善洩而易竭雨澤少屯井泉輒涸酌

甬東志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飲江水人以爲病引宅山之水自南門入城瀦爲西

湖圍境取給始無旱暵之憂宅山堰之爲利備矣乾道

經先是四明山水注於江與海潮接鹹不可食田無

以溉唐太和中鄧令王元暉始疊石堰兩山間闊四

十二丈級三十有六治鐵灌之渠與江截爲二渠流

入城市綠鄉村以汲以灌其利甚溥宋建隆間堰損

水不入渠節度使錢億臨請於祠增築全固建中靖

國改元監船場唐意見水多醜洩乃盡塞支流稍浚

上原因以其土補堰隙復累石於上以遏入江之羨

流水漸引以北越一歲復涸簽幕張必強鄧令龔行

修又歷視舊堰修之益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以固

之水遂通行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謂奔湍流沙

沙壅水滯乃勢之常歲不一治之厥後用力益艱捐

俸置田四十畝委鄉之強幹者掌其租入歲給役夫

之資督以邑丞意則善而行之者實具文十四年泉

使魏峴以鄉郡爲念請於朝得祠牒十委里人朱王

二氏按渠堰碑開之廢湮者重加修築勞則七分歸

江三分入溪旱則七分入溪三分歸江於是隄防浚

甬東志卷四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導歲以爲常日久稍稍旁有罅漏明嘉靖十五年知

縣沈繼美用石版築互堰口者半高於舊堰一尺許

以故水之入溪者如舊李長四十二丈闊一丈五尺

在通遠鄉三十五都一二三箇台管錢志

宋楊蒙重修宅山堰引水記四明澤國也大湖漫其

西南大江帶其東北然七八月之交十日不雨則舟

膠於河民病渴矣蓋湖獨用以溉湖旁之田江又潮

汐上下鹵惡而不適用唐人王元暉令鄞始導宅山

之水作堰江溪約水勢貫城以入瀦爲平湖疏爲長

河掬爲幽沼後人德之爰立廟貌丐請封爵侯曰善政世世祀之歲久川淤隄壅墮墮人各自私歧分派引旱涸如初先是監船場宣德郎唐意往窒其歧派培其堰隄水雖暫至一年復涸議者謂不可復修矣簽幕承議郎張君適莅其事白於州率邑大夫宣議郎龔君詢其父老相其利害增卑以高易土以石治鐵而固之俾潦不至淫旱不至涸肩輿而往操舟而還邦人聚觀歎嗟神速承議郎諱必強明人也蓋古所謂不敢欺者宣議君諱行修循循勤民蓋古所謂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忍欺者二君相濟公私不擾而厥功告成實崇寧二年七月二十日承議郎錢塘楊蒙爲之記其詞曰有唐太和王侯始基越歲數百民食其利二君嗣功既固既崇又將永永而無窮湯湯其流泛泛其舟以漑以灌以酌以游於以普二君之休

宋魏行己修增宅山堰記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愁恨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其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噫若漢書可謂知治之本所以能中興漢室功光祖宗也今天子挺上聖之資造中興

之業凡以得爲邦之本加惠於元元者至優至渥方且輟近班之法從殿方面之侯藩躬行負俗之化專意收字之仁千里之民何其幸也紹興丙寅農事舉趾而宅山之堰緣風颶忽起潮汐衝突川淤隄墊堰埭墮圯七鄉民田將就枯涸海波江鹵駸駸瀰漫太守待制秦公憂見顏色乃默禱神祠使息風濤委督官吏經營強堰然後增葺宅山補土石之罅漏塞梁圻之潰決易土以石治鐵而固之旬日之間厥功告成非獨使今秋豐稔千里足食且俾斯民永賴其利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於無窮古之良二千石雖龔黃不能過也誠可以仰寬東顧之憂上副明天子委任之意猗與休哉堰成之日泛舟者歌詠其德力農者懷感其恩咸謂異時入秉鈞衡登庸華要必能霖雨四海舟航巨川蓋權輿於此見也夫四明澤國負三江捍兩湖潮汐上下衝接山下其來則溝澮皆盈其去則田疇並涸所恃以分甘泉卻鹹鹵者隄防堅固而已方其堅全則均被其利毀決則悉罹其厄惟宅山一堰所係尤重七鄉之間膏腴無慮千數百頃緒爲平湖疏爲長河以

待旱乾水溢之患皆它山一堰之利是以今春偶經墊決環境之民惶怖憂恐所謂九工積累公帑私財不擾不費若有神助成以不日皆太守待制秦公至誠之所感也邦人德之形於歌頌行己偶奉府檄實董其事不敢默而不書

宋魏峴它山水利備覽序略鄧邑之西鄉所仰者惟它山一源厥初大溪與江通涇以渭濁耕鑿病焉唐太和七年邑令瑯琊王公元暉度地之宜疊石爲堰治鐵而錮之截斷江湖而溪之清甘始得以貫城市

甬東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繞田疇於是瀦爲二湖築爲三碶疏爲百港化七鄉瀉鹵而膏腴雖凶年公私不告病人飽粒食官取租賦爲利無窮可謂功於國德於民矣然歲有旱澇則當蓄洩水有通塞則當啓閉碶埭當修沙土當捍不無待於後之人 一曰它山水源它山之水源自越山委蛇縣歷幾二百里由上虞縣分水嶺百餘里然後歷大小皎蜜巖樟村桓村平水此其大派也又一派出杖錫山並合眾山之流會於大溪至它山銜接入溪來則溝澮皆盈去則河港俱涸田不可稼人渴於飲

唐太和七年邑令王侯元暉相地之宜以此爲水道所歷喉襟之地規而作堰截斷鹹沙導大溪之流自堰之上北入於溪百餘丈折而東之經新安歷洞橋此前港也自鎮都入惠明橋至仲夏此後港也二水至新堰合流經北渡橋社新橋入南城甬水門瀦爲二湖日日月月暢爲支渠脈絡城市以飲以灌出西城望京門由望春橋接大雷林村之水直抵西渡其間支分派別流貫諸港灌溉七鄉田數千頃天之旱潦有不可必此水歲可恃以爲常田事仰之實爲霖

甬東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甬自唐逮今四百十有六年民食之所資官賦之所出家飲清泉舟通物貨公私所賴爲利無窮先賢堰是而以此水錫吾邦人所以爲生民立命也 二曰置堰規制它山乃眾流會之地每歲至秋萬山之間洪水暴漲湍激迅疾極目如海侯之爲堰規其高下之宜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溪以洩暴流旱則七分入溪三分入江以供灌溉堰脊橫闊四十二丈覆以石版爲片八十有半左右石級各三十六歲久沙淤其東僅見八九西則皆隱於沙堰身中空擊以巨木形

如屋宇每遇溪漲湍急則有沙隨寶其中俗謂護隄沙水平沙去其空如初土人以杖試之信然堰低昂適宜廣狹中度精緻牢密功侔鬼神與其他堰埭雜用土石竹木輒篠稍久輒壞者不同常時大溪之水從堰入江下歷石級狀如噴雪聲如震雷耆老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所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忽至其神矣乎 三曰沙海四明水陸之勝萬山深秀昔時巨木高森沿溪平地竹木茂密雖遇暴雨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流下不多所淤亦少開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淘良易近年靡山不童而平地竹木亦空致使浮沙隨流而下淤塞溪流至高四五丈繇互二三里兩岸積沙侵占溪港皆成陸地由是舟楫不通田疇失溉人謂古來四季一浚今既積年不浚宜其淤塞嘉定己亥旱勢如焚田苗將槁峴隨宜爲浚流障水之策一緩之脈滔滔其來流貫百港隨水所及俱獲沾丐夫浚之一寸則田獲寸水之利浚之一尺則田獲尺水之利浚之愈深所灌愈遠爲利愈博矣雖然淘沙當於未旱之先又當棄之空閑無用之地何則旱歲

淘沙此則救一時之急耳是時農夫皆自欲車注以救就槁之苗其勢不可久役稍或違時苗已槁矣宜於未旱之前農隙之餘多其工役假以日月務令深廣庶幾可久或略開沙中之港而不去港中之沙止可爲旱歲急救旱苗之計經一小雨則沙淤隨塞或去港沙而堆兩岸經一大雨則仍前洗入港中如能運沙遠去江近則棄於江水之中江遠則堆於空閑之地庶幾可久然地皆民地種植所資安得空閑宜臨時相視遇窳坎空閑處不憚稍遠則可矣但戒董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役之人務在公平不得容私獨堆一處則人心自服如能浚深一尺或二尺其利尤博開浚之時先宜壅住上流然後從下流爲始庶幾得沙乾不使爲水所浸役夫易以用力 四曰沙宅山一境其地皆沙內水之咽既窄引水之港復狹以致流沙易於壅塞沙之入港凡有三焉七八月之間山水暴漲極目如海平地之上水深丈餘湍急迅疾西岸之沙徑從平地橫裂入港須臾淤滿一也或遇積澇雖不沒岸而溪流湍急沙隨急流迤邐入港日引月長不覺淤塞二

也自港口至馬家營一帶兩岸之沙或因霖雨衝洗或因兩岸坍塌或因木植衝擊積久不已亦能填淤三也欲障平地之沙宜於西岸去港一二里量買地段南自港口北自山下以屬於溪北去港遠南去港近帶斜築疊隄以礮石闢為基址高七八尺外植柳之屬令其根盤錯據歲久沙積林木茂盛其隄愈固必成高岸可以永久欲障積潦湍流入港之沙宜就吳家橋南港狹去處立為石閘中頓閘板五六片略與岸平水輕在上沙重在下水從板上不妨自流

南末利志 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沙遇閘板礙住不行沙之所淤不過閘外三四十丈淘去良易版之為限以水為則水漲則下水平則去啓閉以時不病舟楫欲障兩岸之沙宜於兩岸釘松椿用犂石砌疊博岸覆以石版如城南塘路庶免水洗岸沙木植衝擊坍塌之患然置閘砌岸可以防平常積雨港內之沙或遇大水徑自西岸擁沙而來非二者所能禦石隄之護此策之上者也 五曰開水堰上水口狹甚溪流入港者趁而入江者多水口有石壩為界外為官港內為蔣宅之地約一二畝若買

此以展水口庶幾納水稍洪 六曰古小許家橋東

有地名童家廟北有古溝勢與港接今為沙所塞而

汗瀝尚在耆老相傳此正小溪也溪通建興舊嘗開

浚以通宅山之水今沙淤塞或可請以再浚 七曰

北山下宅山堰上大溪之北縣延皆山山下有古港

西自鍾家潭大溪分派而來延袤二三百丈未至沙

港百餘丈其流中斷水稍長則越過平地徑入沙港

近下石道頭水平則止水之所道迤邐低窳港瀝分

明古老相傳云侯之造堰先作壩截溪水令乾然後

南末利志 卷四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用工故自鍾家潭引大溪之水循山之東屬於沙港

堰成去壩遂為二派一派徑從堰上入大江一派則

鍾家潭之港也今雖斷流港瀝儼然若能開浚此港

徑取大溪之水東入沙港一則水勢徑順入溪必多

二則洪水汎漲之時水與沙順流俱東不被橫戛

入港姑存所聞以俟來者 八曰前後耆老相傳謂

堰乃先賢靈蹟功與神侔不可妄加增損後人有增

損者輒有禍罰南渡後有周四耆者謂堰稍低惜水

之洩遂於堰上加石版厚七八寸皆侯原石長減二

尺前敘規模制作言爲片八十有半者卽周耆石也堰之原脊在周耆石上不可復數周耆未幾家廢人亡遂謂增堰得禍故視堰如神物不敢措議修築爲是說者果先賢意耶先賢之意惟民利是視而已堰非天造亦人爲耳寧無成壞苟有能嗣而葺之以壽此堰於無窮寧非先賢所望於來者哉然非果損則斷不可輕動今但在夫保護之俾勿壞則神人之所其願也護隄浚沙若無與於堰其實關係於堰者利害不細沙港淤塞之時舟楫不通竹木薪炭其價倍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六四 明 崇禎 書

約圖刊本

貴販鬻者裝載過堰竹木排筏越堰而下猛勢衝擊聲震溪谷堰身中空不勝負重城門馬力追蠡歷年初雖不覺久必大損辛丑歲因此堰石頗有損動前後府榜非不禁約人取其便不顧利害雖禁莫止此堰若損溪水離洩鹹鹵衝入田不可稼民失粒食官失租賦況此堰靈蹟聖異殆有鬼力神功萬一損壞寧後人所能遽行營設卽使可辦不知當用幾工幾金經涉幾日然後可成公私同一利害願其寶護之迴沙閘 在宅山堰西北相距百武地名吳家橋大

小溪之上夾岸皆沙雨則與水俱下沙限於堰不得

入江則併聚於內港嘉定間歲旱提舉魏峴家於溪上稍疏浚之隨水所及俱獲沾溉淳祐間沙淤尤甚

峴白於參政余天錫復大爲浚治其後連雨沙復漲

制置使判府事陳垚以歲浚勞民不若遏於未至乃

度地置閘三間前此溪流直衝於堰慮堰易壞稍回曲之置閘於西北既以隔沙兼用固

隄設板七片水輕從板上過沙重爲板所限其淤積

者不過閘外淘之殊易爲力嘉定八年提刑程覃攝

守用官錢買田四十畝零爲淘沙之用嘉熙三年知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五四 明 嚴 書

約圖刊本

慶元府趙以夫又益以沒官田二十九畝計淘閘外淤沙約五十餘丈然其穀儲於丞廳給不以時遇旱則民間自爲開掘不過中通一綫而已後其田亦不可復問元至正二年本路總管王元恭親委所屬農事官自堰去閘一百八十步官爲倩夫淘浚其閘內流入沙土命著落守閘耆宿上戶籍定排年姓名自行堰用工淘浚永爲定式明嘉靖十五年邑令沈繼美加石堰上約高於舊一尺而沙不復壅戴南江水利說序引考工記云善溝者水漱之注謂導水就下

則湍水自能盪滌積淤堰高故水深而流迅非沙有
今昔之異也今閘已圯而閘柱尙存其中洞長一丈
四尺旁兩洞各長一丈二尺自淘沙之役久廢堰北
數百丈皆成沙地惟大水始能至堰無復昔時衝擊
之勢南塘河則仍通行如故蓋水道又一變矣蔣樗
庵水

利考

宋林元晉造閘記慶元表東海地枕江抱湖水政舉
則多豐年不則爲沴淳祐改元冬可齋陳公由少司
農祕閣修撰出鎮兼制置沿海二年春開藩詎連歲

甬上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失稔之故父老曰是邦儲水而啓閉以時者曰硨磲
而不防則乾積而不釀則溢歲久多圯民甚患之夏
滂公創硨一曰保豐復硨二曰斗門曰大河橋修硨
號爲喉者曰食曰水曰氣是歲東西俱歉於滂明獨
有秋公曰今所導者流耳益治其源城內外爲湖爲
港鄞西七鄉以飲以溉皆源於宅山而邦人知其利
未知其害者居半也宅山而上則又大溪之源越水
所注夾岸沙彌望雨則與水俱下長官堰下上級皆
三十六其上沙沒殆盡下不沒者五六梅梁天矯之

狀不可復見其盪入於溪者數里溪流幾斷於是井
皆汲鹵田苦竭澤歲浚至三四役工數萬計民亦勞
止間有暴漲自西岸而下湮塞尤甚一日公顧其屬
林元晉曰岸之防固未易圖而浚治之煩而無簡要
之策與其浚於旣積不若遏於未至水輕清居上沙
重濁居下宜閘以止之水平則啓遞道如故沙聚於
外則去之易爲力會吉州魏侯峴以書來述鄉民意
與公合卜於長官祠又合乃度地吳家橋去大溪五
十尋而近經始營之侯家溪上疏宅山之澤夙有功
肯總其事佐以新進士安君劉合志堅久起秋八月
戊寅迄冬十月丁丑無一日不晴已乃雨是殆天所
助人情大悅公命元晉記之夫水之利若害判於反
覆手禹川漢渠浚釀導不皇暇何古人拳拳加意而
近世率視爲故常也公家古靈先生受業於安定之
門淵源所漸遠矣體用之學公得其傳大抵推所學
以達諸政鮮不自其心始多事者爲民不得尙多慾
者及民不能詳公淡然政尙清簡見明行果於利民
一無所靳獨近租六十萬積平糴本百萬惠猶以爲

甬上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要未可以施諸是邦者限量也唐僧元亮賦詩曰
海潮從此作回期人謂絕唱長官距今四百十六年
始有繼其志者堰之於潮開之於沙古今一轍耳邦
人又將世世爲美談公名塏長樂人

洪水灣石塘 長三十三丈闊一丈二尺三十三都

一二三合管乾隆四十一年知縣周樽修築錢志去

宅山堰一里餘介於江河之間外易崩而內易洩民

久病之吳丞相於寶祐六年判府事始就其地置壩

者三一瀕江以禦潮一瀕河以蓄水一介其中爲表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裏之助先是其地本何氏竹木園當水之衝江湖激

而北侵故隄善敗吳公謂不宜與水爭地乃用官緡

一千三百四十貫市何氏園及葛趙二姓地其六十

五畝有奇遂鑿爲江兼畚沙以實二壩之北河隄始

爲堅密初淳祐間亦嘗立石塘而不知鑿地以安江

流不久即圯吳公始撤其蔽而疏通之其功與王侯

之置堰等今沙洗石落瀕江者墊水中土人謂主土

皆沙壩其質疏易爲水所盪宜遠取硬黃土以塞之

此固有待於後人者耳乾隆初年洪水壩圯城內外
河流立涸有司督民修築止

完其瀕河者使三壩具存偶壞其一則水不遽洩且
無奔騰直下之勢修之亦易爲力牧民者毋恃其幸
存而竟度外置之
蔣樸庵水利考

甬上水利志

卷四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甬上水利志卷四

甬上水利志卷五

清鄞 周道遵介圖考述

西鄉河

有二源一源出大雷諸山下流四達其北行者直抵西壩爲西河塘由西津橋折而東五里至高橋一源出林村下寮山相傳爲僧智回卓錫處從地中出滾滾作浮堰名靈泉又別有湧泉二水合流經雙瑞橋至泥峙堰分爲二流一從堰下入林村大溪注十字港歷望春橋與高橋來水會一至湖泊注石塘東合

甬上水利志卷五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高橋水二十里直沖入西水門直進二里許歷惠政橋至石灰埠始南折形家以正金方衝入爲忌而不能有所更也其自望京橋側北入慶豐橋爲城下大濠至保豐硯自大卿橋西北入新河橋乃宋寶祐四年判府吳潛鑿新河建此橋引西塘河水北入環海會寺而東出新塘橋合西濠之流北至保豐硯而注之江灌田數千頃其自大卿橋西南入則爲鄞山書院橋管江岸大禹王廟前後壽安橋諸河自望春橋南入雙眼橋則爲龍舌新莊布金寺前等河自望春

橋南入西折入包家橋則爲十字港等河另見後

蔣橋庵所歷橋梁凡十有七曰望京橋大卿橋工部書院橋北抵西關外大街西成橋北抵官路南達

望春橋又名慶豐橋北抵官路新橋北抵官路上升橋北抵官路高橋長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

三丈八尺東達西津橋東抵官路至西湖泊橋東達西關西達林村市以上慶豐橋舊名望雲新河橋

自西門至西壩一路東達西關新塘橋北達忠祐廟賣魚橋門西南達西

北達柳莊坊金版橋馬功橋東達寶豐硯西達梁山內木家漕

伯廟簡要志作馬公

以上慶豐橋內并新鄞山書院橋北達大卿橋火燒河橋內環台諸橋南達仲家橋

達義衣港

宋袁商重建高橋記建炎三年金虜犯明州戰於高

橋而遁由是六龍駐蹕錢塘用再造我區夏橋雖

更紹興重建然年深木腐石泐壞輒修修輒壞民不

惟病涉亦病修寶祐四年履齋吳公以大制使判府

事一政一事靡不經意其年之間官府肅而田里安

翁翕然興誦興矣公猶以爲未也暇之日周覽野

指是橋而歎曰中興諸將戰功凡十有三實自此橋

一捷始今圯不可支非所以識舊也乃捐金召工撤而新之結洞爲橋純以石雄峻堅密城內外諸橋可俯而視之矣既落成邦之人士屬商爲之記竊謂橋梁之設所以便民也造舟爲梁既昉於周至鄭以乘輿濟而君子不以政予之則夫善牧民者殆不可以細故忽也秦以前未聞梁石近代以來名都要會閒用之如吳之垂虹閩之方安不過枕煙水梁海波皆無與乎政之激勸斯舉也可以昭中興之聖烈可以旌江表之虎臣其感人心也有義用民力也有仁盡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將風厲乎天下匪直私惠乎鄞人信賢相之作牧發於心見於事知所先務莫不與他人均鄞之人因是得以覘公之經綸矣橋去西門外十五里高三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八尺上下凡六十六級洞闊三丈八尺

十字港

廣德湖址自望春橋西南悉是今湖田之渠不能備載而十字港乃一大關會也其東自東港口抵望春橋西自西港口抵林村南自南港口抵清店蔣山湖

後其北則自北港口出至高橋之南卽九里十條橋一路蓋自望春橋南折又西折歷包家橋一帶亦林村大雷之水所由入城也其上橋梁凡二十一曰雙眼橋俗呼雌雄橋包家橋今改寶稼橋龍宮橋俗呼白龍王廟橋顏家橋中鎮橋俗呼買麵橋屠家橋樓太師廟橋袁打車橋十字港橋卽東港口橋今改集土以上十字港之東楊官人橋望春山前聖仙橋俗名關山橋福溪橋武陵橋俗名板橋萬安橋俗名流花橋張洗馬橋翠山寺橋圓洞跨溪上下白級鳳巖市橋以上港之林村市盤橋宋熙寧初建乾道六年監同橋在務范准率鄉人易木以石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村

舊廣德湖

縣西一十二里舊名罌脰湖唐大曆八年縣令儲仙舟加修治之更以今名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宋建隆間錢億爲守之初復奏乞於諸縣農隙集鄉夫萬人爲十隊以官吏分董開鑿之役當時嘗給米九千石錢五千萬公復出金千緡以相其費周迴凡萬有三千八百七十一丈驕陽鑠石無旱暵之患淳化中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大

中祥符年蘇耆爲守以湖壞漏不補復而浚之熙寧
元年邑令張嗣增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
丈又總爲硤九爲埭二十湖之興已數百年而民之
請爲田危於廢者屢矣乾道圖經至政和間邑人樓昇服
除到關蔡京不喜昇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興仁守
已奏可京乃改知邈州月餘又改隨州不滿意也異
時高麗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
費不資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邈局於四明侍人
鄧忠仁領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昇欲舍隨州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五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而得明州會辭行上殿於是獻言明州廣德湖可爲
田以其歲入儲以待麗人往來之用且欲造畫舸及
涉海巨航以須朝廷遣使皆忠仁之謀也既對帝悅
卽改知明州以典鄉郡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
租歲入米僅二萬石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
時膏腴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紹興間寶文閣待制
李光泰嘗欲復湖卒不能復王庭秀作湖興廢記昇
之壻王正己爲廢湖辯以飾之今雖廢而前之有利
於七鄉者其德甚廣不可沒也聞志

宋曾鞏廣德湖記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
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
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爲
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東七鄉之田
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
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雁魚鼈菱蒲葭菼
葵藟菱芡之饒其舊名曰甌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
令儲仙舟之所更也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爲
田任事者左右之爲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爲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六四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撓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
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爲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
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與宋興淳化二年知州事
邱崇元躬按視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
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敕咸平中賜官吏職
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爲之旣而務益取湖以
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
八里以限之湖之濱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臺
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

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道詔書照以刻之石曰此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力張侯計功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尺廣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土湮水闕其間而局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硤於是又爲之益舊總爲硤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爲三萬一百又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山相直因其山名山之上有廟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旣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雁菱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舊

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故爲之書尙俾來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舒鹽水利記是湖千頃有四利焉當春夏秋四明諸山積水浩蕩泛濫有如海潮居民廬舍往往湮沒不一二日輒下以是湖納之一利也方其旱歲七鄉之田引以灌溉而漕河北取以濟公私往來之舟二利也菰蒲鳧魚四時不絕凡村落城市之民無田以耕無錢以商者莫不仰食於此三利也歉歲窮民以尊藝爲聖米蓋自別邑它州爭取而食者不可勝數四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八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利也嗚呼其利溥矣有心於民者繕其隄防護其經界時其啓閉禁其畜牧可也而或者徒見其沙沫淺淀乃欲議以爲田獨不知沙沫爲田則湖遂廢矣古人戒始作俑者意願不在此與越之鏡湖白馬湖可見矣沙沫地纔四十頃參天下顧少四十頃田哉今夫導一渠浚一井猶苦其勞費積日月而不之成奈何欲規四十頃難必之利而遂廢千頃易見無窮之利哉或謂是湖隄塘善頽每一浚築則取材調工於竝湖之民亦勞費今誠能卽其膏沃少損爲田歲積

穀以爲修繕之備亦因利之之利也是不然自慶曆丁亥距今元祐癸酉凡四十七年矣而湖隄之修前荆公中張侯峒最後殷君藻蓋未始數也夫利害未嘗不相隨顧大小如何耳今置大利而顧小害未可謂知務也隄所以善類無它由啓閉不時而畜牧踐故耳此縣令之事也嘗得父老謂殷君治是湖頗力增卑培薄植榆柳於其上凡一百二十丈置之列亭刻石載其數目姓名使分守之而一切禁止誠持久能如此湖復何患哉

南上水利志卷五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王庭秀水利記鄞縣東西凡十三鄉東鄉之田取足於東湖今俗所謂錢湖是也西南諸鄉之田所恃者廣德一湖環百里周以隄塘植榆柳以爲固四面爲斗門碶開方春水泛漲溢則洩之江夏秋交民或以旱告則令佐躬親相視開斗門而注之湖高田下勢如建瓴閱日可浹雖甚旱亢決不過一二而稻已成熟矣唐貞元中民有請湖爲田者朝廷重其事爲出御史按利否御史李後素銜命詢咨本末利害之實錮獻利者置之法湖得不廢後素與刺史及其寮一

二公唱和長篇紀其事而刻之石詩語記湖之始興於時已三百年當在魏晉也國初民或因淺淀盜耕有司正其經界禁其侵占太平興國中桀黠之民窺其利而欲私之復進狀請廢湖朝下其事於州州遣從事郎張大有驗視力言其不可廢且摘唐御史之詩敘次詳敘記於石刻熙寧二年知縣事張峒令民浚湖築隄工役甚備曾子固爲作記歷道湖之爲民利本末曲折以戒後人不輕於改廢也元祐中議者復倡廢湖之說直龍圖閣舒亶庸詎折之紀其事於

南上水利志卷五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村資壽院綠雲亭壁間謂其利有四不可廢今舒公集中載焉於是妄者無敢鼓動久之有俞襄復陳廢湖之議守葉棣深罪襄襄不得騁遂走都省獻其策蔡京見而惡之拘送本貫襄懼道逸政宣間宦官用事務興利以中主欲一時佻躁趨競者爭獻括天下遺利以資經費率皆以無爲有縣官刮民膏血以應租數大概每一事必有一大闕領之時機異丁憂服除到闕蔡京不喜樓而鄭居中喜之始至除知興仁仁府已而改遼州月餘改隨州不滿意也異時高麗

入貢絕洋泊四明易舟至京師將迎館勞之費不貲
崇寧加禮與遼使等置來遠局於明中令鄧忠仁領
之忠仁實在京師事皆關決樓欲舍隨而得明會辭
行上殿於是獻言明之廣德湖可爲田以其歲入儲
以待麗人往來之用有餘且欲造畫舫百艘專備麗
使作涉海二巨航如元豐所造以須朝廷遣使皆忠
仁之謀也既對上悅卽改知明州下車興工造舟而
經理湖爲田八百頃募民佃租歲入米近二萬石佃
戶所得數倍於是西七鄉之田無歲不旱異時膏腴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今爲下地廢湖之害也靖康初頗有意於復民利予
時爲御史屬嘗以唐諸公詩與曾子固張大有記文
示同列欲上章未果而金騎圍城自是國家多故日
尋干戈用度不給豈暇捐二萬石米以利一州之民
則湖之復興殆未可期建炎甲戌金人陷明州盡焚
州治自唐至今石刻皆毀折剝落無遺跡予恐後人
有欲興復是湖無所考據故詳錄之以俟討求

吳公塘 自望春橋至高橋西渡凡三千六百六十
丈宋制使吳潛修砌塗人歌頌之榜曰吳公塘敬止錄

渾水閘 縣西二里西門外花園之側李志

泥峙堰 縣西三十五里四十七都二畝資福寺東

下容三畝以均限靈泉水利北流者出李蘇橋以至

水經港東流者出蟠溪以至竺迦堰曹志

竺迦堰 林村杜氏居之東上接流花橋以至泥峙

堰水下通積瀆漕以至湖泊堰周志

湖泊堰 縣西三十五里桃源鄉四十七都周志

桃源烏金堰 縣西三十五里舊在四十八都聖女

山東北今徙至四十六都翠山莊田者多不便周志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黃梅堰 縣西三十六里四十七都之界以均限

大雷山水利堰生出烏金堰下出大溪曹志案西鄉廣

德湖雖廢而白泥峙堰至黃梅堰皆屬遞蓄水每遇

桃源水漲可使低田水不至易沒高田水不至易竭

今皆久廢不治僅存其目有心水利者當復之新志

保豐堰 縣北三里又名永豐堰西管支港受它山

林村兩路之水滿則洩之江特行存積瀆烏金石塘

諸堰皆所以洩管水也行春積瀆烏金相距不過數

里惟石塘回環西北三十里間無一堰可以洩水每

遇霖潦往往匯於城下返藉城中三喉傳送三喉穴
城爲水道僅通一綫所洩能幾此保豐碑之不可不
修也先是淳祐辛丑參政余天錫典鄉郡嘗有意經
營好事者以風水之說阻之明年郡守陳塏究水利
邦人備述保豐興廢關鄉里豐歉塏乃相其故基爲
居民所有尋督濠寨引繩度地以復之碑所不用者
捐以予之且厚所稿由是爲開兩間立石柱三造版
橋於浦口以便行往民藉此碑之利則豐年可保故
名保豐宋開慶元年判府吳潛因廣其址改創爲五

南水利志 卷五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柱四門堅密雄偉雖湍流湧激未嘗有損近又更名
永豐歲久湮塞老人吳壽甫建言廢在城衮繡橋之
石復加修理成化洪武二十七年重修敬止亦名北
郭碑長四丈二尺闊一丈二尺額設碑夫一名工食
銀三兩六錢舖板銀
一兩在城西隅九層乾隆五十三年知縣錢維喬拆
改重建添設內坦水一道以資闡護錢志

宋應孫記鄧人累土墮水關其間而扁以木視水之
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硤此南豐曾公記廣德湖語按
小學書硤字未見南豐仕越越與明壤接誠方言知

地勢曉水利故其語彌精水利廢旣入南豐所謂九
硤者存焉蓋窠宅山桃源之水羨於郊所鍾自南徂
西西有行春積瀆烏金相比最著者曰石塘自石塘
北抵城下互三十里獨無硤水雖欲注之江不可得
焉其貫入日月湖諸渠往往股引反藉穴城趾爲喉
者三以出不能大有所宣通以故城內外閒歲多沴
淳祐二年春正月知府事兼制置中大夫祕閣修撰
陳公質問民病疾苦躬出入阡陌水政罔不修舉廉
知距城北半里故有硤往視則厥基隱然居民居其

南水利志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上或畦以種蔬素質視空無有訊之父老謹曰硤果
復茲可以無水患公意遂決乃疆乃理仍庚直且割
其餘卑之伐石斷木顧其予價若私家賦役以帳兵
給生券焉樂爲用遂成築鍵如闢之牖如堅緻水支
久竝硤爲橋以便行者硤舊以寶峯名公謂寶峯直
北在旁邑隔兩舍遠取非是因易其字曰保豐且曰
有是則豐年可保也眾喜謂宜公之先正通奉公於
古處有遺愛大較以務農興水利爲治之本公講明
孔夙爲政必首垂視於此夏暑雨連數日夜水溢出

山谷僉以爲憂公單車察水道親督疏治念不可偏歷出意匠創平水則高下淺深各有差測稍驗過其度遭霖霖走騎吏啓閉不踰刻人皆歎其神速於是水不爲沈積歲得大熟已乃以其式登之郡乘使來有所稽公之爲民慮深矣天不能無水旱之災而能使水旱不爲災者人也成周畎澮溝洫之制待其人然後行西都循吏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作均水法刻之石其施置猶有古意公立心無欲用志不分所至爲人作豐年視班氏所書其殆無愧知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鄞縣事謝琳請記保豐之役爲誦所聞公葺碑凡五六又創迴沙閘以餘力除東湖葑開利無窮者非一簡冊屢書公名塏字子爽自號可齋云

洪碑 長四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六七畝合管

錢志

石塘碑 縣西二十五里清道鄉宋寶祐間判府吳

潛建

敬止

明萬曆丙申邑令翁憲祥重修

長三丈

五尺闊一丈五尺在四十九隅二畝

錢志

道光二十六

年慈民因旱毀閘與鄞民爭訟不休二十七年擬守

楊鉅源親履勘視照舊判鄞專轄并酌碑式飭令鄞邑紳耆張恕等修築完固爲記勒石以垂永久

增

明沈一貫重修石塘大小二碑記方國生民藉衛於土厥土用水說在岐伯氏之養榮也吾鄞由甬江而西沃野二百餘里它山據江之上游以注於會城靈源大啓故西南諸鄉無不藉榮於它山者顧泰雨橫決泰旱焦洩決不甚虞而洩則助割於是有保豐諸碑以司蓄洩石塘界在西隅視它碑稍隘而爲利滋鉅折而東有小碑循碑而下爲九里浦以注於江高下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五十四明藏書

約圖刊本

斗懸皆鄞土也小碑之內支流蜿蜒有逮於慈者然而碑非慈有矣碑固有限不以石以木蓋創始者酌啓閉之宜而定規與碑終始夫寧不知石之貞遠也爲蓄易而洩難利於下流不利於高壤乃處下流者邀我之啓以爲蓄而踞高壤者因彼之蓄以妨瀉幸得利而漫有害石之不宜於碑也明甚萬曆乙未小碑崩圯司碑之吏議繩初由而慈民以其私臆謂不利於己至鳴於上官令君常熟翁侯憲祥誠慨斯事率諸父老繞碑而換追維往蹟曰吾爲疆吏我民之

勿莫追恤其鄰遂報中丞御史臺暨巡海使者仍用
木於是鄆民雷然頌德趨事若子浹三旬而大小二硤
畢事既畢事而鄆之民謂自茲以往水藏安平雖有
旱潦無損於粉稷永有石塘之利矣夫莫非王土何
別於慈顧爲慈畝不過數頃爲鄆不獨五隅偏於七
鄉鄆之藉以朝夕者大半夫斷指以存頸仁者不爲
況斷頸以存指乎宜侯之力捍吾圉而樹淵邇之圖
也事在丙申之秋明年奉詔充法從諸父老徵石言
於予遂不辭而爲記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七十四 明鏡書
約圖刊本

國朝郡守楊鉅源修築石塘硤閘記鄆之西石塘山
麓設硤閘三門折而東有小硤一座循硤而下爲九
里浦以注於江硤之設所以蓄上河之水而鄆邑五
隅七鄉之田資以灌溉利至渥澤至溥也顧硤與慈
谿連界考舊志硤爲前明萬曆間鄆令翁君重修時
則慈民謂不利於己鳴於上官賴翁君力行建議修
硤鄆之民始得保有石塘硤之利然則硤之利於鄆
與硤之爭於慈其來久矣利之所在人所必爭甚矣
當事者貴有以持其平也余自乙巳九月以紹興守

移攝明州籌海餘閒留心水利會鄆慈兩邑紳民以
石塘硤閘一案纏訟不休蓋石塘蓄上河之水自林
村下寮山經雙瑞橋至泥峙堰分流入湖瀦於石塘
塘舊有硤硤爲鄆設修築應聽鄆便而慈邑自有下
河之水利自烏巖寮舍諸山下注清溪堰以及大舉
小舉雲溪寒溪諸處建有朱童浦漳浦黃家堰石湫
馬車播木六閘引潮蓄淡水白裕如乃因一時亢旱
輒破毀硤閘圖放上河之水并以三七分流爲詞今
春三月督同兩邑令暨兩邑紳耆躬履上下河逐段
勘視維時春澤偶愆上河之水已不及十分之三而
下河之水尙有其半則清溪堰一帶來源甚旺已有
明證與其涉訟而求上河分注孰若堅築各閘而求
下河自有之利余職司統率鄆慈同屬部民設使下
河之水縮於上河民命所關詎容聽其遏抑茲既瀦
蓄有餘各有其應受之利則必爲之破其疑息其爭
其矢公心共持平允非若前明翁君僅長一邑專爲
鄆民起見也且因是益見翁君之判是案固爲鄆邑
計亦實無損於慈民是以數百年相安無與未聞復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七十四 明鏡書
約圖刊本

起爭端此持平之所由持久也惟硯間用詞啓閉自應酌示限制勘硯柱自頂至腳高七尺八寸用平水法測量硯上河身許高五尺八寸斷令四尺以下夾螯土石堅築完固以蓄上河之水石版之上用木木石相連之處較河身低一尺八寸得以分逮下河即以應慈民三七分流之請大硯之東小硯亦應概用下石上木高低平分以便蓄洩用示大公而昭平允至下河朱童浦等間慈邑素多好義之士應令一體修整無任車拔船隻致滋滲漏而有不足之虞判既定

甬上水利志

卷五

十九河明渠書
約圖刊本

顏公渠

兩邑紳耆張恕鄭芬等咸以爲公各具遵結而退至秋九月鄞邑石塘硯間之功告成高低丈尺一一皆如所判之式爰濡筆而樂爲之記

其利而頌其德因刻石曰顏公渠寶慶歲久淤塞明

嘉靖十五年鄞定二邑大加浚治聞坐鄞者上有四

橋曰孟陽橋舊名麥陽橋敬思橋俗名馬郎橋引仙橋孟

陽橋二又名鄞定橋通鎮十餘步海縣界敬止錄

朱制帥顏頤仲榜示照得民以食爲命食以農爲本

農以水利爲急本郡田畝全藉水利如東管則賴有

東湖之水西管則賴有它山之水獨自桃花渡至定

海縣一帶東西南北周圍六十里舊有河港久不浚

治日侵月占皆爲涇塞水無所蓄惟仰天雨晴未十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二十四明渠書
約圖刊本

日卽已旱乾農家無計可施坐待其槁昔號膏腴今

爲堯瘠食且不給何以爲生居此方者委可憐念其

次則裏河旣已斷港未免冒險涉江民旅往來軍兵

打請又有風潮不測之患數十年來太守屢嘗有意

開浚祇事體重大費用浩繁莫敢輕舉當職冒應干

里宅生之寄常軫視民由己之心苟可興利豈敢吝

費亟欲趁今農隙支撥錢米僱募夫工自桃花渡直

至定海縣西市依舊來河道盡行開浚一則可瀦水

澤以溉田畝二則可通舟楫以便軍民誠爲一方無

窮之利其間近河居民或有侵占舊來河道爲田起屋者自當悔悟日前冒占官河之非體承州郡爲民興利之意各謀改徙無復執迷斷不可以一二人之私計而妨六十里之水利本府亦當斟酌地段支錢給助應是開河之費盡從本府出備更無一毫擾及民戶所台先行給榜曉示者

明李堂顏公渠贊顏公願仲龍溪挺生淳祐宋季守我四明崇賢興學惠治政平顧瞻東渡水利究情開渠著姓郡乘可徵蕪詞述贊匪云勒銘鄞江東北定

甬上水利志 卷五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海虞通田境地鹵旱曠可憫袖手曷措待槁奚庸公重民食謂食資農畎畝之賴河渠是供苟虧灌溉孰致稔豐維六十里經度周旋乃施濬治乃濬雨泉橋梁以濟礮閘以宜五丈之漕倍尋之淵胼胝殫力車戽回天侵占者復專霸者悛緬懷東管浸有錢湖西鄉蓄水宅堰爲沽公渠在北鼎成可模桃花古渡白沙沃塗悠悠可嗣石刻永孤視我韻語庶激懦夫

甬上水利志卷五

甬上水利志卷六

清鄞 周道遵介園考述

鄞江

源出四明山自仗錫過大皎出宅山堰迤邐東來會大埠頭剡源水同出斗門橋又會奉化金溪龍溪水自方橋出是名三江口東南經北渡狗頸塘翻石渡銅盆浦周宿渡長春塘過郡城之東迤北而慈谿江自西流入焉又名三江口合流東北經白沙梅墟至鎮海入海名大澹港敬止錄道光二十二年倭夷滋事

甬上水利志 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紳士議於梅墟截江爲防堵計諸生周道遵赴參贊行臺上書阻之跨江有五橋曰東津浮橋元貞橋百

梁橋鄞江橋陳婆渡橋

另詳後
新增

國朝邑令錢維喬鄞江源流辨案鄞江之正源出於四明山自仗錫過大皎出宅山堰過鄞江橋始有鄞江之名又東南過百梁橋元貞橋至方橋而奉化江自東南合焉又東南經北渡九經塘翻石渡銅盆浦周宿渡長春塘過郡城之東迤北而慈谿江自西流入焉所謂三江口也合流東北注至鎮海而入於海

蓋鄞江合奉化江至郡城東始有甬江之名及慈谿
江西來同注於鎮海統名甬江矣鄞江奉化江慈谿
江各自有源始分而後合齊氏水道提綱謂鄞江有
南北二源即慈谿奉化二江而不知鄞江自有正源一謬也
又謂慈谿江與奉化江會於寧波府城西南則奉化
之水斷無流向府城西南之理二謬也若云二壩下
流爲慈谿江之下流則尤不達於地勢二壩以內之
水上承山溪流入於江江水不能入壩也江水通潮
古人置碶壩以禦鹹潮使江流不得溢入齊侍郎生
甬上水利志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道遵阻截梅江書近聞愚紳創議欲塞梅江爲防
堵計不如梅江而塞之也害民之弊居其八耗帑之
弊居其二所謂害民之弊居其八何也郡南之水源
發宅山奉水又來會之郡西之水源發紹興餘姚之
太平諸山慈水又來會之一逢淫雨溝澮皆放是爲
上落水也而皆從梅江入海勢甚洶湧攔腰一截水
無去路鄞慈奉近江居民必爲魚鼈其害一潮山大
狹漲入上虞餘姚慈谿奉化路歷數百里港經數十
支攔腰一截潮無進路勢必合數百里數十港日至
甬上水利志卷六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潮湧於一處卽非秋汛而瀾漫撼激鎮關以內居
民亦爲魚鼈其害二梅江一名縣猛謂江自大浹口
至鄞江水道本直注至馬嘴匯成縣縣至三官堂始
西接鄞江潮流甚猛急也於此截斷必至上衝下激
塘塌隄坍兩岸決無可種之田可居之屋矣其害三
鄞東自楊木碶以下鎮西自張鑑碶以上江塗斥鹵
栽種非宜故其居民皆以燒鹽爲業課登引額梅江
一塞潮不內入勢將外湧則鄞之鹽場必成廢地鎮
之鹽場必成浮塗其害四餘上慈奉四邑民田雨則

藉江洩放旱則藉潮灌漑梅江實要口也塞不使通
鄞慈奉三江將變爲河大旱易竭何以救災其害五
鄞之東錢湖姚家浦菱茅山與鎮邑西北兩鄉民多
漁戶每逢漁汛萬艘進出梅江乃必由之路塞之則
貨當起駁鮮者易餒餒者難銷虧資折本必令漁戶
失業白水盜船皆失業之漁戶也其害六甬江馬頭
外省商船皆泊於此各路客貨皆囤於此梅江塞住
祇有鎮關可通而鎮關狹隘馬頭難立得毋上欠關
款而下滯民財其害七或曰塞梅江而左開泥道頭

甲未利志

卷六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堰右開清水舖堰鄞慈之水仍有去路於民何害然
而堰口之狹不敵江面之寬兩堰雖開若逢大水去
將何及而且淡水可從此出鹹潮即可從此進餘上
慈奉之不受鹹潮以大江之遠海也今以近海之小
港納之四邑之田必受鹹潮不然前人之塞斯兩堰
誠何心哉其害八所謂耗帑之弊居其二何也舊年
釘椿沈船浮銷幾何糜費幾何迨夷船一至得其益
者又幾何填之以石似乎較勝抑知水深江闊施力
殊難海潮至此又甚猛急隨填隨壞勢所必然即使

僅倖成功而上水不能禁其衝下水不能禁其激時
常修理費用莫定是直以梅江爲漏卮矣其耗一南
岸石塘一遇颶風助浪輒多撞塌此所以每年修築
也若中流復有阻攔衝撞必烈倒塌必數修築之費
伊於胡底是又以梅江爲鑠鑪矣其耗二況乎防堵
郡城非無良策而獨於梅江始釘以椿繼沈以船見
其無益而復欲以石填之愚紳之創此議果何爲乎
將爲開銷之地乎抑爲浮冒之地乎試以害民耗帑
之弊折而止之則黎庶幸甚則國家幸甚

甲未利志

卷六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津浮橋 一名靈橋俗呼江橋東達東七鄉西入
靈橋門自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創置凡十六舟互
板其上長五十五丈闊一丈四尺初置東渡門外水
駛不克成乃徙今地方經始時有虹映其上因名橋
曰靈現又曰靈建太和三年刺史李文綽傳昭聞刺
史黃晟重修宋開寶中節度使錢億新之乾道中邵
守張津慶元中守林大中嘉泰元年守陳杞嘉定四
年守程準六年提刑攝守程覃十年守趙師昂寶慶
三年守胡榘淳祐二年守陳塏皆因其壞而重新焉

元至元二十八年廉訪副使陳祥重置至正二十年江浙省平章方國珍再造置田立廳籍夫守僧其法最善迨其末年田與局俱廢嗣後多竄富民修治而橋政滋害矣明洪武二十七年郡人黃公廓建言增設船二隻簽民七十三戶守之正統十四年守陸奇重造維以鐵縲成化二年守方達更置嘉靖間邑令劉宗仁徐易郡守張正和周希哲皆修之明季每損壞僉報富戶修造工成獎以冠帶謂之江橋大戶膺其役者苦之國朝順治間知府楊之柄從生員聞性

甬上志

卷六

六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道之議始詳請每里科銀三兩五年一徵官爲修造康熙二十六年遇颶船排飄散知府李煦捐銀千餘兩重造棹船用大小排方厚板密釘左右設欄櫓櫓枋皆擇巨木以棹纜絞縛互相聯絡兩岸統貫鐵鍊復加棹纜中繫橋排旁碇岸之四角仍通詳浮橋內外不許泊船衝擊勒石橋畔示禁康熙三十年分巡道趙良璧因舊寧波衛地招民造屋每間輸稅一錢每年收稅銀一十四兩零由縣徵解府庫爲歲修之用康熙四十三年橋西新漲沙塗一方居民具呈情

願填築蓋屋四間每年出地稅銀二十兩作歲需纜索之用嗣後每歲修葺需費或二三百金不等除海關領款銀八十六兩六錢四分外餘於藩庫動支乾隆三十五年以司庫並無間款令本縣自行籌辦知縣商皓議令填築甬江塗岸砌砌蓋屋凡一百三十四間半每間輸塗租一千四百文共錢一百八十八千三百文以濟橋工通詳批准自後歲修浮橋皆以關款塗租二項報銷其看守水夫十名每名給工食銀五兩篋纜銀一兩均係鄞縣於地丁項下支銷

甬上志

卷六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志嘉慶間兩次募修將原設九排十六舟改爲八排十四舟每遇風潮輒致衝壞道光二年風水大作衝壞尤甚紳士徐桂林吳楠李權等各捐己資稟蒙各憲捐廉協濟再經縣書史義震王宗堯等分頭勸募得復舊制九排十六舟東西兩塊加高墊船排板加厚自道光四年興工至五年秋一律告竣又恐歲修經費不敷續勸東西兩岸未認之沿江房屋一百八十餘間每間每年納塗租錢一千四百文再於修理浮橋餘塗內建造房屋六間當秋收時歸於公用工

畢出租生息每年計得租錢一百二十千文烏豐堰下塗地亦准出租每年計得租錢一百四十千文總計新舊塗租及奉發關款每年可得八百餘貫歲修經費無慮短絀矣若因風水衝壞勢宜重造則所入有制而須用不能預定惟有臨時設法辦理而已增宋王應麟濟南陳公修東津橋記四明自唐長慶初遷州治於鄞城東門之外瀕江民病涉刺史應彪始建浮橋有虹景見雲表即其地維舟隨潮汐上下故橋以靈名其長爲丈五十有五廣尋有六尺宋更名

甬上志

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橋曰東津屢圯屢修郡乘備焉由長慶癸卯迄今四百六十有九載橋之名雖存舟漏木朽鐵繩斷竹索腐行人肩摩趨華航以濟迅颺駭浪瞬息淪爲魚靡或省憂濟南陳公祥咨諏民瘼聞之嗟戚慘怛若己納之溝更舊圖新以身帥之牧守掾屬叶力競助士庶風動不約而從飭材庀工治舟易木鼓鐵爲纜捷竹爲竿規制鞏壯民不知勞昔之畏塗今履康莊波臣受職罔有昏墊漕艦琛舶湊集城下夸多創見仁人之利溥哉公猶爲永久之慮擇民戶十有六家蠲

徭役科調隸局任橋事未敝而修費約工省不止一時之謀而貽無窮之利仁心遠矣邦人訢訢謂惠行政舉鄭子產有愧焉百世之澤也迺識其事俾後人勿壞

元劉仁本重修靈橋記略四明環郭皆水自剡源合七十二溪會於奉川又分而錯下其西南北流悉導治爲河獨東匯鄞江以達於海者潮汐吐吞橫互其外郭故往來患涉焉按郡乘唐長慶中刺史應彪度江廣以丈計之五十有五制十六舟舟連負板成橋

甬上志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橋具而虹霓現因名靈橋歷五代及宋屢圯屢建七八月間颶濤作代濟以小航率皆區畫無法國朝至元間憲使陳祥更治之遴編戶蠲徭俾專繕修久則姦起故蠹者利其脫落終歲營造弗就輸役之氓病之至正十二年淮氛浸擾江浙省平章方公肅廷命統舟師分署鎮鄞鄉父老水濟川獻言於邑丞麻公直曰縣官賦米得三百二十五石配徭戶受作子本計造橋直籍而備之歲歲而葺之事未就緒民罹供億日繁重力不逮今償米直願爲之計丞上其言於

省省議魁之遂檄郎中張啓原董治俾丞釐正官出
緡錢九百定有奇購材召工倣台郡中津橋制每舟
以二爲偶肩連櫓比合爲一扶中實以材凡爲舟一
十有八其爲扶偶者九鐵繩貫串紐組岸許篾纜相
維代槳江底仍籍丁夫二十一人相之於是往來者
履康衢矣旣而計餘鐵作二航以濟桃花渡之涉聲
餘錢買田一百五十畝城之士民率助者倍其買數
又規橋側靈濟廢寺畝一百六十有奇并其基址易
構爲橋局公廨中建廳事四楹旁列倉庾八楹後爲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佛堂六楹舉其香燈命僧居之公爲檢籍歲收子粒
慎其彙鑰專理橋務民弗再勞官無旁出旣落成有
眾驩然相與來告用書以勸後來者

明陸瑜浮光陸公修橋記略正統九年浮光陸公奇
初以進士授戶部主事卓著聲績大司空薦聞陞知
寧波府下車之初恤民疾苦簡其征徭計修東津靈
橋之費不可猝就督戶租爲其具於是捐祿入積錙
餘同寅相謀乃命耆民經始伐大石採橋首各樹石
柱二造排棧十有一道人於錢塘擇木爲舟二十價

廉工省數月事集每岸維一棧扶一舟餘如故制爲
九扶偶肩聯櫓比中實巨枋篾纜相維於深淵旁
加欄楯夾貫鐵紐組石柱鉤圓中綰備開合蟬聯
虹跨隨潮汐上下規制鞏壯徒御安行又作二亭三
楹爲守夫過客寒暑風雨之庇以舊廢舟楫價構養
濟院房五十七間一舉二成民不知勞其惠下之仁
溥矣邦人訢訢相告願著石章以詒無斃嗚呼創固
難其人繼之尤難其人是橋自長慶癸卯迄今正統
己巳六百二十八年更守宰不知其幾能以仁民爲
心者落落可稱何仁賢之不多得也彼豈無是心哉
惟知利己不知恤人苟生幸死甘恥無聞後人罔續
斯仁濟民之艱猶己之艱橋之永如此工二之流如
此水矣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明黃潤玉重修浮梁記略成化改元之明年朝廷舉
賢刺郡大理方公來守吾邦時和歲豐百廢具舉乃
樽節冗費盡撤東津浮梁腐材重以杉木造二十舟
丹塗舟首以厭水怪壘堤舟腹以禦水蚩方之而構
以編棧箱以互關乃聯之貫鐵纜於東西岸之石檣

復築兩石肘岸旁並岸之棧施轉軸貫肘隨潮汐縱縮軒輊之下吉將比梁郡父老合言於鄆縣尹劉侯昇願紀成績以詔後人余謂東津之東衛司演武場所在浮梁實據一郡要衝凡沿海九衛所守隘十巡司課鹽三十一場分泊七鄉齊民數萬餘家不惟往來人馬輻輳梭緯而郵遞聲息上下文檄晝夜不絕鎮帥所部演武卒伍寒暑不停是誠一日不可廢浮梁也方舟一被潮颶衝激解去必須扁舟橫流渡之人畜雜遝常罹覆溺之患今公斯舉規制宏大木材堅貞出於前人計慮之表俾守津者省繁擾之費渡津者寬覆溺之憂此見公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用斷石鐫文以告來者公名達字景由世家閩之莆田登甲戌進士第

南水利志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國朝邵守李煦捐修浮橋申詳奉批碑文爲詳明修理浮橋等事康熙二十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奉巡撫都察院趙批本府申詳竊照郡城靈橋門外逼臨鄆江山溪奔騰海潮澎湃兩岸懸絕誠天險也南通台溫北接定關東抵各鄉鎮輻左界演武教場兵馬稠

雜人民輻輳轂擊肩摩刻無寧晷若欲壘石爲橋智勇莫運徒切望洋之悽倘爾扁舟問渡覆溺頻聞羣駭陽侯之怒考唐長慶三年刺史應彪始置巨舟十六蓋板長三十五丈闊一丈四尺以濟行人方經始時雲中有虹影其上遂名靈現又名靈建此寧郡東郭之始有浮橋也厥後時聿時圯明季僉報富戶修造誘以冠帶謂之江橋大戶膺役者家破民甚苦之本朝五年一葺俱屬里民捐輸奈經收未得其人縣胥恣肆中飽惟以不堪材料苟且從事搪塞目前踰

南水利志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時卽敗去歲之六月廿八日颶風忽發怒濤崩擊船排颶散盡歸烏有遂致咫尺江干如隔千里本府自愧疏庸臨流興歎不揣縣力獨任重新復念此番動作必倍料加工始得經久適有鄆民王海粟詣府條陳隨加酌量經營僱募夫匠採運桤松杉木購買灰汕麻鐵於九月十二日興工至十二月初二日告竣其監督之事卽委王海粟任之果能領略指畫悉心料理計造輿船一十有六各長六丈八尺闊一丈四尺船排九方其計三十五丈各闊一丈五尺小排亦

一十六方並皆厚板密釘布置牢固左右俱設欄楯
欄枋皆揀巨木悉以篾笏絞縛互相聯絡包以鐵箍
兩旁統貫鐵鍊連環無閒復加粗大篾纜一十四條
小纜三十二條分若蝦鬚中繫橋之腰排礙岸之四
角縱遇狂風巨浪亦堪中流砥柱是役也夫匠按日
給銀料物照價平買動費咸出己資絲毫不擾民力
但查往例浮橋內外不許灣泊船隻恐衝撞易朽勒
禁尙存今則姦牙覓利移埠橋前大小舟楫盡傍橋
側相應仍請勒石以垂久遠則民之永得利涉擬合

甬上志 卷六

十四 四明縣志

約園刊本

詳報等因奉批據詳復造浮橋不擾民力咸出己資
殊可嘉尙其灣泊船隻如詳嚴行禁止仍勒石永遵
繳康熙二十四年八月日立

國朝觀察李可瓊重修浮橋記四明東郭外之有浮
橋山來舊矣昔唐刺史應彪度江之尋丈用十六舟
肩連櫛比上架木板紐以鐵索維以竹纜持以巨木
兩旁各設欄楯以護行人民於是利濟焉五代以來
屢敗屢修雖舟之增損不一大抵不離乎舊規也我
朝順治間重爲修造至康熙二十六年遇颶風漂壞

因改造之乾隆三十五年復改造之要皆官輸不足
取資於民而後集事迄今五十餘年矣此卽風日不
及雨露不零亦難免於朽壞而況地處海防關要人
馬絡繹商賈輻輳又兼潮汐上下鍛揚磨擊剝損尤
易行人惴惴如履薄冰焉予竊憂之先後籌於默園
詠之兩郡守丹山雲本兩縣令俱謂此刻不容緩之
事其捐廉爲倡勸民捐輸民亦樂助而紳士徐桂林
竟慷慨捐錢千緡李權不惟勸事任勞並捐錢百二
十緡尤足嘉尙計橋之成其需錢六千三百緡有奇

甬上志 卷六

十五 四明縣志

約園刊本

以原橋之舊材售錢三百八十緡益以預備橋工之
本年新舊塗租錢六百六十緡餘皆捐輸之所集事
也可不謂勇於爲義者乎於是亦爲舟十有六大小
相參而材木加厚焉爲鐵索二各長四十五丈而煨
煉加熟焉爲大纜繩二以代竹纜爲大排木九以易
木板而各排之下用大木十一株擎之排木空縫又
用小木八排以平之兩旁仍設欄楯以爲護衛橋之
沿岸築石砌以防水激橋之東西特建兩坊以爲表
識五月鳩工九月告竣內既堅固外亦壯觀藉非理

事者位置得宜督率勿懈焉能如是速成哉顧橋既成矣歲修亦不可不預籌也往者僅藉闢款銀八十餘兩西岸塗租錢二百緡歲爲修補而已今東岸居民亦願效西岸歲出錢二百緡又歲益烏豐隙地承租錢二百緡視曩者歲修之費不僅倍之議以曩所備者仍爲歲修以續所備者積至二年一大修今而後民可無病涉矣爰爲之記

元貞橋 縣西南五十里元貞元年里人王子明建古有盛家渡元貞時置橋一名盛家渡橋敬止南達

南上水利志 卷六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奉化縣境北達小溪間

白梁橋 縣西南六十里南達甘嶺北達小溪寶慶志作小溪江橋宋元豐元年建長二十八丈闊二丈四尺而爲屋於其上計二十二楹七洞每洞十四梁中洞十六梁建炎兵燬紹興十五年邑人朱世彌世則紹祖父功重建元至正甲辰重修明隆慶庚午燬於火次年重建萬曆三十八年橋屋頽里人馬一中李子高請之知府戴新僉報良民十四名重修敬止朱唐昌言重建白梁橋記略四明山占鄣之句章岡

嶺重複崒律連空盤紆深險壤接會稽泉源所自出也千巖萬壑晝夜爭流東注滄海怒勢擊雷霆唐縣令王侯卽山之麓疊石以障水勢號宅山堰其水旱則三分入江七分入河潦則反是自堰距江縣數里南列市廛北立官鎮居多衣冠族人物繁庶乃邑之一畛區也山水暴漲江濤怒浪舟楫難濟熙寧中里人朱文偉慨然以爲利涉大川必假橋梁於是捐已帑以經營之壘石固隄跨以虹梁覆以華屋惜工未竟而沒焉其子學錄公用謚克紹前功歷數載始成往來之人莫不德之建炎初胡馬長驅燬於兵火越年久官私睥睨而不敢舉以事重而費不貲也汴陽高公龍圖來宰斯邑下車之初勤恤民隱究諸利病嘗歎是橋實爲要津若廢而不葺其如前人之功利何重慮勞民未輕興舉乃見鄉之耆老必勉爲之倡偉之孫世彌世則孝友篤學懷才抱志乃相謂曰我祖我父首創此橋今罹煨燼每一見之輒爲痛心矧重煩邑大夫之激勸其容已乎於是銳然鳩工度材一新舊制採山植柱作砥中流設以巨板縱長二百八

南上水利志 卷六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十丈橫廣二十四丈覆屋二十有二楹費約二萬緡以紹興十有五年乙丑仲秋經始越季冬落成嗟夫父作家室厥子猶有弗肯堂構者又況祖父之建立初非一身一家之利孰肯繼述於既廢之後乎亦可見仁人孝子之用心矣然非賢邑令愷悌結人安能役民動眾使朱氏兄弟傾囊倒廩以專任其責哉斯民惟恐高公指日踐揚清要以失此遺愛爰欲擬像貌公立祠於亭朝夕瞻拜庶使百里之民歌甘棠如曩日公聞而力拒之輿情終未已也昔子產乘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則是橋之成非特朱氏不忘祖德抑亦樂只君子得爲政之先務也鎮官趙公惟酷之暇謁從事宣力居多知所贊猷其宅心亦可尚已鄉之耆彥史樓諸君屬昌言紀其盛績余聞而喜其累世之惠於人也故據其實而稱其相繼之休云

鄞江橋 縣西南六十里南達木坑北通建興

閩一志

名大德宋元豐間建屢圯屢修至國朝道光十三年

知縣周召棠督率里紳朱孝銓等募捐重建

新

國朝郡守葉申薌重建鄞江橋記鄞江源出四明山東南奉化西北慈谿二江合流於鄞古所稱三江口也跨江之橋凡五而鄞江橋實當其衝利溥而形險創艱而敗易自道光七年盛謬王汝霖等請於前邑侯程以重建通詳未遑經始周侯來尹斯邑乘凋劫之餘甫下車卽履廬以宅山洪水鄞橋三政爲急橋尤先務相時授規閱四月工竣凡石之陷潰者木之摧朽者屋舍之傾侈崩漏者咸鳩材選良視昔加緻焉嗟乎橋之建在元豐間元明以來屢有興替今圯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二十餘年矣謀七年而未集一旦安享其成始歎周侯之感孚於民者捷鄞人之篤於好義用力巨而爲功速也夫捍患濟眾謂之惠此數世之利也乃相與勒石紀述用告後之人俾勿壞橋互三十八丈橫經三丈橋上覆屋二十八間歲收租息以貯經費著爲令經始於道光十四年正月間斷手於四月糜金錢六千貫有奇周侯名召棠雲南人

國朝邑令周召棠鄞江橋記鄞江橋一名大德橋北通建興南達木坑爲四明之鎖鑰凡由紹而寧而台

之入山皆咸取道於此橋橋建於宋元豐間歷代屢興屢廢其地上承宅水下接鄞江溪流奔注風波激沖故木易朽而石易泐迄今久未修治里人僅於敗礎之上駕木以渡行旅病之道光七年間生員盛諤王祖禹等先後以修復宅堰洪塘及此橋三事爲請前令程勘度詳捐蹉跎未舉余於十三年秋承乏來此閱案親勘知三者均宜葺治而先務之急當自橋始遂陳之當道延遼陽刺史胡公枚議定章程里紳朱君孝銓等勸捐蒞事厥心允愜咸樂輸將出入惟

甬東志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平公私不擾閭十旬而告成事速而工固往來者胥歌頌歸功於余予惟除道成梁有司者之責也何足以言功所賴吾士民不吝財不惜力以數十年之病涉一旦而履若康莊義舉爲不可沒耳至於宅堰洪塘尤關西南七鄉水利亦不可視爲緩圖尙望合邑賢紳士其興舉之庶與此橋大德之名並垂不朽焉爾其橋屋租息貯充歲修之費立殷實董事十二人輪流經理并酌定禁約事宜以俾永守凡率公錢者書姓氏於碑陰若夫橋之修廣及工程錢數已詳於

葉郡守記中不復贅及也

陳婆渡橋 南達姜山北達小溪

聞志

江塘

甬東南土塘 長二千九百十二丈闊一丈甬東一

二三四畝合管

錢志

甬東北土塘 長二千三百六十一丈闊八尺甬東

八九畝合管

錢志

萬金土塘 長六千五百十三丈闊八尺十九都二

十都合管以上三塘俱乾隆十六年浙東大禳大憲

甬東志

卷六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奏請行以工代賑之法將境內應修工程發帑修築令饑民就食赴工知縣宋鑒因請修築江塘考舊志載江塘有二一在老界鄉甬東隅一在鄞塘鄉二十八都今東隅既有南北塘而萬金塘近接大教場亦係舊塘因請帑大修特有萬金之名是現有三塘與舊志未合至鄞塘鄉爲姜山一帶亦屬沿江蓋另有土塘也

錢志

陳家洋石塘 桃花渡東北沿江十里與鎮海縣接界名陳家洋舊爲土塘明成化五年改爲石塘高五

丈長二千一百餘丈橫倍其高加三之二新

明洪常記略東出寧波城由桃花渡沿江東北行十里其地屬鄞紆曲盤迴與定海界接名陳家洋舊築土以爲塘塘之上爲驛路凡往來海隅者咸道焉洋距定海港不五十里而近港之外卽大海其潮汐之盈縮至於是必奔放衝突塘遂日以傾潰居民歲殫力與抗卒莫能勝故其爲路齧蝕而僅存者廣不盈四三尺斷續崎嶇兀然窪然不惟人病於進趨而鄰並之田亦就見削當夫風雨晦冥之時能無顛躓而

南來志 卷六

五十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負泥淖者寡矣況爲患愈久爲力愈難將或至於汎濫而莫之禦也浙江按察副使朱公奉璽書督海道按部過此惻然興念於是咨諏鄉老設法措置市材庀工不擾而集植杙爲址疊石爲岸甃以實虛灰以固墊復布石於土既平且正實堅而好途人無虞田者可稼作始於成化五年十月訖工於七年三月塘高五丈長二千一百餘丈橫倍其高加三之二凡用木石以枚數之一萬一千八百有奇灰甃之費惟宜惟稱民之輸力如子趨事矜勞戒亟二月樂成夫水

土之患屬民禹能平之萬世永賴今公以廉慎公勤受安邇之重寄能體國家愛養元元之心於所職之餘力舉是役以利悠久視禹之績雖有小大然其畏天命而憫人窮蓋等也紀之以示將來

梅墟石塘 明天順間方伯錢璉創議易土以石萬曆九年工竣長二百八十丈闊一丈二尺國朝乾隆二年重修嗣後遇有傾圯東鄉食利之邑分段捐修塘上立有石碑刻明畧分以爲標識道光四年塘內添設備塘面廣以三丈二尺爲度二十四年又修新

南來志 卷六

五十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明范欽重修梅墟塘記環鄞東三十里而遙有墟焉漢南昌尉梅福所棲遲也因名梅墟江闊灘橫急流奔湧萬頃田無籽粒廬舍皆爲魚游又名曰茅洋天順間先正方伯錢公璉捐資創議塘亦稍稍就緒焉歲久而圯則潰決欲陷其在今也爲尤棘維時萬曆九年憲副馮公時雨大尹楊公芳得庠生錢子江方伯錢公之後裔也偕戚子楠陳時政知茲塘爲利甚溥也而否則其害亦相當也期獲任事者而難其人則有若邑簿孫公春芳廉潔士也蓋亦有幹力瞻智

焉乃下令中毖之孫公慈恣篤胞其於撫字天性也
矧關民生利病若茲塘者乎乃度土鳩工而歎曰惟
海憲桂邑侯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不能事事
其何以奏厥功承乃寵命於是乎稱畚鍤程土物略
基址量日命工不愆於素凡閱月而告成焉其功最
鉅亦最險嗟乎秦鑿涇渠關中沃野漳水既決安邑
稱饒雖利有大小其於惠民一也孫公德澤其在人
心乎凡此三縣七鄉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公今去
矣歌詠不忘僉曰猶望孫公也庶撫我乎公之功卓

南未利志 卷六

西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哉其可歌也已不寧唯是恪其正守則賢明決庶獄
則賢練達時務則賢平易近民則賢理繁治劇則賢
而又仁心自然不爲矯激清白之操淬勵不易所謂
古之循良者非耶區區興一利澤一方曾不足爲公
重且公與予有舊好也習知其爲人因述其顛末書
於石庶永永有垂來世繼軌賢尹周公基繩引不替
克綏東土塘之上結茅爲庵命庵僧圓琮恪其其事
仍撥開曠塗蕩令其開墾成熟將所入花利贈其時
常修補之費永垂不朽云爾遂附其名於此

國朝邑令楊國翰增修梅墟石塘記鄞於寧爲澤國
枕江抱湖東西十四鄉公私田幾十萬頃所資以灌
蓄灌溉者全恃隄防要害失時不修爲患滋大癸未
冬余權掾茲邑於水利橋梁硯閘堰壩漸修以次郭
東三十里有塘名梅墟者舊矣明成化間先正錢方
伯璉創議易土以石蓄淡禦鹹以二百八十餘丈之
塘隄衛一百七畝之田舍厥後計畝出資以時修補
具載於石甚善舉也乾隆二年又經邑廩生陸君用
拯等重修歲久傾圯民多觀望迄道光三年七遇風

南未利志 卷六

西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潮坍塌亟矣紳耆錢銀錢芳陳林錢世德等合詞而
進曰我侯之至百弛具張矧茲要害敢請隄防余過
往周視或坍或圯略無完固民或惜費憚勞權議擇
急小修非善之善也遂進父老告之曰不一勞者不
永逸不暫費者不久安斯塘爲鄞鎮兩邑之衝水陸
孔道江闊灘橫急流奔湧非全行固築添設備塘不
足以垂久遠今爲吾民計其坍塌已甚若某畝至某
畝者則重築宜其傾圯不固若某畝至某畝者則增
修宜粟塗泥以爲趾登巨塊以爲身砥蓋石以爲平

面廣度以丈四尺址廣度以丈八尺而隄內復設備塘其面較廣蓋三丈二尺爲度分段修築不愆於素剋日計工毋怠厥成於是民咸悅從踴躍捐資若趨家事閱七月告成余復詣驗工堅料實東西行過是鄉者舉謂自茲以往淡不洩鹹不蓄禾稼豐熟道路坦平永有石塘之利矣侯之得園我民豈止是哉未幾余以例調去士民籲大吏乞留不獲請書增修之故於石俾後之人無替前修有以久捍防之利於無窮余嘉諸紳耆之任勞任怨相與以有成也是以記

南永志

卷六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泗洲塘 長十七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三晉

錢志

洋河石塘 縣南二十五里外江內河中限以塘

錢志

長五十丈闊一丈五尺在四十二都一晉

錢志

狗頸塘 卽南塘以形得名亦名九經塘在長春門

外二十五里外受江潮之衝內障大川之流洪水時

至則塘岸易決江與河合而西南諸鄉皆受害矣康

熙十年縣令朱士傑鳩工修理先設東西兩備塘以

遏上下之流然後加工修築經年工成乾隆二十五

年知縣高大澤重修嘉慶十一年塘復壞知縣周鎬

會同紳士公議將已坍之塘并河俱讓出以免南來水直射衝激另買沿河一帶民田爲塘修築堅固改名永鎮四十二都一二三晉合管

參李志錢志及四明談助

國朝邑令周鎬重築永鎮塘記鄞澤國也潮江貫其中分東西兩戒潮水鹹不利灌溉必取資於山泉地勢中高外卑一瀉立罄故鄞之言水利者隄防之力居多其在東七鄉以東錢湖爲本在西七鄉以宅山堰爲本然東錢湖四面環山於峽口設硨節宣旱閉澇洩一硨夫足以司之宅山堰發源四明下至西壩

南永志

卷六

三十四明故書

約圖刊本

縣互百餘里大約與江爲鄰蓄澹禦鹹惟塘是賴而永鎮塘尤其單弱衝要處也塘在長春門外二十五里舊名狗頸塘蓋以形得名其地外江內河兩面塹削對岸沙塗凸出潮水漲落逼衝於塘以故屢築屢倒康熙十年前令鳩工修理特設東西兩備塘以遏上下之流河流中斷而正塘傾決如故自是歲修不貲罔或有效嘉慶八年冬余以常山令攝篆鄞邑東鄉士民卽以東錢湖爲請余爲稽考舊章嚴硨夫私洩之禁而湖水以治唯狗頸塘則任其廢壞無一人

請治之者詢之士人僉曰此塘有妖前縣歷歲蠲修民力大困而迄無成功是以動色相戒莫敢重議余俟潮落時細審形勢並其傾圯之狀曰得之矣五行惟土制水今植丈尺之木於深淵而戴之以石上實下虛潮汐震撼其傾陷也固宜茲維大反所爲就其傾陷之處填以亂石石與水平然後加土其上復以巨石甃其兩旁則土石勝而水氣自殺且塘基狹不能持久若將斷河盡實以俾與塘鎔成一片則土力愈厚潮雖悍無能爲也僉曰善惟古河閉截終以爲

南未利志卷六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憾且取土匪易請於斷河北岸買田鑿河卽以鑿出之泥填入廢港則施工易而河道亦通余聽其言願經費浩大乃集西鄉紳士郁鼎和趙東臺陳墨林等廣爲勸輸督工庀材各任厥職經始於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閱五月告成計築新塘九十二丈一尺二寸闊十丈開鑿新河九十七丈闊五丈有奇又修築老塘八十五丈闊三丈七尺計費緡錢三千八百餘貫皆民力也既蒞事諸紳士復前請曰是塘爲患七百年今而後庶與東錢湖並治唯是地處曠野四無

居民脫有滲漏誰其省視且恐鄉愚之利吾石而竊取之也願加捐千金構屋數楹以備居守卽以塘之餘地十畝零任墾植以酬其勞而前買糧田鑿河亦可如數抵補無闕余喜士民之助余有成而更綢繆以善其後也用鐫碑以記巔末其捐數詳書於扁並垂不朽原名不雅馴易之曰永鎮志祝也

風朔石塘 在四十二都二箇長六十丈闊一丈五尺案聞志載北渡風朔廟之前有廟前塘明萬曆間司李魏復琦修築故亦名魏公塘計長百餘丈大約

南未利志卷六

二天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硤廢而改修爲塘丈尺則至今更減耳

錢志

沈公石塘 縣南二十六里洋河塘之南約長十丈與狗頭塘相鄰萬曆中知縣沈猶龍所築也塘之旁向有沈公橋橋之內又有水漕橋下通大河之流以灌田漕之迂迴盡處有沈公外塘不與河通田甚病焉外塘既不修則潮易衝入仍當於舊橋下開一穴如舊制至外塘偏僻官府勘視往往不到每爲偷於修築者所蒙不可不察也

閱志

長六丈闊一丈五尺在

四十二都三箇

錢志

長堰塘 長十八丈闊一丈三尺在四十一都一畝

與二三畝合管案舊志有長堰在縣西南三十五里

疑卽此錢志

楊木塘 長一丈闊八尺在四十一都三畝錢志

萬上塘 長三丈闊一丈在四十一都三畝錢志

柳橫塘 卽西壩石塘明正統間知府鄭珣因歲久

塗漲移壩置於浦口兩岸甃石爲塘長三十二丈闊

一丈植柳其上以便往來民稱鄭公塘曰柳橫塘錢志

乾隆五十三年知縣錢維壽於塘南之洞橋建石鋪

南未利志 卷六

三十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一座以資蓄堵新志

新傳堰壩

倪家堰 縣城東半里至正續志在老界鄉今廢

林家堰 縣東五里年久罅漏不足爲江湖蔽障每

巨濤澎湃則斥鹵浸淫積淤久之則滲洩於外不獨

爲民畝害抑亦不利舟楫判府吳潛因民之請以石

更之塘高濬深視舊址舒長添甃石砌修蓋車屋補

築土塘自是民田有灌溉之益舟楫無險阻之虞至正續志

續奇廢

石軍堰 長三十丈闊七尺五寸在一都四畝案曹

志有石家車堰縣東五里又名舊軍堰當卽是此錢志

過堰 長七丈五尺闊六尺在二都一畝錢志

黃墅堰 縣東五里訛呼黃市堰成化志李志作王駐

洋堰錢志在老界鄉聞

徐師堰 縣東三十里成化志在老界鄉聞

張家堰 縣東三十里舊名椿浦成化志在老界鄉聞

阮家堰 縣東三十里舊名余家成化志在陽堂鄉聞

梅墟堰 縣東北三十里老界鄉聞以上五堰俱廢

南未利志 卷六

三十四明最書
約圖刊本

道士堰 縣東南五里老界鄉舊名林家堰與鄞江

右鄭郎堰相對李志作林郎壩長二丈闊一丈六尺

二十都一畝與十九都合管參聞志

周宿渡堰 卽曹志渡頭堰長二十五丈闊七尺乾

隆二十三年改建石塘長二十八丈闊一丈三尺在

二十都一畝錢志

大漲堰 長八尺闊六尺在二十都一畝錢志

小漲堰 長十四丈闊五尺在二十都一畝錢志

十河堰 長一丈闊六尺在二十都一畝錢志

胡家堰 長十四丈闊四尺在十都二畝錢志

顧家堰 長二十三丈闊四尺在二十都二畝錢志

雪家堰 疑應作薛家堰長三十一丈闊五尺在二

十都三畝錢志

小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都三畝錢志

衝江堰 長十一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

銅盆浦堰 土人名爲徐更樓堰堰內卽往姜山河

敬止 長六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李師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南水利志 卷六 三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廟前堰 長一丈六尺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蕭王堰 長十丈闊六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毛家堰 長二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王家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青盤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都四畝錢志

余家堰 長四丈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一畝錢志

庵前堰 長四丈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一畝錢志

大慈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二十一都一畝錢志

陳婆渡堰 長五丈闊五尺在二十一都一畝錢志

桃枝堰 長十五丈闊三丈在二十一都二畝與三

畝台管錢志

傅家堰 長二丈九尺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二畝錢志

後堰 長六丈五尺闊八尺在二十一都二畝錢志

黃冲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二十一都三畝錢志

王小水堰 長八丈闊七尺在二十一都四畝錢志

花山堰 長一丈五尺闊七尺在二十一都四畝案

舊志有大花山堰小花山堰俱在手界鄉今僅存其

一錢志

南水利志 卷六 三四明錄書 約圖刊本

臨江堰 縣東南三十里手界鄉聞今廢

鍾家堰施婆堰 俱縣東南三十一里手界鄉聞今廢

廢

戴蔣堰古塘堰 俱縣東南四十里豐樂鄉聞今廢

前堰 長四丈三尺闊六尺二十一都四畝錢志

後堰 長二丈五尺闊八尺二十一都四畝錢志

寺後堰 長二丈闊一丈二十一都五畝錢志

上河堰下河堰 在縣南三十五里乃鄞塘鄉姜山

之前上下河之隄也上河則白杜橫溪山源注之與

東錢湖水通下河則銅盆浦有堰常浦進林有硤通

奉化江湖雨澇則江湖接之二河漲水相迎故堰善

崩行者居者皆謂二堰各遷十餘丈則依山之麓易

於隄防且得白杜橫溪之源回環舊河中可溉田五

六百畝而得常稔亦無妨他鄉水利寶慶志今廢聞

繆家堰 長十四丈闊七尺二十八都一畝與九畝

合管錢志

鄭家堰 一名程家堰長六丈闊九尺在二十八都

二畝錢志

甬上水利志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王家堰 長五丈闊二丈在二十八都三畝錢志

周家堰 長十丈闊八尺在二十八都四畝錢志

劉家堰 舊志有樓家堰疑卽此長七丈闊一丈在

二十八都四畝錢志

宋家堰 長二十八丈闊七尺在二十八都五畝錢志

陸家堰 長二十六丈五尺闊一丈八尺在二十八

都六畝錢志

徐更樓堰 長七丈四尺闊一丈九尺在二十八都

六畝與三十都一畝合管錢志

干婆堰 一名王婆堰長十二丈闊七尺在二十八

都七畝錢志

徐家堰 長十二丈闊七丈在二十八都八畝錢志

東里堰 長十丈闊九尺在二十八都九畝錢志

小黃土堰 長九丈闊七尺在二十八都十畝錢志

長塘堰 縣南二十五里鄞塘鄉江河夾岸爲塘延

袤百餘丈俗呼百丈堰當風潮之衝禦河流之洄累

築累敗役戶坐是蕩產者眾里士黃堂相地勢謂河

洞本以溉塘下之田然不可與水爭地乃以田易鄞

甬上水利志 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橋廣福寺田鑿渠環之以接舊河之洞使仍可溉塘

下之田更於河洞鄰江之地各捐半里許於其外爲

一堰以殺水勢舊塘遂堅壯民病始蘇寶慶志

茅家堰 長五丈五尺闊四尺在二十九都一畝錢志

顧家堰 長五丈五尺闊三丈二尺在二十九都二

畝錢志

後墻衙堰 長二丈闊六尺在二十一都五畝錢志

花衙堰 長三丈闊六尺在二十一都五畝錢志

陸家堰 長一丈五尺闊五尺在二十二都一畝案

陸家堰今有二查聞志僅載一堰在縣東南三十里此爲近之錢志

寺後堰 長五尺闊八尺在二十二都一畝錢志

泗洲堰 長四丈闊四尺在二十二都一畝錢志

范家湫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二十六都一畝乾隆

五十二年居民具呈改建石堰錢志

紫金堰 長三丈二尺闊六尺在二十六都二畝錢志

徐箍桶堰 長一丈九尺闊七尺在二十六都三畝錢志

錢志

南上水利志 卷六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前百丈堰 長六丈四尺闊八尺在二十七都一畝

與二三四五畝合管錢志

後百丈堰 長五丈闊八尺在二十七都六畝與七

八九畝合管錢志

傅家堰 長七丈闊五尺在二十八都一畝錢志

鮑家堰 長五丈闊四丈在二十九都四畝錢志

聞家堰 長五丈闊三丈在二十九都六畝錢志

斜橋堰 長十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畝錢志

上蔣堰 長十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畝錢志

下蔣堰 長十丈闊三尺在三十都一畝錢志

鷺頸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二畝錢志

張家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二畝錢志

茅家堰 長二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畝錢志

長春堰 長三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畝錢志

閘頭堰 長十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畝錢志

施家浦堰 長八丈闊五尺在三十都三畝錢志

杜家堰 聞志作屠家堰長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

四畝錢志

南上水利志 卷六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下梁堰 長十丈四尺闊三尺在三十都四畝錢志

任家堰 長二丈闊三尺在三十都四畝錢志

葛家堰 長六丈闊四尺在三十都五畝今改石堰

名豐樂錢志

蟛蜞堰 長三丈闊四尺在三十都五畝錢志

周思堰 長四丈闊五尺在三十都六畝錢志

薦蘆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三十都一畝錢志

蝦泥堰 長八尺闊七尺在三十二都一畝案聞志

載花堰又名蝦堰在縣西四十里鄞塘鄉核之道里

疑卽此錢

南河堰 長一丈闊五尺在三十二都四番錢志

以上堰凡九十並傍鄧江之左

鄭郎壩 長三丈闊一丈七尺在城西隅二番案聞

志舊名鄭郎堰蓋初係土堰後改爲石壩也錢志至正

續志作鄭十八郎堰新

鄭家食利堰 城南門外與鄭十八郎堰並列至正續志

瓦窰堰 縣南三里間

新朱瀨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五十一都一二番合

南上水利志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管錢

老朱瀨堰 長八丈闊二丈六尺在五十一都三番

錢志

小漲堰 長十五丈闊八丈五尺在五十一都四番

錢志

段塘堰 縣西南十里清道鄉間

張家堰 長十二丈闊四尺在四十三都二番與三

番合管錢志至正續志又有張家小堰近徐家堰新

翁家堰 長十五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一番錢志

華家堰 長七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一番錢志

范家堰 屠氏橋南裏近江際敬止錄長三十六丈闊

一丈在四十三都一番錢志

寺莊堰 長九丈闊五尺在四十三都二番錢志

王師堰 長七丈闊四尺在四十三都二番錢志

桑塘堰 長十五丈闊七尺在四十都二番今分大

小爲二道錢志

下陳堰 長十八丈闊二丈在四十三都三番錢志

松樹浦堰 縣南十里清道鄉上有強堰下有小開

南上水利志

卷六

三

四明叢書

約國刊本

通江今淤敬止錄

王家堰 近松樹浦敬止錄

盧峯石堰 長五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三番錢志

大蘇堰 行春碶下成化志

蔣家堰 行春碶南成化志

鑑頭堰 近蔣家堰過江卽銅盆浦海防考云明永

樂二年命太監鄭和統督樓船水軍十萬招諭海外

諸番日本首先納款擒獻犯邊倭酋二十餘人卽治

以彼國之法盡蒸殺之時銅甌猶存鑑龜遺址在鑑

頭堰問志

小河堰 近礪頭堰化志

邢家堰 西南二十里俗訛凌家志成化志

陳五耆堰 縣西南二十里近娜兒渡志成化志

黃家藕池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志成化志

祈湖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光同鄉志聞

樓家堰 縣西南二十二里光同鄉志聞

徐家堰 縣西南二十三里光同鄉志聞

葛蘆堰 長五十二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四畝案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三十二都有葛蘆堰在鄞塘鄉之葛蘆故名此堰在

櫟社亦名葛蘆或曰烏坵未審所自志錢

凌洋堰 長十二丈闊一丈在四十三都四畝志錢

北渡堰 縣西南三十里志成化志舊名常浦堰敬止今

係石壩長三丈闊一丈六尺額設壩夫三名每名在工食需索銀五兩

四十二都一畝志錢

何家小堰 縣西南三十里志成化志

朱家堰 近期廟敬止錄

沈家堰 近承橋敬止錄

石堰 縣西南三十五里志成化志

范家塘堰 縣西南三十五里謝家境又名搗木堰志成化志

黃家堰 縣西南四十里句章志成化志

仲夏堰 縣西南四十里唐太和元年刺史于季友

於四明山下開鑿河渠引山水流入諸港置堰蓄之

溉田數千頃後因別置宅山堰疏而為河此廢不用

志聞

崔家堰 縣西二里志聞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四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和尚堰 縣西五里志聞

朱將軍堰 縣西二十五里志聞

唐家石堰 長三丈三尺闊一丈一尺在鎮都二畝

志錢

北郭堰 長一丈六尺闊一丈三尺在城西隅九畝

志錢案北郭堰諸志俱不載及閱宋志北門舊名鄭堰

門知堰之由來久矣其制砌石為之高與路平永固

如斯不致崩塌洩水四明談助

北津堰 縣西北二里又名北清蓄水以通城下濠

池今涇敬止錄

倪家上下堰 各長六十五丈闊二丈在五十都一

畝錢志

葉家堰 長十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二畝乾隆

五十二年居民呈請於沾利田畝捐資建復未及舉

行錢志

吳家堰 長二丈五尺闊一丈在五十都三畝錢志

方家堰 長二丈闊一丈二尺在五十都三畝錢志

金仙廟堰 舊名集神堰長八丈二尺闊一丈六尺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在五十都三畝錢志

王家堰 長十五丈闊二丈二尺在五十都五畝錢志

西渡壩 縣西北二十五里歲久塗漲明正統間知

府鄭珞移置浦口兩岸甃石爲塘成化志今名西壩長

四丈闊二尺額設壩夫十名每名工食纔索銀九兩二錢在四十九都二

畝錢志

金家堰 長六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二畝錢志

王野堰 長五丈闊四尺在四十九都二畝錢志

大堰斗堰 長十一丈闊七尺在四十九都二畝錢志

橫河堰 長八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三畝錢志

馬郎堰 長三丈闊六尺在四十九都四畝錢志

邵家堰 長五丈闊一丈三尺在四十九都四畝錢志

原名遶江堰今訛又名顧家堰增新

後浦堰 長三丈闊五尺在四十九都四畝錢志

包家堰 長十三丈闊五尺在四十九都六畝錢志

黃婆堰 長九丈闊八尺在四十九都六畝錢志

以上壩二堰凡五十九並傍鄞江之西

鄞童堰 縣西南二十里聞志

甬上水利志 卷六

蘭浦堰 小溪鎮洞橋側敬止錄縣西南四十五里聞志

杉木堰 縣西南五十六里舊爲泥堰溝引江潮入

河溉田數十頃惟潮湧則行人不便明弘治初爲石

堰塞其溝路水利不通行者便而農甚病謂宜易之

以礮開而上跨以橋庶得兩便聞志

禪巖堰 在杉木堰之上通清源之水由懸磁入江

敬止錄縣西南六十里聞志

西高堰 縣西南六十一里聞志

大蛟堰 縣西南七十里聞志

以上六堰俱在句章鄉並由宅山堰水所從出之處置之

慈谿江

源出紹興餘姚之太平山至丈亭歧而爲二一貫邑中一環邑外其西北諸山之水未至縣五里匯於彭山堰有斗門以洩於江二江皆東來至西渡復合以歷郡城北至郡城東北會鄞江爲三江口宋吳潛因於台處堰其貫邑中者名小西壩敬止錄

奉化江

甬上水利志

卷六

四四四明縣志

約圖刊本

源於鎮亭山出縣之惠政橋下與諸溪水會而南來至三港口與鄞江自小溪出者合而互郡城之東敬止錄

甬上水利志卷六

光緒戊戌仲春

西湖水利攷

泉唐胡克勳題

錢塘丁氏嘉惠堂刊

西湖水利考

仁和吳農祥慶百

宋蘇文忠公軾曰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愚以文忠比西湖於眉目猶淺視西湖也譬之人身血脉治則四支堅強西湖則杭之營衛也且人身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西湖則杭之腸胃也眉目而失清揚未足以爲病營衛不能通水穀則雖有神醫無能救矣眉目而失清揚卽足以爲身累腸胃不能受水穀則雖自以爲無病見之者必反走矣自唐宋以來李長源泌之始開六井白樂天居易

西湖水利考

一

從而修之嘉祐中沈太守文通於六井之南開南井熙寧中陳太守述古又疏之元祐中蘇太守軾患其湮涸復爲經理六井雖由城中開鑿而寔引湖水爲本源陰相灌輸使易斥鹵爲甘醴則西湖非杭之營衛乎白氏之通石函也蘇氏之築石堰也石函之流細其言曰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石函之利也堰則用瓦筒石槽匯之西湖者注之運河春漲不使汎行秋霖不使驟益制以定而有常自仁和以抵海鹽阡陌數千頃皆賴湖水以救亢旱此石堰之利也諸邑犬牙錯

錯而皆賴湖水則西湖非杭之腸胃乎湖自南宋漸成繁華而元廢不理勝國之初仍之寢成池沼爲民居倡爲濬湖之說者宣德正統時則有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成化弘治正德時後先則有太守胡濬御史謝秉中布政使劉璋按察使楊繼宗御史吳一貫太守楊孟瑛而孟瑛任事至猛議當開者有五漸復唐宋之舊然湖之究不得復者有三一曰積習之難拔也自本朝嗣勝國自勝國溯元已四百餘年矣昔所云豪右之園占者今皆爲易主之世產也昔所云版籍之漏沒者今皆爲國計之徵辦也無尺寸之

西湖水利考

二

不售於民亦無尺寸之不納於官也今使執子孫所應割之產業以追求其祖宗所當吐之田廬則已夏五郭公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矣況所授受展轉則又齊景公之所樂而皆爽鳩之所貽也能止羣謗之不興乎能防浮議之不格乎溫原之賜殆不可必之於卻氏而汶陽之疆豈能遽正之於魯也一曰國賦之難除也湖之遷而爲蕩湖之廢而爲田其來已久而明初定湖蕩止糧每畝二斗七升抄沒官田多至六斗以上可謂重矣以極重之征而民實之而不忍捨者豈非旱潦無憂而獲利加倍乎如欲

奪其所有必當捨其所應納之賦與役而成化開濬之議起臨湖查勘已不敢明告於君上悉舉其所以然而鋤去稅糧百三十餘石強派之隄西有產之家於是失產者怨而有產者亦怨無幾何而園築如故矣當時劉楊諸公皆具經濟能剗割成化時且承平能信大臣爲國爲民之事而始終乖違若此則亦可見任事者之難不第紛紜之口舌已也一日國費之難供也鄴侯之成六井事奇而費約可以意揣矣蘇文忠之濬湖也請上供額解出糴常平增減折耗之餘米一萬餘石又請降度牒減價出賣募民開治又

西湖水利考

三

奏新舊菱蕩課利錢送錢塘縣收掌謂之開湖司公使庫以備逐年雇人開葑撩淺又計避浮山之險以開龍山之運河用度錢十五萬貫用捍江兵及諸郡廂軍三千人計二年始成由此觀之古人之成一事未有不通前後計畫而能有成者也通前後而計畫未有於國不費一錢不雇一夫而能公私無困者也長蘆之築宋章獻皇后臨朝內出錢數十萬貫龜山河之開神宗亦賜錢十萬貫米十萬石起夫九萬二千人今議濬湖無亦通前後而一計之此尤近日之急著也乃世之以濬湖爲不便者成化志載之矣曰

西湖自宋亡後歷元入明官無厲禁爲官民寺觀侵佔蘇隄迤西直抵西山之麓盡成桑田僅留六小港以行缺瓜舟千其酒船無論矣裏湖稍僻皆成私居外湖則自蘇隄北第一橋迤東沿西泠橋孤山沿城南抵南屏爲池蕩田廬彌望湖身窄小昔稱外湖南北十里今五里而近焉浸淫至神熹又可知矣而議者則曰湖濱之爲民恆業也小民男女萬人養生送死身口衣食仰給於此且竈突相接桑柘成林墳冢梧楸林木茂密而忍平其馬鬣塞其井竈是非仁者所爲則應之曰公之所惜者傍湖之三百餘戶也

西湖水利考

四

今之所惜而欲濬之者一郡之風氣數萬戶之生死也全數萬戶與三百戶孰大而孰小爲一郡計盈縮與環湖之民家計可否孰智而孰愚議者又曰湖水西來其勢高城二尺卒弃疾所謂決之可以灌城者是也今分削其勢似亦爲宜則應之曰湖高城卑公無乃誤讀前賢語乎陳同甫欲宋孝宗都建康圖恢復故詭言錢塘不可都以激發庸主耳非實謂湖身高於城如明季汴渠之壅也今以匠氏之禁計之西湖之廣二十里而近郡城之廣四十里而遙非無晉陽之畏智伯樊城之蹇于禁也以二尺二十里之狂

湖注四十里開東西北三關之地有順而四走耳何能爲害哉而議者則又曰杭地穿城四河東西北水門各受他河之經絡與湖殊隔各河所受潮水及吳山諸源之水本自有餘今上塘之河匯臨平湖而來趨艮山水門抵斷河而止下塘之河中匯三里洋十二里洋水勢平衍由市河出武林水門皆隔西湖西湖所洩一入新河及壩而止一入下湖及古蕩而止雖東有小河又有清河三關兼阻二壩與運河寥闊上塘聚下塘高且一丈湖水安得逆流以溉夾河之田耶則應之曰杭城之通西湖沈司務守正言之悉

西湖水利考

五

矣其言曰杭城之水有上中下三河轉展遞注皆受西湖之水三道入城一奔湧金門一奔湧金陸門之下一奔清波門流福溝經府縣南過運司及織染局會曲阜橋外南抵藩署之左北達八字橋又播爲二一西經舊五道前穴臬署圍屏越車橋出武林水門止清湖等關一北經張中丞江學士之門出眾安橋外又播爲二南行則經千勝廟等橋逆流而上至清冷橋迤東穴新宮橋通河沿通江橋直出鳳山水門越南新海月等橋抵浙江驛之南龍山關而止入於江一經巡撫公署過軍橋而東越保安等橋出候潮

水門至永昌會安二壩而止北行則經度生橋貢院西橋徑天水等橋順流而下亦出武林水門會清湖等關而止溢則流入下河是曰上河其會安壩內有清涼柳林二閘洩入五里塘東新關李王塘至海鹽長安壩而止南流則入艮山水門上抵巡鹽官署之東斷河頭而止是曰中河合上中河諸壩閘之水溢而下流舟楫四通東至海北達神京是曰下河由司務言思之則開濬誠急矣蓋杭城所賴水道前江後湖茅山鹽橋兩河通江潮者也城中所云三道通湖水者也然江潮迅疾易壅塞子瞻所謂重修堰閘阻

西湖水利考

六

截江潮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引湖水爲一郡之利是也江潮雖苦榔爬撈掃之微而實不可阻子瞻所謂猶慮缺乏宜引江水以助之是也江湖似亦並重而湖爲主江爲客湖爲清江爲濁湖晝夜灌注江則候有潮汐是則防江以卻其泥沙通江以受其灌漑固不可廢而湖之爲利尤深矣勝國宣德時海宇無事講求國事稍興開濬之說而未及毅然行之成化十年撫按諸公得祖其說凡舊隸湖而被侵佔者不分遠近盡行芟薙仍於修復之處築隄表之起段橋東至雷峯而止計二千餘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

高五尺湖身始復而豪右爭以爲不便引賠糧之說以逆阻之已作而旋棄由嘉靖以至於熹廟無有敢言之者卽有之卽中以他罪使去官而李侍郎旻至銳身排難引王安石之行水利呂惠卿之壞蘇隄以爲濬湖之罪要而論之唐宋諸賢行之而得遂其志者杭城土薄人稀民未蒙濬湖之利而先受斥鹵之害故事立而功溥勝國諸賢未嘗無白蘇之願而旋作而旋廢者杭郡土厚水深民已食西湖之利而忘其斥鹵之害故論行而物敗之唐宋諸賢行之而無弊者兩朝寬文法以御下卽以便宜從事其所奏

西湖水利考

七

請朝報夕可未嘗有太府之疑駁度支之靳惜故諸賢得視國事如家事勝國諸賢纖悉動相掣肘不得逞其三尺之喙而戶部自黃冊編定之餘尺寸無從寬假所有奏請每阻於國費故有審侵佔而誤許納糧有當開除而重使賠累而諸賢上無利於國下亦無利於民果能鑒勝國之所以失用唐宋之所以得則不患無任事之臣如李如白如蘇者也

西湖水利考終

西湖水利續考

仁和吳農祥慶百

西湖形勝爲一郡所藉賴昔賢言之詳矣愚以爲宋之水利與唐異明之水利與宋異本朝之水利又與明異何也唐之水利奪湖於江者也奪湖於江其法利用諸湖使江不至於侵湖而郡受其利矣宋之水利分湖於江者也分湖於江其法利用衛湖使湖強而江弱湖爲主而江爲輔而郡受其利矣唐宋以後斥鹵之境漸化爲膏腴葑苳之泥已除其枝蔓而沿湖之地一歲收數鍾之益於是築爲僧廬宮觀者十

西湖水利考

八

之二揭爲邱墓園林者十之三隄爲池渚田蕩者十之四勝國自洪永以及於神熹豪右搢紳之家各私湖利爲傳家之產而湖日瘠且隘勢必至於折入於私家而後止其法利湖之開使湖之舊壤得復而後湖足以納萬峰之水湖足以納萬峰之水而後湖之隱者洑者突者激者下通於海者傍穴於山者潛行於地者皆得不逼不削不堙不絕而郡受其利此勝國言西湖者之大概也 本朝承勝國彫敝之餘而西湖之水利久置不講而上中下三河受西湖之水從湧金水陸二門奔注者陸則流福一溝沙土填塞

無從引湖以達城於是旱則運司一河龜坼瓢裂浸成平地一雨則尖山諸嶺之水呀呬澎湃混溟澎湃下至民居上至官署皆懸壺而炊東版以渡爲公私所病水則抵藩署穴臬獄者殘流哽咽僅危一綫以會於清湖等閘水弱不能勝舟泥壅不能載物於是南則經千勝等廟逆流而出鳳山水門北則經度生橋順流而出武林水門者處處爲瓦礫民居所佔譬則人身百脈不通經絡停滯將成痞隔否則痺痿不仁其法利疏湖之支排湖之幹支疏則體輕幹排則氣達體輕則上流可以受幹達則下流無所積而郡

西湖水利考

九

始受其利此本朝言水利於西湖此其大概也今大臣任封疆之責者蒿目而憂已從事於支幹謀於下僚籌於故老舉難與慮始樂於觀成之衆拔其疑根又洗滌閘里橫互吞噬之積習一切勒還之官其策之不可謂不深其行之不可謂不斷矣而愚則鯁鯁然過計者良醫之治病也其藥餌之所不及者酒醴滿之其酒醴之所不及者金石伐之其金石之所不及者針灸救之如功已十有其九而中止則其病又深於膏肓腠理之間故曰樹德務滋除惡務盡也今城中水道民居其九兵居其一今屯戍者割二門以

隸之如八字橋以及張中丞江學士等諸河各隸園營北人不識水利其所營造互相排窄所居官屋成滿卽歸非子孫授受之產非金錢市易之券責其從公開濬勢必苟且塞責如鋤未能豁客土蠶不及錯土石建不得高梁橋及不欲傾馬廐有一於此其成將敗水之性迅而就下土之性疏而善崩必將由淺及深因高臨下春霖秋潦灝灝氾氾擊滲淫委輸不必一年又將阻塞閱歷歲月弊且仍前此其一也城中諸河湖之支幹也湖則諸河之本源也古之人愛西湖比於眉目者如鏡之不可受塵受塵則清光掩矣

西湖水利考

十

如劍之不可觸穢觸穢則寶氣喪矣古人之狎此湖也植以杞柳夾以芙蓉榮以桃李參以竹柏豈止飾游觀追嘯傲矣哉所以堅隄塹翼根基也今湖中洲泉百道久多淤沒而湖中時長陰沙如昔所謂息壤者隆崇崔嵬坡陀曼衍處處峙起湖中三潭昔云深不見底者波光雲影可得俯浴城中日暮小兒吹角導馬出城萬蹕馳突往往渾濁水色腐敗菱草閱歷歲月或變桑田此其一也愚謂城中諸河隸屯內者既非如土著戶口可使計工竣事又非如開田廬脫可置棄而不問亦莫若官自爲之計道里輪畚幹因

原隰呈糗糧必使內外如一方可支久一身之中計已挾筋搗髓喋胃浣腸而一手一足之微不爲除去使留病本爲後日周身之患非智者也至若湖中陰沙當時時挑濬泉眼請如吳越時特置撩兵千人每歲視其梗塞者循環疏通蓋西湖諸泉燦如列星開此則塞彼前埧則後漲以葑弱而易生又卽芟而卽長乘梅雨之候葑根易動之時而撩之此治之以時計者也乘胙艫之舳操箬簪之器因利乘便使葑不至狂蔓沿隄迅撩此又治之不可以時計者也乃國馬爲武事所須而江干曠遠傳有云川澤藏垢宜徒

西湖水利考

士

馬肆於江干無人居之域採苜蓿則易縱飲齕則安必不可使近西湖亦治西湖之要計也夫治湖而不及慮其本源亦猶日計運河而不計黃河也黃河得其故道而運河自治者有之矣黃河橫驅奔決而日修運河之版閘自謂運河無虞不可得也抑又聞之餘杭南湖者西湖之祖也南湖雖隸餘杭實爲三吳水利要害北塘毀餘邑十六壩首被之浸潰於仁和德清而吳興受其菑南塘毀餘邑靈源章鄭首被之浸潰於錢塘石門而嘉禾受其害趙宋時京尹趙與憲因湖水旱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溜水

橋凡厯數堰桔槔運之以注西湖則又以西湖接南湖之說也治西湖以開通一郡治南湖以開通數郡乃緩急偏全之局也

西湖水利續考終

西湖水利考

士

關
中
水
利
議

關中水利議

安康張鵬飛補山

客有自省垣來者言二月十六日關中書院月課以修關中水利議命題二十七日又示舉貢生監諸水利者各抒所見交監院官轉呈仰見大人因兩場偶愆思登饑民於飽煖仿鄭白渠故事以工代賑救一時之災興萬世之利一舉兩善斯真一省福星也舉人足不登長吏庭守口如瓶者十年突見饑民逃至南山塏聚蠶屯紛紛然傳說大人廣轉危爲安之心於殷殷下訪時露出聞者無不以手加額頌盛德於不諼竊思言及之而不言隱也稍有知而

關中水利議

關中書院

不對自外也謹師明參政劉麟陝西無地不宜水利議專丁齋覽未必可資采納然藉此少紓饑溺猶已憲心則有萬難括囊者蓋聞龍家令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陸贄上救荒之策謀及百年仲淹興代賑之工家頌二補歷觀往哲代有嘉謀宜我賢良詢於衆庶此豈徒示謙冲哉抑以見荀子云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穀君子不如農人耳關中據百川上游導引最易夏商以前水利不可考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書公一生足跡不出東西二京觀地官治野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饑者西京卽今日關中是以澮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行之久矣公見之習熟故著書立說其言甚詳然則公所以致太平者非以水利大興之故乎自商鞅開阡陌井田之壞實自關中倡之後世民生日蹙皆鞅階戾所以歷代名臣思富國者如孫叔修芍陂而楚強吳起修彰河而魏富蕭何修褒谷而漢興李冰修離堆而蜀足非導事哉况史記貨殖傳稱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沃野千里好稼穡植五穀東方朔諫疏謂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天下陸海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利是不獨禹貢稱雍州厥土黃壤厥田上上

關中水利議

關中書院

可見虞夏商周井田盛行關中實專其利也且圖書編論浚渠古之畿甸必有溝渠溝渠多則西北之水不助河爲虐然後數千里中原之地物產日殖萬世永賴此謂務本明太宰徐元扈光啓農政全書謂西北地力不盡由水利不興能用水不獨救旱且旱旱灌漑有法纖閘無遺此救旱也均水田間致雨甚易此旱旱也三夏大雨時行正農田用水之候使徧地耕墾溝洫縱橫資其灌漑必減黃河之流明臣周用亦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則人人治河此可弭河決之患者旨哉言乎可見用一利能遠數害使涇渭澧灃澧雒潏諸水皆歸溝洫則黃河減一支流使甘陝

晉豫諸支流皆歸溝洫則黃河何自得決所以禹抑洪水能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厚生正德利用惟和一舉而萬事利諸公真能通經致用哉大人今議及此以此見湛深經術不易窺測且虛懷下訪尤見河海不擇細流但今日時勢興一利必滋一弊非通盤合算未易成功非同寅和衷不易集事請先徧飭現在任守令與候補者使議隨時制宜酌乎人情宜乎土俗不必泥古不必惑今但求養民不倦千年遵行斯可耳想來自田間者必道之鑿鑿或現任有不諳水利者使各召治下父老講明其邑地形何處高何處低何處水勢通何處水勢塞並詳言疏濬排障之

方大小緩急之序饑民力役之規富民勸賑之義經費出入之法催督考課之道逐一擘畫分著圖說其言確者其行必果是現任守令即能興水利否則即易候補廉能者代之亦可觀成但以東南人談關中水利智者千慮不無一失不如關中人自言愚者千慮不無一得舉人生長南山隄堰斗門田里樹畜略有見聞竊謂關中水利有前人修而未盡者有修而又堙者有全未議及者且有物土之宜未布其利者謹條分縷晰臚列於左何言乎修而未盡也其一漣灇之隈澤農引水有漸麥禾者有漸菜蔬者惜所引甚微其利不大急宜廣開種稻以盡地水其二咸陽

馬跑泉昔溉田八百餘頃今皆涸地失種稻利且三泉水派其源甚活如大加疏濬枝分派別可卜水旺其利益廣其三渭河兩岸自寶雞至潼關曠地不下數萬頃如札商甘肅制臺自渭源起首處處諭居民引水入田則下不至汎濫不必大力濬渠止引水上地堆土爲塍此不過一舉手之勞皆可登稻獲厚利其四七十二峪自郿至華陰處處可因山爲渠或半里或數里或數十里可成田者尤不勝俚指惜皆棄水注渭且有匯於大路礙及行車使望瀕而返迂遠數里數十里倘軍裏公見此不知其謂之何想大人亦慨然久矣何言修而又堙也見於詩者彪池北流

浸彼稻田箋謂在豐鎬之間今成陸地見陝西通志者在長安有昆明池與池下石闌堰渠唐太和時堰廢池亦涸又豐河渠一名張王渠亦迹存水湮在咸甯城東南者有龍首渠引太乙峪甜水入城草居民飲苦水明末堙塞迤東漕渠藉挽運以資灌溉民頗得利大歷後舟漸不通今全種禾黍其南暖泉亦然在咸陽有漆渠成國渠昇原渠興成堰清渠今皆失灌溉利在興平有百頃泊宋泊曲泊隋唐享魚蒲利今俱廢在臨潼有中白渠中南渠析波渠昌連渠高望渠禍南渠其下流得水均艱在高陵有樊惠渠漢改甘壤今仍成斥鹵在鄠有檀谷水三里河一灌安

善里一灌中原渭曲與仁三里今俱廢在富平有判官渠懷德渠薛家渠朝陽渠常平堰潼河皆圯失利在醴泉有巴谷水在同官有武子泉在岐山有斜谷河渠漳水渠均淤塞已久在郿有通潤渠寧曲水井田渠通濟渠譚谷河堰其利昔傳今俱否在寶雞有溫泉磻溪在汧陽有新碧潭上下馬灘渠惜均失灌漑利在隴州有五節堰白龍泉亦然在大荔有莊熊黑穿龍首渠惜與坡底泉馮村泉紅善泉均涸失利在朝邑有刺史姜師度引各水灌通靈陂亦與象底泉蔡莊泉西莊泉俱堙塞失利在韓城有龍門渠引黃河水溉田六千頃惜大利全廢在華州有天鵝池

關中水利議

五

關中叢書

渠太平渠駱駝渠白龍渠俱失灌漑利在華陰有段明渠南河水一溉東鄉一溉西鄉今俱廢在乾州有沙溝泉莫谷河甘谷水皆可溉田今失利在武功有六門堰五泉堰澣溪均堙廢在邠州有水簾鎮渠拜家河渠兩塚溝渠大廣村泉街子村泉穆家堰惜均涸廢以上諸堰皆關中舊水利但通志所云田今半成地可否飭守令督民疏決滋產必較前加倍知大人必能變通使民不倦也說者謂鄭白渠乃關中大利自古豈稱今何以不及舉人觀通志知渠高水低歷代屢修屢圯今當勸捐興利此政似可姑傳或又謂雍正五年命陝督岳鍾琪督工濬此涇陽高陵五

縣不既大獲利乎不知前條發帑今則民修時勢不同未可概論大人或能繼岳公爲此則非陋儒所得知者若前人未議及者其一鮑陂至曲江皆在咸寧縣南唐疏龍首渠時聞此帶水瀦成淵自龍首渠開皆種禾黍其地窪下大雨時行每悵淪沒論者謂宜用元儒梁寅鑿塘溉田議畝畝之間若十畝以一畝鑿塘則九畝可以無患當相視坡陀高仰處截爲陂塘使多受水遇亢旱從高瀉下霑潤一番可以經月雖有凶災不爲害矣況池塘之利魚蝦鵝鴨菱芡蓮蒲萑葦貧者資以養生富者因而漁利使曲江鮑陂一帶處處仿此爲之其爲利不亦溥乎其二磻谷渠

關中水利議

六

關中叢書

在臨潼縣西每當大雨時行山水陡發自南溢北衝出巨石橫塞官路近十里行人苦之論者謂如得漢陰民治龍王溝法化沙磧爲沃田利則普矣其三興平縣馬嵬坡西有黃山澍水數處每當雨發皆有水衝路南注淪沒麥禾論者謂宜截水爲堰如曲江鮑陂一帶治法計一里可獲稻數百石其四武功縣澍水東西兩岸處處宜修渠治田此水不及渭橫則棄水利尤可惜其五隴慶澤在汧陽縣東八里其地近水宜稻其六郿陽縣東北十五里三泉並出將軍山麓合流爲一其地宜稻其七潼關城南二里麻峪水亦可蒔稻其八三水縣北石泉渠與西門外西溪河

均宜栽稻其九三水河淳化河均在淳化縣北姜源河則在西北均宜引水溉田此皆前人遺利留待後賢疏濬以收灌溉之資者似宜即今急修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以甘雨生於荷重多稌生於決渠不必禱桑林而靈澍足易所以重勞民勸相哉至於物土之宜未布其利關中甚夥請先言其易見者入水沙壩與南山無異但南山沙壩均種落花生生薑芋子甘蔗山藥歲獲大利舉人所見止整鄠略種薑芋竹他邑均否夫渭川千畝竹見於史記而今一竿亦無豈宜於漢不宜於今耶史記貨殖傳汶山之下產蹲鴟蹲鴟芋也漢諸大饑不饑蜀有蹲鴟錦里新編明

關中水利議

七

關中叢書

末丹稜縣民彭崑萬家眉谷種芋活避亂數千人三年不饑草堂間話閣阜山一寺僧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杵之如泥造壑爲牆後遇大饑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壑以度凶年芋之濟人甚溥豈整鄠宜種而他邑則否耶安康人種落花生每秋冬舟運兩湖三江獲利以億萬計西同乾鳳不蒔此非坐失沙土之利耶至陸地窪溼處關中諸邑皆有舉人聞宋仁宗以珍物易占城旱稻由福建至浙江使咸種獲利又建安江興宰魯山從原籍取旱稻勸民普種高地歲歲豐收聞江公教民種旱稻如種麥法浸種一宿撻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澆之每鋤一次澆糞水一次至

於三卽秀矣大人愛民如子當此久旱請師宋帝江令遺法通行全陝則不獨關中可以救旱也諸有紅白二種陝人呼之曰籍此物宜陸種而紅土尤著美南山近年歉收四民恃此度歲曩見整鄠有此他邑則否不知此物冬月可削片曬乾貯之竹困每夏曬一次永不生蟲以之禦饑不亞於穀而西同乾鳳不知廣種豈非坐失陸地之利耶洋芋來自海島自興平楊雙山載歸種於南山乾隆時知食者少嘉慶時漸多近則徧高山冷處咸蒔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資此養生今年每斗取錢六七十文請示西同乾鳳四民多運此出山買之者多則明年山民蒔之愈

關中水利議

八

關中叢書

衆此亦度荒一資也如諭山民仿閣阜山僧杵芋爲壑法將紅白藉洋芋一同造之則全陝四民永不受荒旱之災農政全書有野菜譜明周王楠有救荒本草王纘堂有救荒餘編安康令陳餘山有濟荒必備舉人有救荒三策此皆可刊廣布關中其尤要者伊尹救旱區田法不必用良田或高原傾阪墳邊宅畔城郭上下皆可種說見汜勝之書務本書農桑通訣農政全書鄠縣王豐川集賀耦庚經世文編皆鑿鑿言其屢效長安馬應宿宰湯陰勸民種此獲屢驗刊有小冊此田最利貧民地少者全資人力以盡地利金史食貨志承安元年初行區田法男十五以上六

利卽勸捐一事人皆望而生畏債事於始安望觀成於終乎夙聞大人平糶勸賑步禱西嶽精誠所感與元臣張養浩無異宜乎萬口一詞鼙鼓軒舞今又詢于芻蕘議興水利是欲嘉與三秦士臻於長治舉人雖禱昧敢不仰副憲心哉嘗稽晉史王猛仕苻堅見關中水旱不時發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通渠引瀆民賴其利魏裴延儻當幽州水旱民多饑餒疏督亢渠得利十倍宋歐陽修當潁州大饑大修陂塘以溉民田汪仲舉當蘭谿苦旱勸富民大濬塘堰以活饑民此外如明林希元鍾化民均於饑年舉涸塞之當濬役饑民而代賑此豈僅云安貧哉實兼以保富耳踵

關中水利議

十一

關中叢書

而行之與諸公後先輝映矣但非常之舉黎民滋懼范文正公以工代賑尙遭監司勞民傷財之効何承矩知雄州初年勸民種稻值霜不成後納閩人黃懋言改種旱稻七月可熟阻之者頗衆至稻熟承矩載稻數車輦至都下議者始息且關中士民不諳稻利倍他穀謂食之腹陰則今日舉此政保無謗書盈篋耶竊請持志勿搖壹意必行但得習水利巧思過人如元郭守敬者數人贊襄上下善政必興況今日方伯廉訪德星聚於一堂同心共濟尤易集事至素問稱稻得天地之和上下皆宜爾雅翼謂稻味尤美故食稻衣錦爲生人極樂若如關中人言食稻腹陰何

以兩湖三江食此不陰耶大抵水利之賦較陸糧加重每見興水利者數年後田淤不登而升科如故關中陸糧較南北二山不啻加倍所以關中致富皆從商賈起家其多種地者則否富民種地無過百畝者且畏一興水利後必升科以此遵者百無一二合無出示告以永不升科藏富於民與在官奚異去其疑團則水利興也必力况雍正元年上諭戶部膏腴荒棄豈不可惜嗣後凡有可墾之處聽民相度自墾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撓百姓開墾多者准令議敘此成憲也如果率祖攸行定知野無曠土家給人足且今整鄂咸長種稻者均漸至小康民知稻價

關中水利議

十二

關中叢書

較他穀加倍何至棄水利不修大抵不諳水且憚種稻有霑體塗足之苦習於逸而棄其利南山士民睹入水東流代爲扼腕者久矣今必議興水利請先奏明使經理者久於其事如必須交卸責成後任先後同心至經費一項大人必有成算但當停工請帑之年又值屢次勸捐之後若再勸富室恐觀望逃避者所在皆是易云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通之法請詳言之虞伯生集興水利召富人予官周用則集軍流徙諸罪人以功贖罪第其大小久暫而分之今之議敘與伯生似同實異蓋彼實予之秩今則止博虛榮竊恐再議敘無人出應所以然者何也今之富室

不但老壯皆得議敘其少者襁褓者類皆有之數見不鮮此虛榮所以民不願博也合無請奏明招富民墊墾每畝每年議租若干則應者必衆今日水利如興實關中長治久安之基關中久安則天下大勢均如磐石舉人年近七十功名望絕聞大人集水利議覺平日講求之心怦怦然動所以冒昧議此專丁賈投報皇上養士之恩酬大人延訪之意倘以水利繁冗有言未盡者召之出山面罄一切舉人卽長歸南山爲聖世閒散山臞永享食利千年之澤此心如古井久無熱中時合並聲明不勝待命之至謹議

稿專人送省去後念此事非面罄一切恐未易集於是兼程至省聞經費支絀因先走素封二家勸其墊銀六萬兩於咸長易辦者先辦之每畝取租若干俟中丞酌定出示則附近水利成外州縣望風景附勢如破竹此意貯之於胸俟中丞出見時方謀面罄不能枉道赴轅也詎三月二十四日呈院二十五日經中丞圈出數條飭丁探問寓所意必下顧忽人有尼之而此日升雲貴總督之命適下遂不出見此冊挾之俱南矣自知機緣不巧卽於二十七日策蹇還山夫關中水利之興易於反掌乃將行而不果行天乎人乎彼尼之者不過忌人

成大功耳豈知此利不興西陲何以禦饑西陲饑而天下之民均不能安其關繫國計民生者鉅矣因不揣固陋付之剞劂萬一有關心時事者或官督民修或素封者自修均未可量祇求有益於國不必功自己出想天下同心人正不尠也

自記

議水利於今日鮮不以爲難行不惟無請帑理勸捐亦鮮有應者惟有勸大戶自修令自享灌溉利以其餘溉他人田令計畝收租償其修費使修者有贏無絀費在一時利及後世此大戶之所貪也每畝歲取租約抵修費之十二中小戶分水利者以二分酬大戶而自食其八視不得水者所獲實多此中小戶之所貪也豫納一年租者免二年之租豫納二年租者免四年之租以數增之其免以是爲差此又中小戶之所黽勉樂從也修時必多役人力貧民無田者得傭工取值荒年則用以代賑豐年則足以贍家

此又無田者之所踴躍恐後也渠堰成或就近鑿塘蓄水種魚鼈及蓮芡菱蒲或別爲竹林果園藥畦蔬圃或相地勢置水磨水碓每一處歲入抵腴田十畝居民之賴藉者尤多此又田中之田利外之利不可以尋常計也凡舉事必因人情尤必因地勢人情悅地勢便則用力少而見功多奚以知其然也引水者自下而上也難自上而下也易水之出南山而入渭也勢如建瓴漸趨漸下隨處可爲渠堰兩山之間必有川以吾盤屋論黑水田谷水甘水澇水皆大川也其小川未及徧歷大約皆可疏引但今日疏引之水灌田有限旱暵則上流截水下流無所得每爭關成

訟水潦則聽其流注灌入農田余家中南鎮鎮西十餘里曩所稱上腴者往往匯爲巨浸累月不消所以然者分水之渠太少且未諳深廣之度也以余所見大渠深廣僅二三尺許水深不過尺許小渠深廣僅尺許水之深不過數寸川之來也不竭而人之取之也廉故利少而害反多竊謂古者溝洫遂畝其法俱在今師其意爲之大川之旁其渠廣八尺深入尺如古成閭之洫次者廣四尺深四尺如古井閭之溝又次者廣二尺深二尺如古夫閭之遂其小者廣尺深尺如古一耦之畝洫分爲溝溝分爲遂遂分爲畝以盤屋水灌盤屋田不仰給於他縣而取之不盡用之

不竭一家利則一邑勸一邑利則鄰邑勸一郡利則鄰郡勸一省利則鄰省皆勸以大川之水分布於萬億家之田水之注川者必減大半諸大川之注黃河者亦必減大半以萬億家之手足較今東河南河之弁兵夫役奚翅千倍但使之各治其田而黃河之在東南者其險工必減大半每歲兩河帑金亦必減大半此天下之大利也關中踞天下上流無河工而有水利關中之水利不與東南之河患終不去關中病則天下病關中安則天下安今日之計莫急於此吾友補山孝廉負經濟才其於國計之贏絀吏治之污隆民生之利病靡不究心因中丞林公議興水利特

上是書書甫上而林公去余竊惜之匪獨爲關中惜也亦非獨惜水利之不興也時方刊經世文編補余勸之刻入卷中因補其未盡之言綴於簡末以俟後來之興廢舉墜者

原議略整屋以久食水利而不知亦受水害此則旁觀不及當局之明至關中水利成可減東河南河險工之大半並減帑金亦大半解人固當如是是非留心國計者不能言之剴切詳明

跋

修關中水利議一卷張補山鵬飛著補山安康人以舉人舉孝廉方正博極羣書洞達時務道光時嘗上治平二十四策咸豐時又擬平匪十策雖未得盡行其志而名噪一時著有來鹿堂文集若干卷是編卽文集中之一其於三輔南北兩山水渠大小溉田多寡興修時代以及淤塞情形無不瞭如指掌如數家珍洵關中水利必備之書也今涇渠已告成功矣而渭洛諸渠方將次第疏濬以復天府沃野之舊參酌而互證之是所望於今之言水利者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健

渭南武樹善

畿内
湊
河
記

畿内治河記

白石 新井君美著

天和三年癸亥。國家有議。大興畿内治河之役。蓋水之爲患。所在有之。而源遠流悍者。其患大矣。衆流相湊。併歸一道。以達於海者。其患最大矣。水患之最大。而難治者。無若攝之大坂河。大坂河。卽淀河也。其源江州琵琶湖。流出半治。山伏見。經淀城。至大坂。入于海。其間五畿及比近州縣諸水。來會甚衆。而大和河。木津川。加茂河。桂河。其最大者也。大和河。出和州初瀬山東南。合生駒

甘雨亭叢書

畿内治河記

一

立田等衆河。歷龜瀨。會石河。至弓削村。分二股。一久寶寺河。是爲正流。一玉櫛河。至吉田村。又分二股。一吉田河。一菱江河。吉田河北趨。匯爲深野新開二巨浸。恩地河。及久良加利飯盛等。淵壑諸水皆歸之。周廻廣莫。瀰漫數千頃。又南向出森河內。與菱江河。俱合正流。至大坂京橋之下。入于淀河。木津河。出伊賀鹿伏免谷。傍笠置山。城州南方衆山之水。悉注之。至淀大橋。入于淀河。賀茂河。出城州岩屋山北。受鞍馬。貴布禰。八瀬。小原。溪澗諸水。遶京城之東。合白河。紙屋河。西南入桂河。桂河。

出丹州園部西北。會清瀧河。經嵯峨。從鳥羽。與賀茂河會。俱入于淀河。淀河。實綽四大河之流。其上流自湖口。至宇治。曲折山間。兩岸皆高巖石。水流其中。不能爲患。自宇治而下。始出險而更平地。特以隄防爲之限。河流緩而濫沙停積。加之。大和河。木津河。桂河。並挾泥沙。趨之。壅塞河道。河身日淤。船隻阻滯。一遇霖潦。則泛漲溢溢。其勢不可得而制。重以百川灌集之威。衝蕩潰決。敗壞縣邑。滄沒田廬。畿内之民。被其害者。歲以萬數。嗷嗷怨嗟。已數十年矣。我東照大神君。受命以來。明哲

甘雨亭叢書

畿内治河記

二

繼踵治具必張。百廢俱興。乃屢遣官。巡視畿内水災地方。以求修治之策。議者謂。諸水之會淀河。多在上流。獨大和河。在下流相會。橫衝河身。是河水所漏之處。兩河相委。水勢相爭。不得共順下。故淤沙日積。河身漸與岸平。若夫深野新開。諸水旦暮積。雨水纔至。則村野之間。爲揭厲舟棹之區者。皆原于此焉。宜別開河道。導大和河。分殺水勢。兩河各得其所。因求其壅閼之地。或謂。鑿瓜破野。至佳。吉浦。以注于海。或謂。鑿阿部川。至難。波浦。以注于海。而其近邑土著之民。恐其被割田廬。刺心隱

痛與夫被水害之民爲哀訴不已。工費亦不貲。其餘建
白競言巧便。而卒紛紛莫之定也。有司亦不知所取材。
格而不行。復有年所。但營河官吏。歲費官錢。植椿累石。
增修隄防。雖務致救護。河患未已。施及寬延之交。河道
益淤。水害益繁。流亡漂溺之災。無歲無之。瀕河人民。不
知所歸。今大君紹續丕基。光昭前烈。文武並行。萬方
莫不循軌。風化一新。群動莫不被澤。盛德之興。山高日
昇。萬福是譬。獨於畿內之民。豈可令墊溺。於是誕垂嘉
惠。博施洪恩。將救治水患。今茲春二月。遂命稻葉石見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三

守及彦坂壹岐守。大岡備前守。往巡察畿內河道處所。
擇勘定官三人。伊奈半十郎手下吏二人。可任役事者。
從之。都下有河村瑞賢。亦差遣從行。以計便宜。越三月。
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至京師。督同州縣當該官吏。
人瑞賢等。先行賀茂河及白河。將求桂河上流。以其路
絕險不可涉。西攀老坂。自丹之保津。舟行下嵯峨。至淀
鳥羽。由伏見。浮淀河。以達大坂。視河口。東傍大和河。至
龜瀨。經迴深野新開。復踰清龍山。歷視其東北衆山。濯
濯皆沙土。而且其沙每崩下。流入溪澗。復沿天野河而

下。至其股合淀河之處。復西南循攝之郡邑。憂水害之
地。行視德卷津。深野新開。比近田間。瀦水行。鯨江河。西
攝東郡邑。羨瀦之水。多置開於今福村。以洩于此。及備
前島。片町。京橋等處所。復緣平野河。攝河東南。山際高
池。以備瀦田土之水。又置大開於弓削村。引大和河。過猪
河。以備瀦田土之水。皆歸之。至京橋上流。入大和河。過猪
甘小橋。猪仁德天皇十四年。爲橋於此。迴狹山池。聖武
天平四年。經相阿部。瓜破及依網池。推古天皇十五
年。作依網池。
手水橋。在津與住。向欲開鑿之地方。往反數四。左右
旁求。審詳治水患。實在海口。而不可別開河導大和河。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四

說者之計。不足信用焉。復適中津河。淀河支流。自長柄
入于自神崎河。淀河支流。自江口村。西出尼崎。復還海
浮舟。南循行堺津。往吉浦等處。熟視大坂河口。沿海斥
鹵之地。蘆葦鋪生。日以蕃苞。令河水失宜。洩于海之便。
兼之近年就其地。開田築堤。下流益爲壅塞。斯治水之
最所可念也。故先指畫廢其新田。壞其隄防。芟其蘆葦。
令海口開豁寬廣。自是每歲夏秋之間。官令土人芟除
蘆葦四次。以爲恒例。凡在大坂。往來相度者久之。於是
發大坂道石河。詣其上流赤坂。再歷龜瀨。至生駒。躋初

瀕取途於奈良。沿木津河而下。由宇治。抵鹿飛。過供御瀨。窮石山。出勢多。鹿飛。供御瀨。石山。勢多。皆在宇治。迄琵琶湖之間。險涉水。根極河水源委。具圖方略。以歸京。仍令瑞賢陳其所見。故造圖以告治水之便利。石見守領之曰。可也。越夏間。五月。石見守及壹岐守備前守。還江都。以條上治河之策。因言諸水發源處所。所損林木。山荒土穿。遇雨易崩。下流淤塞。職此之由也。山林必須鬱茂。而勿濫採伐。自今而後。既墾者不可復斫。不毛者宜令植樹。于是堂議遂定。如治河之事。宜命河村瑞賢一切委之。盡其籌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五

策如諸水發源處所山林。則不論公私。仰該管官民兼行。越秋九月五日。壹岐守備前守相會於石見守邸。召瑞賢。奏專治河之事。且賜驛符及吏月糧。以加勝兵助。堀八郎右衛門猪子佐太夫監督之。令往。冬十二月。遂發江都。明年貞享甲子春正月。至京師。謁所司代稻葉丹後守。稟奉命往興役。其月至大坂。審河勢。相地形。而其施工之先後緩急。斷然有所見矣。蓋大坂河將入海。有九條島當之。河爲島所扼。洩流而入海。此上流之泛溢。淤沙之壅塞。所由致也。故二月十一日。先於九條

島起役。直鑿島中。以開一道新河。自九條及福島。袤約一千丈。廣三千餘丈。使河流直達于海。此昔治水始於莫克之遺意也。畿內之民久望此舉。不翅雲霓。一聞官家興工治河。以救民之疾苦。騰懼相賀。四方子來。不論地之遠近。奔馳以應募者。日以萬數。於是分隊立部。各置首領。統攝驗勘。以就役。春。鋪鱗集。不待督責。出力自勤。乃二旬而新河成。初瑞賢招致各國水工精練者。博取諸人。以裨其策畧。預聚巨材。鋸作木板數萬。作龍車數百。又作萬餘木枓。編竹爲簣。船貼一邊。縛住使牢。以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六

其三件具。堆積於九條島如山。觀者愕然。不知其爲何用。至二月起役。先於該鑿河道正中。濶五丈。掘深渠。留上下兩頭及中間而不掘。徹作土障以限渠。上以防河水衝入。下以防海潮侵溢。竊計河道生地。左右皆舊河。而土薄泉淺。至稍鑿。必見水。而施工不易。故設渠。使地中水溜下會于此。既而鑿新河。鋪鐵纜下。雖果見水。卽潛池歸渠。因於兩頭及中間土障處。左右橫開渠。並置龍車。以衆力轉幹。撤去渠中水。加以肩挑。并手拚去。夜以繼日。不少休歇。於是生地蓄水漸盡。不致泥淖。尤易

爲工及新河稍深。以木枋密倚兩岸。竹簣仰承人趾。不致踏脫。且透漏泥水。使人不得滑倒。甚便升降。所挑泥土。衆人搬去。往來蹣跚。泥淖塗地。故於路上。鋪布木板。番者趾不陷沒。行步如飛。其器械預備者。皆有所施。而成功之速。資此實多。於是人服其先計。建新河道既鑿訖。兩岸俱砌以石。撤兩頭土障。以烽火爲號。齊力一時決去。放河水達于海。流勢一道。隱如長虹。兩岸盡頭沿海築堤。橫亘二百丈。以禦潮濤之侵衝。新河接海處。水渙散而無涯際。因多下竹條。分掛接樹。以爲捷。凡一百八

甘肅亭叢書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十餘丈。拘制河道。以達于海。俾水勢急駿。而自落深也。蓋爲捷。始于漢。河渠志云。元光中。河決瓠子。武帝自臨。水邦未嘗聞有爲之者。今始用之。事簡而功大。甚利於治水。凡此役爲捷最多。爲制皆同。而其用則隨處各異。大要所以使河水游蕩于此。泥沙停積于此。能遏橫流。而能利導水勢也。新河既成。全河沛然傾注。向之泛溢者。自順下壅塞者。自剷除。江州發源處。水爲之急。泚城有筒車汲河引城中者。轉輪更疾於往時。其水勢駿迅。亦可見矣。又新河南相距數百步。移所宅挑之泥。堆積

爲山。樹以松。莖翠鬱蒼。使渡海者望之。得知方所也。茲復浚河自長柄。分爲大坂中津二河。頻年中津河日盛。而奔流浩蕩。勢難迴。故大坂河之流漸減。日就淺淤。運道艱澀。舟楫遲滯。人爲公私之患。向官司百計治之。而無效。釐救治之策。束手不知所施。今精思熟慮。具知前功之所以不成。改絃易轍。首創一法。其法編木多作大圓。明成祖永樂十年。工部中實以石。下之兩河歧頭。使交錯鑿陷。自諸水底。牢不流動。以爲捷基。水底大圓。勢已定。而由圓下竹捷。令上流銳。漸次下潤。有掛接樹。直

甘肅亭叢書

卷一百一十二

八

出于河心。長二百餘丈。突如鋒頭。縱制中流。兩水均分。勢如燕尾。於是中津河不能肆侵奪之勢。而大坂河潛消安流。淤滯亦自疏矣。蓋水至柔。而能攻堅。凡當其衝者。雖金石必壞。故以力爭之者。卒不能勝焉。竹捷柔軟。而狎承而制之。則水無所施其激搏之暴。而自得循軌而行。此功之所以竟成也。大坂河又自中島東頭分而爲二。南爲土佐渠。北爲堂島河。堂島河又分爲曾根崎河。俱流過福島。於九條島東頭。又合。三派均注。則足以分折洄湧之勢。頃年水直下土佐渠。而堂島曾根崎二

流梗澀而水既乾涸。故先開堀。撈濬曾根崎河。長七百二十餘丈。又堂島河由埋廢。不得就河道而流。浸灌于洲澤蘆葦之間。數漫漶行。下通福島。故於其洲澤蘆葦之間。亦樹捷縱橫錯宗。是所以使制數漫之水。以就河道。而洲澤亦由之。得停貯泥沙。自成平陸也。又中島北渚。因堂島河埋廢。沙土已凝。久成陸地。乞丐無依之徒。侵占群居。自作席舍。殆成聚落。今一掃撤之。鑿開濬挑。二百五十丈。又自福島至百石島。開濬河岸。四百餘丈。其間六軒屋及葦船廠二所。並撤去之。又福島前有豬

島在中流而河身迫阨者。長一百五十丈。復鑿去之。于是江都召瑞賢。秋八月。與監督加藤兵助等同發大坂。還江都。上陳已治未完河道處所。堂老役遣瑞賢往率餘工。從是不遂遣監督官。冬十一月。瑞賢至大坂。疏濬障排。督役略成。明年。貞享乙丑。春正月。還江都。繪圖以。上。條皇治河之工。猶有未周備者。於是堂老議。復委瑞賢。住任其所。為以成巨績。冬十一月。發江都至京師。謁所司代土屋相模守。稟後與役。十二月。到大坂起役。堂島河下流有洲沙。積如丘陵。河特埋廢。不通勺水。鑿

開之三百丈。又自曾根崎至福島。一帶河岸。或以石砌。或植木柵。以禦暴水嚙岸。岸上新開道九百丈。隨處造橋。以便往來。又中島北岸。紆曲不正。使河水蛇行而下。勢不峻利。或削去之。或補紮之。繩而直之。臨岸官舍民屋。並撤之。新開道七百五十丈。先是。緣河岸上。無道路之處。今皆開道。使人往來經行。此所以使其居人不得侵築岸涯。以迫河道也。又九條河岸。葦船廠處所有曲灣。水勢趨之。河道濇澗。因於其灣頭。亦交錯樹捷。使泥沙凝停。自成洲。水徑趨新河。以入于海。於是大坂河下

流稍治矣。諸水之最多患者。莫若大和河。是須次而治焉。越丙寅春三月。又興工。從事于大和河。自石河而下。填淤成洲。曲岸礙流者。或濬而疏之。或鑿而通之。大和河分派至森河內前。又併合為一。水勢衝抗。每致上流壅滯。於此樹捷。一百五十丈。分導河流。使無相逼也。自此而下。河道狹隘。暴水易溢。故南岸起森河內。經鳴野。至定番官別館處所。鑿岸拓廣河道。計一千三百丈。其間有房屋田圃。迫河道者。並撤去之。北岸起蒲生村。至片町之下。與淀河合去處。亦拓廣河道。因接修京橋十

餘丈。以京橋爲大和河咽喉。而岸狹勢扼難宣洩也。自京橋而下。兩河已合流。每遇雨水。淀河水直抵南岸。大和河爲之所衝。水勢相捍。俱致泛溢。此由近世北岸川崎天滿侵築河岸。以開街衢。起邸舍。迫扼河道也。故川崎官木廠前一大洲。延袤二百餘丈者。先鑿開之。其岸受河水衝浸處。用石包砌。二百五十餘丈。又起官木廠處所。盡天滿岸。撤去邸舍市廛。以鑿開其岸。長七百餘丈。且濬淺淤。令河道大深濶。其間有天滿橋。天神橋。難波橋。並葺修長之。每橋十二丈。以架接新岸。攝之橋梁。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十一

莫長於此三岸。天滿橋通計七十五丈。天神橋通計七十七丈。難波橋通計八十四丈。自此兩河之委。有所歸納。不至束溢於足。大和河上流。所在填壅。方啓深野。新開等。濬蓄自退。無復泛漲之患。向堂島河埋廢者。亦由爲天滿岸所礙。今隨廣其岸。水直注入之。河道循軌。又緣大坂河而上。至源八渡。友洲村。長柄。毛馬等處。濬深淤塞。繩治山岸者一千丈。又自三番村。至遊枝村。二村在長柄。毛馬等上。隄防蜿蜒。水由灣曲而下。故遊枝村前。於沙累積。自成一巨洲。遂爲居落。洲頭置舖。勘視運船往

來。今撤舖毀居落。鑿去曲堤巨洲。以直河道。計五百餘丈。西轉神崎河。自江口吹田。至尼崎。悉行浚深。又中津河一帶。及傳法口。逆河。中津河。自傳法口。折旋四貫島。日逆四貫島。在傳法村與俱。用工。曲皆改直。淤者改深。牽道各隨河形。先是四貫島。當船隻往來之咽喉。故設立公舖。譏察海口。自九條新河一開。而後官船商船。壹是張帆。徑由此。滿載絡繹。無復挽掙搬剝之苦。尤爲海口出入之要路。自是移置公舖於新河北岸。又江小島。寺島。博浪洲。三軒屋。至木津口。俱在大坂河南轉下。分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十二

委各該官吏。河身之淺者加深。河岸之狹者加開。又大坂中。多有縱橫溝渠。股引河水。以利漕運。其兩岸舊無石砌。且其縱渠。設閘於渠口。啓閉之。雖以備暴雨。然諸渠由此。激淤過半矣。暴雨時至。則甚失漏洩之便。向石見守巡視之日。檢勘明白。曾有處分。既而今茲大坂尹藤堂伊豫守。仰治渠人戶。令撤閘浚淤。修岸砌。縱橫通計一萬五千餘丈。其岸皆開之。使慢鼓。渠面之廣。增加於水底。則每遇霖潦。容受有餘。使水寬緩。游蕩而無泛溢之勢。且其兩岸整石爲級。平時使可升降。以便人

居也。又淀橋之下。有寺曰圓通。其地本河道。以洲沙積久漸成陸土。遂侵占創寺。又宇治橋下流。有橫隄。出于河心。想是天正年間築之。以使廻河引伏見城邑。以便者耶。其堤陰填淤肥美。民因耕田之。俱致水勢迫阨。今廢寺攘堤並鑿開。令河道廣豁。而無所障。凡宇治橋上下。伏見大池。淀鵝殿。及木津河一帶。徃徃有陂澤。若霖潦羨漫。則水于此游蕩。而蓄滯焉。比年蘆葦榆柳叢生。蓄也。日漸於高。已不受水。今令各所官吏悉剪伐之。每遇暴水。使游波寬緩休息。而無抑鬱倡迫之患也。又木

津河西岸。飯岡山下。有巨巖突出。礙流使激。今鉗摧除之。先是淀河大和河。於堤岸衝要之處。或聚石斜爲小堤。或多植椿楸。使水不得突射。然設之于此。則復衝于彼。互相激水勢。且泥沙易停。尤害於河道。故一切除之。使莫復爲焉。其所充工料之石。采之宇治山。石皆偏薄。遇水易崩。沒泥淖中。水欲衝刷。而勢不得轉。階之致淤。且宇治山在河之上流。每鑿採石。則土沙崩下。流入于河。遂爲壅塞之漸。故具由告官。其餘工役。令莫復采用焉。又大坂河水底。有亂石。傳道。徃昔工役之餘。棄而不

收。甚礙河流。今悉鑿出。以充工料。又堂島洲澤。自樹榿三年于今。沮洳漸乾。因以各河挑鑿之土石填築之下。至九條新河兩岸。及福島。以爲宅地。毋開街衢。廣狹繁廻。各隨地勢區畫焉。通計二千餘丈。使附近人民作居屋。出戶賦納官。蓋營此地。以建邑者。所以使居人看護其河道。保守其岸柳。不至頽塌圯敗也。初巡視之日。瑞賢曾建此策。石見守大許可之。今施行之。凡是新邑。皆河口襟喉之地。富民土豪。爭聚競興。盛開市肆。重檐傑棟。相比結架。爽塏映照。遠近遊者。稱爲壯觀。所謂閭閻

撲地。簇櫺成林者。不多讓焉。遂復爲無雙之要津也。凡大小幹河支河。隄防通計。十萬餘丈之間。田圃廬舍。侵占河岸者。今悉撤去之。又隄旁隄內。所生之蘆葦竹樹。令該管官民悉芟除之。秋夏芟除。以爲恒例。於是河道堤岸。界限明白。而杜奸民侵填之萌矣。其餘出奇應變。除害興利。籌算效績。難悉記。自役興已五載。河功完成。還江都。具狀告成。實貞享丁卯夏五月也。初興役之日。石見守謂此行治河。工役重大。固非官家之力。則不可也。雖今成此役。不繼浚治。恐河患又起。凡山陰山陽等道。及四

國九州漕運輻湊于此。則役一成之後。徵工費於此諸國。置官吏。令掌相繼漕治。永遠依行。莫復有淤塞可也。因令瑞賢設爲其法制。雖已有定案。至此役成。其議亦寢。事不及施行。大抵天地之間。山陵土石。猶且有消長。況於川澤乎。源委時易。淺深世異。攝之昔水患尚矣。按仁德天皇紀曰。朕視是國。時都難波。是謂高津宮。河水橫逝。流末不駛。聊逢霖雨。海潮逆上。而巷里乘舩。故決橫源而通海。塞逆流以全田宅。堀宮北之郊原。引南水。今大和河。其古跡猶存。時五穀以入西海。因以號其水曰堀江。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十五

豐穰。百姓富寬。頌德既滿。炊烟亦繁。有御製。高屋之是以政令流行。天下太平。於今稱聖帝。在位八十七年。由是觀之。治河之工。其始自此乎。世之相去。千有餘年。泥沙日累。而水底漸高。海波日退。而洲渚隨長。於是河之距海漸遠。海之容河亦阻。而下流停滯之患。胚胎于此矣。且昔者自洛到大坂。其道經飯盛山下。出四條。或由野田。福島。或過渡邊橋。今所往來。枚方而下。迄京橋之地方。舊皆汗澤也。天正中。築隄防。以制河道。因爲伏見大坂之捷路。於是水所游蕩汗澤。遂爲良田。至若城邑富庶。戶口

日增。壅防河道。各起館舍。侵占沮洳。以爲田圃。地不遺川澤之分。水不得休息之所。其迫阨東隘如此。河何以得不淤。水何以得不溢。堤何以得不決。宜乎後世之有水患矣。嗟夫。不可以今復古固也。雖然。河果不可治乎。憂民之憂者。不可不審時勢而理之矣。今此役大要不過導滯鑿阻。疏通下流。使河水直達于海而已。下流既疏。則水勢自疾。水勢疾。則其所趨。積沙停淤。衝刷刮蕩。河道入地日深。故洲渚之當河心而遮流。或二三里。或數百丈者。不借人力。自崩自潰。所謂借水攻沙。以水治

甘雨亭叢書

畿內治河記

十六

水者也。於是昔年浸漑之田。今皆成沃壤之地。瀕河民生。始免魚鼈。播種耕耨。各歸其業。懼怕交通。頌聲滿野。不特河患弭。而南海西海。諸道漕運。無阻礙。舳艫銜尾而入。誠國家無疆之慶。而生民萬世之利也。振古未有若是役重大者也。若自非大君仁恩如天。澤洽下民。明斷毅然。必行不疑。則雖有智巧謀略之臣。其誰能效績哉。此洪化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能及也。以供道勞民。則民勞而不怨。況此役。雇募貧困之人夫。未嘗調發疲弊之民丁。工費仰給於官庫。未嘗派徵編戶錢糧。委

任既專。事不中制。惠政良法。盡施行於今日。不世之大功。於是乎立矣。較之上古不愧。傳之青史有暉。嗚呼盛也哉。

畿內治河記終

卷之二十一

畿內治河記

十七

西湖遊幸記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菜蔬羹酒。開撲宜男。戲具。開竿花籃。畫扇綵旗。魚粉餅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密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構逐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街。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擲弄勝花泥。凡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泥木。擲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鬪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水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開竿花籃等物。宮姬韶秀。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遊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當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

卷四 西湖遊幸記

四

一香艸 一香艸 一香艸

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嘶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為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即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觀。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任思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貨殖要地。大買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密

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彥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為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為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牛曼衍。榮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眾。京尹為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瑤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櫓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謠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為繁盛。橋上少年。耶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為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為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

卷四 西湖遊幸記

五

一香艸 一香艸 一香艸

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為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侍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髻鬟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為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故。尚在其舟。平底有舵。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2011年11月11日

2011

錢唐西湖百詠

光緒六年
嘉平
年
月
丁氏刊
武林

錢唐西湖百詠

當塗郭祥正青山著

和楊公濟蟠作

湖堂

宴啟簪纓集堂開錦繡重舞娥臨短岸天影襯芙蓉

湧金池

眾沼皆涵碧斯池獨湧金寶光中夜見不是月華深

柳洲

春光湖水滿春色柳洲深莫作風中綫條條繫客心

新徑

錢唐西湖百詠

使君開小徑斜繞碧城隈只欲通花縣春風幾度來

看經樓

樓下水連天樓居卽水仙何須把黃卷極目盡紅蓮

白公石甬

開函測深淺啟閉以時均欲識白公惠堂堂勒翠珉

秦王纜船石

秦王昔觀海此石繫樓船錦纜已無迹蒼苔昏野烟

十三閒樓

危樓插湖脚紺碧十三閒待月客無寐看山僧自閒

水仙廟

丹青嚴像貌藻苻薦杯盤月掩廟門靜龍蛇驚夜寒

寶叔塔

寶叔存遺塔影搖湖水光層層仙露溼苔蘚自生香

巾子山

嵯峨插天頂寒翠灑湖光吟客搖船子猶疑漉酒香

寶雲庵

有客學無心庵雲結寶陰松風深夜起時作老龍吟

林和靖橋

不作市朝客甘爲漁釣翁柴門危徑斷猶喜一橋通

巢居閣

錢唐西湖百詠

小閣臨僧塢容身慕鶴巢乾坤隨俯仰君相不容交

白公竹閣

竹閣公所愛延僧酌夜茶漁歌天外起何似聽琵琶

孤山

塵寰千嶂合月窟一峰孤欲識僧歸處飄然八寶珠

辟支塔

崔嵬辟支塔舒卷半腰雲知是藏眞骨靈光玉色紛

陳朝檜

歲老枝葉簡春深香氣新可憐湖上檜曾識井中人

贊甯僧錄房

有道歸真主無心戀舊房一燈長不滅分付水雲鄉

金沙井

泉脈應通海沙痕漾細金成仙吾未必一酌洗煩心

碼頭坡

坡頂夜光發人來雨後尋山祇元松寶君莫起貪心

陶器墳

陶器爲棺槨中庸孰可名一邱春草色兩樹野松聲

夜講亭

往矣中庸子亭標夜講名我來何所得襟袖水風清

閒泉

錢唐西湖百詠

三

人去泉長在人忙泉自閒不世魚鳥飲只是照青山

高僧塔

高僧何代僧葬骨兩三層不遣白雲護游人取次登

西村

遠近皆僧刹西村八九家得魚無賣處沽酒入蘆花

松門

沿湖九里松行客憶袁公不識炎天熱門深太古風

合澗橋

兩澗飛來處雲深合一橋更無歧路別從此入烟霄

玉女崑

投壺非有術掣電亦無心月下與誰語雲來自布陰

靈隱浦

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蘼葭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江

方外門

方外元無地空中忽有門請君從此入輒莫羨桃源

北高峰

翠出諸峰上湖邊正北看夜深雲霧散獨挂斗杓寒

錢源

至寶豈無源源深人姓錢直須朝海去餘派保千年

呼猿澗

錢唐西湖百詠

四

隔澗白猿子呼來驗是真一從滄海別唳嘯不知春

白雲峰

湖上峰爭碧此峰藏白雲雲光連月色鷗鷺亦迷羣

袁公亭

民樂袁公惠開亭古道邊能將九里碧長與萬人傳

九師堂

爾學五古子緣何繪九師一堂風月濤日用少人知

朱野

梁國衰微後徵君隱逸時至今風味在試聽野猿悲

葛塢

二葛繼成仙猶存鍊丹處有時化鶴來徘徊不知去

石橋

橋下無懸瀑橋邊多綠苔跨空纔一丈何處特飛來

朱崖

彤霞貫來久赤石異諸崖月照夜光發風生雲霧埋

青壁檻

仙家青壁檻未見靈花發我欲提碧壺來斯挹明月

渦渚東嶼

小嶼春歸後青浦渦渚東日高魚鳥散烟澹一林風

許先生書堂

錢唐西湖百詠

五

丹井光長在空堂貌亦存鄰僧深夜磬時復與招魂

石門澗

啟閉何人見滿流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鑲石樓雲

臥龍石

龍臥蒼山下豈知今古春不憂雷雨作頭角本非真

連崑棧

鳥道出雲巔雲深春更鮮游人莫嗟險一棧與崑連

伏龍灘

潭心有伏龍急湍和雲濺頭角何時成願借風雷便

西庵
藤州契嵩
禪師舊樓

釋子能儒言迥出惠遠上庵中閱遺編光焰高萬丈

楓樹林

一塢藏深林楓葉翻蜀錦奇語別家人路遙霜霰凜

臥犀泉

有角翻害身沈泉避刀割故依金地慈非憚滄溟遠

青截崑

青帝留行迹崑前春不歸盡從霜與雪君看碧依依

醴泉
大厓
中出

不爲太平出胡爲名醴泉兵戈方滿眼聊以慰凶年

西塢漾

錢唐西湖百詠

六

漫漫西塢漾青山秀菰蒲源淺不通海光寒稍映湖

白沙泉

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試甘香味須烹石鼎茶

楊梅石門

顚顚龍睛赤深深映石門自憐非荔子不得薦堯聞

西溪

西溪在湖外一派濯殘陽游子能漁艇卻愁歸山長

見山亭

游子一憑欄遍看湖上山不須飛鳥去已在畫屏間

神尼塔

神尼鑿一塔杳在碧雲端舍利夜光現君須正眼觀

韜光庵

逢人寂無語結草自棲禪但見巖花笑厖眉不記年

香林洞

幽香來近遠此洞接蟾宮欲借飛翰去聊乘桂子風

天竺峰

誰從天竺國分得一峰來占盡湖山秀最宜烟雨開

鍊丹井

欲息丹中火須沈井底泉何如栽杏實亦解上青天

香桂林

錢唐西湖百詠

七

根託山中地香分月裏秋游人莫攀折風散一崑幽

重榮檜

人老不重少檜枯還復榮何時逢匠石今日棟梁成

龍泓洞

洞口無凡木陰森夏亦寒誰知一泓水曾有老龍蟠

理公崑

晉代胡僧理開山第一人欲尋崑下迹猿鳥送餘春

客兒亭

翻經人已去誰爲立幽亭一望野雲白半藏山骨青

石蓮華峰

亭亭碧蓮華何年化爲石越女莫驚猜崑猿自相識

翻經臺

盥手天池水熏毫海渚香翻成多少帙臺石尙輝光

葛仙丹竈

丹成竈猶在夜氣接湖雲仙路何由問刀圭幸見分

稽留峰

孤峰出天外客到亦稽留不覺月華晚澗猿嘯更愁

流杯亭

斲石引溪水杯行自勸人試聽林下鳥嘯血不留春

望海閣

錢唐西湖百詠

八

客望海中日窗開物外山天形垂欲盡飛鳥不知還

東岡塔

岑堵藏眞骨東岡氣象殊烟雲掃不盡苔蘚一痕無

西嶺草堂

應識游塵世湖邊一松堂松聲半夜雨花氣四時香

葛公石徑

誰來躡高步幽徑已荒涼落葉無人掃哀猿空斷腸

靈石山

靈石山前路山深寺更深不知明月去空惜白雲沈

靈石西庵

欲問庵中事人馴虎亦馴楊梅幾番熟誰爲惜餘春

南高峰

及及穿南斗層層瞰下方揭爲湖海鎮半夜挂朝陽

暗竹園

篁竹無人洗烟雲暗不開網羅無入處豺虎莫驚猜

夏珠泉

入夏泉嘗溢光跳萬斛珠世人收得去此景已應無

烟霞洞

玉像存深洞烟霞分外多焚香千騎入猿鳥不經過

大慈塢

錢唐西湖百詠

九

十刹密相望林開一塢香木魚聲漸急山神下雲房

虎跑泉

未見虎跑蹟窺泉試一吟遺珠僧不取密竹助泉深

翠樾堂

深堂待游客老木競留春花發多臨水雲開始見人

陟崖門

陟彼崖上門門深路還絕香草遞仙風怪林藏古雪

步月徑

一步復一步月華黏屐齒不知山徑深疑到蟾宮裏

夏涼泉

六月想冰雪此泉清且深相如方病渴植杖故來尋

清隱閣

閣近山中寺誰爲清隱人移文招不得騎馬入紅塵

樵歌嶺

嶺下聽樵歌歌聲雲外過盡窮斤斧力不道得樵多

華嚴塔

講盡華嚴偈攝衣辭世塵泉淙死前語玉凝塔中身

映發亭

吳越江分斷山光還映發白鳥東飛來應隨渡江月

楊梅塢

錢唐西湖百詠

十

紅實綴青枝爛熳照前塢不及杏繁時林間有仙虎

修竹軒

不作笙簫用開花待鳳凰陰陰一軒裏誰識阮生狂

南屏山

眞山反如假疊徑入雲屏不借湖光洗朝朝潑黛青

長橋

橋短故名長路穿雲水鄉游人欲歸去濯足弄殘陽

慈雲嶺

峻極分南北見湖仍見江游人倦登陟飛鳥自雙雙

清軒

軒壓冰壺上風生玉宇閒客來清徹骨不待看湖山

西水亭

湖添秋氣淨鳥伴夕陽沈鳴咽城笳起猶忘歸去心

附刻楊公濟原唱

湧金池

見西湖百詠

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

秦王續船石

見宋文鑑

色陰常帶雨疑是白雲根欲問東巡事今猶不敢言

巾子山

見咸清臨安志一作金輪梵天院

首出羣山內晴窗幾處看不須風雨折開檻滿溪寒

錢唐西湖百詠

十一

巢居閣

見臨安志

昔日巢居客今爲天上仙文章流海內几杖葬山前

孤山

同上

裊裊雲中路滄波四面開詩人吟不得喚作小蓬萊

辟支塔

見咸清臨安志一作相堂

佛心隨處見層出更分明不用催鐙火天高月自生

陳朝檜

見咸清臨安志一作相堂

零落雪霜後猶含千載春一株化爲石誰是種時人

金沙井

見臨安志

細細沙痕落流金在井泉山人邀我飲化骨共爲仙

礪礪坡

同上

石徑生光怪傳流礪礪坡天人曾布地此物至今多

西村

見萬曆浙江通志一作西山

雲引踏青客尋山西入城始知圖畫上今日有人行

北高峰

見靈隱寺志

杳杳孤峰上寒雲帶遠城不知山下雨奎斗自分明

呼猿澗

見咸清杭州府志一作呼猿澗

青松懸絕澗日夜白猿吟掌握多相就安知世上心

白雲峰

見臨安志

萬頃田閒雨多從頂上生野人猶不足常擬鑿爲平

錢唐西湖百詠

十二

九師堂

見輿地紀勝

易道已南矣清風今尙寒山人空再拜不識漢衣冠

朱野

見臨安志一作朱野

白雲今不去惆悵昔人非葉落風前響猶疑踏雪歸

葛塢

同上

此塢久無色何年朝太眞曉耕雲下路猶恐是仙民

石橋

同上

突兀臨飛鳥溪僧慣往來雲山多樂處且入小天台

臥龍石

同上

歲旱須神物皆疑石有名臥龍今不起長負澤邊情

連嵒樓同上

岌岌青松外安知鳥翼孤寒猿三叫罷便是蜀州圖

伏龍灘同上

靜久波濤散溪深湧亂絲悠悠山下客將見水停時

楓樹林見成化杭州府志一作楓木塢

太平雲外客行探老山中莫歎秋霜早君看世上楓

青截崑見清祐臨安志一作青林崑

鳥外無行迹寒林引薜蘿山中僧已老不信雪霜多

白沙泉見夢梁錄

不見泉來穴沙平落細聲夜高寒月漾銀漢太分明

錢唐西湖百詠

三

一溪見西湖志

爲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埜田中

韜光庵見靈隱寺志

寂寂階前草春深鹿自耕老僧垂白髮山下不知名

香林洞見清祐臨安志

百年樵斧外留得掛寒猿不奈西溪水流香出洞門

天竺峰同上作飛來峰

飛來天竺遠山秀已含春不遇名僧識千年豈有神

龍泓洞同上

六月千里旱偷泉心亦卑不煩山老祝神物久無思

理公崑同上

日月崑前鳥秋來不復聞達人今已化名繫此山雲

客兒亭見靈隱寺志

昔日林閒興風流謝客兒春山花又發不見屐來時

東岡塔同上

東岡人不識野寺在樵漁落葉年年滿春風爲掃除

靈石山見清祐臨安志

石冷雲長掛林寒鳥未棲青松花自發不使後人迷

南高峰見靈隱寺志一作南高峰塔

日氣層層秀連山萬丈孤崔嵬天上影一半入江湖

錢唐西湖百詠

四

樵歌嶺見清祐臨安志

衣冠仁義少敢忽嶺邊人亦恐修榮達行歌自負薪

楊梅塢見成化杭州府志

夏日紅相照天晴塢自開襄陽多稚子摘贈故人來

南屏山見清祐臨安志

日落遊人散山寒起樹聲玲瓏石上穴處處有雲生

長橋同上

皎皎冰壺裏天寒六月風水仙來往處三疊忽相通

慈雲嶺同上

落日愁飛雨雲中一綫明西湖將盡處忽見大江橫

華嚴塔

見大典輯出
清祐臨安志

石下有靈骨千年生玉芝山神每藏護不使世人知

保叔塔

同上

寂寥千古事今日有誰登落日雲閒合空中露幾層

翠樾堂

同上

野鳥久不去清風長迎人山間豈有厓祇見四時春

錢塘西湖百詠

圭

公濟百詠失傳已久南宋雜事詩所引書目亦

非實有其書也余錄青山百詩竟徧輯原唱僅

四十一首附卷尾略見其概儻異日全豹得窺

起雙鬟玉笛低唱於孤山林落閒元祐清風彷彿

遇之當更快耳光緒庚辰重午丁午識

錢唐西湖百詠跋

一

宋董嗣杲撰明陳贄和韻

西湖百詠

楊文瑩署檢

光緒七年夏六月錢塘丁氏刊于於越

重刊西湖百詠詩序

予嘗敬閱大明一統志見西湖爲浙江錢唐之勝概
今古之美觀也不得如仕者商者縉羽者率無勢分
之限而得往觀焉近得天順間會稽陳太常少卿贊
所和宋季董嗣杲百詠讀之知其風景不虛此心飄
然已在西湖之上矣且逐景述其實董倡居前陳和
居次景凡九十有六詩共一百九十有二謂之百詠
者蓋亦極言之耳夫謝安之東山醉翁之滁山東坡
之赤壁是皆隨地取樂寓情於物而流譽於今者也
自分奉藩中州而境內山川形勝皆在二三百里外

西湖百詠序

尙不能一遂登陟遊覽亦如三君子之流譽耳何難
於西湖之往觀邪故於是編感寓吾情自不能已用
是翻刻流布俾四方好事如予之不能往者可以卽
詩知景宛然在目所謂不出門庭觀盡江山者是已
其既往者亦將以是編爲實錄而憶其勝矣甯不啟
其好樂之同情哉大明嘉靖丁酉春辛巳之吉周藩
南陵玉雲樓子書并序

西湖百詠倡和詩序

太常少卿會稽陳惟成先生博學多才尤長於詩其
致政而歸也樂錢唐山川之勝日與名公碩彥往來
西湖之上朝則聯輿而出暮則竝舟以還或挈榼攜
壺尋幽逐勝或輕橈短棹夷猶清波吾不知視昔人
之扁舟五湖鑑湖一曲者其興爲何如也因得宋季
董靜傳先生西湖百詠讀之而有契於心乃卽其所
詠之景隨韻和之亦得百首眞所謂隨珠卞璧輝耀
後先而於西湖之山水若增而高若闢而廣者也好
事者聞之爭相傳誦時太監盧公奉上命鎮撫兩浙

西湖百詠序

二

尤敦尙儒雅聞先生之有是作也取一帙置几席間
朝夕誦誦之或因公暇出遊湖上於世俗紛華綺靡
之音一切屏去弗用惟命二童子左右立歌是詩以
侑酒遇會意處輒撫掌大笑以爲樂又以爲獨樂其
樂曷若與人同其樂乃命工刻梓以廣其傳且謂僕
與先生相好也俾敘以弁其端僕固辭不獲乃復於
公曰江南山川以錢唐爲勝而西湖又錢唐之勝處
也錢唐之士生於斯長於斯其朝往夕還而徘徊瞻
眺於是者蓋未可以一二計也然詢其西湖之景則
多者識其數十少者道其二三而已求其能得是百

景之全者蓋鮮也今得是集而觀之卽其地而得其景因其景而詠其詩則雖不暇遍歷而西湖之勝已在目中矣其有資於遊觀之樂不既多乎且非獨錢唐之士爲然也雖士之處遐陬僻壤者亦將曰吾聞錢唐西湖之勝久矣惜未得資糧貫屬以往觀其勝也今觀是詩蓋不待資糧貫屬而西湖之勝已若親歷而目睹之矣不亦快哉是則西湖之勝因二先生之詩而益顯二先生之詩得盧公之刻而益傳殆將與王摩詰輞川雜詠朱晦菴詠武夷九曲及近時高季迪姑蘇百詠並垂不朽矣不亦偉與若夫二先生

西湖百詠序

三

用意之精深措詞之工雅則讀者當自得之茲不暇細論也天順七年癸未歲夏五月望日賜同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康府知府致仕錢唐陳敏政序

重刻西湖百詠詩序

孔子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作詩者不出此不足以爲教讀詩者不知此不足以爲學然善作者言多隱約微婉非因辭逆志體事得情茫然聲韻之末終無以達其本旨宋錢塘董嗣杲西湖百詠繼而和之者今陳太常惟誠亦既梓行矣其鄉人朱彥明尤慮其未廣將翻刻遠布持以求序念自秦漢下至唐宋西湖形勝日以著聞林泉巖洞坡堤峯嶺祠廟園池樓閣橋亭并墓之屬莫不各有標題詠玩其間國謀人事之興亡善惡

西湖百詠序

四

是非得失因是詩亦足興起考見後世周行歷覽延納章素莫甚於白樂天蘇文忠而興利救弊未嘗曠廢表忠觀未立錢氏遺黎過故陵寢輒相與垂泣終無一人反側岳忠武銜冤就獄至死無片語溢譏詩所詠載幾於和而不流怨而不怒致養如聚景園追遠如延祥觀死難如張忠勇廟可以同光棲霞嶺墓事父事君詩亦具備而其緒餘多識又足以通知古今曉暢名物按求遺跡於荒蕪迷佚之中不使終泯夫然後嗣杲惟誠之言庶幾合乎聖人之教讀者尙亦逆志得情毋徒留連景光韻想形勝以小視彥明

之舉則此集可以史稱矣海鹽靖之張寧序

西湖百詠序

五

西湖百詠序

錢塘西湖爲東南偉觀窮騷人墨客技不得一元祐間楊郭二子皆以百絕唱乃無嗣音者兩山仙佛盤錯坡老守郡時遊歷幾徧遺跡尙可考南渡後貴臣邸第多在亭館日闢視前此復不侔蓋富盛極矣子長茲地與山水爲忘年交凡足跡所到命爲題賦以唐律幾二十餘年僅逮百首然皆目得意寓敘實鋪寫非但如楊郭二子披圖按志想像高唐而已搜索奇勝難徧以數舉此直據予所見不以誇奇鬪勝爲工也蒲宦於霅公事簡輒是正完恐故老傳說誠僞不一將有以蝦蟆方言指下馬陵者或將笑之予狀景物耳不暇恤歲月無情陵谷易變將使百千年後登覽降望於西湖上者因詩有感焉咸淳壬申臘月靜傳居士董嗣杲書於餘英堂

西湖百詠序

六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西湖百詠二卷

宋董嗣杲撰附明陳贊和韻據西湖志嗣杲宋季入道孤山四聖觀改名思學字無益此集當作於是時贊字維成餘姚人徙於錢塘洪武間以薦授杭州學訓導後官太常寺卿其和嗣杲此集亦當在居錢塘時西湖志稱嗣杲原唱及贊所和皆九十六首天順癸未始以二家所作合刻又稱董倡居前陳和居後仍各九十六首共一百九十二首謂之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

西湖百詠總目

一

云云此本上卷四十九題下卷五十一題實各足百詠之數與西湖志所記不符鮑廷博稱疑周藩翻雕之時其底本偶有脫頁未及深攷遂以爲原缺四首然其詩皆七言律體每題之下各註其始末甚詳頗有宋末軼聞爲諸書所未載者嗣杲詩格頗工整贊所和才力稍弱亦足肩隨皆迥在許向華亭百詠之上也

西湖百詠目錄

卷上

豐樂樓

湧金池

環碧園

玉蓮堂

玉壺園

先得樓

古柳林

雲洞園

霍山祠

湧泉

東西馬塍

石函橋

孤山路

德生堂

總宜園

斷橋

西湖百詠目錄

一

大佛頭

葛嶺

保叔塔

巾子山

水月園

水仙廟

寒泉

參寥泉

葛公雙井

江湖偉觀

此君軒

杯泉

初陽臺

孤山

和靖先生墓

陳朝柏

瑪瑙坡

金沙井

六一泉

西林橋

西湖百詠卷上

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作

餘姚後學陳 贊惟成和

豐樂樓

在湧金門外舊爲豐豫門政和七年於湖
堂右以衆樂亭舊基建樓扁聳翠建炎後
改今名乾道間設法酤酒繼有撓政者罷
之淳祐九年改建官爲扁鑰城之西有四
門曰錢湖曰清波曰錢唐出此三門皆不
見湖獨湧金門正與湖水相對建樓掩之

西湖百詠卷上

關閉風水古傳樓未建時山水或漂城居

鶯花簫鼓綺羅叢人在熙和境界中海寓三登歌化
日湖山一覽醉春風水搖層棟青紅溼雲瑣危梯粉
黛空千里掌平都掩盡有誰曾紀建樓功

萬條垂柳百花叢樓外湖山一望中人醉三春羅
綺月簾開四季管絃風當時傑構基猶在昔日繁
華事已空惆悵文山生恨晚虞淵取日竟無功

湧金池

在湧金門裏錢氏書三字刻石其傍云清
泰三年丙申之歲建午之月特開此池楊

蟠詩云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
人得流經十萬家

一道香溝壓郭西粉牆低護石階危短碑數尺鐫何
字清泰三年鑿此池橋市浣衣無空處廟門賣卜有
靈時碧桃自趁東流水暗老春光水不知

一泓碧甃郭門西砌石年深覺半危長見莓苔封
斷碣暗添湖水滿方池魚吞片片花浮處人玩娟
娟月印時昔日楊蟠詩句好只畱何字與人知

環碧園

在豐樂樓北柳洲之側恭聖仁烈楊太后

西湖百詠卷上

二

宅園

繞舍晴波聚釣仙五龍池畔柳洲前清虛不類侯家
屋輪奐曾資母后錢三面軒窗秋水觀四時簫鼓夕
陽船攬將山北山南翠獨有黃昏得景全

來游此境似神仙綠水青山遶檻前盛飾名園隣
寶地豈論內帑費金錢輪蹄日日看花侶絲竹時
時載酒船湖上平章眞誤國可憐斯圃亦難全

玉蓮池

在湧金門城北舊在郡治教場之南堂瞰
竹園山下池水淳祐九年與竹山閣同建

景定二年移建於此扁一清繼以堂外多

種白蓮復換揭玉蓮舊賜扁

仙根曾就華峰移淨引湘波出浴妃龍護先皇三字
在燕居舊尹一清非風簷搖影涼姿媚月檻迷香冷
豔肥平展水天菱唱遠竹山蒼翠自成圍

玉井誰將仙種移依稀月下靚羣妃行來白鷺渾
難認看似瓊花卻又非擘破秋房香更嫩取將雪
藕脆還肥高堂對此真堪賞何用樽前粉黛圍

玉壺園

在錢唐門外菩提寺西東坡詠南漪堂杜

《西湖百詠卷上

三

鵬花卽此也紹興間劉鄜王建園玉壺軒

歷年尙存淳祐中別建四面堂景定間改
建隸內司扁明秀繼撥賜慈元姪爲府續
後歸慈元殿

莫問南漪與玉壺杜鵬還更試花無坡仙一顧吟空
老地主頻更景不殊船出斷橋春澈遠鐘傳蕭寺晚
樓孤山明水秀軒扉敞落日漁歌過裏湖

誰創芳園號玉壺杭人曾識此名無雖云景物如
先美堪歎韶華與昔殊岳穆廟前雙樹古通仙祠
畔一岑孤西湖因得東坡重未必東坡戀此湖

先得樓

在錢唐門西卽錢唐正庫酒樓也咸淳中

州里以三篆字揭之

激盪澄波漾彩椽柳絲晴綉俊游鞭傍湖莫厭官樓
小得月無如此地先迎榜書生空絳帳抱琴才子沃
金船壺天蕭爽人人醉雪色屏風畫謫仙

朱蠶畫棟碧油椽馬上王孫指玉鞭白晝迴涵波
影闊清宵最得月華先倚闌堪弄桓伊笛載酒還
來賀監船更有梅花便此景一聯香影屬通仙

古柳林

《西湖百詠卷上

四

在錢唐正庫西大昭慶寺東北抵楊和王

雲洞園

幾眠幾醒幾清明萬態風流學老成古翠碧連雲洞
杳夕陽西捲射場平絮團破徑應迷蝶枝壓荒牆不
蔽鶯松菊賸栽堪卜隱苦無十畝秫田耕

一抹稍頭夕照明春光老盡綠陰成風流張緒今
安在寂寞章臺恨未平飛絮有時迷舞蝶深林何
處覓啼鶯老夫亦有陶公興來此閒吟爲息耕

雲洞園

在昭慶寺北馬軍教場後紹興末楊和王

建園擁土爲洞塗門以雲有堂曰萬景天
全亭曰紫翠閣臺榭扁額皆清麗今花柳
參差中有婦人墓

下湖營圃藉元勳景色天然曲折分水脈簪花通活
港洞基壘石走空雲千間大厦歸春夢一撮危亭納
夕曛扁畫自懸碑自歷當年何事立孤墳

園中殘碣紀先勳藥圃蔬畦次第分竹下流泉宵
漾月林間幽洞曉生雲尋芳游客酣春日弔古詩
翁詠夕曛野鳥如歌又如怨杏花零落美人墳

霍山祠

西湖百詠卷上

五

在溜水橋西霍山廣惠廟長慶寺僧主香
火神姓張名渤血食廣德軍祠山累封至
眞君乾道中敕行祠於此

霍家山下儼祠宮溜水橋西透鼓鐘古蹟建平遺烈
在春風廣惠命詞封露臺獻社呈蒼馬陰壁飛旌繪
赤龍蟻聚乞靈人散後雲街雨陌撼濤松

祠山幾處有行宮此處常聞朝暮鐘曾覽搜神舊
時記誰知廣惠累朝封案前素供盤無豕身上朱
袍繡作龍要識香燈傳已久廟前千尺覆喬松

湧泉

在霍山祠西清水院門相對有泉從石罅
湧出思陵遣使汲泉瀹茶泉自石龍口細
噴入池池有小亭覆之今亭傍爲化場

山腰溜脈出遙峰隔此西湖翠幾重疊巒漫依僧刹
久煎茶曾入翰林供亭心覆雨塗丹鳳石口濡雲噴
玉龍何日星馳天使絕不知誰利涅槃宗

不知源出自何峰盤石爲池苔蘚重汲注僧庖青
竹引取烹御茗翠甌供亭中坐聽聲前玉煙際流
來勢走龍汨汨冷冷落溪澗遠隨江漢去朝宗

東西馬塍

西湖百詠卷上

六

在溜水橋北羊角埂是也河界東西土脈
宜栽花卉園人工于種接仰此爲業間有
園亭不過養種西塍有土神廟額扁作馬
城

土城聚落界西東業在澆畦奪化工接死作生滋夜
雨變紅爲白借春風幾家衣食花姿異兩岸園池地
勢同病叟扶鋤鋤晚照前身莫是橐駝翁

馬塍西接馬塍東栽植園人技甚工幾陣廉纖紅
杏雨數番淡蕩碧桃風馨香色色花開別紅紫般
般種不同他日扶筇來飽玩誰攜春酒勸吟翁

石函橋

在水磨頭樂天湖石記云錢唐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筧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田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蓄洩及時瀕湖千餘頃田無凶年矣橋下鑿斗門字尙存記在燐火隅內

函開函閉管年豐白傅能方夏禹功湖石記埋泥蘚裏斗門字蝕水花中犁平阡陌猶春雨船載笙歌自晚風遍倚暮闌懷古往月明無奈瀑聲空

西湖百詠卷上

七

蓄水既田期歲豐樂天爲郡豈無功橋名舊揭高碑上湖記今存斷碣中人玩石函苔蘚刻舟移湖曲菱荷風香山歸去俄千載姓字長留事蹟空

孤山路

在石函橋西南由德生堂過斷橋至孤山出西林橋此隄是也樂天詩云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咸淳間郡守就隄上紉亭三

翠微四絕載蓬瀛柳引游人入畫屏詩借樂天傳得遠山因和靖隱來靈半空梁架橋闌赤一道腰分草

界青妝點風光如此盛藕花香裏又三亭

老逋元不慕登瀛屋外雲山結翠屏斜過斷橋苔暈合慣曾迎客鶴心靈林花片片風前落徑草茸茸雨後青說與攜壺遊賞客不妨三處憩幽亭

德生堂

在孤山路口卽舊放生池亭每歲祝聖節於此慶元四年又建別立碑亭其文有曰鳥獸魚鼈咸若商歷以興夏事誤作商用士論非之淳祐八年重建御書德生堂飛泳亭二扁

西湖百詠卷上

八

瑤臺瑞滿玉皇家澤溥山巔與水涯魚躍鳶飛涵德意天長地久演年華金搖巨扁雙龍護翠掩高碑一字差須信石頑能萬古老龜無語問鶯花放生池本爲官家聖主仁恩徧海涯溥使含靈蒙帝澤盡教異域慕中華節逢天壽咸稱賀文燦星光未必差遙想當年公宴畢醉斜烏帽插金花

總宜閣

在德生堂西張內侍園摘東坡詩淡妝濃抹總相宜御書堂扁

望極湖山變幻奇萬千光景自紛披妙分西子爭妍

態絕想東坡得句時柳徑曲埋兜率寺花陰直接放生池內官愛展亭臺去盡付年華與酒卮

湖山姿態四時奇吟玩閒將鶴氅披想見東坡題句日正如西子靚妝時香風蝶遶茶蘼架晴日魚翻菡萏池園號總宜高揭扁不妨來此醉霞卮

斷橋

在總宜園西唐張祐孤山詩云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或謂段家橋非咸淳中展建

繡轂青驄驟晚風柳絲裊石關紅彩篙刺水停飛

西湖百詠卷上

九

鷓鴣華表侵雲截臥虹杖履誰歸瀛嶼去笙歌自補玉壺空重招張祐商新詠不與當時蘇合同

拂橋裊娜綠楊風曲曲雕闌映水紅遊客過時徐韉馬微波映處儼垂虹清新張祐詩還在寂寞林逋宅已空景物不殊人事改落花啼鳥古今同

大佛頭

在石函橋西俗呼西石頭秦始皇東巡淨海纜船於此宣和中僧思淨卽喻彌陀就石刻佛半身舊時西湖通海東至沙河塘南向一帶皆江也

不是金塗丈六仙莊嚴法界想西天自因僧淨鑄空像誰說秦皇纜海船全體未知何日現半生且坐此山禪石頭照水無塵土飽聽鐘聲雜管絃

形似西來印度仙半身長映水中天誰令巧匠來鑄石浪說秦皇此纜船日炙雨淋遺幻體天荒地老坐枯禪曾移畫舫隄邊泊綠綺閒調月下絃

葛嶺

在大佛頭西葛仙翁往來煉丹之地今兩岸多園館間有僧廬

白雲幾疊翠颯重往往疎鐘出梵宮石骨誰人鑄佛

西湖百詠卷上

十

像嶺頭何處覓仙翁樓臺水月丹青地簾幙鶯花錦繡叢遊子莫支蒼竹去風雷容易起虛空

嶺頭雲氣起重重仙館參差映佛宮誤國曾居前代相煉丹那得舊時翁當初占斷湖山景今日俱成瓦礫叢野老扶筇來弔古薰天富貴總成空

保叔塔

在巨石山上又名石甌山郡國誌云上有七層古塔開寶中錢氏建寺咸平中土僧承保入市募修當坊俗人呼爲保叔以此名保叔塔方輿勝覽載保所塔非治平中

改崇壽額僧徒專以年建預修冥會普結

衆緣

咸平曾有募緣僧遍走街坊負叔稱定力一堅無外
想窅波七級可中興愚夫春日燒冥竈道者昏時炙
梵燈祇怪青龍行雨過煙雲偏護最高層

保叔由來苦行僧募緣成塔世咸稱只因南渡人
煙衆遂使西來教法興嘹亮笙歌諸處舫周圍星
斗半空燈昔年我亦閒登覽直上青雲第一層

巾子山

在保叔塔西金輪寺後傳牧西湖勝跡事

西湖百詠卷上

士

實云形如巾幘和靖詩云巾子山頭烏柏

樹清霜未落葉先紅

岌業山形醜莫收傍湖獨整傲春秋幾株烏柏無根
在一幅華陽有樣留寒日霜乾還掠額曉天嵐重且
遮頭東籬漉酒人知得醒立風前不可求

山頂雨餘雲氣收形如巾幘幾經秋初疑元亮當
年造又似林宗此日留最喜花枝紅插鬢還愁雪
片白盈頭華陽欲製因無樣觀此何須別去求

水月園

在保叔塔南紹興間楊和王建園御扁水

月阜陵朝撥賜享秀王

園門當路掩清華喬木靈根裏翠霞地擁樓臺齊葛
嶺天分香影傍林家中興勛將曾營業外邸王孫且
看花月色水光三十里何人來此泛仙槎

夜愛波光汎月華朝看水底漾鮮霞由來堪作神
仙宅誰料都歸富貴家萬斛秋香飄桂子幾家寒
影浸梅花良宵一舸湖心泛絕勝當年博望槎

水仙廟

在水月園西廟創梁大同年間號錢唐湖

龍君廟錢氏繼請額穹碑尙存乾道中重

西湖百詠卷上

士

建寶慶間郡守別建蘇隄上乃謂舊廟有

視湖邈焉牽連遷就之說梁大同時今幾

傳矣

雲翹雨佩有遺仙香火甯隨世代遷廟始大同年紀
著額頌乾化敕碑鐫鳳閣露華瑤草龍溼秋衣翦
玉蓮隄上剏新誰述記卻無門外一泓泉

龍君卽是水祠仙祠建梁朝已再遷華扁高懸神
號在薛碑猶有舊文鐫粉垣翠覆千竿竹碧沼紅
舒萬朵蓮時見乞靈來往客採將蘋藻薦清泉

寒泉

在水仙廟相對東坡詩云不然配食水仙
王一盞寒泉薦秋菊謂和靖也舊名薦菊
井上有亭咸酒中增建重揭寒泉二字

照膽寒泓覆有亭此泉曾入老坡評入詩最得吟梅
苦一盞能消薦菊清不拜韜光徵士詔卻傳配食水
仙名銀牀響絕無人汲臺在孤山木自榮

誰於井上覆紅亭泉味坡仙昔見評一盞醉魂傾
卻醒半甌詩骨沁來清想應和靖曾親汲肯讓參
寥獨擅名取去禁中煎御茗井神因此亦光榮

參寥泉

西湖百詠卷上

三

在上智果佛殿後東坡在黃州夢與參寥
子道潛賦詩覺而記兩句云寒食清明節
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守杭參寥
住智果寺有泉宜茶寒食日泛湖訪之忽
憶舊夢因以參寥名泉十六客分韻坡得
心字詩刻及題梁歲月墨跡至今尚存
湖曲春風正禁煙試茶味此石間泉坡仙忽憶黃州
夢潛老初拈智果禪幾客醉遊三月裏一聯詩兆七
年前題梁妙墨如新染合與雲崖淺井傳

正當榆柳換新煙試茗還斟石罅泉坡老已符槐

火夢參寥只話葛藤禪歲時曾記危梁上寒鴛今
存古殿前六一後人偏愛慕此名宜與竝流傳

葛公雙井

在壽星寺南相傳葛仙翁煉丹於此井作
雙口有石函沈浸井底居人飲此病莫能
染下竺又有煉丹井

仙翁洗藥傍西湖版與靈山碧溜俱泉迸一支源更
異贅分雙眼味何殊石函霞湧沈鉛汞井屋風清轉
轆轤日日汲花朝復暮當方曾說病人無

仙瓢不汲麗人湖別引巖泉孰與俱堪愛靈源流

西湖百詠卷上

四

更潔取煎春茗味猶殊一爐晝夜烹離坎雙甕晨
昏響轆轤我願居民同飲此更令疴瘵盡皆無

江湖偉觀

在壽星寺最高處元名觀臺淳祐十年改
建其上更創兩亭直至山椒東坡祠在觀
之北

倚空窗戶不曾扃兩眼風煙障翠屏西子豔分晴雨
倦伍胥魂激浪濤腥鼓簫咽晚難無酒花柳爭春別
有亭恨掩四時歌舞去古祠寒玉幾竿青

層闌吟倚豁靈局萬疊雲山總畫屏竺岫隔湖舒

鳳翼霄濤捲雪帶龍腥嘯歌風月無他處歷覽乾坤有此亭欲喚坡仙同醉酒飛來白鶴海天青

此君軒

在壽星寺西廊僧房中窗外多竹此扁尙是故物寺門坡下亭名一擊軒基不得而考坡詩云一舸鷗夷江海去尙餘君子六千人

蕭瀟幽扉掩碧叢塵昏題扁想坡翁六千君子寒光落十二闌干晚色空僧指舊基埋積雨鳥翻新籜起枯風蒼涼不障層坡峻一擊亭閒夕照中

西湖百詠卷上

五

雨後移來嶨谷叢幾竿瀟灑對禪翁王猷逕造狂招謂坡老畱題跡已空涼影玲瓏搖夜月寒聲蕭瑟起秋風此君節操何從見都在三冬冰雪中

杯泉

在壽星寺法堂東簷下坡詩云石眼杯泉舉世無要知杯渡是工夫可憐狡獪維摩老戲取江湖入鉢盂

古甃澄泓照膽清畫龍壁上挂瓢輕汲來不療相如渴掬處難供太白傾傍屋四圍埋石色侵山一溜走溪聲鉢盂可攬江湖闊參取詩禪放眼明

石眼潛流一掬清山瓢細細挈來輕吟消酒渴瓊杯漱涼沁詩脾翠杓傾瑩甚淺浮青玉色冷然微韻綠琴聲吟翁夜半思煎茗呼取蒼頭汲月明

初陽臺

在寶雲山上葛仙翁登此吸日精月華山瑤山山頂結芙蓉方士凌虛幾御風日月光華含吐異雲萍蹤跡往來空石盤草子黏深碧土級苔花剝碎紅側近又將精舍展蓬瀛有路直能通

臺前山列翠芙蓉仙侶簫吹鶴背風每吸霞光餐

西湖百詠卷上

六

顯氣擬乘鸞馭遡遙空年來漸覺雙瞳碧老去長看兩臉紅九轉丹成卽輕舉浮邱已有信音通

孤山

在西湖中孤山路西建炎前多有民屋間以四菴院山背皆花園及塚隧山之東爲林和靖隱廬就葬其下紹興中建延祥觀奉四聖香火獨畱和靖一墓民屋菴院悉徙山北觀東爲園累朝臨幸寶祐二年分地之半建西太乙宮陳朝柏在和靖墓南縹緲蓬萊擁翠寒百年營取屋千間黃庭殿鑿煙霞

老瀛嶼堂幽日月閒水泛花陰藏輦路牆分柳色護
仙關林家梅塚陳家栢萬古流芳鎮此山

碧嵐蒼藹畫生寒蓮宇琳宮紫翠間坡老詩招僧
入社通仙心與鶴同閒深深花鴨畱春住寂寂松
扉帶月關雪裏梅開千百樹遊人笑指玉爲山

和靖先生墓

在孤山東北隅錢唐隱士林逋字君復童
鶴自隨結廬於此累詔不起賜號和靖處
士天聖六年卒諡和靖先生葬所居後紹
興中建御園有詔勿遷此墓

西湖百詠卷上

七

詔旨天頒起臥龍首邱甘老水雲東一聯香影孤山
月兩架茅茨萬古風有鶴有童家事足無妻無子世
緣空清標卓絕何人繼表表仙宮隴樹中

古松偃蹇若虬龍綠草荒墳岳廟東北闕幾回徵
隱逸西湖千載著清風一聲老鶴歸何處千樹寒
梅盡已空近日杭人誰好事墓碑扶起棘榛中

陳朝柏

在孤山東陳天嘉二年嘗植二柏其一爲
人所薪其一堅悍如金石愈於未枯者坡
詩云雙餘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

阜陵書此詩刻石

枯株獨壽憶雙棲誰想天嘉薊鬱時坡老詩成無繼
筆阜陵書此有遺碑日搖槎影龍蛇斷雪綴花痕鳥
雀疑化石可期人莫訝柏堂不復辨荒基

喬枝曾見鶴來棲霜雪難侵歲月時鐵幹其稱陳
代物坡詩猶刻宋朝碑人於得失何須較物有榮
枯詎足疑靖節祠堂無復在樹傍或可訪遺基

瑪瑙坡

在孤山東地有碎石如瑪瑙色樹叢水坑
甚深今傍路尙存兩大頑石

西湖百詠卷上

六

支逕逶迤混碧苔樹根接水沒蒿萊兩坡截路基分
處何日經人斧鑿來誰說異光迷草野要知遺蹟等
塵埃孤山瓦礫曾聞道寄與貪夫莫浪猜

雨晴行逕積莓苔錦石雖存翳草萊莫作寶看潛
鑿去聊供珍玩獨尋來正當湖曲孤山路不受人
間半點埃能視黃金如土直物情眞贗莫深猜

金沙井

在孤山前樂天嘗酌此泉謂其甘美可愛
視井傍沙光粲有金星寶祐初井前重建
墨溱堂御扁德馨

沙漾金星湧活泉虛堂龍染德馨懸朱繩汲冷梅林
外翠翬園涼桂洞前石鼎煮茶非異事井關鐫字是
何年西南雲擁仙人屋品酌今誰想樂天

金沙粲粲映清泉絲綆嘗將碧甕懸剡灌嘉蔬流
竹下汲煎芳茗傍花前不因白傅畱題品那得皇
家紀歲年堪笑尋芳往來者有人坐此欲觀天

六一泉

在孤山西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號六一居
士杭僧惠勤文而能詩出公門下東坡倅
杭時嘗因公所囑到官三日訪之明年文

西湖百詠卷上

九

忠薨坡哭於勤舍坡離杭十八年重來守
杭則勤已示寂堂後有泉因推本其意名
之泉銘在亭上坡於泉後鑿石爲室名東

坡菴

離別孤山十八年重來忍見講堂泉當時同出師門
下今日多傷井屋前取重歐公名有自肯教勤老跡
空傳此銘此意畱千古鑿石爲菴不可眠

同門曾記哭師年今日愁嘗舍後泉泉脈潛流蒼
石鱗淚痕猶漬碧崖前心傷勤老歸何處名與文
忠喜共傳白髮漁翁知舊事滄浪歌罷對鷗眠

西林橋

在孤山西卽古之西村喚渡處

水竹雲山拱畫圖因懷喚渡想東都雨遺晴竦脚西
照風過春船入裏湖關曲祇供遊子凭林間今有隱
人無隔牆莫是神仙宅紅白梅花五百株

詩難題詠畫難圖盡說錢唐勝汴都關擁後貌高
映水橋環蟠螭近臨湖東風客每攜壺過落日人
還喚渡無最是春來猶可玩桃花千樹柳千株

鳥巢

在定業院後唐元和間建鳥巢禪師開山

西湖百詠卷上

十

師名圓修富陽人代宗朝遊長安遇國一
禪師得法而歸棲止此山長松結蓋鵲巢
於側經四十秋樂天守杭入山禮謁太和
七年示寂後人發塔惟見銘誌

松頂巢成亦甚危元和禪此太和歸比邱隨處心傳
異刺史遊山禮謁稀銘誌土侵無幾字塔亭雨壞有
孤扉一空四十年間夢定業門前鷗自飛

危處無虞平處危松巔巢與鶴同歸僧流行比圓
修少郡守賢如白傅稀枝上看看成佛果林間寂
寂閉禪扉相依尚有當年鷗月下還來繞樹飛

樂天竹閣

在廣化院樂天守杭日建紹興中寺徙今處重建竹閣有鄭清之記樂天詩云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間

此君玉立此樓空不復幽眠思白公百尺有簷侵碧落千竿無語足清風闌尖亭影流漁屋龕面祠香托佛宮石琢端平丞相記都歸寶慶守臣功

竹間高閣勢凌空後世人稱白傅公一榻清虛延夜月四簷蕭瑟韻秋風笙簫時過遊人舫鐘磬遙傳佛氏宮民樂耕桑無水旱穹碑猶紀郡侯功

西湖百詠卷上

三

岳鄂王墓

在棲霞嶺口葬名將太師忠武鄂王岳飛於此

將軍魂夢遶旌旃偃月謀成尙忍言一旦風波誰左袒八陵荆棘自中原更無鴈帶邊頭信惟有天知地下冤鬱鬱棲霞霞外樹墓門不掩鶴巢喧

精忠賜字繡旌旃掃淨腥膻有誓言大將一朝身竟殞權奸千古罪難原鳥填東海那消恨鵲叫南枝若訴冤四季棲霞嶺邊路邦人祭奠鼓聲喧

妙智菴洞

在棲霞嶺頂妙智菴東其地多石厥土剛

燥歲剝日鑿倚空如懸咸淳中洞外爲亭

二曰暢亭曰瀾俗此洞近時編入圖經

梵菴雲隔洞高虛傍路陰森樹幾株石室跨空山骨碎林風掠地上痕枯兩亭瀾俗秋偏暢六月披襟暑欲無如此巖牆難此立有人編入職方圖

誰構雙亭倚碧虛遶菴綠樹幾多株洞門炎夏寒猶在石眼清泉旱不枯客至一襟涼思爽地偏半點俗塵無世間若有王摩詰來此須應寫畫圖

九里松

西湖百詠卷上

三

在一字門裏舊名袁公松門唐開元間刺史袁仁敬夾道種松錢唐吳說書九里松三字揭之紹興中思陵幸天竺回易以奎扁終不稱聖意旨令金填說書重揭之至今尙存

開元刺史擅清風九里親栽夾道松屋頂自生濤浪勢根頭誰覓茯苓蹤行春橋掩雲千態一字門封翠幾重人訝金填吳說筆不知此筆遇高宗

刺史袁君有古風沿湖九里植蒼松涼颺度處琴調韻積雪晴時履印蹤一路波濤聲滴滴雨行鐘

蓋影重重森然總是徂徠種想與秦封不共宗

玉泉

在演空寺內齊建元中靈悟大師曇超卓菴演法於錢唐靈苑山龍君遠來聽法又爲撫掌出泉砌以方池畜大金魚有景定

閻周棟記

南齊事蹟已銷沈曾立苔碑記古今一老出泉猶撫掌此僧演法欲傳心樹頭龍過家家雨池面魚游尾尾金行客不須閒照影要知澤物溥春霖

說法禪翁跡已沈靈源一派顯於今遊人來洗塵

西湖百詠卷上

三

凡耳衲子坐澄清淨心泉噴池中皆白玉魚游水底盡黃金龍君香火相傳久大旱應須去作霖

鮑家田

在東山衙北田上多種白蓮利溥於稻吳越相鮑君福賜田錢唐至今名焉有玉泉水流出灌溉

衙轉東山憶故錢錢家曾賜鮑家田地各有自誰能考相業無聞姓卻傳種藕戶繁招宿鷺尋花人倦信啼鵲玉泉流蔭分西去併入官塘漾野船

一畝膏腴直幾錢人稱此處總良田靈泉昔爲龍

君出沃壤今因鮑相傳野水平橋初過雨落花滿地正啼鵲秋成早晚皆收穫穰穰極穰穰載滿船

忠勇廟

在九里松行春橋西前軍統制張玘紹興末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戰沒贈承宣使建廟海州及本軍門首賜諡忠勇

纔接軍符便起程此行要竝鐵山名孤忠解得孤城急一勇判來一死輕堂屋依湖空柳色廟門當路枕松聲丈夫對着褒榮典誓挽天河洗甲兵

言掃匈奴不計程將軍忠勇素知名一心要解圍

西湖百詠卷上

四

城急萬死甘將性命輕古木秋風荒廟貌空山夜月慘猿聲奸邪只說和戎便從此朝廷怯用兵

將軍教場墓

在行春橋水竹鳴內俗呼馬三寶墓紹興末因廣教場此塚獨高大衆欲去之方舉鋪間有黑蜂數百飛出不可向是夜戍帥夢一高冠朱衣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祈勿毀方怪之詰朝得本軍申遂出此墓闕武場開傍古松忽驚塵起廢牆東黑蜂飛盡歸鉏下白骨通靈人夢中花草地寬千騎勇鼓鼙聲撼一

坏空若錢若馬訛傳久誰覓埋銘證異同

一灣流水數株松舊塚歸然廢苑東枯飢恐拋藁
棘裏精靈默感夢魂中黑蜂散去荒邱在白鶴歸
來故國空此地久無人閱武寒鴉古木景長同

靈隱天竺寺門

在飛來峯牌門東俗呼二寺門又名方外
門慶歷八年太常博士元居中書扁知杭
州蔣堂立至今不易

畫棟朱簷暴虎蹲亂鐘穿翠掩朝昏去來所得無多
衲覺悟何曾有二門山鳥山花應自若佛心佛法與

西湖百詠卷上

五

誰論風埃幾換行人鬢博士元公扁卻存

小朵峯如虎豹蹲上方鐘磬報晨昏諸僧會供過
千鉢四寺殊宗共一門靈澈詩工今鮮比曹溪派
遠近誰論侯君大字真適勁尙有飛來舊扁存

合澗橋

在飛來峯路口靈山陰北澗陽卽靈隱寺
靈山南澗陽卽天竺寺二澗流水號錢源
水遶寺峯南北而下至峯前合爲一澗
危闌壓定活流重誰識錢源遶梵宮兩澗共歸橋底
合萬雷莫敵水聲雄遊人移步心還恐野衲棲禪耳

欲聳石倚臥梁山月落白猿一嘯五峯空

綠樹層層怪石重東西澗遶梵王宮橋間流過雙
溪合雨後聲喧萬鼓雄遊客喜聞成久立老禪無
聽似眞聲碧關我昔曾來倚俗累都教一洗空

北高峯

在靈隱寺後山唐天寶中建磚塔七層會
昌中燬大中復興至錢氏重修至道二年
雷火焚燬化後屢修元豐中重建咸淳七
年燬滅作五層

旛竿裊影入青冥暮鼓朝鐘鎮不停劫火幾灰龕底

西湖百詠卷上

五

像西風兩滅塔層鈴市人祈福心苗異廟祝求金口
角靈三十六彎登絕頂日中長玩七元星

千層翠聳入冥冥雲合雲開不暫停前代捨資營
石塔下方仰面聽金鈴客躋絕頂何辭倦人叩叢
祠爲乞靈老衲禪燈當靜夜分明移下半天星

韜光菴

在法安院後韜光禪師不知姓名唐代宗
朝出蜀師囑曰遇天可前途巢卽止此山
名巢溝鳴值樂天守杭遂隱焉樂天招以
詩師有難教下碧天之答師與樂天歸洛

後示寂香山菴

悟得師禪隱此林漫傳難下碧天吟巢溝鳴上無人
迹雲月堂前樹有陰家棄蜀鄉年歲遠身潛洛寺屋
廬深死生托得香山去可遂西來一片心

開寺菴藏寶樹林白公來訪費清吟桂花茶煮雙
松下貝葉書翻萬竹陰飛鶴影橫山月小啼猿聲
度嶺雲深昔曾與客躋攀到到此都忘富貴心

西湖百詠卷下

靜傳居士董嗣杲明德作

餘姚後學陳 贊惟成和

石筍峯

在韜光菴西普圓院後西北一峯嶄然特立高數十丈相傳以筍名之

異種休參玉版禪嶄然一角立層巔遠尖自抱雲根壯疊蘚誰疑雨籜纏夢裏三生休過眼胷中千畝謾流涎此龍難入甯僧譜出土摩霄是幾年

昔聞玉版妙參禪如筍尖峯聳碧巔雨過似將斑

西湖百詠卷下

一

籜洗苔封猶訝錦綳纏故知坡老胸無礙卻怪饒師口抹涎底事不抽枝與葉森然成竹是何年

西溪

在靈隱寺山背居人能力其勞漁樵耕牧各遂其業楊蟠詩云爲愛西溪好長憂溪

水窮山源春更落散入野田中

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山陂野雲多曲折過橋溪水半清渾一蓬白壁書香社幾見朱關障墓門地利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

西溪曲曲遶西村民業農桑禮意存數朵問雲山

入畫一番驟雨水流渾綠蘿葉密遮茅屋紅杏花開映華門不與桃源風景異彼乾坤卽此乾坤

飛來峯

在靈隱寺前晉咸和元年西天竺僧慧理登茲山歎曰此是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止錫建寺山之靈隱兆於陶唐時飛來之說傳於咸和年間理公着脚五峯前樹石蒼浮滴翠涎因指何年飛到此要棲中國悟來禪一猿可驗爲靈鷲萬古無言有冷泉今日共知遺跡勝隱名卻自許由傳

西湖百詠卷下

二

正當靈隱寺門前深洞潛龍或吐涎曾有黃猿開獻果何妨緇侶靜安禪石間高聳無名樹山足長流不息泉天竺鷲峯分小朵遠飛來此異僧傳

冷泉亭

在飛來峯下唐右司元稹建刺史白居易撰記按古誌靈隱澗古許由嘗飲於此盧仝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隱許由

小朵峯前玉鏡寒幾回倚杖聽潺湲箕公飲澗非凡水慧理呼猿是此山亭角靜依金刹古樹身涼臥石

關開無因可洗人間熱時御清風照影還

一勺嘗來冰齒寒亭前終日響潺湲靈源瀉出穿
西澗別派分來遶北山飲水黃猿攜子至窺魚白
鷺比僧閒詩翁欲試先春味碧甕呼童遠汲還

呼猿洞

在飛來峯之中僧慧理曾呼猿於此名呼

猿洞楊蟠詩作呼猿澗

此隱鍾靈莫計年此猿清嘯洞門前當時不有胡僧
喚今日應無野迹傳寒掛古藤申右臂晚藏碧樹憶
西天雲巖煙谷多遺種月下三聲醒客眠

西湖百詠卷下

三

洞號呼猿不計年引兒來飲碧溪前當初曾聽胡
僧喚今日留爲故事傳白晝深藏雲滿樹清宵長
嘯月當天一聲啼過喬松頂驚起巢間老鶴眠

龍泓洞

在靈鷲院理公品北赤烏二年葛翁於此
得道輿地誌云有洞徹於江下過蕭山採

石乳者入洞聞波濤聲

葛翁行滿赤烏年丹竈離披已絕煙龍在此泓誰可
見路通別邑自相傳樹頭雷雨遺神火品腹莓苔帶
海涎有耳不須聞浪湧只消採乳亦通仙

葛令冲昇是幾年舊棲虛掩薜蘿煙雲邊鶴馭難
重見品下龍泓是昔傳誰入重淵聞激浪孰云深
洞有遺涎西湖不與丹邱異何用乘風遠慕仙

理公品

在靈鷲院方丈後晉僧慧理偃息之地品

下通人往來清祐中主僧行果始作閣道

以祠慧理

西來識得此雲根終此雲根護法門由晉尙傳斯語
在到今休想舊品存天開教觀香燈盛人仰胡僧相
貌尊行果茂教荆棘盡分明隻手破沈昏

西湖百詠卷下

四

蘿龕曾結傍山根聞有於菟爲守門施食臺荒花
自落翻經人去石猶存雲遮湖上山千疊月照品
中像一尊隣寺今餘幾僧在數聲清磬送黃昏

香林

在下天竺後塔西日月品左舊名香林洞
又名香桂林今直稱香林

日月品頭古翠埋絲雲深隔洞門開蒼藤隨石無根
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凝野煙疑巖過暖熏山雨誤
蜂來空亭誰領幽芬坐雪鶴同行損綠苔
白昔靈根月窟埋移從人世噴花開未將白玉堂

前種卻向黃金界上栽月照千株清影動風傳萬
斛異香來少年攀桂今衰老策杖重尋步翠苔

翻經臺

在下竺香林門道裏謝靈運與僧於此將
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七卷舊有七

葉堂

過門跬步入香林七葉遺陰地尙靈曾借東山康樂
手共翻北本涅槃經關腰葉擁空臺赤石罅泉通遠
覓青雲掩蓮花峯下座若人演義若人聽

昔聞康樂訪祇林玩水登山豁性靈學道遍窮三

西湖百詠卷下

五

教旨與僧同譯幾函經舊臺猶在雲長護行徑無
蹤草自青想見當年鳴梵唄老猿應向月中聽

重榮檜

在下竺懺堂後相傳隋代所植後爲兵火

延燎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盛或謂遵式懺

主灑水誦咒故重活

一株蒼檜臥龍身受得隋朝雨露深地下仙根將換
骨人間劫火不燒心死條節節蕃春信生意枝枝翳
翠陰此木豈知魂可返爭傳咒水出叢林

恐是潛蛟變化身風霜飽歷歲華深當初枯槁甯

非數今日重榮豈有心雨過童童擎翠蓋日長鬱
鬱布濃陰不知隋代何人植得接金山寶樹林

鍊丹井

在下竺西廊下葛仙翁有丹在井井水可
以療病

稚川曾此倒靈瓢關上銀牀壓我腰丹氣騰空知幾
轉神光射屋起中宵有茶可品春煎細何疾能治曉
汲遙萬古仙蹤應不泯轆轤聲落病僧寮

葛翁昔此汲仙瓢藥滿葫蘆繫在腰鍊得丹成非
一日不知羽化是何宵青山人去烟霞秘碧甃苔

西湖百詠卷下

六

荒歲月遙緇侶輟嘗消宿恙時聞僧梵出禪寮

跳珠軒

在下竺知客寮中東坡和周次元激水云

道眼轉丹青嘗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

作兩殿聲詩碑嵌壁

溪流穩信竹龍驅聲遠關虛人耳孤此竅可消諸念
妄一丸長躍半空珠掛瓢白水應知味就壁龕碑不
用趺誰謂佛身占有驗始於兒戲果何殊

終朝城市厭馳驅來探靈源興不孤雨後琮琤如
漱玉月中的礫似跳珠支郎經室苔生砌坡老詩

碑草沒跌煮茗有僧能別味此泉不與惠山殊

曲水亭

在下竺寺前一日流杯亭有水臺盤在亭
心端平中風水拔木亭仆瀆祐間重建遵
式立陸羽二寺記碑尚存

竹色松陰翠浪浮春風吹落澗聲幽古亭常路空涼
透溪水循盤散漫流繭紙敘詩年幾換羽觴傳酒襖
重修晴嵐四掩鳴琴杳如在稽山道上遊

片片飛來水面浮陰陰竹樹景偏幽酒斟杯裏循
環轉泉遶亭心曲折流昔日右軍名獨盛如今襖

西湖百詠卷下

七

事孰能修願予白髮歸田客擬拉詩朋續勝遊

天竺觀音

在上天竺寺石晉天福中僧道翊見山間
光明得奇木命匠者孔仁謙刻觀音像建
看經院錢氏夢白衣求治其居歷代增廣
加厚田業賜寶寶器至今雨暘隨禱即應
木異難儕衆木淹刻成慈相孔仁謙真珠璣瑤鸞
殿白玉屏風翡翠簾晴雨禱祈隨感召香燈熾盛極
莊嚴鎮山寶聚田廬廣靈貺彌彰一百籤
上竺來遊竟日淹南能留客禮尤謙香雅端妙竒

中相珠結玲瓏殿內簾 庶乞靈咸敬禮神天護
法極威嚴少年早有凌雲志求得觀音第一籤

風篁嶺

在放馬場西路通龍井元豐中辨才法師
元淨淨治修篁因以名嶺東坡訪之送至
嶺上坡曰遠公復過虎溪矣辨才笑曰子
美不云乎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橫陳翠葆列煙屏聯步蒼林想典型二老相分龍井
嶺一時如過虎溪亭風搜貼石叢篁碧雨剝題名暈
蘚青更有澗流朝暮落此僧不厭客來聽

西湖百詠卷下

八

萬玉森森映翠屏來遊還想舊儀型漫傳惠遠成
三笑宜與東坡創一亭風篠不時聲撼撼雲山終
古色青青行人倦就蒼陰坐滿耳蕭颺最可聽

龍井

在風篁嶺上本名龍泓吳赤烏中葛翁鍊
丹於此故老相傳井與海通其水隨潮候
長落

腥攢石縫瀑花多還有龍神蛰此窠通海淺深山不
語隨潮長落水無波漫傳方士遺丹在不奈潛鱗吐
何時雨愆期無驗處幾番雷火焚松柯

嶺有深泓積蘚多潛龍於此作深窠流傳有脈潛
通海消長隨潮暗湧波山客鍊丹名尚在居民望
雨事如何喬松偃蹇千年物底事雷神伐翠柯

辨才塔

在龍井演福院潮音堂西元豐中辨才白
上竺退休此山燕居十年後示寂東坡致
祭有文屬顧濱撰塔銘

瀾翻八十一年空爭訝前身是井龍心靜已成無上
智學知今復有誰宗雲生遺塔封慈相雨濺冲泉雜
定鐘幾字碑陰坡老筆聲聲想得舊遊從

西湖百詠卷下

九

隻履西歸世相空鉢中無復有降龍談禪深究三
乘法面壁還歸一指宗山畔苔荒秋雨楊林間風
送夕陽鐘東坡門下多名士外教當初亦景從

梅坡園

在小麥嶺北龍井路口旌德顯慶寺西恭
聖仁烈楊太后宅園

牆擁雙扉鎖錦窩溪聲不敵樹聲多誰家種麥曾名
嶺今日尋梅且涉坡萬厦棟梁巢燕雀四山風日養
松蘿園丁自飽栽花利月給楊家得幾何

花成錦繡草成窩自古名園富貴多直把金錢堆

作塔甯論瑪瑙砌成坡瓠瓜嫋嫋綠青蔓松柏垂
垂綰翠蘿麥嶺北邊龍井日荒涼今日竟如何

長耳相

在法相院石管天福中泉南長耳和尚行
修真身在焉有碑載修爲定光佛後身平
日募人作福或問之曰能遮百醜

眉目如生骨骼寒後來曾紀短碑頑雙垂長耳過肩
角千古道驅落世間覆履有方隨迹滅守龕無語向
人閒想知自醜難遮斷兩扇禪扉及早關

不畏炎蒸不畏寒幻軀畱得化冥頑神歸兜率天

西湖百詠卷下

十

宮裏形住閻浮世界間耳聾及肩雖說異口長無
語一何閒春光老盡遊人少寂寂松扉盡日關

玉岑

在慧因寺門相對此山木潤或傳山出玉
許采大書兩字刻石上少遊夜過龍井濯
足於慧因澗卽此也

雲掩風林萬竅號慧因橋畔息方袍秦郎閒濯溪頭
足許老清揮石上毫玉出何年迷草莽教傳異域想
波濤山門翠擁山嵐潤一道光芒月正高

登臨忽聽嶺猿號嵐藹蒼蒼溼翠袍傍澗汲泉烹

鳳隨磨崖題句運狸毫謾傳玉氣浮清夜時聽松
聲響怒濤歸上舵樓迴望處瓊瑤簪聳碧雲高

南高峯塔

在煙霞山頂天福中建崇甯中僧修懿修
乾道中道者義圓重建淳祐中賜榮國院
額塔後石穴祈雨嘗驗草菴在張帝殿下
塔西有捨身臺石

誰捨塵身石漫巔浮屠突兀拂霄躔方隅端拱明離
位梯級高營石晉年土穴有龍嘘重霧草菴無衲坐
空禪虛危直視煙霞路鎧鞬風鈴到處傳

西湖百詠卷下

十一

碧嶂高侵碧漢巔岩堯疑逼斗牛躔山中衲子甯
愁老峯頂浮屠不記年危磴雨晴難着屐深巖月
照稱棲禪遊人初到西湖者欲倩丹青作畫傳

煙霞洞

在清修院內石晉開運中僧彌洪遇異人
指有羅漢六尊錢氏遂刻十二尊足之洞
傍有象鼻峯佛手岳

萬色無如疊翠何何僧鑄像屹嵯峨山屏晴掩牌門
杳風鑰陰封梵屋多象落鼻形懸洞右佛垂手跡奇
鐫阿燈輝金碧琉璃掩掩僧房絡薜蘿

爲問煙霞景若何洞前山接翠峩峩峯垂象鼻形
猶怪石刻神僧數更多梵唄尋常鳴月下禪龕重
疊傍鐫阿誰攜白玉如來手風動渾疑挽綠蘿

石佛菴

在煙霞嶺東南高峯路口後周廣順中有
行腳僧影貼石而行移時不見人遂刻其
像及佛像於石此菴頭陀世守香火有修
街石碑存

南峯雲墮屋梁危異蹟曾遺廣順時腳影行鐫岳石
澗頭陀老守草菴歆幾年香火傳朝晚萬谷煙霞擁

西湖百詠卷下

十二

路岐半掩風扉鐘又響風霜敝盡砌街碑

松蘿屋外掛猿危正是禪翁定起時石上異僧誰
與刻山頭層塔竝無欹橋通麴院深遮柳路入梅
州別有岐鐫佛發街功蹟著前人文字紀荒碑

水樂洞

在煙霞路口開運中錢氏建名西關淨化
院有洞深窈水聲如擊金石熙甯中杭守
鄭辦名水樂洞淳熙中內侍李棗請額重
建佛宇增廣園池嘉泰中改賜楊后宅厯
年既久水聲絕響賈府得之舊觀復還

築園裴寺接山椒如此經營豈一朝兩洞倚雲空鎖
鑰亂泉激雨想簫韶樹埋院落關門蓬石罨亭臺棧
路遙白髮聾僧扶舊額金蓮又長玉淵苗

洞邊有樹結紅椒洞裏泉鳴暮復朝雨後依稀如
擊磬月中彷彿是聞韶山僧下汲還愁暗詩客來
聽不憚遙縱使農家逢大旱也難分去溉嘉苗

楊梅鳴

在石屋西瑞峯鳴內有老嫗金姓地栽楊
梅品味極佳俗呼金婆楊梅

仙子遺丹滿瑞峯纍纍疑與荔枝同金婆傳種移根

西湖百詠卷下

三

異火齊燒空滿鳴紅鶴頂分尤凝曉露猩唇結顆綴
薰風曩時若解包茆貢一騎星馳入漢宮

楊梅千樹遶西峯色與神州荔子同火齊纍纍盈
鳴赤靈丹熒熒照林紅客嘗紫顆如甘露鳥啄朱
丸墜晚風味比櫻桃猶更美正宜貢入大明宮

石屋

在大仁院內錢氏建品石虛廣若屋下有
洞路石上鐫五百羅漢石屋上建閣三層
雲梁煙棟翠嶽峯五百癡人設飾金屋頂誰增華閣
重石頭自擁白雲深鐘聲透谷泉分響鬼力支空雨

聚陰無廢無興無啟閉老僧不動一心生

碧岳如屋勢嶽峯石鑿阿羅盡貼金行逕正堆紅
葉滿洞門長護綠苔深谷中夜雨添寒溜閣外秋
雲結暝陰此處真成閒寂境到來無復利名心

眞珠泉

在龍山寨崇政院內開運中建顯德五年
院東泉湧擊聲則泉出如貫珠景祐中元
絳名之州家取爲酒名雷峯塔路口張府
園有泉亦同此名

泉光四散駭猿猱迸起平池點滴高誰欲斗量徒積

西湖百詠卷下

四

夢人將瓶汲肯辭勞聲隨夜雨穿疎箔名逐春風入
小槽別有雷峯峯下圃一泓隨沒在蓬蒿

月中或見飲泉猿顆顆圓明躍起高遊客關邊觀
處駭鰲人淵底泣時勞曾聞合浦珠還日莫訝天
台酒滴槽張府園中一泓在欲尋爭奈翳青蒿

虎跑泉

在大慈山廣福院內唐開成中建性空禪
師居此山無水有神人告之明日有泉是
夜二虎跑地遂泉湧

廣福山靈托獸傳甃邊依約爪痕堅噬人難負平時

口跑地能開一掬泉不遇下車馮婦勇都因脫屣性
空禪大慈鵬內腥風起善結叢林渴飲緣

地湧靈源自昔傳於菟亦解發心堅咆哮想是潛
施瓜泓湧俄驚忽迸泉可信神明真有感遂令老
衲足棲禪性空非是降龍手那得山君結勝緣

南屏山

在興教寺後舊多摩崖剝落之餘止存司

馬溫公隸書家人卦及米元章書琴臺二

字未詳所刻東坡訪僧臻詩云我識南屏

金鯽魚重來撫檻散齋餘今寺非昔比山

西湖百詠卷下

三

則蒼翠自若

南有屏山掩翠扉齊雲亭子漫尋基雨淋米老琴臺
字火裂溫公易卦碑回首金魚誰撫檻銷魂白骨自
汚池春風不管遊人老愁落朝昏戍鼓悲

山橫屏嶂帶嵐霏碧草荒苔古寺基無復元章存
舊刻孰云溫國有遺碑時聞黃鳥啼蒼靄尙見金
鱗泳綠池惆悵坡翁仙馭遠斷猿猶向月中悲

蘇公院

在興教寺相對元祐五年東坡守杭開湖
中積葑 盼南北以制兩山之水詩

云天面長虹一鑑痕直通南北兩山春

青紅一綫界沙隄日日香風逐馬蹄三月桃花無浪
起六橋柳色有鶯啼官亭飛蓋春相接酒舍收旗晚
自迷游子豈知坡老意兩山長擁夕陽西

六處橋連十里隄往來遊客競輪蹄
翻舞綠柳黃鶯現曉啼畫舫愛依汀葦泊酒旗應
被岸花迷蘇公事業傳千古回首湖頭日又西

先賢祠

在蘇公隄南山第一橋下寶慶二年郡守

袁韶奏請倣紹興府鴻禧觀規模買地建

西湖百詠卷下

六

祠取錢唐自古名人從許由至張九成及

節婦五共三十九人摘傳立石祠後建旌

德觀奉祠事

列仙始祖許箕公上國尊賢典禮隆三十九人拔信
史百千萬禩紀清風衣冠文物流傳盛花柳亭臺曲
折通鏡水在先祠越隱如今彼此可稱雄

憶昔賢哉太守公先賢合祀禮何隆祠堂能致尊
崇意間里須興揖讓風行逕繁迂松下入流泉屈
曲竹間通姓名雖列穹碑上誰是當時蓋世雄

西湖道院

在先賢祠後旌德觀中院之側有亭名虛舟堂名雲錦

名祠相接敢殊庭巧對南屏萬疊青深院冷侵雲砌竹虛舟閒載錦池萍廊頭道士書符簡門外遊人挈酒瓶分坐夕陽斜背水鼓簫於此最宜聽

院中羽士誦黃庭門外好山螺黛青白鶴行穿幽竹徑紫鱗時躍曲池萍仙翁去日封丹竈酒客時遊倒玉瓶一曲洞簫吹夜月許誰來就此中聽

湖山堂

在蘇公隄先賢祠北第二橋下咸淳三年

西湖百詠卷下

七

郡守剡建後三年增建

彩檻雕闌倚地仙南堂深架北堂先湖光十里饒春日山色三隄合霽煙簾幙香傳歌扇底鶯花影落酒旗邊紅塵不受斜陽壓暗逐東風入畫船

華堂高敞聚羣仙此處陰晴得景先夜玩虛明千頃月曉看蒼翠萬山煙笙歌聲沸春波上鐘磬音傳夕照邊欲約詩朋同載酒關前來泊總宜船

三賢祠

在蘇公隄第三橋下白文公林和靖蘇文

忠公祠舊在竹閣乾道間移建水仙廟嘉

定十五年郡守改建於此三軒扁曰水西雲北日月香水影曰晴光雨色就三賢西

湖詩摘出

東坡政績踵香山梅下韜光獨養閒一樣清風無異代三公遺像有生顏竹亭畫鶴銜芝老石鼎蟠蛛炷柏怪摘取吟聯分扁隸英遊時駕碧雲還

三賢祠屋對南山異代同居廟貌閒前守再成新棟宇後人猶想古容顏由來蘇白才名盛頗覺林公吟思慳不忘西湖舊風月颺輪鶴取其來還

雪江講堂

西湖百詠卷下

六

在蘇公隄三賢祠堂北婺州布衣胡恍洎

祐中充三賢講堂堂長結屋居焉自號雪

江選羣公錦囊集

素居占得藕花風幾字頭銜迥不同烏帽染紗裁一幅錦囊分卷集羣公湖光長日侵皋座竹籜多時積鶴籠繫柳吟驢何處去想應乘雪釣江空

軒窗涼引菱荷風襟韻超然孰與同湖曲泛舟如賀老籬邊採菊效陶公金魚供玩何曾釣白鶴隨行不用籠今日雪江空有號詩編寂寞錦囊空

崇真道堂

在蘇公隄第四橋下水仙廟北咸酒中瓶
建接納三清雲水集仙閣擁壁甚工緻齋
厨豐腆蜀中道人主之

蹢躅鶴聚水雲中雲水相逢色色空講道無人知畏
壘集仙有閣想崆峒柳隄風日齋鐘散蒲座塵埃食
鉢充一老雙了離蜀久西窗掩定讀參同

陰陰竹樹列庭中門外層巒倚碧空但願羽流來
福地底須鶴馭向崆峒重修眞館香燈盛廣接雲
遊供饌充至自青城老仙客闡揚玄教孰能同

小新隄

西湖百詠卷下

六

在蘇公隄北山第二橋西酒祐二年郡守
新築直至麴院船步水接桃溪寺前澗通

雲隱天竺

添築湖隄種柳條行春路截九松腰直看西日歸三
竺平接南山第五橋麴院岸通沙澗淺桃溪寺接石
津遙遊人從此言旋便不受同舟著相招

綠柳垂垂千萬條輕盈瘦似沈郎腰小隄新築通
靈隱芳草平鋪接畫橋歸寺老僧猶覺使出城遊
客不爲遙東風何處堪沽酒看取青旗隔岸招

翠芳園

在南屏山東舊爲屏山園開慶初內司展

建東至希夷菴直抵雷峯山水地西至

南新路口水環五花亭外御舟名蘭棧有

海查一樹開小紅花移根良難獨存園門

外尋亦枯矣咸淳間建宗陽宮移拆入城

翠抱南山樹石蒼五花亭外萬花芳雲芝拱斗晴簷

溼金字屏風水榭涼柳接蘇隄無空地萍侵蘭棧有

深坊未幾移築仙宮還一本紅查委路傍

地接屏山山色蒼海查一樹尙芬芳百花爛熳春

光好萬竹陰深暑月涼細草近連仙客館垂楊低

西湖百詠卷下

辛

覆御船坊年來此境荒蕪甚遺老經過歎道傍

甘園

在淨慈寺相對齋宮之西舊爲甘內侍園

酒祐中名湖曲園咸淳中屬謝府名新園

園倚雷峯有四面堂酒祐郡守所創堂下

接翠芳園船坊

內宮園遠傍齋宮楊柳隄南翠幾重四面堂虛凌上

界五層塔近壓中峯徑連湖水行幽草廊接風亭臥

偃松隣岸御舟空望幸深坊長日鎖飛龍

甘氏名園近舊宮東風花綻路重重聲鏘環珮風

前竹翠結芙蓉雨後峯池內已無魚躍藻塔邊猶有鶴巢松當年中貴今安在應向橋山從六龍

雷峯

在顯嚴院開寶中錢氏妃建塔院側有雷峯菴郡人雷就故居塔記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事力未充姑營七級此山出黃皮木世傳衆山環遶故名中峯林和靖有中峯行樂詩慶元元年菴院始合爲一今止五級或因風水相壓減去今地基廣袤塔身矮肥往往圖畫者欲看相不能不疑

西湖百詠卷下

三

此地名塔術

五級浮屠透次寥黃皮園上梵坊遙當時雷就家曾棄前代皇妃迹已銷鈴帶水風傳古徧燈分山月照長橋根基自廣雲層減擁腫難供畫筆描

古塔湖邊久寂寥碑刊歲月亦云遙風來金鐸何曾響雨剝青紅已盡銷畫見簷陰飛野鷁夜無燈影落溪橋畫師欲寫西湖景此境應須用意描

勝境園

在雷峯路口東開禧間韓侂冑園陸放翁作南園記韓遊村莊曰惜無犬吠隨有效

之者韓敗園屬官名慶樂園淳祐中撥賜嗣榮王易今名

名花嫋嫋草纖纖臺榭隨幽邃勝添十樣結亭環水樹一碑述記臥雲簷梅關橋落停偃鏑射圃樓空失採簾向日相傳誰學吠村莊畢竟出沽宿

春來芳草綠纖纖亭榭園中比舊添芍藥日烘迷綵檻芭蕉風動拂雕簷花邊碧沼堪垂釣竹外青山稱捲簾誤國平章何處也東風還颺酒家帘

長橋

在勝景園東在昔此橋跨水甚長橋亭且

西湖百詠卷下

三

壯麗日填月塞皆民居矣橋西有寺南對鳳凰山又有澄水閘東抵清波門湖橋此最短而長名自若

南港虛明架石梁寺樓鐘落幾斜陽相傳亭跨危基壯誰想橋橫古道長澄水閘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闌干外玉抹煙屏鷺一行

前朝疊石架爲梁影落清波幾夕陽世事如今雖已改橋名依舊尙稱長岸頭雨過山逾碧關畔秋深柳半黃曾策吟筇閒倚處汀州飛起雁行行

劉妃墓

在方家峪鳳凰山下褒親崇壽院後紹興中思陵收葬妃子於此

佛廬增耀石人眠莫謂思陵雨露偏寵斷自空蝴蝶夢魂歸猶咽鳳凰泉碑趺蝕翠埋荒土樓拱塗丹落廢磚主祭有誰今若此此時出色想無憑

煙草萋迷石獸眠生前應沐寵恩偏芳魂寂寂依何處幽魄沈沈闕夜泉水鳥競巢神路柏雨苔深翳饗堂碑一坏誰奠清明酒只有楊花鋪白氈

慈雲嶺

在方家峪西南嶺下爲郊臺嶺頂可望江

西湖百詠卷下

三

湖石上刻後唐篆字云梁單闕之歲興建

龍山至沼灘之歲開慈雲嶺至今尙存

疊疊流雲步步苔九霄紫氣限蓬萊後唐刻石初開路南宋郊天別築臺慰眼江湖空歲月傷心陵寢墮塵埃桃花爭趁春風老又引遊人一度來

行躋石磴躡春苔南宋遺基但草萊開路尙存前代碣拜郊還有舊遊臺東瞻巨海茫茫北望中原滾滾埃最是令人凝睇久霄溝遙駕雪山來

包家山

在慈雲嶺南冷水峪多桃花名桃花關關

門上揭蒸霞二字拜郊臺山之西藉田園

在山之南

綺霞蒸日透林梢一族南山尙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冲雲樓下樹陰高園隣古道傳耕籍臺倚青城想拜郊欲趁桃花尋隱去關門無鑰不須敲

桃花滿眼錦攢梢春色疑將山色包爛漫正憐千樹合岩峴還露一峯高詩人着屐閒躋嶺遊客看花競出郊亦有招提在煙谷數聲清磬隔雲敲

登雲臺

在天眞院山上後梁龍德中錢氏建臺名

西湖百詠卷下

四

登雲又名錢氏郊臺臺側有靈化洞錢武

肅就石刻碑

吳越山川幾落暉登臨轉步入雲屏寺名曾侈天眞錫碑字空傳武肅揮靈洞土埋攢棘掩古臺石落借松圍龍旂鸞輅曾遮擁祀圖丘慶六飛

古苔衰草幾斜暉臺下人家白板扉舊刻已看蒼蘚沒新詩聊把彩毫揮迢迢颺馭三山去寂寂雲山四面圍來此登臨慨吳越歸鴉還帶夕陽飛

五丈觀音

在勝林院內唐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

僧轉智附海船歸風鳴浪湧智誦如意輪
咒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
高梁以答佛施建炎兵燬止存五丈觀音
諺傳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
中光堯聖子神孫臨幸有程泌記

海國風濤擁萬尋此身何翅直千金涉波直現昂藏
相結屋還堅報施心圓得諸方傳轉智幸存一半有
觀音陰廊誰立苦碑在只載三朝法駕臨

大士空中現幾尋莊嚴甯惜費千金若非突兀驚
人相那顯慈悲救苦心風度遙傳鐘磬響月明還

西湖百詠卷下

五

聽海潮音殘碑尙在荒山裏鳳駕驚旂不載臨

表忠觀

在龍山南熙甯中趙清獻公奏請以錢氏
墳廟於此建觀俾諸生爲道士曰自然者
居之歲度其徒賜表忠詳載東坡所撰碑
紹興至寶祐前後屢增葺咸淳中觀廟合
爲一

錢子欣然着羽衣何須學賦鑑湖詩帝俞清獻垂情
疏人讀文忠敘事碑五廟衮圭榮祖節千年香火托
孫枝雲林閣上西風起吹落龍山宰樹悲

曾聞大樹錦爲衣惆悵如今爲賦詩鐵券千年吳
越裔記文百世長公碑香燈寂寞存遺址松柏荒
涼減舊枝惟有年年春色暮啼鵲空向月中悲

聚景園

在清波門外阜陵致養北宮拓圃西湖之
東斥浮屠之廬九曾經四朝臨幸繼以諫
官陳言出郊之令遂絕園今荒圯惟柳浪
橋花光亭存

鑾鈴遺響輦遺蹤萬景曾經聚此中寺宇有名基址
散君王無逸譙遊空橋昏柳浪龍舟雨亭冷花光雉

西湖百詠卷下

五

扇風臺沼已無春又老萬年枝上夕陽紅

聚景依稀有舊蹤阜陵曾養此園中花光柳浪名
還在鳳輦霓旌事已空金井梧桐愁夜雨碧闌芍
藥怨春風如今倚杖閒回首霜葉離離映水紅

崔府君廟

在顯應觀內東漢崔子玉也傳爲磁州府
君紹興中建靖康間思陵使至磁州神馬
引而南建炎初秀王夫人夢府君擁一羊
曰以此爲識遂毓阜陵嘉定間樓鑰奉詔
撰碑述神靈甚詳且謂史失其名非崔子

玉也

靈休遠被衛行都陰有元勳夢又符引馬擁羊昭景
既立碑建廟述嘉謨九陵荆棘年空往十里笙歌景
不殊莫倚西齋闌檻去斜陽無語滿錢湖

東漢明神護宋都深宮曾有夢相符試看歿後昭
靈貺定是生前著顯謨金石文章千古在江山景
物四時殊忽聞關外鳴簫鼓畫舫何人去泛湖

依光堂

在崇福寺內太平興國元年建寺本錢氏
故苑芝生其間遂建寺號靈芝大中祥符

西湖百詠卷下

三

賜崇福額紹興中阜陵臨幸御小車至齋
堂飯僧面湖創堂扁曰依光中設御座

塵凝黼座憶垂衣今日湖波錦四圍靈毓紫芝三秀
遠光開綠玉片金輝松窗自掩空蓮社石榻相朝臥
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簫長送畫船歸

禪老身披舊衲衣寺前山色翠成圍只因曾沐君
王幸從此長依日月輝苑內舊生三秀草堂前春
長萬年枝盤輿一去無消息唯見煙林夕鳥歸

西湖百詠卷下終

西湖百詠跋

一

右宋董嗣杲西湖百詠及明陳贊和詩二卷傳刊本
於陸篠猷飛陸則借於黃小松易蓋廣仁義學藏書
也元本楮墨極古而無刊刻年月可考按西湖志云
餘姚陳贊卽嗣杲元題依韻廣和凡九十六首與嗣
杲詩併刻天順癸未南康知府錢唐陳敏政爲之序
又載嘉靖丁酉周藩南陵王雲樓子重刊序云董倡
居前陳和居後景凡九十六詩共一百九十二謂之
百詠者蓋亦極言之耳今此本首卷四十九題次卷
五十一題共詩二百首是天順嘉靖二刻俱非足本
此當是天順癸未以前所刊在當時已稱難觀矣惜
多訛舛版復憑漫雖就志乘及選家所錄稍加訂正
然闕疑處尙多也又按志以嗣杲爲錢唐道士及觀
卷首咸淳壬申自序有薄宦於雪公事簡輒是正完
之語則知撰詩時董方筮仕其爲黃冠師或在宋亡
之後有託而逃始南宋之逸民不當僅以方外目之
也嗣杲字明德號靜傳後入道孤山四聖觀改名思
學字無益見周公謹絕妙好詞陳贊字惟成官太常
少卿其行事俟再考云乾隆乙酉十月二日積雨晚
晴得閒居士鮑廷博識於蘆渚之借一軒
舊刻標題云和西湖百詠詩雖分卷爲兩而無卷上

卷下字又和詩原作俱平寫錄竟頗於意有未慊因重鈔此本稍更易之并補編目錄以便檢閱是歲臘月十有二日覆勘畢又識

再按西湖志所載周藩重刻序陳惟成是英宗時人則所謂天順癸未陳敏政爲序者自是原刻何以亦止九十六題今志中不錄敏政元序殆纂志時僅見周藩刊本遂據其序所云九十六題者著於錄而周藩翻雕時其底本或有脫頁當日亦未深考耳予所借黃氏藏本楮墨雖在嘉靖以前而脫誤紛如其非元刻甚明前跋所云天順癸未以前刊本究屬臆度

西湖百詠跋

二

終當覓元刻及周藩翻本對勘方釋此疑耳是月望後一日得閒居士再識

陳贊字維成自餘姚徙錢塘洪武間以薦授杭學訓導擢翰林待詔進博學命教內豎冲和坦易人咸親之官至太常少卿所著有自怡客屋諸詩橐

錢塘縣志

陳敏政字志行原籍湖州登宣德丁未進士卜居仁

和初授知縣歷陞南康知府政尙和易初授縣時聞

邑人多强悍人信之曰民未有不可化者及徙美邑人賀之則曰士自美吾無利也素不善事當路竟以

本官致仕南昌郡人奉主從祀於三賢祠

杭州府志

余先得影寫周藩本有南陵玉雲樓子南康知府陳敏政兩序詩僅九十六題疑未慊也今從文淵閣遺書傳鈔是帙百詠獨全鮑以文謂終當覓元刻及周藩翻本對勘方得釋疑余雖未獲元刻差喜得釋鮑疑書貴兼收豈不信哉因付手民以延湖上掌故董靜傳居清河坊陳惟成寓昭慶灣陳志行居鹽橋東又武林之掌故也光緒辛巳端午錢塘丁丙識

西湖百詠跋

三

圖

題

个

个

雙

大

光緒二十
己丑歲日
錢唐十
氏開

西湖竹枝集序

杭爲東南大郡多佳山水而西湖者卽古之臨平湖也在趙宋建國時琳宮梵宇涼亭煥館星布湖上畫船游宴殆無虛日名賢題詠甚夥自後時移代易雖所存者過半而風流遺俗無異昔時於是西湖之勝而尤甲於東南矣前元楊維禎氏寓居湖上日與郊韶輩畱連詩酒乃舍泛語爲清唱賦西湖竹枝詞一時從而和者數百家雖婦人女子之作亦爲收錄其山水之勝人物之庶風俗之富時代之殊一寓於詞各見其意成維禎旣加評點仍於諸家姓氏之下

西湖竹枝集

序

注其平昔處之詳版行海內而竹枝之音過於瞿塘東吳遠矣未幾元社旣屋版亦隨毀全集罕見所存者無幾適余僉憲浙西湖去外臺不半里政事之暇得與二三僚友升高遠望湖光山色交接於目欲訪百年遺事則故老盡矣對景懷古徒增慨嘆近從左山劉君邦彥處得此本披詠連日喜不釋手嗚呼三百篇之後代各有作益發一時之所遇諸公竹枝之作亦皆發於一時之所遇者豈有古今之殊哉必欲流傳於將來不意埋沒歲久如干將莫邪在匣室中光怪自不可掩耳遂捐俸繡梓仍廣其傳儻騷人

墨客游於湖上酒酣扣舷對兩峯歌此數曲神交前賢於煙波浩渺間豈不快哉書此以識歲月云歲在何日屠維單闕月在何日律應南呂年紀何日大明天順之三年也賜進士出身浙江僉憲陵川和維振綱識

西湖竹枝集

序

余聞居西湖者七八年與茅山外史張貞居苕溪鄰
九成輩爲唱和交水光山色浸沈胷次洗一時尊俎
粉黛之習於是乎有竹枝之聲好事者流布南北名
人韻士屬和者無慮百家道揚諷諭古人之教廣矣
是風一變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而列女傳作矣采風
謠者其可忽諸至正八年秋七月會稽楊維禎書于
玉山草堂

西湖竹枝集

三

西湖竹枝集

楊維禎字廉夫紹興人泰定間登乙科進士第再
轉鄉郡鹽司令以狷直傲物不調者十年將子妾
游淮吳間過太湖得莫邪鐵遂自稱鐵遂道人仕
久屈而文名震海內其所著文有三史正統辨兩
漢唐宋史鉞春秋胡氏傳補正詩有古樂府賦有
麗則遺音行於時云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
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鹿頭湖船唱殺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

死不惜眞珠成斗量

西湖竹枝集

一

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
木彈得鴛鴦一處飛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
意斷橋有柱是儂心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
命柳州街口問來婆

小小渡船如缺觚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塋篴
調不見狂夫橫渡河

勸郎莫上南高峯勸儂一作郎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

北高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妾死甘爲一作不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牀脚搭繩有時

爛一作浙江潮信有時失一作信管上守宮無日消

虞集字伯生蜀人官至翰林侍講學士文章爲本

朝宗工論者謂唐文至韓愈而極宋文至歐陽修而極元文極於先生也詩兼眾體古歌詩數首出於天才後雖有作者不可尙已竹枝雖不爲西湖而賦而其音節興喻可以爲竹枝之則云

西湖竹枝集

沙禽東去避網羅蕩舟相逐如遠何越山青青越女

白從此勞人覓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東盡滄溟南斗低明年白石百花

靜憶爾琴中鳥夜啼

燕姬當壚玉雪清簫中吹得鳳皇聲不及晴江轉柁

鼓洗盡船頭沙鳥鳴

魚腹浦前春水生負薪過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

去楚王宮殿在專城

王士熙字繼學東平人博學工古文其詩與虞揭

馬宋同爲有元之盛音竹枝本在灤陽所作者其

山川風景雖與南國異焉而竹枝之聲則無不同矣

居庸山前澗水多白榆林下石坡陀後車纔度裕子嶺前車昨日到灤河

車簾都弓錦流蘇自控金鞍撚僕姑山閒白雀能言語試學江南唱鷓鴣

馬雍古祖常字伯庸俊儀可溫氏延祐第一科護都踏兒榜及第官至御史臺中丞詩名敵虞王西夏氏之詩振始於石田集也竹枝蓋和王繼之作其音格矯健類山谷老人云

西湖竹枝集

日邊寶書開紫泥內人珠帽輦步齊君王視朝天未

旦銅龍漏轉金雞啼

金爐寶薰流篆雲花閒百舌啼早春五坊戲馬賽爭

道傳宣催賜十流金

楊載字仲宏浦城人延祐乙卯張起巖榜及第官至宣城理官卒平生天稟曠達開口議論正直其

詩傲睨橫放盡意所止我朝詞人能變宋季之陋者稱仲宏爲首而范虞次之

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遇著歸來燕啣入當年王謝家

燕啣入當年王謝家

一種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兩行雲若箇邊

楊侯斯字曼碩豫章人起身文學掾至集賢學士卒文章居虞之次如歐之有蘇曾云其竹枝爲女兒浦歌其風調不在虞下也

女兒浦前湖水流女兒浦口過湖舟湖中日日多風浪湖邊人人長白頭

大孤山前女兒灣大孤山下浪如山山前日日風和雨山下舟船自往還

宋本字誠夫大都人至治辛酉榜狀元弟聚泰定

西湖竹枝集

四

甲子張益榜登第皆有盛名時比之宋二宋云

湧金門外是西湖堤上垂楊盡姓蘇作得吳歌阿誰唱小卿墳上露蘭枯

舊時家住黑橋街二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

柯九思字敬仲天台人由伴讀官仕至奎章閣監書博士當天歷間日趨延閣顧遇尤深文章有臺閣體而宮詞追王建墨竹法文湖州名重當時云

浙江春來春水平洲渚縈迴春日明江頭女兒唱歌去風送楊花迷遠情

薩都刺字天錫答失蠻氏泰定丁卯阿察赤榜及第官至燕南憲司經歷卒其詩風流俊爽修本朝家範宮詞云永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欄干畔銀燈過照見芙蓉葉上霜芙蓉曲云秋江渺渺芙蓉芳秋江女兒將斷腸絳袍春淺護雲暖翠袖日暮迎風涼鯉魚風起一作吹浪江波白霜落洞庭飛木葉蕩舟何處採花人愛惜芙蓉好顏色雖王建張籍無以過矣

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渡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倦倚屏山不厭聽

西湖竹枝集

五

同同字同初蒙古人狀元及第官至翰林侍制詩多臺閣體天不假年故其詩文鮮行於時云

西子湖頭花滿煙護郎日日醉湖邊青樓十丈鉤簾坐簫鼓聲中看畫船

李孝先字季和昆陽人博極羣書不爲經生學其爲文幽深無際其古樂府詩尤長於興喻海內學者喜誦之故至正文體爲之一變云

十五女兒可憐生手牽百丈踏泥沙一作行洗腳上船歌白芷春風吹過闔閭城

鄭元祐字明德遂昌人博記覽工文章隱德吳下

爲時聞人一時名人皆折官位與之交談名理最喜漆園氏旨其爲文辯肆有法度東吳碑碣有不貴館閣而貴其所著云

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栖鴉孤山若有奢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

青青兩點海門山郎去販鮮何日還潮水便如郎信息江花恰似妾容顏

張雨字伯雨錢唐人蚤年書無不讀盡用以爲詩其詩俊逸清瞻儕輩鮮及晚年棄妻子寄迹老氏法中詩有如丹光出林掩明月玉氣上天爲白雲

西湖竹枝集

六

不目之爲仙才不可也始隱茅山後徙靈石山中詩名震京師

光堯內禪罷言兵一番御舟湖上行東京鄰舍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

貢師泰字泰父宣城人其父仲章爲翰林學士以文名當世昆季皆顯宦而泰父之名尤著聲藉甚通儒也

葛嶺東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撐入裏湖去可曾望見岳王墳

芙蓉葉底雙鴛鴦飛來飛去在橫塘人生多少不如

意水遠山長難見郎

甘立字允從大梁人少年得時譽縉紳先生辟爲奎章閣史至丞相掾卒平日學文自負爲臺閣體然理不勝才惟詩善鍊飭脫去凡近其烏夜啼曲云月落城上樓烏啼城上頭一啼海色迷再啼朝景浮馬鳴黃金勒霜滿翠羽裘烏啼在何處人生多去留誠可追配古樂府云

河西女兒戴罽毼當時生長在西湖手彈琵琶作吳語記得吳中吳大姑

西湖竹枝集

七

宇文公諒字子貞京兆人李齊榜及第轉官至高郵理官所至稱豈弟詩文尙理趣歌是詩者知其人矣

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事只說當年賈八哥

賈策字治安大梁人美丰姿器重洪雅早年辟宗正府幕至仁和令卒其僑居西興有賈公墩嘗白綸巾衣鶴氅吟嘯其上自謂風度去古人不遠詩工唐七言律字行草聯絲

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塔南高峯對北高峯

陳樵字君采東陽人居閭谷間衣鹿皮衣著書自號鹿皮子其說經前無古人謂天地萬物一體足以了經子千言萬論以金陵武夷之說不經而未嘗學爲言語文字其效詞人之作蓋不學而能者也

望夫石上望夫時杜宇朝朝勸妾歸未必望夫身化石且向征夫屋上啼

僻亭女兒生可憐今年同上采蓮船妾心恰似荷心苦只食么荷不食蓮

吳越相望瘴海深一十二驛到山陰朱麟日走一千

西湖竹枝集

八

里不爲傳書寄阿心

甫里道人陸繼善字繼之吳江人甫里先生之裔也讀書隱德有志於道學鄉里稱爲善人云

手種宜男寄去時花開灼灼葉離離芳心不似蘼蕪草一任春風爛漫吹

鄭賀字慶父諸暨人幼出家晚歸宗通史學十七史名臣皆能默識其朝代世家節里及其後人之賢否覆視無一差者文有橫溪史鈔若干條詩自詠史自鼎湖訖清風嶺凡三百餘首傳於人北高峯頭儂望夫望見西子下姑蘇脂塘水怪吳作

沼莫將西子比西湖

潘純字子素淮南人風度高遠所交皆一時名公卿歌詩道麗清郁後生多竊詠之詩餘喜爲今樂府與冷齋疎齋相爲左右

雲髻高梳鬢不分埽除虛室事元君新糊白紙屏風上盡畫屏風五色雲

黃公望字子久自號大癡哥富春人天姿孤高少有大志試吏弗遂歸隱西湖符箕泉博書史尤通音律圖緯之學詩工晚唐畫獨追關仝其據梧隱几若忘身世葢游方之外非世士所能知者也

西湖竹枝集

九

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滄波無處尋

康瑞字瑞玉廬陵人博學工古文尤工古樂府詩邵庵虞公畏友也比年廣東肅政府辟爲掾屬以善建白聞後以常調爲於潛縣稅官棄弗就

蘇公六橋柳垂堤照見郎君鞍馬肥蜻蜓蝴蝶不相識各自相憐尋伴飛

章善字立賢廬陵人博學經史隱德不仕其文章慕西漢翰林虞揭諸公深敬愛之詩尤風度邁人爭傳誦云

江晚白蘋花正開郎船不用待潮來行人只解隨潮去不解隨潮去卻回

去年作客向長沙今年書來在三巴恨郎一似楊花性見郎一似菖蒲花

趙奕字仲光故宋諸王孫國朝文敏公仲子博聞強記詩思清絕學書家法猶晉之有羲獻其丰神秀整文彩彬彬真王謝公子也

湖頭日日水光波兩兩吳娃打槳過笑隔夫葉不相識向人猶自唱吳歌

唐棣字子華吳興人由文學掾累官至休寧尹好

西湖竹枝集

十

讀書善畫山水對客談詩終日不倦其克志可知矣

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鴉

劉景元字太初四明人通經學識前朝典故隱德不仕晚游淮吳門以訓詁學教人爲舉子文雖不通顯而一時學者宗之

柳枝裊裊柳花飛一種春風有是非柳枝插地根到底花飛出樹幾時歸

陳謙字子平吳郡人博經史工文章金華黃公晉

卿爲一時詞宗慎許可見其文必咨嗟以爲不易逮也嘗悼時流文氣不古手編西漢文類若子卷行於時

樓下攤錢還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狂百日愁

熊夢祥字自得江西人聰敏曠達好讀書作詩爲文思若湧泉能作數家書舉茂才爲白鹿書院長未幾輒棄去游淮浙間卽脫略不拘有晉人風其所著述有釋樂書行於世云

船頭新月恰如眉折得雙頭蓮子歸荷花菱葉不同

西湖竹枝集

十一

種蝴蝶蜻蜓各自飛

楊伋字謹思天台人博學強記渡江後世爲江南顯族君生而穎異五歲能日記數千言十歲善屬文文有皇慶萬言書早歲受知省齋張公平野李公以史館薦不就詩名重於時云

大船撻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鴛鴦觸櫂忽驚散荷花深處又成雙

燕子來春雁來秋曾見錢王衣錦游英雄漫說八百里只管東西十四州

獅子峯頭插將旗鳳皇山下草離離三宮去後宮門

閉恰似錢王獻土時

李庸字仲常婺之東陽人故宋寶真閣學士工部
尚書諱大同之六世孫自幼好學善屬文尤長於
詩詞早歲游京師館閣諸老爭辟爲屬吏令爲江
陰州知事自號用中道人有文集曰用中道人集
六橋橋下水流東橋外荷花弄晚風郎心似水不肯
定妾顏如花空自紅

朱彬字仲文江人家世儒業登進士第工古文
作詩尤爲時所稱云

西湖竹枝集

三

見勸郎肝膽莫相猜

湖水東來日欲西蘭若參差那得齊蘇公堤邊人蕩
槳吳山樹頭烏欲栖

歐陽公瑾字彥珍廬陵人文忠公八世孫其人有
勝氣詩詞流麗

第一橋邊第一家瓜皮船子送琵琶妾身自是良家
女不是當年蘇小家

倪瓚字元鎮毘陵人其先以資雄一郡至元鎮不
事生產刻意文史尊師重友能華其家風其詩材
力似腐而風致特爲近古與其郡人吳克恭爲唱

和友興喻視吳爲高云

鷓鴣生長最高枝鴈堦銜將向北歸天長水闊無消
息只有空梁燕子飛

湖邊女兒紅粉妝不學羅敷朝採桑自從學得纖腰
舞嫁與城西游冶郎

愁水愁風人不歸昨夜水沒釣魚磯踏盡蓮根終無
藕惹一作多柳絮不成衣

桐樹元栽金井西月明照見影離離不比蘇公堤畔
柳烏鴉飛過鵲鳩栖

西湖竹枝集

三

以清靜爲務不爲苛刻以簡澹自處工今樂府有
名於時云

第四橋頭第一灣看魚直上玉泉山大魚已逐龍飛
去畱得當年舊賜環

堵簡字無傲京口人讀書開敏工唐人詩風流醜
藉流輩罕及

港上蘆蒲翠葉齊鳬鴈鴻鴈總來栖勸郎得意且行
樂白芷梅前日易西

屠性字彥德會稽人明春秋領至正鄉薦工古文
章詩益清明深重翰林晉卿黃公尤器之

二八女兒雙髻丫黃金條脫銀條紗清歌一曲放船去買得新妝茉莉花

林屋道人富恕字子微吳江人以儒入道布袋笻杖不憚險道訪天下仙山有所得輒寄於詩其作竹枝雖於本題無所比興特於題外爲善刻云
十里荷花錦一機雨餘荷氣撲人衣滿船游女蒙白芷陣陣腥風鷗鷺飛

李元珪字廷璧河東人苦志讀書端方慎重所交皆一時名公卿作詩若不經思往往超詣穎脫字法追蹤漁陽中洲之善學者也

西湖竹枝集

十四

郎去遠過江上山望郎江上幾時還只怕郎歸不相識湖邊日照容顏
三月湖邊花亂開江邊望船郎未回燕子來時春又去心酸不待喫青梅

釋文信字道元永嘉人性孤高爲浮屠氏然持其法而不爲法縛故介而能散所交皆海內名公文人字畫追吳興而別成一家叢林之俊秀也

湖西日脚欲沒山湖東月出牙梳彎南北兩峯船上
看恰似阿儂雙髻鬢

湖上採菱憐溼衣泥中取藕偶得歸怪殺鴛鴦不獨

宿卻嫌鷓鴣傷人飛

蹙金麒麟雙髻丫白銀作甲彈琵琶何曾辛苦事蠶織水口紅船長是家

張渥字叔厚淮南人明經善屬文能用李龍眠法爲白描前無古人雖時貴亦罕得之

長簪高髻畫雙鴉多在湖船少在家黃衣少年不相識白日敲門來索茶

于立字彥成號虛白子南康之廬山人博學通古今學道會稽山中以詩酒放浪江湖間愛吳中山水清曠故多居之詩有二李風時人多重愛之予

西湖竹枝集

十五

嘗觀其人如行雲流水無所凝滯游方之外者也
農家住在湧金門青見高峯白見雲嶺上已無丞相宅湖邊猶有岳王墳

楊柳樹頭雙鷓鴣雨來逐婦晴來呼鴛鴦到死不相背雙飛日日在西湖

錢惟善字思復自號心白道人治經生業長於毛氏詩學至正辛巳領鄉薦時稱其羅剎江賦云

阿姨一作姊住近段家橋山妬娥眉柳妬腰東山井頭黑雲起早迴家去怕風潮

曹睿字新民永嘉人爲舉子業時輩罕及壯年游

西浙詩文皆清新學者多愛敬之

昨夜西湖月色多照見郎君金叵羅明朝江頭放船去江亭風雨奈君何

吳復字見心富春人少拓落不羈中年折節讀書晚游湖海間海內名人不見雖千里不憚也故其聞見不陋而詩日進有如江花多自落天籟或時鳴雲歸沙嶼白日出水城黃雲氣上天星劍涇龜文入地石幢深蓋盛唐之選也
官河遶湖湖遶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纔重妾身輕

湖上竹枝集

六

西京記書三載強錦心織出雙鴛鴦肯逐大堤楊柳絮一翻風雨一翻狂

釋良震字雷隱三山人有詩名江湖閒愛吟唐人七字詩而不爲律縛如六月七月生晚涼大樹小樹臨幽窗枯槎行蟻過無數晴空好鳥飛一雙郎去東征苦未歸妾去採桑長忍饑養蠶成絲不忍賣畱待織郎身上衣

郭翼字義仲吳之崑山人博文史不爲舉子業專資以爲詩其詩精悍者在李商隱閒風流姿媚者不在玉臺下也余以湖上竹枝索義仲而義仲以

吳之柳枝答爲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采蓮湖上一雙舟白縠風生覺易秋淺淺溪流齊鶴膝青青荷葉過人頭

四月南風海岸深青旗高高樹陰陰三江潮發來如馬五兩風搖密似林

釋椿字大年吳中大族沈太傅八葉孫早年以詩名叢林中游錢唐南北兩峯詩最多南屏報上人爭奇惜年不永予讀其見予詩云揚雄宅外好修竹黃妃塔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每相見莫怪短筇

湖上竹枝集

七

來叩扉爲之深悲云

放船早出裏湖邊阿儂唱歌郎踏船唱得望湖太平曲共郎長樂太平年

郊韶字九成吳興人少開敏博學慷慨有大志工唐人詩務追開元大歷之盛故格力欲與北州李才輩上下云

十五女兒羅結一作垂照水學畫雙蛾眉長橋橋下彎彎月偏向儂家照別離

妾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憑郎醉後莫折斷畱待重來繫馬韁

風篁嶺頭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放船過去還蚤
在待取一道夜歌歸

陶愷字中立天台人好學有識量弱冠負盛名領
至正丁亥鄉薦尤工於詩蚤歲與張仲舉蘇昌齡
爲文字友有名淮海間

過江採蓮江水深上山採梔梔滿林江蓮無情搖翠
羽山梔卻解結同心

沈右字仲說吳中世家能掠去豪習刻志詩書與
縉紳先生游恂恂若諸生故其詞理婉順如此
勸郎莫向花下迷勸君莫待醉如泥臨行更有分明

西湖竹枝集

六

語枝上流鶯休亂啼

吳禮字和叔歙縣人嗜讀史吟詩爲吏有操行雖
簿書叢中不廢吟事故其詞婉熟

湖上鴛鴦相對飛春寒著人郎未歸莫捲朱簾看行
路楊花撩亂撲人衣

顧瑛字仲瑛吳郡崑山人吳中世家也喜讀書憲
府試辟會稽教官不就築室號可齋以詩酒自樂
才性高曠尤善小李詩及今樂府海內文士樂與
之交推爲片玉山人

素雲缺月掛秋河聽得臨風白苧歌湖水西來流不

391

斷海潮東去是風波

陌上採桑桑葉稀家中看蠶怕蠶飢大姑要織迴文
錦小姑要織嫁時衣

雲邱道人張簡字仲簡吳郡人詩工章柳翰墨無
俗氣而暗合書法自詩名益著而字畫因之而並
行詩名有如鬻石篇云山中學仙人斷穀自有方
泌水生石精澗之以爲糧候火中夜起松林襲馨
香切以昆吾刀潤以瓊華漿長年尙服食玉體生
光芒一朝凡骨換白石凌風翔飄飄然有凌雲之
氣者也

西湖竹枝集

九

鴛鴦蝴蝶盡雙飛楊柳青青郎未歸第六橋邊寒食
雨催郎白苧作春衣

陳聚字敬德天台人世業儒幼與兄弟從師游學
刻志讀書詩尤工律體多膾人口其弟尤有名於
時

茜紅裙子柳黃衣花開採蓮人不知唱歌蕩槳過湖
去荷葉荷花風亂吹

馮士頤字正卿富春人宋死節臣古先生之姪也
爲人倜儻有大度其詩風骨清俊與其鄉大癡道
人雲槎子爲唱和友

與郎情重爲郎容南北相看只兩峯請看雙峯橋下水新開雙朵玉芙蓉

楊椿字子壽蜀人博學能詩文爲舉子業從之游者多所開發云

農家生長在西湖暮管朝絃隨處呼早聽當初阿姨語免教今日悔狂夫

郎去天涯妾在樓西湖楊柳又三秋郎情莫似湖頭水城北城南隨處流

劉肅字子威河南開封人讀書讀律試郡從事後輒棄去游京師詩尤有法度云

西和竹枝集

二

日出放船水中流日落風波浪打頭勸郎移向儂家去楊柳青青堪繫舟

袁華字子英吳郡崑山人博學有奇才自幼以詩名縉紳聞如三峯月寒木客笑丹陽湖深姑惡飛

皆膾炙語也又如銀杏樹陰不受暑薔薇花開猶早春可稱才子矣

昨夜憶郎開綺窗平湖月白水如江妾似兩峯日相望縱有飛來不作雙

山上有山未還家日日望斷金轡車湖陰種得宜男草直待郎歸始作花

釋元樸字良琦吳郡人幼悟浮屠氏法風行雲凝無所滯礙既究禪理旁通儒學詩特其餘事耳

西湖游子那得愁美人日日狎春游爲人歌舞勸人酒不信春風能白頭

顧晉字進道玉山仲子好讀書性不愛浮靡見趨競者不與交貞素自守淡如也字法古甚其詩法有玉山之風云

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絲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

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嘶都是別人行

西湖竹枝集

三

盧浩字養元錢塘人好古喜學其爲詩不輕於用心天然超詣者流輩莫能儗竹枝首章杭人爭誦之

記郎別時風颺颺銀鼠帽子黃鼠袍別來轍迹不見湖邊青草如人高

屋前小松郎手移松高過屋郎未知願郎歸來莫再別郎作女蘿儂兔絲

徐夢吉字德符杭於潛人壯年以茂才舉傳貽書院山長歷常熟教授傳祖父毛詩學有琴餘雜言

行於世晚自號曉山中人

雷峯港口晚涼天相喚相呼去採蓮莫爲採蓮忘卻
藕月明風定好回船

邊魯字魯生北庭人天才秀發善古樂府詩尤工
畫花竹然權貴人弗能以勢約之

戴勝降時霜葉青梨花開處近清明狂夫歸來未有
信蝴蝶作團飛上城

陸仁字良貴河南人明經好古文其詩學有祖法
清俊奇偉如佛郎國進天馬頌水仙廟迎送神辭
渡黃河望神京諸篇縉紳先生莫不稱道之其翰

西湖竹枝集

三

墨法歐楷章草皆灑然可觀

山下有湖湖有灣山上有山郎未還記得解儂金絡
索繫郎腰下玉連環

別郎心緒亂如麻孤山山角有梅花折得梅花一枝作
贈郎別梅子熟時郎到家

王立中字彥強蜀人少年傲達凌物晚刻節厲行
能以門蔭公子爭秀於作者之林詩如梅粉凝嬌
不肯添晚雲籠暝壓重簷江南可是春寒甚十日
東風不捲簾又春波橋頭柳似煙越王城郭在西
邊我家繞屋皆春水盡日鴛鴦隨釣船得風流美

譽往往類此

孤山梅花開雪中恰似阿儂冰雪容不學畫橋南畔
柳春來容易嫁東風

湖山堂前密雨飛蘇公堤止行人稀喚郎扁舟早回
去春泥日晚汗郎衣

馬貫字本道紹興人早歲辟府從事不就銳志讀
書詩聲尤著焉

吳姬軋軋小車紅爭來陌上看春風不敢高聲唱歌
去恐驚丞相在船中

百花樓頭聞馬嘶郎從花裏關金雞朝朝捲起珠簾

西湖竹枝集

三

望不是郎歸不下梯

釋照字覺元四明人幼穎悟師覺王出世法不廢
儒業讀書於澱山湖濱者十年故其爲詩有本法
其尤長於詩曰絕愛才多楊執戟家住東吳錦繡
場姓氏已知傳宇宙玉堂新誦好文章畫船百丈
牽春雨鐵笛一聲鳴鳳皇海上相望千里隔尺書
無使爲吾將蓋不在大年之下也

阿儂家住第三橋白粉牆低翠竹高春光一日老一

日怕見花開一作飛伯勞

日日採蓮湖水濱湖中白日照青春東風吹雨過湖

去江花愁殺未歸人

陸元泰字長卿吳之崑山人先世故宋進士以資
雄一邑至長卿不求顯達而專志書史家聲不墜
焉

桃花衙口春水波梅花墓下竹枝歌桃花開處春光
老梅花開處月明多

釋福報字福元天台人幼從學浮屠氏苦志讀書
尤耽於詩清峻絕人如東海人歸雙燕語北窗病
起百花飛又如天台倒影三江北太白垂芒九隴
東皆佳句也

西湖竹枝集

五

貂帽誰家美少年黃金耳環月樣圓日斜走馬過湖
去柳下小娃呼上船

黃妃塔前西日沈采菱日日過湖陰郎心只似菱刺
短妾意恰如湖水深

掌機沙字密卿阿魯溫氏禮部尙書哈散公之孫
也學詩於薩天錫故其詩風流俊爽觀於竹枝可
以稱才子矣

南北峯頭春色多湖山堂下來棹歌美人蕩槳過湖
去小雨細寒生綠波

不花帖木兒字德新國族居延王孫也以華胄出

入貴游閒而無裘馬聲色之習所爲詩落筆有奇
語如玉樓珠箔晚天涼秋色依稀滿建章金井梧
桐霜葉盡自隨流水出宮牆亦宮詞之體也

湖上春歸人未歸桃紅柳綠黃鶯飛桃花落時多結
子楊花落處祇沾衣

馬稷字民立吳郡人吳中子弟往往不經師授而
皆能吟詠豈習俗使然亦風土之多才也如稷者
是已稷詩輕俊頗有勝韻蓋稷雖居賈販而獨能
脫去其習者也

與郎別久夢相思不作西園蝴蝶飛化作春深鷓鴣

西湖竹枝集

五

鳥一聲聲是勸郎歸

繆侃字叔正吳之常熟人年少有俊才詩工玉臺
小體書善楷隸侃父眞字仲素好古博雅爲當世
名士所許家有述古堂貯法書古物故諸郎多翩翩
佳子弟也

初三月子似彎弓照見花開月月紅月裏蟾蜍花上
蝶憐渠不到斷橋東

熊進德字元修上饒人其爲人退然若不及而才
名日進不可禦如木怪鬼欲出山空巖自鳴其用
心亦幽而深矣而不知其善吐媚語則如此詩者

是也

金絲絡條雙鳳頭小葉尖眉未著愁大姑昨夜茗溪
過新歌學得唱湖州

銷金鍋邊瑪瑙坡爭似儂家春最多蝴蝶滿園飛不
去好花紅到翦春蘿

秦約字文仲淮海人博學強記不妄交隱居著書

尤好吟詠古樂府如精衛望夫石律詩如吳桓王

岳鄂王諸篇的的可傳者也

湖中女兒好腰肢織金衣裳光陸離見人不語背人
笑唱得楊家新竹枝

西湖竹枝集

美

宋元禧字無逸越姚江人少穎悟而好學父欲奪
其志於市井胥吏之事輒哭而辭母哀之資其負
笈不遠千里從明師迄明經史古文之學詩其餘
緒也

十三女郎

一作兒

不出門父娘慕在葛嶺根同攜女伴

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

湖上采薪春復春養蠶長見繭絲新老蠶不識人閒

事猶趁

一作爾

東風了此身

湖光照儂雙畫眉鬢邊照見一莖絲東家女伴多年

別昨日攜來十歲兒

韋珪字德圭山陰人早年以詩鳴其鄉有梅花百

詠梓行於書坊其網羅古今詩人之學而日進於
近古者未已也竹枝二章語意俱新可稱作者矣

湖中艇子風徐徐秋水蕩漾金芙蓉釣魚不是貪雙
鯉爲恐腹中藏素書

蘇小門前月漾波牽牛織女掛秋河恨妾如星圓處
少恐郎如月缺時多

任昱字則明四明人少年狎游平康以小樂章流

布裙釵晚銳志讀書爲七字詩甚工

儂住湖邊

一作西湖

二十年花開花落任春妍門前有箇

西湖竹枝集

毛

垂楊樹不著游人繫畫船

申屠衡字仲權大梁人少貧恥爲商賈胥吏之習

銳志經史善屬文然爲時經生而兼工詩翰度越

流輩時論難之其擬詞云青鎖春閒漏點遲博山

香煖翠煙微隔簾誰撼金鈴響知是花閒燕子歸

可以列才子之林矣

白苧衫兒雙髻丫望湖樓子是儂家紅船撐入柳陰

去買得雙枝茉莉花

春去春來愁別離淡妝濃抹妬西施只今五斗青螺

黛畱待郎歸卻畫眉

蔣克勤字德敏湖州長興人東湖書院其家之義塾也克勤爲蔣氏佳子弟好古喜文祖父風流克還舊規其詩俊逸不及而典麗過之字畫亦秀潤步追吳興云

題詩秋葉手新裁好似阿儂紅頰腮寄與錢塘江上水早潮回去晚潮來

錢大有字明遠嘉興人始恨詩不工輒自忿曰杜甫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吾思讀不多不思作不工也旣而下筆流暢不疑於物善於學者也淡黃裙子縷金衫長髻垂肩短鳳簪不願燕一作京

西湖竹枝集

天

嫁官去花枝草蔓自江南

顧元臣字國衡仲瑛之子年少能讀書作詩俊爽世其家者也此詩雖用藥名隱而不顯善與喻者也

牡丹開時花滿闌芍藥開時春已殘等過三春今半夏重樓日日倚欄干

顧佐字翼之仲瑛兄仁之子也好吟詩時有驚人句蓋亦漸染玉山之習云

阿儂心似湖水清願郎心似湖月明南山雲起北山雨雲雨朝朝何處晴

周溥字公輔吳興人經明春秋五傳學用是父子

領鄉薦晚自號東園老人有東園詩行於世其詩如鄉閭新省比事至百韻蓋亦以詩爲史者也西湖西畔上清家美人有如綠萼華七星道冠拜星斗萬一瓊臺乘紫霞

畱容字養愚括蒼人治經術工古詩文所居好溪有紫芝元鶴嘗著書自號畱子云

湖上南風六月涼採蓮驚起雙鴛鴦妾心恰似蓮心苦郎心不似藕絲長

張田字芸已吳郡人工歌詩不務苟作有擬九體詩庶可以見其才之通矣

西湖竹枝集

天

潮去潮來春復秋錢塘江水通湖一作頭願郎也似江潮水暮去朝來不斷流

張翼字翔南建德人早有詩名觀其詩知其人矣南高北高峰頂齊錢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潮頭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

馬琬字文璧秦淮人自少有志節詩工古歌行尤工諸畫然皆其天姿之所出也

湖頭女兒二十多春山兩點明秋波自從湖上送郎去至今不唱江南歌

張世昌字叔京越之諸暨人爲詩善比事以故多

喜效排律詩至百餘韻不少衰晚學益進詩益工
至搜求舊作輒焚去之益知其學進矣

秦皇石頭三丈高云是秦皇繫船標儂心只似繫船
石莫比郎心船易搖

李介石字守道丹邱人好學工詩有志於儒者也
竹枝一詞不以私語而託以愛親之意亦足裨風
教云

春暉堂前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傑回
首南高峰頂白雲飛

張希賢字希顏吳之崑山人讀書儒雅酷志作詩

西湖竹枝集

三

好古物圖畫羅列左右人間欲得之者即便持去
毋所顧惜趣尙可知矣

孤山腳下路三叉孤山墓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
樹隨春供送到人家

顧敬字思恭吳郡人早年衣赭貉裘馳百金馬市
中爲彈射遨遊事泊長親且沒遂折節讀書從儒

先生游恂恂然焉若出二人爲古歌詩凌轢時輩

樓船女兒日晚一作歌蓮心結子縮雙螺湖水瀟瀟

湖月白奈爾湖中涼夜何

朱庸字伯常四明人聰敏過人讀書爲文章往往

同輩不能及詩尤可稱焉

小姑疑郎去不歸爲郎打瓦復鑽龜青山尙有飛來
日不信人無相見時

阿奴采蓮湖上舟阿郎販豆遼東州一心願逐長流
水流到遼東古渡頭

葉廣居字居仲嘉禾人天資機悟才力絕人甚與
其鄉人張翼劉堪爲文字友古文歌詩若有神助

水長西湖一尺過湖頭狂客奈愁何鯉魚吹浪楊花
落聽得櫓聲歸思多

聶鏞字茂先蒙古氏幼警悟從南州儒先生問學

西湖竹枝集

三

通經術善歌詩尤工小樂章其音節慕薩天錫如
九重天上日和初和翡翠簾垂午漏過聞到南閩新

入貢雕龍進上白鸚哥亦宮詞之選也

郎馬青驄新鑿蹄臨行更贈錦障泥勸郎莫繫蘇堤
柳好踏新沙宰相堤

李一中字彥初山陰人好讀書喜吟詠一時流輩

罕及

阿儂隨郎上釣舟郎作釣絲儂作釣釣絲無鉤隨風
蕩釣鉤無絲隨水流

完澤字蘭石西夏人聰敏過人善讀書尤工於詩

律仕爲平江路十字翼萬戶府鎮府廉謹且尙義
平汀寇實有功焉

花滿蘇堤酒滿壺畫船日日醉西湖阿儂最苦兩離
別不唱黃鶯唱鷓鴣

堤邊三月柳陰陰湖上春風似海深游人來往多如
蟻半是南音半北音

黃季倫字季倫鄱陽人性清介苦學工吟古樂府
詩與臨川危太僕爲倡和友嘗游京師從翰林學
士揭公游充三史書寫工畢奉命觀上中書授以
長洲縣教諭

西湖竹枝集

三

錢塘江頭莎草齊錢塘女兒歌別離願郎相見如月
子月子團團無暗時

湖上女兒猶褐衣出門日日望郎歸春水繞湖春草
綠草上雙雙蝴蝶飛

卞思義字宜之光州人氣宇疎曠早年有詩名湖
西憲府以其才賢辟爲屬掾勞滿轉達德錄判未
任庸田都司又以其通敏再辟爲掾史雖居官日
猶不廢於吟詩長於詠物如汗酒鐵笛爲人所稱
云

小蘇吹笛最高樓吹作大堤楊柳秋只今青塚在湖

上不識黃雲出塞愁

徐哲字延微萊州陽縣人性曠達才氣過人師南
窗謝先生學毛氏詩挾冊游吳下爲可堂左丞東
泉學士所知遂以茂才薦授峽州路長陽縣教諭
不就所著有齊東野語集行於時云

西湖春草碧薦絲上有青蚨子母全夜擣守宮和血
色盡將塗上五銖錢

紅塵萬丈長安途碧波三月宮亭湖驛路連天水到
海若比相思一寸無

盡說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牘并萬斛胭脂

西湖竹枝集

三

水瀉向銀河一色秋

女巫傳神降紫姑再拜紫姑問狂夫狂夫只在灤河
上未知一身安樂無

東家西家牡丹花妾家海榴紅勝霞海榴同苞千百
子牡丹無實漫妖邪

謝寅字叔畏上饒人疊山先生諸孫也通二禮經
學試有司弗利遂就會府辟掌籍吏然手不釋書
無塵俗狀上官一見知其嘒嘒然儒者也

郎書前月發京華燕子來時當到家記得去年裁白
芷郎君繫馬石榴花

陳樞字仲機

且莫唱君楊白花聽我西湖竹枝歌竹枝青青都是
節楊花輕白奈君何

鴛鴦宛在水中央恰似阿儂

一作奴

初嫁郎擲卻郎君

金彈子勸郎切莫打鴛鴦

莊蒙字子正吳之烏程人易直端厚與朋友交未
嘗有二言明易學習舉子業者宗之嘗游湖湘江
淮盡交東南名士晚年歸隱於吳

日出裏湖煙水開楚陽臺下抱琴來夜深彈罷烏啼
曲明月自照高高臺

西湖竹枝集

書

李廷臣字仲虞台之甯海人性簡淡好讀書極力
爲詩文湖海間人多稱道所作其餘仲容丁先生
尤愛重之其人可知矣

楊花飛盡荷花開南人北人湖上來蕩舟自唱黃陵

一作菱曲載得山頭月子回

嚴恭字景安吳之練川人累世皆仕宦而景安才
性雅淡築室海上號惜寸陰齋日以琴書自適海
內文士咸與之友其遊戲翰墨則餘事也

湖中女兒不解愁三三蕩槳百花洲貪看花開雙峽
蝶不知飛上玉搔頭

呂誠字敬夫吳之東滄人幼聰敏喜讀書能去豪
習家有梅雪齋日與文士唱和其作詩故清絕云
江頭竹枝青復黃纖纖織作養蠶筐乍可採桑南陌
上不願黃金逢貴郎

楊慶源字宗善泗水人幼機警嗜問學能日誦經
史數千言長通毛氏詩經學尤精詞賦鼓琴結字
之工又其餘事也其祖爲止齋先生父爲政改道
人俱有詩集行於時云

小姑娘兒住裏湖年來十八十三餘自從湖口送郎
去馬上金錢不受呼

西湖竹枝集

書

湖中采菱菱刺長芡頭新剝掌中藏掌中芡子眼中
淚化作鮫珠來遺郎

張守中字大本吳都人十歲能屬文十三通春秋
五傳學縉紳先生皆以奇童待之最爲鐵崖楊公

所器重家有藏書及佳聲樓爲延師納友之所

西湖女兒似西施瓜皮小船歌竹枝郎心如月有時

黑妾身如山無動時

蘇公堤上柳枝枝月子彎彎似妾眉記得雙雙拜新
月只今獨有影相隨

周南字正道吳郡人才性清瞻刻意讀書補信州

永豐縣儒學教諭所交者皆一時名公卿也其爲詩文尤有法度焉

蘇公堤上草離離春盡王孫尙未歸風度珊瑚簾影直一雙紫燕近人飛
採菱女兒新樣妝瓜皮船小水中央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情謾比藕絲長

郭庸字彥中東平人銳志經學善屬文作詩有新意時輩罕及嘗從楚先生游觀其竹枝亦可謂中州之才子也

西湖竹枝集

三

去唯有蜻蜓蛺蝶飛

流光昨日又今朝猶憶當年醉六橋金鵲翠蕤紛在眼生紅七尺繫郎腰

沈性字自誠吳興人少孤賴母教養早年事母卽以孝聞善吟唐人詩必務入其法度之域不妄作也工八分小篆

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東江頭憑誰移得吳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燕不花字孟初張掖人出貴胄而貧貧而有操不妄請謁於人讀書爲文最善持論嘗建月旦人物

評人以其言多中云

湖頭水滿藕花香夜深何處有鳴榔郎來打魚三更裏凌亂波光與月光

強珣字彥栗吳之嘉定人輕財重義工爲詩章嘗游京師辟官不就海內文士多與之交云

湖上女兒學琵琶滿頭都插鬧妝花自從彈得陽關曲只在湖船不在家

別里沙字彥誠回回人氏早登上第官至光州達魯花赤學問精明居官有政詩尤有唐人之風云

西湖竹枝集

三

風篁嶺下月色涼無數竹枝官道傍東家爲愛青青節截作參差吹鳳皇

吳世顯字彥章永興人襟度灑然讀書讀律詩不苟作受知於縉紳先生駿馬躡其進未可量者也

湖中日日坐船窗水面鯉魚長一雙好寄尺書問郎信惱人湖水不通江

韓好禮字彥敬

此詞暗藏禽鳥名

翠柳黃鶯金縷衣海棠紅嘴兩相思賓郎本是薄情鳥獨要阿儂呼畫眉

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自號雪齋錢唐人善鼓琴工

詩章三十不嫁而有風操可尙觀其所賦竹枝可
識其爲人焉行書點畫皆有法度嘗寫詩寄予答
之云紅牙筦帶紫羅毫雪水初融玉帶袍其家寫
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可能高其事母孝謹故
云

美人絕似董嬌嬌家住南山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
去月明夜夜自吹簫

士女張妙淨

一作善

字惠蓮錢唐人善詩章曉音律

晚居姑蘇之春夢樓號自然道人

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

西湖竹枝集

天

在怕見花開雙蝶飛

無名氏

蘇公堤上楊柳青人來人去綰離情東風爲爾丁寧

道折斷柔條莫再生

天竺寺前開翠微長年流水白雲飛流水入湖無日

歇白雲出岫有時歸

丁復

補

上塘楊柳下塘陰阿儂愛人不愛金塘水西來東

海水深不是阿儂深

西湖竹枝集

吳越音妖冶浮豔故其歌皆饒輕淺之味而於情獨
深如俗所傳嘉興歌出於婦人兒子船家販豎之口
而正使學士大夫深思苦索或不能就乃知情之所
肖卽爲詩西湖竹枝詞所謂肖之者也偶從徐茂吳
齋中見之遂持歸以命書奴對錄親自參校刊正謬
脫三鼓而畢尙期鏤版以公諸好事者萬曆甲辰上
燈夜眞寶居士馮夢禎書

西湖竹枝集

跋

一

西湖遊覽志

西湖遊覽志簡介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明朝田汝成著。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五年進士，官廣西右參議，遷福建提學副使。歸田後，盤桓湖山，窮遊浙西諸勝。所著除「西湖遊覽志」及「志餘」外，尚有「炎微紀聞」、「遠記」、「龍源紀略」、「田叔禾集」、「武夷遊詠」等。其中「炎微紀聞」、「龍源紀略」是記西南邊事，「遠記」則是記遼東邊事，可見他不僅是會讀萬卷書，而且是會行萬里路的。

從「西湖遊覽志」一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田汝成是很熟諳先朝遺事的，這書在體例上和宋朝潘說友作的「咸淳臨安志」相仿，但卻別開生面地在都城山川形勢外，對每一建築物都詳記其興廢沿革，古今題詠，特別詳於人物的歷史典故，所以它的內容，非常富於文學趣味。地方志而兼富有文學色彩，我們雖不能說是以田氏此書為嚆矢，但却是此書顯著的特色。

本書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萬曆十二年巡按范鳴鶴重修，二十五年，杭州太守李東魯重刊，四十七年，商維清根據他那時杭州西湖的情況將田氏遺書加以增補，但並非是把他的增補都分用小字附記於書中文句之下，而是就田氏原書加以增補的。到了康熙二十八年，姚瑩重刊遺書時，曾刪為八卷，光緒二十二年嘉惠堂主人丁丙之兄丁申（竹舟）重刻遺書，但他所據的實係商維清的增補本，因此並非原書本來面目。我們是據嘉靖二十六年初刻本排印的，初刻本和嘉惠堂本（即武林掌故叢書所本）不同處，另附校勘記于後，俾讀者能明瞭兩種本子的不同點。書中除田汝成的自敘外，其他序跋，均為嘉靖本所無，現在刊出，也只是為了供讀者參考。附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的敘錄，其用意亦同。書中標點斷句，或有不妥的地方，希讀者不吝指教。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西湖遊覽志二十四卷志餘二十六卷

明田汝成撰。汝成有炎微紀聞，已著錄。是書雖以遊覽為名，多記湖山之勝，實有關於宋史者為多，故於高宗而後備安撫，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宋乾道間，周濂溪臨安志十五卷，咸淳間，潘說友又續成一百卷，湖山特其中之一目，例不當詳。吳自牧作夢粱錄，周密作武林舊事，於當時風俗特詳，而山川古蹟又在所略。惟汝成此書，因名勝而附以事蹟，鴻纖鉅細，一一兼該，非惟可廣見聞，併可以考文獻，其體在地志雜史之間，與明人遊記徒以瑣錄登臨流連光景者不侔。其志餘二十六卷，則兼拾南宋軼聞，分門彙載，大都杭州之事居多，不盡有關於西湖，故別為一編，例同附錄，蓋有此餘文以消納其冗碎，而後本書不病於瑣雜，此其義例之善也。惟所徵故實，悉不列其書名，遂使出典無徵，真能考證其真偽，是則明人之通弊，汝成亦未能免俗者矣。

西湖遊覽志序

余自結髮，慕說西湖之勝，神馳關通也。嗣得武林田叔禾所為西湖志，閱之，其品藻湖山，嘉樂賢達，備述藝文，彰彰而右風流，情態美無倫。乃若擬乎偏安佚豫之規，項項乎倖倖之戒，令人悅而悲，有神州陸沈之憂。至其發著藝談，其說不遺，一國之俗，雖在荒僻，則又令人懷慨起興，病其風之靡，而思所以革之也。久之，買棹一至湖上，輒接志而索其真，依依不能去。地僻處中，往來經行湖上，獲其目者屢矣。則謂西湖，益款田君之所志也。第由諸其民風何若耳。去年夏，余奉命巡視兩浙，疾驅而入武林，當民風變之後，湖山漸淡，海內歸朝之士，相戒引避，不肯入，而余猶承乏。余始從何馬公驛，繼從中丞蕭公驛，問民所疾苦，廉曉之，而力整其廢，使勿滋蔓。朝夕指擿，不敢受其勞，即咫尺湖山，未遑一託足而遊。今年秋，余既備歷諸郡，再歸武林，復且大登，嘆嗟土俗，各盡其所。志前事之修廢，觀國之興衰，水陸廣闊，會清靜，靜復靜者。蕭公方被國書留少司空，而余余從湖上酌酒，水光山色，倍覺宜人，余為公加爵，相視微醺，謂康復復見昇平。嗟乎！此一湖山也，為萬民之樂，今為樂土。李文獻公，名國之興衰，蕭公之盛衰，孰要其言大而無當，今殆然矣。余因憶田君所為西湖志下「文學掌故」，水之，景已漫漶，不可讀矣。湖山在目，而文獻難得，可乎？於是捐廢舊，搜羅遺書，校其漫漶，而屬諸編，俾後之觀風者，采而附焉，則武林之風，勿虛其終焉也已。

萬曆十二年，歲次甲申中秋望日，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江陰范鳴鶴謹識。（此序嘉靖本無，刊之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敘

錢唐田汝成撰

海上之士，往往談蓬萊三島之勝，恍惚渺茫，真可踪跡。豈若西湖重青淺碧，抱麗城闔，陸走水浮，咸可涉覽？況帝鄉之餘，盡飾華富，即海上之士所稱珠宮貝闕，琪樹瓊花，當不過此！宜乎勝甲寰中，聲聞夷服也。然海內名山，率皆有志，而西湖獨無，匪非闕典。曩歲五嶽山人黃勉之嘗謂予曰：『西湖無志，猶西子不寫照，竟不校諸也。』予畫圖之。『時予敬諾，而五六年前，官遊無暇。迨乎宅憂除服，聊寓目焉，風景不殊，良朋就世，言猶在耳，負約已長。因念古人陳祥授琴，將以舒其苑結，閒楚作賦，用以感於幽冥。予不敏，竊比山水於笙歌，擬佔畢以開諸，一物二義，愛契我心。於是結集見聞，再經履討，輯撰此書。敘列山川，附以勝蹟，揭綱統目，爲卷者二十有四，題曰西湖遊覽志。裁窮之遠，兼收並蓄，分門彙編，爲卷者二十有六，題曰西湖遊覽志餘。客有病于此書多述遊治之事，歌舞之談，導慈宜者，非以長化也。予則以爲志者，史家之一體也，史不實錄，則觀者何稽焉？故秦華、終南、守國者恃爲金湯之固，武夷、雁蔚，棲真者隱爲解化之區，嶽麓、精湖，講學者闢爲都授之所。西湖三者無一居焉，而欲詳遊治之事，歌舞之談，假借雄觀，祇益浮僞耳，史家不爲也。客又病于此書名繫西湖，而旁及城市，最實不符。予則以爲西湖者，南北兩山之秀液也，南北兩山者，西湖之護沙也，遊靈隱淑，條貫同之。若非元本山川，要原別委，則西湖之全體不章，故旁及城市，正以專寫西湖也。學使文谷孔公，嘗覽而嘉之，曰：『殆郡史也，美刺具陳。』欲爲續傳，而以要夫。侍御紀山曹公，亦欲續傳，而復以要夫。至是侍御劍泉鄭公，按部兩浙，政肅風清，博雅崇文，至情盛苑。布憲之暇，訪及此書，覽而去之，謂郡守嚴公曰：『是該郡史，可以傳矣。』嚴公敬諾，屬貳守丘公綜理之，而民部秋軒薛公、水部洪宇王公，咸權稅於杭，聞茲盛舉，亦捐貲焉。未浹四旬，勅梓已竟。竊愧才拙識昧，筆削無方，符篆豈洽，虛上官之雅意，楮宜覆瓿，貽大方之兩責，若肯直其闕略，弼其訛謬，哀爲別集，被我龍光，是大願也。

嘉靖二十六年冬十一月

目次

簡介	一
四庫全書總目敘錄	一
范鳴鑄序	二
著者自敘	三
卷一 西湖總敘	一
卷二 孤山三堤勝蹟	九
卷三 孤山三堤勝蹟	九
卷八 十一 南山勝蹟	二一
卷八 十一 南山勝蹟	二一
卷十二 南山城內勝蹟	二一
卷十三 十八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二一
卷十九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二一
卷二十一 二十一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二一
卷二十二 二十三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二一
卷二十四 浙江勝蹟	二一
季東魯跋	二一
丁丙跋	二一
校勘記	二一

西湖遊覽志第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西湖總敘

西湖，故明聖湖也，周繞三十里，三面環山，豁谷橫注，下有淵泉百道，澗而爲湖。漢時，金牛見湖中，人言明聖之瑞，遂稱明聖湖。以其介于錢唐也，又稱錢唐湖。以其轅委于下湖也，又稱上湖。以其負郭而西也，故稱西湖云。西湖諸山之脈，皆宗天目，天目西去府治一百七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廣五百五十里，蜿蜒東來，凌波拔峭，舒闊布麓，若翔若舞，萃于錢唐，而瞻萃于天竺。從此而南，而東，則爲龍井，爲大慈，爲玉岑，爲積慶，爲南屏，爲龍，爲鳳，爲吳，皆謂之南山。從此而北，而東，則爲盤隱，爲隱姑，爲隱康，爲寶雲，爲巨石，皆謂之北山。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慈雲、清遠、神岡、府治、運司、寶舍諸署，清河、文錦、壽安、興教、東園、隱橋、棲塘諸市，在宋則爲大內，德壽、宗陽、佑聖諸宮，隱隱脈脈，皆王氣所鍾。而此外通則自龍山，沿江而東，環沙河而包括，露骨於茅山、艮山，皆其護沙也。北山之脈分爲數道，貫于城中，則泉臺、分司諸署，觀橋、純禮諸市，在宋則爲諸元、景靈、太乙、龍翔諸宮，隱隱脈脈，皆王氣所鍾。而此外通則自靈山，繞湖市半道紅，衝武林門，露骨于武林山，皆其護沙也。聯絡周匝，鉤綿秀麗，鬱蔥扶輿之氣，盤結渾厚，清發光華，體魄閑矣。潮擊海門而上者，晝夜再至。夫以山奔水導，而逆以海潮，則氣脈不解，故東南雄勝，形勢浩偉，生聚繁茂，未有若錢唐者也。南北諸山，蟠踞迴繞，隔爲西湖，洩懸停深，皎潔圓瑩，若練若鏡，若雙龍交度，而傾下夜明之珠，抱懸不釋。若蓮華層敷，樹樹莊嚴，而觀都花心，含露甘露。是以天然妙境，無事雕飾，觀之者心曠神怡，遊之者景留戀，信蓬閣之別墅，宇內所稀觀者也。六朝已前，史籍莫考，雖水經有明聖之說，天竺有靈運之亭，飛來有懸壺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棹，然華嚴之蹟，題詠之篇，寥落其時。逮于中唐，而經漸著，代宗時，李泌刺史杭州，憫市民苦江水之患，開六井，鑿陰竇，引湖水以灌之，民賴其利。長慶初，白樂天重修六井，堯、函、窰以當洩湖水，既沿河之田，其自序云：「每減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洩及時，即湖千餘頃無凶年矣。」又云：「舊法洩水，先量湖水淺深，待既田旱，却還原水尺寸，往往旱甚，則湖水不充，今年雖高湖堤數尺，水亦驟加，脫有不足，更決臨平湖，即有餘矣。」俗忌云：「決湖水不利錢唐。」縣官多假他辭，以惑刺史，或云：「魚龍無託」，或云：「支差失利」，且魚龍與民命執急，支差與田稼執多，又云：「放湖水則城中六井咸枯。」不知湖底高，井管低，湖中有泉百道，湖耗則泉湧，雖竭竭湖水，而泉脈常通，乃以六井爲患，謬矣。第六井陰竇，往往壅塞，亦宜數察而通之，則雖大旱不乏。湖中有無稅田數十頃，湖淺則田出，有田者率盜決以利其私田，故函、窰非灌田時，並須封閉，漏洩者罪坐所由，即湖水常盈，蓄洩無患矣。吳越王時，湖葑蕀合，乃置撥兵千人，以葑草灌泉。又引湖水爲湧金池，以入運河，而城郭內外，增建佛廬者以百數。蓋其時偏安一隅，財力殷阜，故興作自由。宋初，湖漸淤塞，景德四年，郡守王濟增置斗門，以防潰溢，而僧、民規占者，已去其半。天禧中，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祝延聖壽，禁民採捕。」自是湖葑益塞。慶曆初，郡守鄭戢復開灌之。嘉祐間，沈文通守郡，作兩井于美俗坊，亦湖水之餘派也。元祐五年，蘇軾守郡，上言：「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自唐已來，代有清治，國初廢置，遂成膏腴。熙寧中，臣通判杭州，葑合幾十二三，到今十六七年，又塞其半，更二十年，則無西湖矣。臣愚以爲西湖有不可廢者五：自故相王欽若奏以西湖爲放生池，每歲四月八日，郡人數萬集湖上，所活羽毛鱗介，以百萬數，爲陛下祈禱，若任其壅塞，使蛟龍魚鼈，同爲枯槁之餓，臣子視之，亦何心哉！此西湖不可廢者一也。杭州故海地，水泉鹹苦，民居零落，自李泌引湖水作六井，然後民足取汲，而生聚日繁。今湖淤水涸，六井漸壞，若二十年後，盡爲葑田，則舉城復食鹹苦，民將耗散，此西湖不可廢者二也。白居易開湖記云：「舊洩及時，可溉田千頃。」今縱不及此數，而下湖數十里，支差禾麥，仰賴不資，此西湖不可廢者三也。西湖深廣，則運河取藉于湖水，若湖水不足，則必取藉于江潮。潮之所經，泥沙渾濁，一石五斗，不出三歲，輒淤兵夫十餘萬開濬，而舟行市中，蓋十餘里，吏卒驅擣，泥水狼藉，爲居民大患，此西湖不可廢者四也。天下官酒之盛，未有如杭州者也，歲課二十餘萬緡。水泉之用，仰給于湖，若湖水不足，則當勞人遠負山泉，歲不下二十萬工，此西湖不可廢者五也。今湖上葑田二十五萬餘丈，度用夫二十餘萬工。近者慮免上供，額解五十餘萬石，出糶常平亦數十萬石。臣謹以重憲斟酌其間，增價中米減價出賣，以濟飢民，而增減折耗之餘，尙得錢米一萬餘石，實以此募民開湖，可得十萬工。自四月二十八日蠶工，蓋梅雨時行，則葑根易動。父老縱觀，以爲陛下既捐利與民，活此一方，而又以其餘，興久廢無窮之利，使數千人得食其力，以度凶年，蓋有泣下者。但錢米有限，所募未廣，若來者不繼，則前功復墮。近歲豐恩，特賜本州度牒一百道，若更加百道，便可濟事。臣自去年開濬茅山、鹽橋兩河，各十餘里，以通江湖，猶慮缺乏，宜引湖水以助之，曲折開闢之間，便民取汲，及以餘力修完六井、兩井，爲陛下敷蘇州民甚薄。」朝廷從之，乃取葑泥積湖中，南北徑十餘里，爲長堤以通行者。事人種葑取息，以備修湖。

之費。自是西湖大興，至紹興建都，生齒日富，湖山表裏，點綴浸繁，離宮別墅，梵宇仙居，舞榭歌樓，影帶輝列，豐極極矣。嗣後郡守湯壽、安撫周琮、京尹趙與鏡、潘說友連加治理，而與鏡復因湖水草竭，乃引天目山之水，自餘杭塘達潛水橋，凡歷數堰，枯槁運之，仰注西湖，以灌城市。其時君相淫佚，竟恢復之謀，論者皆以西湖為尤物破國，比之西施云。元德宋韓，廢而不治，景政無紀，任民規竊，盡為桑田。國初籍之，遂起稅，蘇堤以西，高者為田，低者為蕩，計陌縱橫，鱗次作，會不容刀。蘇堤以東，無流若帶。宣德、正統間，治化鹽池，朝野恬熙，長民者稍稍搜剔古蹟，粉飾太平，或倡清湖之議，俾更版籍，竟致開廢。請是都御史劉敷、御史吳文元等，咸有題辭，而浮屠蜂起，有力者百計阻之。成化十年，郡守胡濬，稍屬外湖。十七年，御史謝乘中、布政使劉璣、按察使楊繼宗等，清理湖占。弘治十二年，御史吳一貫修築石閘，漸有端倪矣。正德三年，郡守楊孟英，銳情恢拓，力排羣議，言于御史車榮、食寧高江，上疏請之，以為西湖當開者五。其略曰：「杭州地脈，發自天目，羣山飛壑，駐于錢唐。江湖夾抱之間，山停水聚，元氣融結，故堪輿之書有云：『勢來形止，是為全氣，形止氣蓄，化生萬物。』又云：『外氣橫形，內氣止生。』故杭州為人物之都會，財賦之奧區，而前賢建立城郭，南峙吳山，北兜武林，左帶吳江，右臨湖曲，所以全形勢而固脈絡，鍾靈毓秀于其中。若西湖占塞，則形勝破損，生靈不繁。杭城東北二隅，皆鑿鑿湖，南倚山麓，獨城西一隅，顧湖為勢，殆天塹也。是以潘金門不設月城，實倚外險，若西湖占塞，則陸徑無連，容容資寇，折衝禦侮之便何藉焉？唐、宋已來，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今甘井甚多，固不全仰六井，而井止，然實湖水為之本源，陰相輸灌，若西湖占塞，水脈不通，則一城將復虛飲矣。況前賢興利以便民，而臣等不能舉已成之業，非為政之體也。五代已前，江湖直入運河，無復遮捍。錢氏有國，乃置龍山、浙江兩閘，啓閉以時，故泥水不入。宋初崩廢，遂至淤塞，頻年挑濬。蘇軾重修堰閘，阻截江湖，不放入城，而城中諸河，專用湖水，為一郡官民之利。若西湖占塞，則運河枯涸，所屬南柴北米，官商往來，上下阻滯，而閭閻貿易，苦于擔負之勞，生計亦窘矣。杭城西南，山多田少，穀米蔬藿之需，全賴東北。其上塘瀕河田地，自仁和至海寧，何止千頃，皆藉湖水以救亢旱，若西湖占塞，則上塘之民，緩急無所仰賴矣。此五者，西湖有無，利害明甚，第懷舊有之業，以傷民心，修濬將起，而臣等不敢顯忌者，以所利于民者甚大也。」部議報可，乃以是年二月興工。先是，郡人通政何琮，常繪西湖二圖，并著其說，故溫甫得以其案上請。蓋為僅一百五十二日，為夫六百七十萬，為直銀二萬三千六百七兩，斥毀田舊三千四百八十一畝，除豁額糧九百三十餘石，以廢寺及新墾田補之。自是西湖始復唐、宋之舊，蓋自樂天之後二百歲，而得子瞻，子瞻之後四百歲，而得溫甫，邇來官司禁約濫弛，

豪民頗有侵園為業者。夫彼堤川澤，易廢難興，與其浩費于已墜，孰若旋修于將墜？況西湖者，形勝關乎郡城，餘波潤于下邑，豈直為魚鳥之遊，遊覽之娛，若蘇子眉目之喻哉！按郡志，西湖故與江通，據鄞道元水經及賈賈王、楊巨源二詩為證。蘇謂不然。水經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註云：「浙江，一名浙江，出丹陽縣南蠻中，東北流至錢唐縣，又東經靈隱山，山下有錢唐故縣，浙江徑其南，縣側有明靈湖。又東，合臨平湖，經槎瀆，注于海。」夫水經作于漢、魏時，已有明靈湖之說，不得于唐時復云湖與江通也。水經又言：「始皇將遊會稽，至錢唐，臨浙江，不能渡，乃遣餘杭之西澤。」後人因此遂指大佛頭為始皇觀船石，以徵西湖通江之說，殊不知西澤未必指西湖也。至于賈賈王靈隱寺詩有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楊巨源詩有云：「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與水經所稱浙江東經靈隱山相合，而西湖通江之說，泥而不解。夫巨源與樂天同時，使泥其詩以為江湖必經靈隱山以通西湖也，則明靈之說，不當兼立于漢、魏時，而樂天經西湖時，未聞有江湖侵灌之患。況自靈隱山而南，重岡復嶺，隔截江漢者，一十餘里，何魏越度以入西湖哉？要之，漢、唐之交，杭州城市未廣，東北兩隅，實為斥鹵，江水所經。故今閘閘之中，街坊之號，猶有洋壩、前洋、後洋之稱。所謂合臨平湖，無槎瀆，以入于海者，理或有之。若西湖，則自古不與江通也。乃今江既不徑臨平，繞越州而東注，而靈隱之南，吳山之北，斥鹵之地，皆成民居，而古蹟益不可考矣。

西湖遊覽志第二卷

錢唐田汝成撰

孤山三堤勝蹟

自斷橋西徑湖中，過望湖亭，爲孤山、四賢堂、林逋墓、放鶴亭、瑪瑙坡、尚書公祠、西溪別墅、近山書院、六一泉，又北爲西泠橋。

斷橋，本名寶祐橋，自唐時呼爲斷橋。張祐詩云：『斷橋荒草合』是也。豈以孤山之路至此而斷，故名之歟？元時錢惟善竹枝詞，有段家橋之名，聞者哂之，以爲杜撰，然楊、蘆諸詩，往往亦稱段橋，未可謂無證也。姑兩存之。橋堤烟柳蔥蘢，露草芊綿，望如裙帶。白樂天詩：『望海樓明照曙霞，綠江堤白照晴沙，流聲夜入伍員廟，柳色春藏蘇小家，紅袖綠絲誇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橋口，宋有龍宜園，中貴張氏別墅也。稍西，有涵碧橋，宋轉運使陳堯佐重修，碑紀其事。又西，有處士橋，宏春橋，並廢。

望湖亭，唐時在孤山之趾，宋時徙寶石峯，僞周平章張士信所建也。國初，復徙故址，四面玲瓏，夏飲最快。白樂天湖亭晚歸詩：『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飄帽，江風透透衣，柳堤行不厭，沙軟絮霏霏。』○韓克莊湖亭宴賞有懷徐復初詩：『芙蓉花開一萬頃，錢唐最好西湖邊，晚風得酒更留月，春水到門還放船，笙引鳳凰天上曲，賦裁鸚鵡座中仙，令人卻憶徐公子，深閣焚香日晏眠。』

孤山，僻介湖中，碧波環繞，勝絕諸山。唐、宋間，樓閣參差，彌布椒麓。唐張祐詩：『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草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窗月，鐘聲出北林。』○白樂天西湖晚歸回孤山寺贈客詩：『柳湖松島蓮花寺，晚動歸櫓出道場，盧橘千低山雨重，棕櫚葉戰水風涼，烟波淡蕩搖空碧，樓殿參差倚夕陽，到岸請君回首望，蓬萊宮在水中央。』○孤山寺遇雨詩：『拂波雲色重，灑葉雨聲繁，水聲雙飛起，風荷一向翻。空濛連北岸，漸入東軒，或擬湖中宿，留船在寺門。』○湖上夜飲詩：『郭外迎人月，湖邊醒酒風，誰留使君飲，紅燭在舟中。』○林君復孤山寺詩：『低處凭欄思渺然，孤山塔後閣西偏，陰沈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秋景有時飛獨鳥，夕陽無事起寒烟，遲歸更愛吾廬近，祇待重來看雪天。』○孤山寫鐘詩：『水墨屏風狀絕非，作詩除是謝玄暉，溪橋島嶼穿黃落，樵斧丁丁隔翠微，還照未沈僧獨往，長烟初淡鳥橫飛，南峯有客憐幽靜，閒

倚林間忘卻歸。』

四賢堂，正德間，郡守楊孟瑛建，以祀唐刺史李公泌、白公居易，宋守蘇公軾，處士林公道者。泌字長源，代宗時任，引湖水入城，鑿六井以解斥鹵，民到于今賴之。居易字樂天，穆宗時任，築湖堤以蠲洩湖水，溉田千頃。軾字子瞻，哲宗時任，浚湖鑿井，治堰閘以利民，民立祠祀之。通字君復，隱居孤山，傲岸不羈，養吳興，繞植梅花，吟詠自適，徜徉湖山，或連宵不返。客至，則童子放鶴招之。其宗其高，尚屬號和靖處士。先是，唐民懷白公之德，即山之廣，寺以祀公。至宋，益以蘇公、林公，名三賢堂。紹興間，建四賢延祥觀而盡徙之，祠遂廢。京尹袁詔復建於蘇堤中。天順三年，郡守胡濬徙之故址。成化十一年，布政使賈良、杜謙等增建仰高亭、吳居閣。楊公濟湖記事，奉李公泌而併祀之，遂名四賢堂也。堂之左，舊有四照閣，久廢，成化間，郡御史韓雍復建，嘉靖十四年毀。和靖吳居閣舊詩：『遠舍青山看未足，故穿林表架危軒，但將松嶺延佳客，常帶風雲認遠村，吳榜自能凌晚汰，湘簾何苦屬芳蓀，餘生多病期恬養，聊此棲遲一避喧。』○又絕句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天竺溪流上，獨樹爲橋小結廬。』○僧道潛四照閣懷少游學士詩：『猿鳥投林已寂然，芭蕉過雨小樓前，雲移艇盤中間破，月自遙峯缺處圓，照坐不須紅炬燭，可人惟有煮煙烟，校書御史屬書客，嗜書處同此夜眠。』

林逋墓，在孤山之陰。紹興十六年，建四賢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存之勿徙。成淳間，夏似道題石曰：『和靖先生墓』，命金華王庭奮之。元胡僧掃墓，其後墓，僅餘一石，玉簪一枝。成化十年，郡守李端善治。逋嘗作梅花詩一聯，爲士林羨，而能詩亦多清逸。比其卒也，四賢堂然。題詩云：『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東還稿，且喜曾無封禪書。』時人咸重其節介，而范公希文與公雅厚，贈詩云：『巢由不顧仕，堯舜豈遺人，』又云：『風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逋詩云：『竹樹遶吾廬，情深趣有餘，鶴閑隨水久，蜂懶得花疎，酒病妨開卷，春陰入荷簫，書牕古墨盡，多半寫漁漁。』○『數鳥分清絕，林扉擁翠微，步穿僧徑出，肩掛鹿衣歸，水聲香點熱，烟塵早夢肥，功名無一點，何處更忘機。』○『園井夾蕭森，紅芳隱翠陰，畫巖松風靜，春雪竹簷深，歲課非無稅，家藏獨有琴，顏淵遺事在，千古壯開心。』○『湖水入隴山，遠舍隱居與世相連，閉門自掩蒼苔迹，過客時驚白鳥飛，賣藥比常嫌有價，灌園終亦愛無橋，如何天竺林間路，猶到秋深夢翠微。』○『四賢垣衣約具履，已甘衡泌號沈冥，伶倫近日無侯白，弘農舊時有衡青，花月病懷看酒醒，雲蘿幽信寄茶經，茅君使者蕭閑甚，獨

理髮毛向戶庭。○梅花詩：『素芳搖落獨喧妍，占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斷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須檀板共金尊。』

○高九真拜和靖墓詩：『玉函香骨老雲根，占斷孤山水月村。萬葉泉清涵竹影，種梅地冷帶苔痕。生前已自全名節，身後從誰問子孫？惟是年年寒食日，遊人來與酌清尊。』○陸天錫詩：『先生勝蹟得孤山，小艇沿湖日往還。自愛烟霞居物外，豈知名姓落人間？鶴無過迹苔痕老，梅自開花月影閒，表裏有餘祠有集，高風千載更應頌。』

放鶴亭，在孤山之北，嘉靖中，饒府令王武作。其巖有歲寒巖，其下有處士橋。先是，至元間，儒學提舉余謙既善處士之墓，復植梅數百本于山，構梅亭于其下。郡人陳子安以處士無家，妻梅而子鶴，不可偏舉，乃持一鶴，放之孤山，構鶴亭以配之，並廢。

瑞瑤坡，在孤山之東，碎石文疊，若瑞瑤然，人多採之，以鑄圖章。

尚書俞公祠，公名琳，字德章，臨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歷官通政使、太子少保、工部尚書。殿庭敷奏，聲如洪鐘，豁達有雅量，祠臨大池，幽清可賞。其致仕歸也，尚書劉舜臣贈之詩云：

『鸞聲柳色滿皇都，疏櫺榮歸入畫圖。與阜每將綬間駕，願人時有粟供廚。青春作伴真奇遇，綠酒相親豈細無？莫道尚書無憾事，一身詩債欠西湖。』蓋公之錫與、月廬、與夫，皆出遇，綠酒相親豈細無？莫道尚書無憾事，一身詩債欠西湖。』

異數，故有問駕、供廚之句。祠內左有木香一本，引蔓雙柏，高三丈餘，枝條叢密，溫潤滿庭。花時如迷玉垂珠，雪色照耀，軟香襲人，聞數百步。衆鳥鳴噪其上，終日不去，至花殘乃不復聞。右有古梅一株，盤抱奇石，疎出石孔中，歲久與石融合，老幹杈枒，如從石面生也。疎花冷朵，與喬松相映。每霜月流空，斜陽在樹，真若羅浮，與姑射仙人遊也。此

湖上二奇，四方遊客見者無不贊美。○

西溪別墅，中書舍人洪澄所築也。開徑瀕湖，爽塏深觀，疏泉鑿石，簾簾庭除，喬木數十章，左右環映，架樓林表，周楹高明，晨花夕月，春豔秋輝，凡山水之佳，攬挹盡。

近山書院，編修金瑒別墅也。結構簡素，質而不俚，得林壑之風焉。瑒有西湖歌十首云：『羣山歷歷紫雲開，迤邐遙從天目來，到地已分吳越界，近江還有鳳凰臺。』○『百頃湖光一鏡通，分明天上採芙蓉，更攜童子吹簫去，待得西陵月滿空。』○『三竺晴分紫氣來，兩峯遙峙白雲隈，千年肅穆功勳在，萬古精忠日月開。』○『保叔浮圖高插天，碧雲流影下晴川，六橋萬柳千桃樹，鏡裏分明錦繡懸。』○『萬山西下水東朝，宋室南遷宮殿高，只說西湖載歌舞，不能千載竟漁樵。』○『曾聞天竺與天通，寶藏龍宮次第逢，回首西湖歌舞舞，一天香霧曉山紅。』○『三賢遺澤滿杭州，祠宇丹青日月留，更有孤高林處士，水光山色共悠悠。』

悠。○『美人秋水隔西東，羣快芙蓉千丈紅，欲取清香結芳佩，晚風斜度月冥蒙。』○『南屏斜日萬峯懸，朵朵青蓮出水邊，山外冥靈即滄海，望隨星斗下蒼天。』○『買得泉山十畝餘，舊隨漁父結芳居，更憐此日西湖酒，不說當年太史書。』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蘇子瞻銘銘略云：『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予通守杭州，別公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長于詩，吾昔為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問於民事，求人于湖山而不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抵掌論人物，勤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嶽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為恨。公處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為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為能文者用。故吾以為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建年，六一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守杭州，則勤亦逝矣。其弟子二仲靈六一公像與勤像而祀之，有泉出講堂下，予遂本勤志，而名之曰六一泉。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有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疑于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千百傳。嘗試與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斯泉也。』復於泉後作東坡庵，以自寓云。』泉屋自南宋久廢，至國朝洪武初而復興。教授徐一夔為作疏云：『六一泉者，東坡先生會勸上人哭歐陽公處也。泉在孤山之址，勸上人居住焉。先生為著泉銘，其徒既作石屋覆泉，且刻『泉銘』泉上。宋南渡後，廢勸舍為延祥觀。元初，又廢觀為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幾三百年。元季兵燹，泉始呈露，但石屋已搖，而『泉銘』亦為他僧會昇去。有僧曰行昇者，鉅荒游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還於舊處。欲建祠堂一區，如當時祠公與上人故事，而力有未逮，將持短疏，求之好施之家，與凡傳宗之美、釋門之老，助財成之，庶幾歐、蘇二公與上人之流風雅韻，同不泯云。伏以陸莊勝地，實在名邦，勸上人于此幽棲，蘇長公因之數至。迹分縹緲，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幸表于懷賢，伏式昭于萬劫，故淵源有永，幸與文脈俱流，雖名號僅存，幾逐劫灰共化。欲存故迹，必建新祠，此舉非為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瞻依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與高風而共遠。願官樂助，毋謂濫干。』

孤山舊有廣化寺、西關、辟支塔、經堂、柏堂、竹閣、智果院、瑞瑤寶勝院、報國寺、閔泉、候夫泉、四聖延祥觀、西太乙宮、金沙井、萬壽寺、學士溝、西湖書院、並廢。○廣化寺，或云即孤山寺，陳天嘉初建，名永福，宋時改為廣化。○西關，一名彌勒關，辟支塔在焉。僧志文詩：『楊柳垂葭覆水濱，徘徊南望倚欄頻。年光似鳥翻翻過，世事如棋局局新。嵐積遠山秋氣悠。』

象，月生高閣夜精神，誰驚一陣鷗鳥起？蓮葉舟中把釣人。」○柏堂，宋僧志銳作，陳文帝天嘉二年，有植兩樹于孤山寺中，至宋時猶存其一，號陳朝柏。志銳作堂其側，曰柏堂，與竹閣連。屬蘇子瞻作詩紀之云：「道人手種幾生前，鶴骨龍姿尚宛然。雙幹一先神物化，九朝三見太平年。忽驚華屋依巖出，乞與嘉名到處傳。此柏未枯君記取，灰心聊伴小乘禪。」後孝宗嘗書此詩勒石。○竹閣，白樂天作，在孤山寺中，杭人因觀公像而祀之，今爲四賢堂址。其詩云：「晚坐松籬下，有眠竹閣間。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別修造，只此是玄關。」蘇子瞻詩：「海山兜率兩茫然，古寺無人竹滿軒。白鶴不留歸後語，蒼龍猶是種時孫。兩童卻似蕭郎筆，千畝空懷渭上村。欲把新詩問遺像，病維摩詰更無言。」○智果院，舊有參寥泉，其時有僧道潛者，號參寥子，於潛人，通內外典，能詩。蘇子瞻守黃州，參寥子自吳中訪之，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後七年，子瞻守杭州，參寥子始卜居智果院，有泉出石縫間，甘冷宜茶。寒食之明日，子瞻與客泛舟自孤山來訪，參寥子汲泉鑽火，烹黃柏茶，適符所夢。遂記以刻石，爲之銘曰：「在天雨露，在地江湖，皆我四大，滋相所濡。偉哉參寥，彈指八極，退守斯泉，一簞四益。予晚聞道，夢幻是身，眞即是夢，夢即是眞，石泉槐火，九年而信。夫求何信，實弊汝神。」又詩云：「溪水返舊壑，飛雲思故岑。念君忘家客，亦有懷歸心。三閤得幽寂，數步藏清深。鑽金虛橘塢，散火楊梅林。茶笋盡禪味，松杉眞法音。雲崖有淺井，玉甕常半斟。遂名參寥泉，可濯幽人襟。相攜橫嶺上，未覺衰年侵。一眼吞江湖，萬象涵古今。願君更小築，歲晚解我簪。」參寥子答詩：「泰山屹天下，四海同仰止。我公命世英，突兀等於是。胸中涵秋漢，皎然徹雲滓。當年事危言，軒冕如脫屣。但貴知我希，事無不吾以。風雲果爾符，六關排空起。一夕厭承明，抗章求遜避。餘杭古雄藩，比蕭富生齒。立談政即成，興不負山水。雍容梵末契，訪我須臾鄙。大旆輝松門，禽猿亦驚喜。森森門下士，左右集珠履。使君道體姿，圭角非所恃。軟語如東風，薰然著桃李。今朝眞勝事，千載足遺美。安得筆如椽，磨崖爲公紀。」○瑤瑤寶勝院，舊有開泉，僕夫泉，僧智圓所鑿也。智圓字無外，僑唐人，博學勵行，號中庸子。時王文穆公罷相，知杭州，諸僧出迎，慈雲禪師適之僧往，圖以疾辭，曰：「傾山倒壑，奔走紅塵，暫留坐鎮。」諸僧報願。與處士林道爲友，隱化，命門人即後山飲陶器而饗葬之，名陶器冢。自爲銘曰：「清淨本然，無變無遷，爲陶器，密運開泉。」又作自悼詩三首：「平生宗禪亦宗儒，竭慮研精四體枯。莫待歸全寂無語，始知諸法本來無。」「蕭蕭暮後千竿竹，鬱鬱溪前一樹松。此處不須兄弟哭，自然相對起悲風。」

「莫談生滅與無生，漫把心神與物爭。陶器一藏松樹下，綠苔芳草自縱橫。」○報恩寺，開寶初錢氏建，亦六一泉地也。○四聖延祥觀，紹興間，章太后還自沙漠建，以沈香刻四聖像，并從者二十人，飾以大珠，備極工巧。爲圓曰延祥，亭館窈窕，麗若畫圖。水深花寒，氣象幽雅。時高宗絕愛西湖，孝宗嘗率之以遊，歷三朝爲故事。高疎寮詩：「水明一色抱神州，雨壓輕塵不敢浮。山北山南人喚酒，春前春後客凭樓。射熊館暗花扶展，下鵝池深柳拂舟。白髮邦人能道舊，君王曾奉上游遊。」元初，楊璉真伽廟爲萬壽寺，層像爲香，斷殊爲縷，而舊美荒落矣。○西太乙宮，宋理宗時，中貴盧允升等以奢侈導上，崇稱五福太乙臨吳越之分，乃即延祥園建太乙宮。而瑤瑤坡、六一泉、金沙井皆歸御園，宮觀亭榭，理宗以御書額之，若瀛壖、射磨、白蓮堂、挹翠堂、蓬萊閣、香月亭、清靜亭，號列秀爽，殆仙居焉。觀有涼堂，紹興間遺構也，高宗將臨觀之。其時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幸，素壁非宜。」而趨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即乞向方酒四斗，香出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畫一斗則一堵已成，畫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理宗改爲黃庭殿，周并闢詩：「黃宮廣殿號黃庭，突兀浮雲最上層。五福貴星留不住，水堂空照九枝燈。」元時，楊璉真伽廟爲僧窟，未幾，漢廢。○金沙井，在廣化寺，白樂天愛酌之，井底硤燦如金，出之即黑。○學士溝，在山南，由處士橋入。元時，西湖墮舍，好事者疏之，以通小舟。集賢學士揭傒斯南鎮，明節高嶺，見而動焉，因名學士溝，曼碩自爲記。○西湖密院，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建之以居大理郡人夏時正，即太乙宮故址也。建書庫，捐贖田，以待四方學子。徐奇詩：「天上歸來畫錦行，一區書屋傍湖成。身如五柳先生懶，心似孤山處士清。松下研硃朝露滴，竹西開卷夕陽明。遙知載述中宵候，萬丈文光北斗平。」西泠橋，一名西林橋，又名西陵橋，從此可往北山者。元張與詩：「紅藕花深逸興饒，一雙鸂鶒避鳴榔。曉風涼入桃花扇，臘酒香分椰子瓢。狂客醉歌明月上，美人歌斷綠雲消。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泠第一橋。」○劉邦彥湖上花開報劉廷美詩：「白鷗遙待酒船來，芳草汀洲去復回。爲惜杏花寒勒住，西泠昨夜一枝開。」

蘇公堤、趙公堤、楊公堤。蘇公堤，自南新橋之北新橋，橫截湖中。宋元祐間，蘇子瞻守郡，濬湖而築之，人因名蘇公堤。夾植花柳，中爲六橋，橋各有亭覆之。其詩云：「大橋橫截天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翁席卷蒼烟空。」章子厚詩云：「天而長虹一盤痕，直通南北兩山春。」自是湖分爲兩，西曰裏湖，東曰外湖。南渡後，堤橋成市，歌舞盡之，走馬遊船，連旦不息。

歲久弗治，兩湖之溝，日涸，漸成陸地。我（○）朝咸化已前，裏湖盡為民業，六橋水流如練。橋正拱闊之，西抵北新堤為界，增益蘇堤，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列植萬柳，頓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堤亦就圯。嘉靖十二年，縣令王鈺令犯人小罪可宥者，得種桃柳為贖，自是紅翠稠疊，燦如錦帶矣。

堤南第一橋曰映波，與西岸第六橋對，舊有旌德觀，先賢堂。觀本定香寺，今止存定香橋，寶慶間，京尹袁韶改建為觀，有虛舟、雲錦二亭，堂名仰高，祠祀許由而下四十人。寶慶初，去潘閣及節孝婦孫夫人凡五人。中有振衣、清風二亭，花竹繁紉，小山曲逕。尋併入旌德觀。○第二橋曰鎖鑰，與西岸第五橋對，舊有湖山堂，京尹洪憲建。結構雄傑，而勢偏閭，前擁雙塔，後植兩峯，巖起拱衛，顧盼生輝，四望洲回浦合，蔚然雲錦。三賢堂，袁公所建，以配白、蘇、林三公者。後有三堂，扁曰：「水面雲北月香，水影晴光雨色。」○第三橋曰望山，與西岸第四橋對，水名花港，所謂花港觀魚者是也。舊有雪江講堂，淳祐中，婺州布衣胡仇充三賢堂堂長，號雪江，有歸義集。○第四橋曰壓堤，與西岸第三橋對，舊有崇真道院，俗稱施水庵，賈似道建。庵傍有石臺，龍燈以照夜船。水仙王廟，亦名龍王祠。先是，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有井曰薦菊，蓋取蘇詩「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盡寒泉薦秋菊」之類也。今廢。嘉靖二十二年，郡守陳仕賢構亭其上。○第五橋曰東浦，與西岸第二橋對。○第六橋曰跨虹，與西岸第一橋對，稍北則為西陵橋矣。高竹屋詠蘇堤芙蓉「菩薩蠻」詞：「紅雲半壓秋波急，點粧泣露啼嬌色。幽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捲西風錦。明日粉香殘，六橋烟水寒。」○陳剛中湖堤感舊詩：「昔日珠樓擁翠鉤，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張光弼湖堤即事詩：「湖柳湖波盡可憐，不知春在阿誰邊。滿頭翡翠雙鬟女，細雨吳歌渡畫船。」○李章開春曉過湖詩：「宿雲如墨繞湖堤，細柳新蒲咫尺迷，行到畫橋天忽醒，誰家茅屋一聲雞？」○吳養浩與張伯雨湖堤暮歸詩：「柳絲淡蕩雨霏微，隔水遙看羽蓋飛，馬上仙人強支酒，踏花何處晚來歸。」○何夢桂春日過湖詩：「白髮星星紗帽烏，強隨年少過西湖。清明上冢行人在，寒食開門宮使無。半世行蹤隨杖屨，百年悲樂寄尊壺，歸來第五橋邊路，半樹斜陽噪暝鴉。」○孫太初詩：「十里飛花送酒卮，六橋兒女鬪春詞。無人會得漁翁意，獨立晴湖照影時。」趙公堤，宋淳祐中，京尹趙與權，自北新路第二橋至趙院築堤，以通靈竺之路。中作四面堂、三亭，夾岸花柳，以比蘇堤，人遂稱趙公堤也。（二）

名蹟也，鎮唐人，仕吳越時。嘉熙中，趙與權京尹時有喻，奏封天澤侯，有天澤井、萬仙翁乳松。○小隱園，本內侍陳源外宅，後收入重華宮，後賜張貴妃建德園，前有雙岸金沙洲。○畫閣，康廟別業。楊廷秀詩：「岸岸樓臺傍水濱，畫閣飛入水心橫，傍人莫問游何處，只道荷花深處行。」○史園，史徽孫別業。○香園，香坊園別業，其西北有馬蟠橋。○寶淵園，康廟軍故宅也。

楊公堤，裏湖西岸者是也。知府楊孟瑛既開西湖，遂築此堤，增建六橋，俗稱裏六橋是也。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惜其名不立，無以匹配蘇堤，今擬定之。自北而南，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水出焉，題曰環璧。自此而西，可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出焉，題曰流金。自此而西，可通龜院路，遊鱗、竺者之所從停棧也。第三橋，近龍潭，深淵真淵，有時祥光浮水，蓋神物之窟宅也，題曰臥龍。自此而西，可通茅家埠。第四橋，遠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曰攤秀。從此而西，可通花家山，又名花家園。第五橋，西絕高峯，舊有三賢祠在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喻好賢也。題曰景行。從此而西，可通靈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蘇祠祠，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其源長矣。詩云：長發其祥。非清源不可，題曰清源。（三）

湖中舊有三塔、湖心寺、並廢。○三塔，俱在外湖，三塔鼎立。皇明弘治間，俞寧陰子淑者，乘憲甚厲。時湖心寺僧倚估鎮守中官，不容官長以酒肴入。陰公大怒，慮其姦事，立毀之，併去其塔。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西湖十景所關三潭印月者是也，故建三塔以鎮之。

西湖遊覽志第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出湧金門，折而南，爲兩峯書院。

湧金門，舊名豐豫門。宋時，有豐樂樓與門相值，若屏障然。蓋堪輿家以此當山水之衝。今移稍北，近柳洲寺。

兩峯書院，皇明太子太保刑部尚書洪公別墅也。公名鑑，字宜之，饒州人，歷官四川按察使。發姦擒伏，聽決如流，庭無宿訟。時食事屈說者，與公齊名，故蜀有「洪不支鍋，屈不解餅」之語。尋以都御史巡撫順天府，增築邊堡，自山海關抵居庸，延袤千里。更巡撫雲南、貴州，督理漕運四十年，始入刑部，兼左都御史，復以川、陝有警，都之亂，奉命征之，寇平，加太子太保，乞致仕。築書院於西湖，號兩峯居士。

又南，爲靈芝崇福禪寺。

靈芝寺，本錢王故苑，芝生其間，拾以爲寺，遂額靈芝。至宋而規制浸宏，高、孝兩朝，四隣幸焉。有浮屠軒，依光堂，亦爲新進士會年餘名之所。元末燬。永樂初，世宗重建。朱靜佳詩：「黃金匝地小橋通，四面清平納遠空，雲氣長扶天子座，日光靜動梵王宮。殘碑幾字苔苔雨，清磬一聲楊柳風。沙鳥不知行樂事，背人飛過夕陽東。」○蓋嗣景依光堂詩：「庭葵臨虛墮垂衣，今古湖波鏡四圍，靈籤紫芝三秀遠，光開綠玉片金輝。松篁自掩空虛社，石榻相朝臥柳枝，半捲珠簾看落景，鼓鼙長送畫船歸。」

寺畔，舊有顯應觀，楊王上船亭，靈隱堂，寶蓮院，紫雲院，黃成院，永隆院，慈光庵，正覺院，超化院，妙淨院，寶德寺，並廢。○顯應觀，肥城州府君者，府君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滏陽縣令，有異政，民立生祠，既卒，爲神于其土。靖康間，高宗爲康王，還金寇，走鉅鹿，馬驚，留兩騎行，值路三歧，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導之。至至廟下，有土馬，磨汗如雨。因假寐，夢神將白羊轎之，曰：「得孝子。」黃兆孝宗。由是累朝崇奉。六月六日生辰，遊人間，香。咸淳間，改額昭應，理宗嘗謁古經石刻，後歸靈芝。寺有蕭郎山水，蘇軾巨畫壁。

清波門，通流瀾水橋，瀾瀾爲華士橋，折而南爲茶坊嶺。

流瀾水橋，瀾瀾而引水入城，經府前者。

華士橋，當故宋聚景園前，蓋城中藏治嶺諸山之水，舊出錢湖門，輸委於西湖者，必經橋下。大坡派，若夾字然，故稱夾字橋。港長九十六丈，後人訛爲學士港，然則華士橋者，豈即夾字橋之誤歟？而宋時咸淳志，夢梁錄諸書，皆無夾字橋之名，獨武林舊事有學士、柳浪等橋，而柳浪聞爲，遂爲西湖十景之一，又「三」不可謂無據也。豈其時有文人爲學士者，得龍院於從遊，應制、題詠，遂以名橋，若李太白曾向書郎張翥遊河州南湖，遂改南湖爲郎官湖，近世孫一元著高麗「三」于西湖，遂改西湖爲高士湖者，或此類也。橋久崩廢，惟條石丈餘，橫跨港口，舟人以小艇入，雖清波門者，僞僕乃度。郡人王翬者，好義士也，捐貲重建之，高廣倍昔，題其梁曰學士橋，蓋從郡人稱名之便，且歷以傳，存舊蹟也。汝成爲之記，立石建事於橋畔。○馬浩淵念奴嬌詞：「東風輕軟，把綠波、吹作般般微皺。彩舫亭亭，寬比屋，載得玉壺芳酒。勝景天開，佳朋雲集，樂繼蘭亭後。珍禽兩兩，驚飛總自回首。學士橋口桃花，兩屏松色，蘇小門前柳。冷翠柔金紅綉幔，掩映水明山秀。閒試評量，總宜圖畫，無此丹青手。歸時侵夜，香街華月如畫。」

茶坊嶺，宋時有茶坊在焉。

清波門外，沿城而北，舊有聚景園、仙姥墩，並廢。

聚景園，孝宗所築。先是，高宗居大內，時時屬意湖山，孝宗乃建名園，奉上帝遊幸。園中有會芳殿，凝春、覽遠、芳華等堂，花光、蕊津、聖光、桂景、瀟湘、涼觀、瑞芳、彩霞、寒碧等亭，柳浪、華士等橋，疊石爲山，重樓竊窺。其後累朝臨幸。理宗已後，日漸荒落。故高陳寒詩：「翠華不向苑中來，可是年年惜露臺。水殿春風寒漠漠，官梅卻作野梅開。」不久而聚景之威作矣。今惟柳橋尚存，世稱柳浪聞鶯者是也。園傍舊有靈應堂，俗呼包道堂，水心寺，陸連庵，法喜院，興福院，定水院，凡浮屠之虛九，並歸園內。○仙姥墩，神仙傳云：餘杭人也，鍊於西湖農家，善採百花釀酒。王方平嘗以千錢過農家，與姥沽酒，飲而甘之。自後華仙時降，因授藥一丸，以償酒債，姥應化去。後十餘年，有人經湖，遙望，見賣百花酒者，即姥也。前所居，蓋高數十尺，今已夷爲坦途矣。王介甫詩云：「綠荷堂前橋水綠，歸來正復有荷花。花前若見餘杭姥，爲道仙人憶舊家。」

又西南，過長橋，爲南屏山、淨慈寺、高工池。

長橋顯短，而以長名者。先時，水口甚闊，橋分三門，有亭障之，壯麗特甚。其後浸淫填塞，兩傍皆民廬矣。其南舊有澄水閣、南閣，宋時，錢湖門內臨山之水，分爲三道，兩道則繞湖西

湖，故穿城至海子口流出。省馬院後爲水渠，引至澄水關入湖。而南則者，亦分方家峪之水，引歸長橋，謂之三渠，皆有石橋，今亦湮廢。意謂果時：「南唐遺名架石梁，寺樓鐘鼓幾斜陽，相傳亭時危基壯，誰見橋橫古道長。澄水關荒沙草碧，清波門近市塵黃，鳳凰山在關干外，玉柱烟屏畫一行。」

南屏山，峯巒疊秀，怪石玲瓏，峻壁橫坡，宛若屏障。凌空而峙者，爲懸日峯，今以寺後卷石刻懸日峯三字，謬矣。傍有石壁，刻家人卦，中庸樂記篇，相傳爲唐人八分書，而後人刻司馬溫公書六字，亦非也。又有米元章書寒臺二字，今皆不存。張翥國九日遊南屏山詩：「山僧領客與何長，懸日峯前俯大荒。舊俗尚存三令節，人生難遇兩重陽。丹楓換葉蕭秋老，黃菊留花過國香，更欲磨崖訪陳蹟，西風吹冷薜蘿裳。」○正道源詩：「南屏高瞰府城西，臺角千秋共醉迷。四柱臺邊烟是幕，百花橋畔葦連堤。龍樓閣路迎輿輦，綺繡登山汗粉題，暮色沈沈郭郭閉，寶燈輝映梵天低。」○王伯安詩：「溪風漠漠南屏路，春服初成病眼開。花竹日新僧已老，湖山如舊我重來。層樓兩處青林迥，古殿雲晴碧嶺迴，獨有幽禽解相信，雙飛時下讀書臺。」○孫太初卜居南屏山詩：「石上藤蘿對夕曛，解衣長日坐來頻。挽回滄海真無計，領略青山合有人。養鶴似嫌雙口累，爲漁又過一牛身，相逢惟是南屏老，獨樹柴門許結隣。」○「道人占斷南屏景，十里青山帶郭斜，對水柴門通鶴路，隔隣烟火是漁家。巖頭老樹占風雨，石上蒼苔閱歲華，粧點太平遺著我，棧橋桐帽送生涯。」

淨慈禪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衛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從王求金，錢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翌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論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太宗改賜壽寧院。熙寧中，郡守陳襄，延禪師宗本居之，闢歲二○早，湖水盡涸，寺西隔甘泉出，有金色鯉魚遊焉，因鑿爲井，寺乘千餘，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興，僧道容實鳩工焉。五歲始成，墾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五百羅漢者，涅槃經云：昔有五百商人出海採寶，值千盜擄去，併剽其目，日夜號痛，有告之曰：「靈覺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捨，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爲證阿羅漢果。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彌人間，蓋示人從生有食，因食受苦，因苦得報之意。其時塑像成出一僧，而儀貌極異，神氣如生，像成而僧化去。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羅漢尊者，獨設一龕，黃羅幕傍，置簾簡，側身偃蹇，斜目觀人而笑。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以手摩腹，黑光可鑒，今龜廢矣。紹興九年，改賜淨慈報恩光孝寺額，既而復燬。孝宗賜金成之，御書慧日閣。嘉泰四年，復燬。

嘉定十三年復建，開勝甲於湖山，故程翰林秘記文有：「深紅映地，飛翠侵霄，蒼轉驚劍，彤排麗嶺，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樓雙乎玳瑁」之語。時宰臣建議，以京輔佛寺，推大甲乙，第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淨慈與焉。廢置作五十三參等像，皆名師值鼎，丁清溪所畫也。大抵規模與靈隱相若，故二寺爲南北兩山之最。東坡詩云：「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其弘壯在南渡前已然矣。先是，寺僧顯汲，負擔湖濱，紹定四年，僧法憲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號爲雙井，開是茗碗香玉，漱風鳴月，千柄臨噴，永無乏供，丞相鄭清之爲記。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徧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時，湖寺盡燬，而茲寺獨存。皇明洪武間燬，僧法澤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建。寺內有永明室，圓照樓，華玉軒，一湖軒，並廢。鐵鑪重數千斤，款云：「聚貞明二年鑄」。茲寺之建在吳越時，而僧顯貞明，或從他寺移來，未可考也。寺北有四眼井。蘇子瞻謁宗本因和周列駕詩：「臥聞禪老入南山，淨掃清風五百間。我與世疏宜獨往，君緣詩好不容攀。自知樂事年年減，難得高人日日閒，欲問靈公覓心地，要知何處是無還。」○鄭清之雙井詩：「水神何時生六湖，飛出雙泉江練白，平湖浸月渺無邊，一笑對之成採客。鐵鑪初動曉星橫，夜掩寒窗聲淅淅，千年佛殿蓮花乾，十畝空庭蔭修柏。問泉何事趁奇觀，故向庭前作真澤，昔年何處今何通，泉豈有心隨捧捧。若云泉自井中來，枯瓮沿山有龜坼。如盲地中泉自見，是年何須穿土脈。幡風衝動雨無干，細陰此證歸禪伯，我方饒舌爲井記，了不相干勞刻畫。寄詩更欲結茶緣，付與宗風自鑄拍。」○白廷玉詩：「奎額昭回龍屈盤，入門已覺厭塵寰，何當白髮三千丈，來寄清風五百間。帝子蒼梧金嶺，家人卦剝翠屏顏，西湖日日船如織，半在南屏第一山。」○虞伯生詩：「寒梅的的西來意，翠竹青青劫外春。日出碧雞山作舞，臺空彩鳳地無塵。八年寫過湖山好，萬里歸來月色新，我在錦官城裏住，白雲滿屋便爲隣。」○王伯安詩：「臥病空山春復夏，山中幽事最能知，雨晴階下泉聲急，夜靜松間月色過。把卷有時眠白石，解纜隨意濯清漪，吳山越嶺俱堪老，正奈燕雲保遠思。」○姚公綬方丈詩：「第一橋頭日晡，天風吹酒已全無。人穿只隔東西嶺，烟水平分裏外湖。自解金魚僊杜甫，誰招白鶴弔林逋，兩峯勝槩山僧得，好爲南屏一寫圖。」

萬工池，在寺門外。宋建炎已前，寺毀還回祿，鞠爲荆墟。崇熙間，有善青島之術者，云須鑿池以灌之，宗本乃募化爲此，與力者萬人，故名。寺畔，有南屏興教寺、廣教院、寶相寺、法性寺、顯聖寺、空律寺、惠照寺、昭慶院、廣法院、希夷道堂、章芳園、甘園、並廢。○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青雲亭、清曠樓。蘇子瞻詩：「我識南

屏金鑄魚，重來撫散齋餘，道從舊社得，心印似前生。竟手書。詩合平湖久無沒，人經豐
 歲尚形疎，雖憐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憶孟諸。○廣教院，號小南屏。○寶相寺，晉天福
 九年吳越王建。○法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顯慶寺，宋開寶五年邑人殷仁德建。
 ○空律寺，後周廣順元年吳越王建。俱元末廢。○惠照寺，今爲淨慈香積。○希夷道堂，劉
 義衣建。○翠芳園，舊名屏山園，理宗朝改翠芳，有五花亭、蘭桂、梅桂、咸淳中，建宗陽
 宮，亭館花石，移取殆盡。○甘園，在淨慈寺對，舊爲內侍甘升之園，又名湖曲園。理宗嘗
 臨幸，有御愛松、望湖亭、小蓬萊、西湖一曲。後歸趙觀文，又歸謝節使。周密詩：「小小蓬
 萊在水中，乾淨猶實有遺踪，園林幾換東風主，留得亭前御愛松。」
 淨慈寺後，爲蓮花洞，居然亭。

蓮花洞，巧石層敷，若芙蓉之爛熳。居然亭，在洞口，登茲則湖山風景，揭曉無遺矣。嘉靖間，
 閩人洪玉方爲紹興守，坐法，逮會城，寓淨慈，刑部照磨張文仁，築此亭居之。玉方曰：「一
 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遂名居然亭也。

淨慈寺前，爲雷峯塔，藕花居，倪尚書蓋。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脈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曰迴峯，宋有道士律立之居此，號迴峯先
 生，或云有雷峯者居之，故又名雷峯。吳越王妃於此建塔，始以千尺十三層爲率，尋以財
 力未充，姑建七級，後復以風水家言，止存五級，俗稱王妃塔。以地產黃皮木，遂配黃皮塔。
 俗傳湖中有白蛇、青魚兩怪，鎮壓塔下。其旁舊有顯慶院，雷峯庵、通玄亭、望湖樓、並廢。
 林通詩：「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村見，秋潮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疎竹動微
 薰。自愛蘇門嘯，懷賢事不羣。」○又中峯望北山詩：「拂石觀林壑，巖然空色秋。疎雲帶
 層巒，疎葉障清洲。固自堪長往，何爲難久留。庶將添上想，聊作刻中遊。」

藕花居者，洪武中，淨慈僧廣衍建。衍以博學幽修大典，歸老于此。林亭幽雅，開傍湖濱，長
 夏荷舒，清風滿室。塔畔有東退居者，亦衍別業也。王伯安詩：「掩映紅粧真似藕，隔林知
 是藕花開。共君聯臥不須扇，自有香風拂面來。」(七)

倪尚書墓者，太子少保史都御史倪文毅公岳之祖墓也。岳，先世爲錢唐人，顯初徙南京，
 遂籍上元縣。岳之父謙，亦爲南京都御史，諡文僊。

山畔舊有上清宮、雲霧觀、普寧寺、淨相院、珍珠園、勝景樓、並廢。○上清宮，葛仙翁煉丹之
 所，道士胡養微築，理宗御書「清淨道場」。○普寧寺，周廣順元年建，名白蓮寺。大中祥
 符間賜額，謝皇后香火。有鐵塔一，石塔二。○淨相院，吳越王建，有無盡意園、樂善軒、一

段奇軒。○珍珠園，宋張循王後別墅，內有珍珠泉、高寒堂，官庫取以釀酒。○勝景園，在

雷峯塔路口，高宗時別館也。光宗時，慈福太后以賜韓侂胄，改名南園。陸務觀南園記云：

「慶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以別園賜今少師平原郡王韓公，其地實武林之東麓，而

西湖之水匯于其下，天造地設，極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祿賜之餘，其爲南園，因其自

然，輔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勝御視，左顧右盼，而模規定。因高就下，通室去蔽，而物

象列。奇葩美木，爭効于前，清流秀石，拱揖于外。飛觀傑閣，虛堂廣廈，上足以陳俎豆，下

足以奏金石者莫不畢備。」升而高明顯敞，如蜺蜺，入而窈窕深邃，疑于無窮。乃悉取

先侍中魏忠獻王之詩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許開」，上爲親御輪臺，以榜其額。其射

廳曰「和容」，其臺曰「寒碧」，其門曰「藏春」，其閣曰「凌風」，其積石爲山曰「西湖洞

天」，其湖水藕(通)稻爲「困橋」，爲牧羊牛、畜鴈鶩之地曰「歸耕之莊」。其他因其實而命

之，名堂之名，則曰「夾芳」，曰「餘望」，曰「鮮霞」，曰「於春」，曰「歲寒」，曰「忘機」，

曰「照香」，曰「堆錦」，曰「清芬」，曰「紅香」。亭之名則曰「遠慶」，曰「幽翠」，曰「多

謙」。自紹興以來，王公將相之園林相繼，皆莫能及南園之勝。然公之志，豈在於登臨

遊觀之美哉，始曰「許開」，終曰「歸耕」，是公之志也。公之爲此名，皆取于忠獻王之詩，

則公之志，忠獻之志也。與忠獻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將者，豈無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後

往往寂寥無聞，而韓氏子孫，功足以名垂廟，被弦歌者，獨相繼也。或曰：「上方倚公如濟

大川之舟，公雖欲遠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與公之自謙，本自不作。天下

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謙，此南園之所以不可無述。游老病謝事，居山陰澤中，公以手

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游竊復思：公之門，才傑所萃也，而願以屬游者，豈謂其愚

且老，又掛衣冠而去，則庶幾其無諛辭、無修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歟？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

不辭也。」

南屏山之西，爲九曜山、發祥祠。

九曜山與赤山聯屬，舊有九曜星君廟。

發祥祠，以祀昌化伯邵公林者。公，孝惠皇太后父也。太后侍憲皇，生慮考壽宗獻皇帝，於今

上爲祖母，以威里恩封公伯爵。嘉靖十九年，敕葬於此，給賜五萬餘兩，阡陌崇嚴，甃新工

巧，江南所無者。其地舊爲法因寺，吳越文穆王建，有古鐵塔，後王井，甘(通)濟，雖旱不枯。

又西南，過太子灣，折而南，爲石屋山、石殿洞、德壽洞、大仁顯寺。

太子灣，宋時莊文、景獻二太子墳園。

石屋洞，高數畝，街徑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簾几。其底連通幽，闔然密室，周牆厚五六十丈。仇仁近詩：「摩挲空青露石地，遊龍伸臂下南高，鬼神穿鑿地脈碎，風雨支撐天柱牢，瞻瞻蒼苔侵佛髻，懸懸乳溜濯僧袍，幽虛聞是香山史，燈暗洞荒沒野蒿。」

又南過烟霞洞，爲水樂洞、烟霞洞。大仁禪寺，吳越王建，宣和三年重修，俗稱石屋寺。其對山名瑞峯，下舊有淨梵院。

水樂洞，在烟霞山下，洞傍，錢氏建有西關淨心院。宋淳熙六年，以賜內侍李榮，仍建佛宇。

巖石盤峙，洞壑虛豁，泉味清甘，聲如金石。熙寧二年，郡守鄭鼎名之曰水樂洞。後二年，蘇子瞻來爲伴，遂賦詩云：「君不學白公引涇東注涇，五斗黃泥一傾水。又不學哥舒橫行西海頭，歸來羯鼓打梁州。但向空山石壁下，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流泉無絃石無竇，強名水樂人人笑。慣見山僧已厭聽，多倚海月空留照。聞道靈泉東入海，遺響猶谷含宮徵，聲奏未成君獨喜。不須寫入薰風絃，縱有此聲無此耳。」嘉泰以來，洞爲楊郡王家別園，聲石樂事，最稱幽雅。年久，棄積弗治，水樂絕響，買似道嘗用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廢興者，不得其說。一日，似道遊焉，俯視旁壑，悠然有笑，曰：「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有聲。今水雖其中，土壅其外，欲其振響，得乎？」亟命疏鑿導洞，有聲從洞間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廢興，於是始復。乃募亭，以所得子瞻真蹟刻置其上。又取詩語名其亭，若堂曰「聲在」，曰「愛此」，曰「留照」，曰「洞喜」。他如「介堂」、「玉洞」、「漱石」，「宜晚」，則皆組其勝處。又即山之左麓，開鑿爲徑徑而上，亭其三山之巔，杭越諸峯，江湖海門，盡在周覽，扁曰：「上下四方之宇」，奇觀也。洞中泉由「愛此」引其下，入「漱石」，潄于「聲在」，達于「玉洞」。山之巔，爲池以受之，每一撒提，伏流飛注噴薄，如崖瀑然。景物之勝，視昔有加，而淨化院則仍其舊云。洞後有石佛接持庵，相傳有聖僧頂笠挑包，隱形于石。咸淳初，建庵覆之，今廢。王大受詩：「歷聘空靈六六天，更來洗耳聽春泉，迅瀉激石浮清響，樹樹行沙寫素絃。路口林亭三四曲，洞中日月幾千年。何人獨得開收律，帶入宮商與世傳。」

○楊仲弘詩：「石林求路轉蒼牙，來訪香嚴大士家。兩過門前生蘗葉，風行壑上落松花，懸崖滴水鳴金磬，激澗流泉走玉砂。欲道山林去城市，久知寂寞勝紛華。」

洞傍，舊有清覺院，歸雲庵，並廢。○清覺院，有法華泉、金蓮池。○歸雲庵，宋寧宗時，有永

清師師坐石窟中，聞高峯鐘聲而悟道。

煙霞洞，晉開運元年，有僧潮洪結庵洞口，遇神人指山後有勝蹟，何不顧之？洪忽見洞內有盧大尊，顯像石壁，若鑿刻而成者，甚異之。未幾，洪卒。吳越王錢氏夢僧告云：「吾有兄弟一十八人，今方有六，王可聚之。」夢覺，訪得煙霞洞有六窟，遂補刻一十二尊，以符所夢。洞後，宋有清修寺，今廢。惟泉鼻石、佛手巖、石煙霞、東坡留題尚存。周紫芝詩：「湖兩峯高，屹立曉相望。蒼涼昇海日，飢餓露千峰。羣龍絕險陀，巖谷飽追訪。細柳洪寬初，蘊香含萬象。潭池久已死，缺忽其巧匠。誰令鑿空手，出此奇嶮狀。中虛納遊雲，谷靜答幽唱。暗穴下無底，滴聲相悲壯。十八志聲聞，附石出遺像。誰其架修椽？置置雲雨上。青山不知數，連巖森百丈。忽於兩峯間，萬頃見烟浪。澎湃海濤聲，往往入雲杖。天公愛此山，令我拜嘉貺。矜焉隔仙凡，欲往觀側視，便當學枯禪，綺語獨宿妄。自足伴周遊，長年此還放。」

砂磴屈折而上，爲南高峯、榮國禪寺。

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詰屈，松篁蔥蒨，莽芒鞋布襪，勞筋鉅杖，不可涉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宋崇寧、乾道兩度崇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五級，塔中四壁，則東瞰平蕪，烟消日出，盡湖山之景。南瀉六江，波濤洶湧，舟楫隱見香櫓間。西接巖壑，怪石翔舞，洞穴連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瀉慶阜，陵隨曼衍，歸隱衆出，麋鹿連雲。山椒巨石，屹如鐵冠者，名先照壇，相傳道者煉魔之所。峯頂有鉢盂潭，潄川泉，大旱不涸，大雨不盈，潭舊有白龍洞、龍王祠，今廢。

榮國禪寺，即塔院也。宋寶祐五年，福王與芮禪，咸淳六年，安撫潘銳友創華光閣、五顯祠，又拓徑以便登陟。今寺廢，而五顯祠尚存。

西湖遊覽志第四卷

南山勝蹟

後唐田汝成輯

自太子灣而西，爲玉岑山，其對爲赤山、惠因洞、惠因寺。

玉岑山，相傳其山產玉，故稱玉岑。其山秀拔，層巒聳峙，中有古木倒植，森翠凌冬。崖上

「玉岑」二字，許采書，山門「玉岑」，宋理宗書也。

赤山，其土赤，故名。由湖而陟此者，近定香橋爲赤山埠，其水曲爲洛陽灣，張伯雨構水軒于此。劉邦彥詩：「洛陽灣頭春水，呼猿洞口晴雲，漁歌散盡五音，橫唱悠悠獨聞。」又詩：

「春水初生洛陽灣，驚飛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陰清晝閒。」自此而南，過大慈山，出江干，商旅不絕，宋有牛羊灘宮在焉。張與詩：「急雨斜風吹客衣，赤山埠頭人渡稀，欲行不行徒步遲，六橋新水漲平堤。雲松冥冥曲徑迷，探蓮舟傍綠荷歸，欸乃一聲天欲暝，隔花驚起鷺鷥飛。」

惠因洞，出自赤山，經惠因寺前以入湖。有蛟居洞中，故洞口鑿鐵爲窗，嵌石以拒之，高數尺，因名鐵窗洞。

惠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王建。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奉

寶首。元祐二年，以金書演淨源法師三百年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龕塔以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所。適蘇子瞻守杭，上疏云：「自熙寧來，高麗

屢入朝貢，兩浙騷然，皆因姦民徐徽等交通誘引，妄談庸僧淨源通曉佛法，以致義天僕奉來朝，從源請解。淨源既死，其徒復持其影舍利，遠渡過海，以致義天差人祭奠，兼進金塔標

敬。朝廷受之，則以食示外夷，計構紛然，朝貢雖接，夷使所至，洞壑山川，購買書籍，不惟

中國受其愚，而邊防亦疎，乞御金塔勿受，絕其來意。」事宗書「華嚴經閣」，理宗書「易庵」。元延祐四年，高麗王奉詔進香，繼經于此。至正末歲，國初重葺，俗稱高麗寺，礎石精工，雕鏤宏偉，兩山所無。

赤山左右，舊有廣果寺、開化尼寺、法興寺、保福院、永慶院、真如院、淨梵院、崇教院、寶林院、廣法院、修古寺、正濟寺、法雨寺、安福尼寺、極樂尼寺、定光庵、靈神庵，並廢。○廣果寺，在惠因橋北，錢王建。紹興初，漕司試兩浙士于惠因寺，以廣果爲別試院，有虛悅、棲鳳二軒。○開化尼寺，慈知建。○法興寺，舊名法明。○保福院，在長耳巷，舊名寶慶，錢王建。

有王隱泉。○真如院，貞觀初建。○淨梵院，舊名瑞峯寶林院，錢王建。有可風軒。○廣法院，內有清曠亭。○修古寺，舊名瑞龍，爲郭、夏、李、韓四皇后舊宮。○法雨寺，舊名水心，續改靈巖，大中祥符賜額。○安福尼寺，尼普慶建。○極樂尼寺，尼德勳建。○定光庵，在法相寺西，有泉盤瀑飛洒，潄漱如珠，雖旱不竭，名定光泉。○靈神庵，僧友道士張達道所居，高宗嘗賜白羽扇，至元猶存。○靈天閣，詩：「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識，羽服年多落鳳翎。」

惠因寺而北，爲法相律寺、六通律寺、寶泉。

法相律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高僧行修，號法真，年十三，進具通參諸方，得法於雲峯存公。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通于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遊歸唐，吳越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乾祐四年，跌逝，高足漆其真身存焉。寺內有銀杖泉。劉士亨贊法相寺海納庵上人詩：「湖上招提信少雙，翠微樓閣白雲窗，耳聞古佛遺真像，眼見高僧豎大幢。納挂紫藤驚鳳翼，鉢分滄海毒龍降，懷香欲叩尼羅殿，寸絳隨隨不易撞。」

六通律寺，舊名六通慈德院，吳越王建。有辟塵爐，非木非石，扣之鏗然，纖塵不染。

寶泉，出赤山之陰，合于惠因洞。元時，有黃子久公望者，號大癡，卜居泉上。子久善畫，有「山水訣」傳于世。

赤山之北，爲三台山，于肅公墓。

于公名肅，字廷益，錢唐人。英廟北狩時，公以兵部尚書任調事，外攘內撫，有社稷功。英廟復辟，肅巨石亭，徐有貞等忌肅之，誣公不軌，竟以冤死，其子肅，奉葬于此。成化二年，廷議始白，上遣行人馬謙諭祭之，其詞略曰：「常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以自持，爲權姦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諡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肅繼之時，「太傅出南方，履字天人表，義在英廟朝，議論多了了。三邊正統末，胡羯日假擾，先皇巡朔方，肅騎伏清沼，黃雲既塞垣，仙仗迷周道，法駕一蒙塵，作意索金寶。京城既搖動，和議難紛紜，公時贊戎機，決策截瀾側，告廟定儲君，誓衆守陞堡，耀兵向陰山，異欲舉征討。居庸扼咽喉，鐵馬豈得擒，坐令度計窮，食盡師遂老。翠華果全歸，黃龍免再造，雖重獲昇平，社稷功非小。功高反殺身，於古亦嘗聞，固由天威赫，實爲青蠅蝕。天日終難輝，即見是非跡，神哀啓后靈，殊錫遼陽。億昔靖康亂，謀國何草草，堂堂宋諸良，唯唯道和好，甘心拜犬羊，所以至絕島，直書在史氏，公節須續續。」

三台山之前，爲栗山、八盤嶺、周真人墓。

周真人思得，仁和人。精五雷法，指測休咎，輒驗。皇明永樂初，召試，嘉獎，建天將廟居之。思從北征，累著勞績。隱事仁廟、宣廟、英廟，寵賚特厚。景泰改元，懇乞還山，年九十三卒。訃聞，遣行人許篈諡祭，贈號真人，敕葬于此。

自三台山而北，爲小麥嶺、東嶽行宮、靈應廟、永福橋。

小麥嶺，其地宜麥，故名。西有支徑，可通大麥嶺、蓋積慶山之陵隨巡邏者。

東嶽行宮，宋咸淳中建，以奉泰山之神。

靈應廟，其神蔣通，實直孝親。紹興十一年七月，坐化桐木下。時騰騰熾烈，七日如生，累見靈異，境內賴之。事聞，詔爲立廟崇祀。

永福橋，俗稱飲馬橋，吳越、宋時，皆牧馬于此。

嶺畔，舊有旌德顯慶寺、靈應觀、太清宮、淨林廣福院、冰堅書堂、贊寧塔、梅坡園、並廢。○旌德顯慶寺，宋慈明太后香火，賜田三千畝。後山泉石甚奇，有雲巖軒、清壑、凝紫、靜雲等亭。○靈應觀，宋寧宗時，中貴張氏類，御書冲隱庵、淳祐中，道士范善遷重建，賜名今額。

庵在觀右，而觀改仁壽矣。○太清宮，寧宗時朱靈寶守固建，楊太后書道經，刻石幢。有歲寒軒、養性凝神堂，後爲寶貴妃功德寺。○冰堅書堂，宋樞密金淵號冰堅，築室于此，因葬焉。積慶、永清二山在後，平鼎山在左，湖山在前，凡錢唐城邑、江湖之勝，近在几席，乃南北二華中之最高山也。有君子、天一、二泉、理宗御書「積慶山」、「怡顏齋」、「書畫閣」以賜，又賜寺額曰「積慶教忠」，不及建而止。○贊寧塔，贊寧，高氏，德清人，出家杭州祥符寺，著述甚多，時人謂之律虎。後武肅王禮重之。宋興國初，召對滋福殿，詔修高僧傳三十卷，卒諡圓明，葬龍井。○梅坡園，楊太后宅業，在顯慶寺西。董嗣皋詩云：「園丁自飽栽花利，月入楊家得幾何」者是也。

又西，爲大麥嶺，其傍爲花家山。

大、小麥嶺，皆南、北兩山之界，又西北通仙芝嶺，出九里松。大麥嶺有蘇軾、王瑜題名。

花家山，一名蛇山，瀕湖而登，爲茅家埠。仇仁近詩：「閒循石澗列雲屏，樹影生涼挂翠衣，靜聽軒窗聊寄傲，軟紅塵土竟忘歸。滿傾竹葉春霞滑，輕摘蕉花曉露稀，禪意法乘俱莫問，且談舊事共依依。」

嶺畔，舊有法空寺、資聖院、盧園、淨安院、崇真宮、淨嚴院、隆興庵、水陸庵、妙心寺、並廢。○法空寺，舊名資慶。○資聖院，爲廢王墳。○盧園，宋內侍盧允升小墅，景物奇秀，有池、文

石甃砌，水洄而深，與魚種集，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地也。○淨安院，宋內侍盧宋

臣香火院。○崇真宮，舊爲女冠，後改永淨尼寺。○淨嚴院，內侍盧永仲香火院。○隆興

庵，楊府卿院。○水陸庵，亦楊府卿院，又名慶安院。

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靈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尚書徐公墓。

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景光蜿蜒扶輿，狀若異物。山畔有平鼎、永清、馬鞍、延壽等

山。靈石之麓，舊有吳越太尉薛公墓，今廢。薛公居正，仕武肅王，塚前生紫藤，遍遶三華，其三世孫昂，仕宋爲尚書左丞，人謂紫藤之瑞應也。墓側有白蛇蟠，崑崙巖。

張伯雨墓，伯雨名天雨，號唐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徽宗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括蒼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風貌凝峻，見者異之。工書能詩，文更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友

善，嘗屏居修茅山誌。墓近玉鈞橋，伯雨賣玉鈞所造也。墓久頽廢，成化間，嘉興姚公綬葺之，既爲立傳，復爲之銘曰：「嗚呼，此句曲外史居貞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鈞，潤波靈石，路披薇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譬如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續之賢，句曲居貞，全乏訪求之志。遂使墓門荒廢，兆趾崩奔。松柏摧爲薪，其設時

樣之精，身世是何物，曾履夜客之侵。痛茲創履雷津，慨爾視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倘友而景行前哲。」

尚書徐公墓，公名琦，字良玉，號唐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蒙利饒金珠香綵甚厚，琦悉卻之。少師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蓮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于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山畔，舊有靈石寺、崇德顯慶院、崇因報德院，並廢。○靈石寺，在棲真院之上。○崇德顯慶院，舊名棲真，樞密使章瑳建，有墓在焉。元祐中，僧善本居之，號大通禪師，示寂，名定光塔，後爲永王、所（三）王殯所。○崇因報德院，在鷗鷺峯側，有靈石泉，又名藏寒泉，高宗嘗臨幸焉。與積慶山永清院皆開府薛居正功德，後院廢，而靈石泉猶存。

又西北，爲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靈石，楊梅塢、獅子峯、延恩衍慶禪寺、龍井、神運石。

風篁嶺，多蒼筤篠簹，風韻淅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涼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舊蕭蕭，元豐中，僧辨才泮治深壑，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石甃砌，水洄而深，與魚種集，西湖十景所謂花港觀魚，即此地也。○淨安院，宋內侍盧宋

臣香火院。○崇真宮，舊爲女冠，後改永淨尼寺。○淨嚴院，內侍盧永仲香火院。○隆興

庵，楊府卿院。○水陸庵，亦楊府卿院，又名慶安院。

自永福橋折而西北，爲靈石山，元道士張伯雨墓，明尚書徐公墓。

靈石山，亦名積慶山，林壑中時有景光蜿蜒扶輿，狀若異物。山畔有平鼎、永清、馬鞍、延壽等

山。靈石之麓，舊有吳越太尉薛公墓，今廢。薛公居正，仕武肅王，塚前生紫藤，遍遶三華，其三世孫昂，仕宋爲尚書左丞，人謂紫藤之瑞應也。墓側有白蛇蟠，崑崙巖。

張伯雨墓，伯雨名天雨，號唐人，號居貞子，又號句曲外史，宋徽宗文忠公九成之後。年二十，棄家遊天台，括蒼諸名山，晚入開元宮，從真人王壽衍爲道士，風貌凝峻，見者異之。工書

能詩，文更奇古，與吳興趙孟頫、浦城楊載、蜀郡虞集、豫章揭傒斯、清江范梈、金華黃潛友

善，嘗屏居修茅山誌。墓近玉鈞橋，伯雨賣玉鈞所造也。墓久頽廢，成化間，嘉興姚公綬葺之，既爲立傳，復爲之銘曰：「嗚呼，此句曲外史居貞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鈞，潤波靈石，路披薇樹，塢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譬如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

久無繼續之賢，句曲居貞，全乏訪求之志。遂使墓門荒廢，兆趾崩奔。松柏摧爲薪，其設時

樣之精，身世是何物，曾履夜客之侵。痛茲創履雷津，慨爾視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

圖。曠世而默契予心，倘友而景行前哲。」

尚書徐公墓，公名琦，字良玉，號唐人。宣德初，以左通政使安南，蒙利饒金珠香綵甚厚，琦悉

卻之。少師楊士奇畫梅題詩贈之云：「兩度安南奉使來，玉蓮曾見嶺頭梅，天朝使者清于

玉，不帶飛塵半點回。」

山畔，舊有靈石寺、崇德顯慶院、崇因報德院，並廢。○靈石寺，在棲真院之上。○崇德顯慶

院，舊名棲真，樞密使章瑳建，有墓在焉。元祐中，僧善本居之，號大通禪師，示寂，名定光

塔，後爲永王、所（三）王殯所。○崇因報德院，在鷗鷺峯側，有靈石泉，又名藏寒泉，高宗嘗

臨幸焉。與積慶山永清院皆開府薛居正功德，後院廢，而靈石泉猶存。

又西北，爲雞籠山、風篁嶺，一片靈石，楊梅塢、獅子峯、延恩衍慶禪寺、龍井、神運石。

風篁嶺，多蒼筤篠簹，風韻淅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塵表，流涼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

嶺故舊蕭蕭，元豐中，僧辨才泮治深壑，名曰風篁。蘇子瞻訪辨才龍井，送至嶺上，左右

驚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名曰：「連公過虎溪矣。」辨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作亭

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紀之詩云：「日月轉雙轂，古今同一丘。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家，人士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浦，魚龍爭睚眦。此生寄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拙，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道流。聊使此山人，永記二老遊。大千在掌握，事有別離憂。」○張仲舉陪劉時中遊鳳凰臺詩：「山行黃鶴祥，緩轡不可驅。天然已幽阻，風篁更盤紆。前嶺乳竇峯，錯立石筍株。洩雲相虧蔽，蒼翠變態殊。層梯俯山巔，中節見西湖。晴景散遠歷，秋色連平蕪。陰崖溢幻泓，直下龍所都。森突人上傑，雷水生斯須。泉流緊活活，魚出閑于于。飛霜未著樹，綠陰猶紛敷。茲晨正佳節，況得喧暖扶！雙亭俯瀾谷，列坐陳酒壺。松風吹片華，香韻世所無。奉常老博士，幾載賜茶羹。歸來北山南，同此寂寞娛。我友二三子，文采珊瑚珠。歡然隨所適，形蹟安能拘？窮探忘前期，欲罷重踟躕。浮風收不上，展底青橫嶺。炊烟忽生誤，落日棲鳴鳥。終當借上方，雲臥鳳凰翼。勿盡茲遊興，與君爲後圖。」

山下沙盆壩，宋有陳剛中墓，今廢。剛中，福州閩清人，建炎初，任太府寺丞，上封事，極恢復，忤秦檜，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葬於此。

一片磐石，在鳳篁嶺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鐫刻。松檟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巖巖可賞。

楊梅壩，近瑞華壩，宋時有金堀者，所栽楊梅盛美，因以起名。蘇子瞻嘗參寥子楊梅時：「新居未換一根椽，只有楊梅不直錢。莫共金家開甘苦，參寥不是老婆禪。」蓋謂此也。至今其地楊梅長於他產。

獅子峯，高出羣岫，可瞰江游，北望天竺諸峯，疊秀如畫。楊康夫獅子峯觀潮詩：「海國梅清瘦雨收，胡床高踞碧嶺頭。三韓水接天無盡，百越山窮地欲浮。樓閣剛風吹碧簾，旌旗落日照紅猷。行人莫問驅潮事，潮落山西漫十洲。」○「獅子峯雲涌翠巒，我來親拂頂花冠，隨潮月上樓臺溼，度海雲生鐘磬寒。蓬島未應三萬隔，桑田今有幾回乾？大千不究微沙界，細問彌天釋道安。」

延恩衍慶寺，俗稱龍井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凌雲，募緣建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蘇子瞻嘗題。紹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淳祐六年，改是額。元豐二年，辨才禪師自天竺歸老于此，不復出入，與蘇子瞻、趙聞道友善，後人因建三賢祠祀之。有歸隱橋、方圓庵、寂室、照閣、閉堂、訥齋、潮音堂、滌心池、隱隱石、冲泉、諸天閣諸勝。元祐以來，名賢留題甚多，東坡竹石，康宜仲枯木。楊次公詩十三首，鳳篁嶺云：「微風搖琅玕，蕭瑟嶺一迤，萬帶掃晴空，纖塵不可到。」○龍井云：「巖下一泓泉，對泉不可測，有時靈氣生，散作人間澤。」○歸隱橋云：「道人從此歸，影不入塵市，端坐笑浮雲，往來太多事。」○滌心池云：「縱有狂風生，未嘗激浪起，何嘗招世人，來此盡清洗。」○獅子峯云：「巖風壯威猛，晴雷隱吼吼，無心露爪牙，百獸自奔走。」○隱隱石云：「解虎錫常開，銅虎石長在，忘靈度有情，清風幾千載。」○潮音堂云：「潮來音音聞，潮平音亦歇，孰若此山堂？潮音未嘗絕。」○訥齋云：「天道竟何言？四序自流轉，那知恩耶德，誰默？」○真大辯云：「冲泉云：『不汲泉不登，汲泉愈清，湛然有常德，隨氣利羣生。』」○寂室云：「白雲隔塵喧，虛室太岑寂，寒盡春自來，鶯啼報消息。」○照閣云：「幽人無適莫，乘興登高閣，夜月鎖寒林，春花滿嚴壑。」○閉堂云：「趙公歸休年，防閑聖微問，始知浮世上，白日兩人間。」○方圓庵云：「地方不中矩，天圓不中規，方圓庵裏更，高趣有誰知？」○秦少游遊龍井寺記：「元豐三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遺蓋與，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闕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乘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洞，入靈石壩，得支逕，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昔事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淅淅，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講辨才於潮音堂，明日而還。」

龍井，本名龍泓，與赤烏中，葛稚川煉丹於此。林樾幽古，石壑平開，寒翠甘澄，深不可測，疏澗流淙，冷泠然不合晝夜，閒花寂草，延緣其傍，或圓或見，蒼山圍繞，杳非人間，時聞鳥獸樵歌，響答虛谷。井中相傳有龍居焉，騰雨多應，或見小鱗，斑魚、蜥蜴之類，上覆以樓，爲惠濟龍王祠。水經飲馬橋，合黃泥嶺，東出茅家埠，入湖。秦少游龍井記略云：「龍井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西湖深觀空闊，納光景而涵烟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故岸湖之山，多爲所誘，而不克以爲泉。浙江介于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兇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橫，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爲所脅，而不暇以爲泉。惟此地盤幽而宅阻，內無靡麗之時，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虧疎其氣，故置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蓄之深，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之德，蓋有至於遠者，其爲神物之託也，宜哉。」○虞伯生次鄭文原

遊龍井時，「杖藜入南山，卻立賞奇秀，所懷玉局翁，來往構履舊。空餘松在潤，仍作翠筠奏，徘徊龍井上，雲氣起晴晝。入門避雲酒，脫履亂苔藓，陽間扣雲石，陰房絕遺構。還公愛客至，取水挹幽竇，坐我簷前中，餘香不聞嗅，但見瓢中清，墨影落華軸，烹煎黃金芽，不取穀雨後。同來二三子，三咽不忍漱，講堂集羣彥，千禮坐吟究。浪浪雜飛雨，沈沈度清瀾，令我懷幼學，胡為衰章綬？」○姚公綬詩：「龍井泉頭與客過，計程遠度石壁巖，茶畦麥隴連山麓，僧寺人家各潤阿。決決暗流霜葉亂，斑斑飛雉夕陽多，品嘗顧諸風斯下，零落茶經奈爾何。」○孫太初飲龍井時：「眼底閒雲亂不開，偶隨塵鹿入雲來，平生於物元無取，消受山中水一盃。」

神運石，高可六尺許，奇怪兀突，特立蒼下。有木香一架，穿繞巖壁，宛若蛇蟠。皇明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屬早，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面，玉佛一杖，金銀各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次得莊石，以八十人挽出之，上有「神運」二字，傍多款識，洩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鑄也。繼得鐵牌十五面，銀二條，上鑿吳亦島年號，蓋皆投龍以祈雨者。其日，黑雲四匝，泉湧湧湧，德懼而止。疏其傍池三，曰插劍，曰浣花，曰浴麟。德交趾人，幼警悟，讀書一目下數行。洪武間，黎王以獻，高王喜之，昵侍左右。歷舉五朝，頗著勞績。鎮守兩浙，卒，故葬於風篁嶺下。

龍井，舊有崇恩演福寺，辨才塔，無垢院，淨林廣福院，顯應廟，並廢。○崇恩演福寺，俗稱南天竺。隋開皇中，有法師真觀居之，雅操高潔，骨格存焉。側有靈石塊，一僧峯，仙人茶臺，金沙井，而金（毛）鐘腋，龍井，景趣幽清，聽眺俱爽。自此過嶺，值中天竺，乾道間，有道士四人，來寺乞食，時午齋已罷，拒不與，道士索筆題緣問云：「南嶺數回泉石，西峯幾疊煙雲，登巔執典爲侶，願寓李甲蕭軫。」人以爲首句藏呂字，次潤字，次實字，末乃同行三人也，書法類李北海。咸淳間，賜田五千畝。元初，名僧清古、源澤、雲夢等疊主之，號稱教海。有白蓮院，夕佳樓。張伯雨夕佳樓詩：「西山朝氣爽，南山夕氣佳，朝爽人共忻，夕佳吾所懷。山僧閱世久，結廬深避乖，蔥嶺將對峙，齒關亦雙排。維南列嶺阜，不受煙嵐羅，我亦遷善人，心迹倦鳥倦，茲焉配高閣，庶與靜者諧。」○徐一夔訪記法師宿夕佳樓詩：「寶鼎微多難，湖山亦被兵，名藍俱泯滅，別構獨嵒巖。輪囷看前輩，登臨愧後生，嚴城團列嶂，半鑑出澄泓。直簾侵簷上，繼繼附隔榮，倚闌觀鳥度，極目境天平。日夕景逾好，秋高思轉清，殘陽樹間沒，薄霧水邊橫，紫翠霏微合，丹鉛點染成。茅津有漁唱，麥嶺少人行。曠色松門動，寒風竹嶺鳴，疎鐘度餘響，遠火露青英。仙梵微微出，爐烟冉冉輕，山盤撲簾賞，

石鼎泛雲英。沈潛慶凡畫，歸依晉顯精，行當陪竺士，難法破無明。」○辨才塔，在演福院內，蘇子由銘云：「如來昔在世，心禪路爲教，譬如四大海，惟是一溼性。性於溼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龍所遊戲，鬼神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窟伏。東西出日月，上下屬河漢，觀者不能了，得貽何暇說。如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既已知是幻，則當識其實，我觀世教師，皆開教是實。由開教實故，則爲禪所阿，禪雖阿乎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辨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舌如翻瀾，而不失道根，性湛如止水，得風飄飄然，心是於東西，普福禪教門。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繞，師惟不取故，物來不能拒。道成盡有數，西方一瞬息，西方亦非實，要有其實處。」○無垢院，乃無著禪師道場也。舊在石人嶺，慶元中，韓平原爲生墳，遂移寺於此。嘉定間重建，有清音軒、茯苓泉、泉廣福院俱併爲廣福寺。○淨林廣福院，屬唐楊慶庭祖墳，土人呼上楊庵，有松巖、南泉、桂芳亭。養白石與枯竹翁等來遊時，「國人檢下共盤桓，筆硯花臺石上安。今昔興懷同此味，老仙留字在屏巖。」內有噴月泉，噴清泉，在噴竹巖下。○顯應廟，宋時以祀郡守胡公則仕，當真宗、仁宗朝，再收杭州，有惠政。遷老西園，深潭，龍，左子右孫，日與交遊，歌笑，與論重之。寶元初，天子特命其長子權通守杭州，以便養。卒，葬於此，數見靈異，遂立廟祀之。

龍北，爲茶盤山。

山頂有方石，舊傳丹砂爲局，子分黑白，今已堯橫。登其巔，則江湖之碧，皆可環眺矣。龍井之上，爲老龍井。

老龍井有水一泓，寒碧異常，泯泯盡清潤。幽僻清奧，香出虛實，輪壑盤迴，西湖已不可復觀矣。其地產茶，爲兩山絕品，郡志稱寶雲、香林、白雲橫茶，乃在靈竺、萬嶺之間，未若龍井之清靈雋永也。再上爲天門，可通靈竺，徑術崎嶇，草樹蒼鬱，人烟曠絕，幽悄不禁。

龍井之南，爲九溪。其西，爲十八洞。

九溪，在烟霞嶺西南，路通徐村，水出江干，北盡龍井。張光弼詩：「春山縹緲白雲低，萬壑爭流下九溪，巖壑落花尋曲徑，桃源無路草萋萋。」十八洞，在龍井之西，路通六和塔。

西湖遊覽志第五卷

錢唐田汝成輯

南山勝蹟

自南屏山而南，過錢糧司嶺，折而西，爲廣澤禪寺、甘露泉。

錢糧司嶺，吳越王建祠於此，以徽山嶺，嶺側有龍母池、乾溪水。

廣澤禪寺，舊名甘露，晉天福六年，吳越王建。有泉一泓，甘澄可啜，若甘露然，故以名寺。宋

治平二年，改額廣澤。國初燬，天順八年重建。

又西南，爲大慈山、定慧禪寺、虎跑泉。

大慈山，去城可十里，在龍山西，其北有棲歌嶺、戒定巖。

定慧禪寺，俗稱虎跑寺，唐元和十四年，僧資中建，憲宗賜額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禪

寺。僖宗乾符間，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間重建，又燬。皇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

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重建。○蘇子瞻詩：「紫李黃瓜村路香，

烏紗白鳥遠衣涼。開門野寺松陰轉，欹枕風軒客夢長。因病得閒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

方，道人不惜惜前水，借與飽餐自在嘗。」○陳浩和詩：「良二千石昔清賞，虎跑泉頭風露

涼，直將才華比買博，偏歷山川如子長。流傳玉局播千古，脈絡銀河來上方，清秋擬到三天

竺，自裹春茶來煮嘗。」○釋來復和詩：「金沙泉湧雪澗香，瀟瀟作雨聞大地涼，倒浸九天河

影白，遙通百谷海聲長。僧來汲月歸靈石，人到尋源宿上方，欲著茶經校奇品，山靈留待羽

仙嘗。」

虎跑泉，宋學士潘銘絃云：「虎跑泉，在杭之南山大慈定慧禪院，距城十里而近。唐元和十四

年，性空大師來遊茲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尋以無水，將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

「自師之來，我等微惠者甚大，奈何棄去？南岳童子旋當遣二虎來移，師無憂也。」異日，

果見二虎，跑山出泉，甘冽勝常，大師因留，建立伽藍。蘇文忠公守杭，爲之賦詩，有「虎移

泉眼趁行脚」之句，蓋紀實也。師名實中，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一時龍象，如南泉

願、臨濟玄、趙州詵、巖頭奩、雪峯存、無著喜、欽山遠、咸來香叩道要，則其德服鬼神，彰灼

靈異，有不難致者。於戲！披劍刺山，水爲之湧，折腰拜井，泉乃仰流。武夫健將，一誠之

所格尚若此，況大師心悟無際者乎？洪武戊午冬十有一月，濂朝京師，道經山下，今主僧定

巖戒，有道之士也，邀濂觀泉，且披法衣，率其徒同舉梵咒，久之，泉聲沸而出，若聯珠然，已

而微作湧勢，濂心異之，遂爲作銘。銘曰：「天一所形，厥質乃凝，潛行重淵，與勢俱升。至

人來居，地不受質，誰信清冷，生於虎爪？山后川君，與道爲謀，肯私一勺，不師之留。師既

留止，化泉爲雨，式沛且濟，潤于千里。幻此荒墟，遂成寶坊，筆生依之，爲正法幢。命世大

才，猶龍類象，來遊來咨，如山答響。代祀雖遠，聲華弗虧，至今草木，尙被餘輝。我於世

緣，遂觸輶輪，泉特相知，獻萬珠琲。擾擾征驂，風埃渺瀰，有素者衣，化而爲縞。願挹寸波，

如習禪定，洗滌根塵，一時清淨。」○蘇子瞻詩：「亭亭石塔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

虎移泉眼趁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盡濯足，臥聽空階環珮響，信知此來如此泉，

莫作人間去來想。」○蘇大年詩：「中峯有路盤桓上，前代遺踪成俯仰，老禪對客欲忘言，

塵事惱人空執掌。梵音時答海潮聲，山雨暗添泉溜響，倏然長揖下烟巖，玉珂護使因風

想。」○張與詩：「步履看花入翠微，暖風蘭氣襲人衣。虎會聽法跑泉出，龍或逃禪挾雨飛。

寶悟鑿空開洞府，東坡遺跡著巖扉，世情總被凡情惑，泡影觀來果是非。」蓋虎跑泉本非因

咒而起者，以人聲振動之，則加湧耳。

又西南，爲崇先靈慶禪寺、真珠泉。

靈慶禪寺，俗呼真珠寺，舊名真慶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爲清經禪師道場。宋大中祥符六

年，改崇教院。開慶元年，賜今額。

真珠泉，在靈慶寺內。周顯德間，泉自地迸出，寺僧因鑿爲方池，聞剝啄聲，則泉益湧，繁繁如

貫珠。宋景祐中，官家取以釀酒，遂以爲酒名。雷峯路口張園，亦有真珠泉。董嗣果詩：

「泉光四散映綠條，迸起平池點滴高，誰欲斗量徒積夢，人將瓶汲肯辭勞。聲隨後雨穿疎

箔，名逐春風入小槽，別有賞峯峯下園，一泓埋沒在蓬蒿。」

西湖遊覽志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南，爲筆架山、方家嶺、忠節祠、褒親崇壽教寺。

忠節祠，以祠宋太學生徐應鑣者。應鑣，衢州人，宋亡，義不降虜，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俱赴井死。同舍劉生等收其屍，葬於此，朝命贈爲祕閣修撰。正德間，參政梁材奏請立祠，有司春秋致祭。

褒親崇壽教寺，俗稱劉娘子寺，宋紹興十八年劉貴妃建。貴妃，臨安人，入宮爲紅霞帳得幸，累遷才人、婕妤、婉容，尋進貴妃，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畫上用奉華堂印。然特寵嬖，修常盛夏以水晶飾脚踏，高宗見之，取以爲枕，妃懼，自此少戢。父慈，因金人南侵，獻錢二萬緡以助軍費，高宗嘉之，遂令建寺以爲功德。有泉自鳳凰山下注，爲方池，命爲鳳凰泉，于湖張孝祥書刻。內有松雪亭、觀音洞、筆架池、偃松、交枝橋，壁間舊有陳公儲畫龍，甚奇。弁陽翁詩：『雲羽驚龍事已空，奉華遺寺對高松。宮斜鳳去無人見，且看門前粉壁龍。』○秦少游詩：『匹馬嘶嘶石路斜，觀音洞口路烟霞。普陀風景差相似，只欠潮音小白花。』○周端臣詩：『萬竹蒼寒擁寺門，寺碑金字御書存。榮華肯信當年事，鐵制空留后世恩。』影閣有聲塵網暗，殘宮無月土花香，見梅不敢輕攀折，恐是春風水殿魂。

方家嶺畔，舊有永隆寺、遇真院、悟真院、崇真院、廣慈院、廣慶院、淨教院、寶藏院、西達瑞相院、西林法惠院、安福禪院，並廢。○永隆寺，僧淨林建。○廣慈院，陳淑妃香火，又名報恩。○淨教院，蔡貴妃香火。○寶藏院，有烏龍井、錢武肅王廟碑。○西達瑞相院，黃貴妃香火。○西林法惠院，宋乾德三年建。慶曆間，禪師法言作西軒，漱水爲池，疊石爲山，灑粉畫草水之上，以象飛雪。蘇子瞻見而愛之，題曰『雪齋』，秦少游爲之記。子瞻詩：『君不見，峨眉山西雪千里，北望都城如井底。春風百日吹不消，五月行人如凍蟻。紛紛市人爭奪中，誰信言公似贊公？人間熱惱無處洗，故向西齋作雪峯。我夢扁舟適吳越，長廊靜院澄如月，開門不見人與牛，惟見空庭滿山雪。』○安福禪院，內侍陳都知香火。

又西南，爲華津洞、梯雲嶺。

華津洞，宋時趙翼王國中層疊巧石爲之者，曲引流泉灌之，水石奇勝，花竹蒼鮮，有仙人某臺在焉。

梯雲嶺，石磴峻絕，嶺下舊有水月寺，宋太平興國二年建，元末燬。有水月池、靈固石。蘇子瞻詩：『千尺長松掛藤蘿，梯雲嶺上一聲歌。湖山深秀有何處，水月池中桂影多。』

折而南，爲慈雲嶺、永壽禪寺。慈雲嶺者，龍山支脈也，故其山名寺額，多以龍名。石壁間篆刻：『梁單闕之歲，興建龍山，至沿難之歲，開慈雲嶺。』一十八字。嶺之巔有亭，曰『江湖偉觀』，嶺下有觀音洞，洞口有下石龍庵，今廢。

永壽寺，舊名資仁，後改上石龍永壽院，吳越王建。石壁上刻宋仁宗佛牙蹟，續辭鄙陋，蓋僞爲者。

嶺下，舊有慈光尼寺、地藏尼寺、福全尼院、淨慶院，並廢。○慈光尼寺，乾道間，張循王女孫真寂，自幼爲尼，奉章太后香火，相繼住持，皆張氏女也。有佛指放光，故名。○淨慶院，舊名下石龍。

嶺之南，爲龍山。

龍山，一名臥龍山，又名龍華山，與上、下石龍相接，去城南可十里許。天目分支，沿江而東，結局於此，蜿蜒若遊龍然。山北有鴻雁池，其東爲白塔嶺。

其上，爲天眞禪寺、登雲臺。其下，爲天眞書院，爲天龍禪寺、天華禪寺、勝相禪寺、龍華禪寺、宋籍田。

天眞禪寺，後唐梁龍德中，錢王建。寺居山頂，今惟一庵存焉。

登雲臺，後梁龍德中，錢王建，又名拜郊臺。蓋錢王偕郊天地之所也。臺側有靈化洞，武肅王勅建存焉。洞深百步，闊十餘丈，和靖、東坡題名。〔三〕

天眞書院，本天眞、天龍、淨明三寺地。嘉靖九年，僉事王臣、揭陽薛侃、會稽王畿、錢德洪改建書院，以祀新建伯王公伯安。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望海亭。左爲嘉會堂、游藝所、傳經樓。右爲明德堂、日新館。傍爲畫室、畫廊，以待四方游學者。○王伯安西南雨中寄錢洪、汝中並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樓閣鳴鳥破，踪跡水雲疑。仗鉞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又寄錢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眞之奇詩：『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逕，蒼峽瀉雲泉。泮壁環荷海，龜鳴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世無緣。』○湛元明詩：『迢迢訪天眞，歷歷登茲堂。瀟瀟南高峰，崢嶸臨錢唐。地位高且深，如道不可量。哲人久已逝，山水空遺光。龜鳴列左方，顯沒天文章。平生未一試，千載慨相望。我來增感歎，久要不可忘，陳辭之不足，繼之以心香。』

天龍寺，宋乾德三年，吳越王建，以居錢清禪師。大中祥符元年，改名感業。建炎三年，大火，

惟木觀音像獨存。紹興十三年，建國丘，以淨明院爲舊宮，以感業居從官。從此僧徒漸散，

而寺亦圯。元延祐間，僧道平重建，至正間，南北兩山諸刹，咸廢成頽，惟天龍僅存。寺有

堂，扁曰『山舟』，賈雲石所書。寺中有疑翠井。余士吉詩：『龍飛鳳舞兩峯回，王氣繡錯梵

字開。卓錫地役行羣地，雨花臺近拜郊臺。草分野色綠城去，風引江聲入寺來。三百年過如

昨日，老禪猶說舊蓬萊。』○張與詩：『鳳凰山中多古寺，天龍之境何深幽。半空花雨春浮

殿，萬壑松聲風滿樓。宋室圖丘禾黍合，胡髯方丈石泉流。吟哦不盡登臨興，落日滄江生客

愁。』○劉士亨『山舟』詩：『高僧住處屋如舟，以穩潭無夜壑憂。蒲榻不施隨地泊，波濤

已斷樂天游。香飄半入蒼龍窟，夢落多迷白鷺洲。喚起酸癢狂學士，虎溪溪上共夷猶。』

天華寺，舊名千春龍，冊爲錢清禪師道場，有願軒、妙香樓、化生池。

勝相寺，舊名龍興千佛庵，開成中建。錢氏時，有西竺僧轉智者，附海舶歸，風鳴浪湧，智誦如

意輪咒，見如意珠王相，高十丈，風息得濟，智謀達高宇以答佛施。建炎兵燹，止存五丈觀

音。傳傳人有意度，則云轉智者，以此也。乾道中，孝宗常臨幸焉。

龍華寺，舊名龍華寶勝，錢王以瑞寧園捨建。有傳大士塔像、拍板、門槌、司馬溫公祠堂，今皆

不存。傳大士，故漁人也，遇高頭陀，語曰：『我昔與汝於毗盧尸佛前，發願度生，汝今何時

還兜率宮？』指令臨水觀影，大士乃見圓光寶蓋，便悟前因。夫婦雙修，頓通佛法。梁武帝

召見壽光殿，共論真諦，大士曰：『息而不滅。』帝又請講金剛經，大士揮筆一掃而起，帝不

喻，再請講，大士乃索拍板，升座唱四十九頌，頌終而去。蘇子瞻大士像贊云：『善慧執板，

南泉作舞，借我門槌，爲君打鼓。』元宋燬，國朝宣德四年建。

宋籍田，在天龍寺下，中阜規圓，環以溝塍，作八卦狀，俗稱九宮八卦田，至今不索。

山傍，有宋郊壇、高謙壇、淨明院、大通院、道林院、寶惠院、般若院、冲天觀、玉虛觀、烏菱池、

鴻雁池、玉津園、並廢。○郊壇，紹興二年建。王元章詩：『蕩蕩南郊路，金輿不復行，古臺

餘草色，新樹自風聲。寂寥荒村景，淒涼故國情，遺民能道舊，曾是御營兵。』汪以質經故

郊臺詩云：『厭煩尋路僻，偶爾入荒村，古禮存遺蹟，圓丘嚴至尊。松風悲閨寂，江月照

黃昏，餘恨無今古，行人欲斷魂。』○高謙壇，紹興四年建，內有鴻雁池。張仲舉詩：『衰草

寒烟老木風，南朝佳氣落空，壁來山鬼遙乘使，繁泣仙人出漢宮。壞塔尚傳圖乙鳥，荒池

曾見射飛鴻，騷人自古多判思，長在登臨感慨中。』○淨明院，郊壇舊宮，有易安齋、梅花

嶺、江月庵、筠島亭。高宗梅花嶺詩：『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

勝，試探東風第一花。』○寶惠院，一名普濟，吳越王建。○般若院，吳越王建。○烏菱池，

一名鑑池。○玉津園，在嘉會門外，紹興十七年建。孝宗數臨幸，命羣臣燕射于此。自後

翠華罕駐，景物漸衰。陸務觀詩云：『聖主憂民罷講臺，春風別苑畫長開，盡除曼衍魚龍

戲，不務鴉黃雉兔來。水鳥遊人橫翠觀，宮花經雨委蒼苔。殘年自喜身強健，又作清都夢

一回。』

稍南，爲妙因山，吳越國文穆王、忠獻王墓。

文穆王，名元璣，武肅王子。忠獻王，名仁佐，文穆王子。舊有表忠觀，蘇子瞻爲之記云：『熙

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朴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

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唐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

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璣，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

宏，并越州以奉養，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

文穆王元璣，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

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觀。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

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

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

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於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

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爲城，膿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

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

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理其父子墳墓，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

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寺曰妙因院者

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唐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

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殖

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并

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天目之山，若水出焉，龍飛鳳

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

潮，江海爲東。毅宏誅昌，奄有吳越，金旁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

山右湖，控引島嶼。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時如神人，玉帶羣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僉

僉

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祐忠孝，世有餘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肇新宮，匪私於錢，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稍北，爲玉照山、善觀寺。

善觀寺，元延祐間建，伏龍岡禪師道場。寺傍，舊有真覺院。

妙因山之陽，爲江文昭公墓。

江氏，仁和世族。其父玘，舉景泰辛未進士，歷官給事中，山東右參政。文昭公名綱，舉成化戊戌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學士、吏部左侍郎。忤幸臣劉瑾，出爲南京禮部尚書。其弟洵，戊午舉人。洵之仲子駿，舉正德戊辰進士，歷官吏部郎中、布政使、府尹、工部右侍郎。三子驥，舉正德丁丑進士，歷官翰林院編修、修撰。四子驥，以恩廕歷官中書舍人、禮部員外郎。驥子圻，今嘉靖丙午舉人。仕宦蟬聯，甲於一郡，世德清謹，而奉教、尚書、修撰、皆從其府學鄉賢祠。侍郎、修撰圻，皆以春秋魁榜，尤士族所稀也。

西湖遊覽志第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勝蹟

自清波門折而東南，爲鳳凰山。

鳳凰山，兩翅軒翥，左薄湖，右掠江濱，形若飛鳳，一郡王氣，皆藉此山。自唐以來，肇造崇治，蓋鳳凰之右翅也。錢氏因之，遞加拓飾，逮于南宋建都，而茲山東麓，環入禁苑。張閱華麗，秀比蓬嶠，佳氣扶輿，萃于一脈。開暑布政，駐蹕宅中，民吏之所憑依，帝王之所臨蒞，歷歷歷歷者六七百年，可謂盛矣。元時，納胡僧之說，即故宮建五寺，築鎮南塔以壓之，而茲山到今落莫，乃即開元宮建省治，而對吳山，蓋鳳凰之左翅也。我朝因之，而官司位署，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山據江湖之勝，立而環眺，則凌虛驚遠，環異絕特之觀，舉諸眉睫。

其麓，爲高松嶺、高松書院、八幡嶺、留月臺、玉照臺。

高松嶺，夾道多巨松，在唐時已有之。白樂天湖上夜歸詩：「半醉閒行湖岸東，馬鞭敲響碧玲瓏，高松樹上夜歸時。」

瓏，高株松樹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樓角漸移當路影，潮頭欲過滿江風，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重開蟻炬紅。」南宋時，密邇大內，碧瓦紅牆，鱗次櫛比。今夷爲大塗，而松亦無幾矣。

高松書院，本報恩寺故址也。弘治十年，參政周本燦寺而建書院，中設先師孔子及四配像，爲大成殿、明道堂、居仁、由義二齋、顏樂、曾唯二亭、南北棧棹二，曰「德伴天地」、「道貫古今」，以孔氏子孫世守之。嘉靖五年，御史潘徽建議秀閣，翼以精舍，以待四方遊學之士。八幡嶺，在高松嶺右，過北而南，可達月巖。王元章詩：「路遠危垣上，風高松檜鳴，花飛殊失意，草長不知名。遊客路遠俗，居民指舊京，浮屠天末起，瞻望忽傷情。」

留月、玉照二臺，在書院右方，上爲月巖，下爲圭石，中有四亭，曰振衣、曰可汲、曰依雲、曰見湖。秀石巉巖，青蒼玉削，巖巖然若芙蓉之未舒，隱見草莽者，不可勝紀。

嶺畔，舊有報恩寺，唐元貞間建。元至正間築城，移建大井巷。國初，併海會寺。成化間，仍徙故址。內有鐘鳳軒、高菊軒、流雲池、銅井。白樂天浣雲池詩：「白雲本無心，卷舒長自深，影落一鑑空，可洗不可涇。虛飛魚躍間，上下俱澄澈，此意難與言，覽之自怡悅。」○蘇子瞻萬菊軒詩：「一軒專爲黃花設，富擬人間萬石君。佳木盡從方外得，異香多在月中聞。引泉北澗分清露，開徑南山破白雲，此意欲爲知者道，陶翁猶自未離羣。」○嶺上有沈婆井，嶺下有郭公井，相傳晉時郭璞所相鑿者。蓋其時杭州皆濱江斥鹵，賴於甘泉，故地脈非璞不可斷。嚴治嶺亦有郭璞井。

又東，經鳳山門，折而南，過萬松坊，爲報國禪寺。

萬松坊，永樂己亥，金臺王珣書。

報國寺，元至元十三年，從胡僧楊建真伽請，即宋故內建五寺，曰報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報國寺即垂拱殿，殿角有銀杏樹，其實無心。楊仲弘詩所謂「萬年珠樹落秋霜」是也。內有碧梧軒、舞鳳軒。興元寺即芙蓉殿，殿若寺即和寧門，仙林寺即延和殿，尊勝寺即福寧殿，下有曲水流觴。楊建真伽發宋諸陵，建塔其上，其形如壺，俗稱一瓶塔，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菩薩像萬軀，聖飾如雪，故又名白塔。至順辛未正月十四日黎明，雷震之。至正末，爲張仕誠所毀，其寺鐘，即故內禁物也。西有望江亭，大江百里，肝腹可覽。至今有尊勝巷。四寺雖廢，而景致宏麗，延祐、至正間，諸寺燬燬。皇明洪武二十四年，重建報國寺、僧顯夢堂舞鳳軒詩：「江濤曉上青崔嵬，山勢遙從天日來。錢氏豈能當王氣，郭生端復是儒才。光搖晴旭九苞動，影拂秋雲雙翅回，爲我翩然登嶺下，

一軒著此亦宜哉！』○楊仲弘錢唐懷古詩：『西湖清濁自天開，鴻雁鳬鷺日往來，黃道星辰環太乙，紫微宮殿擁蓬萊。能文說義王與項，獻壽深傾阿母杯，九域輿圖今混一，百年耆舊獨興哀。』其二：『山回禁禦入雲長，無復陳兵衛兩廂，千古金銀埋野草，萬年珠樹落秋霜。』其三：『龍文不徒陽人聚，鳥篆終歸道傍，九市塵埃來衰衰，一江風浪去茫茫。』其四：『斜界鈞陳通大道，中分魏闕對層巒，雲生殿上金爐暗，露下庭前玉井寒。江漢飛龍俄杳杳，滄溟泛鶴竟漫漫，中天會合事非數，坐見蒼生奠枕安。』其五：『化城宮闕被層阿，棟宇高低若湧波，翠石文章題日月，寶珠光燄燭山河。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經經白馬耽，誰道一無超乘有，祇今塵土重來過。』○僧宗泐詩：『欲識錢唐王氣祖，紫宸宮殿入青蘿，朔方鐵騎飛天塹，師相樓船宿海湖，白雁不知南國破，青山還傍海門孤。百年又見城池改，多少英雄屈壯圖。』又云：『天地無情日月徂，鳳凰山下久棲蕪，獨憐內殿成荒寺，空見前山映後湖。塞北有誰遺一老，海南無處問諸孤，蓬萊閣上秋風起，先向燕京入畫圖。』○錢思復同武仲仁登白塔詩：『鹿苑蕭條景，龍山慘淡陰，百年同感慨，九日此登臨。宮葉詩難寫，離花酒共斟，不知城外雨，涼思滿幽襟。』其二：『香火今朝寺，雲山前代宮，雕欄陳蹟在，白塔浪煙籠，雨泣交龍柱，風悲孤鳳桐，惟應江上水，千古醉英雄。』其三：『宋宮傳是唐朝寺，白塔崔嵬殿殿前，夏雨染成千樹綠，暮風散作一江煙，蒼苔門外銅鋪暗，細柳營中畫角傳，寂寞葫蘆宮井畔，野人拾得舊金銀。』○鄭洪詩：『江山襟帶尚依然，王氣消沈已百年，八葉龍孫東入海，六宮綵女北歸燕，銅駝荆棘西風裏，石馬莓苔落日邊，玉匣遊魂飛劫火，五陵嘉樹不啼鵑。』

宋行宮，即錢王舊宮也。皇城九里。入和寧門，左進奏院、玉堂、右中殿、外庫。至北宮門，循廊左序，巨璫幕次，列如魚貫，祥曦殿、朵殿、接修廊爲後殿。對以御酒庫、御藥院、慈元殿、外庫、內侍省、內東門司、大內都巡檢司、御廚、天章等閣，廊回路轉，衆班排列。又轉內藏庫，對軍器庫，又轉便門，垂拱殿五間十二架，長六丈，廣八丈四尺，簷屋三門，長廣各丈五。朵殿四，兩廊各二十間，殿門三間，內龍擺折檻。殿後擁舍七間，爲延和殿、右便門通後殿，殿左一殿，隨時易名。明堂郊祀曰端誠，策士唱名曰集英，宴對奉使曰崇德，武舉及軍班授官曰講武。東宮在麗正門內，南宮門外，本宮會議所之側。入門，垂楊夾道，間以芙蓉，環朱闌，二里至外宮門。節堂後爲財帛、生料二庫，環以官屬直舍，轉外廳子，入內宮門。廊右爲贊導奉坊直舍，左講堂七楹，扁新。益外爲講官直舍。正殿向明，左聖堂，右祠堂，後擬華殿。瞻奉堂，環以竹，左寢室，右齋，安位內人直舍百二十楹，左齋，太子臨覽也。接

續香堂，便門通釋已堂，重簷複屋，昔楊太后垂簾於此，曰慈明殿。前射圃，寬百步，環修廊，右博雅樓，十二門，左轉數十步，雕闌花甍，萬卉中出，軟欄，對陽春亭、清齋亭，前芙蓉，後本樞，玉質亭梅繞之。由釋已堂過錦麟廊，百八十楹，直通御前。廊外即後苑，梅花千樹，曰梅岡亭，曰冰花亭。枕小西湖，曰水月境界，曰澄碧。牡丹曰伊洛傳芳，芍藥曰冠芳，山茶曰鶴丹，桂曰天關，清香堂曰日本支百世，佑聖祠曰慶和泗州，曰慈濟鍾呂，曰得真。橘曰洞庭佳味，茅亭曰昭儉，木香曰架雪，竹曰賞靜，松亭曰天陵懷蓋。以日本國松木爲翠寒堂，不施丹雘，白如象齒，環以古松。碧琳堂近之一山，崔嵬，作觀堂，爲上焚香祝天之所。理宗時，吳知古掌焚修，每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咸出欄下。山下一溪縈帶，通小西湖。亭曰清遠，怪石夾列，獻瑞過秀，三山（見五湖）洞穴深杳，豁然平朗，疊翠雲拱，波虛樓對瑞慶殿，損簷，絳紫殿之東爲欽先、孝思、復古、紫宸等殿，木圍即福寧殿，射殿曰運德。坤寧殿，貴妃、昭儀、婕妤等位宮人直舍，聚焉。東通閣子庫、審思殿、儀鸞、修內、八作、翰林諸司，是謂東華門。○黃潛鳳鳳山故宋宮詩：『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色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幾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莎迷翠道，雨多蒼蘚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時，更有平蕪與夕陽。』○趙子昂詩：『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驚花非舊遊，故國金人泣辭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勝概今猶在，江水悠悠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麥秀使人愁。』○楊子承詩：『天下車書正一家，數逢陽九亂如麻，兩朝北狩過天寶，四海南奔類永嘉，陵寢可憐分異域，衣冠不復返中華，玉簫吹暖錢唐月，誰念黃龍慘暮笳。』○仇仁近詩：『漸無南渡舊衣冠，尚有西湖風雨寒，鳳鳥不來山寂寂，鶴夷何在海漫漫，荒陵樹木猶猶禁，故苑烟花客自看，惟恨餘杭門外柳，長年不了送征鞍。』○楊廉夫詩：『天山乳鳳飛來小，南渡君臣又六朝，劫火不燒楊柳塔，衛青猶抵伍胥潮。橫光夜附山精出，龍氣秋隨海霧消，惟有宮人斜畔月，夜深猶自照吹簫。』○張仲舉詩：『南渡君臣建業偏，不堪喬木黯風烟，豈知白馬與王日，又到紅羊換劫年。三輔皇圖空郡國，六朝王氣渺山川，白頭開府歸來日，應覽遺蹤一惘然。』○錢思復詩：『登臨休賦黍離章，千里江流接大荒，劍戟血華空楚舞，鏡埋香骨失秦粧。蘇臺山鬼啼螢苑，荊棘銅駝臥鳳場，寂寞萬年枝上月，夜深猶照舊宮牆。』○陳廷言詩：『越水吳山共寂寥，已無遺老話前朝，海門三日潮聲歇，天目千年王氣消，夜月烏啼龍井樹，春風花落海鮮橋，感懷文物今何在，回首浮屠倚碧霄。』○王逢詩：『王氣凌虛散曉霞，虎關關靜靜烟花，中天日月迂黃道，滄海風雲冷翠華，望帝神遊雙子國，烏衣夢隔野人家，當時舉目山河異，豈但紅顏

泣寒窗。『其二：』周南風俗漢衣冠，五色雲中憶駐蹕。環珞柏高嶺白獸，蕊珠花發降文
鸞。河通緬甸機絲漫，雨歇巫姬翠黛寒。滿地吳山誰灑淚，一江春水獨凭欄。『其三：』瑤
池青鳥集瓊枝，白塔金甍閼夜燈。雲母帳虛星彩動，水晶宮冷露華凝。驪山草暗墟周業，鄠
鳩花繁失漢陵。白馬素車江海上，依然潮汐撼西興。』其四：『金轡解鞍月向低，冷冷清
萬松西，五門曙色開龍尾，十日春寒健馬蹄。紅霧不收花氣合，綠波初漲柳條齊。遺民暗憶
名都會，尙繞湖濱唱大堤。』○藍洞詩：『南渡山川王氣銷，西風松柏認前朝。紫宸無復千官
宴，滄海空餘半夜潮。龍去蓬萊曾駐蹕，鳳歸寥廓不聞簫。上方樓閣依稀在，暮雨疎鐘送寂
寥。』○徐賓詩：『荒山欲逐鳳凰飛，難構浮屠壓翠微。土厚尙封南渡骨，月明不照北歸
魂。海門有路雙龍去，沙渚無潮萬馬屯。莫向秋風重惆悵，梵王宮裏易黃昏。』○劉伯溫
詩：『澤國繁華地，前朝舊此都。青山彌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紫帝圖。兩
宮千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教和
議，弓刀抑武夫。但聞寧宇奏，不見立庭呼。鬼蜮昭華表，忠良賜屬纊。何勞問社稷，且自
作歡娛。秣稻來吳會，魚鹽出具區。至尊親北闕，多士樂西湖。鶴首馳文舫，龍鱗舞繡襦。
暖沙搖蜃氣，涼月浸鼉鼉。紫桂秋風老，紅蓮曉露濡。巨壑聲鏗劍，香飯渡離胡。蜎角乾坤
大，龍圖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鳴烏。白馬遼京報，銅駝鄴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
毛俱。橘柚馳包貢，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在，懷今歲月逾。鯨
鯨空渤海，歌詠已唐虞。鶴草愁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東歸。』
又南，折而西，爲梵天講寺。

梵天寺，宋乾德中，吳越王建，名南塔。治平中，改今額。元元統中燬，皇明永樂十五年重建。
有石塔二：靈鑪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山有靈鑪井，吳越王迎阿育舍利歸梵天寺奉
之，鑿井南廊，鑪忽見，僧贊寧有記。僧志鑑詩：『落日寒蟬鳴，獨聽林下寺。榮華夜未掩，
片月隨行履。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蘇子瞻和詩：『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
人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又寒食遊南塔寺寂照堂詩：『城南
鐘鼓闌清新，端爲投荒洗瘴塵。鐘是鐘空堂上客，誰爲寂照鏡中人？紅芳歸去風驚曉，綠葉
成陰雨洗春。記取明年作寒食，杏花曾與此翁隣。』

唐、宋以來，州治故在鳳凰山下，南渡駐蹕，因以爲行宮，而萬松、八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
外。行宮北治稍東南，至江干，皆禁籞也。故序州治於此，舊有盧白堂、因巖亭、忘筌亭、
碧波亭、高齋、東樓、望海樓、清輝樓、中和堂、有美堂、石林軒、並廢。○白樂天盧白堂詩：

『平旦起視事，亭午臥掩關。除親簿領外，多在琴書前。況有盧白堂，坐見海門山。潮來一
漲隘，實至一開筵。終朝對雲水，有時聽管絃。持此聊過日，非忙亦非閒。山林太寂寞，朝
闕空喧煩。惟茲郡齋內，暫得得中間。』○樂天因巖亭詩：『笑窮人窮獨，蓬壺路阻難。何如
兼吏隱，復得事清華。巖樹羅階下，江雲貯棟間。似移天目石，疑入武夷山。清景徒堪賞，
皇恩肯放還。遙知典未足，即被詔催還。』○樂天忘筌亭詩：『翠嶺公門對，朱軒野徑連。只
開新戶牖，不改舊風烟。空室閒生白，高情淡入玄。酒容同坐勸，詩借屬城傳。自笑滄江
畔，遙思綠帳前。庭臺隨事有，爭敢比忘筌。』○嚴維九日高齋詩：『詩家九日憐芳菊，遲客
高齋對浙江。漢（邑）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木奴向熟懸金實，桑落新開瀉玉缸。四
子醉時曾講德，笑論黃霸屈爲邦。』○樂天東樓詩：『東樓勝事我偏知，氣象多隨昏旦移。湖
樓衣袂白重疊，山張屏障綠參差。海仙樓塔晴方出，江女笙簫夜始吹。春雨星繁尋蠟火，
秋風露濕弄潮旗。太守經年嗔不盡，郡齋空作百篇詩。』又寄題郡樓詩：『官歷二十政，宦
遊三十秋。江山與風月，最憶是杭州。北郭沙堤尾，西湖石岸頭。綠楊春送客，紅燭夜回
舟。不敢言遺愛，空知念舊遊。憑君吟此句，題向望瀛樓。』又東樓晚眺寄張水部詩：『瀟
瀟疎雨間斜陽，江色鮮明海氣涼。樹散雲收破樓閣，虹殘水照斷橋梁。風翻白浪花千片，雁
點青天字一行。好著丹青圖寫取，題詩寄與水曹郎。』又東樓南望詩：『不厭東南望，江樓
對海門。風濤生有信，天水合無痕。鴻帶風帆動，鷗和雪浪（邑）翻。魚鹽聚爲市，烟火起成村。
日脚金波碎，峯頭細點繁。送秋千里雁，報暝一聲猿。已豁煩襟悶，仍看病眼昏。郡中登眺
處，無勝此東軒。』又江樓夕望招客詩：『海天東望望茫茫，山勢川形闊復長。燈火萬家城
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風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能就江樓消暑氣，比君茅舍校
清涼。』○蘇子瞻望海樓詩：『海上瀟瀟一線來，樓前指顧雪成堆。從今潮上君須上，更看
銀山十二回。』○青山斷處塔層層，隔岸人家喚欲應。江上秋風晚來急，爲傳鐘鼓到西興。』
『樓下誰家燒夜香？玉笙哀怨弄清涼。臨風有客吟秋扇，拜月無人見晚粧。』○沙河燈火
照山紅。歌鼓喧喧語笑中，爲問少年心在否？角巾歌側（邑）發如蓬。』○樂天清輝樓寄嚴維
詩：『嚴維制茲樓，立名曰清輝。未及題金榜，遽催還粉闥。去來三四年，塵土登者稀。今年新
太守，掃灑施簾幃。院柳烟婀娜，簷花雪霏微。看山倚西戶，待月闌東扉。碧甍裏堪憑，朱
欄飄舞衣。燒香捲簾坐，風燕一雙飛。君作不得住，我來幸因依。始知天地間，靈鏡有所
歸。』○中和堂，本錢王閱禮堂也。壯麗絕倫，暑月最快。蘇子瞻去任夏日有懷詩：『忠
孝王家千柱宮，東坡作吏五年中。中和堂上東南類，獨有人間萬里風。』○有美堂，嘉祐二

寥寥動息，冥心遠處世。」○「冷淡香難尋，幽趣唯吾識，高情薄雲漢，清談潤金石。不學浮世人，奔名競雕飾。」○「惟靜百慮忘，軒開萬象歸。空江客夜鐘，高窗留殘暉，幽砌絕塵蹤，孤雲自依依。」○「願君如探湯，觸物類虛舟，他人莫已知，此道本吾求。獨坐時相懷，斜陽下危樓。」○「崔嵬高山側，觸石生片雲，自將霖雨期，不與塵土羣。杳杳遊太虛，對此幾思君。」○「高蹟將誰親？幽棲白雲中，間階吐蒼苔，古木生清風。時將西竺時，講義訓來蒙。」○「靜躁各所好，是非安能辯？聲利如我仇，雲泉若牽挽。寂寂深林中，芳蘭自堪奉。」○「羣峯發危碧，倒影沈空江，清景生晚晴，冷色涵虛窗。逍遙縱吟賞，能使吾心降。」○「海日照吟軒，江風動庭樹，此景樂閒情，何人識高趣？登樓獨南望，杳杳空烟霧。」○「王伯安詩：『江上但知山色好，峯迴始見寺門開。半空虛閣有雲住，六月深松無暑來。病肺正思移枕簟，洗心兼得遠塵埃，富春咫尺烟濤外，時倚層巖望釣臺。』」○「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迴開湖早，江空得月多。冰霜蘚草木，舟楫玩風波，巖下幽棲處，時聞白石歌。」

月巖，石壁削立，有隙如鏡，中秋蟾魄斜圓，清輝滿隙，若合璧然，其傍有月榭。陳天瑞詩：「怪石堆雲矗太空，女媧鍊出廣寒宮，一輪常滿陰晴見，萬古無虧晝夜同。搗藥聲繁驅白兔，瀛天孔正透清風，光明自照如來境，肯學姮娥西復東。」○「王伯安飲月榭別王侍御赴南廣時：『湖山久係（毛）念，塊處限形蹟，遙望一水間，十年靡由即。軍旅起衰廢，驅馳豈遑息？前途道回岡，取捷上崎嶇。新構鬱層椒，石門轉深寂。是時霜始降，風淅淅并折。壑靜響江聲，窗遙涵海色，夕陰下西岑，涼月穿東壁。觀風此餘情，撫景見高隱。匪從羣公錢，何因得良覲？南嶽方如燬，救焚豈辭亟，來歸幸有期，終遂尋幽僻。』」

月巖之左，爲中峯，其右，爲宋殿前司營。中峯之上，有亭曰「天峯孤嘯」，少師夏公謹所題。峯之後，爲三佛石、仙姑洞、郭公泉、臥醉石、放光石。

宋殿前司營，爲親軍護衛之所，俗稱御校場者是也。山頂石笋林立，蒼翠玲瓏，森若朝拱，錢氏命爲排衙石。第二峯舊有白塔，塔西小徑，石壁夾道，通人往來，名爲石衙。宋初名公，多題刻其間。從此南望，則長江帶繞，北眺，則西湖鑑開。山下有金星洞、通明洞、柳浦，皆蕪汨不可踪蹟。蘇子瞻金星洞銘云：「寶山南麓鳳左翅，驚雷劃石通蚪起。凝陰壑壁出怪璋，是生神草肖蒼虺。離離赤荻挾脊尾，飛流丹石決壅滯。金星非實特取似，施及山石亦見爾。凡名相因皆此比。」○鄭繼之登御校場望故宮詩：「萬峯雲木蒼蒼蒼，古壘仍有闕

年，龍圖學士梅摯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剖符宣教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宵旰憂，循良勸振俗，來暮聽歡謳。』參到郡，即以有美二字名其堂，歐陽文忠公爲之記，略云：『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可兼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誇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然其樂不可得兼也。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唐。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聖宋受命，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遊者躊躇而懷愴。獨錢唐自五代時，知尊中國，効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足安樂。又俗習工巧，邑屋華麗，蓋十萬餘家（量）。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賈，風帆海舶，出入於江濤浩渺、雲烟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帥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與其所得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唐兼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唐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蘇子瞻與陳太守有美堂夜歸詩：『娟娟雲月稍侵軒，潑潑星河半隱山，魚鱗未收清夜水，鳳簫猶在翠微間。淒風惡縮絳絃柱，香霧霏迷著鬢鬟，若喜使君能共樂，萬人爭看火城還。』○石林軒，宋郡守孫沔建燕思閣，取立石七株置閣前，號七賢石，肅宗孟更名石林軒。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迴繞松蘿，爲勝果禪寺、月巖。

勝果寺，唐乾寧間，無著喜禪師建。吳越王錢鏐陀、觀音、勢至三佛，及十八羅漢像於石壁。宋慶曆初，賜額崇聖寺，元至正間燬。皇明洪武初，興初禪師建，又燬。永樂十五年重建，松徑盤紆，淵源潏潏。唐僧處默詩：『路自中峯上，盤回出翠蘿。到江吳地盡，隔岸起山多。古木靈（舊）青嶺，遙天漫白波，下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王介甫詩：『登高見山水，身在水中央，下視樓臺處，空多樹木蒼。浮雲連海氣，落日動湖光，偶坐吹橫笛，殘聲入富陽。』○僧圓法師詩并序云：『勝果名利相望，而高軒虛閣，盡得江山之勝槩。因爾謝宣城「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之句，頗類彼景，用以爲額，成詩十章，寄勝果裕師開士，雖不足發揮雅雅，庶寫相懷之心爾。』○「江色杳無極，渺渺接遙天。歸帆帶夕陽，去鳥衝寒烟，幽景不同觀，遐想成斯篇。」○「樓閣盤岩曉，參差極翠陰。高窗曉色鮮，晚景餘霞麗。

武場。南渡國河雙眼盡，中原風物百憂傍。尙傳華井開黃屋，想見歸蛇繞御床。往事只今俱灑淚，兩階于羽意何長。」

夢時，舊有冲天觀、望海亭、介亭、崇聖塔、並廟。○冲天觀，在介亭後。○介亭，宋祖無擇建。蘇子瞻登介亭，賦詩次公詩：「靈輿西出登山門，喜與我友尋仙村。丹青明滅風簾動，環佩空響桃花源。前坡欲上已墮屐，黑雲白雨如傾盆。今晨積霧卷千里，豈復觸熱生病根？在家頑陀無爲子，多與青山爲弟兄。孤峯盤處亦何有，西湖鏡天江桂林，臨高摩手謝好住，清風萬壑傳其音。風回響答君聽取，我亦到處隨君軒。」○次劉景文詩：「澤國梅雨餘，我年因燕海。高堂應新碑，頗覺利腰足。松根百尺井，兩綆飛淨綠，流觴聚兒童，一笑爲捧腹。清風借可取，剛氣在巖麓，始知共此世，物外無三伏。長歌入雲烟，不待絃管逐。西湖真西子，烟樹點眉目，清江少羅帶，高浪翻雲屋。倦仰撫四海，百世飛鳥迹，遠追錢氏餘，近弔祖侯開，吾生如寄耳，寸晷輕尺玉。誰似劉將軍，逸韻謝邊幅，千言一揮手，五車不再讀。春巖彩難舞，月峽哀猿哭，朝先啼鳩起，喜與寒蟄續。我老數吟哦，賴君時擊觸，從今事遠覽。發轍此幽谷。清游得三昧，至樂謝五欲，莫作狂道士，氣壓劉師服。」○再次袁公濟韻詩：「昏昏隨醉夢，禁此六月溽。君詩如清風，吹我朝睡足，登臨得佳句，江日照湖綠。袖手猶不肯，默竊已在腹。是時風雨過，雲霧歸麓，疎星帶微雨，金火爭見伏。惜哉此清景，變滅不可逐。歸來讀君詩，耿耿猶在目。卻思少年日，聲價爭場屋，文如翻水成，賦作叉手速。秋風起鴻雁，我亦繼華國，那知君贈履，獨泣荆山玉。相見南新道，青山垂破幅，早知事大謬，恨不十年讀。莫嗟偶唐老，終勝賈誼哭，今年復爲俗，舊好許重續。升沈何足道，等是蠻與觸，共爲湖山主，出入窮湖谷。衆卿君不爭，人棄我所欲，何時神武門？相約挂冠服。」○陳述古召飲介亭詩：「西風初作十分涼，喜見新橙透甲香，遲暮賞心驚節物，登臨病眼怯秋光。慣眠處士雲庵裏，倦醉佳人錦瑟傍，猶有夢回清興在，臥聞歸路樂聲長。」○崇聖塔，高七級，二十餘丈，宋景祐初建。慶曆中，郡守鄭戢，請加崇聖之號。南渡，毀入行宮。又西，爲棲雲庵。

又南，爲包家山、山川境。

包家山，多桃花。宋時有園，扁曰「燕園」。二月，遊人最盛，號小桃源。董嗣杲詩：「綺霞燕日透林梢，一簇南山尚姓包。冷水峪邊苔色老，冲雲樓下樹陰高。園隣古道傳耕籍，畫倚青城想弄郊，欲趁桃花尋隱去，關門無鎖不須敲。」○歐思復詩：「平生鹿門趣，有意此珠茅，地控江分越，山因人姓包。海鷗飛落日，野馬牧荒郊，流水花千樹，重期載酒看。」○張仲舉清明遊包家山詩二首：「遠近紅千樹，繁開奪豔霞。月明寒食雨，春老上陽花，驚路迷游騎，宮闈入夢華。東風寒未退，回首野人家。」○「太液曾來鶴，高臺舊影娥，美人黃土盡，牧笛白雲多。野草荒神籍，宮蓮怨綽歌，先兒洗馬處，斜日滿寒波。」

山畔，舊有上善庵、福泉庵、並巖。○上善庵，淳祐七年建，俗名白衣五聖廟。○福泉庵，淳祐四年建，有龍王井，方丈餘，雖旱不竭，又名冷泉略。

山川境，洪武元年，先建山川境於城西北，鳳師壇於城東北，雨、雷師壇於城西南。二年，紹風雲雷雨合一壇，尋又詔併山川共爲一壇。八年，又詔併城隍合祭。

壇之左，爲正宗庵，右，爲三一庵。

正宗庵，元至大間，僧大方建。

三一庵，白玉蟾煉丹之所，有像存焉。白玉蟾，南海瓊州人，當宋乾道間，於黎母山中，遇神人，授洞玄雷法，遊歷江湖，修其訪道。嘉定中，召赴行都，對御稱旨，命主太乙宮，更結小庵於此。一日，去，不知所往。庵中有得月樓，前有石池。白玉蟾詩：「風吹玉露洗銀漢，爽氣平分桂影高，把酒倚樓人不寐，此時直擬數秋毫。」「千崖爽氣已平分，萬里青天輻玉輪，起向鏡清江上望，相逢都是廣寒人。」○黃酸齋詩：「茅棟蕭蕭水石間，放懷終日對林樾，夢回不覺丹墀曉，吟罷始知身倚欄，藥確夜香雲母急，石瓶秋送井花寒。羣魚亦得逍遙樂，何用橫心把釣竿？」

又南，爲大慈禪寺。

大慈寺，俗稱包山寺，宋乾道九年，僧德殊建。淳熙間，賜額。

又西，爲棲雲庵。

棲雲庵，小雲石海涯別業也。其父楚國公貴只哥，雲石遂以貴爲氏，號曰酸齋。年十二，荷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越二而跨三，運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庵，其讀書之所也。由門徑而西，可達龍華寺。

西湖遊覽志第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出湧金門而北，爲豐樂樓。

豐樂樓，宋初爲衆樂亭，尋改爲豐樂樓，政和中，改今名。淳祐九年，安撫趙鼎與憲重構之，瑰麗嵒巖，掩映圖畫，俯瞰平湖，千峯連環，一碧萬頃，柳汀花塢，歷歷欄檻間。亭榭雲飛，遠近映帶，遊視治瞻，蓋歌漁唱，往往會合於樓前。元末乃燬。嘉靖二十年，郡守陳公仕賢燬柳洲寺而重建之，爲賓使館所，題曰柳洲別館。館後有樓，題曰豐樂，存舊蹟也，無修金碧爲之記。宋趙忠定公詠豐樂樓柳梢青詞：『水月光中，烟籠影裏，湧出歌臺。空外笙簫，雲間笑語，人在蓬萊。天香暗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北歸來。』○元楊仲弘詩：『嵒巖衆樂樓，歷歷名邦，西望平湖東望江，氣合重玄紫微瀛，標存九域奠洪龐。朝來散霧縈朱栱，夜後流星透碧窗，倚欄欄干愁目眩，飛鳶旋轉故雙雙。』

柳洲寺，宋開寶間錢王建，本名資福院。院傍有通元庵，會靈廟，即五龍王祠，開禧元年，趙師異併爲柳洲寺。洲傍有黑亭子灣，呂洞賓祠，集賢亭，上船亭，雙魚莊，環碧園，迎光樓，劉氏園，並廢。○上船亭，買似道建。養魚莊，環碧園，皆楊和王別業，軒亭皆高宗御書。○迎光樓，張循王別業。○劉氏園，內侍劉玉外宅。

出錢唐門，瀕湖爲玉蓮堂，折而北，爲來鶴樓。

玉蓮堂舊在府治中，宋時，安撫魏克愚徙建于此。都人競渡湖中，以此爲奪標之所，久廢。皇明嘉靖二十一年，按察使劉望之欲建賓館于此，問名于汝成，汝成爲陳故實，且曰：『興滅闢隸，以無忘前人，復其名爲玉蓮堂，何如？』公欣然首肯。乃清池環門，樹以白荷，甫成，而公以憂去，扁額尙未揭也。僮人但稱月牙公館云。

來鶴樓，邑人張文宿別墅也。嘗爲晉江令，有雅致，寄傲湖山，構樓湖畔，棟宇經始，有鶴巢焉，遂名來鶴樓。

錢唐門沿城而北，舊有錢武肅王廟，九曲城，菩提院，真覺院，法濟院，妙因院，寶嚴院，普潤寺，玉壺園，望湖樓，買府上船亭，謝府新園，博勝園，隱秀園，並廢。○錢武肅王廟，主名鏐，臨安石鑑鄉人。鏐勇有智略，壯而微，販鹽自活。南唐宗時，王仙芝寇兩浙，命都將董昌討鎮之。鏐屬昌部，平朱直，拒黃巢，斬劉漢宏，累功拜杭州刺史。擒薛明，破徐福，加防禦

折而西，過溜水橋，爲昭慶律寺。

溜水橋，洩湖中水以入下湖，可通新河塢。

昭慶律寺，晉天福間，吳越王建，宋乾德二年重修。太平興國三年，建戒壇於寺中，每歲三月三日，海內緇流，雲集於此，推其長老能通五宗諸典者，登壇說法，敷陳具戒，其徒跪而聽

使，進蘇、杭等州觀察使。新作杭城，自紫雲山，由夾城東至江干，泊錢唐湖，盤山、范浦，凡七十里。進鎮海軍節度使，封開國公。會董昌反越州，鑒受詔討滅之，進彭城郡王，加中書令，圖形凌烟閣。名其營曰衣錦營，封其山曰衣錦山，改封越王，再改吳王。梁開平初，進封吳越王，築捍海塘，建候潮，通江等門。時江濤怒噴，命強弩數百射之，濤爲飲卻，還擊西陵。尋授天下兵馬都元帥。後唐同光初，賜玉冊金印。長興二年卒，年八十三，諡武肅，篤孝，善撫士卒，臨政勤勞，無得容。嘗中原騷亂，而保鎮疆域，民甚德之。五傳至忠懿王俶，當宋太祖受命時，納土，子孫代爲顯官。○九曲城，有五聖廟，蘇漢臣畫壁。○菩提院，本錢惟演別墅也，捨以爲寺。有白蓮、綠野等堂，建玉、四觀、披瀝等軒，南漪、迎薰、澄心、涵碧、玉壺、雪隱等亭，後併入昭慶寺。周紫芝著提小軒晚晴詩：『杭嶺雄雄本自殊，淡粧濃抹是吾姝。滿湖銀玉千鍾酒，來看樓銀百頃湖。白鳥去邊山隱隱，綠蒲疏處雨疏疏。不知好事王摩詰，親得西山落照無？』○真覺院，即隱淨庵。○法濟院，舊名觀音院，有明軒、爽軒。○妙因院，即慈光庵。○寶嚴院，俗呼九曲院。○普潤寺，宋淳熙初建，元末燬。○玉壺園，宋理宗時御園也。本鄭王劉錡別業，後屬官家。林亭幽雅，長夏森寒。張與詩：『林亭絕幽迥，長夏綠雲香。明月出山小，白蓮承露涼。綠筠枝葉綠，吳歎風外長。傾然玉壺內，潭與世相忘。』○望湖樓，在昭慶寺前，錢王所作，一名先得樓。潘閬詩：『望湖樓上立，竟日懶思還。聽水分他界，看雲過別山。孤舟依岸靜，獨鳥向人閒。回首重門閉，蛙聲夕照間。』蘇子瞻詩：『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放生魚籃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本枕能令山俯仰，風船解與月徘徊。『未成小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暫閒，我本無家更安住，故鄉無此好江山。』王介甫詩：『水光山氣碧浮浮，落日將歸又少留。從此祇應長入夢，夢中還與故人遊。』○謝府新園，故甘氏園也，爲太后別墅，在惠照宮西，有蓮院、村莊、水閣、一碧萬頃、眉壽等堂，湖山清觀、歌涼等亭，備極極盛。架亭湖中，每元夕，亭、館皆垂水晶簾，放燈，上下輝映，金碧奪目。士女縱觀，往往得遺簪墜珥。元時，元帥夏若水據有之。○博勝園，在九曲城下，宋秀王別墅。理宗御書『博勝』、『愛閒』二扁。○隱秀園，劉郡王別墅。

之，名曰受戒，至今行之。天禧初，有圓淨法師，學廬山慧遠，結白蓮社，縉紳之士，與會者二十餘人，遂使孫何爲之記。南渡後，以其地爲策選錄軍教場，尋復爲寺。元末燬，皇明洪武間重建，成化間燬，雲水僧廣復營之。宋陳堯佐詩：『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一榻坐臨水，片心閒對雲。』樹寒時落葉，鷗散忽成羣，莫問紅塵事，林間肯暫聞。○王元之詩：『夢幻吾身是偶然，勞生四十又三年，任誇西掖吟紅藥，何似東林種白蓮，入定雪籠燈燄直，講經霜殿磬聲圓，竊官不得餘杭郡，空寄高僧結社篇。』

昭慶寺之北，爲慶忌塔。慶忌塔者，春秋時，吳王闔閭既殺王僚，僚子慶忌奔衛，聞闔閭之謀，諸伍員，員進細人要離，俾之行刺。要離者，細而寡力，迎風則傷，負風則伏，王語以慶忌之勇，謂其不如也。要離曰：『臣能殺之，臣詐以負罪出奔，願王戮臣妻子，斷臣右手，慶忌必信臣矣。』王從之。要離乃詐奔諸侯，宜怨于路，遂如衛，見慶忌，言闔閭無道，願因王子之勇，可得也。慶忌信之，揀練士卒，與還襲吳。渡江，要離坐於上風，因風之勢，以矛鉤其冠，順風而刺，慶忌死，葬于此。其地在宋爲豐儲倉，前有石池，深不可測，宋咸淳六年七月，池水壁立，浮直登木，蕩突久之。或云中有大龜數百年者，故與妖如此。又時有怪物出水，若鐵棺然。

自昭慶寺而西，過石函橋，爲放生亭。

石函橋，唐刺史李泌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下湖。沿東西馬路，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白樂天記略云：『北有石函，南有寬，決湖水一寸，可溉田十五餘頃。每一復時，可溉五十餘頃。』其去郡別州民詩云：『耆老遮歸路，壺漿滿別筵，甘棠無一樹，那得淚潸然？稅重多貧戶，農飢足旱田，惟留一湖水，與汝救荒年。』

放生亭，在寶石山麓。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採捕，郡守王隨爲之記，有碑存焉。慶元四年，趙師魯建德生堂，飛泳亭於橋畔，理宗御書，並廢。

又北，過羊坊橋、小溜水橋，爲靈衡廟。

羊坊橋，宋時燕羊之所也，有酒庫，瓦子在焉。其西，爲古柳林。

小溜水橋，俗稱水磨頭，其下爲棕毛場。

靈衡廟，宋建炎三年，金會完顏宗弼犯臨安，郡守康允之退保緒山，錢唐令朱鐸，鳩鄉兵二千，逆擊之，力戰死。尉將金勝、祝威，復集鄉兵，據葛嶺，編竹覆泥，爲大途以誘賊。賊騎隨至，踰隙而踰，仆者鱗疊，橫屍山委。金人大駭，遁赤山，得好細爲導，由南壁入，勝、威被執，死之。郡人感其忠節，以馬革裹屍，駢葬雲洞之右，立祠祀之，後人并以祀鐸。淳祐間，賜廟額曰忠節。

額曰『靈衡』，至今人稱金祝廟者，從始建意也。每歲七月一日，守臣致祭，蓋金公誕辰云。

石函橋之北，舊有趙郭園、水丘園、梅園、聚秀園、錢氏園、張氏園、王氏園、萬花小隱園、竹所、雲洞園、瑤池園、鏡唐縣尉司、寶勝院、洞明庵、精進院、延慶院、澄寂院、並廢。○梅園，宋韓王別業也。廣一百三十畝，有樂靜堂、清風軒、皆高宗御書。水閣、梅坡、芙蓉堆、花竹輝映，皆聚景之所，四時可遊。吳立夫花園老卒歌：『斬王手種紅錦花，十載不掛鐵鉞，花園老卒守花樹，睡著花磚聞曙曉。白頭日盡身無事，古塞沙塵戰餘，多士如雲足健兒，一奇在腹終憔悴。青銅萬緒滿地光，寶函燭節賜夷王，宮粧粉黠去酣酒，海貨珠犀，歸壓橋。王家舍兒驚吐舌，御府珊瑚碎飛雪，口猶乳臭卻帳前，鑿鑿一翁墜棄捐。君不見天下英雄本奴虜，左鼻成龍右鼻虎，頭血淋漓思復讐，史傳沈埋誰比數？花落花開幾風雨。』○雲洞園者，楊和王別業也。培土爲洞，屈曲通行，園盡雲氣，其傍有麗春臺，青石爲坡，不墮纖纖，春時，令麗人歌舞爲戲，得上坡者受賞。園內有萬景、天全、方壺、瀟碧、天機、雲錦、紫翠閣、濯纓、五色雲等亭，玉龍、玲瓏、金粟、天初等臺，洞。戶隔輝煌，花木蟠鬱，窮極麗雅。盛時，凡用園丁四十餘人，監園使二人。洞後有天龍庵，嘉定間，惠開法師建。○瑤池園，中貴呂氏外宅也。池週二里，植菱芰，池側有寶勝院。○鏡唐縣尉司，相傳爲王子高故居，宋隆興間建。時字內承平，莊邑特繁，仁宗嘗覽西湖圖，歎曰：『真仙尉也。』遂建真仙亭。蘇子瞻常率賓僚遊焉，建英遊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蓉詩，建詠物樓。○洞明庵，咸淳中，朱端卿捨宅建。○精進院，舊名儲修，晉開運間建。○延慶院，舊名興化寺。○澄寂院，近桃花街口。

過石函橋而西，爲寶石山、崇壽禪寺、寶所塔、壽星石、石屏風、獅子峯、屯霞石、看松臺、落星石、乳泉井、一勺泉、天然圖畫閣。

寶石山，本名巨石山，高六十三丈，周十一三里，錢王封爲壽星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下爲寶積山，山下有乳泉、佛足泉，其絕頂爲寶峯。

崇壽禪寺，吳越王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於山巔，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曰崇壽院。洪武初，有高僧慧炬，出家院中，明天台教。時江濤大溢，炬說法，灑淨水止之，堤賴以不圯，杭人稱炬菩薩云。

寶所塔，延爽建，九級，尋廢。咸平中，僧永保以目盲募緣，十年始復其舊，目光如故。保有戒行，人呼師叔，遂稱保叔塔也。塔門舊有張即之書『湖山勝槩』四字，今移置淨慈寺閣。元延祐中，院塔俱燬，僧可周建。至正末，又燬，僧慧炬重建，至七級而止。皇明成化間燬，弘

治間，僧可勝重建。一夕，大雷擊死遊僧三人，大蛇一條，重五十觔，腹中白子數十枚。塔
漸崩廢。正德九年，僧文錦重建。又築西方殿於塔後，挹涼亭於山下，嘉靖元年，塔燬。二
十二年，僧永果重建。永果，山西人，有戒行，募緣多助，咸稱老山西。又有全真，號浪浪酒
者，亦與協力，故能修復舊美。錢思復詩：『金剎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雲秋共白，江樹晚
逾青。』懸崖巖巖雨，黏崖石壁星，下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壽星石，舊名落星石，錢王改今名。一在塔後，一在香松臺下，各大數十圍，塊然無根，望之如
斷。

石屏風，獅子峯，皆以形似名之。石屏風下，舊有石屏院。獅子峯，一名巾子峯，林和靖詩：

『巾子山頭烏臼木，微霜未落葉先紅。』者是也。

香松臺，色緒如畫，介立崖畔。
看松臺，去寺左百步所，俯臨巨壑，凌駕松杪。松下有石，圓如覆星，施體詩：『茲山亦何奇？
而喜遊人少，我本烟霞徒，一丘願終老。』王願詩：『樹蓋珠林勝，花開翠壁妍。清秋一舒
嘯，畫裏著詩仙。』

乳泉井，去香松臺百步所，泉白而甘。

一勺泉，在崇壽院右壁，太僕丞張瑛名之。詩云：『絕頂盤峯秀，蛟龍擁地蓮。塔樓南斗下，僧
問劫灰年。鬼斧摧堅石，神功琢湧泉。派疑銀漢瀉，溜訝玉龍穿。沈澁雲根滿，分明琥珀
鑄。一泓通海眼，孤浸立山巔。正正華沈月，泠泠碧蘸天。味翻流乳滑，散漫澹珠圓。魚
躍金梭見，虹垂寶帶懸。洗顏僧滄老，供佛客聲靈。幾許詩脾沁，徒爲俗慮牽。靜焉仁者
學，湛若定心禪。渴想瓢瓢飲，酣宜漱石眠。何人識恬淡，終日愛潺湲。莫怪頻來此，煩荷
頓覺捐。』

天然圖畫閣，在寺右一勺泉之陽。少師夏公護時：『客到西湖上，春遊倘及時。石門深歷險，
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湖去舫遲。清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崇壽院前，舊有金牛護法院，巾子峯前，有金輪梵天院，並廢。

寶石山麓，爲大佛禪寺，沁雪泉。

大石佛，舊傳爲秦始皇鑿石。宋宣和中，僧思淨者，嘗見時見之，作念曰，異日出家，當鑿此
石爲佛。及長，爲僧妙行寺，遂鑿石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遂名爲大石佛院。元
至元間，院燬，佛像亦剝落。皇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爲大佛禪寺。弘治四年，僧永
安重修。寺畔有塔，俗稱菱瓶塔，乃元時西河僧所建。張輿詩：『葛仙嶺西大石頭，祖龍東

來曾繫舟，不聞登仙入蓬島，徒見作佛如嘉州。地湧半身雲水繞，山開一面金碧浮，幾回劫
火燒不盡，空對湖山飛白鷗。』○吳立夫詩：『手搥一片石，昔爲滄海濱，始皇或繫纜，萬里
浩無津。世間本妖妄，何處有仙真？蓬萊不可到，弱水空隨輪。徐生或云去，方士先避秦，
童男繼童女，五穀雜貨珍，島嶼止不返，蛟龍化其民，非惟長年藥，永隔戰馬塵。人君卻未
悟，望望轉東巡，山鬼覺將死，海魚祠作神，侯生奉圖籙，讎譖極所陳，驪山閱堯雁，金梯竟
沈淪。惜哉茲壁不遠，遺蹟留千春，經營大屋覆，剝斷青蓮身。漢唐幾英主，覆轍猶爾遵，
我恐石有語，神仙多誤人。』

沁雪泉，在佛身右壁，棠陵方思道題。

寺畔，舊有相殿院，冠勝軒。西有水月園，大吳園、小吳園、嘉澤廟、孫花翁墓，並廢。○相殿
院，晉天福二年，錢氏建。有十三間樓，樓上貯三才佛一尊。蘇子瞻治郡時，常判事於此。
○水月園，高宗以賜楊和王存中者，御書『水月』扁。孝宗朝，更賜秀王伯圭。有水月瀛、
玉林堂、俯挹澄湖、萬柳成幕，遊者多集焉。○嘉澤廟，即水仙祠，梁大同間建，以奉錢唐
湖龍君。錢鏐碑記。宋時，移建於蘇堤。○孫花翁墓，翁名惟信，字季善，仕宋光宗時，棄
官隱西湖。工爲長短句，好種花卉，自號花翁。家徒壁立，無旦夕之備，彈琴讀書，晏如也。
既卒，安撫趙鼎與蕭葵之，墓近水仙王廟。仇仁近詩：『水仙分地葬詩人，一片荒山野火焚。
萬菊有亭今作圃，掃松無子漫留墳。蝸牛負殼黏碑石，老鶴攜雛入闕雲。欲把管絃歌楚
些，卻憐度曲不如君。』

又西，爲智果禪寺、參寥泉。
智果寺，舊在孤山，吳越王所建，宋紹興間，徙築於此。先是，蘇子瞻守杭州，與智果院禪師
參寥子善，名其所居泉曰參寥泉。寺既徙北山，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仍名參寥泉，以志舊
蹟。元末燬。皇明洪武初，僧可祥，惠炬重建，其泉題云：『元祐五年，歲在庚午，二月辛卯
朔，二十五日乙卯上梁。』蓋子瞻手書，自孤山移置者。○張光弼詩：『佳遊在上巳，屬此
清明前。春景已云暮，風光猶未暄。往尋智果寺，竟得參寥泉。景物豈殊昔？人世自更遷。
連歲長公臥，風流想當年。我輩復登臨，化界何因緣？古佛嚴香閣，真詮積華軒，境超萬念
空，道勝諸妄捐。緬懷此會難，徘徊未云還，申章續芳藻，冀或來者傳。』○吳立夫詩：『古
寺湖水上，寺門但菰蒲，一泉清如玉，巖骨早不枯，專從參寥驛，得與畫樓俱。東坡或名實，
西嶺猶松竹，人誰問詩侶？世頗笑諸奴，瓦甃縱然在，木甃知已無。汲水宜汲深，慮心非
慮淺，別禪勝別味，俗舌空醞醺。老僧久不識，香地冷指玉，卓哉郡太守，遺像擁眉巖。開來

試我酌，雲雨變須臾，尙持金芙蓉，便踏赤鯨魚。」

又西，爲顯功廟。

顯功廟，以祀宋布衣岳陽者。張健唐山人。建炎三年十二月，完顏宗弼由獨松關犯杭州，守臣遁於諸山。張乃捐家資以充軍餉，推較唐令朱壽爲謀主，金、祝二尉爲先鋒，率死士，誘唐由西溪並天竺東來，斬萬嶺，繼竹覆泥以陷之。虜後寇城，西，張力戰，死焉。郡人感之，爲請於朝，立祠於此。

又西，爲錦塢、初陽臺、(高翁井)。

錦塢，在寶雲山之東，宋時，此地花卉燦然若錦，故名。

初陽臺，在山巔，高仙翁修其時，吸日月精華於此。高朝宜遠眺。清曉烟消，日出海底，燦然奇觀。楊仲弘詩：「彩雲相輝映，華露共輝煌，在水潭凝望，當空觀使懸，潛虬轉曉動，宿精羽毛鮮。寂寂丹臺夜，相從得仙。」○「丹臺欲上路盤盤，秋月圓時正好觀。已作高亭凌曉曙，豈辭深夜倚欄干。雲封大壑蛟龍睡，露下蒼林翡翠寒。下顧塵寰悲迫近，致身何止在雲端。」○張伯雨詩：「初陽臺上新亭好，一曲笙簧石壁開。驚起玄真狂道士，步虛飛下玉清臺。」(高)

高翁井，去智果寺西南可步(高)，上方下圓，相傳爲(高)高稚川投丹之所，今在馬氏園。

宣德間，大旱，馬氏(高)斃而涸之，得石匣一，石匣四，匣固不可啓，匣中有九藥若焚膏者(高)，略之，絕無臭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啗一枚，後年百有六歲。井遂淤(高)惡不可食。以匣投之，甘冽如故。張伯雨詩：「一宿高翁井上，化爲蝴蝶夢魂清。湖田涼蛤四散吹，烟寺曉鐘相遞鳴。孤嶼橫陳爲玉几，初陽煥爛似霞城。擊舟又入水雲去，還我風簷雪簷聲。」○「高洪井上訪真居，一飲丹泉足自如。拂袖真嫌狂放甚，子非知我我知魚。」

錦塢西，舊有普安院，治平寺，玉清宮，雲集樓，並廢。○治平寺，初名錦塢庵，僧法聰建，有烟雲閣。○玉清宮，宋紹定初建，理宗御書扁，元至正宋燬。趙達夫、白珽、鮮于樞聯句二首：

「湖田漠漠水禽飛，漁夫堤柳斜斜帶夕暉。二月江南好天氣，初陽臺上憶春衣。」○「巾子峯頭曉釣船，漁夫初陽臺上坐鳴絃。出雲高樹明殘日，隔雨蒼苔綠細泉。絕俗誰能離遠閣？樵童空我欲學飛仙。漁夫還家正恐鄉人問，雲化鶴重來知幾年？」○「雲集樓，在玉清宮內。張伯雨詩：「初陽臺上白雲多，雲裏層層玉樹歌。棲息一枝綠未穩，飛翻千仞奈危何。雨中暮燕驚驚起，峯頂笙簫月送過，好在丹梯無百尺，屋頭看盡白鷗波。」

又西，爲寶雲山、瑪瑙講寺、後僕夫泉。

瑪瑙講寺，故名瑪瑙寶勝院，在孤山，晉開運三年，錢氏建。宋大中祥符間，高僧智圓重修。紹興間，徙築於此。元末燬，皇明永樂間重建。勝山之巔，石磴數百級，有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者是也。陳龍詩：「雨霽佛屋明，苔深溪曲折，樹搖高露驚，草密暗泉咽。前林或清響，烟燈遠欲滅，寄謝塵中人，與君從此別。」

後僕夫泉，元僧芳洲所鑿也。先是，智圓居孤山，有僕夫，藝竹得泉，遂號僕夫泉。後徙寺茲山，藉葛井以汲，寺僧賴之。芳洲鑿地得此，遂名後僕夫泉。

寺西，宋有養樂園、半春園、小隱園、瓊華園、寶雲庵，並廢。○養樂園，實似道別墅也。內有光祿閣、春雨觀、嘉生堂、生靈生物之府。似道既敗，有人題其壁曰：「老聃曾居葛嶺西，遊人誰敢問蘇堤？勢將覆轍不回首，事到出師方噬臍。廣園更無人作主，敗垣惟有客留題，算來祇是孤山耐，依舊梅花伴月低。」蓋似道嘗往園中，有遊騎過門者，輒爲僕事者擒入。有官者，有財者，其妾兄開，亦縛投火中。○半春、小隱、瓊華，皆史彌遠別墅也。臺榭工麗，在在殊宜。○寶雲庵，宋乾德二年，吳越王建，名千光王寺。雍熙二年，改今額。寶雲間，爲邵王所。元至正末燬。內有靈泉井、月窟、澄心閣、南隱堂、妙思堂。蘇子瞻次寶雲僧仲殊雪中遊湖韻詩：「寶雲樓閣闌干門，林靜初無一鳥鳴。」○閉戶莫教風掃地，捲簾疑有月臨軒。水光潋灩猶浮碧，山色空濛已欲昏。乞得湯休奇絕句，始知羅帶是陳言。」

又西，爲高翁、高仙翁墓。

高翁，上有高仙翁墓。高洪，字稚川，晉時人，博聞深洽，江左絕倫。好神仙導養之術，見高士郭文舉於大嶽山中，觀德而悟道，結廬西湖，修其著書，號抱朴子。嶺上有甘露泉、梅泉。臨天錫詩：「煉丹仙子渺茫間，一夕乘風去不還，火冷爐頭灰已盡，雲封洞口嶺長閑。千年瑞氣生瑤草，夜半天風響佩環，真境空明自今古，烟塵依舊隔蓬萊。」○吳立夫登初陽臺，抱朴子墓詩：「人生擾擾間，願覺天地窄。我憶抱朴子，高臺晚空碧。初陽出山上，照破萬古石。丹光動鼎鑪，霧氣浮冠冕，遺書上下卷，道妙或黃白。老衰及病癯，辛苦爲形役，豈伊覺風姿，終以孤逸宅。尸解本無形，空飛事復蹟？郭君曾有傳，勾漏恍所歷。降子倘可問，稚川特未隔。幽林來題題，缺井守斯壩，神仙果何人？海嶽長遺劇。世傳老聃死，吾聞方朔謫。虛墳誰所爲？怪樹獨悲激。滿前湖與山，秋色落几席，因茲些爾魂，目送天邊翼。」嶺上，舊有招賢寺，嶺下，有集芳園、壽星院、善住閣、香月院、挹秀園、秀野園、趙紫芝墓，並廢。○招賢寺，唐德宗時，郡人吳元卿爲六宮內使，棄官學道，結庵山中。開運三年，錢氏改建爲寺。有尉遲恭井、靈泉、東坡書扁。白樂天紫陽花詩序云：「招賢寺有山花一樹，色紫

氣香，芳麗可愛，頗類仙物，而人無識者，因以紫陽花名之。』詩云：『何年植向仙壇上，早晚移栽到梵家。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集芳園，故張婉儀別墅也。紹興間，收屬官家，藻飾益麗，有『蟠翠』、『雪香』、『翠巖』、『綺繡』、『挹露』、『玉蕊』、『清勝』諸扁，皆高宗御題。淳祐間，理宗以賜賈似道，改名後樂園。樓閣林泉，幽暢咸極，古木蒼藤，多南渡以前所植者。積翠迴抱，仰不見日。架廊疊磴，幽渺逶迤。隱地通道，抗以石梁，傍透湖濱。飛樓層臺，涼亭煥館，華達精妙。前挹孤山，後據萬嶺，兩橋映帶，一水橫穿，各隨地勢，以構築焉。理宗爲書『西湖一曲』、『奇勛』扁，度宗爲書『秋壑』、『遂初』、『容堂』扁。又有初陽精舍、餐室、熙然臺、無邊風月、見天地心、琳瑯、步歸舟、甘露井諸勝。元大德初，僧滿月即其址建福地院，趙子昂爲之記。至正末燬。林景熙詩：『當年構華居，權傾傾衛霍。地力窮斧斤，天章煥丹雘。花石擬平泉，川途致茲壑。唯聞丞相嘆，』那後天下樂。我來陵谷餘，山意已蕭索。蒼生墮巖崖，國祚身誰託。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采照麟閣。胡爲一聲鉦，聚鐵鑄此錯。回首草萊碑，荒烟掩餘作。』○壽星院，有孟泉、靈泉、寒碧軒、此君軒、平秀軒、垂雲亭、明遠堂。其上有閣曰江湖偉觀，安撫趙興憲建。蘇子瞻守杭日，常遊焉，入門，即悟前身曾到，歷官院後殿閣山石之名，無一遺謬，故湖中詩詠，於此居多。其次周長官韻時：『瑤瑤百頃水仙家，風靜湖平響釣車。寂歷疎林敲晚照，伶俜寒蝶抱秋花。困眠不覺依蒲榻，歸路相將踏桂華。更著綸巾披鶴氅，他年應作畫圖誇。』○寒碧軒詩：『清風蕭蕭搖窗扉，窗前修竹一尺圍。紛紛蒼雪落夏簾，冉冉綠霧沾人衣。日高山蟬抱葉響，人靜翠羽穿林飛。道人絕粒對寒碧，爲問鶴骨何緣肥。』○垂雲亭，僧清順作。子瞻詩云：『江山雖有餘，亭榭若難羅，登臨不得要，萬象各偃蹇。惟哉垂雲軒，此地得何晚？天功爭向背，詩眼巧增損。路窮朱闕出，山破石壁狠，海門浸坤軸，湖尾抱雲嶺。葱蔥城郭麗，淡淡烟村遠，紛紛鳥鷺去，一一漁樵返。雄觀快新獲，微景收昔通，道人真古人，嘯詠慕嵇阮。空齋臥蒲榻，已履每自損，天憐詩人窮，乞與供詩本。我詩久不作，荒澗旋鋤壟，從君覓佳句，咀嚼磨朝飲。』○此君軒詩：『臥聽談議碎龍鱗，俯看蒼蒼玉立身，一解騷夷江海去，尚餘君子六千人。』○車玉峯明遠堂詩：『十年不向此兒聞，景象依然一望聞。龍巖吐壺天入水，樓臺倒影日衝山。僧于僻寺難爲隱，人在扁舟未是閒，孤鶴似尋和靖宅，盤空飛下復飛還。』○朱繼芳江湖偉觀詩：『吳山表裏水爲池，百有餘年壯帝居，天目遙將雙鳳落，海門近拱六龍飛。清濤白雪生秋思，太乙紅雲駐夕暉，江上沙鷗湖上舫，柳邊風裏兩依依。』○善住閣，運使張拱捨宅建，有山中四時亭、安樂窩。○

香月隣、塵壘中園，後併於似道。○挹秀園，楊嗣昌別墅。○秀野園，劉鄭王琦（書）別墅，有四井堂。○趙紫芝墓，趙師秀，溫州人，工詩，有集，卒葬於此。劉後村弔詩，有『盡出香分枝，惟留硯付兒』之句，蓋亦寄逸之士也。

其前，爲四聖延祥觀、竹閣。

四聖延祥觀，舊在孤山，宋高宗爲康王時，常使于金，夜見四巨人執仗衛行，詢之方士，云：『紫微有大將四，名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王心異之。及即位，乃建觀祀之，即今六一泉地是也。元初，楊璉真卿改于武林門外，至正間，再遷萬嶺。

竹閣，舊在孤山寺中，白樂天所作，杭人因以祀公。宋時，徙建於北山報恩院，故稱竹閣寺。黃宜山詩：『移自孤山占此山，荒涼老屋萬琅玕，櫻桃楊柳空花夢，千古清風滿閣寒。』今其地爲杭妓沈氏園，嘉靖二十四年，沈氏坐法當籍，太守陳公一貫欲改祠宇，以祀楊公孟瑛，士論以妓室不可據郡長，陳公患之。時客有戲公者曰：『何不還以祀白公也？白公守杭時，動民氣，政操履清白，然雅好騎擊，屬意聲妓，去郡數載，猶有沈紅氍毹之恩，故其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倍流傳，』意趣所鍾，生死一致，寧以安神，似無不可，況又仍其故地乎？』陳公然之，遂扁其堂曰『竹閣』，門曰『玄關』，從公詩所謂『無勞別修道，只此是玄關』也。近廢爲六橋草堂，少卿徐江山別業。

又西，爲虎頭巖、嘉德永壽講寺。

虎頭巖，山形突出，若虎頭然。吳越王盛時，望氣者云：『杭州有王氣，』蘇祖命鑿之，今斷落矣。巖下，宋有儀王墓、顯明寺。儀王仲溫，宋宗室也，當靖康時，徽欽北狩，六軍欲擁王而立之，王堅拒不從，曰：『自有真主。』六軍遂約王：『臨月真主不出，則王當大位。』王陽許之。未幾，高宗即位於應天，王顯顯詣行在，命爲樞密。後常自贊其容曰：『性比山麋，貌同野叟。皓月清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誰乎不朽。』薨後，葬於此，其子孫視諸邱（墓）爲盛，人以爲積善之報云。

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既老，結庵於此，就葬焉。即庵爲寺，有芝產巖側，因名芝巖。前有放生池、翔泳堂、幻隱洞、寶莊閣。東有寶嚴院，垂雲亭，借竹軒。西有定業院、環峯堂、觀夢軒、神仙宮、靈耀觀，並廢。白廷玉翔泳堂酒中詩：『環辭度得雪兒歌，濃墨斜書碧玉柯，醉折芙蓉薰酒盡，真湖涼似外湖多。』

又西，爲鳳林禪寺、君子泉。

鳳林寺，俗呼喜鵲寺，唐長慶初，禪師圓修居此，四十餘年，棲息松上，有鶴構巢其傍，人遂呼

爲烏窠禪師。白樂天守杭州時，常往參之，曰：「大師居處甚險。」禪師曰：「太守險。」樂天曰：「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禪師曰：「心火相攝，翻浪不停，得非險乎？」樂天服之。宜德間，僧如月重建，敕名鳳林寺，圓修骨塔存焉。僧來復詩：「寶網金幢變劫灰，

毘盧寺裏盡蒿萊。烏窠無樹山變泣，不見談禪太傳來。」

君子泉，本在定業院中，亦烏窠禪師道場也。院廢而泉涸，後人遂勒石于此，寒冽而深，會爲方沼，可冰鮮焉。

寺右，舊有快活園、水竹院落、仁壽庵、並廢。○快活園，趙婉容別墅。○水竹院落，賈似道離亭，在西泠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波光萬頃，與闌檻相值，勝快絕倫。內有奎文閣、秋水觀、恩刻亭。

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皇明初，勅建其祠，有司春秋致祭。弘治間，參政周木，得其裔孫於衢州，召令世守之。太監麥秀，重建殿廡，其所用鐵鎗猶存。正德八年，都指揮李隆鎮銅爲秦檜、王氏、萬俟卨三像，反接，跪露臺。十二年，太監王堂，塑王父母妻子女諸像，扁曰一門忠孝。古今弔其墓者，詩已成集，略擬其著者。葉紹翁詩：「萬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復堪憐。如公少緩須臾死，此廣安能八十年？」漢漢庭虛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騎夷理釣船。」○林弓寮詩：「天意只如此，將軍足可傷，忠無身報主，冤有骨封王。苔雨樓牆暗，花風廟路香，沈思百年事，揮淚對斜陽。」○趙子昂詩：「岳王墳上草離離，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詩：「莫向中原歎黍離，英雄生死繫安危，內庭忽下班師詔，絕漠全收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尚有埋身地，一帝遊魂更可悲。」○潘子素詩：「海門寒日遠無輝，偃月堂深畫滿漣，萬壑龍蟠江上老，兩宮環佩夢中歸。內園羯鼓催花發，小殿珠簾看雪飛，不道帳前胡旋舞，有人行酒著青衣。」○林清源詩：「誰收將骨葬西湖？已卜他年必沼吳。孤冢有人來下馬，六陵無樹可棲烏，廟堂短計慚懷婦，宇宙惟公是丈夫。往事重觀如敗局，一龕燈火屬浮屠。」○徐孟岳詩：「重大王歸事已離，岳將軍死勢尤危。直教萬歲山頭雀，去遠黃龍塞上旗。飲馬徒聞腥羶洛，洗兵無復望條支。湖邊一把橫殘骨，蓋世功名百世悲。」○高季適詩：「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肯方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樓臺嶺上今回首，不見諸陵白霧中。」○陶九成詩：「精忠祠宇西湖上，再拜荒墳感昔遊，斷碣草深衰草亂，空山日落叫鸛愁。運移宋祚難恢復，帝幸燕雲困虜囚，逆槍陰險傾大業，昭陵無恙問神州。像安南遠邦家志，飲痛甘忘父母憂，信使北和憐屈膝，策文南駐忍含羞。兩宮五國瞻征幟，丹詔班師下節樓，萬里長城真自壞，中興武備遽云休。嗚呼竟死秦邪三，顛沛誰爲社稷憂？踏踏冤魂遊楚野，紛紛雨淚泣秦州，唯餘滿地哀弘血，不見中流祖遜舟。氣盡已盡金匱匿，冤終終換鐵兜鍪，姓名竹帛書千載，父子英雄土一丘。老樹尚知朝禹穴，遺黎難解說王猷，復田起廢憐僧寺，移樹哀哀賴省侯。聖世即今崇祀典，佇看寵渥到松楸。」○翊忠祠，以祀劉允升、施全者。允升，建州布衣士也，聞岳武穆王被逮，詣闕上書，訟其冤，秦檜大怒，下棘寺論死。全，殿前司小校也，懷秦檜主和議誤國，挾刀刺之，不中，被擒，磔於

市。弘治二年，工部主事莆田林沂建祠祀之。四年，按察使楊俊，副使吳伯通等，重拓大之，題其祠曰翊忠。

分屍棺，在墓前。天順間，杭州同知馬偉鑄而植之，首尾異處，以示殛屍狀，至今猶活。前有石壁，書「盡忠報國」四字，每字方五尺餘。

流芳亭，在墓西，有石刻王像存焉。其贊曰：「惟武穆王，天錫勇智，氣吞強胡，力扶宋季。桓桓師旅，元戎是寄，行將恢復，遭讒所忌。生既無作，死亦何愧？萬古長存，惟忠與義。」祠之後，爲墳塋塋，黃龍洞，護國仁王禪寺。

護國仁王禪寺，宋淳祐間，經略使孟珙建。自其趾斗折而上，有洞豁豁，深杳莫測，水泉紺潭，早不涸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夏雨初霽時，常有神物蜿蜒臥松上，其氣蕭蕭然而黃，蓋黃龍也，故世號黃龍洞。珠旃建仁王寺，并作龍祠，延高僧慧開居之。屬歲又旱，理宗召慧開祈雨，退而默坐。帝遣內侍問之，對曰：「寂然不動，感而後通。」既而大雨。自是無雨輒應，應則封黃龍爲靈濟侯，賜祠額曰護國龍祠。元至正間，洪武初，僧道吉重建。其東有黃山橋，塋內有天龍庵、永安院、西靖宮，並廢。

又西，爲淨性禪寺。

淨性寺，宋乾德五年，吳越王建，名淨心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元末燬，國初重建。傍有青衣橋。

順泰山之西，爲仙姑山、張憲墓。

仙姑山之西，東山街口，可通古瀉、西溪，靈隱山脈，至此少伏，若斷而連。其傍有松花街，舊有淨勝院，俗稱昇仙宮，宋時，女僧妙清建。高宗嘗臨觀焉，有御愛松，院側有乾、溼水洞。張憲墓，憲，岳武穆愛將也，累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領兵臨嶺，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震。會秦檜主和，班師，憲還。未幾，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乃自爲狀，付姦人王俊，妄言憲與岳雲通書，謀還飛兵權。張俊親行鞠鍊，憲被掠，至全膚，竟不伏，張俊乃手具獄詞，告成于檜，憲坐死，葬于此。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

元德賢夏思忠爲立石，表其墓，尋廢。皇明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天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知府梁材爲建廟宇，修撰唐舉爲之記。

山麓，舊有神道觀、福壽觀、妙明院、傳經院、淨元觀、藥洲園，並廢。○神道觀，宋寧宗時，宮人張氏爲尼，建此。○福壽院，乃旌德寺之子院也，有事宗御書「桂堂」二字。○藥洲園，夢覺中別墅，有花香竹色，太平相在，世孫愛君子，習說等亭。

仙姑山之面，爲青芝塢、玉泉寺。

青芝塢，有五色土雜銀星者，嘗產青芝，從石板巷入。南宋駐蹕，繞湖皆市廛也，故有巷名。其前爲佛牙塢。

玉泉寺，故名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越說法於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于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以榜之。祠前有池畝許，清澈可鑑，蓄五色魚數十頭，游泳如畫。其泉既田千頃，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相鮑慶臣采地也。皇明宣德間，置白紙局，就池造紙，清濁久之，局廢，而泉復列矣。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白樂天詩：『湛湛玉泉色，悠悠浮雲身，閒心對定水，清淨兩無塵。』手把青筠杖，頭戴白綸巾，興盡下山去，知我是何人。』○吳康靜過鮑家田詩：『搖旆家家酒，扶犁處處村，草深迷井口，樓密擁離根。綠水明秧本，青山失燒痕，多應忌靈事，畏客掩柴門。』

塢內，舊有慈聖院、普向院、竹所院、天清宮、常清宮、南禪寶福尼寺、顯忠寺、顯嚴寺、報德寺、並廢。○慈聖院，有呂公池，宋乾道間，高僧能會池上縛庵，取水咒之，以施病者，輒愈，遂號聖水池。○普向院，宋紹興間，殿帥楊存中請以鮑家田爲殿司諸軍葬所，建院守之，尋加『忠惠寶福普向』之額。○天清宮，宋時道士沈師謙建。○常清宮，宋沂王功德院。○南禪寶福院，宋紹興初，開封尼惠果從駕建。累朝內宮施捨，殿宇甚盛。○顯忠寺，宋內侍羅興香火。

其後，爲靈峯禪寺。

靈峯寺，故名靈峯禪院，晉開運間，吳越王建。延伏虎光禪師居之，捨田數千畝，度僧數百。宋治平間，改賜今額。俗傳爲唐時裴休墓院者，非也。寺內有翠微閣、眠雲堂、洗鉢池，幽僻罕寂，遊人罕至。天陰月黑，時聞偈梵悲鳴林間，近有築墳其傍者，穴地丈餘，得甕缶，畜腐墨物若醢醬類者，蓋兵燹之餘也。前朝居民稠密，湖山殆無隙地云。

又北，爲法華山、秦亭山，方井、佛惠禪寺、智勝庵、東嶽廟。

法華山，去靈隱山後可里許，去北十里爲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脈也，俗訛爲蟠蛇山。

方井，在桃源嶺下，徑六尺，深一仞許，井上有亭，米元章書扁，久廢。正德十年，里人王槐重建，進士鄭鑾記。

佛惠禪寺，晉天福中建。○智勝庵，皇明弘治間建。○東嶽廟，宋時建。

青芝塢西南，爲變化山、水竹塢、神霄雷院。

水竹塢，宋爲步司前軍寨，其傍有宋殿撰周祀墓。祀，處州人，建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祀倡義勸王，以功除右文殿修撰，卒，葬于此。其兄格，建炎初，爲浙西提刑，死於陳通之亂，贈龍圖閣學士，敕葬於北（谷）山。兄弟忠義，名震一時云。

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真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敕建雷院以居之，賜號冲素真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捨貨，至今不廢。

西湖遊覽志第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勝蹟

仙姑山之西南，爲陀巖，通行春橋，入九里松。

陀巖，一名陀苑，有濟王墓。濟王敦者，寧宗長子也。先是，寧宗選教宗子，得太祖十世孫昀，以嗣沂王。濟王與史彌遠有隙，彌遠日謀殺於寧宗，屬意於昀，後寧宗崩，彌遠比周攝政，昀立爲帝，是爲理宗。濟王出居湖州，太湖賊潘壬、潘丙劫之，濟王謀立之。濟王不從，率州兵擊賊，變聞，彌遠稱殺濟王。人多冤之。尋乃見崇，詔復王官爵。景定五年，敦葬於此。

行春橋，宋時爲左軍教場，有馬三寶墓，不知何代人，葬教場內，嘗欲去之，有黑公蜂數百出墓中，不可近。至元十五年六月，軍斷名狗兒者，掘發之，得鐵券一，題曰：「雁門馬氏，葬橫街橋，至元十五十六，狗兒墳我屋。」其定數如此。始知行春橋，乃橫街橋也。又西，有小行春橋，乃九里松徑。其南，爲黃泥嶺，可達南山。又西，爲唐家街、馬家街。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植松以達靈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宋有一字門，吳說書「九里松」三字，高宗欲易已書，以龍藏湖山，命筆數十幅，款曰：「無以易說所書也。」遂以金飾舊額，重揭之，今亡。余聞賦九里松送吳左丞詩：「結廬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直渡小春橋。俄塞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逢何所贈？期君保後凋。」○少師夏公謹詩：「百盤雲磴入千峯，飛蓋行穿夾道松。長畫風雷驚虎豹，半空鱗甲舞蛟龍。江濤夜合秋聲壯，湖雨春添黛色濃，欲藉丹青圖直幹，恨無章句得相從。」

九里松傍，舊有建院，西溪庫、三藏塔、明真宮、資德廟、萬壽院、紫芝道院、蓮華觀、崇壽院、昇仙宮、香林園、班衣園、朱弁墓，並廢。○建院，宋時取金沙彌之水造建，以饗官酒，其地多荷花，世稱「建院風荷」是也。○西溪庫，沽酒之所。○三藏塔，在鴈脂嶺下，土色甚赤，故名。○明真宮，宋嘉定中建，寧宗書扁。○資德廟，在唐家街口，有墓容貴妃墓。○萬壽院，在瑞岡塢南山，白雲宗建。○紫芝道院，道士陳崇真建。○蓮華觀，在陀巖嶺下。○崇壽院，張淑妃香火院。○班衣園，韓世忠別墅。○朱弁墓，弁，徽州人，紹興初授官，副王倫使虜，見執。附表云：「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高宗覽之流涕。後歸卒，葬於此。

折而南，爲仙芝嶺、普濟講寺、葛翁井。

仙芝嶺，俗稱懸脂嶺，下有瑞岡塢、獅子塢、香藥園、綠筠坡。自北而南，可達小麥嶺。

普濟講寺，宋咸淳間，天台僧明鑑募資成施氏建，凡八年始成，嘗殿傑閣，諸刹罕倫，飯僧至三千人。家之要爲記，元時，趙子昂書額。國初稍盛，今寥落將滅矣。寺內有芝雲臺。鄧文原寄住持無公詩：「淨土談玄屢款扉，平生我亦悟毘尼。天台道在昆陵記，應阜神交惠遠師。度嶺口雲飛錫處，散花清晝說經時。西南峯下龍泓路，曾記山房舊賦詩。」

葛翁井，亦稚川遺蹟，有無尾螺螄。

寺西，舊有圓覺天台教寺，自唐開山，爲修證了義法師塔院。宋南渡後重建，高宗書「天申萬壽圖覺寺」額以賜。時有僧守璋，能詩，所著有柿園集。高宗嘗書其曉峯一絕云：「東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復觀書圖覺經及製二詩賜之，詩云：「古寺春山青更妍，長松修竹翠含烟。汲泉擬欲增茶興，暫就僧房借榻眠。」久坐方知春晝長，靜中心地自清涼。人人圓覺何曾覺，但見塵勞盡日狂。寺有歸雲堂、三昧正受、閣、理宗御書「清涼覺地」，元至正燬。○宋吳實錄詩：「梵室飄香隔竹間，壁間書寫彌奎文，山深翠峯經行處，猶臥從龍說片雲。」○元鄭文原詩：「大圓覺境清涼地，裏闢昆崙貝闕開，飛騰不妨隨鶴下，蟠桃曾見有龍來。相逢定住三生路，盡了塵心萬劫灰。憶我初年慕蟬蛻，石橋烟雨過天台。」

又西，爲黑觀音堂。

黑觀音堂，在集慶寺之東，俗傳弘治間，太監張慶遊山至此，見青衣女子衝過，匿入此庵，索之不得，見庵中黑漆觀音，禮拜而去，自此香火遂盛。此顯蹟之說也。不知觀音男子女相者也，豈真女子哉？白玉蟾觀音像贊云：「柳絮多頭結，桃花好面皮，夫是之謂誰？東海比丘尼。」又云：「頂戴彌陀呈醜拙，手持楊柳惹塵埃，縱使人得三摩地，當甚街頭破草鞋。」夫以觀音爲比丘尼，亦取其女相而云然爾。

又西，爲集慶山、顯慈集慶講寺。

集慶講寺，宋理宗淳祐十一年，貴妃關氏建爲功德院。關氏，鄞縣人，明麗絕倫，後宮爲之奪寵。寺額皆御書，巧麗冠於諸刹。經始之辰，內司分市材木於郡縣，旁緣爲姦，望青採斫，輒告追遠，雞犬不寧，雖勸巨富輸之，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臥壑深，于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廈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其後恩數漸隆，雖御前五山，亦所不逮。一日，忽于法堂鼓上，得大字一聯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關妃好面皮。」於是

行下天府，緝捕其人，終不得。有三池、九井、月桂亭、金波池，並廢。猶存理宗御容一軸，燕遊圖一軸。仇仁近詩：『平生三宿此招提，眼底交遊更有誰？願覩遺留金粟影，杜陵忍賦玉華詩。旋烹紫菊猶含露，自摘青茶未展旗。聽徹洞簫清不寐，月明正照古松枝。』

又西南，過合洞橋，爲飛來峯、龍泓洞、青林洞、玉乳洞、射旭洞、靈鷲塔。

合洞橋，在飛來峯路口，北潤自靈隱而下，南潤自天竺而下，合流於此，號曰雙源。唐時有靈隱天竺，寺門寓居中所書白樂天詩：『一山分作兩山門，兩寺元從一寺分。東潤水流西潤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張光弼詩：『兩潤何年合，一橋終日閒。桃花逐流水，未覺是人閒。』

飛來峯，界乎靈隱、天竺兩山之間，蓋支龍之秀演者，高不踰數十丈，而怪石森立，青蒼玉削，若駭豹蹲獅，筆卓劍植，衝從低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矯若龍蛇，鬱鬱然丹葩翠葉，歲暮聯結，冬夏常青。烟、雨、雪、月，四景尤佳。其下巖窟窈窕，屈曲通明，壁間布諸佛像，皆元浮屠楊真師所爲也。晉咸和元年，西僧慧理登而歎曰：『此乃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以飛來，仙靈隱窟，今復爾否？』因樹錫結庵，名曰靈隱，命其弟子飛來。支分而回拱者，曰靈鷲，曰稽留，曰月桂，曰蓮花，盤礴照曜，爭奇而競秀，乳流冷冷，大旱不絕。僧慧洪詩：『意行忽出門，欲留聊執杖。雲間飛來峯，巖然層巖上。氣勢欲翔舞，秀色無千嶂。萬物皆我造，何從有來往？大千等毫末，古今歸俯仰。心知目所見，皆即自幻妄。如鏡鏡中容，容豈他人像？頗怪胡阿師，乃作去來相。此意果是非，一笑聲輒放，但復臨冷泉，舉手弄清潄。』○陳剛中詩：『寒峯插天出，玲瓏萬箇齒。微風起松際，怪石勢搖撼。上有百尺松，幽花綴紅縵。野猿忽躍去，摘下露千點。回首冷泉亭，天鏡光潄潄。遊姬長眉青，嬌羞兩顰蹙。平生山水癖，如人嗜昌歆，對此一壺酒，玉色翻醉臉。路逢老祝髮，絳袍金光閃，茲山信自佳，恨爲縹緲染，置之且復醉，天竺鼓枕枕。』○林景熙詩：『何年移竺國，秀色發殘層。清極不知夏，虛中欲悟僧。樹幽嵐氣重，泉落乳花凝。猶憶烹茶處，閒來話葛藤。』○尹仲明詩：『湖山獨愛飛來峯，孤猿長嘯寒烟中，丹雘亦隨飛來梵字，布機草履來仙翁。松根結曲絡山骨，水光雲氣相冥濛。流泉來自天竺國，撲簌造化開鴻蒙。吾意此語特虛幻，豈有重濁能凌空？山川大地太姑笑，何假移搬迷西東。詩人好奇故虛誕，眩惑千古欺盲聾，是耶非耶姑勿論，且坐抱此亭間風。』

龍泓洞，一名通天洞，俗傳其底可通浙東，有探乳石者入之，聞江濤浪浪然，橋聲聒耳。壁間有瘡之奇畫，畫似道，廖壘中等題名。唐咸通中，有高士丁飛者，字翰之，居洞中，讀書

採藥，力田自給。年七十二矣，操鋤斤斲，涉峻如飛。嘗月夜登巖鼓瑟，流涼協奏，天籟淒淒，往往致鸞鶴之翔集。

青林洞，一名理公巖，廣六尺，深六尺，寒泉侵肌，暑遊最快。

玉乳、射旭二洞，宛轉通明，懸泉淅淅，乳溜若凝脂然。有徑可陟山頂，壁間題刻甚多，苔綠侵蝕，連漫不可辨識。奇石疊疊，若鍊若刻，信天巧所爲，非人力也。

靈鷲塔，一名理公塔，在龍泓洞口，蓋慧理遺蹟也。

過回龍橋，爲石門洞、冷泉亭。

回龍橋，在龍泓洞之左。

石門洞，即冷泉所經，一名靈隱浦。楊蟠詩云：『有靈何所隱？深浦老靈龜。漁父一舟泊，卻疑秋漢槎。』蓋先時洞浦深廣，可以通舟。宋紹興間，有善塔與之術者言：『靈隱、火山也，得水可以禱災。』乃建石閘以蓄潤水。皇明弘治十三年，山水橫溢，閘崩而洞涸，寺亦頹廢云。○洞傍，舊有連巖樓，伏虎棲，皆爲楊髡鑿爲佛像，醜怪刺目，無復天成之趣。洞中有臥龍石，慧法法師種松其上，今松既不存，而石亦埋沒，陵谷變遷，亦可慨也。白樂天石門洞詩：『石門無舊徑，披榛訪遺蹟。時逢山水秋，清輝如古昔。書聞慧遠輩，題詩此巖壁。雲覆莓苔封，蒼然無處覓。蕭疎野生竹，崩剝多年石，自從東晉後，無復人遊歷。獨有秋澗聲，潺湲空旦夕。』○陸務觀冷泉放閣詩：『泉聲飛出閣，委瀝綠陰間，此地原無暑，多時不入山。草鼓疑石壁，水定見魚還。誰得同龜鶴？遊吟半日閒。』○周紫芝詩：『呼猿洞口水潄潄，忽見奔流下九天，乞得少陵三峽句，爲君題作倒流泉。』○『萬里西興浦口潮，浪花真似海門高。誰將一夜山中雨，換作三江八月濤。』

冷泉亭，唐刺史元真建，舊在水中，今依潤而立。冷泉二字，乃白樂天所書，亭字乃蘇子瞻續書，今亦亡矣。今扁，吁江左黃練書。白樂天記略云：『東南山水，餘杭爲最。就郡則靈隱寺爲最，就寺則冷泉亭爲最。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日，風冷泉清，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幽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觀之，可濯足於床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淅淅，甘粹柔滑，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言洗，見輒除去。先是，領郡者相里君作虛白亭，韓僕射事作候仙亭，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右司郎中元真最後作此亭。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殫矣，雖有敏心巧目，復何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又留題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

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恨望，賓從亦徘徊。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橫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杯。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蘇子瞻送唐林夫詩：「靈隱寺前天空後，兩湖春涼一靈鷲，不知水從何處來，跳波赴壑如奔雷。無情有意兩莫測，肯向冷泉亭下相縈回。我在錢唐百六日，山中暫來不暖席，今君欲就靈隱居，萬衣草履隨僧蔬，肯與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番書中書。」○曹既明詩：「朱簾日靜軒窗冷，碧嶂雲低草樹香。山影倒沈波底月，夜闌相對瀉寒光。」○張與詩：「小朵峯巒翠翠華，倚雲樓閣是僧家。憑欄盡日無人語，濯足寒泉數落花。」○林丹山詩：「一泓清可浸詩脾，冷暖年來只自知。流出西湖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趙師秀冷泉夜坐詩云：「衆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曉響，池水夜觀深。清靜無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

靈隱山、北高峯、靈隱禪寺。

靈隱山，去城四十二里，高九十二丈，周一十二里，亦曰靈苑，曰仙居，曰武林，俗稱西山。其山起嶽，出陸，跨富春，控餘杭，蜿蜒數百里，結局于錢唐。如引兩臂，南垂懸脂嶺，北垂蛇峴嶺。其山峯之北起者曰高峯，高峯之東曰屏風嶺，又東曰蛇峴嶺。高峯之西者曰鳥峯，又西曰石笋，又西曰楊梅，石門，又西曰西源，亦曰西庵，支出于西源之右者曰石人。其南起而望之嶺然者，曰白猿。左出白猿之南者，曰香爐。益前而垂澗者，曰興正。右出于白猿之前而雲木（參）森然者，曰月桂。白猿之東，曰懸脂嶺，白猿之西，曰獅子峯，又西，曰五峯，又西，曰白雲，又西，曰中印，中印之前，曰無碍，又前，曰善住，並善住而特起者，曰稽留，俗稱雞籠者，訛也。稽留之西，曰蓮花，有巖，曰玉女。蓮花之東，曰飛來，上有石梁西跨。下有巖洞，曰龍泓，曰香林，曰射旭，曰理公。其水南流者，謂之南澗，北流者，謂之北澗。南澗自合澗橋迤流至白雲峯之下，凡八逾橋，其七，石也，其一，木也。北澗自龍脊橋迤流至西源峯之下，凡七逾橋，其四，石也，其三，木也。南澗之源，出自白雲峯而東注，會他支澗，逾第八橋之西，會奚家澗，入新移澗，出開口曲流，北經合澗橋。北澗之源，出自西源峯而東注，過懸雲塢，偏楓樹塢，瀉于第五橋下，浸飛來峯趾，匯于西塢，漾潏于洗耳潭，瀄于渴渚東嶼，亦曰暖泉，激瀄于冷泉亭下，經呼猿，石門澗，潛激于龍脊橋，東經合澗橋，又東二里過行春橋，出靈隱浦，入西湖，謂之錢源。泉之南出者七，曰月桂，曰伏摩，曰丹井，曰永清，曰偃松，曰聰明，曰倚錫。月桂在天竺寺之右，伏摩在飛來峯之巔，其餘皆出支塢。泉之北出者九，曰冷泉，曰稻光，曰白沙，曰石笋，曰白公茶井，曰無著偃松，曰永安，曰彌陀，曰騰雲。惟冷泉在澗壩，其餘皆出支塢。

北高峯，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有華光廟，以奉五顯之神。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月，祈靈者咸往焉。浮屠七層，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羣山屏列，湖水鏡淨，雲光倒垂，萬象在下。漁舟歌舫，若鸛鳥出沒烟波，遠而益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匹練新濯，遙接海色（色），茫茫無際。郡城正值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映帶，屋宇鱗次，草木雲蒼，鬱鬱蔥蔥，悉歸眉睫。山頂舊有望海閣，今廢。蘇子瞻詩：「言遊高峯塔，麝食治野裝。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暝，日出草木香。嘉我同來人，久便雲水鄉。相觀小舉足，前路高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雙道人，老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空翠牀。心知不復來，欲歸更傍徨。贈別留正布，今歲天臺霜。」○郭林詩：「捫蘿百折上嶠嶠，世界凡仙到此分。小朵岳連來異域，孤撐天柱入層雲。江湖俯看杯中瀉，鐘磬同從地底聞。惜問須彌在何處，老僧留客且論文。」○姚肇和詩：「高峯千仞玉嶠嶠，石磴躋攀翠微分。一路松聲長帶雨，半空嵐氣結成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靈隱禪寺，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扁曰「絕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或云宋之問書。寺有石塔四，皆吳越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大元年，僧慈照重修覺皇殿，至正間燬。國初重建，改靈隱寺。宣德間，僧曇德建三門、面壁軒。良玠建佛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間，改理建直指堂，堂扁故張即之書也。舊有百尺彌勒閣，連峯堂，千佛殿，延賓水閣，望海閣，集雲亭，見山亭，白雲庵，松源庵，及宋理宗御書「覺王寶殿」、「妙莊嚴城」，並廢。宋之問詩：「龍嶺鬱宮曉，龍宮鎖寂寥。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落花更發，冰輕葉互凋。夙齡尚遐異，搜對豁煩囂。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張祐詩：「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上月，十里郭中烟。後塔登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澗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賈島詩：「峯前峯後寺無秋，經頂高窺見沃洲。人在定中聞蟋蟀（參），鶴於棲處掛猕猴。山鐘夜渡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遂，謝公此地昔曾遊。」○林逋同運使遊靈隱詩：「山堂氣相合，旦暮生秋陰。松門韻虛籟，鍾若鳴毫琴。舉目羣狀動，傾耳百慮沈。按部既優游，此時振衣襟。泓澄冷泉色，寫我清曠心。飄飄白猿聲，答我雅正吟。輕臺復丹井，捫蘿嘗獨臨。」

鶴蓋青霞映，玉趾蒼苔侵。溫顏照橋木，異性訝幽禽。所以仁惠政，及物一何深。灑翰嶠嶠
壁，返駕榜棹林。回瞻翠塔峯，天半千萬尋。○子瞻和李杞題靈隱寺方丈詩：『君不見，
錢唐湖，錢王壯觀今已無。屋堆黃金斗量珠，運盡不勞折節呼。四方官遊散其卒，宮闕留
與閒人娛。盛衰哀樂兩須臾，何用多憂心鬱紆？溪山處處皆可處，最愛靈隱飛來孤。喬木
百丈蒼髯鬚，樓閣下笑柳與蒲。高堂會食羅千夫，撞鐘擊鼓喧朝晡。凝香方丈眠氍毹，絕勝
絮被絳紗窗。清風時來驚睡餘，遂起羲皇傲几。歸時棲鶴正舉翅，孤烟落日不
可尋。』○王鎮成詩：『路入西山窮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峯塔影天垂盡，千佛林光地
布金。牛笛倘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閻仙吟。空中更上藏雲洞，水榭冷冷奏八音。』○少師夏
公謹和楊遵老詩：『捫蘿詰曲歷崔嵬，玉削芙蓉面面開。白日老僧初出定，中春有客到
山來。林深祇樹雲霞遠，地迥諸天日月迴。世上宰官元是佛，洞門猿鶴莫驚猜。』○少師嚴
中望自西湖入靈竺詩：『蘇橋初進艇，靈峯忽振衣。三竺開丹鷲，諸天在翠微。翻水浮花
片，松磴鎖烟霏。屈折巖扉到，蕭條苦徑歸。藉草還留酌，聞香頓息機。』

山畔，舊有隱居堂，思真堂，夢謝亭，紫微亭，聖微亭，聖雷亭，聖雷亭，聖風亭，候仙
亭，見山亭，靈鷲寺，無垢院，處士徐爽墓，鐵舌庵，海峯庵，無著禪師塔，煥泉，隱泉，臥泉，
泉，蕭公泉，並廢。○隱居堂，後漢陸建，字文該，隱居茲山，學易，隱淮南王劉安
及九師象以祀之，又名九師堂。○思真堂，晉許邁建。○夢謝亭，晉杜明禪師為謝靈運建。
靈運，會稽人，其父舉之，憂不宜官，乃寄養於杜明。杜明夜夢東南有賢人相訪，翌日，
靈運至，遂建夢謝亭，一名客兒亭。靈元輔詩云：『長松晉家樹，絕頂客兒亭。』是也。○紫
微亭，唐紫微舍人唐詢建。○聖微亭，宋韓王世忠建。世忠既忤秦桧，解樞柄，奉朝請，
逍遙湖上，因建此亭。○虛白，觀風，候仙，見山四亭，見白樂天記中。樂天醉題候仙亭詩：
『蹇步垂朱綬，華髮映白雲。何因駐衰老？只且有歡娛。酒興還應在，詩情可便無。登山與
臨水，猶未要人扶。』又云：『謝安山下空遺妓，柳惲洲邊只賦詩。等及湖亭今日會，嘲花
詠水贈蛾眉。』張商英見山亭詩：『簾捲疎烟醉眼開，浮雲飛盡見崔嵬。苦戀霖雨連歲
久，深謝晴風引我來。丹桂有時明月滿，蒼山無路白猿哀。禪僧指我真玄理，心火狂然一
夜灰。』○靈鷲寺，在合湖橋邊，晉開運二年，吳越王建。宋嘉熙初，改興靈寺，有靈山海
關，演翠軒，九品觀堂，東坡祠堂。元末廢，今為張氏墓。○無垢院，在寺後方丈。○徐興
墓，興，錢唐人，隱居湖山，以修其終老。宋徽宗聞其名，賜號冲晦先生。○無著禪師塔，
禪師名文喜，唐肅宗時人，瘞骨於此。韓偓曾取為葬地，遂啓其塔，有陶甕焉，容色如生，髮

垂至肩，指爪盤屈，遺身舍利數百粒，三日不壞，竟焚之。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中
五百年，不須惆悵啓靈顛。路邊多少麒麟塚，過眼無人贈紙錢。』○煥泉，一名渴池，臨安志
云：在東嶼。臥泉，泉，俱在煥泉側。蕭公泉，在寺西。

山半，為石笋峯，茯苓泉，帽光庵。

石笋峯，一名卓筆峯，高數十丈，圓峭特立。峯舊有普國院，一名普嚴，天福二年，黃氏重修，
改名普國。內有超然臺，金沙，白沙二泉。杭守祖無擇愛茲山之勝，建庵于此，左右金漆板
扉，皆趙閱道、蘇子瞻、秦少游、黃魯直諸賢留題，文與可畫竹數枝。後黃夫人以超然臺為
葬地，徙院稍西，勝蹟泯矣。

茯苓泉，在靈隱寺後山，古松盤繞，泉極甘冽。

帽光庵，帽光禪師建。師蜀人，嘗唐太宗時，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巖即止。』
師遊靈隱山果禪場，值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
與為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云：『白屋炊香飯，藟藟不入家。遠泉澄萬
粉，洗手摘蓮花。青芥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瓊茶。』帽光不赴，報之詩
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殺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
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鶴去，恐妨驚曉翠樓前。』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
趙閱道、蘇子瞻題名。

靈隱寺之西，為嚴將軍墓。
嚴將軍者，名德，太平當塗人，從高皇帝征伐有功，累授中興元帥府統軍元帥。會張士誠據兩
浙，命德統兵征之，連戰皆捷，遂令守禦杭州。洪武元年，天台賊反，德往討之，中流矢卒。
上悼之，贈嚴將軍上將軍，追封天水郡公，敕有司治葬于此。

又西，為栗山，石人嶺，玉女巖。
栗山，高六十二丈。石人嶺，一名獨公嶺，形如人狀，雙臂盤然。下有洞府，名玉女巖，一名新
婦石。西北有珍珠塢，東墓嶺飛泉二道，吳大帝石杵存焉，上刻『黃武二年，歲在戊午，八
月三日』，凡十二字。

通嶺，為西溪。
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為村市，俗稱留下。相傳宋高宗初至杭時，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
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為名。楊蟠詩：『為愛西溪好，長憂溪水窮。山源春
更落，散入野田中。』○童觀泉詩：『漁樵耕牧自成村，就屋編籬古意存。出塢野雲多曲

折，過橋溪水半清潭。一逢白壁香社，幾見朱闌障塞門。地理最饒人事簡，山家還有別乾坤。」

嶺下，舊有時思真福寺，晉咸和中，建于下天竺基，宋紹興間，遷于此，爲徽宗吳太后葬所。高宗嘗額，太后手書金剛經置塔中。有宜對亭、通雲亭、天池樓、雙珠亭、萬玉軒。湖山至此，幽遠極矣。元至正末燬，國初重建，復燬。墓前有二石馬，琢刻如生，舊傳夜輒馳驟，輒發光登如玉，至今苔蘚不侵也。葉紹翁宜對亭詩：「晴窗閒來立矮閣，袈裟衣襟翠光寒，請師莫起雲屏想，只作當年面壁看。」○張伯雨天池樓詩：「天池一樓小如架，擊出半天雷雨，山圍丈室獅子座，寺闢三朝母后家，時呼白猿聽奇句，亦許飛仙鬢紫霞。我來把酒問風口，只留林角畫袈裟。」

飛來峯之西，爲呼猿洞。

呼猿洞，在冷泉亭左，晉慧理嘗言白猿於此。六朝宋時，有僧智一訪舊蹟，高猿於山，臨湖長嘯，則諸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遂施食以養之，因建飯猿臺。梅詢詩：「古洞飛白猿，寂歷不知處。風激石上泉，僧疑月中樹。微茫認松聲，鬱鬱橫嶺路。空齋增爾思，蒼蒼奈烟霧。」○高得勝詩：「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遂侶出雲風動壑，呼兒歸洞月橫山。」○晚空惠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清響不聞巴峽怨，時聽猿啼和瀑湍。」○吳大有詩：「月照前峯猿嘯嶺，夜寒花露草堂春，聞聲獨客腸偏斷，曾是孤舟渡曉人。」○李華閣詩：「靈隱寺外冷泉亭，蕭風吹日晝冥冥，猿啼一聲松子落，無數白雲生翠屏。」

洞對，舊有上、下永福寺、天靈寺，今廢。○永福寺，在形勝山下，一名寶嚴山，宋隆興黃夫人功德院。宏規巧構，丹雘相輝，瓦用碧光琉璃。咸淳九年建。至元時，分爲上、下兩院，內有金沙池、銀沙池、福泉亭、雨花亭、石笋厓。

西湖遊覽志第十一卷

鍾唐田汝成撰

北山勝蹟

自合洞橋折而南，度佛國山門，爲下天竺講寺、靈鷲峯、月桂峯、稽留峯、蓮花峯、三生石、翻經臺、香林洞、葛井、神尼舍利塔。

佛國山門，舊爲鍾離權書，後改張即之書，今所懸，乃皇明涼國公署額，蓋僧家者流，託權勢以爲重，未必真董氏手筆也。

下天竺寺，坐靈鷲山麓，亦晉僧慧理建。隋開皇十五年，有僧慧觀者，錢唐人，操行高潔，掌有仙文，與師道安、顧陀石室、樓越陳仲寶，拓而修之，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羅漢院，宋大中祥符初，改靈山寺，天禧四年，復天竺寺。天聖中，僧道式重修，有齋堂。慶元三年，改天竺靈隱寺。三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迴聚茲區。自飛來峯轉至寺後，巖洞玲瓏，壁拔清朗，如伏蛟龍，層花累草，巖巖疊疊，妍態怪狀，不可殫陳。其材木皆自巖骨擡起，蒼翠蔥鬱，不土而茂，傳言茲山產玉，故脫潤育物如此。○張祐詩：『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躋穿巖竹，分流入寺泉。臨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嶺雪，鐘散暮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峯頂蓮。』○張仲舉遊寺詩：『石梁澗水淨蒼苔，陰洞傍穿洞底回。殿閣金銀從地湧，山林青翠自天開。龍隨僧到分雲住，猿認人呼下樹來。遊興未闌斜日盡，馬頭呼酒向徘徊。』○西湖之西天竺深，天香清風多桂林，老猿引子下高樹，流水與雲來遠岑。上方已變劫灰黑，古洞長帶秋嵐陰。清輝娛人且歸去，後夜月明重來尋。○白廷玉詩：『山轉龍泓一徑深，嵐烟吹撲撲衣巾。松蘿掩映似無路，猿鳥往來如有人。講石尚存天寶字，御梅嘗識建炎春。城中適日空西望，自與長安隔兩塵。』

靈鷲峯，即飛來峯之別名也。靈隱、天竺，皆慧理遺場，而桂子天香之景，兩寺共之。樂天詩所謂：『兩寺元從一寺分，一山分作兩山門』者是也。

月桂峯，唐天聖中，秋月甚朗，降靈實於茲山，狀若珠璣，璀璨奪目，有異人圖之，因曰：『此月中桂子也。』遂以名峯。故宋之問詩云：『桂子月中落』，白樂天詩云：『宿因月桂落』，皆謂是耳。峯下舊有月桂亭。蘇永拾桂子詩：『丹桂生瑤實，千年會一時。偏從天竺落，祇向月宮知。出海光輪滿，當軒玉樹枝。蟬娟含素影，淅亂下空墀。泉客珠連泣，秋荷露忽

垂，林間僧共拾，猶誦樂天詩。』○種桂子詩云：『嫦娥有深意，飛下白雲關。爲惜仙家樹，移栽佛國山。蟬宮人可拆，驚散世稀攀。他日歲寒裏，杉松相倚閒。』

稽留峯，相傳堯時，許由隱居茲山，遂名許由峯，而訛爲稽留。盧同父詩云：『問山何以名靈隱？山曰當年隱許由』者是也。或曰晉時許遠游，非許由也。然鄭道元水經言：『昔有道士，入此不返，因以稽留爲山號。』則稽留之名，自漢、魏時已然，又非許遠游遺蹟矣。許遠游，名邁，自餘杭垂雲山移入靈隱，訂之吟時，有終焉之志。嘗與王羲之書曰：『山陰、臨安，多金堂、玉室，瓊芝、瑤草，漢末得道之士在焉。』後不知所往，人謂羽化云。

蓮花峯，在山頂，孤石可四十圍，開瓣若千葉蓮花。梅詢詩云：『巨石如芙蓉，天然匪雕飾。盤薄峯頂邊，嫋嫋秋江側。涉川試難探，作礪當自惜。坐與衆落同，正心未嘗易。』

三生石，在寺後，唐時有李源者，京洛人，父愷，死安祿山之難，源悲憤，不仕不娶，居惠林寺者三十年，與僧圓澤友善，相約遊蜀中峨眉山。源欲自荆州泝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荆州路，泝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雙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嘗爲之子，年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我逃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于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所，聞高洪井畔有牧童，養鵝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觀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實月臨風不復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慎勿相近，願勤修之。』又歌曰：『前身身後事茫茫，欲語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靈塘。』遂拂袖入烟霞而去。

翻經臺，相傳謝靈運爲兒時，翻經於此。廬山記云：『謝靈運見遠公而異之，以北本涅槃經，翻爲南本三十二卷，遂以名臺。則臺當在廬山，而茲山更見，豈後人希謝氏之高蹤而託名耶？』唐姚合詩：『康樂悟玄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香林洞，一名香桂林，舊有香林亭，其石爲日月巖。童蒙詩：『日月巖前古翠煙，鐘聲深隔洞門閑。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種栽？氣島野烟疑巖過，巖臺山雨似猿來。空亭誰傾幽芬坐，雲鶴同行損綠苔。』○黃初庵詩：『日射巖扉曉露開，杖藜拄石破蒼苔。一雙猿鶴隨人去，知是香林洞裏來。』

爲塢、萬井，皆雅川遺蹤也。相傳吳赤烏二年，葛稚川得道於此。唐時，有方士葛孝仙，亦隱茲山。故郭祥正詩云：『二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是也。梅詢詩：『仙翁道未泯，棲神在巖石，酌彼山下泉，窮年煉丹液。桐陰春始綠，苔點秋猶碧，無想不可學，凭欄望飛鳥。』○圓法師詩：『仙去遺蹤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甃，暗脈湧寒泉，月映冰壺淺，秋澄古壑圓。羽人居止近，開汲灌芝田。』

神尼舍利塔，在靈鷲峯頂。隋仁壽二年，遺僧神尼舍利，於此造塔。發土，得石坎，因以所發舍利石函納其中，不差分寸，人咸異之。

寺畔，舊有七寶普賢閣，日觀庵、西嶺草堂、七葉堂、九品觀堂、金光明三昧堂、夜講堂、無量壽閣、慈雲懺主楊、旛、旛、檀觀音像、瑞光塔、重榮閣、石面靈桃、無根藤、水臺盤、曲水亭、回車軒、枕流亭、登壇亭、適安亭、清暉亭、跳珠亭、蓮花水、水波石、關雞巖、朱甃、並廢。○七寶普賢閣，沙門善照，以七寶塑普賢菩薩像，吏部尚書虞策志其事。○日觀庵，僧蓮式建，范仲淹爲之記。寺中至今相傳有文正公臥榻。王隨寄詩：『語傳要妙三乘法，香供精嚴七祖堂，日觀庵中絕塵念，彌天高雨鶴歸唐。』蓮式博習教規，著淨上儀儀，天聖中示滅，有大星隕靈鷲峯，塔名瑞光。○西嶺草堂，唐時道標法師立，蓮式詩：『昔人枕窮林，築室行真道。自後數百年，山邊惟蔓草。』○七葉堂，白樂天詩：『鬱鬱復鬱鬱，此熱何時畢？宜人七葉堂，煩暑隨步失。簷雨稍霽微，密風正蕭瑟，清閒一覺睡，可以消百疾。』○重榮閣，在光明懺堂後，隋朝所植，高數丈，大十圍，後爲兵火所燬，至大中祥符間，復茂。○石面靈桃，在翻經臺之側，生於石面，結實甚大而甘。宋政和間，取植上苑。○曲水亭，一名流盃亭，亭心有水臺盤，曲折可流觴，傍有蓮式所立陸羽二寺記碑。薛映詩：『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賓告辭官歸，主稱情未倦，雖非禪飲辰，豈謝關亭醴。』梅詢詩：『鶴髮山中人，疏泉鑿曲石，如漱青玉案，分遞白雲液。冷冷澗澗流，瑟瑟穿吟席，醉坐三伏中，煩襟自消釋。』○回軒亭，在曲水亭傍。○枕流亭，內有無竭泉，宋高宗嘗臨觀，賜扁。○跳珠軒，在客寮中，有泉出石罅，飛灑如珠。蘇子瞻詩：『道眼轉丹青，當於寂處鳴。早知雨是水，不作雨般聲。』○朱甃，梁時鹽官隱士朱世卿別墅。

又南，爲楓木塢，中天竺禪寺，千歲巖。

中天竺寺，在稽留峯北，隋開皇十七年，僧寶暉建。寶暉以唐高宗顯慶二年住浦江，化去，自稱度世一千七十二年，故茲山中尚有千歲巖。吳越王改崇壽院。政和四年，改曰天寧萬壽永祚禪寺。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像，淳熙間，建華嚴閣。元天曆間，有僧大忻，得幸於文

宗，改天曆永祚禪寺，其山門『中天竺』三字，乃國朝魏國公署額。白樂天詩：『難芳潤草合，繁綠巖樹新，山深景候晚，四月有餘春。竹寺過微雨，石逕無纖塵，白衣一居士，方袍四道人。地是佛國土，人非俗交親，城中山下別，相從亦殷勤。』○參寥子詩：『夕陽山氣鶴，惠惠，路轉松陰復幾重，行過石橋人未見，數聲先聽寺樓鐘。』○稽留峯北好林泉，珍重幽棲得所便，柏子烟中能宴坐，想無餘習可攀緣。』○霜壓巖龍雪泣條，銀河初轉斗垂杓，清霄共失三更夢，錯恨芙蓉灑易消。』○王元章送僧歸天竺詩：『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慙問信，孤山梅樹幾香開。』

寺畔，舊有天香閣、桂子堂、此中亭、如意泉、興福院、多福院、大明寺、永清寺、東岡塔、蘇和臺、並廢。○天香閣，黃潛詩：『上方樓閣鬱岩峩，百尺危欄架次寧，曾是高人行道處，天香雲外至今飄。』○興福院，淳熙初，慧光禪師建。○多福院，吳越時建。○大明寺，法華和尚建。○東岡塔，隋法師真觀建。○蘇和臺，和，錢唐人，建閣收書，蘇子瞻題曰『錢唐書藏』。卒，葬於此。

中天竺之剎，爲永清塢、心庵。

永清塢之背，即爲龍井。正德中，陳氏建庵塢中，名永清庵。

心庵，正德間，寶珠禪師建，有白雲巖、玉液泉。

又西南，過龍井亭，見心亭，爲上天竺禪寺、乳竇峯、獅子峯、雙桂峯、白雲峯、天香巖、夢泉、大悲泉、如意池。

龍井亭，宋嘉祐中，僧元淨建。元淨字無像，於潛人，受戒於天竺慧雲師，學行精進，神宗嘉之，錫號辨才。居上天竺十九年，與蘇子瞻昆季、趙聞道友善。頃之，還於潛，復歸天竺，遷居龍井。子瞻贈之詩云：『道人出山去，山色如死灰，白雲不解笑，青山有餘哀。忽聞道人歸，鳥悅山容開，神光出寶髻，法雨洗浮埃。想見南北山，花發前後臺。寄聲問道人，借禪以爲快。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回？道人笑不答，此意安在哉！昔年本不住，今者亦無來，此語竟非是，且食白楊梅。』趙聞道贊云：『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大士大悲，實師焉依。師乎真乎？真金琉璃。教宗旨者，法嗣嗣師。須彌有境，至道無爲。稽首慈相，仰之鑽之。昔無妙幻，豈勝言思？』亭久廢，皇朝洪武二十八年，僧一如重建。一如者，會稽人，善講法華經，少師姚廣孝書，語人曰：『如公，兩浙一人也。』永樂間，修大藏經，紹一如總其事，龍寶甚盛。卒，葬天竺山。少傳楊士奇爲之志。

見心亭，嘉靖十三年，都指揮僉事李節建。其西有梅峯庵，今廢。

上天竺寺，晉天福間，僧道翽結庵山中。一夕，見瑞光發於前洞，就視之，得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勳，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中，妙相成備，晝放白光，士民崇信。吳越王嘗夢白衣人求其居，寤而有取，遂建上天竺觀音看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蓋鼓吹，迎觀音而禱，霖雨霽足，自是有禱輒應。蘇子瞻雨中遊觀音院時云：『靈寂老兮夢欲黃，山前山後雨浪浪。農夫輟耒女停筐，白衣仙人坐高堂。』蓋有望於新晴也。南渡時，捨施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貓睛等，雖大內亦以爲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音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命僧辨才、元淨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觀音殿額，元淨乃益鑿前山，開地二十有五尋，殿加重簷。建炎四年，元兪入臨安，高宗遜於海，元兪謁上天竺，問知觀音本始，乃舉之與中，與大藏經併徙而北。時有比丘智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以奉。上天竺之僧乃重以他水刻肖前像，號曰：『藏之井中而出之。』至今稱觀音出現井，其實非故物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台教寺。元末燬，國初重建。累朝代有宣賜金帛及寶旛之屬。寺內有白雲堂、雨峯堂、中印堂、雲漢閣、應真閣、延桂閣、秋芳閣、伴雲閣、清華軒、植杖亭、謝履亭、流虹洞、金佛橋、琮老橋、凝翠泉、觀音泉、雲掖池，池上有辨才手植山茶花，並廢，唯白雲堂尚存。○宋孝宗觀音像贊：『猶歟大士，本自圓通，示言有說，爲世之宗。明環無二，等觀以熙，隨感即應，妙不可思。』○理宗觀音像贊：『神通至妙，今隱顯莫測，功德無邊，今感應甚速，時和歲豐，今祐我生民，兵燹刑措，今康此王國。』○李太白與從姪良遊上天竺寺詩：『挂席凌蓬丘，觀瀾憩樟橫。三山動逸興，五馬同遨遊。天竺森在眼，松風颯驚秋。覽雲閱變化，弄水窮清幽。疊嶂隔遙響，當軒寫歸流。轉成微霽月，佳趣滿吳洲。』○蘇子瞻秋日龍井訪辨才時：『不辭清曉扣松扉，卻值支公久不歸。山鳥不鳴天欲雪，菴簾惟見白雲飛。』

乳竇峯，在天竺寺南，下有竇巖，懸乳如脂，甘和可啗。其西爲獅子峯，雙桂峯，又曰雙桂巖。其北爲白雲峯。其東爲天香巖、烏石峯。稍南爲中印峯，重岡疊嶺，蒼翠輝映。又西爲蛾眉山。

夢泉，宋徽宗元年，浙西大旱，寺中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於西坡，鑿之果得，遂名夢泉。

大慈泉，在講堂下，流過殿前，經如意池。池以青石爲之，方丈，而鑿（○）如意文，曲折回遶，可流觴焉。出寺，折而東南，爲幽涼嶺、桐塹嶺、活沙塹，再上爲天門。

幽涼嶺，俗稱水出嶺，病其不雅，易以今名。深壑冷冷，巉石齒齒，涉此者，必布襪芒屨（○），前後牽挽，三步一頓，五步一蹣。草樹四周，仰天一線，至桐塹嶺，則左迫峭嶂，右臨深溪，緣木振屨，方可攀趾。活沙者，流沙也，滑而善崩。上至天門，則諸山下伏，雙峯並立，西湖鏡開。遊覽至此，暫諸閣閣武庫，珍寶橫陳，無復底應。從此而東，則爲龍井，又南爲龍泉嶺、小青嶺、大青嶺，升降相因，西湖或隱或見。又南，則爲五雲山矣。

西湖遊覽志第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撰

南山城內勝蹟

吳山

吳山，春秋時，爲吳南界，以別於越，故曰吳山。或曰，以伍子胥故，訛伍爲吳，故郡志亦稱胥山，在鎮海樓之右。蓋天目爲杭州諸山之宗，溯源而東，結局於鳳凰山。其支山左折，遂爲吳山，派分西北，爲寶月，爲鏡眉，爲竹園，稍南，爲石佛，爲七寶，爲金地，爲瑞石，爲寶蓮，爲清平，總曰吳山。奇崛危峯，澄湖倒影，江介海門，回環拱固，扶輿淑麗之氣鎮焉。是以邑居叢集，華嚴工巧，殆十萬餘家，聲甲寰宇，恢然一大都會也。其陟山之徑，有門曰「登高覽勝」，石磴斗折，可數百級，元時平章答剌罕脫脫所覽也。立而環眺，則官司廨署，街鎮崇嚴，閭閻衝衝，紅塵霧起，市鎮隱隱，三，漏盡猶喧，道院僧廬，晨鐘暮鼓，青樓畫閣，難以殫歌。升其巔，則襟襟凌虛，碧天四匝，山川包界，脈絡縷分。或昂而爲首，或穹而爲脊，或掉而爲尾，若龍若獅，運掌可數。楊仲弘同平章瞻子山吳山曉曉詩：「山椒疊嶂四垂寬，上相旌旗會覽觀。旁近江湖天廣大，上連星斗界清寒。龍宮永鎮函書閣，鳳嶺重瞻苑樹殘。此際獨無雲蔽日，正宜翹首望長安。」○臨天鏡鏡唐驛樓望吳山詩：「仙居時復與僧隣，屢換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漲天成綠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忠清廟、東嶽中興觀、玉樞道院、至德觀、惠應廟、永天靈應廟。

忠清廟，以祀吳行人伍員者。員字子胥，楚大夫奢之子。平王以饒殺奢，子胥奔吳，說吳王闔閭伐楚以報父仇，吳遂以伯。入越，棲越王勾踐於會稽，越使行成，子胥諫不聽，卒救越。頃之，吳伐齊，越率其衆而朝吳，子胥諫曰：「是棄吳也，不如早從事焉。」又不聽，賜之屬領以死，浮尸江中，吳人憐之，立祠江上，因命曰胥山廟。唐景福二年，封廣惠侯。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清」，封英烈王。紹興三十年，改「忠壯」。嘉熙間，海潮大溢，溺斃七八十里，隄爲洪流，京兆趙與權禱於神，水患頓息，乃奏建英衛廟於廟中。元末燬，國初重建，正統十四年重修，每歲以九月二十日致祭。唐盧元輔胥山銘序，略云：「有吳行人，伍公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今云胥山』者，謬也。伍公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官臣，在春爲既壯子，坎壤伏節，乞師於吳，五戰至郢。先王有言，撫

則后，處則仇，成湯用爲六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驅人賦爲大怨，則前戈後車，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既王，宰嚭受賂，太伯廟血將乾，公朝爲冥焉，入則諫焉，屬饒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配濤作神，迄今一日再至，海國羣衆，陽侯夾從。仲秋闕望，杭人以旗鼓遊之，百城聚觀，大耀威靈，蕩潏千里，洪波砥平。有清有廟，有鹹有履，遙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難林扶桑，交臂乎叩階。金狄在戶，雷鼓在堂，醜時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水清，人觀斗氣。銘曰：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燕報子妻，難報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謫，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數盡非結，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不泣，順越言詞，牢結說轉。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快眼不入。投於江上，自統波濤，晝夜雨至，懷沙類屈，洗滌南北，聲震東西，夷蠻奔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濱濟，帝帝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王介甫廟記銘曰：「烈烈子胥，發節窮道，遂爲策臣，奮不圖報。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發不遂，邑郡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顯，殷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執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聲懷，維孝肆乎。我銘祠庭，示后不誣。」○宋王儒（三）詩：「朝驅下越坂，夕飯當吳門，停車訪古跡，露露林烟香。青山海上來，勢若游龍奔，星羅斗牛城，氣與東南吞。九折排怒濤，吐吸天地根，落日見海色，長風捲浮雲。山椒疊嶂，與今猶存，殘香弔木客，倒樹哀清猿。我來久沈抱，重此英烈魂，吁嗟屬鎮鎮，置爾國士寬。鐵鉞姑蘇臺，樓榭曉露繁，深居廣鹿游，此事誰能論？因之毛髮豎，落葉秋紛紛。」○高季迪詩：「地老天荒伯業空，曾於青史見遺功。屍骸楚墓生前孝，扶目吳門死後忠。魂歷怒濤翻白浪，劍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越山烟雨中。」（四）

東嶽中興觀，宋大觀中，建東嶽行祠（三），理宗嘗「東嶽之靈」以賜。道士陳善文謝表云：「聖館肇新，位定東方之靈；宸奎耀錫，光昭南面之曜。道日晉（三）明，宗風益振。臣惶懼頓首（三），竊以泰山之主，實爲方嶽之宗，審此神皋，首從祀典。海山歸會，坐令江漢之朝宗，火木相生，有永邦家之正氣。（三）當奎臺之廣大，控青岱之要衝，巋然廟宇之雲，傑作崇朝之雨，權既尊於管攝，向當取於發生。臣善文，浪跡江湖，擬司香火，甫鳩工之有日，忽換號之自天，靈（三）燦龍章，增重湖山之勝，聖香鳳肅，於昭靈漢之光，雙三極之具瞻，竊萬靈之拱護，青休宗社，永鎮乾坤。茲蓋恭遇陛下，既聖多能，清心寡慾，仁恩溥博，撫先王必世之

時，厚德施生，致大道無爲之化，兵鋒偃息，民裕阜安。瑞露凝甘，景風吹暖。際此清閒之宴，游茲翰墨之林。遂致微臣，亦從所職。臣應對遺摺，仰瞻御書之星奎，曉夕焚香，願祝皇圖之嶽固。表入，帝嘉之。〔110〕元季燬，皇明景泰間重建，成化十年大火，忠清、海會兩廟宇悉燬，觀亦延燬。嘉靖十一年，道士徐志源重建，侍郎江曉爲之記。觀側有聖母池，圍以石欄，今廢。

玉樞道院，俗稱神霄雷院。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建。

至德觀，在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廟堂也。紹興間建。端平三年，理宗書額曰：『至德之觀』。元至正燬，渾儀無存。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重建，構星宿閣，塑三天帝真，五星九曜，周天星宿，后土神祇之像，今俗稱星宿閣，而諸像沒矣。元末燬，天順六年，道士吳志中重建，成化甲午大火，諸廟皆焚，而茲觀無恙。每歲迎春，奉勾芒之神於此。

觀側，宋有太史局，置神御殿以奉吳天上帝、皇地祇、太祖、太宗、高宗、寧宗、理宗之神。測驗渾儀所，臺上有渾儀，下有土圭。

惠應廟，俗呼皮場廟，相傳有神張森，相州湯陰人。縣故有皮場鎮，萃河北皮縣蒸漬。產蠅，蠅人輒死。神時爲場庫吏，素謹事神農氏，建神殺蠅，鎮民德之，遂立祠，凡疹疾瘡瘍，有禱輒應。漢建武間，守臣以開，遂崇奉之，傍邑皆立廟。宋時，建廟於汴京顯仁坊。建炎南渡，有商立者，攜神像至杭州，舍於吳山看江亭，因以爲廟，額曰惠應。咸淳、德祐，累封王爵，兩廟繪二十四仙醫，相傳佐神農氏採藥者也。當宋時，頗著靈異，有處州葉生，奉神甚虔，下第不能歸，謂同舍曰：『明當歸皮場，乞錢三萬。』衆皆哂之。及還，曰：『神許我矣。』明日薄暮，有近郡太守，以三萬招館客，衆以失意不欲往，葉亟往自獻，得錢符昨數。願行，須一力荷擔，又往購之，喜曰：『神許我矣。』既裝束，杳然無人，乃令僮僕廣行。同舍曰：『此儘可抵江下，奈渡江何？』葉生曰：『吾所持惟神，他非所慮也。』長揖徑出。至午，僮僕回舍云：『葉上舍登舟時，一鄉夫自江西來，云與隣居，欣然隨去矣。』衆皆異之。數日，同舍生自越州回，乃與葉生同舟者，云是日中流風作，僮仆舟中人驚怖欲死，而葉生熟睡鼾也。俄而風正轉起，舟人言：『危時，見金甲巨人，仗劍坐篷上。』葉生據然曰：『此吾所奉皮場大王也。』啓窗出綉圖，舟人驚服。

承天靈應廟，舊爲天地水府三官堂，故俗稱三官廟。宋乾德三年建，名玉虛觀，紹興四年，改冲天觀，尋燬。端平三年重建，改賜今額。有天開圖畫閣，清寧亭，元末燬，洪武二十三年，道士嚴一清重建，弘治七年，道士沈玄理、章德芳相繼修之。元吳興登吳山智題承天觀詩：

『滿目盡樓臺，路從山頂來。潮生沙岸沒，雲破海門開。官舍飄飄去，道人騎鶴回。題詩向何處？石壁掃蒼苔。』○東軒詩：『孤客憑危正惘然，江南春盡落花天。海門黑送千艘雨，城郭青炊萬壩煙。燒藥金爐猶伏火，射潮鐵箭久離弦。伍員白馬今何在？幾處荒臺野鹿眠。』○宿承天觀用楊廉夫韻詩：『承天觀裏開圖畫，吳越山河一覽中。半夜月明湖水白，五更日出海門紅。採船春晚笙歌歇，粉堞風高鼓角雄。十二闌干都倚遍，歸心飛過大江東。』○劉伯溫承天觀詩：『吳山頂上承天觀，玉殿金符鎮地靈。百尺樓臺依斗極，九層風露出窗櫺。江聲洶湧蛟龍鬬，雲氣虛無翡翠屏。見說蓬萊恰相對，仙凡只在隔清溟。』○張伯雨清隱亭詩：『萬瓦連雲人世罕，一靈曙日海波紅。欲窺倒影青冥外，故著危亭紫翠中。』

石佛山、海會寺。

石佛西聯寶山，南面瑤石，舊有大乘石佛寺。宋嘉熙間，僧鑿石爲三佛。元至正間，河西僧衆羅只募緣，莊嚴建寺，居之，改名智果院。

海會寺，吳越王建，舊名石佛智果院，宋大中祥符間，改名積善海會寺。嘉泰間燬，至正間重建。平章璽子山書大海會寺額，御史大夫慶童書觀音寶殿額。成化十年火，燼年，僧浩中重建，其下有康張廟，以奉咸濟善利平應昭應元帥，東平忠靖洪濟景祐張元帥。

寶山百法寺，〔一〕寶臺寺，玄妙觀，施公祠，忠節祠，真聖觀，普光庵。

寶山，東接石佛山，蘇子瞻同秦仲二子遊寶山詩：『平明已報百吏散，半日來陪二子閒。立鶴低昂烟雨裏，行人出沒樹林間。』○寶山新徑詩：『藤梢橋刺元無路，竹杖履鞋不用扶。風自遠來聞笑語，水分流處見江湖。回觀佛國青螺髻，遍踏仙人碧玉壺。野客歸時山月上，棠梨葉戰喚禽呼。』

百法寺，在石龜巷。宋建炎初，僧寶寧建。有大佛半身，依山鑿石爲之。淳熙十四年，賜額康潤，元時改額百法，趙子昂書。元末燬，皇明天順元年，僧道冲重建。

寶臺寺，在寶山頂，宋丞相雷行簡故第。奇石峭拔，東望海門，如在咫尺。紹定間，理宗幸其第，書『見滄』二字賜之，勒之崖石，遂舍宅爲寺，以寶臺請額，昭從之。元季燬，皇明弘治間重建，尚書洪鑑爲之記。郡人茅璽讀書寺中，嘉靖十七年，狀元及第，因號見滄，而作亭覆石上。

玄妙觀，在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梁開平二年，改真聖觀。宋天禧中，郡守王欽若奏徙天慶觀於此，理宗書『天慶之觀』以賜。內有吳宗廟王欽若詩，高宗書道德經石刻。元時

改玄妙觀，尋燬。洪武間，有陳四者，佃其西之半。陳無子，捨道士會復中，重拓之，觀始復舊。後有石洞，幽雅陰森，夏遊最快。先是，觀中有蕉花一株，以盛衣下休咎，方玄妙改觀時，蕉花盛開，有趙道士居之。一日，初客來訪，趙適他出，客題詩蕉葉云：「午夜看山玩月回，西隣小圃碧蓮開。天風香露著華冷，名籍因由問汝來。」又曰：「白雲紅船立聖胎，黃金花葉十分開。好同子往瀛洲看，雲在青霄鶴未來。」讀者以為呂洞賓也。自是士夫題詠甚多，今摘其著者。張翥詩：「遠別仙人黃石翁，一龕烟火領洞宮。青衣洞僻荒苔雨，白馬山寒古木風。金鼎空歌聲渺渺，蒲團宴坐息瀟瀟。不知巖客重來否？零落蕉花石沼中。」○吳全節詩：「榴皮香壁走龍蛇，池上芭蕉又見花。北關恩承新雨露，西湖光動舊烟霞。春風日長玄都樹，秋水星回碧漢槎。脩月功成三萬戶，蕊珠宮裏隔南華。」○吳伯尚詩：「吳山宮闕碧巖隈，歸去還棲第幾臺。身上衣如華表鶴，手中笏是萬波龍。題詩曾見仙人過，採藥惟應海客逢。聞有蒼龍藏石室，何年爲啓白雲封？」○歐陽玄詩：「羽衣榮採紫芝泥，除道松關驛馬嘶。水國蠻符驅海寇，雲房解榻聽天雞。月中桂子吹香送，池上蕉花與屋齊。珍重數城黃石老，輕身許我隔丹梯。」○葉明誠詩：「黃石山人白玉冠，手持千歲青琅玕。吐吞日月脩內景，呼吸風雨來雲壇。蕉池春漲煙霧溼，松几仙筆蛟龍盤。天香滿袖騎鶴去，雞犬夜夜聞雲端。」○揭傒斯詩：「誰道錢唐非昔日，神宮仙館參差出。天臺已開玄妙門，桃花猶結千年實。仙人巖客題詩處，道士著經會姓籍。舊人雖有馬先生，年幾一百猶童孺。永昌門外浙江潮，趁潮暮暮復朝朝。仙人一去不可招，蓬萊願往那能橋？鍊師歸領祠宮事，淨洗塵心養真氣。滿城煥爛猶哭聲，空有吳山千丈翠。」

施公祠（三），在石龜巷口，其神曰施全，宋殿司小校也。紹興二十年二月，全憤秦檜在邪誤國，俟其入朝，懷刀刺之，不克，被執。檜罵曰：「汝病心耶？」全曰：「丞相病心耳，通勝欺君，朕則忠義，非病心何有以此？」檜大怒，命磔於市。那人且哀且憤，詔曰：「此不了事漢也。」相與立祠祀之。歷元季燬，國朝天順間重建。

忠節祠，皇明嘉靖十六年，御史周汝昌等建，以祀吳行人伍公員、唐僕射褚公遂良、宋少保岳公飛、明太傅于公謙者。事見各祠墓紀中。先是，弘治十年，御史姚壽建忠節坊，爲亭貯碑，以記其事，歲久亭圯，至是建祠，而御史傅鳳翔定以每歲八月十五日致祭。

真聖觀，後唐乾符間建，吳越王改兩浙老君廟，元季燬，皇明正統九年重建。

普光庵，在忠節祠北，元元統間，丞相莫華捨地，僧法藏建，有玉甕池，吳波泉。

七寶山、通玄觀、七寶庵、定水寺、開寶仁王寺。

七寶山，在宋天慶觀後，今白鶴廟舊址之西，舊有寶嚴院、廣嚴院、櫻桃園、並廣。○寶嚴院，唐清泰二年，錢氏建，名瑞隆。宋治平二年，改今額。有垂雲亭、惜竹軒，秦少游曾宿軒中，夢天女以維摩像求贊。淳祐間，建佛閣，理宗書「無量壽」四字扁之。蘇子瞻佐郡時，有雲閣黎者，寓院中，閉戶十五年，謝絕人事，日禮觀音經，忽一日，留佛端進，偶云：「爾經一字讀一拜，願白時移坐塵界，天雞啼夢啼一聲，明月一輪觀自在。」子瞻弔之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還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蕭蕭，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剩。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否？」所遇執非夢，事過吾何求？」○廣嚴院，吳越王清泰元年建，本名瑞慶，宋治平二年改額。其時有雙竹甚奇，透枯樹腹中，自其頂出，森然並陳。司馬文正公賦詩云：「雙竹格枯腹，青青凡幾霜，龍騰雙角直，鯨噴兩鬚長。既欲尋支遁，安能問辟疆？屢來非別意，未與此君忘。」南渡後，分院基之半，爲御廚營。景定初，重建。○櫻桃園，宋時採含桃以薦太廟者。

通玄觀，紹興二十九年，內侍劉敦，入道修真，結庵於此，高宗御書「通玄」二字榜之，賜名能真。內有壽域樓、萬玉軒、望鶴亭、鶴斗壇、白鶴泉、應泉。皇明嘉靖間，法師徐道彰重修，其徒都存方修志，存方購雨新晴，往往靈驗。觀中修竹蔭庭，亦日無暑。虞伯生詩：「仙壇遙接上真宮，楚越閭洋一望中。南北高峯雲杳靄，東西天目雨溟濛。金輪旋動仙骨作，樓閣參差復道通。雲鶴仙人無定跡，隨時轉轉望三峯。」○張翥詩：「羽蓋翩翩下九重，江鄉秋晚滯仙蹤。仙傳真府憑青鳥，劍舞瑤臺走碧龍。頃刻風雲興五嶽，須臾雨澤慰三農。懸轡欲同參同契，雙鳥遙舉未易從。」

七寶庵，元延祐間，道士玄谷建，至正間，只一默重修。

定水寺，宋乾道八年，建於萬松嶺，嘉定八年，移清波門外，元至元十三年，築城，徙七寶山。開寶仁王寺，宋汴京開寶寺，有仁王院，高宗南渡，僧慧照隨駕卓錫於此，遂建寺如汴京。紹興二（二）年，賜額，景定五年，皇明景泰間重建。尚書孫原貞記。蘇天錫登橫山閣詩：「千尺青蓮座，烟霞擁地靈，山川幾兩度，日月兩浮萍。鳥度天涯海，龍歸水在瓶，深堂說法處，應有石頭聽。」

三茅壽觀，雲居觀水寺。

三茅壽觀，在七寶山東北，本三茅堂，相傳三茅君長安、次固、季衷（二），秦初咸陽人，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崇祀之。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壽壽觀，并昇古器，其一漢鼎，

高尺有九寸，廣尺，兩耳旁出，曲上三二尺。牛首識云：『有漢建元三年八月作牛鼎，祀太室，銘曰：「惟甲午丙寅，帝若稽古，肇作宋器，審厥象，作牛鼎，格於位室，從用饗，德事神休，惟帝時保萬世其永賴。」』其唐鐘，識云：『丙辰九月二十四日，常州澄觀女冠王王仙作，河東薛泚爲之銘，曰：「上德顯而鍾洪鐘，仙聖依而人天從，霜朝開兮窈窕，月夜聽而春容，蓮花生而腰淨，頂銜繞於盤龍，響上徹於天外，聲下徹於九重，庶長空於鬼獄，魔屏跡而潛蹤。」』其後忽失所在，紹興間，有鐘震於太湖，濱湖縹緲，號舟迎之，獨澄觀親舟至，凌波而上，一引出之，視之，乃本觀唐時物也。守臣以獻，賜之觀中，聲微雲表。孝宗朝，出金帛度牒易之，置禁中。洪武七年三月，錢唐知縣朱復以廢銅鑄之。其一，褚遂良小楷陰符經，景定庚申，理宗以買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百鉅萬，不受，詔就觀取陰符經酬之。觀殿於元至元辛巳，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吳天寶閣，棟宇疊飛，金碧騰煥，環盼江湖，渺歸曉底。王元章詩：『層閣開徑隱空青，勃率繁縟眼力生，羅襪曉風留宿雨，石林寒竹動秋聲。』城隍下瞰紅塵海，樓閣高標白玉京，夜靜何人吹鳳管，碧桃千樹月華明。』○陸天錫詩：『揚子江頭春水漲，三茅觀裏碧桃開。道人問天南北，夜半月高騎鶴來。』

雲居、聖水，本二寺也。雲居庵者，宋元祐間，僧了元建，聖水寺者，元元貞間，僧明本建。明本立約，其徒不置恆產，惟資化緣，爲僧家風味。至大間，沙門指月，拓基廣之，掘地四尋，得晉井，甃甃堅好，中有佛首三枚，諸相具足，遂盜金事之，名曰三佛泉。巴西鄧文原爲之銘曰：『我觀大地，積水所載，孰疏孰是？太虛無外，掘地及泉，視之鑿鑿，如履冥塗，破諸障礙。其源淵谷，其流湍湍，不止不流，以與井會。瑞相見前，示我三昧，彼壞者石，實相不壞，是實相故，遍恆沙界，以一勺甘，除世渴愛。是相是水，無在不在，我作銘詩，以警自贖。』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內有聽松軒。了元號佛印，善談諧，以禪爲戲。明本號中峯，又號幻住，博涉經史，洞徹法源，爲文操筆立就。祝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舍利叢生，遂建塔寺中，久廢。成化間，僧文紳修復，有小像一幅，神氣如生，相傳爲中峯自寫。上有贊云：『幻人無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作中峯，鏡面添埃塵。』○張仲舉秋日遊聖水寺詩：『高處見滄溟，西風吹酒醒。潮來一片白，山擁萬重青。草木如浮動，烟塵忽杳冥。登臨不可極，吟思滿秋汀。』○夏原吉詩：『誰開雲居境，暇暇瞰古城。西湖晴送碧，上竺晚分青。經嶺千函妙，鐘鳴萬戶聲。此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金地山、城隍廟、梓潼帝君廟、火德星君廟。

金地山，舊有妙果尼寺，今廢。

城隍廟，宋已前在鳳（三）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建於此。宋初，封其神爲保順通惠侯，咸淳間，加輔正康濟廣德顯聖王。元時，繪神之夫人于孫像於後殿。洪武元年，詔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止稱本號，前代封稱咸革，并去其像。茲廟正神已易木主，廢殿繪像猶存，宣德間，御史吳訥奉詔燬之。

梓潼帝君廟，俗稱文昌祠。神初祀於蜀，唐玄宗幸蜀，封神左丞相。宋元祐三（三）年，加封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嘉熙間，蜀破，民多徙饒廣，而蜀人牟子才等，遂請立廟於吳山，其傍立二童，俗稱天驤、地駝者是也。方神在蜀時，吳曦將叛，前事之數月，神思昏擾，夜數醒起，夜中，叱咤四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但已。其弟曉，力懇之，曰：『是謂騎虎，顧可中道下耶？』曦家素奉梓潼，自璘、玠以來，有騎輿，乃齋而請。是夕，夢神坐堂上，已被諸玉，錫焉，因告以逆，且祈卜年之修永。神不答，第曰：『蜀士已悉付安丙矣。』又曰：『安丙才足辦此。』既寢，大喜。蓋丙判陝西，曉僞授丞相長史，託以腹心。丙陽順而陰圖之，結楊巨源、李好義等勸兵誅曦，其他數賊，不可殫數。元末燬，國初重建，徐一夔作疏云：『文昌祠在蜀之潼川，實司科舉之事，宋南渡後，有祠在吳山之巔，蓋蜀士赴舉者所創也。自經兵燹，祠圯弗治，聖朝更化，首圖科舉取士，乃者實與，而浙司得人爲盛，此皆神明陰佑斯文所致，而揭虔安靈之地，弗致崇嚴，庸非斯文之恥乎？用持短疏，備咨同志之士，共修葺之。伏以英靈發現，肇迹遠在東川，神氣流通，降祥乃及西浙。屬文運方興之日，應國家急材之需，相我士於棘闥，悉登名於桂籍。嵯峨遺廟，尙左江而右湖，寂寞神龕，乃傍穿而上漏，既蒙陰陽之賜，敢忘昭報之忱？爰務重修，有于同志。白驪數至，定驚棟宇，黃榜多賈，共賀人材輩出。尙資靈贖，助我皇家。』

火德星君廟，大火爲宋分野。宋以火德王，故南渡後建廟於此，以奉饗感之神。洪武中，布政使王鍾，永樂中，參政易昶，相繼重建。今郡人避火者，皆就廟中，蓋遺俗也。

瑞石山、紫陽山、雪風洞、瑞石泉、紫陽庵。

瑞石山，秀石玲瓏，巖竇竄竄，寒泉涓涓，匯爲澄潭者，往往而有。清幽微骨，空翠撲肌，湖山奧區，罕與倫比。紫陽山，峭削凌空。雪風洞，結閣曲徑，屢爲所涉，初猶然覺有仙風焉。陸天錫詩云：『天風吹我登靈臺，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陽洞，白霧夜滴青芙蓉。飄飄雲氣穿石屋，石上涼風吹紫竹。掛冠何日賦歸來，煮石養神洞中宿。』

紫陽庵，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建紫陽庵。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紫陽庵。其

徒丁野鶴，棄俗全真。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緣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鎖長寂。』抱膝而逝，守素遂奉其屍而漆之，端坐如生，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薩天錫贈之詩云：『不見遠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人去青鬢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翠雲飛。洞門花落無人到，獨坐蒼苔苔滿衣。』其庵久廢，皇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龍重建，作玉虛、鐘江二樓，嘉大年爲之記。

瑞石山之左，宋有太廟，紹興四年建。正殿七楹，爲所室十有四，以奉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其後益以高宗、孝宗、光宗、寧宗、理宗，凡十二主。欽宗則缺而不祀。設七祀位於殿下橫街之北，以祀司命、戶、糧、中、醫、門、厲、行。設配享功臣位於橫街之南，太祖則趙普、曹彬，太宗則薛居正、石熙載、潘美，真宗則李沆、王旦、李繼隆，仁宗則王曾、呂夷簡、曹瑋，英宗則韓琦、曾公亮，神宗則富弼、哲宗則司馬光，徽宗則韓忠彥、高宗則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孝宗則陳康伯、史浩，光宗則葛邲，寧宗則趙汝愚。

寶蓮山、青衣洞、青衣泉、重陽庵、寶成寺。

寶蓮山，與七寶山相連，舊有寶蓮寺，宋嘉定間，楊節使廢而爲園，徙寺於豐慶門外。

青衣洞，相傳昔有人至洞口，見青衣童子，姣好如玉，訊之不應，逐之不見，但聞洞中風雨之聲，股弁(三)而出，遂名青衣洞。洪武中，常德丁啓東至杭州，夢羽人攜一童子詣啓東云：

『以此子爲君之子。』問所從來，則云：『青衣洞。』翌(三)旦，往青衣洞訪之，見有童子塑像，儼然昨所夢也。陳年，生子曰潤山，啓東爲之建亭，覆泉上。宣德中，潤山以賢良舉爲國縣主簿，道杭州，爲之建殿宇。

青衣泉，浙浙出石罅，清鑒毛髮，崖壁竊有唐開成五年南嶽道士邢令問、錢唐縣令錢華、道士諸葛無八分書題名，傍鑿佛像及大字心經。山頂巨石墜下，有石承之，若甕釘然。前有石門，上橫石梁，壁間皆細字水波文，不知何年淦水至此。宋慶元間，韓侂胄賜第寶蓮山下，建閣古堂，砌瑤瑤石爲池，引泉注之，名閱古泉。陸務觀記云：『韓府之西，緣山而上，五步一磴，十步一壑，巖如伏龍，徑如驚蛇。大石礪礪，或如地鋪以立，或如空翔而下，或踞如將奮，或森如欲搏。名葩碩果，更出互見，壽藤怪蔓，羅絡縈密。地多桂竹，秋而華敷，夏而簾解。至者應接不暇，左顧右盼，則呀然而江橫陳，豁然而湖自獻，天造地設，非人力所能爲者。其尤勝絕之地，曰閱古泉，在溜水亭之西，綴以翠簾，覆以美蔭。又以其東向，故沿江之日，既望之月，泉輒先得之。袤三尺，深不知其幾也，霖雨不溢，久旱不涸，其甘飴蜜，其寒冰雪，泓止明清，可鑒鬚髮，而游處堅潔，常若有神物呵護屏除者，朝暮雨暘，無時不鏡如。

也。泉上有亭，亭(三)中畫簾，可飲可濯，尤於烹茗釀酒爲宜，他名泉皆莫逮。公常與客徜徉泉上，酌以飲客。時游年最老，獨盡一瓢。公顧而喜曰：『君爲我記此亭，使後知吾輩之游，亦一勝也。』游按，泉之石壁，有唐開成(三)五年道士諸葛無八分書題名，蓋此泉運伏弗耀者幾四百年，公乃復發之，而閱古畫先忠獻王以名堂者，則泉可謂遇矣。游於告老之後，視道士爲有愧，其視泉尤有愧也。幸旦暮得復歸山，幅巾短褐，從公一酌此泉而行，尙能賦之。』

寶成寺，晉天福中建，名釋迦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寶成寺。有石觀音、羅漢像。壁間有蘇子瞻寶成院贊牡丹詩：『春風小院卻來時，壁間惟見使君詩。應問使君何處去，憑君說與春風知。年年歲歲何窮已，花似去年人老矣，去年崔護若重來，前度劉郎在千里。』詩鏤石壁，筆法甚道，其旁有『歲暮松竹』四字，乃成化間吳東升題者。

清平山、開元寺

清平山，在仁孝坊，舊有烟霞閣，四壁畫古賢像，多名人題詠，今廢。巷內有郭兒井。

開元寺，唐玄宗時建。宋建炎間，徙建於西湖。元季兵燹，復徙故址，皇明正統五年，禮部尙書楊漢記。劉士亨贈事和尙詩：『清平山下古叢林，主席知歸道行深，菩薩每分香積飯，伽藍常護給孤金。翻餘千偈燈生暈，坐斷諸緣樹轉陰，愧我未能修淨業，塵勞空役利名心。』

寶月山、蛾眉山、淺山、竹園山。

寶月山，在布政司對，舊有寶月寺，上有黑龍潭，深窈如井。

蛾眉山，在寶月山西，有八眼井。

淺山，有淺沙坑、紫坊嶺，宋有七官宅、楊后宅、大佛寺，後改爲糧料院。

竹園山，在今府治之西南，吳山一脈，獨趨而北，隱隱隆起，宋安撫趙興與趙建閣其上，平鑑西湖，扁曰『竹山閣』。

西湖遊覽志第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關

鳳山門、候潮門、永昌門、清泰門、慶春門、艮山門、湧金門。

鳳山門，在城南，與北關門對，俗稱正陽門。又東南二里許，宋有嘉會門，南近鳳皇山爲禁垣，北關有和寧門。入和寧門，透大內，直南有麗正門。杭州城垣，創於隋楊素者，周廣三十六里有奇。廣於錢鏐者，七十里。元時，禁天下修城，以示一統，而內外城隍，日爲居民所平。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姑蘇，據浙西五郡。十九年，發松江、嘉興、湖州、杭州民夫復築焉，晝夜併工，三月而完。城周六千四百丈有奇，高三丈，厚視高加一丈而殺，其上得厚四之三焉。舊城包山距河，故南北長時則自艮山門至清泰門以東，視舊則拓開三里，而絡市河於內，自候潮門以西，則縮入二里，而截鳳山於外。禮部尙書賈師泰爲之記。明興，遣曹國公李文忠將兵取杭州，守將潘元明納款，城隍皆如元舊。○宋時，和寧門內有學士院，院內有玉堂、摘文堂。王仲衡詩云：『玉堂畫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徙倚幽欄憑闌訊，夏鶯飛出萬年枝。』

候潮門，在城東而近南，宋時有便門，保安門，今廢。

永昌門，在城東，宋名新門，俗稱草橋門。

清泰門，在城東，宋名崇新門，俗稱舊橋門，又稱螺螄門。

慶春門，在城東，宋名東青門，俗稱菜市門，門之左，宋有皇城司營，武安泉，水甚佳。

艮山門，在城東而近北，俗稱墻子門。艮山者，南山之盡脈也，高不數尋丈，今已陵夷，莫可指索。沿城五六里，漫爲平原，土沃腴，禾藪茂，蓋餘氣之散衍耳。

湧金門，吳越王建，門內有湧金池，金華寺曹泉所鑿也。

街巷河橋

入鳳山門而北，至鎮海樓，其街之東爲雲錦橋、義(三)和坊、義井巷、集義巷、通江橋、懷德坊，西爲仁孝坊、壽域坊、天慶坊、保民坊、長慶坊。

雲錦橋，宋稱六都橋，東通候潮門。大河之水，自龍山關入鳳山水門，從南而北，首過此橋，次安和橋、黑橋、州橋、通江橋、會茅山河、次望仙橋、新官橋、會小河、次三聖橋、佑聖橋、榮唐

橋、榮源橋、積善橋、清泰橋、豐樂橋、油局橋、惠濟橋、仙林橋、登雲橋、梅家橋、折而西，次通濟橋、萬家橋、天水院橋、出武林水門，洗馬橋、抵德勝場。官商馳騁，軸轡相銜，晝夜不絕。○六都橋之對，宋有六部，部各有尙書、侍郎、郎中、員外郎，凡二十四司。吏部，掌文武官吏選試、擬注、責任、遷敘、陞補、考課之政，封爵、策勳、賞罰、殿最之法。其屬四：曰尙左尙右侍郎，曰司封，曰司勳，曰考功。戶部，掌人戶、土地、錢穀之政，貢賦、征役之事。其屬四：曰左曹右曹，曰度支，曰倉部，曰金部。禮部，掌禮樂、祭祀、朝會、宴饗、學校、貢舉之政，其屬四：曰儀部，曰祠部，曰主客，曰膳部。兵部，掌儀仗、南簿、武舉、民兵、廂軍、士軍、蕃軍、四夷、官封、承襲之政，與馬、器械之數，土地、城隍、堡寨、烽燧之圖籍。其屬四：曰兵部，曰職方，曰駕部，曰庫部。刑部，掌刑法、獄訟、奏讞、赦宥、敘復之政，敕律、章程之式。其屬四：曰刑部，曰都官，曰比部，曰司門。工部，掌城郭、宮室、舟車、器械、符印、錢幣、山澤、苑囿、河渠之政，營繕、勸化(三)之法。其屬四：曰工部，曰屯田，曰虞部，曰水部。其六部監門，紀部官卯未之出入，病疾之暫告，與謁制之可否，署在大門之內。○又北，爲尙書省、中書省、門下省、樞密院。宋初，門下省設官十有一，侍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給事中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中書省設官十有一，中書令、侍郎、右散騎常侍各一人，舍人四人，右諫議大夫、起居舍(三)人，右司諫、右正言各一人。尙書省設官九，尙書令、左右僕射、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其屬六部。蓋三省長官加平章政事者，皆宰相職也。初時，別置中書於禁中，與樞密使對政，謂之兩府。事關中書者，中書宜率門下省審覆，付尙書省施行。事關樞密者，樞密宜率門下省審覆，付帥府施行。尙書門下，雖尊官不得參議密勿，故中書之權特重。熙寧改制，以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官高，不除，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中書令之職。建炎初，以左右僕射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侍郎改參知政事，而三省合爲一體。乾道間，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至是，三省之名雖存，而官非初制矣。樞密院，掌軍國機務、兵防、邊備、戎馬之政，招募、閱試、遷補、屯戍、賞罰之事。設官十，樞密使、知院事、同知院事、樞密副使、簽(三)書院事、同簽書院事、都承旨、副都承旨、檢詳、編修，而樞密使類以宰相兼之。自簽書已上，皆謂執政。中爲都堂，爲兩府會議之所，刻周官一篇於正坐之屏，堂中刻累朝詔敕文，各有跋語。自諫議大夫而下，別爲諫院。省院監門，封樞、安邊所，俱在大門之內。

義(三)和坊，東通安和橋，東有勝安倉，即聖安寺故址。寺，元貞二年建，至正間，毀爲軍器

庫，今爲倉基。

義井巷，東通黑橋。

集賢巷，東通州橋，宋時與玉牒所、貴恕坊對，東有預備倉。

通江橋，本名慶元橋。其東，宋有都茶場、雜貨務、雜貨務、雄武營。北爲太醫局，又東爲保安

門，今塞。橋之南，爲過軍橋，北爲鄉義巷，東爲三皇倉，舊爲三皇廟。

懷信坊，俗稱鐵欄巷，與長慶坊對，近朝天門而東至望仙橋者。其北，宋有裕民坊。

仁孝坊，俗稱清平巷，西通清平山開元寺者。其對，宋有登平坊。

壽域坊，在白馬廟南，西通（三）七寶山，山側，宋韓侂胄第。第近太廟，鑿山爲園，僭擬宮禁，

引青衣泉注於閣古堂，秀石環繞，絕類香林、冷泉之景。有桃坡十二級，夜宴，則殿巖用紅

燈數百，出於桃坡之後以燭之。其巖洞最勝者，曰雪軸，危峯隱石，淺灣深沼，窈窕渟泓，自

比於洞天福地云。

天慶坊，宋稱太廟巷，俗稱蘭子坊巷。宋有大宗正司，以敍族姓昭穆，治其家政。其南，有玉

牒所、宗正寺，元時，有權茶提舉司。

保民坊，即城隍廟街，西通金地山。宋有司農寺、太府寺、將作監、軍器監諸司，諸軍審計司。

○司農寺，隸戶部，以幾察農虞之出納。少卿張維記云：『漢置九卿，大司農其一也。今倣

周制，爲六部，以戶部掌國計，而司農猶爲列卿，贊矣。況倉儲出納，自昔太倉令主之，蓋大

司農之屬，猶今之倉部也。以列卿而行太倉令，日惟倉部要東是聽，位雖尊，勢出倉部下。

至於軍餉肅給，罷於奔命，世謂走卿，辱矣。』○太府寺，掌軍國之經費，與縣官之私養，率

稅幣，定權量，治鹽茗之質，劑班內外之廉，稍獲其名數而鈎磨之，煩財用於受藏之府，周知

出入，斥幣餘互市之積，以便貿易，比物覓價，俾從其抵，儲藥物以除札瘥，鈎財幣以待上之

賜好，創券以通商賈。○將作監，掌營繕之事，行都工作，多以京尹、畿漕分任之，故監官多

副員。凡臺省之久次，與郡邑之有聲者，寄徑於此，號儲才之地。○軍器監，掌繕諸軍器

械，其御前所用者，別有提轄，歸之殿司。○諸司、諸軍審計司，分爲二局，各乘財用稍食之

數而會稽之，屬太府寺。

長慶坊，俗稱石龜巷，西通石佛山。宋有都奏進院，即智果院舊址也。掌王言出納與四方章

疏。其南，爲三執政府，乃宰相私第也，內有四眼井。

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疊石，高四仞有四尺，東西五

十六步，南北半之。中爲通道，橫架交梁，承以藻井，牙柱壁立三十有四，東西閣門對闕，名

曰武臺，夷敞可容兵士百許。武臺左右北轉，登石級兩曲，達於樓上。樓之高，六仞有四

尺，連基而會，十有一仞，貯鼓鐘以司漏刻。元至正間，平章康里巎巎改爲拱北樓。皇明洪

武八年，行省劉、王兩參政者，失其名，改爲來遠樓。既榜揭，遺折字人張乘桂者往視之，桂

曰：『三日內，主哀喪之事。』如期，王母死，劉以曆日紙坐法。王延乘桂問故，對曰：『來

帶喪形，遠從民（言）帶哀形，旁之兩點相續者，淚形也。』頃之，參政徐本改爲鎮海樓，詹

孟舉署扁，其陰，篆書『吳山偉觀』四字。成化十年燬，明年重建，疊構三層，闢楹周繞，巨

鐘懸鼓，左右懸架，更嚴之夕，鼓擊角咽，按箭行籌，似落霄漢間，規制弘遠矣。○趙子昂同

慶童丞相上拱北樓詩云：『城上高樓接太微，令嚴鐘鼓寂無譁。提疆內向三千里，比屋同

封百萬家。心在江湖存魏闕，身隨牛斗泛仙槎。舉頭便覺長安近，時倚闌干望日華。』○楊

仲弘詩云：『殷地鼓鼙迎日出，倚天梁棟傍雲浮。北瞻帝闕三千里，南控巨藩二百州。江海

無波沈罔象，旌旗垂野駐驂驂。覺迴麗榜多深意，繼衰於今有魏牟。』○高得鳴詩：『天府

南來第一州，胥丘東起最高樓。水分兩湖趨都會，地接三吳控上游。雲外鼓鼙嚴夜禁，城中

車蓋樂春遊。玉堂政暇新題扁，彩筆飛光射斗牛。』

自鎮海樓而北，至清河坊，其街之東，折而北，爲布市巷、沙皮巷，正東爲興禮坊，西爲吳山坊、融

和坊、清河坊。

布市巷，宋時爲賣布之所，東通望仙橋。

沙皮巷，舊名清平坊，宋時酒館也，至今沽肆不撤。

興禮坊，西與清河坊對，東通新宮橋。

吳山坊，內有大井，周四丈，吳越時，詔國師所鑿。品其水，爲錢唐第一，蓋山脈融液，獨源所

鍾，不雜江湖之水，泓深盤潔，異於衆泉。宋淳祐丁未，大旱，城井皆涸，獨此井日下萬梗，

不減不盈，都人神之。安撫趙與憲立祠其畔。洪武初，參政徐本立石，刻『吳山第一泉』

五字，紀宋事於碑陰。內有金銀雜色魚長數尺者，或隱或顯，相傳來自井底泉眼中者。

融和坊，宋稱灌肺新街，內有灌肺嶺。

清河坊，與興禮坊對，宋有張循王俊賜第在焉，後封清河郡王，故稱清河坊，今改旬宜街。

自興禮坊而北，至寶福坊，爲灌肺坊、通和坊、普濟巷、寶佑坊、五間樓。自清河坊而北，至文錦

坊，爲太平坊、惠民坊、巾子巷、中瓦巷、甘澤坊。

灌肺巷，西與融和坊對，內有灌肺橋，宋爲珠子市。

通和坊，東通金波橋，宋有花月樓。又東爲熙春樓、南瓦子。又南爲抱劍營、漆器牆、沙皮巷、

融和坊，其西爲太平坊、巾子巷、獅子巷，皆爲瓦市，各有等差。酒客登門，則有提瓶獻茗者，謂之點花茶。登樓，甫飲一杯，則先與數員，謂之支酒。然後呼喚提賣。趕趁祇應者，亦皆紛至，浮費頗多。妓家富者，酒器、沙鑊、冰盆、火箱、妝盒之類，悉以金銀爲之。帳幔、榻褥，多用錦綺，器玩珍奇，他物稱是。下此者，亦競尚鮮華，自酒器、首飾、被臥、衣服之屬，各有貨者。

普濟巷，東通普濟橋，又東爲柳翠井，在宋爲抱劍營地。相傳紹興間，柳宜教者，尹臨安，履任之日，水月寺僧玉通不赴庭參，宣教憾之，計遣妓女吳紅蓮，說以迷道，詣寺投宿，誘之淫。玉通修行五十二年矣，戒律嚴重，初甚拒之，及至夜分，不勝貽謫，遂與通焉。已而詢知京尹所購也，慚愧而死，悉曰：『吾必敗汝門風。』宣教尋亡，而遺腹產柳翠，坐席之夕，母夢一僧入戶，曰：『我玉通也。』既而家事零落，流寓臨安，居抱劍營。柳翠色藝絕倫，遂隸樂籍，然好佛法，喜施與，造橋萬松嶺下，名柳翠橋，鑿井營中，名柳翠井。久之，阜亭山顯孝寺僧清了，謂淨慈寺僧如晦曰：『老通墮落風塵久矣，盡往度之。』如晦乃以化緣詣柳翠，爲陳因果事，柳翠幡然萌出家之想，如晦乃引見清了，清了爲說佛法奧旨及本來面目，未且厲聲曰：『二十八年烟花業障，尙爾耽迷耶？』柳翠言下大悟，歸即謝鉛華，絕賓客，沐浴而端化。歸骨阜亭山，從所度也。

寶祐坊，東通寶祐橋。其南，宋時有榮王府，看街樓。

五間樓，在亭橋東，與三元樓對。宋時民間市樓之有名者，曰三元，曰五間，曰熙春，曰賞心，曰花月，曰日新。其廚店分沽，則有嚴廚、翁廚、任廚、陳廚、周廚、沈廚、鄭廚、康、沈銀鈞等店。每樓各分小閣十餘，器皆銀飾，各有私名妓數十輩，凭檻招邀，謂之賣客。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強聒，以求支分，謂之擦坐。有吹簫、彈阮、息氣、鑼板、歌唱、散耍等人，謂之趕趁。有老嫗以小爐炷香爲供者，謂之香婆。有以法製青皮、杏仁、半夏、龜、砂、豆蔻、小蠟茶、香藥、韻薑、砌香橄欖、薄荷，至酒開分俵得錢，謂之撒噴。有賣玉面狸、鹿肉、糟決明、糟蟹、糟羊蹄、酒蛤蜊、柔魚、蝦茸、鱸乾者，謂之家風。有賣酒浸江蟻、幸匙、礪肉、龜脚、鎖管、蜜丁脆螺、醬醬、法蝦、子魚、鯉魚諸海味者，謂之醒酒口味。凡下酒羹、湯、任意索喚，雖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過寶祐頭記憶數十百品，傳唱如流，即時供應。酒未至，則先設看菜數樣，及舉杯，則又喚細菜，如此屢易，愈出愈奇。歌管歡笑之聲，每夕達旦，往往與朝天車馬相接，雖暑雨風雪，不少減也。

寶福坊，一名東文錦坊，俗稱壩東巷，舊傳江潮至此，有壩限之。東通平津橋，俗稱貓兒橋。

太平坊，東與通和坊對。

惠民坊，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巾子巷，舊名市南坊。

中瓦巷之南，宋時有武林園，通後市街。稍北，爲龍翔宮。

甘澤坊，與寶祐坊對。

文錦坊，西通三橋街者，俗稱洋壩頭。

自寶福坊而北，至義和坊，爲安平巷、永清巷、日新巷。自文錦坊而北，至壽安坊，爲連二巷、修義坊、富樂坊、最樂坊、教睦坊、泰和樓、積善坊、秀義坊。

安平坊，東通方便橋。

永清巷，舊名蘭陵坊，俗稱水巷，東通永清橋。

日新巷，宋有日新樓，東通日新橋。

義和坊，西與壽安坊對，東通芳潤橋。

連二巷，宋有連二茶坊。

修義坊，俗稱肉市巷，又稱養椒巷，西通軍將橋。

富樂坊，俗稱賣馬巷，內有狗兒嶺，今夷爲平路。

最樂坊，舊名衆樂坊，俗稱虎跑巷，後通大瓦子，亦曰上瓦。宋時，瓦子有名者十有三：在城則

南瓦、中瓦、上瓦、下瓦、蒲橋瓦，城外則便門瓦、候湖門瓦、小僂瓦、新門瓦、萬橋瓦、菜市

瓦、錢湖瓦、赤山瓦、舊瓦、嘉惠瓦、新瓦、艮山瓦、羊坊橋瓦、王家橋瓦、龍山瓦，皆羣花所

聚，蓋取聚則瓦合，散則瓦解之義也。

教睦坊，一名教睦巷。其南，宋有銀鹽酒庫。

泰和樓，宋時，城中官店有八樓，曰和樂、曰和豐、曰中和、曰春風、曰泰和、曰西樓、曰太平、曰

豐樂，皆屬戶部點檢所。樓各有庫，每庫祇直數人，官妓數十人，飲客登樓，則以名牌點喚

消觴，謂之點花牌。金銀器皿，取自庫中，往往學舍士夫所據，外人未易登也。

積善坊，俗稱上百戲巷，西通施水坊橋，內有轎子巷。

秀義坊，俗稱下百戲巷，內有東平王廟。

壽安坊，俗稱官巷，又稱冠巷，宋時謂之花市，亦曰花園。蓋汴京有壽安山，山下多花園，春時

賞燕，爭華競靡，錦簇繡團。移都後，以花市比之，故稱壽安坊。

自壽安坊而北，至泰安橋，其街之東爲武志坊、戒民坊、新安坊，西爲忠孝坊、修文坊、里仁坊、保

倡坊、定民坊、百福巷、興教坊、十官宅巷、泰木巷、寶福巷、下瓦巷。

武志坊、東通李博士橋。

戒民坊、東通棚橋，宋爲行刑地，故號鬼門關，又曰陰山道。入巷，過棚橋，宋時謂之棚橋，註

點勾欄之所。其對，爲中和樓，乃銀樓中庫。元時，平準庫在焉。

新安坊，俗稱新安橋巷，有千勝將軍廟。

忠孝巷，俗稱崔家巷。

修文坊，西通洪福橋，宋有將作監。

里仁坊，西通鼓鼓橋，宋稱陶家巷。

保信坊，俗稱剪刀股巷。

定民坊，與戒民坊對，俗稱中棚巷，舊有棚心寺、佛牙塔、雙井。

百福巷，舊有百福院，唐天福中，錢氏建於城外。乾道五年，徙棚橋。至正間燬。

興教坊，俗稱狗兒山巷，宋名睦親坊，今有睦親井尚存，有宗學在焉。先是，宋分宗子爲六宅，

宅各有學。南渡後，惟睦親一宅，紹興四年，始置諸王宮太(二)宅、小學。嘉定九年，改宮

學爲宗學，凡曳籍玉膝者，無間親疎，皆肄業焉。三年一試，如太學法。有明倫、立教、汲古

等堂，貴仁、立愛、大雅、明賢、懷德、升俊等齋。自此而西，街之南爲蕭相國祠，又西爲金鉤

巷。街之北爲新慶巷，北通圍牆嶺，隱隱起伏，蓋南山之盡脈也。又西爲花園巷，又西爲洗

秋橋。

十官巷，宋時有宗室之子十人居此，故名。

泰木巷，西通石湖橋，宋時范成大所居，號石湖，故名。其北爲結縛橋，相傳宋時，下瓦勾欄，

觀者雲集，時馬光祖尹京，令行禁止，得遺物者，結縛於此，以待失者，故名。其東爲圍牆

嶺，宋爲沂王府。

下瓦巷，亦曰北瓦，內有勾欄十三座。北有瓦子橋，舊名衆樂橋。

自興慶坊而東，至舊達達城，其街之南，爲沙皮巷、布市巷。過新官橋，爲夾牆巷。北爲熙春橋

街、清冷(二)橋街、鍾公橋街、佑聖觀街。

新官橋，俗稱宗陽宮橋。小河之水，自新官橋分派，從東而西，過鍾公橋、清冷(二)橋，折而北，

過熙春橋、灌肺橋、金波橋、普濟橋、保祐橋、巧兒橋、亨橋、舍人橋、方便橋、永清橋、日新

橋、芳潤橋、李博士橋、棚橋、新安橋、度生橋、北橋、軍顧司橋、清遠橋、百萬倉橋，折而東，

與大河合流，出武林水門，俗稱市河是也。其支派自觀橋而西，合清湖河以北，亦曰市河。

夾牆巷，宋時總督官牆外委巷也。

熙春橋，宋有熙春樓、南瓦子。

清冷(二)橋，南通沙皮巷，北通豫園橋。

鍾公橋，通上下抱劍營，本名寶劍營，錢王屯軍之所。又北，通集慶巷。

佑聖觀街，自宗陽宮折而北，東爲巡鹽察院，北爲市舶司。佑聖觀之東爲武林驛，西爲錢唐

學、水亭子。

自清湖河而西，至杭州府治，其街之南，爲康裕坊、吳山坊、大隱坊、安樂坊、懷慶坊、豐和坊、龍

舌頭，北爲南新街、清遠街、德化街、十三灣巷、泰和坊、天井坊、文明坊。

康裕坊，俗呼八作司巷，宋有御史臺，中爲臺廳，謂之朝堂，有御史閣位，廳以內爲西監察位，

又內爲殿中位，又內爲中丞侍御史位。臺獄之門扁曰『四推』。南渡後，置對，有屬臺官識

問者，則刑察就廳於大理之獄。

吳山坊，直北與後市街對，內有報恩寺。

大隱坊，一名小仙巷，宋徽宗時，有處士徐夷居此，微辟不起，賜號冲晦先生。

安樂坊，上通金地山，直北與華光巷對。

懷慶坊，由此以登寶月山者。

豐和坊，近龍舌頭，可通清波門者，在天井坊對。

龍舌頭，蓋當寶月、蛾眉兩山之際，蜿蜒而來，若龍舌之吐者。

南新街，內有憐忠祠。

清遠街，舊名新街，即後市街。

德化坊，舊有仁和街。

十三灣巷，分東、中、西三道，內有惠安寺。

泰和坊，俗稱華光巷，亦稱糯米倉巷。

天井坊，在布政司右，舊名通湖坊，今廢。其對山有天井。按臨安舊志所載，城中之井，自相國

而下，有名者六十，自吳山而下，有名者三十有一，初無天井之名，獨於黑龍潭云：『在寶月

山，一名天井山，天晴則潭水碧色，有雨則先期變黑。』蓋指黑龍潭爲天井也。嘉泰二年，

清河坊大火，郡守丁常任行視火場，得潭井於御史臺西小巷中，深五十餘尺，廣十餘尺，淘

覺清潔，甘泉迭盈，得建炎錢數十枚，其壘壘必在連炎後也。

文明坊，即中和坊，亦名浮因坊、開兒頭。從此而北，宋爲樓店務，又北，爲戒子橋，元爲燒鈔

庫，今爲黃册庫。又北，爲定安橋，宋有慈幼局、施藥局。○慈幼局，淳祐七年建，凡民間遺棄小兒，有願收養者，月支錢一貫，米三斗，二歲乃止。無人收養者，官爲顧乳，有願子者，從官請之。○施藥局，淳祐八年建，元時改爲醫學提舉司，今併入都指揮使司。

杭州府前爲宣化橋，其對爲仁美坊、安阜坊，其西爲流福坊。

宣化橋，宋時俗稱懷來橋，至今仍之，謂好訟者與作惡而被刑者，至此皆有悔心也。

仁美坊，俗稱石板巷，宋時有三通判衙。又東，爲水溝巷。

安阜坊，舊名近民坊。從此而南，有淨因塔，俗稱塔兒頭。

流福坊，在府西，水口透城外，引湖水從西而東，經府前，至文明坊，折而北，過戒子橋，定安橋，渡雲橋、福寧橋、轉運橋，合湧金池之水。今水口雖淤，而條脈猶可考也。蓋宋已前，自

錢湖門至錢唐門，引湖水入城者，爲明溝五道，暗溝十五道。明溝者，一爲清波閣，即流福水是也。二爲湧金門，即湧金池是也。三爲集賢亭水鏡。四爲集賢亭後閣，今成化間所

導，經蓮花橋出曲阜橋者是也。五爲菩提寺閣。暗溝者，李泌所開六井，沈文通所開南井，

蘇軾所開新溝，通貓兒橋及雄武營者。而布政司前百獅池，西通西湖，東出水於普濟橋。又

仁和學，府學前，亦有暗溝，繞樞星門，出於渡雲橋者是也。餘不可考。夫久廢者固不可復

矣，有蹤跡可尋而坐視墮廢，非郡城之利也。

後市街，宋時爲柑子園，有龍翔宮、孟太后宅、李皇后宅、全皇后宅、六眼井，直南與吳山坊對。

先是，宋時車駕朝慶景靈宮，由御街過朝天門，經中瓦前，直下。回則自洋墳頭，橫入龍翔

宮，自太平坊出御街。寶祐癸丑十二月大火，遂從御街當中取大路，直入右瓦之右，以爲武

林園，其左以爲皇子忠王望湖樓。其時旅邸有題壁云：『龍翔宮闕壯皇都，靈路盤迴枉德

車，天意也知明主意，故教劫火圖通衢。』

沈公井巷，可通修義坊者。宋嘉祐中，郡守沈文通於六井之南，引湖水，經河，東至美俗坊，爲

大井，名曰南井。宋熙寧間，井廢，郡守陳述古疏湧金池爲上、中、下，游衣、洗馬者不得及

上池，列二橋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爲五筒以引之，並河而東，

經三橋，入於石溝，注於南井。元祐間，復廢，民率以七八錢買水一斛。蘇子瞻復命僧子

珪治之，以瓦筒易盛以石槽，疏于朝，即以子珪之號，號其井曰惠澤井。〔三〕傍有奉慶院，

宋〔四〕嘉泰元年，僧智師建，又有小徑空寺，今〔五〕廢。〔六〕

大瓦巷，北通保康巷，元時，時婦朱淑真居此。

石榴園巷，通張司馬巷，國初，有鎮撫司。

三橋街，東通文錦坊，西至湧金門，北通剪刀街，南通惠慈橋。

自義和坊而東，至肅義〔一〕街，過芳潤橋，其街之南，爲鐵線巷、普寧巷、豐樂橋、忠孝巷、雙井

巷、安福巷，北爲固事巷、興忠巷、安平巷、馬市巷、昇平巷、南班巷。

芳潤橋，俗呼炭橋，宋時爲藥市，又北爲書坊，沿河而南，爲善慶坊。

普寧巷，即柴水巷，宋時有柴木場於此。通惠橋上，中沙巷。

豐樂橋，宋有豐樂樓酒肆，其北有橋園亭，宋時，此地多樹橘，號橘園。高宗幸建康，於此登

舟，作亭臨河，故稱橘園亭也。亭傍，有夏皇后宅，十少保府。其南，爲狗兒山，隱隱地中，

無可登陟。其東，有常惠井。橋之上，有華光廟。其北，有青字營。

忠孝巷，舊名中沙巷。

固事巷，內小巷曰諸投巷，相傳宋時，行市各有分地，而此巷獨無禁厲。其北爲油局橋，宋時

爲油蠟局。

馬市巷，宋時爲馬市於此。東北通南班巷、茅郎巷。

昇平巷，今爲皮市，內有上四眼井、下四眼井、玉陽庵。

南班巷，宋時宗室子列南班，奉朝請者居之。

自壽安坊而西，至昇平橋，其街之南，爲二仙巷、興德巷、八仙巷、羅作巷、成娘娘巷，北爲花市

巷、馬家營巷、新馬路巷。

二仙巷，元時時人張光弼居之。胡處白挽詩云：『二仙坊裏張員外，頭白相逢只論詩。今日

過門人不見，小樓春雨燕歸遲。』

興德巷，南通神堂巷。

八仙巷，宋有八仙茶坊。其時茶坊之有名者，曰八仙、曰清樂、曰珠子、曰潘家、曰連二、曰連

三。坊中插四時花卉，名人圖畫，粧點店面。所賣有七寶摘茶、鐵子煎茶、或賣鹽豉湯。暑

天則賣雪泡梅花酒，或縮脾飲之屬。五、杓、蓋子，皆以銀爲之，亦同酒肆，論一角、二角。

茶樓多富室子弟，諸司下直人等，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人情。

羅作巷，西連百子園巷。

成娘娘巷，宋時皇后無成姓，亦無賜宅於花市者，俗云神娘娘巷，豈訛而爲成歟？

花市巷，宋時作鬻花者居之，今壽安坊兩岸，多賣花之家，亦其遺俗也。

馬家營巷，錢王屯軍之所，北通修文坊。

自昇平橋而西，爲甘泉坊、相國井。

甘泉坊，與井亭橋對。相國井有二，皆唐郭侯李公泌所鑿也。自江湖通錢唐而擊西陵，沮洳

幽斥，化為平原，今之城市聚落，皆江流故地也。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

不廣。唐宰相李泌，當德宗興元時，守杭州，始作六井，引湖水以濟民，其最大者在古清河，

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又名化成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

池，又北而東，至錢唐縣舊治之南，為小方井，金牛之廢久矣。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廬

二，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別派也。而白龜池，

小方井，皆為匯溝湖底，無所用插，此六井之大略也。長慶間，白居易繼郭侯之績而浚治

之，民以為利。宋熙寧間，六井皆廢，民苦遠汲，郡守陳述古，命僧仲文、子珪等董其事，發

溝易堊，補苴罅隙，而相國之水，清冽溢流，千艘更載而買之。元祐五年，蘇軾復引六井餘

波，至咸寧橋武五營之間，創為二井。乾道三年，轉運周琮，重加浚治。淳祐七年，安撫趙

合。宋咸淳六年，安撫潘說友，因斷河壅塞，開至清湖橋，凡四千二百一十丈。

侍郎橋，宋真宗時，工部侍郎郎簡所居。簡字叔康，性和易，喜賓客，治園廬以蒔花木。導引

服餌，顏如渥丹，善醫術，至老不衰，郡守孫洵表其里曰仁壽坊。

軍將橋，宋有茉莉園。

油車巷之西，宋有度庫，德壽橋，今廢入織染局。

曲阜橋，在靈壽寺坊前，宋有韓樞密府。

欽善坊，舊名聞善子巷，宋有柴場。

自井亭橋而北，過甘泉坊，至清湖橋，其街之東為洪福橋，觀鼓橋，馬家橋，西為鮑生養巷、清風

坊、清河坊、癸辛街。

洪福橋之對，宋有紫雲坊，東有樞密五房院，西有惠利井，又名玉蓮池。引湖水以入城者，水

樂間，籍於官，今爲民居。

清湖橋，與洗麩橋分跨兩河，若八字然，故名八字橋。其水過安濟橋、安福橋、丁家橋、長生老人橋、紀家橋、車橋、長壽橋、新莊橋、師姑橋、中正橋，出城外。

西湖遊覽志第十四卷

健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街巷河橋

入湧金門而東，至三橋街，其街之南爲湧金池、轉運橋、永安橋、惠運橋，北爲鑄子井、友助巷、焦巷、六房巷。

湧金池，吳越王時，金華令曹杲所鑿也。楊蟠詩：『湧金春色晚，吹落碧桃花，一片何人得，流經十萬家。』郭祥正詩：『衆沼皆涵璧，斯池獨湧金。寶光終夜見，不是月華深。』

轉運橋，俗稱渡子橋，從此而南，爲普安橋，在運司前。河西有桑園巷，併入運司。又南爲福寧橋，與油車巷相通，併入織染局。又南爲凌雲橋，在府學前。其對，宋有豐豫坊。

永安橋，在織染局前，宋稱豐後橋。

惠運橋，一名金文橋，其南，宋有金文酒庫。內有羅漢洞，墨石庵，塑羅漢於其下。其里，宋名善俗坊。又南，爲太常寺，昭勳崇德閣，繪趙普、曹彬等二十四人從祀太廟者。內有汲古泉，又名觀音泉，乃法慧寺舊井。宋時有石刻云：『此泉清甘，雖旱不竭，故老相傳，飲之，有疾者愈，宜愛護之。』嘉泰改元，立石，今歸布政司。

鑄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城下有水門，成化十二年所開者，引西湖之水，由柳洲寺後入城，過紅蓮花橋、白蓮花橋，出曲阜橋，合西湖之水。

友助巷，俗稱四條巷，北通洗布園。

六房巷，與豐後橋對，舊有如意橋，北爲帳前營。

入清波門而東，至龍舌頭，其街之南，爲菜市巷、鐵冶嶺、郭璞井巷、金剛嶺巷、螺獅山巷、聯桂坊，北爲聖祖巷、四條巷、石板巷、關王廟巷。

鐵冶嶺，宋名豐寧坊，南上雲居山者。街左仁靜巷，宋有景獻太子府。嶺下有相公井，紹興間，節度使趙密所浚。

郭璞井，相傳晉郭璞所相度者。蓋其時杭城苦斥鹵之水，甘泉難得，景純善相地脈，故凡美井，多託郭氏爲名，土人訛爲郭璞井。

螺獅山，一名狗兒山，上通烏龍潭。

聯桂坊，元至元間，有周氏兄弟舉進士，並登甲榜，故名。

聖祖巷，直北爲荷花池。

四條巷，通塔兒橋。

清波門之南，宋有健潮門，今塞。門之內，有牙兵寨、虎翼營、教場營、駙馬營、白鶴井。

入候潮門向西，折而北，過永昌門大街，至下馬坡，其街之東，過諸家橋，爲烏盆場巷、東花園、道義巷、大覺巷、高陽閣巷，西爲大營巷、官井巷、談郎步巷、撫寧巷、獅子巷、福地巷、大德街、廣福巷。

候潮門，宋時西向，元時改西北向。入門，宋有都亭驛，驛左有打繩巷、侍從官宅。從此而西，

直六部橋，稍北爲州橋，有吳太后宅，元有金玉總管府。

候潮門之東，舊有茅山，高可尋丈。有河經之，曰茅山河，入保安水門，過保安橋，過軍橋，折而北，合流通江橋。

烏盆場巷，南通水門。

東花園，宋時，此地多名園，高、孝兩朝，嘗幸東園關市，至今有孔雀園、茉莉園等名。

高陽閣巷，俗訛爲羔羊巷，內有慈雲寺，巷口爲羊市。

大營巷，東通勝安倉。

撫寧巷，內有伏虎廟。

獅子巷，折北，有祇園寺。

福地巷，折北，有旌德觀。國初有浙西分巡道，其北，通繞園市巷。

廣福巷，舊名寨口巷。

馬坡巷，宋時稱馬婆巷，蓋其時在城外，馬院近之，教駒遊牧，皆於此地，故名馬坡耳。自東花

園而南，爲上馬坡，北抵清泰門大街，爲下馬坡。

入永昌門而西，過昇仙橋，至望仙橋，其街之南爲上馬坡巷、竹竿巷、總寧巷、武寧巷，北爲保安巷、下馬坡巷、演教寺巷、什物庫巷、板兒巷、馬院巷。

竹竿巷，南通獅子巷，北對板兒巷。

總寧巷，俗稱竹椅巷，南通保安橋，北對馬院巷。

武寧巷，一名牛羊司巷，宋建牛羊司於此，掌御膳牲(豕)及祭祀之牲，有滌宮，在赤山。

保安巷，俗稱水仙巷。

演教寺巷，內有演教寺。

什物庫巷，宋時建什物庫於此。

板兒巷，一名白花蛇散巷。北有景隆觀、靈順宮、金剛寺、安樂園、平安一橋、平安二橋、平安

三橋，俗稱爲關富橋，乃斷河之水也。

馬院巷，宋建馬院於此，內有馬眼井。

望仙橋之東，宋有德壽宮，蔣院使花園。紹興十五年四月，奏檜建館落成。初，望氣者言：「此

地有鬱蔥之祥。」檜專國，實觀觀焉，請以爲第。檜死，高宗將僦於此，乃即第築新宮，名德

壽，紹興三十二年，禪位於孝宗，遷居之。以朝禁爲南內，以此宮爲北內，鑿池引水，疊石爲

山，象飛來峯，建冷泉亭，規制宏麗，詳見備安佚豫志中。孝宗內禪，移居此宮，改名重華。

後事宗以奉憲聖太皇太后，改名慈寧。壽成皇太后居之，改名壽慈。當高宗時，得盤松一

大於聚景園中，移植宮苑，奇秀絕倫，高宗嘗自爲贊曰：「天錫瑞木，得自嶽岑，枝蟠數萬，幹

不倍尋。怒鷹雲勢，靜奏琴音。凌寒鬱茂，當暑陰森。封以朕壤，通以碧潯。越千萬年，以

慰我心。」又嘗躬製祭文，祈神保護，其文曰：「維淳熙五年歲次戊戌十一月日，太上皇帝

遣具階張宗尹，特設牲牢旨酒，珍果香花，致祭於本宮土地之神。神有百職，職各不同，典

司草木，土示是供。我遊湖園，乃獲奇松，植之禁苑，百態千容，婆娑偃蓋，夭矯騰龍，翠色

凝露，清香舞風。醉吟閒適，予情所鍾，聖培封殖，久或力窮。鳥鳥外擾，蟻蟻內攻，神其剿

絕，勿使能終。精邪驅，盜斧適逢，神其呵逐，勿使遺踪。常令勁節，坐閱嚴冬，堅踞五

柞，弱異雙桐，歷千萬年，鬱鬱蔥蔥。牲牢旨酒，酬德汝功。尚饗。」

入清泰門而西，過崇新橋，春熙橋，至清泰橋，其街之南，爲水仙巷、安慶坊、崇新巷、南場巷、春

熙巷、九曲巷、佑聖巷、義井巷、寧海巷、北爲同德坊、蒲場巷、崇新巷、石板巷、北場巷、熙春

巷、豐禾巷、高橋巷、忠孝巷。

安慶巷，南通下馬坡，內有香餅園、香珠巷。

崇新巷，南通板兒巷。

春熙橋，一名裝駕橋，相傳宋高宗自越州渡江，還臨安，泊舟裝駕於此，蓋其時橋在城外故也。

土人訛爲藏家橋。

南場巷，北對北場巷，內有假醫兜。

春熙巷，北對熙春巷。

九曲巷，對小學巷。

佑聖巷，南通佑聖觀。

義井巷，俗稱四眼井，咸淳志云：「水宜染紫。」

寧海巷，俗稱林木梳巷。

同德坊，南對安慶坊，北爲北營。

崇新巷，自北而西，爲淳祐橋，直北爲橫河橋。

石板巷，內有葫蘆兜。

熙春巷，宋有雙茶坊。

豐禾巷，宋有豐禾倉。

忠孝巷，俗稱中沙巷，北通回回新橋，舟行上河者，據此。

入慶春門而西，至延定坊，其街之南，爲新開路、蒲場巷、普庵坊、瓦子巷。過菜市橋，爲保信巷、

舊城基、義興坊、福祿巷。過蒲橋，爲上八界巷、下八界巷、清寧巷。過惠濟橋，爲興忠巷、嘉新

坊、延定巷。北爲文東巷、清平街、花斗巷、信善巷、東清巷、忠清里、安樂巷、小福清巷、七寶巷、

大福清巷、木場巷、臨坊巷。

新開路，舊名麻柴巷，又名刀茅巷。

瓦子巷，宋名菜市橋瓦。

菜市橋，舊在門外上唐沙地，宜菜，故宋時有「東菜西水，南柴北米」之語。其河曰菜市河，

又曰東運河，其源本通保安水門。自宋築德壽宮而堰之，故稱斷河頭也。其水過關宮橋，春熙

橋、淳祐橋、橫河橋、慶春橋、壩子橋，出艮山水門。

保信巷，一名保寧巷，南通回回墳、中街。

舊城基，元時築天下修城，故杭城日毀。至正十九年，張士誠據兩浙，改築杭城，自艮山門至

清泰門，展出三里，而絡市河於內，此其舊基也。

蒲場坊，內有佛慧寺。

福祿巷，俗稱皮市巷，折而西南，有荷花池、紫雲觀。

蒲橋，東堤，宋爲昌樂坊。

下八界巷，宋有崇恩延福院。

清寧巷，內通西北巷。

惠濟橋，俗稱鹽橋，宋時，鹽船待橋於此。上有廣福廟。西堤，宋爲興德坊。

興忠巷，南通豐樂橋。

嘉新坊，俗稱七郎堂巷，又稱祖廟巷，國初，有鎮撫司。

延定巷，俗名櫃子巷。

文東巷，北有潮鳴寺、回龍橋。

花斗巷，內有多福寺。

信善巷，一名信廟巷。

東清巷，內有半月寨、海蟾潭。

忠清里，本名昇平巷，北為褚家堂。正德十六年，里人胡世寧為都御史，時御史唐鳳儀按浙，欲為世寧建坊於門間，世寧辭之曰：「僕計借時，已得坊費，後遭宸濠之難，被逮京師，當道義助，補前之缺，家人先後妄費，非有司不曾加惠也，豈敢嗜味，再叨厚賜？竊念僕居近褚堂，以遂良故里得名。近世同里有王公琦者，歷官教職、御史、僉事，皆有政蹟，而清介絕俗，晚年休歸，枵腹以殞，諸孫見為傭工。項公獻者，歷官司務員外、郎中，文學廉孝，冠絕一時，而病歸四十餘年，閉戶以終，一子貧贅依人。蓋以俗尚通達而賤方介，以致二公泯滅如是也。此堂街口有平安坊，蓋取在籍坊名為額，今廢已久。欲請於官，復造一小石牌，上刻三公名氏，更題曰忠清里，以勵夫人，而後死者亦與有榮焉。」鳳儀從之。嘉靖二十六年，布政使李默，併勒世寧名於上。里內，東有樞密巷、輪轅巷，宋有輪（二）轅司，咸乙巷，西有大東門。轉南，樓子營、鑿石巷、大夾道、小夾道、梅東門。

安衆巷，內有青字營，錢王所立。

七寶巷，內有七寶寺。

醋坊巷，宋時有醋庫十二，一在此，一在府街後，一在菜市橋，一在小新營，一在棚北橋，一在洋壩頭，一在井亭橋，一在朝天門，一在三橋，一在龍舌頭，一在范浦，一在江漲務。

入艮山門，折而東南，為廣豐倉、廣積倉、淳祐橋巷、白洋池、田家灣、通濟橋、梅家橋。

廣豐倉，在艮山門內，河西。

廣積倉，在艮山門內，河東。

白洋池，在通濟橋東，周三里，深不可測，時有神物潛焉。宋淳祐丁未，大旱，湖水皆涸，茲池

汪濊如故，郡人趨汲之，至有攜甕市中者。池上有張家寺。

通濟橋，俗稱梅東高橋，其傍有膳脂橋。

西湖遊覽志第十五卷

續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巡撫都察院、巡按察院、巡鹽察院、清軍察院、布政使司、布政分司、都指揮使司、都轉運使司、杭州府、杭州府衛、杭州右衛、仁和縣、錢塘縣、杭州府儒學、仁和縣儒學、錢塘縣儒學、織造府、吳山書院、市舶司、杭州府稅課司、武林驛、鹽倉批驗所、惠民局。

巡撫都察院，入俗民坊，在通江橋東，舊爲清軍察院。嘉靖二十六年，以海寇擾越中，設都御史提督軍務，以此爲行臺。（一）

巡按察院，在正陽門北，元時置江南行御史臺，歲遣監察御史二員，分巡省地。當時有兩察院，一在按察司右紀家橋邊者，名北察院，守省御史居之。一在朝天門外正陽門北者，名南察院，監燒綉紗御史居之，即今所也。國朝歲遣御史分巡浙江，則猶元時守省之職，而按察使、副使、僉事，與御史參舉吏治，其初權等耳，乃今重內輕外，而激揚之權，總歸御史矣。

巡鹽察院，在宗陽宮東，舊爲太平興國傳法寺基。南宋初，普照法師建。皇明正統三年，遣御史巡視兩浙，催督鹽課，遂改寺爲行臺。

清軍察院，即今巡撫都察院也，舊爲三皇廟廢址。先是，清軍御史寓朝天門外（二）西天寺，正德間，改建於此。

布政使司，宋南渡初，爲殿司案，尋改安撫司治，復改秘書省。元至元間，遷（三）江淮行省於此，總兩浙、福建、江西四道，并開元宮址廣之。至正十九年，析福建一道，置行省。國初，天兵平浙，因元舊，置浙江行中書省，洪武九年，改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參政、參議。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來屬，屬府十有一，州一，縣七十五。司內有紫薇樓，門外百獅池，皆宋、元故稱。蓋紫薇，中書省之號，而百僚師，師亦宰相之法像也。樓後有山，疊石蒼翠，嘉樹森列，乃元時丞相別兒怯不花所治。山下有松化石，節理宛然枯枿也。經歷司、照磨所、理問所、司獄司、廣濟庫，皆在司內。

宋秘書省，以藏累朝御著信史、古書、彝器、名畫，汴京建於禁中，紹興初，寓法惠寺，十三年始遷于此。省內有右文殿、秘閣、國史院、道山堂、著作之庭、國史日歷所、書庫、寶庫、翠玉堂、席珍亭、渾儀臺。其前、有方等院。○淳熙五年九月二十日，孝宗臨幸秘書省，賜丞相

史浩以下官詩云：『玉軸牙籤煥寶章，香紳侍列映秋光。宴開芸閣風塵盛，坐對蓬山逸興長。稽古右文慙非德，禮賢下士法前王。欲臻至治觀熙治，更慶嘉猷爲贊襄。』著作權禮部郎呂伯恭和云：『麟閣龍旗日月章，中興再見緒袍光。仰觀煥爛人文盛，始識扶持德意長。功利從今卑管晏，浮華自昔陋盧王。願將實學酬天造，敢効明河織女襄。』又獻詩二首云：『麟臺高柳麗瑤輿，共記中興幸省初。黃道再傳天子躡，青編重入史臣書。雲下際君恩盛，晨露高張樂節舒。若驚鴻猷參大雅，定非周鼓頌歌漁。』又云：『紫清丹極與天隣，闔闔乾坤笑笑羣。獨爲斯文回一顧，坐令吾道重千鈞。先王舊物參差見，列聖明謨次第陳。墨客區區感榮遇，豈知深意在彝倫。』○周公謹遊秘書省記云：『乙亥歲秋，監丞黃汝濟以蓬省勾點，遂予偕行，予於是具衣冠，望拜右文殿，然後遊道山堂。堂故米老書局，後以理宗御書易之。著作之庭，胡邦衡所書，曰蓬閣，曰玉堂。堂屏坡翁所作竹石，相傳淳熙間，南安守取之長樂寺壁間，去其故土，而背施髹漆，匣以持獻會海。會祖，復獻韓平原，韓誅，傳錄送官。左爲汗青軒，軒後多古桂，兩傍環石柱二，小亭曰蓬萊，曰濯纓，曰方壺，曰含章，曰茹芝，曰芸香。射亭曰釋志，曰采良門，采良二字，莫知所出。登渾儀臺，觀銅渾儀，紹興間，內侍邵壽所爲，精緻（四），特甚，色澤如銀，如玉。此器凡二，一留司天臺，一留此，以備測驗。最後步石渠，登秘閣，兩旁皆列龜，藏先朝會要及御書畫。別有朱漆巨匣五十餘，皆古今法書名畫也。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匣。（五）畫皆以鸞鶴、象、軸爲飾，有御題者，則加以金花綾。每卷表裏皆有尙書省印，防閑雖甚嚴，而往往以僞易真，殊不可曉。其佳者，有董源畫孔子笑魚丘子圖，唐摹顧愷之洗經圖，此二圖絕高古。李成『重巖寒溜』，孫太古『誌公』，展子虔『伏生』，無名人『三天女』，亦古妙。燕文貴紙畫山水小卷，極精。士雷『小景』，符道隱『山水』，關同『山水』，胡環『馬』，陳晦『柏』，文與可『古木』，便面亦奇。餘悉常品，不滿十焉。暇日想像，書之以爲平生消遣之冠也。』

布政分司五：曰管糧道，在蝦蟆山麓。曰杭嘉湖道，在朝天門外，舊爲巡視都察院，元時西天寺舊基也，延祐間，西僧板特達降香普陀山，過錢唐，建此。曰金衢嚴道，在太平坊，舊爲鎮守府後宅。曰溫處道，在本司後門外。曰寧紹台道，在蓮司河下。

都指揮使司，本元行宣政院也。洪武三年，置杭州衛都指揮使司，其時，徐司馬以其故址開建。八年，改爲浙江都指揮使司，設都指揮使、同知、僉事，而王賊、陳垣，又拓大垣廩，遂以前、右二衛附焉。其經歷司、斷事司、司獄司，皆在司內。

都轉運使司，在湧金門內，本宋轉運司治也。太平興國二年，開署於鳳凰山雙門內，熙寧

間，徙建今所。職司清曉，訊訟牒，諷民利病，領郡縣學校，應詔選士，其權甚重，鹽課特其瑣事耳。元至正十四年，改為都轉運鹽使，專掌鹽課。國朝因之，設運使、同知、副使、判官、經歷、知事。

杭州府，自吳越王已前，在鳳凰山下，宋南渡，取為行宮，徙州治於竹園山淨因寺故址。元時改為杭州總管府，皇明改為杭州府，設知府、同知、通判、推官。屬縣九：經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府內。其府治正廳，元時扁曰「宣化」。後堂，宋時扁曰「簡樂」。洪武十五年，郡守阮友竹扁曰「思政」。嘉靖二十一年，郡守陳仕賢建別館於儀門之外，扁曰「觀賢」。宋有中和堂、簡樂堂、見慶堂、聽雨軒、恕堂、愛民堂、永化堂、三桂堂、史應堂、講易堂、清明平軒、景蘇堂、玉蓮堂、香遠樓、並廢。○中和堂，舊在鳳凰山府治，嘉定間，安撫趙時侃建之，以存舊跡。簡樂堂，即今後堂是也。時光宗以太子領尹，奏書有「訟簡刑清，百姓和樂」之語，後二年，郡守胡與可乃撫「簡樂」二字，扁於堂，且丐御書，司業薛元鼎為之記。見慶堂，咸淳間，安撫潘說友得舊書，有「足見慶能」之褒，遂建堂而扁之曰「見慶」。聽雨軒，景定間，安撫劉良貴建。恕堂，紹定間，安撫金天錫建。愛民堂，淳祐間，安撫趙與憲建。永化堂，三桂堂，嘉定間，安撫袁詔建。史應堂，紹興間，安撫張澄建。講易堂，即史應堂也，隆興初，陳輝改建。清明平軒，潘說友建。景蘇堂，景定間，安撫魏克愚建，以文忠公嘗守郡，有治績也。玉蓮堂，亦舊府治所有，後守重建於此，魏克愚徙之錢唐門外，潘說友遂即其廢址為香遠樓，高出城表，平挹西湖，山翠橫陳，芙蓉布沼，香遠而益清，為郡署最勝。

杭州前衛指揮使司，舊在錢唐門太平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左，統五千戶所。

杭州右衛指揮使司，舊在泰和坊，洪武八年，徙都指揮使司大門之右，統五千戶所。

仁和縣，舊名錢江縣。吳越時，在梅家橋西。宋紹興三年，遷觀橋東招賢坊。元初，遷於府左。皇明洪武初，復遷招賢，四年，知府劉文以縣附府為便，仍遷府左，乃元時縣署司舊址也。宋有無極堂、安教堂。

錢塘縣，漢、魏時在靈隱山麓，平帝時，更名泉亭。尋復名錢唐，徙錢湖門外。唐武德四年，避國號，改唐為塘，徙錢塘門裏。宋南渡後，建景寧宮，復徙紀家橋華嚴寺故址。皇明洪武四年，知府劉文徙於府右。宋有畫簾堂、勤清軒。

杭州府儒學，在運司河下，府治之東，宋初，在通越門外鳳凰山之右，紹興元年，徙建於此，并今府治，皆淨因寺舊基也。嘉定九年，教授袁肅、黃灝言於朝，拓大之，揭簡為記。紹定四

年，戶部侍郎余昉增置學田，周端朝為記。元至正十二年，燬於寇，守臣帖睦烈思購禮佛寺之南，得地八丈，提舉王大本為記。二十二年又燬，守臣夏思忠盡購禮佛寺地，南北二百步，東西一百六十步，提舉楊嗣為記。皇明洪武八年，重新之，永樂十八年火，宣德初，大理寺卿熊榮以上命重建。正統元年，按察使軒親增建號舍。其制，左為大成殿，右為明倫堂，即宋時養源堂也。宋有八齋：曰進德、曰興能、曰登俊、曰持正、曰崇禮、曰資賢、曰志道、曰尚志。減為六，又減為四：曰志道、曰據德、曰時習、曰日新。今仍之。後為崇文閣，即宋時稽古閣也，俗稱尊經閣，內有宋高宗御書易、詩、書、左氏春秋、中庸、大學、學記、儀禮、經解、論語、孟子等篇石刻。臨安府尹趙璠老於太學，建尊經閣，檣臺本閣上，其石刻閣下。宋亡，學廢。元改為西湖書院，皇明改仁和縣學，後學徙而石刻從之。正德十三年，提學副使徐善徙置府學，而聖賢像贊、宋理宗道統十三人贊、蘇子瞻表忠觀碑皆在焉。學前為凌雲橋，即宋志所稱凌雲橋。○昌文侯祠，本學士神也，侯為徐文慶，宋岳武穆王飛都將，有戰功，飛死，侯遂不祿。孝宗理飛冤，褒崇及其部將，遂賜侯為昌文侯，陳充太學士神，今仍奉祀焉。○鄉賢祠，在儀門外，舊祀嚴子陵以下一十六人。皇明洪武中，教授徐一夔增祀六人：漢處士富春嚴光、晉臨海太守錢唐范平、晉中尉錢唐褚陶、晉處士富春孫昇、齊處士鹽官顧歡、梁參軍錢唐褚修、梁處士錢唐范瑛、唐右僕射錢唐褚遂良、唐禮部尚書鹽官褚無量、唐大都督鹽官許遠、唐諫議大夫給事中新城羅隱、宋侍中陳安錢惟演、宋和靖先生錢唐林逋、宋知制誥富陽謝絳、本陳郡人、宋諫院臨安錢彥遠、宋八行先生仁和崔賁、宋本（重）學教授錢唐吳師仁、宋贈太師鹽官張九成、宋工部侍郎臨安錢茂實、宋端明殿學士於潛洪咨夔、宋吏部侍郎臨安俞烈、宋知處州學昌化章樵、宋刑部尚書餘杭趙汝談、宋刑部侍郎富鹽官楊由義、本汴人、宋將作監丞富陽李執、宋右丞相富陽李宗勉、宋處士富錢唐謝翺、本閩人、宋處士富陽朱清、元尚書右丞富陽葉李、元石塘先生富錢唐胡長蘊、本永康人、元湖南肅政廉訪使富錢唐鄧文原、本綿州人、元處士富錢唐劉漢、本莆田人、元處士錢唐劉汶、元江浙儒學副提舉錢唐白珽、元澤州儒學教授錢唐仇遠、元處士錢唐吾衍、元寧國路推官富錢唐楊載、本浦城人、皇明四川按察使俞舉仁和王琦。

仁和縣儒學，宋紹興三年，縣令孫廷直始建於觀橋之北，即今貢院基是也。洪武十一年，教諭沈尊，訓導卜楚、羅佑，病其卑隘，而宋太學在前洋街，元改為西湖書院者，頗弘敞，尊等言於朝，請改為縣學，上許之。天順三年，巡按御史閻鼎以其迫近臬臺，乃徙府學之右，本元時試院也。中為明倫堂，即宋時森訓堂，宋為四齋，曰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元因之，今減

爲二齋，曰正心、誠意。

錢唐縣學，宋紹興間，建於長生老人橋西；嘉熙四年，趙與權斥大其址。至正十二年，燬於兵。皇明洪武三年，知縣邵復亨以湫隘，購地佑聖觀之西，遂以建學。九年，僉事潘繼祖重新之。正統初，按察使軒輅增建號舍，爲門曰「集賢」。景泰間，副使鄭彥譽增置什物。宋分六齋，曰友善、辯志、教文、教行、教忠、教信，元減爲四，今減爲二，曰進德、修業。

織造府，在旗廳廟西，掌供御用袍服，以中官掌之。洪武二年，初建織染局於斯如坊朱家橋。永樂中，因地卑溼，分撥工料於湧金門，建局織造，遂以舊名南局，此名北局。後南局盡廢，而工料併歸北局。

吳山書院，故鎮守府也。元時爲平準行用庫，俗稱倒鈔庫。國初因之。正統間，命內臣鎮守各省，改爲府署。嘉靖間，革除鎮守，改爲吳山書院。

市舶司，本宋總督官後園也。永樂中，命內臣掌海舶互市於此。內有芙蓉石，高丈許，寶穴玲瓏，蒼潤可愛。嘉靖中，改爲南關公署。

杭州府稅課司，在文錦坊西，洪武五年建。

武林驛，在芝松坊，吳元年，建於武林門外；洪武二年，徙建於此。

鹽倉批驗所，在艮山門內，元時名檢校批驗所，國初因之；洪武十五年，改今名。

惠民局，在吳山書院北，洪武十七年，置醫學於此。

西湖遊覽志第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祠廟

慈德觀、蕭相國廟、關王廟、助聖廟、東平忠靖王廟、千勝將軍廟、郭侯祠、金華將軍廟、昭節廟、三忠祠、忠烈祠、廣福廟、旗纛廟、楊忠祠、楊清祠、三太傅祠（三）。

慈德觀，在保安坊內，舊名先賢祠。宋寶慶二年，京尹袁韶建於蘇堤，以祀鄉名士烈女，共三十九人，人各爲贊。其名士爲唐時陽城許由，漢時富春嚴光，吳時餘杭凌統，晉時錢唐范平、褚陶，富春孫惠，宋時錢唐范叔孫，餘杭卜天與，齊時錢唐杜京產、褚伯玉，鹽官顧歡，梁時錢唐范述曾、范元琰、褚修，唐時錢唐褚亮、褚遂良，鹽官褚無量、許遠，於潛章成範，後梁時臨安錢鏐、新城羅隱，宋時錢唐錢徽、錢彥遠、錢明逸、錢觀、林通、鄭簡、沈文通、吳師仁、虞奕、仁和崔貢，餘杭陸說，鹽官張九成，富陽謝緯。烈女則晉時富春孫夫人，唐時錢唐馮孝女等。明年，昭易其額曰慈德觀，中書王堅爲之記。元時，改建今所。國初燬，成化十一年，道士許道昌，史志中重建，時參政張璠、俞尊李憲倡義助之，俸烈女之祀，而增府學所祀，總賢共五十五人。

蕭相國廟，在粥教坊內，以奉漢鄴侯蕭何者。宋時，廟在汴京，南渡後，建廟於此。蓋戒民坊爲數人之市，而蕭何定律令，平刑獄，義有所取耳。嘉靖十四年燬，道士蔡如棟重建。

關王廟，在義和坊，以奉漢壽亭侯關雲長者。宋嘉定間建，元末燬，洪武三年，道士吳一清重建。

助聖廟，在忠清里，以祀唐僕射褚遂良者。遂良字善登，錢唐人，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在任多謫言，太宗欲自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記也。』對曰：『臣職『是』載筆，君舉必書。』時魏王泰禮秩如嫡，遂良諫之始，危亡之漸也。漆器不止，必金爲之，故諫者救其源。』時皇子皆外任都督、刺史，遂良諫曰：『刺史，民之師帥也，臣聞皇子且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悉臨州，然後遣。』帝許立魏王泰爲嗣，遂良曰：『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帝欲自討遼東，遂良言：『非萬乘六師所宜行。』進黃門侍郎，參綜

朝政。高麗遣臣莫離支貢金，遂良引魯納部鼎之事諫止。帝于寢宮側別置院，居太子，遂良上諫：『父子禮（天）愛者多愆。』拜中書令。帝疾，召遂良，無忌受遺詔。高宗即位，拜右僕射。帝將立武昭儀，遂良曰：『皇后無他過，不可廢。昭儀昔事先帝，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歸陛下此笏，乞放歸田。』武氏立，遷潭州都督，徙桂州，貶愛州刺史，卒。父亮，散騎常侍，弘文館學士。祖玠，陳祕書監。曾祖蒙，梁太子中舍人。高祖湮，梁御史中丞。並著名前史。

東平忠靖王廟，在秀義坊內，以奉唐將張巡、許遠、南霽雲、姚閏、雷萬春者。巡，南陽人。遠，鹽官人。天寶十五載，安祿山反，時巡爲真源令，起兵討賊。守雍丘，與賊將令狐潮大小數百戰，帶甲而食，裹糒而鬪。時有大將六人，以勢不敵，白巡請降，巡陽許諾。明日，設天子像，率軍士朝之，人人盡泣，巡引六將，責以大誼，斬之，士心益勦。戰守積六旬，馬穀三百，兵三千，遂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閏等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巡呼爲兄，遠自以材不及巡，讓巡而居其下，巡受不辭。霽雲，萬春，咸強毅善射。時賊將尹子琦（三）楊朝宗等，以十餘萬衆，圍困睢陽經年，乏食，士日賦米一勺，斲木皮革紙而餉者，才千餘人，皆殫瘁不能戰。救兵不至，巡出愛妾，烹以啖衆，遠亦助以奴僮，至羅雀掘鼠，煮餒殍以食。巡遣霽雲如賀蘭進明乞師，不得，遠明憂之，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今大夫兵不出，而廣設聲樂，義不忍獨享，雖食弗下咽。』因拔佩刀，斷一指，卒不食去。賊知外援絕，圍益急，士病不能戰，巡面而拜曰：『孤城備竭，弗能全，臣生不報陛下，死爲鬼以報賊。』城遂陷，與遠等俱被執。巡罵賊不屈，與霽雲、萬春、閏等三十六人皆遇害。尹子琦（三）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後封巡東平王，諡忠靖。唐史贊曰：『張巡、許遠，可謂烈士矣。以疲卒數萬，嬰孤城，抗方張不制之虜，餓其喉牙，使不得搏食東南，牽擊首尾，應潰梁、宋間，大小數百戰，雖力盡乃死，而唐全得江淮財用，以濟中興，引利償害，以百萬萬可矣。巡先死，不爲遠，遠後死，不爲屈。巡死三日而救至，十日而賊亡，天以完節付二人，昇名無窮，不待留生而後顯也。』廟建於宋建炎二年，元末燬，皇明洪武三十年，里人吳興捐貲重建，布政使王純爲記。（三）

千勝將軍廟，在新安坊，其神張亞夫者，巡子也。拜金吾大將軍，立廟鍾陽。宋南渡時，凡汴京有廟者，皆得祀於杭，故建廟於此。元元統間燬，皇明洪武間，僧廣成重建。郭侯祠，在井亭橋西。郭侯李泌，字長源，京兆人，唐玄宗時，以奇童召見。及長，博學，善治易，善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特詔翰林，攝國忠等嫉之，斥置新蔡郡。肅

宗即位，泌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廣平王行軍司馬，益親信用。李補國族之，泌畏禍，願遷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賜土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樹枝以爲背，名曰養和，後取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初，泌妻，不食肉，帝強詔食肉納婦焉。元載惡不附己，出爲江西觀察使判官。載誅，帝詔還，復爲常食所忌，出爲澄州刺史，有惠政，鑿六井，引西湖水入城市，以便取汲。德宗在奉天，召授散騎常侍。貞元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侯，未幾卒。史臣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全近智，卒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拔建寧，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齎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于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事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乃獲用，蓋以怪自重，而爲之助也。』鄴侯既薨，杭人感其惠，立祠于此，以僧舍，俗稱『井寺』。宋淳熙十一年，賜安國羅漢教寺額，景定五年，改嘉澤廟。元季燬，祠廢而寺猶存。成化間，都指揮王景端重修像，布政使楊維高拓故祠而事之。至今祠寺並建，祠前有井，徑丈許，底與湖通，鄴侯所鑿也。井中金、玉魚數百頭，游泳鳴鳴，滋乳日繁。

金華將軍廟，在湧金門內，其神青泉者，真定人，仕後唐爲金華令。時郡兵叛，泉以計平之，吳越王嘉其功，就遷守。宋初，吳越王入朝，委以國事，遂即城隅浚三池，引湖水入城，以便舟楫。王歸，嘉之，題曰『湧金』，立石池上。泉卒，郡人立祠祀之。

昭節廟，在保安坊，其神曰喬允、陸軌，襄漢人，仕周爲殿侍東三班。宋太祖受禪，自宜祐門入，守者拒弗納，乃自移門入。既受朝賀，即召宜祐門守者，一班皆自殺，太祖大驚，趨救之，得不死者二人，詢之，乃喬、陸也。改班長，入以青紅二色帛爲帽飾。二人既出，復自殺，太祖義之，命立祠祀之。南渡後，立廟于杭州，適郡城大火，空中見青紅二旗，書喬、陸二字，火遂息，民益神之。事聞，孝宗賜額曰『昭節』。

三忠祠，在義和坊東，舊名旌忠廟，今覺苑寺是也。其神曰高永能、景思誼、程博古。宋元豐間，同爲統軍，禦虜銀川，戰死，廟食于鳳翔和尙原。宣和間，方臘寇睦州，討捕者旌神而勝敵，上其事，始封爲侯。南渡後，張浚、吳玠、韓世忠、神農以陰功助武，朝議嘉之，加封王爵，建廟于望仙橋北，額曰『旌忠』，俗稱三聖廟，今三聖橋是其所也。高宗將建德壽宮，徙置今所，廟覺苑寺以居之。皇明宣德中，重建覺苑寺，遂奉神爲寺主神。忠烈祠，在泰安橋南，以祀宋封贈忠侯岳雲、烈文侯張憲者。雲乃武穆之子，意爲武穆部將，

或云其婿也。此橋爲二侯就戮之所，里人憐其冤，立祠祀之。正德十五年，巡鹽御史劉鑾拓大其基，參政鄒廣爲記。

廣福廟，在鹽橋上，其神曰蔣七郎崇仁者，里人也。仗義樂施，傲常平法，以家資糴穀，賤糶以救貧者。其弟崇義、崇信，亦承兄志，行之六七十年，規以爲常，里人德之。比卒，即其家立祠祀之，有禱輒應。咸淳初，京尹潘說友請于朝，賜廟額曰『廣福』，封崇仁平順侯，崇義平惠侯，崇信平祐侯。淳熙間，京尹韓彥質將改作其祠，神忽憑老兵言，願徙橋上，遂立廟焉。士女爭趨之，日擁隘橋東西十餘丈，至不得旋踵，兩街沽酒作饌，鬻象馬錢二三十家，供給不暇。至今父老言神異事甚多，而石塘胡長壽爲神作傳，述宋時劉宗申事獨著。云：『劉宗申者，景炎士也，以縱橫說，游蜀、荆、江、淮間。客李曾伯所，怨曾伯子杓，經以陰事，罪至死，曾伯納官以贖，猶除杓名。劉信七寶寺僧焉，買妾置券，盛陳金銀器、飲食。妾父若牙僧，考示多藏。奴薛榮刺知藏處，夜懷刃入劉臥中，殺劉，擄取藏物逃去。捕急，臨安尹韓君矢侯曰：『三日不獲榮，夷廟、毀像。』榮卜往崇德，利韓君亦卜往崇德，必見獲。已而往崇德，果獲榮。榮自言，述時常彷彿見還人從而後，以故不能去，其自疑若有攝者然也。胡長壽曰：『前此四十四年，在虎林，聞故老語說，趙忠惠公爲臨安尹，會城中見口日食文思院米三千石，民間又藉北關天宗水門米船入四千石，乃爲平糴倉二十八廩於鹽橋北。鹽湖、秀、蘇、常州米，置確（石磨）房，春治精善，歲六十萬石，輒取賤價糶與民。竟尹去十三年，米價不翔，民不食糶，繼信不獲利。今日籍除去乘來，與故時無異，若牧守人效忠惠時規模，民亦效乎順侯昆季，飢歲尙使勿知，況平糶耶？』

旗纛廟，洪武三年建于都督府後，以祀軍牙六靈之神，每歲薦饗，霜降祭之。八年，都指揮使徐司馬改建于普濟橋東，昭停者祭。歲霜降先一日，本司以所製軍器邊城迎之，鼓吹殿作，謂之揚兵，至日乃祭。

憐忠祠，在清河坊內，以祀皇明贈太傅于肅公諱者。正統十三年，英廟北狩，謹以兵部尙書當國，有功，竟以誣毀。弘治初，敕建憐忠祠於其故第。揚濟祠，在稽家塘，以祀皇明四川按察僉事王琦、南京刑部郎中項麟者。琦字文瑞，饒州人，永樂間舉于鄉，除汝州學正，尋授監察御史，陞山西按察僉事，提督學校，以母憂去。起復四川，整飭兵備，非其好也，乞歸。廉官清白，家無石儲，衣敝，以紙補隙。嘗囊毒大蠶，僅以數日，人有憐而饒食者，致恭則受，稍怠即辭卻之，曰：『吾不忍啖嗟來也。』郡守胡濬聞而餽之百金，不受，乃通其清行聞于朝，以上命賜之。琦復辭曰：『祿以養士，未聞養民，

也。無功而食，將無愧于心乎？」士流莫不歎服，竟以飢寒發病卒。獻字文祥，仁和人，景泰間以貢士授南京吏部司務，遷工部營繕司員外郎。成化初，以母病，乞改南京，授刑部福建司員外郎，陞江西司郎中，以病告歸。雅操尚潔，不入公府，嘗不給于養，而吟詩鼓琴，晏如也。巡臺潘鼎若郡縣之長，欣觀高標，而獻終不肯屈節往見。正德二年，平潮令甯某被逮于臬司，憲長邵公諒之曰：「何不學項正郎？清白正人在邇，而不往親炙？」自忍點染，何也？」甯頓首出，賈百金入贖于獻。獻厲聲曰：「君學果枉，法司自能直之，苟不枉，則受罪乃其所也。既糾民以自縊，復以贖己者縊人，是誠何心哉？」甯報汗而退。明日，獻無疾而卒，年八十有二。正德十六年，御史唐鳳儀廉二公清節，以其與諸僕射同里也，表其門曰忠清里。嘉靖十一年，饒府令王純，立二公神位于褚祠，併祀之。二十三年，提學副使孔天允，郡守陳一貫，以擬真道院奉二公，題曰揚清祠。

三太傅祠，在薦橋東，舊十方寺基也。當熙春橋西，元僧也里可溫建，久廢。嘉靖二十一年，吏部侍郎謝丕建祠，以奉晉贈太傅謝安、宋贈太傅謝深甫、皇明贈太傅謝遷者。安字安石，金陵人，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風神秀徹，當不減王東海。」及總角，神識沈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王導深器之。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游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用世意。屢召不起，有司勸請禁錮終身，安遂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溪谷，悠然歎曰：「此與伯夷何遠？」安雖放情丘壑，然每游賞，必以妓女從。既累年不就，而安妻者，劉惔妹也，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當如此耶？」安掩鼻曰：「恐不免耳。」年四十餘，始有仕進志，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浹，中丞高崧戲之曰：「卿累遠朝旨，高臥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蒼生今亦將如卿何？」安甚有愧色。頃之，拜侍中，遷吏部尚書。桓溫卒，進安中書令，尋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苻堅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兄子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答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棋，看書既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云：「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薨，贈太傅，諡曰文靖。○深甫，字子肅，台州臨海人。少穎悟，刻志為學，舉進士，調候補尉。越帥方世，發端雖告深甫有廊廟才，謁真山丞，為浙西考官，一時士類，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

曰：「文士在不乏，求其眼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而知，以是得之。」知青田縣，御史葛珣等薦之，孝宗召見，奏對雍容，除籍田令。紹熙改元，權給事中。會韓侂胄破格轉刺史，深甫封還內降，云：「侂胄善越五官，而轉遙郡，僥倖一啓，舉援隨至，請罷其命。」二年，知臨安府，光宗面諭曰：「京尹寬則廢法，猛則厲民，獨卿為政，得寬猛之中。」每禁庭燕私，左右有希恩澤者，上必曰：「恐謝給事有不可耳。」事宗朝，累拜右丞相，尋以少傅致仕，薨。以孫女為理宗后，追封信王，諡惠正。○遷，字子喬，餘姚人。成化十二年，舉進士第一，累官修撰、諭德學士，進大學士。敬皇帝晏駕，與太（百）學士劉健、李東陽同受顧命，輔教皇帝即位。正德初，議政不合，致仕歸。嘉靖初，召進少傅，兼太子太傅，尋薨，贈太傅，諡文正。（百）

西湖遊覽志第十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道院

宗陽宮、龍翔宮、靈順宮、佑聖觀、景隆觀、玄同觀、紫雲觀。

宗陽宮，本宋德壽宮後園也，去吳山東北五百步，新宮橋之東，三聖廟橋之左。先是，紹興間，望氣者言：『其地有鬱蔥之祥。』遂建德壽宮。高宗即位後居之。咸淳四年，以後園築道宮，曰宗陽，祀感生帝，每遇孟享，車駕嘗臨幸焉。有無極、順福、毓瑞、申佑、景緯等殿，玉額、慈簡等樓，大範、觀化、觀妙等堂，會真、澄妙、常淨等齋，丹丘、玄圃等亭，皆揭以奎藻，闢園鑿池，花卉森茂。元初燬，延祐間，真人杜道堅重建，築老君臺，肖老君像于中，旁列尹喜、辛餅、庚桑楚、南榮躋、尹文子、士成綺、崔寔、柏矩、列禦寇、莊周。趙子昂爲之記。元季燬，洪武間，葉月庵、永樂丙申，周道淵、宣德癸丑，沈復政、弘治元年，沈復純相繼重修。內有老君臺，得月樓。○杜道堅，號南谷，晉寧人，風度清雅，嘗以中秋，集靈臺，登老君臺玩月，分韻賦詩，楊仲弘爲絕倡。其詩云：『老君臺上涼如水，臥看冰輪轉二更。大地山河微有影，九天風露寂無聲。龍蛇並起承金榜，鸞鳳雙飛載玉笙。不惜弱流三萬里，此身今夕到蓬瀛。』

龍翔宮，在西湖橋西。先是，理宗既即位，詔以沂邸爲龍翔宮，以祀感生帝。宮在後市街，其傍別作南真館，以棲道流，錫田千頃。元至元間，胡僧楊建真御波轉道流，改宮爲壽寧寺，住持胡元洪力爭于朝，僅得田土一半，而字不可復得矣。乃改建今所，即故宋楊和王宅第後奉神祠也。舊居有十，曰履和、順正、全美、宜休、觀妙、東明、環隱、中和、守正、安晚，中門曰昭符，鐘樓曰和應，藏殿曰琅函。寶藏規制宏麗，觀舊益加。元統間燬，住持史景仁重建，構維艱，業廣居爲之記。方丈後疊石鑿池，蔭蔭卉木，婆娑蒼鬱，象海中仙島，號小蓬山，陳旅爲之記。元末，張士誠占爲軍器局。國初，住持毛繼祖請於朝，復之，今爲教林，內有魚樂軒。○楊維禪碑銘云：『二馬渡江一馬龍，云云。東觀邸開森開張，繼將祀于感生靈，疾以懷怒靈威昂。十一景緯生靈芒，天人南下南斗傍，朝真龍飛奉龍翔，聖慈三度黃塵揚。靈宮突立天中央，湖海眼東西望，地柱不傾天乳長，黃龍仙伯古冠裳。龍腦寶藏聲琅琅，上清淨掃赤見昇。』六龍在天下，山君海孤紛來王，南極上壽日重光。○桂衡魚樂

軒詩：『疎簾清簾卷湘湘，讀到南華第幾章。活水邊門春潑潑，游鱗吹浪暖洋洋。朱紅欄檻通方沼，紺碧桃花出矮牆。暝日沙波牽細荇，微風盤。』石掃垂楊。屢分早飯烏麻熟，曾醉春醪白朮香。異日鯢鯨終變化，當年雞犬亦騰騰。天寒翡翠毛衣薄，月出珊瑚樹影長。莊子濠間從看去，琴高海上許騎將。梅邊洲渚渾清淺，雁後兼葭意老蒼。一曲棹歌聲款乃，三生漁父夢漁浪。積來皓雪深爲洞，留住朝雲巧作房。王母蟠桃依舊好，麻姑麟脯至今藏。時迎賀客皆英爽，日課詩書敢怠荒。別有功名期令子，臥冰無用學王祥。』

靈順宮，在板兒巷早河頭，舊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丞相鄭清之修。皇明正統間，真人張澄然扁名『靈順』。

佑聖觀，在興禮坊內，宋孝宗清邸也。光宗、寧宗皆誕于此。淳熙三年，改爲老氏之宮，以奉北極佑聖真君。時趙鼎中爲吏部侍郎，夢有客謁之，著羽衣，長七尺，視其刺曰：『北方鎮天真武靈應真君。』祥中奉神素謹，趨下迎揖，不敢執主禮，神固請祥中東向坐，曰：『侍郎，今日之事，子爲政矣。』祥中局踣而寤。明日，得旨，爲奉安靈像使。紹定間，賜額曰『佑聖宮』，命學士院書之，篆書佑字，傍無人字，道流慨然曰：『宮無人，何以自立？』尋聞，上特許加人字。孝宗嘗題杜甫詩于壁，云：『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理宗又書全篇于東宮廊之屏。元大德七年燬，順年重建，改爲佑聖觀，基甚宏敞，今觀府學舍皆其地也。元季兵火，此觀獨存。皇明洪武十五年，置道紀司于觀中。元時，有道士王景周者，開東閣以居，即今錢唐公館是也，蘇伯衡爲之記，略云：『王景周居佑聖觀之西廡，居之東，有地二畝而廣，蕭蕭蔚蔚以爲觀，修竹數百年，爽其中，可列坐，風月之夕，或鵲或奔，無適不宜，曰『洗竹亭』。亭之右，隱阜極，有樹鬱然，則七葉木也，曰七葉坡。由坡而西，有屋兩楹，中庋幾几，琅函森列，曰禮經館。館後，重屋朱臺，碧瓦翬于物表，白雲依蒼，君思親之不可見，則茲然出涕，曰夢雲樓。樓之下，簷之外，深樹疊飛，護以欄楯，傍植葡萄，延其上，覆布四阿，清風自生，日影不下，曰清暑簷。簷之外，黃精、蒼耳、白朮、紅觀、訶梨、何芷、杞菊之屬，雜然並生，秋若布卦，曰雜藥畦。畦中畦築圍基，而後以甃，一鶴棲息其上，甚馴，曰取鶴臺。臺側巨石虎蹲，可踞而吹笙，曰吹笙石。石側冬青十餘株，離立若相峙，而高皆數丈，蒼翠掩映，下覺小遲，曰冬青遲。遲南出，直小園，有井焉，甘冽異常，得開元宮舊池入繞石欄置其上，曰天一泉。就而洗藥，都烈四達，好事者比之神瀆，曰洗藥井。○石觀上刻唐伯生天一泉銘，重開元宮故物也。銘云：『大荒南陸元氣積，陰陽開辟揚調。曲穴流泉報靈宅，任君來朝黃赤石。天一名錫天元冊，曲阿受養良有擇，排宮方

嚴自王伯，清隱臨止，靈格。盧林森夷化熱疾，福鄉帝子發甘露，不食何年喪遺覺，白雲映空玉清客。開元全盛頌百役，持節旁午文綬辟。爾來蕭條世代隔，石磴剝文未漫盡，誰其啓之規古昔。句曲外史美冠島，研書千卷視貞白，天眞景隨玄紫輝，金室玉堂萬無敵。」

景隆觀，在保民坊板兒巷，宋嘉定十四年，詔以舊修內司改建，名通玄庵，在新門外，事宗書「景命萬年開」。元末築城，移入城內，燬于兵。成化八年，史志中重建。

玄同觀，在安幸街。元至元間，都道錄郎如山建，大德間賜額，尋燬。皇明宣德二年，道士殷大宗重建，內有瞰碧園，清麗可賞。

紫雲觀，在鹽橋南荷池上，元延祐間，真人吳全節建。

長者庵、凝真庵、純陽庵、玉陽庵、奉真院、玄真院、洞玄院、崇善院、顯真院、洞真院、真濟院、上真院、白馬廟、華光廟、五顯廟、廣福廟。〔志〕

長春庵，在相安巷。元延祐間，有姚真人者，饒唐人，家素溫飽，其妻蔡氏，一旦，語其夫云：

「欲脫俗修真。」以家業二分與夫取妻，爲成家之計，自以其一建庵，爲修養之齋。夫曰：

「汝既修真，吾無子女，何忍獨墮俗緣耶？」蔡氏然之，乃曰：「修真不宜夫婦同處。」與

夫各建一庵于西城下，夫庵在妙心寺北，曰長生。妻庵在洪福橋西，曰長春。夫妻皆證道

妙，時謂之雙修云。蔡氏號冲靜，弘治十一年，賜真武像，玉橋經于庵內。楊慶夫詩云：「夜

坐清都鶴夢長，碧天如水月蒼蒼。雲和有樂〔玉〕降王母，露濕無車喚阿香。雪泛玉甌茶吐

味，花零金剪燭生光，仙風不動庭前竹，又送微鐘到下方。」趙子昂詩云：「流水橋西一徑

斜，青衣相接到仙家。香分微燭燒銀葉，酒瀉松脂溢紫霞。綠竹滿階初解籜，碧桃幾樹正

開花，何時脫卻塵凡累，來叩丹房九轉砂。」嘉大年詩云：「蕊宮琪樹罷棲鸞，空有玄都太

古壇。野老不尋餐玉訣，山人自製切雲冠。杖龍化去秋池涸，笙鶴歸來夜月寒，前度劉郎

偏好事，橫桃留與後人看。」

凝真庵，在忠清里內，元至元庚子，杭州大疫，里人馬均禮延紫陽庵道士姚懶朴作法治之，境

內以安。里人共購地結庵以奉懶朴。洪武十八年，徐道真等、正統二年，蕭自然等、成化十

年，屠宗善等相繼重修。

純陽庵，在忠清里小巷，元至正間建，特遣神仙童玄子書。弘治三年，道士姚德倫重修。

玉陽庵，在馬市巷。

奉真院，在下馬坡巷，洪武十六年，道士李道楷建，有巢聖樓。景泰初燬，重建。

玄真院，在雙茶坊巷內。元至正間建，尋燬。洪武二十九年重建，有來翠樓，方井丈餘，雖早

不塌。

洞玄院，在惠民坊北。元延祐間建。

崇善院，在淳祐橋側。元延祐間建。

顯真院，在慶春門內。

洞真院，在椿家塘。宋紹興間建。

真濟院，在梅東橋東。宋紹興二年建。

上真院，在紫雲橋西南。宋建炎三年，郡人饒隆捨宅建。

白馬廟，在七寶山之東麓。宋建炎間，以祀磁州崔府君者。詳見顯應觀。

華光廟，在普濟橋上，本名寶山院，宋嘉泰間建。紹興初，丞相鄭清之重修，以奉五顯之神，亦

曰五通、五聖。江以南，無不奉之，而杭州尤盛，其詳本始。搜神記所載，妄誕不經，而宋朝

會要，亦不詳載姓氏。或曰：五顯，五行之佐也。而五通非五顯也。宋政和元年，詔毀五通

淫祠，則五通非五顯明矣。豐樂橋上，亦有華光廟。

五顯廟，在里仁坊內。元元統二年建，元末燬，國初王瑤雲重建。正統中，吳玄理、趙道純復

拓大之，又燬，郭廷輔重修。五顯者，五行之佐也，無姓氏可考。宋時號號，一曰顯應昭聖

孚順福善王，二曰顯明昭聖孚義福順王，三曰顯正昭聖孚智福應王，四曰顯直昭聖孚愛福

惠王，五曰顯德昭聖孚信福慶王。五王封號，皆有顯字，故謂之五顯廟云。

廣福廟，在鹽橋東南，即蔣七郎家祠也。每歲六月九日，郡人以神誕日奉香火。〔志〕

西湖遊覽志第十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內勝蹟

佛刹

演教寺、水陸寺、祇園寺、東園寺、桃園寺、慈雲寺、金剛廣福寺、大慈庵、靈芝寺、長明寺、慈林寺、普慈寺、悟空寺、相國寺、華嚴寺、佛慧寺、仙林慈恩普濟寺、七寶寺、潮鳴寺、法雲寺、崇恩慈福院、妙慈院、廣壽慈雲寺、普照院、長生寺、法明寺、白蓮寺、寶梵寺、慈安寺、西井寺、靈壽寺、覺苑寺、真教寺。

演教寺，在吳山東北半里許。紹興間，僧慧海建于新門外。張氏展城，圍入。宣德間，達禪師、正統間，僧得率、道靜相繼重修，兵部侍郎苗衷爲之記。衷，錢唐人，洪武初，徙居鳳陽。

世居寺南去里許，兒時讀書，聞寺鐘聲，即起篝燈矣。

水陸寺，在獅子巷。宋太平興國七年，生法師建，咸淳間，僧師則重修。內有銀杏樹二株，甚巨，蓋宋物也。寺故在城外，張氏展城，圍入。

祇園寺，在獅子巷西北。太平興國間，僧清照建。舊在郊臺側，南渡後，造御馬院，移鑄于此。東園寺，在獅子巷西。宋乾德元年，德法師建。紹興三十二年賜額。永樂十八年，僧松巖重修。

桃園寺，在高陽閣巷。宋初爲姚氏花園。紹興初，僧慈昌購園結庵。乾道初，賜額桃園寺。淳祐二年，建廣福殿，以奉理宗御容。洪武初，僧大雲重修。

慈雲寺，在高陽閣巷。周顯德二年，僧圖覺建，名慈濟。宋大中祥符，改曰慈雲。理宗嘗「靈感道場」，舊在新門外，元至正間展城，圍入。(一)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沙門延禮重修(二)。

金剛廣福寺，在板兒巷。唐天成間，僧普果建。乾祐二年燬，至元十二年重修。

大慈庵，在靈園巷。宋淳祐四年，僧德殊建。洪武三十四年，僧可觀重修。

靈芝寺，在東花園崇新巷，俗稱蠟燭庵。唐貞觀間，郡人施光慶捨宅建，名寶祿院。元季燬，元統間，僧妙通重建。永樂、宣德、正統間，僧能守、如真、智淳，皆以重修釋典，徵入錢唐縣。歲造土牛，迎奉于此。元時，劉伯溫以行省都事坐法，宿庵中，簡俊上人詩云：「城外

春江動客愁，江邊細草綠悠悠。還將短髮隨疏磬，長向東風憶舊游。斜日遠天歸雁急，薄

雲孤館落花洲，青燈不放還家夢，一夜腸回一萬周。」

長明寺，在螺蛳門內。晉天福間建。宋開寶四年，錢王改名法燈。治平二年，改長明，佛印禪師開闢于此。元季燬。弘治十五年，僧如塤重建。

惠林寺，在廣福巷。紹興初，許僧惠林禪師隨駕來杭，建相國院于天慶坊。嘉定四年，移于廣福門外報國寺基，改名惠林。元至正間展城，圍入，尋燬。洪武初，僧曇芳重建。

普慈寺，在廣福巷內。宋紹興間，僧思淨建。元至元間，僧元忠修。

悟空寺，在淳祐橋東。晉天福七年，僧齊教建，名崇新院。大中祥符改額，淳祐六年，法昌重修。元末燬，永樂元年，僧象重建。

相國寺，在淳祐橋東北百步許。北齊天保六年建，名建國。唐時燬爲鄭景宅園。景雲初，僧慧勝爲寺，值睿宗由相王即位，賜名相國。元末燬，洪武初，僧大雲重修。置僧綱司于內。正德八年，僧東明重修。

華嚴寺，在橫河橋東。後唐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報恩院。大中祥符間，改今額。

佛慧寺，在廣義巷。元大德間，善法師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正統十四年，林景山重修。

仙林寺，在安國坊。宋紹興三十二年建。隆興元年，孝宗賜額曰「隆興萬善戒壇」。淳祐三年，理宗賜額曰「飛天法輪寶殿」。又置鐘銘賜之。銘曰：「大塊噫噓，靈蔭蓋與，審此洪鐘，以資出處。鑄鍊其角，十分其數，豈有餘鼎，收金蓮焉？博大開釋，厚薄和均，上開天闕，下徹地垠。乃警警鐘，乃割昏曉，吾爾有聞，孰不心皎？以爲有聲，匪擅不鳴，以爲無聲，如雷如雷。作鎮梵宮，法音無際，蒙我神奉，萬有千禪。」元至正間，張士誠據爲軍器局。洪武四年重建，置僧綱司，有司即其鐘樓爲郡城昏昕之節。正德間，徒其鐘更鑄，置朝天門。

仁和縣歲造土牛，迎奉于此。

七寶寺，在鹽橋北。梁貞明七年，錢王建，名上方多福院。宋大中祥符間改額，有六游堂、臨輝閣。郡守王欽若詩。

潮鳴寺，在慶春門北，舊在門外。梁貞明元年建，初名歸德院，高宗南渡，駐蹕寺中，聞江濤聲，以爲金兵追至也，駭之，已而問知其故，遂賜今名。寺北有回龍橋，高宗嘗作詩賜統制劉漢臣，勒石寺中。其詩云：「野水參差落漲痕，疎林欹倒出霜根。扁舟一棹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法雲寺，晉天福五年，吳越王爲昭禪師建。至正丙申燬，洪武九年，雙林寺慈禪師重建。

佛恩延福院，在鹽橋下八界巷。

妙慧院，在褚家塘。開道（聖）元年，錢氏建。南渡後，以其地爲御園。元至正間復建。今併佛恩寺。

廣壽靈雲寺，在白洋池畔。宋淳熙十四年，張循王之孫繼，捨宅建寺。紹興元年賜額。俗稱張家寺。有留雲亭、白蓮池。元至正間燬。洪武十七年，僧文顯重建。永樂九年，永忠、宣德間，廣壽、弘治元年，福海、相繼重建。○僧梵瑤留雲亭詩云：『人家十萬遺成堆，未抵南朝一段奇。象轡不來春草綠，小亭雲鎖紫瑤碑。』○僧德祥白蓮池詩云：『念念西池道路除，東池今已種蓮花。他時若到西池上，應念東池是故家。』

普照院，俗稱報師庵，在鹽橋北。晉天福八年建。洪武十四年，僧正宗重修。嘉靖八年燬，重建。

長生寺，在艮山門。顯德四年，吳越王建。南渡後，改爲九宮壇宮。元至元間重建。

法明寺，在艮山門內。宋建炎初建，以寓流僧。今併潮鳴寺。

白蓮寺，在仙林橋東。晉開運元年，吳越王建，名華嚴院。宋治平間，改妙惠院。咸淳間，僧祖顯繼持戒，地產白蓮，因賜『白蓮妙惠寺』額。

寶梵寺，在沙皮巷。晉天福初，建崇新門外，名崇壽院。宋淳熙二年，徙建今所。崇寧元年，賜額『寶梵』。洪武二十四年，併入慈雲。永樂元年，重歸原所，尙書夏原吉爲之記。

慧安寺，在十三灣巷。晉天福間，吳越王爲明律師建於草橋門外羅木營地。元季燬。洪武初，僧得實移于錢唐保安坊東。永樂乙未，又移今所，少保兵部尙書于謙爲之記。

西井寺，在井亭橋西，詳見鄒侯祠。

靈壽寺，在曲阜橋東。元至正二十一年，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建。本吳吾氏世族，故稱長吾寺，俗訛爲義壽寺。洪武二十四年，改今額。

覺苑寺，在豐樂橋東，詳見三忠祠。

真教寺，在文錦坊南。元延祐間，回回大師阿老丁所建。先是，宋室徙歸，西域夷人，安插中原者，多從駕而南。元時內附者，又往往編管江浙、閩、廣之間，而杭州尤夥，號色目種。

隆準深眸，不啻豕肉，婚姻喪葬，不與中國相通。爾經持齋，歸于清淨。推其酋長統之，號曰滿剌。經皆番書，而壁膜拜，不立佛像，第以法號祝贊神祇而已。寺基高五六尺，扁額森

固，罕得闖入者，俗稱禮拜寺。

西湖遊覽志第十九卷

據唐田汝成輯撰

南山分脈城外勝蹟

舊巷河橋

出正陽門，爲慶豐橋、柳翠巷、海鮮巷、南新橋、尊勝巷、梁家橋、顏樓巷、諸橋、馬倉巷、槐花巷、美政橋、洋泮橋、海月橋、化仙橋、進龍橋。

慶豐橋之水，入城爲六部橋。其上流爲岸橋、南新橋。沿城而西，爲萬松嶺，下嶺爲松林街，其東爲車子巷。

柳翠巷，內有柳翠橋，相傳宋時妓女柳翠所建。

海鮮巷，內有海鮮橋，石長丈餘，其文如魚龍龜藻之狀，巧如繪畫，蓋宋時故內物也。

尊勝巷，內有尊勝寺。

梁家橋，進九曲巷，出青果園。

諸橋街，通上駁路。

馬倉巷之北，宋有嘉會門。

槐花巷之東，爲白壁營。

美政橋，宋有玉津園。

洋泮橋，有龍王廟。(二)

進龍橋，近進龍浦。

出候潮門，爲嘉會橋、濟川橋、上駁路、期清巷、蕭公橋、太平坊、信義坊、利津橋、牛皮街、跨浦橋、潭水閣、盤園巷、鐵箭巷、鐵鐘浦。

嘉會橋，通貼沙河之水入城。貼沙河，一名裏沙河，舟筏所經，北抵艮山門者。

濟川橋，在抽分廠前，初名樸木橋。相傳錢氏僞據時，旁堆樸木，俗因呼之。又謂普濟橋，或

曰：因舊有普濟寺得名。正德六年，主事王先佐重建，改今名。

上駁路，宋時圍丘大路，御營所由也。

期清巷，有馮公廟。

太平坊，宋有便門。

信義坊，俗名笏園巷，其傍有連公池。

利津橋，北爲鐵鐘。

牛皮街，上有龍舌噴。

跨浦橋街，一名衆義巷。

潭水閣，下有善利院、夫差廟。

鐵箭巷，相傳爲錢王射潮之所。劉伯溫錢王箭歌：『鴟夷遺魄如餘怒，欲取吳山入江去，雷聲劈（一）地水軍飛，海門扶胥沒氛霧。英雄一怒天可回，肯使赤子隨蛟鼉，指揮五丁發神弩，鬼物辟易腥風聞。三百年來人事改，濤落沙平箭空在，石梁飲羽未足誇，蜀國三軍禮歎。』近聞黃河水亂流，青徐一半悲魚頭，安得壯士幹地軸，爲拯斯民塗炭憂。

鐵鐘浦，相傳吳越王鏐築塘以捍江水，置鐵鐘三以爲水則。鐘製如杵，徑七八寸，出土可三尺餘，其趾入土不知若干。初置鐘時，塘猶未成，慮潮湧鐘，用鐵輪護其趾，而以鐵鏈貫鐘幹，且引繩維于上下之機，然後實土築塘，故鐘首出土耳。宋淳祐間，安撫趙與憲作亭覆鐘。今亭夷爲民居，獨存鐘池，而鐵鐘之首，嶄出可驗。一在舊便門東南小巷，一在舊橋門外，皆湮無考。獨在利津橋者僅存，而又爲民居所占，若不表識，久亦湮矣。

出水昌門，爲保安巷、新安巷、真如巷、大通橋、映江樓。

保安巷，通永昌壩。

真如巷，內有真如寺。

大通橋傍，有銀杏樹，爲橫舟渡江之所。今沙漲，去岸者二十里矣。

映江橋，宋時有亭，扁曰『煙雲魚鳥』。元至元丁丑燬，至正庚寅重建，扁曰『映江』。正德

元年，太監麥秀、御史車梁、布政使林符等，改建層橋，扁曰『映江』，吏部尙書屠濬爲記。

樓側，爲宋臨安府城南廂廡，有左右軍巡使判官，掌風火、盜賊、推鞠，及檢覆、抄割、打量、定驗之事，凡事之小者，皆得專決焉。蓋古督郵、司隸之職也，故俗稱兵馬司。

官署

工部分司，浙江驛、浙江亭、城南稅課司。

工部分司，在候潮門外。先是，漕船木料，及京師壇殿、倉庫器皿等，每歲坐派軍民出辦。成化七年，千戶汪禮奏，乞于杭州、荊州、太平等府設關，抽分商木應用，以免軍民之擾，朝議從之。始有抽分之令，歲差工部主事主之。二十二年，差御史弘治五年，差太監，相兼取辦。正德十六年，專委工部，至今仍之。凡商販竹木，十取其一，初時解銀四千兩，遞歲增之，乃至一萬四千餘兩。

浙江縣，在龍山關。洪武三年建。

浙江亭，古之樟亭也。自樂天樟亭驛見楊柳詩：『往恨今愁應不殊，題詩梁下又踟躕。羨君獨夢見兄弟，我到天明睡亦無。』又宿樟亭驛詩：『半夜樟亭驛，愁人起望鄉。月明何處見？潮水白茫茫。』鄭谷題樟亭驛詩：『故國江山外，登臨返照間。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沙鳥晴飛遠，漁人夜唱閒。歲窮歸未得，心逐片帆還。』孟浩然與錢唐令登樟亭驛詩：『百里鳴雷震，聞鼓暫驚彈。府中聯騎出，江上待潮觀。照日秋空迥，浮天渤澥寬。驚濤來似雪，一坐凜生寒。』

城南稅課司，在浙江亭邊。吳元年，設於顧樓，洪武五年，改建于此。

祠廟

順濟廟、順濟聖妃廟、協順廟。

昭昭廟，在潭水關。其神張夏，字伯起，宋景祐間，以司封郎中爲兩浙漕使。江湖爲患，故隄率用薪土，常被衝擊，每修，不三歲輒壞，重困民力。神始作石隄，上自六和塔，下自東青門，延袤十二里，人感其功，爲立祠隄上，賜額『昭昭』，土人稱張司封廟。慶曆二年，贈太常少卿。大觀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紹興十四年，增『靈威』字，三十年，增『順濟』字。每潮水噴岸，禱之輒應。咸化間，江潮泛溢，命工部侍郎李順督治。禱神，患息，遂即舊址重建。

順濟廟，在清水關。其神馮俊，字德明，錢唐人。天資剛直，幼孤，孝母。年十八，夢上帝遣神易其肺腑，云：『將有徵命。』既寤，豁然開明。初不習文藝，至是，奮傳大義，驟皆通曉，叩以禍福，莫不先知。足未嘗履，而人或見之江海上。元祐中，有舟渡江，值大風，分必死，神即現形雲間，自言名氏，叱咤之頃，順濟帖息。又嘗就寢，竟日乃醒，家人視其嘔吐，皆海錯異物，怪而問之，則云：『適宴于龍宮。』大觀三年十一月，忽語人云：『上帝命司江濤事，不得辭。』越三日，不疾而終，年三十有六。先期旬日，于清水關所居西偏，自營兆域。既沒，靈異尤夥，人即所居祠之。紹興三十年，賜順濟廟額，慶元庚申，封靈佑公，紹定間，封英烈王。

順濟聖妃廟，在長山門外，其神林氏，莆田人，生而靈淑，及遂爲神。土人祀之白湖，宋宣和五年，賜廟額曰『順濟』。紹興間，建廟于此，封靈惠夫人。紹興三年，改封靈惠妃，慶元四年，加『勅順』。教曰：『古以女神列祀典者，若湘水之二妃，北阪之陳寶，西宮之少女，南嶽之夫人，以至丁姑、滕姑，莫不廟食。夫生不出閭閻，而死乃祀食百世，此其義烈有過人

者矣。朕惟望舒耀魄，其名月妃，川瀝靜波，其名江妃，爾之封爵，既曰妃矣，增輝美號，被之輪奐，崇大靈顯，以永厥祀。』

昭順廟，在石塘壩，其神陸圭，昭慶軍人。宋熙寧間，以祖澤補右衛，震興州兵馬都監，宜和中，引兵進攻方臘，敗之，死而爲神。紹興間，海濱衝激江岸，神徽陰兵御潮，潮勢遂平。淳祐間，江潮衝激尤甚，隨築隨圯，神與三女揚旗空中，浮石江面，以顯其靈，岸賴以成。浙西帥臣徐果，以其事聞于朝，賜額曰『昭順』，封神爲昭慶侯，三女爲顯濟、通濟、永濟夫人。一主護岸，一主起水，一主安澤。傍有小廟，祀十二潮神，各主一時。

道院

廣靈廟、水府淨慈院、順濟宮。

廣靈廟，在石塘壩。宋景定三年九月，潮壞江塘，里中耆老，因立東嶽溫太尉廟，請於朝，賜『廣靈』爲額。咸淳五年，封正祐侯，餘自李將軍以下九神，皆錫侯爵。李『平佑』、錢『靈佑』、劉『顯佑』、楊『顯佑』、康『安佑』、張『廣佑』、岳『協佑』、孟『昭佑』、韋『威佑』。

水府淨慈院，在嘉會門外桐木園，乃馬自然修真之所。龍德三年，錢氏號水府院，天聖四年，改水府淨慈院。乾道四年，安撫周淳建扶桑大帝殿。

順濟宮，在清泰門外東里隅。舊在湯鎮，緒山之間，曰三龍王廟，宋紹熙元年，賜『雲濤觀』額。四年，旱，禱而雨，改賜今額。嘉定二年九月，錫三神侯爵，曰廣澤、順澤、敷澤。嘉定九年，增封曰廣澤靈應、順澤昭應、敷澤嘉應。永樂間，江潮擊之，徙建今所。天順七年，拓地重葺。咸化七年，江湧塘崩，守臣禱神而濤殺，再飾廟貌。

佛寺

尊勝寺、普應總持庵、淨因寺、浴池庵、海鮮寺、福田慶壽寺、延聖寺、普濟寺、資教庵、潮音庵、圓通庵、吉祥寺、真如寺、正定庵、普陀庵、永慶寺、延壽白石寺、崇福寺、因果寺、寶界寺、定香寺、月塘寺。

尊勝寺，在正陽門外尊勝巷，故宋福寧殿也。元僧楊建真伽改殿爲寺，有尊聖塔，俗稱白塔。西有望江亭，內有葫蘆井。僧止庵過故宋宮井詩云：『上有千尺桐，下有千尺井，風吹井上桐，零落井中影。』

普應總持庵，在尊勝巷。宋開寶六年，錢王建於西湖南山，曰總持。治平二年，改寶林院，有可厭軒。景定間，遷建于便門鐘箭巷，改善應總持院。元至元三十一年，復遷建今所。張

孝祥可賦軒詩：「光明獵獵上烏巾，不那西湖爛漫春。借我繡牀對修竹，爲君一洗軟紅塵。」
淨因寺，在正陽門外和肅坊。元延祐己未，僧斯受等建。有銅佛三尊，銅塔一座，元末燬。洪
武庚午，僧法潤等重建。弘治壬子，僧宗證等，嘉靖癸卯，僧鳴寧、明濟等，相繼重修。
浴池庵，在甘泉巷。元延祐間，里人施仲禮捨地，僧斯受建。鑿石爲池，構室臨之，名曰觀堂。
嘉靖二十六年重修。

海鮮寺，在海鮮巷。元至正元年建，洪武三十三年重修。

福田慶壽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寶祐二年，徐路鈴捨宅建。請額曰「福田」，以居白石皓
禪師。元至治間燬，泰定間重修。復請額，加「慶壽」二字。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延聖寺，在候潮門外。宋乾德間，吳越王建于清波門外，名土宿院。天聖二年，超法師沿江施
食，以濟修隄之士，詔移院於今所，賜額「延聖」。嘉定年間，御帶陳玉節於寺側建天妃
殿，崇奉海神。元元統乙亥重建。洪武二十四年，立爲叢林。

普濟寺，在候潮門外普濟橋。宋太平興國元年建。有理宗元命殿，御書曰「祈永」；度宗元
命殿，御書曰「申祐」；皇太后元命殿，御書曰「順福」。有閣以奉觀音大士，御書曰「圓
通寶閣」。石碑具存。元初，以祈永殿奉五顯之神，元末燬，國初重建。
萬壽寺，在江口門，有「江陽第一山」扁。

寶教庵，在候潮門外。宋大中祥符元年，僧堯道夫，啓初庭建，名「火星庵」。宋末燬，元大
德間，僧生禪師重建，請額曰「火星寶教院」。洪武二十四年，歸併延聖寺。

潮音庵，在候潮門外。元延祐間，僧永遇（光）建。

圓通庵，在候潮門外。宋紹興間，僧德厚建。

吉祥寺，在永昌門外。宋紹興間，建于皋亭山，咸淳九年，移建今所。洪武二十四年，歸併福
田寺。

真如寺，在永昌門外真如巷。宋建炎三年，僧普惠建；洪武十三年，僧俊堂重修。

正定庵，在永昌門外陳鐵巷，元至正間建。

普陀庵，在永昌門外浙江塘。元至正間，僧立宗建。

永慶寺，在清泰門外。宋時楊師使香火。寶慶二年建，紹定三年燬，景定四年重建。元大德
至正間，曉大師重建。

延壽白石寺，在慶春門外。宋建隆二年建于艮山白石村。元至正間燬，洪武三年重建。二十
四年，立爲叢林。永樂十二年，移建今所。

崇福寺，在艮山門外，宋雍熙間建。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大觀間燬，紹興間重建。元末燬，
洪武十六年重建。

因果寺，在艮山門外，晉開運二年，錢忠懿王建，名「崇壽」。宋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元末
燬，洪武二年重建。

寶界寺，在艮山門外，梁貞明間，建于城中，名「翠峯」。宋治平間，改今額，移建今所。

定香寺，在艮山門外。宋乾德四年，建于西湖上，今定香橋是也。名香積院，治平二年，改今
額，寶慶間，建旌德觀，移建今所。

月塘寺，在艮山門外何衙店。宋淳熙間建，在月塘之北。嘉熙三年，潮壤徙今所。元至正初，
潮水復填，徙高原，尋燬，洪武間重建。月塘者，沙田也，土脈宜瓜，宋有周姓者，善種瓜，號
「周家算兩瓜」。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城內

武林門、錢塘門。

武林門，宋名餘杭門，俗稱北關門。入門而南，有虎林山，土阜隆陀，高可三丈，廣不滿百步。宋楊至實記云：『舊舊言，錢氏有國時，此山實在郭外，靈瑞靈瑞，與虎出焉，故名虎林。吳晉承祚，轉虎爲武耳。』蓋紹興四朝開見，乃開虎林，即靈隱山，因避唐諱，改爲武林。元非有兩山，一爲虎林，一爲武林也。樓攻媿爲太乙宮道士賦詩云：『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山母適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真有以。從來有龍必有珠，此靈瑞地千金餘。』蓋靈隱山爲靈隱之餘脈，是又指二山同爲武林矣。淳祐志斷之，以爲誤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決非城內之山，自漢已名武林，亦非避唐諱而爲武，蓋此坡爲城中勝地，或者自謂武林之名於此耳。門東有水門，出大河，西河，清河之水，達於運河。又東，宋有天宗水門，小北門，今塞。

錢塘門，宋時所築，按錢塘記云：『防海大塘，在縣南一里，郡縣舊有，雖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時，募有能致一斛土者，與錢一千，來者雲集，因不復取，皆棄去，而塘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云：『杭州武林山，在錢唐縣西南，靈隱寺在其上，寺東有水曰龍潭，橫過寺前，即龍潭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有水曰錢塘，通橫坑橋，入錢塘。錢塘一名金牛湖，一名明靈湖，湖有金牛，遇靈明即見。高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塘門，次北第三門曰錢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四門曰錢塘門，舊縣廨在焉，蓋自前古居人，築塘以備錢塘之水，故曰錢塘。』據此，則錢塘之名，一起於江，一起於湖，二說兩義。按史記：秦始皇過丹陽，至錢唐，則秦時已有之，非始於唐信明矣。自漢已來，江湖爲患，築塘捍之，今云築塘以備錢湖之水，事無稽證，致之釋文云：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江干，或築塘以捍海，遂以起名，如富陽孫洲之類是也。至於錢塘，云門名，第因錢唐舊縣治近此門，因得名耳，非取義於錢湖也。

街巷河橋

入武林門，折而東，過中正橋，又南，至觀橋。其街之東爲廣豐、廣慶二倉橋街，仁和倉街。

普寧坊。西爲同德坊、興賢坊、報恩坊。

中正橋，俗稱斜橋，自此而南，至正陽門，爲宋時御街，長一萬三千五百尺，舊鋪石板，街從三萬五千三百有奇。咸淳七年，安撫潘銳友易其間鋪者，凡二萬幅，然後經涂九軌，砥平矢直。至元時，兩岸民居，稍稍侵切，然終無敢跨街建者。皇明正德已前猶然，至嘉靖元年，御史何敏始爲鄉貢士建坊於吳山坊北，自是題名橫肆，並肩而立矣。然杭城多火，自緯楔跨街，而火益熾，以木則易於燦延，以石則人憚崩摧，其敢向還據故。古人旌別宅里之義，恐不如是。

普寧坊，俗稱清遠橋巷，其東，宋有仁和縣丞廳，又東，有太社、太稷壇。紹興十二年，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視皇祇之制。壇之北，有靈池，雖旱不竭，稍北，有天宗鹽庫、酒庫、市舶務。過天宗院橋，有六部架閣、淳祐倉、草料場。○天宗庫，貯鹽酒，以待宗人之頒給者。○六部架閣，以貯六部圖書案牘者，蓋漢章故之遺也，紹興三年建。○淳祐倉，淳祐九年，京尹趙興開建，以儲米之糴于帥司者。○草料場，受畿內所輸稻、麥、豆，以給駟驂院、良馬院、與三衛諸府之馬。

同德坊，俗稱燈心巷，其西爲祥符橋、桐樹園、新莊橋。橋左右，宋有貢院、別試所、大理寺、仁和縣、仁和學、豐儲倉、軍器所、東太乙宮、萬壽觀、元真觀、晨華館、千佛閣、安福寺、並廢。○桐樹園，國初有戲作局。○貢院，宋時三州治貢院，在錢唐門外王家橋，以試本州之士。清司貢院，在北關門外，以待兩浙諸士，及有官人宗女夫等。禮部貢院，在新莊橋東，以待進士。紹興十年，始定取士之法，三年一舉，必有手札付考官，教求賢之意。自淳熙二年，帝作開禧燕時賜進士詹曠等，遂爲令典舉行，並劉石院中。○別試所，以待貢士之選親嫌者，其後申監選者，亦試於此。○大理寺，舊在錢唐門內，紹興二十年，以其密邇景靈宮，號控輻輳之聲，非所以安神也，乃徙于此。寺前有清明池。○仁和縣，吳越時，分自錢唐，置錢江縣，在梅家橋西，宋初改仁和，紹興三年，徙建於此。高宗初入杭州，問縣名仁和，喜曰：『此京師門名也。』蓋太祖次陳橋時，從仁和門入，以爲吉兆，故駐蹕之意始定矣。○仁和學，在縣治之東，有文、行、忠、信四齋。○豐儲倉，景德初，賈似道行公田法，以此收其租入。○軍器所，以造御前器械，紹興初，以內侍提點，後改建工部。○東太乙宮，紹興間建，以祀五福太乙之神。兩廡繪三皇、五帝、日月、星辰、歲時、九宮貴神。每歲四立日祀之，四孟，車駕亦幸焉。虎林山在其後園。○萬壽觀，紹興間建，以大霄殿奉吳天，寶慶殿奉聖祖，長生殿奉長生帝，後殿奉太祖以下諸帝，西側純陽殿奉元命。四孟朝獻畢，車駕

詣宮行香。景定間，建晨華館於千佛閣之東，命羽流主之，觀東有回龍橋。○元真觀，唐中宗景龍二年建，遂名景龍。後唐改中興觀，錢武肅王病目，購而愈，改爲錢明宮。宋雍熙二年改元真觀，大中祥符間改天慶觀，天禧間，王欽若請移天慶於真觀，復名元真。○千佛閣，安福寺，今廢爲同仁祠。

與寶坊，以元時寶院得名。

報恩坊，俗稱觀巷，有報恩光孝觀，舊名開元宮，清泰四年，錢王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觀，崇寧三年，改崇寧萬壽觀，賜田千畝。政和三年，建徽宗本命殿，紹興七年，改報恩廣孝院，尋改光孝，以崇寧香火。其西，宋有惠民西局，御廚，小營。宋之惠民局有五，皆貯藥以待病者。

觀橋，吳越王建，題其梁曰：「吳越王寶正六年辛卯四月八日，因建錢明觀，造此石橋，吳越國王記。」（一）觀橋之水，自東而西，過清遠橋，祥符橋，折而北，合清湖之水。

日觀橋而南，至泰安橋，其街之東，爲懷遠坊，安國坊，延定坊，西爲保和坊，純禮坊，澄清坊。

懷遠坊，俗稱軍頭司巷，宋時有軍頭司在焉。

安國坊，與保和坊對，俗稱北橋巷，宋有文思院，吉祥寺，並廢。○文思院，掌金銀犀玉工巧之制，採繪製細之飾，與鑿法物尺寸之度，規矩錘鑄鑄之法，內外所領，凡三千餘作。○吉祥寺，宋乾德三年，睦州刺史薛溫捨宅爲寺。治平二年，改廣福，南渡初，割其兩傍地爲文思院，軍頭司，而寺額改吉祥，今爲民居。蔡端明吉祥寺賞牡丹詩：「花未全開月未圓，看花對月思依然，明知花月無情物，若使多情更可憐。」蘇子瞻賞牡丹詩：「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懶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爭笑，十里珠簾半上鉤。」又花將落而陳述古期不至時：「今歲東風巧剪裁，含情只待使君來。對花無語花羞恨，直恐明年便不開。」述古期明日至因用前韻詩：「仙衣不用剪刀裁，國色初酣卯酒來，太守問花花有語，爲君零落爲君開。」又惜花詩：「吉祥寺中錦千堆，前年賞花真盛哉。道人勸我清明來，腰鼓百面如春雷，打徹涼州花自開。沙河塘上插花回，醉倒不覺吳兒吟，豈知如今雙鬢摧，城西古寺沒蒿萊。有僧閉門手自栽，千枝萬葉爭巧裁。就中一叢何所似？瑤瑤盤盤金纒盃。而我食菜方清齋，對花不飲花應猜，夜來雨雹如李梅，紅殘綠暗吁可哀。」跋云：「錢唐吉祥寺花爲第一，壬子清明，賞會最盛，金盤盤盃以獻坐者五十三人。夜歸沙河塘上，觀者如山，爾後無復繼也。今年諸家園圃，花亦極盛，而龍興僧房一叢亦奇，但衰病牢落，無以發興耳。昨日雨雹如此，花之存者有幾，可惜也。」又冬至遊吉祥寺詩：「井底轆轤過未回，蕭蕭寒雨

溼枯荻。何人更似蘇夫子，不是花時肯獨來。」後十日復至時：「東君意淺著寒梅，千朵深紅未暇裁。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花開。」明年冬十月，寺中牡丹開數朵，述古作詩，子瞻和云：「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閒花得少休。」

又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解道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樹放春妍。」

延定坊，舊名清寧坊，其東爲度生橋，俗稱鵝鴨橋。橋畔，宋有春風樓，謂之北酒庫。

保和坊，俗稱磚街巷。

純禮坊，與延定坊對，名後洋街，俗稱竹竿巷。

澄清坊，在泰安橋北堤，沿河者。

自純禮坊而西，其街之南爲井字樓，北爲孩兒巷、燈籠巷、新營街。

井字樓，宋酒樓也，樓構如井，故名。其西有白澤廟。

新營街之西，元有江淮財賦總管府，丞相伯顏祠，府地廢爲民居，祠地爲按察司馬廐矣。

自澄清坊而西，轉入與慶坊，爲潘閣巷、紀家橋。

與慶坊，舊名前洋街，與結縛橋對。

潘閣巷，宋初處士潘閣所居也。閣字道遠，號唐人，有詩名，語見才情雅致志中。巷內有三官宅。

紀家橋，在按察司右，元時改乘曉橋，北察院在焉，今之嘉湖道，即其址也。其西爲西湖書院，

國初改仁和學。天順間，學徙而其地併北察院，皆爲按察司及囚舍矣。○紀家橋之南，

爲德化坊，舊稱木子巷，有明慶寺、千頃廣化院，並廢。○明慶寺，唐大中二年建，有法喜堂、

明碧軒。南宋駐紮，遂敗比東京相國寺，祈禱雨暘，建散聖節威在焉。嘉熙四年七月，理宗

幸寺祈雨，回鑾撤蓋，甘雨隨注，平章喬行簡上詩稱賀，上遂書「明慶」二字以旌之。淳祐

六年，建法堂，上復題爲「南山道場」，嘉泰三年，建御書閣，題曰「宸奎萬壽之閣」。有

蘇子瞻書觀音經碑。○王介甫法喜堂詩：「浮屠之法與世殊，洗滌萬事求空虛，寸心以此

不掛物，一堂收身自有餘。堂陰置石雙蟠繞，不似立竹青扶疎，一來已覺心曠豁，況遇冥坐

窮朝曙。初值幼時勇自許，壯大看俗尤崎嶇，豐車肥馬載豪傑，少得志願多憂虞。始知進

退各一理，造次未可分賢愚，會將鏡室返耕釣，相與此處吟江湖。」又明碧軒詩：「明碧軒

南竹數叢，別來江介幾秋風。道人無復人間世，嗟我今爲白髮翁。」趙忠簡公明慶僧房夜

坐詩：「月明窗竹冷橫斜，坐看風燈落燈花，老眼病餘嫌細字，枯腸寒甚怯清茶。囊空豈是

久爲客，夢短其能飛到家，但有流年侵鬢髮，蕭蕭蓬葆亂霜華。」○千頃廣化院，開平元年，

吳越王建。南渡後，爲臨安府祝聖道場。僧了性，善醫學本草，趙國道題其堂曰「垂慈」，以著醫績。蘇子瞻作草書歌以贈之，歌云：「物生有象乃有滋，夢幻無根成斯須，方其夢時了非無，泡影一失俯仰殊。清露未晞雪已驅，此滅滅盡乃異吾，云如死灰實不枯，蓬揚作戲三昧俱。化身爲醫忘其驅，本草雖學聊自娛，落筆已喚周楚叔。蒼鼠奮髯飲松腴，刻麝玉版開雪膚，游龍天飛萬人呼，莫作羞澁羊氏姝。」

自按察司而南，至安福橋，折而東，至八字橋，河南爲通寶坊，河北爲豐財坊。

豐財坊，宋有左藏庫。先是，韓王有賜第二，在新莊橋者，獻於朝，爲景靈宮。在八字橋者，獻以爲左藏庫。庫有東西，受財賦之入，以待邦國之經費。東則幣帛純軸之屬，西則金銀線券絲縑之屬，統於太府寺。宋時經費，多糜於贍兵，西蜀（益）、湖廣、江淮之賦，頒歸四總領所，以餉諸屯，唯閩浙所輸，歸於左藏，而大軍取十之七，官禁百司之祿裁三之。值有浩費，則天子出中帑封樁，以補所闕。國初，以其地賜蔡指揮，今半爲官署民居矣。又西，爲楊駙馬府，卽端孝公主第也。駙馬名鎮，方建第時，命巨璫董宋臣領之。大拓四旁，其最逼近者，爲太學生方大（公）猷之居，璫意其必雄據，未易與語。一日，具禮往訪之，方延入坐，璫未敢有請，方遽云：「內翰相訪，得非以小屋率上旨乎？」璫愕未及對，方徐曰：「內翰以某太學生，將梗化耶？便當首獻。」卽案書契與之，璫以契奏，理宗大喜，數倍酬之。方表謝曰：「昔天之下，莫非王土，一毫以上，悉出君恩。」璫上用毛詩，下用蘇子表語也。理宗又奇之，自此輟第登朝，旋躋應仕矣。今其地半爲按察分司。

入錢唐門而東，折而南，爲白龜池、鑄子井、黑亭子。

白龜池，在城下，表廣四畝許，池底通西湖，李邕侯所鑿。其水自來不堪汲飲，元仇仁近嘗卜居池上，作詩云：「一零一鶴小生涯，陋巷深居幾歲華。爲愛西湖來卜隱，卻憐東野又移家。荒城雨滑難騎馬，小市天明已賣花，阿母抱孫閒指點，疎林盡處是簷霞。」池傍，宋有都作院。

鑄子井，在上方寺南，水口在湧金門外。

黑亭子，舊有水溝通城，通柳洲寺。

門內，舊有景靈宮、錢唐縣、錢唐學、上方寺、並廢。○景靈宮，本宋韓王世忠宅也。紹興十三年建，以奉祖宗衣冠之游，蓋漢（至）原廟之遺也。宋制，太廟以奉神主，一歲五饗，朔祭而月薦。五饗，宗室諸王領事，朔祭月薦，則太常寺卿代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天子躬祭，次日釋祭，則后妃六宮從往。帝后忌辰，則宰相率百官行香，道士作法事，天章諸

閣以奉繪像。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備薦之，內臣攝事。欽先、孝思兩殿，亦以奉小像，上日焚香。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宮以牙盤，天章諸閣以常饌，用家人禮云。宮內有崇禮館，命羽流主之。蟠桃亭、流盃堂、四井堂、橘園、桂園、景靈池，以湖水灌之，水口在昭慶山門左。○錢唐縣，紹興初，詔以錢唐仁和比開封祥符縣，選才授任，謂之赤縣。仁和通錢唐所分，於錢唐尤重。縣前有字民坊，淳熙初，徙紀家橋。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

北山分脈城內勝蹟

官署

提刑按察司、按察分司、射圃、貢院、演武場、養濟院。

提刑按察司，故宋岳武穆王宅也。紹興三十一年，以王宅爲太學，宋亡，學燬。元改爲肅政廉訪司，國初，改浙江提刑按察司，設按察使、副使、僉事。洪武十七年，重建公廨，而東近岳王祠，西迫北察院，基故卑隘，門外居民壘障，成化二年，按察使戴瑛等，盡徙民居，開道而出，抵長生街。建坊，東曰端本，又東睦親街曰勤教，西曰澄源，西過長生橋抵城下白龜池，上曰肅政。內有一清樓、梅閣，其無歷司、照磨所、司獄司，皆在司內。○元康訪副使戴孟祥座右四箴曰：『淨洗眼睛，緊縛肚皮，硬鬚脊梁，牢立腳根。』凡十六字。僉事董師謙爲之贊云：『這眼睛，照磨鏡，照見誰？窮百姓，所嘆云：『誰？』我貪倭。看不錯，定定定。秋月明，秋水澄，本無塵，洗更淨。這肚皮，長忍飢，衆肥甘，我糠粃。將軍腹，寬十圍，貪以敗，脂流睛。平生事，百變驚，酸菜根，事可爲。這脊梁，鐵鑄成，廣平骨，沒孺身。會強項，批逆鱗，肯折腰，找貴人。臺中評，謂我傾，我自我，卿自卿。這腳根，如山立，立得牢，踏得實。伴門裏，曳不入，正路中，拔不出。持一定，衆衆誠，不退轉，堅固力。』銘贊皆趙孟頫所書，刻石尙存。

按察分司，凡九道：曰杭嚴、曰金衢、曰提舉、曰水利、曰清軍，在八字橋河下，宋爲左藏庫，楊黼馬第。曰事紹台、曰溫處，在總司二門東。曰嘉湖、曰海道，在二門西。以副使、僉事分理之，各舉其職，按察使不得統制也。故布政司署使字，而按察司不署使字者，蓋按察者，各行其權，非若藩省府縣，出令止從長官也。故分巡之印，與堂印分寸相同，而因事添設之官，又各有欽給關防，與印一體，官吏咸否，皆得舉劾，軍民利病，皆得條陳，風聞言事，實封上達，不關白于長官，其權與御史等。正統己亥後，憲綱稍易，而（色）職掌浸弛，彈壓藩服之權，全歸御史，而布政司、僉事、參議，又立分守之名，參伍其事，爲按察者，稍掣肘。近年，朝議乃令按察之長，得署僚佐之考，豈非設官本意矣。

射圃，乃（五）三學諸生習射之所（五）。

貢院，宋時在觀橋西，新莊橋東，元時在祥符橋，洪武初，在今府學西，即仁和學基也。其後人

才淺盛，又以直隸嘉、湖兩府來屬，地狹不足以容席舍。天順三年，徙觀橋之東，乃仁和倉舊基也。院本宏敞，而自嘉靖以來，每遇當科之年，監臨者遞加營繕，益以藻彩，酷極恢麗。有司承奉風旨，科擢百端，合郡騷動，款待饕餮，競以豐厚相高，名曰作興，稍不如意，即士勝羣起。竊意國初至今，徵賢飲才，豪傑不應，恐不繫于貢院之崇修，體文之優渥也。

演武場，在錢唐門內，宋時景靈宮及錢唐縣治故基，元時改爲教場，周廣三百一十六丈。先是，官軍每歲二、八月朔日開操，五月、十一月爲止。自宣德、正統以來，正軍皆充漕役，僅以餘丁操備，後復以民壯益之。

養濟院

在觀橋西，元時貢院基也。

洪武五年，每縣各置一所，八年，合建于此。牧養民間孤老，每日月給米三斗，柴三十觔，冬夏布各一匹，小者給三分之二。

忠佑廟、顯忠廟、同仁祠。

忠佑廟，在按察司左。宋紹興十三年，以岳飛故宅改爲太學，學中時時相驚以岳將軍見。孝宗朝，詔復其官，追諡武穆，建廟學左，曰忠佑。淳祐六年，改設忠武，已而學中復驚岳將軍降爲土神。景定二年，從監學之請，立爲土神，封鄂王，改諡忠文，廟曰忠顯。王之父母妻

子，下達將佐，皆有命秩。祠後有銀瓶娘子井，銀瓶娘子者，王季女也，則王下獄，哀憤付立，欲叩闕上書，而運卒嬰門，不能自達，遂抱銀瓶投井死。王原吉詩云：『碧梧月落烏號

霜，寒泉幽凝金井床，綺疏光流大星墜，夢驚萬里長城亡。女郎報父收園圖，匆匆將身隨無

所，官家聖明如漢主，妾心婉死絕絲女。井臨交衝下通海，海枯衝邊井不改，銀瓶同沈意有

在，萬歲千秋露神采。魂今歸來風冷然，思陵無樹容啼鵲，先王墓木西湖邊。』

顯忠廟，在長生老人橋西，以奉漢大將軍霍光，俗稱霍使君廟。相傳吳王孫皓有疾，夢神降于

庭，自稱霍光，求立祠于金山之鹹塘，以捍水患，祠立而疾愈。晉天福間，吳越王立廟于此。

宋理宗時，賜廟額曰「顯忠」。元延祐間，杭城大火，郡人於雲願見旗幟有霍使君三字，火

頓息。香火益盛。

同仁祠，在祥符橋畔，嘉靖十七年，御史周汝員等建，以奉孫公耀、王公守仁、胡公世寧者

（三）人。建，餘姚人，正德十四年，以都御史巡撫江西，屬寧處人反，被執，不屈而死。亂平，

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守仁，餘姚人，寧處人反時，以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軍務，起兵討平

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世事，仁和人，正德十二年，爲江西按察使，疏舉寧處人不

法事，下錦衣獄，請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

法事，下錦衣獄，請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

法事，下錦衣獄，請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

法事，下錦衣獄，請戍遼東，亂平，起都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諡端敏。

開元宮、寶極觀、天妃宮。

開元宮，在清湖橋西，射圃之北，本宋周漢國太公主故第也。宮故在泰和坊，開元宮之左，唐開元中，後廢。宋以火德王，東都太廟元陽觀，以奉饗。事宗既即位，詔以嘉邸改開元宮，建明離殿，以立夏日祀之。元以秘書省爲行中書省，至元二十八年，大火，省宮俱燬，因棄宮地作省，今布政司是也。住持童得時，遂購公主故第爲宮。公主觀（舊）理宗女，傑構綴飾，冠于咸里，故宮制爲道院之魁，翰林學士虞集爲記。至治初燬，粹德真人王壽衍與其徒張伯雨重建，揭曼碩、陳旅爲記。有堂曰清風，曼碩、歐陽玄爲記，一曰介春，張仲淳爲記。時壽衍以高行受知於文宗，故名多與之友，豐碑偉筆，照耀一時，今皆仆圯，其基半爲射圃矣。虞伯生碑銘云：「於皇聖世，治縣清靜，惠宗道家，受簡有祠。內外相望，靡不龍嘉，煌煌我宮，殿于東南，神明之居。在昔前王，化家作之，中其國都，何因何積？曰爲開元，厥維神符，麟符孔明，大開元福。神告不經，顧民弗省。歲行六十，既燬而墟，除而圖新，爰得永宜。天人合謀，甲觀夙成，帝子攸降，巍然渠渠。道貴因循，不貴改作。昔勛我舒，適像貴神，赫如有臨，風取電車。大集于成，在今真人，克恭靈書，恩言雅文。真人用諫，爲道光華，自朝旋宮，率職贊祠。恩用不濫，錫福于齡，天子不有，于民是敷。維千萬年，至于億世，遼哉永圖。敢述聖德，刻以貞石，式章道樞。」○陳旅碑銘云：「真人大作開元宮，斬木遠谷來戴江，命龜置策辰孔城，樹屋吉土祠天宗。重簷輕轉儀穹窿，日月出入隔戶中，大靈何樂家厝空。老君上遊茲以降，仙姝翼從從豐隆，麟以赤鳳騰青龍。立神執兵門兩傍，祝融虛宇承中央，共驅畢方歸海東。曰惟新宮帝所降，瑞宮回曲蓬蓬通，珠樹含祥光玲瓏。宮成饗帝朝設鐘，岳牧川后罔不恭，真人稽首飛綠章，天子萬年民樂康。」○揭曼碩碑詩云：「噫嘻錢唐，何王所基，由汗革命，播都南陲，定鼎臨安，協于神龜。元興龍翔，大拓疆土，四海八荒，咸覲其主。噫嘻錢唐，故宮禾黍，帝子之居，是爲開元。以棲百神，隴三紀年，神弗顯依，將事吉祠。回風卻掃，媽怒焚感，宜陰導陽，去穢除塵。以來清風，以專靜理。革故者天，鼎新者人，矧我真人，皇人之真。亦曰多才，能事鬼神。身爲玄師，行仁有勇，一倡百和，風起水涌。神宮告新，會不旋踵，瞻瞻樓觀，屹屹垣墉。儼乎天人，象帝之宮，風取龍輪，於焉從容。薦我明馨，考我鐘鼓，於皇萬年，受天之祐。碑詩揚休，石以永固。」○鄧善之題開元宮圖詩云：「西湖春動風冷冷，欲飲鼓瑟窺湘靈，天君要眇降雲耕，椒堂桂棟羅芳馨。春城日近曉曉暮，幽夢重門鎖花雲，玉簫聲沈鳳飛去，送入秋風五陵樹。

至人高懷視雲浮，昔者金屋今丹丘，白鶴來下明月樓，知有王喬飛鳥游。仙人好幻多戲劇，海變桑田連變碧，百靈阿誰融風息，依舊理多終字炫煙雲林色。」○揭曼碩開元宮圖詩：「香臺遙對紫皇家，陰洞潛通七寶車，景氣未收春夢斷，新宮月冷隔南華。」○馬祖常開元宮圖詩：「江畔沙痕認夜潮，湖邊山色識前朝。卷衣天上吹簫女，不怨宮闈野火燒。」○黃潛題開元宮圖詩：「誰使飛舟一夜移，紅樓翠幕未全非，會聞帝子乘鸞去，疑有仙人化鶴歸。烟迷月明寒草歇，石墮露冷碧桃稀，赤欄橋畔多時立，閒看楊花作雪飛。」

寶極觀，在報恩坊內，舊玄元庵，元延祐五年，道士李無爲建。嘉明永樂間，道士周思得者，仁和人，操行雅潔，精五雷法，成祖聞其名，召試稱旨，建天將廟居之。思得北征，累著功績，仁宗建玉虛延恩殿，宣宗建顯慶寶閣，崇玄演法殿，改廟額爲大觀觀。英宗建紫極殿，觀遇優渥。景泰初，歸老故庵，甘茹淡澹，其門人以法顯者，殆百餘人。其時有異人號赤脚張，亦寓觀中，與思得友善。成化間，其徒昌道亨得觀憲宗，詔徙玄元庵于思得墓左，而改其故居爲寶極觀。

天妃宮，在孩兒巷北，以祀水神，洪武初建。神號不見經史。竊意宇宙間至尊者天，有帝象焉。地爲之配，有后象焉。其次，水爲大，有妃象焉。故崇其號曰天妃，而軍營漕運之所，江海河漢之濱，悉崇奉之。

佛剎

壽聖寺、青蓮寺、祥符寺、興福寺、淨住寺、法輪寺、天長淨心寺、靈壽寺、菩提寺、妙心寺。壽聖寺，在虎林山上，舊名長壽，在東青門外。永樂十三年，爲潮水所侵，徙建今所，得廣聖壽院故址，遂以名焉。內有大井，合抱銀杏，皆宋物也，而殿碑斷碣，傾仆草中，磨滅不可讀矣。俗稱祖山寺。

青蓮寺，在車橋北。宋隆（公）德間，錢氏建，祥符中，改淨戒院。先是，宋元豐中，吳處厚以皇嗣未立，上書乞立程嬰、公孫杵臼廟，詔封嬰爲成信侯，杵臼爲忠智侯，廟食于絳，後又以韓厥存趙孤，三人皆以孝、秋嗣子祚德廟。紹興二十年，建祚德廟于院內，以春秋二仲祭之。至正末，張氏據聖壽、青蓮二寺爲府，而廟亦廢。按春秋于魯成公八年晉殺趙盾、趙括，于十年晉殺公卒，相去二年。而史記乃有屠岸賈欲滅趙氏，程嬰、公孫杵臼共匿趙孤，十五年，景公復立趙武之說。以年世考之，則自同，括死後，景公又卒，厲公立八年而殺，悼公立又五年矣，其乖妄如是。嬰、杵臼之事，乃戰國俠士刺客所爲，春秋時風俗，恐未有此也。祥符寺，在祥符橋畔。梁大同二年，邑人鮑悅捨宅爲寺。舊名發心，唐貞觀中，改奉善，神龍

初，改中興，後改龍興，宋真宗時，改大中祥符。其廣九里，子院有千佛閣、諸天閣、戒壇院，院內有鐵塔一、石塔四，錢王所鑿九十九眼井。金人南寇，燬于兵；南渡初，斥爲軍器所，元初，仍建寺，至正末燬，洪武間重建。其傍地盡爲軍民之居。○蘇子瞻祥符寺上元觀燈詩：「紗籠擊羯近門入，銀葉燒香見客邀。金鼎轉丹光吐夜，玉珠穿蟻鬚連朝，波翻饌罷元和激，魚舞湯中不畏焦。明日酒醒空想像，清吟常逐夢魂飄。」○曾子固詩：「月明如畫露華濃，錦帳明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白髮蹉跎歡意少，強顏猶入少年羣。」

興福寺，在斜橋南。宋紹興丁卯，左丞薛昂，以花藥園施僧慧觀築庵，名曰擇勝，聘建佛剎，請龜山嚴興福院額表之。國初定爲叢林。

淨住寺，在觀橋之西北，報恩坊內，梁武帝時建。舊名慈光，錢氏時，改今額。紹興間，以其地爲貢院，于是寺分爲三。元末燬，洪武初，歸併興福。

法輪寺，在觀橋南。五代長興中，龜法師建于城東湯鎮，額曰觀音，後改安國，宋大中祥符間，改法輪。洪武間，立爲叢林。永樂十八年，喇嘛殿基，僧至恂改建于此。

天長淨心寺，在後洋巷，晉天福四年，錢氏建。南渡後，析其地爲軍寨，咸淳元年興復，元季燬，景泰間重建。嘉大年送僧日福歸講還山詩云：「歸去深居遠俗諱，莫教巢燕污袈裟。從今悟了三生話，高倚瓊臺看雨花。」○寺內有龍華寶閣，宋理宗時，捲簾使許麟趾。宋亡，顧聖三子居之，學佛自晦，名出塵庵。元延祐元年，有僧講法華經，天花紛降，遂名龍華，其時寶閣穹壯，冠絕郡城。○九曲法濟院，宋乾德元年，錢氏建于錢唐門外，元末，移建于此，今併天長寺。

聖壽寺，即永福寺，在後洋街。宋嘉定元年，永明庵。淳祐間，賜額永福，以奉秀王香火。元至元燬，洪武初，善祥重建，宣德十年，賜額聖壽。

菩提寺，在潘閣巷，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錢惟演捨宅建。建炎間燬，紹興間重建。有南濟、迎薰二堂。元末燬，尋以築城，徙寺今所。永樂間，寺僧守公徵召修大典，智淳修戒律，別原修殿與，約宗亦以高行被召，四代入觀，亦禪門之榮遇也。

妙心寺，在湧金門內。舊在西湖行春橋南，元至正間徙今所，今改使館。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舊巷河橋

出武林門而北，爲崇福橋、霍山坊、餘杭橋巷、新橋巷、半道紅、清湖三間、周公泉、枯樹灣、夾城巷、左家橋、米市巷、漁塘巷、碧沼、草營巷、歸錦橋、江漲橋、通市橋、北新橋。

崇福橋，在吳山驛前。

霍山坊，過新河橋路，入西山橋下，爲新河坊口，乃張士誠所開者。舊有廣惠廟，宋康定元年建，以祀廣德王張渤者，遞代襲封。二月八日，傾城士女集焉。周公謹云：「余世祀祠山張王，動止必禱，應如響應。先子霅澄江次，爲有力者擯去，先此時留營，驕于南關之祠山，有『水邊消息的非遙』之語，先君霍山所祈，亦得此籤，越日，臨江之命下矣。戊辰年，鑄子甫五歲，病骨蒸，勢殆甚，凡藥皆弗效，醫得靈之上九云：『靈有三顯，紛紛擾擾，如蟲在甲，執一則了。』退謀之醫，試投逐靈之劑，凡去蛇蝎三，其色如丹，即日良愈。甲寅春，往桐川，炷香得籤云：『不瘳疾病及東床。』是歲，外舅捐館。壬午五月二十八日，杭城金波橋馮氏火作，次日，勢亦張，雖相去幾十里，而人情遑遑不自安。時楊大方、潘夢得皆同居相慰，巫言神語皆吉，因卜去就于神，得五十六籤云：『遣人彈劾失官責，火欲相焚盜欲窺。』于是挈家湖濱，是夕四鼓，成焦土。」

餘杭橋，宋端平二年建，東通豬園場，其時有北郭稅務。

新橋巷，東通陸家場。

半道紅，相傳舊時夾路栽桃花，故名。俗訛爲半塘洪。

清湖上中下三間，洩城中諸河之水，自東而北，轉達東新橋、德勝場，爲下塘河。

周公泉，又名北橋泉，在下關巷。

枯樹灣，東通德勝橋，舊名堰橋，宋韓世忠掩殺叛賊苗、劉于此，故郡人稱爲德勝橋。

夾城巷，東通德勝橋，四達之衝，市廛殷阜，肩摩踵接。銷夾城名義，不知何所取也。故老嘗言，元有總兵楊完者，與張士誠築壘相拒，此其遺基。然當錢氏築城時，云自秦望山由夾城東至江干，泊錢唐湖，凡七十里，則夾城之名，唐宋五代已有之，似非起于楊完者也。豈以其近傍羅城，若杜詩所稱『花尊夾城通御氣』之談歟？國初，有爲夾城八景卷者，名流題詠甚多，今撮其著者，一曰『夾城夜月』。王洪卜算子詞：『孤月泛江秋，露下高城靜，期著佳人夜不來，坐轉梧桐影。吹徹紫簫笙，寶篆烟消鼎，桂子飄香下廣寒，銀漢雙星耿。』

二曰『陡門春漲』。王洪詞：『驚雪噴高崖，雷響青天曉，剛道吳淞海來，勢壓滄溟小。兩岸走漁舟，激亂飛春鳥，誰信神魚去不留，五色祥雲繞。』

三曰『西北隅城如鐵甕，夜來春漲崩奔，驚濤拍岸撼崑崙。桃花三汲浪，何處覓仙源？彷彿鸛夷乘白馬，潮頭日落雲昏，清祇川后亦銷魂，琴高騎赤鯉，隨水到龍門。』

四曰『西山晚翠』。王洪詞：『斜日照疎簾，雨歇青山暮，白鳥鳴邊一半開，杳靄和烟度。樓上見平湖，影隔青林霧，吹斷驚簫與未聞，月照芙蓉露。』

五曰『花最大年詞』。一技斜陽低遠樹，分明翠黛西山，蒼苔松檜鎖禪關，疎鐘殘磬裏，倦鳥亦知還。谷口樵蘇歸路晚，六橋流水潺湲，行人指點有無間，天風吹散夢，露出豹文斑。『五曰』花最大年詞：『芳園萬花圍繞，軟紅晴點香泥，金衣公子柳邊迷，爲憐春色好，終日往來啼。記得早朝花底散，金河草色萋萋，數聲只在御橋西，東風回首處，香霧滿長堤。』

六曰『皋亭積雪』。最大年詞：『昨日孤峯如潑翠，今朝玉立嶺旣，瑞林琪樹間琅玕，蓬萊塵世隔，弱水竟漫漫。玉宇岩峩千仞表，羣仙飛現聯翩，不知何處倚闌干，朔簫吹一曲，鶴唳不勝寒。』

七曰『江橋暮雨』。最大年詞：『一葉漁舟吞暮景，夜來江漲平橋，兼霞兩岸響簫簫，水村烟郭外，隱隱見歸樵。鴻雁欲歸愁翅溼，誰憐萬里雲霄？空灤山色望中遙，鐘聲何處寺，白鳥沒林腰。』

八曰『白藕烟村』。最大年詞：『北郭秋風禾黍熟，牛羊晚下平田，一村桑柘起寒烟，田翁邀社飲，擊鼓更燒錢。處處雞豚泥飲罷，瓦盆濁酒如泉，往來東陌與西阡，誰言淳朴俗，自有一山川。』

左家橋北，宋有春融樓，謂之北外庫。

米市巷，宋時舊名也。其東爲寶慶橋，舊名黑橋，洪武初建。

漁塘巷，自霍山坊而下，有上下陡門，洩清湖水。由漁塘巷入，西爲范婆橋，橋下爲清水潭，潭西爲望佛橋，西南通水磨頭。望佛橋西，其土神曰左相公廟，廟後，爲福昌巷，巷西行，爲

白蕩夾城，八景所謂「白蕩烟村」者是也。又西，爲古蕩。

碧沼，在湖墅西，左八郎祠前，池廣三畝，水極清冽，俗稱清水潭。

歸錦橋，俗稱賣魚橋，自此而上，至左家橋、夾城巷，皆稱湖墅，俗訛爲湖州市。

江漲橋，在歸錦橋北。元末開河，構木而渡。宣德間，僧覺澈改建石橋，嘉靖二十六年（二）
圯（三）。

通市橋，在江漲橋南，宣德間，僧覺澈建。

北新橋，在香積寺北，宋紹興間建，名中興永安橋。元末圯，洪武初重建。

出錢唐門而西，爲東西馬塍、羊角塍。

東西馬塍，在溜水橋北，以河分界。並河而東，抵北關外，爲東馬塍。河之西，上泥橋、下泥橋。

至西隱橋，爲西馬塍。錢王時畜馬於此，至三萬餘匹，號曰海馬，故以名塍。或曰：馬姓二人，東西居，共爲園田之塍，非也。土細敏樹，杭城四時花卉，于此出焉，今名南花園。北去

十餘里爲板橋，今名北花園。元羽士張伯雨，結廬馬塍，陳旅記之，其略曰：「錢唐邑屋叢

湊，上下無空日。夫杭東南奧區，芬華之所族，而幽靜者之所處也。城北有村曰馬塍，居民

多業藝花，土沃俗質，聚近而遠。至元間，句曲外史來棲焉，爲開四楹，佳（三）卉叢植，旁

有長松數十章，落落如高人。湖上之山，隱伏關外，蓋得沖覽之會者。外史舊有蘭閣，在金

蘭山，吳興趙文敏公篆榜，極古，茲復以真蹟署新閣，意扁舟往來，所志在蘭山也。」○葉水

心同趙振文遊馬塍詩：「馬塍東西花十里，錦雲繡霧參差起，長安大車喧廣陌，問以馬塍云

未識。蘇東坡離金沙牆，蘇蘇樓閣山茶房，高花何惜千金直，着價不到宜深藏。青鞋翻翻烏

鶴袖，嚴房引前金蔕後，隨緣摘蕊煎冬酥，小分移床獻春酒。陳通苗傳昔弄兵，此地寂寞孤

狸行，聖人有道實草木，我輩栽花樂太平。知君已在若水住，盡日掃簷搖上落，無際清波夢

自分，有情綠浦鴈偏聚。追逐風光天漫許，拋擲身世人應怒，君不見南宮載寶回，何如趙子

穿花去？」○趙振文和詩云：「昔年家住長安里，春風盡日風塵起，紛紛車馬過綺陌，買花

歸錦橋邊停舫子，散花灘上作樓居。灑然到處自整井，玄晏閉門方著書，但得草堂貨便足，

人間何地不樵漁？」○張仲舉題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窈窕丹房古澗阿，長松修竹繞層

坡，桃圖隱者時相遇，荊湘仙人夜或過。沉澁玉寒供饌食，青冥笙響答空歌，白雲浮出地痕

滿，知是龍泓宿雨多。」○薩天錫宿張外史馬塍新居詩云：「竹樹忽聞乾鶴噪，明朝歸去候

新晴，小樓無處著秋意，暗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窗虛聞鶴步，峯回路轉斷人行，誰知昨夜

玄洲（三）客，剡陽談詩到三更。」

羊角塍，自溜水橋北柴場至乳臺渡口，延袤十餘里，介東西馬塍之間，其形彎曲，如羊角然。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編撰

北山分脈城外勝蹟

官署

南京戶部分司、江漲稅課司、吳山驛、遞運所、德勝場、豬圈場。

南京戶部分司，在江漲橋北，掌榷商稅。國初，差御史監生開辦課程，或戶部官監收船鈔，未

有定額。景泰元年，差戶部主事于蘇、杭二府專掌之，始建鈔關於此。六年，罷主事，歲委

府官收鈔。成化四年，罷鈔關，七年，復鈔關，弘治六年，命于南京戶部差官，遂爲定例。

江漲稅課司，在盤山坊，原在北關駐節基，洪武二十五年，移建于此。

吳山驛，在武林門外，洪武七年建，曰杭州驛，九年，改吳山驛。其西，有駐節廳，洪武二十五

年建。

遞運所，在夾城，原在城內洪河橋，洪武七年，徙建于此。

德勝場，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五年建。

豬圈場，在武林門外東，洪武三年建。

祠廟

社稷壇、郡厲壇。

社稷壇，在錢唐門外西北，宋太乙宮故基也。宋時在嘉會門外，元時改錢唐門外，洪武三年，

徙建今所。

郡厲壇，在錢唐門外，洪武三年建，以祀鬼之無歸者。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致

祭。

道院

石姥廟、五界廟、印侯廟、晏公廟。

石姥廟，在德勝場，其神石塊，當唐長慶間，江漲爲患，神竭家資，築堤捍之，竟死于事。屢見

靈異，守臣上之，咸通中，封潮王，故俗稱潮王廟。

五界廟，在歸錦橋西，洪武三年建。

印侯廟，在觀音橋西，廟後有印墓。

晏公廟，在夾城崇崇寺內，周顯德二年，吳越王建，舊名羅漢院。宋治平中，改額崇崇，洪武

初，改奉晏公，相傳爲水神也。故軍營、漕運之所，往往立廟（三）。

佛寺

香積寺、昭化寺、妙行寺、法雲寺、定光寺、化慶寺、廣教寺、真如寺、顯教寺、覺圓寺、普明寺、西

隱寺、豐樂寺、永慶寺。

香積寺，在江漲橋北。宋太平興國三年，柯氏捨宅爲寺。舊名興福，大中祥符間，賜額「香

積」。門臨官河，帆檣往來者日百千計，乘獨喧喧。一逕蛇行，茂林蔭密，隱然城市異

也。

昭化寺，在德勝場。周顯德間，吳越王建。宋大中祥符，改今額。永樂九年燬，隆年重建。

妙行寺，在夾城巷。宋徽宗時，有僧思淨者，姓喻，畫佛甚妙，人稱喻彌陀，遂棄家學佛，捨宅

爲寺，以接待雲水。二十年間，往來者三百萬衆，故俗稱接待寺。方臘之亂，思淨詣賊，乞以

一身代一城之命，賊爲稍緩。元季燬，宣德二年重建。寺南爲望佛橋。嘉大年詩：「妙行

禪寺夾城隈，數雨乾時偶獨來。一編白雲松子落，滿園黃蝶菜花開。閒看物態陰晴變，老

被鐘聲旦暮催。客有可人期不至，步隨斜日下蒼苔。」

法雲寺，在東營巷，晉天福五年，吳越王建。元至正末燬，永樂丙申重建。有慈嚴極和尚塔，

在寺之右。臺極，洪武間名僧。

定光寺，在西湖中開巷，晉天福四年，吳越王建。元末燬，洪武五年重建。

化慶寺，在江漲橋。梁天監間，朱異捨宅爲寺，名衆安。隋改衆善，唐改重雲，再改承雲，宋治

平二年，改今額。旁有崇善王廟，元至元間燬，至正間，僧若金復建。

廣教寺，在北新橋東。晉天福中，吳越王建。舊名傾心，宋大中祥符間，改今額。慶元六年，密

印法師重修。元末燬，洪武四年，僧智海重建。

真如寺，在江漲橋東，宋韓勣王捨宅爲寺，構重閣，安奉金書大品般若經智度論于其上。元至

正二年燬，洪武十五年重建。

顯教寺，在武林門外，舊爲華嚴庵，宋紹興三十三年建。乾道五年，移請今額，後徙在城金剛

嶺。嘉熙間燬，寶祐年間，徙今所。元末燬，洪武初重建。

覺圓寺，在武林門外五里。皇慶元年，僧慈濟建。元末燬，洪武十年重建，今併昭化寺。

普明寺，在西湖可四里許，在西馬路。宋紹熙元年，建庵曰普明，治鐵爲佛，嘉定十三年，請

額，得古殿寺「普明」之額，偶與庵同，遂移賜之，改庵爲院。元末，張士誠據爲僧堂，毀佛

爲軍器，院廢。正統四年，僧宗浩重建，天順二年，請賜舊額，而東徐恕記，俗猶稱鐵佛寺。

西隱寺，在西馬陸烏盆橋畔。宋乾德元年建。舊有福壽寺，在望佛橋西南，俗稱東隱寺。烏盆橋，一名富春橋。

豐樂寺，在西馬陸。宋乾德六年，僧雪嚴建，名歲豐禪院。治平間，改寶覺豐樂寺。

永慶寺，在西馬陸。清泰二年，吳越王建，名湧泉院。宋治平三年，改額。泉從石罅流出，折入黃山橋河，味極清美，高宗愛之，嘗取以滷茗。

西湖遊覽志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浙江勝蹟

浙江

浙江，在郡城之東南，登西湖諸山，則大略可瞰。其源發自徽州，曲折而東，以入于海，故名浙江，亦曰浙河。其潮晝夜再上，諸家立說不同，宋時郡志載姚寬西溪叢語及徐叔明高麗錄二篇，大抵皆云：『潮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元時裴伯宣作浙江潮候圖說，又彙括其詞，更加明爽。其說曰：『大江而東，凡水之入于海者，無不通潮，而浙江之潮，獨爲天下奇觀，地勢然也。浙江之口，有兩山焉，其南曰龜山，其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海門。下有沙渚，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檻然。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頓就欽東，逼礙沙渚，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拘怒不洩，則奮而上騰，如素練橫空，奔雷殷地，觀者膽掉，涉者心悸，故爲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譌經，言殊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沈，而潮汐生焉。日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弦，息于朏魄，消于臘晦，而大小準焉。月爲陰精，水之所在，日爲陽宗，陰之所從，故晝潮之期，日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晝刻定焉。朔西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槩析水，河漢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于下，進退消長，相爲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杭之爲郡，枕帶江海，遠引臨閩，近控吳越，商賈之所輻輳，舟航之所駢集，則浙江爲要津焉。而其行止之淹速，無不畢聽。潮汐者，或違其大小之信，爽其緩急之宜，則必至于傾軋底滯，故不可以不之謹也。某承乏茲郡，屬兵革未弭之秋，信使之往來，師旅之進退，雖期會紛紜，邊陲警急，必告之曰：『謹候潮汐，毋躁進以自危。』然而跡累肩摩，晨馳夕驚，有不能人喻而戶說之者。考之郡志，得四時潮候圖，簡明可信，故爲之說，而刻石于浙江亭之壁間，使凡行李之過此者，皆得而觀之，以毋蹈夫觸險躁進之害，亦庶乎思患而預防之意云。』按桑欽水經云：『浙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餘杭，東入于海。』鄭道元注云：『浙江，一名漸江，水出丹陽縣南蠻中，又東北，經建德州，又北，至新

城縣，東北，至富陽縣，又東北，過錢唐縣。』此其說，與今水道符合。其云：『東經靈隱山下，東合臨平湖，又東經觀兒鄉，又東經槎瀆，注于海。』其說與今不合，蓋槎瀆近皋亭山，而海又在其東南，相去甚遠，非入海處也。豈地勢移易，而向之斥鹵，漲成平陸耳？其湖晝夜再上，杭人有爲詩括之者曰：『午未未申，寅卯卯辰，巳巳午午，朔望一般輪。』此晝候也，初一日午未，初二日未初，十六日如初一。夜候則六時對衝，子午丑未之類，此亦其大概耳。其交澤起水大小之度，則四時不同。春三月初一日，十六日，午未，大，夜子正。初二日，十七日，未初，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正，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未末，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漸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漸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晚戌正。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初。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末，大，夜子初。冬初一日，十六日，午末，大，夜子初。初二日，十七日，未正，大，夜子末。初三日，十八日，未末，大，夜丑初。初四日，十九日，申初，大，夜丑末。初五日，二十日，申正，下岸，夜寅初。初六日，二十一日，寅末，漸小，晚申末。初七日，二十二日，卯初，小，晚酉初。初八日，二十三日，卯末，小，晚酉正。初九日，二十四日，辰初，小，晚酉末。初十日，二十五日，辰末，交澤，夜戌初。十一日，二十六日，巳初，起水，夜戌末。十二日，二十七日，巳正，漸大，夜亥末。十三日，二十八日，巳末，漸大，夜亥正。十四日，二十九日，午初，漸大，夜亥末。十五日，三十日，午末，大，夜子初。十五日，三十日，午正，漸大，夜亥末。○元時吳季善答嚴起論潮書云：『至元十八年秋八月十有八日，足下觀湖浙江亭，有詩：『明日，嘗以遺子，若致疑于逆流之水，有可詰者。朱子註：『潮以月加，子午之時，一日而再至，則亦未嘗無說，敢即是試爲足下語所開焉。』蓋坎本月之體，月本水之精，月與水，一而

已矣。在天爲月，在地爲水，天有陰陽，太、少，而月爲太陰。地有剛、柔，太、少，而水爲太柔。古人以方諸取水于月，其氣類固相感也。而況夫子午之位，乃陰陽之始，于其所始，而月加焉，則陰與陽感，而陰以升，陰與陽遇，而陰以盛。水，陰類也，當其所加之時，湧而逆上，從其類也。月，一晝夜凡一加午，故潮一日再生。月，一日退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潮日遲於一日。所以初三之潮，遲而入十八之夜，十八之潮，遲而入初三之晝也。一月之間，生明、生魄，潮亦再盛焉。生明之潮，則自前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月三日，謂之大信，初四潮勢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至月十日，謂之小信。生魄之潮，則自十一始長，歷望至十八而盛，自十九始殺，歷下弦至二十五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亦如之。天下之至信者莫如潮，生落盛衰，各有時刻，故潮得以信言也。月于一月之間，漸遲而縮一日。潮于兩信之內，漸遲而縮兩潮。秋月最明，秋潮最盛，亦其理然也。又嘗考之，坎、爲月魄，離、爲月魂，震、生明也，兌、上弦也，乾、望卦也，巽、生魄也，艮、下弦也，坤、晦卦也。生明之盛，非無故而盛也。坤一索而得長男，故盛，過兌少而往，則衰矣。生魄之盛，亦非無故而盛也。乾一索而得長女，故盛，過艮少而往，則衰矣。驗之于月，參之于卦，潮之理，其爲庶幾乎？或曰：「誠如是，則陽之盛，莫如乾，陰之盛，莫如坤，潮不于是焉大，而顧大乎震明、巽魄、何邪？」曰：「茲又先天、後天之說也，不本諸先天，無以見造化之全體，不參諸後天，無以見造化之妙用。先天之卦，體也，乾、坤、離、坎，位于四正，震、巽、艮、兌，位于四維，而月之周天實配之。後天之卦，用也，退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父母老而不用，而長男代父，長女代母，居東南生長之方。天地間萬物萬事，咸于此乎權輿，故其爲氣也莫盛焉，而潮之大信實配之。月配其體，則陽爲明，陰爲魄，而乾坤當望晦之位，乃陰陽之極也。潮配其用，則長爲盛，少爲衰，而震巽當大信之候，乃陰陽之長也。夫如是，則其不乾坤而震巽也有由矣。」或又曰：「亦何以知其必取于卦耶？」曰：「以納甲家起之。納甲者，如生明之月，皆出于庚震，則納庚，生魄之月，晨見于辛巽，則納辛之類是也。陰陽者流，用之率驗，則月與卦相爲用也審矣。潮而有取于月也，不亦有取于卦乎哉？」或又曰：「月之說然邪，則潮之爲候，亦宜月半以前，由微漸大，月半以後，由大漸微，以象夫三五而盈，三五而虧可也。今乃于明魄之生，兩盛焉，何哉？」曰：「明魄之盛，固已如前所云。然月一月一周天，而一日之內，則一加子，一加午者也。潮于月加子午之時，一日再至，故亦于月生明魄之日，一月而再盛焉。月之一，潮之再，若不相似，而實相感召，非深于理者，未易以語此。」或又曰：「子所論，浙江潮也，他江亦有潮，其遲速不同，何與？」曰：「潮之生，

必生于月出之海，浙江之去海爲近，故其至也如時。他江所去有遠近，故所至有遲速耳。」或又曰：「古今言潮者，必推浙江，亦謂銀山雪屋，有頭數丈，此爲異爾。他江之潮，第如湧水，復與此不同，何與？」曰：「浙江去潮生處近，歛天沃日之勢，方盛而不可遏，諸山、龜山、橫嶺江口，頓然歛寬就窄，其勢必至于衝激奔射也。他江去潮生處遠，遠則必殺，故但湧水而已，又何疑焉。」○白樂天看潮詩：「早潮纔落晚潮來，一月周流六十回，不獨光陰朝復暮，杭州老吏被潮催。」○楊巨源送韋孝廉歸杭州詩：「曾過靈隱江邊寺，獨宿東樓看海門。潮色銀河鋪碧落，日光金柱出紅盆。」○羅隱江潮詩：「怒聲洶洶勢悠悠，羅刹江邊地欲浮，護道往來存大信，也知翻覆向平流。任拋巨浸疑無地，猛過西陵只有頭，至竟朝昏誰主宰？好騎赤鯨問陽侯。」○蘇子瞻中秋看潮五絕：「定知玉兔十分圓，已作霜風九月寒，寄語重門休上鎖，夜潮留向月中看。」○萬人鼓噪震吳淞，猶似浮江老阿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江邊身世兩悠悠，久與滄波共白頭，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吳兒生長狎濤淵，習利輕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波浪變桑田。」○江神河伯兩醺醺，海若東來氣吐霓，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強弩射潮低。」○觀潮南歌子詞二首：「海上乘槎侶，仙人萼綠華，飛昇元不用丹砂，住在潮頭來處渺天涯。雷聲夫差國，雲翻海若家，坐中安得弄琴牙？寫取餘聲歸向水仙誇。」○「再尋中秋過，蕭蕭兩鬢華，萬身化世一塵沙，笑看潮來潮去，了生涯。方士三山路，漁人一葉家，早知身世兩難牙，好伴騎鯨公子賦雄誇。」○又瑞鷗鷗詞：「碧山影裏小紅旗，儂是江南路，浪兒拍手欲嘲山簡醉，看驚聲、浪濤驚動。西興渡口帆初落，漁浦山頭日未曛，儂欲趁潮歌底曲，樽前還唱使君詩。」○又江神子詞：「鳳凰山下雨初晴，水風清，晚霞明，一朵芙蓉開過尚盈盈。何處飛來雙白鷺？如有意，慕娉婷。忽聞江上弄哀箏，苦含情，遣鶯聲。烟歛雲收，依約是湘靈。欲待曲終尋問取，人不見，數峯青。」○齊祖之觀潮詩：「何意滔天苦作威，狂驅（三）海若走滄夷。因看平地波翻起，知是滄浪鼎沸時。初似長平萬瓦震，忽如圓嶼六鼉移，直應待得澄如練，會有安流往濟時。」○仇仁近詩：「一痕初見海門生，頃刻長驅作怒聲，萬馬突圍天鼓碎，六鼉翻背雪山傾。遠觀魏闕心猶在，直上嚴灘勢始平，寄語吳兒休踏浪，天吳閭象正縱橫。」○張光弼次員廷琬韻詩：「世代消沈是此聲，幾回東下復西傾，翻騰日月迷朝夕，噴薄魚龍定死生。嘯石每憐精衛小，投簪未見濁河清，眼前波浪猶如此，莫向蓬山頂上行。」○錢思復八月十五日同友人登樓看潮，分韻得如字詩：「白馬濤頭觀素車，至今猶自詫靈胥，千年元氣淋漓後，八月長風震盪初，願免盈虛端不爽，神龍變化竟何如？須臾落

目江明瞭，東遊沼澤尾闕。」

潮江之人，好踏浪翻波，名曰弄潮。宋治平中，郡守蔡襄作戒弄潮文：「斗牛之分，吳越之中，惟江濤之雄，乘秋風而益怒。乃其俗習，于此觀游。厥有善泅之徒，競作弄潮之戲，以父母所生之遺體，投魚龍不測之深淵。自爲矜奇，時或沈溺，精魄永淪于泉下，妻孥望哭于水濱，生也有涯，盡終于天命，死而不弔，重棄于人倫。推予不忍之心，仲爾無窮之戒，所有今年觀潮，並依常例，其軍人百姓，輒敢弄潮，必行科罰。」

觀潮之戲，惟宋時獨盛，其詳已載僞安佚錄志中。當時有繪爲圖者，楊廉夫題之詩：「八月十八日，海龜夜食羅刹水，須臾海壖盡諸門，地搖銀龍薄于紙。長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整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風景好，斷鼉已走金銀島，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跡沙田食沙草。屋山樓船歸不歸？七歲賦賦暗帆道。」○張憲題詩云：「磁州夜走泥馬駒，臥牛城中生綠華，炎精爛熳照吳會，大鑒鏡唐作汴都。玉殿珠樓連翠閣，七寶簾櫳徹雲幕，坐移長嶽過江南，不數東京舊歡樂。茂樹盤盤迷綠雲，龍飛鳳舞鬱鬱奔，玉床下壓大江小，海水正入東華門。木犀花開秋可數，秋紅點點盡天鼓，海門一線截江來，雪壁銀城盡飛舞。吳商楚估千萬艘，黃龍戰船頭尾高，豈無海道走中土？長驅逐北除腥臊，烟霧蒼蒼遠城郭，屋瓦魚鱗互參錯，百萬屬民事醉醒，坐使中原厭羊酪。因循六帝不復嘗，西風八月兌江樓，橫宮久飲白骨恨，洪波不洗青衣羞。邦基創盡師臣逐，軼道人希子嬰哭，龜胸文應踏浪兒，反首誰能報君辱？廟子沙頭卓大旗，天吳縮頸不敢馳，行人指塔話楊雄，三十六宮秋草肥。」

掛江塔，自吳越王，蓋江潮爲患，自唐已然，白樂天刺郡時，嘗請于神云：「沼沼大江，南國之紀，安波則爲利，降流則爲害，故我上帝，命神司之。今屬潮濤大湧，奔激西北，水無知也，如有憑焉。浸淫郊郭，壞敗廬舍，人墜墊溺，顧天無辜。居易祇奉靈書，興利除害，守土守水，職與神同。是用備物致誠，躬率虔肅，庶俾水反歸壑，谷遷爲陵，土不棄摧，人無蕩析。」然亦聞有修築之績也。梁開平四年八月，錢武肅王始築塔，在候潮門迤江門外，潮水晝夜衝激，版築不就，命強弩數百以射，又致縣于西山祠。仍爲詩一章，其末句曰：「爲報龍王及水府，錢江借取築錢城。」兩鎗置海門山。既而潮水避錢唐，東擊西陵，遂造竹格，積巨石，植以大木，隄既成，久之，乃爲城邑聚落，凡今之平陸，皆昔時江也。潮水衝突不常，隄岸屢壞。大中祥符五年，郡守咸綸，與兩浙轉運使陳崇佐，申請遣使自京師，遣匠師募赴州易柱石之制，雖免水患，而乘順非其變法。七年，詔江淮發運使李遵，同內供奉官盧守勳，復依錢氏

制，專其事。時水方大治，九年，郡守馬亮請于子胥祠下，明日，潮爲之卻，又漲橫沙數里，隄遂以成。景祐中，隄復壞，兩浙轉運使張夏，作隄十二里，置捍江兵士，五指揮探石修塔，隨損隨治，杭人德之，作廟隄上，今昭祝廟是也。慶曆初，六月，大風驟潮，隄再壞，郡守楊偕，轉運使田瑜，協力築隄二千二百丈，丁實臣作記。紹興十年，以轉運副使張鑑之請，拓填捍江軍額。二十二年，吏部尚書林文淵建言：「乞還諸曉之士，專置一司，詢故老，究利病厥緒，而後興工。」且言：「驅利江濱，舊有吳王、英烈王廟，爐于回祿，乞靈無地，乞付有司營葺。」從之。自是百餘年間，屢修屢壞。嘉熙戊戌秋，潮由海門擣月塘頭，日腹月削，民廬僧舍，圯者四十里。己亥六月，詔趙興權除端明殿學士，知臨安，任責修築。興權奏：「先于傍近築土塘，爲救急之術，然後于內築石塘。」又奏：「近觀潮勢，忽睹異物，非龍非魚，什伍伍伍，鼓鬣揚鬣，欲望臺告上帝，或施強弩火炮，以絕其妖。」又奏：「日役殿步司官兵五千五百餘人，并募夫工，及修江司軍兵三千餘人，貼立石倉，夾植椿笆版木，晝夜運土填築。」自水陸寺之下，江家橋之上，近江港口築塘，南北長一百五十丈。自團團頭石塘，近江家橋，水塘長六百丈。自六和塔以東一帶石隄，添新補廢，四百餘丈。越三月畢工，水復其故。皇明成化八年八月、九月，江潮大溢，塘壞特甚，敕差工部侍郎李顯督築，始復其舊。

月輪山、六和塔、開化寺。

月輪山，在龍山南，形圓如月，其高聳者，爲月輪峯。宋時，張君房爲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子下塔。」遠起望之，粉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

六和塔，在月輪峯傍，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建。先是，梁開平五年，錢王于仁王廢院掘地得大錢，以爲瑞應，因建大錢寺，設寶幢二座于寺門。入宋，寺廢，禪師乃即錢氏南果園建塔，以鎮江潮。高九級，五十餘丈，接空兀突，跨陸俯川，海船夜泛者，以塔燈爲指南焉。宣和中，燬于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二年，僧智曇募緣重建，七級而止。塔中有湯思退等募寫佛說二十四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像，嘉靖三年燬。塔下爲龍山渡，魚山渡，隔岸刻中諸山，歷歷可數，塔之北爲毛湫略。宋紹興間，塔成，曹勛記，略云：「浙江介于吳越，一晝一夜，湧頭自海面上者再，疾驟而遠馳，虎駭而龍怒，猛如山立，激如電轉，掠隄突岸，摧陷田廬，爲臨安患久矣。冥冥中若有神物與司其事。錢氏有吳越時，會以萬弩射潮頭，終不能卻其勢。後有僧智覺、禪師延壽，同僧統贊事，創建斯塔，用以爲鎮，自是潮習故道，居民德之。宣和三

觀(三)，塔寺俱燬，赤地無遺，而潮復爲患。紹興壬申，天子憂之，思所以制其害者，在廷之臣，首以復興斯塔爲請，詔賜可。下有司計度，庀工治材，守臣擇可主持斯事者，得僧智曇。諭以詔旨，曇口諾心然，願以身任，不煩官府，乃勸募化募，而和義郡王楊存中、居士董仲永、首倡捐貲。于是蓮社樂施，雲集，雖遠在他路，亦荷擔而來，自發西仲春鳩工，至癸未之春，五層告成。是年歲晚，則七級就緒，巍然獨立，光動山海。環壁刻金剛經及聖五十三善知識，備盡莊嚴，凡所以鎮靜山川，護持法界，調伏魔境者，莫不闡而存焉。塔與之初，土石未及百資，而潮勢已殺，既成之後，化爲安流，而潮江之民，恬不驚悸，此則塔之爲功，而智曇之植福也。○白廷玉同陳大(三)○博諸公同登六和塔詩云：『龍山古化城，浮屠峙其巔。開殿生妙香，金碧森貝筵，應真儼若生，倒覆青金蓮。願陀紺林華，導我丹梯緣，初猶藉佛日，闕境備已玄。回頭失離何，叫嘯衣相牽，且復忍須臾，當見快意天。嬌兒詫先登，網戶相鉤連，烟若蟻在珠，九曲隨盤旋。欄欄滄海開，落落雲氣懸，羣峯可俯拾，背闕黃鶴峯。奇觀與儒夫，便欲凌飛仙，絕頂按坤維，始見南紀偏。神京渺何許，王氣須停鞭，舟車集百蠻，島嶼通人烟，一爲帝王州，氣壓三大千。剛風灑毛髮，歸語空蟬聯，紅紅杏花園，繞之慈恩簾。』○張仲舉登塔詩云：『江上浮屠快一登，望中烟火是西興。日生滄海橫流外，人立青冥最上層。潮落遠沙羣雁下，樹欹高壁獨巢鷹，百年等是豪華盡，怕聽興亡懶問僧。』開化寺，即塔院也，宋隆興二年建，嘉靖十二年，與塔俱火。傍有金魚池，噴月泉，持正泉，秀江亭，鐵井欄刻八卦，以鎮水怪。僧仲殊登秀江亭南柯子詞云：『金甌蟠龍尾，連開舞鳳頭，涼生宮殿不因秋，門外芙蓉塵世，捲地江流。雲色澄千里，潮聲帶兩州，月華清汎浪花浮，今夜蓬萊歸夢，十二樓。』○塔傍，舊有真聖觀，寶慶二年建，有真武像，理宗御贊。歐陽永叔小亭、秋聲賦、歸雁亭詩石刻，今廢。

秦望山、羅刹石。

秦望山，去城南二十里，高一百六十丈，相傳秦始皇東游江浙，欲度會稽，登山而望，故名秦望。後唐同光中，錢氏于秦望山建上清宮，有巨石二十餘株，自然成行，名曰金洞門。

羅刹石，在山之東南，橫截江濱，海船經此，多爲風浪擊覆。唐時，郡守每歲仲秋既望，迎潮設祭，則樂工歌舞其上。李建勳詩云：『何年遠禹鑿，半里大江中。』白居易詩：『嵌空石面名羅刹，壓捺潮頭敵子胥。』後改名鎮江石。五代開平中，爲潮沙漲沒。

五雲山、真際院、尚書胡公墓。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高數百丈，周十五里，五峯森列，駕轆雲霞，盤曲而上，凡七十二灣。俯

視南北兩峯，若雙維朋立。長江帶繞，西湖盤開，帆檣擾擾烟霧間，若鷗鳥出沒。上有天井，大旱不枯。宋時，每歲臘前(三)，寺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嚴猶未集，蓋其地特高寒云。○錢思復登五雲山詩：『昔覺遺衣久不傳，五雲故色尚蒼然。斷崖蘿薛三千丈，喬木風霜四百年。龍井雨深泉獨響，漁村潮上月初圓，寶坊金碧紅塵聚，何似茲山更絕緣？』真際院，梁時普覺禪師結庵，天福中，賜額『真際』。九月，遊人最盛。

尚書胡公墓，在排山塢，公名世事，字永清，仁和人，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薨。嘉靖十年，敕葬于此。

定山、風水洞、浮山。

定山高七十五丈，周七里一百步，突出江中，風濤至此，輒抑聲，過此，則雷吼爲擊矣。其西，兩峯壁立，名曰龍門，上有龍潭，能興雲雨。宋時，春、秋習水戰于此，有將壇存焉。下有浮嶼，潭深聚魚。對岸爲漁浦，謝靈運詩所謂『青溪漁浦潭』者是也。○沈約早發定山詩：『夙齡愛遠壑，晚茲見奇山，標峯竦虹外，置嶺白雲間。傾壁忽斜豎，絕頂復孤圓。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潏潏，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燃。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香言採三秀，徘徊望九仙。』○錢思復定山十詠，『定山曉行』云：『前峯月吐五更初，空翠沾衣積雨餘。溪火夜明經略約，潮雲秋重負鐘繻。猿林虎與人爭鬪，茅屋雞鳴客趁墟，不似關山行役者，勞勞服賈遠牽車。』○朱梁夜泊『云：『長虹下飲逆流潭，雪色沙寒石闕喧，晚飯鐘催驕驛寺，宵漁燈映並山村。月明欲解江靈語，風橫難招買客魂。忽憶楓橋曾繫纜，一篷烟雨夢吳門。』○『六和觀月』云：『招提高占月輪峯，樓閣清虛十二重。秋憶天香飄古桂，冷疑巖雪落長空。池光照夜明金鑑，塔影橫江臥玉龍，問道廣寒從此往，竹房開處約飛筇。』○『五雲賞雪』云：『獻瑞名山自昔聞，化人臺殿雜金銀，樹靈尚吐三花秀，雲凝全消五色文。鳥絕空江知棹泊，鹿迷深徑待樵分，興來更上高寒處，此境應無蕭索君。』○『龍門曉雨』云：『神剎峭壁雙雙屏，雨挾腥風下翠微，黑入太陰迷爽氣，白翻羣薄散朝霏。螺橫雜樹應龍景，蛟吐巖雲未露威，回首他山新似沐，登樓時憶女羅衣。』○『漁浦春潮』云：『江漲夜來高幾尋，輕濤拍岸失蹄蹤，暹明帆發星難遠，盡日舟橫雨渡深。杜若風回蘋艸上，桃花浪起白鷗沈，楚人艇子來何許，欸乃時聞空外音。』○『風水二洞』云：『空穴風來自吸噓，垂巖出水廣(三)渠渠。天門此際通閭闔，海眼何年泄尾閘？應者難招應化鶴，飛仙可挾更乘魚，留題太守懷蘇白，好事今無五馬車。』○『鳳凰雙巒』云：『鳳來天目應東南，盡樹巖空百鳥歡，千仞翻翔秋結響，兩龍垂翼暮栖嵐。誰嘲風落烏紗帽？自惜山爲碧玉簪(三)，仙

女洗頭休望嶽，相期岸幘對虛談。」『浮嶺康魚』云：『潭色空澄島影孤，潛鱗時出逐天吳，浪吞酒醉秋浮玉，月照龍飛夜吐珠。萬騎西來疑灩澦，扁舟東去想陶朱，沒淵每笑窮漁者，何處烟波覓釣徒？』『浙江雜武』云：『年年江上習舟師，故事相傳劫火池。春日樓船觀晉將，秋風弓弩學吳兒，素車白馬迎旗傘，紫鳳玄夷畏虎貔。日暮元戎歸細柳，散花洲畔凱歌時。』

風水洞，在楊村慈巖院側，舊名思德洞。上洞，立夏清風自生，立秋則止。下洞，流水潺潺，大旱不涸。洞中石子，紅點如丹，持出即隱，置於內如故。○白樂天詩云：『雲水埋藏思德洞，簪裾束縛使君身。暫來不宿歸州去，應被山呼作俗人。』○蘇子瞻往富陽，新城李節推先行三日，留風水洞見待詩云：『春山礫礫鳴春禽，此間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此間不可無君語。金匱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溜浮梅華，知君繫馬巖花落。出行三日尙遲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浮山，在城南四十里。蘇子瞻守杭日，乞開石門河狀云：『按史記：『秦始皇帝三十六年，東游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殉其意之所欲，出緒山橋海無難，而獨畏浙江水波惡，不敢徑渡，以此知錢唐江天下之險，無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間，親見覆溺無數。自溫、台、明、越往來者，皆由西興徑渡，不涉浮山之險，時有覆舟，然尚稀少。自衢、睦、處、婺、宣、歙、饒、信，及福建路八州往來者，皆出入龍山，沿浙皆江，江水灘淺，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門東來，勢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與漁浦諸山相望，犬牙錯入，以亂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磧轉移，狀如鬼神，往往于淵潭中，湧出陵阜十數里，旦夕之間，又復失去，雖舟師泗人，不能前知其深淺，以故公私坐視覆溺，無如之何。臣相視地形，訪問父老，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運河，引浙江及諸谷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達于江。又並江爲岸，度潮水所向，則用石，所不向，則用竹、木，凡八里有奇，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嶺下，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東南行四里有奇，以達于今龍山之運河，以避浮山之險，則浙民幸甚。』觀此，則浮山之險，自古爲然，蓋潮入海門，分爲兩派，東派沿捍江塘向富春。西派直射浮山，怒激而回，駭稱回頭浪者是也。

大旱，郡守東吳張振之率僚屬士民禱雨，不雨，一夕，將軍降于地，示禱雨所禱，且為助禱。明日，振之詣廟，禱如神指，遂雨三日，大有年。廟築圯，即拓地新之，仍令夏秋仲月，永奉祭，無有所失。郡丞新建喻為記，記曰：「唐李將軍廟，隸錢唐之金沙灘，去郭十五里許，地故僻，不屬通衢。而廟臨，僅僅數椽，日月以圯，頹頹敗瓦，隱約桑柘間，罔有過而顧者。太守張公始撤而新之。廟之址，幾不盈畝，議者爭言廟傍桑柘地，故靈廟將軍，隸於里中之縣者，而制其籍，其可究詰，第下從事覆按之，即不煩稽，立可致。公謂安神計，安百姓耳，而乃更擾之乎？拒不聽。第易其直以市，卒之，民內德公而利厚道，爭來售，地遂廣至五畝有奇。前為廟門，南引而臨衢，門兩楹，中為殿，奉將軍像，殿四楹，益弘以敞。後為寢，奉將軍夫人像，寢亦四楹，而櫺星門，不遠殿者什之二。門以內築市，屬之殿，殿及寢亦如之。夾市而淵然于殿之左者為井，大旱不涸，僅亭置其上。負門而屹然于井之前者為臺，臺以瞻雨，臺前杆其上，緣神意也。寢之後為池，官然幽以深，將軍故以天澤侯封，池所以象澤，從龍氣也。海殿而東為僧房，以棲守廟緇流。廟地為桑間，間樹以竹，綠以周垣，既壯且麗。廟新矣，人人知有將軍，易觀瞻而難事之矣。廟所以新者何？先是，夏六月不雨，縣為政，蓋江以南被之矣。公宣言曰：『旱等耳，而抗為重，焉戈者間相踵也。即幸而安集，斧質之縣未燥，帖席雨雨，而旱且佐凶，如百姓何？天子起振之田間，而界以抗，請庶幾紓東顧也，敢泯泯然忘天子之大惠耶？其治壇場，戒豐帛，促為百姓請命。』於是督撫大臣，經臺使者，暨藩臬諸大僚，食是公宮，日相率朝上帝，虔禱之。公復與佐吏令長，私走城隍，購益力，而境內薦紳三老，亦偕其子弟號咷烈日中，助公以禱。越三日雨，四之日復霽，越五日雨，六之日復霽，輒雨輒霽，潤不涸，公憂忡甚。又抑滋味不入口，遂覺然病，病且臥，數日凡數日：『獨奈何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僕僕耶？』強起頓衣冠，日望空拜禱不置。一夕，神降于地，云：『孫將軍云：具示禱雨所禱，曰：『吾助若雨，若新吾廟。』且推公為長者，而自敘其隱狀，候忽數十百言，疊疊不絕，類生人語。公大駭，問左右，莫有識孫將軍者。稍往陳而信，公病亦愈然已，走視其廟，則將軍固嘗以禱雨顯宋嘉熙間，故封為顯國天澤侯，從奉久遠矣。公益大駭，故將軍指，備禱之，事未入郭門，而甘澍隨之矣。一兩三日，雨歇盡足，視旁郭猶然枯槁未息，歲不為凶，而抗用以安。遂遷大廳，有服公精誠，至播之詩歌，修大其事，而公頃頃然傲容謝曰：『此二三大夫與薦紳三老所昭格耳，振之敢叨以為功耶？』幸掩口無為神道。』隨者稍散，公始請於監司，發願新將軍廟，請神實庇我，而厚負之，五閱月而廟成，雨下不知，公復為中書記典，每歲以夏秋二仲月，極恭備時一人躬詣廟致祭，為百姓祈，令母平。而祭品亦且有成式，不置不徹，無置吾祀耳矣。易稱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中庸盛引鬼神之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何其彰明也！乃量量東于所見，委而不信，詎先代神靈真如矣。即祀典所應修舉者，直與彌文等，莫或知意，不待既禱，而誠已不屬矣，斯鬼神之休事，得乎？跡孫將軍近事，詎不洋洋哉！而公亦可謂與鬼神合吉

凶者矣。往公守吉安，廟固有奇應，至以時雨名其樓云。頃薦紳三老將謁於公，立石廟中，以詔來茲，而屬記於余，余不佞，為述其大端如此。」

以下「又有小謝園、裴園、史園、雷園、安園、並廢」等，與嘉靖初刻本同，從略。

(三) 以下「湖中舊有三塔」一段，原本增補甚多，茲全錄於下，以資對照。

湖心亭，自宋、元歷國初，舊為湖心寺，佛立湖中，三塔鼎峙。相傳湖中有三潭，深不可測，所謂三潭印月者是也。六十家小說載有西湖三怪，時出迷途遊人，故歷師作三塔以鎮之。國朝弘治間，按察司詹事陰子淑為諸生時，曾遊入寺，廉得衆僧之姦。及為秉憲，甚厲，時寺僧倚恃鎮守中官，見任官長及紳士大夫以酒肴入筵者，杜門不容，陰乃發其姦事，立毀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一年，知府孫孟尋遺址，建亭其上，周砌石欄，湖山勝處，悉可攬結，不數年而圯。萬曆四年，按察司詹事結蘇倫廷舉太參、海虞王笠、錢唐尹西蜀妻召重，而屬額有「太虛一點，宛在水中央」之題，對聯有鄭應石一聯：「亭立西湖，宛西子戲鵲舟，雅稱兩奇晴好。席開水面，恍蘇公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句極佳切。未幾，亦崩圯。萬曆四年，司鹽孫公重修，四邊俱用石砌，上植桃柳，改建喜清閣，後設文昌神像，極其開爽明朗。我朝金魯，沈鴻玉照，風簾簾鈴，月移花影，見解之士，清臨於上，恍然有羽化仙登之想。名人宴立區區對聯聯聯，皆取用唐詩成語，甚至俗談俚語，亦大書于上。獨有推府贊皇胡來朝一聯：「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餘地種桑麻」之句，不惟情態句佳，且得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意。○許叔夏湖心亭詩：「真事真兒戲高秋，風起青蘋紫翠浮。一送歸鴻何處去？雙天明月夜悠悠。」○何喬洪湖心亭詩：「琉璃千頃碧雲潭，風度荷香遠更清。遙想西湖好風景，採蓮人在鏡中行。」○徐子與門人湖心亭對月詩：「千山雨後片雲無，一棹風前興不孤。入座兩人高北斗，開窗明月滿西湖。光依玉樹秋相媚，寒照冰心病欲蘇。此地夜遊經幾度，未知誰解探明珠。」○陳抑亭詩：「十里湖光一鏡平，何年卜築破空明？月中誤認蜃臺見，海上真疑蜃氣成。碧落圓星圓羽，雲根我石結鸛鳴。桃源不必尋歸路，徒倚凭欄挹太清。」○陳有孚詩：「煙波萬頃一亭浮，獨□□□沉野鷗。四際芙蓉鋪水面，三天劍戟插山頭。帆橫遠岸窗中見，簫鼓環堤樓外收。月白風清真可玩，兩奇晴好總宜遊。」○茅坤詩：「西湖遊冶屬春光，中使傳宣七寶粧。十里桃花連步障，六橋柳葉轉為牆。盈盈歌舞珊瑚色，面面樓臺碧玉香。滿眼韶華看不盡，太平今日兆錢唐。」○湯仲友詩：「山色波光步步垂，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韶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盡見輪蹄換，取樂休辭金屈尺。」○吳錫繼湖心亭詩：「中流高閣迥清涼，隔岸笙歌幾處聞。錦繡散成仙世界，畫圖不盡坐魚鱗。千尋巖峩插山色，十里花堤鎖暮煙。誰是主人能放曠？不禁朝晚酒盈樽。」○粵何荆天詩：「平分一鑑似微茫，迥出中亭映廣寒。冶波遊絲分錦道，雲空飛鳥破浮光。詩香不斷傳華棹，酒債何妨范鉤簾。拌醉百年成一醉，叩留明月和文章。」○彭應壽遊西湖二首：「十里花陰夾道迷，水亭宛轉

映芳境。舟過綠浦烟光潤，山壓紅樓樹色低，香氣不消明月夜，笙歌散盡畫橋西。岳王祠裏應千古，石馬猶疑向北嘶。」
 「湖山遊覽望中迷，拾翠人來花滿蹊，燈火洲前自朝暮，樓臺波面失東西。開簾烟月侵衣冷，到寺松蘿拂面低，只道冶遊多樂事，興亡異代事凄凄。」
 ○又九日宿淨慈詩：「湖上秋風喚客杯，天涯九日獨登台。南朝城闕孤烟細，水國人家夕照開。花雨空階僧入定，松雲滿徑鶴飛來，上方僧榻多清事，泛菊題糕眼色微。」
 ○又湖上進艇：「西湖風日好，進艇傍名堤。松霧迷三竺，花陰覆六橋，綺筵山色映，歌管翠華消。欲問前朝事，錢唐去去潮。」

〔一〕惠本作「畫」。

〔二〕惠本作「士」。

〔三〕惠本作「異」。

〔四〕惠本作「水」。

〔五〕惠本下增「高文端公墓」一條，內容如下：

高文端公墓，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高儀諱彝墓也。文端，錢唐人，斥羈花居僧舍地葬焉。

〔六〕以下「遂籍上元縣……」文備數句，惠本缺。

〔七〕「二月丙午」四字，惠本缺。

〔八〕「今」字，惠本缺。

〔九〕「有莫不畢備」五字，惠本缺。

〔十〕「上爲觀御輪曼，以饒其類」二句，惠本作「御輪也」。

〔十一〕惠本作「深」。

〔十二〕惠本作「深」。

〔十三〕惠本作「然」。

〔十四〕惠本作「泉」。

〔十五〕惠本作「泉」。

〔十六〕惠本作「泉」。

〔十七〕「天眞書院」，惠本作「勳賢祠」。

〔十八〕「後」字，惠本缺。

〔十九〕以下惠本不作「天眞書院」，作「勳賢祠」，內容如下：

勳賢祠，舊名天眞精舍，在天龍寺之左。嘉靖九年，食事王臣、揚陽諸侃、會稽鍾德洪、王觀、陳金聚、寺僧地，創建精舍，祀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中爲祠堂，後爲文明閣、藏書室、傳經樓、望海亭諸處。盡辟出，以待四方學者。萬曆二年，侍郎萬安督公按浙，增建經道堂。八年，毀天下書院，而精舍亦沒爲里甲所創。十一年，蕭公督撫兩浙，與侍郎江陰范公衡爲之，爲請于朝，賜額是兩公

講，復創興田，仍飲賜祠額，有司春秋致祭如禮云。○王伯安西安兩中寄德洪、汝中，并示書院諸生詩：「幾度西安道，江聲暮雨時，機歸鷗鳥破，蹤跡水雲疑。仗劍非吾事，傳經愧爾師，天眞泉石秀，新有鹿門期。」
 ○又將答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眞之奇時：「不踏天眞路，依稀二十年。石門深竹徑，蒼峽湧雲泉，半壁藏青海，龜瞻見宋田。文明原有象，卜築豈無緣？」

〔一〕惠本作「破」。

〔二〕惠本作「圖」。

〔三〕惠本作「制」。

〔四〕惠本作「緒」。

〔五〕惠本下有「理誅，贈太子少保，賜諡」等九字。

〔六〕惠本下有「隆慶初，用張諫言，贈尚書」等十字。

〔七〕「歷官」二字，惠本缺。

〔八〕惠本下有「庶吉士，諫止南巡，出爲廣德知州，召還」等十五字。

〔九〕惠本作「舉隆慶戊辰進士，歷官南京刑部主事郎中，廣西提學僉事。隆子變，以恩蔭歷官應天治中、長蘆運同。折之子錦，舉萬曆甲戌進士。錦之伯兄曾孫金，丙子舉人。」

〔十〕惠本下有「班」字。

〔十一〕惠本下有「淵、侍郎職」四字。

〔十二〕惠本下有「學使折」四字。

〔十三〕「折」字惠本缺，惠本「修撰」下多「學使錄」三字。

〔十四〕惠本作「庵」。

〔十五〕惠本作「庵」。

〔十六〕惠本作「庵」。

〔十七〕惠本作「出」。

〔十八〕惠本作「出」。

〔十九〕惠本作「漁」。

〔二十〕惠本作「漁」。

〔二十一〕惠本作「漁」。

〔二十二〕惠本作「漁」。

〔二十三〕惠本「家」字作黑方框。

〔二十四〕惠本作「重」。

〔二十五〕惠本作「重」。

〔二十六〕惠本作「鏡」。

〔二十七〕惠本作「鏡」。

- 〔五〕惠本作「繫」。
 〔六〕惠本作「亭」。
 〔七〕惠本作「虎」。
 〔八〕惠本作「餘戰」。
 〔九〕惠本作「琛」。
 〔一〇〕惠本作「爲」。
 〔一一〕惠本作「借」。
 〔一二〕惠本下多「紫陽書院」四字。
 〔一三〕以下惠本增紫陽書院一條，內容如下：
 紫陽書院，祀紫陽先生也。蓋先生授學浙東時，有大惠政，於法得祀。落星屢加修葺，有藥道堂，初陽山房，浴日泉，瑞瑞坡，寶雲茶場諸勝。
 〔一四〕此句惠本作「在智果寺西南」。
 〔一五〕「爲」字惠本缺。
 〔一六〕「馬氏」二字惠本缺。
 〔一七〕「實者」二字惠本缺。
 〔一八〕惠本作「汗」。
 〔一九〕惠本作「喧」。
 〔二〇〕惠本作「爐」。
 〔二一〕惠本作「顯」。
 〔二二〕惠本作「鐘」。
 〔二三〕惠本作「落」。
 〔二四〕惠本作「兩」。
 〔二五〕惠本作「漁」。
 〔二六〕惠本作「門」。
 〔二七〕「時」字惠本缺。
 〔二八〕惠本作「毀」。
 〔二九〕惠本作「魚」。
 〔三〇〕惠本作「釣」。
 〔三一〕惠本作「直」。
 〔三二〕惠本作「其」。

- 〔三三〕惠本作「推」。
 〔三四〕惠本作「毒」。
 〔三五〕惠本作「愛」。
 〔三六〕惠本作「巖」。
 〔三七〕惠本作「水」。
 〔三八〕惠本作「邑」。
 〔三九〕惠本作「蜂蟻」。
 〔四〇〕惠本作「遊」。
 〔四一〕惠本作「凡」。
 〔四二〕惠本作「機」。
 〔四三〕「二」字惠本均作「律」。
 〔四四〕惠本作「更」。
 〔四五〕惠本作「機」。
 〔四六〕惠本作「書」。
 〔四七〕惠本作「格」。
 〔四八〕惠本作「機」。
 〔四九〕惠本作「屋」。
 〔五〇〕惠本作「振」。
 〔五一〕惠本作「偶」。
 〔五二〕惠本下增「萬曆二年，督撫高安縣公按浙，重修前殿，刑部員外郎沈友鑑爲記」二十六字。
 〔五三〕「東轅行祠」四字，惠本缺。
 〔五四〕惠本作「音」。
 〔五五〕「臣惶懼頓首」五字，惠本缺。
 〔五六〕「海山歸會……」等四句，惠本缺。
 〔五七〕惠本作「書」。
 〔五八〕「表入，帝嘉之」五字，惠本缺。
 〔五九〕惠本作「罕」。
 〔六〇〕惠本下有「報功祠」三字。
 〔六一〕惠本作「樹」。
 〔六二〕惠本作「返」。

- 〔三〕惠本作「廟」。
- 〔二八〕惠本作「不」。
- 〔二七〕惠本作「三」。
- 〔二六〕惠本作「養」，誤。
- 〔二五〕惠本作「二」。
- 〔二四〕「鳳」字，惠本缺。
- 〔二三〕惠本作「二」。
- 〔二二〕惠本作「養」。
- 〔二一〕惠本作「栗」。
- 〔二〇〕惠本作「翼」。
- 〔一九〕惠本作「又」。
- 〔一八〕此「成」字，嘉靖本及嘉惠堂本均作「元」，按之前文，爲「開成」而非「開元」，陸游「閨古泉記」
- 〔一七〕（載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亦作「開成」，應以「成」字爲是，故改。
- 〔一六〕惠本作「義」，誤。
- 〔一五〕惠本作「比」。
- 〔一四〕惠本作「四」，誤。
- 〔一三〕「發」字，惠本均作「象」。
- 〔一二〕惠本作「幾」，誤。
- 〔一一〕惠本作「過」。
- 〔一〇〕惠本作「哀」，誤。
- 〔九〕「笑」字，惠本缺。
- 〔八〕惠本作「縮」。
- 〔七〕惠本作「美」，誤。
- 〔六〕惠本作「大」。
- 〔五〕惠本作「冷」。
- 〔四〕惠本作「冷」。
- 〔三〕惠本作「冷」。
- 〔二〕「疏于朝……」等三句，惠本作「疏請名惠遷，從子珪之號也」。
- 〔一〕「宋」字，惠本缺。
- 〔〇〕「今」字，惠本作「後俱」。

- 〔一四〕惠本下有「近里人趙鳴鸞捐貲，復其井，併建奉慶院」。
- 〔一三〕惠本作「義」。
- 〔一二〕惠本作「溪」。
- 〔一一〕「性」字，惠本無。
- 〔一〇〕「一」字，惠本均作「鈴」。
- 〔九〕以下惠本多「續東坡」一則，內容如下：
- 續東坡，舊名保安樓，總制新安胡公宗憲建。萬曆十一年，司馬銅梁張公佳尤重建，規制雄偉，爲會城大觀，張公自爲記。
- 〔八〕「朝天門外」四字，惠本無。
- 〔七〕惠本作「從」。
- 〔六〕惠本作「雲」。
- 〔五〕惠本作「致」。
- 〔四〕「是日，僅閱秋收冬藏四匪」九字，惠本無。
- 〔三〕惠本作「府」。
- 〔二〕惠本下有「慶忠祠」三字。
- 〔一〕惠本作「慶」，誤。
- 〔〇〕惠本作「福」。
- 〔一四〕惠本作「奇」。
- 〔一三〕惠本作「奇」。
- 〔一二〕惠本作「奇」。
- 〔一一〕惠本下有「金龍四大王祠，萬曆間建，沈友儒記」十四字。
- 〔一〇〕惠本作「福」。
- 〔九〕惠本作「福」。
- 〔八〕惠本作「福」。
- 〔七〕惠本作「福」。
- 〔六〕惠本作「福」。
- 〔五〕以下惠本增「慶忠祠」一條，內容如下：
- 慶忠祠，在錢唐學宮之東，舊爲清軍公館。萬曆二年，侍御萬安肅公廉改祀國朝革除死事諸臣，修撰王叔英、博士方孝孺、副使程本立、都御史陳性善、太常少卿盧原質、左拾遺戴德彝、都給事關泰、戶部侍郎卓敬、盧迥、谷府長史劉璣、蕭縣知縣鄭恕、東平州吏目鄭華、監察御史鄭公智、陝西僉事林嘉猷，繼有司以時致祭云。大學士呂本爲之記。
- 〔一四〕惠本作「福」。
- 〔一三〕惠本作「福」。

- (一六) 惠本作「磐」。
- (一七) 惠本作「延」。
- (一八) 惠本下有「舊城隍廟」四字。
- (一九) 惠本作「藥」。
- (二〇) 惠本下增「舊城隍廟」一條，內容如下：
- 舊城隍廟，在羊市。宋紹興元年建，以前靈穀。國朝永樂末年，憲使周公以直道被法，後授杭州城隍神。數見許蟹，杭民因奉其主為新城隍，而改奉舊主於此，為舊城隍廟。
- (二一) 「舊在新門外……」等三句，惠本缺。
- (二二) 惠本下有「嘉靖二十年燬，僧圓鼎重建」十一字。
- (二三) 惠本作「平」。
- (二四) 惠本下有「萬曆中，建海月橋于橋南」十字。
- (二五) 惠本作「聯」。
- (二六) 惠本作「建」。
- (二七) 惠本作「遷」。
- (二八) 惠本作「破」。
- (二九) 「錢塘」二字，惠本均作「錢唐」。
- (三〇) 惠本作「西」。
- (三一) 惠本作「二」。
- (三二) 惠本下有「觀橋北，有普庵院，至正年建」十一字。
- (三三) 惠本作「屬」，誤。
- (三四) 惠本作「太」，誤。
- (三五) 惠本作「淮」。
- (三六) 惠本作「觀」。
- (三七) 「已」字，惠本缺。
- (三八) 「而」字，惠本缺。
- (三九) 「射圃，乃」三字，惠本作「校士館，舊為」
- (四〇) 惠本下有「嘉靖三十二年，督學桐城阮公勳改建，校士于此」十九字。
- (四一) 「者」字，惠本缺。
- (四二) 惠本作「家」。
- (四三) 惠本作「泊」。

- (四四) 惠本作「乾」。
- (四五) 惠本作「河」。
- (四六) 「二十六年」，惠本作「間」。
- (四七) 惠本下有「今復建」三字。
- (四八) 惠本作「藥」。
- (四九) 惠本作「桂」，誤。
- (五〇) 惠本作「州」。
- (五一) 惠本下有「萬曆庚辰重修，刑部員外郎沈友鶴記」十五字。
- (五二) 惠本作「耶」。
- (五三) 惠本作「馳」。
- (五四) 惠本作「驚」，誤。
- (五五) 惠本作「年」。
- (五六) 惠本作「太」。
- (五七) 惠本作「月」。
- (五八) 惠本作「更」。
- (五九) 惠本作「夢」。

西湖遊覽志餘第一卷

錢唐川汝成輯撰

帝王都會

杭州之名，相傳神禹治水，會諸侯於會稽，至此舍杭登陸，因名禹杭。至少康，封庶子無餘於越，以主禹祀，又名餘杭。秦置餘杭縣，隋置杭州。竊謂當神禹治水時，吳越之區，皆懷山襄陵之勢，縱有平陸，非浮橋緣延，不可徑渡，不得於此顧云舍杭登陸也。說文：『杭者，方舟也，方舟者，並舟也。』禮：『大夫方舟，士特舟。』所謂方舟，殆今浮橋是也。蓋神禹至此，溪壑繁邁，造杭以渡，越人思之，且傳其制，遂名禹杭耳。

錢塘之名，劉道真云：『唐元和中，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募有能致土一斛者與千錢，來者雲集，俄云不復用矣，民皆棄去，而唐成，故名錢塘。』世說又云：『晉時沈姓者，令錢唐，龍民致土築唐，而錢實不給。』至唐時，避國號，加土於唐，改稱錢塘。然秦時置會稽郡錢唐縣，而史記亦云：『秦始皇下丹陽，至錢唐，臨湖江，上會稽。』則錢唐非始於晉，唐時明矣。考之釋文，唐，途也；錢，古錢姓。豈秦漢間有姓錢者居此，或築堤捍水，而遂繫之以唐歟？

杭地屬吳，周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句踐入臣於吳，羣臣送至湖江，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湖江。遂謂吳、越必以湖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唐舊爲越，自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即橋李，本嘉興府崇德縣，有禦兒鄉，有水名語水，語與禦通。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於橋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橋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句踐迎擊之橋李。賈逵註云：橋李，越地。據此，則橋李以南爲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句踐既臣於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而，西至橋李，南至姑末，北至平原。越絕書作武原，今海鹽是也，縱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與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即橋李，吳越越地，以爲越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越地。』則吳、越疆界，尤極分明，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皆有可辨者，其一爲越界臣祖句踐於湖江，遂謂吳、越以湖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句踐方保

栖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於江濱也。其一謂夫差走餘杭山，則謂餘杭在吳境內，殊不知吳自有秦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栖於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毗陵縣五十里，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且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湖江，則湖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有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於吳者也。所謂至湖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榮以爲故吳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辭不別白，故於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湖江。則是湖江以西，本非吳境，乃楚因越地而開者也。合是二說，則郡志之誤，可以渙然無疑矣。

錢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臨安里有大木，鏐幼時，與羣兒戲木下，鏐坐大石，指麾羣兒爲隊伍，號令有法，羣兒皆憚之。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爲盜。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與鏐飲博，起皆禁其諸子，諸子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牛斗，錢唐分也，因遊錢唐，占之，又在臨安，乃之臨安。以相法隱市中，因求其人。起與術者善，術者私謂起曰：『古君縣有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起乃置酒，悉召縣中賢豪爲會，陰令術者徧視之，皆不足當。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懼，反走。術者望見之，大驚，曰：『此真貴人也。』起笑曰：『此吾傍舍錢生，博徒爾。』術者召鏐，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者，因此人也。』適思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因與起訣曰：『吾求其人者，非有所欲也，直欲賀吾術爾。』明日，遂去。起始繼其子等與鏐遊，時時貸其窮乏，及鏐貴，群起爲賓客。

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黃昌募鄉兵討賊，表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兵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鏐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鏐引勁卒蹙之，斬首數百級。鏐曰：『此可一用爾，若大衆至，何可敵耶？』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者，地名也，告道傍婦曰：『後有問者，告曰：『臨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婦語，不知地名，皆曰：『傳十餘卒尙不可敵，況八百里屯兵乎？』乃引兵還。

中和二年，越州觀察使劉漢宏，與杭州刺史董昌構兵，鏐擊斬漢宏，乃奏昌爲越州觀察使，而自居杭州。昭宗拜鏐爲都團練使，尋進鎮海軍節度使。頃之，董昌以羅平島議反越州，鏐擊取之，乃進鏐封爵，而錫之鐵券，曰：『維乾寧四年，歲次丁巳八月甲辰朔，四日丁未，皇帝若曰：』

杏爾鎮海、鎮東等軍節度，瀾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瀾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越等州諸軍事，兼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錢鏐。朕聞銘鄧之勳，言垂漢典，載孔理之德，事美魯經，則知褒德策勳，古今一致。頃者，董昌僭亂，爲昏鏡水，狂謀惡貫，流染齊人，而爾披攘兇渠，盪定江表，忠以衛社稷，惠以福生靈。其機也氣稟清，其化也德風泰，拯吳粵於塗炭之上，師無私焉，保餘杭於金湯之固，政有經矣。志獎王室，績冠侯藩，著於旂常，流在丹素，雖鍾繇刊五熟之釜，寶憲勸燕然之山，未足論功，抑有異數。是用錫其金版，中以誓詞，長江有似帶之期，泰華有如卷之日，惟我念功之旨，永將延祚子孫，使卿長襲寵榮，克保富貴。卿恕九死，子孫三死，或犯常刑，有司不得加責，承我信誓，往惟欽哉。宜付史館，頒示天下。鏐如越州受命，還治錢塘，名所居營曰『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幼所戲大木曰『衣錦將軍』。

天復二年，封鏐越王，天祐元年，改封吳王，開平元年，梁太祖即位，封吳越王。時有勸鏐拒命者，鏐不納，笑曰：『吾不失爲孫仲謀。』竟受命，改臨安爲衣錦軍。展飭禁隴，旌旗鼓吹，振耀山谷，童時釣弋之所，盡崇以華屋，販鹽擔賣，亦裁錦袍之。歎曰：『焉敢忘本！』一隣媼，九十餘歲矣，攜壺漿角黍迎鏐，呼曰：『錢婆留，寧馨長進！』鏐下車拜之。蓋鏐生時，光怪滿室，其父欲不舉，是媼強留之，故名『錢婆留』也。鏐既置酒，父老高會，男婦八十歲以上者，金尊百歲者玉尊，時飲玉尊者十餘人。鏐執爵上壽，歌曰：『三節還鄉掛錦衣，吳越一王驕馬歸，天明明兮愛日輝，百歲在茲分會時稀。』時父老聞歌，多不解音律，鏐覺其歡意不治，乃高揭吳音以歌曰：『你輩見媼底歡喜，別是一般滋味子，長在我懷心子裏。』歌訖，眾座府之，叫笑振席。二年，册鏐尚父。長興三年，鏐卒，年八十一，諡武肅。子元瓘立。

武肅王起側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板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即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

元瓘，字明寶，善撫將士，好儒學，善爲詩。使其國相沈樞置『擇能院』，選吳中文士錄用之。然性奢僭，治宮室，天福六年，大火，燒宮室迨盡，元瓘避之，火輒隨發，元瓘大懼，因病狂，是歲卒，年五十五，諡文穆。子佐立。

佐，字祐，立時年十三，諸將皆少佐。佐初優容之，諸將稍不法，佐乃黜其大將，國中皆畏服。卒年二十，諡忠獻。弟俶立。

俶，字文德，宋太祖即位，賜俶『開吳鎮越、榮文耀武功臣』。開寶九年，俶率子惟濟等入朝，賜居禮賢宅，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頃之，俶辭歸，廷臣請留勿遣。太祖不納，竟遣之，曰：『善保汝國，盡我一世，足矣。』乃出文字一匣，付俶曰：『到國閱之，途中勿啓也。』俶歸錢唐，啓閱，皆廷臣請留章疏也。泣下曰：『我何敢負官家。』及太宗即位，俶遂納土，改封淮海國王。辭國號，封鄆王，薨，諡忠懿。俶性謙謹，未嘗作物，雖身當除國，而享富貴者七十年，子孫繩繩，比登應仕，尤稱世家。

開寶初，忠懿王俶遣其臣黃夷簡入見，太祖謂曰：『歸與元帥言，朕已於薰風門外建離宮，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元帥，先朝者居之。今煜頗強不朝，吾已遣兵往矣。元帥可暫來一見，慰我延想，即當遣還也。』忠懿王聞之，遂入朝。太祖大喜，召宴後苑，時惟太宗及秦王侍坐，酒酣，詔王與太宗敘兄弟齒，坐太宗上，俶叩頭辭讓，繼之以泣，方得免。俶後入朝，太宗亦宴苑中，安僖王惟濟侍焉。泛舟宮池，太宗手舉御杯賜，俶跪而飲之。明日，奉表謝。其略曰：『御苑深沈，想人臣之不到，天顏咫尺，惟父子以同親。』其優禮如此。○忠懿王入朝，太祖爲置宴，出內妓，彈琵琶，王獻詞曰：『金鳳欲飛還墮，情脈脈，看郎玉樓雲雨隔。』太祖憐之，起指其背，曰：『吾不殺錢王。』

忠懿王時，有和尚行歌於市云：『還鄉寂寂杳無蹤，不挂征帆水陸通。踏得故鄉田地穩，更無南北與西東。』或問其說，但云：『明年大家都去。』未幾，果有納土之應。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還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太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蓋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揚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略，皆用世之智也。

歐陽公五代史敘列國云：『開諸故老，謂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頗疑吳越後自諱之。』宋時，王順伯收陳安府故碑，有石屋崇化寺幢，題天寶四年，明慶寺幢，題天寶五年，九里松觀音尊勝幢，題寶大二年，水月寺幢，題寶正元年，招賢寺幢，題寶正二年，小明慶金牛瑪瑙等九幢，皆題寶正，貢院橋柱，題寶正六年。至武肅王薨，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臣事中國。然則天寶、寶大、寶正三名，皆僭號也。至今寺中石塔，有吳越王并年號處，皆錯亂模糊，

蓋歸宋納土時所改，不識順伯所收，能盡錄否耳？

吳越國治，在鳳凰山下，乃唐以前州治也。其子城，南爲通越門，北爲雙門，皆金鋪鐵葉，用以禦侮。宋初，卽其宮爲州治，政和二年，郡守孫洙改雙門，易以木石，宋高宗南渡，卽州治爲行宮，徙州治於清波門內。

錢氏之建國也，築城自秦望山，由夾城東至江干，薄錢唐湖，覆山、范浦，凡七十里。城門凡十，曰『朝天門』，在吳山下，今鎮海樓。曰『龍山門』，在六和塔西。曰『竹車門』，在望仙橋東南。曰『新門』，在炭橋東。曰『南土門』，在薦橋門外。曰『北土門』，在舊菜市門外。曰『鹽橋門』，在舊鹽橋西。曰『西關門』，在雷峯塔下。曰『北關門』，在夾城巷。曰『寶德門』，在艮山門外無星橋。蓋其時城垣南北展而東西縮。唐乾寧間，楊行密將攻杭州，僧祖肩密來瞰城，祖肩曰：『此腰鼓城也，擊之終不可得。』又聞鼓角聲，曰：『錢氏子孫當貴盛，未可圖也。』其營屯凡六：曰『白壁營』，在城南上隅。曰『寶劍營』，在鍾公橋北。曰『青字營』，在鹽橋東。曰『福州營』，在梅家橋東。曰『馬家營』，在修文坊內。曰『大路營』，在褚家塘。

錢氏錢勞玉冊，國除日，進之內帑。宋季兵亂，勞沉渭水中者五十六年。元至順二年，漁人獲而售之。錢氏之後居天台者，曰『世珪』。皇明洪武二年，大封功臣，取其券以爲式，尋還其家。高季迪爲之歌云：『妖兒初下含元殿，天子仍居少陽院，諸藩從此擁連城，朝貢皆停事攻戰。鼓王已去梁王來，長安宮闕生蒿萊，天目山前異人出，金戈雙舉風烟開。羅平惡鳥啼初起，犀弩三千射潮水，歸來父老拜旌旂，醞酒撻牛宴鄉里。輕裘駿馬驕春風，錦袍玉帶真英雄，詔書特賜誓終始，黃金鑲字旌殊功。虎符龍節形弓矢，後嗣猶令赦三死，盡言恩寵冠當時，天府丹青未踰此。摩挲舊物四百年，古色滿面凝蒼烟，天祐宰相署名在，尋文再讀心茫然。古來保族須忠節，受此幾人還覆滅，王家勳業至今傳，不在區區一方鐵。人生富貴知幾時，泰山作礪徒相期，行人曾過表忠觀，風雨斷碑埋殘碑。』

舊傳識記有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或云晉郭璞作。錢氏有國時，不欲其語聞之中國，更其末句云『異姓王』。蘇子瞻作表忠觀碑，特表其事，首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蓋全用識語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帝王都會

高宗，徽宗第九子，母曰顯仁皇后章氏，宣和三年，封康王。靖康元年，金人犯汴京，以二帝北去，高宗即位於應天府。建炎三年二月，幸杭州，陞爲臨安府，四月幸建業，十月還臨安，定其都之策。金人犯臨安，出居越州，次溫州，紹興二年正月，還臨安。在位三十六年，禪於孝宗，退居德壽宮，上尊號曰「光義壽皇太上皇帝」，受養二十四年，崩，壽八十一，葬於會稽，陵曰「永思」。

太祖次陳橋驛，從仁和門入。高宗由海道過杭，聞縣名仁和，甚喜，曰：「此京師門名也。」駐蹕之意始此。

高宗南幸，舟泊岸，執政必登舟朝謁，行於沮洳，則履芒鞋。宰相呂元直願同謁，戲曰：「草履便將爲赤鳥。」既而傍舟水深，乃積稻稈以進，參政范覺民曰：「稻稈聊以當沙堤。」

高宗好養鷄鵒，躬自飛放，有士人題詩云：「鴉鵒飛騰遶帝都，暮收朝放費工夫。何如養箇南來鴈，沙灘能傳二帝書。」高宗聞之，召見士人，即命補官。

高宗嘗宴大臣，見張循王俊持一扇，有玉孩兒扇墜，上識是十年前往四明，誤墜於水，屢尋不獲，乃詢於張循王，對曰：「臣於清河坊舖家買得。」召問舖家，云：「得於提籃人。」復追根問，回奏云：「於候潮門外陳宅廚娘處買得。」又追問廚娘，云：「破黃花魚腹中得之。」奏聞，上大悅，以爲失物復還之兆，舖家及提籃人補授尉，廚娘封孺人，循王賞賜甚厚。

紹興二十六年，以戶部尚書韓仲通兼知臨安府，七月，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上曰：「臨安民有納本戶絹一疋，被退出，詢之云：『官中以不經提戶，不肯受。』朕令人以五千五百錢買之，乃是好絹。」令仲通根治，且曰：「近在盤轍尙爾，外方想不勝其弊。」九月，知臨安府榮龜簡對，上謂大臣曰：「朕嘗諭以約束吏姦，遠還商賈物貨，勿留民訟，它如御膳之屬，近來未嘗取辦，雖片紙亦不責其供用。」閏十月初，罷臨安府左右廂官。時城外已置南北廂官，榮龜請於城內分置二員，掌訟牒，以京朝官爲之。

高宗以府治爲行宮，書題中和堂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親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勳，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吾身，艱難務遺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勵君子，屬意種蠶臣。」嗟乎！有一岳武穆而不

能用，乃顧思村於異代耶？

紹興中，楊存中在建康旗上畫雙勝連環，謂之二勝環，意取兩宮北還之義。後得美玉，琢爲帽環以進，有一伶在傍，高宗指示之曰：「此乃楊太尉所進二勝環。」伶人跪捧接諦觀，徐奏曰：「可惜二勝環放廢後。」高宗爲之改容。

沈才之以弈棋得幸高宗，爲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非，上諭之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云：「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挾竹篋二十，逐之。

高宗在德壽宮，每進膳，必置匙筯兩副，食前多品，擇取欲食者，以別筯取置一器中，食之必盡，飯則以別匙減而後食。吳后嘗問其故，對曰：「不欲以殘食與宮人食也。」

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福建解試「四海想中興之美賦」，第五韻隔對云：「蔥嶺金隄，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御覽，高宗親書此聯，黏之殿壁。及唱名，上云：「卿便是陳修。」因誦此聯，凄然出涕，問：「卿有子否？」對曰：「臣年六十三歲，尙未娶。」乃詔出內人施氏嫁之，年二十三，齒甚厚。時人戲爲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幾，四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素，興化人，解試「中興日月可冀賦」，一聯云：「佇觀倭屬，復光司錄之儀，忍死須臾，咸泣山東之詔。」亦經御覽，唱名特加一贊。

高宗漁父詞云：「薄晚烟林淡翠微，江邊秋月已明輝。縱遠花，適天機，水底閒雲片段飛。」又云：「青草開時已過船，錦鱗躍處浪痕圓。竹葉酒，柳花氈，有意沙鷗伴我眠。」又云：「水涵微影滿虛明，小笠輕裘未易晴。明鏡裏，數紋生，白鷺飛來空外聲。」詞致清遠，雖客江湖擅名一時者，不能及也。

紹興、淳熙之間，頗稱康裕，君相縱逸，耽樂湖山，無復新亭之淚。士人林升者，題一絕於旅邸云：「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便把杭州作汴州。」又湖南有白塔橋，印賣朝京路經，士庶往臨安者，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一絕云：「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數中原有幾程？」觀此，則宋時偏安之計，亦可哀矣。是以論者以西湖爲尤物，比之西施之破吳也。張志道詩云：「荷花桂子不勝悲，江介年華憶昔時，天目山來孤鳳歇，海門潮去六龍移。賈充誤世終無策，庾信哀時尙有詞，莫向中原誇絕景，西湖遺恨是西施。」

思陵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當干戈倥傯之際，訪求法書名畫，不遺餘力，清閒之餘，展玩模榻，不少厭怠，四方獻奉無虛日。又於權場購北方遺失物，故紹興內府所藏，不減宣、政。惜乎鑒定諸人，如曹勛、朱勳、龍大淵、張俊、鄭藻、平協、劉炎、黃冕、魏茂實、任原輩，人品不高，目力苦

短，凡經前輩品題者，盡皆折去，故御府所藏，多無題識，源委授受，歲月考訂，遂不可求，爲可恨耳。

高宗嘗御書六經，以賜國子監，及以石本賜諸州庠。翰墨稍倦，即命吳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湯茗甚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人？」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經勅職，廢爲庶人。貧無以糊口，來從師舅覓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尙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皇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乃曰：「朕老矣，人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某人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見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即以諭宰相，宰相謂職污狼籍，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德壽始笑而言。明日，孝宗再諭宰相，宰相猶執前說，孝宗曰：「昨日太上聖怒，朕幾無地縫可入，縱大逆謀反，也須放他。」遂盡復原官，予大郡。後數日，德壽再往，其人曰：「臣已得恩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德壽生日，每歲進奉有常數，一日，忽減數項，德壽大怒。孝宗皇懼，召宰相虞允文語之。允文曰：「臣請見而解之。」孝宗曰：「朕立待卿回奏。」允文到宮上謁，德壽盛氣。頃之，曰：「朕老而不死，爲人所厭。」允文曰：「皇帝聖孝，本不欲如此，罪在小臣。謂陛下聖壽無疆，生民膏血有限，減生民有限之膏血，益陛下無疆之聖壽。」德壽大喜，酌以御醪一杯，因以金酒器賜之。允文回奏孝宗，孝宗亦大喜，酌酒賜金如德壽云。

德壽在北內，屬意玩好，孝宗時時網羅人間，以供怡顏。將舉慶典，市買通衢，因左璫以進。帶十三銖，銖皆正透，有一壽星扶杖立。上得之喜，不復問價，將以爲元日壽厄之佈。買索十萬緡，既成矣，有他璫從買求金，不得，則誣之曰：「凡壽星之扶杖者，杖過於人，且語曲有奇相。今杖直而短，僅至身之半，不祥物也。」亟宜視之，如言，遂卻之。此語既聞，遍國中無復售者。

先是，徽宗夢錢武肅王乞還兩瀛，繼甚懇，且曰：「以好來朝，何故留我？我當遣第三子居之。」覺而與鄭后言之，鄭后曰：「妾夢亦然，果何祥也？」須臾，章妃報誕，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臨視，抱膝間，甚喜，戲妃曰：「酷似瀛臉。」蓋妃雖賸貴開封，而原占於瀛，豈生固有本？而錢王壽八十一，高宗亦壽八十一，以夢應之，良不誣矣。

紹興間，和議成，顯仁后章氏自北渡將還，欽宗挽其輪，泣曰：「第與吾同歸，得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九哥也。」后不能卻，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迎若者，有誓吾目。」乃升車歸。見高宗殊無迎復意，后爲之惘然，兩目俱盲。有道士應募入療，金針一撥，左翳脫然，后大喜，請療其右，報當不費。道士笑曰：「后以一目視足矣，以一目存誓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吾師聖人也，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顧曰：「太后不相忘，略修靈泉縣朱仙觀足矣。」倏忽不見。遂命成都帥王剛中修朱仙觀，圖其形，儼然當日道士也。

宣、政極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麝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饒光香滑，鈞天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進此，章太后旋鑾沙漠，復值稱壽。高宗極天下之養，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卮白太后云：「此燭頗愜聖意否？」太后曰：「爾等每夜常設數百枝賜諸人，闕內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憲聖與太后，初不以色幸，自南渡以來，至爲天下母，率多魚貫以進，常以疾辭。思陵念其久服勤勞，每欲正六宮之位，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上嘗語之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候姐姐歸，爾其遷矣。」憲聖再拜謝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執于定省，每遇天日晴美，賞花宴集，纔一思之，淚從腸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亦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回鑾，以向書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以憲聖賜上，恐憲聖記微時事，故無援立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合取姐姐教旨。」太后陽語上曰：「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后之命，德妃吳氏，可立爲后。」遂開禧三朝之功云。

孝宗，秀王子，太祖七世孫也。高宗育以爲子，改元隆興，乾道、淳熙，在位二十六年，禪于光宗，退居重華宮，上尊號曰「至尊壽聖皇帝」。又五年崩，壽六十二，諡曰「永阜」。

孝宗初，與恩平郡王璫同養于宮中。孝宗英睿夙成，秦檜憚之。憲聖後亦主璫，高宗聖意雖有所向，而未決。嘗各賜宮女十人，史丞相浩，時爲普安府教授，即爲王言曰：「上以就王耳，當謹奉之。」王亦以爲然。閱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八，皆犯之矣。普安者，完壁也。已而，皆竟賜焉。上意遂定。

隆興初，孝宗銳志復古，戒燕安之煖，躬御鞍馬，以習勞事。時召諸將，華輦殿中，雖風雨亦張油布，布沙除地，事臣以宗廟之重，不宜乘危，交章進諫，弗聽。一日，親按輦，折旋稍久，馬不勝勦，逸入廐間，簷低觸輦，俠陸驚嘶失色，兩奔校馬，已馳過矣。上擁欄垂立，徐扶而下，神采不

動，殿下皆稱萬歲。又嘗于宮中攜漆柱杖，宦官宮妾，莫敢視。一日，遊後苑，偶忘攜焉，命兩小黃門取之，力曳乃舉，蓋精鐵也。

光堯既與子，孝宗敬愛日隆，每問安北宮，問及治道。時孝宗銳意大功，新進逢迎，務為可喜，淳熙中，上益明習國事，老成向用矣。一日，朝德壽，謂之曰：『天下事，不必乘快，要在堅忍，終于有成。』上再拜，大書揭于德壽殿。比歲貢士，或聞其語，而不明于大對，但即其近似為名，或曰持守，或曰要終。至集英傳臚，宰執進讀，獨有一卷，首曰：『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人主不可無堅忍之心。』上覽而喜之，遂為第一。

高宗、孝宗在御，每三年大比，下詔前一日，捧詔露香殿，曰：『朝廷用人，別無他路，止有科舉，願天生幾箇好人，來輔國家。』及進殿試策題，臨軒唱名，必三日，前精禱于天。所以兩朝人才，彬彬有聞，二帝祈天之效也。

本應之，名待問，孝宗問之曰：『本姓起於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本虛元者，豈去複字之苗裔乎？』他日，謂洪邁曰：『本待問乃卿婿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歎曰：『聖主高機，廣覽如此，為士可不研博古今耶？』

孝宗時，有王過者，蜀人，著《萬聲》，猶在選調。宰相薦之，上殿，孝宗率爾問之曰：『李融字若川，何謂？』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嘉，詔除翰林院編修。

永嘉甄龍友，滑稽辯捷，名冠一時。嘗遊天竺寺，集詩句贊大士，大書於壁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孝廟臨幸，一見賞之，詔侍臣物色其人。或以甄姓名聞，且曰：『是温州狂生，用之恐敗俗。』上曰：『朕自識拔，卿等勿阻也。』趣召入見，上問曰：『卿名龍友，何義云然？』龍友倉猝不知所對，上遂不悅。龍友退，乃思得之曰：『陛下為堯舜之君，故臣得與堯龍為友。』龍友之給捷，而一時情懷，豈非榮進有數乎？

程泰之以天官兼經筵進講，再貢闕文疑議，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上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為之說？且地理既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也。』既而補外。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為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說拜謝，退而約客，客至則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而中使以上尊珍膳賜，說為表謝，因附奏：『臣嘗奉旨而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顧小黃

門官：『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撫然而罷。

孝宗居高宗喪，百日後，尚進素膳，毀瘠特甚。吳夫人者，潛邸舊人也，屢以過損為言，上堅不從。夫人一日密諭尚食內侍云：『官家食素多時，甚覺清瘦，汝輩可自作商量。』於是潛以雞汁等雜素饌中以進。上食之，覺爽口，詢所以然，內侍恐甚，以實告，上大怒。皇太后聞之，過宮力解，乃出吳夫人於外，內侍等罷職有差。

孝宗時，上座試卷，時經御覽，辛丑大旱七月，私試『閔雨有志乎民賦』，魁士劉大譽賦中有『商霖未作，相傳說於高宗；漢早欲蘇，烹弘羊於孝武』之句。時趙溫叔為相，孝宗遂欲因此罷之，會有詔迎天竺觀音就明慶寺請禱，有為詩者曰：『走殺東頭供奉班，傳宣聖旨到人間。太平宰相堂中坐，天竺觀音卻下山。』溫叔聞之，遂乞免。

淳熙中，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於德壽宮，置酒賦詩為樂，從臣皆和，周益公詩云：『一丁扶火德，三合聖皇基。』蓋高宗生於大觀丁亥，孝宗生於建炎丁未，光宗生於紹興丁卯故也。陰陽家以亥卯未為三合，一時用事可謂切當。其後楊誠齋為光宗宮僚時，寧宗已在平陽邸，其賀壽詩云：『祖堯父舜真千載，禹子湯孫更一家。』又云：『天意分明昌火德，誕辰二世總丁年。』蓋祖益公語也。嘉熙乙亥四月，誕皇子，告廟祝文，學士李功甫當筆，內用四柱作一聯云：『亥年巳月，無長蛇封豕之虞；午日丑時，有歸馬放牛之喜。』蓋時方有蜀捷，其用事可謂中的，然或者則謂失之俳耳。

淳熙己酉，孝宗退居重華宮，有淨室，終日宴坐其間，几上惟書籍一部，及筆硯楮墨而已。近璫嘗奏高宗皇帝留下寶器圖畫，陛下盍時取觀。壽皇云：『先帝中興，功德盛大，故宜享此，朕豈敢自比先帝？』皆鏤閉不開。

元夕後三日，宣闕秀王伯圭宴集於重華宮，伯圭奏：『陛下對此良辰美景，亦領略之否？』壽皇云：『十四日嗣帝過此排當，十五日不飲，是夜但鼓琴兩曲，左右報月色甚佳，遂出巡簫簫月，飲湯一盃，至二鼓就寢。大凡飲酒，不可連日，令人神思不清，人主沒人道得，若不自禁制，任意恣縱，何所不可，非獨飲酒一事也。』

近璫奏修重華宮舊例，須關朝廷出錢，下臨安府轉運司應辦。壽皇曰：『此間無用錢處，所積甚多，只用重華庫錢，不必關開南內。』暨役成，更不官差一匠一夫。

孝宗既退重華宮，羣臣請以聖誕為重明節，有術者以拆字名，歎曰：『重華、重明，非佳名也，其

文皆二千日。』至甲寅而孝宗上升，正合其數。時有數道僧者，狀不慧而巧發奇中。甲寅春，召見重華，道僧曰：『今日六月也，好大雪。』侍瑞咸笑爲狂，道僧顧曰：『爾滿身皆雪，而笑我狂耶？』因測其指，至季夏八口，而至尊厭代，宮中皆編素焉。

成肅謝皇后，丹陽人，幼孤，鞠于翟氏，因冒姓焉。及長，被選入宮，憲聖太后以賜普安郡王，封咸安郡夫人。王即位，進婉容，雖年進貴妃。咸安皇后崩，中宮虛位，淳熙三年，妃侍帝過德壽宮，上皇諭以立后意，尋遣張去爲傳旨，立貴妃爲皇后，復姓謝氏。

壽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十，素謹愿，中年斷章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爲看經劉娘子。其一乃壽皇藩邸人，敏於給侍，每尙食，則就案析治脯脩，多如上意，宮中呼爲尙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於尙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云：『我且上訴於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踰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與尸出開門棺斂，初舉尙食之食，而其首已斷，旋轉於地，視之，則羣蛆叢食而穢不可近。逮啓看經之食，則觀香襲人而面色如生。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改元紹熙，在位五年。初，莊文既薨，孝廟自德壽立光宗。宣璵之夕，德壽故召魏王燕宿宮中，洎次日歸邸，則儲冊已行矣。魏邸復入見高廟，有緒言曰：『翁翁留位，卻使三哥越次做太子。』帝語寒，漫戲撫之曰：『兒謂官家好做，做時煩惱去。』

光宗在鶴禁，意欲內禪，終難發言，數擊鮮于慈福太后。太后疑之，詢近侍曰：『大哥屢排當，何故？』旁則有奏曰：『意望嬪嬙爲趣上耳。』后笑。頃之，壽皇至東內，從容問，語上曰：『官家也好早取樂，放下與兒曹。』上曰：『臣久欲爾，但孩兒尙小，未經歷，故不能即與之。不爾，則自快活多時矣。』后不能強，語光宗曰：『吾嘗諫乃翁，渠所見又爾。』光宗岸幘稟曰：『臣髮已白，尙以爲童，則罪過翁翁。』后無語，蓋言高廟遜壽皇於盛年也。

慈懿李皇后，安陽人，慶遠軍節度使贈太尉道之中女。初，后生時，有黑鳳巢道營前石上，道心異之，遂字后曰鳳娘。道帥湖北，則道士皇市坦善相人，乃出諸女拜坦。坦見后，驚不敢受，拜曰：『此女當母天下。』他日，坦言於高宗，遂聘爲恭王妃。乾道四年，生嘉王。妃性妬悍，嘗訴太子左右於高，孝二宮，高宗不憚，謂吳后曰：『是婦終是將種，吾爲皇市坦所誤。』孝宗亦屢訓后宜以皇太后爲法，不然，行當廢汝。后疑其說出於太后。及太子即位，冊爲皇后，光宗欲誅宦者，近習皆懼，遂謀離間三宮。會帝得心疾，孝宗購得良藥，欲因帝至宮授之，宦者遂訴于后曰：『太上合藥一丸，俟宮車過，即投藥，萬一不虞，其奈宗社何？』后視藥實有，心術之，引之，內食，后請立嘉王爲太子，孝宗不許，后曰：『妾六禮所聘，嘉王，妾親生也，何爲不可？』

孝宗大怒。后退，持嘉王泣訴于帝，謂壽皇有廢立意，帝惑之，遂不朝太上。帝嘗宮中浣手，睹宮人手，悅之。他日，后遣人送食合于帝，啓之，則宮人兩手也。又，黃貴妃有寵，因帝郊宿齋宮，后殺之，以暴卒聞。是夕，風雨大作，黃壇燭盡滅，不能成禮，帝疾猶是益劇，不視朝，政事多決于后矣。是時，帝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隆興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也。太上春秋萬歲，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列，俟帝出。至御屏，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御，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毋入，隨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祈爾耶？』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其後，孝宗崩，帝不能親執喪，宰相趙汝愚謀內禪，立寧宗，尊后曰太上皇后，上尊號曰『壽仁』。

先是，光宗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園，兩制俱扈從，將進酒於茶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幸外苑，必恭請光堯。光宗方怒言者，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卮，宣勸以賜，會上怒未解，手顫，誤觸卮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才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卮矣。』每太上遊幸，官家必有進勸，一日，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光宗偶忘之，太上左右陰觀難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難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難，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不聞，而玉色微變。

光宗逾年不朝重華，壽皇居常快快。一日，登望湖露臺，聞委巷小兒爭鬧呼『趙官家』者，壽皇曰：『朕呼之尙不至，杜白叫耳。』淒然不樂，自此不豫。

光宗既退居，每追計往時成敗，時自賦罵，或慟哭，壽仁后輒奏觴解慰之，以是爲常。其閱外事，不欲動其心，然久或知覺。初，郊禮成，恭謝回轡，鑾御樂聲達於內，光宗問何事，后曰：『市井爲樂耳。』帝怒曰：『爾尙欺我至是耶？』揮之以肱，后仆于闕，自是得疾。

壽仁后惑日者之言有厄，于椒殿別築精室居之，道敗事佛，病革而終，樟棺不得周身。長御欲遷之椒殿，會有怨后者，持鎗不啓，曰：『承誰命昇此？』相與昇歸。壽儀及半途，詔傳曰：『風皇至矣。』皆委之而走。時光宗見祟恍惚，內中以鳳皇目之。久之，知詛傳，方有再至者，乃爲烈日所暴，體色黝然變矣。置之太寢，宮人無計，致鮑魚于地，又以蓮香數十餅亂其臭，泊車間于外，梓人進梓，將有小白之此。葬赤山那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敗，人共快云。寧宗，孝宗第二子也，改元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在位三十二年崩，陵曰『永茂』。

寧宗嘗命二小黃門背小屏前導，隨所至，即張于座側，嘗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肚痛。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行禮，卻去呵衛，皆自以補革烏澆油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上不之聽。嘗學于永嘉陳傅良，導以毋作聰明，以亂舊章，故終身不妄更作。龍顏慶澤，相者謂之老龍形。

嘉泰中，張巨濟上書寧宗，言：『慈懿廢陵，介在湖曲，而陛下張樂遊幸，豈履霜之義？』寧宗感之，賜轉一秩。由此西湖絕清淨之聲，御鶴沈之于水，黃洪有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皇節儉圖，三十二年安靜裏，棹歌一曲在康衢。』

楊皇后，忘其姓氏，或云會稽人。其母張氏，舊隸德壽樂部，以久次出適于外，隨夫至儀真，僦居長慶寺前。寺僧善相，謂張氏宜有貴女，勸之仍還行都。一日奏樂，孝宗以爲不諧，中貴人奏：『老舊者得旨嫁出，今皆新習，乞使已出者通籍內庭，新故參教。』上可之。自是張氏復還樂部，時后在姪數月矣。及期，乞歸外館，憲聖曰：『第令產仙韶院，何害？』遂誕后東朝禁中。三日洗兒，憲聖臨視，戲祝云：『長汝福祿及吾。』自是養于宮中。既久，新樂純熟，所生母與侍侶俱還民間。后在楊才人位下，年十歲，爲則劇孩兒。及長，以琵琶隸慈福宮，舉動無不當太后意者。有嫉之者，適太后入浴，解帶俾服后衣冠爲戲，因而譖之太后，太后笑曰：『汝輩休驚詫，他日自會服此。』寧宗以嘉邸踐祚于東朝，爲重華承嫡，主喪。一日，朝長信，偶酒溢盥手，后奉匱以前，帝悅而酒之，自是得幸，常至上所。久而憲聖知之，幾欲褫朴，大瑞王去爲力救之，曰：『娘娘當以天下界孫，一婦人何足惜！且此事不可使外人知也。』長信雖少解，然終不恕然，問王：『且使楊氏寄汝家，候便返南內，卻復之。』故后暫居去爲家，而去爲之子瑜因得幸。及阜陵事畢，楊后復還長信，上眷念殊厚，然莫能得之。韓后既薨，所幸宦官王德謙將指于東朝，憲聖詰曰：『乃翁欲吾堂前一人，尙不與之。』德謙頗黠，則奏：『臣非不識去就，敢窺數娘娘嬪御，今大內如楊美人者亦不乏，臣所私見，蓋以皇后近上升，後宮難進無序，苟得一人，自陛下處賜與官家，則衆人方帖伏。甚于保愛上躬，爲宗社大計。』憲聖稍悟，曰：『爾言亦有理。』德謙知有間可乘，又使中貴人僞和，以爲娘娘尙未見玄孫，而楊氏相命宜子，浸潤鼓扇，崇福遂以賜寧宗。時傅伯壽草制有云：『洪惟大母，念我文孫，美其冠于後庭，俾之見于內殿。』蓋紀實也。后初進爲婕妤，隨其母家，曾有楊次山者，亦會稽人，后自謂其兄也，遂姓楊氏。五年，進婉儀，六年，進貴妃。恭淑皇后崩，中宮未有所屬，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見妃任權術，忌之，且禁絕王瑜，不許通籍內廷。而曹美人性柔順，勸帝立曹，而貴妃頗涉書史，知古今，性復機警，各設席以邀羊車，欲決此舉。二閹皆同日，楊固遜曹使朝，

而已候于夜，曹不悟。逮盱，酒甫一再行，曹未及有請，則楊已奏肅帝贊矣。奏促重沓，上遂起至楊所，則得從容，且留寢，故能詆策展紙，以請奎章。上醉，即書貴妃楊氏，可立爲皇后，付外施行。而長秋復進筆，乞又書其一，付其兄次山。逮曉，雙出之，中貴所受者，未至省，而次山已持御筆自白廟堂矣。蓋后慮韓諛上批，事或中變，故兩行之，使不可遏耳。

理宗，榮王子，太祖十世孫也。寧宗無子，育以爲子，改元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在位四十一年崩，諡曰『永穆』。

理宗微時，輔于母黨全氏，一日秋暑，偕弟與芮浴于河。鄰人余天錫，自杭還，東舟抵河，忽雷雨，帝與芮避趨舫側，天錫臥舟中，夢見龍負舟，驚起視之，則兩兒也。問之，爲全保正家子，乃登岸詣全氏。主人具雞黍，命二子出侍，因謂天錫曰：『此吾外甥趙與芮，與芮也，日者嘗言，二子後當極貴。』初，天錫爲史彌遠門客，彌遠有更立意，囑訪彌遠宗子之賢厚者，天錫適感此異，還白彌遠。彌遠召二子至臨安，立帝爲沂王，後卒代濟王。帝王之祥，自有異也。楊后恨韓侂胄之排己也，與次山謀，欲因事誅侂胄。會侂胄議用兵中原，俾皇子驥入奏：『侂胄再啓兵端，將不利于社稷。』帝不答，后從傍贊之甚力，亦不答。恐事洩，俾次山擇廷臣可任者，與共圖之。禮部侍郎史彌遠，素與侂胄有隙，遂欣然奉命。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貶信州，彌遠乃先告之，而禮部尙書衛溫，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張鑑，皆預其謀。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侂胄方早朝，彌遠密遣中軍統制夏震伏兵六部橋側，率健卒擁侂胄至玉津園，植殺之。復命彌遠、象祖等，俱赴延和殿，以殯侂胄，帝不之信。越三日，帝猶謂其未死，蓋是謀悉出中官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

楊后既誅侂胄，史彌遠日益貴用事。嘉定十四年，帝以國嗣未定，養宗室子貴和，立爲皇子，賜名竑。彌遠爲丞相，既信任于后，遂專國政，竑漸不能平。初，竑好琴，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而私厚美人家，令伺皇子動靜，竑變之。一日，竑指與地圖示美人曰：『此瓊崖州也，他日必置史彌遠于此。』美人以告彌遠，彌遠大懼，陰蓄異志，謀立與竑爲皇子，更名昀，遂陰與昀通。十七年閏八月丁酉，帝大漸，彌遠夜召昀入宮，后尙未知也。彌遠遣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等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首肯，遂矯詔廢竑爲濟王，立昀爲皇子，即位，尊皇后曰皇太后，同聽政。

王妙堅者，興國軍九宮山道嫗也，嘗以符水呪災等術，行乞村落，碌碌無他異。既而至杭，多遊西湖兩山中。一日，至西陵橋茶肆，有陳生者，隸職御酒庫，其妻適見之，因扣以：『婦人頭願不可梳者，還可顧解否？』曰：『此特細事。』命市真麻油半斤，燒竹灑投之，妄爲持呪，俾之

沐髮，應梳而解。是時楊后方誅韓，而心有所疑，髮不解，意有物祟，徧求禳治，會陳妻以油進，用之良驗，后頗神之，遂召妙堅入宮，賜子甚厚，日被親幸，且爲創道宇，賜名明真，累封真人。同時有黃冠易如剛者，嗜酒誇誕，薄知其事，欲以奇動，以黃絹方丈，書大符以進，后大喜，賜子亦泥，俾住太乙東宮。

理宗與于側微，崇儒納諫，以史彌遠有擁立功，百務推遷，無所專與。及彌遠卒，始親政，召真德秀、魏了翁于朝，時號小元祐。然自即位以來，失喪、失淮、失全蜀、三邊流血，庚子大旱，壬子建寧大水，內郡之民，死者相枕，開慶己未，北兵南侵，社稷削弱，猶幸不身親見其亡耳。但其臨御已來，始終崇重周、程、張、朱義理之學，得諡理宗，陵曰『永穆』，御書閣曰『顯文』，殿曰『章熙』也。

理宗隆準龍顏，臨朝坐轎，端嚴若神。端平初，厲精爲治，信向真、魏諸賢，廷紳奏疏，三學扣闕，悉經御覽，所言訃直，無不容受，即以罪斥，旋復收用，此其盛德也。在位日久，嬖寵浸盛，中貴戚尤升，黃米臣、女冠吳知古等，薦引奔競之人，嘯至通顯，賄賂公行，外戚子弟，任機輔監司，郡守，賦職狼籍，臺臣論奏，則宜諛飾貼而已。又置脩內司，御前莊，開獻納之門，沒入兩爭田土，名曰獻助，實則白取。禁中排書類數，倡優傀儡，皆入供應，宮嬪寵給，泛濫無節，有職掌名位之外，其充朝者艾六字號夫人者，嘉定六百員，淳祐增至千員。內藏告乏，則移之封樁左藏庫，其不節如此。

淳祐改元，正月十九日，理宗幸太學，御筆云：『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語爲萬世罪人，豈宜崇祀孔子廟廷？合應削去，以正人心，息邪說。』令國子監即日施行。

理宗時，宮中繁前後掩裙，名曰上馬裙。又以粉點眼角，名曰淚妝，一時皆效之。其掩泣、上馬，北行之議。民間賤珠翠而尚琉璃，亦流離之兆也。

癸丑元夕，上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絕倫，帝愛幸之。侍郎牟子才奏曰：『此皆董宋臣輩引誘，壞陛下三十年自脩之操。』上令丁大全諭旨曰：『納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可也。』子才又作高力士脫靴圖，有與宋臣善者，拓本以遺之，宋臣大怒曰：『口說尚可，乃畫此死模樣活樣乎？』持入，謂上曰：『宋某在當塗罵官家。』上視其圖，笑曰：『乃罵汝，非罵我也。』宋

臣曰：『彼謂陛下爲明皇，圖妃爲太真，臣爲力士，而以太白自居。』自此上不悅。兼宋臣始爲小黃門，稍進東頭供奉官，極善逢迎，如櫻桃宴，即于櫻桃未出時，遣人往越州買得百顆，奏曰：『請賞櫻桃。』如賞荷花，即于西湖勝取盆荷，置之大池中，雲錦爛然，明日復還

之。理宗一日嘆曰：『宮女翠花俱散矣。』宋臣不數日即進翠花數千枝，蓋先鋪翠葉，匣貯以待上命。正月十四夜，蔣安禮進竹絲燈，其明過于棚子燈，上大喜。宋臣奏曰：『明日臣亦獻此燈。』安禮退而笑曰：『吾經年乃成，豈一夕可辦？』時有廣商販布竹至杭，宋臣即買數疋，剪以爲燈，頃刻而成，細而且薄，安禮服，其多智如此。宋臣日進用事，內侍之勢益張。丁大全作相，與宋臣表裏，復以廟堂之力助之，有司奉行惟謹。脩內司十百爲曹，望青探祈，雖勸奮之家，亦不免焉。一日，內宴雜劇，一人專打鑼，一人朴之曰：『今日排當，不奏他樂，丁丁董董不已，何也？』曰：『方今事皆丁董，吾安得不丁董？』

當理宗時，禁苑漸頹，賞荷池宴，但張蓋設屏展于烈日中，上意爲不然。宋臣默會意，不日而成一亭于池傍。再宴，上大喜。未幾，冬月賞梅，園又有一亭，上意不樂，諭宋臣曰：『前所造荷亭，朕不以爲較，今復有此亭，半年之間，勞民動衆如此。』宋臣奏曰：『此梅亭，即前之荷亭也。』上問其故，宋臣奏曰：『此乃拆卸荷亭之亭。』上愈稱贊之。

理宗謝皇后，諱道清，天台人，渠伯女，深甫孫也。母毛氏懷之。嫡母使毛氏潛足，毛氏曰：『夜者累夢五色霞罩體。』嫡大怒，以足踏其項曰：『產皇后耶？』將產，道就浴室。后生而無黑，睛一目，幼失父母，棄亦破敗，胥躬操汲。深甫爲相時，有援立楊太后功，太后德之。理宗即位，議擇中宮，太后命選謝氏諸女，后獨在室，兄弟欲納人宮，諸父擇伯不可曰：『即奉詔納女，當厚奉資裝，異時不過一老宮婢耳。』會元夕，縣有鵝來巢燈山，衆以爲后妃之祥，擇伯不能止，乃供送后就道。后旋病疹，良已，膚蜆，聲白如玉，醫又藥去目翳。時賈涉女有殊色，同在選中，及入宮，理宗意欲立賈，太后曰：『謝女端重有福，宜立中宮。』左右亦皆竊語曰：『不立真皇后，乃立假皇后耶？』帝不能奪，遂定立后。後元兵入臨安，以全后等北去，太后獨以疾留，降封郡夫人。

四月初八日，謝太后壽節，初九日，度宗乾會節，賈似道命司封郎中黃銳致語，有一聯云：『聖母神子，萬壽無疆，亦萬壽無疆。』昨日今朝，一佛出世，又一佛出世。』人皆稱之。

度宗，理宗母弟也，改元咸淳，在位九年，陵曰『永紹』。先是，慶元府阿育王寺，有舍利塔，雍熙中頽圯，非得萬緡不可修。有一行童，發願募緣修造，曰：『今惟八大王榮耶最有力。』持疏勸緣，大王止題一千緡，行童歸，不能成，乃斷臂，流血不止而死。其事莫有言者。度宗于庚子歲，八大王府中降生，日夜啼哭不止。一乳母抱之行廊廊下，入小閣，見黏一塔影，忽然而笑，去而復顧，揭塔影置其手中，遂不復啼哭。乳母以告，大王忽悟所題疏末句，下本寺訪之。言行童以某年某月某日死，計死之日，正度宗生之日也，大王遂捐貲以成其塔。度宗取入宮時，

理宗忽夢有告之者曰：『此十年太平天子也。』遂立爲太子。陸務觀有詩云：『人間八萬四千塔，便合推爲第一仙』，蓋謂此也。

度宗全皇后，會稽人，理宗憲聖夫人姪孫女也。略涉書史，幼從父昭孫知岳州。開慶初，秩滿歸，道潭州。時元兵圍潭州，人有見神人衛城者，已而潭獨不下。逾年，事平，至臨安。會忠王議納妃，初，丁大全請選知臨安府顯崇女，已致聘矣，大全敗，崇亦罷去。臺臣論崇，大全黨，宜別選名族，以配太子。臣僚遂言全氏侍其父昭孫，往返江湖，備嘗險艱，處富貴必盡辭，戒相成之道。理宗以母慈憲故，乃詔后入宮，問曰：『爾父昭孫，昔在寶祐間，歿于王事，每念之，令人可哀。』后對曰：『妾父可念，淮湖之民尤可念。』帝深異之，冊爲皇太子妃，生少帝。宋亡，從少帝入朝于燕京，後爲尼正智寺而終。世祖令詞臣皆作挽詩，葉森詩云：『繁華如夢習空門，曾是慈明秘殿尊。一夕頓拋塵世事，半生知感聖朝恩。五千里外無家別，八十年來有命存。回首錢唐江上月，夜深誰與賦招魂？』后北去時，手寫其像以遺族人，廣額鳳目，雙眉修鬢，其衣則縞素道服也。族人居杭之長安鎮，懼禍者或別爲蘇氏云。

少帝，度宗子也，生四歲立，改元德祐，降于元，封瀛國公，尙宮主。陳宜中立其弟昀，昀，是謂二王。昀，楊淑妃所生，昀，僉修容所生，相繼立。五年，國始亡。陸秀夫既抱帝昀投海中，楊淑妃大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天命至此，更復何言！遂赴海死。今崖山所立慈元廟者，此也。

俗傳識語云：『江潮拍岸生妃子，湖水平堤出狀元。』然拍岸、平堤，往往有之，未必證驗也。杭州所產皇后二人，皆自妃位而起，加贈諡者。宋仁宗生母李氏，侍眞宗，位止司寢。仁宗即位，累進宸妃，既薨，追封皇太后，謚章懿，升祔太廟。皇明成化間，孝惠皇太后邵氏，睿宗獻皇帝母也。先以淑媛侍憲皇，今上登極，始上冊寶。所謂妃子之識，不有證乎？至如吳越文穆王妃吳氏，忠懿王妃孫氏，宋高宗貴妃劉氏，則建都時所選，無足爲異者。洪武間，詔選識字良家女，及能讀大誥者，杭州以江干蔡氏應詔，入宮署爲女官，掌御前文字，寵冠六尚。蔡乃予高祖母之姑也。永樂初，命蔡氏臨選識字女子于杭州，民間騷動。繼宗吉有詩云：『太平天子御華夷，天擁祥雲地產芝，已喜玉關歸馬足，更妝金屋貯蛾眉。幸因繡簡收芸草，不爲羊車薦竹枝，臨別親鄰莫惆悵，從來生女作門楣。』後得其甥女張氏應詔，亦爲女官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偏安佚豫

紹興十三年，張俊解兵柄，封清河郡王，敕建甲第。二十一年冬十月，高宗幸其第，供進御筵。初坐，繡花高軒一行：香圓、真柑、石榴、梔子、鵝梨、乳梨、枇杷、花木瓜、樂仙乾果子。又袋兒一行：荔枝、圓眼、香蓮、梔子、榛子、松子、銀杏、梨肉、棗圈、蓮子肉、林檎。旋大蒸羔、縷金香藥一行：腦子花兒、甘草花兒、硃砂圓子、木香丁香、水龍腦、史君子、硝砂花兒、官桂花兒、白朮人參、雕花蜜煎一行：雕花梅蕊兒、紅消兒、雕花箭、蜜冬瓜魚兒、雕花紅團花、木瓜大段花、雕花金橘、青梅荷葉兒、雕花餅、蜜箭花兒、雕花橙子。木瓜方花兒、砌香酸酸一行：香藥木瓜、椒梅、香藥藤花、砌香櫻桃、砌香葦草拂兒。紫蘇索香、砌香葡萄、甘草花兒、梅肉餅兒、酸絲梅、新絲梅餅兒、水紅蔗、脯腊一行：綠肉條子、阜角錠子、蝦腊、雲夢肥兒、肉腊、旋餅、金山鹹豉、酒醋肉、肉瓜齏。垂手八盤子：揀蜂兒、香葡萄、香蓮事件念珠、巴攪子、大金橘、新椰子象牙板、小橄欖、榆柑子。再坐，切時果一行：春藕、鵝梨餅子、甘蔗、紅柿、切根子、切綠橘、乳梨、月兒、生藕錠兒、時新果子一行：金橘、藏楊梅、新釋荷、切蜜煎、切脆根、榆柑子、新椰子、切宜母子、甘蔗索香、梨五花兒、藕錠兒、新柑子、雕花蜜煎一行：砌香酸酸一行，俱同前。雕梨果子一行：荔枝甘露餅、荔枝蓮花、荔枝好郎君、瑞麟桃條、酥胡桃、繡果圈、繡梨肉、香蓮事件、香藥葡萄、糖松子、糖霜玉蚌兒、白繡桃條、脯腊一行，同前。下酒，十五盞：第一盞：花炊鴨子、荔枝白腰子、第二盞：炒房簍、三脆羹、第三盞：羊舌羹、前身肚肚、第四盞：脆掌羹、鴨子羹、第五盞：肚肢羹、蟹蟹爆肚、第六盞：沙魚脰、炒沙魚脰湯、第七盞：鱖魚、炒鱖魚、鴨掌湯、第八盞：螃蟹羹、炒房玉燕羹、第九盞：鮮蝦蹄子脰、南炒鱖、第十盞：洗手螺、鮮魚假蛤蜊、第十一盞：五珍脰、第十二盞：鴨子水晶脰、豬肚假江蟻、第十三盞：蝦根脰、鯉魚湯、第十四盞：水母脰、二色繭兒羹、第十五盞：蛤蜊生、血粉羹、插食、炒白腰子、炙肚脰、炙鴨子脯、潤雞、潤兔、炙炊餅、不炙炊餅、鴨骨、鴨酒、果子庫十番、砌香果子、雕花蜜煎、時新果子、獨裝巴攪子、裝大金橘小橄欖、鹹酸蜜煎、對裝揀松香葡萄、獨裝新椰子、對裝春藕陳公梨、四色時果、廚勸酒十味：江蟻爆肚、江蟻生、蛤蜊羹、黃醋香螺、香螺爆肚。

酸酸假公權、煨牡蠣、牡蠣爆肚、蟾蜍爆肚、準倫上細蟹四卓、又次細蟹二卓、內實蟹殼、對食十盞二十分：蓮花鴨羹、繭兒羹、三珍脰、南炒鱖、水母脰、鴨子羹、鮮魚脰、三脆羹、洗手螺、煤肚脰、對展每分時果五盤、晚食五十分名件：二色繭兒、肚子羹、笑顰兒、小頭羹飯、脯腊羹、脯鴨、直殿官大燉下酒、鴨羹、水母脰、鮮蝦蹄子羹、精蝦、野鴨、紅生水品脰、五珍脰、蛤蜊羹、直殿官合子食、脯雞、油飽兒、野鴨、二色蜜鼓、雞、入縷雞、凍魚、麻肺雞、炙魚、片羊頭、菜羹、一葫蘆、直殿官果子、時果十隔樣、外官食次，第一等太師素脰、燒羊一口、酒、燒餅、食十味、大碗百味羹、饅兒、餅、五十個頭、燒羊頭羹下、雞、雞從食五十事、肚羹、大勝子羹下、羊舌託胎羹、三脆羹、羊粉飯、大羹、鮮糕鴨子、蜜煎三十樣、時果一盒、切榨十樣、酒三十瓶、少保素脰、燒羊一口、酒、燒餅、食十味、蜜煎一盒、時果一盒、酒十瓶、第二等少師楊存中等六人、各食十味、蜜煎一盒、切榨一盒、燒羊一盤、酒六瓶、第三等吏部尚書陳誠之等二十人、各食七味、蜜煎一盒、時果一盒、酒四瓶、第四等、第五等右監門居間等一百二十人、各食三味、酒二瓶、中官五十人、各食五味、斬羊一斤、饅頭五十箇、角子一箇、鋪蓋粉飯、下飯鹹豉、酒一瓶、進奉寶器、御樂帶一、玉池面帶一、玉獅蠻樂仙帶一、玉鴛鴦帶三、玉璧環二、玉素鍾子一、玉花高足鍾子一、玉枝梗瓜盃一、玉瓜盃一、玉東西盃一、玉香鼎二盃全、玉盆一、玉古劍環等十七件、玉團圓安樣碟兒一、玉把錫帶刀子二、玉並三把刀子四、玉犀牛角簪兒一、金器一千兩、珠子十二號共六萬九千五百九顆、珠子念珠一串一百八顆、馬價珠金銀束帶一、翠毛二百盒、白玻璃圓盤子、玻璃花瓶七、玻璃碗四、瑪瑙碗大小共二十件、龍文鼎一、商彝二、高足商彝一、商父彝一、周盤一、周敦二、周鼎一、有蓋獸耳周鼎一、汝窯酒瓶一對、洗一、香爐一、香盒一、香毬一、盞四隻、孟子二、出香一對、大匱一、小匱一、螺鈿盒一十具、縞金錦褥子全、犀皮盒一十具、縞金錦褥子全、有御寶批十軸、曹霸五花驄、馮瑾壽期長景、易元吉寫生花、黃居寶雀竹、吳道子天王、張萱竹叢、邊德章草山鷗、黃筌黃草山鷗、宗婦曹氏鑿岸、杜庭暉明皇祈胎、無寶右御書九軸、趙昌驪駒、梅竹思、鄭母雞、杜霄撲蝶、巨然風鎖翠峯、徐熙牡丹、易元吉寫生枇杷、董元夏山早行二軸、僞主李煜林泉渡水人物、無御寶批、荆浩山水、吳元俞紫氣星、然金錦五十正、素緣錦百五十正、木錦二百正、生花番羅二百正、隨駕官知衛御帶御藥門司直殿官、紫羅五百正、雜色縞羅五百正、馬下日子錢一萬貫文、禁衛一行祇應人等、錢二萬貫文、炊餅二萬箇、熟豬肉三千斤、燠爆三十盒、酒二千瓶。

乾道、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瑞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果蔬酒醢，關撲，宜男戲具，鬪竿、花籃、毬扇、綵旗、糖魚、粉餅、時花、泥塑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銀漆漆、縷藤、髹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捷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妝自衛，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粉粧，撮弄勝花泥丸，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浪木，撥盆，雜藝散耍，嘯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習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竹，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圍竿、花籃等物。宮姬韶部，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子。宋五嫂者，汴酒家婦，善作魚羹，至是僑寓蘇隄，光堯召見之，詢舊，憐然，令進魚羹。人競市之，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蕊，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過斷橋，有酒肆頗潔雅，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詞於上，光堯停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于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腕慣識西湖路，屬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裏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攜殘酒，來尋陌上花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未句不免酸寒。』因為改作『明日重扶殘醉，即日宣命解揚云。』

光堯雅愛湖山之勝，恐數踰煩民，鑿大池宮內，引水注之，疊石爲山，象飛來峯，有堂名冷泉。孝宗嘗賦詩云：『山中色秀何佳哉！一峯獨立名飛來。參差翠麓儼如飛，石骨蒼潤神所開。忽聞彷彿來宮闕，指顧已驚成列岫。規模絕似靈隱前，而勢恍疑天竺後。就云人力非自然，千巖萬壑藏雲州。上有蟬螭倚空之翠壁，下有潺湲漱玉之飛泉。一堂虛敞臨清沼，密蔭交加森羽葆。山頭草木四時春，閱盡歲寒長不老。聖心仁智情優閒，意中天地非人間。蓬萊方丈渺空闊，豈若坐對三神山？日長雅趣超塵俗，散步逍遙快心目。山光水色無盡時，長將挹向盃中潑。』光堯跋曰：『吾兒自幼岐嶷，進德修業，如雲升川增，一日千里。吾比就寬閒之地，疊石爲山，引湖爲泉，作小亭於其旁，用爲娛老之具，且俾吾兒萬幾之暇，時來遊豫。父子杯酒相屬，挹山光而聽泉流，濯喧埃而發清興，恍若徜徉乎靈隱、天竺之間，其樂可勝紀哉？吾兒乃肆筆成章，形容盡美，雖吟詠之作，帝王之餘事，然造詣用意，高出百世之上，非巨儒積力，可

窺其粗，亦有以見天縱之多能，覽之欣然，老眼爲之增明矣。』有樓名聚遠，光堯親題其額，仍大書蘇軾『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付閒人』之句於屏間。是歲，翰林院進端午帖子云：『聚遠樓前而風，冷泉亭下水溶溶，人間炎熱何曾到，真是瑤臺第一重。』又云：『飛來峯下水泉清，臺沼經營不日成，景物自超塵世外，何須方士覓蓬瀛。』皆紀實事也。

乾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孝，但頻頻出去，不惟費力，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開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進茶，宣召吳郡王會兩府已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放珠翠花朵、玩具、正帛、及花籃、圍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開撲。次至毬場，看小內侍拋毬毬，蹴鞠。又至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回至清妍亭，看茶藥。就登御舟，繞堤開遊，亦有小角數十隻，供應雜藝，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欄開看，適有雙燕掠水飛過，得旨，令侍從進詞賦，遂進『阮郎歸』云：『柳陰庭院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戲水忙。萍散漫，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落花香，衝將歸畫梁。』既登舟，知閣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橫雨如塵。一陣東風，輕紋微皺，碧沼鱗鱗。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鶴絳關新。萬歲聲中，九霞盃內，長醉芳春。』會觀和進云：『桃靨紅勻，梨腮粉薄，鶯語無塵。風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鱗鱗。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盞。太后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女童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葉、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則劇。』遂令各逞伎藝，併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宜和殿玉軸沈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綠領道帶，銀、絹、綉、百疋，雨、會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西牌還內。

淳熙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天中節，先十日，駕詣德壽宮進香，并進奉銀五萬兩，絹二千疋，錢五萬貫，度牒一百道，綠匣二百箇，上僉云：『臣御名謹進。』令幕士安頓殿前，候開長到宮，移入殿上，并鋪放進奉七寶金銀器皿等。十二日，皇后到宮進香，排日皇太子、太子妃并大內職典等進香。至日，即時，駕幸皇后、太子、太子妃、文武百官并詣宮上壽。駕至小次降輦，太上遣本宮提舉官傳旨，誠拜行禮。上回奏：『上感聖恩，容臣依禮上壽。』太上再命誠十拜。俟太上升殿，皇帝起居拜舞如儀，率皇后百官上酒，樂作，衛士山呼，駕興，入輦次少歇。樂人

再排立，殿上降簾，太上再坐，太后率皇后、太子妃上壽，六宮次第起居，禮畢，退。上侍太上過殿，進早膳，太上令宣喚吳郡王等官前來伴話。上侍太上同往射廳，看百戲，依例宣賜，再入帳次少歇。上遣開長奏知太上：『午時三刻，恭請赴坐。』駕赴德壽殿排當，皇帝已下，並侍花侍宴，至第三盞，太上遣內侍請官家免花帽束帶，卸上蓋衣。官裏回奏：『上感聖恩。』又免皇后大冠，皇太子穿靴，並謝恩訖。太上泛賜皇太子金嵌寶盤盞、紫羅、紫紗，南北內互賜承應人口子錢，主管禁衛官率禁衛等人，於殿門謝恩。又入次少歇，約一刻，再請太上至樂堂再坐，教坊大使回正德進新製萬歲興龍樂、曲破、對舞，各賜銀、絹有差。又移燕清華，看蟠松，宮嬪五十人，皆仙妝奏清樂，進酒，并衛前呈新藝。約至五盞，太上賜官裏御書急就章并金剛經，官家亦進御書真草千文，太上看了甚喜，云：『大哥近來筆力甚進。』上起謝，同皇太子步至蟠松下看御書詩。再入，太上宣索翡翠鸚鵡盃，官裏與皇后親捧盃進酒，太上曰：『此是宣和間外國進到，今以賜皇帝。』上謝恩。時太上、官家並已七八分醉，遂再服上蓋，率皇后、太子謝恩，宣平是近裏，升輦，太上宣諭知省云：『官家已醉，可一路小心照管。』知省等領旨還內。來早，上遣知省至宮，恭問二聖起居，并奏：欲親到宮謝恩。太上就令提舉往問起居，併免到宮禮。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諭兩免。下階起居，大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到宮進香，開長就管押進奉銀絹、度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中節減半。官裏進香，并設放壽星及神仙壽星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官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中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樂，就本殿大堂面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歲曲破，內人環環、柔柔對舞，上於閣子庫支賜五兩數珠子，一號細色北段十疋，太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九月十五日，明堂大禮。十三日，雨，未時奏請宿齋北內，送天花摩姑蜜煎、山藥漿兒、乳糖巧炊、火燒角兒等。十四日，駕詣景靈宮，回太廟宿齋，雨不止。午後，太上遣提舉至太廟，傳語

官家：『連日祀事不易，所謂十六日詣宮飲福，陰雨泥濘，可免勞煩。天氣陰寒，請官家美進御膳，類添御服。』上遣開長回奏：『上感聖恩，至日，若登樓肆赦，依舊詣宮行禮，不登門時，當奏聞。』晚雨不止，宜諭大禮使趙雄，來早更不乘輅，止用逍遙轎，詣文德殿齋，一應儀仗排立並免放，從總官並常服以從，併遣御藥奏開北內：『來日為值雨，更不乘輅，護送聖旨，不過宮行飲福禮。』太上令傳語官家：『既不乘輅，此間也不來看。』大禮使趙雄雖已得旨，猶不許放仗，上聞之，曰：『來早若不晴時，有何面目？』雄聞之，曰：『縱使不晴得罪，不過罷相耳。』堅執不肯放散，至黃昏後，雨止月明，上大喜，遣內侍李思恭宣諭趙雄，仍舊乘輅，再遣御藥奏開北內：『天晴仍舊乘輅，候登門訖，詣宮行禮。』十五日，晴色甚佳，車駕自太廟乘輅還內，日映御袍，天顏甚喜，都民皆讚歎聖德。至巳時，太上遣直閣官往齋殿傳語官家，且喜晴明，可見誠心感格，賜御用段疋、玉轡轡、七寶篋、刀子事件、素食、果子等，仍奏：『連日勞頓，免行飲福禮。』上就遣知開回奏：『上感聖恩，天氣轉晴，皆太上皇帝聖心感格，容肆赦訖，詣宮行禮，併謝聖恩。』十六日，登門肆赦畢，車駕詣宮小次降輦，提舉傳太上聖旨：『特減八拜，仍免至壽聖處飲福，行禮畢，略至絳華堂進泛索。』知開張輪進：『臨江詞云：』聞道彤庭森寶仗，霜風逐雨驅雲。六龍扶罷下青冥，香隨鑾扇遠，日映赭袍明。簾捲天街人頂戴，滿城喜氣氤氳。等閒散作八荒春，祇知天意好，昨夜月華新。』

十月二十二日，孝宗皇帝會慶聖節。至日，車駕還宮，太上外殿起居，簪花拜舞，進香酒，太上回賜。次至太后殿行禮，乃從太上至後苑梅坡看早梅，浣溪亭看小春海棠。午初，至歡忻堂排當，官裏換素帽，太后賜官裏女樂二十人，上再拜謝恩。教坊都管王喜等進新製會慶萬年薄媚、曲破、對舞，並賜銀、絹。太上以白玉桃盃賜上御酒，云：『學取老翁年紀，早早還京。』上飲酒，再拜謝恩。三盞後，官家換背兒，免拜，皇后換團冠背兒，太子免繫裏。再坐，本宮御侍六人，並陞郡夫人，就賜謝恩，照例支散日子錢。太上又賜官裏玉酒器十件，曼珠微寶器一千兩，刻絲作金龍裝花軟套閣子一副。侍宴官與郡王以下，各賜金盤盞、段疋、微露酒、香茶等。是日，官裏大醉，申牌後，宜遣通子入便門，升輦還內。

淳熙五年二月初一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太上，留坐冷泉堂，至石橋亭子看古梅。太上曰：『昔梅有二種，一種出張公洞者，苔蘚甚厚，花極香。一種出越上，苔如綠絲，長尺餘。今歲二種同時著花，留此少觀。』命內侍宣史浩至，賜坐，并召居廣、鄭藻置酒奏樂，上皇宣索市食，如李婆婆雜菜羹、蟹四酪而臘、三豬胰胡餅、戈家甜食等數種。太上笑謂史浩曰：『此皆京師舊人。』各厚賜之。又移宴靜樂堂，盡遣樂工，全用內人勸樂，酒行無算，太上以黃玉紫心大葵

花叢宜動，史浩捧觴爲兩宮壽，君臣皆沾醉。小內侍密語：『史相公少酌。』上聞之，開浩曰：『滿酌不妨，當爲老先生一醉。』喜賜玉帶一條，片腦一金合，紫尼羅二十疋，御書四幅，浩謝而退。

淳熙六年三月十五日，車駕過宮，請太上、太后遊樂園。至會芳殿降輦，上及皇后率羣臣降輦，兩殿至瑞津少坐，並乘步辇遊園中，再坐瑞津西軒。酒三行，都管劉景供進新製泛蘭舟曲破，吳興佑舞，各賜銀絹。上親捧玉酒船上壽，酒斟，船中人物皆動，太上喜。至錦壁賞花，牡丹千餘種，各有牙牌金字，別採好色千朵，安頓花架，並是水晶玻璃天青汝窯金瓶，中間放沈香卓，安白玉瓶花兩尊，高二尺，徑一尺三寸，獨插照殿紅十五枝。隨駕官各賜兩面翠葉滴金牡丹沈香柄金絲扇各一把。知閣張掄進『壹中天』詞云：『洞天深處，賞嬌紅輕玉高張雲幕。國豔天香相競秀，瓊苑風光如昨。露洗妖妍，風傳馥郁，雲雨巫山約。春光潑如酒，五雲臺榭樓閣。聖代道治功成，一塵不動，四境無鳴柝。屢有豐年天助順，基業增隆山岳。兩世明君，千秋萬歲，永享昇平樂。東堂呈瑞，更無一片花落。』太上喜，賜金盃盤、法錦數事。又至翠華，登御舟，入裏湖，至斷橋，入真珠園。太上命買湖中魚鮓放生，宣喚湖中賣人等，內侍用小旗招引，各有支賜。時有賣魚羹宋五嫂，東京人，太上念其老，宣上船，賜金錢十文，銀錢百文，絹十疋，仍令後苑供應泛索。至申時，御舟稍泊花光亭，至會芳少歇，太上已醉，上親扶上船，乘輦，都人傾城瞻款聖孝。

淳熙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南內遣御藥并後苑官管押進奉兩宮守歲合食，則劇、金銀錢、消夜歲軸果兒、錦曆、鍾馗爆竹、羔兒法酒、春牛花朵等，就奏知太上，元日欲先詣宮朝賀，然後還內，引見大金使人。太上不許，傳語官家，至日可先引見使人訖，卻行到宮禮。正月元日，上坐紫宸殿，引見使人訖，即率皇后、皇太子、太子妃至德壽宮行朝賀禮，進呈畫本使人面貌、姓名及館伴問答。是歲，太上聖壽七十有五，舊歲欲行慶壽禮，太上不許。至是，乃密進黃金酒器二千兩，上侍太上於櫺木堂香閣內說話，宜喚棋待詔，并小說人孫奇等十四人，下棋兩局，各賜銀、絹。供泛索訖，官家恭請太上太后來就南內排當。初二日早，進膳訖，遣太子到宮恭迎兩殿，并只用轎兒，禁衛簇擁入內，官家親王殿門恭迎，親扶太上降輦，至損齋進茶訖，至清燕殿看書畫玩器。約午初刻，後苑供進酥酒，十色熬煮。午正三刻，就凌虛閣排當，三盞後，至華綠華堂看梅。上進銀三萬兩，會子十萬貫，太上云：『官中無用錢處，不須得。』再三奏請，止受三分之一。未初刻，雪大下，正是臘前，太上甚喜，謂官家云：『今年正欠些雪，可謂及時，卻甚好，但恐長安有貧者。』上奏云：『已令有司，比去歲倍數支散。』太上亦命提舉官，於本

宮支儲官、會、照朝廷之數。命近侍進酒，官裏上壽，近臣獻詞云：『紫皇高真仙裏，雙成戲擊瑞苞碎。何人爲把，銀河水蘸，甲兵都洗。玉樓乾坤，八荒同色，丁無塵翳。喜冰消太液，燠融鸞鶴，蟠門曉，班初退。聖主憂民深意，轉鴻鈞滿天和氣。太平有象，三宮二聖，萬年千歲。雙玉盃深，五雲樓迥，不妨頻醉。看來不是，飛花片片，是豐年瑞。』太上大喜，賜金酒器二百兩，細色段疋，復古殿香篆法酒。太后命本宮歌板色，歌此曲進酒。太上盡醉，至更深，宣侍兒入便門，上親扶升輦還宮。

淳熙九年八月十五日，孝宗過德壽宮，起居上皇，釣魚爲樂，遂留賞月。宴香遠堂，堂東有萬歲橋，以白玉石爲之，雕欄疊嶺，上作四面亭，皆新羅白木，與橋一色。大池十餘畝，植千葉白蓮，御榻屏几酒器，俱用水晶。南岸列女樂，北列男樂，月上，簫韶齊作。稍止，上皇召小劉妃，獨吹白玉笙覓寰中序。時侍燕官開府會觀進『壹中天』詞云：『素鸞深碧，看天衢，穩送一輪明月。翠水瀛壖人不到，比似世間秋別。玉手瑤笙，一時同色，小按霓裳疊。天津橋上，有人偷記新闕。當日誰幻銀橋，阿瞞兒戲，一笑成癡絕。肯信華仙高宴處，移下水晶宮闕。雲海塵清，山河影滿，桂冷吹香雪。何勞玉斧，金甌千古無缺。』上皇大喜曰：『從來月詞，不曾用金甌事，可謂新奇。』賜金束帶、紫番羅水晶碗，上亦賜寶裘。至一更五點還宮。是夜，西典亦聞天樂焉。

淳熙十年八月十八日，駕詣德壽宮，奉迎上皇觀潮。先期，浙江亭攝縛蕭屋五十間，至是，并川綵欄幕布。上皇至，賜從官酒食，並免侍班，聽從便觀看。先是，澈浦金山都統司水軍五千人抵下江，至是，又命殿司新制防江水軍、臨安府水軍，並行閱試。軍船擺開，西與、龍山兩岸近千隻，管軍官於江面分布五陣，乘騎弄旗標舞刀，如履平地，點放五色烟炮滿江，及烟收炮息，諸船皆不見。自龍山以下，貴邸豪民，綵繡綿互二十餘里，幾無行路。西與一帶，亦縛幕次，綵繡照江，有如錦繡。市井弄水者僧兒、留住等凡百餘人，皆手持十幅綵旗，踏浪爭雄，直至海門迎潮。又有踏浪木、水傀儡、水百戲、撮弄，各呈伎藝。上皇喜曰：『錢唐形勝，天下所無。』上起奏曰：『江湖亦天下所獨。』宜諭侍官，各賦『醉江月』一曲，至晚呈上。以吳琬爲第一，其詞曰：『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霆初發。白馬凌空，瓊樓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蔥環拱吳越。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是吳兒飛彩幟，楚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南宮賞賜無限，至月上，始還。

淳熙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車駕過宮，太上命提舉傳旨：『盛暑，請官家免拜。』至內殿起居，太上

令小內侍扶掖免拜，謝恩。太后處亦免拜。太上遼官裏便背兒至冷泉堂，進早膳訖，太上宣諭云：『今歲比常年熱甚。』上起答云：『伏中正要如此。』太上云：『今日且留在此納涼，到晚上。或三省有緊切文字，不妨就輕次進呈。』上領聖旨，遂同至飛來峯看放水簾，時荷花盛開，太上前指池心云：『此種五花同幹，近伯主自湖州進來，前此未見也。』堂前假山，修竹古松，不見日色，並無暑氣。後苑小廝兒三十人，打息氣，唱道情，太上云：『此是張翰所撰鼓子詞。』後苑進沉瀝藥，雪浸白酒，上起奏曰：『此物恐不宜多吃。』太上曰：『不妨，反覺爽快。』上曰：『畢竟傷脾。』太上首肯，因閑說宜和問，公公每遇三伏，多在碧玉壺及風泉館、萬荷莊等處納涼，此處涼甚，每次侍宴，雖極暑中，亦著紗襖兒也。命小內侍宣張婉容至清心堂撫琴，并令棋童下棋，及令內侍投壺，賭賽利物則劇。官家進水晶提壺連索兒，可盛白酒二斗，白玉雙蓮盃，碾玉香脫兒一套六箇，大金盆一而，盛七寶水戲。并宜押趙嘉等教舞水族。又進太皇太后白玉香珀扇柄兒四把，龍涎香數珠佩帶五十副，真珠香囊等物，直至酉初，還內。

淳熙十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車駕宿戒，幸玉津園，命下，忽大雨，有旨，許從駕官帶雨具。將曉，有晴色，已而天宇豁然。待制洪邁進一詩，歌詠其實云：『五更猶自雨如麻，無數都人仰翠華。翻手作雲方恨望，舉頭見日共驚嗟。天公的有施生妙，帝力堪同造物誇。上苑春光無盡藏，何須羯鼓更催花。』四月四日，以從詣景靈宮朝獻，上賜和篇：『春郊柔綠遍桑麻，小駐芳園覽物華。應信吾心非暇逸，頓回晴意絕咨嗟。每思富庶將同樂，敢務游畋謾自誇。不似華清當日事，五家車騎爛如花。』後二日，兵部尚書宇文价內引，上舉此詩曰：『洪待制用雨如麻字，偶思得桑麻可押，又其末句用羯鼓催花事，故以華清車騎答之。』价拱手稱賀。立春前一日，臨安府進大春牛，設於福寧殿庭。及臨幸，內官皆用五色綵杖鞭牛，御藥院制取牛睛，以充服藥，餘屬直閣，號管人部行首，掌管進造小牛數十，飾以綵繡，分送殿閣，巨璫各以金銀錢段相酬。是日賜百官春膳，宰執親王以金，餘以金裏銀及羅烏爲之，係文思院造辦，各帶於幘頭之左。入謝。後苑辦造春盤供進，及分賜貴邸宰臣，巨璫翠鑽紅絲，金雞玉燕，備極珍巧，每盤直萬錢。學士院撰進春帖，帝、后、貴妃、夫人諸閣各有定式，絲羅金縷，華彩可觀。臨安府亦撰春開宴，而邸第饋遺，多效內庭焉。胡浩然上郡守『喜遷鶯』云：『滿門殘月，聽鶯角，曉寒梅花吹徹。瑞日祥雲，和風解凍，帝幸臨東闕。暖向土牛，簫鼓天路，珠簾高揭。最好是，綠絲春勝，披頭雙結奇絕。開宴處，珠履玳簪，俎豆爭羅列。舞袖翻翻，歌喉嚶嚶，壓倒梅腰雪舌。勸我應時納祐，還把金盞香醪，願歲歲這一卮春酒，長陪佳節。』元夕，禁中自去歲賞燈之後，遂通試燈，謂之預賞。一入新正，燈火日盛，皆修內司諸璫主之，

於復古、廣福、清燕、明華等殿張挂，及宜德門、梅堂、三間臺等處，臨時取旨，起立龍山。燈品每以蘇燈爲最，圓片大者徑三四尺，皆五色琉璃所成，山水人物，花竹翎毛。其後福州所進，純用白玉，晃耀奪目。新安所進益奇，圓竹悉皆琉璃，號無骨燈。禁中作琉璃燈山，高五丈，人物皆爲機關，轉動如活，結大彩樓貯之。又於殿堂梁棟窗戶間爲漏壁，作諸色故事，龍鳳雲水，蜿蜒如生。前後設玉欄簾，寶光花影，不可正視。仙韶迭奏，聲聞人間。殿上鋪連五琉璃閣，皆設文戲龍，百花小窗間垂水晶簾，流蘇寶帶，交映璀璨，中設御座，恍然如在廣寒水晶宮也。至二鼓，上乘小童，幸宜德門，觀龍山。禁中者皆倒行，以便觀賞。香烟燈光，薰照天地，中以五色玉珊瑚簪成『皇帝萬歲』四大字。其上伶官奏樂，下爲露臺，百戲呈巧，內人、小黃門皆巾裹翠蛾，效街坊清樂，宣慶市井舞隊及市食。先是，府尹預擇華潔善歌者伺于外，至是，隨宜進入，妃嬪、內人，亦爭賞之，數倍得直，有一夕致富者。宮漏既深，宜放烟火百餘架，而賜始還。

都市自舊歲孟冬偶回，已有乘肩輿小女，鼓吹歌舞，日數十隊，以供貴邸豪家之玩；而天街茶肆酒館，漸以羅列燈籠等求售，謂之燈市。自此以後，每夕皆然。三橋等處，客邸最盛，燈火簫鼓，每至四鼓，日盛一日。姜白石有詩云：『燈已闌珊月氣寒，舞兒往往夜深還。只應不盡婆娑意，更向街心弄影看。』又云：『南陌東城盡舞兒，畫金繡繡滿羅衣。也知愛惜春遊夜，舞落銀蟾不肯歸。』吳夢窗『玉樓春』云：『茸茸狸帽遮梅額，金繡羅剎胡衫窄，肩輿爭看小腰身，倦態強隨團扇。問稱家在城東陌，欲買千金應不惜，歸來困頓懶春眠，猶夢婆娑斜趁拍。』深其意態者也。至節後，漸有大隊如四國朝，傀儡之類，多至數百，天府每夕差官點視，各給錢酒油燭，多寡有差，且使之南至昇陽宮支酒燭，北至春風樓支錢米。終夕街坊鼓吹不絕，士女羅綺如雲。至五夜，則京尹乘小轎，諸舞隊次第簇擁，前後連亙十數里，錦繡填委道路，吏魁以大囊貯楮券，凡遇小經紀人，值千百，謂之買市。至有黠者以小盤貯梨數片，騰身出於稠人之中，支請官錢數次者，亦不捨也。李賀房詩云：『斜陽盡處落輕烟，紫陌東風入管絃。五夜好春隨步履，一年明月打頭圓。香塵掠粉翻羅帶，密炬籠紗照玉圓，人影漸稀花露冷，路歌吹度曉雲邊。』京尹幕次，例占市面坊緊關分地，賣燭乳盆，照燈如畫，其前列荷校囚數人，大書犯由云：『某人不合拾撲銀環，挾帶婦女。』繼而行道一二，謂之粧燈，其實皆獄內罪囚，姑借以儆姦民耳。又分委府僚以巡風燭，及命都轄房使臣等，分任地方，以緝姦盜。三鼓亦張燈，建浮屠道場，多裝獄戶故事，及陳列獄具。邸第好事者，如清河張府、蔣卿藥家，開設雅戲烟火，花邊水際，燈燭燦然，遊人士女輻輳，則相迎酌酒而去。又有幽坊深巷好事之家，多設五

色燈，更自難得。姜白石詩云：『沙河雲合無行處，惆悵來遊路已迷，卻入靜坊燈火空，門門相似列蛾眉。』又云：『遊人歸後天街靜，坊陌人家未閉門，簾裏垂燈照尊俎，坐中嬉笑笑春溫。』或於小樓以人為大影戲，兒童嬉呼終夕，此類不可數也。西湖諸寺，惟三竺燈最盛，往往有宮禁所賜，貴族所施者，都人好奇，亦往觀焉。白石詩云：『珠絡琉璃到地垂，鳳頭御帶玉交枝，君王不賞無人進，天竺堂深夜雨時。』街市婦女，皆帶珠翠鬧蛾，玉梅雪柳，菩提葉燈，鎗金合，蟬翅袖，項帕而衣尚白，蓋燈月所宜也。游手浮浪輩，或剪白紙為蟬，謂之夜蛾，以棗肉炭屑為丸，繫以鐵絲，燃之，名火楊梅。以紙燈內置關振，放地下，以足沿街蹙轉之，謂之滾燈。以木為格，用綵帛製為諸色行貨人物鋪面，謂之六街三市燈。飲食則乳糖、糖糰、圓子、餛飩、科斗、粉鼓湯、水晶粉、韭菜餅、南北珍果、阜兒糕、宜利少燈圓子、酒酥、炮螺、醃麵、玉消荷、琥珀餠、破麻酥、灌糖酥、龍糖蜜果糖、蔥管糖、十般香糖，皆用鑽鑄妝花盤架車兒，簇插飛蛾，紅燈綠盤，叫歌喧填，幕次往往呼至前，使之吟叫，倍酬其直。白石詩云：『貴客鉤簾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時來。廉前花架無行路，不得金錢不肯回。』競以金盤鉤合簾釘遺之，謂之市食合兒。夜闌燈罷，有小燈照路拾遺者，謂之掃街，遺細瑣瑣，往往得之，可謂奢之極矣。亦東都遺風也。

燈品，蘇、福為冠，新安晚出，精妙絕倫，有無骨燈，用絹帛貯藥為胎燒之，及成去藥，則渾然琉璃毬也。景物奇巧無比。又為大屏，灌水轉機，百物皆動。趙忠惠守吳日，嘗命製春雨堂五大間，左為汴京御樓，右為武林燈市，歌舞雜藝，纖悉曲盡，凡用千工。此外有戲燈，則刻鏤犀、珀、玳瑁以飾之。珠子燈，則五色珠為網，下垂流蘇，或為龍船、鳳艇、樓臺故事。又皮燈，鑲鑲工巧，五色散裝，如影戲之法。羅帛燈尤多，或為百花，或細眼，間以紅白琥珀，萬眼羅者最奇。此外又有五色蠟紙書提葉者，若沙戲影燈，人物旋轉如飛。又深閨巧娃，剪紙為燈，尤為精妙。有以絹燈剪為詩詞，時寓譏諷，及貴人物藏頭隱語，及舊京評語，戲弄行人。有貴邸競出新意，以細竹絲編織，加以綵飾，可愛。穆陵喜之，令製百盞，期限既迫，勢難卒成。而內苑諸瑣，恥於不白已出，思所以勝之，遂以黃草布製燈，加之點染，與篋無異，凡兩日，百盞俱進御矣。

康伯可，當高宗時，以詞章待詔金馬，及慈寧歸養，兩宮燕集，伯可應制之作居多。嘗於上元應制，進『瑞鶴慢』云：『瑞烟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花滿，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移有燭。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鈿。堪羨綺羅叢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燠，花影亂，笑聲喧。鬧蛾兒滿路，成團打塊，簇著冠兒鬪轉。喜皇都，舊日風光，太平再見。』高宗覽之，大喜，賜金甚厚。

二月二日，官中排辦挑菜御宴。先是，內苑預備朱綠花斛，下以羅帛作小卷，書品目于上，繫以紅絲，上植生菜、薺花諸品，俟宴酬樂作，自中殿以次，各以金籠挑之。后妃、皇子、貴主、婕妤及都知等，皆有賞無罰，以次每斛十號，五紅字為賞，五黑字為罰，上賞則成號真珠、玉盃金器、北珠簪環、珠翠領抹，次亦銀鏡、酒器、冠篋、翠花、段帛、龍涎、御扇、筆墨、定器、官密之類，用此以資戲笑。王宮貴邸，亦多效之。

仲春上旬，福建漕司進第一綱臘茶，名北苑試新，皆方寸小奇，進御止百奇，謹以黃羅軟蓋，藉以青繭，裹以黃羅夾板，臣封朱印，外用朱漆小匣，鍍金鎖，又以細竹篋絲縷貯之，凡數重。此乃雀舌水芽所造，一奇直四十萬，僅可供數甌之啜耳。或以一二賜外邸，則以生線分解轉送，好事以為奇玩。茶之初進御也，翰林司例有品嘗之費，皆漕司即吏賂之，間不滿欲，則入鹽少許，若花為之散漫，而味亦清矣。禁中大慶賀，則用大鍍金斝，以五色龍果銀釘龍鳳，謂之繡茶，不過悅目。亦有專工者，外人罕知。

禁中賞花非一，先期，內苑及修內司分任排辦，凡諸苑亭樹花木，妝點一新，錦麗稍暮，飛樓綉柱，以至茵褥設放，器玩盆窠，珍禽異物，各務奇麗。又命小瑞內司，列肆關博，珠翠花朵、冠、篋、環、繡段、畫領、花扇、官密、定器、孩兒戲具、圍竿、龍船等物，及有賣果木、酒食、餅餌、蔬茹之類，莫不備具，悉效西湖景物。起自梅堂賞梅，芳春堂賞杏花，桃源觀桃，榮錦堂賞金林檎，照散亭海棠，蘭亭修禊，至於鍾美堂賞大花為極盛。堂三面皆花石，為臺三層，各植名品，標以象牌，覆以碧幕。臺後分植玉樹松數百株，儼如鏤玉屏，堂中左右，各列三層雕花彩檻，護以彩色牡丹畫衣，間列碾玉水晶金盃，及大食玻璃官密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黃、照殿紅之類，幾千朵。別以銀箔間貼大斛，分種數千百窠，分列四面。至於梁棟窗戶間，亦以湘筒貯花，鮮次簇插，何翅萬朵，當中設牡丹紅錦地氈。自中殿妃嬪，以至內官，各賜紫葉牡丹，分枝鋪翠牡丹，御書畫扇，龍涎金合之類有差，下至伶官樂部應奉等人，亦沾恩賜，謂之隨花賞，或天顏悅懌，謝恩賜予，多至數次。至春暮，則積古登瀛堂賞瓊花，淨侶亭紫笑，淨香亭采蘭桃筍，則春事已在綠陰芳草間矣。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

禁中避暑，多御復古、選德等殿，極涼，長松脩竹，濃翠蔽日，層巒奇嶺，靜竊深。寒暑飛空，下注大池可十畝，池中紅白蓮荷滿柄，蓋園丁以瓦盆別種，分列水底，時易新者，庶幾美觀。又置茉莉、素馨、建蘭、麝香藤、朱槿、玉桂、紅蕉、開葵、薔薇等花數百盆於廣庭，鼓以風輪，清芬滿殿。御坐兩傍，各設金盆數十架，積雪如山。紗廚後先，皆懸挂伽蘭木、真臘龍涎等香珠百

餘，應獎金碗，珍果玉盤，初不知人間有應署也。開洪景盧學士背賜對於翠寒堂，三伏中，體粟戰慄，不可久立，上問故，笑道中貴人以北綫半臂賜之，則境界可想矣。

七夕前，修內司進摩羅十卓，每卓三十枚，大者至高三尺，或用象牙雕鏤，或用龍涎拂手香製，悉用鑲金珠翠衣，金銀釵，珠環，珠，頭鬚及手中所執戲具，皆七寶爲之，各護以五色鑲金紗廚，制圖貴臣及京府等處，至有鑲金爲貢者。官報市姓，冠花衣領，皆以乞巧物爲飾焉。禁中秋賞月，有延桂排當，如倚桂開，秋輝堂，碧岑，皆臨時取旨。夜深，天樂直徹人間，御街如絨線蜜煎香鋪，皆鋪設貨物，誇多競好，謂之歇眼，燈燭華繁，竟夕乃止。此時浙江放一點紅羊皮小水燈數十萬盞，浮滿水面，衆如繁星，或謂此乃江神所喜，非徒事觀美也。

禁中例於八日作重九排當，於慶瑞殿分列黃菊，衆然眩目，且點菊燈，略如元夕。內人樂部，亦有隨花賞，如前賞花例，蓋賞燈之宴，權輿於此，自是日盛矣。或於清燕殿，綴金亭賞燈橋，遇郊祀，則罷宴。

十月，御前供進夾羅御服，臣僚服錦襖子夾公服，授衣之遺意。自是，御爐日設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開爐節排當。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儀，都人亦出郊拜墓，用綿絨絳衣之類。

冬至，朝廷大會，慶賀排當，並元正儀，而都人最重一陽賀冬，車馬皆華整鮮好，五鼓已填擁難還於九街。婦女小兒，服飾華美往來，如霍山祠，城隍諸廟，其香尤盛。三日之內，店肆罷市，垂簾飲博，謂之做節。事先則用饅頭，貴家求奇，一器凡十餘色，謂之百味饅頭。

禁中賞雪，御明遠樓，即南木樓，後苑進雪，並以金鈴綵線爲飾，且作雪花、雪燈、雪山之類，及酒酥爲花及諸事件，並以金盆盛進，以供賞玩。進雜煎品，如春盤餠餌、羊羔兒酒以賜，併於內藏庫支帑官券數百萬，以犒諸軍，及令臨安府分給貧民，或皇后殿別有支稿。而貴家富室，亦各以餞米犒隣里之貧者。

禁中以臘月二十四日爲小節夜，三十日爲大節夜，皇女童輩，妝六丁六甲之類，大率如『夢華錄』所載。後苑，修內司各進消夜果兒，以大合簪餅凡百餘種，如蜜煎下至花餠、炒豆，及玉器、珠翠花朵、犀象博戲之具，銷金斗葉、諸色戲弄之物，無不備具，皆極纖巧。又於其上作玉帔，高至三四尺，悉以金玉等寶爲飾，綴以貼金龍鳳羅罩，務以奇侈求勝，一合之費，不啻中人十家之產，止資天顏一笑耳。后妃諸閣，各進歲輪兒及珠翠百事吉利袋兒，小樣金銀器皿，并隨年金錢一百二十文，旋亦分賜親王、貴邸、宰臣、巨璫。至於爆竹，有爲果子、人物等類不一，而殿司所進屏風，盡鋪爐提鬼，內藏藥線，熱放百餘，奇巧不絕。簫鼓迎春，雜人贊唱，而玉漏漸移，金門已啓矣。

歲晚臘日，賜親王、宰執、三衙從官、內侍省及外關前宰執等臘藥，係和劑局造進，及御藥院特造辦，銀合各一百兩以至五十兩，三十兩各有差，伏日暑藥亦同。

行都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中秋前賣新。先期，諸庫呈樣點檢所，所以呈府，既中，擇日開沽，以白布三丈餘揭竹竿頂，題曰：『某庫運到酒匠某人，釀造上等醴辣無比高酒。』三五人扶之而行，以鼓樂、妓女、雜技前導，聯鑼穿市，觀者如堵。酒匠則新山紫衣，乘馬從之，以府中所賞綵帛、錢、會、銀碗，駝負馬前，謂之迎酒。楊炎正詩云：『錢唐妓女顏如玉，一一紅粧新結束，問渠結東何所爲？八月皇都酒新熟。酒新熟，浮蛆香，十三庫中誰最強？臨安大尹索酒嘗，舊有故事須迎將。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金鞭爭道萬人看，香塵冉冉沙河市。琉璃盃深琥珀濃，新翻曲調聲塵空，使君一笑賜金帛，今年酒賽真珠紅。畫樓突兀臨官道，處處繡旗誇酒好，五陵年少事豪華，一斗十千誰復校？黃金墮下體徜徉，何曾見此大堤婦，惜無顏公三十萬，往醉金釵十二行。』又賽酒，則往諸廟，謂之乞利市。高九萬詩云：『賽龍祠山賽二郎，酒行明日欲開張，愚民可是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

都城自過收燈，貴遊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衆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白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瑞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無置足地，水面畫舫，飾比如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聲簫吹之聲，振動遠近。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開卻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既而小泊斷橋，千舫聯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刺殺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竹、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來，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

西湖競渡，自二月八日爲始，而端午尤盛。是日，畫舫齊開，遊人如蟻，龍舟六隻，俱裝十太尉、七聖、二郎神雜劇，飾以綵旗、錦傘、花籃、隔竿、鼓吹之類，帥守往一清堂彈壓，立標竿於湖中，挂錦綵、銀碗、官楮，以賞捷者。有一小節級，披黃衫青帽，插孔雀尾，乘小舟，橫節杖聲，略取指揮次，以舟回朝龍舟，以綵旗招之，諸舟鳴鑼鼓，分兩翼，遠近排列成行，再以綵旗引之，諸舟競發，先至標所者取賞，聲喧而退，其餘輪輒而已。吳子和賦『喜遷鶯』云：『梅霖初歇，正綠色海榴，爭開佳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飛龍競列。闌巧畫輪年少，玉腕綵絲雙結。鱗畫舫，見龍舟兩兩，波心齊發。奇絕，難畫處，激起浪花，翻作湖間雪。畫鼓轟雷，

紅旗翠電，春龍錦標方微。望中水天日暮，猶自珠簾高揭。棹歸晚，載荷香十里，一鉤新月。二月八日，爲桐川張王生辰，霍山行宮，朝拜極盛，百戲競集。他如雜劇則曰『耕穀社』，蹴毬則曰『齊雲社』，唱賺則曰『過雲社』，耍詞則曰『同文社』，相撲則曰『角抵社』，清樂則曰『清音社』，射弩則曰『錦標社』，花樺則曰『錦體社』，使棒則曰『英略社』，小說則曰『雄辯社』，行院則曰『翠錦社』，影戲則曰『繪革社』，梳剃則曰『淨髮社』，吟叫則曰『律律社』，撮弄則曰『雲機社』。而七寶、壽馬二會爲最，玉山寶帶、尺璧翠珠，璀璨奪目，而天驕龍媒、絨繡寶轡、競賞神駿。好奇者至翳毛爲花草、人物。廚行、果局、窮極肴核之珍。有所謂遊思作者，悉以通草羅帛，雕飾爲樓臺故事之類，飾以珠翠，極其精緻，一盤至直數萬，然皆浮靡無用之物，不過資一玩耳。奇禽則紅鸚、白雀，水族則銀蟹、金龜、高麗、華山之奇松，交廣、海嶼之異卉，不可殫數，莫非動心駭目之觀也。若三月三日殿司真武會，三月二十八日東嶽生辰，社會之盛，大率類此。

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狻猊、虎頭，及金線繡花春帖、應勝之類，爲市甚盛。八日則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醫家亦多合藥劑，佑以虎頭丹、八神屠蘇，貯以絳囊，饋遺大家，謂之臘藥。至于饌蔬盤盒、酒樽、羊腔、充斥道路。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祀雷川花偶米餌，及燒替代作糖豆粥，謂之口數。市井迎懺，以鑼鼓遍至人家，乞求利市。至除夜，則比屋以五色錢紙酒果以迎送六神于門，至夜，煮燭執盆，紅映霄漢，爆竹鼓吹之聲，喧闐徹夜，謂之驅瘟。小兒女終夕博戲不寐，謂之守歲，又明燈牀下，謂之照虛耗，及貼天行帖兒財門于榻。祀先之禮，則或昏或曉，各有不同，如飲屠蘇、百事吉、膠牙餠、燒龍、賣惜董等事，率多東都之遺風焉。守歲之詞雖多，極難其選，獨楊守齋『一枝春』，最爲近世所稱。詞云：『竹爆驚春，競喧闐，夜起千門簫鼓。流蘇帳暖，翠鼎緩騰香霧。停盃未舉。奈剛要送年新句。應自賞，歌半清圓，未防上林鶯語。從他歲窮日暮。縱閒愁，怎減劉郎風度。屠蘇辦了，迤邐柳花梅妬。宮盡未曉，早騎馬繡車盈路。還又把，月夕花朝，自今細數。』

都民素驕，非惟風俗所致，蓋生長簪下，勢使之然。若住屋，則動獨公私房賃，或終歲不惜一銀，諸務稅息，亦多蠲放，有連年不收一孔者，皆朝廷自行抱認。諸項宴名恩賞，有黃榜錢，雪降則有雪寒錢，久雨久晴，則又有賑恤錢米。大家富室，則又隨時有所資給。大官拜命，則有所謂搶節錢。病者則有施藥局。童幼不能自育者，則有慈幼局。貧而無依者，則有養濟院。死而無殮者，則有漏澤園。民生何其幸歟！

西湖遊覽志餘第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侯倖盤荒

蔡京元長，閩之仙游人也。宋徽宗時，爲翰林承旨，附章惇，奏謀攻之，奪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建第西湖，酷極宏麗。童貫以供奉官詣三吳，訪畫畫奇巧，留杭累月，與京昵甚。珍玩日遠，禁中，帝遂屬意于京，不數年，起至相位。尋帝淫奢，朝政日改。靖康初，金寇陷汴京，京盡以金寶泛巨艦來錢唐，御史孫迪等極抵其惡，乃貶儋州，死，詔籍其家。適毛遂可守杭州，京門士也，密諭其家，藏匿巨萬，故蔡氏之後不貧。當蔡氏全盛時，有士人夜遊被酒，遇缺牆，闖入園中。花木繁茂，徑術交錯，望紅燈閃閃而來，驚避小亭，有穴，既覆，啓而窺之，壯士伏其中，見士人，驚奔而去，士人就隱焉。已而燭漸近，乃婦人十餘，靚妝麗服，俄趨亭上，果能見生，驚曰：『不是！不是！』又一婦熟視曰：『也得，也得。』執其手以行。生不敢問。引入洞房山室，羣飲交情，五鼓乃散。士人憊倦，不能行，羣婦以巨簾舁而縋之牆外。比曉，旬旬而歸。跡其所遇，乃蔡太師花園也。

京既南遷，中路有旨，取所寵姬蔡容、邢、武者二人，以金人指名來索也。京作詩以別云：『爲愛桃花三樹紅，年年歲歲惹春風。如今去逐他人手，誰復尊前念老翁。』至潭州，作詞云：『八十一十年佳世，四千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到瑤池閣下。玉殿玉回命相，形骸幾度宜麻。正因貪戀此榮華，便有如今事也。』京之父輩，葬臨平山，山爲駝形，術家謂：『駝負重乃行。』遂作塔山頂，以浙江爲帶水，秦皇爲案山，何其雄也。富貴既極，一旦顛覆，幾于滅族。俗師風水之說，安足憑哉？

秦檜之，江寧人。靖康初，金兵陷汴，二帝北遷，檜以御史中丞從，與其會榷榷善，倡割地之議，桀黠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用。力主和議，廷臣異己者輒逐之。樞密副使岳飛屢言和議誤國，檜殊憾之，竟以誣死；而趙鼎、張浚、胡銓，皆貶謫終身。紹興十五年，賜檜節于望仙橋，設筵場官吏以應付所需，訖其死，十九年營建不已。初就第時，詔百官往送，酒中優人致誦語，有參軍者，裹衣，請檜功德，一伶以荷葉校椅從之，談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將就椅，忽墜其轎頭，乃總髮環爲雙疊勝，伶指問曰：『此何環？』曰：『二勝環。』伶遽扑其首曰：『爾但坐太師椅，請取恩澤。二聖還，且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下伶獄，杖殺之。自是語禁始密。

檜女孫崇國夫人者，方六七歲，愛一獅貓，亡之，限令臨安府訪索。逮捕數百人，致貓百計，皆非也。乃陶形百本，張茶坊酒肆，竟不可得。府尹曹泳，因嬖人以金貓賂懇，乃已。

檜在相位，願指上下，無敢弗從。時都下貧寒，乏見饑，市廛大開，府尹以聞。檜笑曰：『易耳。』即召文思院官，未至，促者絡繹奔而來，諭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可鑄樣錢一緡進呈，廢見饑不用。』約翼午畢事，院官唯唯而出，召王爲之。富家聞者，盡出宿鑄市金粟，物價大昂，泉溢于市。既而樣錢上省，寂無聞矣。都堂左撥開前，有石榴，每著實，檜嘿數焉，忽亡其二，故不問。一日，將排燕，忽顧左右，取斧伐榴。有親吏在傍曰：『榴實甚佳，伐之可惜。』檜反訊曰：『汝盜吾榴。』吏叩頭伏罪。其機巧發如此。

檜雖專恣，然頗謹小嫌，故高宗不疑。一日，其子熈，衣黃葛衫侍側，檜命換之。熈不喻，檜瞪目曰：『可換白者。』熈言此葛黃賤通服，檜曰：『我與汝卻不可服也。』蓋以其黃色逼上用耳。熈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熈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此已久，其魚視此更大，容臣妾翼口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諸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急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翼日，遂易精鯉魚大者數十枚以進。熈聖笑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當檜用事時，佞士盈庭，引古今而頌功德者，例沐優獎。檜嘗建一德格天閣，朝士有賀啓曰：『在昔惟伊尹，格于皇天，到今微管仲，吾其左袵。』檜喜，超擢之。有選人投詩曰：『多少儒生新及第，高燒銀燭照蛾眉。格天閣上三更雨，猶誦車攻復古詩。』檜即與改秩。

胡忠簡公既以乞斬秦檜，擬新州之禍，直聲大振，士夫惕息，無敢與立談者。獨王庶溪廷珪詩而送之曰：『囊封初上九重關，是日清都虎豹間。百辟動容觀奏牘，幾人回首覩朝班。名高北斗星辰上，身墮南州瘴海間。豈待他年公議出，漢廷行召賈生還。』檜聞之，大怒，流廷珪夜郎。俄而檜死，庶溪放回，題詩驛壁云：『辰州更在武陵西，每望長安信息稀。二十年與桀黠稀。』一終朝失和公威。外人初說哥奴病，遠道俄聞逐客歸。當日弄權誰敢指？如今憶得姓依稀。

檜久擅權，大誅戮，以脅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謀盡殺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署牘，手顫而汚，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勿勞太師。』須臾，檜仆于几，伏枕數日，死，獄事大解。初，汾就逮，自分必死，囑其家曰：『脫有恩言，當饒食中真肉笑鬻一，以爲信。』月餘無報，日受慘酷，求死不可得。日正晝，置之暗屋，仰絀之，使視椽桷。偶見屋上一簾如錢，微有日影，須臾，

史轉射壁上，成一反字，蓋獄吏刻字障目爲報者。汾解意，亟承異謀，遂得小挺，惟數畧以待盡。忽外致食滿案，皆笑謂：『汾泣曰：『吾約以一，而今乃多如是，殆給我。』既而獄吏皆來賀，即日脫械出，則檜聲鐘給婢矣。

檜之建第于望仙橋也，備極宏麗，其死也，值天府開浚運河，取土堆府門。有人題詩曰：『格天閣在人何在？偃月堂深恨亦深。不向洛陽圖白髮，卻于鄆郭貯黃金。笑談便解興羅織，咫尺那知有照臨。寂寞九原今已矣，空餘泥滓積晴陰。』又楊廷秀宿牧羊亭秦太師墳廡詩云：『函關只有一種侯，瀛館無再帝邱。天極八重心未死，台星三點拆方休。只君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屬國羞。今日牛羊上邱壠，不知丞相更眠不？』

檜有十客，曹冠以教孫爲門客，王會以婦弟爲親客，郭知建以離婚爲逐客，吳益以愛婿爲嬌客，施全以刺辨爲刺客，李季以設醮奏章爲羽客，龔金以治產爲壯客，丁履以出入其家爲狎客，曹泳以獻計爲說客，初止有此九客耳。檜既死，葬于建康，有蜀人史叔夜者，懷難黍號慟墓前，其家大喜，因厚遺之，遂爲弔客，以足十客之數。

檜之乘輿，屏塞人言，蔽上耳目，凡一時獻言者，非誦檜功德，則訐人苛細，以中傷善類。稍涉國事，恐觸忌諱，率噤而不發，僅論禁銷金鋪翠，鹿胎冠之類耳。晚年殘忍尤甚，數興大獄，又喜諛佞，不避嫌疑。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及檜封益國公，又有乞置益國官廨，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坦然不駭。靜江有秦城碑，知府呂愿中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得召京秩。沈長卿、葛輝共賦牡丹詩，有『寧令漢社稷，變作莽乾坤』之句，爲隣人所告，編置化州。趙令幹觀檜家廟，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汪錫所告，下獄死。至于開門受賄，富敵王侯，外國珍奇，死猶羅闔。其子煒，無日不鍛酒具。治書特其細故耳。

檜之當國也，四方饋遺日至，方務德帥廣東，爲蠟炬，以衆香實其中，遺駭卒持詣檜府，厚遺主藏吏，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燕，適廣東方經略送燭一炬，未敢啓。』檜命取用之，俄而異香滿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適得四十九，呼駭卒問故，則曰：『經略專造此燭供獻，僅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蒸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秦大喜，以爲奉己之尊也，待方益厚。

秦檜爲相，久擅威福，士大夫一言合意，立取顯秩，人懷速化之望，故仕于朝者，多不肯外遷。有王仲荀者，以滑稽游公卿間，一日，坐秦府賓次，朝士雲集，待見稍久，仲荀前白曰：『今日公相未出堂，衆官久伺，某有一小話，願資醒困。』衆知其善諧，爭竦聽之，乃抗聲曰：『昔有一朝士，出謁未歸，有客投刺于門，問者告之以某官不在，留門狀，俟歸呈稟。客勃然發怒，叱問

曰：『汝何敢爾？凡人之死者，乃稱不在。我與某官厚，故來相見，獨無諱忌，而敢以此言目之，我必俟其來而面，以治汝罪。』問者拱謝曰：『小人誠不曉諱忌，願官人寬之。乃今朝士留謁者，例告如此，若以爲不可，當復作何語以謝客？』客曰：『汝官人既出謁未回，第云某官出外去可也。』問者愀然變額曰：『我官人寧死，卻是諱出外去三字。』滿坐皆大笑。仲荀出入秦門，預奏客，老歸建康以死。秦雖刻語禍，獨優容之，蓋亦一吻流也。

檜之欲殺岳飛也，于東窗下與妻王氏謀之，王氏曰：『擒虎易，縱虎難。』其意遂決。後檜遊西湖，舟中得疾，見一人披髮厲聲曰：『汝誤國害民，吾已訴天得請矣。』檜歸，無何而死。未幾，子煒亦死。王氏設醮，方士伏章，見燒荷鐵樹，問：『太師何在？』煒曰：『在鄆都。』方士如其言而往，見檜與方侯俱荷鐵樹，備受諸苦。檜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勑，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于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首尾不記他事，但有字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饋五千，曹泳秀才相二正。』蓋檜微時，遊宦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相，曰：『此吾東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既別，不相聞，雖知檜貴震天下，不謂其即秦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如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晚年，檜有異志，泳實預其密謀。檜病，高宗臨視之，已不能言，懷中出一劄，乞以其子煒代輔政。上視之，無語。既出，呼幹辦府事者，問何人爲此，則以泳對，遂命勒停，安置新州。

韓侂胄，夫，魏忠獻王琦曾孫也。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寧宗在嘉邸，丞相趙汝愚議擁立，而憲聖皇太后居慈福宮，莫可關白。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因內侍以密啓太后，太后許之，汝愚乃立寧宗。侂胄以定策功，希望節鉞，汝愚不許。知開劄劄汝愚曰：『此事侂胄不爲無功，亦須稍疏官職。』而朱熹亦勸汝愚當厚賞以酬其勞，弗使預政。汝愚爲人疎直，謂侂胄易制，不以爲慮。侂胄遂怨望，內交宮掖，外比姦邪，謀傾汝愚，而難其名，問于京鑪。鑪曰：『彼宗姓也，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打盡矣。』侂胄然之，乃驅右正言李泳，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于社稷，汝愚遂罷相。設僞學之禁，貶謫朱熹等五十九人。趙從道有詩云：『慶元宰相事紛紛，說著令人暗斷魂。好聽當時劉劄語，分些官職與平原。』劉一清詩云：『齋壇一紙底須憐，坐見諸賢散似煙。不使慶元爲慶曆，也由人事也由天。』

侂胄既進太師，封平原郡王，欲立奇功以自固，乃倡恢復之議，舉兵北伐。金人分道南侵，鎮兵

屢敗，佻冒懼，遣使請和，金人不許，第索幣幣之。佻冒大怒，用兵益急，蜀口漢淮之民，死者不可勝計，中外憂惶。禮部侍郎史彌遠與皇子榮王謀誅佻冒，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佻冒、陳自強皆罷相，仍令夏震以兵押出國門。是夕，乃佻冒四夫人誕辰，張功甫移庖大燕，至五鼓方散，沈醉幾不可起。幹辦府事周筠，以片紙投入云：『聞外間有符，不佳，乞閉閣門，免朝。』佻冒怒曰：『誰敢如此？』至再三，皆不從，乃盥櫛服瑞香番羅衣一襲，登車而往，則殿司軍圍繞府第矣，而佻冒猶未知也。夏震呵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側，繫殺之，命臨安府函其首，詣金人求和。建陽劉淮爲之詩云：『寶蓮山下韓王府，鬱鬱沈沈深幾許？主人飛頭去和虜，綠戶雕窗鎖風雨。九世卿家一朝覆，太師宜誅魏公辱，後車不悟有前車，兀突眼中觀此屋。』高九萬詩云：『拂曉官家簿錄時，未曾吹徹玉參差，傍人不忍聽鸛鶴，猶向金籠喚太師。』

開禧北伐，佻冒之寡謀浪戰，固可罪矣。至兩其首以求和，何其謬也！善乎寧宗有言：『恢復豈非美事，但不量力耳。』有爲詩云：『自古和戎有大機，未聞兩首可安邊，生靈肝腦空塗地，祖父冤讎共戴天。』

鬼錯已誅終叛漢，於期未遣尙存燕，廟堂自謂萬全策，卻恐防胡未必然。』

佻冒既逐趙忠定，至衡州而暴卒，或謂中毒云。太學生教陶孫賦詩于三元樓壁云：『左手旋乾右轉坤，如何羣小恣流言，狼胡無地居姬旦，魚腹終天弔屈原。一死固知公所欠，孤忠幸有史長存，九泉若遇韓忠獻，休說如今有未孫。』陶孫方纔筆飲，未一二行，壁已昇去，陶孫知必爲韓所應。頃之，捕者至矣，急更衣，持酒具下樓，與捕者交臂，問赦上舍在否？對曰：『方輔飲。』亟亡命走閩，佻冒敗，乃登第一。

佻冒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與召女伶，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佻冒意解，復召之，知爲松壽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亦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

佻冒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佻冒大喜，即日蹕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佻冒追問之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諫名常達鈞聽耳。』佻冒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佻冒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佻冒喜，以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慍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耶？』佻冒患之。時趙師舞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十枚，獻佻冒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佻冒歸，十婢咸來謝。翼日，

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歸語佻冒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酬一官耶？』佻冒許之，遂進師舞工部侍郎。佻冒又嘗與客飲南園，師舞與焉，過山莊竹籬茅舍，曰：『此真山舍景，但欠雞鳴犬吠耳。』少焉，有大鳴雞薄問，視之，乃師舞也。佻冒大悅，益親愛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鸞鷟，甘作村莊犬雞，一日冰山失勢，湯湯鑊釜刀圭。』佻冒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宇內。嘗鑿山爲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度，孝宗時嘗思政之所，假然居之，老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植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祓撰答詔，以元聖寢之，四方投寄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以擬其勳。有稱爲我王者，余嘉請加九錫，趙師舞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佻冒皆慨然當之。紹興之晨，放逐羣婢，願認父母者，聽以身首服飾去。市人利其物，詐稱某妾父母者，開門問巷，或牽裙抱臂而往。發其家藏斥賣之，敗衣破絮，亦各分包，往往有金珠裘裘，蓋諸婢將挈之以爲逃計者。慈明以四夫人偶坐之憾，特命京兆杖一百而遣之，流其嗣子于沙門島。

佻冒在慶元初，其弟仰冒，爲知開門事，頗干朝政，時人謂之大韓、小韓，求捷徑者爭趨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敍履歷材藝，應得美官，而留滯鈴曹，徘徊浩嘆。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邀談庚甲，問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財帛宮宜破，若欲小可，先見小寒，更望大成，必見大寒。』優蓋以寒爲韓也，侍燕者皆縮頸匿笑。

佻冒當軸，黜陟朝紳，權移人主。時有天族就試南宮者，題詩客邸云：『塞衛衙風怯曉寒，也隨舉子到長安。路人莫作親王看，姓趙如今不似韓。』

佻冒嘗以冬月攜家遊西湖，遍覽南北兩山之勝，未乃置宴南園，族子判院與焉。有獻牽絲傀儡，爲木偶負小兒者，名爲『迎春黃胖』，韓顧族子曰：『汝名能詩，可詠之。』即賦一絕云：『脚踏虛空手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忽然綫斷兒童手，骨肉都爲陌上塵。』佻冒憐然，不終宴而歸。未幾，禍作。

佻冒爲南海尉，延一文士作館客，既別，音問不通。後佻冒當國，嘗思其人。一日，忽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殷厚。嘗夜闌酒罷，佻冒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柄，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章家族，危如累卵，尙復何言！』佻冒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殿之立，非出于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于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泣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于殺掠，內地之民，死于科需，則四海萬姓之民怨矣。盡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佻冒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

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椒殿退居德壽，雖無能爲矣。』于是輔佐新君，渙然與海內更始。幾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聘虜，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苛解縛，盡去軍興無名之賦，與百姓更始。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爲綠野之游，則易危爲安，轉禍爲福，或者其庶幾乎？』侂冑猶豫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禍作。

侂冑封平原郡王而官太師，一時獻佞者皆稱師王。時參知政事錢象祖諫用兵，與侂冑有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既得罷相之旨，遂私謀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爲之語曰：『釋伽佛，中間坐。』胡澹神，立兩榜。文殊普賢自闕，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

陳自強爲侂冑童子時師，侂冑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僦居主人，出入侂冑家，爲入言之。一日，侂冑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冑設褥于堂，延自強升坐，再拜次，召從官入，同坐，皆踞踞莫敢居上。侂冑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三遷爲秘書郎。既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冑進太師，自強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強唯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胥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強所積，一夕燬。侂冑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有所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冑敗，竄自強于永州，死。

蘇師旦者，平江齊東也。爲韓侂冑腹心，以奸計歸誠於侂冑，侂冑愈益昵之。嘗以窘乏求金，詣侂冑，侂冑初不知其受諸將之賂，動以億萬，時時相贊助之。及江上軍敗，制連師旦受賂，尺牘具存，侂冑大怒，竄師旦海上。及侂冑敗，取斬于臨安，籍其家，得金宿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餅，馬蹄金一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十斗，生金羅漢五百尊，各長二尺五寸，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銀銅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東帶一十二條，他物稱是。以一隅之地，俸臣黷貨如此，侂冑所積，應且數倍，國安得不亡哉！

蘇師旦將建節，學士顏敏、莫子純皆莫肯當制。易祓遂章爲樞密院檢詳文字，師旦爲都承旨，祓與之昵，欣然願任責，遂以國子司業兼兩制，竟爲師旦草麻，極其諛佞，至用前人舊對，所謂『有文事有武備，無智名無勇功』者，蓋以孔子比之，子房不足道也。既宣布，物論譁然，祓懼左司諫。諸生爲之語曰：『陽城毀表延齡之麻，由諫官而下遷于司業。易祓草蘇師旦之制，由司業而上擢於諫官。』既而韓誅，蘇得罪，祓遂遠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五卷

侯倬盤荒

錢唐田汝成輯撰

史彌遠，丞相浩之子，鄞人也。初，浩與覺長老善，問覺曰：『和尚與我孰好？』覺見其堂與簾帳，羅綺燦爛，粉黛環列，謔曰：『丞相富貴好，老僧何敢比也。』既自省曰：『此念一差，積歲蒲團工夫盡廢，終當墮落泥滓。』一日，浩坐廳上，儼然見覺突入堂中。使人往寺廉之，則報覺死矣。茶頃，浩後院弄璋。浩默然，知爲覺也，遂以覺爲小名，及長，名之曰『彌遠』。彌遠當寧宗朝，韓侂胄以用兵起釁，中外憂素，彌遠遂上疏力詆，帝嘉之。尋又贊廢濟王，立理宗，理宗德之，寵任日劇，相兩朝二十六年，權震海內。時有人作詩規之者曰：『前身元是覺屠黎，業障紛華總不迷，到此更須睜隻眼，好將慧力運金鎚。』

寧宗無子，選太祖之後貴和爲太子，更名竑，封濟國公，貴誠爲邵州防禦使，嗣沂王。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之，竑而厚撫其家，使職鼓動息。美人知書畫點，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閹，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薰灼。竑心不能平，嘗背楊后及彌遠事於几上曰：『彌遠決配八千里。』又嘗觀宮壁與地圖，指瓊崖曰：『他日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卽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一日，彌遠爲其父浩僧淨慈寺，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請官，君其善訓導之。事成，彌遠之坐，卽君之坐也。』清之敬諾。乃以清之爲教授。清之曰：『教貴誠爲文，又肅高宗御書，俾習之。清之上謁彌遠，卽以貴誠詩文翰墨呈之，舉不容口。彌遠嘗問清之曰：『吾聞皇姪之賢已熟，大要畢竟如何？』清之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凡。』彌遠領之再三，意益決。乃日媒孽竑失，言於帝，詔帝廢竑而立貴誠，帝不悟其意。

寧宗在疾，彌遠矯詔立貴誠爲太子，更名昀，遣鄭清之往告貴誠以將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之久，故使布腹心，足下不答以一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欺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泣拜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不立，禍變必生，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卽於宮中遣快行宣詢，令之曰：『今所宜是沂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衍誤，則汝曹皆處斬。』皇子竑時聞皇崩，跣足以詣宣召，久不至，乃踰日輪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爲誰，甚惑之。詢入宮，見后，后指其背曰：『汝今爲皇子矣。』彌遠引昀至極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卽赴，至則所過宮門，禁衛輒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極前，舉哀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宜制已前，當在此。宜制後，乃卽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遙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卽位矣。宣制畢，開門宣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卽位。竑不肯拜，夏震捧其背下拜。遂稱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

濟王既廢，寓居晉城。寶慶元年，潘壬、潘丙謀立王，率亡命數十人，夜入城，至邸，聲言義舉推戴。王聞變，易服匿水竇中，久而得之，擁至州治，旋往東岳行祠，取龍椅置廳事，以黃袍加之。王號泣不從，脅之以刃，不得已，與之約曰：『能弗傷太后與官家否？』衆許諾，乃假淮關李全，揭榜州門，稱兵二十萬，遠近震動。比曉，則執兵者皆太湖漁人，巡司弓卒而已。王知謀不成，乃與州將勒兵勦之。變開，調兵至，則賊已就誅矣。史彌遠遣人慰王，且以幣來，投藥燭之，九竅流血而死。嗣是數見怪，彌遠懼，爲之改葬，且作佛事超度之。

彌遠之比周於楊后也，出入宮禁，外議甚譁，有人作詠雲詞譏之云：『往來與月爲侍，舒卷和天也蔽。』及廢濟王而殺之也，甚冤。劉克莊有詩譏之云：『楊柳春風丞相府，梧桐夜雨濟王家。』當其時，權勢赫烜，引布僚壬李知孝、梁成大等爲之鷹犬，搏擊善類，士流無恥者，多以鑽刺進秩。宮宴時，有伶人執拳石，以大鑽鑽之，久而不入，歎曰：『鑽之彌堅。』一伶遽扑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卻來鑽彌堅，可知鑽鑽不入也。』舉座弁栗。翌日，彌遠杖伶人而出之境。又蜀閬大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子與政，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其人憤然曰：『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宰子曰：『吾鑽，遂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彌遠死已久，一夕，其家聞叩門聲，曰：『丞相歸。』舉家駭匿。比入門，燈綉紛紜，升堂卽席，子婦皆出羅拜，訊慰平生，歷歷囑家事，索紙筆題詩云：『冥路茫茫萬里雲，妻孥無復舊爲羣，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讐抵死分。』

丁大全子萬，鎮江人。當理宗初，以戚里婢媵，資緣取寵，諂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拜左正言，

勳丞相黃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兵百餘人，露刃圍槐館，以臺驕驅迫之出，始令與槐至大理寺，欲以此恐之。須臾，出北關，棄槐，驅呼而散。槐徒步入接待寺，罷相之命始下。自是志氣益驕傲，尋拜右丞相。太學生陳宗等上書訟大全姦邪，罷相，謫貴州，置藤州，墜水死。謝鳴治錄有夜半撤歌一首，蓋詠大全事也。云：『國威重，空頭勅，權姦橫，夜半撤。豈不聞古來忌器不投鼠，堂階陵夷毋乃爾。南風不競北風剛，不用皋亭怨降靈。』

大全罷，吳潛代相，爲人豪雋，其兄弟多以附麗登庸。賈似道與潛有隙，遂爲飛語於上曰：『大蜈蚣，小蜈蚣，盡是人間業毒蟲。貪緣攀附百蟲叢，若使飛天能食龍。』語聞，罷潛，謫循州，中毒死。

賈似道師憲，台州人。少落魄，遊博。會其姊有寵於理宗，嘗憑高見湖中燈火，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詢之，果然。十數年，超致相位。人有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看。』未幾，元兵南侵，至鄂州，拜似道左丞相，御之。合理宗崩，似道請和，元人許之，兵解，遂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功，龍川日盛，似道乃使門客廖登中、翁應龍等撰『福華編』，以紀鄂功。則第爲額，大小朝政，就決館中，宰執充位而已。當時爲之語曰：『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

度宗時，襄陽受圍者三年矣。帝一日問曰：『襄陽久困，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安得此言？』帝曰：『適聞女嬪言之。』似道詢得其人，誣以他事賜死，自是無人敢言及邊事者。日坐葛嶺，取舊宮人及娼尼淫戲，無晝夜，惟故博徒得闖入，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撫其背曰：『此平章軍國重事耶？』嘗作半閒亭，以停雲水道入，每治事畢，則入亭中打坐。有佞人上『糖多令』詞，大稱其意，其詞曰：『天上謫星班，清牛度谷關。幻出蓬萊新院宇，花外竹，竹邊山。軒窗敞來開，人生閒最難。算真閒不到人間，一半神仙先占取，留一半，與公閒。』

似道欲行富國強兵之策。是時，劉良貴爲都曹尹天府，吳勢卿餉淮東，入爲浙漕，遂交贊公田事，欲先行之浙右，候有端緒，則諸路倣行之。於是以官品限田，立回買、派買之目，民間騷然，有爲詩云：『襄陽累載困孤城，豪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公田枉自害蒼生。』其後，又立排排打量之法，自沒民產，有人作詩云：『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川寸寸量。縱使一丘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濘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鄉里，住何人地，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來未必然。惟何甚，爲官爲己，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況土地分張又百年。西蜀峨嵋，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

弊狼烟。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千戈未息肩？掌大地，何須經理？萬取千焉。『樞密使文及翁作『百字令』詠雪以譏之云：『沒巴沒鼻，煞時間，做出漫天漫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罷二，只恁施威勢。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苦是鵝鴨池邊，三更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道，山河原是我。』

御史陳伯大奏立士籍，似道毅然行之。凡應舉及免舉人，州縣給歷一道，親書年貌世系，及所肄業於歷首，執以赴舉，過省參對筆跡異同，以防偽濫。時人有詩譏之云：『戎馬掀天動地來，襄陽城下哭聲哀。平章束手全無策，卻把科場惱秀才。』又有爲『沁園春』詞云：『國步多艱，民心靡定，誠吾隱憂。歎浙民轉徙，怨寒暑暑，荆襄死守，閱歲經秋。虜未易支，人將相食，識者深爲社稷羞。當今亟，出陳大諫，飭借留侯。迂闊爲謀，天下士如何可籍收？況君能堯舜，臣皆稷契，世逢湯武，業比伊周。政不必新，賢宜仍舊，莫與秀才做盡休。勸吾元老，廣四門賢路，一柱中流。』又詞云：『士籍令行，條件分明，逐一排連。問子孫何習，父兄何業，明經訓賦，右具如前。最是中間，娶妻某氏，試問於妻何與焉？鄉保舉，那當著押，開口論錢。祖宗立法於前，又何必更張萬萬千？算行關改會，限田放籍，生民彫瘵，膏血俱賸。只有士心，僅存一脈，今又難難最可憐。誰作俑？陳堅伯大，附勢專權。』

似道令人販鹽百艘，至臨安賣之。太學生有詩云：『昨夜江頭長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餽，雖然要作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似道居湖上，一日，倚樓閒眺，諸姬皆從，有二人道裝羽扇，乘小舟遊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似道曰：『汝願事之，可留納聘。』姬笑而不言。適時，令人捧一合，喚諸姬至前，曰：『適方爲某姬受聘。』啓視之，乃姬之首也，諸姬股栗。

似道一日招馬廷鸞、葉夢鼎飲，行令，舉一物與人，還詩一聯。似道云：『我有一局棋，付與棋師，棋師得之，予我一聯詩。』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廷鸞云：『我有一竿竹，付與漁翁，漁翁得之，予我一聯詩。』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夢鼎云：『我有一張犁，付與農夫，農夫得之，予我一聯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似道不悅而罷。

似道臥治湖山，母猶在養。每歲八月八日，似道生辰，四方善頌者以數千計，悉俾翹館磨考，以第甲乙，一時傳誦，爲之紙貴，然皆調辭嚙語耳。陳惟善、賈鼎現詞云：『神監誰斷？幾千年，再乾坤初造。算當日，梓棋如許，爭一著，吾其枉左。談笑頃，又十年生聚處，颶風葵藿。江如鏡，楚氛餘幾，猛聽甘泉捷報。天衣細意從頭補，爛山龍華蟲黼黻。官漏永，千門魚鑰。截斷

紅塵飛不到，六街九軌，看千貂避路。庭院五侯深鎖。好一部、太平六典，一周公手做。赤
烏絳裳，消得道、斑斕衣好。儘龍眉鶴髮，天上千秋難老。甲子平頭纔一過，未說汾陽考。看
金盤、露滴瑤池，龍尾放班回早。『塵壺中、木蘭花慢』云：『請諸君著眼，來看我，福華編。記
江上秋風，鯨鯨漲雪，馬微迷烟。一時幾多人物，只我公隻手護山川。爭觀階符瑞象，又扶紅
日中天。』因懷下走奉藥，磨盾夜無眠。知重開宇宙，活人萬萬，合壽千千。急難太平
世也，要東還趕上是何年？消得清時鐘鼓，不妨平地神仙。』陸景思『甘州』云：『滿清平
世界，慶秋成，看看斗米三錢。論從來活國，擒功第一，無過豐年。辦得閒民一飽，餘事笑談
間。若問平戎策，微妙難傳。』玉帝要留公住，把西湖一曲，分入林園。有茶爐丹竈，更有釣
魚船。『秋風、未曾吹著，但砌蘭、長倚北堂萱。千千歲，上天將相，平地神仙。』趙從彞『陂塘
柳』云：『指庭前翠雲金雨，霏霏香滿仙宇。一清透徹渾無底，秋水也無流處。君試數，此樣襟
懷頓得乾坤住。閒情半許。聽萬物氤氳，從來形色，每向靜中覷。』琪花路，相接西池壽母，
年年弦月時序。荷衣菊佩尋常事，分付南山容與。天證取，此老平生可向青天語。瑞尼緩
舉。要見我何心，西湖萬頃，來去自鷗鷺。』郭居安『聲聲慢』云：『捷書連捷，甘瀝通符，新
來喜沁眉。許大擔當，人間佛力須彌。年年八月八日，長記他，三月三時。平生事，想祇和
天語，不道人知。一片閒心，外，被乾坤繫足，虹玉腰圍。問闔閭，西風萬籟吹齊。歸舟更
歸何處？是天教、家在蘇堤。千千歲，比周公多箇綠衣。』且伯以儻語云：『探衣宰相，古無一
品之曾參。』袁服湖山，今有半閒之姬旦。』所謂三月三者，蓋顯其庚申薨草坪之捷，而歸舟乃
妨齋名也。賈大善，既而語客曰：『此詞固佳，然失之太俳，安得有蒼衣周公乎？』
似道嘗於湖中作絕句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冢兒孫幾
箇悲。』殆所謂朝不謀夕者，寧復有經國之遠猷哉！
似道少時，嘗馳馬遊湖山，小憩樓閣下，遇一布裘道人，睨視曰：『官人可自愛重，將來不在韓
魏公下。』似道意其見侮，不顧而去。既而醉博平康，至於敗面，他日復遇道人，頓足驚歎曰：
『可惜，可惜，天堂已破，必不令終。』後果悉驗。
似道開關日，有桃符一聯云：『笑迎珠履三千客，坐擁貔貅百萬兵。』人皆稱羨，一客獨笑曰：
『若是則客居主位矣，何不曰「坐擁貔貅百萬兵，笑迎珠履三千客」？』賈大善，厚贈之。其
他若『威行塞北幾千里，春滿淮南第一州』、『陽春膏雨三千里，明月香風十二樓』，皆門客
所諂獻也。
似道有異志，遇一拆字者，以杖畫地作奇字，拆字者曰：『相公之志不諧矣。道立又不可，道可

又不立。』似道默然，禮道之，恐事泄，使人告諸途。
德祐元年正月，詔似道統軍行邊。先是，似道屢請出師，陰囑臺臣留己，以為師臣一出，願襄
未必及淮，願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於是帝謂似道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
耶？』呂文煥遂以襄陽降元。似道言於帝曰：『臣始發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
出，當不至此。』至是，上表出師，次魯港，元兵蔽江而下，夏貴、孫虎臣咸無鬪志。阿朮遣人
掠宋舟，大呼曰：『宋軍敗矣。』虎臣遽過其妾舟，衆見之，譴曰：『步帥遁矣。』宋師大亂，舳
舳蔽海，乍分乍合，溺死者不可勝數。似道倉惶召夏貴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
無一人用命。』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
吾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拒海上。吾嘗以死守淮西耳。』言畢，貴即解舟去。
夜四鼓，似道整軍退師，諸軍皆潰，似道與虎臣單舸奔還揚州，堂吏翁應龍以都督府印奔還臨
安。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莫有應者，或肆惡語慢罵之。似道乃檄
列郡如海上迎駕。已而姜才收兵至揚州，元師乘勝東下矣。
似道既敗，事聞，臺臣交章攻之，詔曰：『大臣具四海之瞻，罪莫大於誤國；都督專關外之寄，律
尤重於喪師。』告九廟以奉辭，詔羣臣而聽命。具官似道，小才無取，大道未聞。昔相穆陵，徒
以邊將而自詡，逮事先帝，又以國事而自專。聞宣開誠布公，以扶皇極，并謀合智，以盡輿情；
乃恣行智慮，不恤人言，以吏道沮格人材，以兵術剗裁機務。括田之令行，而農不得耕於野；
權利之法變，而旅不願出其途。矧當任關之驅馳，不度戎事之緩急，戰功曠歲而不舉，兵事惕
日而不修，纖悉於文法之搜求，闕略於邊政之急切，遂令飲馬，倏渡長江。迺者，抗表出師，請
身戰難，人方期以孔明之志，朕亦望以裴度之功，謂當纓冠而疾趨，何為奉頭而鼠竄？遂致三
軍解體，百將離心，彼披甲之謂何？乃開解而奔潰。孟子曰：吾何畏彼？左氏云：我不戎夫。社
稷之勢綴旒，是誰之過？摺紳之言切齒，罪安得辭！姑示薄罰，俾爾奉祠。於戲，虜戎狄，懲
荆舒，無復周公之望；放驩兜，殛伯鯀，尙寬虞典之誅。可能平章軍國重事都督諸路軍馬。』頃
之，謫高州團練使。先是，似道嘗夢術者言，平章不利姓鄭人，故朝士鄭姓者，多推抑之。武
學生鄭虎臣，素見憎於似道，廷議遂以虎臣為押送官。似道頗行，置酒飲虎臣，言前夢，且祈
哀庇，虎臣微笑而已。途中備加窘辱。及抵清漳，似道泣曰：『夜夢不祥，離此恐無生理。』
漳守趙汝舟者，似道門客也，宴虎臣，欲請似道偶坐，虎臣不許，似道亦同讓不敢當，口稱天使
唯謹。分如察虎臣有殺似道意，挑之曰：『天使今日押團練至此，想無生理。』易令速殞，無受
許多苦惱。』虎臣笑曰：『便是這物事受得許多苦惱，好死不死。』明日，促之行，離城五里，

小憩木綿庵，似道知不可免，乃服腦子，踞虎子欲絕。虎臣曰：『好教祇恁地死。』大槌數下而殞。先是，吳履齋潛安復州時，似道命知州劉宗中摺撫其短，竟以毒死。至是，分如祭似道，爲之辭曰：『嗚呼！履齋死蜀，死于宗中。先生死閩，死于虎臣。』祇此四句，然哀激之懷，無往不復之微意，悉寓其中矣。

似道既有謫命，適值生辰建醮，自撰詞云：『老臣無罪，何衆議之不容？上帝好生，奈死期之已迫。適值垂弧之旦，豫陳易質之詞。竊念臣際遇三朝，始終一節，爲國任怨，但知存大體以杜私門；遭時多艱，安敢顧微軀而思末路？屬醜虜狂胡之犯順，率驍兵悍將以徂征。違命不前，致成酷禍；捐身無所，惟冀後岡。衆口皆誣其非，百喙難明此謗。四十年勞悴，悔不效留侯之保身；三千里流離，猶恐置覆光之赤族。仰祈覆載，俯恤劬勞。伏願皇天后土之鑒臨，理考度宗之昭格。三宮齋怒，收瘞骨於江邊；九廟幽靈，增妖氛於境外。』此時門下已無庸王諸客，蓋似道手筆也。

似道既敗，高臺曲池，日就荒落，有題詩於門壁者云：『深院無人草已荒，漆屏金字尚輝煌，底知事去身宜去？豈料人亡國亦亡？理考發身端有自，鄰人惡夢果何祥？臥龍不肯留渠住，空使晴光滿畫牆。』又云：『事到窮時計亦窮，此行難倚鄂州功。木綿庵上千年恨，秋壑堂中一夢空。石砌苔封猿步月，松庭葉落鳥呼風。客來未用多惆悵，試向吳山望故宮。』又吳人湯益詩云：『檀板輕敲月上花，過牆荆棘刺簪牙，指麾已失鐵如意，賜子寧存玉辟邪？破屋春歸無主燕，曲池雨漲在官蛙。木綿庵上尤愁絕，月黑夜深聞鬼車。』有和之者云：『榮華富貴等浮花，智力難勝國爪牙。漢世但知光擁立，唐朝誰識杞森邪？綺羅化作春風蝶，絃管翻成夜雨蛙。縱有清漳人去也，碧天難挽紫雲車。』

似道母兩國夫人胡氏者，錢唐鳳口里人，賈涉至鳳口，見而悅之，戲曰：『汝能從我乎？』婦曰：『有夫安得自由？待其歸，君自爲言。』夫歸，欣然贊與。嘉定癸巳，涉爲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于嫡，縣宰陳履常者，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一妾。涉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涉妻幸其去，忻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于縣治，賈丞校事他郡，歸詣于宰，方始知之，終不以入涉家。後去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嫁爲石匠妻。及似道鎮維揚，訪得其母，偕石匠來見，似道使石匠往江上興販，計沈之江，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四十年。咸淳十年，以壽終。似道歸越治葬，太后已下，及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爲競，有累至數丈者，裝祭之次，至輓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漲，不問貴賤，沒及腰膝，不得遂便，雖度

宗山陵，無以加此。蓋自三月至七月，似道持喪起復，辭免，虛文汨汨，殆無虛日，而國事邊事，皆置不問。至十二月十四日，北兵透渡，時人爲之語曰：『莊子所謂無用之用者，此軀是也。軀死，賈必敗，國必亡矣。』

廖瑩中翠玉，賈似道門客也。嘗撰『福華編』以紀鄂功。臨淳化帖，書丹入石，皆逼真，又刻小字帖十卷，所謂世綵堂小帖也。編定武康帖爲小字，刻之靈璧石，號玉枕蘭亭。又集全唐詩話、諸史要略、二禮節、左傳節、悅生堂隨鈔、梓刻精妙，未及印行，而國事變矣。似道職職之夕，與瑩中相對痛飲，悲歌雨泣，五鼓方罷。歸舍，不復寢，命愛姬煎茶，服冰腦一握，藥力未行，而業求速死，又命姬曰：『更進熱酒一杯。』再服冰腦數握，愛姬始覺之，急前奪救，已無及矣。持其妾而泣曰：『勿哭、勿哭，我從丞相二十年，一日傾敗，得善死足矣。』言未畢，九竅流血而死。瑩中嘗爲圓湖濱，有世綵堂，在勤堂、芳菲逕、紅紫莊、桃花流水之曲，綠陰芳草之間。嘗從似道禱雨天竺，鵲名飛來峯洞，至今猶存。

西湖遊覽志餘第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版蕩淒涼

宣和二年，方臘兵自富陽至杭州，郡守趙霖棄城走。州陷，殺制置使陳建、廉訪使趙約，縱火六日，死者不可勝計。凡擒官吏，必斷臂支體，探出肺腸，或以熬油，糞溺亂射，備盡焚毒。詔命童貫爲宣撫，譚稹爲兩浙制置使，發兵十五萬討平之。

建炎元年八月，杭州軍亂。初，高宗之立也，遣勤王兵還諸道，杭兵纔三百，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爲變。會軍以糧衣不足，有怨言，夜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旦，執守臣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爲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江南經制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杖手二千五百人來援，陳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爲軍，有衆數萬。事聞，詔賜黃榜招撫，軍民有能率衆歸降者，赦其罪，命以官資。九月，陳通等夜劫直秘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案，所統蘇秀兵爲伍，後以金帛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賊勢愈熾。頃之，周格戰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將招陳通等降之，賊聞槍杖手屯秀州，憚其精勇，遂聽命。叔近以小隊數十人入城，與通等相見，置酒推腹，心使皆循服，以待朝廷授官之命。城中稍定。丁卯，詔以御營使都統制王淵爲提議杭州盜賊使，仍賜金帛萬匹，兩爲軍費。十一月，詔鮑貽遜以福建槍杖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珪言：「杭寇猖獗數月，頗有窺據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杖手爲之捍蔽也，不可輒移，且令協同討賊，候錢唐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未晚也。」從之。十一月，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叔近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召通等三百人立譙門外，先呼其首三十人立庭下，遂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腰斬一百八十人，百姓相賀。倭取杭州中妓張稔以去。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軍變故也。

建炎三年，金酋完顏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松，歎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度哉？」知餘杭令會恩，知金兵至，與其丞徐世成率父老香花迎候，恩乃棄之孫也。縣尉楊汝爲，在徑山，請監寺爲統領，率強壯以禦賊，主僧梵仁從之。乙酉，宗弼犯臨安，錢唐令朱

蹕率民兵邀敵款拒，使杭民得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賊，逆戰中傷，猶叱左右負已擊賊。浙西安撫使康允之未知爲金人，遣將湖州市拒敵，得二百，視之，知爲金人也，遂棄城遁，保赫山。時直顯謨閣劉晦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守。己丑，金人陷臨安。初，完顏宗弼既圍城，遣前知和州李侍入城招諭，傳與劉晦善，至是削髮左衽而來，二人執手而言，款款不能止，有倡言晦欲以城降者，軍民遂殺晦。是夕，城陷，朱蹕在天竺寺，亦遇害。後贈晦龍圖直學士。四年二月，金人自臨安退兵。初，完顏宗弼留臨安，聞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自江陰趨鎮江，恐邀其歸路，遂縱火城中，三日夜煙燄不絕，大掠金帛子女而去。

靖康之亂，柔福公主北去。建炎四年，有妄女子詣闕，自稱柔福廢中潛歸。詔老宮人視之，其貌良是，問以舊宮事，彷彿能言之，但以足大爲疑。女子變聲曰：「金人聚逐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有故態耶？」高宗側然，詔授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其時汪龍溪草制詞曰：「彭城方急，魯元嘗困于而馳。江左既興，益壽宜充于禁衛。」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鑾，言：「柔福死廢中久矣。」始知其詐，付詔獄執之，乃女巫也，嘗遇宮婢，言其貌酷類柔福，遂以舊宮之事告之，因而爲詐，乃伏誅。前後錫賚四十七萬緡，籍入官。

德祐元年乙亥三月，元兵入常州，京師戒嚴，朝臣接踵背遁。太后命榜朝堂云：「孟軻謂：『君之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國人。』又謂：『諫於其君而不聽，去則窮其力而後止。』識者猶以爲非君臣之正誼。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遺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吾何負于汝哉？今內而庶僚，昨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背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諉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或偷生田里，何面目對人言語？他日死，亦何面目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存，可令尙書省具見在朝臣，在京文武特、轉二官，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具榜朝堂，明吾之意。」

汪立信者，徽州人，與賈似道書云：「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之宴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逕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適酣歌深宮，笑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相仍，而求仰當天心，俯達民物，拱揖指揮，而欲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日之計，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采斃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幹，其尤要害處，輒參倍之。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會，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聯絡應

機：選宗室親王，忠良大臣，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成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劇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街驍與榷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中以危法，廢斥之。後元兵大舉入寇，立信卒於高郵，伯顏得其上策，歎息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有無名子詩云：『厚我藩籬長彼貪，不然街驍小郭男。廟堂從諫真如轉，竟用先生策第三。』

德祐元年五月，太皇太后詔諭呂文煥等息兵通好。略曰：『賈似道專制朝政，十有五年，挾智行私，矜已自用，結怨軍民，失信隣國。戰功賞賞而不賞，邊費當支而不支，盡心力以守襄城者，坐視不救，備已財以增鄧兵者，反受譴言，遂使諸將離心，三軍解體。比者，諸師出督，畏死偷生，不戰而逃，莫知所在，自古失律之師，未有若斯之甚！吾已節次明正其罪。但念吾年七十，抱病滋久，嗣君幼冲，氛氣在床，念北方之兵，薄吾近境，宗社危急，不可寧居，似道召禍至此，老身幼主，實受其殃。思爾文煥，世受國恩，久當事任，守城六載，備殫勤勞。爾奕、爾文虎，皆受知先朝，曾任嚴帥之寄，一時捨此，度非本心。爾三人在北，豈可違忘本朝之舊，不念吾國之危？茲川手披，數陳至意，爾三人爲吾轉達此意於師相，吾老幼雖不足念，生靈何辜？受此荼毒，不知何道可以息民？何辭可以通好？通南北之休美，紓社稷之近憂，願亟爲我圖，俾王室不壞，理宗、度宗在天之靈，亦必降福於爾，故悉爾情，想宜知悉。』呂文煥回書云：『報國盡忠，自揣初心之無愧，居危守難，豈知末路之多艱？茲新轉念昔日之微勞，庶可少伸今日之誠款。干戈滿眼，輕性命於鴻毛，弓矢在腰，繫死生於馬足。不但驅馳於西北，誓將屏蔽於東南。幸以微勞，屢收薄效。至若襄城之計，最爲淮甸之危，蓋爾無厭之戎，指爲必攻之地，迅烈如火之衝激，飄揚若風雨之去來，坐一日以尤難，居九年而可奈。南向高築，蓋已扼吾咽喉，樊城剽略，又已去吾羽翼。雖劉整首先於犯順，而焦然中苦於黨姦。孤城實如彈丸，謂靴尖之踢倒，長江雖曰天塹，欲投鞭而斷流。兇鋒如斯，先聲薦至，仰天而哭，伏地而哀，析骸而食，易子而食，尙冀廟堂之念我，急召隣郡以會兵。委病痛於九年之間，棄肌肉於羣虎之口。因念張巡之死，無救於前，尙效李陵之生，冀圖於後。國手敗局留著，豈比尋常之機？俗眼據圖視形，寧識驪黃之馬？是使忠良誤陷於夷狄，烏能絕意不念於鄉閭？知死也何補於生，有食焉不任其事。因街北令，乃擁南兵，視以大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今我皇上，置其好生，開以自新之路，明公都督，雖是問罪，諒然念舊之情，安敢固違，永爲背畔？見今按兵不動，臥席不驚，撫此良辰，幸視景命。且秦穆公之有殺

馬，雖野人猶知報恩，如齊桓公之相射鉤，願君子終忘忌怨。』書報，兵進如故。

乙亥歲，國事將危，忽傳當塗孟之辯妻趙氏孟桂，見爲伯顏丞相次妻者，朝廷遂以太后命，遣人資金帛與之，俾贊和議。繼得孟桂回奏云：『和議將成。』遂復賜一詔曰：『敕孟桂，吾老矣，不幸遭家多難，嗣君在疚，不聞似道失信北朝，致開邊釁，生靈荼毒，宗社危殆，日夜思此，惟有流涕。忽覽來奏，知爾身在邊方，心存宗國，且拳拳以請信爲請，自非孝順一念，發於天性，曷克有此？得書喜幸，莫有云喻。已詔丞相遣使通問，以全兩國生靈之命，尙賴爾委曲贊助，速成和議，以慰老懷。』復遣人以金帛慰之，繼而寂然無報。及事定，孟桂南歸，川云：『未嘗爲伯顏次妻，亦未嘗得詔及賜物也。』蓋姦人乘危，造爲此說，以騙脫朝廷金帛耳。同探不明，有類兒戲，國安得不亡哉？

德祐元年九月，元世祖命中書右丞相伯顏總軍取宋，諸郡望風敗降。世祖遣康希賢、嚴忠範等詣宋議和，次建康，伯顏以壯士五百護之，獨松關，宋守臣張濡以爲北兵叩關，率兵掩擊，希賢等被害，世祖大怒，趣進攻之。二年丙子正月，伯顏次皋亭山，少帝遣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奉表以降。伯顏遣千戶囊加歹等入城慰諭，比屋貼『好投拜』三字。二月六日，少帝率后妃以下，詣元營。是日，元軍駐錢唐江沙上，太皇太后祝曰：『海若有靈，波濤大作。』三日潮沙不至，伯顏遂以少帝等北去。先是，臨安有謠云：『江南若破，白鴈來過。』蓋伯顏之讖也。劉靜修白鴈行云：『北風初起易水寒，北風再起吹江干，北風三吹白鴈來，寒氣直薄朱崖山。乾坤噫氣三百年，一風掃地無留殘，萬里江湖想瀟灑，佇看春水鴈來還。』蓋寓言也。德祐乙亥，太學生作『念奴嬌』云：『半隄花雨，對芳辰，消遣無奈情緒。春色尙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鴛鴦歸期，鶯收後舌，燕作留人語。遠闌紅藥，韶華留此孤主。真箇恨殺東風，幾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小橋猶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暮暮甚情緒？柳絮黃，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那更塞鴻無數。歎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那人何處？怎知道，愁來不去。』

元至元十一年丙子二月，伯顏以宋謝、全兩后以下北去。有王昭儀者，名清惠，趙『滿江紅』詞於驛壁云：『太液芙蓉，渾不似，舊時顏色。曾記得，恩承雨露，玉樓金闕。名播蘭馨妃后裏，暈潮連越君王側。忽一朝，驚散揭天來，繁華歇。龍虎散，風雲滅。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百二，淚沾襟血。驛館夜驚塵土夢，宮車曉碾關山月。願嬋娥，相顧肯從容，隨圓缺。』五月二日抵上都，朝見。十二日夜，宋宮人陳氏、朱氏與一小姬，沐浴整衣，焚香縋死。朱氏遺四言

詩於袖中云：『既不辱國，幸免辱身，世食宋祿，羞為北臣。妻妾之死，守於一貞，忠臣孝子，期以自新。』世祖覽之，命斷其首，懸於后所。清惠懇請為女道士，號『冲華』。

王昭儀之詞，傳播中原，文天祥讀至末句，歎曰：『惜也！夫人於此少商量矣。』為之作一篇云：『試問琵琶，胡沙外，怎生風色？最苦是，姚黃一朵，移根仙闕。王母憐圓瑤宴罷，仙人淚滿金盤側。聽行宮半夜雨淋鈴，聲聲歇。彩雲散，香塵滅。銅鑪恨，那堪說？想男兒慷慨，唱穿離血。回首昭陽離落日，傷心銅雀迎新月。算妾身不願似天家，金甌缺。』又和云：『燕子樓中，又排過，幾番秋色。相思處，青年如夢，乘鸞仙闕。肌玉暗銷衣帶緩，淚珠斜透花鈿側。最無端，蕉影上窗紗，青燈歇。曲池合，高臺滅。人間事，何堪說！向南陽阡上，滿襟清血。世態便如翻覆雨，妾身元是分明月。笑樂昌一段好風流，菱花缺。』

岳州徐君寶妻某氏，被虜來杭，居韓王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主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主者弗忍殺之也。一日，主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侯妾祭謝先夫，然後乃為君婦不遲也，君奚怒為？』主者喜諾，某氏乃焚香再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於壁上，書已，投大池中以死。詞云：『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窗朱戶，十里爛銀鉤。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萬貔貅。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都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鏡徐郎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由。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倚陽樓。』

至元丙子，臨安將危時，文天祥語幕官曰：『事勢至此，為之奈何？』客曰：『一團血。』文曰：『何故？』客曰：『公死，某等請皆死。』文笑曰：『君知昔日劉玉川乎？與一娼婦，情意稠密，相期偕老，娼絕賓客，一意於劉。劉及第，授官，娼欲與赴任，劉患之，酒給曰：『願與汝俱死，必不獨行也。』乃置毒酒，令娼先飲，以其半與劉，劉不復飲矣。娼遂死，劉遁獨去。今日諸君得無效劉玉川乎？』客皆大笑。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為墟。有金姓者，世為伶官，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為宋殿帥將，熟其為人，憐之，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如其言往，為優戲云：『某寺有鐘，寺奴不敢擊者數日，主僧問故，乃言：『鐘樓有大神，怖不敢登耳。』主僧亟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鐘神。』主僧曰：『即是鐘神，如何投拜？』』客皆大笑。范文虎不憚，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

至元丙子，三宮北行，行省伴三學生一百從行，責齋威報名以足其數，知幾者悉逃匿。州橋吳府二子，名棠孫、棠孫者，歲僅一至齋，為齋威所指，驅之去。出北關，諸生趨起不行，被策登舟，偃甚，拾河邊蚌蛤殼，手刺麥粥而啗之。道亡者多，身背草野，至燕者僅十七八人。

汪元量，字大有，錢唐人。當度宗時，以善琴出入宮掖。元兵入城，賦詩云：『錢唐江上雨初乾，風入端門陣陣酸。萬馬嘶嘶嘶嘶嘶，三宮灑灑灑灑灑。童兒膽道追徐福，瘧鬼終須滅賀蘭。若說和親能活國，嬋娟應是嫁呼韓。』又曰：『西塞山前日落處，北關門外雨連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市低頭拜杜鵑。』

『亂點傳籌殺六更，風吹庭燎滅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臣妾簽名謝道清。』頃之，從三宮北去，留滯燕京。時有王清惠，張璪英，皆故宮人，善詩，相見輒涕泣。元量嘗和清惠詩云：『愁到濃時酒自斟，挑燈看劍淚痕深。黃金臺迥少知己，碧玉調高空好音。萬葉秋聲孤館夢，一窗寒月故鄉心。庭前昨夜梧桐雨，勁氣瀟瀟入短襟。』世皇聞其善琴，召入侍，鼓一再行，駭駭有漸離之志，而無便可乘也，遂哀懇乞為黃冠。世皇許之。漸行，與故宮人十八人關酒城隅，鼓琴鼓別，不數聲，哀音哽亂，淚下如雨。張璪英送之詩云：『客有黃金共壁懷，如何不肯贖奴回？今朝且盡鴛鴦酒，後夜相思無此盃。』元量既還錢唐，往來彭蠡間，風蹤雲影，無事居人，莫測其去留之蹟，遂傳以為仙也。人多畫像祀之，自號曰水雲子，士流多題詠其事。適賢詩云：『一山絲桐奏未休，蕭蕭笛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李吟山詩云：『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驅車入紫闥。王母窗前窺而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浪水闊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鍾期？』馬易之詩云：『三日錢唐海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紆誦，客過商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水閒雲一釣蓑。』

少帝之寓燕京也，淒涼無賴，時汪水雲以黃冠放還，少帝作詩送之云：『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

少帝既封瀛國公，及長，世祖以公主配之。一日，與內宴，酒酣，立傍殿檻間，世祖恍忽見龍爪攀援狀。時有獻謀除滅者，世祖疑而未許，瀛國公密知之，乃乞為僧，往吐蕃學佛法，因擊皇后公主，姬御遁居沙漠，易名合尊。長子亦為僧，名完普。頃之，復誕一子。時明宗為周王，時亦遁沙漠，與少帝公主往來，遂乞少帝子，與其妻過來的為子，長名妥懽帖睦爾，即順帝也。今其子孫，世長沙漠，亦天道好還之報，而宋室仁厚立國，宜其綿綿未斷也。

虞伯生際遇文宗，置奎章閣，為學士。順帝為明宗子，文宗忌之，遠竄海南，詔許有曰：『明宗在北之時，自以為非其子。』伯生筆也。文宗宴駕，事宗立，八月崩。國人迎順帝立之，帝入太廟，斥去文宗神主，而命四方毀棄舊詔書。伯生時在江西，詔以皮繩縛腰，馬尾縫眼，夾兩馬

問，逮捕至大都。姚之者爲十七字詩曰：『自謂非其子，如今作天子，傳語老蠻子，請死。』至，則以文宗親改詔，是順帝覽之，曰：『此我家事，豈由爾書生耶？』遂得釋，兩目由是喪明。時有無名子爲詩云：『皇宋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召公尙公主，時承賜宴明光宮，酒酣仙手扒金柱，化爲龍爪擎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寧與凡禽同？侍臣獻謀將見除，公主泣淚沾酥臂，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合尊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縹緲交合尊情頗濃，合尊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笙鏞，乞歸行宮養爲嗣，皇考崩時年甫童。元君降詔移南海，五年乃歸居九重。憶昔宋祖受周禪，仁義綽有三代風，至今兒孫主沙漠，吁嗟趙氏何其隆！』

興化陳文龍忠者，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士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死于學，恆惴惴不樂。既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嘆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亡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今病且死，而適因太學，得無爲太學士神乎？』果卒。

洪揚祖，嚴州人，入太學，以三舍法釋褐。嘉熙庚子間，爲京局官。一日，偕友人泛湖，至三賢堂，登岸縱步，得小逕，松竹蕭然，頗訝前是未覩，行數步，新宅一所，青衣立門曰：『娘子待官人多時。』衆與俱入。主人延客，置茶于堂，則姣然少婦也。謂洪曰：『別來安否？』洪恍然曰：『娘子誰氏？』婦人曰：『官人遺忘妾耶？』洪諦視良久，念姻戚間無有，而其貌絕類舊所狎妓，漫曰：『子非某人乎？』婦人曰：『是也。』洪曰：『子下世久矣。吾嘗燒香送喪湖上，今乃不死，豈而家給我乎？』婦人笑曰：『妾果死矣。』洪死則何以在是？』曰：『世間如我者甚多，特人不識耳。』因相與道故舊。臨別，謂洪曰：『世事可知，得婿且婿，三十年後，此爲血池。』衆出門，大驚曰：『吾曹乃白日見鬼耶？』使其僕插竹記路，明日，率十餘友再往，則故跡不見矣。其甥黃宗仁，爲洪撰墓誌，不敢盡言，但云：『公遇異人，告之曰：『世事可知，得婿且婿。』遂以詩酒自娛，世事罕嬰也。』又有一官人到郡，僦旅樓而居，後樓亦一官人，以妾自隨，前樓人聽其言語歌聲，宛然亡妾也。穴壁窺之，容貌舉止，亦無少異，心甚訝之。一日，俟其主出，推窗呼之，妾亦推窗而望，前樓人曰：『汝非某人乎？』曰：『是也。』『汝死久矣，何爲在此？』曰：『世間如我者甚多，但人自不識耳。』前樓人見國事日非，常有杞人之憂，因問曰：『汝在陰間，必知陽世事，國祚如何？』曰：『不遠矣。但視浙江潮若

不來，國必亡矣。』至理宗時，潮頭漸擊西興，浙江亭遂爲沙漠之地，豈其定數固不可更耶？李太尉者，故宋巨璫，國亡爲道士，號梅溪，能言故內事。嘗過葫蘆井，揮涕曰：『先時上釘金字大牌曰：『皇帝過此，罰百金。』又有金二提舉者，其內人故宋內史官也。兩聲俱悉，蓋任此職者例裹巾，巾帶之末，各綴一金錢，每晨用以掠髮入巾，故久而致然也。其言宋時，每日輪內史官六人侍帝左右，以紙一番，從後端起筆，書帝起居，旋書旋卷，暮付史館。內史官別居一宮，宮門金字大牌曰：『官家無故至此，罰金一錠。』觀此二事，可以見宋朝家法之嚴矣。

元時有傳按察者，嘗作『綠頭鴨』一詞悼宋云：『靜中看，記昔日淮山隱隱，宛若虎踞龍盤。下樊襄，指揮湘漢，樓臺繞江干。勢不成三，時常混一，過唐之數不爲難。陳橋驛，孤兒寡婦，久假當還。掛征帆，龍舟催發，紫宸初卷朝班。禁庭空，土花暈碧，禁路悄，詞賦聲乾。縱餘得西湖風景，花柳亦彫殘。去國三千，游仙一夢，依然天淡夕陽閒。昨宵也，一輪明月，還照臨安。』又有趙僧作錢唐懷古詩云：『天定終難恃武功，不堪雙淚溼東風。百年南渡斜陽外，十里西湖片雨中。燕子來時龍輦去，楊花飛徹鳳樓空。倚筇曾向高峯望，山掩江城霧氣籠。』張宗吉宋故宮歌云：『金輪夜半北方起，炎精未隕光先死，青衣去作行酒人，泥馬來爲失鄉鬼。江頭宮殿列巉岉，湖上笙歌樂燕安，魚羹自從五嫂乞，殘酒卻笑儒生酸。格天閣上燒銀燭，中王計就斬王遂，累世內禪諱言兵，中興之功罪難贖。問邊費動終倒戈，師臣面首去求和，木綿庵下新鬼哭，誤國重逢買八哥。琉璃作花禁珠翠，上馬裙輕淚妝媚，朔風吹塵笳鼓鳴，天目山崩海潮避。興亡往事與誰論？亭亭白塔鎮愁魂，惟有棲霞嶺頭樹，至今人說岳王墳。』

唐珪，字玉潛，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商藉以養母。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真伽，估龍橫行，窮酷酷欲，淫毒莫可名狀。十二月十二日，率其黨顧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攫珠襦玉匣，焚其骸，棄骨草莽間。珪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貨，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饌，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藉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將何爲焉？』珪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饑虎，事露奈何？』珪曰：『余固壽矣。今四郊多暴骨，取骸以易，誰復知之？』乃斷文本爲槨，復黃絹爲囊，各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絕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哀陵骨雜牛馬枯骨，築一白塔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感，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珪出觀燈歸，忽坐殯，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走來告曰：『王召君。』』

我往謁。有宦旅坐殿上者，數黃表貴人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廷乃降階跪王前，王謂曰：「汝受命靈且貴，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死，山陰人始有籍籍傳其事者。未幾，越有真治中爲子求師，有以廷薦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曳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知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備，聘婦偶故國之公女，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自袁出。人固奇廷之節，而又奇廷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真義士也。」廷后獲三丈夫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廷葬骨後，又於宋長朝殿掘冬青樹，植所兩土堆上，作『冬青樹行』二首云：『馬策問隴形，南面欲起語，野腐尙純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挂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云：『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首云：『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瘴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坐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鳥玉鳳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家一騎奉香來。』

天台陶九成曰：『唐義士傳，雲溪羅有開所撰也，讀之掩卷泣下，嗚呼，尙忍言哉！』皇慶初，遂昌鄭德又書林義士事云：『宋太學生林德陽，字景暉，號雲山。嘗楊總統發陵時，故爲丐者，背竹籬，持竹夾，遇物夾投籬中。又鑄銀作兩許小牌，繫腰間，取則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于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云：「一杯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坐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云：「空山急雨洗巖花，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咽，不知真帖落誰家？」又云：「橋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奉香來。」餘七首尤悽怨，則忘之。葬後，德陽于宋長朝殿掘冬青一株，植于所兩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云：「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蝨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當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云：「不記羊之年，馬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此五詩與唐傳語微不同，書中有『雙匣』字，則收兩陵骨，得非林義士詩，而羅雲溪誤竄入傳中？但云：『移宋常朝殿冬青植兩土上。』

竊意會稽去杭，隔一水，或者可致。若東嘉相望千餘里，豈容易持去不枯，活也？則又疑是唐義士詩，豈唐起謀時，林已先得兩陵骨耶？抑得唐所易他骨耶？周密癸辛雜識又云：『至元二十二年八月，楊髡發陵事，起于天長寺僧聞，成于演福寺僧澤，蓋天長乃魏獻靖王功德院，聞欲媚楊髡，遂獻寺發冢，得金玉，以此起發陵想。澤一力贊成之，俾泰寧寺宗愷、宗允等，詐稱楊侍郎、汪安撫侵陵地，楊髡遂部衆發陵。先啓寧宗、度宗、理宗、楊后四陵，劫取寶玉，白氣互天。理宗之屍如生，或云含珠有夜明者，乃倒屍樹間三日，竟失其首。中官陵使羅銑買棺收斂，大慟垂絕。是夜，開西山皆有哭聲。十一月，復發徽、欽、高、孝、光五帝陵，孟、章、吳、謝四后陵。徽陵止朽木一段，欽陵木燈檠一枚而已，蓋梓宮、金匱僞爲之，二帝遺骸，浮沈沙漠，初未嘗反也。高陵骨髮盡化，孝陵止頂骨小片，昔聞得道之士，蛻骨而仙，未聞并骨化去者。光、寧與諸后儼如生，羅陵使復斂之。陵中金銀以萬計，爲屍氣所蝕，如銅鐵狀，以故諸髡棄不取，往往爲村氓所得。一氓得孟后髻髮，長六尺餘，色紺碧，髻根有短金釵，皮置一堂中，奉事之，自是家道浸豐。凡得金錢之家，非病即死；氓恐，乃以髻髮歸墳中。方移理宗屍，澤以足蹴其首，隨覺奇痛一點起足心，遂苦足疾，爛墮兩股而死。聞倚楊髡勢，奪鄉人田，離家殿之死。復與楊髡分贓，竟死。據此，則雲溪所傳，歲月絕不同，戊寅歲爲至元初，法制未定，諸髡或得橫行。若乙酉歲，相去又八年，天下大定，疑無此舉。但云：『高陵骨髮盡化，孝陵頂骨小片。』不知唐義士所易何骨？林義士所收又何骨也？

華亭彭瑋曰：元世祖三十一年甲申，丞相桑哥以江南總督屠楊建真伽，表裏爲姦，嗾僧嗣古、妙高上言，欲毀宋諸陵，泄旺氣。明年乙酉正月，桑哥矯制可其奏，遂發諸陵，取金玉，又哀諸帝后遺骸，建白塔于臨安故宮，截理宗頂以爲飲器。未幾，髡胡事敗，飲器亦籍于官，以賜帝師。發陵時，義士唐玉潛、林景熙收骨葬別山中，植冬青爲識，遇寒食則密祭之。玉潛後獲黃袍引兒報德之夢，生子琪，爲名儒，羅雲溪傳其事。謝翱爲託度詞，作『冬青引』曰：『冬青樹，山南垂，九日靈禽居上枝，白衣穠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恆星晝夜阻不見，七度山南與鬼戰，願君此心慎勿疑，此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光離離，白衣人拜地下起，靈禽啄粟枝上飛。』解者曰：『謂應在庚金匱甲木也。』元文宗生年甲辰，紀元天曆，當時引陶弘景『負屨飛天曆，終是甲辰君』之語，以爲受命之符。或問宋國祚于邵子，邵子對以五更頭，蓋謂五庚申也。而元讖亦曰：『大元之後有庚申。』順帝庚申生，纔六庚耳。皇明洪武元年正月，高皇帝遣工部主事谷秉毅，即北平索飲器于西僧汝納鑾藏深惠，詔應天府尹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鳳臺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六月庚辰，上覽瀾省進宋諸陵圖，遂命瘞之舊穴云。

元章祖程謂：楊總統發陵時，以理宗體骨投湖中，林景熙購源者網取之，乃盛二函，託言佛經，葬越山之北。又里山志云：『元人發陵，以竹投水，政和人余則亮網得理宗體骨而葬焉。』按楊排錄所載：林收竹事，無投湖網得之說。則亮又元末人，何緣預世祖時事？理宗體骨，既云已葬越山，則國初所歸，又何物也？續綱目據唐玉潛傳，謂發陵在至元十五年十二月，元史續編謂在二十一年九月，癸辛雜識謂在二十二年八月。今觀續編載：『二十二年九月，建佛塔于宋故宮。』則與癸辛所譜月日相繼，以是年八月發陵，九月建塔，最為脛合。周密宋末人，其所志當為實錄。若續編二十一年發陵，明年九月始建塔，則暴骨當一年。唐傳十五年發陵，越七日築塔，則與續編建塔歲月違悖八年。未知何者為可據也。

嘉靖二十二年二月，杭州知府福清陳公仕賢，葬楊總統真伽等三屍像于飛來峯，身之靈隱山下。田汝成爲之記曰：『飛來峯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伽、闍僧開、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刻畫諸佛像於石壁，而以己像雜之，到今三百年，莫爲指擿。至是，陳侯見而叱曰：『髡賊！髡賊！胡爲遺惡跡以饒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雪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楊浮屠，尙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慘心奇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于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濱，又不懲借一抔，以蓋藏題湊，悲夫！悲夫！或謂慈祖欺瞞，竊神器，冥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令天不佑宋，慈祖能冒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今古姦雄，以竊竄濟事者，或不蒙覆轡之禍，又將何說以通之？然則趙氏遭厄，豈其天乎？胡運方張，中華祚祚，殺機橫發，數兩兩間，即沈淪黃壤，猶不免歟？不然，胡爲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身先儼列，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顯骨，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迄今竟誅滅于陳侯。宣皇祖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播名山之氣厲，良足快矣。昔中唐趙毅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氏紀之，以爲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剷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竊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國存海陲，胡爲暴虐，犯彼靈邱。株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賊容，黷我峻嶽。陳侯殞之，義憤所宜，人歸神怒，修焉借鑑。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必市朝，遊魂駭。烈烈陳侯，爲政有紀，崇正祛邪，親民于禮。陳侯烈烈，秉德靖共，旌善懲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骸，受天百祿，報爾宿讎，宜爾遐福。黎氓述頌，我川是脩，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宋之南渡，建都于杭州者一百五十年。其初興也，始于後周恭帝顯德七年，恭帝方八歲。及其

亡也，終于少帝德祐二年，少帝方六歲。名顯，而德顯二字，竟與得國時符合。周以主幼而失國，宋亦以主幼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相類如此。

至正十二年壬辰秋，浙黃徐壽輝賊黨攻破昱嶺關，徑抵餘杭縣，七月初十日入杭城。僞將蔡、楊、蘇、一屯明慶寺，一屯北關門妙行寺，稱彌勒佛出世以惑衆。浙省參政樊執敏死于天水橋，寶哥與妻同沈于西湖。其賊不殺不淫，招民投附者，署名于籍，府庫金帛，悉棄以去。二十六日，浙西廉訪使自紹興率驍騎丁過江，同羅木營官軍剋復城池，賊遂潰散。三年章定定逃往嘉興，郎中脫脫過江南，越數日，據省印來會，權署省事，至是亦回。四年章教化自湖州統軍歸，舉火焚城，殘廢殆盡，附賊充偽職者范縣尹等斬之。里豪施遵禮、顧八爲迎敵官軍副于市，家產沒縣官。明慶、妙行二寺僧人亦然。省都事以下，坐失守城池，罷黜不敘，省官復任如故。朝廷法度既墮，刑賞失宜，欲天下燕安，不可復得矣。

至正壬辰秋七月，紅巾陷錢唐。胡仲彬者，杭城勾欄中演說野史者也，時登省官之門，因得資緣注授巡檢。至正四年七月，招募無籍之徒，文其背曰：『赤心護國，誓殺紅巾。』八字爲號，將遂作亂，爲其叔告，捕斬之。

至正壬辰，癸巳間，浙江潮不波。其時彭和尚以妖術爲亂，陷饒、信、杭、徽等州，未幾剋復，又爲張九四所據，浙西不復再爲元有。昔宋末海潮不波而宋亡，元末海潮不波而元亡，亦天數之一終也。蓋杭州是開潮，不開是其變矣。

至正十六年二月，紅巾陷平江，江浙行省丞相塔失帖木兒大懼，召楊完者以兵來守杭州。楊完者，武岡綬寧之赤水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完者內深賊，持權詐，故衆推以爲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舉師勤王，聞苗有衆，習圖擊，往招之，由于戶累階至元帥。夢禎死，樞密院判阿魯懷德兵駐浙西，仍用招納，既得旁緣中國，不復可控制。略上江，順流而下，抵儀真，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是，應召來杭，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身予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獠、答刺罕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爛衣，衣袖廣狹皆短與臂同，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陋以獸皮，曰護項；束腰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毡毯，狀絕類犬。軍中無金鼓，雜鳴小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士卒伏路曰『坐草』，軍行向首功資，抄掠曰『檢刮』，所遇無不殘滅。擄得男女老幼者，幼者，若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匪』，少者曰『賴子』，皆驅以爲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豔而哲者爲婦，曰『夫娘』，一語不合，即刺以刃。駐兵城東菜市橋外，淫刑以逞，雖陽尊事丞相，而生殺

子奪，恣意行之，丞相僅得署成案而已。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以爲郡塙計。用法刻深，任勢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餒翁忽。時左丞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同僉呂珍等，皆先寇淮旅而降順者，各有精兵，丞相與之合謀，以其衆攻完者。完者懼，遣吏致性酒于文炳，爲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排死，得以底裏上露。』報不可，完者乘蹊力戰而敗，盡殺所有婦女，自縊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在富陽得免。平章女已許嫁親王，爲完者強委禽焉，故數其罪者，以此居首。文炳解衣裹屍瘞之。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稍賤便鄙之，縱欲賈賂，又恐貽笑鄰里而止。至正十九年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米價湧貴，一斗直一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米價等，有費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泔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羣，行乞于市，雖姿色豔麗而衣衫襤褸，不暇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者，亦可憐矣。一城之人，餓死者十有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湊集，聊藉以活，而又大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至正二十一年，張仲舉爲承旨，在都下，寄浙江周參政伯琦詩云：『天子臨軒授鉞頻，東南無地不紅巾。鐵衣遠道三軍老，白骨中原萬鬼新。義士猶靈虹貫日，仙家談笑海揚塵。都將兩眼淒涼淚，哭盡平生幾故人。』觀是詩，時事可知矣。

劉伯溫悲杭城歌：『觀音渡口天狗落，北關門外塵沙惡，健兒被髮走如風，女哭男啼撼城郭。憶昔江頭十五州，錢唐富庶稱第一，高門畫戟擁雄藩，歌舞清歌樂終日。割廬進酒皆俊郎，叫叱閒人氣驕逸，一朝奔迸各西東，玉帶金杯散蓬蓽。清都太微天聽高，虎略龍韜撼石室，長夜風吹血腥入，吳山浙河慘蕭瑟，城上陣雲凝不飛，獨客無聲淚交溢。』

元時有梁棟者，登鎮海樓，聞角聲，賦絕句云：『聽徹哀吟獨倚樓，碧天無際思悠悠，誰知盡是中原恨，吹到東南第一州。』

元之將亂也，上下以墨爲政。時廉訪司官分巡州縣，例用巡尉司弓兵旗幟金鼓迎送，其音節則二聲鼓、一聲鑼。起解殺人強盜，亦用巡尉司金鼓，則用一聲鼓、一聲鑼。後來風紀之司，賊汚狼籍，有輕薄子爲詩嘲之曰：『解賊一鑼并一鼓，迎官兩鼓一聲鑼，鑼鼓看來都一樣，官人與賊不爭多。』

元時官吏，貪酷害民，天下皆然，而蘇杭尤甚。豪強則肆爲兼并，侵侮窮苦。時有靈隱寺富僧，

舉貲于人，而人負之者凡數十輩，僧具狀于縣，負者患之，乃行賂于縣吏。頃之，達魯花赤詳審狀詞，顧問吏曰：『是僧云何？』譯吏曰：『是僧自陳功德圓滿，告乞坐化。』達魯花赤曰：『善哉！善哉！』判狀如所請，僧竟不知也，意以爲准行矣。趨出縣門，則衆負者扶翼登輿，以旛幢迎出錢唐門外，積柴數丈，擁縛于上，縱火焚之。刑政如此，安得不亂？

西湖遊覽志餘第七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張詠，澶州鄆城人。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剛方自任，以嚴猛爲治。有民家子，與姊婚訟家財，婿言：『婦翁臨終，此子三歲，故見命掌貨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付子，餘分與婿。』詠以酒醉地曰：『而翁，智人也，以子幼，故託汝，儻以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汝手矣。』命以七分給子，三分給婿，皆服其斷，拜泣而去。四年，州民詣闕獻土星圖一，銀百兩，乞留知州，詔仍還其銀，而獎詠，竟以代還。

李及，字知幾，乾興元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杭州。於時，內侍江德元居中用事，其弟德明使過杭，及待之薄，僚佐驚曰：『江使者兄弟，榮枯大臣如反掌耳。公不加禮待，雖不期禍，獨不畏爲禍乎？』及曰：『待之如是，足矣。』既而德明謂僚佐曰：『李公春秋高，何不求開郡自處，乃居杭繁劇地？』僚佐走語之，及笑曰：『及老矣，誠願得閒郡自逸。』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重其操守。及資性清介，治尚簡嚴，喜惠薦下吏，而樂道人善。惡杭俗輕廢，不事遊宴。一日，微雪，遊出郊，衆謂命賓朋爲高會，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任中未嘗市物，滿去，惟白樂天集一部，既而悔曰：『惟此愧心耳。』

趙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熙寧三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杭州，細民聞抃寬大，多駢聚爲盜，抃捕獲其情重者，黥配他州，法禁嚴肅，盜遂遁去，境內以清。嘗題郡中清風閣詩云：『庭有松蘿砌有苔，退公聊此遠塵埃。潮音隱隱海門至，泉勢潺潺石縫來。夜榻衾裯仙夢覺，曉窗燈火佛書開。休官不久輕舟去，喜過嚴陵舊釣臺。』蓋公琴鶴之操，所在如一也。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屢立戰功，追封蘄王。紹興中，秦檜當國，世忠以和議不合，懇疏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驢周游湖山，輒以童史四五人自隨，混跡漁樵，號清涼居士。好事者遂繪爲『韓王湖上騎驢圖』，元吳萊題詩云：『秋風泗水沈周鼎，溟涬吳人刺棘冷，黃河北岸旌節回，信誓如城打不開。沿途徽轡無人守，蟻蝨塵埃生甲冑，散盡千兵只童騎，餐來斗米空盞酒。西湖楊柳烟波寒，照見從前刀劍痕，宮中孰與論頗牧，塞上寧知無范韓？事去英雄甘老死，此手猶能爲公起。勳人莫問故將軍，自是清涼一居士。』方萬里爲王孫亦題『韓王湖上騎驢圖』歌云：『取日虞淵戰臨平，鼓起金山應伏兵，既不盡此背鬼軍陣形，國容貂蟬佩蔥珩，軍容金甲馬朱纓。又不盡此生而真儀刑，昔王不肯專樞庭，清涼居士以自名。散

道萬騎還屯營，獨控長耳遊林垌。林間坐石樵叟爭，不無醉尉呵夜行，孰識朱門抗旆旌？王孫妙手萬事輕，欲蹈箕穎遺浮榮。髯侯淡墨勝丹青，作此灞橋風雪征。龍變不測人中英，誰觀豈是寒書生。丈夫出處吾能評，不可長劍即短檠，得時用世身名亨，否哉履道幽人貞。亦顏用意何嶢嶢！大司馬侃孫淵明。

韓世忠以元樞就第，絕口不言兵，杜門謝卻酬酢，時乘小驪，放浪西湖泉石間。一日，至香林園，蘇仲虎尙書方宴客，王徑造之，賓主歡甚，盡醉而歸。明日，王餉以羊羔，且手書二詞以遺之。『臨江仙』云：『冬日青山滿瀟湘，春來山暖花濃。少年衰老與花同。世間名利客，富貴與貧窮。榮華不是長生藥，清閒不是死門風。勸君識取主人公。單方只一味，盡在不言中。』『南鄉子』云：『人有幾多般，富貴榮華總是閒。自古英雄都是夢，爲官，寶玉妻兒宿業纏。年事已衰殘，鬚髮蒼蒼骨體乾。不道山林多好處，貪歡，只恐癡迷悞了賢。』王生長兵間，未嘗知書，晚歲忽若有悟，能作字及小詞，皆有見趣，信乎非常之才也。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生時有大禽若鵠，飛鳴室上，因以爲名。未彌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抱飛坐甕中，衝濤及岸得免，人異之。少負氣節，沈厚寡言，家貧力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父義之，曰：『汝爲時用，其殉國死義乎？』飛至孝，及爲大將，母留河北，遣人求訪迎歸。母有痼疾，藥餌必親。母卒，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耶？』卻不受，玠益敬服。少豪飲，高宗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坡、跳壕，皆重鎧習之。中子雲，嘗習注坡，馬蹶，怒而鞭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獨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竄掠』。卒有疾，躬爲調藥，諸將遠戍，遺妻問勞其家，死者，哭之而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無私。善以少擊衆，欲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爲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闕一不可。』調軍食，必量額曰：『東南民力竭矣。』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置案于宜輿，命親將守之。飛兵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未幾，飛兵還，即入教場，呼親將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士備策應，此男女孝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立命

實短狀，將大懼，哀祈吐實，謂：「此非某所為，夫人有命耳。」飛愈怒，竟斬之。紹興和議初成，金以河南歸我，判宗正事士儼銜命道荆襄，過南鄭，飛止之曰：「金虜無信，君宜少駐。」士儼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烟塵四起，軍聲震然，失色南奔，忽遇大軍，望之，岳幟也，遂馳就之。飛笑曰：「固謂君勿行，正恐此耳。」然已遣童御帶、牛觀察在前與之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且近屬，吾當以親兵衛送君。」行數里，兩將捷書至，蓋士儼未行前一日出師也。其後飛得罪下獄，士儼極辯其無辜，且以百口保之，非惟感恩，蓋親見其用兵神速故耳。朝臣併論士儼身為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因指為黨，遂罷宗司與祠云。

岳墳詩集無慮千首，絕倡者亦少，擇其佳者，已收前志矣。趙子昂有「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支韻難和，徐孟岳和：「飲馬徒聞腥血洛，洗兵無復望條支。」高則誠和：「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千里竟分支。」近閱壁間，有和：「山前有客詞彭越，塞上無人斬郅支。」亦頗奇。鳳皇山故宮詩，楊廉夫倡兜字，蓋元建佛寺，西僧皆戴紅兜也。羅士衡和云：「歌舞樓臺擬汴州，可憐蠻觸戰蚩牛。臨窗玉几雕簷靜，行酒青衣扇帳愁。卷土自應從聖父，滔天難復放驩兜。臺空老樹寒鴉集，落日滄波江上秋。」廉夫深喜之。

徐應鑣，字巨翁，衡之江山人，咸淳末，補太學生。德祐二年，伯顏次師皋亭山，少帝率三宮庶僚、三學諸生皆北行，應鑣與其子應貢士曰琦，曰崧，女元娘，誓不從。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餼，祀飛祠曰：「天不佑宋，社稷為墟，應鑣以死報國，誓不與諸生降虜。有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作詩云：「二男并一女，隨我上梯雲。」琦亦賦詩以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俟其酣醉，乃率子女入經德齋，登梯雲樓，積諸房書冊四周，縱火自焚。一小僕不醉，聞火起，至樓下，穴牆視之，見鑣父子盤坐如塑，驚報諸僕，環壁撲滅之，鑣不得死，與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翼日，得其尸於祠前井中，皆僵立，睜目如生，諸僕為具棺殮，殮之西湖金牛僧舍。益王立于福州，褒其節，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後十年，其同舍生劉汝均，率儒生五十餘人，收而葬之方家峪廣慶院側，題「正節先生」。皇明正德間，御史高胤、參政梁材請于朝，為建祠，賜號忠節。

樊執敬，字時中，鄆州人。至正十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十二年，徵饒寇自昱嶺犯杭，執敬上馬，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又逐之，射死三人。賊來愈盛，填咽街巷，且縱火，官兵皆潰，賊呼執敬使降，執敬叱之曰：「守關吏不謹，汝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耶！」奮刀斫賊，中槍而死。事聞，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柱國、封魯國公。嘗作觀潮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不虧天不老，浙江亭上看潮來。」公之志可見矣。

劉基，字伯溫，括蒼人。元時，為浙江行省都事。時方谷珍亂海上，省議主招撫，伯溫主攻討，谷珍行賄于朝，卒從省議，逮伯溫於法。僑寓杭城，蓋至正癸巳歲也。作詩云：「春陽動萬物，衆草皆已抽，嘒鳴亦和悅，我何獨懷憂？鯨鯢未盡誅，豺狼滿山邱，鳳皇竄荆棘，烏鵲自相求。浮雲蔽蒼穹，天路阻且脩，風沙日暮起，鐵羽安所投？悲來但中懷，涕泣縱橫流。江城陰氣凝，積雨春淒涼，出門何所見，但見瓦礫場。新廬各有主，店舍亦已張。市人半荷戈，使客盡戎裝。回首嬉遊地，慘淡寒烟黃。恨焉念所思，惻隱心中傷。徘徊西湖上，憤憤有所思，所思不可見，涕淚下襟衣。死生一瞬息，逝者安可追！狼顧信君子，李陵非男兒，鍛鐵當用椎，析薪當用斧，振策而植荼，去辛還得苦。峨峨九陽門，衛以豹與虎，微微蟻蟻伏，鬱鬱不得吐。」劉伯溫，元末亡命吳中。一日，與客飲西湖，會有吳雲起西北，光映湖中，魯道原、宇文公諒以為慶雲也，將分韻賦詩。伯溫候望良久，曰：「此天子氣也，淮、楚之分，十年後有真主出，我當輔之。」時杭城猶全盛，座客大駭以為狂，且曰：「是累我，族滅我。」悉逃去。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狂醉而罷。

方希直，字希直，之從學于太史宋景濂也，相得甚歡。嘗從景濂宿南屏山，晨起對雪，浩飲高歌，意氣慷慨。後數年，景濂薨，而鄉人有王生者，偶寫「南屏對雪圖」，索詩于希直，希直閱之，感嘆陳跡，遂題詩云：「昔年歲暮京國還，驪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雪天欲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仙人宋夫子，紅顏白髮青貂裘。坐讀古今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素彩相游摩，碧海瑤臺送蕭爽。酒酣擊節心自開，慷慨弔古思英才，竟祠古柏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臺。一時佳會難再得，仙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圖，正脫南屏舊遊跡。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筆俱絕倫，偶然揮灑豈無意，神授髣髴存天眞。世間今古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書，夜夜虹光射霄漢。」蓋其時景濂已謝病還山，而希直自海上來，返，邂逅于南屏，師生道義之情，湖山增重矣。其曰「羅山石室」，乃景濂公精舍也。周新，廣城人，永樂中浙江按察使。廉公厚直，聲稱籍甚，為兵部尚書方賓所附，下錦衣獄，以冤死，仁廟每悼惜之。新在浙，異政甚多。一日，有訴爭兩傘者，甲曰：「我傘也。」乙曰：「我傘也。」所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遣人尾其後。甲云：「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耶？」乙曰：「傘本我物，事能低價買汝？」於是甲就縛，正其罪。其發姦竊伏類如此。激勸僚屬，貪競愧沮。時有葉宗行者，雲間人，知饒唐，有廉操，新特重之，比卒，新為文，手書以祭之，蓋將以風部吏也。新無子，景泰初，周夫人卒於家，浙之人在廣東藩臬者，皆會

葬云。

王良，字文信，河南開封人，洪武末浙江按察使。廉潔明峻，嘗以忠義自許，每晨詣本司岳廟，焚香矢心，蓋慕王之忠烈也。革除間，良知天下事將有變，預蓄草柴，堆積室內。靖難師起，良詰其妻曰：「吾平生以忠義許國，今事至矣，汝意何如？」妻慨然曰：「大丈夫見義勇爲，何用謀及婦人？且公既爲忠臣，妾豈不能爲義婦乎？」唯此數語，視不可絕，婢某，聰慧至誠，必能撫養。某食事夫人與我最厚，當盡我養與此婢，投匭倉庫，若得撫養成人，庶不絕嗣。」良然之，遣婢去，乃闔門索火，未至，而妻已投池中死矣。良具衣冠，舉火，端坐而歿。正德年間，按察使梁材立祠于本司之東，私諡曰忠節云。

許亨，永樂間以都督僉事鎮守浙江，二十餘年。有惠政，廉簡忠勤，諸司畏服。其卒也，哭聲振城市，雖婦女亦有奔送其喪者。山陰秦瑛挽之詩云：「太平無事展珠鈴，庭樹沈沈畫掩扉。門外日高閑劍戟，海濱風靜集魚鹽。累朝功業金甌重，一寸忠勤雪鬢添。忽報前營將星墜，哭聲中夜起圓闕。」

徐一鑾，字大章，天台人。洪武六年，以儒士薦授杭州府學教授。博雅通經，教法嚴整，爲文有法度，士林服之。召入纂修元史，賜蟒衣復任。尋爲省臣撰上賀表，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太祖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蓋以生者僧也，光則祝髮之謂，則字近賊，罪坐不赦。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太祖因自爲文，傳布天下。一鑾在任凡九年，所著有「始豐稿」，湖上勒石之文，多其手筆。

軒輅，河南鹿邑人，正統間浙江按察使。清嚴整暇，公庭肅然，靡無僕妾，妻執井臼。嘗行下郡，至儀門，會僚屬，檢閱衣袋，歸亦如之。所至山岳皆搖，官吏望風潛遁，著一青袍，無間寒暑，破則補綴，所食不過蔬食，或日啖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各出俸米市肉一斤，家口衆者，甚不能堪，故舊會晤，止供一飯，或烹一雞，則人駭之以爲盛饌，不易得也。自聞親喪，即日就道，僚屬有未知者，後陸都御史，總理糧儲，清聲愈勵。僚友設宴，或有看草，即拒不受。第以廉自矜，或乘酒習人，士林以此少之。

陳復，福建懷安縣人。正統四年，爲杭州知府。公正廉明，濟以簡靜。尋以憂去，民保留之，起復再任，竟卒於官。貧無以爲斂，按察使鹿邑軒輅倡贈之，民爭來助，其子盡卻之，曰：「不忍贖貨以死其親也。」時布政使則德與孫原貞，仁和知縣鳳翔許瑛，而軒輅爲監司之長，皆一時之選，瑛不久亦卒于官。

楊繼宗，山西人。成化九年，爲嘉興知府，廉聲播遠近。十六年，陞浙江按察使，民間之，皆翹首

以須其來，繼宗至，不攜家眷，止帶老僕一人執轡。清直之聲，震動兩浙。鎮守太監張慶，權勢烜赫，門下多倚勢生事，自繼宗蒞任，各斂手，杜門不敢輕出，貪猾官吏，多望風引去。然繼宗雖嫉邪，而愛惜人才，未嘗輕易害人，故人無智愚，咸仰其公正，而畏其威名。未幾，聞親喪，方坐廳理事，訃文忽至，即大哭解印，步出驛亭，老僕攜兩簞籠登舟，杭民老稚號泣，挽留不及，皇皇如失父母。既去十餘日，民相驚言公得奪情復任，惟呼載道，迎候者填溢城門，月餘方已。

韓邦奇，字汝節，朝邑人。正德末，爲浙江按察僉事，廉勤自持。時鎮守太監王堂，怙勢害人，如茶、筍、鱸魚，種種勒索，民不聊生。汝節數被抑，堂遂以沮遏進貢誣之，詔歸衣械治，百姓咸泣，哀動城市。汝節爲詩云：「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萬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

王伯安守仁之既擒宸濠也，忽傳王師已及徐淮，遂乘夜遁，至鎮江，深獲不勝憂，作詩云：「靈鷲高林暑氣清，竺天石壁雨痕晴。客來湖上逢雲起，僧住峯頭話月明。世路久知難直道，此身那得尚虛名。移家早定孤山計，種果誅茅卻易成。」頃之，王師遣人追宸濠復還江西，遂謝病居淨慈寺，作詩云：「老屋深松覆古藤，緇猿猶記昔年曾。棋聲竹裏消閒盡，藥裏窗前對病僧。烟艇避人常曉出，高峯望遠亦時登。而今更自多牽俗，欲似當年又不能。」又云：「常苦人間不盡愁，每拚除是入山休。若爲此夜山中宿，猶自中宵煎百憂。百戰西江方底定，六飛南甸尚淹留。何人真有回天力，諸老能無取日謀。」又醉中戲書詩：「十年塵海夢魂驚，此日重來眼倍清。好景恨無蘇老筆，乞歸徒有賀公情。白鳥飛處青林晚，翠壁明邊返照晴。爛醉湖雲宿湖寺，不知山月墮江城。」

西湖遊覽志餘第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許由，潁川陽城人。當唐虞時，隱武林山。稽留峯者，即其遺蹟也。太平寰宇記：「許由、葛洪，皆隱此忘返，故號稽留。」史記伯夷傳序：「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嵩山，今昌化亦有箕山。

范平，字子安，錢唐人。研窮典墳，遍該百氏。舉茂才，累遷臨海太守，有異政。孫皓時，謝病還家。吳平，頻召不起。卒，詔贈文正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爽、咸、泉，並以文學知名。泉子蔚，關內侯，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常百餘，蔚爲辦衣食。蔚子文才，幼亦知名。

褚陶，錢唐人。少不好弄，聰慧，清閑，淡默，以墳典自娛。年十三，作「鷗鳥」、「水磴」二賦，見者奇之。張華謂陸機曰：「君兄弟龍圖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仕晉，官至中尉。

褚伯玉，字元珠，錢唐人。少有隱操，寡嗜慾，往來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交往。齊時，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繼交數言而退。事明將軍邱珍，孫欲屈見之，與僧達書曰：「褚先生誠景雲棲，自非折節，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三焉。卻粒餐霞之士，不宜久耦，俟其返策，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贊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索然爲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因要其來，冀慰日夜，比較討芝桂，借訪嘉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君欲見之，敬當申營。」珍孫竟莫能致也。齊高帝手詔與會二郡，以禮迎道，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數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

杜京產，字景齊，錢唐人。少恬靜，絕意榮宦。會稽孔凱，清剛有峻節，一見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交，東山開舍授學，孔雅珪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淨謙虛，通和敏達，博通子史，沈吟道奧，家業窮巖，採芝幽調，麻衣藟食者二十餘載，雖古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憤，麻衣藟食者，不以報。後以員外散騎侍郎召，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范通會，字子元，錢唐人，初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高帝引通會爲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師友，嘗與多諍爭，號爲「周舍」，沈約亦以通會方汲黯。爲永嘉太

守，有惠政，去任之日，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惟持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所得俸祿，皆以分施，及老，壁立無資。

范元瑛，字伯珪，錢唐人。祖悅之，太學博士，召不至。父靈敏，居父憂，以毀卒。元瑛時童齒，哀慕盡禮。及長，好學，博通經史，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難，常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嚴賓，見者莫不改容正色。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蔬，元瑛遽退，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言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祕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瑛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褚亮，錢唐人。少警敏，博記經史。陳後主召見，賦詩，江總諸人皆服其工。入唐，爲弘文館學士，官至散騎常侍，日見親倚，封陽翟縣侯，老於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昭亮曰：「曠日師旅，卿未嘗不在中，今朕薄伐，卿已老，倦仰歲月，我勢如何。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於朕耳。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卒，贈太常卿，陪葬昭陵。初，太宗作文學館，以亮與杜如晦等十八人並爲學士，命圖立本圖像，亮贊之，號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之登瀛洲。

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博涉文史，工隸楷。貞觀中，累遷起居郎侍書。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者。」及見遂良，大奇之。帝方購義、獻故帖，莫辨真偽，遂良獨論所出，無舛習者。帝將有事泰山，星孛，遂良諫曰：「此必天意有未合者。」帝悟而止。遷起居注。帝欲觀史，遂良諫，言未聞天子自觀。帝曰：「朕有不善，卿必記否？」對曰：「臣職載筆，君舉必書。」時太子承乾廢，魏王泰問侍，帝許立爲嗣。因謂大臣曰：「泰昨自投我懷中，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更生之日也。』臣惟有一子，百年後，當殺之，傳國晉王。」朕甚憐之。」遂良曰：「陛下失言，安有爲天下主，而殺其愛子，授國晉王乎？陛下昔以承乾爲嗣，復寵愛泰，嫡庶不明，紛紛至今。若必立泰，非別置晉王不可。」帝泣曰：「我不能。」即詔長孫無忌、房玄齡、李勣與遂良等定策，立晉王爲皇太子。時飛鸞教養宮中，帝問：「是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侯子化爲雉，雉鳴陳倉，雄鳴南陽，侯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得雌而霸，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雄雉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訓多君子哉。」拜中書令。帝疾，召遂良、長孫無忌曰：「漢武帝寄靈光，劉向託諸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盡輔導之。」無忌曰：「無忌、遂良在，而母憂。」因命遂良草詔。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進郡公。帝將立武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

有不如意，使上有棄觀之嘆。」又謂：「勳，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國元勳，有不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忠，無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朕莫大於絕嗣，皇后無子，今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先帝命，先帝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何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翼日復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請更擇貴姓。昭儀昔奉先帝命，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遂默。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歸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曰：「遂良受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卒。

徐復，字希顏，本莆田人，久遊吳中，因家杭州。精易，通流衍、卦氣之法，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律呂微妙之制。康定中，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宋綬、林瑀以復薦，召見，問以天時人事，復舉京房易卦，推所配年月日，謂：「時當小過，剛失位而不中，宜在強君德。」問：「西方用兵如何？」復對：「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帝善其言，欲官之，固辭，留值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元紀。歲餘歸，禮以束帛，賜號「冲晦處士」。

林瑀，字君復，錢唐人，少志學問，放浪江湖，歸隱西湖孤山。興宗聞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通善行草，為詩孤峭澄淡，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市。杭州王隨，每與倡和，李及薛映時往清談。舊二鶴，曉縱之雲霄，暮自入樊。時泛小舟，遊西湖諸僧寺，客至，童子放鶴為候，通棹舟歸。卒，葬合傍。初，通客臨江李諒，始舉進士，而未有知者，通嘗謂人曰：「此公輔之器。」通卒，而諒適知杭州，為製總麻服，與其門人哭而葬之，刻其臨終詩，納之壙中。

林和靖梅花詩，古今絕唱，然人但知疏影、暗香之妙，而不知他作亦更清逸也。其詩云：「吟懷長恨負芳時，為見梅花輒入詩。雪後園林纖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人憐紅豔多應俗，天與清香似有私。堪笑胡蝶亦風味，解將聲韻角中吹。」「小園烟景正凄迷，陣陣寒香壓麝脐。池水倒窺疎影動，風簾斜入一枝低。畫工空向閒時看，詩客休徵故事題。慚愧黃鸝與蝴蝶，祇知春色在前溪。」

體，可想見矣。

和靖祠堂，舊在孤山故廬，後徙蘇堤三賢祠中，此蓋因子瞻詩語為之也。詩云：「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渌。不識世外隱君子，僅見販婦背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君曾夢見，羅子瞻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足。詩如東野不官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盡寒泉薦秋菊。」此時景慕和靖甚切，但祠堂修竹，亦不失體，而遽以吳人不好事病之，頗牽強矣。其後朱淑真有弔林和靖詩云：「每逢清夜月，月白風清易得詩。不識酌泉枯菊意，一庭寒翠滿空祠。」蓋亦祖述東坡之遺意也。今孤山四賢堂，以和靖參配郡守，恐於儀度不倫，不若奉徐與、丁翰、徐復三隱士以配和靖，而郭侯、樂天、子瞻自為一祠，庶應顯各得耳。

葉暉，字杲卿，錢唐人。生而穎拔，三試開府，率高等用。嘗試御前，恩授桂州司法。卒，贈太子中允。杲卿在桂，有吳越為象州武化令而死，其妻二女歸國，至桂而妻又死，杲卿哀其無歸，娶為二子婦焉。家故饒財，諸弟盡用之，而求異籍。杲卿喟然曰：「家事至此，疑吾祿不足以聚親族耳。汝曹何咎？」師事林逋。逋篇翰為當時二絕，杲卿盡得其妙。天祐末，錢唐有巨石浮于江，太守問逋，逋以問杲卿，乃按槎子五行志以應曰：「其當在萬乘乎？」未幾，興宗上仙，於是人服杲卿多聞，而始知槎子為奇書也。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少博經史，下逮百氏。宋咸淳中，監重慶府酒稅。至元初，以知者薦入翰林修撰，出為揚州教授，遷建康錄事，台州軍海濱，所至輒有異政。以疾辭歸，寓武林城中。長孺為人，光明宏偉，明于心學，慨然以孟軻自許。其文章有金春玉振之音，海內購求無虛日。鄉閭取士，屢司文衡，貴賤賤華，文風丕變。趙子昂嘗為羅司徒奉鈔百錠為潤筆，請作乃父墓銘，汲仲怒曰：「我豈為近官作墓銘耶？」是日，汲仲絕糧，其子以情白，坐上諸客咸勸受之，汲仲卻愈堅。惟平生不苟取于人，故事凍餒有所不顧。汲仲送蔡如愚歸東陽時有云：「薄糜不繼腹不暖，臨吟猶是鐘鼎鳴。」語之曰：「此余祕藏中休糧方也。」年七十五，一夕，正衣冠，危坐而逝。所著有「石塘稿」五十卷。洪武初，祀于杭州鄉賢祠。楊仲弘贈汲仲詩云：「先生惟達道，久矣樂山林。致聘無雙璧，為生過十金。身閒雲出岫，髮短雪盈簪。道世猶吾志，同盟欲自今。」

謝翱，字皋羽，福之長溪人，徙浦城。個儒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順，雖萬夫莫回。每暮屈平託興遠遊，因號唏髮子。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能禁，服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

天涼風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醢爵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闌，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親，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即恣遊，倦輒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其晚也。其過故宮四絕句云：「復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樹著凌霄，野狼引子移來住，覆盡花間翡翠巢。」「隔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聞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為守關，落花臺殿踏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見前頭鸛鶴言。」「紫宸樓閣燕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明年乙未，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慎收吾骨，與朝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葬之子陵臺南。初，嗣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就，鳳等復爲作許劍亭于臺右，其徒吳貴，嗣嗣月泉書院。

吾衍，字子行，仁和人。操行高潔，博覽墳典，工篆隸，諳音律，不求榮進，隱居教授。居一樓，坐學童樓下，道高弟子遞授之。客至，童子輒止其登，使登乃登。與客笑談樓上，而樓下筆墨蕭如也。元時，廉訪使徐瑛聞衍名，訪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也。」願明日走謁謝。瑛笑而去，明日竟不謝，人咸重之，稱爲「貞白先生」而不名。年四十未娶，宛邱趙天錫爲買酒家孤女爲妾，年飢，女嘗事人，後夫知在子行所，訟之，因逮妻父母。父母至，客子行家，又以爲格事，因言命主人，子行固弗知也。適卒梓子行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還卒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爲？」即解縱還。子行大慚。明日，持玄纁，緇笠，詣仇仁近別，值晨出，因留一時，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均于此矣。明日，有得道稿于橋上者，衛大隱以六壬筮之，爲亥子丑順流之象，曰：「是其骨朽泥泥九十九日矣。」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子行學，哭之甚哀，葬其遺文于后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也。」乞銘於胡汲仲，爲之銘曰：「生非清，死弗辱，貞哉白。」凌雲翰悼之詩云：「布衣吾道士，舉世莫能偕，遽作騎鯨客，空遺夢蝶齋。陽冰書瘦硬，方朔語談諧，墓碣名貞白，臨文每倍傷。」陳伯，字履信，仁和人。以推擇爲吏，即知守廉，一錢不取，衣食一仰於家。宣德間，有詔求賢，總兵官陽武侯薛瑄薦，擢大理評事，改南京西城兵馬副指揮，以廉能，陞蘇州府通判。蘇治煩劇，俗奢靡，信義制無留事，而持以確守，民甚愛之。信嘗有公務之京，民有餽白金三百兩者，不受，尋乞致仕歸，經治所，錢糧俱不受，前所餽者復持金懇納，信復卻之。行李蕭然，行路稱嘆。蘇人杜璠贈以詩云：「南還依舊一寒氈，又卻吳民餽餽錢，任使此生貧到骨，只留清節與人傳。」

于謙，字廷益，號庸人。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長佩玉立，聲如洪鐘，每奏對，上爲傾聽。都察

史顧佐最嚴峻，臺中少當意者，獨禮重謙。巡按江西，風裁赫著，還從上討獲漢庶人，命謙立數其罪，應旨而成，辭嚴義正，聽者改容，自是上屬意用謙矣。五年，河南、山西大災，廷議大臣經理，上親署謙名，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往時，年三十三，而與利除害，勳中土俗，三省之民，歡若更生。然謙才大機疎，遇事又敢往，少瞻顧，人故以此忌之。九載秩滿，始進左侍郎。先是，河南官吏入朝，率細載香帕、磨菇，以供交際，謙行，一無所持，作詩云：「手帕磨菇與線香，不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闖闖話短長。」其律已如此。正統間，與戶部王尙書議事有隙，遂舉參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時太監王振倖用事，嘗以他事銜謙，適職言者勸謙擅舉自代，非，詔旨降大理寺左少卿，罷巡撫。河南、山西吏民聞之，赴闕請留者千人，適命以少卿巡撫，前後在任者十八年。父彥昭卒，乞終制，不許，尋復召爲兵部右侍郎。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寇獨石，王振請上親征，敗績於土木，車駕北狩，沿途城堡，奔潰一空，京師大震。時謙獨任部事，會皇太后命鄭王監國，于是廷臣論王振罪，請族夷之。王方驕，倉卒未有處分，而錦衣衛指揮馬順、素附振，勸廷臣稍退，廷臣大憤，給事中王竑、韓雍、與廷臣撲殺之。復索振所親信王、毛二內使，哭聲震闕，無復朝儀。諸大臣有驚避者，王亦疑懼，欲起還宮，謙上陛扶止之，且曰：「廷中無譚。」勸王出二內使，廷跪之。復言：「羣情洶洶，皆忠憤所激，非殿下宜諭不止。」王乃諭廷臣曰：「王振罪當族，俟啓太后，行誅未晚。馬順罪當死，殺之勿論。」于是廷中稍寧。比退朝，過午刻矣。謙抱袂皆裂，徐步出左掖門。尙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雖百王直，將焉用之？」太后知謙人望所屬，降兵部尙書。頃之，鄭王即位，尊上爲太上皇帝。時邊報紛紜，詔言萬端，諸司束手取過止，謙隨事條劃，慮遠防微，勳中肯綮。自是武備漸修，人心稍安。是年十月，也先聞入紫荆關，烽火甚急，傳謙徐有貞、曹瑄言占象，倡議南遷，上下動搖，朝臣有挈家南奔者。謙痛哭，抗言于廷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託于此，去此不守，將安所之？宋南渡之事可鑒也。」上是謙言，守議遂定。時京通倉場糧草甚富，謙令官軍預支三月，餘命縱火焚之。或言事重，何不待報，謙曰：「事有經權，今虜在目前，若必得報而行，適以資虜矣。」武清伯石亨，時掌後府，言欲閉九門以避賊鋒，謙曰：「不可，如亨言，警之虛風，是自斃也。」乃令亨營于城北，都督孫瑄營于城西，謙親督諸軍，而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等閉門城守，以示必死。頃之，也先突至，我軍堅不爲動，時上亦在虜營，我軍不敢擅加一矢，虜亦視我嚴整，不敢輕動。中官喜寧、胡璉也、土木之難，降于也先，因爲導導，也先遣大臣議和迎駕，且索金帛鉅萬計。謙一無所許，第報曰：「朝宗廟社稷之靈，固有君矣。」也先計沮，須臾，以星帳三千騎繞東

城，云攻南門。亨欲撤兵往備，諫曰：「無庸，此必趨通州也。」已而果趨通州，索糧無得，遂
縱騎四掠，旬，幾旬咸清野乘城，守約無敢浪戰者，虜計益沮。對是七日，復以上皇青遞。
通明，諫諫知上皇已遠，乃令諸軍舉砲擊虜營，虜亦旋以輕騎襲我，死傷略當。京師解嚴，
論功，加諫少保，石亨進侯爵，餘陞賞有差。諫固辭乃受，嘗謂人曰：「四郊多事，卿大夫之辱
也。城下之役，但不置耳，何功之有！」景泰元年，也先數以送駕爲名，沿途騷掠，既知中國
有備，難與爭衡，雖率留上皇，又不足以邀厚賂，且與其若昔花有隙，恐中國棄之，乃遣使入
貢，言願送大駕還京。尙書王直即率羣臣爲上疏言之，上頗不悅，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強
朕爲之，今將置朕於何地？」諫對曰：「大位已定，誰敢異心？但欲遣使答禮，少紓邊患耳。」
上意始釋，曰：「從汝，從汝。」于是禮部尙書胡濙言廷臣：「大駕將來，請會議迎復儀注。」
都御史王文鳳聲曰：「來，誰謂來耶？點虜不索土地，即索金帛耳，誰謂來耶？」諫曰：「不
然，防變方略，諫當任之，來與不來，于儀注固無妨也。」衆論乃息。上乃遣禮部侍郎李實往
見也先。也先大喜，遂奉土皇至宣府而還。九月十五日，上皇入京師，時邊事稍寧，諫益修安
內攘外之計。初，也先犯京師，石亨以功非己出，驕驕侯爵，心不自安，乃推諫功，請官一子，
上許之，以其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諫累疏懇辭，且曰：「臣縱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
父，何必假手于石亨？」亨深銜之。亨嘗以指揮郭亨、杜山賈放民兵，受賄不舉，爲諫查白，勅
曰：「亨蔽下舊法，罔上孤恩，無人臣禮。」上乃切責亨，而郭亨等皆下獄，亨愈益愧恚。學士
徐有貞，自以倡議南遷，爲諫斥阻，尋復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疑爲諫所毀，亦深銜之，遂
與亨等比周，側目事諫。諫自知柄用日久，恐履危機，累乞骸骨，不許，而廷臣忌功者亦間爲
上言，宜少裁抑諫。上灼知諫忠深無他腸，倚畀益切。太監興安亦謂廷臣曰：「近日諸君第
媒孽于公，何不爲朝廷惜也！且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國如于公者誰
歟？」言者輒塞。上嘗賜諫第一區，諫固辭曰：「值國家多事之秋，豈臣子安居之日？況星
文示變，正宜貶損以追天怒，豈可厚享以重咎愆？」不許，乃以平日所得賜物盡甲袍帶之屬，
封識第中，時一往視而已。諫素苦疾喘，一日大作，上遣太監興安以醫來，醫云：「竹瀝可愈。」
安爲上言，且述諫自奉儉約，上親幸萬歲山，伐竹以賜，仍命計諫家所用，悉給自尙方云。七
年正月，上不豫，諫與廷臣請復憲皇帝東宮，疏入，不報，約翼日而陳泣請。時廷議刺刺，各抱
擇君之姦，而大學士王文及太監王誠等，謀立襄王之子，機事頗泄。有貞遂獨言于亨曰：「文、
誠之謀，成少保主之，其事若成，吾屬無死所矣。」亨遂與有貞定議，通太監曹吉祥、都督張軾、
張軾、夜奪南內，奉迎上皇復位，改元天順。即日械諫等下獄。給事中王鎮等承亨風旨，爲之

廷勦，言：「臣等與諫誓不同朝。」左都御史蕭維禎等，爲之廷鞠，大肆拷掠，竟無左證。徐有
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何必左證也。」維禎遂欣然署奏，曰：「諫等意欲迎立外藩，以危
宗社，謀雖未成，罪亦當死。」王文發忿力辯，諫曰：「亨等意已如此，辯之何益？」遂誣服。
奏上，上持之，有貞進曰：「若不置諫等于死，則今日之事爲無名。」上意乃決，諫等俱就刑東
市。諫笑曰：「景泰時，天下八十萬精兵，皆吾調發，不于此時反，乃今一廷秀才反耶？」是
日，陰霾四塞，朝野冤之，爲之語曰：「冤冤冰上走，何處尋魚鱗？」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枕
諫尸而哭之，酌以靈漿，吉祥捷之。明日，復往哭如初，遂與都督陳遠收其尸瘞之。亨爲上
言，籍沒諫家，自上賜物外，無他儲，妻子安置口外。未幾，兵部尙書陳汝言以賂敗，上御便
殿，以所籍財物陳大內廊下，召亨等入視，變色曰：「景泰間，于謙任久且專，殺無餘物，何汝
言未幾得賄無算耶？」亨愧首久之。越數日，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事伯朱永等侍，
石亨、張軾、張軾自外來，上遙見亨等，遂以杖杖地曰：「好個于謙。」如此者數聲。亨等皆
流汗浹背。朱永出，語人曰：「觀今日上意，石總兵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甚急，集羣臣
廷議未定，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憂？」上爲之默然。初，謙遇害，太后驚悼，謂上
曰：「于謙於國甚有功，何忍至此？」上益悟其冤。二年，徐有貞以罪遠竄。三年，石亨、曹吉祥
等謀反伏誅。八年，憲皇帝即位，詔釋諫家屬戍邊者，家產悉還之，遣行人馬驥祭諫墓曰：「當
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姦之所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
忠。」歸者莫不稱快云。弘治元年，詔曰：「少保于謙，有社稷功，可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
太傅，諡忠肅，立祠墓所，曰「旌功」，有司春秋致祭。」而河南父老，亦詣闕伏訴少保巡撫時
功德，願立祠如杭州，不報，乃歸即公舊廨祀公，伏臘忌歲，咸致奠也。諫子冕，仕至應天府
尹。子孫世襲副千戶。

子外王父潘翁，嘗以揀史給事少保公也。翁云：「景泰間，北伐南征，軍務旁午，公常一日而平章
者數端，皆陳陳關國休戚。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事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
血竟瀉何地？」聆於斯旨，亦良苦矣。」又云：「少保公敏達端毅，不以機穢疑人，總兵石
亨、楊俊、郭登、范廣、衛穎、王禕、張軾、任禮、楊洪、毛忠、顧興祖，皆領頗僚案，一不稱旨，即
請勅切責，或曰明正典刑。王來以公薦，起參政至都御史，守貴州，一爲李匡所糾，即請罷斥，
雖景皇帝寬宥不問，而包藏反噬者衆矣。」又云：「少保公當國時，往往宿朝房，不歸私第，
屬景皇帝大漸，石亨等謀據南內，府尹公知其謀，奔扣告變，少保公呵曰：「小子何知？國家
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頃之，南內出矣。少保公神色不變，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得旨

被逮。」又云：「少保公之既殺也，其夫人夢公謂曰：『吾被刑，魄雖殊而魂不亂，獨雙目失明，吾惜汝目光，將見形于皇帝。』」次日，夫人忽喪明，已而奉天門災，英廟臨視，見少保公于火光中，隱隱閃閃也。時夫人方貶次山海關，復夢少保公曰：「吾已見形于皇帝矣，還汝目光。」未幾，有詔，獨貸其夫人。」又云：「少保公家屬自戍所有遺也，養子康，將以公柩歸葬，徒倚東市，見觀者，取視之，則公與夫人像也。問之。云：『出自盧太監家。』蓋盧水，天順初，亦以姦黨籍沒，尋皆宥還，而內帑誤以公像給永所。」噫！事亦奇矣。將無少保之忠，天固閱之，猶得兩貌人間哉！

于肅愍公，高風大節，不在詞華，而其斷簡殘篇，得於煨燼之餘，往往膾炙人口，如：「刺喜門庭無賀客，絕勝廚傳有懸魚。」「謝客只容風入戶，捲簾時放燕歸梁。」「亦知厚祿慙司馬，且守清風學太常。」「蕭瑟行囊君莫笑，獨留長劍倚青天。」「金鞍玉勒尋芳者，肯信吾廬別有春。」即此可以知其孤介絕俗之操。如：「香齋雕盤龍睡鴨，燈輝青瑣散棲鴉。」「風穿疎牖銀燈暗，月轉高城玉漏遲。」「岸柳驚風塞士語，調羹不用腐儒酸。」即此可以知其經略閭閻之才。如：「天外冥鴻何縹緲，雪中孤鶴太清癯。」「醉來掃地臥花影，閑處倚牆看藥方。」「渭水西風吹鶴髮，嚴灘孤月照羊裘。」即此可以知閑雅恬淡之思。其他忠直之氣，獎與古今，如蘇武，則曰：「富貴儘來君莫問，丹心報國是男兒。」送人致仕，則曰：「解組還鄉未白頭，身安意適更何求？」題十八學士圖，則曰：「都將治世安民策，散作裁冰剡雪詞。」喜高愈憲病起，則曰：「一團清氣難隨俗，百歲黃齋足養廉。」此皆直寫胸襟，不當以風雲月露比擬也。

胡世寧，字永清，仁和人。黑面虬髯，電眸獅鼻，見者咤之。弘治壬子，舉鄉試第二，巡按御史徵計偕銀百兩，世寧曰：「彭侍郎以災傷，故減半，吾不敢益取。」竟卻其半。舉進士，授德安府推官，廉明有聞。一日，患劇疾，召醫視之，曰：「還有神光。」世寧力疾賦詩，有「萬死神光還自在，再生事業敢能為」之句。世寧雖執法，然持論常正大。時有鄭分巡者，勇於革弊，州縣官被黜者，皆得罪去。世寧曰：「某知明公為民禁貪之心甚切，然亦須使民畏官，今官皆畏民，恐非治體也。」聞者咤之。陞南京刑部郎中，廣西太平知府，以憂歸。服闋，赴選，至滄州，值流賊入城避之，問門者曰：「州有糧乎？」曰：「有。」「有水乎？」曰：「有。」「有薪乎？」曰：「有。」「有薪薪薪也。」即見知州張琦，勸其急修城守。琦曰：「馬總制惡修城。」世寧曰：「總制失職耳，縱賊入城，則殃民誤國。」琦從之，世寧苦乏兵器，適浙江有部軍器舟至，世寧曰：「天幸也。」請州納之。次日，賊至，攻西門，世寧令軍民商旅登

陣拒守，授以甲仗，軍容甚盛，賊見氣阻。適張慶指揮孤城，城中率其徒持弓弩，從城射賊，無不死者，賊乃退。改除寶慶府，陞江西副使。值王浩八、凌十一等為亂，王師久駐無功，世寧與參將桂勇書曰：「江西之賊，無處無之，僕以為既招者不殺，再叛者不招，而稍有犯法者，令其黨執之，重懲不恕，不過數月而事定矣。其如上下異議，招之既定，則又欲誣罪以殺之，殺之不得，則又欲曲法以招之，禍患何時已耶？蓋軍務賊情，人本難測，故十里之間，傳聞各異，一日之內，機變頓殊。故料敵情者，多以為少，少以為多。司軍務者，功以為罪，罪以為功。聽人言者，真以為偽，偽以為真。潛潛莽莽，莫之能辨。士夫稍懷廉恥者，則又以矜己抑人為愧，而終身受罪，莫之能辨，其亦可慨也已。」時事庶人反形已著，人莫敢言，世寧憤激，上疏言：「南昌府城延燒萬室，基地所便，悉歸王府，債負所責，逼及民間，三司官多受鈐束，問刑吏奉奉成案。近者，買辦行於外府，騷擾偏於窮鄉，臣下恐有隱禍，多懷二心，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地方之事，益有可慮者。事王自因劉瑾得衛兵以來，威勢日盛，而上下官司，奉承太過，乞推才望服人公忠體國大臣，兼提督巡撫，假以重權，得便宜行事。久困窮民，宜妙選循良，曲加安集。更乞戒諭事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率由祖訓，止治其國內官僚，而三司以下政務，不須干預。嚴戢下人，恪守禁例，申勅鎮巡以下，凡遇王府委事，必須奏准方行，庶幾小民有再生之望。」庶人聞之，大怒，行賂於朝，而譴奏妄言離間。掌院石玠者，竟據世寧疏中語，以為「自非聖朝素崇親睦，事王世守忠貞，事不遂致離間？」王奏甚有不安於心者，實由世寧激之，不為無罪，乞差官勘究。」上令巡按御史遠世寧來京鞠之。初，世寧既上疏，得報權福建按察使，乃去任，抵家。庶人使健卒百數人，分道塞世寧不得，乃奏「聞風遁回」，激上怒，命官校逮世寧。庶人既得旨，益令健卒至浙，必索世寧江西因尋，以俟官校。世寧曰：「吾至江西，死且自白。」乃聞道歸命京師，下詔獄，囚繫一年，廷臣申救，請戍遼東。事庶人敗，起為四川巡撫，遷兵部左侍郎。會禮部尚書屠濬奏請大禮書成，亦陞世寧學士。世寧辭，以為國家常賦有限，經費無窮，正德年間，冒功濫賞，天下大壞，皇上痛革此弊，天下始安，今未五年，冒濫漸開，然皆武臣軍匠也。臣佐兵部，轉當執奏，不意文職冒賞，乃自臣始。臣聞太倉積穀，不及富勢一家之產，天下空虛，貧軍乏糧，往歲大同、甘肅軍變，皆由於此，所宜人體悉，事事撙節，以裕國儲，贍軍餉，惜民窮，而備急用也。如臣歷俸一級，每月多支米一十三石，可養窮邊戰士一十三人，一年則多支一百五十六石，所謂不通長算者是也。」尋陞左都御史，改兵部尚書。世寧上疏曰：「六卿之職，吏部為重，戶部為難，而兵部則最重且難，其用人時權，又資二部。今天下生民困苦，盜賊繁興，邊境空虛，夷狄難禦，在西北則米價極貴，軍

士飢疫，戎虜藉端，森謀叵測，內變方憂，議者乃欲出境千里，圖復哈密，此甘肅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者？在西南則松潘南路久絕，東路僅通，每歲糧運，石費數金，戍卒生還，十唯三四，今聞歲歉，粒米難致，此蜀川之危日甚，孰敢爲陛下言者？其尤可慮者，萬一中原、西蜀，民窮盜起，撫勸乏人，糧糈無備，所係安危甚大，此聖祖垂訓，切以爲憂。輔臣楊一清奏，欲臣等各舉濟險應變之才，折衝禦侮之略者，以需緩急，迄無一薦者。蓋此匪徒取其才力勝任，而又必其忠誠爲國，即有其人，又恐羣臣與議，大臣信謗，此所以再生顧忌，莫敢明揚。其他土夷之變，邊境之虞，驍卒之悍，皆巡撫不得久任專制，故皆推託不理。雖有一二任事者，奏上該督，亦不與議決，故今內外大小臣，皆以持循保守爲賢，而坐視養亂，有一忠力幹濟者，身家不免矣。此將盡驅天下之人，闕然無忠義之氣，一朝有事，非細故也。今以自來兵部尙書言之，則臣鄉里所聞，曰方賓，曰于謙，耳目所及，曰劉大夏，曰彭澤，忠誠爲國者僅此，而皆不得保全。其得保全者，皆依阿蒙蔽，坐視養亂者也。臣性愚昧偏滯，不能遷改隨時，故常自誓，以爲可殺而不可使滅有功，可殺而不可使縱有罪，至於依阿誤國，而蒙蔽欺君之事不能爲。此臣才性不堪如此，不敢貪位以誤陛下也。」再辭，不允，乃就職。未幾，引疾歸，卒於家。贈少保，諡端敏。

張珍，後更張鼎，字羽卿，仁和人。生而穎異，博涉經史，精推步占候。宣德間，潘中丞善將往南粵視師，雅聞鼎有兵略，除室自迎之，鼎咸知己，強與行。一日，坐帳中，見片雲隱隱起離、震間，鼎指曰：『事濟矣。有頃，烈風南來，此捷音也。』已而果然。會潘欲疏薦鼎，鼎曰：『所以共事行間者，報知己也，豈慕名爵來耶？』竟逃去，易名晦跡，以終其身。嘗賦詩云：『有意欲嘗千日酒，無心去傍五侯煙。』蓋其志也。年八十有二，無疾終，子孫奕業，多以文學政事表見當世云。（此則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餘第九卷

饒唐田汝成輯撰

賢達高風

丁蘭，故居在艮山門外三十六里，名丁樛。蘭事母至孝，母死，刻木爲像，事之如生。有丁母家，在桐扣山之東。

蔡汝揆，居艮山門外太平鄉華林里。父霖，爲朝奉大夫，通判瑞州。庶母沈氏卒，汝揆尚幼，父霖用浮屠法火之。汝揆以父廢入仕，每傷無松楸之地，言輒涕泣，乃刻木爲母像，具衣衾棺槨葬之，更置贍墳田，創庵，命僧守之，鄉人呼爲『木娘墓』。

孝女馮氏，錢唐人，唐穆宗時女。少孤，無兄弟，母女相依。及長，養母不嫁。母多病且危，思肉食，女割股以進。後母死，哀毀骨立，既葬，廬于墓下，日夕悲號，茹蔬，刺血寫經，捨宅爲寺，求薦拔母。長慶三年，事聞，詔賜粟帛，賜寺額曰『報恩』，名其鄉曰『孝女』。南鄉有孝女墓，在寺後古城頭。

朱氏，杭州人，元黃仲起妻。至正十六年，張士誠兵寇杭，驅掠欲犯之，朱與女皆自殺。繼而妾馮氏與仲起弟婦蔡氏、乳母湯氏，亦皆自殺，一門五烈，古今罕有也。

桑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官他郡，桑那奉主婦日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無所得，乃反接主婦柱下，以刀矟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桑那獨以身蔽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所利者財，豈利殺人哉？」家之寶貨，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我當悉與將軍。」寇喜，即解主婦縛，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物置堂上，寇爭取之。又欲犯桑那身，桑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姓主，況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桑那泣拜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乃自殺。

李氏，登州黃縣人，鄒確母。性貞慧而知禮，足跡未嘗出戶限。其良曰世間，用門功任管軍百戶，戊居錢唐。錢唐有湖山之勝，方春時，邦人士女，競事游衍爲樂。子確與其昆弟謀曰：『盍亦率吾母爲樂乎？』乃治游具，請于母，母曰：『爾爲我子，乃獨不能以禮事我。吾聞婦人審不游庭，而可遠適湖山，事逸樂耶？』確等慙懼而退。李氏有女，嫁爲同邑周仲賓妻，調輜之璫金帛，非事就遠，女仰天歎曰：『吾夫死必矣。吾出門安適？』遂投舍後池水死，讀者咸謂得之母訓云。至正間，世間分守海事，有惠政，及張氏陷浙西，屏居硤石，元亡，不食死。

陳孝女者，饒唐人也。父業儒，膏受勇爵，漫游江淮間，居胭脂嶺下。乙亥兵火，挈家永嘉山中。悉爲盜所掠，僅留孝女十歲，攜之丐食以歸，故居蕩不復存，因寄五里塘舊侯家。聞殊勝寺設粥供，日攜女子就寺丐食，凡數月，僧扣所以，頗憐之，俾留禪寮，供榜疏職。時孫元帥下李知事者，東平人也，頗知書，亦寓寺傍，暇日至寺，必從容與僧談，欲謀一士爲友，僧以陳爲薦。一見投合，如久要，館穀加厚，其女亦得其家歡心。居數月，當仲春，女子忽謂其父云：「吾母墓在故居側，數年不至矣，聞主人禁烟，將爲湖山遊，能乘此機一往拜掃否？」父以告，李欣然與俱，既至墓所，拜奠罷，李偕攜酒飲傍舍，女悲泣不已。勉之還，則泣告曰：「比聞李氏將北歸，吾父子必將從之，父老子幼，南北萬里，何日可再至吾母墓下，此所以痛也。」言與淚俱下，父亦感痛，而女踴躍呼號，聲振林木，久而仆地，視之，腸斷死矣。李義之，因與墓鄰飲而附于母家之傍云。

翁氏姊者，饒唐人，年四十不嫁。至正間，寇陷饒唐，與弟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于河。姊曰：「河之死者穢矣，吾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赴城陰古井死。楊廉夫弔之詩云：「翁氏當亂離，投河誓翁姐，生爲同林鳥，死作結縷草。翁氏姊，投袂起，長河殺賊血污水，我胡爲河裏死？莫邪古井古城陰，下有斗水琉璃深，井中投妾身，莫邪夜作蛟龍吟。」

曹處女者，錢唐人，名雪，字玉璣。年十三，善琴；十五，工詞翰。母歿，力窮葬其母。年五十不嫁，自誓云：『死作處女家。』至正間，錢唐喪亂，處女閉戶三日，餓而死。楊廉夫弔之詩云：『曹處女，白雪翼，母惜白雪抱玉真，珠簾十三善瑤琴，不作濮上聲；十五弄彤管，不作花草情。叮嚀媒與灼，必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官家捉處女，願作處女郎。昨日交，處女幣，今日催，處女妝。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牀。大珠連理帶，七寶合歡囊，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纏。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皇，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誓慈母，有死不下堂，慈母莫之奪，志節如秋霜。嗟嗟曹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兵火交，三日不開戶，生作獨月娥，死作黔婁女。我作處女辭，用激城中三嫁婦。』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白樂天之守杭州也，放浪湖山，耽昵聲妓，新詞隴曲，布浹郡中。其湖上春行詩：『孤山寺北賈亭西，水面初平雲脚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新燕啄春泥？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陰裏白沙堤。』春題湖上詩：『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平鋪，松排山面千重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餘杭形勝詩：『餘杭形勝四方無，州傍青山縣枕湖，遠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樹一千株。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獨有使君年太老，風流不稱白髭鬚。』湖上招客送春泛舟詩：『欲送殘春逐酒伴，客中誰最有風情？兩瓶若下新求得，一曲竟當初教成。排比管絃行翠袖，指麾船舫點紅旌，慢牽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鏡裏行。』

元、白之在當時，聲華略等。樂天守杭州，而微之除浙東觀察使，比壤而居，詩簡往來，殆無虛日，嘲獎雜陳，亦一時盛事也。微之以州宅訪樂天詩：『州城迢遞拂雲堆，鏡水稽山滿眼來，四面常時對屏幃，一家終日在樓臺。星河似向簷前落，鼓角驚從地底回，我是玉皇香案吏，謫居猶得住蓬萊。』樂天答之詩：『賀上人回得報書，大誇州宅似仙居。那看鴻鵠風沙久，喜見關亭烟景初。日出旌旗生氣色，月明樓閣在空虛，知君暗數江南郡，除卻餘杭盡不如。』微之重訪州宅詩：『仙都難畫亦難書，暫仕登臨不合居，繞郭烟嵐新雨後，滿山樓閣上燈初。人聲晚動千門曙，湖色遙涵萬象虛，爲問西川羅剎岸，滿頭衝突近何如？』樂天答之詩：『君問西州城下事，醉中疊紙爲君書。嵌空石面標羅剎，壓捺潮頭散子胥，神鬼會稽猶不動，波濤難打欲何如？誰知太守心相似，抵滯堅頑兩有餘。』又答微之詩：『可憐風景浙東西，先數餘杭次會稽，禹廟未勝天竺寺，錢湖不羨若耶溪。擺塵野鶴春毛煖，拍水沙鷗渥翅低，更對雪樓君愛否？紅欄碧甍點銀泥。』又以西湖誇微之詩：『上馬復呼賓，湖邊景氣新，管絃三數事，騎從十餘人。立換登山屐，行攜漉酒巾，逢花看當妓，遇草坐爲茵。西日龍黃柳，東風瀟白蘋，小橋裝鳳齒，輕浪競魚鱗。盡勸春徐轉，銀船酌便巡，野情遺世累，醉態任天真。彼此年將老，平生分最親，皇天從所欲，遠地得爲鄰。雲樹分三驛，煙波限一津，翻嗟寸步隔，卻厭尺書頻。西浙稱雄鎮，山陰委重臣，貴垂長紫綬，榮佩大朱輪。出動鎗刀隊，歸生道路塵，屬驚弓易散，鷗怕鼓難馴。百吏瞻相面，千夫奉擁身，自然佳興少，應負鏡湖春。』

樂天之既去杭州也，不勝回戀之思，其詩云：『除官去未開，半月恣幽討。朝來霞外寺，暮宿波上島，新木少於松，平湖半連草，騎驢有次第，賞玩無昏早，有時騎馬醉，兀然冥天造。窮通與死生，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爲美，齒髮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留別郡齋詩：『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爲醉眠多閉閣，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留別天竺、靈隱兩寺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爲海榴開。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僧徒多恨望，賓從亦徘徊。寺曙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別橋憐白石，辭洞戀青苔。漸出松間路，猶飛馬上盃，誰教冷泉水，送我下山來。』留別西湖詩：『征途行色慘風烟，祖帳離聲咽管絃，翠黛不須留五馬，皇恩只許住三年。綠藤陰下鋪歌席，紅藕花中泊妓船，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杭州通飭詩：『自別錢唐山水後，不多飲酒懶吟詩，欲將此意憑通棹，與報西湖風月知。』九日思杭州舊遊寄周判官及諸客詩：『忽憶郡南山頂上，昔時同醉是今辰，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風景不隨宮相去，歡娛應逐使君新，江山賓客皆如舊，唯是當筵換主人。』送姚杭州赴任因思舊遊詩：『與君細說杭州事，爲我留心莫等閒，閭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躋攀。笙歌繚繞虛空裏，風月依稀夢想間，且喜時人重管領，遙飛一翼賀江山。』其二：『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靜逢空寺猿偷橘，閒看蘇家女採蓮。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令人雖健無多興，老校當時八九年。』答客問杭州詩：『爲我如聞停酒盞，與君約略說杭州。山名天竺堆青黛，湖號錢唐瀉綠油。大屋簷多裝廬閣，小航船亦畫龍頭，所嗟水路無三百，官署何因得再遊。』

杭州華麗，雖盛於唐時，然其題詠，自白舍人、張處士之外，亦不多見，獨杜荀鶴、方玄英、溫飛卿諸詩，頗得風物之勝。杜荀鶴錢唐寄姚中丞詩：『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居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開爲客，潮去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鶯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垂鄉淚，曾是朱門寄食身。』方玄英旅次錢唐詩：『此處是鄉國，堪爲朝夕吟，雲藏吳相廟，樹引越山禽，潮落海人散，鐘遲秋寺深，我來無舊識，誰見寂寥心。』詩中四句，不書題目，一吟可知其爲錢唐也。溫飛卿錢唐詩：『錢唐岸上春如織，敲鼓寒湖帶曙色。淮南遊客馬連嘶，碧草迷人歸不得。風飄客意如吹烟，纖指殷勤傷別筵，一曲堂堂紅燭筵，金釵滿酒如飛泉。』

白樂天爲杭州刺史，令訪牡丹，獨開元寺僧惠澄近自京師得之，植於庭，時春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其上。徐凝自富春來，未識樂天，先題詩曰：『此花南地知難種，慚愧僧開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胡蜂未識更徘徊。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唯有數苞紅萼在，含芳只待舍人來。』樂天到寺看花，乃命凝同醉而歸。時張祐榜舟而至，二生各希首薦，樂天曰：『二

君論文，若廉白之關鼠穴，勝負在於一戰也。」遂試長劍倚天外賦，餘霞散成綺時，試訖，解送
凝爲元，祐次之。祐曰：「祐甘露寺詩，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勢盡來。」金山寺詩，有「樹影
中流見，鐘聲兩岸聞。」雖兼得潘云：「塔影挂青漢，鐘聲和白雲。」此句未爲佳也。」疑曰：
「美則美矣，爭如老夫廬山瀑布詩：「今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疑遂擲場。祐
歎曰：「榮辱紛紛，亦何常也！」遂行歌而退，疑亦鼓棹而歸。

杭州元宵之盛，自唐已然，白樂天詩云：「歲熟人心樂，朝遊復夜遊，春風來海上，明月在江頭。
燈火家家市，笙歌處處樓，無妨思帝里，不合厭杭州。」

唐大中十二年，令狐綯薦李遠爲杭州，宣宗曰：「聞李遠有詩曰「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使
治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泥也。李遠廉察有聞，雅宜治郡。」後遠治郡有聲，固宰
相之知人，而亦宣宗之言有以警之也。

宋慶曆間，范文正公仲淹知杭州，有惠政。嘗作西湖絕句云：「長憶西湖勝鑑湖，春波千頃綠如
鋪，吾皇不讓明皇美，可賜疎狂賀老無？」公詩不多見，觀此，其山水襟懷，亦不淺也。

陳文惠公述古守杭州，喜江南梅度支至二首：「淡薄交情老更濃，爲君彈瑟送金鐘。半羅香徑
無人到，姑射仙姿在處逢。鸞鶴品流懸曉遠，烟霞門戶憶先容，公餘莫放西湖景，步步蒼苔岸
岸松。」其二：「公望當年最得君，畫圖城郭喜同羣，門前碧浪家家海，樓上青山寺寺雲。松
下玉琴邀鶴聽，溪邊苔石共僧分，情多景好知難盡，且倒金尊任半醺。」杭州繁盛，自南宋時
已然，此詩，錢唐景物已略盡矣。又題林和靖水亭詩云：「城外通幽宅，開亭野水寒，冷光浮
荷葉，靜影浸漁竿。吠犬時迎客，倦禽忽上欄，疎籬竹舍近，嘉樹鶴庭寬。拂砌烟絲弱，侵窗
竹葉濃，小橋橫落日，幽徑轉層巒。好景吟何極，清歡盡亦難，憐君留我意，垂簾取琴彈。」

嘉祐二年，梅公儀以龍圖閣直學士出守杭州，仁宗賜之詩云：「地有湖山美，東南第一州。荆
符宜政化，持橐輟才流，暫出論思列，遙分吓鼠憂，循良勸撫俗，來暮聽歌謳。」公既履任，名
其堂曰「有美」，歐陽永叔爲之記，蔡君謨爲之書，士夫題詠者甚多。蘇子瞻作杭州，嘗令從史
盡錄其詩，不著姓字，默定而下，以賈老爲首，其詩云：「自刊宸畫入雲端，神物應須護翠
欄，吳越不藏千里色，斗牛常占一天寒。四簷望盡回頭懶，萬象搜來下筆難，誰信靜中疎拙
意，略無蹤跡到波瀾。」

梅公儀之守杭州也，歐陽永叔贈之詩云：「萬室東南富且繁，羨君風力有餘閒，漁樵人樂江湖
外，談笑詩成尊俎間。日煖梨花催送酒，天寒桂子落空山，郵筒不絕如飛翼，莫惜新篇屢往
還。」

蘇子瞻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川謝表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州，輒作西湖
之長。」秦少章詩云：「十里薰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
無。」後謫惠州，亦有西湖，楊萬里詩云：「三處西湖一色秋，錢唐汝穎及羅浮，東坡元是西湖
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子瞻守杭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早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
數妓，任其所適。哺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樓，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
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故其詩云：「遊舫已收吳榜穩，舞衫初試越羅新。」又
云：「映山黃帽曉頭舫，夾道青烟省尾爐。」誠熙世樂事也。

子瞻兩任杭州，似有宿緣，而放浪湖山，耽耽聲色，樂天之後，一人而已。其與趙德麟餞飲湖上
對月詩：「老守情春意，主人留客情，官餘閒日月，湖上好清明。新火發茶乳，溫風散粥饒，酒
闌紅杏開，日落大堤平。清夜除燈坐，孤舟壁岸撐，遠君輒未登，對此月猶橫。」同曹子方雪
中遊湖詩：「詞源灑灑波頭展，清唱一聲巖谷滿，未容雪積句先高，豈獨湖開心自遠？雲山已
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尊前俯酒只新詩，何異書魚餐蠶簡。」和蔡準遊湖詩：「夏涼湖
湖深更幽，西風落木芙蓉秋，飛雪暗香雲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湖上四時君不足，惟有人生
飄若浮，解顏一笑豈易得？主人有酒君應留。君不見錢唐遊宦客，暮決獄，朝推囚，不有人喚
何時休。」懷西湖寄晁美叔詩：「西湖天下景，遊者無愚賢，淺深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
本強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事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送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
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節節，風采耀雲烟，清流與碧嶂，安肯爲君妍？胡
不屏騎從，暫借僧榻眠。讀我盤間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
華間自餐鱖，問道若有得，買魚勿論錢。」湖上三絕句詩：「朝晴迎客點重圓，晚雨留人入醉
鄉，此意儘佳人不識，一盃當屬水仙王。」湖光瀲灩晴偏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
子，淡妝濃抹總相宜。」「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別
樣紅。」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子瞻
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雲翁，誰知美酒龍山客，卻在漁舟一
葉中。」又云：「西關珠簾捲落暉，水沈烟斷暝雲微，遙知通德涼涼甚，猶覺無言怨未歸。」通
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戲之。一日，子瞻
會客堂上，妓樂殷作，周長官邪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鸞鶴君詩似畫雲，從來

不許帶紅裙，不知野服穿山翠，惟見輕機破浪紋。頗憶呼盧哀奈道，難過馬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臥客寄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貝，醉面何因作繡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鵒軍，憑君通遶湖邊寺，潑綠晴來已十分。」

子瞻之去郡也，有懷錢唐寄陳述古詩：「從來直道不事身，得向西湖兩過春。沂上已成曾點服，汴宮初采魯侯芹。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細雨晴時一百六，畫船臨鼓莫遲民。」其二：「草長江南鷺亂飛，年來事事與心違。花開後院還空落，燕入華堂怪未歸。世上功名何日是？尊前點檢幾人非。去年柳絮飛時節，記得金籠放雪衣。」其三：「浮玉山頭日日風，湧金門外已春融。二年魚鳥渾相識，三月鶯花付與公。賸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何人識得相思字？寄與江邊北向鴻。」蓋宋時杭人四月八日放鵞，為太守祈壽，故有「金籠放雪衣」之句。又西湖懷舊「行香子」闕：「攜手江村，梅雪飄裙。情何限，處處銷魂。故人不見，舊曲重聞。向望湖樓，孤山寺，湧金門。尋常行處，題詩千首。繡羅衫，與拂紅塵。別來相憶，知是何人？有湖中月，江邊柳，隴頭雲。」

熙寧初，議行新法，子瞻力言不便，及出判杭州，遂以詩語賈禍，其詩云：「老翁七十自腰鐔，慚愧春山箭箠甜。豈是閒解忘滋味？邇來三月食無鹽。」以其謾法太急，而民皆淡食也。又云：「杖藜裹飯去悠悠，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好言語，一年強半在城中。」謾言新法行，鄉村小民不得安堵歟。又云：「吳兒生長狎濤淵，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謾主上好興水利，納以斥鹵變桑田，終無成日也。子瞻得罪，固出無辜，而露才取忌，亦當自引。

杭州巨美，得白、蘇而益章，考其治績怡情，往往酷似。樂天詩云：「問里固宜勤撫恤，樓臺亦要數躊躇。」子瞻亦云：「細雨晴時一百六，畫樓臨鼓莫遲民。」樂天詩云：「笙歌委曲聲延耳，金翠動搖光照身。」子瞻亦云：「賸看新翻眉倒暈，未應泣別臉消紅。」樂天詩云：「故妓數人憑問訊，新詩兩首倩流傳。」子瞻亦云：「休驚歲歲年年貌，且對朝朝暮暮人。」樂天取天竺奇石，受代攜歸，詩云：「三年為刺史，飲水復食鹽，唯向天竺山，取得兩片石。此直抵千金，無乃傷清白。」子瞻亦云：「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蓋子瞻景慕，惟在樂天，故事擬之詞，比比歌詠。如云：「出處依稀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又云：「但道先生被鶴鷺，不須更畫樂天真。」殆有夢寐樂天之想矣。前輩任杭守而去者，往往思之，雖其山水清佳，亦其民風淳樸易感也。白樂天則云：「自別錢唐

山水後，不多飲酒頌吟詩。」又云：「所望水路無三百，官繁無由得再遊。」又云：「渺渺錢唐路幾千，想君到後事依然。」又云：「江南憶，最憶是杭州。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何日更重遊？」子瞻則云：「寄謝西湖舊風月，故應時許夢中遊。」又云：「居杭積五歲，自憶本杭人。故山歸無家，欲買西湖鄰。」又云：「前生我已到杭州，到處長如到舊遊，更欲調尋舊處吏，一庵閒地且相留。」二公之戀戀於舊遊，蓋必有以取之爾。

王平甫以杭州誇王勝之詩：「遊覽須知此地佳，紛紛人物敬京華。林間臘雪千家水，城郭春風二月花。彩舫笙歌吹落日，畫樓燈燭映殘霞。如君援筆宜書寫，付與塵埃北客誇。」又西湖春日詩：「爭得才如杜牧之，試來湖上輒題詩。春烟寺院敲茶鼓，夕照樓臺卓酒旗。濃吐雜芳薰嫩草，溼飛雙翠破殘漪。人間幸有裴君在，且上漁舟作釣師。」王介甫送張仲容赴杭州孫公沔詩：「萬里相誇誇與丹，笑歌長在綺紈間。探船春戲城邊水，畫閣秋尋寺外山。憶我屢隨遊客入，喜君今趁辟書還。遙知曼倩威行久，亦筆應從到日閒。」二公之時，峭峻俊麗，真兄弟也。

梅聖俞西湖泛舟詩：「冰消湖已綠，渺渺鴨頭春。船學吳兒刺，吟希楚老新。對山憐去鳥，隔樹識遊人。誰念滄江上？風柔採白蘋。」同諸韓及孫曼叔遊西湖二律：「晚日城頭落，輕鞍果下涼。野蜂銜水沫，舟子剝菱黃。木老識秋氣，徑幽聞草香。幅巾聊自檢，不作楚人狂。」又云：「煙電未成雨，涼風先入衣。青天忽開影，紅日向餘暉。蜩蟻作團起，蜻蜓相對飛。誰嘲不覺夕，跨馬月中歸。」三詩皆不載宛陵集。

范石湖成大會客湖上詩：「西湖冰泮綠生鱗，料峭春風欲中人。花片不經寒食雨，柳絲還帶湧金春。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喚取歌聲作愁思，為君吹水引杯頻。」楊誠齋廷秀詩：「蘇公隄遠柳生烟，和靖園深竹映關。船入菱荷香處去，人從雲水窟中還。似寒如暖清和在，欲雨翻晴頃刻間。能為蓬萊老仙伯，一盃痛飲吸湖山。」二公之時，皎然晚宋風格也。

宋時帥參王泊者，詠西湖十景詩：「蘇隄春曉」云：「孤山落月趁疎鐘，畫舫參差柳岸風。鶯夢初醒人未起，金鴉飛上五雲東。」「斷橋殘雪」云：「望湖亭外半青山，跨水修梁影亦寒。待伴痕邊分草綠，鷗鷺碎玉啄蘭干。」「雷峯夕照」云：「塔影初收日色昏，隔牆人語近甘園。南山遊遍分歸路，半入錢唐半暗門。」「麴院風荷」云：「避暑人歸自冷泉，埠頭雲錦晚涼天。愛渠香陣隨人遠，行過高橋方買船。」「平湖秋月」云：「萬頃寒光一夕鋪，冰輪行處片雲無。驚峯遙度西風冷，桂子紛紛點玉壺。」「柳浪聞鶯」云：「如簧巧嘴最高枝，苑柳青歸萬綠絲。玉鶯不來春又老，聲聲訴與落花知。」「花港觀魚」云：「斷溪惟餘舊姓傳，倚闌投餌說當年。」

年，沙鷗曾見興廢，近日遊人又玉泉。『南屏晚鐘』云：『凍水崖碑半綠苔，春遊誰向此山來？晚烟深處蒲牢響，僧自城中應供回。』『三潭印月』云：『塔邊分占宿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橫笛鳴雲何處起？波心驚覺老龍眠。』『兩峰插雲』云：『浮圖對立曉崔嵬，積翠浮空霧縹緲，試向鳳凰山上望，南高天近北烟低。』

孫何帥錢唐，柳耆卿作望海潮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唐自古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歌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之，惘然起投鞭渡江之想。命畫工潛入臨安，圖西湖，揭裱屏間，貌已像，策馬吳山之麓，題其上曰：『萬里車書盡會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其時有謝處厚者，詠其事云：『誰把杭州曲子謠？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廬陵羅景綸云：『耆卿此詞，乃逆亮送死媒也，未足深恨。至於荷藕桂香，故點湖山清麗，使士大夫流連歌舞，忘顧中原，是則可恨耳。』因和處厚詩云：『殺胡快劍是清湖，牛渚依然一片秋，卻恨荷花留玉釵，竟忘烟柳泣宮愁。』

廬陵劉改之過，以詩鳴江西，厄於章布，放浪吳楚，客食諸侯。嘉泰間，來臨安，時辛稼軒乘疾帥越，聞其名，遣介招之，適以事不及行，作書歸耆卿，因微辛體『沁園春』一詞，併絨往。下筆便逼真，其詞云：『斗酒臨風，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蘇公等，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粧臨照臺。諸人者，都掉頭不顧，只管傳盃。白云天竺去來，圖畫裏峰巒纍纍。看縱橫一瀾，東西水遠，兩山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疎影，只可孤山先探梅。蘼蕪開，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乘疾得之，大喜，致餽數百千，竟邀之去，館燕彌月，賁賄豐盛，改之竟溺於酒，不問也。常自以此辭語相臺岳珂，慨然有得色。珂曰：『詞語固佳，恨無刀圭藥，療君白日見鬼症耳。』一座為之軒渠。

辛棄疾遊湖『醉江月』詞：『西風吹雨戰新荷，聲亂明珠弄壁。誰把香奩收寶鏡，雲錦周迴紅碧。飛鳥翻空，遊魚吹浪，慣聽笙歌席。座中豪氣，看君一飲千石。遙想處士風流，鶴隨人去，已作乘仙客。茅舍竹籬今在否？松竹已非曠昔。欲看當年，望湖樓下水，與雲寬窄。醉中休問，斷橋殘葉消息。』劉改之遊湖『賀新郎』詞：『睡覺啼鴉曉。醉西湖，兩峰日日，買花簪帽。去盡酒徒無人問，惟有玉山自倒。任拍手兒童爭笑。一騎乘風翩然去，避魚龍，不見波聲悄。歌韻遠，喚蘇小。神仙路近蓬萊島。紫雲深處，參差禁樹烟花過。人世紅塵西障日，

百計不如歸好。付樂事，與他年少。費盡柳金梨雪句，問沈香亭北何時召？心未慊，費先老。』二公詞格相肖，宜其賓主投歡也。

辛幼安嘗作晚春詞云：『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花長恨花開早，何況亂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迷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妬。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閒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此詞斜陽烟柳之句，怨刺頗深，比之天際輕雲者，殊無蘊藉。壽皇見之，憮然不悅，然亦不罪也。

宋建炎中，駕駐維揚，康伯可上中興十策，名振一時。後棄官當國，伯可乃附會求進，擢為嘉郎，值慈寧歸養，兩宮燕樂，伯可專應制為歌詞，諛諂粉飾，聲名播地，而世但以比柳耆卿輩矣。伯可死，伯可亦貶五羊。檜生日，伯可壽以『喜遷鶯』詞云：『臘殘春早，正簾幃護寒，樓臺清曉。寶運當千，佳辰餘五，嵩嶽誕生元老。帝道早安宗社，人仰雍容廊廟。盡總道，是文章孔孟，勳庸周召。師表，方眷遇，魚水君臣，須信從年少。玉帶金魚，朱顏綠鬢，占斷世間榮耀。家刻鼎彝將遍，整頓乾坤都了。願歲歲，見柳梢青淺，梅英紅小。』又嘗與柏對局格天閣下，檜戲曰：『此卒渡河，是爾將軍之疥癩。』伯可徐應曰：『今皇御極，視公宰相如腹心。』柏大喜，撤棋酣飲，終日而罷。

康伯可嘗與右瑞卿，適容思殿有微風，特為卓絕，上時持玩，以起羨慕之悲。瑞卿下直，竊攜至家，而伯可適來，留之飲，因出示之。伯可始瑞卿入取微核，輒書一絕于上曰：『玉盤宸遊事已空，尚餘奎縑繪春風。年年花鳥無窮恨，盡在蒼梧夕照中。』瑞卿見之，大駭，然無可奈何。明日伺間，叩頭請死。上大怒，亟取視之，天威頓霽，但一慚而已。

康伯可西湖『長相思』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煙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不識西湖處處同。山色有无中。』林和靖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離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和靖，隱士也，而亦為華艷之詞，失其體矣。

吳郡王益者，憲聖太后弟也，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綠衣，芒鞋筠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盤石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為邏者奏聞。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瑞持賜，王遂前往。光堯迎笑曰：『昨者冷泉之遊，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盤石引泉，象飛來，

543

香林之勝，架堂其上。冷泉亭中揭一簾，乃國王野服濯足于盤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威權稱賢，掃除齊梁，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舉國以賜之。

吳郡王及平原郡王皆豪貴，以奢侈相高，爭華競麗，有石崇、王愷之風。吳府後堂七樓，全以石青爲飾，故得名，專爲諸姬教習聲伎之所，一時伶官樂師，皆梨園國工也。吹彈舞拍，各有總之者，號爲部頭。每遇節序生辰，則旬日外，依月律按試，名曰小排當，雖中禁教坊所無也。只笙一部，已是二十餘人。自十月旦至二月終，日給焙笙炭五十觔，用錦爐籠藉笙于上，復以四和香燭之。蓋笙簧必用高麗銅爲之，絕以綠臘，簧暖，則字正而聲清越，故必用焙而後可。陸天隨詩云：『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樂府亦有『黃暖笙清』之語。舉此一事，餘可想見也。

張鉞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遊。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獨靜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網懸之空中，而編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過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書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聞左右云：『香已發矣。』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妓以酒散、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繡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執板奏歌，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數十妓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紅，如是十盞，衣與花凡十易，所誦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也。』功甫於陳韓侂冑有力，賞不滿意，又欲以故智去彌遠，事泄，謫象臺而別。

張功甫爲梅園於湖上，作堂其間，曰『玉照堂』。其自敘云：『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園于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輻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園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障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細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檻，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深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湖環繞，小舟往來，未始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者，太保周益公乘釣，于舊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歎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癡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雖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事稿山

澤，終不肯類首屏氣，受世俗滿拂。間有身親親悅，而此心落落，不相傾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略不自接者。花雖香客，然我輩胸中空洞，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嘆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惜嬌、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子與之言，傳布流聞，亦將有姚色云。花宜稱凡二十六條，爲濃陰，爲曉日，爲清寒，爲細雨，爲輕烟，爲佳月，爲夕陽，爲微雪，爲曉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窗，爲疎籬，爲蒼崖，爲綠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枰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淡妝簪戴。花惜嬌凡十四條，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爲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花徑喝道，爲對花張綉幃，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羹驛使事。花榮寵凡六條，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誰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溜，爲主人旦夕留盼，爲詩人開筆評量，爲妙妓淡妝雅歌。花屈辱凡十二條，爲主人不好事，爲主人慳鄙，爲種富家園內，爲與龜婢命名，爲蟬結作屏，爲賞花命猥妓，爲庸僧留窗下種，爲酒店店內插瓶，爲樹下有狗屎，爲枝下曬衣裳，爲青紙屏粉畫，爲生猥巷穢溝邊。』

張功甫賞心樂事并序云：『余掃軌林間，不知衰老。節物千變，花鳥泉石，俱會無餘。每適意時，相羊小園，殆覺風景與人爲一間，引客攜觴，或幅巾曳杖，嘯歌往來，澹然忘歸。因排比十有二月燕遊次序，名之曰：『四并集』，授小庵主人，以備遺忘，非有故，當力行之。然爲具真率，毋至勞費，及暴殄沈湎，則天之所以與我者，爲無負無變。昔賢有云：『不爲俗情所染，方能說法度人。』蓋光明藏中，孰非遊戲？若心常清淨，離諸取著，於有差別境中，而能常入無差別定，則淫坊酒肆，偏廐道場，鼓樂音聲，皆談般若。倘情知物隔，境逐源移，如鳥黏網，動傷軀命，又烏知所謂說法度人者哉？聖朝中興七十餘載，故家流風，淪落幾盡，有開前聖典刑，識南湖之清狂者，必長嘆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載憂，晝短若夜長，何不秉燭遊？』一旦相逢，不爲生客，嘉泰元年，歲辛酉十有二月，約齋居士書。』正月，歲節家宴。立春日，春盤。人日，煎餅會。玉照堂賞梅。天街觀燈。諸館賞燈。畫堂開山茶。湖山尋梅。觀月橋看新柳。安閑堂掃雪。二月，現樂堂瑞香。社日，社飯。玉照堂西細梅。南湖桃菜。玉照堂東紅梅。餐霞軒櫻桃花。杏花莊杏花。羣仙繪幅樓前打聽。南湖泛舟。綺互亭千葉茶花。馬勝看花。三月，生朝家宴。曲水流觴。花院月丹。花院桃柳。寒食郊遊。若寒堂西綠碧桃。滿前亭北棣棠。碧宇觀荷。芳華亭觀草。闌春堂牡丹芍藥。宜雨亭千葉海棠。點香館林檎。花院紫牡丹。宜雨亭北黃薔薇。現樂堂大花。花院黃薔薇。羣勝勝處山茶。經寒園

茶。華仙繪樓芍藥。四月初八日，亦庵早齋。南湖放生，食糕糜。芳草亭闌草。芙蓉池新荷。蕊珠洞茶蘼。滿霜亭菊花。玉照堂青梅。點香館長春花。安閑堂紫笑。華仙繪樓前玫瑰。餐霞軒櫻桃。詩韻堂盤子山丹花。南湖雜花。鳴清亭五色馬栗花。五月，清夏堂觀魚。聽鶯亭摘瓜。安閑堂解樓。重午節，泛蒲。煙波觀碧蓮。夏至日，鷺樹。綺互亭大笑花。南湖萱花。水北書院采蘋。鳴清亭五色蜀葵。清夏堂楊梅。叢金閣前榴花。點香館蜜林檎。摘星軒枇杷。六月，現樂堂南白酒。樓下避暑。蒼寒堂後碧蓮。碧宇竹林避暑。芙蓉池賞荷花。約齋夏菊。清夏堂新荔枝。霞川食桃。七月，叢金閣前乞巧。餐霞軒五色鳳仙花。立秋日，秋葉。玉照堂玉簪。西湖荷花。南湖觀魚。應鉉齋東葡萄。霞川水荳。珍林劍叢。八月，湖山尋桂。現樂堂秋花。社日，糕會。衆妙峯山木犀。霞川野菊。綺互亭千葉木犀。浙江觀潮。華仙繪樓觀月。桂隱攀桂。杏花莊雞冠黃葵。九月，重九登城把酒。把菊亭采菊。蘇堤看芙蓉。珍林嘗時果。景全軒金橘。芙蓉池三色拒霜。杏花莊新酒。十月，現樂堂暖爐。滿霜亭蜜橘。煙波觀買市。賞小春花。杏花莊挑芥。詩韻堂試香。十一月，摘星軒枇杷花。冬至節，餽餽。味空亭臘梅。蒼寒堂南天竺。花院水仙。華仙繪樓前觀雪。十二月，綺互亭檀香臘梅。天街鬧市。南湖賞雪。安閑堂試燈。湖山探梅。花院

蘭花。源勝勝處觀雪。二十四夜，餽果食。玉照堂看早梅。除夜，守歲。

趙孟堅，字子固，號彝齋，宋諸王孫也。修雅博識，善筆札，工詩文，嗜嗜法書，多藏三代以來金石名蹟，遇其會意時，雖傾囊易之，不吝也。又善作梅竹，往往得逸趣石室之妙，於山水爲尤奇，時人珍之。襟度蕭爽，有六朝諸賢風氣，時比之米南宮，而子固亦自以爲不歉也。東西潭遊，必挾所有以自隨，一舟橫陳，僅留一席爲休息地，隨意左右取之，撫摩吟詠，至忘寢食，所至，雖不識望之而知爲米家書畫船也。嘗客行都，會高節節，周公謹偕一時好事者，遊子固，各攜所藏，買舟湖上，相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噴髮，箕踞歌嘯，傍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橋，掠孤山，繼櫓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瞠目絕叫曰：「此真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嘆，以爲真謫仙人。晨時，有蕭千巖者，得舊藏寶鏡，後歸之俞壽翁家，子固復從壽翁善價得之，喜甚，乘舟夜汎而歸。至雪之弁山，風作舟覆，行李泔溺無餘。子固方被漫衣，立淺水中，手持襖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意。」因題八言于卷首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蓋其嗜嗜雅尚，出于天性如此。

山陰陸放翁務觀之出也，韓平原實招致之，所作『南園』、『閨古泉』二記，時雖稱頌，而有規勸之忠焉。故平原敗，而猶得免禍。其題武林詩：『皇興久駐武林宮，汴洛當時未易同。廣

陌有風塵不起，長江如練水常通。樓臺飛舞祥烟外，鼓吹喧呼明月中。六十年間幾來往，都人誰解記衰翁？』臨安春霽詩：『世味年來漸似紗，誰憐騎馬客京華。小樓昨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矮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布衣莫動風塵嘆，猶及清明可到家。』韓無咎元吉雨中聞呂伯恭至湖上詩云：『莫嫌轡馬踏春泥，茶鼎時羹偶共攜。山色雲深看更好，湖光烟接望還迷。連天花絮飛將盡，夾道蒲荷長欲齊。官事得閒須洗眼，蓬萊祇在帝城西。』伯恭，乃元吉之婿也。

林外，字豈慶，泉南人。詞翰清爽，談論不羈，飲酒無算。在上座，暇日獨遊西湖幽寂處，坐小旗亭飲焉。外丰姿都雅，角巾鶴氅，飄飄若神仙。置虎皮錢篋數枚藏腰間，每出其一，命酒家傾之，視錢計酒直。酒且盡，復傾一篋。迨暮，凡飲數斗不醉，而篋中之錢若循環無窮，肆中人驚異。將去，索筆題壁間云：『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明日，都下喧傳，某肆有神仙至飲云。

番陽張彥實，其兄楚材爲秘書監，約彥實觀梅西湖，彥實作詩云：『天上新晴寶轅回，看花仍趁雪雲開。折歸忍負金魚葉，笑插新臨玉鏡臺。女嫫未須翻角調，錦囊先喜助詩材。少蓬自是調羹手，葉底應尋好句來。』時楚材再婚，故及玉鏡臺事。秦檜當國，見其詩喜之，遂擢左史。

張郎中子野，居錢唐，以樂府馳名，人謂之張三中，謂『心中事』、『眼中淚』、『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我爲張三影？』謂『雲破月來花弄影』、『浮萍斷處見山影』、『隔牆送過秋聲影』。蘇子瞻作杭州時，子野年八十五矣，尙開買妾，子瞻贈之詩云：『錦里先生自笑狂，莫欺九尺臂川蒼。詩人老去爲蒼在，公子歸來燕燕忙。柱下和君猶有齒，江南刺史已無腸。平生謬作安昌客，略道彭宣到後堂。』

趙師秀之旅寓杭州也，有終焉之志，其孤山寒食詩云：『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絲。有句自題閒處壁，無錢難上貴時船。最憐隱者高眠地，日日春風是管絃。』又冷泉夜坐詩：『衆境碧沈沈，前峯月正臨。樓鐘晴曉響，池水夜觀深。清淨非人世，虛空見佛心。卻尋來處宿，風起古松林。』趙紫芝戀戀西湖，以終其生，錢唐詩人，大率如此。當昇平時，看人富貴，以一身混其中，亦不爲大無聊也。其卒也，劉克莊挽之詩云：『春到斯人處，詞林亦可悲。世間空有集，天下便無詩。畫出香分妓，惟留硯付兒。傷心湖上家，誰復復誰碑？』

劉後村潘夫贈高九萬并寄孫季善詩二首：『諸人彫落盡，高更亦中年。行世有千首，買山無一

錢。紫髯長拂地，白眼冷看天，古道微如線，吾儕各勉旃。」其二：「荊嗣說花翁，飄零向浙中，無海上皇帝，有句惱天公。世事年年異，時人個個窮，築臺并下榻，今豈乏英雄？」三人者，老于花酒，情懷頗同，時有詩禁，故作詞爲多。

孫花翁季善送女冠還俗時：「脫卻霞綃上醺衣，女董鬢髻綠楊垂，重圓螺黛爲眉淺，再試弓鞋舉步遲。紫府烟花爲喚醒，丹房雲雨鶴通知，簾低紅杏春風暖，清夢應曾見舊師。」段吉甫天祐送妓入道時：「歌舞當年第一流，洗妝今日別青樓，便從南嶽夫人去，肯爲蘇州刺史留。琳館月明簫鳳下，瑣窗花老鏡鸞收，卻憐愁絕潯陽婦，嫁得商人已白頭。」事相反而語皆工。吉甫，元時浙江儒學提舉也。妓名李當當，故教坊絕色者。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一卷

錢唐山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梁貢父，燕京人。大德初，爲杭州總管，嘗作西湖送春『木蘭花慢』詞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暮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烟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怪衝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此詞格調俊雅，不讓宋人也。

小雲石海涯者，阿里海涯之孫也，其父名貫只哥，雲石遂以貫爲氏。號酸齋，年十二三，膂力絕人，使健兒驅三惡馬疾馳，持槊立而待，馬至，騰上之，越二而跨三，連槊生風，觀者辟易。或挽強射生，逐猛獸，上下峻阪如飛，諸將咸服其超捷。稍長，折節讀書，目五行下，吐辭爲文，不蹈故常，意旨皆出人意表。仁宗時，爲翰林學士，稱疾還江南，賣藥錢唐市中，結廬龍華山，號姓名，易服色，人無識者。偶過梁山深，見漁父織漁花爲被，欲易之以紬，漁父疑其爲人，陽曰：『君欲吾被，當更賦詩。』遂援筆賦云：『採得漁花不浣塵，翠裘聊復藉爲裯。西風刮夢秋無際，夜月生香雪滿身。毛骨已隨天地老，聲名不讓古今貧。青樓莫爲驚鴛妬，款乃聲中別有春。』竟持被去。人間喧傳漁花被詩，其依隱玩世多類此。酸齋有二妾，名洞花、幽草，酸齋臨終，有辭世詩云：『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

貫雲石隱居錢唐，一日，郡中數衣冠士人，遊虎跑泉，飲間賦詩，以泉字爲韻，中一人但哦『泉、泉、泉』，久不能就，忽一叟曳杖而至，問其故，應聲曰：『泉、泉、泉，亂進珍珠箇箇圓，玉斧斫開頑石髓，金鉤搭出老龍涎。』衆驚問曰：『公非貫酸齋乎？』曰：『然、然、然。』遂邀同飲，盡醉而去。

鄧善之文原，其先綿州人，父漳，徙錢唐，遂爲錢唐人。至元中，爲杭州路儒學正，以春秋立教，累官翰林侍講學士，辭官還錢唐。盧亶作詩十首送之，其一云：『北門古深嚴，論思寄隱度，自非鴻才士，訓詁何由作？』夫君出巴蜀，文采動京洛，十年掌絲綸，摘藻揚景鑠。荆璣抱瑾瑜，龍淵淬鋒鏑，肯獻上林賦，寧居天祿閣。即今觀浙江，眷戀唏金縢，黃圖鬱紫氛，絳節生碧落，依然難爲情，清霜養飛鶴。』其二：『春秋嚴筆削，凜若執玄鉞。君獨抱遺經，枯髮飽剗剗，』

明割是非心，微探義理窟。下視羣兒愚，爭端王正月，竭來奮直筆，浩然心思竭。王功與帝德，昭昭日月揭，胡爲厭詞林？南欲觀漢渤。華榮若浮烟，汗簡青不滅。』其三：『詞林富聲華，幾人得精悍？悠悠三百年，篇翰孰承續？夫君清廟器，祿廩盛圭瓚，五就惜繁縷，九旂載雲罕。依依風向翔，忽忽月新滿，冷然時雨情，短章不可斷。』其四：『風雨始芳華，稅務深嘉穀，天地豈不仁？盛德稟命獨。明廷幸羣英，四門延穆稷，既卜涓水釣，又起博巖築。聲華何岌岌？衆幅懷一轂，鑾坡儼清韻，碩人歌在軸。願言往從之，星駕命宜夙，豈知彼玄鳥，戢翼附雲屋。幸無素絲悲，庶免窮途哭。』其五：『離離天星高，皓皓雲月光，候鴈過楚澤，蟋蟀鳴中堂。天時諒難測，徒然多感傷，念子去意遠，沈憂結衷腸。憶昔初奉獻，露白春陽芳，清尊罷新製，妙趣深濠梁。飛景急西匿，川流浩蕩蕩，玄髮淒歲晚，木脫天雨霜。蔓草豈容惜，松柏在高岡。』其六：『翰林子元子，武庫森戈矛，英聲邁千古，逸韻橫九州。與君契金蘭，投分何綢繆？清和謝夷惠，典刑追韓歐。坐令人文煥，允塞昭王猷，念君獨遠邁，寥落行人愁。木瘦楚山曉，風靜寒江流，何當駕飛車，卻憶崑崙丘。應埃滿腥腐，朝暮同野蠅。』其七：『鳴谷上寒日，影射扶桑枝，瞬息及中天，流光迅難持。人生百年內，昂昂何所施？孤鴻東南征，浮雲西北馳，可憐萬感身，會合須臾期，安得弄明月？皎皎遠憂疑。折花芙蓉浦，蕩槩江潢涯，優游以卒歲，身名良不墜。』其八：『游雲弄鱗鱗，閨閣不可叫，徒令虎豹關，日月近輝耀。濃八表塵，隱隱萬壑號，泯然一歸途，伊誰執其要？栖栖聖者徒，禮樂懷幻渺，閉門忍朝飢，風雨深蓬蓽。今年江海去，光景短盤飴，禾黍滿故墟，閭巷餘返照，揮絃送飛鴻，古今入長嘯。』其九：『昔我適吳會，日夕承歡顏，高堂樂起舞，綵服何編綰？東海洶波濤，西湖翠烟霽，北歸餘十年，謬蹟通朝班。家禍一朝集，音容何可攀？悲號蒼穹迴，往事思日艱，命窮時亦迫，志弱體自孱。安得騰化術，從君超人寰。執手不忍訣，臨風涕空漣。』其十：『我思君勿思，君歸我當憶，十年膠在漆，一旦各異域。吳江激微波，震澤起暝色，鷗鷺隔天地，鴈鷺離南北。念我平生友，怡恨摧胸臆，獨看燕山雲，歲暮日初昃，永言長風翔，情寄南風翼。』

虞伯生寄浙江提舉鄧善之詩：『山雨不來喧靜夜，江雲猶爲護晴朝，一羣青雀猶花老，幾箇黃鸝苑樹遙。何有深心期管樂，獨無高步接松喬，未能還去成飄忽，且可相從慰寂寥。』戴表元送砥平石歸天竺兼東鄧善之詩：『閒說西湖也自憐，君行況是早春天。六橋水暖初楊柳，三竺山深未杜鵑。舊壁苔生尋舊刻，新巖茶熟試新泉，城中諸友須相覓，西蜀遺儒草太玄。』陳衆仲旅苗田人。元統初，爲江浙儒學副提舉。薛天錫贈詩云：『江南少識陳衆仲，閣下才名北斗齊，直闌每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鳳新浴，立馬雲林鷺亂啼，今日西湖院』

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衆仲在任，雅好湖山，意有所屬，便乘興獨往，流連竟夕，得佳句，則欣然而歸。後爲應奉翰林，有元夕懷錢唐詩云：『武帝親祠太乙神，流光洵地動星辰。竹宮典禮猶存漢，輞道山河已易秦。香燭至今啼木客，露盤無復泣金人。紅燈幾點東風裏，猶是元宵一度春。』

虞伯生，臨川人，少不偶，浪遊錢唐。一日，偕楊仲弘、范德機訪微煉師於湖西，求召仙鬼，煉師置箕懸筆，書符作法，有頃，箕動筆運，書曰：『某當降神也。』煉師叱曰：『吾不召汝！』復書曰：『欲乞庶公撰一保文，申達上帝，以求降耳。』衆勸伯生許之。翼日，文成，焚之湖濱。逾旬，再詣煉師，神復降曰：『某已獲授城隍，謹候謁謝。公必貴顯，幸毋自忽。』既而伯生由校官至奎章閣侍書學士，封仁壽郡公，始信神言之不妄也。

伯生嘗與歐陽原功、陳衆仲歌宋高宗所改于國寶『沁園春』詞，尋腔再度，心曠神怡，遂援筆書之。復作一絕繼其後云：『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橋楊柳舞青烟。』又與張伯雨善，寓開元宮，盤桓累月，題其來鶴亭云：『羣真終夜降華陽，會聽仙音近玉牀。語罷是誰留別鶴，待君寥廓共馳翔。』又云：『亭前春雨長蒼苔，海鶴長鳴一日來。從此琴心三疊裏，月明時見影徘徊。』

楊仲弘，其先浦城人，後家錢唐。與虞伯生、揭傒斯、范德機齊名，時稱虞、楊、范、揭云。洪武初，祀於杭州學鄉賢祠。仲弘詩以宗陽宮玩月爲絕唱，然他作如『風雨五更雞亂鳴，江湖千里鴈相呼。』『挾書萬里朝明主，仗劍三年別故鄉。』『窗間夜雨消銀燭，城上春雲壓綵旗。』『空桑說法黃龍聽，貝葉翻經白馬馱。』沈雄典實，行輩推之。又湖上書所見詩：『采蓮女郎蓮花腮，藕絲衣裳難剪裁。瞥然一見唱歌去，荷葉滿湖風雨來。』

黃潛仲弘詩：『離別驚如雨，蹉跎晚後塵。祇今才有數，多爾術能神。玉唾春風溼，烟霄碧樹新。謬慚推吏事，吾敢望平津。』杜清碧寄仲弘詩：『老來自愛黃叔度，少日真期魯仲連。高臥獨無田二頃，曳裾誰有客三千。滄波渺渺浮鷗鳥，白日翩翩換歲年。卻憶江東楊少尹，劇談終夜不成眠。』

趙子昂孟頫，宋秦王德芳之後也。居湖州。仕元爲浙江儒學提舉、翰林院學士，世宗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子昂對曰：『夢炎，臣之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爲狀元，位至丞相，嘗買假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子昂所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議者謂子昂適所以自護也。其西湖絕句詩云：『春風柳絮不能飛，而足

蒲芽綠更肥。正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還湖歸。』流連光景，異於秦離之感矣。

鮮于伯機，漁陽郡人，爲浙江行省都事，因居杭州。風流文雅，與吳興趙子昂相伯仲。遷太常簿。子昂嘗觀其神，虞伯生贊之曰：『歟風沙襲劍之豪，爲湖山圖史之樂。韓墨帳米，薛而有餘，風流挺晉，宋而無作。是以吳興公運兼沙之錐，刻希世之玉，使千載之下，識二妙于遐邇。』伯機有鶴，死非命，瘞之西湖，士夫多有詩悼之。梁曾詩云：『翠柏屏前竹閣幽，幾見蒼鵞雪衣舞。平生風雲萬里心，零落湖山一丘土。世間萬事不可虞，奇禍何由也到渠？不見稽康遭殺戮，令人空歎養生書。』張伯雨詩：『羽衣凍損雪霜凋，碧落遊魂杳不還。和靖船歸龍尚閑，浮丘經在壽能慳。長身帶裏玄黃內，舊蹟苔封紫翠間。擬撰瘞銘修故事，寄書先寄九華山。』

伯機嘗著一橫簪水滿，盤如碧玉，鬚髮眉眼，膚理衣褶，種種精緻。蟹腦爲簪，置吸子，乃漢物也，把玩未嘗釋手。一日，於斷橋水閣倚欄，偶置吸子湖中，百計求之不得，但快慨歎，形神凋枯。既他往，踰三年，復來斷橋，俯瞰湖波，適霜降水落，泥浪星朗，異時吸子，儼然可掬，便解衣涸取，如獲至寶，易號曰『神人獅子』。一時能詩者，歌詠其事。

張仲舉，其先晉寧人，父爲杭州鈔庫副使，因家焉。素少時，豪放不羈，好蹴鞠，喜音樂，父憂之。一旦翻然易業，閉戶讀書，從仇仁近遠，以詩文名海內，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所著有『蜆庵集』。『東西馬廐春行來，平澁伯客時。』清明時節每多陰，楊柳人家花滿林。撥火乍收連日雨，賞春長負百年心。龜翁一塘蒲暖，雉子斑斑隴麥深，爲報能詩平處士，刺繡芳酒共幽尋。』天竺訪項可立不遇詩：『葛洪川畔千年寺，路遠長松一洞分。潭影青移行處岫，嵐光白散望中雲。猿公吟樹應思侶，鹿女銜花不亂羣。常羨山僧專勝槩，水聲林下百無聞。』清明雨晴，遊包山龍華寺，過慈雲嶺詩：『當年玉帶此經行，古寺猶題恩從名。龍鳳巖空山氣歇，馬羊劫換海波平。野桃著雨春紅落，嶺路經雲翠溼生。日暮人歸烟樹黑，飢饉啼雨上宮城。』春日泛湖詩：『春來渾不到湖邊，偶逐東風上畫船。花氣暖噴黃鳥岸，水光晴展白鷗天。綠楊與柳頻呼酒，銀管聲高正暖絃。我比放翁應更放，看花不獨海棠顛。』招韓伯清泛湖詩：『南園攜手賞芳紅，喚取能歌盛小童。傳與春風留杏夢，明朝開向曲聲中。』一段橋春水綠初柔，更有翠鳥來上遊，好借鴉夷盛酒去，玉簫吹上畫船頭。』自悼詩：『十二樓空月自明，一圓一闕總關情。每從畫裏瞻瓊在，復向詩中記受生。魂不歸來歌楚些，夢還驚覺厭秋聲。遙知別鶴離鸞思，只在芙蓉海上城。』夢中常苦不分明，天上人間各有情，桃葉柳枝無限思，靈芝瑞露可憐生。蓋爾設機測文錦，鸛鵲猶傳板聲，欲得近音何處問，風烟遮斷武林城。』

張仲舉，至正初，爲集慶路學訓導。御史下學點視廩膳，騰齋出對云：『芻豢點餽。』是日適用臘肉，仲舉戲語云：『臘肉作羹。』蓋御史河南人也，聞之，大怒，欲逮捕之，乘夜逃揚州。時揚方全盛，衆聞其名，爭延致之。仲舉肢體昂藏，行則偏袒一肩，韓介玉爲詩嘲之云：『垂柳陰陰翠拂簷，倚闌紅袖玉纖纖，先生掉臂長街上，十里朱樓盡下簾。』一座大笑。時有相士在座，或曰：『仲舉，病鶴形也。』相士曰：『不然，此雨淋鶴形也，雨霽則冲霄矣。』後入大都，致位通顯。仲舉長於詩，其近體長短句尤工，文不如詩，而每以文自負，常語人曰：『吾有文，已化矣。』蓋未嘗構思也。他日，翰林學士沙刺班示以所爲文，請易數字，苦思者移時，終不就。沙刺班曰：『先生於文，已化矣。何思之苦也？』仲舉大笑。蓋仲舉善謔引笑，故戲之如此。

楊廉夫維禪，初居吳山鐵冶嶺，故號鐵崖，既得鐵笛，更號鐵笛。雅好聲妓，名徹都下。業居仲寄之詩云：『閒道西湖載酒還，飛瓊翠袖擁歸鞍，可無私夢登金馬，剩有春聲到玉鑾。』異國頓消鄉井念，小堂新作畫圖看，野人未納彭宣履，獨向清溪把釣竿。『晚居淞江，有四妾：竹枝、柳枝、桃花、杏花，皆喜歌舞，有嘲之者云：『竹枝柳枝桃杏花，吹彈歌舞撥琵琶，可憐一箇楊夫子，化作江南散樂家。』』

楊廉夫湖上贈春體五首，其一：『今朝立春好天氣，況是太平朝野時，走向南陵覓酒伴，還從西墅買花枝。陶令久辭彭澤縣，山公只愛習家池，宜春帖子題贈爾，日日春遊日日宜。』其二：『西子湖頭春色濃，望湖樓下水連空，柳條千樹僧眼碧，桃花一枝人面紅。天氣渾如曲江節，野客卻似杜陵翁，得錢沽酒勿復較，如此好懷誰與同？』其三：『何處春嬌懶不徹，好春最好是湖邊，不須東家借騎馬，自可西津買釣船。燕子遠林紅葉亂，鳬雛衝浪碧花圓，段家橋頭蘆色酒，重典春衣沽十千。』其四：『入山十里清涼國，三百樓臺遍遍開，岳王墳前弔南渡，隱君寺裏話西來。接果黃猿呼一箇，探花白鹿走千回，風流文采湖山主，蘇白應須屬有才。』其五：『長城小短殊可憐，紅絲新上琵琶絃，可人坐上三珠樹，美酒沙頭雙玉船。小洞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帶晴烟，明朝紗帽青藜杖，更訪東林十八仙。』秋日常想登招飲湖上詩：『七月六日流火屬，故人重有豪華招，洗車快借雙星雨，打鼓如迎八月潮。下馬題詩岳王寺，解貂沽酒段家橋，西湖顏面晚更好，水晶宮中吹玉簫。』

廉夫嘗訪墨士衡，以鞋歪行酒，命其姪孫宗吉詠之，宗吉作『沁園春』以呈，廉夫大喜，即命侍妓歌以侑觴。詞云：『一柳嬌春，弓樣新裁，蓮步未移。笑書生最窄，愛渠儘小，主人情重，酌我休遲。醺醺朝雲，斟量暮雨，能使麝生風味奇。何須去，向花邊留醉，月地偷期。』風流到

處偏宜，便豪吸雄吞不用辭。任波波南浦，惟誇羅襪，賞花上苑，祇勸金卮。羅帕高擎，銀瓶低注，絕勝翠裙深掩時。華筵散，奈此心先醉，此恨誰知？

廉夫西湖竹枝詞：『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隄上女當垆，南宮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鹿頭湖船唱報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爲郎歌舞爲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家住西湖新婦磯，勸郎不唱續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出鴛鴦一處飛。』『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斷橋有柱是儂心。』『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柳洲街口問來婆。』『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菱花鏡，不道狂夫橫渡河。』『勸郎莫上南高峯，勸儂莫上北高峯，南高峯雲北高峯雨，雲雨相催愁殺儂。』『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峯前山萬重，不辭妾作望夫石，望郎或似飛來峯。』『望郎一朝又一朝，情郎信似浙江潮，浙江潮信有時失，望郎上守宮無日消。』

楊仲弘和詞：『西子湖邊楊柳花，隨風飄泊到天涯，青春過盡歸來燕，衝入當年王謝家。』『一種腰肢分外妍，雙眉畫作月娟娟，春風吹破襄王夢，行雨行雲若箇邊。』宋誠夫和詞：『舊時家住黑橋街，二十餘年不往來，憑仗使君一問訊，楊梅銀杏幾回開。』陸天錫和詞：『湖上美人彈玉箏，小鶯飛度綠窗櫺，沈郎雖病多情在，倚倚屏山不厭聽。』鄭明德和詞：『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樓鴉，孤山若有春華日，不種梅花種杏花。』張伯雨和詞：『光堯內禪罷言兵，幾翻御舟湖上行，東京降會宋大嫂，就船猶得進魚羹。』賈泰父和詞：『萬嶺東家是相門，當年甲第入青雲，樓船車入裏湖去，可曾望見岳王墳。』宇文子貞和詞：『蘇小門前騎馬過，相逢白髮老宮娥，自言記得前朝事，只說當年買八哥。』賈治安和詞：『郎身輕似江上蓬，昨日南風今北風，妾身重似七寶塔，南高峯對北高峯。』鄭慶父和詞：『北高峯頭儂丈夫，望見西子下姑蘇，脂塘水腥吳作沼，莫將西子比西湖。』黃子久和詞：『水仙祠前湖水深，岳王墳上有猿吟，湖船女子唱歌去，月落漁波無處尋。』唐子華和詞：『門前楊柳亂吹花，第一橋頭第一家，馬上郎君休挾彈，柳枝深處有慈鴉。』陳子平和詞：『樓下攤錢蓮上樓，花前夜醉曉扶頭，不知命犯何星宿，一日猖狂百日愁。』楊謹思和詞：『大船拋鼓銀酒缸，小船吹笛紅繡窗，驚鷺驚鴛忽驚散，荷花深處又成雙。』『燕子來春屬來秋，曾見錢王衣錦游，英雄說八百里，只管東西十四州。』『獅子峯頭插將旗，鳳凰山下草離離，三宮去後宮門閉，恰似錢王納土時。』朱仲文和詞：『南北高峯作鏡臺，十里湖光如鏡開，行人有心都照見，勸郎肝膽莫相猜。』歐陽彥珍和詞：『第一橋邊第一家，瓜皮船子送琵琶，妾身自是良家女，不是當年蘇小家。』倪元鎮和詞：『愁水愁風人不歸，昨夜水沒釣魚磯，踏盡蓮根終無藕，著多柳絮不

成衣。『桐樹原栽金井西，月明照見影離離，不比蘇公堤畔柳，烏鴉飛過鴉鴉棲。』高啟臣和詞：『第四橋頭第一灣，看魚直上玉泉山，大魚已逐龍飛去，留得當時舊賜環。』于彥成和詞：『楊柳樹頭雙鴉鴉，雨來逐婦啼來呼，鴉鴉到死不相背，雙飛日日在西湖。』丁復和詞：『上塘楊柳下塘陰，阿儂愛人不愛金，塘水西來東入海，水深不似阿儂深。』錢思復和詞：『阿姊住近段家橋，山妬蛾眉柳妬腰，東山井頭黑雲起，早回家去怕風潮。』鄭九成和詞：『妾家西湖住橫塘，門前楊柳萬條長，憑郎醉後莫折斷，留待重來繫馬轡。』『風簾微動西日暉，青龍港口新月微，放船過去還早，待取一道夜歌歸。』馮士卿和詞：『與郎情重爲郎容，南北相和只兩峯，請看雙雙投橋下水，新開兩朵玉芙蓉。』顧進道和詞：『楊白花開風滿天，花開成絮不成綿，不如落向西湖水，化作浮萍箇箇圓。』『郎子別時秋月明，說道歸時春水生，曉起門前聽過馬，馬嘶都是別人行。』馬本道和詞：『吳姬札札小車紅，爭來陌上看春風，不敢高聲唱歌去，恐驚丞相在船中。』『百花樓頭聞馬嘶，郎從花裏關金雞，朝朝捲起珠簾望，不是郎歸不下梯。』朱無逸和詞：『十三女郎不出門，父娘墓在葛山根，同攜女伴踏青去，不上道傍蘇小墳。』韋德圭和詞：『湖中艇子風徐徐，秋水蕩漾金芙蓉，釣魚不是貪雙鯉，爲恐腹中藏素書。』張翔南和詞：『南高北高峯頂齊，錢塘江水隔湖西，不得湖頭到湖口，郎船今夜泊西溪。』張希顏和詞：『孤山脚下路三叉，孤山菜上好梅花，不似馬塍桃李樹，隨春供送到人家。』朱伯常和詞：『小姑疑郎去不歸，爲郎打瓦復鑽龜，青山尚有飛來日，不信人無相見時。』完關石和詞：『花滿蘇堤酒滿壺，黃鸝日日醉西湖，阿儂最苦兩離別，不唱黃鸝唱鴉鴉。』堤邊三月柳陰陰，湖上春光似海深，遊人來往多如蟻，半是南音半北音。徐延微和詞：『西湖春草碧萋萋，上有青蛾母子全，夜樓守宮和血色，盡將塗上五銖錢。』『盡說西湖好莫愁，不知天上有牽牛，腰掛萬斛胭脂水，瀉向銀河一色秋。』沈白誠和詞：『儂住西湖日日愁，郎船只在浙江頭，憑誰移得吳山去，湖水江波一處流。』

西湖竹枝詞，楊鐵崖倡之，和之者數百家，大率詠湖山之勝，人物之美，而情寓于中，比比一律。惟李介石守道詞云：『春暉堂上挽郎衣，別郎問郎何日歸？黃金臺高僊回首，南高峰頂白雲飛。』吳復見心詞云：『官河遶湖遶遠城，河水不如湖水清，不用千金酬一笑，郎恩才重妾身輕。』用意稍別。

元時，錢唐士女曹妙清，字比玉，號雪齋，張妙清，字惠連，號自然道人，皆工詩章。曹又善鼓琴，行草皆有法度，事母孝謹，三十不嫁，而風操可尚。張曉音律，情逸而才飄，晚居姑蘇之春夢樓，皆一時之淑媛也。與楊廉夫爲文字友，曹得其竹枝詞云：『美人絕似董嬌娘，家住南山

第一橋，不肯隨人過湖去，月明夜夜自吹簫。』張詞云：『憶把明珠買妾時，妾起梳頭郎畫眉，郎今何處妾獨在，怕見花間雙蝶飛。』觀此，二人之風致可想矣。廉夫又嘗答妙清絕句云：『紅牙管帶紫羅裳，雪水初融玉帶袍，寫得薛濤萱草帖，西湖紙價頓能高。』玉帶袍者，曹氏名視，其云萱草帖者，狀其孝也。

廉夫嘗以竹枝詞索和于崑山郭義仲，義仲以吳中柳枝答之，因賦詩云：『吳中柳枝傷春瘦，湖中竹枝湘水秋，說與錢唐蘇小小，柳枝愁是竹枝愁。』

張光弼，廬陵人。至正時，爲行省左右司員外，卜私宅於壽安坊，今之花市是也。天台徐大章爲之記曰：『杭郡民庶，比棲如櫛，而壽安坊當閭閻四達之衝，又最顯處也。浙省左司員外郎張君光弼之居在焉，屋數楹，甚宏敞，門垣外，甍廡闐如也。或曰：『小人射利，惟贏之爲務，乃不惡罵耳。』員外君日乘高車，從承相輪決政事，降登乎華堂粉署之間，今卜私第，不於爽塏是擇，其何故哉？』君漠然不以爲意，方自署其楹間曰「晏居」，且謂一變曰：『傳稱晏子之居近市，雖激隘，弗易也。吾居甚類之，願自附焉，子幸爲我記之。』吾於是知君之所以市居者矣。夫踐歷華要，宅高曠而處深閑，以適其身，固所宜也。然地位峻絕，不與人事接，則耳目不能無蔽，是故晏子之居市也，物之貴賤，無不察而知之。方齊景公繁於刑，以踊貴履賤而景公省於刑。今君之居壽安也，大官貴人，布衣韋帶之士，由茲坊而東西者，必叩門上謁，君則攝衣出迎，引賓上坐，與肆議論。下至閭閻之老，工商技藝之流，或有陳說，亦必曲爲之盡。天下之事，當無有不悉，施諸有政，將不止於一事之諷而已。晏子相齊三君，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名顯諸侯，數百載之下，太史公開其風采，猶欲爲之執轡。獨念當是時，公棄其民，而政在陳氏，晏子於區區貴賤之事，則務陳之，而於國之大計，則有未嘗數數然者，他日乃與隣國之大夫加竊歎焉，何也？張君剛簡亮達，故左丞楊公提兵鎮江浙時，用材略參謀其軍府事，聲望赫然。既而退處西湖之上，簪衣糲飯，看書賦詩，以自佚其有用之身，較其風裁，不知自視晏子何如也？乃今江浙之地，未全歸於版圖，丞相用便宜命表授君爲從事，廓清之路，克復之勳，亦惟一二左右是賴，無或如晏子之舉其細而遺其大也！』光弼罷官，自號一笑居士，又號可閒老人，其時居室已弊，友人凌彥沖爲疏募緣以耕之。疏云：『昌黎寄玉川子，首稱洛城破屋之數間。東坡題綠筠軒，終比揚州腰纏之十萬。一笑居士，詩名優於張籍，生計劣於陶潛，囊無一錢之留，家徒四壁之立，若非慷慨而多助，安得輪奐之一新？即欲取杜工部草堂贊，何時可辦？儻得楊關西槐市塾，今歲無幾。苟物物之可與，則處處之成宜，但不至於虛拘，便可謂之實惠。此靜庵事，在特達心。』疏傳，交遊皆助之，其居始就，當時傳爲盛事。

光弼嘗作歌風臺詩云：『世間快意寧有此，亭長還鄉作天子。沛公不樂復何爲？諸母父兄知舊事，酒酣起舞和兒歌，眼中盡是漢山河。韓彭誅夷陳布裂，且喜壯士今無多，縱酒極歡留十日，慷慨傷懷淚沾臆。萬乘旌旗不自尊，魂魄猶在故鄉憶，由來樂極易生哀，泗水東流不再回，萬歲千秋誰不念？古之帝王安在哉？蒼苔石刻今如許，幾度西風灞陵雨，漢家社稷四百年，荒臺猶是開基處。』一日，乘酒，朗唱於瞿宗吉，以界紙擊卓，鏗然若金石也。笑曰：『吾死埋骨西湖，題曰詩人張員外墓，足矣。』

張光弼西湖十律詩，其一：『樓外湖光白渺茫，樓中少婦試新妝，行年將近半百歲，大醉豈能千萬場？翠樓舞袖飛蝶蝶，白描歌扇睡鴛鴦，垂楊滿院無人到，芍藥花開日正長。』其二：『且觀神女爲行雨，莫問郎官應列星，芳草到門無俗駕，好山終日在湖亭。白鷗共戲荷葉小，黃鳥亂啼楊柳青，肯信山閣千外立，曉涼吹得酒都醒。』其三：『畫船湖上載春行，日日花香扇底生，蘇小樓前看洗馬，水仙祠下坐閒鶯。碧桃紅杏渾相識，紫燕黃蜂俱有情，惆悵繁華成逝水，盡歸江海作潮聲。』其四：『情得名姬唱慢歌，梁塵直欲下輕波，西風八月菱荷老，落日滿湖鳧鴈多。到手莫辭雙盞飲，轉頭又是一年過，光陰只在槐柯上，奈此浮生樂事何。』其五：『百鎰黃金一笑輕，少年買得是狂名，樽中酒釀湖波綠，席上人傳鳳語清。蛟蜃蜃羅宮樣扇，珊瑚小柱教坊箏，南朝舊俗憐輕薄，每到花時別有情。』其六：『湖上新泥雪漸融，門前溝水暗相通。裙欺萱草輕盈綠，粉學櫻桃淺淡紅。暮雨欲來銀燭上，春寒猶在酒尊空，青綾被薄不成夢，又是一番花信風。』其七：『樓前芳樹碧盈盈，付與幽禽自在鳴。堤上馬嘶紅粉過，湖中人戴酒船行。日長燕子語偏好，風暖楊花體更輕，何恨才情被花惱，獨教書記得狂名。』其八：『此日誰人肯在家？傾城滿意事繁華。時非上巳不爲節，春到牡丹纔是花。露鬢雲鬟湖上女，畫輪繡轂道傍車，兒童盡唱銅鞮曲，未覺人間日易斜。』其九：『外湖裏湖花正開，風情滿意看花來，白銀大瓮貯名酒，翠羽小姬歌落梅。身外功名真土苴，古來賢聖盡塵埃，韶光如此不一醉，百歲好懷能幾回？』其十：『玉局當年爲寫真，西施宜笑復宜顰，朝雲暮雨空前夢，桃葉柳枝如故人。露電光陰千劫外，魚龍波浪一番新，傷心最是通仙宅，半畝殘梅共晚春。』

張光弼初居楊完者左承幕下，頗有功業之思，故其詩云：『免胄日趨丞相府，解鞍夜宿五侯家。玉盃行酒聽春雨，銀燭照天生晚霞。世亂且從軍旅事，功成須抵御筵花，漢王未可輕韓信，尙要生擒李左車。』又云：『西樓柳風吹晚香，石榴相映黃金觴，纖歌不斷白日遠，微雨欲度行雲涼。笑看席上賦鸚鵡，醉聽門前嘶驕驄，早晚平吳王事畢，羽書飛捷入朝堂。』及張氏擅

權，光弼憤焉，遂不事事，以詩酒自娛。其詩云：『一陣東風一陣寒，芭蕉長過石闌干，只消幾度春醪醉，看得春風到牡丹。』蓋言時事也。

元時法禁寬假，士夫得以沈耽盤遊，故其時多脂粉綺羅之態。楊廉夫詩云：『二月皇都花滿城，美人多病苦多情。一雙孔雀行瑤圃，十二飛鴻上錦筵。酒榭真珠傳玉掌，羹分甘露倒銀瓶，不堪容易少年老，爭遣狂夫作後生。』又云：『天街如水夜初涼，照室銅盤照月光，別院三千紅芍藥，洞房七十紫鸳鸯。繡靴蹴鞠句驪樣，羅帕垂簾女直妝，願汝康強好眠食，百年歡樂未渠央。』又云：『公子銀瓶分汗酒，佳人金勝翦春花。』又云：『金埒近收青海駿，錦龍初教雪衣娘。』又云：『小澗桃花落香雪，大堤楊柳舞晴烟。』又如張光弼詩云：『玉瓶注酒雙鸞綠，銀甲調箏十指寒。』又云：『新妝滿面猶看鏡，殘夢關心懶下樓。』一時富貴繁華，可想見矣。陸都刺天錫，風流俊逸，不亞鐵匡，嘗有西湖絕句六首：『湧金門外上湖船，狂客風流憶往年，十娘低唱月生眉。』『紫駟驕蹄落花泥，二月江城雨過時，拂曉市河春水滿，小船多半載吳姬。』『惜春曾向西湖宿，酒渴吳姬夜被燈，聽郎君呼小字，轉頭含笑背銀燈。』『待得郎君半醉時，笑將執扇索題詩，小紅籠袖春波綠，渡水楊花落硯池。』『垂柳陰陰蘇小家，滿湖飛燕趁楊花，繁華一去風流減，今日橫堤幾樹鴉？』又次韻王侍郎遊湖詩：『綺席新涼舞袖偏，賞心輪與使君尊，螺盃注酒搖紅浪，綠扇題詩染綠烟。一鏡湖光開曉日，萬家花氣漲晴天，湧金門外春如海，畫舫笙歌步步仙。』

率化嚴帥初表元，宋太學生也，入元不仕。其湖上贈歌者一絕，有故國之思焉。詩云：『牡丹紅紫點陽天，檀板朱絲錦色箋，頭白江南一尊酒，無人知是李龜年。』又陳剛中湖上感舊詩，屬意略同。詩云：『昔日朱樓擁翠鉤，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黃晉卿清，義烏人，至正初，爲浙江儒學提舉，工文章，獎引後進，不喜華治。有西湖舟中詩云：『黃鸝鳥帽晚平生，對客猶稱舊姓名，此事正堪三太息，祇今忍負四難并。放舟乍落空濛境，送酒元無窈窕聲，金谷蘭亭嗟已矣，不妨時暫濯吾纓。』又送凌吉慶杭州教授詩：『浙水西八州，維杭實名都，古來萬人海，逐逐無賢愚，況茲百年後，淳朴古不如。翩翩誰家兒，白馬驚路隅，春風樊樓醉，一笑百斛珠。亦有朱門家，齊謳聞吳歎，綉綺散烟霧，續續被僮奴。可憐彼蚩蚩，久爲紅塵驅，頽俗如波瀾，孰障羣流趨？又如敗屋壁，風雨須人扶，博士非尤官，豈即無良嗣？當令歌舞場，化作絃誦區，行矣循所務，辭章信其餘。春風拂別衣，晴沙秀寒流，何以贈子行？白雲不可呼。聊持狂者言，用比貂裘綸。』

劉師魯汶，鄭王琦六世孫也。元時占籍錢唐，以文章淑後進，黃文獻公潛贈之詩云：『遊迹神交十載餘，清風落日幾愁予！何言此日同傾蓋，勝讀平生未見書。天上玉堂容可到，山中金匱得長虛。故多餘事宜商略，可待秋風怨索居。』其時有劉聲之漢，亦與齊名，洪武初，俱祀于鄉賢祠。

賈友初者，貢師泰尚書族子也，宣城人。至正間，師泰為浙江行省參政，遂僑寓錢唐。友初自上都還錢唐也，師泰贈之詩云：『嗣宗諸姪仲容賢，客路飄零雪滿顛。曾為顧棟留子美，卻思戲蠟愛僧虔。十年湖海三盃酒，百里溪山一釣船。何日兵戈得休息，敬亭春雨共歸田。』友初詩才清麗，但纖穠乏骨，其湖上春歸詩：『湧金門外柳如金，三日不來成綠陰。折得長條入城去，教人知道已春深。』吳山遊女詩：『十八姑兒淺淡妝，春衣初試柳芽黃。三三五五東風裏，去上吳山答願香。』獨送戴伯貞還廣西一律云：『桂江烟水接瀟湘，逐客南歸路道長。卷裏漫多新制作，篋中猶是舊衣裳。逢人盡說官如水，老我相看髮已霜。此去莫教音問斷，鴈飛今喜過衡陽。』敘事委曲，而感慨係之，出諸作之上。

張行中挽賈友初詩：『百年心事復誰知？過海人傳俊逸詩。懶聽朝雞全晚節，慣騎官馬說當時。文章自歎無遺蔭，冰玉還看有故枝。一代風流俱已矣，曉星殘月不勝悲。』黃金臺上草芊芊，掉臂東風四十年，對客半開青白眼，寫懷漫賦短長篇。玉堂春夢烟雲外，茅屋秋風浙水邊，惆悵清魂招不返，空歌楚些淚潸然。

鄧林，南海人，初名觀善，以南昌教授，擢吏部驗封主事。成祖改名林，後坐法謫戍保安，遇赦，晚居杭州。詩文為一代所推重。嘗於保安別墅存齋詩云：『兩鬢西風吹斷蓬，杖藜扶病看秋容。菊蕊似詩人瘦，山色不如歸興濃。紫塞一盃桑落酒，彤庭五夜未央鐘。燕鴻歧路東西去，此後相思意萬重。』又春夕旅懷云：『萬里東風故國情，十年幾度鳳凰城。衡陽鴈盡春三月，巫峽猿啼夜二更。席上狂言因酒得，鏡中華髮為愁生。靜觀富貴如雲轉，拂袖歸來任俗爭。』五月十三日入杭詩：『遊遍江湖未到杭，不知人世有天堂。六橋花柳丹青興，九陌樓臺錦繡妝。北米南柴誇物產，朝歌暮宴樂時康。逐臣何幸蒙寬卹，到此渾忘是異鄉。』傲居里仁坊詩：『謫居何處好逍遙，仁里深深遠市囂。夜色滿簾湖上月，秋聲到枕海門潮。上林鷗侶空相憶，南浦鷗鷺苦見招。覆載無私天地闊，暫容閒散在漁樵。』遊南屏不偶詩：『關隴荷裳竹簪冠，清癯無奈朔風寒。飯堂鐘罷來何晚？雪夜舟回興已闌。俗狀塵容勞意馬，天光雲影動情欄。石頭有路終須到，共聽吾師說六觀。』

鍾狂客，南海人，甚有詩名。成化中，淮南督理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公銳，取歸幕下。過杭，

友人招遊西湖，寄之詩。鍾和曰：『湖光山色最宜秋，君不來招也去遊。已辦蜀川千丈錦，爲誰今日畫輜頭。』『萬頃西湖水貼天，芙蓉楊柳亂秋烟。湖邊爲問山多少？每箇峯頭住一年。』信乎狂客也。

楊溫甫孟瑛，四川郫都人。弘治十六年，知杭州府，時西湖民間規占者十九，溫甫建議于御史車梁、僉事高江，銳情清復，而浮言皆動，溫甫適爲文論民曰：『先賢爲民，深弘利本，特濬西湖之役，用溉上唐之田，多歷歲年，漸成湮廢。比者，鄉賢侍郎何公，生長是邦，習知成事，著爲三說，辯析百端，伏蒙當道俯念地方，力圖清復，予又職司水土，敢憚劬勞，重惟湖上之園池，盡是豪家之封殖，一旦開毀，百口怨咨，民既傷心，我亦動念。但今民產，本昔官湖，民侵于官以肥家，固已干紀，官取於民以復舊，豈謂腐民？又惟上唐萬頃之田，宿仰西湖千畝之水，水盡湮塞，田漸荒蕪，利歸于數十家，害貽于千萬井。況古人留利物之澤，豈今日啓生事之端？幸相導以平心，勿相搖於異說。有以占產自首者，原情免罪，奏請除糧。查得銅錢局及崇興、崇善、福智等廢寺，田以畝計者數千，地以頃計者盈百，勸進阡陌，開附城闌，舊沃可耕，標換如數。況在昔湖田，皆捏報之稅，於今清籍，有新增之糧，新增者至九百而有奇，捏報者幾八百而不足，稍加查派，不費更張，決不累民，無患虧賦。予性知執法，心在利民，非勢力之可移，惟鬼神之是質，凡我父老，率爾鄉閭，盡爲遷移，無肆頑梗。』觀于斯文，公之任怨亦劇矣。適以正德二年二月二日興工，六月十日歇役，八月十九日續工，九月十二日訖事。日川夫八千人，銀二萬八千七百餘兩。

鼎大年，號東軒，臨川人。果明經，爲仁和縣學訓導，謹教諭。襟懷坦率，有清才，文章流麗，詩復俊逸，而灑翰得李北海遺意。誘育士子，務盡恩義。薦入翰林，修遼、金、宋三史，卒。嘗作西湖十景詩：『蘇堤春曉』云：『樹烟花霧遠堤沙，樓閣朦朧一半遮。三竺鐘聲催落日，六橋柳色帶棲鴉。綠窗睡覺聞啼鳥，綺閣妝殘喚賣花。遙望酒旗何處是？炊烟起處有人家。』『柳浪聞鶯』云：『雨後湖空一派青，蘇公堤畔繫漁舲。只藏鷺鳥春聲滑，不起魚龍夜氣腥。游子愛聞停玉勒，佳人倦聽倚銀屏。待看三月歌喉老，又見浮波絮作萍。』『花港觀魚』云：『湖上春來水拍空，桃花浪暖柳陰濃。微聞荇帶經千尺，亂躍萍星翠幾重。洲渚此時多避鷺，風雲何日去爲龍？箇中縱有漁梁樂，閑網深罾不汝容。』『兩峯插雲』云：『屹立亭亭入杳冥，勢雄南北氣憑陵。玉簪拔地三千仞，寶蓋撐空一七層。天遠不聞風外響，夜深遙禮月邊燈。何當一掃浮雲靜，俯視東溟看日升。』『三潭印月』云：『纖雲掃盡浪花收，塔影亭亭引碧流。半夜冰輪初出海，一湖金水欲銷秋。龍宮獻瑞神光吐，蛟室遺珠瑞氣浮。浪說影娥池上景，不知

此地有仙舟。『楚院風荷』云：『翠圍紅繞戰縱橫，似看吳宮習女兵，飛雪翻空雲影亂，遊魚吹浪水紋生。錦裳零落香猶在，銅柱欹斜露半傾，兩腋新涼驚酒醒，畫船吹送按歌聲。』
『平湖秋月』云：『曾向湖堤夜扣舷，愛看波影弄嬋娟，一塵不動天連水，萬籟無聲客在船。赤壁未醒玄鶴夢，驪宮偏倚老龍眠，朗吟玉塔微瀾句，長笑凌空氣浩然。』
『南屏晚鐘』云：『柳昏花暝暮雲生，隱隱初傳一兩聲，禪榻屢驚僧入定，旅窗偏惱客含情。月隨逸韻升龍嶺，風遞遺音過鳳城，催散遊人罷歌舞，玉壺銀箭夜初更。』
『雷峯夕照』云：『宜雨宜晴晚更宜，西湖端可比西施，霞穿樓閣紅光繞，雲捲笙歌逸韻隨，山紫翠中樵唱遠，樹蒼黃外馬歸遲。何人解畫瀟湘景，併與漁村作二奇。』
『斷橋殘雪』云：『醉裏曾登白玉梯，東風吹暖又成泥，玉腰嬈鍊垂天闊，銀色樓臺夾岸迷。九井晴添新水活，兩峯濃壓宿雲低，衝寒爲訪梅花信，十里銀沙印馬蹄。』
同陳維熙泛湖詩：『宿雨初收見兩峯，湖光如練瀟湘空，畫船載酒來天上，青鳥嘶花度鏡中。檀板歌聲無越女，翰林詩句有唐風，相逢莫惜留連飲，明日誰人拾落紅。』
又西湖詩：『西出江城外，烟霞隔世塵，鐘聲三竺曉，花氣六橋春。雞犬桃源地，笙歌閬苑賓，時平得遊賞，忘却宦中身。』
清明與友登寶峯詩：『江心後浪催前浪，湖上歌聲雜哭聲，今日重來多感慨，百年能得幾清明。』

孫大年詩翰著名一時，而不得預京銜，或曰：大年在錢唐時，嘗署桃符云：『文章高似翰林院，法度嚴如按察司。』以此見其達官。晚年被徵修史，至京而卒，時人比之梅聖俞，宜也。其初度日寫懷詩云：『五十一年車下坡，又逢初度意如何？牀頭漸覺黃金少，鏡裏還憐白髮多。人笑能詩貧杜甫，天容善飯老廉頗，相知惟有梅花在，自折南枝伴醉歌。』又次答祖芳云：『幾年遠別喜重逢，白首相看奈老何。富貴不來真有命，齒牙雖脫尚能歌。頻沾市醪消殘燭，遙指天星出絳河，惟有與君情莫逆，他人平地起風波。』嗚呼！四海交游，豈止一祖芳而已哉！蓋以寡合，有激而云然耳。劉邦彥哭大年詩：『京邸淒涼寄病身，俄聞鶴鳥上承塵，其嗟賈誼年華促，自顧虞翻骨相屯。千里音書成永訣，九重泉路隔交親，傷心今夜東軒月，空照先生漉酒巾。』

孫大年之掌教仁和也，歷官九年，不以家眷自隨。嘗有答內子寄衣詩云：『山妻憐我舊蘇秦，寄得衣來穩稱身。落日故園歌白苧，秋風京洛染緇塵。同心意重思僧老，結髮情深厭食貧。萬里莫如歸去好，幾多衣錦夜行人。』又有諭兒輩詩云：『四兒五歲六兒三，莫與肥甘習口甜，清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世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箇黃齋略用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爲官廉。』觀此，高風可想矣。

孫大年在仁和時，山西、湖廣、廣東、廣西咸以秋闈校士致聘，大年辭不往，寄之詩云：『名滿棧

藝道微書，使者頻頻走傳車，老大難行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雲寒

樹影疎，寄語天涯好知己，莫因詞賦薦相如。』

孫大年嘗賦『卜算子』二首，蓋自況也。詞云：『楊柳小蠻腰，慣逐東風舞。學得琵琶出教坊，

不是商人婦。忙整玉搔頭，春筍纖纖露。老卻江南杜牧之，懶爲秋娘賦。』
『粉淚溼蛟綃，只怨郎情薄。夢到巫山第幾峯，酒醒燈花落。數日向春寒，未把羅衣著。眉黛含顰爲阿誰？但

悔從前錯。』
『馬浩瀾和云：』
『歌得雪兒歌，舞得霓裳舞。料想前身跨鳳仙，合作蕭郎婦。顏色雪中梅，淚點花梢露。雲雨巫山十二峯，未數高唐賦。』
『花壓雲雲低，風透羅衫薄。殘夢

驚騰下翠樓，不覺金釵落。幾許別離愁，猶自思量著。欲寄蕭郎一紙書，又怕歸鴻錯。』

孫太初一元，號太白山人。正德中，流寓西湖。或曰：安化王裔，避亂，諱姓名。修習醫而，丰儀

瀟灑，望之宛然神仙也。詩思清逸，有烟霞氣，其跨驢遊西山天竺寺時：『秋葉滿林吹亂紅，

秋光半在山寺中。老衲迎門解幽事，一見呼我長髯公。薰爐相對坐終夕，松聲泉韻何冲融！

獨鶴隔竹向人立，欲鳴未鳴幽意同。氣隔日落豪興發，詩成三繞青桂叢。造物小兒玩人世，

俯仰何必悲無窮？布袍斗笠自高格，狂歌醉舞驚山翁。歸來明月散林影，驢背仰笑秋山空。』

秋晚眺湖樓詩：『樓上輕雲散女陣，樓前狂客獨支頤。江當夕照半添色，詩與秋山兩鬢奇。

木葉無言時序暮，塵寰多事杖藜知，只應又被漁郎笑，雨細風斜歸去遲。』
登吳山絕頂望江湖

詩：『獨倚危岑岸接鄰，晚潮初上綠痕齊，亂鴉驚起蛟蛟舞，倒捲銀山海日低。已將千年人去

後，帆檣萬里望中迷，憑誰喚起眉山老，爲誦錢王廟裏題。』

西湖之改名高士湖也，孫太白自序云：『正德乙亥孟春十四日，予與石川子泛舟西湖，時石川子

著方山冠，予戴華陽巾，被高士服，把酒四望，予顧謂石川子曰：『昔青蓮居士李白與尚書郎

張謂泛西湖，因改爲郎官湖，今日予與子遊，頗追躡前事，西湖因可爲高士湖矣。』石川

子大笑，酌酒于湖，命子時紀之。子時已爛醉，即信口長短成篇，不意易一字云：『我聞唐家李

白一世賢，郎官之湖至今傳。我今與子繼其蹟，勝事豈許昔人專？方冠野服興不減，駕船載

酒凌蒼烟。千山萬山兩岸如羣龍，蜿蜒盡在几席前。青天落盃底，白日行舟邊，霍然突兀波

而出，大魚小魚爭避船。君把斗酒，我歌壯歌，天風下來，雲葉翻翻，爛醉騎鯨，遊昆崙巔。』

孫太白之寓西湖也，與閩人鄭繼之善，其夢繼之詩云：『不見平生鄭廣文，風塵側目隔青

雲，殊方物色偏憐客，兩夜燈花頻夢君。隔葉山鳩高自語，避人江鶴獨爲羣，眼中世事堪惆悵，

塞北音書久未聞。』鄭繼之久不過湖上索簡詩：『怪爾狂吟客，不過湖水濱，寧遺官長罵，莫

得野人喧。雲外鳥藤杖，水邊白鷺山，相看只自好，空送月華新。」鄭繼之寄孫太白詩：「吳門往日聽談玄，塞馬江麟動隔年，開爾獨居水西寺，與誰同泛六橋船？魚翻荇帶錦不亂，鳥下蘼蕪青可憐。擬把簞筒共梅蕊，兼程定得小春天。」又云：「爲問山人孫太初，交情歲晚莫教疎，孤山梅萼春相惱，滿地松苔日自鋤。江夏肯容禪處士，茂陵初臥馬相如，知君不廢蒼溪釣，書帛能無寄鯉魚。」西湖過孫山人舊隱詩：「荒迷更踏西湖路，露鳥雲裳空六橋。涕淚翻悲竹林宴，笛聲月色傍中宵。醉歌亂詫魚龍出，此地曾傳麟鳳標。今日孤山最孤寂，梅花桂樹更蕭條。」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羅昭諫隱，新城人，博物能詩。唐昭宗時，遊京師，不遇，歸謁武肅王，辟爲錢唐令，尋掌書記。時鐸初授鎮海軍節度，命沈崧草謝表，盛稱浙西繁盛。成，以示隱，隱曰：『是自賈社索也。』請更之，乃極言兵火凋弊，有『天寒而麋鹿來遊，日暮而牛羊不下』之語，廷臣見之，曰：『此羅隱詞也。』又賀昭宗更名諱表曰：『左則姬昌之半字，右則虞舜之全文。』京師稱爲諸鎮第一云。然性傲睨，好譏評臧否，探隱命物，往往奇中，故至今杭人稱前定不爽者，猶云『羅隱題破』也。

潘道潛，錢唐人，以詩名。宋太宗將官之，辭不就，與王繼恩善，繼恩敗，捕之，道弗得。咸平初，京尹收繫之，其宗救其罪，以爲滁州參軍，卒於泗上。初，間在錢唐，與道士馮德之約，歸竹於天柱山，德之妻其骨歸葬焉。間與王元之、孫何、柳開、魏野最厚，暇則放懷湖山，隨意吟詠，人目爲詩仙云。嘗有錢唐晚歸詩一首，祖無擇以爲不減劉長卿也。詩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私照，落日有餘輝。漁浦風水急，龍山烟火微，時聞沙上鴈，一一背人飛。』又有過華山詩云：『高愛三峯插太虛，帶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移家向此居。』好事者畫爲圖，魏野贈詩云：『昔賢放志多狂怪，若比而今總未如。從此華山圖籍上，又添潘閣倒騎驢。』又夏日宿西禪院詩：『此地絕炎蒸，深疑到不能，夜涼知有雨，院靜似無僧。枕潤連雲石，窗明照佛燈，浮生多賤骨，時日恐難勝。』蘇子瞻深喜之。

沈文通，錢唐人，皇祐初，舉進士，後知杭州。疎俊博達，明于吏治，令行禁止，以公錢唐民間孤女數百人，倡優養良家子者，奪歸其父母。善遇僚屬，皆甘傾爲之耳目，刺問巷長短。嘗禁捕西湖魚鼈，故人居湖上，蟹夜入其籬，適會客食之，且詣府，道迎語曰：『昨蟹美乎？』客驚謝，嘗鑿井引湖水以便民，至今稱沈公井。其送施密守錢唐詩云：『寒外風烟河上塵，歸來始覺二毛新。承明自厭頻趨直，滄海還思一濯巾。幕府旌旗初壓境，畫船歌吹便行春，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尊？』所著有『西溪集』。

沈容遠，遊弟也，趣操高爽，能詩，王安石甚重之，有『風流謝安石，瀟灑陶淵明』之稱。坐法，流池州，得九華，秋浦間，喜曰：『使我自擇，不過爾耳。』築室齊山，名曰『雲巢』，所著有『雲巢編』，蘇、黃皆與倡和。

沈存中，括，遵從父也，舉進士，編校昭文書籍，定三歲郊丘之制，考渾儀、景表、五臺、浮漏，造新曆，纂天下上太史古書，神宗稱善。作蔡確，出知延州，蔡軼羣之士，得徹札起乘者千餘。時朝廷出宿衛兵戍鎮，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不均，且召亂。乃藏敕而矯制賜錢，以驛聞，詔報嘉之。括博學善文，而喜談諧，劉貢父嘗謂之，值括澡體盆中，便慟哭。括驚問故，貢父曰：『死矣盆盛括。』括亦大笑，所著有『長興集』、『筆談』。關子淵，杭州人，元祐間，爲翰林學士。將辭歸，隱士孔夷贈之詩云：『吳越聲飛二十年，緇衣空復歎遺編。紫芝眉宇風塵外，太白文章錦繡前。可是石渠方載筆，未應水國要歸田，他年雪裏相逢處，能記騎驢孟浩然。』其清標絕俗如此。

強幾聖，錢唐吳山人，刻苦攻詩，韓魏公甚重之。所著有『祠部集』。其戲贈賈麟白陸來杭，將復如蘇詩：『春風那解繫狂遊？朝醉桐江暮柳洲，大手千篇隨地拈，一身四海學雲浮。榮名不落閒宵夢，退築聊爲晚歲謀，老橘殘醺猶有興，片心欲起洞庭舟。』

周美成，邦彥，錢唐人，疎雋少檢，不爲州里推重，而博涉百家。元豐初，游京師，獻汴都賦，神宗奇之，累官徽猷閣待制，提舉。能自度曲，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醇，名其居曰顯曲堂。其所製『意難忘』云：『衣染愁黃，愛停歌駐拍，勸酒持觴。低聲蟬影動，私語口脂香。簾幕深，竹風涼。拚劇飲淋漓。夜漸深，籠燈就月，子細端詳。知音見說無雙。解移宮換羽，未怕周郎。長繫知有恨，貪耍不成妝。此個事，惱人腸，試說與何妨。又恐伊，尋消問息，瘦減容光。』其詞格大率類此。

美成晚歸錢唐，夢中得『瑞鶴仙』詞一闕云：『悄郊原帶郭，行路永，客去車塵漠漠。斜陽映山落，歛餘紅猶戀，孤城欄角。凌波步弱，過短亭，何用素約？有流螢勸我，重解繡鞍，緩引春酌。不記歸時孟夏，上馬離扶，醒眠朱閣。驚殘夢，邊紅藥，歎西園已是花深無地，東風何事又惡？任流光過卻，歸來洞天自樂。』未幾，方臘亂，自桐廬入杭。時美成方宴客，倉皇出奔，趨於西湖墳塋。適際殘冬，落日在山，忽逢故人之妾，奔逃而來，乃與小飲於道旁旗亭，問爲解於木杪，少爲分背，抵毫尚有餘醺，因臥小閣之上，恍如詞中所云。逾月，入城，故居皆遭蹂躪矣。後得諸提舉洞霄宮而終焉。

白廷玉，錢唐人，博綜經史，所著有『湛源集』。方回、劉辰翁稱其詩通陶、韋，音逼顏、柳。嘗著西湖賦二首，考據精核。其湖樓玩雪詩：『上湖十里捲簾中，幻出瑤華第一宮。山勢翫天銀作浪，柳行撲地玉爲虹。漁蓑鶴氅同爲我，爵舌羊羔不負公，明日鳳城朝退蚤，一鞭竹約試吟聽。』湖居雜興詩：『御舟初出賞春非，傳是諸王與后妃。香霧漸深簾幕暗，日斜惟見淡黃黃。』

衣。『脈脈吹香屋角梅，背風移燭小簾開。鳳城幾日元宵近，一片簾聲水上來。』『龍舟曉發斷橋西，別有輕舟兩兩隨，春色可人晴較穩，酒家爭出柳梢旗。』『相國平泉水竹居，吳中花石世間無，遊人馬上休回首，一半春風在裏湖。』『雨後林塘夏亦秋，一葫蘆酒在船頭，醉來深入荷花去，臥看青天飛白鷗。』『三賢猶得仰高風，冠服雖殊氣味同，後五百年無繼者，桃花含笑夕陽中。』『車魚人散水風腥，雨色涼分柳外晴，回首夕陽都落盡，忽然東向數峯明。』『萬樹芙蓉雨蕊宮，秋風開遍水邊叢，白牆遮盡紅牆出，只見紅牆一半紅。』酒邊贈朱處士詩：『烏葛唐巾白苧裳，掃庭終夕共淹留，醉中談論心猶壯，老去歌歡淚亦流。對客呈詩如獻佛，課兒收稿當封侯，明年好理西風櫂，重約三吳爛熳遊。』

葉太白李，錢唐人，或曰富陽人。賈似道當國時，行公田、關子兩法，民間苦之。李上書力諫，且獻鈔式以代關子。似道怒，諒流嶺南。及似道敗，赦還，而似道亦有漳州之謫，相值於途，太自贈之詞云：『君來路，吾歸路，來來去去何時住？公田關子竟何如？國事當時誰與誤？』雷州戶，屋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頗恨乏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宋亡，入元，上書獻鈔式，世皇嘉納，遂為至元鈔。仕至中書左丞。』

錢思復惟善，錢唐人，博學能文章，以浙潮賦起名，其首句云：『維羅利之巨江兮，實發源於太末。』試官嘉之，遂中選，蓋其時滿場無知羅利為浙江者。後作西湖竹枝詞十首，有云：『阿姊住近段家橋，羅元範戲之云：『此段家橋創見，卻與羅利江不同也。』』『羅宗吉嘗盡和之云：『昨夜相逢第一橋，自將羅帶係郎腰。郎郎得似長江水，日日如期兩度潮。』』又云：『裏湖外湖波渺茫，兩岸人家多種桑，採桑不怕露濕，惟願朝朝逢著郎。』大為思復獎許。張氏據吳，遂不仕，退居吳江簡川，與楊康夫倡和，有句云：『笠澤水寒魚尾赤，洞庭霜落樹頭紅。』又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蓋感時事也。

葉居仲廣居，仁和人。天資超邁，才力絕人，仕至浙江儒學提舉。築室西冷橋，陶情詩酒，所著有『自得齋集』。自題隱居詩：『連木栽冠鶴鶴輕，十年塵土厭飄零，小山舊隱雲封戶，大藥新成月滿庭。』丹井夜交龍虎氣，碧霄春隔鳳凰翎。西風客舍炎歊淨，擬讀琴心內景經。』仇仁近遠，號山村，錢唐人。元初，為澤陽州儒學教授。工詩文，一時遊其門者，若張雨、張翥、莫維賢，皆有名當時。所著『山村集』。洪武初，祀於杭學鄉賢祠。其湖上值雨時：『波痕新綠草新青，有約尋芳苦不晴。沙徑泥深雙燕濕，柳橋烟淡一鶯鳴。山園故苑春常鎖，泉落低畦暖未耕，十載舊蹤時入夢，畫船多處看傾城。』同段吉甫泛湖時：『西湖春碧淨無泥，畫舫朱簾傍岸移。寒食清明初過後，杏花楊柳乍晴時。從教西日催歌鼓，莫放東風轉酒旗。只恐明

朝成雨去，暗驚濃綠上高枝。』同陳彥國泛湖詩：『斜隄高柳綠連天，且繫閒人畫畫船。花事已空三月後，湖光還似百年前。洛陽園圃惟詩在，江左英雄託酒傳，亦欲扣舷歌小海，恐驚沙上白鷗眠。』陪戴祖禹汎湖分韻得天字詩：『冉冉夕陽紅隔雨，悠悠野水碧連天。山分秋色歸紅葉，風約蘋香入畫船。鐘鼓園林已如此，衣冠人物故依然，當歌對酒腸堪斷，倒著烏巾且醉眠。』和韻胡希聖湖上詩：『會識清明上巳時，懶隨蜂蝶步芳菲。梨花半落雨初歇，杜宇不鳴春自歸。雙家年深人祭少，孤山日晚客來稀，江南尚有餘寒在，莫倚東風穩絮衣。』連作湖山五日遊，沙鷗慣識木蘭舟。清明寒食荒城晚，燕子梨花細雨愁。賜火恩榮皆舊夢，禁烟風景似初秋，鳳絲龍竹繁華意，猶為西林落日留。』秋日西湖園亭詩：『西湖一曲百泉通，漠漠青山遠梵宮，故園園林秋色淨，明朝風雨桂花空。銀笙玉笛清歌外，畫舫朱簾落照中，人物風光兩相稱，兒童適莫笑山翁。』陸靜復為園詩：『連轡行春自作期，尋芳卻笑我來遲，三盃雲液花前酌，一曲瓊簫竹下吹。滄海桑田非舊日，石泉槐火有新詩。山中道士閒於鶴，門外紅塵總不知。』閒居絕句詩：『堦前紫蔓金絲草，籬角紅垂錦帶花，梓澤平泉易消歇，春留富貴與詩家。』茶庵紗帽慣迎賓，不是詩人即道人，細雨斜陽君莫出，綠陰門外有紅塵。』

高孟升得鳴，錢唐人。洪武間，以文學薦，授臨安學教諭，陸高州學教授。永樂初，召為宗人府經歷，纂修大典，為副總裁。記聞博洽，詩文純雅，名重一時，所著有『節庵集』。嘗作錢唐十景詩：『西湖夜月』云：『共說西湖天下景，秋來有月更奇哉。寒波拍岸金千頃，灝氣涵空玉一杯。桂子遠從雲外落，荷花多在露中開，酒船清夜乘清興，絕勝笙歌日往來。』『浙江秋濤』云：『秋滿吳天八月中秋，潮頭萬丈駕西風，雲驅蛟蜃雷震，水擊鵬鷗潮湧空。自古江山誇壯觀，至今父老說英雄，諸溪近海徒相應，氣勢那能與此同。』『孤山霽雪』云：『山頭白自六花鋪，水而青青一碧孤。翠鳳樓臺朝貝闕，玉樓樓日出冰壺。梅花正好衝寒探，竹葉何妨踏凍沾，千載林逋留勝迹，總因佳境在西湖。』『兩峯白雲』云：『西湖之上兩奇峯，高入太虛雲氣中，華蓋漸迷青縹緲，浮岡時見碧玲瓏。陰連海眼龍歸洞，影散天心鶴繞空，幾度登臨舒遠眺，英英佳氣盪吟胸。』『東海朝暾』云：『一道長江接海門，扶桑影動浴朝暾，銅盤迥立仙人掌，金柱中撐玉女盆，出水赤烏衝火躍，隨潮白馬挾雷奔。負喧亦有磯頭老，欲效微茫獻至尊。』『北關夜市』云：『北城晚集市如林，上國流傳直至今。青學受風搖月影，絳紗籠火照春陰。樓前飲伴聯游袂，湖上歸人散醉襟，閑開喧闐如晝日，禁鐘未動夜將深。』『九里雲松』云：『喬松萬樹總良材，九里青雲一逕開，雲氣直從天竺去，濤聲長傍海門來。人行道上依濃樹，子落僧前點嫩苔，山水清輝增偉觀，託根元不愧徂徠。』『六橋烟柳』云：『畫橋六曲

綠湖頭，最愛晴烟柳上浮。淺水微寒橫曉霧，微風暖弄輕柔。金梭隱見聞黃鳥，錦綉穿針出綵舟。偏倚赤欄頻注目，爲憐張緒舊風流。」『靈石樵歌』云：『靈石塢頭樵運遲，翠機唱和石頭前。猿啼鶴唳清相似，野調山腔近自然。木杪綠陰通窈窕，竹根澗澗雜潺湲。白雲退處清風發，吹入長松勝管絃。』『冷泉猿啼』云：『冷泉亭外松千樹，時有老猿啼樹間。逐侶出雲風動整，呼兒歸洞月橫山。曉空蕙帳人初去，秋入荷衣客未還。清響不同巴峽怨，時時媚媚和潺湲。』和貢友初西湖詩：『佳趣誰全得？閒情自轉羣。買舟聽夜雨，立馬看春雲。酒伴期相共，詩題得屢分。西湖天下景，坡句昔曾聞。』約人遊湖詩：『明日湖中去，先期問畫船。分膠開臘醖，裹茗試春泉。知己能行會，同心託就延。段家橋畔柳，拂曙看鶯遷。』

爲孟升晚春曲：『香雨飄紅換新綠，離愁怨咽參差玉。飛閣墜露泣殘妝，遠翠愁山蛾黛蹙。勞勞乳燕說烏衣，海天凝雲烟草迷。東流苦長西日短，惆悵花前鴻鴈歸。袖幕深沈雨聲小，夢入神山良夜悄。鏡裏韶華又一年，曲渚難尋鷓鴣曉。』『聖宗吉春曉曲』：『子規啼罷東方白，香露寒凝海棠曉。帳捲流蘇步午醒，妝臺點點宮梅靨。然僑燕侶乘風來，隔林巧語傷幽憤。金釵買花不論價，倚枝斜插雙頭釵。曉曉紅日射懸牖，暖霧如烟惹翠柳。輕羅繡幃紅繩開，滿額胭脂中卯酒。』二篇詞調俊逸，風致可想也。

凌彥卿雲翰，仁和人。博通經史，領至正十九年鄉薦，除平江路學正，不赴。作梅詞『霜天曉角』一百首，柳詞『柳梢青』一百首，號梅柳爭春，韻調俱美。洪武初，舉杭州府學訓導，陞成都府學教授，卒。所著有『栢軒集』，其南山飛流亭詩：『山溜冷冷來不竭，激成飛瀑散空明。虹霓下飲秋無際，河漢西流夜有聲。橫劍誰思仙子過？作亭人羨老僧清。平生慣爾天台賦，不記香爐記赤城。』重過柳洲寺詩：『買花載酒憶當年，風景依稀最可憐。彭澤有人歸栗里，海波何處變桑田。聯拳豎立枯荷雨，寂寞鴉棲古樹烟。幾度憑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西湖漁者詩：『家住錢唐西子湖，釣竿幾度拂珊瑚。扁舟載月歸來晚，不覺全身入畫圖。』洪武庚申冬，彥卿爲人題鍾趙圖云：『朔風吹沙目欲眯，官柳搖金梅綻蕊。終南進士慨然起，東帶藍袍靴露趾。手掣硬黃書一紙，若曰上帝錫爾祉。卿雖于思舍老齒，願指守門茶與壘。肯放妖狐搖九尾。一聲爆竹人盡驚，明日春光萬餘里。』題罷，掀髯自得。不數日，辟書院門，迫脅上路，到京，竟有成都之行，遂成詩讖。在任，以乏貢舉，請南荒。卒，歸骨西湖，聖宗吉作詩送之云：『一去西川隔夜臺，恐看白壁塵蒼苔。酒朋詩友彫零盡，只有存齋冒雨來。』楊復初築室南山，以村居爲號，凌彥卿以『漁家傲』詞壽之云：『采芝步入南山道，山深宛似蓬萊島。聞說村居詩思好，還被惱，蒼苔滿地無人掃。載酒亭前松合抱，客來便許同傾倒。玉兔

已將靈藥換，秋意早，月華長似人難老。』復初和詞云：『當時承望求仙道，那知薄命如郊島。留得殘生猶自好，多懊惱，塵緣俗慮何時掃？子已成童無用抱，醉眠任使和衣倒。今歲砧聲秋未換，涼氣早，看來只恐中年老。』聖宗吉和詞云：『喜來不涉邯鄲道，愁來不買沙門島。惟有村居閒最好，無事惱，苦竹徑徑頻頻掃。有酒可斟琴可抱，長年擬看三松倒。白內靈砂親自搗，歸隱早，朝廷未放玄真老。』宗吉既和此詞，而復序云：『舊譜皆以仄聲起，歐公呼范文正爲窮塞主，首句所謂『塞上秋來』者，正此格也。他如王荊公之『平岸小橋千嶺抱』，周清真之『幾日春陰寒側側』，謝無逸之『秋水無痕清見底』，張仲宗之『釣笠披雲青嶂遠』，亦皆如是。今二公皆以平聲易之，特著此以俟知音爾。』

意神作『無俗念』詞云：『等閒屈指，算今來古往，誰爲英傑？耳目聰明天賦子，怎肯虛生虛滅？去燕來鴻，飛鳥走兔，世事何時歇？風波境界，大川不用頻涉。空踏遍，萬戶千門，五湖四海，一樣中秋月。正而相君君記取，全體本來無缺。空裏非空，夢中真夢，莫向癡人說。須騎黃鶴，夜深朝禮金闕。』『蝶戀花』詞云：『一色杏花三百樹，茅屋無多，更在花深住。旋壓小槽留客醉，舉杯忽聽黃鸝語。醉眼看花花亦舞，風妬殘紅，飛過隣牆去。恰似牧童遙指處，清明時節紛紛雨。』詞格清逸，一洗鉛華，非駢金繡玉者比也。

莫景行維賢，錢唐人。雅尚標致，築別業于靈竺之間，繞栽杏樹，號曰杏園，日與騷人墨客遊咏其中，時人比之輞川莊也。黃潛詩云：『旋移小隱傍南峯，遠有咸平處士風。山態近人猶假寐，湖光無雨亦溟濛。行春杖履時時到，臨水軒窗面面通。別作新亭供戲劇，青帘搖曳杏花中。』張興詩云：『文園近日復何如？杏樹莊頭好隱居。塵隔不知城市熱，門開只見稻麻疎。碧窗消盡閒評藥，綠樹涼風獨枕書。喜得江村殘暑退，桴舟擬欲到行廬。』洪武初，曾爲杭州訓導，所著有『廣莫子稿』。其祖幾少異人者，前元時高士也，卒，葬棲霞嶺，虞邵庵爲之碑記。張行中爲之賦詩云：『相國流芳到後華，隱居湖上對棲霞。清連後洞神仙境，幽勝孤山處士家。華表秋聲空落月，杏莊寒食幾飛花？如今獨有雙碑在，人物俱非重可嗟。』潘時雍，錢唐人，簡淡力學，詩句脫塵，號澹園生。徐一夔爲之序曰：『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富貴世富貴，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儉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區，朱簾院基也，入于民居久矣，荒蕪弗治。暇日遇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爲吾生乎？』既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爲廬，用其餘地，析而爲畦，縱橫數十畝，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置枯槁井上，俯仰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解弊衣服，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綠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

曉美，爲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爲常不饑。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蜃蛤之所產，羽革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聚，街居之民，用貨求富，十金爲母則子百金，百金爲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爲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祿人，卜醫衆技，苟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期期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混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爲彼以取寵榮，願乃爲此，何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爲彼之能？故寧自附于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德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因序其出處，以爲趨附聲利者勸焉。」時雍嘗爲一蕪湖獨樹軒詩：「蕪湖獨樹軒而水開，軒前老樹倚雲栽，閒來倚杖過三匝，醉後支頤看百迴。風雨欲隨龍化去，雲霄常聽鶴飛來。結鄰擬共榮枯事，遮莫人知是散材。」

張行中與仁和槎溪人。洪武初，上書論時務，稱旨，授刑部主事。詞翰清麗。弟行素精，咸有文名，兄弟友愛，所著有「聯輝集」。行中秋日湖中時：「風波千頃盡船開，吹近芙蓉影裏來，倒捲綵霞翻舞袖，斜飛白雨溢行杯。總宜園冷花無主，蘇小墳空草作堆，爲倩金戈揮落日，秋聲莫向樹頭催。」湖上分韻得香字時：「晴窗雲橫萬里長，出門步步是春光。近湖酒閣多紅杏，隔岸漁家盡綠楊。簫鼓聲寒心自醉，綺羅魂冷骨猶香。漫遊不是於年少，贏得閒情似洛陽。」約可開老人訪王樂園時：「明朝寒食風日晴，可開欲同湖上行，先拾玉壺園上翠，卻聽瑤石山前鶯。茶鐺頻爲試新火，杏酪不須和冷餚。君若肯將花徑掃，日高相與到柴局。」次韻元宵時：「月到中宵午漏深，青衫羅帶露華侵。驚浮仙島春無際，人下歌樓醉不禁。大地金蓮分夜色，上方玉燭慰民心，歸來更有傳柑宴，坐列宮奴十二金。」聞王立本江上觀湖詩：「兩月竟連王翰面，近聞無事看胥濤。鳳凰相對暮雲合，牛馬不分秋水高。望去波瀾接天宇，坐令霜雪侵髮毛，江皋賴有遠文學，應與論詩對濁醪。」江潮詩：「羅刹江頭八月潮，吞山挾海勢雄豪，六龍倒捲銀河闊，萬馬橫奔雪嶺高。自是乾坤通氣脈，應非神物作波濤。吳兒弄險須臾事，坐看平流濟萬艘。」行素次韻王志道元夕感興時：「沈水香生寶篆烟，九衢車馬正喧闐，金蓮遍燭三千界，銀甲難彈五十絃。天上樓臺春靡靡，人間風月夜娟娟，少年行樂情懷異，絳蠟籠紗六轡聯。」

逸西學者，元左丞魯曾孫也。占籍錢唐，工文翰。有雅趣，仕行省都事，內附後，棄官居西湖，八

十五歲卒。張行中嘗贈之詩云：「無官貧亦樂，有暇趣偏寬。身世雙蓬鬢，功名一釣竿。透窗蟾影淡，落枕雁聲寒。猶恐梅開早，扶筇雪裏看。」又云：「冠製黃楊窄，山裁阜葛寬，仙衣新鶴氅，吟杖小龍竿。日短棋消暇，風高酒禦寒，興來書數紙，釋子已能看。」又：「八十古難能，風流事慣曾，醉防醒眼怒，老長少年憎。鶴髮垂寬領，鰻身倚瘦藤，笑談殊未倦，把酒勸山僧。」子宏，洪武初，選補杭州府學生，從徐大章，年十八，陳時政得失，高皇帝悅之，試秋柳賦，稱旨。吏部奏：「宏年少，賜歸卒業。」尋以鄉貢，歷教淞江、武進。宏子端，舉進士，官刑部員外郎，永樂中，扈從北征，死于戰。

瞿宗吉，錢唐人，學博才瞻，風致俊朗，少不爲其父所知。鄉人張彥復，自福建檢校回家，瞿翁殺雞具酒待之，宗吉年十四，適自學舍歸，彥復指雞爲題，命賦之。宗吉應聲云：「宋宗窗下對談高，五德聲名五彩毛，自是范張情義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彥復大加稱賞，手寫桂花一枝，并題其上以贈云：「瞿君有子早能詩，風采英英蘭玉姿。天上麒麟元有種，定應高折廣寒枝。」瞿翁遂攜傳桂堂，而凌彥雅、丘彥能、吳敬夫咸鄉丈，與爲忘年友。一日，楊廉夫訪之，出所作香奩八詠以示宗吉，宗吉悉和之。其「花塵春跡」云：「燕尾點波微有暈，鳳頭踏月悄無聲。」「黛眉翠色」云：「恨從張敞老邊起，春向梁鴻案上生。」「金錢卜秋」云：「纖錦軒窗聞笑語，採蘋洲渚聽愁吟。」「香頰啼痕」云：「斑斑湘竹非因雨，點點楊花不是春。」廉夫歎服曰：「此瞿家千里駒也。」洪武中，以薦舉授臨安學訓導，累陞周府長史。所著有「存齋集」。

永樂間，宗吉以詩禍，下錦衣獄，時江胡子昂亦以詩禍至，子昂以東坡係御史臺獄二詩索罪和，瞿詩云：「一落危塗又幾春，百憂交集未亡身。不才棄斥逢明主，多難扶持望故人。有字五千能講道，無錢十萬可通神，忘懷且共團圓坐，滿灶爐香說善因。」「酸風苦霧雨淒淒，愁掩團圓坐榻低，投老漸思依木佛，受恩未許救金雞。艱難餓食憐無母，辛苦迴文賴有妻，何日湖船載春酒，一篙撐過斷橋西。」已而，宗吉講成保安者十年，時與河失守，邊境蕭條。永樂己亥，降佛曲於塞下，選子弟唱之，時值元宵，宗吉凄然作「望江南」五首云：「元宵景，野燒照山明，風陣摩天將夜半，斗杓插地過初更，燈火憶杭城。」「元宵景，巷陌少人行，舍北孤兒假冷坑，簫東簫婦哭寒聲，士女憶杭城。」「元宵景，刁斗擊殘更，數點夕烽明遠戍，幾聲寒角響空營，歌舞憶杭城。」「元宵景，默坐自傷情，破甕三盞黃米酒，寒窗一盞濁油燈，宴賞憶杭城。」「元宵景，淡月伴疎星，戌卒抱關敲木柝，歌童穿市唱金經，蕭鼓憶杭城。」

宗吉西湖秋泛「滿庭芳」詞：「露草催黃，烟蒲駐綠，水光山色相連。紅衣落盡，辜負採蓮船。

點檢六橋楊柳，但幾箇抱葉殘蟬。秋容晚，雲寒眉背，風冷鷺鷥肩。華筵容易散，愁添酒量，病減詩顏。況情懷沖澹，漸入中年。搢退舞裙歌扇，盡付與一枕高眠。清閒好，脫巾露髮，仰面看青天。『又西湖四時』望江南詞：『西湖景，春日最宜晴。花底管絃公子宴，水邊羅綺麗人行，十里按歌聲。』『西湖景，夏日正堪遊。金勒馬嘶垂柳岸，紅妝人泛採蓮舟，驚起水中心。』『西湖景，秋日更宜觀。桂子開時金粟富，芙蓉洲渚綠雲間，爽氣滿山前。』『西湖景，冬日轉清奇。賞雪樓臺評酒價，觀梅園圃訂春期，共醉太平時。』

宗吉平日著作，散亡者蓋不少也。暇日得其逸稿，律詩近體共十五篇，錄以自適。題則天故內詩：『堪恨當年武媚娘，手持唐璽坐明堂。不思仙李方三葉，卻愛蓮花似六郎。廢苑荆榛來雉兔，故宮禾黍沒牛羊，尚餘數仞頽垣在，遙對龍門山色蒼。』秋日書懷詩：『五窮何日是歸年？幾費奴星結柳船。善價誰求司馬賦？癡心欲借尉遲錢。六通未具難成佛，九轉無疑謾學仙。一事尚爲今日幸，免供徭役爲無田。』暮春書事詩：『過牆新竹翠交加，綠樹陰陰噪乳鴉。花到餘香香結局，鳥鳴過處客思家。煮茶湯沸風聲轉，夢草詩成日影斜。零落殘紅青子滿，漸看金彈熟枇杷。』『睡起呼童掃落花，石泉槐火試新茶。樹林深處蜂王國，簾帳陰中燕子家。柳絮乘風投硯水，竹枝搖影落窗紗。幽居莫道無官況，鼓吹猶存兩部蛙。』旅舍書事詩：『過卻春光獨掩門，流愁設有酒盈尊。孤燈聽雨心多感，一劍橫空氣尚存。射虎何年隨李廣，聞雞半夜對劉琨。平生家國懷懷抱，溼盡青衫總淚痕。』『茅屋三間白板扉，棲遲四壁歎多違。揚雄投閣功名薄，王粲登樓事業非。白晝夢回梁燕語，青天目送塞鴻歸。東門黃犬華亭鶴，舉世無人悟此機。』清明即事詩：『風落梨花雪滿庭，今年又是一清明。游絲倒地終無意，芳草連天若有情。滿院曉烟聞燕語，半窗晴日曬蠶生。紙錢一架名園裏，人隔垂楊聽笑聲。』夜涼詩：『濃濃木葉打窗扉，又送新涼入敝帷。暖不及時秋後雨，淡而有味客中時。還家自愧蘇秦婦，交友誰知蔡克兒？不寐起來搔首坐，繞庭促織替人悲。』題伍胥廟詩：『一過叢祠淚滿襟，英雄自古少知音。江邊敵國方皆膽，臺上佳人正捧心。入郢共知曾已雪，沼吳誰識恨尤深？素車白馬終何益，不及陶朱像鑄金。』有感時：『世事年來似奕棋，可堪歲月去如馳。肉生骨瘦英雄老，金盡牀頭富貴遲。蹈浪莫追天下士，折腰難事里中兒。可憐滿眼新亭淚，對泣無人只自悲。』夏晚納涼詩：『竹床藤簟晚涼天，臥看星河小院偏。雲影恰如衣暫薄，月華那得扇長圓？清泉冷浸冰盤果，嘉樹香籠寶鼎烟。想是高樓風更爽，玉人閒按十三絃。』清明賦絕句詩：『兼旬踏踏在京華，又見東風御柳斜。客裏不甘佳節過，借人亭館看梨花。』池河道中詩：『牽牛花碧豆花黃，血色蜻蜓點水忙。人在漁村斜照裏，數聲短笛隔垂楊。』

齊居觀物詩：『蕉葉陰陰艾葉香，菖蒲苗短菊苗長。夜來知有蝸牛過，一道銀光在粉牆。』『出巢新燕傍簾帷，乳鴨浮沈水滿陂。葉底青蟲時節至，化爲蝴蝶上花枝。』

宗吉風情麗逸，見之詩篇者，往往有歌扇舞裙之興，金公素謂之司空見慣者，誠然也。夏時正修杭州府志，獨不錄其詩詞，而白、蘇、楊、薩、偃紅倚翠之篇，悉皆真採，豈非貴耳而賤目者哉？宗吉嘗著『剪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或謂『秋香亭記』乃宗吉事，使其果然，亦元微之會真意也。桂孟平讀此書而作歌一篇，語涉諷刺，而思致縝密，可誦也。其詞云：『山陽才人嗜與侶，開口爲今圖爲古。春以桃花染性情，秋將桂子薰言語。感離撫遇心忪忪，道是無憑還有憑。沈沈帳裏香吹笛，煦煦窗前背對燈。候而晴兮忽而雨，悲欲啼兮喜欲舞。玉簫倚月吹鳳凰，金柵和烟鎖鸚鵡。造化有跡尸者誰？一念纔萌方寸移，善善惡惡苟無失，怪怪奇奇將有之。丈夫未達虎爲狗，潛足滄浪泥數斗，氣塞骨幹鋒有聲，脫帽日光如電走。道人背蛇天動搖，不斬尋常花月妖。茫茫塵海瀾萬點，落落雲松酒半瓢。世間萬事幻泡爾，往往有情能不死，十二巫山誰道深，雲母屏風薄如紙。爲愁宅前芳草迷，燕燕樓中明月低，從來松柏有孤操，不獨鴛鴦能並棲。久在錢唐江上住，厭見潮來又潮去，燕子銜春幾度回，斷夢殘紅落何處？還君此編長嘯歌，便當酌以金叵羅，醉來呼枕睡一覺，高車駟馬遊南柯。』

宗吉漫興詩云：『自古文章厄命窮，聰明未必勝愚蒙。筆端花與曾中錦，賺得相如四壁空。』蓋有激而云然也。又書生歎云：『書生嗜書被書惱，居不求安食忘飽，微吟即詠無了期，妻怨兒啼鄰里誚。東家郎君狐白裘，終宵醉眠寶釵樓。西家壯士金鎖甲，萬里勇斬樓蘭頭。堆金積玉誇豪貴，眼底何曾識丁字？休言富貴有危機，信知文字真愁具。從今投筆復棄書，擬學東家農把鋤，妻復苦諫兒搖手，近來差科重田畝。』其感時傷事，抑又甚焉。馬浩瀾感其詩，作『畫堂春』詞云：『蕭條書劍困埃塵，十年多少愁辛？松生塞潤背陽春，勉強精神。且可逢場作戲，事須對客言貧？後來知我豈無人？莫謾沾巾。』乃今觀馬之名，照耀文苑，當年牢落，安足歎耶？

王希範洪，仁和人。永樂間，年十八，舉進士，授行人，入翰林檢討，與修永樂大典，爲副總裁，陞侍讀，主考禮闈。時胡文穆公總裁國史，希範因言其書徵處士胡祖于五星聚奎之下，若以其祥爲祿發者，公爲祖子，疑有私焉。且國家文明，正不藉此爲重。文穆公從之，而心憾其言。尋改禮部主事，部之長缺，詔洪署部印，練智稱旨。詔作佛曲序，洪逡巡不敢應制，遂爲同列所排，不復進用。晚得末疾，卒。著作多散落不存，存者『穀齋存稿』。其遊西湖詩：『紅蓮

白蓮開滿湖，小娃唱歌聞且都。故人相會能幾度？美酒何妨傾百壺！雙拳藏胸握松子，萬錢賭勝賽博猪。暮歸酩酊白馬上，誰識山翁非酒徒？」夏日閒居詩：「綠竹蒼松引夏涼，方塘曲沼稱花香。兩茶獨對空山靜，一鳥不鳴清晝長。春得細糧如玉子，釀來新酒勝瓊漿。人生快意能如此，何用荒唐入醉鄉？」

陳士寧，仁和人。涉獵書史，喜賓客，與同邑郭璧、夏誠交莫逆，如兄弟然。皆好吟詠，時時同棹湖中，狎玩魚鳥。蓄古法書、名畫、彝器，相過品鑒，有通家好。士寧之母，與璧之母，皆高年，奉之均爲子行，母歿，互服總麻。士寧居鹽橋七寶巷中，又徙獨山，全斯立贈之詩云：「青字營西小巷幽，衡門寂寂思悠悠。一生清事無閒日，夾徑黃花滿院秋。賣帖偶逢官巷口，評詩共宿獨山頭。誰知擾擾紅塵裏，荷負行歌得自由。」張格詩云：「橫溪別業錦雲鄉，紅白蓮花蔭荔牆。百事不關心獨靜，孤雲無著興偏長。佳人雪藕供微醉，童子分茶坐晚涼。如此好懷誰解寫，詩成還讓孟襄陽。」

桂孟平衡，仁和人。洪武中，爲錢唐學掾，業齋訓導，遷山東，轉谷府奉祀，卒於長沙。所著《紫微稿》。其送王惟中代屠先生詩：「秋來忽得桂衡書，又報王郎去聽除。若有鄉情須託我，便生官況也從渠。山中歲月三邊隔，客裏餐殮兩饑魚。此去上林方校獵，要因奏賦讀相如。」蘇、李泣別圖詩：「我生自恨不如死，君死誰知更得生？十九年前今日淚，都無一點爲功名。」九日陪陳廣文貢有道游伏龍岡新庵詩：「久客思歸未賜環，登高且上鳳凰山。空將青眼看重九，不見黃花露一斑。老境更從天下健，僧房常記客僧閒。廣文不是無官舍，那得清幽似此間？」春暮詩：「忍將愁眼看韶華，桃李無言日月斜。晚白來肥蠶出火，冬青花落燕成家。歸田誰復如賓鮑？入室今惟對影嗟。無可奈何聊且睡，不勞春夢繞天涯。」雲濤軒詩：「高臺獨畫自天開，下有軒居亦壯哉。雲氣四時多似雨，濤聲八月大如雷。直看槎泝天潢去，莫道舟乘雪夜回。擬待他年具舟楫，中流小試濟川才。」安節堂詩：「晚節何由得此安？阿兒能孝母心寬。蟾蜍曉饌來江浦，絡緯秋聲上井闌。松柏耐於花易過，衣裳偏是綵宜看。登堂爲爾歌眉壽，春酒香濃奈子丹。」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才情雅致

王忠道遠，錢唐人。足一跋，家貧，賣藥文錦坊，兼以卜市。博覽子史百家，客至，輒談古今，滾滾不竭，人或難應詰之，則如也。所著有『蘭蕙集』，其徒最高者爲劉士亨。其卒也，士亨哭之詩云：『十年負笈遊門下，愛我翻於骨肉輕。才劣豈宜居弟子？恩深何以報先生？春風夢斷行柯蠟，暮雨啼殘隔葉鶯。賴有詩家衣鉢在，後來誰起繼芳聲？』

劉士亨，號唐人，號菊莊。當景泰、天順間，隱居不仕，詩詞爲一時絕唱。所著有『菊莊』、『晚香』諸集。其湖上暮歸詩：『小艇默然踏殘花，柔綠陰中一運斜。日暮歸來問童子，春衣當酒在誰家？』豐樂樓詩：『層樓高處宴王孫，湖上青山落酒尊。三百年來春一夢，月明還照湧金門。』春日湖上詩：『沿鵲灣頭過幾過，雨聲昨夜漲湖波。落梅天氣寒偏峭，未許春衣試薄羅。』步逐東風踏軟沙，背人驚鷺去斜斜。兩株紅杏疏籬外，知是湖村賣酒家。『小艇扶處醉瞢騰，落日寒生半臂綾。燕子不來春尚淺，湖陰留得未消冰。』櫻桃花發向陽枝，便覺韶光暗有期。明日重來應爛熳，雙柑斗酒聽黃鸝。『春日同項宗彝、蔣文偉賦詩：』湖上韶光似酒濃，落花重覓舊游蹤。東風知我尋真景，輕約春雲過兩峯。『約蘇文定泛湖詩：』西湖山色南清奇，況是梨花酒熟時。整頓蘭舟載春去，莫教鷗鷺笑來遲。『與客西湖行樂詩：』湖西山水名天下，有客乘春作勝遊。白騎踏花銀絡腦，青娥舞雪錦纏頭。簾櫳影裏高低寺，絃管聲中遠近樓。如此風光莫虛度，人生只合老杭州。『秋日與客登寶峯詩：』踰湖秋晚上方遊，蘭棹遙停白鷺洲。雲破孤棲金雀現，雨餘澗水玉虹流。紫橙熟鼎僧延款，綠醕浮盃客獻酬。醉後陶然忘荷鋤，疏狂我亦晉時劉。『春日與客湖上詩：』西子湖頭風日佳，春衣初試踏晴沙。長隄盡處依楊柳，小店青旗映杏花。笑裏握欄機變化，狂邊題句字欹斜。晚來不盡登臨興，一路鶯聲送到家。『泛湖值雨簡費廷用詩：』淫雲遮斷好峯巒，斗酒呼來且盡歡。養鴨人家春水滿，落梅天氣午風寒。君醒陡覺衣裳薄，我醉寧知宇宙寬。閒卻銀篋多少曲，紅樓船上幾時彈。『西湖秋泛爲費宗裕題詩：』湖水涵秋分外清，關山瀟灑入空明。香消冷燭紅蕖盛，雪壓晴林白鷺驚。老眼看山聊戲棹，小鬟催酒不停筵。勝遊豈獨坡仙輩？落日西風無限情。『宴集次費宗裕詩：』湧金門外新亭好，得共羣賢盡日娛。白藕花秋欲近，綠筠交葉暑全無。衣浮爽氣龍收雨，鏡破澄光鷺點湖。回首鳳城扶醉入，滿聲催晚急銅壺。『吳山看雪呈郁士端詩：』天人削

水落雲蟠，直上危坡縱遠觀。萬竹無聲銀鳳立，千峯有勢玉龍蟠。已將奇事占錢唐，更攬清華入肺肝。誰倚東風吹短笛？梅花初放不禁寒。『湖曲行春次沈用賓詩：』巾子峯頭萬嶺西，盤過白石淨無泥。驚吹暖送春聲滑，驚翅晴翻雪影低。紅瘦巖花飄滿路，綠肥湖水受諸溪。大家留取金錢百，擬約明朝酒再攜。『九日遊寶峯分得秋字韻詩：』共買肩輿郭外遊，登高快我豁吟眸。天包滄海欲窮處，人立青山最上頭。萬木總含霜露氣，一壺併遣古今愁。南來新鴈斜如字，寫出西風滄海秋。』

劉士亨次蘇大年遊淨慈寺詩云：『步聯苔磴翠層層，方外幽尋我最能。虎熟不驚園社客，鷗閒常送過湖僧。支那踏遍無雙寺，臨濟傳來有一燈。話久頓忘飢渴想，詩懷清似玉壺冰。』時書此詩於壁間，按察使秦和曾蒙簡見之，笑謂寮案曰：『如此閒情，我輩不及也。』蘇大年嘗有寄士亨詩云：『一樹櫻桃鳥啄殘，麥秋天氣尚輕寒。露登曲笛桑初盡，燕補新巢土未乾。囊裏古方開自檢，鏡中華髮老羞看。花時不共劉郎醉，辜負東家芍藥欄。』

徐伯齡嘗言：『劉士亨詩，諸體皆備。』其詠東坡赤壁圖云：『黃州遷客氣如虹，夜放扁舟弔兩雄。東下火攻吳卒銳，北來水戰魏師空。白沙折戟荒涼外，綠酒芳尊感慨中。爛醉不知天地老，江流終古浩無窮。』有少陵氣象。又晚春漫興云：『單羅初試怯春風，金鴨香銷翠被空。江燕低翻三寸黑，海棠微褪一分紅。酒因睡淺醒難解，詩爲愁多句未工。晴日漸長兒女懶，鞦韆閒在曲欄東。』自言：『嘗與楊眉庵孟載頤頤。』題芍藥云：『綠陰庭院已非春，紅芍翻階露染新。綉約嬌姿誰得似？天風吹下衛夫人。』可與李義山商隱並駕。其詠黃菊云：『芳叢燦燦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採後，冷烟疎雨幾重陽。』有慨古傷今之意。其秋葵云：『露華燦燦照秋林，誰把紅芳惜博金？白露不凋霜不翦，也知中有向陽心。』有林下憂國之意。墨菊云：『自是中黃第一家，鴈來時節傲霜華。如何秋色無人管？移向龍香道士家。』蓋自況也。

陸元僑，錢唐人，號清溪。博雅嗜吟詠，少遊菊莊之門，同列率罕及之。嘗作宮詞云：『自掩珠簾放燕歸，六宮春盡亂紅飛。從來監色多傾國，願得君王寵幸稀。』梅花絕句云：『春到南枝與北枝，花開的皪照寒漪。何人似解相憐意，不把東風玉笛吹。』凡作宮詞，皆寫幽怨之私，而清溪乃終致規諷。詠梅花，率用吹落事，而清溪宛轉纏綿，無忌刻之情，可爲得詩人溫厚之旨矣。所著有『吟窗涉趣』、『瘦約錄』若干卷。

馬浩淵，洪仁和人，號鶴庵。善詩，而詞尤工。結首章布，而含吐珠玉，錦繡胸臆，褒然若貴介王孫也。嘗題許應和松竹雙清扇景詞云：『蕭蕭葉，曾將雙翠親栽。旋添成園林佳勝，依

稀解介徂徠。鳳飛過，文章燦爛，蛟騰攫，鱗甲瑤瑤。到節題詩，收花釀酒，鬚黏香粉袖黏苦。無人識，棟梁之具，管籥之才。落亭臺，儘多風月，清無半點塵埃。卒期截，六龍連舉，巢堪託，孤鶴時來。色瑩琅玕，脂凝琥珀，笑他門柳與庭槐。蕭郎去，畢宏已老，誰當寫生才？君看取，歲寒三友，只欠梅開。『蓋』多麗詞也。許東漢以爲可追蹤康伯可，可謂信然。又題梅花『江城引』云：『雪晴閒覽瘦筇扶，過西湖，訪林逋。湖上天寒，草樹垂凋枯。忽見瓊葩光照眼，仙格調，玉肌膚。夜空雲靜月輪孤，巧相摹，海濤圖。時聽枝頭，啾啾翠禽呼。縱有明珠三百珎，知似得，此花無。』清氣逸發，盤無塵想。又題許東漢小景『昭君怨』云：『路遠危峯斜照，瘦馬塵衣風帽。此去向蕭關，向長安。便坐紫微花底，只似黃梁夢裏。三徑易生苔，早歸來。』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徐伯齡言：鶴翁與陸清溪偕出菊莊之門，而清溪得詩律，鶴翁得詞調，異體齊名，可謂盛矣。

馬浩瀾西湖十景『南鄉子』詞：『蘇堤春曉』云：『烟樹帶殘啼，催得紗窗月漸低。金鎖嚴城門四扇，開齊，縹緲樓臺影尚迷。已有玉聰嘶，花露香塵踏作泥。可是尋芳人起早，相攜，占斷風流向此隄。』『平湖秋月』云：『月似白蓮浮，水似瑤田綠永流。閒憶何時曾勝賞，中秋，一瓣芙蓉是彩舟。風露冷，水月仙人跨玉虬。笑道西湖元有對，瀛洲，卻在蓬萊欲盡頭。』『花港觀魚』云：『小港傍湖濱，花影中間戲錦鱗。漁叟放生池有禁，收綸，水暖蘋香十里春。休憶上龍門，猶隔千山與萬津。好向碧波深處去，藏身，無數花前憶故人。』『柳浪聞鶯』云：『翠浪湧層層，千樹垂楊晚曉晴。雨箇黃鸝偏得意，和鳴，疑奏鸞鳳與鳳笙。金彈莫相驚，正是蘭舟送客行。似惜春光如畫裏，閒情，欲別頻啼四五聲。』『三潭印月』云：『潭水碧涵天，冷浸中宵皓月圓。寫出嫦娥真面目，嬋娟，絕勝蓬臺跨鳳仙。潭底是龍淵，翠戶珠宮玉作田。神物也耽良夜景，蛺蝶，抱得明珠喜不眠。』『兩峰插雲』云：『萬仞碧峯峻，華蓋陽明比未能。名作擎天雙玉柱，相應，絕頂三更見日升。閒說住山僧，上界仙人喚得應。待我秋清遊興動，須登，試到青雲第一層。』『南屏晚鐘』云：『金閣龍吟冷，風颭鯨音出翠屏。柳外高樓花底戶，窗眉，卻似橫橋半夜聽。僧已了殘經，香斷薰爐月滿庭。百八寶珠圓拍遍，聲停，老鶴松間夢已醒。』『雷峯夕照』云：『高塔登層層，斜日明時景倍增。常是遊湖船拋岸，尋登，看遍千峯紫翠凝。暮色滿湖濱，留照溪邊掃葉僧。鴉背分金猶未了，生憎，幾處人家又上燈。』『雙院風荷』云：『雙院水風涼，萬柄高荷掩鏡光。露浥翠盤何所似，瑤漿，瀉下波心水亦香。花底浴鴛鴦，五月西湖錦繡鄉。畫舫探蓮誰氏女，紅妝，唱得歌聲最惱腸。』『斷橋殘雪』云：『雪覆畫闌橋，衆芳蛺蝶不動搖。題柱相如開袖手，無憐，錯認梅花昨夜

開。步步踏瑤瑤，猶勝山僧立到腰。紅日漸高風漸暖，旋消，添作春波送畫桡。湖上虞美人詞：『草芽柔嫩花嬌婉，日淡香風暖。西湖無處不風流，何況松間蕭寺柳邊樓。六橋東畔孤山路，小小波波步。翠裙深掩鳳頭鞋，隨到登舟雙手接金釵。』又『小重山』詞：『新水溶溶拍畫橋，橋邊千樹柳，綠絲飄。杏花香豔海棠嬌。知人悶，春意故相撩。湖裏木蘭桡，馬浩瀾著『花影集』，自序云：『予始學爲南詞，漫不知其要領，偶聞『吹劍錄』，中載東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坡問曰：『吾詞何如柳耆卿？』對曰：『柳郎中詞，宜十七八女孩兒，按紅牙拍，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緣是求二公詞而讀之，下筆略知蹊徑。然四十餘年，僅得百篇，亦不可謂不難矣。法雲道人嘗勸山谷勿作小詞，山谷云：『空中語耳。』予欲以空中語名其集，或曰不文，故稱『花影集』。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真，謂爲實猶涉虛也。今漫摘數首，以便展玩云。其商調『少年遊』云：『弄粉調脂，梳雲掠月，次第曉妝成。鵲鵲籠邊，軟紅橋裏，半响不開聲。元來卻在瑤階下，獨自踏花行。笑摘朱櫻，微拍翠袖，枝上打流鶯。』『行香子』云：『紅遍櫻桃，綠暗芭蕉。瑣窗深、春思無聊。雙飛燕懶，百轉鶯嬌。正漏聲遲，簾影靜，篆香飄。惜月前宵，病酒今朝。有誰知、臂玉微銷。封題錦字，寄與蘭橈。恨樹重重，雲渺渺，水迢迢。』『春夜』生查子云：『燒燭夜香時，獨立簾兒下。真箇可憐宵，一刻千金價。啼痕不記行，暗滿絞綃帕。蝶宿牡丹叢，月轉欒羅架。春日『海棠春』云：『越羅衣薄輕寒透，正畫閣風塵飄。無語小鴛鴦，有恨垂楊瘦。』『桃花人面應依舊，憶那日、繫漿時候。添得暮愁牽，只爲秋波溜。』『鳳凰臺上憶吹簫』云：『淡淡秋容，澄澄夜景，娟娟月挂梧桐。愛簫聲縹緲，簾影玲瓏。彩鳳銜書未至，玉宇淨、香霧空濛。涼如水，翠苔凝露，琪樹吟風。』『應恩』年華暗換，嗟舊歡成夢，芳聲飛遠。想清江泛鷁，紫陌遊龍。應念佳期虛負，瞻素彩、感慨相同。凝情久，誰家搗衣，砧杵丁東。』『青玉案』云：『平川渺渺花無數，明鏡裏、孤舟度。花下美人相笑顧，問郎莫似，乞漿推讓，別久來何暮。』『登登羅襪凌波步，眉月連娟雙如霧。人世光陰花上露，勸郎休去，再來須臾，個是桃源路。』『中秋』鵲橋仙云：『不寒不暑，無風無雨，秋色平分佳節。桂花香散夜涼生，小樓上、露兒高揭。多愁多病，閒更閒悶，綠鬢紛紛成雪。平生不作負恩人，惟負了、今宵明月。』九日『金菊對芙蓉』云：『過雁行低，鳴蟬韻急，紛紛葉下亭皋。向霜庭看菊，聽館娃嬌。依然寶主東南美，勝龍山迢遞登高。繡屏孔雀，金橙蠟蟹，銀燭葡萄。痛飲鯨魚波濤，笑百年春夢，萬事秋毫。問臺前戲馬，海上連鰲。當時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粗豪。四鼓

笑百年春夢，萬事秋毫。問臺前戲馬，海上連鰲。當時二子今安在？乾坤大、容我粗豪。四鼓

裂帛，雙鬟舞雪，左手持簪。『梅花』東風第一枝云：『玉容香，夢雲情月，花中無此清瑩。儼然姑射仙人，華珮明璫新整。五銖衣薄，應怯瑤臺淒冷。自聯鸞來下，人間幾度，雲深烟暝。孤絕處，江波流影，顛顛也，春風銷粉。相思千種，離愁幾疊，空寄啼。西湖東閣，休說當時風景。但留取一點芳心，他日調羹金鼎。』落花『滿庭芳』云：『春老園林，雨餘庭院，偏惹蝶蜂驚。驚紅嫩白，狼籍滿蒼苔。正是愁腸欲斷，朱箔外，點點飄來。分明似，身輕飛燕，扶下避風臺。當初珍重意，金錢贖買，玉砌新栽。更翠屏遮護，羯鼓催開。誰道天機繡錦，都化作，紫陌塵埃。紗窗裏，有人憐惜，無語托香腮。』

馬浩瀾有續遊仙詩百首，其序曰：『唐進士曹堯賓作遊仙詩，飄飄有遺世獨立之志，每風清月白之夜，輒歌數篇。既而就枕，必夢仙界，覺而紀之以詩，數凡百篇。今摘其佳者云。』『玉版金花圖幅箋，朝來次第散羣仙。紫皇敕遣騰真醮，第一人寄第一篇。』『巴園橘裏賸非還，暗憶癡時笑解顏。兩袖玉塵三百斛，拋爲瑞雪滿人間。』『白榆歷歷見新栽，沾沐天家雨露來。下界有人分指點，南箕北斗更中台。』『蒼明蒼鹿放蓬山，走入烟霞喚不還。明日羣中尋卻易，七星符在頂毛間。』『催花雨後步天街，隨步香雲不礙鞋。見牧鶴成陣過，角端都挂小金牌。』『玉案珠簾翡翠屏，焚香夜讀蕊珠經。月明鸞背飛瓊過，小駐花陰帶笑聽。』『五銖衣薄不知寒，玉洞青春已半闌。肌骨非因惆悵瘦，惜花那忍摘花餐。』『河西昨夜見牛郎，說道天田未大穰。八萬三千修月戶，多將玉屑當乾糧。』『雲朝昨夜到瀛洲，湖在蓬萊欲盡頭。莫信麻姑清淺說，茫茫弱水接天流。』『侍兒扶上紫鸞車，一笑相逢華綠華。今夜蘇城好明月，無雙亭上看瓊花。』

莫仲瑛，錢唐人，號橘隱，晚號樸齋。隱居西湖，與菊莊爲詩酒友。嘗見其讀史三首，其一曰：『五湖蘆葉擾，晉字如瓜分。修蛇與封豕，乘時肆妖氛。苗彼池中荷，雄姿蓋世聞。投策渡江表，目中無晉君。兵威奮烈火，玉石將俱焚。世無魯連子，誰能爲解紛？謝傅運帷幄，子弟將中軍。戰血漂淮水，殺氣凌浮雲。遂令軒冕士，不污犬羊羣。偉哉泥水捷，可方城濮勦。吁嗟謝安石，後世之桓文，彼哉清談輩，碌碌何足云。』其二曰：『趙宋世忠厚，養士三百年。時危不負主，繫彼文狀元。勤王仗大義，擢甲相周旋。皇天不祚宋，白日沈虞淵。事甘珠璧碎，不爲瓦礫全。碧血漲燕市，精光上燭天。嗟嗟我生晚，不得爲執鞭。手持竹如意，擊碎空山巖。魂兮渺何許，涕泗悲茫然。』其三曰：『捐生固不易，處死尤爲難。孰知黃勝後，乃有謝疊山。江東一潰散，跋涉何間關。嗚咽苦物色，國破家亦殘。偉哉烈丈夫，矢死無生還。微身豈足惜？大義不可好。忠孝亦何物，古今稱大閑。耿耿浩然氣，上摩霄漢間。雖謂首陽高，有志能躋攀。至今百世下，清風激懦頑。我讀三上書，凜然毛骨寒。當時探將士，胡能不厚顏？』又嘗

瘧疾，南屏葉文甫贈以碧霞丹，服之愈，作詩以謝云：『丹有碧霞者，輝煌色青銅。當其修合時，至理妙無窮。朱玄列南北，龍虎環西東。煌煌句陳主，黃嬭居其中。丹成秘金匱，什襲嚴鐵封。我哀困瘵疾，鍼砭無全功。一丸納玄化，百脈潛流通。沈沈熱惱境，灑然濯清風。五行復正氣，四體還冲融。夜夢青衣神，化爲雙玉童。揮戈奮來往，直上泥丸宮。魑鬼伏殘喘，巢穴爲之空。宛如狐鼠輩，膽落御史廳。覺來一呵欠，色澤神亦充。何當獻九重，四海濟疲癯。』

沈彥博約，錢唐人。以邑庠生，初爲靖安司訓，陞福清教。平生以詩名聞湖海間。嘗以詩寄劉菊莊云：『騷騷騷青雲，文豹隱玄霧。出處固有時，達人安所遇。念子富詩書，久抱經濟具。陸沈閭里間，悠悠常章素。春風湖上吟，夜月松陰步。幽懷頗相同，無由展良晤。浩歌伐木章，引脰徒延佇。相期各努力，慎勿歎遲暮。明廷正需賢，行看造鷗鷺。』

劉邦彥英，錢唐人，號寶山。善詩論。嘗成化間，隱居不仕，遊湖山，名振遠近。其暮春陪陳太常西湖宴集詩：『六橋柳色翠迷津，畫舫移遲送酒頻。醉眼不知三月暮，賞心又度一年春。鶯鶯鶯鶯催歌板，燕燕輕花墮舞裙。年少莫將行樂誤，座中半是白頭人。』同客過湖詩：『山遶重湖寺遶山，天留圖畫在人寰。路從烏柏林邊轉，船近黃妃塔下灣。歲月祇隨華髮改，烟波空付白鷗閒。當歌不耐傳觴促，獨倚寒沙照醉顏。』載酒過湖詩：『寒食清明次第來，紫苞紅萼裏池臺。東風似與人商略，最好花教最後開。』船頭斗酒配雙柑，坐聽黃鸝漱晚酣。湖上有山山有寺，人生只合老江南。』與吳西鵠西湖飲別詩：『有約來登湖上亭，一天詩思集疎櫺。東風草色鳴邊綠，落日山光鳥外青。紅袖舞來花欲笑，銀罍倒盡客忘形。抱琴行樂吾情事，莫待蕭蕭兩鬢星。』春興詩：『一天微雨送清明，歲歲逢春不快晴。近水人家多養鴨，依山樓閣待鶯鶯。子期不用黃金鑄，顏願空嗟白髮生。惟有東風一尊酒，明朝相對對鶯鶯。』答姚公綬時：『三載無書託便郵，東雲北樹繫離愁。平生圖史流清賞，到處湖山結俊遊。笑我多方藏蠟屐，尋君幾度趁漁舟。從來出口皆奇句，未許專詩誇倚樓。』次韻姚公綬舟中夜話詩：『銀燭微輝對爽芬，烏絲繭紙更題詩。月明隣舫人眠早，鼓絕江城漏下遲。斷飲頓忘犀首樂，放懷偏笑虎頭癡。朝來欲別應難別，未了山中宿麋期。』吳興丘大祐寄劉邦彥詩：『慚愧無端報木桃，論交惟覺醉醇醪。昔年公幹名先重，今日相如風最高。酒畔吳歌紅綠瑟，袖中章草紫霜毫。風流更在諸公上，日日題詩付薛濤。』

張天錫，錢唐人，號海觀。天才拔萃，文雄一時，然落魄不羈，縱情詩酒。傾天順壬午鄉薦，授山西山陰縣教諭，解官南還。湖山諸奇，名勝之燕集，追無虛日，鯨吞海吸。青樓紅粉，爭相承迎。人以鐵崖方之。所居爲回祿所燬，作四六短疏以干知縣云：『秋風破茅屋，尙與杜老之

悲：烈燄燄高堂，寧免張生之歎？雖云天地爲家，人世本同旅寄，其如四海空囊，此身無所依棲。昔也鳩居雖拙，猶可歌於斯，哭於斯，今焉鳥巢既焚，正謂破我家，取我子。不能進，不能退，久類觸藩之羊，無以居，無以處，真是喪家之狗。胡開口的柳宗元，讀道貽廬結居之足賀，沒已臂的陳去非，反說祝融回祿之意佳。又不是魯新宮，何必問宋裨電？食於心者，自昔設云天火，破我膽者，于今不見人烟。五株柳樹燒成炭，三徑黃花化作灰。反風滅火之人久無，焦頭爛額之客安在？夫往者不可諫，因謂領已破矣，來者猶可追，須知鼎取新焉。所恨者，五車書當不得棟梁，八韻賦更難充磚瓦。作金石聲，文章可憑管城子；興土木工，事業須仗孔方兄。然釋道尙有化緣，儒家豈無布施？況彼蓋三間殿，造七級塔，費無限錢，不過微福來生；何如助數兩銀，捐幾錠鈔，幹有益事，可以揚名今世。禿和尚只化愚夫，老寒儒惟求達士。曾聞晉將軍爲戴逵造室，頗極富饒；宋丞相爲康節買居，務期寬廣。何昔賢之好事，豈今日之無人。敢希輪奐之驩新，聊冀士炎之苟合。笑狡兔巧營三窟，念鸚鵡志在一枝。伏願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歡喜心大家齊發，安樂窩小子必成。使我春誦夏絃，勝彼朝鐘暮鼓。貯清風明月於無窮，藏奇書異畫於不朽，是所望也，惟善圖之。『不數月，而新居落成，所構有望海亭、見山樓、育魚軒等數十間，前輩之風流仗義可想也。』

張天錫才華灑落，跌宕不羈，不經意語，往往動人。一日，與客遊湖，客指魚叢索賦，天錫應聲曰：『誤入在泥沙，古山是故家，無心棲燕雀，有意戀魚蝦。春到萍爲葉，冬來雪作花，莫教張子見，錯認是仙槎。』

張靖之，海軍人，號方洲。景泰、天順間，爲給事中，有名。奉使朝鮮，朝鮮之人雅重之，集所著作，爲刻『皇華錄』。成化初，忤權要，出爲汀州知府。無何，引疾歸。山水，歲年一再至杭州，至輒攜親朋出遊西湖，訪孤山、弔岳墳、登天竺、採舟蠡湖，隨意所之。與至呼筆，大篇短章，頃刻立就。又善丹青，所著有『方洲集』。其秋日遊紫陽庵詩：『石級清懸絕巖巖，洞門深敞野人過，霜林葉盡葉葉出，風袖烟開夕照多。誰識白雲尋鶴鶴？自應蒼壁寫樵歌。登臨日少歸則促，白髮青山奈老何。』題飛來峯詩：『舞袖翻翻勢薄天，巖崖空敞欲飛懸，詩窮始覺題難盡，畫絕丹青趣不傳。浪說此中曾見佛，卻疑深處可通仙，冷泉亭下西風緊，晚借山房一醉眠。』『翠嶺螺環玉作堆，一峯孤絕似飛來，龍翔北海蒼鱗重，鳳落西湖錦翼開。鬼斧鑿穿生混沌，神鞭驅出小蓬萊，石門陰洞知多少，欲借丹梯上紫臺。』九月初八日霜降，同友人遊靈隱三首：『秋日秋山景色微，秋來風景解人稀，泉通金水清偏冷，峯出霜林峻欲飛。黃葉下封遊客路，白雲閒護定僧扉，人生晚節須當惜，暢飲何妨醉夕暉。』『昨夜關榆有降霜，客

遊明日是重陽，心驚衰髮添新白，眼見寒花是舊黃。投老怕逢凋落後，登高先盡笑歌狂，明年聚散何須計，共擬藍田作醉鄉。』『落日蒼茫石磴斜，隔林難犬是誰家？烟嵐似似催詩雨，霜葉嬌如笑客花。樹裏寒聲分澗水，天邊晚色過山鴉，登臨未盡悲秋興，回首嚴城起暮笳。』遊三茅觀詩：『曾記茅君觀裏遊，東風花鳥醉淹留，丹丘歲晏羽人老，碧草時芳蕙晚秋。村郭半山雲不斷，江湖夾地水通流。無端卻似催詩雨，吟得悲風滿樹頭。』『水光山色雜烟霏，綠深青浮碧四圍。離菊著霜人釀酒，江風吹雨客添衣。閒中宴會時非偶，老去交游日漸稀。安得良工圖畫去，相看日日似嚴扉。』遊淨慈寺詩：『爲愛湖南第一山，尋春遠自六橋灣，峯巒影落空青裏，樓殿香生暖翠間。乍到只疑天路近，因過聊借竹房閒。醉中不記歸時晚，笑對月入醉吟。』杜曲文章愁問絕，山陰人物夢招尋，青春正好家園近，未覺風光負壯心。』吳山春望詩：『東風吹雨百花晴，獨立龍峯醉眼明，樓閣隔天山擁寺，江湖環地水通城。中原故友浮雲散，南宋諸陵草蔓平，日暮長歌下山去，蕭蕭滿地作人行。』留題瑞石山房詩：『風定雲閒四壁虛，萬峯深鎖地仙居，自疑秦帝停車處，人說蜺皇補煉餘。夜靜龍光穿戶隔，春深鍾乳落庭除，令威去後玄關閣，猶有山靈守故廬。』登雲居絕頂詩：『半村半郭吳山路，輕暖輕寒上巳天。梅影過城湖曲寺，松聲歸浦浙東船。舊遊詩酒添新客，今日風光似去年。清賞未闌幽思發，亂峯斜日起蒼烟。』題虎跑寺詩：『蒼苔白石路盤迴，林谷巖春一徑開，山勢北連三竺去，泉聲西自五雲來。春殘野樹和松老，風靜閒雲伴鶴回。遊賞漸多題詠滿，不知誰繼子瞻才。』題石屋詩：『幽尋隨路問山樵，落日催人酒未消。懸壁有銘驚往事，老僧相見說前朝。月燈夜落松烟暝，雲幕秋虛竹露飄。勝境難逢時易過，重來不用鶴書招。』遊寶所塔詩四首：『負郭巖扉敞石壇，上方門逕繞層巒，樓觀海日夜先曙，竹引湖風夏亦寒。林外歌聲樵出谷，水中人影釣揚竿。何當雪月烟花候，來共山僧宿宿看。』其二：『會共湖山作主賓，交歡幾許別離頻，東軒長老非生客，西郭先生是故人。黃葉斜陽斷寺曉，綠蕪清沼斷橋春。幽期美景長相背，寒暑興懷白髮新。』其三：『憶陳羣章：『去歲霜晨集上方，今年仍扣遠公房。青山不改故人眼，碧草欲枯吟客腸。林借清秋烟亦爽，樹涵春煦葉都香，爲誰獨倚危闌立？感興無詩值子昂。』其四：『非爲逢僧得暫閒，荷衣早已退朝班，雪堂廬蓋多臨水，巢屋簷尊不下山。楊白花飛春鳥亂，冬青樹老暮鴉還，傷心往事休重省，千古興亡落照間。』蘇隄春曉云：『楊柳滿長堤，花明路不迷，畫船人未起，側枕聽鶯啼。』平湖秋月云：『風靜片雲消，寒波浸涼月，疑有夜吟人，推篷落楓葉。』花港觀魚云：『圍圍復洋洋，菱青露蘆香，前湖張水戲，誰解步漁

梁：『柳浪聞鶯云：『蘇軾蘇軾，風溫翠浪間，驚聞雙語鳥，如在畫船間。』三潭印月云：『片月生滄海，三潭處處明，夜船歌舞處，人在鏡中行。』南屏晚鐘云：『幽夢忽驚覺，嚴城方向晨，看花春起早，已有曉妝人。』兩峰出雲云：『南峯雲乍晴，北峯雲欲雨，中有化霖人，高眠兩峯裏。』雷峯夕照云：『爽朗忽蒼茫，山高易夕陽，百年歌舞地，消得幾昏黃。』慧因風荷云：『涼氣度方洲，香來水正流，時聞採蓮曲，不見採蓮舟。』孤山梅雪云：『春意遍溪橋，寒香閉蓬戶，山人不出門，驛使在途旅。』

徐延之伯齡，錢唐人，號鐘冠道人。博學強記，洞曉音律，工樂府，嘗雜集錢氏數十枚，考其音之中度者，奏曲一章，茶頃而協。所著有『煙精集』二十卷。嘗游蘭陵，會邵文敬、陸康伯、周克容、龔忠夫，吹笙鼓琴爲樂，一座盡傾。遂聯句贈之云：『擁爐清夜炙銀燭，邵仙律和鳴學鳳皇，周應節低昂吾欲舞，陸倚歌談笑客成狂。』龔重華一去空思往，邵周雅無傳孰補亡？邵老大忽逢王子晉，周繼山回首月蒼蒼。邵文敬復贈以聽琴詩云：『坐園香柱石堂寒，未覺純香疊後殘。飛燕舞衣翻玉腕，老蛟珠淚滴冰盤。雲生桂嶺兼春瘴，風入涇原曉夕端。有客思歸正惆悵，關山月白路漫漫。』末句蓋以伸別意也。陸康伯贈之詩云：『一曲清商思不竭，冷然如對古人談。春明綠鳳初辭穴，夜冷遊魚更出潭。塵壁無絃惟種柳，芳林有客誤攜柑。臨歧欲問將歸意，安得微風日自南。』周克容贈之詩云：『襟度飄然物外情，行蹤到處似香名。一牀流水伯牙操，滿耳清風子晉笙。文字纂修人盡服，古今成敗論皆傾。可憐當道諸卿相，不把封章爲買生。』頃之，延之言歸，周克容贈之詩云：『塵機執掌我何堪？喜對徐卿一笑談。蹤跡半生三竺寺，品題多付百花潭。脂香出釜椒蘭贈，春色盈缸酒釀柑。明日攜樽歸舊隱，孤山佳趣勝終南。』廉伯和云：『年少才情萬事堪，倒傾三峽此雄談。寒雲孤鶴依空谷，秋水長虹臥石潭。行色遠迷吳苑樹，華燈歸試武林柑。春風更有西湖約，重聽笙歌聽嶺南。』朱懋陽和云：『誰謂嵇康七不堪，喜逢樂廣共高談。玉笙有譜鳳鳴咽，寶劍騰光龍出潭。肯罷不須臨晉帖，飲餘常得破霜柑。西湖回首經時別，知有清名在斗南。』皆一時名筆也。夏時正正，成化中，以太常寺少卿致仕。布政使雷良等作西湖書院，聘時正主之，四方文學雲集。時正嘗作詩鑒湖中，隨風往來。作四時詞云：『放棹蘭汀杜若洲，有時不用錦囊收，儘教拋擲東風裏，逝水飛花處處流。』詩成倚棹復喃喃，棹觸風荷韻錦鱗，老去都忘擷芳意，放歌何處採蓮人。『解纜朝辭學士溝，湖中畫舫不勝秋，白蘋風起回汀晚，泊在蘆花淺水頭。』『霜清石出水消波，景濂烟融入棹歌，不似灞橋驢子上，滿身風雪奈詩何。』方思道豪，開化人。正德間，刑部郎中。跌宕不羈，雅好山水，居湖最久，嘗築室于石屋，號齊同樓。少師夏公諱，時爲都諫，贈之詩云：『錢唐西湖好林麓，白石清泉翳脩竹，吳山有樓出木杪，勝處憑高此其獨。棠陵野客善題詩，彩毫落紙無停思，偶爾登臨興豪發，直欲歷覽搜神奇。日日出遊湖上寺，有時醉臥湖船裏，風流不減李太白，氣岸真同杜子美。倚欄拍手一長歌，白雲飛起青山多，石林夜雨泣煙蘿，湖江秋漲鳴鼉鼉。曾中萬疊烟霞嶺，不受人間一塵迫，只有看山眼最青，無奈憂時鬢先白。樓中把酒送飛鴻，酒醒夢回滄海東，江霞遙映上天竺，海日正抱南高峯。客來時出袖中草，江山大半收文藻，何日相攜齊樹樓，煩君更述同遊稿。』

西湖題詠，見於古今者，哀之無虛千首，而短章孤詠，散載冗籍者，往往可誦。試舉其佳者，如武塘姚允言早春過西湖詩：『西子湖頭得早春，淡烟微雨暗湖濱，柳枝尚短不著水，梅蕊未開先可人。老境正憐諸事懶，風光無奈一番新，晴來且整登山屐，遮莫愁花笑客貧。』吳興畢天祐遊西湖三竺詩：『西風衫袖拂烟微，小舫舁來穩似飛，三竺山藏金粟影，兩峰天落紫雲花。殘雲落日將軍幕，鶴怨猿啼處士家，惟有湖頭春色在，紅船烏榜載琵琶。』又錢唐懷古詩：『鳳皇山色老秋風，萬戶笙歌落照中，鐵甲屯江潮不上，天星落海地俱空。東南都會衣冠古，吳越人家水土同。惆悵錢唐江上月，年年荆棘照遺宮。』嘉善姚廷輔遊西湖詩：『何處能消白晝閒？西湖佳景畫圖間，尊前醉客不在酒，眼底可人惟是山。十里香風花滿藕，六橋春色草斑斑。雷峯塔畔詩成後，載得笙歌薄暮還。』嘉禾懷用和遊西湖次姚桂巖韻詩：『偷取紅塵半日閒，朝來移席水雲間，歌抽象筩敲鼓兒，醉借蛾眉倚玉山。水樓曉烟催柳色，石橋春雨過苔斑。紅絳落日遊人散，載得光風霽月還。』嘉禾姚公毅自錢唐門抵浙江驛望西湖諸峯詩：『不見湖山已七年，湖光山色兩依然，青鞋自踏芙蓉露，畫槳誰衝翡翠烟。目斷蘇隄新柳外，僧歸竺國舊峯前。丁寧春勿堂堂去，有待重來醉管絃。』朱夢炎西湖詩：『萬戶烟消一鏡中，水光山色畫圖中，琉璃燕子家家雨，錦浪桃花岸岸風。畫舫舞衣凝暮景，繡簾歌扇露春紅。蘇公隄上垂楊柳，尙想重來試玉聰。』湯仲友西湖詩：『山色湖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鳥，惱人春色似遊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卮。』嘉禾李孟昭題豐樂樓圖詩：『錢唐城郭帝王州，勝槩千年尙有樓，南浦雲開珠箔曉，西山雨歇畫闌秋。玉人歌舞成春夢，芳草王孫非舊遊，物換星移餘事在，蕭條殘照不勝愁。』又西湖夜宿詩：『寒騎街雪岸烏紗，夜醉西湖賣酒家，十六吳姬吹鳳管，捲簾燒燭看梅花。』陳繼過葛嶺懷古詩：『山上樓臺湖上船，平章醉酒懶朝天，羽書莫報樊城急，新得蛾眉正少年。』岑琬錢唐偶成詩：『畫舫行春醉欲迷，湖光好在古城西，不知誤國人何在？楊柳東

風鳥自啼。『清江俞行之西湖詩：』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羅袖淚乾無好思，畫船歌舞爲誰新？』『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花取次枯，唯有斷隄殘柳樹，淡烟猶鎖亂啼鳥。』方虛谷湖隄雨中夜歸詩：『夜雨昏昏欲雪天，數家燈火北山前，鄉心認作桑麻路，忽有湖船奏管絃。』徐秋雲西湖詩：『涼洗冰壺壓雨峯，鏡鸞無地覓驚鴻，芙蓉池館驚殘雨，楊柳樓臺燕子風。玉蓮度雲聽似夢，畫圖浮水望如空。斗牛已屬乘槎客，何處淩波第一宮？』楚石和尚曉過西湖詩：『船上見月如可呼，愛之且復留斯須。青山倒影水連郭，白藕作花香滿湖。仙林寺遠鐘已動，靈隱塔高燈欲無。西風吹人不得寐，坐聽魚蟹翻菰蒲。』又贈錢唐張克正詩：『酒酣合奏琵琶箏，無限春光付後生。織翠裙新騎野服，函牛鼎大饜珍烹。潤松錯落千尋幹，山草扶疎四寸莖。頗憶江南風物否？綠楊影裏畫船橫。』陸孟昭初夏遊西湖諸山次韻詩：『山寺迢迢湖水東，樓臺高出翠微中，自慚投社非陶令，卻羨能詩有遠公。花氣暖浮千嶂雨，松聲涼灑一闌風。穿林怪底多麋鹿，十里平坡碧草豐。』姚公綬西湖春曉歌：『湖水湖烟濃淡裏，曙光遙逐春風起，不知山有幾千峯，樹色相連又幾重？橋通四百八十寺，一一相間青芙蓉。樓船猶未載簫鼓，日高處處添歌舞。』仁和張子興西湖詩：『誰爲鴻濛鑿此險，湧金門外卽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開州王崇慶爲南京戶部尚書，慕西湖而未至也，作四絕句：『杭州原說西湖景，今望杭州卻在吳。臣妾萬方稱久化，太平天子握眞符。』『青山碧水來盤古，霽月光風屬賈誼，千古繁華何足道？且思雲鳥一論心。』『畫船簫鼓未須聞，先問忠貞武穆墳，草木有枝仍向主，錯教美貌說昭君。』『江山好景幾巡遊，尙慮逃亡百姓愁，但願萬年明主壽，會當四海永歌謳。』（『開州王崇慶』一段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四卷

方外玄蹤

錢唐田汝成輯撰

杭州禪教，皆宗天台，天台之教，始於智者大師。大師名智顗，字德安，當梁、陳時，自荊州華容縣來天台山佛隴峯，闡明宗旨，遠近從之，乃建寺曰修禪。在昔如來因菩薩以普門示現，而華嚴肇開，至雙林商會，無大無小，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教亦陵夷，龍樹大士病之，乃用權略，制諸外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惠文禪師得之，由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岳惠思，今稱南岳祖師者是也。當時教尚簡密，不能廣被，及智者承之，乃開止觀法門，導萬法之理，而復於實際。實際者，何也？性之本也。物之不能復者，昏與動使之然也，照昏者謂之明，駐動者謂之靜，明與靜，止觀之體也。在因謂之止觀，在果謂之智定，因謂之行，果謂之成，行者，行此者也，成者，證此者也。蓋惑足以喪志，動足以失方，於是止而觀之，靜而明之，使其動而能靜，靜而能明，明則照，照則一矣。此止觀之所由作也。智者之在當時，學者仰之爲指南，其視天台，猶鄒魯之洙泗也。

杭州內外及湖山之間，唐已前爲三百六十寺，及錢氏立國，宋朝南渡，增爲四百八十，海內都會，未有加於此者也。爲僧之派有三：曰禪，曰教，曰律。今之講寺，即宋之教寺也。嘉定間，品第江南諸寺，以餘杭徑山寺，錢唐靈隱寺，淨慧寺，寧波天童寺，育王寺，爲禪院五山。錢唐中天竺寺，湖州道場寺，溫州江心寺，金華雙林寺，寧波雪竇寺，台州國清寺，福州雪峰寺，建康靈谷寺，蘇州高禪寺，虎丘寺，爲禪院十刹。以錢唐上天竺寺，下天竺寺，溫州能仁寺，寧波白蓮寺，爲教院五山。錢唐集慶寺，演福寺，普福寺，湖州慈恩寺，寧波寶陀寺，紹興湖心寺，蘇州大善寺，北寺，松江延慶寺，建康瓦棺寺，爲教院十刹。杭州律院，則昭慶寺，六通寺，法相寺，菩提寺，內外靈芝寺，不在五山十刹之列。大抵僧家以禪那爲宗旨，而教所以致禪。善乎蘇子山有言：『我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阿。禪離阿乎教，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律則慎攝其威儀，而涵養其智定，禪與教者之所兼資焉。

昭慶寺戒壇，蓋自國初澄照，法慧兩律師奉上帝命而爲之，而登壇授戒，嗣其傳者，非出部額，故有真戒壇、假宗師之說。皇祖立法，無非化民爲善之盛意，近來遊納，往往敗壞，以致官府崇禁，非立法本旨也。洪武五年正月十七日，皇祖宣諭桑怙云：『你和尙每去那城郭山林村落

中，將釋迦佛明經教典，與他衆民說，化他一方人民習善，不來犯王法，也是你出家人爲我國家添力氣也。』洪武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皇祖宣諭桑怙云：『如今爲僧的多不通曉佛法，都要習學心經、金剛經、楞伽經，晝則講說，夜則禪定，以深通佛法爲長。其次依戒臘行坐。遠者論罪。』自是，每歲三月三日，本寺開設戒壇，海內縹緲雲集，而民間好善者，亦皆皈依，聽說佛法。壇上設法座，推其能通經典，戒行高潔者，升座談經，陳具足戒。僧徒俯聽，或參究疑難，從問條解，人授戒牒一紙。其文云：『佛法三藏以經爲首，三學以戒爲先，戒者，實三寶之舟航，衆聖之街衢也。論其行相，則有二百五十之殊，究其威儀，則有三千八百之別。佛佛相授，祖祖相傳，持之則爲三乘證聖之基，犯之則爲六道沈淪之本。三世諸佛，因此戒而證涅槃，一切菩薩，由此戒而成正覺。是知究佛心者謂之禪，非戒不明。宣佛語者謂之經，非戒不尊。故戒爲萬行之首，衆德之源者也。其五戒曰：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其十戒則益之以不著花鬘纓絡，香油塗身，不歌舞戲娼妓，不坐高廣大牀，不非時食，不捉生像金銀錢寶。又具足戒一百五十條，皆載經文，得之者，若士人之應舉中式云。

戒臘本作戒臘。西域番僧結制之日，釋其身若干勛，即以臘爲身，亦若干勛，解制之日再釋之，若身重於臘，即爲得道，臘重於身，則學敗矣。蓋制中拘繫，鮮食茹睡，淡薄強忍，非軍定者不肥也。

佛言浩潮，罕求宗旨，吾於杭州得三僧焉。其言雖近易，而樞要可窺矣。圓悟居鳳林，白樂天從問佛法大意，悟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樂天曰：『三歲孩兒也解甚麼說。』悟曰：『三歲孩兒雖說得，八十老翁行不得。』實中居虎跑，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宗杲居徑山，嘗對宋仁宗曰：『警起是病，不續是藥，不怕念起，惟恐覺遲。』如此數語，不幾於近道者乎？

玉泉寺者，俗超遺跡也。僧史稱其居靈苑山，一定累日，忽見一人來禮曰：『弟子赤亭山土神也，村民鑿山壞龍室，羣龍忿，誓三百日不雨，今已百日，田池枯涸，欲屈教蒼生。』超許之，乃至赤亭，爲龍祝願，龍亦悔悟，化人見禮於超，明日大雨。

略賓王之敗也，落髮靈隱寺中，人無識者。宋之問遊寺，月下邊廊吟曰：『鸞嶺鬱蒼峽，龍宮鎖寂寥。』數過不徹，有一僧對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何事苦吟？』之問曰：『欲題此寺，而思不屬。』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驚喜，遂爲終篇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擣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互凋。風飈尚迴異，搜對難煩覓。待入天台寺，看千度石橋。』過明訪之，已不見矣。人始知爲駱賓王也。

會通者，姓吳，名元卿，唐德宗朝，爲六宮使。方春韶，花卉盛發，既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故，以願從釋爲對，遂放歸錢唐。見輅光，輅光令賜烏窠，烏窠爲祝髮，服勳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烏窠曰：『汝何往？』曰：『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亦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烏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即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今招賢寺，乃通道場。

積空者，吳人，本齊君房也。苦貧力學，爲陳陵所驅。唐元和初，游錢唐，至孤山寺，饑臥井中，有胡僧顧君房曰：『法師旅況諸否？』君房拭目而應曰：『汝何爲者？』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洛中同德寺乎？』探囊中，出一張如拳，曰：『食之，能憶過去未來事。』君房食訖而寐，頃之，乃悟昨講經事，遂落髮孤山寺中。

寶遠者，晦跡靈隱山，號利和法師，善持祕咒。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遠誦咒止之。夜有偉人，黑冠朱衣，謂遠曰：『伍員復求雪恥爾！師慈心爲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靈隱寺有印沙牀，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布袋和尚者，在奉化縣岳林寺，背桶腹，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隨處偃臥，天將雨，即著草履，屣行途中，遇瓦礫，即與高樹木，屣而踐之。梁貞明三年，於寺中東廊石上，端坐而逝。今杭州諸寺，皆塑其像，撫膝袒懷，開口而笑，荷布袋於傍，蓋僧家藉此以示雲遊之狀，爲慕化之資耳。岳肅之，珂嘗贊其像曰：『行也布袋，坐也布袋，放下布袋，多少自在！』文喜禪師，初參仰山，山令典常住。一日，有異僧求齋食，喜誠已分饋之，山預知，問曰：『適來果位人，汝給食否？』答曰：『轍已回施。』山曰：『汝大利益。』一日，定中，見文殊跨獅子緣坐側，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卻被老僧嫌。』尋止杭州千頃寺，次住仁王寺，光啓三年，錢王請住龍泉禪署。大順元年，錢王表薦，賜紫。乾寧四年，又奏加號曰『無著』。是年十月，告衆曰：『三界心盡是涅槃。』言訖，跏趺而終，壽八十，塔於靈隱西塢。天祐二年，叛兵廢師塔觀，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奇之，遣神將重封瘞。

贊寧者，德清人，出家靈隱寺。讀書強記，辭辯縱橫，人莫能屈。宋初，徵入汴京，爲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爲定禮。時有安鴻漸者，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偕數僧，鴻漸指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往往成羣。』時皆善其捷對。然鄭公非不愛僧，但不愛僧官耳。故其詩曰：『愛僧不愛紫衣僧。』而蘇子瞻之贈慧勤能僧職也，亦云：『軒

軒青田鶴，鬱鬱在樊籠，既爲物所縻，遂與吾輩同。今來始謝去，萬事一笑空。』則僧以官名，賦非出世法也。

徐常侍鉉，仕江南日，嘗被入直澄心堂，至飛虹橋，馬輒不進，裂鞍斷轡，簪之流血，雙轡卻立。鉉貽書贊寧，贊寧答曰：『下必有海馬骨，水火俱不能毀，惟濕以腐，腐隨毀者，是也。』鉉則之，去土丈餘，果得巨獸骨，上脰可長五尺，膝而下長三尺，神骨若段柱然，積薪焚三日，不動，以腐糟繼瀉之，遂爛焉。徐謂嘗得畫牛一幅，畫草欄外，夜則歸臥欄中，持以獻後主煜，煜獻之宋太宗，以示諸臣，無能辯其理者。贊寧曰：『南倭，海水或咸，鹽漬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蚌中有餘淚，和色者物，則畫隱夜見。沃焦山，時或風燒飄擊，有石落海岸，滴水碧色，染物則畫見夜隱。此牛二形，殆二物所畫也。』

賈休者，以詩謁錢武肅王云：『貴逼身來不自由，幾年辛苦踏山丘。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萊子衣裳宮錦窄，謝公篇詠綺霞羞。他年名上凌雲閣，豈羨當時萬戶侯？』王愛其詩，遣客謂曰：『教和尚改十四州爲四十州，方與相見。』休曰：『州亦難添，詩亦難改，開雲孤鶴，何天不可飛耶？』飄然入蜀。

契盈者，閩僧也，從吳越王登淶波亭，王曰：『三千里外一條水。』契盈云：『十二時中兩度潮。』人以爲切對。蓋其時兩浙貢賦，自海路至青州登陸，故云三千里。

真觀者，姓范氏，錢唐人，父母憐佛而生，左掌有仙文，右掌有人字。居靈隱石室，戒行精高，祈禱輒應。嘗作愁賦，爲詞人所稱。隋開皇十四年，白衆而逝。有塔在東岡，宋王欽若重修。

道誠者，錢唐人，居月輪山，號慧悟大師。天祐中，撰釋氏要覽三卷，又注王勃所撰釋迦成道記。丞相王隨知杭州日，亦友之。余病題慧悟禪師上方詩云：『孤峯半落幾何年，臺殿於今插半天，已是精藍誇絕徼，更將寶塔在危巔。烟霞色任陰晴變，鐘磬聲隨上下傳，珍重老僧無別境，一生幽趣只山川。』

導式者，姓葉，字知白，其母乞靈於觀音，遂生式。學行孤高，博習教觀，苦學嘔血，兩足皮裂。式願力堅固，以死自誓。建下天竺寺，著淨土懺法，金光明觀音諸本懺儀行於世，故號慈雲懺主。王翼公欽若鎮金陵，以書致導式，式將謁公，過林通，通以詩送之云：『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長碧苔。丞相望尊賓謁少，清言應喜道人來。』

慧勤者，餘杭人，居孤山。聰明材智，能詩文。慶曆間，遊京師二十年，請造公卿，聲華欽起。歐陽永叔勸之使歸，作山中樂三章，極道林泉間事，以動其心，而卒反之。其詞曰：『江上山兮海上峯，蕭蕭蒼兮杳杳，飛霧散兮遶乎青空，天鏡鬼削兮壁立於鴻蒙。崖懸絕絕兮險

且窮，穿雲渡水兮忽得路而不知其深之幾重。中有平田廣谷兮與世隔絕，猶有太古之遺風。泉甘土肥兮鳥獸雖醴，其人鹿鹿兮既壽而豐，不知人間幾時兮但見草木華落為春冬。嗟世之人兮易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見，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二：「丹英翠萼兮巖壑玲瓏，水聲聒耳兮花氣瀟灑，石磴崎嶇兮橫路，風颯颯兮吹松。雲冥冥兮雨霏霏，白猿嘯夜兮青楓朝日，出兮林間，澗谷紛以青紅，千林靜兮秋月，百草香兮春風，嗟世人兮易不歸來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得，今子其往兮誰從？」其三：「松崖峭壁兮佛廟仙宮，煙空山兮鬱蒼蒼，彼之人兮固亦目明而耳聰，龍犀不干其慮兮仁義不被其躬。蔭長松之蒼蔚兮藉纖草之丰茸，苟其中以自足兮忘其服胡而顛童。自古智能魁傑之士兮固亦絕世而逃蹤，惜天才之甚良兮而自棄於無庸，嗟彼之人兮胡為老乎山中？山中之樂不可久，遲子之返兮誰同？」蓋公惜其才，而將引之以歸儒也。動既瀕行，而公復作詩送之云：「越俗僧宮室，傾貲事雕鐫，佛屋尤其侈，耽耽擬侯王。文彩登丹雘，四壁金煌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牀。胡為棄不居，棲身寄京坊。辛勤營一室，有類燕巢梁。南方精飲食，餽節鄒蒸羊，飯以玉粒粳，調之甘醴漿，一饌費千金，百品羅成行。晨興未飯僧，日晏不敢嘗，乃茲隨北客，枯栗充微腸。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霏四而起，雲霧雜芬芳，豈如車馬塵，鬢髮染成霜。三者孰苦樂，子奚勤四方？乃云慕仁義，可以治吾盲。有志誠可嘉，及時宜自強。人情重懷土，飛鳥思故鄉，夜枕聞北鴈，歸心逐南檣。歸兮能來否？送子以知章。」

惠勤、惠思者，皆居孤山，蘇子瞻作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處？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圓蒲。天寒路遠愁僕夫，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鶴盤浮屠。茲遊淡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遯。作詩火急迫亡通，清景一失後難尋。」此時惟學，蓮二韻韻藻，而公三疊之，一曰「追昔連保罪及學」者，言府中腰纏萬貫，連連保甲也。『知非不去衡衡蓮』者，言年老宜休，不若蓮伯玉也。二曰「君恩飽煖及爾學」者，言居官厚祿，得以遊蓮也。『莫惜錦繡價輕遺』者，言李寺丞屬和，富於詞藻，詞藻不窮也。三曰「四方官遊散其學」者，言錢王之敗，子孫離析也。『遂超羣輩傲凡蓮』，言優游自適，得為太古閑民也。原韻學字，乃東方朔臘日早歸之事，後作雖多，終屬牽強。

蘇子瞻佐郡日，與僧惠勤、惠思、清順、可久、惟嵩、義幹，為方外之交，皆同泛西湖，有詩云：「三吳雨連月，湖水日夜添，持僧去無路，激激水拍船。忽言北山，得與幽人兼，清風洗昏翳，晚

景分濃纖。縹緲朱樓人，斜陽半疎簾，隨風一揮手，恨焉起遐瞻。世人驚朝市，獨向溪山廛，此樂得有命，輕傳神所囑。」

參寥者，於潛人，出家智果寺。其見知於東坡也，以臨平絕句。宗婦曹夫人者，善丹青，遂作臨平觀花圖，當時崇禪可知矣。其他小詩，亦清新可賞。其詩云：「風蕭蕭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湖上晚歸詩云：「漾舟歸路與何殊？水木低涼一道斜，菱葉菱花都卷盡，芙蓉爛熳獨開花。」又云：「雲披霞捲仰昭回，試望翻經古石臺，應有秋香生桂樹，吹風肯傍暮船來。」訪勤上人詩：「斷橋古壁倚溪斜，赤葉楓林噪晚鴉，可怕嶺雲埋徑路，會尋流水到君家。」戲招李無悔秀才詩：「淋漓一雨過秋山，洗出西湖小霽天，烟柳魚鱗含倒影，飄飄羊角卷荒阡。野塘白芡珠盈斗，幽浦紅蕖錦繞船，冷炙殘盃當已厭，好來波際弄輕船。」次韻吳承老推官觀開西湖詩：「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紛自唯阿，盡放龜魚還綠渚，肯容蕭索障前坡。一朝美事誰能紀，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常亦喜，月明時下浩清波。」如此數首，庶幾能遠塵俗者。

仲殊嗜蜜，思聰嗜琴，東坡詩所謂「招得琴聰與蜜殊」者是也。仲殊善詞，而小調尤勝，如「訴衷情」詠西湖云：「湧金門外小瀛洲，寒食更風流。紅船滿湖歌吹，花外有高楼。晴日暖，淡烟浮，恣嬉遊。三千粉黛，十二闌干，一片雲頭。」《念奴嬌》詠荷花云：「水楓葉下，午湖光清淺，涼生商素。西帝宸遊羅翠蓋，擁出三千宮女。綠綵嬌春，鉛華掩冉，占斷鴛鴦浦。歌聲搖曳，浣紗人在何處？別岸孤島一枝，廣寒宮殿冷，寒棲愁苦。雪點冰肌羞淡泊，儼把胭脂勻注。媚臉臨風，芳心泣露，不肯為雲雨。金波影裏，為誰長愁凝睇？」又詠夏景云：「故園避暑，愛繁陰蔽日，流霞供酌。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幙。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繡扇長閒卻。雙鸞棲處，綠筠時下風簾。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佩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燕別離梁，鴻歸紫塞，音信憑誰託？爭知好景，為君長是眉索。」此僧風流蘊藉，不減少年，然恐非蓮社本色也。

思聰為行童日，東坡作杭州，令和參寥子昏字詩。聽立成，有「千點亂山橫紫翠，一鉤新月掛黃昏」之句，東坡大稱賞。大觀、政和間，馳挾琴遊梁，日登中貴人之門，久之，遂還俗，為御前使臣。方其將冠巾也，蘇叔黨因浙僧入都，送之詩云：「試誦北山移，為我招琴聰。」詩至，已無及矣。

辯才、參寥，皆蘇子瞻友也。其贊辯才云：「即之浮雲無窮，去之明月皆同，欲知明月所在，在汝吐霧之中。」其贊參寥云：「身寒而道富，辯於文而訥於口，外彫柔而中健武，與人無競，而如

刺譏朋友之過，枯形灰心，而喜爲感時物，不能忘情之語。此子所謂參寥子不可曉者五也。『觀此，則二僧之優劣可見矣。子瞻謫齊安，參寥不遠二千里相從其年。子瞻謫南海，參寥欲泛海訪之，子瞻以齊戒止，會當路亦摘其詩有諷刺語，遂返初服。建中靖國初，曾肇言其非事，復視之。觀其友義如此，亦幾於近道者。』

辯才元淨之住天竺也，善持呪水，飲病者輒愈，杭人尊事之。熙寧九年，秀州嘉興縣令陶象，有子得疾甚異，形色語笑，非復平人。令思之，乃大出錢財，聘諸巫祝，膠漆百方，終莫能治。辯才適以事至秀州，令素聞其名，即馳詣告曰：『兒始得疾時，見一女子自外來，相調笑，久之俱去。少行至水濱，遺詩曰：『生爲木卯人，死作幽獨鬼，泉門長夜開，哀韓待君至。』自是屢來，且有言曰：『仲冬之月，二七之間，月盈之夕，車馬來迎。』今去妖期逼矣，未知所處，願賜哀憐。』辯才許諾，因杖策從至其家，除地爲壇，設觀音像于中央，取楊枝澆水，洒而呪之，三邊壇而去。是夜，兒寢安。明日復來，結跏趺坐，引兒問曰：『汝居何地而來此？』答曰：『會稽之東，下山之陽，是吾之宅，古木蒼蒼。』師又問：『汝姓誰氏？』答曰：『吳王山上無人處，幾度臨風學舞腰。』師曰：『汝柳姓乎？』乃驢然而笑。師良久呵曰：『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爲物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爲汝宣說首楞嚴秘密神咒，汝當諦聽，詎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覺性。』于是號泣，不復有云。是夜，女子謂兒曰：『辯才之功，汝父之虔，無以加焉，吾將去矣。久與子遊，情不能離，願舉一觴爲別。』因相對引滿。既罷，作詩云：『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下無絲與子期。今日臨歧一杯酒，共君千里遠相離。』遂去，不復見。

佛印禪師者，杭之靈隱寺，皆其道場也。世傳其談諧滑稽，而僧史亦多其不爲列傳。東坡貶惠州時，佛印致書云：『子瞻負高材，遠放寂寞之濱，樵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觀此書，亦似乎近道者，惜渠所謂性命之旨，無從質難之耳。

佛印好談諧，時有殿嚴王觀父邀禪師說法，禪師升坐唱云：『此一瓣香，爲掃煙塵博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公大喜，以其久帥，多專殺也。

大通禪師者，操持高潔，人非齊沐，不敢登堂。東坡一日挾妓謁之，大通憫形于色，公乃作『南歌子』一首，令妙妓歌之，大通亦爲解頤。公曰：『今日參破老禪矣。』其詞云：『師唱離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貶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老婆三五少年時。』

蘇子瞻九日尋臻閣黎，遂泛小舟至惠勤師院詩云：『白髮長嫌歲月侵，病眸兼怕酒盃深，南屏老宿開相訪，東閣郎君懶重尋。試碾露芽烹白雪，休拈霜蕊嚼黃金，扁舟又截平湖去，欲訪孤山支道林。』

雲間黎者，居寶山。蘇子佐郡，遊寶山，偶入方丈，小院閑然，有僧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問其鄰僧，曰：『此雲間黎也，不出十五年矣。』不數月，卒。蘇子再往訪之，弔以詩云：『雲師來寶山，一住十五秋。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去年造其室，清坐忘百憂。我初無言說，師亦無對酬。今來復扣戶，空房但蕭蕭。云已滅無餘，薪盡火不留。卻疑此室中，常有斯人不？所遇孰非夢？事過吾何求。』

皎如晦者，淨慧寺僧也，嘗作『卜算子』詞云：『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畢竟年年用著來，何似休歸去。目斷楚天遙，不見春歸路。風急桃花也似愁，點點飛紅雨。』

重喜者，會稽人，爲僧錢唐。少捕魚，不識字，忽能通佛書，作偈頌，嘗云：『地爐無火一爐空，雪似楊花落盡窮，乞得茶蘼縫敗衲，不知身在寂寥中。』其解悟如是。

高麗寺，輪藏甚偉。宋時，高麗國進金字藏經一部，貯其中，到今猶有存者。其原起于博多士，以經目繁多，人或不能遍閱，乃就山中建大層閣，一柱八面，實以諸經，運行不碍，謂之輪藏。人有發菩提心者，推轉是輪，即與持誦諸經無異。故今天下輪藏，皆設大士像。

宋時：西湖多詩僧。熙寧間，有清順字怡然，可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勝處。而清順尤約介，不妄交人，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者，受不過數斗，盡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供，恆缺乏也。東坡一日遊西湖僧舍，壁間見小詩云：『竹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誰所作？或以清順對，即日求得之，聲名頓起。

妙應者，江南人。宣和中，往來京洛間，能知人休咎，伴狂奔走，飲酒食肉，不拘戒行，人呼之爲風和尚。蔡元長爲執政居錢唐。一日，直造其堂，書云：『相得端明似虎形，搖頭擺腦得人憎。看取明年作宰相，舞爪張牙喫衆生。』又書云：『衆生受苦，兩紀都休。』已而悉如其言。有越人姚令聲者，在上岸日，妙應語之曰：『君不得令終，端今日，伍子胥廟中見石榴花開，則奇禍至矣。』令聲初任杭州監稅，三載不敢登吳山，後調江西令，來參帥憲。出城數里，風雨暴至，憩路傍小廟中，見榴花盛開，詢之祝史，云：『此伍子胥廟也。』其日乃五月五日。令聲慘然。未幾，棄精以宿怨，追赴大理，死。

孝宗幸天竺及靈隱，有僧淨輝者隨侍。上見飛來，問輝曰：『既是飛來，何不飛去？』對

曰：『一動不如一靜。』又看觀音手持數珠，問曰：『何用？』曰：『念觀音菩薩。』問：『自念則甚？』曰：『求人不如求己。』孝宗大喜。

買似道當國，一日，退居湖山，有蜀僧攜襖徘徊，買問之曰：『汝為何僧？』對曰：『某詩僧也。』似道見湖中有漁翁，遂命賦之。僧請韻，買以天字爲韻，僧應口對曰：『籃裏無魚欠酒錢，酒家門外繫漁船。幾回欲脫簑衣當，又恐明朝是雨天。』買喜，厚贈之。

濟顛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沈，人以爲顛也，故稱濟顛。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逐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人有爲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荆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厮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巔，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歎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顛也耶，今寺中尙塑其像。

楊廷秀贈鈔經頭陀詩云：『刺血鈔經奈若何，十年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又有住山僧者，或謀撰之，僧乃掛草鞋一雙于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體就此埋。』愚謂前詩，可爲士人解進解退之思，後一詩，可爲士人勇退抽身之法。

溫日觀者，宋亡，出家瑤瑤寺，豪飲不羈，往往出懷世語。善畫葡萄，枝蔓皆合草書法，時寫詩文于上。嘗在朱宣慰家，作畫訖，遂寫一詩云：『昔有朱買臣，今有朱宣慰，兩箇擔柴夫，並爲金紫貴。』朱雖武夫，然雅敬口觀，軒然笑曰：『我果然曾賣蘆柴，和尚知我。』遂厚酬之。日觀嗜酒，楊總統以名酒啗之，終不濡唇。見輒罵曰：『掘墳賊。』惟鮮于伯機重之，日觀時至其家索飲，醉即抱前榮支離叟，或歌或哭。支離叟者，伯機庭前松樹也。每索湯浴，伯機必躬進澡豆。吳立夫嘗題其所畫葡萄云：『佛者本西域，葡萄亦來西，奈何此善畫，無復渠所攜。我曾考其故，初與漢使偕，上林乃有館，蔥嶺何須梯？天時自不同，地氣忽以迷，結子且磊磊，懸藤更高低。先幾日已露，薄德不及稽，終令白氈像，遠從雙猿現，從茲故國木，伴爾禪家棲。幽心恍有得，爛墨研爲泥，快哉一揮灑，遠若無町畦。依稀可少辨，變作天投蜺，萬古空朔色，南山竟朝躋。畫工尙逸品，遊戲從筌蹄。豈伊吾無人？何往非遷倪。豈伊吾無物？桃李總成蹊。此皆外所產，敢與中州齊？爲爾撫此卷，長歌欲驚嘶。』凌雲翰題日觀墨葡萄云：『風飄露漉一棚秋，路入滄江憶舊游。憑仗金龜翻墨汁，老禪胸次有涼州。』

德祥者，號止庵，仁和人。故宋時爲僧，涉元，屬念孫國，其風雨詩云：『風雨閉門三十日，年光

虛度一分春，淒涼舊國爲花夢，白髮江南有幾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前黑，淹爛庭花不肯休。』望月詩云：『中庭地白樹棲鴉，冷露無聲濕桂花，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色落誰家？』止庵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時刻苦，高遁郊、島，所著有『桐嶼集』。

原妙者，號高峯，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語，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扇歸而去。時雪巖欽寓北磡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住，始得親近。欽忽然罵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高峯禮扣愈虔。忽觀五祖演和尚真讚云：『百年三萬六千朝，返覆元來是適遭。』暮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問：『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棒便打。高峯喝住曰：『今日卻打某不得。』拂袖便出。欽更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高峯云：『狗涎熱油鑊。』自是機鋒不讓，遂登天目山獅子巖，結廬終身焉。

明本者，錢唐人，姓孫氏。幼好梵唄，結趺坐，長則出家吳山聖水寺。時有高峯原妙禪師，居天目山獅子巖，立死關以待參學。明本往叩之，師欣然，知爲大器也。久之，明本誦金剛經，恍有開解者，謂識量依通，雖於義趣通解，終非悟也。已而獲染，給侍死關，盡服力役，夜事禪定，十年而學成。豁然超脫，宗旨別傳，九流諸子，罔不淹貫，激揚提唱，機鋒愈奮，圓轉不窮，時稱大辯焉。號中峯，有『廣錄』三十卷，元統二年，詔收入佛藏，揭僕斯爲之序。有塔院在聖水寺，故宋宮人楊妙錫以明本祝髮時以香函，數年，生命利五十餘顆，瘞之塔下。

明本善吟詠，趙子昂與之友，學士馮子振甚輕之。一日，子昂偕明本訪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韻詩，明本一覽，走筆和之，子振猶未以爲然。明本亦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子振悚然，遂與定交。其歌云：『昨夜西風吹折千林梢，渡口小艇滾入沙灘坳，野橋古梅獨臥寒屋角，疎影橫斜暗上書窗敲。半枯半活幾箇韻，欲開未開數點香。』縱使畫工奇妙也縮手，我愛清香故把新詩嘲。』

宋時僧家，以四月十五日結制，安居剎院，不敢起單雲遊。建楞嚴會，每日誦經懺懺。朝廷降賜金帛，檀信隨喜，施助無虛日。至七月十五日，設齋解制，謂之法歲周圓。

高峯和尚結制示衆云：『封卻杜欒頭，結卻布袋頭，大家團圓，赤眼火柴頭。噯！正是冤家共聚頭，不妨頭上更安頭。』以杖杖打散。又中夏示衆云：『前四十五日何處去？焦尾大蟲入關市。後四十五日何處來？三脚驢子上山峯。俊鷹快鷂，便須乘時，鼓翅直飛，徒勞踈跳。』

又解制示衆云：「九旬把定繩頭，不容絲毫走作，弄得箇箇皮穿骨露，七零八落。冷眼看來，正謂掘地討天，千錯萬錯。今日到這裏，不免放開一線，彼此無拘無束，東西南北，任逐騰騰，天上人間，逍遙快樂。然雖如是，且道：忽遇鐵湯、爐炭、劍樹、刀山，未審何如棲泊？」良久云：「惡！」

中峯和尚結制示衆云：「大衆聚菩薩乘，脩寂滅行，以大圓覺，爲我伽藍，身心安居平等性智，此是二千年外，老釋迦拈地爲牢，與當時衆比邱禁足安居之古制也。今朝四月十五，適當聖制之辰，拈出陳年曆口頭，爲諸人因行掉臂去也。前而一絡索，且置之不論，復如何是安居平等性智？然性智平等，故盡十方利土，更無有平等者。仰觀諸佛，俯視衆生，是謂性相平等。前觀過去，後及未來，是謂三際平等。諸戒定慧，及淫怒癡，是謂一念平等。迷而生死，悟而涅槃，是謂不動平等。大而虛空，細而纖芥，是謂離相平等。乃至見色色平等，聞聲聲平等，審如是，則四月十五結，結亦平等。七月十五解，解亦平等。於中九十日，日日平等，時時平等，念念平等，政與應時，喚甚麼作結，喚甚麼作解，喚甚麼作安居不安居？黃面老漢到這裏，不覺全機敗露。雖然事無一向，你若不會真正向平等性智中腳踏實地，一箇真體將平等二字盡虛空充塞殆遍，無乃益其高下耳。此事只怎麼說不過，須是硬囉囉地向此九十日於無義味話上橫敲豎敲，朝挨暮挨，挨到極處，敲到盡時，如墮子得夢，恁時不妨任意指揮。喚平等作不平等亦得，喚不平等作平等亦得，所謂我爲法王，於法自在。記得古人有偈謂：「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莫是殺生與護生，一念平等麼？怎麼商量，瞞人眼目，甚非細事。更聽說偈，各自歸堂。九旬禁足意何殊，生殺難將古制拘，未到身心平等處，豈應容易白安居？」又中夏示衆云：「大衆四十五日，朝昏沈沈，暮散亂。四十五日後，朝散亂，暮昏沈。政當今日在四十五日之中，試把昏沈散亂來與老僧看。既無你拈出處，則真如菩提涅槃解脫，亦無你拈出處。莫說你拈不出，便是大寂定中喚起二千年外釋迦老漢來，敢保其亦無拈出之理。既拈不出，你喚甚麼作昏散？又喚甚麼作寂照？直下聖凡情識，能所障空，觀體無依，當機絕待，不見四十五日在前，不見四十五日在後，三際平等，一道虛開，即今覓箇中夏，亦不可得。雖然，此猶是途路中事，若曰到家消息，猶較西天十萬程。諸禪德，你最初立志，要爲生死大事，不是說了便休，須發起一片不顧生、不顧死底決定志氣。也不管你前四十五，後四十五，正當四十五，不四十五，硬囉囉地提箇所參話，任你說是說非，論長論短，拍盲舉起，拍盲打捱，誰管今生打得徹，打不徹？直隴以熱鐵輪，碾入刀山劍樹上，一日走百千萬億匝，要教他所參話，須臾放下，終不可得。有此等志氣，欲超過佛祖，爲不難矣。」

從前做不到古人地位，只是氣願不真切，立脚不穩當，所以古人道：過河須用筏，學道須立志。釋迦彌勒初無所長，只是箇能立志願底凡夫耳。昔僧問古德：「一念不起，還有過也無？」德云：「須彌山，且道與趙州、青州布衫，相去何如？」此去四十五日後，卻來尋箇消息。」又解制示衆云：「臨濟喝得口破，德山棒得手折，雪峯是甚麼，雲門乾屎橛。千七百箇老骨，開口重重納敗闕，爭似幻住一夏九十日，無禪可參，無法可說。把箇無義味話，拋在諸人面前，指鹿爲馬，證龜成蛇。逗到今朝，靈驗全無，露柱燈籠，與禪板蒲團，互相歡悅。驚起目睫連脊者，忍俊不禁，鐵錫敲開地獄門，剎那滅卻阿鼻業。諸禪德，還知麼？此事且置九十日內，謂之禁足，謂之護生，謂之安居，謂之聖制。一日鉢盂兩度溼，畢竟爲箇甚麼？古教謂：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回息，然悟之則不復與論。既曰未悟，決定是迷，迷之則無常生死，念念開端，處處肇始，恆河沙劫，出沒升沈，卒未有了日在。無常殺鬼，誰管你山中坐夏來，莫說與麼坐一夏，你若不精勤勇猛，如救頭然，曲循世情，橫生妄見，披襟開說，曳履高心，漁獵古今，虛延歲月，似與麼過得百十萬億夏，惟長業輪，全虧道用。今日九旬制滿，三月功圓，被人問著水牯牛作麼生？胡驢子作麼生？只與未結夏前宛爾無異，豈不孤他佛祖垂教，天龍擁護，檀信供給，王臣加被者哉？在今日事不獲已，更與諸人展箇寬限。初發心爲生死入道之日，即是結制於中也。不論九十日、九十月、九十年，但念念不退轉，念念不間斷，念念不休息，念念不棄離，參之、究之、決之、擇之，直至心空及第，脫略見聞，打破漆桶之頃，便是解制之日也。你不見古教謂：「如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趣泥洹。」這箇說話，固是悲願弘深，殊不知綿裏之刺，蜜中之砒，直是惱人懷抱。大丈夫或不趁此一期透脫，自甘流浪，豈理然哉？記得僧問趙州：「真法歸一，一歸何處？」州云：「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體陳一箇，以遺時緣。七斤衫重出青州，老趙州禪處周，聖制九旬今日滿，杖藜千里又驚秋。」

陳雲巖者，泗州人，陳平章之孫也。個個不羈，人稱爲陳顛。至元五年，爲餘姚州同知，就醫於杭，寓赤山。重陽日，楊太史適過，張伯雨訪之，偕遊水樂洞。雲巖自言：「前身，泗州寺僧也，戒行精嚴，人呼爲老佛。一日，呼侍者作血羅漢，侍者曰：『老佛一世持齋，何故思此？』」老佛怒而去，見陳平章曰：「我特索血羅漢。」平章亦以一世持齋爲勸。老佛怒曰：「原來也是不了事漢。」平章不得已，作羹喚之。歸寺，別大衆，而作偈曰：「撞開平屋三層土，踏破長淮一片冰。」跌坐而逝。昇靈至淮河，時冰合已久，茶毗之際，大震一聲，河冰自裂。陳平章開坐，見老佛入堂中，追問之，則子舍已報誕子，即我也。」明日，伯雨送登高詩，有云：「百年身付黃花酒，萬壑松如赤脚冰。」楊太史和云：「方外弟兄存晚節，人間富貴等春冰。」

嘆笑曰：『我無冰字，只有長淮一片冰耳。』明日，雪嶠告別，蓋亦談破轉世之證也。

元時，有僧至慧，出家餘杭徑山寺，銖積既充，復欲還俗。乃作詩云：『少年不肯戴儒冠，強把身心赴戒壇。雪夜孤眠雙足冷，霜天削髮獨頭寒。朱樓美酒應無分，紅粉佳人不可看。死去定爲惆悵鬼，西天依舊黑漫漫。』

梅大年者，吳中大族，以詩名叢林中。遊錢唐南北兩峯，詩最多。嘗以詩謁楊廉夫云：『楊雄宅外好修竹，黃妃塔前多翠微。自愛高文每相見，其怪短笏來扣扉。』

守仁一初者，靈隱寺僧也。少從楊廉夫游，善歌詩，字亦遒勁，與張伯雨友善。嘗題石湖泉詩云：『神龍驅水到禪家，清出龍泓味更佳。晴帶浦雲穿曉鏡，暗隨山雨走寒沙。玉臍圓映波心月，瓊沫香浮沼面花。擬待春風招社客，焚香來試九溪茶。』冲漠軒詩云：『大化浩無迹，

親焉同太虛。靈局鑰一啓，萬境遂紛如。乾坤豁兩戶，日月跳雙珠。飛光不暫駐，倏忽朝已晡。真人乘化機，燕坐究玄樞。冥心太始間，身與造化俱。撫弄盤古頂，蹴踏康胡羅。澹然樂無爲，笑傲混沌初。』哭楊廉夫詩云：『玉笙聲斷泣龍君，城樹蟬蛩喚作羣。一代春秋尊正統，兩朝冠冕在斯文。他生有約尋圖澤，後世何人識子雲？舊業門生知幾在，下車空拜馬陵墳。』題張伯雨初陽臺唱和卷詩：『笙簫聲沈彩鳳飛，朝陽出海散晴暉。一時文物推延祐，五夜丹光起太微。歲月無情詩卷在，江山如故昔人非。祇應湖上梅花月，照見荒臺獨鶴歸。』洪武間，徵授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來復見心者，豐城人，從笑隱於中竺，洪武初，以高僧徵，仕至左覺義。有詩名，所著有『蒲庵集』。嘗陪黃晉卿學士遊天竺詩：『湧金門外小瀛洲，暇日同陪使節遊。五竺山高雲樹曉，三江風急雪濤秋。說經曾記僧名辯，題句還聞寺姓劉。祇合汎湖依釣艇，六橋烟水看閒鷗。』『桂子巖前秋氣新，老禪留客道情真。設論圓澤三生舊，自信曹溪一派親。明月盡隨金地影，白雲閒伴玉堂身。丹青若寫東林社，添我松巢作近隣。』『驚峯對雪詩：『玉龍顛曉朔雲屯，騰六吹花積厚坤。凍合洪河天不夜，光吞大地月無痕。消冰成水應能辨，會色歸空孰與論？老我難禁寒徹骨，一巖松火喜春溫。』『去年旅寓北山陰，踏雪草堂三尺深。紫禁有詩曾應制，少林無法可安心。梅花月霽僧初定，芋火烟寒客獨吟。今日南歸重回首，天光如對閬風岑。』又西湖絕句六首：『芙蓉灣口綠陰斜，吹笛何人隔翠簾。驚起沙頭雙翠羽，衝魚飛上刺桐花。』『流觴亭子鳳山阿，都護行春小隊過。笑擲金錢花底醉，玉筍彈出白翎歌。』『寶網金幢變劫灰，碧雲寺裏盡蒿萊。鳥巢無樹山巖泣，不見談禪太傅來。』『雨後湖堤樹色寒，杏花風颭酒旗竿。紅船載月無絲竹，野水疎籬正好看。』『雁鶩初消海日升，隔江山色是西陵。潮生潮落無今古，似

與人間說廣輿。』『西冷橋下水生烟，屬玉飛來近釣船。荒盡梅花三百樹，孤山何處訪通仙？』一夢老人詩：『高臥蓬萊最上峯，希夷獨許往來同。三生風月形骸外，百歲乾坤寤寐中。槐樹雨涼秋袂薄，梨花風暖夜牀空。黑甜自足平生願，不管東窗曙色紅。』詩集詩：『雅韻千篇插架齊，高情渾似浣花溪。鳳銜錦字朝還集，鶴怪文光夜不棲。辟采香芸除舊蠹，補添紅葉認新題。自從刪後醇風變，厭聽喧喧百鳥啼。』臥雪齋詩：『雪滿空山歲月仙，冷齋獨臥廣文氈。白依太素無塵地，夢入通明不夜天。碧盃茶香清瀾乳，紅爐木火煖生煙。諸兒幸免號寒訴，枉駕何須郡守憐。』『先生臥雪爛謀身，不肯干時只任貧。簾捲空明孤榻曉，窗寒虛白一窩春。梅花帳外寒聲急，竹葉樽前歲事新。曾憶朝回鳩鵲近，水晶光動玉龍鱗。』偶與絕句詩：『黃金堆屋只嫌貧，飽食何曾厭八珍？欲把長繩繫白日，乾坤誰是百年人。』『崑崙懸水立黃河，吼地流來萬丈波。若比人心應更險，笑中無奈暗操戈。』

復見心，洪武間，徵入京師，其師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啖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師語。上命併逮欣，將殺之，欣曰：『此故傷，臣偶奉之，非有他也。』上問出何經，欣曰：『出大藏某錄某函某卷第幾葉。』命檢視之，果然，乃釋之。見心在當時，與諸精神友善。張仲舉贈之詩云：『蓮花峯下大香樹，吹老西風幾度秋。僧寶師真洪覺範，詩窮我亦孟參謀。文章宇宙千年事，身世江湖萬里舟。甚欲相期石橋路，更須同訪羽人丘。』又云：『自入赤墀清瑣間，舊遊禪侶亦闌珊。青山只憶招提境，白首初辭供奉班。馬爲空羣猶矯矯，鳥能求友自關關。終期一舸相尋去，知在桃溪第幾灣。』又云：『見說錢唐別築城，淒涼風景若爲情。湖堤柳盡曾遊路，石壁苔荒舊刻名。老我無能如燭武，何人可飲勝公榮？沃洲勝會還容續，即擬山中隱計成。』高季迪和見心兼簡游禪師詩云：『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盧岳禪師傳法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趨北闕瞻天近，獨坐南屏對月明。看到喜聞雙徑老，雨華新散滿瑤京。』

大欣笑隱者，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張伯雨贈之詩云：『縹緲臺畔惜分攜，華蓋峯前幾夢思。一席地分眠鹿草，三更月在掛猿枝。我書安能半袁豹，君才端倍十曹丕。上番相逢虞秘監，不嫌頻顧仰山碑。』一日，省相請笑隱看潮，其日寺火，時思斷江住虎丘寺，同日災。有僧爲詩戲之曰：『欣哉笑隱住中峯，本是鴻儒學說空。羅刹江頭潮未白，稽留峯下火先紅。青霄有路干丞相，紺殿無顏見大雄。若使斷江知此意，兩人握手泣西風。』

如蘭古春者，富陽人，善相術，于肅愍公少時，博戲市中，古春撫其背曰：『少年何不自愛？異時

撥亂救世之宏才也。』時有道人在傍，古春既去，道人呼反之，曰：『汝相如斯而已乎？』古春更熟視之，曰：『不得考終。』道人首肯曰：『和尚可教矣。』古春問其姓名居處，道人笑而不言，懇扣之，始曰：『暫寓福田寺。』翼日訪之，竟無有也。

淨慈寺有閣，憑虛而出，可瞰全湖。天順間，學士錢公溥題詩，倡腰、橋二韻，和者百餘，皆未穩帖。嘉靖間，僧法聚者，號玉芝，海鹽人，和云：『大堤迴接鳳山遙，金勒東風細馬驕，芳草不知埋帝鳥，柳枝猶自學宮腰。天空水月三千頃，春老鶯花十二橋。聞說樓船醉年少，平章獨免紫宸朝。』蓋西湖水面凡三千八百畝，而裏外六橋，於湖景最切，所云年少、平章，蓋指賈似道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五卷

方外玄蹤

錢唐田汝成輯撰

張道陵者，漢留侯良八世孫也。生於天目山，學長生之術，隱蹟高居。章帝、和帝累召不起，久之，遍遊名山，東抵興安雲錦溪，升高而望，曰：『是有異境。』遂泝流而之雲錦洞，有仙巖焉，煉丹其中。三年，青龍白虎旋遶於上，丹成，餌之，時年六十，容貌益姣好，若十七八歲時。又得祕書，通神變化，驅除妖鬼，後於蜀之雲臺昇天。所遺經錄符章印劍，以授子孫，其四代曰盛復者，徙居廣信之龍虎山，世襲天師之號。今杭州羽流，凡稱正一者，皆其教也。

蔡經者，餘杭人，嗜學仙術。王方平偕其妹麻姑降經家，姑手爪似鳥，經見之，念背癢時好以此爪爬之，方平即知，乃輒經曰：『麻姑，仙人也，何敢如是？』實畢，命駕昇天。經尋亦脫去。其所居地名繡田。高季迪題蔡經宅詩：『崑崙主者王方平，身騎黃麟朝紫京，舉手長辭漢公卿，得道不願世上名。往來隱玄與朱明，洞中各有白玉城，絳衣游空擁幢旌，三山五嶽自按行。冷風吹動天樂鳴，瑤簫琅璫和鸞笙，羽衛蹙踏山海崩，龍車鶴馭紛相迎。嗚呼神馬走吏兵，魑魅魍魎號且驚，暫來經家駐雲程，人馬不見但有聲。虎頭盤囊佩蒼精，神光赫然照軒楹。授以至言可長生，凡骨已作蟬蛻輕。麻姑來會尋仙盟，芳姿嬌媚似飛瓊。言從昔年宴蓬瀛，又見弱水三淺清。爪可爬背念始萌，仙意已識遭笞撻。餘杭阿姥酒罷傾，舞景忽去烟雲橫。家人悲望空悻悻，桑田回首幾變更。神仙在世每自呈，凡夫不識等瞽官，丹元有田不解耕，但愛狗苟還蠅營。榮華未滿咎責盈，忽化腐鬼歸荒塋，金丹可學道未成，木鑽石盤費精誠。誰能自拔水火坑，飛游往來瑤樹英。千載或有歸來情。』

葛洪者，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少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惡，不知棋局幾道，博蒲幾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卻掃，未嘗交游。於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於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適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醫術，著撰精要，而才重富贍。洪見天下已亂，遂避地江南，征鎮徽命，一無所就。晉元帝爲丞相，辟爲掾，尋賜關內侯。求爲勾漏令，帝以洪貴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砂耳。』帝從之。遂將子姪往，止羅浮山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郭舉疏云：『當遠行尋師，刻期便發。』舉得

疏，獵獵往別，而洪坐赤日中，兀然若睡而卒。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輕如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云。今其墓在葛嶺，而煉丹諸井，蓋其避地時遺蹟也。

許邁，字叔玄，丹陽句容人也。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融，隱蹟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壺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於是立精舍於懸壺，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絕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親省而已。父母既終，遣婦還家，攜其同志，徧遊名山，採藥服氣。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矜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羽化。或云：稽留峯，即遠遊嘉遯之所也。

杜子恭，錢唐人。有道術，嘗借人瓜刀，匿索不得，刀主立求之。子恭曰：『當見還耳。』主隨子恭至嘉興，有魚躍入舟中，破之得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晉時，豪族貴望，多執弟子禮，尊事之。沈警、孔靈產，皆有道之士，莫不敬慕。靈產出錢唐北郭，於舟中望其墓而遙拜焉。

馬湘，字自然，錢唐人，或曰鹽官人。侯潮門外水府淨鑑觀，其精鍊之所也。世爲小吏。湘獨好經學，尋棄去，隨道士遊方外。醉墜甕溪，經日而出，衣不沾溼。喝溪水能令逆流，指柳木隨水上下，指橋令斷復續，投錢井中，呼之一飛出。其他戲術，不可枚舉。嘗登秦望山賦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暮，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徹，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卒於家，時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劍州奏自然白日飛昇。上異之，敕杭州啓棺視之，止一枯竹而已。

管籥真，錢唐人。天聖間，遇一青衣，自言姓邊氏，有點化黃白之術，願以爲贈。歸真問曰：『歷歲久遠，能無變否？』曰：『五百歲後，當復故爾。』歸真笑曰：『得不誤後人耶？』青衣以手加額曰：『先生，真人也。吾有紫府符法，珍藏已久，今得先生，豈可隱乎？』於是跪而受之。不踰年，符法大振。祥符中，召赴闕，行符救病，無一不愈。京師早，召歸真作法，龍虎飛躍，雷雨大震，加大法師，賜號正白先生。一日，召其徒告之曰：『縑衣使者告吾功業，上帝召吾任職矣。』遂慨然而化。熙寧中，趙抃守杭，記其行事。

宣和時，錢唐有葛道人者，無他技能，惟業屨自給，得錢即沽酒，放浪湖山，人無識者。一日，爲寺僧修屨，口中微作吟哦。僧訝問之，笑曰：『偶得句，未成章耳。』僧曰：『願聞之。』對曰：『百轉已休驚啼子，三眠初罷柳飛花。』僧驚嘆，知非凡流。後不知所往。

陸永仲，字維之，餘杭人。少與計偕入汴，華法從遊，令雜坐，命道人相之，道人指永仲曰：『秀

才。問以科第，曰：『且還山。』及別，道人以紅丹授永仲曰：『緩急用之。』永仲下第，循汴而歸，怒濤大作，以升投之，風浪恬息。岸上有呼永仲姓名者，則道人也，遂幡然有出家之想，隱大嶽山中，追述詩酒。嘗作觀潮詩，江月詞云：『遠山一帶，憑空極目，天涯浮白。楓落鴉翻，談笑處，不覺雲濤橫席。酒病方蘇，睡魔猶熾，一掃無留蹟。吳帆越棹，恍然飛上空碧。長記草賦梁園，凌雲筆勢，倒三江秋色。對此驚心，空悵望，老作紅塵間客。別浦烟平，小樓人散，回首千波寂。西風歸路，爲君重噴霜笛。』高宗見之嘉賞，召見，辭不赴。他日，駕幸洞霄，將以翰林處之，時憲聖太后謂上曰：『山林隱士，無求於人，無苦之強令出山也。』遂止。臨終有詩云：『岳南之館白雲端，鳳笛龍簫徹廣寒，一鶴曉飛沖碧落，羣仙笑倚玉闌干。』

王迥，字子高，錢唐人，丰儀秀朗，清韻逼人，飄飄然時有出塵之想。嘗逢仙女周瑤英，攜之同遊芙蓉城。宋元豐初，蘇子瞻過子高，詢瑤英事，信有之，乃作歌一篇，并敘其事，且云：『極其情而歸之正，亦變風止乎禮義之意也。』歌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誰其主者石與丁，珠簾玉案翡翠屏，雲舒霞捲千娉婷。中有一人長眉青，炯如微雲澹疎星，往來三世空鍊形，竟坐誤讀黃庭經。天門夜開飛爽靈，無復白日乘雲耕，俗緣千劫磨不盡，翠被冷落淒餘馨。因過轅山朝帝廷，夜聞笙簧弭節聽，飄然而去誰使令？皎然明月入窗牖，忽然而去不可執，寒雲虛幌風冷冷。仙宮洞房本不局，夢中同臨鳳皇餽。徑渡萬里如奔鷁，玉樓浮空登翠亭。天書雲篆誰所銘？遠樓飛步高踴嶂。仙風飄然韻流鈴，遶遶雲間如酒醒。芳卿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返瓶。羅巾別淚空熨熨，春風花開秋葉零。世間羅綺紛騰展，此生流浪隨滄溟。偶然相遇兩浮萍，願君收視觀三庭，勿與嘉穀生蝗螟，從渠一念三千齡，不作人間尹與邢。』子高故居，後爲錢唐尉司，而北郭稅務側有片石，周益公題曰：『奇俊』，相傳爲王子高石也。

濟南李茂，宋乾道中，寓臨安軍營中，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林迷徑，見清衣道人斷筇。茂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而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茂皇懼，伏林間，少頃，雨竟而出，至寺門，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歸舍，不復飲食。其兄大猷訪之，來臨安。茂聞之，徑去，云遊茅山矣，又云入蜀，隱青城山。大猷後爲梓路官，使人至用訪之，眉守報云：『數年前聞已經舉，乘雲去，今惟檢像存焉。』

端平間，周文璞、趙師秀數詩人，春日薄遊湖山，極飲西林橋酒壚，皆大醉假臥。忽有髮髻道人過而嘲之曰：『詩仙醉耶？願酒家善看客，我當將酒錢。』索水小盃，以瓢中藥少投之，口略嗽，嘆之地上，則皆精銀也。時遊人方盛，皆環視駭嘆，忽失道人所在。暮，諸公始醒，酒家

具道所以，皆慨然自失。其家持銀往市，得錢正可酬所直，了無贏餘。明日，喧傳都下，酒家圖其事于壁，題爲遇仙酒肆。好事者競趨之，遂爲湖山旗亭之冠。而諸公亦有悟云。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乃與一新扇。道人於扇板題一詩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熱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去，板厚數寸，墨蹟直透于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後道士來，以袖拂之，字遂不見。

王壽衍，字眉叟，號月溪，有學行。元至治初，徵入京師，授弘文輔道粹德真人，提領開元宮。一時名士，若虞、揭、范、揭，皆與友善，大振玄風。時有浙省都事劉時中者，名士也，既卒，貧無以葬，壽衍躬至其家弔哭，撫其遺孤，營其喪事，乃爲葬於德清縣，與已壽穴相近，便於拜掃，人皆服其友義。

張伯雨之初見趙子昂也，喜其作字勁健，贈以雲麾將軍碑墨，令師法之，書遂超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妙。小楷變率更家數，世稱二絕。時宗社，古選類大曆間諸子，文學韓而治語類，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綴木石人物，亦有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嘗從其師王壽衍入京，時燕地未有梅花，唯吳開宗師自江南移植，護以穹廡，扁曰『漱芳』，伯雨造其所，恍遇西湖故人，徘徊既久，不覺熟寢其中。壽衍竟日不見，憂其迷路。伯雨覺而巳。開笑曰：『伯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里，翻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開開大喜，送之翰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黃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伯生。伯生問：『能作符篆否？』答曰：『未能。』伯生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拜曰：『真吾師也。』自後與伯生手札，必執弟子禮，其服善類如此。晚居三茅觀，修玄史，歷紀道家高士，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不與焉，尊之也。』作黃樓樓，儲古圖史。作水軒于洛陽灣，營墓於靈石塢。售繁腰作梁，名玉鉤橋。橋南數十步，作藏書石室，自勒銘，而與粹錄古。所著『出世集』三卷、『碧巖玄會錄』二卷、『壽山志』十五卷，元季紅巾寇杭，而諸軒散逸。其亡也，楊廉夫悼之詩云：『黃樓樓頭仙一去，明年黃鵠歸狼烽，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訝山中伴赤松。石室秘書愁蟻電，星池遺劍已成龍，思君不見夜開戶，月在金鐘玉几峯。』姚公綬拜墓詩云：『百年尚友重文章，登拜孤墳一瓣香，赤壁舟中驚鶴夢，玉鉤橋下奠椒漿，匣藏神劍猶生氣，雲閣秋山自老蒼。雙履塵蹤舊碑刻，還疑清夜吐虹光。』又云：『仙去端依絳節朝，仙壇環現竟寥寥，字收渤海千軍陣，詩逼成都萬里橋。黃鵠樓空焦炬入，清風堂廢白雲銷，惟餘靈石山頭月，千古光華不待招。』范德機和答張伯雨詩：『靈均逝矣不堪呼，幾欲南遊訊楚巫。城郭烟濤垂白帝，星河風露濕黃姑。幽

人昔恨九關豹，佳士今猶千里駒。久客資君相慰藉，可能無意謝飛鳬。『黃昏聯過伯雨會式公劉衍卿詩：『廬山舊事誰能繼？三十年前此會同。偶爾共來今日雨，蕭然猶有古人風。』坐深遙對花如霧，興盡徐歸月在空。仰止前修那可作？聊追餘響託無窮。』次伯雨臘月雪中同登來鶴亭詩：『興來欲泛山陰雪，不奈舟膠野水凝。朝士白頭愁獨步，仙人赤脚傲層冰。招來盡是雞羣鶴，趨附空慚驢尾蠅。夜久松蘿同擁護，絕勝襟直有青綾。』薩天錫寄伯雨詩：『霞佩翩翩出洞天，當時彷彿見羅仙。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金經與世傳。』夢伯雨詩：『政恐梅花即是君，一牀蝴蝶兩牀分。遊子悟讀玄真子，羨爾偕升太素雲。開篋取書銀字滅，捲簾呼酒玉笙聞。覺來不省誰同夢，雪影翻窗似水紋。』張仲舉期伯雨中秋對月以醉不赴時：『明月中天烟霧消，酒醒涼思正飄飄。星河不動秋空闊，鐘鼓無聲夜寂寥。露下遠山皆落水，風來滄海欲生潮。仙家玩事無緣到，虛負瓊樓聽玉簫。』倪元鎮奉懷張伯雨詩：『陰壑慘慘綠苔生，碧雲亭亭多遠情。松杉鶴去轉蕭瑟，洲渚花落自縱橫。從君下榻住十日，看我鼓棹出層城。洞口蕭蕭無恙否？定應閉閣著書成。』又送伯雨還山詩：『日暮書傳青鳥使，華林瑤草待君歸。挾舟婉婉雙龍出，背雨寥寥一鶴飛。秋水琢成蒼玉珮，朝霞補作紫烟衣。山中長史來相覓，應借窗間白羽揮。』高德陽題張光弼還伯雨詩：『外史詩爲人贈疾，玄珠光照浙西東。振衣玉宇瓊樓上，蘇筆冰瓊雪腕中。龍去葛陂乘暮雨，鶴歸華表語秋風。一瓢喜落廬陵手，箇箇青錢鑄作工。』

張伯雨嘗有春日遊南山約手書一卷，詞致字法，可稱奇品，約云：『看長安花，已是丈人之行，問鐵鏈步，聊從太史之觀。甫及春晴，可無宿諾。且驚峯巖洞，衆人何莫由斯？願靈石龍泓，賢者而後樂此。縹緲弗汗，碧嶺長幽，仰探玄豹之深，下笑飛蚊之聚。風簾蕭爽，憩德威二老之亭，鯉鱖輝煌，拜元祐諸賢之像。徐行後長，逸興過倫。撫中岳外史之書碑，長虹貫日，覓房山侍郎之題壁，白雲啓扉。放浪形骸，據寫懷抱，豈沙門不得稱高士，而濁醪亦足名賢人？追鮑參之風流，成談笑之故事，盤殮爲具，酌必眞率會中，車騎後時，則依金谷斗數，僑居高遠，徒費招邀。至正三年四月廿二日書。』

李坦之，錢唐人，風度高遠，寄情巖壑，往來洞霄石室間，讀書賦詩歌，皆超軼前古。其山中苦寒歌云：『深山苦寒弗可居，門前積雪三尺餘。陰崖一夜石蛻骨，寒溜萬瓦冰垂簷。道人凍臥山之麓，暮暮松明煮溪綠。山陰孤棹期不來，夢入幽巖聞折竹。征西將軍持短兵，馳馬夜渡黃河冰，關東諸將面欲裂，嚴光獨釣桐江雪。』

陳潛叟，讀書學道，不混俗，不作物，賦詩有天然趣。隱居葛溪上，歲一來杭城中，名人勝士，爭

要致之，惟恐其去也。所著有『紫雲編』，葉森爲之類集，復題詩云：『一度詩來一見君，只應芳杜襲蘭蓀。有時寫到遊仙句，繞筆秋香生紫雲。』張仲舉送潛叟詩：『芒屨蘿衣物外身，故園歸去已殘春。青山一百三十里，白髮東西南北人。尋壑松杉時憩樹，入林蔬果早嘗新。自憐樊雉神空王，長羨沙鷗不可馴。』客潛叟詩：『忽憶江南古莊叟，釣竿歸去拂珊瑚。藥爐已熄句庚火，書牕閒拋遁甲符。欲與陳陶同啖鮮，祇令張翰遠思鱸。不知別後詩多少，刊到雲編戊己無。』『不見故人今十載，平安喜得上京書。願我真吟乾干雀，羨君閒釣富春魚。山房夜雨青燈外，沙塞秋風白鴈初。終擬攜琴隱湖曲，一官垂老欲何如。』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香奩體語

蘇小小者，錢唐名娼也，蓋南齊時人。其墓或云湖曲，或云江干。古詞云：『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今西陵乃在錢唐江之西，則云江干者近是也。宋時司馬樞才仲初在洛下，青驄一美姝，乘帷而歌曰：『妾本錢唐江上住，花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黃梅雨。』才仲愛其詞，因詢曲名，云是『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蘇子瞻薦，應制舉中等，遂爲錢唐幕官。爲秦少章道其事，少章爲續其後詞云：『斜插犀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頃之，復夢美姝迎笑曰：『風韻猶存矣。』遂與同寢。自是每夕必來，才仲爲同案談之，咸曰：『公廨後有蘇小小墓，得無妖乎？』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遊舫，艤泊河塘，柁工遽見才仲攜一麗人登舟，即前睹之，聲嘶火起，舟尾倉忙走報其衙，則才仲死，而家人已慟哭矣。

李賀蘇小小墓歌：『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煙花不堪翦。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白樂天楊柳枝詞：『蘇州楊柳任君誇，更有錢唐勝館娃。若解多情尋小小，綠楊深處是蘇家。』『蘇家小女舊知名，楊柳風前別有情。剡條盤作銀環樣，捲葉吹爲玉笛聲。』沈原理蘇小小歌：『歌聲引過波，舞衣散秋影。夢斷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破雙飛鸞，鸞鳥弔月啼鉤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哭入狐狸穴。西陵墓下錢唐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春風自館同心結。』辛文房歌：『東流水底西飛魚，收得錢唐雲錦書。幾回錯認青驄馬，著處閒乘油壁車。鸚鵡杯殘春樹暗，葡萄袋冷夜窗虛。蓮子種成南北岸，苦心相望欲何如？』元遺山蘇小小詞：『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留？都是宜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風釵頭。』

弘治初，于京兆景瞻自南都謝事歸杭，號南湖歸叟，雅好吟詠。一日，展其先太傅肅愍公墓，邀馬浩瀾偕往，舟泊第三橋，景瞻曰：『不到西湖二十年矣，山川如故，風景不殊，予當賦之。』浩瀾詩云：『黃舫秋風湖上來，水涵天碧淨無埃，一雙鸚鵡忽飛下，千朵芙蓉相映開。鳥似彩鸞窺寶鏡，花如仙子步瑤臺，風光堪賞還堪賦，其奈江南庾信哀。』景瞻和云：『二十年無此客來，水仙當爲洗征埃。蘇公殘柳千行在，王母蟠桃幾度開。華表又添新冢墓，粉牆猶繞舊樓臺。相逢不飲花應笑，子建何須賦七哀。』吟畢，灑松而還。翼日，浩瀾復與王天璧泛湖，天璧善箕仙術，每吟詠有寤，即扣仙籙之，常攜箕以行。浩瀾因請召之，箕既動，浩瀾問仙何名，書云：『有事即問，問畢告名。』浩瀾曰：『有句：「捧瑤觴，南國佳人，一雙玉手。」久未有對，願仙成之。』即書云：『秋實座，西方大佛，六丈金身。』二公咸駭愕。箕運如飛，復成一律云：『此地曾經歌舞來，風流回首即塵埃，王孫芳草爲誰綠？寒食梨花無主開。郎去排雲叫閭闔，妾今行雨在陽臺。衷情訴與遼東鶴，松柏西陵正可哀。』後書云：『錢唐蘇小小和馬先生昨日湖橋首倡。』已而，箕寂然不動，二公相顧若失，莫測所以。

商玲瓏者，餘杭歌者也。白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能歌，聽唱黃鸝與白鳥。黃鸝催曉曉時鳴，白日催年西時沒。腰間赤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易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還歌。』時微之在越，厚幣邀去，月餘，始遣還，贈之詩。因寄樂天云：『休道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寄君詩，明朝又向江頭別，月落潮平是去時。』

韓汝玉令錢唐，嘗一妓，嘗宿其家。一日晏起，縣吏挾之立門外，候聲暗，汝玉即升妓家中堂受曙。翼日，下吏杖一百，即解官自劾云：『某無狀，不檢，爲吏所侮，無以泄民，請解印歸。』時范文正公知杭州，大奇之，曰：『公傑士也，願自愛。』即令還職。汝玉既滿，復攜此妓遊西湖，戀戀一月不去。文正公置酒餞之，召妓佐酒，候汝玉極醉時，令舟子解纜去，及醒，則舟離錢唐數十里矣。後汝玉歷歷仕有聲，而文正公愛惜人才，襟量不可及也。

荷桃者，寇萊公妾也，淑靈能詩。萊公嘗高會，集諸妓，賞綾綺千數。荷桃獻詩云：『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寒窗下，多少工夫織得成。』萊公爲之默然。尋貶嶺南，道杭州，荷桃有疾，謂萊公曰：『妾必不起，幸葬我於天竺山下。』萊公驚哀不已。荷桃曰：『相公宜自愛，亦非久居人世者。』已而，公果薨于雷州。

朝雲者，姓王氏，錢唐名妓也。蘇子瞻官錢唐，絕愛幸之，納爲常侍。朝雲初不識字，既事子瞻，遂學書，頗有楷法。後從泗上比丘尼義冲學佛，亦通大義。有子曰幹兒，未養而夭。蘇子貶惠州，家妓都散去，獨朝雲依依嶺外，子瞻甚憐之，贈之詩云：『不似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絡秀不同老，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衫歌扇舊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陽臺雲雨仙。』未幾，朝雲病且死，誦金剛經四句偈而絕。葬之惠州栖禪寺松林中，東南直大聖塔。子瞻悼之詩云：『苗而不秀豈其天，不使童烏與我玄，駐景恨無千歲藥，贈行唯有小乘禪。傷心一念償前債，彈指三生斷後緣，歸臥竹根無遠近，近燈勤禮塔中仙。』又作

詠梅『西江月』以寓意云：『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海仙時過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

素面翻嫌粉澹，洗妝不褪唇紅，高情已逐曉雲空，不與梨花同夢。』

蘇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來，營將督之再三，乃來。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臥，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營將催也。整妝趨命，不覺稍遲。』時府僚多屬意於聞者，見其不來，悲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盛開，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悄無人，槐陰轉午，晚涼新浴。手弄生綃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眠清熟。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卻是，風敲竹。石榴半吐紅巾蹙，待浮花浪蕊都盡，伴君幽獨。纔隨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觸。共粉淚，兩簌簌。』

蘇子瞻通判杭州，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矣，有營妓投牒乞從良，子瞻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凡尾野狐，從良任便。』又有周妓，色藝超絕，爲一郡之魁，聞判，亦來投牒，欲援例脫籍。子瞻惜其去，不許，判云：『蘇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羣，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謔如此。

蘇子瞻守杭時，毛澤民者，爲法曹，公以衆人遇之，而澤民與妓遊芳者善，及秋滿辭去，作『惜分飛』詞以贈妓云：『淚溼闌干花著露，愁到眉峯碧聚。此恨平分取，更無言語空相覷。細雨殘雲無意緒，寂寞朝朝暮暮。今夜山深處，斷魂分付潮回去。』子瞻一日宴客，聞妓歌此詞，問誰所作？妓以澤民對。子瞻歎曰：『郡僚有詞人而不及知，某之罪也。』翼日，折簡追回，款洽數月。

蘇子瞻守杭日，有妓名琴操，頗通佛書，解言辭，子瞻喜之。一日，遊西湖，戲語琴操曰：『我作長老，汝試參禪。』琴操敬諾。子瞻問曰：『何謂湖中景？』對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何謂景中人？』對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何謂人中意？』對曰：『隨他楊學士，飽殺鮑參軍。』如此究竟何如？子瞻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琴操言下大悟，遂削髮爲尼。

蘇子瞻在黃州，參寥子自錢唐訪之，酒中，子瞻令官妓馬惜惜乞詩於參寥，參寥口占云：『多謝尊前窈窕娘，好將幽夢惱襄王。禪心已作黏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子瞻喜曰：『子書見柳絮落泥中，謂可入詩料，不意此老收得，可惜也。』

唐、宋間，郡守新到，營妓皆出境而迎，既出，猶得以鱗鴻往返，視不爲異。白樂天湖上醉中代諸

妓寄嚴郎中詩云：『笙歌盃酒正歡娛，忽憶仙郎望帝都，借問連宵直南省，何如盡日醉西湖。蛾眉久別心知否？雞舌含多口厭無？還有些些惆悵事，春來山路見蘼蕪。』又聞歌妓唱嚴郎中詩，因以絕句寄之，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詞與豔歌，但是人家有遺愛，就中蘇小感恩多。』蘇子瞻送杭妓往蘇州迎新守『菩薩蠻』詞云：『玉童西逐浮丘伯，洞天冷落秋蕭瑟。不用許飛瓊，瑤臺空月明。清香凝夜燕，借與章郎看。莫便過姑蘇，扁舟下五湖。』又西湖席上代諸妓送陳述古詞云：『娟娟缺月西南落，相思撥斷琵琶索。枕淚夢魂中，覺來眉景重。華堂堆燭淚，長笛吹新水。醉客各西東，應思陳孟公。』

宋時，杭妓周韶，胡楚、龍觀，皆有詩名。韶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題品風味，君謨屈焉。蘇子容過杭，太守陳述古飲之，召韶佐酒。韶因子容求落籍，子容指箴問白鸚鵡曰：『可作一絕。』韶援筆揮云：『隨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時韶有服，衣白，一座笑賞。述古遂令落籍，時楚、觀皆同席，楚贈之詩云：『淡妝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不同。應笑西湖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觀詩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市意，濯纓還見武陵人。』

胡楚嘗有贈所歡詩云：『不是當時丁令威，年來處處是相思。若將幽恨同芳草，卻恐青青無盡時。』時張子野老於杭，多爲杭妓作詞，而不及觀。觀獻詩云：『天與羣芳十樣葩，獨憐顏色不堪誇，牡丹芍藥人題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甚喜，爲之賦詞一闕云。

陳述古守杭時，齊閣中有絕句二首：『綽約新嬌生眼底，使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多少？好似春潮夜夜添。』又云：『長垂玉筍殘妝臉，肯爲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爲誰添？』蓋爲佳人微幽思也。蘇子瞻嘗書此詩，并周、胡、龍三妓詩，作一卷。元時柯敬仲得之，虞邵庵伯生題其後云：『誰令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喚起鬪茶龍井畔，花開陌上載嬋娟。』又云：『三生石上舊精魂，邂逅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明鏡著啼痕。』又云：『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爲誰靈塔向金沙？』

陳直方之妾精，本錢唐妓人也，乞新詞於蘇子瞻，子瞻因直方新喪正室，而錢唐人好唱陌上花緩緩曲，乃引其事以戲之，其詞則『江神子』也。詞云：『玉人家在鳳凰山，水雲間，掩門關。門外行人，立馬看弓彎。十里春風離恨似，斜日映，繡簾斑。多情好事與君還，憫新緣，拭餘潸。明月空江，香霧著雲鬟。陌上花開看盡也，別新曲，破朱顏。』

宋有陳藝善者，遊錢唐，與營妓周子文甚狎，挾之遍歷湖山。後藝善去爲河朔掾，宿奉高驛，夢

子文率韓順感，挽之不可，冉冉悲啼而沒。久之，得故人書云：『子文死矣。』按其月日，則宿奉高驛時也。既歸，遊覽嶺，作『漁家傲』以寄情焉。『驚浪寒前獨倚，愁眉促損愁腸碎。紅粉佳人傷別袂，情何已，登臨臨水年年是。常記同來今獨至，孤舟晚眺湖光裏。衰草斜陽無限意，誰與寄？西湖水是相思淚。』

妙奴者，錢唐陳令舉小鬟也。令舉宴秦少游，出以佐酒，少游贈之詩云：『西湖水滑多嬌嬈，妙奴十二正芬芳，肌膚暫白臂膊長，含語未發先有香。溪上夜宴侍餐餐，皎如華月墮清浪，音聲入雲能斷腸，不許北客辭酒漿。』主人請諷邦之良，少年射策謁未央，俊詞偉氣森開張，玉杵賈斗生怒芒。天欲文采老更昌，故使欽翻窺翠翔，五十佳補尙書郎，浩歌騎牛倚徜徉。東風戲雨花草狂，一溪淡淡青黛光，妙奴勿倦倚羽觴，主人正欲遊醉鄉。』

宋紹興中，王鈇帥番禺，有狼籍聲，朝廷除司諫韓瑛提刑廣東，令往廉按。鈇憂甚，廢寢食。有妾，故錢唐娼也，問：『主公何憂？』鈇告之故，妾曰：『不足憂也，瑛即韓九，字叔夏，舊遊妾家最歡，須其來，強邀之飲，妾當有以敗其守也。』已而瑛至，鈇郊迎，不見。入城，乃見，岸然不交一談。次日報謁，鈇治具於別館，茶罷，邀遊郡圃，不許，固請乃可。至別館，水陸畢陳，伎樂大作，瑛踟躕不安。鈇麾去伎樂，陰命諸妓淡妝，詐作姬侍，迎入後堂，劇飲。酒半，妾於簾內歌瑛昔日所贈之詞，瑛聞之，心動，狂不自制，曰：『汝乃在此耶？』即欲見之，妾隔簾故邀其滿引，至再至三，終不肯出。瑛心益急，妾曰：『司諫曩在妾家，最善舞，今日能爲妾舞一曲，即當出也。』瑛醉甚，不知所以，即索舞衫，塗抹粉墨，踉蹌而起，忽跌于地。鈇亟命索椅，諸妓扶掖登船，昏然酣寢。五更酒醒，覺衣衫拘絆，索燭覽鏡，羞愧無以自容，即解船還臺，不敢復有所問。此醉流播，旋遭彈劾，而鈇迄善罷。

謝希孟者，陸象山門人也。少豪俊，與妓陸氏狎，象山責之，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妓造鴛鴦樓，象山又以爲言，希孟謝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即占首句云：『自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象山默然，知其悔也。一日，希孟在妓所，恍然有悟，忽起歸，不告而行。妓追送江濱，悲戀而啼，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云：『雙槳浪花平，夾岸青山鎖。你自歸家我自歸，說著何如過。我斷不思量，你莫思量我。將你從前與我心，付與他人呵。』

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甚相眷戀，爲惡姥所聞，不盡細繆。一日，王生拉師兒遊西湖，唯一婢一僕隨之。尋常遊湖者，遇昇即歸，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特故盤桓，比夜達岸，則城門鎖，不可入矣。王生謂僕曰：『月色甚佳，清泛不可。』再市酒飯，復遊湖中，遙

運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聞香，舟發如蟻。有妙年者，外方人也，登豐樂樓，目擊畫舫紛紜，起夷猶之興，欲買舟一遊。會日已停午，雖連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前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政欲得此。』即具盃饌入舟，遍遊西湖曲，盡歡而歸。自是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湯養師，居抱劍營，擅藝行首，艷麗絕倫，慧而黠，巧吻，負色寡合，非豪俊不肯破顏。猥客恐爲所侮，不敢登門。時時音邸第中，查貨極厚。有惡少，詭爲外方富民部綱者，僞館其隣。其南有酒館曰花月樓，密通養師之室，惡少日飲樓中。酒家因微酒通，至其所館，見其行李煥爛，購從甚都，意必仕宦富豪也，且年少美丰姿，因誘之曰：『郎君何故時時獨酌，而不呼侑尊者？』惡少曰：『非汝所知也，吾親都城未有絕色當吾意者，若淡妝濃抹，獻笑倚門者，直狐羣耳。』酒家曰：『君特未之見耳，樓北湯氏姊妹，曰養師、春春者，當今第一流也。春春已爲他邸所畜，獨養師在，郎君若欲見之，當爲道意也。』惡少曰：『子姑詢之。』良久，復命曰：『事諧矣，約來日相候。』蓋酒家極舉其富盛容止之詳，養師已動心矣。至期，惡少盛飾而往，一見交歡，呼酒酣飲，出歌婢佐之。惡少揮金不少吝，且能調弄風月，舉家大喜。頃之，惡少復昇銀環條脫一巨簪，草草視之，皆燦然精金也，可值萬緡。娼家愈大喜，不復細察，受而藏之，留連歲月，惟恐其去也。一夕，惡少謂其家曰：『來日當往都中料理某事，欲夙起。』養師唯唯，黎明飲食之，遣僕隨往。惡少以計賺其僕，至晚不復來矣。往館中觀之，寂無蹤跡，啓篋視之，則燦然者，皆僞物也。舉家患恨，養師素有血疾，愧鬱而死。

宋時，秀州鄭文者，爲太學生，久寓行都，其妻寄以『憶秦娥』詞云：『花深深，一鉤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試結同心。日邊消息空沈沈，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到于今。』此詞爲同舍見者傳揚，酒樓妓館皆歌之。

宋時，婺州劉鼎臣者，微省試於行都，願行，其妻自製彩花一枝贈之，佐以『鷓鴣天』詞云：『金屋無人夜剪綰，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擬與蕭郎兩鬢青。聽囑付，好看承，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宋時，潭州易章叟者，以優等爲前郎，久不歸，其妻作『一翦梅』詞寄之云：『染淚脣香寄彥章，貪卻前郎，忘却回郎。功名成遂不還鄉，石徹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妝，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不知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宋時，閩人修軫者，以太學生登第，榜下，取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喝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是深門買。』自古人言，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蘇小娟，錢唐名娼也。俊麗工詩。其姊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甚洽款，久之，不敏日益貧，盼奴周給之，使篤於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落籍，不得偕老，不敏赴官三載，想念成疾而卒。有祿俸餘貲，囑其弟趙院判均分之，一以贖院判，一送盼奴。且言：『盼奴有妹小娟，俊雅能吟，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唐，託宗人倅錢唐者召盼奴。其家云：『盼奴一月前死矣。小娟亦為盼奴所歎，以於潛官緝誣繫，繫府獄。』倅從獄中召小娟出，詰之曰：『汝誘商人官緝百正，何以償之？』小娟叩頭言：『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娟感荷更生，盼奴亦蒙恩泉下也。』倅喜其辭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否？』小娟曰：『趙司戶未仕時，與姊盼奴交好，後中科授官去，盼奴相思致疾而死。』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餽物一罇。外有其弟院判一緘，付爾開之。』小娟自謂不識院判何人，及拆書，惟一詩云：『當時名妓鎮東吳，不好黃金只好書。借問錢唐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娟得詩，默然。倅索和之，小娟以不能辭，倅強之，且曰：『不和，即償官緝。』小娟不得已，索紙，援筆書云：『君住襄江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緝也無？』倅大喜，盡以所寄物與之，免其償緝，且為脫籍，歸院判偕老也。

宋季，參政家鉉翁於杭州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經旬餘，未能滿意。忽有笑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之第三次，公喜，遂納焉。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之時。歸元後，公攜入燕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是巨富。人稱爲笑娘子。

錢唐道士洪丹谷，與一妓通，因娶爲室，病且革，顧謂洪曰：『妾死在旦夕，卿須自執薪，還肯作一轉語否？』妾歌兒也，卿能集曲調，於妾未死之前，使預聞之，死無憾矣。』洪固滑稽，遂作文曰：『二十年前我共伊，只因彼此太癡迷。忽然四大相離後，你是何人我是誰？恭惟娘子，秀鍾谷水，聲遏楚雲。玉交枝堅一片心，錦纏道餘二十載。遽成如夢令，休憶少年遊。吳相思兩手託空，意難忘一筆勾斷。且道如何是一筆勾斷？孝順哥終無孝順，逍遙樂永遠逍遙。』聽畢，一笑而逝。

朱淑真者，錢唐人。幼警慧，善讀書，工詩，風流蘊藉。早年，父母無識，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惡，遽離戚施，種種可厭，淑真抑鬱不得志，作詩多憂愁怨恨之思，時素情於才子，竟無知音，悵

悵抱悲而死。父母復以佛法，并其平生著作茶毗之，今所傳者，不過百中之一耳。臨安王店佐爲之立傳，宛陵魏端禮爲之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其詩云：『醉看飛蠅觸曉窗，宿醒未醒倦梳妝。強調朱粉西樓上，愁裏春山畫不長。』又云：『門前春水碧於天，坐上詩人逸似仙。彩鳳一雙雲外落，吹簫歸去又無緣。』又云：『鴻鵠驚鷺作一池，須知羽翼不相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又題圓子云：『輕圓絕勝雞頭肉，滑膩偏宜蟹眼湯。縱有風流無處說，已輸湯餅試何郎。』蓋謂其夫之有才，匹配非偶也。張行中題其詩集云：『女子風流節義虧，文章驚世亦何如？蘋蘩時序事無預？詩酒情懷卻有餘。愁對鶯花春苑寂，苦吟風月夜窗虛。丈夫莫羨多才思，宋女不聞曾讀書。』

淑真詩詞多柔媚，獨清畫一絕，送春一詞，頗疎俊可喜。詩云：『竹搖清影罩幽窗，雨雨時時禽噪夕陽。謝卻海棠飛盡絮，困人天氣日初長。』詞云：『樓外垂楊千萬縷，欲繫青春，少住春邊去，猶日風前飄柳絮，隨春且看歸何處。滿目山川開杜宇，便做無情，莫也愁人意，把酒送春春不語，黃昏卻下瀟瀟雨。』

與淑真同時，有魏夫人者，亦能詩，嘗置酒以邀淑真，命小鬟隊舞，因素詩，以『飛雪滿羣山』爲韻。淑真醉中，援筆賦五絕云：『竹枝催上錦船時，體態輕盈祇欲飛，若使明皇當日見，阿蠻無計恍楊妃。』又云：『香茵穩襯半鉤月，往來凌波雲影滅，絃索緊拍促將還，兩袖翻然作回雪。』又云：『柳腰不束春拘管，風轉鸞回霞袖緩，舞徹伊州力不禁，筵前撲簌花飛滿。』又云：『占斷京華第一春，清歌妙舞實超羣，只愁到曉人星散，化作巫山一段雲。』又云：『燭花影裏粉姿閒，一點愁從兩點山，不怕帶他飛燕妬，無言逐拍省弓彎。』不惟詞旨豔麗，而舞態之妙，亦可想見也。

錢唐陳耆子肅者，喜遊俠，爲奇俊語，存齋聖宗吉甚奇之。嘗春日遊湖，有句云：『茜紅女兒歌白苧，墨黑燕子來烏衣。』後商於閩中，盤桓妓館，賦詩云：『青銅三百一斗酒，荔枝十八誰家娘？』逾一歲而卒，年二十三云。宗吉作『念奴嬌』詞悼之曰：『海山何處？嘆人間，別有芙蓉城闕。霧閣雲窗深幾許？獨倚青牕超絕。香霧雲屏，被翻錦浪，波捧龍船橫。鏡鸞舞罷，半簾燈影明滅。誰信一飲瓊漿，玉山自倒，魂逐驚鴻沒？瘴雨蠻烟歸夢斷，愁滿空梁殘月。噲昔相期，殺雞炊黍，中道成長別。故山秋晚，何人共採薇蕨？』

安榮坊倪氏女者，少姣好，鼎宗吉嘗屬意焉。及長，委身爲小吏妻。一日，與宗吉邂逅於吳山下，淒然感舊，遂歸其廬，置酒敘話，爲賦『安榮美人行』云：『吳山山下安榮里，陋巷窮居有西子，嫣然一笑坐生春，信是天人謫居此。相逢昔在十年前，雙鬟未合臉如蓮，學畫蛾眉揮彩筆，

儻傳雁字卜金錢。相逢今在十年後，鬢髮如雲眼光溜，風吹纖帶露羅鞋，酒泛銀盃沾翠袖。自言文史舊曾知，寫景題詩事事宜，但傳秦女吹簫譜，不詠湘靈鼓瑟辭。暮雨朝雲容易度，野鴨家雞竟相妬，當時自詫苑中花，今日翻成道傍樹。我聞此語重悲傷，對景徘徊欲斷腸，渭城楊柳歌三疊，潯水琵琶泣數行。相送出門留後約，暮天慘慘東風惡，醉歸感舊賦新篇，重與佳人嗟命薄。」

甲妓朱觀奴者，居鹽橋，頗通文義。嘗欲構室，而募緣於人，求題詞於瞿宗吉。宗吉援筆書云：「傾國傾城美貌，爲雲爲雨芳年。金沙灘上舊因緣，重到人間示現。欲構雲窗霧閣，奈慳寶鈔金錢。諸公有意與周旋，請看桃花好面。」人以宗吉故，喜捐貲焉。其裔有朱鳳翔者，以音律得幸於教皇，爲優人長，與咸賢、劉賓者同列，寵昵無比。

陳煥章，錢唐人。諱誕浮薄，而聰明爽闊。嘗痛飲妓館，醉爲羣妓所侮，作『中呂滿庭芳』樂府云：『羊羔玉斝，灌翻老漢，嬉笑加加。小丫鬟，欺侮咱年高大，兩三箇，扳倒扛咱。白髮上，黃花亂插，赤骨立，黑墨偷搽。慣得他，無高下，也是俺，醉鄉豁達。笑殺我也由他。』誠俊詞也。煥章，成化時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七卷

藝文賞鑒

錢唐田汝成輯撰

宋高宗雅工書畫，作人物山水竹石，自有天成之趣，上用乾卦印，晚居北內，多用太上皇帝之寶，德壽殿寶。國亡，遺跡悉歸上都，流傳人間者不過殘線片幅耳。嘗題李唐秋江圖，詞翰妙絕。劉靜修題之詩云：『秋江吞天雲拍水，滿借西風扶不起，斷雲分雨入江村，回首龍沙幾千里。』

濟庵老筆搖江聲，勢振阿唐慘淡情，千秋萬古青山恨，不見歸舟一葉橫。』

元時，杭州有宮扇二，好事者得之燕市，一畫雪夜泛舟，一畫二色菊，理宗題其背，有『興盡爲期』及『晚節香』之句。劉靜修因賦詩云：『天津月明啼杜鵑，梁園春色凝寒烟，傷心莫說靖康前，吳山又到繁華年。繁華幾時春色換，千秋萬古合歡扇，銅雀香銷見墨痕，秋去秋來幾恩怨。一聲白鴈更西風，冠蓋散爲烟霧空，百錢囊錦天留在，禍胎要鑒驪山宮。當時夢裏金銀關，百柱樓前無六月，瓊林秀發後庭春，珠簾暗捲天門雪。掉歌一曲白雲秋，不覺金人淚暗流，乾坤幾度青城月，扇影無情也解愁。五雲回首燕山北，燕山雪花大如席，雪花漫漫冰峩峩，大風起兮奈爾何？』理宗嘗畫南樓風月橫披，有『併作南樓一夜涼』之句，靜修題之詩云：『試聽陰山勸勒歌，朔風悲壯動山河，南樓烟月無多景，緩步微吟奈爾何？』又云：『物理興衰不可常，每從氣韻見文章，誰知萬國中天月，只辦南樓一夜涼。』蓋『才到天中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

景獻太子者，燕王德昭九世孫，希樸之子也。工翰墨，畫竹尤佳，喜作掛屏，枝柯傍出，如簷底乍見，濃墨獵獵，頗具傲舞之態，上用善雅堂印。凌雲翰題其墨竹詩云：『古來畫竹誰最豪？蕭悅不及王維高，文與之後到景獻，學得南唐金錯刀。齊紈新裂裁成扇，頃刻春雷穿鐵硯，圖成標以烏翠名，宛似黃陵廟前見。九疑峯高雲氣迷，天寒日暮娥英啼，手中瑤瑟不敢鼓，恐有風風來上棲。宣和年間好時節，微廟丹青更奇絕，南渡王孫愛墨君，猶是東都舊枝葉。二百年來迹已陳，烟梢露葉長清新，有能垂衣今復觀，制常未必無伶倫。詩人尚友須千古，其搜心內良工苦，安得此圖掛北窗，坐聽秋聲起風雨。』

蕭照，漢澤人，靖康中。流入太行爲盜。一日，掠至李唐，檢其行囊，不過粉奩畫筆而已，叩知其姓氏，照雅聞唐名，即辭賊，隨唐南渡。唐感生全之恩，盡以所能授之。紹興中，補迪功郎，畫院待詔。其畫山水人物，異松怪石，蒼浪古野，書名於樹石間，惜用墨太多耳。其時有開封蘇

漢臣，工釋道人物，尤善嬰兒，與照齊名，西湖亭榭寺觀所畫，多二人筆也。

馬和之，錢唐人，紹興中登第，官至工部侍郎。善人物山水，筆法飄逸，纖悉粉澤，自成一家。

高孝兩朝，最重其畫，嘗書毛詩三百篇，命和之篇畫一圖，會成巨帙。至今杭人尚有存其散逸者。其後有顧興裔者，專師和之，但設色不逮耳。張翥之題馬和之伐檀圖詩：『后稷肇王業，臨風有遺詞。相彼千畝良，爲我百度資，耕耨信勞止，祭養當來斯。匪直今始然，振古恆在茲。』鮑葉圖詩：『鮑葉苦未萎，濟水盈瀾瀾，寒裳不可度，招舟非我僊。鸛雉良足異，鳴鴈當何時。周行坦如砥，卻顧安趨趙。』蔓草圖詩：『蔓草長滿野，良辰胡不來？民窮非邑異，豈獨荒閒思？』佳人歲年暮，會晤恆苦遲，天天桃上花，燕婉當何時。』

李公紹煒，錢唐人。尚仁宗女，爲駙馬都尉。善水墨竹石，尤工章草、飛白。其時有裴叔詠者，與公紹友善，善蘭竹窠木怪石，雜之李畫中無辨也，上用嘉善堂印。

林椿，錢唐人。工花草、翎毛、瓜果，皆師趙昌，傅色輕淡，生意藹然。淳熙中，待詔畫院，賜金帶以寵之。其徒有彭舉。

劉松年，錢唐人，居清波門，俗呼暗門劉。紹興間，待詔畫院，師郭禮，工人物山水，意氣精神遠過於禮。寧宗朝，進耕種圖稱旨，賜金帶。高孝進題劉松年畫詩：『樵青刺箭勝搖槳，船頭分流水聲響，青山渺渺波漾漾，白鷗飛過時一兩。載書百卷酒一壺，日斜出遊女兒湖，鄰舟買得巨口鱸，醉拍銅斗歌鳴鳴，此樂除卻江南無。』凌雲翰題劉松年野意圖詩：『野水連村綠，雲山隔岸青，橋低疑礙艇，樹密不遮亭。奇字無人問，清琴只自聽。百年棲宿意，把卷憶曾經。』李嵩，錢唐人，李從訓養子。工人物、山水、道釋，尤長于界畫。光、寧、理三朝待詔。其徒有馬永忠、豐興祖、顧師顏，皆傳其法。嵩老倦作，多令永忠代筆也。其孫李章者，亦善畫。張翥之題李嵩小景二絕：『水西山外淨無塵，樓閣東風萬樹春，獨倚欄干千里望，半醒半醉是何人？』其二：『臺榭高虛淡月明，夜深風露起秋聲，無端別鶴傷人思，調得瑤琴曲未成。』又跋李嵩觀潮圖云：『四海惟瀾江潮最險，雖勇悍強厲如秦始皇帝，猶畏從狹中渡。宋自慶曆以來，航海屢溢，嘉定中，潮衝鹽官平野二十餘里，論者皆以幾句切近爲憂。當時每遇潮盛之候，傾宮出觀，顧反以爲太平樂事，獨不思建炎之初，苗傅、劉正彥因觀潮起釁，幾危宗社，而復甘心於此！嗟夫，宴安耽毒，雖利害切身，亦不暇自爲謀，況有興復遠大之計哉！』張思廉與二楊所題，皆載本集，謂李嵩之畫。嵩本錢唐人，歷光、寧、理三朝畫院待詔，出于目擊，丹青藻繪，宜有浮于世景者，今所畫略無內家人物，儀衛供帳，與吳俗文身戲水之流，惟空垣虛榭，烟樹淒迷，平波遠山，上下與帆檣相映而已。披閱中，欲使人心目遲回，有感慨弔惜之情，

無追攀壯浪之想。嵩意匠經營，情留象外，豈亦逆見將來，預存後監耶？杜子美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殆爲此圖題詠也。

夏珪、馬遠、錢唐人。寧宗朝待詔，賜金帶。工人物山水。醞釀墨色，麗如染傅，筆法蒼老，墨汁淋漓。學范寬，院中人物山水，自李唐而下，無出其右者。其後有朱懷瑾者，墨法全師夏珪，但欠瀟灑風度耳。珪子森，亦善畫，高季迪題夏珪風雪歸莊圖詩：『江雲黏波晚模糊，青山忽失如亡通，乾坤瑩淨冰作壘，春意散入千林枯。野橋古渡行人無，清響瑟瑟鳴殘蘆，江天萬里一老夫，短蓑如蜩如蝸。魚寒入泥不上窠，歸來遠識漁村孤，柴門夜叩聞犬呼，逕竹壓折誰撐扶？』山妻自炊稚子沾，不羨炙肉圍紅爐。嗟予客遊歲屢徂，詩囊隨驅走窮奴，長安何處覓酒徒，飛花撲頭貌不烏。旅舍無夢還江湖，漸對風雪歸莊圖。』張靖之題夏珪風雨圖詩：『長風吹折嶺崖樹，江色愁陰雨聲暮，蒼茫野艇晚驚潮，交相橫掃無住處。何人倚岸泛虛舟？風雨不動如安流，酒酣袒側蓬窗底，忽憶吳塘五月秋。』又題夏珪松濤怪石圖詩：『巨靈鑿山翻地軸，老龍擡牙奮空谷，茫洋瀾氣溢不收，一道奔騰鬼神哭。呂梁洪上孤月明，徂徠黛色參天橫，黃河一瀉幾千里，人道天潢東向傾。』又云：『青陽使者唐如鐵，玄冥老翁頭似雪，雲根丈人勢敵虎，狹路相逢不相協。六和塔下天風來，孔明殿前雲未開，仰天俯地望不極，卻憶西川灘頭堆。』劉士亨題夏珪山水圖詩：『夏珪丹青世無敵，遠近淡濃歸數筆，天機所到入神妙，此圖尤爲人愛惜。青山我義樹重重，高泉一派飛白虹，雲林烟谷互隱見，羊腸細路東西通。溪邊丈人清似玉，倚窗悠然吟不足，我役黃塵奔競途，勞生頗欠看山福。春風幾度舊薇開，舊時猿鶴相驚猜，有田可耕書可讀，家在山中歸去來。』

馬遠，號欽山，其先河中人，世以畫名，後居錢唐。光、寧朝待詔。畫師李唐，布景齊整。工山水、人物、花鳥，種種臻妙，獨步畫院。其樹多斜科偃蹇，至今園丁結法，猶稱馬遠云。兄遠，亦善畫。子麟，能世家學，然不逮父，遠愛其子，多子已畫上題麟字，蓋欲其章也。其時有蘇顯祖、葉肖巖，亦師馬遠。蘇筆法稍弱，俗呼爲沒興馬遠。葉小景酷似，而大幅不如也，然工傳寫。馬遠嘗畫三教圖，釋迦中坐，老子儼立於傍，孔子乃作禮于前，蓋內瑞故令作此，以侮聖人也。理宗詔江子遠作贊，子遠贊云：『釋氏跌坐，老聃傍視，惟吾夫子，絕倒在地。』遂大稱旨。高季迪題馬遠夜景美人圖云：『燕睡簾前夜未深，羅衣應怯軟寒侵，風傳漏板還堪數，月混梨花不易尋。翠館紅樓猶裊裊，華燈繡閣正沈沈，畫中一片春宵景，寫出幽人恨望心。』又題馬遠醉花詩：『池冷畫閣幽，芙蓉作晚愁，金釵承露色，彷彿漢宮秋。』又黃葵詩：『春晚獨餘芳，風回帶酒香，美人偏愛看，因似玉衣裳。』唐文鳳跋馬遠山水圖云：『自史皇作畫，創制六法，

下逮秦漢間，混朴未散，古質尙存。唐以下，則人文日滋，新巧雜出。所謂上古之畫，迹簡而意澹，中古之畫，細密而精緻也。至唐王微墨戲出，掃去筆墨畦畛，乃發新意，隨賦形迹，略加點染，不待經營而神會天然，自成一派矣。宋李唐得其不傳之妙，爲馬遠父子師。及遠，又出新意，極簡淡之趣，號爲半邊。今此幅得李唐法，世人以肉眼觀之，則無足取也。若以道眼觀之，則形不足而意有餘矣。』

王輝，錢唐人。理、度朝畫院祇候。工人物、山水、釋道，與李嵩同家，間用左手描寫，人目爲左手王。其時有白良玉、何青年、方椿年，亦工釋道，椿年又善著色山水。其後有鼎臣者，亦師輝。樓觀，錢唐人，工花鳥、人物、山水，得馬遠筆法，第傳色稍欠細潤耳。咸淳間畫院祇候。其後有徐道廣者，工花鳥，法樓觀。

俞珙、李璫，俱錢唐人。工人物山水，布景著色，俱師梁楷。璫之徒范彬、劉朴亦善畫。其時有錢光甫者，專科畫魚，精妙如活。

陳清波，錢唐人。多作西湖全景。工三教圖。寶祐間待詔。

陳宗訓，杭人。工釋道、人物、士女，師蘇漢臣，描染勁硬，人呼爲鐵陳也。其時有孫必達，亦師漢臣。

魯宗貴，錢唐人。工花竹、禽鳥、窠石，描染極佳，尤長寫生，雞鴨鳴黃，甚有生意。其時有張茂，花鳥精緻，小景更妙。

馬宋英，溫州人。至錢唐淨慈寺寫古松于壁，題云：『磨出一錠兩錠墨，掃出千年萬年樹，月明烏鵲飛來，踏枝不著空飛去。』丁大全賞其詩畫，急命索之，人忌其能，固不令出，卒不遇，遂成詩讖。其時有毛信卿者，亦溫州人，善畫竹，杭人最重之。自云：『大竹畫形，小竹畫意』，蓋得法于趙牧之也。

錢選，字舜舉，晉川人，宋末時人。入元，以工畫花鳥名江南，王思廉題其壽陽梅圖云：『一聲白雁度江湖，便覺金陵王氣銷，畫史不知亡國恨，猶將鉛粉記前朝。』又陳德祖題其畫花云：『舊翁夙號老詞客，亂後卻工花寫生，寓意豈求顏色似？錢唐風物記昇平。』

金應桂，字一之，號孫璧，錢唐人。在宋爲縣令，入元隱風篁嶺。書法歐陽率更，畫學李龍眠。黃子久公望，富陽人，聰敏絕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至元中，瀾西廉訪使徐瑛辟爲書吏，朱幾棄去，更名堅，號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山水訣』行于世。云：『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而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圓潤。○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

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生。○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輾而後，皆有仰枝。○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須方多圓少。○畫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畫石謂之麻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畫源小山石，謂之蟹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皴法要渾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爲之，再用淡墨破。○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謂之闊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樹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大概樹要填空，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不可相犯。繁處間疏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畫石之妙，用藤黃水侵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多則要滯筆。青螺間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使墨土氣。○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于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闊處氣韻，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遠水無痕，遠人無目。○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取活流之源。○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脈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寫真山之形也。○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人氣。山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惡，石有三面，或在上，或在側，皆可爲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山下有水潭謂之淵，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幾多，便入畫工之流矣。○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樹木繁茂，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烟雲黯淡，天色模糊。能畫此者，爲上矣。○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渾厚。米元章論李光丞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爲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存焉。○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蟬噪之意。○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磐頭，用水筆畫開，加淡墨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冬景惜地爲雪要薄，粉筆山頭。○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難，布置遠近相映，大概與寫字一般，以熟爲妙。紙上難畫，絹上難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先命題目，此爲之上品，古人作畫，何次寬闊，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畫法盡矣。○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提眼眉，然後上顏色。皴法，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作畫祇是簡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理。』○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

積至可觀，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個字。

高季迪題黃大癡天池石壁圖詩：『黃大癡，滑稽玩世人不知，疑似阿母傍，再讀像桃兒。平生好飲復好畫，醉後灑墨秋淋漓。嘗爲弟子李少翁，貌得華山絕頂之天池。乃知別有縮地術，坐移勝景來青帷，身騎黃鶴去來遠，縞素飄飄落塵縑。潁川李公欣得之，手持示我請賦詩，我聞此中可度難，玉枕祕記傳自青牛師。池生碧蓮花，千葉光陸離，服食可騰化，遊空駕雲螭。奈何靈跡久祕藏，荒竹滿野啼猩猩，尋真羽客不肯一相顧，卻借釋子營菲茨。我昔來遊早春時，雪殘衆壑窮寒姿，磴滑不敢騎馬上，青鞋白策挑筇枝。上有烟蘿披拂之翠壁，下有沙石潄漾之晴漪，晴天倒影落明鏡，正似玉女曉沐高鬟垂，飲猿忽下藤蘿鼻，浴鶴乍立風漸瀟。巨壺有地我未到，未省與此誰當奇？瑤石坐其涯，沿洞引流危，醉來自照影，俯笑知爲誰。落梅撲香滿接羅，暮出東澗鐘鳴遲，歸來城郭中，復受塵土欺。十年勝賞難再得，恍若清夢一斷無山追。朝來觀此圖，惘惘使我悲。當時同遊已少在，我今未老形先疲，人生擾擾嗟何爲，不達但爲高人嗤。漢南已老司馬樹，峴首已仆羊公碑，惟應學道悟真訣，不與陵谷同遷移。仙霞洞府孰最好？東有地肺西義嶺，高崖鐵鎖不可攀，援以逕上，仰望白雲樓觀空峩巍。此山易上何乃遺，便與猿鶴秋相期。欲借太乙舟，夜臥浩蕩隨風吹。洞簫呼起千古月，照我白髮涼絲絲。傾玉醪，薦瑤厄，招君來遊慎勿辭，無爲漫對圖畫日夕遙相思。』

嘉興林叔大，豫湘江行省時，食墨鄙吝，然頗交接名流，以沽美譽。其于達官顯宦，則割羊殺豕，品饌甚盛，若士人君子，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黃大癡作畫，多士畢集，而此品復出，衆皆捫腹闊步，譁譁交作，叔大報甚，不敢仰視。遂揖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即書一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大癡笑謂曰：『好水好山，言達官顯宦也。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不解其意，子素曰：『此謝語，即僧家懺悔也。』闔堂大笑而散。叔大數日羞見客。沈秋澗，錢唐人，山水師郭熙，兼能寫貌，樹梢鷹爪，松葉橫針，山多盤鋒，石作雲皴，頗得郭家風度。

陳鑑如，仁和人。精于寫神，至今其子孫猶傳家學也。鑑如嘗爲趙文敏公肖像，公援筆改其所未然，因謂曰：『肩之上何以謂之人中？蓋自此而上，眼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鼻二便皆單竅，三焦陽，三焦陰，成八卦也。』王思善，號癡絕生，其先隸人。至正間，居杭之新門，從構李葉居仲，年十二三，已能丹青，亦

解寫真。嘗爲居仲作小像，面部如錢，而精采宛肖。後得賴周道開發，益造精緻，皆爲「寫像」行于世云。○凡寫像，須通曉相法，善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岳四瀆，名各不伴，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口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點定，遂旋積起。先開臺庭，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頰，次頰，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又何足怪哉？○宋繪法云：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搗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不白者粉入少土黃，不白者粉入少土黃，不白者粉入少土黃。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燕支。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籠檀子已上，看顏色清濁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略放起。○眼中白染，暗子外兩筆，次用烟子點睛，眼梢微起有指，便笑容，口角上燕支點。○鼻色紅燕支微籠。○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唇色黑者，依唇形，紫者，檀墨間漬，黃紅者，藤黃檀子漬。○髮先用墨染，次用烟子漬，有間漬，排漬，亂漬，當自取用。○手指甲先用燕支染，次用粉染根。○凡染婦人面色，燕支粉檀，薄粉籠，淡檀墨幹。○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卻置粉，然後再染提提，細則先檀後粉。○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紅用銀朱燕支合。○肉紅用粉爲主，入燕支合。○柏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青合。○檀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用粉，入宗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合。○藤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烟合。○別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烟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入藤黃、燕支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燕支合。○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爲主，入漆綠、烟墨、槐花合。○廚香褐用土黃、檀子、人烟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入土黃、入檀子一點合。○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黑用紫花、土黃、烟墨合。○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紅色用粉，漆綠、檀墨入少土黃合。○墨子用粉，土黃、檀子入黑。

點合。○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燕支合。○鴨青用蘇青、螺青、墨。○鼠毛褐用土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蓮綾用紫花底，紫粉點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點。○阜韓用烟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烟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燕支合。○其餘不能一一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螺青、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燕支、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燕支合。

周如齋、仁和人，山水學高房山。

王叔明，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于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畫學王維，與吳中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允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約絲烟霧外，船影畫圓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又云：『幾夢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竹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曉古迹，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夕開多事，曝書繙書到夕曛。』又云：『秋蚤唧唧雨蕭蕭，梧葉陶泓伴沈寥，此去不能期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渾雲商裏初溫酒，白鳥汀前又晚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桡。』又題王叔明畫詩云：『王郎筆力追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警露，孤猿挂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舟，同煮茯苓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高孟升題叔明枯木竹石圖詩云：『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去山空不可招。真迹幸留王宰石，疎筆老樹共蕭蕭。』高季迪題叔明畫詩云：『何處畫相同，湖南與峽東，江來落口外，山出杪秋中。綠桂騷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樵谷暗，船放市橋空。風樹驚猿落，烟蕪去鳥通，半生遊楚興，對此轉無窮。』平仲微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朵翠芙蓉，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問曉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凌雲翰題叔明山房圖詩：『畫託交遊迹已陳，西莊依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真。』方孝孺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詫，謂言妙處通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脩竹，烟雨冥冥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

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王若水，錢唐人，幼學丹青，趙文敏公多所指授，故畫法兼綜古人，無一筆院體。山水師郭熙，花鳥師黃筌，人物師唐人，而水墨花鳥尤絕品也。其徒有臧祥卿者，亦名家。天曆中，若水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督者，總其事，劉命若水于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于著筆，因取紙連黏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醢，再拜求教于劉。劉曰：『子能不恥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裸體，然後加以衣服，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為之，果善。楊廉夫題若水白鶴圖詩云：『菊花開，春已歸，一雙白鶴引雛飛。欲將佳句寫修竹，莫遣石角鉤人衣。』張靖之題若水石榴圖詩：『涼風蕭颯紅錦裳，翠袍漸染燕支香。琅玕枝重壓欲折，青女夜折珍珠囊。金鋼碾碎鴉鵂石，絳綃迸徹玲瓏色。葡萄酒盡蔗漿空，一顆靈丹透詩骨。』又枇杷圖詩云：『東州奇花凌早春，吳山月廊香半酣，何人誤作上林賦，病骨卻思黃蠟丸。』同時不數楊家果，三寸吳柑空萬顆，會須載酒醉西園，一樹黃金壓枝墮。」

宋汝志，錢唐人，元時開元宮道士，號碧雲。工人物、山水、花鳥、師樓觀。同時有王景昇者，亦道士，與丁清溪俱學李嵩、王輝、丁尤工寫照。

高彥敬，號房山，善山水，怪石噴浪，灘頭谷口，烘鎖潑染，作者鮮及。一日，與客遊西湖，見素屏深雅，乘興畫奇石古松。數日後，趙文敏公為補畫竹，後為戶部楊侍郎所得。虞文靖公題詩其上云：『不見湖州三百年，高公尚書生古燕。西湖醉歸寫古木，吳興為補幽篁妍。國朝名筆誰第一，尚書醉後妙無敵，老蛟欲起風雨來，星墮天河化為石。趙公自是神仙，獨與尚書情最親，高懷古意兩相得，慘淡酬酢皆天真。侍郎得此自京國，使我觀之三嘆息，今人何必非古人，淪落文章付陳迹。』

僧若芬，字仲石，婺州曹氏子，為上竺寺書記。模寫雲山以寓意，求者漸衆，因謂：『世間宜假不宜真，如錢唐八月潮，西湖雪後諸峯，極天下偉觀，二三子當面經過，卻求玩道人數點殘墨，何耶？』歸老家山，古澗側流蒼壁間，占勝作庵，扁曰玉澗，因以為號。又建閣，對芙蓉峯，號芙蓉峯主。嘗自題畫竹云：『不是老僧親寫，曉來誰報平安？』其時有淨慈寺僧惠崇，亦號玉澗，善山水。六通寺僧龍圖，善龍虎、猿鶴、蘆雁。長慶寺僧慧舟，善小竹，雖千百成林，而不見冗雜。上竺寺僧仁濟，芬玉澗之甥，書學東坡，墨竹學俞子清，梅學楊補之，自謂用心四十年，作花圈稍圓耳。

馮君道，錢唐人。畫花竹、翎毛。酷嗜鸚鵡，每袖養之，觀其飲啄，以資畫筆。

杭人沈積中，家藏進馬圖一幅，徐一鑾為之跋云：『右進馬圖，一人戴皮冠，冠上懸赤丸一，大如菽。冠簷則緣文貝為飾，穿窄袖袍，袍用文綺為之，縷金緣欄。著烏皮靴，靴樣尖而直，製若一字。北向拱手立，容甚恭肅，蓋主進馬者。一人拱手立于其後，容亦恭肅，袍靴同而冠不懸丸，不緣貝，必其從者也。一人重顧鬚髮而不加冠，牽一馬而前，其馬毛色皆黑，自頸至膊，墨澤深潤，如玄雲蒸雨，獨鼻梁隆起而白，狀若玉隴，蓋白鼻驕也。一人亦不冠，童顏稚結而鼻加高，牽一馬隨之，其馬昂首長鳴，欲追前馬，馬滿身皆旋文，如用綆縶錢勻數，可以枚數而貫，蓋連錢驕也。一人大略如前，牽一馬出其後，耳若批竹，尾若撻箕，兩蹄擊空而出，欲追前馬，牽者死挽之，而力不能制，而有努力容。而馬之背則微赤，自腹以下皆淺白色，蓋赭白馬也。相馬法曰：『形白雜毛曰駮，即赭白也。』此三馬者，神駿之氣，有一空凡馬之意。余緇玩久之，目眩神憊，如見所謂天馬異龍者。余聞古之賢君，有獻千里馬者，卻之不受，不知此圖模何代所進馬，意其流傳人間，亦不過好大喜功之具。獨羨畫師運思之精，寫人物如生，亦一奇也。』此篇大率摹倣畫記，序事精婉，而所名三馬，形稱有據，可為作文之法。

戴進，字文進，錢唐人。當宣德、正統時，馳名海內，山水、人物、翎毛、花草，兼法諸家，尤長於馬、夏。中年猶守師法，晚學縱逸，出畦逕，卓然一家。文進作畫，不耐拘束，其時有按察使某者，往往以勢凌之，文進輒強不肯就役。按察使大怒，以微纜繫之，裸膝跪階下，逼令畫神茶壺。適布政使黃某者，閩人也，雅重文進，見而大驚，為之申解，乃免。文進感之，作畫四幅以獻黃公。其孫宗器，嘗舉以示子，真神品也。宜廟喜繪事，一時待詔有謝廷循、倪端、石銳、李在，皆有名。文進入京，乘工妬之。一日，仁智殿呈畫，文進以得意之筆上，進第一幅『秋江獨釣圖』，一紅袍人，垂釣水次。畫家惟紅色最難著，文進獨得古法入妙。宜廟閱之，延循從傍奏曰：『此畫甚好，但恨鄙野耳。』宜廟叩之，乃曰：『大紅是品官服色，穿此釣魚，甚失大體。』宜廟頷之，遂揮去餘幅，不復閱。古稱文人相傾，雖藝家亦爾也。

西湖賦，西湖圖，俱難得佳者，蓋摹景則滯，離景則虛，惟戴文進西湖圖，稍稍超脫，劉士亨題其圖云：『錢唐西湖天下奇，浮光萬頃澄琉璃，仙宮佛剎湧金翠，簫鼓之聲聞四時。六龍扶日消春霧，畫船撐過茅家埠，吳姬雙唱遏雲歌，驚散鴛鴦與雁鷺。水亭入夏薰風來，鏡裏荷花高下開，蕉葉粉粉出冰枕，對花一飲三百杯。梧桐葉脫屬秋至，兒子尋僧靈隱寺，深洞老猿呼不應，和得寶王舊詩句。玄冥剽水落九天，孤山突若銀螺然，玉驄駝醉探春去，紅板已破疎籬邊。戴進胸中有丘壑，揮灑新圖使人愕，羊腸路口樹陰陰，鴨嘴灘頭沙漠漠。和靖東坡不可邊。』

逢，白雲常護青芙蓉，寄謝山靈莫相拒，早晚來聽煙際鐘。」元時有玉潤和尚者，亦作西湖詞，但寫意而已，劉伯溫題其詞云：『大江之南風景殊，杭州西湖天下無，浮光吐景十里外，幾轉湧出青芙蓉。百年王氣散荆棘，惟有歌舞留歡娛。重樓峻閣貯鉛黛，媚柳嬌花使人愛。老僧不善兒女情，故作吟詠見真態。想其流筆欲盡時，高視畫工如小兒，千巖萬壑吾意匠，夸娥巨靈吾指麾。卻憶往年秋雨夕，畫舫衝烟度空碧。蒼茫不辨雲與山，但覺微風響簾幕。須臾吟月進深霧，時見松杉半昏黑。開尊命客彈絲桐，扣舷大笑驚海童。蛟人唱歌魚鼈應，水底影動雙高峯。只今倏忽成老翁，可憐此樂難再逢。秋來看畫欲自適，誰知感生愁轉劇。』近日於洪靜夫家，見西湖圖四幅，款云李嵩作，寺觀塔塢，皆有標題，工巧絕倫，蓋當時進御物也。

楊文敏公爲戴文進題竹雪書房詩：『戴君舊業家錢唐，幽齋剩種青竹管，冰森玉立鬱蕭爽，琅玕時動音鏗鏘。一林遙接洪園綠，萬箇如臨渭川曲，涼宵白晝風月清，翠影重重覆書屋。四時佳致迥不同，況茲清絕當嚴冬，朔風吹雪滿空下，凝睇綴葉相玲瓏。素娥冉冉來雲表，皓鶴翩翩舞林杪，是時捲卷一凭欄，高興滿襟應不少。恍如玉臺照八窗，牙籤玉軸生輝光，開徑便宜同蔣朗，映書更覺慕孫康。一從寄跡京華地，翹首山房想初志，陽春桃李任紛紛，勁節貞心自無異。何人爲君寫此圖，故鄉景物渾不殊，興來展轉對坐久，一點塵埃窗外無。』

張靖之題戴文進西湖景詩：『宿雨住還滴，朝雲爛不收，陰明猶未穩，船在斷橋頭。』又云：『春水鴨頭綠，曉山螺髻青，王孫舊遊處，霜重樹冥冥。』題芭蕉士女圖詩：『畫壁峯前未著霜，輕分蕉綠試龍香，不知寂寞幽閒思，寫到關雎第幾章。』其二：『賜來執扇過秋開，閒摘芭蕉喚小鬟，拈筆欲題心尚懶，怕隨流水落人間。』其三：『披殘綠葉不堪題，題就還防侍女疑，滿地落紅無一字，怪他秋後學春姿。』其四：『蕉花新吐綠苞香，卻與宜男隔畫牆，摘葉題詩記時月，看渠何日獻蕉黃。』題墨萱詩：『南薰清暑北堂幽，幾度忘憂慰白頭，今日題詩備舍裏，斷烟斜日倍添愁。』題小景三首：『金龜玉龍蟠作堆，老樹屈鐵泉鳴雷，舟輕水急雲蕩漾，彷彿使槎天上來。』又云：『蕭蕭雨後著霜稀，秋水連天有雁飛，恨望溪山舊人去，一船斜日映愁歸。』又云：『泛泛輕舟泊釣磯，蘆花吹雪夢將飛，莫教一枕黃昏雨，直待邯鄲覺後歸。』

沈啓南，號石田，長洲人，工畫山水人物。嘗寓西湖寶石峯僧舍，爲求畫者所窘，劉邦彥嘲之云：『送紙敲門索畫頻，僧樓無處避紅塵，東歸要了南遊債，須化金仙百化身。』又寶峯僧樓看啓南畫，因懷畫中詩人存沒云：『尋僧重上寶峯樓，對景興懷不自由，東海傷心諸老散，西湖回首十年遊。摩挲舊畫題新句，慙愧青山對白頭，空負梨花一尊酒，無人共載木蘭舟。』又湖上逢啓南云：『僧樓重會沈休文，把酒看山興絕羣，一道泉聲池上落，兩湖春水座中分。苦吟野

鳥如憐我，不飲山花亦笑君，須把老懷傾倒盡，毋勞別後賦停雲。』張靖之送啓南云：『一月湖山踏翠微，紅塵不上木綿衣，看花偶與東風便，放筆欲將西子歸。班白才名推禹錫，丹青家法逼玄暉，平生詩畫留情處，不是閒行見亦稀。』又題啓南湖山畫云：『山通城郭水通歧，晴日登臨兩目思，四百八十可遊處，三萬六千堪醉時。蕩漾黃金湖上景，留連白髮畫中時，直須倒景窮玄賞，欲借孤山放鶴騎。』

張靖之，工詩畫，平生鑒別名品，題跋甚多，嘗作『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復自序云：『癸卯寓杭，戲寫『目送飛鴻手揮五絃圖』，潦草爲婢子所笑，因題與女玉祥，收爲劉氏清話。』九月十五住杭州。瀟瀟風雨生離愁，閒尋敗筆作圖畫，生紙爛墨傷昏眸。小鬟立侍笑欲倒，走入幽閣向娘道，山頭秃似土灰堆，樹根亂若蓬蒿草。空中四鳥飛橫斜，筆濃大似赤老鴉，烏紗素服一閒客，坐看去鳥彈琵琶。我生不是丹青者，適與投情恣揮寫，等閒塗抹豈足言，便有傍觀說高下。何況嵇康妙絕倫，清談曠視能容身。』玉祥在室時，手自繪繡美人圖，精妙絕倫。及嫁，謝歸劉氏希仁，希仁者，杭指揮使也。舉裝成軸，乞時於靖之，因題云：『蘭蕙情懷冰雪容，生來未解出簾櫳，瓊瑤冷佩露房雨，翠帶香披繡閣風。雙玉已諧琴瑟調，五花新受鳳鸞封，明朝早有蒸書事，自採蘋蘩步月中。』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八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藝文賞鑒

宋時吳興朋說，善楷書，虞伯生嘆其深穩端潤，非近時怒張筋脈，屈折生榮之態。阜陵嘗欲易九里松題，至十數御筆而卒不能及，固人君之服善，而益見吳公之書，真不可及也。大抵宋人書，自蔡君謨以上，猶有前代意，其後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所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書最盛行，舉世學其奇怪，弊流金朝，而南方獨盛，遂有張子湖之險澀，張即之之惡露，極矣。至元初，士夫多學顏書，雖刻鵠不成，而尚可類鶩。自吳興趙子昂出，學書者始知以晉名，然直與吳興體耳，非晉書也。予比至吳越，見傳別書最多，皆隨分贊嘆，且圖來者稍守正法耳。觀伯生所敘如是，則知吳書真宗晉法，今杭州題扁不復一有，而張即之書尚有存者，可惜也。

錢子山者，康里人。元時，爲浙江行省平章。書法妙絕，自松雪翁之後，罕能及之。杭州扁額，多出其手。嘗問客：『一日能寫幾字？』客曰：『聞趙學士言，一日可寫萬字。』公曰：

『余一日寫三萬字，未嘗以力倦輟筆也。』

李和，錢唐人，以弼故書爲業，尤精於碑刻，凡博古之家，或有贗本求一印識，毅然弗從。其印文『李和鑒定』，石刻印。

俞子中和，號紫芝，錢唐人，洪武中，隱居不仕。工書翰，臨晉、唐帖，行草學趙子昂逼真，好事者得其書，用松雪欺誑，人莫能辨。弘治中，有詹仲和者，亦學松雪書畫，假梅花道人爲識，往往亂子昂真蹟。

蔣廷暉，錢唐人，博涉子史，精楷法。永樂中，以有司薦，入翰林，授中書舍人，歷禮部郎中，兼侍書。七十引年，壽八十八，在官四十餘年，小心謹密，未嘗有過。友道周好，賑貧恤沒，未嘗責報。其致仕還也，楊文敏公贈之詩云：『薊門三月春衰長，有客翩然思故鄉，爲言我適已七表，乞身幸已辭明光。憶昔年華正強盛，工書深得臨池興，遠師羲獻爭清妍，近法歐虞擅遒勁。龍飛九五永樂初，姓名早已登薦書，拜官雖列鳳池上，載筆每向詞林趨。毫端日日傳恩旨，綸綍煌煌播遐邇，乘閒縱意時一揮，多在人家畫屏裏。後來遷職尚書郎，內廷如舊承寵光，白金文綺頻有賜，三十餘年鬢髮蒼。願子自昔侍供奉，青眼相看意逾重，只今別我遂歸休，千里湖山入清夢。願錢酒滿黃金卮，盡醉休嗟臨路歧，他時憶遠懸車願，定過錢唐話別離。』

成化間，有百戶吳東升者，亦善楷書，劉士亨寄之詩云：『墨花香滿硯池頭，盡說能得老戶侯，願免分毫厚授臂，冷金紙上字雙鉤。』張靖之寄東升詩云：『轅門歌管振芳辰，翰墨窮工世絕倫，鍊氣猶寒彈月後，筆花空晚夢中春。盛時卽將烏紗舊，幕府猶資白髮新，二十年知今共老，相逢不是舊遊人。』

西湖遊覽志餘第十九卷

錢唐田汝成輯

術技名家

晉時，錢唐杜子恭，有祕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即當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中得瓜刀，其神怪往往如此。海賊孫恩叔父孫泰師之，傳其術，亦多驗。

杭州刺史裴友敬，疾甚，錢唐主簿夏榮候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應，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妾二妃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耳。』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于夫人不祥。』夫人曰：『寧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敬更娶三姬。

武肅王左右，算術醫流，無非名士，有葉簡、李成者，善占筮。武肅嘗術，忽一日，非常旋風南來，遽案而轉。召葉簡問之，曰：『無妨也，此淮帥楊渥已薨，當早遣弔祭使去耳。』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弔祭？』簡曰：『此必然之理。速發使往，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當道皆預知之。』』王從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楊渥已薨，次日弔祭使至，由是楊氏左右皆大驚服。

宋時，杭州太守何中正，初及第時，聞郭從周精卜，求占之。從周贈以詩云：『三字來時正月圓，一應從此出秦川。錢唐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後中正果於八月十五日除知制誥，貶秦州，後改杭州而卒。

宋時，臨安城中大街，士夫必避之地，天下術士多聚焉，皆獲厚利。後來十數年間，向之老于術者，悉多不驗，而後輩術者皆奇中。有老術者叩于後進，問其故，後進曰：『先年士夫之命，得祿貴生旺，皆是貴人。近時貴人，必帶刑殺衝擊方貴。汝不見今日監司郡守，日以斬殺為事乎？』老者嘆服，至今談子平者，皆言正官不如偏殺，亦祖此意也。

韓億者，紹興末，賣卜于三橋，多奇中。庚辰春，曾侍郎仲躬、呂太史伯恭至其肆，則宗子趙待仕先在焉。次第談命，首言待仕可至郡守，卻多貴子，不達者亦卿郎。次及仲躬，則曰：『命甚佳，有家世，有文學，有政事，亦有官職，只欠一事，終身無科第。』次至伯恭，問：『何幹至此？』伯恭曰：『赴試。』曰：『去年不合發解，今安得省試？』曰：『詞科。』曰：『卻是詞科人，但不在今年。後三年，兩試皆得之，且不失甲科。』復叩其所至，沈吟久之，曰：『名滿

天下，可惜無福。』已而，其言皆驗。待仕至岳州守，其子汝述為尚書，適、達、過、卿、監、郎、仲躬、文清公之子，能世其家，舉進士不第，至從官以沒。伯恭，隆興諒陰榜，南宮第七人，又中宏詞科，為儒宗。得未疾，甫四十六歲而終。

耿聽聲者，能嗅衣服以知吉凶，貴賤，德壽聞其名，取宮人扇百餘，雜以上及中宮所御，令小黃門持叩之。耿至后扇云：『此聖人也，然有陰氣。』至上扇，即呼『萬歲』。上奇之，呼入北宮，又取妃嬪珠冠十數示之，至一冠，奏曰：『此有尸氣。』時張貴妃已死，此其故物也。後居候潮門內。夏震微時，嘗為殿前送酒于耿，耿聞聲，知夏必貴，遂以女妻其子，子復娶其女。時郭遠為殿前，耿謂之曰：『君部中有三節度，他日皆為三衙。』問是何人，曰：『周虎、彭輪、夏震也。』虎與輪時已為將官，獨震方為帳前佩印官。郭曰：『周、彭地步，或末可知。震安得遽爾耶？』曰：『吾所見如此。』耿因為結為義兄弟。一日，耿謂虎曰：『吾數夜間聞軍營金鼓有殺聲，君三人顯達之時至矣。』未幾，開禧出師，虎守和州，輪為金州統戎，皆以功受賞。震則以疎韓功，相繼獲殿前，虎亦參馬迹，皆立節度使班，悉如其言。

楊王沂中，閑居微行，遇一相押字者，王以所執杖就地作一畫，相者驚拜曰：『閣下宜自愛。』王愕然，問其故。相者拜曰：『土上一畫，乃王字也。當封王無疑。』王笑，遂批帖云：『與緒錢五百萬。』用押字識之。相者翼日詣司帑請錢，司帑者熟視批券，問：『汝何人？敢作王壓押來脫錢？』相者不已，同列解之，乃緒錢五十緡相贈，相者持錢大慟而去。司帑伺問王曰：『恩王嘗批押字與相者五百萬耶？』王曰：『然，此人神相，故重酬之。』司帑曰：『某以賈押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矣。』王驚問故，司帑曰：『不可使此人脫得王錢，他日必又有以術來胡說者，則王之謗厚矣。』恩王已開王社，更復何求？』王起，撫其背曰：『說得是，見得是。』就以相者錢五百萬賜之。

莫月鼎者，道士也。嘗與客遊西湖，烈日熱甚，月鼎曰：『吾借一傘遮陰。』乃向空噓氣，忽黑雲一片，隨而覆之。

宋末時，有富春子善風角鳥占，買秋壑招之。一日，叩以飲食之事，密寫緘封。明日，買宴客湖舟，至暮，買立船頭，歌『月明星稀，鳥鵲南飛』之句。客廖登中言，日已晚，可拆書觀之。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鳥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

咸淳間，有醫僧寓臨安，明麗嚴證，迎者如市。太學生欲戲之，有王上舍，氣體充實，身長八尺，平生無疾，詐令為病，延僧診視。王方食將竟，聞僧至，倉猝就榻，偶絆一跌，乃起而寢。僧入診脈，亟出語諸生曰：『不可救矣。』諸生撫掌大笑，僧曰：『非索價妄語也。須臾死矣，雖良

藥不可治。『羣醫逐之，逾半日而王死，蓋飽食體肥，遭跌而腸斷也。』

符箕泉，在赤山之陰，黃大癩結廬于此。其徒沈生狎近道姑，同門將白之於師，沈懼，引刀自割其勢，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不合。偶問諸閹奴，教以乾所割勢搗粉，酒服之，如言，不數日而愈。

應本中甫，錢唐人，篤志好道，得劉千金和尚降仙之術，甚驗。每在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欲備牲醴祭仙，而苦無錢，漫以借錢叩仙，允之。降筆云：『適有賈整翁平章在此，可立約借汝。』遂書約，拜格錢中馬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下掘之，可得。』二人隨往，不觀其草，乃拾半瓦，祝曰：『大仙若果有錢，當引領去。』祝畢，其瓦自動，中甫以手扶瓦隨行，至樹西，果有長草在焉。掘深二尺，唯露石數塊，再祝曰：『恐卽是此。』其瓦卓地如應狀，遂持而歸。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爐鎔成汁。』二人銘之，聞爐中如泮水聲，溜下皆白銀也。持往三橋鋪，貨得鈔三十兩，買牲設祭。數月後，因別事降書曰：『應生所借之錢，免汝還矣，可于爐中取原約。』如言而往，果得約，已燒去上下空紙，其原書俱存。中甫儒者，外貌矍鑠，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其所得術，每欲教人，第恨不得忠孝士，卒無傳焉。歿在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至正間，江西龍廣寒，挾預知之術，來遊錢唐諸寓，宿佑聖觀陳提點房中。陳欲試其術，叩以明日飲食事，龍密寫固封，囑曰：『不可拆看。』陳俟其出，乃竊啓視之，云：『來日當食羊肉白麵，老夫亦與客列。』適有饒陳活鮑魚數尾，陳戒僕，明日三廚專以此魚供饌。至明早，住持吳月泉因高顯卿參政避人賀生辰來方丈坐，吳邀陳相陪，陳曰：『敝房有活魚，取來供饌。』高固止之，因言龍廣寒在房，高曰：『我嘗識之，請來同坐，酒食我已準備來也。』是日果是羊肉白麵，龍亦與席。

元時，真州有巨商，每歲販鰻至杭州。時有挾姑布子卿之術，號鬼眼者，設肆省前，言多奇中，門常如市。商造門，方下坐，忽指謂曰：『公，大富人也，惜乎中秋前後三日內，數不可逃。』商懼，卽戒程。時八月初間，舟次揚子江，見水濱一婦，仰天號慟。商問其故，答曰：『妾之夫，小經紀，止有本錢五十緡，買鰻鴨過江。貨賣歸，則計本于妾，持贏息買薪米，餘悉付酒家，率以爲常。今妾偶遺其本，非惟飲食無措，亦且見捶死矣，寧自沈耳。』商聞之，嘆曰：『我厄于命，使錢金可代，將不惜，彼乃自天其生哉！』亟取錢一百緡贈之，婦感謝而去。商至家，具以鬼眼之言告父母，且與親舊訣別，閉門待盡。踰期，竟無他故。後復之杭，道經向泊舟處，忽遇先日贈錢之婦，抱一子迎拜於路，且告曰：『白蒙恩人救拔，後數日乃產此，兒母二人，

沒齒荷再生之恩。』商至杭，再過鬼眼，驚問曰：『公中秋胡不死？』乃詳觀形色，笑曰：『公陰德所致，什教老陰少陽之命矣。』商異其術，捐錢贈之。

元時，李國用自北來，寓杭州，能望氣占休咎，兼相術。但屋岸倨傲，時貴亦頗敬之。謝后諸孫有退樂者，延致之，卽據中坐，省幕官皆下位，不得其一言。時趙文敏公爲七司戶，陪席，風瘡滿面，李遙見，卽起迎，謂坐客曰：『我過江，僅見此人。而瘡愈，卽而君矣。公輩記取，異日官至一品，名聞四海。』國用，登州人，嘗得仙術，洞視五臟，世稱神仙云。

元初，有富初庵者，善卜筮。時錢唐初附，世祖以故都成盛，懷南顧之憂。召初庵筮之，卦成，而初庵猶未知也。世祖曰：『以此占臨安，何如？』對曰：『不過五六十一年，生聚蕭條，滿城荆棘。』其後杭州連有火厄，兼以累吏橫斂，閭閻十室九空矣。

杭人張存，幼患一目，時稱張瞎子。忽遇巧匠，爲安一磁睛，障蔽於上，人皆不能辨其僞。至元丙子後，流寓泉州，起家販船，越六年壬午，回杭。自言於番中獲聖鐵一塊，厚闊僅及二寸，作法撒沙布地，噓鐵於口，刀刀不能傷其身。後傳聞既廣，有烏馬兒奉使來取試，以鐵納于羊口，籠其首，作法撒沙，驗之，劍果無所傷。去鐵復揮，應手首落，遂以進呈。

大德戊戌二月二十日，張向書漢臣、趙松雪學士、費北山清侯，同在杭州，泛舟過西湖，至茅家埠上岸，乘肩輿，將遊水樂洞。行里餘，逢一尼寺，趙公偕二公入寺訪觀，俄而從人來報，張公之老僕戎顯卒死矣。而回至其所，呼救不應，氣絕身僵。忽有二道士過，一老一幼，云：『不妨事。』老者卽于死人面上吹呵，幼者就離落間摘一青葉，度于老者，若作法書符狀，置死人頂，隨卽再生。頃間，失二道士所在。或云：恐是洞賓變現，隱括其姓如此耳。

宋會之者，杭州人，元時名醫也。其治水蠱法，以乾絲瓜一枚，去皮剪碎，入巴豆十四粒同炒，以巴豆黃爲度。去巴豆，用絲瓜炒陳倉米，如絲瓜之多少。米黃色，去絲瓜，研之爲末，和清水爲丸，桐子大，每服百丸，皆愈。其言曰：『巴豆，逐水者也，絲瓜，象人脈絡也，去而不用，藉其氣以引之也。米，投胃氣也。』鮮于樞所記若此。

元時，陸華之，錢唐人，以賈卜馳名，且通文學，籍紳多與之友。天台丁仲容贈之歌云：『雲心子，陸農師之子孫，老來賈卜錢唐門，搜玄挾微孽混淪，進退五緯扶兩輪。帥父及芒兒，束手就律呂，不敢差毫分。前身定是張博望，老樹倒騎上崑崙。投杼機上女，飲牛河畔人，與之細說天地根。卻來人世二千歲，君平朽骨呼不聞。功名富貴無足云。祇談禍福開盲昏。得錢沽酒和天吞。赤城有狂客，十年江海看浪瀾，歸來黃塵中，拭目驚見君，抵掌一長笑，各拂頭上山。別時綠髮猶可染，祇今雪滿纓與盆。少者忽已老，老者不復存，故須日日醉倒湖邊尊。』

尊已倒，還再站，不愁黃金盡，但恐清旦無。舉手招義和，低頭喚天吳，勸爾勿東逝，止爾勿西徂。西徂不可止，東逝無窮已，囑付酒家兒，明當復來此。」

元時，錢唐賈生，無目而善歌，聲九皋之歌云：「賈生家在錢唐住，正近曲江蘇小墓，生來無目最善音，自小學歌今獨步。憶昔太平開樂府，新聲傳得宮中譜，摩訶兜勒西域來，子夜吳歌自風土。一聲悲壯梁塵飛，一聲激烈行雲低，三聲四聲山石裂，魑魅夜走狼嗥啼。我來江上忽相見，聽我履聲如識面，殷勤道我攻詞章，吾今衰也何由漢。落花遊絲春寂寂，來前再拜當筵立，爲我揚袂歌一行，滿堂聞之皆動色。我本東西南北人，如今天地盡風塵，勞生觸事易成感，使我泣下沾衣巾。賈生賈生吾已老，往事悠悠勿復道，已將身世等浮雲，莫把新詞故相惱。掩琴罷坐求我歌，我歌哀樂何其多，人生百年能幾何？賈生賈生奈何。」

劉均美者，號閱耕，錢唐人，世以醫名。讀書通大義，性孝友，待異母弟如同母，讓產悉與之。洪武間，以閩右徙實京師，仍以醫行。居善藥，售不二價，又喜施病而貧者，故四方持重價走均美市藥者，日無算。而貧無錢走丐藥者，亦無算。均美旦起，視丐者先之，而後及市者，一時士大夫多均美之義，若解大紳、楊士奇、皆與交遊，有歌詩贈之。而郡人許訪遊國學，貧無以自給，均美延之家，防死，爲之殯斂，歸其棺。暮年，術益精，活人益多，譽益遠，年九十卒。鄭璧閣耕詩云：「嬌看玄都觀裏花，卻尋老圃事桑麻。田疇春雨東西舉，雞犬比鄰一兩家。芳草綠肥黃犢健，遠山青斷白鷗斜。歸來靜掩茅堂坐，鍊就爐中九轉砂。」楊士奇壽九十詩云：「桑弧蓬矢懸門日，至正初當第七春，早幸天興明聖運，長留身作太平人。紫泥詔下頻頒帛，金鼎丹成足養神，更住人間四千里，壽星光照百年椿。」

杭城有醫杖丹膏者，雖血穢狼籍，一敷而愈。又有胎骨丸，將杖時服之，雖杖不傷。若不杖，則內熱腫脹，必破血而後已。予曾祖亦取桑椹子及未毛之鼠，以麻油釀之，以施傷者，傳之立效。此雖小技，亦有專門，可以救小民以非誤而遭酷吏之厄者。徐大章刑刑說云：「杭人有徐其姓，而號靜隱處士者，素以傷醫爲業，且善療骨杖傷。有被骨杖傷者，輒趨處士請療，療輒愈。其術用藥爲膏，揉爲膏，以傳于其傷。被傷者云：「藥力所及，快若神仙家所謂玄霜紺雪。」或曰：「人而受骨杖傷，蓋得罪于王法者也，使含苦茹毒，呻吟日夜，可也。今而療之，易呻吟爲悅豫，法斯盡矣。其術雖奇，王法不與也。」余解之曰：「罪有重輕，骨杖之設，蓋以待夫過誤者也。法家欲使過者立于無過之地，是以有骨杖之刑，以恥辱之，使知自創艾，非棄之也。漢室腐刑，且下蠶室，懼風戾殺人，矧過誤乎？然則處士之術，有弼刑之功矣。」吾既解或人，且嘉處士得擇術之道，筆其說授之。」

杭城假山，稱江北陳家第一，許銀家第二，今皆廢矣。獨洪靜夫家者最盛，皆工人陸氏所疊也。堆垛峯巒，拗折洞壑，絕有天巧，號陸壘山。張翥之嘗贈陸壘山詩云：「出屋泉聲入戶山，絕塵風致巧機關，三峯景出虛無裏，九仞功成指顧間。靈鷲峯來羣玉聚，峨嵋嶺斷落星間，方洲歲晚平沙路，今日溪山送客還。」

陳留山，仁和人，居竹竿巷，以星命爲業。得異人授以天文之術，其言事歷歷有驗。一日，與鄰老遊郊外，衆欲回，陳強之弗得，云：「爾去必遭官杖。」其人不信，偶街郭守節級，果遭杖。又嘗見郭顏色門首豎旛設醮，陳謂其鄰人曰：「此日不宜道士。」云：「文奏已定，不可更矣。」竟于是日行之，果爲官府摘治。正統改元，詔書至，陳謂馬士良曰：「吾夜觀天象，今上異常，做幾年皇帝而止，又做幾年。」馬以爲狂，及天順改元，其言始驗。

馬騰藝花如藝粟，藝馳之技名天下，往往發非時之品，真足以作造化，通仙靈。凡花之早放者，名曰唐花。其法以紙飾密室，繫地作坎，懸竹簾花其上，糞土以牛溲穢黃，盡培溉之法，然後置湯湯于坎中。少候湯氣薰蒸，則屬之，微風盎然，融淑之氣，經宿則花放矣。若牡丹梅花之類無不然，獨桂花則反是。蓋桂必清涼而後放，法當置之石洞巖竇間，暑氣不到處，鼓以涼颼，養以清露，竟日乃開。此雖擬而助長，然必適其寒溫之性而後可，至於盤結松柏海桐之屬，多做畫意，斜科而偃蹇者爲馬遠法，挺幹而扶疎者爲郭熙法，他如鸞鶴亭塔之形，種種精妙，可爲庭除清賞也。

陶九成言，在杭州嘗見爲禽戲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喻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蟇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之蝦蟇說法。余近見杭州禽戲，有曰螞蟻角武者，其法，練細蟻黃，黑二種，各有大者爲之將領，插旗爲號，一鼓對壘，再鼓交戰，三鼓分兵，四鼓偃旗歸穴矣。有曰鸞禽演劇者，其法以蠟嘴鳥作傀儡，唱戲曲以導之，拜跪起立，儼若人狀。或使之銜旗而舞，或寫八卦名帖，指使銜之，縱橫不差。或拋彈空中，飛騰逐取，此雖小技，殆有神術焉。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正月初日，官府望闕遙賀，禮畢，即盛服詣衙門，往來交慶。民間則設奠於祠堂，次拜家長，爲椒

柏之酒，以待親戚鄰里。以春餅爲上供，糖果炭於堂中，謂之旺相。貼青龍於左壁，謂之行

春。插芝蔴梗於簷頭，謂之節節高。簪柏枝於柿餅，以大桶承之，謂之百事大吉。自此少年遊

冶，翩翩徵逐，隨意所之，演習歌吹。或投瓊買快，關九翻牌，博成賭開，舞棍踢毬，唱說平話，

無論晝夜，謂之放魂。至十八日收燈，然後學子攻書，工人返肆，農商各執其業，謂之收魂。

立春之儀，附郭兩縣，輪年遞辦。仁和縣於仙林寺，錢唐縣於靈芝寺，前期十日，縣官督委坊中，

整辦什物，選集優人、戲子、小妓，裝扮社夥，如昭君出塞、學士登瀛、張仙打彈、西施採蓮之

類，種種變態，競巧爭華，教習數日，謂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屬往迎，前列社夥，殿以春牛，

士女縱觀，圍塞市街，競以麻、麥、米、豆，拋打春牛。其優人之長，假以冠帶，騎驢叫躍，以隸

卒圍從，謂之街道士。過官府豪門，各有贊揚致語，以獻利市。過權權豪漢，衝其節級，則撓

而杖之，亦有諷浪詞語，不敢與較。至府中，舉燕，鞭牛而碎之，隨以糴糶土牛，分送上官鄉

達。而民間婦女，各以春勝春勝，鑲金鑲銀，爲燕蝶之屬，間遺親戚，綴之釵頭。舉酒則縷切

粉皮，雜以七種生菜，供奉筵間，蓋古人辛盤之遺意也。

正月十五日爲上元節，前後張燈五夜。相傳宋時止三夜，錢王納土，獻錢買添兩夜。先是，臘後

春前，壽安坊而下至樂安橋，謂之燈市，出售各色華燈，其像生人物，則有老子、美人、鍾馗捉

鬼、月明度妓、劉海戲蟾之屬，花草則有梔子、葡萄、楊梅、柿橘之屬，禽蟲則有鹿、鶴、魚、蝦、

走馬之屬，其奇巧則琉璃毬、雪母屏、水晶簾、萬眼羅、玻璃瓶之屬。而豪家富室，則有料絲、

魚魷、綵珠、明角、鑲畫羊皮、流蘇寶帶、品目歲殊，難以枚舉。好事者或爲藏頭詩句，任人商

搗，謂之猜燈。或祭賽神廟，則有社夥龍山、臺閣戲劇、滾燈烟火，無論通衢委巷，星布珠懸，

皎如白日，喧闐徹旦。市食則糖、糰、粉團、荷梗、芋蓰、瓜子、諸品果蔬。博燈交易，識辨銀錢

真偽，纖毫莫欺。人家婦女，則召帝姑、鹹姑、華姑、竹箕姑，以下問一歲吉凶。鄉間則有新舊

之祭，俗子以上元爲天官賜福之辰，亦有齋經持齋，不御葷酒者。

桂孟平有看燈詞十五首，杭人稱之。聖宗吉效之，亦作十五首，其詞云：『東家新竹縛山棚，西

舍適人合鳳笙，官府榜文初出了，今宵喜得晚西晴。』『都司烟火揭高竿，萬斛珠璣撒玉盤，

看到頂頭齊喝采，紫葡萄上月團圓。』『南瓦新開影戲場，滿堂明燭照興亡，看看弄到烏江渡，

猶把英雄說霸王。』『銷金小傘揭高標，紅藕青荷滿擔挑，依舊承平風景在，街頭吹徹賣鷄

簫。』『傀儡裝成出教坊，綵旗前引兩三行，郭郎鮑老休相笑，畢竟何人舞袖長。』『寶蓋高懸

畫閣深，生紅繡帶細描金，就中好箇流蘇結，萬轉千迴共一心。』『香帶交垂八尺高，紅燈影

裏見絲毫，傍人總道工夫巧，一月香閣弄剪刀。』『女伴相邀趁晚晴，暫離妝閣步輕盈，當街

怕有巡軍見，只向齊簷屋下行。』『隨分梳妝淺淡衣，像生花朵鬧蛾飛，年時也有燒香願，同

上吳山及早歸。』『百媚懷春不自由，好妝金屋貯風流，誰教誤向燈街見，斷送癡人死未休。』

『風簾珠翠動紛紛，笑語聲喧隔戶聞，明月滿街天似水，不知何處著行雲。』『文錦坊西後市

南，鬧竿挑過百花籃，少年遊手誇輕俊，拾得雙頭碧玉簪。』『雪白春衫窄窄裁，青茸狸帽紫

茸胎，燈前莫怪軒昂甚，新與官員養馬來。』『喝雉呼盧夜不眠，東鄰西舍笑燈前，明朝還要

當門戶，里長來收坐櫃錢。』『村裏兒童暫入城，隨羣齊上大街行，歸來徹夜渾忘睡，從此春

田懶去耕。』詞中所言風俗，與今無異，獨『新與官員養馬來』一句難解，蓋其時藩、臬而下

皆乘馬，而養馬之家頗估勢也。

劉邦彥上元五夜觀燈詩，十三夜云：『近喜元宵雪更晴，千門翠竹結高棚。珠簾半捲將圓月，玉

指初圓未合星。新放華燈連九陌，舊傳金鑰啓重城，少年結伴嬉遊去，遮莫雞聲下五更。』十

四夜云：『燈光漸比夜來饒，人海魚龍混春潮，月照梅花青鎖闥，烟籠楊柳赤欄橋。鉦車過去

拋珠果，寶騎重來聽玉簫，共約更深歸及早，大家明日看通宵。』十五夜云：『一派春聲送管

絃，九衢燈燭上薰天，風回龍背星毳亂，雲散魚鱗璧月圓。逐隊馬翻塵似海，踏歌人盼夜如

年，歸遲不屬金吾禁，爭覓遺簪與壓簪。』十六夜云：『次第看燈俗舊傳，寶簪重接十三絃，人

心未必今宵絕，免魄還如昨夜圓。尙覺繁華誇樂土，何須廣樂聽鈞天，追歡獨羨兒童健，靜對

梅花憶往年。』十七夜云：『繡簾半地護輕寒，明月來遲鳳燭殘，風掃烟花春爛熳，雲沈星斗

夜闌珊。醉敲馬鞭還家去，誰抱龍香隔院彈，試看燒燈如白日，鼇山無影海漫漫。』

二月朔日，唐、宋時謂之中和節，今雖不舉，而民間猶以青囊盛五穀瓜果之種相遺，謂之獻生子。

自是城中士女，已有出郭探青，掃墓設奠者。湖中遊舫，貨價日增矣。二日，士女皆戴蓮葉，

諺云：『蓬開先百草，戴了春不老。』

春日，婦女喜爲鬪草之戲，黃子常『鬪草香』詞云：『怕怕春春，羅裙點露，相約爲花叢裏。翠袖

拈芳，香沁荷葉纖指。偷摘遍，綠煙細露，悄攀下，畫闌紅紫。棉花階下，瑤臺十二降

仙子。芳園清晝，永亭上吟吟笑語，妬惹芳麗。奪取許多，贏得玉璫瑤珥。疑素靨，香粉

添嬌，映黛眉，淡黃生喜。綰胸帶空繁宜男，情郎歸也未？」

二月十五日爲花朝節，蓋花朝月夕，世俗恆言二、八兩月爲春、秋之中，故以二月半爲花朝，八月半爲月夕也。是日，宋時有撲蝶之戲，今雖不舉，而寺院啓淫聲會，談孔雀經，拈香者屬至，猶其遺俗也。十九日，上天竺建觀音會，傾城士女皆往。其時，馬廐園丁，競以名花荷葉叫鬪，書中律呂。黃子常『賣花聲』詞云：『人過天街曉色，擔頭紅紫。滿街簾，浮花浪蕊。畫樓睡醒，正眼橫秋水。聽新腔，一回催起。吟紅叫白，報得蜂兒知未？隔東西，餘音軟美。迎門爭買，早斜簪雲髻。助春嬌，粉香簾底。』喬夢符和詞云：『侵曉園丁叫道，嫩紅嬌紫。巧工夫，橫枝嫩蕊。行歌佇立。灑洗妝新水。捲香風，看街簾起。深深巷陌，有箇重門開未？忽驚他，尋春夢美。穿窗透閣，便憑伊喚取。惜花人，在誰根底？』

三月三日，俗傳爲北極佑聖真君生辰。佑聖觀中，修崇醮事，士女拈香，亦有就家啓醮，酌水獻花者。是日，觀中有雀竿之戲，其法，樹長竿於庭，高可三丈，一人攀緣而上，舞蹈其顛，盤旋上下，有鴿子翻身，金雞獨立，鍾馗抹額，玉兔搗藥之類，變態多方。觀者目眩神驚，汗流浹背，而爲此技者，如蝶拍鴿翻，遽遽然自若也。是日，男女皆戴簪花，諺云：『三春戴簪花，桃李羞繁華。』

清明，從冬至數至一百五日，卽其節也。前兩日謂之寒食，人家插柳滿簷，青蒿可愛，男女亦咸戴之。諺云：『清明不戴柳，紅顏成皓首。』是日，傾城上冢，南北兩山之間，車馬闐集，而酒尊食鼎，山家村店，享饌遨遊，或張幕藉草，並舫隨波，日暮忘返。蘇堤一帶，桃柳陰濃，紅翠間錯，走索、驢騎、飛錢、拋銀、撒沙、弄刀、吐火、躍圈、舢舨、舞盤，及諸色禽蟲之戲，紛然雜集。而外方優妓，歌吹竟競者，水陸有之，接踵承應。又有買賣趕趁，香茶細果，酒中所需，而綵妝傀儡，連船、戰馬、餉篋、瑣碎戲具，以誘悅童曹者，在在成市。是夜，人家貼『清明嫁九娘，一去不還鄉』之句於櫺壁間，謂如此，則夏月無青蟲撲燈之擾。僧道採楊桐葉染飯，謂之青精飯，以饋施主。

三月二十八日，俗傳爲東嶽齊天聖帝生辰，杭州行宮凡五處，而在吳山上者最盛。士女簪花，香、或奠獻花果，或誦經上壽，或物鎖伏罪，鐘鼓法音，嘈振竟日。

立夏之日，人家各烹新茶，配以諸色細果，饒送親戚比鄰，謂之七家茶。富室競修，果皆雕刻，飾以金箔，而香湯名目，若茉莉、林禽、薔薇、桂蕊、丁香、蘇杏，盛以哥、汝瓷甌，僅供一啜而已。

四月八日，俗傳爲釋迦佛生辰，僧尼各建龍華會。以小盆坐銅佛，浸以糖水，覆以花亭，鑼鼓迎

往富家，以小杓澆佛，提唱偈誦，布施財物。有高峯和尚偈云：『呱呱未絕便稱尊，攪得三千海嶽昏，惡水一年澆一度，知他雪屈是酬恩。』

端午爲天中節，人家包黍稷以爲糉，束以五色絲絛。或以菖蒲通草，雕刻天師馭虎像於盤中，圍以五色蒲絲，麝皮金爲百蟲之象，鋪其上。卻以葵榴艾葉，簪簇華麗。或以綵絛雜金綵線結經符符袋，互相饋遺。僧道以經筒輪子，辟惡靈符，分送檀越。而醫家亦以香囊、雄黃、烏髮油香，送於常所往來者。家家買葵榴蒲艾，植之堂中，標以五色花紙，貼畫虎蝎或天師之象。或硃書『五月五日天中節，赤口白舌盡消滅』之句，揭之櫺間。或採百草以製藥品，覓蝦蟇以取蟾酥，書『儀方』二字，倒貼於櫺，以辟蛇虺。

六月六日，宋時作會於顯應觀，因以避暑，今會廢，而觀亦不存。自此遊湖者多于夜間停泊湖心，月飲達旦，而市中敲銅鑼賣冰雪者，鏗聒遠近。是日，郡人舁貓狗浴之河中，致有汩沒淤泥，踉蹌就斃者，其取義竟不可曉也。

立秋之日，男女咸戴楸葉以應時序。或以石楠紅葉剪刻花瓣，撲撲鬢邊。或以秋水吞赤小豆七粒。

七夕，人家盛設瓜果酒醴於庭心或樓臺之上，談牛女渡河事。婦女對月穿鍼，謂之乞巧。或以小盒盛蜘蛛，次早觀其結網疏密，以爲得巧多寡。市中以土木雕塑孩兒，衣以綵服而賣之，號爲摩睺羅。

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俗傳地官赦罪之辰，人家多持齋誦經，薦奠祖考，攝孤削斛。屠門罷市，僧家建盂蘭盆會，放燈西湖及塔上、河中，謂之照冥。官府亦祭郡厲邑厲壇。張伯雨西湖放燈詩云：『共泛蘭舟燈火闌，不知風露濕青冥，如今池底休鋪錦，此夕樓頭直掛星。』劉邦彥詩云：『金蓮萬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遊，光射魚龍離窟宅，影搖鴻鳥亂汀洲。凌波未必通銀浦，趁月偏憐近綵舟。忽憶少年清泛處，滿身風露獨凭樓。』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民間以月餅相遺，取團圓之義。是夕，人家有賞月之燕，或攜榼湖船，沿遊微曉。蘇堤之上，聯袂踏歌，無異白日。

郡人觀潮，自八月十一日爲始，至十八日最盛，蓋因宋時以是日教閱水軍，故傾城往看，至今猶以十八日爲名，非謂江潮特大于是日也。是日，郡守以牲醴致祭於潮神，而郡人士女雲集，僦倩幕次，羅綺塞塗，上下十餘里間，地無寸隙。伺潮上海門，則溺兒數十，執綵旗，樹畫傘，踏浪翻浪，騰躍百變，以誇材能。豪民富客，爭賞財物。其時，優人百戲，擊毬關撲，魚鼓彈詞，

聲音鼎沸，蓋人但藉看潮爲名，往往隨意附樂耳。程宗古看潮詞云：『嘉會門邊翠柳垂，海鮮橋上赤欄欹，行人指點山前石，曾刻先朝御製詩。』出郭遊人不待招，相逢都道看江潮，今年秋興何曾減，映日爭將畫扇搖。『一棹初看出海邊，司封祠下立多時，須臾金鼓連天震，忙殺中流踏浪兒。』『墟頭酒美勸人嘗，紫蟹初肥綠橘香，店婦也知非俗客，奚奴背上有詩囊。』『沙河塘上路歧除，扶醉歸來日已斜，怪底香風來不斷，擔頭插得木樨花。』『步入重門小院偏，金瓶飛鳥夜香烟，家人笑問歸何晚，已備中秋賞月筵。』

重九日，人家糜栗粉和糯米伴蜜蒸糕，鋪以肉縷，標以綵旗，問遺親戚。其登高飲燕者，必簪菊泛萸，猶古人之遺俗也。又以蘇子微漬梅酒，雜和蔗漿梨橙玉榴小顆，名曰春蘭秋菊。

霜降之日，帥府致祭旗纛之神，因而張列軍器，以金鼓導之，邊街迎賽，謂之揚兵。旗幟、刀戟、弓矢、斧鉞、蓋甲之屬，種種精明，有騎數十，飛轡往來，逞弄解數，如雙燕掠水、二鬼爭環、隔肚穿鍼、枯松倒挂、魁星踢斗、夜叉探海、八蠻進寶、四女呈妖、六臂哪吒、二仙傳道、北橋進履、玉女穿梭、擔水救火、踏梯望月之屬，窮態極變，難以殫名。騰躍上下，不離鞍轡之間，猶猿猴之寄木也。

十月朔日，人家祭其於祖考，或有舉掃松、澆墓之禮者，八日則以白米和胡桃、榛松、乳南、漿栗之類作粥，謂之臘八粥。十五日爲下元節，俗傳水官解厄之辰，亦有持齋誦經者。

立冬日，以各色香草及菊花、金銀花煎湯沐浴，謂之掃疥。

冬至，謂之亞歲，官府、民間，各相慶賀，一如元日之儀。吳中最盛，故有肥冬瘦年之說。春寒糕以祀先祖，婦女獻鞋襪於尊長，亦古人履長之義也。

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民間祀灶，以膠牙餠、糯米花糖、豆粉團爲獻。丐者塗抹變形，裝成鬼物，叫跳驅傩，索乞利物。人家各換桃符、門神、春帖、鍾馗、福祿、虎頭、和合諸圖，黏貼房壁。買蒼朮、買桑、辟瘟丹、柏枝、綵花，以爲除夕之用。自此街坊簫鼓之聲，鏗鏘不絕矣。僧道作交年疏，仙光湯，以送檀越，醫人亦饋屠蘇袋、同心結、及諸品湯劑於常所往來者。

除夕，人家祀先及百神，架松柴齊屋，舉火焚之，謂之執盆，烟燄燭天，爛如霞布，爆竹鼓吹之聲，遠近聒耳。家庭舉燕，則長幼咸集，兒女終夜博戲藏鈎，謂之守歲。燃燈牀下，謂之照虛耗。以赤豆作粥，雖貓犬亦食之。更深人靜，或有聽聽請方，抱鏡出門，窺聽市人無意之言，以卜來歲休咎。是日，官府封印，不復食押，至新正三日始開。而諸行亦皆罷市，往來邀飲。蓋杭人奢靡，不論貧富，俱競市什物，以慶嘉節。而光飾門戶，塗澤婦女，衣服釵環之屬，更造一新，皆故都遺俗也。

西湖之景，天下所稀，捫茲新話云：『蘇東坡酷愛西湖，其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已盡西湖情態。又詩云：『雲山已作蛾眉淺，山下碧波清似眼』，是更與西子寫真也。』宋時，有張秀才者，江西人，曠見西湖而歎曰：『美哉，奇哉！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壁樓臺相間，全似一幅著色山水。獨東邊無山，乃有百雉雲連，萬瓦鱗次，殆天造地設之景也。』此語雖粗，而西湖面目盡見矣。正德間，有日本國使者經西湖，題詩云：『昔年曾見此湖圖，不信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還欠著工夫。』詩語雖俳，而羨慕之心，聞於海外久矣。故遊湖者，挹山水之清暉，以詩酒治思而已。歌童舞女，已非本色，而閭巷鄙人，以戲子傀儡雜之，瀟灑曉曉，誠所謂花上曬根，松下喝道者也。宋時，范景文詩云：『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間。』蓋逐春風看歌舞，幾人著眼到青山。』可以鍼砭遊湖之病矣。

西湖夏夜觀荷最宜，風露舒涼，清香徐細，傍花淺酌，如對美人倩笑款語也。高季迪西湖夏夜觀荷詩云：『雨晴南浦錦雲稠，晚待湖平薄霧遊，狂客與多惟載酒，小娃歌遠不驚鷗。半湖月色偏宜夜，十里荷香已欲秋，爲愛前沙好涼景，滿身風露未回舟。』

西湖觀月，秋爽最宜，烟波鏡淨，上下一色。漁燈依岸，城角傳風，山樹露微，萬籟閑寂，自非有清奇之興，超俗之襟，不能往也。宋時，葉夢得夜遊西湖紀事敘云：『張景修與予同爲郎，夜宿尚書新省之同曹廳，步月庭下。爲予言，嘗以九月望夜過錢唐，與詩僧可久泛湖，時浴銀榜山，松檜參天，露下葉間，庭庭有光。微風動，湖水漾漾，與林葉相射。可久清癯，坐不勝寒，素衣無所有，乃以空米囊覆其背，自謂平生得此無幾，因作詩紀之。云：『山風獵獵寒威，林下山僧見亦稀，怪得題詩無俗語，十年肝膈滿清輝。』似在清賞，繼而者稀。近有太白山人孫太初者，遊湖必於秋夜，自得之趣，良難語人也。其詩云：『一望晴烟破曉幽，湖天瀟灑月初浮，旋攜斗酒呼鄰父，小有盤蔬上釣舟。笛咽水龍中夜冷，杯搖河影萬山秋，人間回首悲何事，欲覓清光最上頭。』又云：『十里兼葭雨盡收，西湖一望月光浮，野袍白鶴同幽事，菰米蓮房作好秋。波靜龍龜聽醉語，夜涼河漢帶漁舟，高情盡在形骸外，不用逢人說勝遊。』

西湖賞雪，初雪最宜。高輿者登天竺絕頂，及南北兩峯，俯瞰城闕，遠眺海島，則大地山河，銀溶承結，而予以藐然稊米，凌厲剛風，恍欲羽化。次則放舟湖中，周覽四山，若秋濤澎湃，璀璨乘鷗，而玉樹琪花，晃然奪目。前望凌雲輪遊雪湖八詠，曲盡景致，其驚嶺雪峯云：『大地渾無一點瑕，光明都屬梵王家。兩峯高並疑堆玉，一道中分類剖瓜。已爲蒼鷗知驚嶺，還因陳列記龍沙，此時翻憶藍關句，誰復能開頃刻花。』冷泉雪洞云：『下有流泉上有松，諸山羅列玉芙蓉，壇頭又聽離家酒，履齒應嫌此處蹤。汲去煮茶隨甕抱，引來剝木入廚供，湖邊亭子無

人宿，空使猿啼昨夜夢。」巢居雪閣云：「人間蓬島是孤山，高閣清虛頗廣寒，木處恐難從此穩，僧居疑小較來寬。瑤花琪樹緣邊繞，玉宇瓊樓向上安，裏外湖光明似鏡，有梅花處好凭欄。」南屏雪鐘云：「翠屏花作玉千層，樓近鐘樓恍若憑，和雪送來清濯濯，穿雲透出慢騰騰。華鯨樓憶秋蟾月，鐵馬潭疑夜響冰，一百八聲鐘響罷，僧峯又點塔中燈。」西陵雪樓云：「湖曲風寒戰齒牙，不知高樹幾翻鴉，遠持斤斧黏冰片，旋斫柴薪帶雪花。市上得錢沽斗酒，樽頭懸笠插山茶，路人試問歸何處，笑指西陵是我家。」斷橋雪棹云：「山逗晴光玉氣浮，我來乘興似王猷，橋邊蟬蝶高高聳，船底玻璃細細流。雪後未回花外棹，雨中曾喚柳陰舟，遙思寂寞春寒夜，一舸歸來起白鷗。」蘇堤雪柳云：「寒柳不耐北風狂，何似東風萬縷黃，西子畫來蛾黛淺，蘇公行處馬蹏香。蘭同荷葉堪爲佩，梅比新絲可織裳，待得春歸飛絮亂，畫橋移近柳邊傍。」孤山雪梅云：「凍木晨開噪翠鴉，孤山最好勝披圖，翠禽莫失應難認，皓鶴籠空不受呼。已見萬花開北閣，莫教一片落西湖，快晴更待黃昏月，疎影隨身不用扶。」

菊莊劉士亨，雪中登樓望湖上諸山，作十絕句。其時趙廷玉、霍孟陽、劉邦彥、俞鳴玉各有和韻，郡人唱傳，以爲盛事，前報風流可想也。今各紀二三首。士亨詩：「峯巒遠近玉崔嵬，竹屋柴門午未開，臥擁青綾迎送懶，洛陽縣令不須來。」鳴玉詩：「羣山凝素體崔嵬，近水梅花冷未開，卻喜漁舟輕似葉，放歌撐出斷橋來。」士亨詩：「曉來冰柱結蒼牙，籬外疎梅破一花，鐵笛自挑黃獨火，苦吟誰識老劉叉？」邦彥詩：「寒封林樹玉樓牙，銀海搖光眩欲花，清曉寒澌湖上去，尋梅迷卻路三叉。」士亨詩：「歲晚勝神故作威，剽冰裁玉不停飛，癡兒禁得雙雙冷，獨立梅邊待鶴歸。」鳴玉詩：「閒說平胡仰聖威，玉門關外馬如飛，雞雞踏破天山雪，笳鼓聲中奏凱歸。」士亨詩：「斷冰漾漾立閒鳴，偶爾看山到渡頭，濁酒一壺隨處醉，老夫不與鷓鴣衰。」鳴玉詩：「朔風吹散楚江鷗，短策孤吟到水頭，誰把一竿和雪釣，禦寒不解著羊裘。」士亨詩：「登樓四望白模糊，直北天高是帝都，想得征西貔虎士，玉門關外破匈奴。」孟陽詩：「乾坤萬里盡模糊，疊玉堆瓊壯舊都，不減灞橋吟興好，自裁新句付奚奴。」邦彥詩：「鳳山下雪模糊，琪樹瓊林接故都，寒勒老梅香不放，欲攜羯鼓倩花奴。」士亨詩：「東家酒熟紉旗懸，費盡牀頭子母錢，貴賤交遊元不少，夜深誰泛剡溪船。」邦彥詩：「小閣青燈對榻懸，敵寒沽酒不論錢，夜深擁被清無寐，起棹坡仙藥玉船。」鳴玉詩：「不欺金魚帶未懸，半生且費買書錢，誰知雪滿南湖上，時有人維問字船。」士亨詩：「白戰詩成視已冰，案頭鼠鼠亂燈，支離瘦影跏趺坐，好是人間戴髮僧。」孟陽詩：「符溜無聲凍作冰，滿懷清思對寒燈，明朝策蹇西湖去，不是詩梅定訪僧。」士亨詩：「隨風難散落蕭蕭，破屋難禁一尺高，翻憶少年歌舞舞

夢，美人金縷進羊羔。」邦彥詩：「玉堂學士擅風騷，掃雪煎茶趣自高，留得平生忠節在，不慚金縷飲羊羔。」鳴玉詩：「中宵映雪讀離騷，坐待虛窗月影高，寧似五侯歌舞地，飛騰燕客醉羊羔。」士亨詩：「夢騎白鳳挾飛仙，下視齊州九點烟，賦就曉寒殘月裏，覺來失卻御波箋。」鳴玉詩：「雪深何處弔通仙？湖北湖南鎖暮烟，吟得暗香疎影句，興來都付薛濤箋。」士亨詩：「瑞應豐年不在多，黑貂裘敝奈貧何，老懷未減嵇康氣，獨對梅花發浩歌。」廷玉詩：「彤雲黯黯北風多，此冷難禁奈老何！記得西湖年少日，水晶宮裏戴笠歌。」邦彥詩：「劉郎才力近來多，不數揚州水部何，白雪調高成絕唱，野人從此愧賡歌。」

杭州男女警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真。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羅宗吉過汴梁詩云：「歌舞樓臺事可誇，昔年曾此擅豪華，尚餘良妓排蒼昊，那得神霄隔紫霞？」廢苑荒墟牧馬，長溝柳老不藏鴉。陌頭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其俗殆與抗無異，若紅蓮、柳翠、濟順、雷峯塔、雙魚扇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近來官司，每值歉歲，則禁人遊湖，以爲撙節民財，此非通達治體之策也。蓋遊湖必殷阜之家，衣食饒裕者，未聞有揭債典衣而往者也。遊湖者多，則經紀小家，得以買賣趁逐，博易糊口，亦損有餘補不足之意耳。假令遊湖之禁行矣，豪治之子，就其室而酣沈迷且，所費寧減於西湖哉？范文正公仲淹，以禮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公日出燕湖上，縱人遊觀，自春徂夏，巷無停輪。公又諭諸寺主曰：「饑歲工廉，可以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沸，公又新倉廩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勸郡守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私營繕，傷財疲民。公乃條敘所以，宴遊工作，皆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仰給甚厚。是歲，兩浙皆疫，惟杭州宴然。又張忠定公詠，以工部侍郎知杭州，屬歲歉，民多鬻私鹽以博食，連捕數百人，悉貸之。官屬請曰：「不痛繩，無以厲禁。」公曰：「錢唐十萬人，飢者八九，不藉鹽，無以取給。一旦蜂聚，爲患何支？姑俟秋成，乃仍舊貫耳。」是歲，民獲安堵。二公通變達權，皆可爲長民者之法也。

杭州先年有酒館而無茶坊，然富家燕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王希範西湖贈沈茶博士詩云：「百斛美酒終日醺，碧甌偏喜試先春，煙生石鼎飛青鶴，香滿金盤起綠塵。詩社已無孤閣客，醉鄉還有獨醒人。因思僊直鑾坡夜，特賜龍圖出紫宸。」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遠近效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然特以茶爲名耳，沈酒酣歌，無殊酒館也。

宋時，湖船大者一千料，約長十餘丈，容四五十人。小者二三百料，長四五丈，容三二十人。理宗時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拾金爲之，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楊

鎮乘之汎湖，傾城縱觀，爲之罷市。是時，先朝龍舟，久已沈沒，獨小烏龍以賜楊郡王者尚在。或傳此舟一出，必有風雨之異。賈似道有車船，不煩篙櫓，但用關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其他若大綠、間綠、十樣錦、勝金藕等船，皆民間物也。今時湖船，大約比宋差小，而樞艙敞豁，便于倚眺，如水月樓、烟水浮居、湖山浪跡，此其尤勝者也。童巨卿以子貴封御史，行樂湖山，手搦一室，棟宇略具，護以箔幕，小可卷舒，出則攜之，或柳堤花塢當心處，使席地布屋，吟酌其中，題曰『雲水行亭』。編巨竹爲桴，放湖中，隨波流止，渺然蓮葉也。月明風清，鑒露漸漸，吹洞簫蘆葦間，山鳴谷應，聞者冷然有出塵之想，題曰『烟波釣筏』。一時風致，良可尚也。

城中秀麗，惟紫陽爲冠，第逼近巡臺，遊人往往逮捕，坐是羽流僦居，廊宇崩廢，風景寥落，亦可慨也。昔宋孝宗欲見光宗而不可得，嘗倚望湖臺，聞市民爭鬪而呼趙皇帝者，歎曰：『朕呼之尙不至，爾呼之何益？』又理宗僑闕，見湖船乘燭酣飲，笑曰：『此必賈似道也。』使人覘之，果然。是以天子而未嘗禁人遊覽也。蘇子瞻守杭時，登府中望海樓詩云：『樓下誰家焚夜香？玉簫哀怨弄清涼。』是以郡守未嘗禁人歌吹也。迺今上日驕而下日詔，節級所歷，雞犬皆驚。有聞兒啼而杖其父母，至掉兒以死者，不獨禁遊紫陽而已，不亦重可慨哉！

蘇州黃勉之省曾，風流儒雅，卓犖罕羣。嘉靖十七年，常試春官，適予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也，便輒裝，不果北上，來遊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予嘗戲之曰：『子誠山人也，辦耽山水，不顧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涉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可謂山足。目擊清輝，便覺醉飽，飯糗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雋，歌詠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此雖戲言，然人于五者無一庶幾焉，而漫曰遊山，必非賞鑒者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一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杭州山脈，發自天目，然天目有東、有西。東天目之脈，萃於餘杭，結局于徑山。西天目之脈，萃於錢唐，結局於西湖。故天目者，杭州之主山也，王氣鬱蔥，帝王奠宅，而錢氏偏霸，宋室南遷，兆不誣矣。度宗時，天目山崩，識者曰：『天目崩，地脈絕，潮不應，水脈絕，國事去矣。』或有爲之詩云：『天目山前水噴噴，天心地脈露漁翁，西周冷浸孤陵月，未必邊岐說果非。』信乎天目之興廢，有關於杭州也。

徑山，在臨安，餘杭二縣之間，乃天目之東北峯也。有徑路通天目，故曰徑山。唐代宗時，高僧法欽辭其師馬素而遊方，請示所止，素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欽至山下，問途于樵者，對曰：『此徑塢也。』欽遂結庵焉。俄有素衣老人拜于前曰：『我龍也，願挈歸天目，以此爲師立錫。』今五峯之間，有龍井者，是也。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也。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王墓後，若龍昂首，領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宋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言，鑿去虎領，又謂高宗嘗夢虎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北關門內有小山，亦曰武林，宋時太乙宮，萬壽寺皆在其所，而『夢梁錄』以此爲杭州主山，靈隱爲杭州客山，失脈絡之次第矣。

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又漸水出丹陽縣中，東入海，今錢唐浙江是也。秦始皇度浙江，至會稽。又莊子有浙河，則浙名舊矣。桑欽載漸水所經入，正今浙江，而不名爲浙，漸字近浙，而相變如鄰，則浙之得名，既以先秦，而桑欽更以爲漸，何也？許氏浙水、漸水，又復兩出，皆不可曉。黔中，今徽州也。休寧縣有浙溪，溪上有浙嶺，而婺州亦有浙溪，二州水皆相會桐廬，而途泛杭越間入海。則本其發源，因名爲浙，亦無低悟。更名爲漸者，字之訛也。

唐僧詩曰：『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陳後山曰：『聲音隨地改，吳越到江分。』善謔者曰：『此吳越子詩也。』其謔亦有理，然以後山之博，而於吳、越二州分境，亦隨世言之，似未諦審也。按國語，越雖爲吳所侵，棲之會稽，然其國境北至禦兒。禦兒，今嘉興縣禦兒鄉，亦曰語兒。句踐伐吳，用禦兒人涉江襲吳，勝之。夫禦兒之人，越王得以爲用，則禦兒之地，越越籍，審矣，則吳境何得抵江耶？

潘同浙江論云：『胥山西北，舊皆鑿石以爲棧道，唐景龍四年，沙岸北漲，地漸平坦，桑麻植焉。州司馬李珣始開沙河，胥山者，今吳山也，而俗訛爲胥山。其時沙河去胥山未甚遠，故李紳詩曰：『猶瞻伍相青山廟。』又曰：『伍相廟前多白浪。』景龍沙漲之後，至於錢氏，隨沙移岸，漸至錢氏，今新岸去胥山已逾三里，皆爲通衢。至宋紹興間，紅亭沙漲，其沙又遠在胥山西南矣。』

龍山河，自鳳山水門直至龍山閣，舊有河道，計十餘里，長一千二百五十一丈，置閘以限潮水。宋以通內河道，不通舟楫，因久壅塞。元至大元年，江浙令史裴堅言改修之便。延祐三年，行省丞相脫脫令民浚河，長九里三百六十二步，造石橋八，立上下二閘，僅四十日而畢工。至正六年，其子達識帖木爾來爲行省平章，復疏之，舟楫雖通，而未達于江也。皇明洪武七年，參政徐木、都指揮使徐司馬以河道窄隘，軍艦高大，難於出江，拓廣一十丈，浚深二尺，仍置閘限潮，舟楫出江爲始便。今以河高江低，改閘爲壩。

運河，自候潮水門至跨浦閘，舊有河道計七里，長七百三十一丈。由候潮門之南，過欄木橋，普濟、通惠等橋，置清水閘。又南過蕭公橋，置渾水閘。又南至跨浦橋下，置閘頗狹。元延祐三年，丞相脫脫嘗浚治之。皇明洪武五年，行省參政徐本、李質同都指揮使徐司馬議開河增閘，河橫闊一丈餘，閘亦高廣于舊，尋又改閘爲壩，今止小船經行，大船俱不由矣。

外沙河，南自永昌門北繞城東過永昌壩、螺螄橋，東至蔡湖橋，北達慶春門外河相合，沿城轉西，至無星橋、會安壩下，合艮山河，西入泛洋湖，轉北至德勝橋，東與上塘運河水合。

前沙河，在菜市門外太平橋外沙河北，水陸寺前，入港，可通湯鎮、赭山、仁和、鹽場，東南接外沙河，北達後沙河。東坡嘗於此開湯村運鹽河，有雨中督役宿水陸寺寄清順時：『草沒河堤雨暗村，寺藏修竹不知門，拾薪煮藥憐僧病，掃地燒香淨客魂。農事未休侵小雪，佛燈初上報黃昏，年來漸識幽居味，思與高人對榻論。』今水陸寺，元至正間築城，圍入城內。

後沙河，在艮山門外壩子橋北，其南接城內運河，北達蔡官人塘河。

沙河，宋時居民甚盛，碧瓦紅簷，歌管不絕，官長往往遊焉。故蘇子瞻詩云：『雲烟湖寺家家境，燈火沙河夜夜春。』又其佐郡時，意有所屬，比來守郡，則其人已去矣。故其詩云：『惆悵沙河十里春，一番花老一番新，小樓依舊斜陽裏，不見樓中垂手人。』蓋亦杜樊川尋春較遲之慨也。

蔡官人塘河，在艮山門九里松塘東，由姚陡門通河衛店、湯鎮、赭山止，其西南接後沙河，東北達赤岸河。

赤岸河，去城東北三十五里，赤岸南自運河入，通高塘、橫塘，西接蔡官人河，東北達施何村河。下塘河，自武林水門接城內大河、西河，過吳山水驛，達清湖上中下三閘，至德勝橋，與城東外沙河、菜市河、泛洋湖水合，分爲兩派：一派由東北上塘至舊東倉新橋入運河，至長安閘壩，曰上塘河；一派由西北過德勝橋，至江漲橋，與子塘河合流，至北新橋西北，入湖州界，曰下塘河，北接新開運河。高菊圃九萬下塘詩二絕云：『河水新添三尺高，河邊蘆葦有龜巢，波流夜夜飄漁箔，空點藍燈照樹梢。』『月出移船日又斜，蘆根時復見人家，水鄉占得秋多少，兩岸新紅是蓼花。』

新運河，在武林門外北新橋之北，通蘇、湖、常、鎮等府，凡舟不入上塘河者，皆行於此。宋淳祐七年大旱，運河乾涸，安撫趙與憲疏言：『下塘水道有二，一自東遷至北新橋，今已斷流。一自德勝至，沿溪入奉口，至北新橋間，有積水，以致商旅不行，米價騰踊。』乃雇募鄉夫，分段開掘，自北新橋至狗葬，開闢三丈，深四尺。自狗葬至奉口，開闢一丈。民間稱便焉。元至正末，張士誠以舊河窄狹，復自五林港開至北新橋，又南至江漲橋，闊二十餘丈，遂成大河。地有三里漾，十二里漾，風波唐突，無塘遮護，爲盜賊淵藪。正統七年，通判易悅條上利害，巡撫侍郎周忱便宜措備，自北新橋起，延北而東，至崇德縣界，修築岸一萬三千二百七十二丈四尺，橋七十二座，水陸並行，便於漕餉，今名下塘。

杭城之水，皆東北向，而輸委于臨平，蓋其地勢使然也。水口浩散，得皋亭山爲之遮欄，故氣脈不懈。皋亭山去府治可二十里，又東北爲臨平山，其下爲臨平湖。吳赤烏二年，寶鼎見湖中，因稱鼎湖。又得小石，長四寸，廣二寸，刻皇帝字，因改元天璽。晉武帝時，占者謂臨平湖塞，天下亂，湖開，天下平，則臨平湖，又杭州王氣所關也。

紹興八年，張澄知臨安府，言於高宗曰：『臨安古都會，引江爲河，支流於城之內外交錯而相通，歲久湮塞。頃因陞對，乞以農隙，略加清治，議者恐其勞民也，未克行之。今蠶躍之地，公私所載，資於舟楫者，百倍前日所計，最關利害者，兩河爾，非盡開城中之河也。乞刷諸州壯丁，及廂兵共千人，半年可以訖事。』從之。國朝城河，自元已來，未有開濬，湮塞日加，非惟舟楫難行，而秀脈亦塞，官司未有留心者。按澄所謂兩河，蓋沙河及城中大河也。乃今西河自流，福水口至按察司右，淤不容舸，誠能設策開之，亦城市之利也。

齊傳子齊爲濟神，自宋已前，有驗輒應，其英靈可畏也。大中祥符五年，詔曰：『吳山神廟，實主洪濤，事書往冊。頃者，濤流暴作，閭井爲憂，致禱之初，厥應如響，禦災捍患，神實能之，用錫精衷，有加常祀，庶憑誠感，永庇居民。宜令本州每歲春秋建道場三晝夜，罷日設醮，其青詞，

學士院前一月降付。』觀此，則其時香火之盛可想矣。

錢武肅王居宮中，輪差諸院敏利老嫗監更。一夕，有大蜥蜴沿銀缸噴油，既竭，而倏然不見。監更嫗異之，不敢語人也。明日，王曰：『吾昨夜夢飲麻膏而飽。』監更嫗以所見對，王微哂而已。

武肅王招致賢雋，然忍痛多譴斥，獨新城羅隱，以談捷親昵。先是，隱與相感章魯風齊名，武肅召魯風司筆札，魯風不就，執而殺之。吳仁璧者，關中人，中第，入浙謁武肅，辟入幕府，堅辭不就，又謝以詩云：『東門上相好知音，數展羣前郭隗金，累重雖然容食構，力微無計報焚林。』武肅怒，沈仁璧於江，召隱爲錢唐令，隱懼而受命，然亦時有督過。一日侍宴，獻詩云：『一個欄衡容不得，思量黃祖謾英雄。』武肅始悔悟，加禮于隱。

宋熙寧中，餘杭洪浩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垂白，寄浩詩云：『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浩得詩，即歸養。錢唐吳惟洪，武中，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開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惟洪始以丁憂回。一日，見聖宗吉，自矜其詩云：『薄宦蕭然作遠遊，行囊那得一錢留？孟光不比蘇秦婦，肯笑歸來只敝裘。』宗吉因舉敬夫前時曰：『尊翁有念子之情，而子乃歸美其婦，何耶？』惟洪慚之有愧于浩，亦多矣。

宋朝故事，翰林學士草宰相制，或次補執政，謂之帶入。大觀三年六月八日，何執中登庸，四年六月八日，張商英登庸，皆張臺卿草制，訖無遷擢。頃之，蔡京謫太子少保，臺卿當制，紙之甚切，縉紳傳誦。京銜之，會復相，出臺卿知杭州。明年六月八日，宴客中和堂，忽思前兩歲宿直命相，正同是日，乃作長短句紀其事云：『長天霞散，遠浦潮平，危闌注目江皋。長記年年榮遇，同是今朝。金鑾兩回命相，對清光，頻許揮毫。雍容久正，茶盃初賜，香袖時飄。歸去玉堂深夜，泥封罷，金蓮一寸纖嬌。帝語丁寧，曾被華裘裁製。如今漫勞夢想，歎塵蹤，杳隔仙籬。無聊意，強當歌對酒怎消。』觀者美其詞，而訝其卒章之意。未幾，以故物召，遽卒於官。王欽若出守杭州，一錢唐尉蒼髯白髮，步履踉蹌。公將督責之，問之，乃同年進士也，公悽然憐之，表薦於朝。其人以詩謝曰：『當年同試大明宮，文字雖同命不同，我作尉曹君作相，東君元沒兩般風。』

王荆公介甫詠北高峰塔詩：『飛來華上千尋塔，閒說雞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鄭清之詠六和塔詩云：『經行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二詩皆自喻。荆公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于已大用後，然卒皆如意，不徒作也。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檜挾檜書于臨川守，饋遺不滿意，升堂罵罵。守懼，以書白檜自解，檜怒甚，士規請見不出，但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近作，士規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小相入誦之，秦檜吟賞再四，待之如初。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皆改削矣。』每語改語，極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元天寶間，有如此姝，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及諸此。吁！世道判矣。』又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蒙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屬門下。其人姓陳名謙，建寧人，後舉進士。

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新王，楊沂中封和王，張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俊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今浙中豈能著此富家也！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玉衡不能卒辦，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云：『帝星也。』秦師垣曰：『相星也。』韓蕲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識之。

宋端平間，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涑水也。時樞樞物貴，市井唱唱爲之語曰：『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入朝進對，首以正心誠意爲言，愚民無知，以爲不切時務，遂續前語曰：『喫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經略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驢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喫了許多酒食，一』

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或謂有使其爲此，以嘲侮君子者。京尹乃悉歸其人。

陸象山少年時，嘗坐臨安市肆觀棋，如是者累日。棋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卻來。』乃買棋局一幅，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觀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棋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凡來著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棋，反饒得某一先，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聰明過人如此。

宋紹興乙卯，以旱鵬雨，諫議大夫趙鼎上言：『自來祈禱斷居，止禁豬羊，今後請并禁鵝鴨。』時胡致堂在兩掖，見之，笑曰：『可謂鵝鴨諫議矣。』聞房中有龍虎大王，嘗以鵝鴨諫議當之。嘉定中，察院羅相上言，越州多虎，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上言，八盤嶺乃禁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對。

正統間，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日，巨瑞王振當國，慮其異己。時振新作居第，今之京衛武學是也。公預令人度其齋間，使淞江作糊紙毯遺之，覆地不失尺寸，振極喜，以爲有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從中贊之。宋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宜撫，遺錦地衣一片，檜命鋪閣上，廣表合一，默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竟得罪。二事極相類，一以見疑，一以見厚，豈心術之微有不同耶？

林通隱居西湖，朝廷命守臣王濟體訪之，通投一啓，其文則儂僂聲律之式也。濟曰：『草澤之士，不友王侯，文須格古。功名之事，俟時致用，則當修辭立誠。今通兩失之矣。』乃以文學保薦，詔下，賜粟帛而已。又通嘗傲許洞，洞作詩嘲通云：『寺裏蝦蟆飢老鼠，林間咳嗽病癩猴。豪民送物稱伸頸，好客臨門縮縮頭。』則通在當時，亦不滿于輿論，甚矣，賢才處世之難也。

甄龍友嘗遊西湖，作大佛頭贊云：『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地人，只見一箇。』禪子多稱之。又嘗遊僧舍，具饌延款，僧有雌雞久畜，甄請烹爲供，僧曰：『公能作頌，予當不靳也。』龍友援筆題云：『頭上無冠，不報四時之曉，脚根欠距，難全五德之名。不解雄先，但張雌伏。汝生卵，卵復生子，種種無窮。人食畜，畜又食人，冤冤何已。若也解除業障，必須割去本根，大衆煎取波羅香水，先與推去頭面皮毛，次選菩薩慈刀，割去心腸肝膽。咄！吞水源源化爲霧，饒湯滾滾成甘露，飲此甘露乘此霧，直入佛牙深處去，化生彼國極樂土。』僧笑曰：『難死無憾矣。』乃烹以侑酒，盡歡而去。

洪武中，錢唐丘彥能者，文雅好古，所藏圖畫，非遇賞鑒者，不出示也。嘗有蘆花被圖一幅，蓋模寫酸齋梁山深故事，上推貢秦甫，吳子立數詩而已。後遇吳敬夫，出而求題，敬夫爲賦數首，皆不愜意，最後一首云：『秋風吹就蘆花被，一落人間知幾年，澤國江山今日費，詩人毛骨久』

成仙。高情已落滄洲外，舊夢猶迷白鳥邊，展卷不知時世換，水光山色故依然。」彥能喜，始請登卷。彥能又嘗以唐三學士弄棋圖求張宗吉題，宗吉爲賦一絕云：「三人當局各藏機，思入幽玄下子遲。畢竟是誰高一著，風簫日影靜中移。」彥能歎賞曰：「不辱吾卷矣！」

仁和沈明德宣，文辭賔富，早遊縣庠，與張海觀天錫齊名。張鄉舉，終教諭，沈卒不偶。嘗有詩詠盤云：「郭索橫行逸氣豪，秋來興味滿江皋，玉缸十斛醺醺酒，不待先生賦老饕。」豪俊可愛。劉邦彥者，明德婿也，嘗爲題畫，有云：「雪消春色露真容，澗道奔泉走玉龍，千仞高寒凝不動，行人知是丈人峯。」

沈履德者，明德弟也，亦文雅好事。張靖之嘗題其孤山春信卷云：「放鶴庭前瑞瑞坡，向來清景半消磨，水渾殘影春何淺，月澹餘香夜不多。商鼎有羹慚白首，羅浮無夢怯青娥，唯應鐵石孤標在，千古林塘隔薜蘿。」

徐珙者，伯齡之父也。宣德丁未，與弟琬同舉進士，時號聯璧，珙遂以爲字。歷官太僕丞，晚守湖南寶慶，值部使者有隙，誣罪除名，安置塞外。天順初，陳訴得白，起用，卒于京。文稿悉散。其論交詩云：「交遊誰似古人情？春夢秋雲未可憑，溝壑不援徒汎愛，寒暄有問但虛名。陳雷義重難膠漆，管鮑貧交託死生，此道今人棄如土，歲寒惟有竹松盟。」題畫扇云：「野性從來不受羈，隨聲百轉任高低，也曾鎖向雕籠聽，不及林間恣意啼。」枯荷鶴鵲圖云：「秋色荒涼景物殘，池荷半老水生寒，鵲鵲好似人兄弟，不暫分飛赴急難。」惜不得見其全集也。

夏與誠者，太常卿時正之父也。其先鄞人，及壯，徙仁和。正統七年，捐米千石以賑貧者，事聞，輒書羊酒褒美，復其家。嘗爲其友陸孟言題高玉軒詩云：「暗香疎影句能傳，暮景空林色倍妍。瓊館夢回春似海，琪園坐對日如年。娟娟霜月將三五，粲粲冰花逾十千，獨鶴歸來風動處，霓裳小隊舞羣仙。」張楷送夏與誠自京師歸仁和詩：「杜花風送木蘭棹，千里湖山入望遙，一路雁行依渚下，滿川楓葉近船飄。詩成矮榻江涵雨，夢覺孤篷月送潮，莫訝潛鱗久蟄屈，鳳雛今已出丹霄。」

杭州先輩士夫居鄉者，往往以名節自勵，而上官游於茲土者，亦以出格之禮待之。成化間，布政使甯良等建西湖書院於孤山，以居夏時正。郡守胡濬建怡老園於帳前營，以居刑部正郎陳謙。此誠熙世盛事，較之耳目所及，其炎涼之態何如也？時正有孤山種梅而藩司攜酒見訪詩云：「占斷屏山翠種梅，呼龍耕破白雲堆，自甘結屋青山住，不謂乘春畫舫來。竹下倒裳迎使節，花間供具促吟盃，都非詔遣趨求急，鷗鷺無煩著意猜。」其禮賢風度，何異於緇衣也。詠物之作，拘於題則黏皮帶骨，遠於題則捉影捕風。謝宗可、張宗吉各有詠物詩百首，其可取者

亦鮮矣。宗可睡燕詩：「棉巢啗得落花泥，因倚東風倦翅低，金屋莊閒隨蝶化，玉堂春靜怕鶯啼。魂飛漠漠人應遠，夢入烏衣路欲迷，卻被捲簾人喚醒，小橋流水夕陽西。」走馬燈詩：「輪擁騎鸞炎精，飛繞人間不夜城，風驚追星低弄影，霜歸逐電去無聲。秦軍夜潰咸陽火，吳騎宵馳赤壁兵，更憶離鞍年少客，章臺踏碎月華明。」宗吉熨斗詩：「有柄何曾挹酒漿，隨時用舍屬閨房，幹旋天上陽和氣，平帖人間錦繡香。翠袖捲紗移玉釧，金篝分火近牙牀，衣成遠寄征夫去，印額何時時後黃？」玉簪花詩：「白露初凝氣候涼，花神獻寶助新妝，移來銀色三千界，壓盡金釵十二行。秋水爲神冰琢骨，龍涎作炷麝傳香，不須石上憂磨折，長在佳人髮鬢傍。」

杭州府志，在宋則有淳祐志、咸淳志，皆穢陋，去取無法。而咸淳志中，歸美賈似道，詔諛非史體也。洪武初，徐一夔所著杭州府志，頗稱簡明，今不傳矣。成化十年，夏時正重修杭州府志，紀事脫略，筆力腐冗，直可覆瓿耳。一郡典故，散於各書，今可考者，僧懷顯《錢唐勝蹟》，傅牧《西湖古事實》，范石湖《日錄》，周益公《平園日記》，岳珂《程史》，羅大經《鶴林玉露》，方勺《泊宅編》，《行都紀》，周公謹《癸辛雜識》，《齊東野語》，《武林舊事》，周昭禮《清波雜志》，牟應隆《隆山雜記》，繆孟昭《霏屑錄》，楊瑀《山居新語》，張仲文《白鵝隨》，葉子奇《草木子》，吳自牧《夢梁錄》，陶九成《輟耕錄》，劉一清《錢唐遺事》，楊公濟《西湖百詠》，吳美中《武林紀事》，此其班班著者。其他片言隻事，散見各書者，又不可縷數也。

杭州文人，元、宋以前，姑置勿論。自洪武以來，著作成集者，張光弼《左司集》，凌雲翰《栢軒集》，莫維賢《廣真子稿》，王謙《畫父集》，白范《虛室集》，張興、張格《聯輝集》，張宗吉《存齋集》，《存齋詩》，桂衡《紫微稿》，高德陽《節庵集》，鄭環《完軒集》，孔克恩《西隱吟稿》，周昉《西庵集》，夏文度《退庵稿》，王希範《毅齋存稿》，高嘯《復庵集》，彭清《存庵集》，平顯《松雨齋集》，周子良《樂稼詩稿》，劉士亨《菊莊》，《晚香》二集，劉邦彥《寶山集》，于肅敏公《節庵存稿》，此皆予目所睹，其他未見者固多也。

洪武中，浙江都司徐司馬，令郡城人家植冬青樹于門，數年後，街市綠陰匝地。張與賦詩云：「比屋冬青樹，人皆隱綺羅，春風十年後，惟恐綠陰多。」

元時，豪傑不樂進取者，率託情於詩酒，其時杭州有清吟社、白雲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儒雅雲集，分曹比偶，相親切，何其盛也。國初猶有餘風，故士人以詩學相尚。宣德、正統間，海內熙寧，而杭州尤繁盛，士庶燕會，雅而弗淫。時有大理寺正郎子貞，年八十一，禮部

郎中蔣廷暉七十八，皆以引年歸封。吏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處士項伯藏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白髮相過，殆無虛日，或張燕家園，或攜樽湖上，歡洽歌詠，名其會曰耆德。項伯藏者，洪武初，以詩坐法，割兩耳者也。處士陳士寧、夏與誠、馬叔良、祝彥廣、僧曇續、古需，年皆七十，作會賦詩，名曰會文社。時廣東鄧司封林、富陽姚方伯肇，寓杭城，亦與社中。至天順間，太僕卿王榮、太僕丞陳斌、布政使夏時、參議黃順、按察使陳洪、知府葉泰、理問陸証、知縣盛垣、訓導方義、顧綱，皆郡人。太常少卿徐純、陳贊、知府長沙陳敏政、理問山西周頤以寓賢，皆引年就散，修會為樂。郡守胡清開而致饋，食曰：『某等優游湖山，聊以卒歲者，皆朝廷寬假之恩也。』因名其會曰恩榮，每歲以上巳、端午、重陽行之，而胡守亦與焉。時蕭山吏部尚書魏驥，已致仕家食，其先塋在西湖上，歲時祭掃，每單行不令人知，諸公輒欲致之會中，卒莫能致也。陳贊復有別墅在城北甘泉里，時拉里中紳士及處士郭文敏、劉辰、孔諧、盛民、夏純、周正、蔡安、徐恕同往，郭劉並年九十，其餘少者不下六十，因名其會曰朋壽。諸人皆布衣，而顧頤縉紳，求枝成派，一時風致，今不可復視矣。

武林錢思復嘗言，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齋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答拜，命坐，辭之再。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因不敢辭。徐永之為浙江提舉日，客往訪之者，無間親疏貴賤，必送之門外，客請納步，則曰：『不可，禮惟婦人迎送不嫌闕。』右二事，可見前雅諸老，謙恭退抑，汲引後進如此。

元時，呂重實為浙西僉事，清節有聞。其未顯時，一日，晨炊不繼，欲攜布袍賣米於人，室氏有客色，因戲作一詩曰：『典卻春衫辦盞廚，山妻何必更踟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裏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次年，果登第。錢唐祝吉甫，居西湖上，構小樓，眺盡湖山之勝，賓客常滿。隣有富家，築高牆數仞蔽之，吉甫因鬱鬱不樂。趙松雪訪吉甫，登樓，為書二字扁曰『且看』。一日，賈酸齋來，亦題於左云：『酸齋也看。』無何，隣以通番簿錄家徒，垣屋摧毀，小樓內湖山如故。

嘉定間，禁士庶不得用青涼傘，多以皂絹為之，特短其簷數寸，庇日而已。後漸增至尺餘者，復行禁約，頗峻。有題一絕于朝天門曰：『冠蓋如雲自古然，易青為皂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傘，何不不多出賣錢？』聞者皆齒，後遂盡用黑油繖焉。

劉蘊古，燕人也。逆亮將南侵，使之僞降以悅國，縱談亮國虛實，以昭朝廷。當國者喜之，遂授迪功郎。初，吳山有伍員祠，俯臨圓簡，都人敬事之。有富民捐資為扁額，金碧甚侈。蘊古始至，輒乞靈焉。妄謂有心附，輒俸易牌，而刻其官位姓名於旁，市人皆驚曰：『以新易舊，惡其

不華耳。易之而不如其舊，意果何在？』有魏仲昌者，獨曰：『是不難曉，他人歸正者僥倖官爵金帛而已，蘊古則真細作也。』聞諫入境，不止一人，榜其名，所以示懲至者，明己之已至耳。』未幾果敗。

考亭朱文公，得友人蔡元定，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鍾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乃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為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毀考亭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諫云。

唐時，杭妓承應燕會，皆得騎馬以從。白樂天代賣薪女贈諸妓詩：『亂蓬為鬢布為巾，曉踏寒山自負薪，一種錢唐江畔女，著紅騎馬是何人？』宋郡守迎酒，則諸妓亦騎，楊炎正詩：『翠翹金鳳烏雲髻，雕鞍玉勒三千騎。』

宋時關帥、郡守等官，雖得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熙寧中，祖無擇知杭州，坐與官妓薛希濤通，為王安石所執。希濤榜笞至死，不肯承伏。想唐制亦然也。

杭城有兩打繩巷，一在都亭驛前，一在候潮門外。有兩石板巷，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柴木巷中。有兩龍舌頭，一在臨安府前，一在江干盤園。有兩櫻桃園，一在七寶山，一在薦橋門外。

宋時，城中沿河，舊無門閘，惟居民門首，自為欄障，不相聯屬。河之轉曲，兩岸燈火相直，醉者夜行經過，如履平地，往往溺死，歲數十人。自王宜尹京，始令城內沿河連置大木欄，每船埠留一門，民始便之。

紹興四年，大享明堂，更修射殿，以為享所。其基即錢王時偃髮殿，吳人語訛，乃云『惡發殿』，謂錢王怒時，即乘此座也。時殿柱大者，每條圍一十二尺，其壯麗如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二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宋時，臨安三學之橫，盛于景定、淳祐之間，凡其所欲出者，雖宰相臺諫，亦直攻之，必使去。其權乃與人主抗衡。或見其施行，則必借秦爲喻，動以坑儒惡聲加之，君相略不敢過而問焉。其所以招權納賄，豪奪庇姦，動搖國法，作爲無名之勝，扣關上書，經臺投卷，人畏之如狼虎，市井商賈，無不被害而無所赴愬，雖京尹不敢過問。一時權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末如之何也。大全時，極力與之爲敵，重修丙辰盛令，榜之三學，時則方大猷實有力焉。其後諸生協力合黨以攻大全，大全終於得罪而去，磨去大猷題名之石，以爲敗壞之罰。自此之後，恣橫益甚，至賈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勝，遂以術籠絡，重其恩數，豐其饋餉，增撥膳田，種種加厚，於是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雖目擊似道之罪，而噤不敢發一語。及似道要君去國，則上書贊美，極意挽留，今日曰師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無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魯港潰師之後，始覺其罪，無乃晚乎？蓋大全之治三學，乃德壽之之不敢爲，似道之不敢輕治，乃慶大之無能爲。至彭咸大之爲前驅，竟撫其平日之賊，決配而恩州，學舍寂不敢發一語，此其術亦有大過人者。

宋時，臨安太學，多四方之人，淳祐辛亥，鄭丞相清之當國，朝議以遊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植黨撓官府之政，扣關撓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浸壞。遂行下各州，自試于學，仍照舊比分数，以待類中，將以是歲七月引試爲始。會教官林經德對士子上請語微失，于是大開肆罵，時趙京尹與憲委官調停，一時但欲求靜，遂許以三百名內，一半取士著，一半取遊士，于是乃息。越數日，宰相奏事，上面諭曰：『近行諸州各試之法，正欲散遊學之士，不知臨安府憑何指揮，復收外方之人？』趙尹聞之，恐甚，乃移牒傳遊士，限日出齋，其計始窮，乃爲撤文，相率而去。云：『天之將喪斯文，實繁與愛之運。士亦何負于國，遽罹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愧也。』慨宗祖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旨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宸奎，薦爲四學，幾幾東周，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言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謀其三絃，終盡打于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竊竊謂開黜校不可，而李斯尚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

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既出，明日遂行。八月朔，乃相率而出。復作文告先聖曰：『斯文將喪，嗚呼天乎！』更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逐世無悶，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嗚呼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又詩云：『鄭五不去國，金陵深誤君，校存知必毀，書在己如焚。自是清流禍，非于北黨分，歸歟雖幸矣，恨未效朱雲。』又詩云：『上書如吸盧仝茶，直論國體事無諱，依然茅草縱橫斜，龍鍾老柏休棲牙。嗚呼世事如絲麻，食肉者口徒咿哇，鬼蜮空含射影沙，逐客令下堪吁嗟。識者將紹秦德邪，淳祐沒不如端嘉，邪人剛指正人邪，時有引喙鳴蜩蟬。失脚奇禍遺羅罟，尼山草木枯無花，奄奄山鬼相擁擠。我今東歸歸山涯，不惜一去惜國家。』于是京尹待罪，兩校官各降一資，而陳顯伯、鄭雄飛方以公道自任，且欲收譽士林，乃相繼上疏，欲復其舊。而賈似道居淮關，至以游士欲渡淮投北虜，以脅上必從。而理宗以周粟、秦坑等語，怒未解，深不然之。至開慶己未，吳丞相潛再登援席，首欲收士心，復舊法，會去不果。戴慶河以參權論筆，竟作指揮，許京岸有籍無分人引試一次，於是漸復舊集矣。

太學古語云：『有髮頭陀寺，無官御史臺』，言其清苦而饒亮也。其時齋舍質素，器止陶瓦，棟宇無飾。國有大事，議論間發，言侍從之所不敢言，攻臺諫之所不能攻，公是公非，偉節相望，自嘉定以後，習尚華靡，亭榭麗華，朱碧煥煌，枝飲醇醑，黃白錯落。權門要路，陽爲矯激，陰則附麗，而徒以健吻劇舌，雄黃國是，去古語遠矣。

宋制，車駕宴集，太學、武學、宗學諸生，俱在禮部前迎駕。臨安府有人作十七字詩譏之曰：『駕幸景靈宮，諸生盡鞠躬，頭烏身上白，米蟲。』蓋諷其饜頭糊服，歲糜廩祿，不得出身，年年迎駕耳。

行在太學造工之初，鳴鼓集飯，有劉耆者，山東來，目雙瞽，善聽聲，過之，問曰：『此何地？』適聞鼓聲，官氣甚旺。『勞人以建太學語之，耆曰：『若如此，則不出宰相，永無火災。』所以自中興以來，六七十載，絕無饑饉之驚，而未聞有愛立者。嘉泰中，高文虎爲祭酒，欲爲陳自強之事，遂謂鼓樓，請更職之。未幾，自強正拜，遂以爲更職堂鼓，而自強被授席之荒也，名其職鼓之所曰職鼓樓，且置齋生建登槐之事于舊所肄業齋之前。及韓平原敗，而自強盡削在身官職，置死嶺表，昭其家，殆與庶民同，是猶不出宰相也。登槐之事，亦隨折毀。

宋時，太學各齋，除夕必祭齋，榜品用菓子、荔枝、蓼花，取早離了之譏。執事者輒而不帶，以離代之，謂之叨冒爵。中有數喝脚，以酒沃之，謂之僥倖。遊湖不至三賢堂，蓋以樂天、子瞻、君

復並坐，謂之落蘇林。此皆進化之心，可發一笑。

紹興間，清漳楊汝南就試臨安，待捷旅邸，夜夢人以油沃其首，驚寤，輒不利，如是者三。乙丑歲，復與計偕，懼其復夢也。揭曉之夕，招同邸者告以故，益市酒微，明燭張博具，相與劇飲，期以達旦。夜向闌，四壁咸寂，有僕曰劉五，臥西牖下，呻吟如響，亟振而呼之，乃具言：「初以執炙之勤，視博方酣，幸主之不呼，輒就枕，忽有二人扛油鼎，自樓而登，倉皇若有所顧。見主之在坐也，執而注之，我怒而爭，是以寢語。」汝南聞之，大懼曰：「二千里遠役，今又廢矣。」同邸亦相與嘆咤，爲之罷博。及明，漫強之觀榜，則其名儼然中焉，諸若有迹，油漬其上，蓋御史澹書，以夜倉猝覆燈故耳。宛陵吳勝之，淳熙辛丑，得雋於南宮，將赴廷對，去家數十里，地名朱唐。里之士，夜夢有語之者曰：「吳勝之入都，至朱唐返矣。」時吳有親垂白，意其或泥于行也，既而無他，集賢賜第，乃在第三甲，上曰朱端常，下曰唐虞，始悟所夢。二事絕相類，要之科第有定分，非可以智力求也。

紹興二年，兩浙進士，類試於臨安。湖州談詠，與鄉友七人，謁上天竺觀音新夢。詠夢人以二樓貯六加爲餽，惡之，蓋杭人以茹爲落蘇，而應試者以落蘇爲下第也。惟徐揚夢食巨蟹甚美。迨旦，同舍聚坐，一客語及海物黃甲者，揚問其狀，曰：「視蟾蜍差小，而比螃蟹爲大。」揚竊喜，乃以夢告，人以爲必中黃甲之兆。泊榜出，六人皆不利，揚獨登科。後二年，詠復與周元特赴漕司舉，又詣寺祈夢。前一夕，周夢與諸人同登殿，喧先抽籤，三反而三不吉。餘以次請購，周立于後，曰：「所以來，唯欲求夢爾。何以籤爲？」衆強之，方詣簡下，遇婦人被髮如新沐者，從佛背趨出。謂其貴家人，急避之，遂寢。明晨入寺，館所卜三籤，果不吉，餘或吉或否。周但焚香再拜，願得夢。是夜，夢鄉人徐廣之持省榜至，凡列三等，已爲中等第一人。已而賀客四集，有道士在焉。明年七月，省試罷，還吳與待榜，他日聞市，聞呼于後曰：「奉賀，奉賀。」元特回顧，乃徐廣之也。云：「適過郡門，見揭試貼司榜，內一人與君姓名同，聊相戲耳。」周方譙責之，則又有言曰：「省榜自南門入矣。」遂相與散歸，及家而報至。次日，數客來賀，一道士嚴然其中，周曰：「與君不相識，何以辱顧我？」道士笑曰：「君豈忘之耶？去年君過我卜，我惟君五行，知今年必及第，故來賀，以印吾術，非有所求也。」遂辭去。沈思其人，乃開元時賣卜者，始驗昨夢，無一不合，周果居中等，雖非首選，而於吳興爲第一人。夫廣之之戲談，黃冠之旅賀，皆偶然細事也，而夢寐魄兆，已先于旬月之前，人生萬事，不素定乎？

真德秀會試於行都，所夢于吳山梓潼廟，題其鼓曰：「大扣則大應，小扣則小鳴，我來一扣動，五

湖四海聞其聲。」是夜得吉夢，其年果及第。

鄭丞相消之，在太學十五年，殊困滯無聊，甫升舍選，而無名闕，仍赴省試，臨期，又避知舉袁和叔親試別頭，愈增快快。及試青紫明主恩時，押明字，短暑逼暮，思索良艱，漫檢韻中，有賴字可押，遂用爲末句云：「他年蒙渥澤，方玉帶團圓。」歸爲同舍道之，皆大笑曰：「綠衫尙未能得著，乃妄思繫玉乎？」已而中選，攀附史彌遠，官至極品，竟賜玉焉，遂成吉讖。

癸酉歲，慶元秋試，兩浙運司幹官臨川劉孟鑄爲考官，調道出慈谿，忽夢有人以盃湯飲之，且作四字於掌中。曉起，便覺目視瞢瞢，及入院發策，第一道中，誤以一祖十三宗爲十四宗，于是士子大譁，徑排試官房舍，悉遭箠辱，至有負笈而逃者，其偶得一兵負去而免。劉制使良貴親至院外撫諭，遂權宜以策題第二道爲首篇，續撰其三，久之始定。于是好事者作隔聯云：「劉運幹出題疏脫，以十三宗作十四宗。劉制使下院調停，用第二道爲第一道。」明年秋，度宗賓天，于是十四宗之語遂驗。

度宗崩，幼君諱陰榜，第一名王龍潭，二名路萬里，三名胡幼黃，行都爲之語曰：「龍在潭，飛不得，萬里路，行不得。幼而黃，醫不得。」

謝深甫，台州人，家本寒微，父母貧，以食。父之友某，招深甫教子，一夕，賓主對飲，夜半，酒渴，無從得水，窗前有梨方熟，遂登樹啖之，華大環吠，深甫不敢下。主人夢黑龍蟠樹上，爲犬所吠，驚覺。開戶視之，見樹上有黑物，詢問何人，深甫曰：「我也。」遂大，深甫下，主人奇之，遂妻以女。深甫始不過讀兔園耳，得妻後，始學作程文，領鄉薦。妻家亦貧，但稍稍自給，深甫草履赴省，宿于逆旅，明發，不類而進。至曹娥渡，渡子必得若干乃載，深甫子之錢少，渡子不肯曰：「不怕汝作轉運歸我。」深甫乃從他處渡，至嵗縣，宿古廟中，祝遇之厚，又飲以酒，深甫訝之。祝曰：「夜夢神告我，明日當有宰相來宿，必官人也。」深甫焚香祝曰：「若成名，當爲縣官，使廟貌一新。」果登第，遂注嵗縣主簿，修廟焉。後爲浙漕，至曹娥，召渡子謂曰：「今竟何如？」渡子伏地請罪，深甫笑曰：「吾豈果歸汝？」厚賜之使去曰：「台州秀才往來，勿取渡錢也。」

咸淳戊辰，興化李權舉進士，唱名後，乞以本身致仕，合得恩例，蓋以回贈父母。上書畢，辭先聖及三魁同舍，出錢唐門，脫綠袍挂門上，泛舟而去。時三魁同舍皆送別，權有詩云：「人言學古思入官，我謂學古思入官，平生透透夢覺關，本來面目只備酸。吾親不待若爲歡，不如歸去臥林間，殿前三策醫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綠衫卸了白衣還，扁舟飛過子陵灘，前修亦有通與搏，聖世待之俱寬闊。何物釋放大厚顏？山鬼移文伐其薪，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音息影谷之

盤。今朝酒醉雲壇，便向錢唐門挂冠。『又有詩云：『有手須攀龍袂衣，有頭須叩九堦墀，有口須讀離騷詞，有腹須飽商山芝，有身不願挂綠皮，笑問此身欲何之？』寶石山之巔，重湖水之湄。陶公云：『樂夫天命復奚疑？』』

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無慮數萬，既踐死者，十有七人，省試又死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闕裏一名，補闕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關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聲。』

三山蘇大章，已未魁南省，戊午就鄉舉時，試出，忽夢人告之曰：『公與薦在四十一名。』公覺而喜，言於朋友，遂傳播其事。有同經忌之者，投牒於州，謂蘇與主司有私，若預薦，當行駁於府帥。樞使葉翥叔羽喻之云：『姑留牒，俟折卷當爲區處。』既入院對號，至四十一卷治經，果符夢中語，未啓，頗異之。帥出士子牒示考官云：『留此一卷不須折，俟填榜畢，卻於待補經魁取一卷易之。』衆以爲然。榜畢，取卷，則原封者卻非蘇，而待補者乃蘇卷也。帥與主司各大驚異，始知得失前定，乃不復再易。次年，蘇遂登春榜第一。

紹興初，有夢經德齋生爲省元者，時大學諸齋無經德之名。至二十七年，祭酒周誥請增三齋，曰：『節情』、『經德』、『立禮』，至乾道間，何澹從經德齋冠南宮，作詩云：『大學中興七十年，續添經德夢先傳，不才如我慚休應，革故從新定勝前。』

三寶柱者，色目人，居杭州。至治元年，舉進士，以才學知名，雖滿酒色，而練達吏事。爲浙省郎中大書四句於門屏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事論，猶比千人員。』其意欲杜人請託也。

元至正庚寅，瀟江鄉試，八月二十二日夜二鼓，貢院彷彿見一物馳過，甚疾，其狀若猛獸，軍卒因而喧哄，考官遂以角端命賦題。角端者，似麒麟而角在鼻上。先是，元太祖駐師西印度，忽有大獸高數十丈，一角如犀牛，能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左右皆震懼，獨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乃旄星之相也。聖人在位，則斯獸率而至，且能日馳萬八千里，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帝即回駁。

皇明洪武三年，始定科舉之法，三年一行。尋以收羅未廣，詔比歲一行，八年罷科舉，至十七年復詔三歲一行，到今不改也。嘗得徐一夔鄉試錄序云：『皇上既平海內，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爲稍稍滯，而天下有遺材，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瀟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餘人，命老于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謹，既撤棘，得士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欲斥浮華，以

收實效，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趨于古，故議必以經，論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以經，則其言務與雅，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以禮樂，則其言務精駁，以明文物度數之懿。策以時務，則其言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然，玉卮無當，亦奚益于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爲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錢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國家典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其送趙生序云：『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榜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其第三人則錢唐趙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于郡助教何彥恭甫，而何彥恭甫則受經于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暨國朝，以行省選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爲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爲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途。詔書既下，家有絃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慮歲，事復有皓首窮經之嘆者哉！杭爲東南都會，人物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爲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爲子陳之。歐事則有若唐肅、鄧簡度、司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驥、李宗勉，是數人者，咸揚聲郡國，咸致身館殿，咸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爲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過烈，媲美于前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爲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較元而追宋，于子之行卜之矣。』

杭州科第，其盛于洪武、永樂間，至弘治、正德間而稍衰，嘉靖已來，始復舊貫。仁和縣解元六人，洪武十七年花輪，二十三年王羽，二十六年施隨，二十九年姚震，天順三年沈繼先，嘉靖十年張謙，會元一人，正德三年邵銳。錢唐縣解元四人，洪武三年俞友仁，永樂十五年木訥，景泰七年陳綱，成化十七年李長，狀元二人，成化二十一年李長，嘉靖十七年茅瓚，仁和縣尚書二人，江潤山進士任南京禮部尚書，諱文昭。胡世寧由進士任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諱繼敏。錢唐縣尚書五人，胡頌由人才任刑部尚書。方賓由貢生任兵部尚書。柴車由舉人任兵

部尚書。徐琦山進士任南京兵部尚書，諡貞襄。洪鐘山進士任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諡襄忠。其原籍錢唐者三人，南京禮部尚書倪謙，諡文僖。吏部尚書倪岳，諡文毅。兵部尚書苗衷，諡文康。

俞友仁，字文輔，工詩，書亦俊逸，仕終學官。王羽，字儀之，預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歷官太常少卿，乞歸，改餘杭學教諭。姚震，字起東，歷御史按察副使，剛介有聞。

洪武中，仁和學生陳瑤，勤敏有時譽，憲官至學，出對云：『筆底春風轉轉生。』瑤對曰：『絃間曉溜嘈嘈滴。』又云：『輕搖執扇，清風送入人懷。』瑤對曰：『高捧玉盤，明月飛來我手。』時庭下芭蕉開花，命賦之，瑤詩一聯云：『白藕作花還葉葉，碧蜂生子自房房。』形容酷似，諸生皆袖手。後以歲貢赴京，除叙州邑簿，竟以註誤，謫死嶺南。

李子陽，以成化庚子解元，癸卯冬，將赴春闈，友人鎖鑰鑒者送之，賦『正宮調金門』詞云：『人麟畫船，馬鞍上錦繡，催起臨林宴。應鴻聲裏暮秋天，綠酒金盃勸。留意方深，離情漸遠。到京廷中選，今秋是解元，來春是狀元，拜舞在金鑾殿。』已而子陽果魁天下。子陽明達史學，嘗云：『莽、操、溫、卓者，皆篡弑賊也。綱目於魏書太祖，於梁書太祖，於新獨斥之爲莽者何？實錄也。何以謂之實錄，各因當時之文也。新者國也，莽者名也。魏、梁之繼世，皆有天下，廟號僭然，而莽死於亂兵之手，美惡無一定之隱，將從何書？書其國，係之名爾，此春秋據事直書例也。』其言甚有理。

丁文煥，南者，杭人，幼業舉子，入郡庠，豪邁作富道，謫爲據史。歷事太師英國公張輔，後以年勞授蘇州司倉，能詩，善書，蘇守楊貢甚愛之，復以不阿強禦，爲守累，罷官。嘗有詠釘靴詩，爲人膾炙，其類聯云：『行過落花香齒齒，步回芳草縷埋頭。』又有晚太平侯張帆詩云：『大將星沈墜柳營，貔貅百萬盡吞聲，總戎不見旗常影，冠冕無開鏡甲鳴。麟閣畫圖遺貌像，龍章金券著功名，昔年翠幕勢青驄，哀計驚聞淚滿纓。』至成化中，卒於家。

洪武中，仁和郁魯珍以辟舉，官陝西。被罪，居獨山，不入城市，竟以松石時累，被逮，死獄中。時瞿宗吉有元宵詩一聯云：『三市華燈依舊好，一天明月爲誰圓？』魯珍和云：『夜燈閒論離家好，春月初看此度圓。』爲衆推許，蓋其時承元末之習，縉紳能詩者多也。

正統丁卯，海寧張靖之赴省試，其母步老人持筆如綠，蘸墨水水缸，書孫字於牆上，崇廣專墳。其年，靖之領薦，兩試春官皆下第。辛未，靖之歸於京城隍廟，夢登海塘，前有大山，老人指謂曰：『此崑崙山也。』驚寤，取禹貢『絨皮崑崙』研省，紉繹，因不復寐，場中出題，果『絨皮崑崙』也。是年，書經舉人多爲所窘。桐鄉楊青者，席舍相近，謂靖之曰：『六題皆得旨，惟禹貢

一題不能通。』靖之因爲開陳意義，詳述註疏，青遂登第，名在第七，錄其文一篇。靖之竟下第，甲戌始登第，名亦在第七，錄文一篇。其年狀元，乃孫賢也，母氏之夢驗矣。惟絨皮之夢既驗而虛，若爲楊青設者。然靖之名第事實一與青同，鬼神之示人顯而隱如此。

張靖之爲禮科給事中，一日暮歸，更衣，解下裳，暗中有火星星自裙帶中出，轉擲至牆上，品焚流落，凡三四見，舉家失色。明日，語王汝霖，汝霖曰：『先君爲工部侍郎時，嘗暮歸見此，然惟綾裙中有之，不足異也。』靖之因憶張茂先積油致火之說，悟所服下裳，乃吳綾，俗所謂油段子也。況歸時被酒，體氣蒸鬱，或以致火。嘉靖十年，寧波陳約之與予同爲祠曹，一日暮歸，梳髮，火星自髮中出，及解衣，亦然，想其時亦被酒蒸鬱，而首爲陽宗，髮復油膩，熱氣融結，暴得舒解而迸落歟？

仁和張文衡，成化辛丑進士，官刑部主事，郎中。鯁介不阿，內臣以事來干者，率執法不聽。南宮白尚書委曲勸之，亦不從也。與丹山屠家宰有隙爭之，文衡絕不登門，雖慶賀亦不往。人有薦之者，屠公曰：『吾家賀軸，無張銘名，是微物也。且聞其酷好大棋，廢事。』文衡持介愈烈，其妻糊紙錠以饋食。九年，陞廣西參議，歿于水。

于肅，愍公，少有大志，出語不凡，八九歲時，衣紅衣騎馬，有鄰長者呼其名爲戲之曰：『紅孩兒騎馬遊街，』公應聲曰：『赤帝子斬蛇當道，』聞者驚異。長補饒唐縣學生，家有文文山像一幅，懸置座側，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遺宋之季，殉國忘身，舍生取義。氣吞寰宇，誠感天地，陵谷變遷，世殊事異。坐臥小閣，困于縲繫，正色直辭，久而愈厲，難欺者心，可畏者天，寧正而斃，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節，萬古攸傳。我瞻遺像，清風凜然。』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三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冷泉亭，建于唐時，至宋時，郡守毛友者乃拆去之，今所建，又不知起於何時也。其自敘云：『昔人加亭於冷泉，如明鏡中加粉黛，山翠水光，去者過半，拂拭而歸，舊觀復還。』作詩云：『面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已通無礙物，胸中陡覺有真空。試尋檐際驚時變，卻聽猿啼與舊同，萬事須臾成壞裏，我來閱世一初終。』夫冷泉亭之景，白樂天極其贊頌，而毛君以爲去之乃佳，好尚不同有如此。

南宋時，杭城西隅多空地，人墾不到，寶蓮山、吳山、萬松嶺，林木茂盛，閑無民居。城中僧寺甚多，樓殿相望，出湧金門，望九里松，更無障礙。自六盤駐蹕，日登繁巖，湖上屋宇連接，不減城中，有爲詩云：『一色樓臺三十里，不知何處覓孤山。』其盛可想矣。

宋時，西湖四望觀前，每至昏後，有一燈浮水中，其色青紅，自施食亭南至西陵橋，復回，風雨中，光愈盛。月明，則稍淡。甯觀之時，則與電爭光閃爍，此湖光也。蘇子瞻湖中夜泛詩云：『新月生魄迹未安，纔破五六漸盤桓，今夜吐藍如半壁，遊人得向三更看。三更向闌月漸垂，欲落未落景特奇，明朝人事誰料得？看到蒼龍西沒時。蒼龍已沒牛斗橫，東方芒角升長庚，漁人收筒及未曉，船過惟有菰蒲聲。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湖光非鬼亦非仙，風恬浪靜光滿川，須臾兩兩入寺去，就視不見空茫然。』其曰湖光，豈即水燈之類歟？

宋時，西湖三賢堂兩處，皆有東坡，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也。其一在龍井講院，三賢者，趙閱道、僧辯才、蘇子瞻也。寶慶間，袁樵尹京，移竹閣三賢祠於蘇堤，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萬家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樵沽酒錢。』

宋時，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湖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詞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百年醞釀。回首洛陽花世界，烟濤黍離之地。更不復，新亭陳迹。簇簇紅粧搖盞船，問中流，幾處何人？千古恨，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湖志，更有誰，研溪未遇，傅巖未起。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波神堪恃。借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癸辛雜識言，宋時，杭城除有米之家，仰糴而食者，凡十六七萬人，人以二升計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二廂不與焉。客旅之往來，又不與焉。武陵舊事言，杭祔有之，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頭，以三十萬家爲率，大約每十家吃捕撈一分，合而計之，則三十丈矣。此二事較之今時亦不減也。

臨安錢宰子子，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儒也。高麗禮徵，同諸儒修纂尙書會選、孟子節文。公退，微吟曰：『四鼓聲聲起著衣，午門朝見尙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殿畢集諸儒，諭之曰：『昨日好詩。』宰等悚愧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官業至今不絕。宰嘗自書門帖云：『一門三致仕，兩國五封王。』唐昭宗賜敕，宋宣和所賜吳越家寶銅印一斤重，今藏其家，藏券、王像，則在台州長房。

兜羅被歌：『蠻工細學冰蠶繭，織得長衣謝綉裙，蒙茸柳絮不惹吹，鋪壓高牀夜香帳。朔風入關，獨白榆，塞寒此物時常須，明燈熾炭夕寒驚，萬葉宜共紅氍毹。海客揚帆遊萬里，得自崑崙國中市，歸來遺我見遠情，重似鴛鴦合體綺。詩人鶴骨欺霜後，曾直禁署眠青綾，自從身退得閒臥，只愛擁紙同山僧。今朝得此何奇絕，展覆不憂兒路裂，便思清夢伴梅花，靜掩寒窗聽風雪。越羅蜀錦安可常？獨房妾女護香，誰知一幅春雲暖？即是溫柔堪老鄉。』

至元丁亥九月四日，周公謹偕錢菊泉至天慶觀訪褚伯秀，途同道士王盤隱遊寶蓮山，韓平原故園。山四環皆秀石，絕類香林、冷泉等處。石多穿透巖絕，互相附麗，有如玉色者，取以爲環珉之類。中有石罅，杳而深，泉涓涓自內流出，疑此即所謂閨古泉也。錢傍有開成元年六月，南嶽道士邢令開、錢塘縣令錢華題名，道士諸萬鑿元寶。鑄之石。又南，石壁上鑄佛像及大字心經，甚奇古，不知何時爲火所燬，佛多殘缺。又一洞甚奇，山頂一大石墜下，傍有一石承之，如鯁釘然。又前，一巨石，不通路，中懸一門，門上橫石梁。又有一枯池，石壁間皆細字水波紋，不知何年水直至此處，然則今之城市，皆當深在水底數十丈，深谷爲陵，非寓言也。其餘磴道石池，亭館遺址，歷歷皆在，雖草木殘毀殆盡，而巖石秀潤可愛，大江橫陳于前，時正見潮上如匹練然，其下俯視太廟，執政府，在焉。山頂更覺奇峭，必有可喜可圖者，以足體不果往，且聞近日多虎，往往白晝出沒不常，遂不能盡討此山之勝，故書以示好事尋遊者。觀此篇所序閨古泉諸勝，與今不同，而石壁鑄書，亦漫滅不可讀矣。

周公謹齊東野語，辨韓侂山大吹村莊事，乃太學生以私憾誣師而造謗爲之。又謂侂南園下有蜀師獻沈香山，高五丈，立之凌風閣下。今之慶樂園，即南園也，觀其沈香山，乃枯槁耳。遂

賦詩云：『舊事淒涼尚可尋，斷碑閒臥草深深，淩風閣下樓牙樹，當日人疑是水沈。』子貢云：『村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殆此類耳。

理宗時，周漢國公主下降，諸國及權貴各獻添房之物，如珠飾寶花金銀器之類，時馬天驕爲平江發運使，獨獻螺細柳箱籠百隻，并鍍金銀飾百具，錦袱百條，實以芝栴百萬，理宗爲之大喜。宋時，龜溪李太卿之子娶韓平原之女，奩中有白玉香獅子，高二尺五寸，精妙無比，真奇玩也。

後開歸之福邸云。

理宗朝，張循王府獻白玉簪，管長二尺者，中空而盤薄。韓斬王府獻白玉簪一攢，其薄如藕管，其聲清越，皆希世之寶也。二物云在北方軍中日得之，蓋宜和故物耳。

錢武肅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繫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元時，宋故內有二石，各高數尺，其一有南斗六星隱起石上，镌刻金書曰：『南極星祥。』其一有北斗七星隱起，色白，刻云：『北斗降瑞。』

杭省廣濟庫，出售官物，有鑿壁石小峯，長僅六寸，高半之，玲瓏秀潤，臥沙、水道、樹樾、胡桃文皆具，于山峯之頂有白石筆山，圓盤如玉。徽宗御題八小字於石背曰：『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略無雕琢之迹。

錢唐聞人紹，有一劍，以十大釘釘柱中，用劍揮之，十釘皆截，隱如秤星，而劍鋒無損。屈之如鉤，縱之復直，非常鐵也。

宋時，杭城以臘月祀萬回哥哥，其像蓬頭笑面，身著綠衣，左手擊鼓，右手執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萬里外亦能回來，故曰萬回。今其祀絕矣。獨有所謂草野三郎、宋九六相公、張六五相公，不知何等神，杭人無不祀之，惑世甚矣。

姚祐者，元符初，爲杭州教授，堂試諸生，出易題『乾爲金，坤亦爲金』。舊福建本書籍，刊板舛錯，坤爲釜，脫二點，故姚誤讀作金，諸生疑之，因上請。姚復爲臆說，諸生以誠告，姚取官本視之，果釜也，遂升堂自罰一直，其不謹短如此。

元大德十一年，杭州大飢，官設粥仙林寺中，飢民殍死，不爲哀止。何長者敬德，以施捨賑乏爲事，乃請好善而有財智者五七人，即菩提寺作粥，夜資大甕中。明旦，飢民以至，先後列堂廡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向坐，虛其前以行。粥用二人舁，一人執杓以注器中，食畢，以次去。

日施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至八月，凡七十日，飢民無死者。石塘胡先生長攜云：『往歲湖州作糜，食飢人，糜脫釜，猶沸沸器中。人急得食，食已，輒仆死百步間。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蓋德湖州事也。』

張叔夏過西湖慶樂園，賦『高陽臺』詞：『古木迷鴉，虛堂起燕，款款轉眼驚心，南園東窗，酸風掃盡芳塵。駭羽飛入平原草，最可憐，渾是秋陰。夜沈沈，不似歸魂，不到花深。吹簫路葉幽尋去，任船依斷石，樹裏寒雲。老桂香，珊瑚碎響無聲。故園已是愁如許，撫殘碑，又卻傷今，更關情，秋水人家，斜照西林。』夫花石之盛，真盛于唐之李貴盛，讀平泉莊記則見之矣。而宋之艮岳，崇麗過前，至南渡愈盛，而臨安園圃如此者，不可屈指數也。余爲童子時，見所關慶樂園，其峯壑石洞，猶有存者。至正德間，盡爲有力者移去。

鎮懋堅，西城人，居宋南渡，遂爲杭人。代有時名，懋堅尤善吟寫，成化間，遊若城，朱文理座間索賦其家假山，懋堅賦『沈醉東風』一闕云：『風過處，香生院宇。雨收時，翠溼琴書。移來小朵峯，幻出天然趣。倚闌干，盡日披圖，漫說蓬萊恐是虛。只此是，神仙洞府。』爲一時所稱。

俞珩鳴玉者，弘治初，以軍餘爲浙江鎮守內官張慶棟史，珩略知吟詠。時金陵陳榮知仁和縣，適有虎災，命獵人捕得之，縉紳多爲詩歌以頌陳，珩賦一詩云：『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去渡河。』應兄弟三人皆爲宦寺，親幸用事，勢張甚。珩爲慶所親任，假其威，故敢爲此言。及慶死，外臺治珩罪，請鎮懋。

孝宗時，辭朝法甚嚴，雖蜀人守蜀郡，不遠萬里來見。有蜀守，嘗朝辭，素不能文，以爲憂。其家素事梓潼神，夜夢神謂之曰：『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覺其曉其故，會朝對，上問：『卿從峽中來乎？風景如何？』守即以前兩語對，上首肯再三。翼日，則宰相趙雄曰：『昨有蜀人對者，朕問峽中風景，彼爾杜詩以對，三峽之景，宛在目前，可謂善言詩也。可與寺丞、寺簿。』雄退朝，召問之曰：『君何以能爾？』守不敢隱，雄曰：『吾固疑君不能及此，若留中，上再問，敗矣。不若歸蜀赴郡。』他日，上復問其人，雄對曰：『臣嘗以聖意語之，彼不願留。』上歎曰：『恬退乃爾，尤可嘉，可予憲節使。』其後神特功爲崇，家遂索焉。

趙雄，字溫叔，貴州人，嘗以薦舉，待命逆旅，且半年矣。沽斗酒，以碗飲，就盤中手攪豬頭肉，卷餅而食，勢若風雨。衛士見其飲啖異人，奏之，孝宗亟召見，奇其狀貌，且壯其言，遂自小官驟用爲左史。時有太守姓息，朝辭，問門吏曰：『官人可謂能姓。』守曰：『春秋有息焉，漢有息夫躬，非託也。』溫叔聞其語，守對罷，溫叔奏事。上曰：『適有息其姓者朝辭，可謂託也。』

溫叔即曰：『春秋有息焉，漢有息夫躬，非託也。』上喜曰：『卿諳博如此。』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爲婚者。有士新補太學生，貧甚，無所避，又得妻之資，羅簪而讀，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常不滿于老丐者。一夕，泊舟荒江，其妻已寢，戶鎖之至馬門觀月，推

墜水中。徐呼稍人，此地荒遠，非泊舟處，移泊十里外。有許某者，爲淮西漕，泊舟司戶棄妻處，見岸上有婦人哭者，乃戶妻也。說墜水時，若有物托吾足者，故得上岸。許亟呼之下船，俾換乾衣，曰：「汝爲吾女。」戒左右勿得言。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不與凡子，欲得一美士爲子家。」衆以司戶薦，許曰：「此子亦吾選中，但其少年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許曰：「諸君自以意爲司戶言之，勿使知出吾意。」衆與之言，戶欣然聽命。入許門，乃故妻也。即睡夫之面，且批其額，戶驚惶無措，許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戶曰：「吾婿常恨爲貧卑賤，今我備員如何？」戶僂首不能答，許待戶如舊婿也，女亦盡孝。許死，制重服以報焉。

高宗南渡後，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所。適造一殿，無瓦而值雨，臨安府與漕司皆憂之。忽一吏白于官長曰：「多差兵士，以錢鐵分使關廟鋪席，賃借樓屋簷瓦若干，候旬月新瓦到，照數賠還。」府司從之，殿瓦咄諾而辦。又趙從善尹京日，官寺欲窘之，科降廟醮紅卓三百張，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于酒肆茶坊，取卓洗淨，糊以白紙，以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紫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妓館簾簾，實以脂油，卷而縛之，繫于夾道松樹左右，照耀如同白日。此皆難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幸幼安流寓江南，而豪俠之氣未除也。一日，陳同甫來訪，及門將近，有小橋，同甫引馬三躍，而馬三卻，同甫怒，拔劍斬馬首，徒步而行。幼安適倚樓見之，大驚異，即遣人詢訪，而陳已及門，遂與定交。後十數年，幼安帥淮，同甫尙落落貧甚，乃訪幼安于治所，相與談天下事。幼安酒酣，因言南北利害云：「南之可以併北者如此，北之可以併南者如此。僖唐非帝王居，斷牛頭山，天下無援兵，決西湖水，滿城皆魚鼈。」飲罷，宿同甫齋中。同甫夜思：幼安沈重寡言，因酒誤發，若悟其誤，必殺我以滅口。遂中夜盜其駿馬而逃，幼安大驚。後同甫致書，微露其意，爲假十萬緡以濟之，幼安如數與之。予則以爲幼安之策，狂言也。西湖之水，非漸激浩流者，安可決之以灌城中哉？後同甫上書孝宗，開饒唐一隅之地，不足以容萬乘。山川之氣，發泄無遺，穀粟、桑麻、絲枲之利，禽獸、魚鼈之生，日減一日，請移都建業，建行都于武昌，以制中原。上聽其議，以同宰臣王淮，淮素與同甫不合，對上曰：「秀才語耳。」遂不復召見。

臨安城中有七寶山，南渡時，御史中丞辛丙，殿中侍御史官常同，監察御史魏玘、明震、周綱，皆居其上，人呼爲五臺山。萬天民，字無懷，初爲僧，名義結，號朴翁，後返初服，居西湖上。時所交遊，皆名勝士，有二侍姬，一曰「如夢」，一曰「如幻」。一日，天大雪，方擁爐煎茶，忽有卓衣闖戶，將大瓊瓊知省

之命，即水張太尉也，招之至總宜園清坐，高談竟日，雪甚，寒劇，且腹餒甚。張初不肯相招，乃似爲自來相訪，唯茶話，不設盃酌，延論至晚，一揖而別。天民大恚，步歸，悔爲卓衣給辱。抵家，見庭戶間羅列筐篋數十扛，布囊數十挑，楮帛、薪炭、米酒、餽品以至香藥適用之物，充切于前，蓋此瓊欲饒是物，故先戲之，使怒而復喜耳。天民嘗有西湖避暑詩云：「有暑猶當避，無憂可得忘。竹疎身共瘦，湖近意先涼。靜勝事須弄，幽期不待燒。遺同殘夢樂，炙背負朝陽。」

東坡倅杭，不勝盃酌，部使者知公才望，朝夕聚首，疲於應接，乃號杭倅爲酒食地獄。其後，袁毅倅杭，適郡將不協，諸司緣此亦相疏，袁語人曰：「酒食地獄，今值獄空。」傳以爲笑。

宋時，楊德溫居崇新門外，插枯竹以引蔭，月餘，枯竹復生。頃之，其妾溺水死。明年，園竹忽發兩歧，扶疎可愛，未幾，其妹死。元時，白廷玉家竹亦兩歧，其年廷玉亦死。乃知反常之物，皆非吉兆也。

洪武己酉，吳山三茅觀，雷擊白蟻蟻，長尺許，廣可一寸，有楷書素白起三字，會稽宋允常親見之。嘉靖十四年六月，雷擊徐氏園中果樹，中書右衛王通所五字，餘字漫漶不可讀，則予親見之，皆理之不可臆測者也。

杭州游緇一凶徒，素不孝于母，極凌虐之。產一子，三歲，愛之甚至。妻抱負，偶跌損其額，泣謂姑曰：「夫歸，必毆死，不如溺水爲幸。」姑曰：「無憂，第言是我之誤，我去避汝小姑家，俟其怒息而還。」至晚，夫歸，見兒額破，徑捧妻，欲殺之，妻以姑爲解。次日，持刀尋母，于中途藏刀石下。至妹家，以溫言誘母還，至石邊，忿然取刀，欲殺母，竟失刀所在，但見巨蛇介道。方驚畏，不覺雙足陷入地中，須臾，沒至膝，七竅流血，自聲其罪。其母救抱，無計可入，走報其婦，婦往掘之，隨掘隨陷。嘆以飲食，三日乃死。觀者日千數人，莫不稱快，時至正甲辰六月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饒唐一家，有蝦蟇產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蝦蟇也。京房易傳曰：「家人人，禍家身者，危且亂。」

唐光化三年九月，杭州有龍闕于浙江，水溢，壞民廬舍。宋元祐六年，浙西大水，杭州死者五十萬人。

熙寧八年，杭州地湧血者三，最後流入河，腥不可聞。建炎己酉，清波門裏竹園山，平地湧血，須臾成池，腥聞數里。明年，金人殺戮萬餘人。

紹興三年八月，浙右地生白毛，剝不可斷，童謡曰：「地動白毛生，老小一齊行。」

紹興二十年，餘杭民婦產子，青毛，二肉角。又二家產子，毛角皆同，連體兩面相對。三家相去一二里。

乾道六年，北關門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有五指。

淳熙十二年二月庚申，錢唐龍山江岸，有大魚如象，隨潮而來，復逝。

淳熙十三年八月丁酉，杭城民家有血從地中湧出，繼至屋梁，汗人衣。

淳熙十四年六月，臨安府補顧民家產子，生而能言，身長四尺。

淳熙十六年六月甲辰，錢唐傍江居民得五色魚，鱗首經身，訛言夢中得之，事聞，詔縱之。

開禧三年四月，錢唐大水，漫灌民廬，西湖溢，瀕湖民舍皆圯。

嘉泰辛酉，大旱，西湖之魚皆浮，食者輒病，謂之魚瘟。

咸淳癸酉，臨安地產白毛，長四五寸，疊若銀蟬。焚之，臭類羊毛。占爲大臣專國之兆。

元至正壬辰三月，杭州黑氣互天，雷電而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破食其仁，如松子，相傳爲娑婆樹子。其日，湖州、池州亦然。是年九月十一日，紅巾入城，雨核之地，悉遭兵火。

至正壬辰九月，錢唐盧子明家，一雞伏九雛，內一雛三足，其二足在前，一足在後。

皇明弘治五年六月二十四日，大風，西山水發，山崩地裂，西湖溢，壞民廬數百家，死者數十人。

城隍廟摧，街市乘舟而行，是歲大歉。

嘉靖二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大風雨，清湖橋馬醫胡氏家，有異物起馬廐中，開片瓦，騰空而上，火光燭天，撲撲無損，其家不知也。鄰家見而報之，覓馬廐中，有坎廣尺許，深二丈餘，泉水清聲，蓋龍潭也。

晉天福中，浙中兒童市井，皆以趙字爲語助，如云得，則曰趙得，云可，則曰趙可，通國無不皆然。及晉末，趙延壽貴盛，浙人謂必應識，後延壽爲北虜所執，而語益益盛。後宋祖受禪，錢氏納土，浙中皆屬趙矣。淳熙十四年，都城市人語曰：「汝亦不來我家，我亦不來汝家。」流傳遠近，莫詳其說，或以爲紹熙二三年兩宮隔絕之兆。嘉泰三年，杭人唱歌云：「東君去，花無主。」朝廷禁之。未幾，景獻太子薨。賈似道當國時，臨安語云：「滿園春，都是假，這回來，不作要。」其時京師女妝，競尚假玉，因以假爲寶，喻似道專權，而景炎丙子之亂，非復庚申之役也。似道遭貶，時人題壁云：「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樂復憂，西湖依舊流。」吳循州，賈循州，十五年間一轉頭，人生放下休。」此語視甯州寇司戶之句尤警，吳循州謂賈之貶，乃賈擠之也。

景定間，周漢國公主下降，賜第嘉會門左，飛樓複道，近接禁籞。主嘗有疾，一日正晝，忽有九頭鳥集第中，摘衣石上，其狀類鳥，而大如雀，哀鳴啾啾，略不畏人，引弓射之，不中，飛去。是夕，主薨。

岳武穆既薨，臨安西溪蔡一將官子弟，因降紫姑仙，忽武穆下壇，大書其名，衆皆驚拜，請其食押，則宛然平昔真蹟也。復書一絕云：「經略中原二十秋，功名滿眼未全酬，丹心似石今誰斷？空有遊魂遍九州。」蔡丞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死者數百人。

思陵時，有菊夫人善歌舞，妙音律，爲仙韶院第一。宮中號菊部頭，然頗以不獲際爲恨，既而稱疾告歸。宦者陳源以厚禮取之，寓于西湖適安園。一日，德壽按梁州曲舞，不稱旨，提舉官關禮揣知上不樂，從容奏曰：「此曲非菊部頭不可。」遂宣喚，于是再入宮。陳想念成疾，有士人遂製一曲名「菊花新」以獻之，陳大喜，酬謝甚厚。其贈則教坊都管王公謹所度也。陳每聞歌，輒淚下，未幾物故。其園歸重華宮，改名小隱園，孝宗又撥賜張貴妃，爲永寧崇福寺云。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四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委巷叢談

錢氏時，西湖漁者日納魚數斤，謂之使宅魚，其捕不及者，必市以供，頗爲民害。一日，羅隱侍坐，壁間有潘岳垂釣圖，武肅王索詩，隱題曰：『呂望當年展廟謨，直鉤釣國更誰如？若教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王大笑，遂錫其征。

吳越王妃，每歲歸臨安，王以書遺妃云：『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吳人用其語爲歌，含思宛轉，聽之淒然。蘇子瞻爲之易其詞，蓋清平調也，詞云：『陌上花開蝴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長歌緩緩歸。』陌上山花無數開，路人爭看翠輦來。若爲留得堂堂去，且更從教緩緩回。『生前富貴草頭露，身後風流陌上花。已作遲遲君去魯，猶歌緩緩妾回家。』皇明夏與誠偕全忠肅湖上尋詩，賦詩，亦以緩緩歸爲結，其詩云：『淡蕩楊花兩岸飛，杖藜殊勝玉鞭揮，殘山剩水年年好，舞榭歌樓處處非。聲斷鴛鴦懷舊恨，情隨蝴蝶上春衣，前朝公子頭如雪，猶說當年緩緩歸。』忠肅蓋宋時全后之裔也。

錢鏐王嘗寢，湯沸於爐，一童子恐其驚寢也，以水沃之，令無聲。鏐適寤，見之，怒曰：『是能窺我心事。』遂殺之。忽見形於前，鏐懼，乃封爲臨安縣土地之神。

武肅王開國日，頻役士卒，怨譟興焉，或夜嘗其門曰：『沒了期，沒了期，修城纔了又開池。』王出見之，命書其榜云：『沒了期，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嗟怨頓息。蓋以恩典發其感激之心也。亦應變之智云。

錢氏兼有兩湖，幾百年，其人比諸國，號爲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飲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雞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獨其臣順中國，不煩兵革，而納土保家，爲可取耳。

西湖開浚之績，古今尤著者，白樂天、蘇子瞻、楊溫甫三公而已。今考樂天集中，無開浚奏狀，意其時法禁寬洪，守土者得以便宜舉事，不煩陳請，而廷議亦不書之。子瞻時，既上疏於哲宗，復具申於三省，凡錢米工役，具有成算。然其時御史賈易已劾其科騷部內，以事遊逐，雖廢格不行，而宰臣未免有兩罷之請，已不及樂天時矣。然考其興工，則元祐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也，雖日過舉申奏，猶有議事以制，先發後聞之體。至楊溫甫時，則又別矣，先申巡臺藩臬，俟

其報可，然後敢白於朝，下工部詳議之，再俟報可，然後興事，終以開除額稅未明，適以少京尹再署府事，而竟以物議罷官，何其危也。且樂天、子瞻開府時，豈不廢墳墓，毀田廬，而民怨不敢作，即作矣，而糾察之吏，不復以法繩之。乃溫甫與久廢無窮之利，而卒阻其名，嗣今誰復有任事之人哉？今去溫甫又幾四十年矣，藩臬長官，非奉巡臺，一錢不敢擅發，況郡守者，而敢云倡議開湖也？世變之趨，亦可歎矣。

開浚西湖，不惟任怨，抑且費財，非有廉毅之才，豁達之度者，不能舉也。惟平日嚴侵占之禁，自可垂利於無窮，適今官府往往以傍湖水而，標送勢豪，編竹節水，專養災之利，或有因而漸築墮垣者，寧念前人作者之勞耶？杭歌有之：『十里湖光十里筓，編筓都是富家翁，待他享盡功名後，只見湖光不見筓。』

西湖巨麗，唐初未聞也。自相里君、韓僕射輩繼作五亭，而靈竺之勝始顯，白樂天搜奇索隱，江山風月，咸屬品題，而佳境彌章。蘇子瞻昭曠玄襟，追蹤遺蹟。南渡已後，英俊輩集，朝夕流連，而西湖底蘊，表裡殆盡。雖其時法禁舒緩，長民者得以適性徜徉，而府庫充盈，羨餘可舉，閭閻康裕，寡化有資，故寺觀日益。且高僧真士，又得與達官長者，倡和逍遙，故妝點湖山，愈加繁麗。乃今法禁嚴明，動有掣肘，爲吏茲土者，上畏督察，下惕群議，汨沒簿書，修職救愆，猶慮不給，尙敢盤桓山水之間哉？至於道院禪林，日就崩廢，楊黃之流，服役迫呼，與氓隸等，即有墓化之資，無過升斗，蓋極極而衰，亦循環之理也。

西湖雖有山泉，而大旱之歲，亦嘗龜拆。宋嘉熙庚子，西湖水涸，茂草生焉，官司祈雨無應。李翁誼戲作一詞云：『平湖千頃生芳草，芙蓉不照紅顏倒。東坡道，波光潋灩晴偏好。』邇者廉捕之，道不知所往。

元至正間，西湖冰合，故老云：『六十年前，曾有此異。』張仲舉賦詩云：『西湖雪壓冰徹底，行人徑度如長川，風吹鹽地結陰齒，日射玉田生暖烟。魚龍穴裏寒更縮，鷗鷺沙頭飢可憐，安得長冰通滄海，我欲三島求神仙。』

慶元初，京尹趙思齊請盡以西湖爲放生池，作亭池上，求國子司業高炳如文虎爲記。高故博洽，疾時文浮誕，痛抑之，以此失士子心。會記中有『鳥獸魚鼈咸若，商曆以興』，既已錄之，石本流傳，殆不可掩，改『商』爲『夏』，痕剝猶存。輕薄子作詞以譏之云：『高文虎，稱俗僧，萬苦千辛，作箇放生亭記，從頭無一句說著官家，盡把太師歸美。』這老子，忒無廉恥，不知潤筆能幾？夏王卻作商王，只怕伏生是你。『噫，臨文誤筆，往往有之，而譏嘲其師如此，自來青衿之難馴也。今寶石山麓，止有王隨放生池記一碑，而高文不存。』

湖中物產殷富，聽民間自取之，故捕魚撿草之艇，擾擾烟水間，夜火徹旦。濱湖多植蓮藕、菱芡、茭茨之屬，或蓄魚鮮，日供城市。蔣云：『西湖日銷寸金，日生寸金』，蓋謂此也。湖中多雜魚，而鱖魚最美，骨軟肉鬆，不數餅飽，獨無鱖魚，蓋地氣絕產者。正德中，有魚黃而無鱗，肉翅能飛，一日其雨，飛至洋湖頭而墜。舊時湖中產蟹，林和靖詩云：『草泥行郭索。』又云：『水痕秋落蟹肥。』今湖蟹絕無，蓋宋時禁採捕，傍多葑田，今直澄波徹底，且且而掘之，亦難乎其生育矣。其螺蚌蝦蟹之屬，生生尤夥，網箱交錯。宋諺云：『南柴北米，東菜西水。』今改西魚者，蓋城中之水，不藉西湖，而魚產之富，歲歲不減也。藕出西湖者，甘脆爽口，與誰安村同，區服者尤佳，其花有紅白二種，白者香而結藕，紅者雖而結蓮。瞿宗吉詩云：『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及白蓮香』者是也。宋時，聚景園中有結蓮，紅瓣而黃綠，結實如鈴。兩角爲菱，四角爲菱，紅者皮薄而鮮美。東坡詩云：『烏菱白菱不論錢。』烏菱老而沈泥者，頗不佳，且非西湖所有，不若改爲紅菱，則於望湖樓景更切也。芡名雞眼，亦曰鳳頭，梁渚臨平，在在咸有，而湖產特佳，香糯而粒大。菱白本秋實，惟西湖四時有之，菱田之直，可十餘金，利倍禾稼，遠湖數里，則此種雖植不茂矣。湖中蘆葦蒹葭諸水草，牽風搖漾，彌望不絕，土人取之，以供魚食，歲計亦不下數百金也。

杭州金魚，宋初甚少，至南渡始盛有之。蘇子瞻嘗讀蘇子美六和塔詩，有『沿橋待金鱗，竟日欲遲留』，不喻此語，及倅錢唐，從塔後觀金魚，以爲奇物，投餌出之，不食而沒。始悟『竟日遲留』之意，以爲難進易退，不妄啖食故。今去子美四十年，而潛泳如故，可謂壽矣。予謂魚之壽，非以不食致然也，數月不食，則腹腹盡消，頭低尾削，塊然死矣。金魚有鱗有鱗，鱗食滋潤，鯉食螺蚌，若餅餌之類，則成食之。蘇子之見，特偶然耳。然鱗稍耐久，以土性可伏故也。南屏萬工池，舊有金魚，蘇子瞻詩云：『我愛南屏金鱗魚，重來拈權散舊餘。』近者西湖金魚，惟玉泉最盛，大者長數尺，投餌則競集焉。吳山大井中，有金魚數十頭，父老云：『已一二百年，自來無施食者，兼以寒泉陰實，仰蔽天日，而久久不斃，殆神物也。』宜德間，大旱井涸，人有取食者，肉堅韌若麻筋然。郭侯井中，亦有五色魚，其源通西湖，故華乳日夥，又與吳山井不同也。金魚自有種，程史乃言以紅龜飼之而致然，非也。

天竺桂子之說，起自唐時，然宋慈雲式公月桂詩序云：『天聖丁卯秋，八月十五夜，月有濃華，蟬無纖迹，靈隱寺殿堂左右，天降靈實，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黑者，殼如芡實，味辛，識者曰『此月中桂子也』，拾以封呈。好事者餘種植林下，越數月，移植白猿峯，凡二十五株，遂改回軒亭爲月桂亭。』又張君房爲錢唐令，夜宿月輪山寺，僧報曰：『桂

子下塔。』遽起望之，紛如烟霧，回旋成穗，散墜如牽牛子，黃白相間，咀之無味，則桂子之落，往往有之，但人不識耳。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嘗銜桂子，歸於南土。南土月路，固其宜也。』所以北方無之。』又本草圖經云：『江東諸處，多於衢路拾得桂子，北土獨無者，非月路也。』

天竺桂花，秋來特盛，非必種出月中，蓋亦地氣使然也。蘇子瞻中秋分桂贈楊元素詩云：『月缺霜濃細蕊乾，此花元屬桂堂仙，驚蟄子落驚蟄前，蟾窟枝空記昔年。破磯山僧憐耿介，練裙溪女關清妍，願公採擷綴幽佩，莫遣孤芳老澗邊。』

桂葉之說，起於楚詞，殆亦今之桂花釀酒法耳。而王子年拾遺記云：『魏有頻斯國人來朝，愛中有藥如脂，乃桂葉也，飲則壽千歲。』豈非附會之談乎？林可山山家清供有廣寒糕，韓公望易牙遺意有桂仙湯。近日杭人造天香丸，可以鹹送寄遠，吟邊酒所，咀嚼一粒，則香流齒頰之間，清妙不可言狀。

桂花有黃、紅、白三種，而紅者特少。宋時，四明士人史氏者，家有木樨，變大紅異香，因接本以獻。高宗愛之，置爲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秋入幽巖桂影圓，香深粟粟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

孤山梅花，以和靖著名，然白樂天去郡，有憶杭州梅花，因敍舊寄蕭協律詩云：『三年閱閱在餘杭，曾與梅花醉幾場，伍相廟邊繁似雪，孤山園裏麗如妝。踏隨遊騎心常惜，折贈佳人手亦香，實自初開直至落，歡因小飲便成狂。薛劉二相次埋新臘，沈謝二雙飛出故鄉，歌伴酒徒零散盡，唯殘頭白老蕭郎。』則自唐時已賞鑒於名公矣。蘇子瞻有和楊公濟梅花三絕，亦皆西湖景也。詩云：『春入西湖處處花，裙腰芳草抱山斜，登臨解佩臨烟浦，脈脈當爐賣酒家。』又云：『湖面初驚片片飛，尊前吹折最繁枝，何人會得春風意，怕見黃梅細雨時。』又云：『北客南來豈是家，醉看參月半橫斜，他年欲識吳姬面，乘燭三更對此花。』更有紅梅、臘梅兩種，子瞻紅梅詩云：『怕愁貪睡獨開遲，自恐冰容不入時，故作小紅桃杏色，尙餘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隨春態，酒暈無端上玉肌，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其種來自閩、湘中，故有福州紅、潭州紅、邵武紅等號。臘梅又名綠萼梅，色黃白，酷似蜜脾。檀心爲上，馨口次之，花小香淡，以子種出，不經接者又次之。子瞻詩有云：『萬松嶺上黃千葉，玉蕊檀心兩奇絕。』高子勉詩云：『少錯認臘裝臘似，多燕龍涎臭不如，只恐春風有機事，夜來開破幾丸香。』

林和靖疎影暗香之聯，歐陽文忠公極賞之，而王晉卿題謂：『此兩句，杏與桃、李皆可用也。』蘇

東坡云：『可則可，但恐杏、桃、李不敢承當耳。』黃魯直云：『歐陽公極賞林和靖疎影暗香之句，而不知和靖更有「雪后園林半樹，水邊籬落忽橫枝」，似勝前句，不知文忠公何緣棄此贊彼也？』若溪漁隱又云：『王直方愛林和靖梅詩：「池水倒窺疎影動，屋簷斜入一枝低」，以為伯仲前句，然實非佳者，殆猶一蟹不如一蟹耳。』善乎馬鶴窗沿瀾有言，林和靖「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寫梅之風韻，高侍郎季迪「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之句，狀梅之精神，楊鐵崖廉夫「萬花敢向雪中出，一樹獨先天下春」之句，道梅之氣節。

張澤民梅花詩云：『和靖風流百世長，吟魂依舊化幽芳，已枯半樹風烟古，縱放一花天地香。不肯面隨春冷暖，只將影共月行藏，懸知骨法清如許，傳得仙人服藥方。』又云：『縱有梅花便自清，孤山兩句一條冰，問渠紫陌花間客，得似清溪樹下僧。雅淡久無蘭作伴，孤高惟有竹為朋，雪天枝上三更月，人在瑤臺第幾層？』

石榴花，本名安石榴，而亦名海榴。白樂天詩有云：『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榴開。』又有孤山寺示衆僧詩云：『山榴花似結紅巾，容豔新妍占斷春，色相故開行道地，香塵擬觸坐禪身。』墨曇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武肅王名鏐，諱石榴為金櫻，曰菡子為落蘇，今時民間金櫻之諱無存，而落蘇之稱猶有知者。

宋時，府治廬白堂前有紫薇花兩株，相傳白樂天所植。蘇子瞻守郡時，神宗嘗書樂天紫薇花詩以賜之。至是，子瞻次錢穆父題詩云：『廬白堂前合抱花，秋風落日照橫斜，閱人此地知多少，物化無涯生有涯。』又云：『折得芳華兩眼花，題詩相贈字傾斜，篋中尚有絲綸句，坐覺天光照海涯。』

瑞香有黃紫二種，有紫瓣而綠金者。蘇子瞻有次曹子方龍山真覺院瑞香花詩云：『幽香結淺紫，來自孤雲客，骨香不自知，色淺意殊深。移栽青蓮宇，遂冠薜蘿林，綴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君持風霜節，耳聆歌笑音，一逢蘭蕙質，稍回鐵石心。置酒要妍暖，養花須晏陰，及此陰晴間，恐致塵霧霖。綠雲知易散，鳴鶴憂先吟，明朝便陳迹，試著丹青臨。』今馬應種最多，大者名錦雞籠。

辛夷花，鮮紅似杜鵑，隱顯花，俗稱紅石衛者是也。白樂天有靈隱寺紅辛夷戲光上人詩云：『紫粉筆含尖火燄，紅胭脂染小蓮花，芳情鄉思知多少，惱得山僧悔出家。』又隱顯花詩云：『玉泉南潤花奇怪，不似花叢似火堆，今日多情惟我到，明年無故為誰開？』此二詩者，樂天詠物一時之作耳，豈意遂為湖山故實。寶山劉邦彥西湖詩云：『辛夷塢口春將老，隱顯池邊雨弄

晴，盡日無人過湖去，黃鸝曉院不停聲。』蓋聯白詩而用之也。

杜鵑花，諸山皆有之，而宋時善提寺南漪堂獨盛。蘇子瞻詩云：『南漪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真一夢，不歸園苑歸西湖。』

海棠有二種，紅者貼梗，粉紅者垂絲。錢唐縣舊治有吳越時羅江東隱手植海棠一本，至宋元祐時猶存。王元之詩云：『江東遺蹟在錢唐，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七姊妹，花似薔薇，而七朵連綴。楊孟載詩云：『紅羅閣結同心小，七蕊參差弄春曉，盡是東風兒女魂，蛾眉一樣青螺掃。三姊妹姊妹嬌，綠窗虛度可憐宵，八姨素娥休相妬，腸斷江東大小喬。』

鳳仙花，有紅白紫數種，宋時謂之金鳳花，又曰鳳兒花。慈懿李后之生也，有鸞鸞下儀之瑞，小名鳳娘，追正位坤極，六宮避諱，稱曰好女兒花。其葉，可以染指甲為紅色。羅宗吉詩云：『高堂不見鳳凰飛，招得仙魂慰所思，秋露庭除螢泣處，晚風籬落燕歸時。金盆夜搗聲相應，銀甲春生色更宜，好倩良工揮綵筆，寫成竹葉夾桃枝。』此時以夾竹桃為鳳仙別名，其實夾竹桃自有木本，非草本也。其紅指甲詩云：『金盆和露搗仙葩，解使纖纖玉有瑕，一點慈鸞鸞鵲噪，十分春上牡丹芽。嬌彈粉淚拋紅豆，戲掐花枝鍊綠霞，女伴相逢頻借問，幾回錯認守宮砂。』

石竹，草品，纖細而青翠，花有五色，嬌媚動人。杜子美詩云：『麝香眠石竹』，又云：『石竹繡羅衣』者是也。杭人多植之盆盎間，林和靖有石竹詩云：『麝香眠後露微滋，繡在羅衣色未真，斜倚細簾如有恨，冷搖疎蕊欲無春。階前紅藥推詞客，籬下黃花重古人，今日含毫與題品，可憐殊不愧清新。』又云：『青帝有酒不妨酌，素壁無詩未足誇，所重晚芳聊在目，可關秋色易為花。深枝冉冉妝點翠，碎片英英翦海霞，莫管金錢好行市，寂寥相對是山家。』

吉祥草，蒼翠如蓬蘭而無花，不黏土而自活，涉冬不枯，杭人多植盆盎，置几案間。王元車詩云：『得名良不惡，滿室在山房，生意無休息，存心固久長。風霜徒自老，蜂蝶為誰忙？歲晚何人問？山空暮雨荒。』

玫瑰花，類薔薇，紫豔馥郁，宋時，宮院多採之，雜臘殿以為香囊，芬馥最久不絕，故又名徘徊花。其似是而非者，名繡絲花。

木芙蓉，一名木蓮，紅白二種，亦有先白而後紅者，名醉芙蓉。白樂天詩云：『晚涼思飲兩三盃，招得江頭酒客來，莫怕秋無伴醉物，水蓮花盡木蓮開。』

櫻桃，一名含桃。月令：「仲夏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即櫻桃也。然西京雜記載，上林果木，列櫻桃、含桃爲二種，蓋以形味有異，而別名之歟？白樂天憶夢驛櫻桃詩云：「南館西軒兩樹櫻，春條長足夏陰成。素華朱實今雖盡，碧葉風來別有情。」山茶，馬勝之間多有之，有紅白二種。其花有寶珠、樓子、千葉、單葉之分，有一本而接爲數色者，有早開而晚落者。楊廷秀詩云：「江南池館厭深紅，零落山烟山雨中，卻是北人偏愛惜，數枝和雪上屏風。」

蘭蕙同臭而異種，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杭州蘭蕙，莖葉柔細，生幽谷竹林中，惟春時取置盆盎間，供一時清玩。宿根移植膩土，多不活，即活亦不多開花。其莖葉肥大而翠勁可愛者，率自閩廣移來，非富貴之家，不能有也。自嘉靖已來，滿城皆植，而市廛中亦有擔荷而鬻之者，豈地氣之遷易歟？蘇子瞻在杭時，有題楊次公春蘭詩云：「春蘭如美人，不採羞自獻，時聞風露香，蓬艾深不見。丹青寫真色，欲補離騷傳，對之如靈均，冠佩不敢燕。」其意詩云：「蕙本蘭之族，依然臭味同，曾爲水仙佩，相識楚詞中。幻色雖非實，真香亦竟空，云何起微醺，鼻觀已先通。」

牡丹，唐時杭州無此種，長慶間，開元寺僧惠澄自都下得一本，謂之洛花。白樂天攜酒賞之，張處士祐題詩云：「濃豔初開小藥欄，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唐守，不踏紅塵看牡丹。」至宋時漸多，而獨盛於吉祥寺。蘇子瞻通判杭州時，有牡丹記敘一篇，其略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予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僧守璋之園，園中花千本，其品以百數。酒酣樂作，州人大集金盤盤盤，以獻於座者五十有三人，飲酒樂甚。素不飲者皆醉，自與僕卓犖，皆插花以從，觀者數萬人，可謂盛矣。」近日杭州牡丹，黃紫紅白咸備，而粉紅獨多，有一株百餘朵者。出昌化，富陽者尤大，不減洛陽也。

淳熙間，范石湖著吳門菊譜，云得自范村者爲三十六種，史正志著吳門菊譜，列二十九種，二譜皆以黃爲首，而白次之，其雜色止胭脂、桃花、孩兒等數名而已。近日杭州品色甚多，有千葉、大紅、萬鈴、深紫、雙蝶、純白、甘絲、鵝黃、二色銀臺者。

枇杷，白者爲上，黃者次之，無核者名椒子。蘇子瞻同劉景文真覺院賞枇杷詩云：「綠暗初迎夏，紅殘不及春，魏花非老伴，盧橘是鄉人。」其後云：「院有落花，花時不暇往，故有『魏花非伴』之句。」

楊梅，諸山多有之，而烟霞塢、東嘉嶺、十八洞、華亭山者，肉鬆核小，味尤甜美。宋時，梵天寺有月廊數百間，庭前多楊梅、盧橘。蘇子瞻詩云：「夢遶吳山卻月廊，楊梅盧橘覺猶香。」客有

言園廣荔枝，無物可對者。或對以西涼葡萄酒，予以爲未若吳越楊梅也。可正平時云：「五月楊梅已滿林，初疑一一價千金，味方河朔葡萄酒，色比瀟湘蕙子深。」則古人亦有舉而方之者矣。

杭州茶，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名香林茶，上天竺白雲峯者名白雲茶。蘇東坡詩云：「白雲山下兩旗新。」又寶嚴院垂雲亭亦產茶，東坡有僧怡然以垂雲新茶見餉，報以大龍團，戲作一律云：「妙供供來香積，珍烹具大官，揀芽分雀舌，賜茗出龍團。曉日雲庵暖，春風浴殿寒，聊將試道眼，莫作兩般看。」又嘗遊諸寺，一日飲龍茶七碗，戲書云：「示病維摩元不病，在家靈運已忘家，何須魏帝一丸藥，且盡盧仝七碗茶。」又南屏謙師，妙於茶事，自云：「得心應手，非可以言傳學到者，贈之時云：『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怒驚午盡兔毛斑，打作春瓊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蓋西湖南北諸山及諸旁邑皆產茶，而龍井、徑山尤馳譽也。劉邦彥謝井井僧獻茶中寄茶詩：『春茗初收穀雨前，老僧分惠意勤虔，也知願指無雙品，須試吳山第一泉。竹裏細烹清睡思，風前小吸悟詩禪，相酬擬作長歌贈，淺薄何能繼玉川？』劉士亨謝井上人惠桂花茶詩：『金粟金井出焙簾，鶴邊小試兔絲煎，寒舍常備三春雨，花帶天香八月秋。味美絕勝陽羨產，神清如在廣寒遊，玉川句好無才續，我欲逃禪問趙州。』

菌者，鬱蒸之氣所發，多生山谷竹樹幽潤之所，白者名玉蕈，最貴，黑者名茅蕈，赤者名竹蕈，皆下品也。蘇子瞻與參寥行智果園得黃耳蕈詩云：「老椿忽生黃耳蕈，故人兼致白茅蕈。」別有一種毒蕈，形似而味美，食之殺人。宋乾道初，靈隱寺後生一蕈，圓徑二尺，紅潤可愛。寺主驚喜，以爲珍品，不敢食，獻於楊郡王。王亦奇之，曰：「是當爲玉食。」奏進於孝宗。詔以美味宜供佛，復賜靈隱寺。蓋朝廷初不知其出於寺也。復持至寺，盛之以盤，經日，頗有汁液，兩犬爭舐之，一時狂死。寺主大驚曰：「苟入天廚，必遭誅戮。」亟運諸地。蓋蕈乘所御，自有神護，而楊王大貴人，寺主不私口腹，皆得免意外之禍。又有圓頭而細脚者，名爲丁蕈，元時，松陽楊渠南者，滑稽士也，與僧道元食丁蕈，戲作詩云：「頭子光光脚似丁，祇宜豆腐與波稜，釋伽見了呵呵笑，煮殺許多行脚僧。」

櫻櫚樹，以絲自裏，刺之可爲雨衣及捆束之用，有子生膚中，蓋花之方孕者，名爲櫻櫚，蜜煮醋浸，可致千里，蜀人以此饋佛。蘇子瞻以櫻櫚饋仲殊詩云：「贈君木魚三百尾，中有鵝黃子魚子，夜叉割腹欲分甘，獺龍腹腹政言美。願隨蔬果得自用，勿使山林空老死，問君何事食木魚，烹不能鳴固其理。」

杭州蓴菜，來自蕭山，惟湘湖爲第一。四月初生者，嫩而無葉，名雉尾蓴，葉舒長，名絲蓴，至秋則無人採矣。劉士亨寄魏文靖公詩有云：『嘗代推公獨擅場，李唐詩句漢文章，湘湖春曉多風味，蓴菜櫻桃次第嘗。』宋時，沈文通送施密學守錢唐詩有云：『湖山滿目舊遊在，何日從公醉紫莼？』疑其時蓴或亦自越中來也。聞之漁人云：『西湖第三橋近出蓴菜，不下湘湖者。』

尙書故實云：『百越人以蝦蟇爲上味，疥者皮最佳，名錦襖子。』范蜀公東齋筆記云：『沈文通守杭州，禁民食蝦蟇，終三年，人不敢食，而蝦蟇亦絕不生。及文通代去，禁弛，而蝦蟇復生。』傅子翼蟹譜云：『杭俗嗜蝦蟇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紅，性至孝，其母嗜蟹。彥升慮其鄰比窺笑，常遠市於蘇湖間，熟之，以布囊負歸。』已上載紀外差，皆不可曉。蝦蟇形雖不典，然周禮亦嘗養而薦之宗廟，與羔兔同珍。漢武帝欲除畿甸以爲上林苑，東方朔以爲此地土宜養羊，水多蛙魚，貧者家給，則食蝦蟇者，長安亦有之，不獨越人也。至云不脫疥皮，以爲佳品，此又不情。蛙皮腥初，非可食者，何越人之饕餮至此？周時，蠅氏禁杜鞠以殺蛙腿，其法無驗，未聞沈文通以何術禁之，使三年不生也。杭人最重蟹，秋時風致，惟此爲佳，而云杭人嗜蝦蟇而鄙食蟹，此又何說？至如歐陽公歸田錄又云：『國初，通判嘗與知州爭權。有錢昆者，杭人也，其俗嗜蟹，嘗求外補，人間所欲，曰：『但得有螃蟹無通判足矣。』』其所載杭俗，又與傅子翼不同，蓋開見得於外方者，往往失真，非土著者不能辨也。

宋時，陶穀率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蟪蛄，詢其族類。忠懿命自蟪蛄至蟪蛄，凡十餘種以進，穀曰：『真所謂一蟹不如一蟹也。』

杭人最重江魚，魚首有白石二枚，又名石首魚，每歲孟夏，來自海洋，綿亙數里，其聲如雷，若有神物驅押之者。漁人以竹篙探水底，聞其聲，乃下網截流取之，有一網而舉千頭者。潑以淡水，則魚皆困憊無力，或魚多而力不能舉，罷投舟者，則截網使去。頭水取者甚佳，二水、三水，則魚漸小，而味漸減矣。聖宗吉竹枝詞云：『荻芽抽筍棘花開，不見河豚石首來，早起腥風滿城市，郎從海口販鮮回。』

菊莊劉士亨，有詠菊絕句云：『口角風來薄荷香，綠陰庭院醉斜陽，向人只作猗猗勢，不管黃昏風雨忙。』語涉諷刺，幾不能堪。不若劉潛夫詩云：『古人養客乏車魚，今爾何功客不如，食有溪魚眠有毯，忍教鼠嚼案頭書。』語稍含蓄，而格實亦露。不若陸放翁詩云：『寒驢迎得小狸奴，盡護山房萬卷書，慚愧家貧策勸薄，寒無毯坐食無魚。』庶乎厚施薄責而報者自愧矣。又不若劉伯溫詩云：『碧眼烏圓食有魚，仰看蝴蝶坐階除，春風漾漾吹花影，一任東風風化絮。』真可謂豁達涵容，法禁不張，而姦宄自化，信乎王佐之才也。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五卷

委巷叢談

錢唐田汝成輯撰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之蓋惡，蓋自宋而已然矣。今杭刻全不佳。國初，蜀尙有板，差勝建刻，今建刻益下，去永樂、宣德間又不逮矣。唯近日蘇刻稍工。然則技藝工拙，豈真爲地勢所分，不過習俗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利而輕名，但顧眼底，百工皆然，而刻書尤甚。板之老嫩不均，一也。燥溼異性，二也。厚薄異體，三也。板不宿漏，而取辦新材，易瓦易裂，四也。刻手工拙，五也。都料薪拙者以多赴頭家錢，五也。其他瑣碎，料理不周，則蓋僞百出，此杭刻所以不佳也。知其弊而經心焉，即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首飾，衣袴器用，文軸橫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爲箔，鄭仁澤市千枚轉鬻他州，事敗，全家徙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澤情同刑異，不可懲姦，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著爲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窳突連綿。其二，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率佛太盛，家作佛堂，徹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重婢酣倦，燭灺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簪飾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頃刻飛燄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楊浩家失火，延燒御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綱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爲讖云。嘉泰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城市爲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燄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體不能跣步，

遣兒與婦令亟走，兒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燄中，舉家皆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爲神物護持也。其時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仕者，居壩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爲搬挈家資，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州局門官，適乳媼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獨何，財傷官磨，困於六月，盡祈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爲憂，迨晦日，以爲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運屬王氏者連棟，王夜醉登園，其婢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弟馬舜韶方爲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鄰比五十餘人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鄰比，罪居何等？』吏曰：『法止除籍爲民耳。』必大嘆曰：『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傷官磨，占繇定矣。』遂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夕夢里入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大以未嘗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已，快快入行都，植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德所致云。

嘉泰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自強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難作於鬱攸，咎實由于黎獻，諸請出出，本微豫告之妖，業業兢兢，自秉謙光之德，赦百辟瘳官之罪，下十行責己之書。萬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時伺。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燕北寺之黃門，乃示極陰之變。上帝警具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又上表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尙赤。閔伯配炎精之祀，既主于辰，商人測舊曆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難逃於已定，引災惟取乎交脩，就令人奏延英，曷若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諛佞，而葩藻駢馳，亦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湖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旦凋敝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鵝，日屠百鵝，予自湖上夜歸，屠者之門，百鵝皆號，若有所訴。鵝

能營盜，亦能卻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新雨之厄，悲夫！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巡官日報屠蛇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成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之矣。至鮑照集則有非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為猜燈，任人商賈。永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成祖時，重詔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一字謎云：「上不在上，下不在下，不可在上，止宜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字加兩點，莫作貝字看，貝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曉花開，紅日西沈。閃多嬌，情人不見。閃淹淹，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鑿卓之具，杭人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子。」染布霞頭謎云：「身居色界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縛，見性自分明。」持棋謎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三箇在州，村裏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人，腹裏文章備雅，有時滿面紅妝，常在風前月下。」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閭，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拄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有聲，遇柔則沒齒無聲。」蹴鞠謎云：「曉之在前，忽然在後，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絃絃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槌謎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曉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書謎云：「大底不會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謎云：「我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為小兒額門。手山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面，不識畜生面。」接果謎云：「研頭便研頭，卻不教汝死，拋卻親生兒，卻抱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人名者云：「人人皆戴子瞻帽，仲長君實新來轉一官。」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石。

路公身上不曾寒。又有以古詩賦收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八千兵散楚歌聲，烏江不是無船渡，無差向東吳再起兵。」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潭春暖，雲時噴雨簾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為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時人之體，如云：「月子彎彎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聖宗吉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為詞云：「簾捲水西樓，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卻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月子彎彎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著卻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先有之：「你共人女邊著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月上時，看看等到月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高月出遲。」此詞體也。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詞。如云：「高山頂上鴉鵲啼，聞說親娘要晚妻。爺娘晚妻猶自可，前娘兒子好孤凄。」此興體也。又云：「晝裏看人假當真，攀桃接李強為親。郎做了三月楊花隨處落，奴空想隔年桃核舊時仁。」如云：「樹頭掛網枉求蝦，泥裏無金空撒沙。刺刺樹邊栽枸橘，幾時開得牡丹花？」此比體也。有守一而終之意。（「如云」一段嘉靖本原無，當係後來增入，附刊以供參考。）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毀，遺跡說，無復裁量。如某所有異物，某家有怪事，某人有醜行，一人倡之，百人和之，身實其疑，較若目覩，皆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跡。故謠云：「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蔥，花簇簇，裏頭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後，如酒樓灰，鷄糞沙，鵝羊吹氣，魚肉賈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於癸辛雜識者可考也。

杭人以冬至後，數九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雞頭吹響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鴛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九五十四，貧兒爭意氣。七九六十三，布納兩頭擔。八九七十二，貓狗尋陰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出。夏至後，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家家打炭盤。」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此在都城，見綠扇舖榜曰：『翠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嵇康琴賦曰：『新衣翠燦，纓微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燦兮執素聲』，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

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有語曰：『吏勳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稅，兵職駕庫，典了機符，刑部比門，總是冤魂，工屯廣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費百倍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餉日滋，賦歛愈繁，而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他曹寂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勳封考，三婆兩嫂，戶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膳，喫盡吃麵，兵職駕庫，敲薑叩醋，刑部比門，人肉餛飩，工屯廣水，生成餓鬼。』

杭州鄭侯祠有三。漢書鄭音贊，今亳州贊縣，乃音才何反，而字書鄭字亦才何反云。邑名作鄭，而贊字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銘云：『文昌四反，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鄭。』唐楊巨源丹鳳樓宣教上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鄭侯。』是此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歎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格，鄉試、會試、廷試皆第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王文恪公鑒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與議當第一，而文毅公顯抑之第三，恐其札已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弟皆長丈二，日啖斗餘，行倦，則倚市簷憩坐，如堵牆。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詔慶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乃臥而泛之河，至望仙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謹以行馬，士女填香，炷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賦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蝨，衆雖爭附火，想當訓誨間，都鄙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盡社師之狀。杭謠言：社師讀論語，都鄙乎文哉，訛爲都鄙平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鄙平丈我，學生滿堂坐。都鄙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也。吳敬夫一聯云：『闌干首宿先生飯，顛倒天吳稚子衣。』亦得景況。

杭州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銘號黃塗其說，名曰發燭，亦曰炸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即杭人所製歟？陶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染黃，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今途有貨者，其名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以錢借之。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盪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而禮筵率有包辦，咄咄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花扇，綵轎盒擔，幃幙吉囚器具，皆有置貨者，猶行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縹流尤甚。宋時，杭州有邱浚者，謁理禪師，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理師階接，禮甚恭。浚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倨，而待州將子弟乃爾恭也？』理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浚勃然起，搥胸數下，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趙師尹臨安時，有點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即是我來也，勘鞠不承，且無賊證。』其人久淹獄底，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卻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脫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結已，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少緣事，託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張，寓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籃置籃，覆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則我所遺，足爲爾失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簫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鞠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意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跡。一總轄謂遲卒曰：『恐是市上弄獼猴者，試往脅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睡可吐，色變具伏。鞠其由，乃令獼猴自天窗而下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睡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場頭茶房，有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買，取盃飲之。總轄遙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段，將執汝矣。』客慚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姦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

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韓王府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緝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語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愁大，暗換易物曰換包兒，龜蠶人曰杓子，朴實曰良頭。白獺語：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未，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金，七爲砌花臺，八爲新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朵雲雲，老爲落梅風。諱低物爲穀，以其足下物也，復諱穀爲撒金錢，則又義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振坊局，以博戲關撲，騙取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脫騙財貨。有以僞易真者，至以紙爲衣，以銅鉛爲銀，以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剽脫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覓貼兒。其他穿窬眩筴，各有稱首，至如頑徒、獼街虎、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謂之打清水網，夾剪衫袖，以掏財物，謂之剪絛，撒撒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者曰戇戇，音如列擊，漢書：「戇戇而無志節。」言人愚不省事者曰戇，魏高詩：「五方造我語，知我非戇戇。」亦曰戇，隋書：「戇戇兒多愁態，得寵憐。」言人猶與不前狂者曰戇戇，音如眉癢。戇戇不躁暴者曰戇戇，音如細黍，出列子。又皮日休反招魂：「上暖昧而下戇戇。」言人進退不果曰戇戇，音如熾賦，司馬相如賦：「佗以台戇。」柳子厚夢騷賦：「紛若倚而台戇今。」言事煩煩不易作者曰鄭重法，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符命之意。」言人無用者曰不中用，史記：「始皇聞盧生竊議亡去，怒曰：『吾將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罵人曰老狗，漢武故事：「上嘗語栗姬，怒弗應，又罵上爲老狗。」言紛紜不靖曰海紅花，蓋海紅花乃山茶之小者，開時最繁鬧，故借以爲喻。晉人桀獠不循理者曰難種，晉書前燕載記贊曰：「盡茲難種，奕世難昌。」見人有不當意者曰嘴鼻，金史：宋破金泗州，守將畢貴倫不肯降，繫獄十四年，及盱眙守將

納合買住降，北望哭拜，開之辭故主。貴倫見買住，罵曰：「國家未嘗負汝，何所求死不可？乃作如此嘴鼻也。」言人聆言不省曰耳邊風，杜荀鶴詩：「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無染耳邊風。」作事助力曰阿癩癩，武后時，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民婦託衣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解救之，勝靜善諱其事，但忍痛不禁，低聲唱云：「勝靜不被打，阿癩癩。」街衢而肌栗卒起曰癩癩，韓退之關雎詩：「雞毛各潯潯。」日光微暖曰溫暖，王建宮詞：「新晴草色暖溫溫。」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溫。」言已是如此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問何人曰阿誰，祇爲兀誰，劉先主破成都，置酒爲樂，應統諫曰：「伐人之國而樂之，非仁也。」先主怒曰：「武王勝商，前歌後舞。」既而悔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曰：「君臣皆失。」言人有病曰不快，華陀傳：「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又曰不耐煩，庾炳之傳：「爲人強急而不耐煩。」俚語又言要不得，蓋人有病，則嗜慾不遂，要喫喫不得，要行行不得，意義難堪，亦有可解。遷居而鄰友治具過飲曰暖屋，亦曰暖房，王建宮詞：「太僕前日暖房來。」言不潔曰塵糟，「霍去病塵糟闌下」，注云：「盡死殺人爲塵糟」，蓋血汚狼藉之意也。詭人僮工曰客作，三國志：「焦光飢則爲人客作，飽食而已。」賤丈夫曰漢子，北齊書：「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女子及笄曰上頭，而婦女初成於人亦曰上頭，花蕊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呼女子之賤者曰丫頭，劉賓客詩：「花面丫頭十二三。」草木穉而初華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騷，音如騷，趙叔夜書：「騷之不置。」稱善能營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王皆好聚飲，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兄，自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德夫人云：「我未及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底當，又曰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使姦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不會王門事，塵土空縈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淡，蓋關漢之說也。或言吳越風俗，除日互擊炒豆交納之，且餐且祈曰淡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裏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蕭多所彈劾，故云包彈，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家樓下多亡賴，以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躑躑馬鹿，蓋四物善駭，見人則跳躍自竄，故以爲喻。又曰鼠張貓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短可喜者曰庸庸，音如波峭。庸庸，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爲餽溜，以圓爲突樂，以精爲餽令，以俏爲餽跳，以孔

爲窟籠，以盤爲勃蘭，以鐸爲突落，以窠爲窟陀，以圈爲窟樂，以蒲爲龕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爲隱語以欺人者，如以好爲現薩，以醜爲懷五，以馬爲難嗽，以笑爲喜黎，以肉爲直線，以魚爲河戲，以茶爲油老，以酒爲海老，以沒有爲埋夢，以莫言爲稀調。又有諱本語而巧爲僧語者，如語人嘲我曰：『溜牙』，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殷富回所居，其娶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或攀緣簷窗而過者，踏翻樓屋，賓主媚婦，一時皆死，此亦大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文曰：『賓主滿堂，開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壓落瓦碎，倒落沙泥，驚都丁折，今木屑飛揚，玉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分曉，散魂消，不能跨鳳分筋斷骨折，瓊絲脫今塵土昏，頭袖碎今翠鬚，壓倒象鼻場，不見貓睛亮。嗚呼！守白頭未及一朝，黃花卻在平飢。移廚聚景園中，歇馬飛來峯上。阿刺一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都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及之。象鼻，貓睛，其貌也，瓊絲，頭袖，其服色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回回家在焉，飛來峯，猿猴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繡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貨鋪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借外宅也。常有僧慕一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胭脂、果餅之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意，語其良人，設計誘之，漸至誑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曰：『良人在，奈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整裝，刻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有遺忘而歸矣。』僧皇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可避。』僧亟竄入籠中，婦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昇於遠路。迨曉，適卒見之，昇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尙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沙行』詞云：『這箇禿奴，修行武煞，雲山頂上空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鴛衣百結，渾無奈。毒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

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即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窗透明，窗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疊高阜，阜上復有牆。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有椅桌、床帳、榻榻、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三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羣婦私相語，多是宦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數日，乃至此，則離然羣通。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羣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于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三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問故，云：『各僧遠去過海，明日方歸。』羣婦遂謀遁，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闥而出，至窟外，逾牆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羣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眈眈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并轎昇婦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者、病者，言引出皆殺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雜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時，已非原輿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出與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局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酒飯至，憂忿不能飲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彩。一日，僧出，忘扇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絡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尹府，值亢旱祈禱，明日行香，集僧衆曰：『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紫，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掛，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戮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留意元宵，張燈甚盛，遊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輩中印婦人衣，印文云：『我惜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用黃印，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駭，雖貴官良眷，無不含羞點汙。事聞於趙，趙素以彈壓自負，即命總轄捕案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張皇，更寬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即于牙僧處假數婢，飾為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暗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為，俱就執縛，其為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閹街虎。府尹以叔父行，戒云：『俟坐衙，即押來，不得言是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簾答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臾榜死。趙即自勅，得旨放免，時人服其剛決云。

柳湖寺側有花園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瑞守之。慶元戊午夏，瑞移舟乘涼，垂釣園外，聞僧房中有婦人譁笑聲，密視之，乃僧挾婦而嚼其頸也。遣人物色，見肩輿在門，詢之，其僕云：『乃六房王中奉宅眷。』瑞翌日訪王，問曰：『令閣下到柳湖寺乎？』王曰：『家間有小緣事，躬往耳。』瑞具白其事，王驚怒，驗其頸果然，遂聞於官。府尹趙師魯速僧得實，乃僧訝其爽約而嚼之，僧坐徒，婦人杖而離之。

孫元規知杭州，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灸頂求化，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賣於法。又有僧醉臥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盞，一引而醒，公令扶歸，戒勿復飲。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漏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踟躕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師楊存中郡王所建，以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闖殿，有將官妻攜其女入寺觀燈，乃為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沈醉，殺其母而留其女，女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皆以事出，女獨留室中，倚窗見園外一卒治地，女因呼卒至窗，語以前事，託令往報其父。卒如言而往，將官密以告楊帥，遂遣人報寺，約來日修齋。至日，楊帥到寺，僧行俱候見，王命每一僧以二卒擒之，搜出其女，認二僧斬之。毀其寺，盡逐諸僧。

至元十八年，詔天下除道經外，其餘說誑道經，盡行燒毀，道士受佛經者為僧，不為僧者娶妻為民。時江南釋教都總統永福楊瑄真伽，自至元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寺三十餘所，如四聖觀者，皆之孤山寺也。棄道為僧者七八百人，皆掛冠于上永福寺帝師殿梁間，而飛來峯石壁皆鵲佛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蒼頭半是僧。』鑑湖天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託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瑄從其語，真可笑也。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利也。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則呼尼之少艾者供養，寺主苦之。於是專飾一寮，以貯尼之淫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站。寺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衆生自

度，佛不能度。欲正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從心滅。』三十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詐偽百端。有富少年劉某者，湖州人，攜資巨萬，寓居城中。聞鄰壁日奏音樂，詢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安撫往蘇州勾當未回，又無正室，亦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動念，店主穴壁隙令劉窺，見諸妾皆妙色也。劉詢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婆處，須得三百千，方可入也。』劉如數勿吝，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回矣，劉倉卒不得出，匿牀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罪。安撫怒罵，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不許。劉窘甚，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狀，領劉歸別寓。劉既歸，後訪知其故，乃店主賤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偽為安撫宅眷以欺之也。詎之官，竟無益焉。又岳州方山長，隨父通判寓臨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意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人來也。』方匿牀下，官人入閣，少坐，略檢點而去。方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曾侍郎宅，官人乃侍郎妾，妾乃直閣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方始覺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忽一嫗入室，大聲叱罵，羣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跪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無曾侍郎宅，此室乃曾皇城空房，有客傲之，居月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販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至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愛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卜數肆，皆云不吉，慟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冢，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往往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繫之，日加新訊。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寢。明日，丞詣思彥言：『高為胥長，而夫妻盜沒，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飲藥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承之，惡惡同己，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己？正不然，將有陰譴。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簪髮遍體，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

隸，乃淪其塗，非得爾往地下辯證，決無相捨理。思彥嘆不能對，遂成疾，二鬼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曰：『不忍一時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脫之，給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為何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為細民，負擔販油。後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影七層，黃碧瑣璫，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捐資修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繫獄，逢巨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法日，幸收骸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精神老健。賈似道問之，意必有術，宏齋曰：『有一服九子藥，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宏齋徐曰：『快吃了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子鄉有老人，九十餘矣，而飲食不減少年。子問以服餌之法，答曰：『吃食須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充肌。粗快，則祇為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為子言：一生臨食，祇飲其半，常留餘不盡之心。蓋人無壽夭，祇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結壽也。

嗟乎！人能服獨睡丸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忘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前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而貨於禽獸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母與偕行，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牆下，入穴中。母立不去，遣子歸取餚斷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告其父。父至，不敢取，願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乞貽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即日買屋以居，而用其錢為子本，遂成富家，即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祿，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臨去云：『明日暫過家間少款可乎？』覺而真能曉，各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案閱五帖，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貼尾云：『今晚講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還到省門，皆覺微暖，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也。且笑且嘆，因信一飽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

夢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適參選，失去官牘，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無礙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適，失一官牘印紙在，也不礙。』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段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礙。』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為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百司皆入局，不准假。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瀾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使用官資，無以為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趁逐遊人，收其買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羆藥如土，陽臺夢短去思思，驚魂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為娼流，天之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留訟。福王府庶民不入貨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雞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光祖任滿。』臨安一士子，陰竊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諭其妻，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段愁，陰竊乘興下，處子有情樓。謝卿方潛度，韓香已暗偷，有情生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知漢獄囚。玉顏麗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為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為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敘宋江等事，森然脫軀機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歲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偶僱工時，嘗有與友人夜坐時云：『鷄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香團席，碧浪搖春酒滿卮。星亂銅盆頻翫燭，睡醒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清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蘭若。夜半，聞叩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鄰答之，謂生曰：『吾且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留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往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歎曰：『昨一官員有女，才色醜陋，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生感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云：『西湖鄰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感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窗間得一詩云：『西湖著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弔落暉，昔日燕鶯曾共語，今宵鸞鳳歎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溼衣，寄語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室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鳳意爲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卻，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仙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子意，彼此相同，奈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敘曰：『妾西湖水仙也。千里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與探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遷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日有何生活？』一曰：『明日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番勞苦。』一曰：『沈幾蚤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歎歎。衆潛審其言氣，非俗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歎息曰：『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善接方士，兩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京居外，

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京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然無可奈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牀擒之，或曰：『恐并損牀外人，帝必怒，吾屬且獲罪。』京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誠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汞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子備。京死，儲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親兵五百衛之，每日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竊歎曰：『負材如此，乃饑寒死耶？』覘得府側望仙橋香燭鋪周氏，物貨充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於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即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爲他往。』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遂追及，細視之，曰：『誤矣，郎君可以囊見還。』立不聽，梓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斃以石，沈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跡。自此日漸溫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優其差役，令充赤山新橋。一日，醉中過赤山街，忽見軍中舊鄰婦當垆，忘其久故，與鼓間閭，共飲。婦問立：『會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爲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幣完親。數日，挈婦歸。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潑水，誤污將衣，將怒，問誰所居？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即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術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迫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汚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負於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尙強，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奈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今日俟其寢，黏其額上，則本來面目見矣。』蓋隊將深於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強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符黏其額，忽見神人，驅婦尸起立，長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仆，隊將已知之，命人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衛之。

翌日稍寢，但覺體語，不復如常。將曰：『若等視之，雖月，則免難矣。』亡何，軍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即躍起，向倉前衆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江人，在周氏作婢，與鋪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爲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婦爲題，詩云：『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仙舟探仙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有士人應試，請仙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作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此人竟失舉。又有降仙於杭州者，或以鬼譏之，大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使挾山并跨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展南鞭知幾年，蹊履未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益嘗記女仙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松影侵垣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又宋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醺飲，有僧法辨者在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煞。酒邊一士，致仙叩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驚蟄初驚，牛車齊發，隱隱鵲橋鳴札。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韻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又李和父云：向常於貴家觀降仙，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辭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塵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通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披金釵以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通神，遂至此耳。』通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悵悵，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塞穴口，詰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託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適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新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辨，自言：『玉真娘子也，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適家乃就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遂小康。至某年，飛去，不知所往。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潮前期一夕，江干民間空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凶淫不孝之人，其有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鄰橋數家，夢皆同。次日，觀潮橋上，人皆滿，得夢者見有親戚在橋，急勸使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數百人，既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遵輩也。

黃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搬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可興工。』董不信。既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人言即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神號，環環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渙。秦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微，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花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婦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宋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者，而竟不能禍僞勝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嫌，見其廟輒毀之，凡數十

所，斧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曉如此。

景定間，清和坊扇店有一道人求補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於前，曰：『吾謹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擔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訖不見，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信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齊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仙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睬，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壓被孩兒，歸置屏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假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暮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子橋下獲一篋，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留宿焉。明日辭去，夜則復來，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衣人，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

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章秋整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弈棋，年十五，以棋重入侍。每秋整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弈，備見寵愛。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碗，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繡羅篋簪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譏於秋整，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已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舊昔。』因曰：『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臥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矣。』而壁而化。源大慟，舉衣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娶，投靈隱寺為僧。

賈似道母南國夫人，嘗就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與齋罷，曰：『此宅有鬼氣，宜符厭之。』素黃絹三尺，畫一墨圈如大盤，置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通明如玉，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假道，自往舉之，乃有時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錄素以精虔著名，持章伏壇，出神降，被罡風吹擊，遂排神取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為天花墜壓，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摩叱，乃默叩祖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若此？』有天神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數陳所奏，始得贈送奏院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敕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妝皆如天帝，但簪下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摺，在庭下伺候，忽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神丁謂某言，宋國歷數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後至元丙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迫之，乃俛首而入。後二人曰：『彥通

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竟莫知爲何人也。

弘治間，句宜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橋，時日迫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鬟同行。景春悅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遊玉泉，士子雜遝，遂失羣，惘惘索途耳。」景春曰：「娘子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以往，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君不棄，暫寄一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焉。備極繾綣，以雙魚扇墜爲贈。明日，鄰人張世傑者，見景春臥家間，扶之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慕也，告于官，發之，其祟絕焉。

光緒甲午九月

西湖游詠

楊學洛署



八千卷樓梓行

西湖遊詠序

吳郡黃 省曾 撰

夫山島者峻削太冥非國聚之全服崇奠隅幕非閭市之喧境言日月則環朗甲子之外寧車馬之塵途語麟鳳則覽集煇弋之表豈榛蘿之近止況乎靈盤秀拔可以培特介之操澤閭紀帶可以相弘覆之業雲煥霞敷可以映文章之藻出釀玄漠之蘊處固韜虛之德通知巨圖之寸陰信邁濁洪之畢歲矣省曾恭遭明聖之朝頗希濟經之效然蘿壑多懷志常沉菀蕭齋積疾悵深絃結犬馬之齒日消丹藥之營靡

西湖遊詠序

一

息編披安策誦興獻補之思鏡理槁形歎非廊廟之器是故袁安困臥門寡啟雪之賓徐穉淪窮心無下榻之望亦鑒濫交無益漬與恒羞所以三徑陸沉一瓢偃蹇委躬芝朮甘分蓬蒿嘉靖丁酉之冬豫陽田子佩符方伯返鵠長安爰綴昌亭眷焉瞻返頃談小答遂洽如蘭由是渙爾遺形樂然矚几相與究道德之淵極述鉛槧之歸肯標恬損之獲祖陳金玉之招患莫不拊掌怡襟愛爲詮石自是穆音胥贈久要不忘況我田子粹德無雙清識難尙少探四部耀組二京白署展雷電之能禮曹表直清之采拱土宗則冰

鑒有融握憲旌則王章載炳厲躬廉約宛擬范宣出矩雍容卓如周顒事親竭孝鄉欽長豫抒文蔚麗士頌平原體詞縱實肆武建安出響陶和追蹤大雅所以遂成君子之交永締林中之分推誠有缶前接李談對遺筌上借彪敏廼於杪歲期我西湖是地也吳越之要區總江海之轄會宋都雄輦昭代名藩岫嶂疏開屏巖迺疊象宇錯麗於洞瞰靈僊恍惚於輿府峙流映發水木清華浮浮蘭漿眾勝俱歸策策金筇羣奇莫掩三芝可掇六龍宜觀況乎不煩墨蹟之勞而可究攀躋之事不疲登振之力而可展矚眺

西湖遊詠序

二

之情于是春冠有來珠林迺寓並攜彤管駿討青山襟慮俱忘軀骸盡釋意之適暢則複棧皆淩衷之嘉嗜則詰屈咸度嶽靈百勢川后千殊麗音鳥唱遺我以玄解之弄桃華李瑩照我以妍菲之色淙飛澗折滌我以德善之流樵嬰漁老無機械之飾灰禪槁羽靡羅陷之腸所遇皆玄都歸敘寫無觀不妙罄述毫端由是綴在娛心詠非媚物調惟神發無片詞之杜鑿言以核領何一文之妄屬如花芳足吐靈霞滿世理王則連翩而搞意疲則靜泊以俟是以迨祠匝月鋪撰盈緗若玄造以蕩廣而宰生籌算以無情而運

數經緯地德錯縱淵圖陸金屢奏播錦叨媿雖似雕
模未嘗點定攬集倡和共得古詩三十八首加以國
彥彬彬家希周漢鄉英藹藹族重風騷聞茲勝集皆
有賞言田子迺付刊流以代傳寫于時此邦臺司建
平章之化郡牧布愷悌之政暇農康謐草木光熙所
以蘿薜之人非承夏屋之響亦遂逍遙之樂矣不然
則勞擾之俗笈蹙之氓非所樂觀矣豈能淹遲三月
賁緝羣章以陶羈旅之況哉展哉熙皞之土迺求志
者之所安棲也梓事既登聊綴爲序嘉靖戊戌三月
朔

西湖遊詠序

三

西湖遊詠

投贈五嶽山人黃勉之一首

錢塘田汝成

謁帝肅秋觀沿牒返南紀祗役徑名都親賢款仁里
墮地遠賢塵衡門結華軌絃歌振前榮芝蘭夾後祀
伊人特高妙符彩夙秀峙六藝綴芳蕤三冬飲玄髓
蓄德媚珠懷摘詞爛雲委巧速仲宣如工遲長卿似
散帙解人頤抽毫屢予起虛往實以歸室道道仍邇
識面慰素欽卜隣迨今歷

答贈豫陽方伯田叔禾一首

西湖遊詠

一

吳郡黃省曾

懷風道曠燭詠性和恒寡遐風擊霄萬細鷗玩蓬下
作軌方沓迷天府吐茲假之子振摘藻揚籟排眾冶
絃冕效貞矢山水有清寫儀吉光漸鴻襟遠銷害馬
懸遲迨頑薄旌履戾衡野伯琴咸初揮嵇林悅新把
眇眇言驚玄彬彬意凌雅永好在報章援翰此欣灑
寄贈勉之一首

田汝成

溟渤長百川攝提紀羣曜玄覽縱古今達人秉樞要
光儀表人倫藻譔華名教尙綱間逾榮梓茹賢孤邵

伊余防沉冥自隔延靈照抱素寡泛儔當途眷高蹈
慕詩神屢交攀嵇懿初紹傾蓋結綢繆披襟領微妙
墳素恣奇按蓀蘭從夙好六蔽行已錮三益誠知樂
短札媿李投晤言冀瓊報

叔禾寄我瑤詠答贈一首

黃省曾

陶遨迨冬暮義途無弭節天澗馳凜颼齋墟蠲清雪
惜古心糾繚懷朋神越裂我友枉章賦伊予抒歡悵
歌永感華展款風羨奇結雅藻非兩驅騷英迺均轍
聞風升遠遵瑤華寓芳折四始述不岐二曜名與摯
誼好衷吐傾聲同言眷竭茲道期永要重爲君子說
南邁武林訪叔禾踐湖上之約初至一首

西湖遊詠

二

黃省曾

痼痼揮北轅樂至縱南樵天倪寡有迫空谷靡所制
寸心勞上賢千里訪密契瀏若訊已夙明如援何滯
需川涉元朝旅次乖佳序已至懷尙仲未遑歡猶翳
昔寐愁曉夕與視愉星曙匡感氣候變所覲山水霽
肅冠舫臚閒抽想曠清處呂駕旣在茲賀琴庶當遇
喜勉之至答贈一首

田汝成

甘霽渥青郊條風汎華薄江梅談餘英墟桃紅始萼
荷鋪理泉源疏畦藝芸若治志屬雲岑揚衡俯塵郭
存故眷蘭交成言締金諾未諗發期俄枉稅駕作
倒屣展緘魚巡簷欣報鵲神往身已空顏披意彌廓
洩情兩融蘊蘊形外略訪戴返無虛御李居匪索
仁以永綢繆維駒賴場藿

寓大石佛院綠竹北軒一首

黃省曾

矯仲偃崖室禽慶謁名嶽敷事澹無役行泥何不樂
暖春振霄褐茲境躡雲屬性冲駕奧林神夷選清壑
于此綠篁陰乃有金園閣南湖晃紫濤北嶺迴絲絡
霽懷對禪解玄心弄鳥雀萬物覽參坻一得觀並作
息宴頓遊轡琴書聊爾託

西湖遊詠

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禪關信窈窕飛軒結層岑紅泉瀉靈液綠篠屯幽陰
登樓有高眺窺園亦近尋我友蘊眞賞晤言偕宿欽
遊神隘八極敘迹依雙林慮泊求罕固思玄物詎侵
虛嘯撰危策陶和賴孤琴慧日朗虛牖祥巖襲冲襟
遺榮賁高趾親仁息長心斐簪發衆難鏗鏘劇廣吟

機忘狎魚鳥道在蔑纓簪

叔禾枉輿湖上便同理棹尋南山下淨慈寺

首

黃省曾

隱才抗貞步達屨存同調琴瑟心既開登捫興茲掉
浼浼北湖厲窈窕南山眺雙情交遠襟晨論皆清詔
蘭陽佐騰羽翠阜延興嘯靈紀倏攀仰表剎在瞻造
金軀儼義容寶宇廊層嶠五藥懸采掇入正期精邵
虛林琅法鼓茗木鳴芳翮邀衷未云已盤徊盡西照

同詠一首

西湖遊詠

四

田汝成

逸軌鮮希蹤清襟款同貫良觀願已酬沉憂緒滋渙
幽討方撰辰薄邀因穀旦舊汜蕩纖風蘭橈漾澄淵
芊芊煙樹紛繹繹冰魚汕北阜阻朝躋南屏延夕盼
驚嶺參差龍宮鬱輪奐大覺稔前聞諸天豁雄觀
七淨析玄宗六塵洞浮幻明心映玉輝粹語連珠粲
乘日獲所偕盤桓諒非漫

遵玉岑山高麗慧因寺由六橋步歸一首

黃省曾

插枉方鏡上擎舟仍與驚語語豈憚酬觴觴忽申暮

遇物皆陶悅睇佳濫淹駐瑤英攬南岑金書展東庫
五行排冥筌三危攝淨住夕漢無遲晷昏林溢飛霧
騰波拒前楫響颺改還路遊舫集渚歛浴鶴泳濤汜
帶麓循返蹤繁芳引蹀步倘匪躑躅遊安能表高悵

同詠一首

田汝成

危岫擁嶠嶽輕裾恣超軼遠眺幽蘊舒近矚麗景密
丹厓望騁窮玄門瞻儼即貝牒衍三車珉經閱重譯
法相觀象龍高談錯儒釋與隲擬架披扶光忽飄匿
草草風栗留滃滃雲蒙羃枉渚浪西頽環洲棹東尼

西湖遊詠

五

引牒回徑餘行吟餘賞適迢遞陟飛梁徙倚憩磐石
步稚體仍和神王心逾逸微尚易爲盈良遊難可述
登巨石山絕巘緣葛嶺小憩山居蘭若一首

黃省曾

畏糧適湖奧蘭春際初月良友林中欵珠談物外愜
神遇咸滿志遊情詎云歇交臂非塵把觀境有妙躡
踐率難易援躋岑階屢絕巘吭瞻上岑嶽巖顧下嶺
南俯城郭攢東覽江嶼豁虛巖發靈響高雲增秀結
謝賞共嚴阿孫眺窮嶺折況遵駢羽蹤可以步芳哲

同詠一首

田汝成

信宿託湖裔，倘伴迨春熙。嘉招荷惠友，幽尋挾名縉。
牽蘿越玄澗，攀桂凌丹梯。峻嶺紛上千，奔崖瞰東馳。
天清識海樹，沙明辯江湄。曲阡迴綺錯，躋丘歷星離。
崢嶸攝仙骨，翩翻弄雲涯。稍憩繹前美，長謠屬後奇。
巖芝絢月彩，石蒲挺瓊蕤。采采滿襟袖，喟焉罕所遺。
山段家橋堤步至孤山上一首

黃省曾

少有巖壑性，世羅不可移。心駭雲臺宅，願逸霞林居。
晨興詠邁軸，春賞下招提。凌湖散幽趾，屬島登青梯。

西湖遊詠

六

今我非昔夢，新宮仍往基。時瀾出中浩，列嶂環衆奇。
蕭條側墟隴，高尚企襟期。玄陰錯澄流，朱緯雜芳吹。
龍盤天海恆，鳳遠羅尉宜。景爾徵士蹤，寫唱感幽巖。
同詠一首

田汝成

登臨與初厲，暄霽情益牽。循芳疊躡履，遵渚藹隨肩。
左右披杜蘅，表裏玩風蓮。藉草蹇翠幕，依欄遲紅旌。
流盼匪物誘，會意適冥筌。卓犖偶今侶，幽貞懷昔賢。
誅茅孤嶼側，息影高梅前。鄭谷似窈窕，嚴灘類潺湲。
弱齡尚有適，晚歲賞無愆。丘中反初服，脫屣此盤旋。

月夕挈酒湖畔寓目一首

黃省曾

逸體貴行和，閒趾悅佳就。澄舒光始半，華條滋兆茂。
乘暉謝燭秉，頌德引盃奏。寂謐輟空籟，微冥羃朝秀。
際嶼霧浩屯，彌湖星朗覆。靈皋寫長堞，澹水影羣岫。
妙志不遑宣，玄覽從茲究。理等古豈遐，神邈今非後。
懷玉聊以娛，委焉詎云繆。載詠前哲言，身聖超宇宙。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渚日永翱翔，縞夜復繾綣。把酒對平川，駢筵俯清沔。

西湖遊詠

七

離離星匝天，亭亭月登嶽。秀彩凝可餐，露塵蕩如洗。
草際露華鮮，花間風力婉。物色既澄妍，笑言此申展。
閱世感化遷，居常謝累遣。投簡思俱玄，登樓興誰淺。
徘徊人境迷，想像天路緬。何當凌紫氛，乘鸞共流衍。

謁鄂國武穆王廟宮一首

黃省曾

雄城託湖澳，丹宇綴山陽。戾止已切愴，停挹忽雷裳。
百六邁傾朝，四七擁惟良。武烈誠希代，國士展無雙。
師尹蕩友紀，榮夷糾皇綱。遂使汗馬雄，反蹈屬餒殃。
紫垣蔽滔詭，標闕恣遊荒。妖瀝驚穢甘，介狄駭淺忘。

嬰伏迫忠賢，鬱怨恫多方。一胥曾顯吳，匹尹亦興商。
孰云未錄燼，不在岳氏亡。荃宰既先撥，宗稷安可長。
聖世欽往才，歲莫炳今章。晒彼俄頃榮，孰與萬祀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宋造昔云季，胡風日南馳。嶠函既灰燼，伊洛亦丘墟。
賢豪應時出，當天錫英姿。束髮秉旌節，鑒垣厲熊羆。
一校摧日逐，先聲驚月支。列郡樹質館，遺民佇官儀。
蠅營譖何潤，筌心怒方憐。勒社勲未策，賜錫譴已隨。
闔門伏忠憤，明義咸不虧。英魂搗北漠，宰木矯南枝。

西湖遊詠

八

懷賢思儼若，撫景益淒其。楚蘭曾殞屈，吳語亦殲胥。
名高廼招毀，威震坐生疑。扼腕每自昔，沾纓非獨茲。
循宗鏡閣左，登南屏山頂。披險西討一首

黃省曾

迴山肖郭郭，佳秀蕩遊心。北樓憑不足，南峭引遐尋。
摘雲生新彩，響鳥變蘭音。浩漭出霄敞，表裏盡高臨。
情來暢無際，奇湊領不任。攀崇復希峻，在窮重懷深。
前探後麗掩，左越右瑋沉。湖狀改遺嶺，煙華異觀林。
樵人時諗蹊，仙阪屢憩陰。但可寄冲想，聊復弄丘琴。

同詠一首

田汝成

聊浪已浹辰，次第極奧賞。潛棲神鬱伊，高筌性陶朗。
磴棧絕資緣，匡館忽躋仰。萬壑遞雲屯，雙峰對霄上。
妙覽匝四隅，瑋觀集西壤。餘霞散浮綯，高懸驟清響。
陽阜挹春暄，陰谷參秋爽。已訝樵徑迷，時蹄鹿町往。
景觸咸內任，情融非外獎。藉此淑營魂，冲襟庶殊曩。
入大慈山飯虎跑泉精舍一首

黃省曾

崖行多優遊，穹窿但亭午。倚撫心不厭，跼蹐意增愈。
疏旬分花應，層阜別雲吐。疲足休給林，澄心投象宇。

西湖遊詠

九

藻瀉淙瑤瀨，隈隅麗丹廡。七覺啟幽局，一道界盤塢。
不謂此山椒，乃有彼岸侶。芬縕瞻戒香，絡繹會宗語。
法供豈世調，靈養異塵脯。往牒稽聽龍，昔泉酌跑虎。
一謳傲自足，萬細何足數。

同詠一首

田汝成

足勝豈知疲，逢忻忽思憩。杳窅松徑紆，緯繡煙蘿翳。
琳宇謝埃紛，珠泉吐靈秘。靜勝欣所投，情深失初詣。
玄沉析朝醒，青精飯哺餽。身同罔象遊，世與羲皇契。
暮色更明佳，予心益先霽。落日淡林端，歸雲泊山際。

亭亭野鶴孤矯矯冥鴻逝幽慘歛有諧疇能辨真意

眺初陽臺從妙智院北探紫雲洞一首

黃省曾

登登俛陽臺曖曖觀羲爍停爾絕仞巔娛我芳春日
蓬蹊覓宛轉皎鏡眺迴復抗策凌煙虹披薜扣扁屋
巖梅皜冬素山篁團故綠敞窗迎遠心緬閣寄孤躅
玲瓏投廓洞峭崿下空曲法館展虛綴迷覽皆妙屬
討顏佇茲開賞心於此足嶧豁宜考槃期當寓清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西湖遊詠

十

高臺軼浮璫初日炯流光振衣躡玄嶠晞髮從朝陽
化城繞竹罽枉術披榛荒巖扉藹雲構林幄褰霞張
拂石掇流乳撫松截凝肪身殊三避隱心遠六鑿攘
逸取尙平擬遊獨康樂方排綵澹無擾屏從寡所將
遐被極睹記幽緯悉張皇遠度匪云慕聊以終倘伴

自石屋洞至法相寺一首

黃省曾

性分各有極倚意江海上採藥仍景臺顧老廼希向
披情樂林草夙駕邀雲嶂陽岫方緬觀陰崖載虧望
壁闕時疎佈洞闔恣登降覽路馳訪蹤開士禮趺相

形忘躬有蛻理止神非喪承泉代綆汲託基排壘砌
安道志豈渝興公懷自亮沉冥常內足高寄無所讓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曠志憶逍遙勞歌厭囚窘縱壑媚春鱗薄霄愧秋隼
隘彼方內遊夙此塵外軫每挹山水輝都使名利盡
煙樹杳芊緜雲峰互虧隱崖屋已靜便祇園復恬引
金輪相自圓玉鏡光猶蘊沉照燭靈根依方獲玄準
理會得有充神開暢無朕雖牽縷紐心亦免巨壑晒
並南峰後攀風篁嶺酌龍井泉覽神運片雲二

西湖遊詠

十一

石一首

黃省曾

旭與縹金灘晨塢采綠闕寥閭靈異鄉荒吻遞淪轍
穹林隱天崇汗澗灑流折巾屨都澹清耳目亦瑩澈
嶠升攬英穎崱止軼埃壙風篁佇新鬱龍泉飲古滌
蕭樓始一躋妙石得雙閱霄中仙掌抗霞裏片雲揭
迹閱丹鯉藏事往銀簡滅恨不總羲轡處此玩恬悅
同詠一首

田汝成

遊鞅每追隨茲辰獨超忽逸思與騰馳希蹤逮塵絕

君遲脰已悄我觀心纔豁冉冉軼浮埃翩翩屬層磔
風篠聆淒清龍湫挹寒冽高閣倚重阿異石瞻雙碣
壁立迺神驅華凝殆天設行看西日曉坐送歸鴻滅
卽境境已奇循情情更別信美豈異鄉吾廬庶堪結
發潮音樓峻崖西越永清塢獅子峰上一首

黃省曾

睇阻謂有窮訊高云可達翦削何當上冥昧且茲發
天表旣排度山野遂侈濶新禪宅杳窅古隘際閭闔
松莽非人室芝秀有眞掇聳崖愕四矯潮江貽兩匝
緯帶萬畛殊煙雲千里合歸乘中谷風蕭條感林嵐

西湖遊詠

三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望望入名山行行卽佳境日永思俱遲地邇遊堪并
霄外凭飛梯雲端度懸磴鹿苑息蕭騷獅峰閱雄勝
江暄樹影重風疾潮聲勁霽景益高朗清暉互窺映
身世欲兩忘眺聆亦交瑩玉度熈良濟瑤音振廣詠
樂道匪清狂宅心屏華競眞想安所期濠梁緬同興
出谷口循澗歷三竺寺徑神尼舍利塔觀飛來

峰諸洞一首

黃省曾

嶺嶺降山口迴迴厲湖潯連絡五峰奧綴抱三竺林
閒清履化國脫落諷寶音都泯塵惑相拭寫纏倒心
頭陀遺玄侶才苦寓丹岑巖扉瞬爾隔洞府倏在臨
外擁壘折裂中虛啟委深崿窗非斷設窅奧豈端尋
卽瞻宛光怪歷仲駭森陰信矣仙靈治故非世所任

同詠一首

田汝成

晨策陟陽椒歸輿順陰麓澗澗咽哀淙松松振新沐
岩堯列五峰宛轉攢三竺隻履緇昔還植錫崇今築
珠林仙梵悠桂殿慈香郁始至身若空稍深情愈屬

西湖遊詠

三

同詠一首

黃省曾

扁屋窮然通虛窗沃如斷法相儼峨瞻毫光炫遙矚
五穢淪蓮心入解醒蒿目從此晤神功歸依戀三宿
上北高峰頂四覽從靈隱山下憩韜光庵深處
半陟神已慄極振目逾眩分野炤可指山雲詎能辨
藩周縣界絡江末海光見松表颺叫清崖閒羽棲宴
東月已吐暉西驪將隕絢創觀世可遺薄返情猶眷
翠微構翳隱初春沃惹蓓餐霞晒他晚遞谷矜我先
物軌諒有齊意適無所羨逍遙嗣永言抒心布朋彥

同詠一首

田汝成

羣阜鬱嵯峨茲山特孤矯側跬魂屢驚中坐神猶掉
身同鴻毳微路出羊腸繞冷冷風御輶奕奕雲乘藐
隱賑邑里攢廓落江湖小圓曜迫西溟方暉嗣東沼
邃宇結雲倪初衣稅松表寸晷卽沉淪百營盡清悄
良辰苦蹉跎勝事憚空杳載筆歌永言陳迹庶堪紹

西湖遊詠終

西湖遊詠

十四

西湖遊詠後序

錢塘田 汝成 撰

夫登高侈賦者表大觀之雄懷釋戀冥搜者顯通玄
之雅致是以仁智之性山水爲娛文武之道張弛迭
用自古蟬蛻之彥豹變之英鮮有不託慕雲霄放情
丘壑者也雖然濠梁之樂必莊惠而借蔣徑之蹤非
求羊莫儷何則披襟領契知已良難況乎方駕詞場
連翩藝苑疊嶺簾之協奏宣黼黻之奇葩者哉粵我
五嶽黃子秀稟上靈業成獨步負沉鬱之思拓奧衍
之才用能包并百家馳驟千古氣同子建而文藻蔚

西湖遊詠後序

一

敷博如張衡而縱覈確緻抗浮雲之志茂朱輪之外
榮考飛遜之貞敦白華之純孝是以海內推轂人倫
仰鏡求之素流矚然罕伍矣伊予蹇劣寔取因宗傾
蓋披顏片言莫逆昔叔向聆聲而攬袂李邕識面而
論交古今人情信乎揆一廼黃子渙遠遊之興寓眷
西湖鄒子洽競爽之心主供東道千里命駕嵇呂之
願無違嗣月交驩雷陳之好益固況乎節開獻歲景
淑蘭春山麗日而揚輝水泮漸而增潤外物呈美中
懷有融逸韻格于丹青遺思育于玄夜窮觀極討勝
地咸周命札操觚綺音胥答緬昔康樂石門之詠恨

乏賡歌右軍蘭亭之禊賞纔窮日豈如茲遊之樂既
久且諧善乎靈運有言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
事斯忘夫道重篤詩書之好物輕齊榮辱之分理存
陶性命之和事忘釋身世之累斯則賢達之本衷高
明之朗鑒也自非行輩疇與評量總凡所得五言古
詩若干首緝次右方近體雜篇畱爲別集庶使規鑑
不泯風致各得云爾嘉靖戊戌春三月三日

西湖遊詠後序

西湖遊詠後序

二

西湖詩帖

大興傅
袞署首

八
社

光緒七年
秋九月刊

序

夫士必有所聚窮則聚於學達則聚於朝及其退也
又聚於社以託其幽閒之跡而忘乎閨寂之懷是蓋
士之無事而樂焉者也古之爲社者必合道藝之士
擇山水之勝感景光之邁寄琴尊之樂爰寓諸篇章
而詩作焉夫詩之作固渺有亡繇者也士嘗竊祿於
朝既退而耕鑿以老然猶惓惓以稱德於君卿者茲
心之靡解者乎杭固東南一大都會而山水鬱盤昔
人擬之清都洞天云且杭之人未始知有擔簦探歷
之勞而恆自適於俯仰眺聽之下然則生於斯土者

西湖八社詩帖

一

其樂宜何如矣頃歲丙午予嘗與田豫陽氏八人結
社湖曲賦詩紀遊今所傳西湖社選是也嗣是海隅
稱兵詞翰路塞嗟懷故社蓋缺焉有間矣茲賴聖君
神武重臣救靈之功遐氓閭閻復覩舊章予小子輩
偃息林泉追逐雲月曷嘗頃之忘德哉夫微藉寵靈
嘿而亡所誦述非罪也夫茲社也凡會之地八同會
之人六具詳社約中茲不著嗟乎類同則聚聲同則
應蓋物感之恆也若予六人仕隱固殊風雅道合所
以類聚聲應豈偶然歟嘗聞之樂天香山以浚鑿稱
奇洛陽耆英唯真率垂訓詎若奇觀麗曜得諸天造

瓦尊蔬豆無競世氛古今社事茲其兼美矣第進數
寸効於世退無鄉曲之稱仰盱唐宋諸賢顏何厚哉
詩若干首雖不足以宣布中和溫綴庭萬席幾擊壤
之遺響賢乎亡所用心者也方九敘

西湖八社詩帖

二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西湖八社詩帖

無卷數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嘉靖壬戌閩人祝時泰游於杭州與其友結詩社西湖上凡會吟者八曰紫陽社曰湖心社曰玉岑社曰飛來社曰月巖社曰南屏社曰紫雲社曰洞霄社時泰與光州知州仁和高應冕承天府知府錢塘方九敘江西副使錢塘童漢臣諸生徽州王寅仁和劉子伯布衣仁和沈仕等分主之以所作唱和詩集為此編分看社秋社二日明之季年講學者聚徒朋黨分而門戶

西湖八社詩帖提要

立吟詩者結社聲氣盛而文章衰當其中葉兆已先見矣

西湖八社詩帖

一社友

戶曹員外祝時泰字汝亨號九山閩人
光州太守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
庠士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
庠士劉子伯字安元號望陽仁和人
承天太守方九敘字禹績號十洲錢塘人
江西憲副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
隱君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
一社地

西湖八社詩帖

一

紫陽詩社 雲居山三茅山青衣洞七竇山太虛樓白鹿泉元妙海會五嶽樓星宿閣諸勝屬焉九山主之

湖心詩社 岳祠林墓葛嶺蘇堤戒壇瑪瑙坡六一泉參寥泉大佛寺慶忌池柳洲亭諸勝屬焉望陽主之

玉岑詩社 高麗法相煙霞洞石屋洞水樂洞龍井棋盤山九溪十八澗諸勝屬焉十洲主之
飛來詩社 靈隱寺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峯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韜光澗西溪冷泉亭呼猿洞諸

勝屬焉南衡主之

月巖詩社 勝果梵天鳳凰山萬松書院五雲山
六和塔浙江潮月巖亭天真寺龜田三一泉海鮮
寺秦望山諸勝屬焉潁湖主之

南屏詩社 淨慈寺南高峯法因寺虎跑寺珍珠
泉甘露泉藕花居雷峯塔金波園內六橋外六橋
肅愍墓錢王祠諸勝屬焉青門主之

紫雲詩社 靈峯寺玉泉寺寶所塔無門洞佛會
寺雷院初陽臺玉清宮諸勝屬焉南衡主之
洞霄詩社 天目徑山洞霄宮翠蛟亭野翁亭東

西湖八社詩帖

二

坡泉瀑布泉茗溪葛溪大滌天柱九仙峯礬石柱
諸勝屬焉十嶽主之

一社約

一往南山俱湧金門外候齊北山昭慶寺候齊或
買舟或肩輿各隨便只一僕相隨遲到者有罰

一每會輪一人主之肉食之豆三蔬食之豆三果
餌隨設無定品酒數行能飲者聽之

一會間清談除山水道藝外如有語及塵俗事者
浮一大白

一凡詩命題止卽景物不取遠拈各集衆思要在

古雅爲貴

南衡山人童漢臣紀

西湖八社詩帖

三

春社詩

雨後過湖西觀桃

祝時泰

紅壓天桃千樹低晴光乍轉六橋西香沾屐齒泥還
涇路入花間興欲迷十里錦圍金谷幃扁舟人在武
陵溪琴尊莫負芳菲節回首繁陰謝豹啼

高應冕

山雲忽捲湖西雨春色遙分兩岸花香涇馬蹄芳草
亂鳥棲煙樹夕陽斜一枝照水含朝露幾樹臨風落
暮霞多少遊人醉歌舞王孫何事隔天涯

西湖八社詩帖

四

王寅

蘇堤一舸渡湖西萬隊桃花帶水齊似笑筵前分送
酒無言春半下成蹊紅霞暈色微煙颺碧草香殘乳
鳥啼雨後陰寒遊迹斷瑤琴歌妓縱相攜

劉子伯

湖上輕煙散遠峯湖堤桃樹錦重重嬌花尙帶風意
裊豔朵猶含雨色濃葉底未堪翠鳥宿香邊偶與綠
鬟逢蘭橈載酒渺然去儻見漁郎更可從

方九敘

煙開綠岸雨痕乾萬樹穠華似錦攢露飲任將油幕

捲醉吟時倚畫船看啼妝照水難銷恨笑靨含風欲
送歡天怪遊人歸獨晚仙源迷處出應難

童漢臣

尋春正惜花間雨照水翻憐雨後花風度落花猶帶
笑枝然新雨轉生霞雲妝啼靨看偏媚柳作顰眉盼
更嘉不是湘姬投采佩定從巫峽遶僊娃

西泠橋夕泛

祝時泰

春遊不奈晚鐘催路轉西泠一棹回倦鳥遊人還選
樹歸雲無主自成堆半林紅照斜光映隔岸青山倒

西湖八社詩帖

五

影來餘興肯隨雲月盡柳亭燈火夜樽開

高應冕

興到西泠已暮鴉猶扶春醉泛仙槎青山半掩夕陽
寺白鳥低飛煙水家橋斷石分蒼蘚出湖虛雲挂柳
絲斜滄浪曲盡情無限歸向桃源數落花

王寅

西泠橋裏別風波西泠橋外夕陽多兩湖載酒春無
數曲渚藏幽約每過遠道伊人俱宛在中央沿邇欲
如何蘭橈怨未逢明月安得留連子夜歌

劉子伯

西泠橋跨彩虹懸共挾妖姬盪畫船風裏春衫寒較
薄甕中綠酒氣偏妍山光半暗收殘照湖色初晴淡
夕煙安得長繩一繫日從教歡笑駐芳年

方九敘

西泠歌吹晚風微十里煙波漾落暉船過斷橋分路
去鳥投孤嶼背人飛隔林花氣香浮棹拍岸松陰翠
溼衣遙望郭門燈火處酒家留客未扃扉

童漢臣

春堤盡日看花醉行遍花堤酒未消明月灣頭重買
渡青山斷處忽逢橋遲回曲渚憐芳樹細數歸船聽

西湖八社詩帖

六

玉簫但使春光長不改更愁何地不逍遙

上巳集煙霞洞

祝時泰

天回元已景初長披拂煙霞到上方高倚名山修禊
事幽逾曲水泛流觴桃花氣暖春衣薄蘭葉風柔客
珮香樂苑芳園何似者詠歌莫笑魯儒狂

高應冕

洞口春遊覽物華白雲芳樹坐煙霞巖迴紫澗分泉
細谷轉青谿帶日斜到處采蘭臨曲水幾人禊飲過
僊家醉歸不省山中出猶道流觴泛落花

王寅
暮春風日美清柔路過南屏入漸幽嶺半香臺修竹
映洞門金像澹霞浮名賢不讓蘭亭勝禊事何須曲
水修還欲試茶龍井去西林斜照爲人留

劉子伯

湖上尋春春事忙煙霞深處有禪房路邊巖竹含風
冷洞口山花浥露香酒中聖賢疎禮法圖分主客振
琳瑯蘭亭故事今雖繼修禊何須曲水傍

方九敘

三月桃花水拍涯吳儂都向水邊嬉握蘭共結林中

西湖八社詩帖

七

好對酒兼逢上巳時洞暖煙霞勝洛浦筵交巾舄陋
蓬池未須更憶蘭亭禊江左風流宛在茲

童漢臣

梵洞雲藏歲月深金霞寶樹結空林清和正值蘭亭
候歡賞真酬蓮社心古蔓壁間侵塔影香泉石底度
花陰春光總是山中好禊事何須水畔尋

龍井試茶

祝時泰

共憐山下出遙試火前新汲井疑龍在移鑪避鶴頻
紫茸分佛供法飲滌凡囧回首風塵際應悲醉夢人

高應冕

天風吹醉客乘興過山家雲泛龍沙水春分石上花
茶新香更細鼎小煮尤佳若不烹松火疑餐一片霞

王寅

昔嘗顧渚茗鑿得金沙泉舊遊懷莫置幽事復依然
綠染龍波上香寒穀雨前況於山寺裏藉此可論禪

劉子伯

春事初攀擷山邊路半經茶名勝陽羨水晶合中冷
香氣臨花溼飛煙透竹青飄飄塵思滌新月坐禪局

方九敘

西湖八社詩帖

八

南山新雨後閒步入幽林綠茗寧初秀寒泉汲靜深
悠然憩孤石暢矣滌煩襟何事文園令經年渴病侵

童漢臣

水汲龍腦液茶烹雀舌春因之消酩酊兼以玩嶙峋
一吸趙州意能甦陸羽神林間抱新趣世味總休論

訪林處士故宅

祝時泰

湖畔訪逋仙晴攀林外煙亭留放鶴處花憶種梅年
故宅餘芳草高祠列四賢巢居不可作名共此山傳

高應冕

處士湖心宅梅花歲月深山孤雲共寂亭隱水同陰

配食千年祖懷賢此日心乾坤應不老春思滿芳襟

王寅

西泠橋畔路松柏鬱蒼蒼放鶴亭誰構栽梅宅久荒
登臨回往哲山水借餘光椒酒孤墳下碑題照夕陽

劉子伯

昔賢嘉邈後寂寞舊煙霞白日尋荒路青山間隱家
碑殘微有字梅古半無花回首西湖上寒風噪暮鴉

方九敘

西湖八社詩帖

九

道否賢人隱年深棟宇傾孤山千古墓處士一生名
鶴去無還翼梅殘有落英今朝祠下拜感慨若爲情

童漢臣

碧水孤雲逕青山隱士家煙霞千仞鶴冰玉一園花
身並巢由潔名同箕穎嘉回看王謝第時見委塵沙

白雲堂茶話

祝時泰

三竺參龍樹千峯隱雁堂白雲禪榻淨甘露茗杯香
不染知真性無生證法王悠然塵鞅外歸路意難忘

高應冕

白雲山寺隱靈境法堂深偶入天香會俱生清淨心

安禪僧自寂聽法鳥無音竟日陪清梵終慚異道林

王寅

山深多白雲人寺淡氤氲證法尋僧問忘機與鳥聞
茶煙竹下起乳水竇中分花落疑天雨隨風暝夕曛

劉子伯

塵寰無可晤屢約過瞿曇茶鼎勝鬪鼎禪談妙客談
雲光墮竹榻日氣抱花龕愛此懷堪遣穠華且莫甘

方九敘

雙樹白雲裏遙知釋氏園方欣禪室靜況與幽人言
一酌清冷水聊祛塵世煩冲然罷文墨時把貝書翻

西湖八社詩帖

十

童漢臣

出郭遺塵紛空堂話白雲孤林清磬發雙澗落霞分
神理參茶悟微言彈指聞超然憩靈石斜日對爐爇

湖心亭

祝時泰

湖心塔寺昔曾經孤嶼今來見此亭新水影搖雙檻
碧舊山光映四檐青煙花地遠春誰主澗壑風生酒
自醒一曲滄浪蘿月白石門長夜野雲局

高應冕

湖心望望白雲層與客來遊感廢興蕭寺千年空北

渚水亭一派接西陵波搖落日憐荒草檻對青山憶
舊僧把酒臨風莫惆悵菰蒲依舊起漁燈

王寅

雨後湖波漾轉嬌爛銀盤裏坐吹簫四圍蘭槳三千
頃雙帶桃花十二橋亭壓蛟宮翻晚照沙沈塔廟說
前朝虛窗鷗鳥時來往自熟幽情不用招

劉子伯

湖心亭子枕澄波一片湖光似鏡磨春草遠堤盤翠
帶好山當面照青螺煙開沙嘴飛銀鷺酒瀉仙壘勸
玉娥疑向水晶宮裏渡月明猶自沸笙歌

西湖八社詩帖

十一

方九敘

滄波滌繞小亭幽來往惟憑一葉舟三塔已沈青草
沒兩峯相對黛煙浮潭心影動疑鮫室風裏暈飛似
蜃樓何用乘槎霄漢去藏鴉門外卽瀛洲

童漢臣

春山匝水四簾青遠座輕鷗點綠汀魚影萍開當檻
戲鶯聲風暖隔花聽看雲不許通塵騎載酒惟容度
雀舫溪橋山閣行吟遍消受煙波獨此亭

玉泉觀魚

祝時泰

寶地瑤爲沼神魚錦作鱗法筵疑出聽定水不驚綸
已謝臨淵羨能思在藻親白頭閒取適誰是魯棠人

高應冕

玉泉秋寺靜日落半池陰偶有臨淵興全無投餌心
凌風應變化安土且浮沈出聽靈猶在憑誰一鼓琴

王寅

玉泉疑卓錫魚躍滿方池佛國生何幸江湖託尙危
聽經如乞度施食自相期試把長竿戲休驚直釣垂

劉子伯

疏鑿蓮花地紅欄護碧漪圓波一鏡洗暖日萬鱗嬉

西湖八社詩帖

三

珠沫清堪照金經聽可知幸生佛國內寧復想鯉池

方九敘

小閣俯雕欄清池瀉玉寒千頭金色鯉一片水晶盤

已謝任公釣休驚渭叟竿悠然濡沫處自有五湖寬

童漢臣

慧沼開藍田香鱗七寶鮮如梭織冰縠似錦濯青蓮

流水何年化琴高此日僊久離塵世網寧復羨深淵

鳳山懷古

祝時泰

白馬南來定宋京五雲長繞鳳山城星隨數盡中天

隕潮讓沙屯兩日兵輦路獨餘春草綠行人猶說故
宮名當年多少難平恨併作江流萬古聲

高應冕

鳳山宮闕昔巍峩無數巖花照綺羅舞鳳臺空芳草
亂棲霞嶺外夕陽過不堪古道垂楊少依舊江聲入
夜多風景似餘千古恨白雲南去意如何

王寅

逢僧下馬說前朝南渡陳橋王氣消山換舊宮禪寺
在草荒徑苑市民樵將軍不遂黃龍飲胡虜先傳白
雁謠更有諸陵埋恨處冬青歲老亦全凋

西湖八社詩帖

三

宋家宮殿已荒邱日日寒煙淡不收玉輦竟忘南國

劉子伯

返翠華誰憶北庭留遠山似帶蛾眉恨春草猶含羅

綺愁回首錢塘江上望殘潮何事又東流

方九敘

宋朝宮闕鳳山隈輦路荒涼過客哀青史尙留南渡

恨黃旗無復北庭回沙埋舊井琉璃碎薛蝕殘碑翡

翠開歎息百年行在所只今惟有梵王臺

童漢臣

青山曾結鳳凰樓玉殿俄看變黍邱宮樹蕭條人盡

去江聲寂寞恨空流中興不竟千年業二帝終懷萬古愁最是傷心憑望處白雲芳草共悠悠

遊靈隱寺夜宿澗西房

祝時泰

九里入松陰山門隱雙樹南北兩峰高鷲宇英靈聚
茲遊諸夙期年光暢春暮僧筵飽園葵隨雲散幽步
石橋度鳴泉苔荒澗西路別構煙霞深巖巒迴迴護
茶鼎分龍團八窗藹香霧日夕映晴嵐月明溼華露
萬籟此中寂使我初性悟黃梁夢已醒白髮心何慕
明發期復來山中有真趣

西湖八社詩帖

西

高應冕

宴遊遵山阿珠林開遠嶂橫空聳絕壁兀突奇千狀
與客窮躋攀逍遙得前賞掃雲坐岬石嘯歌出天上
覽物眷彌重撫化心超曠曲徑既窈窕葛巾亦疎放
日落峯迴陰谷空泉逾響月升澗西樹水光同蕩漾
愛此佳景幽穿林復長往鳴鐘老僧候聽經鳥相向
握蘭徒結勤此志孰與亮禪關且莫閉分燈同偃仰

王寅

朝耽靈山遊暮適澗西佳別構分禪關仄徑引叢樹
瀑泉奔橫梁晴雷倒飛雨崖峭綴飛窗地偏剩幽趣

谷氣嚴春寒月明徹秋素蔬酌良夜歡蘭襟嘉朋聚
何必遵道林高談盡元度詞社振希音煙霞本深癖
任性矢終年勞生成所誤塵網猶近人還當縱遐步

劉子伯

夙夜稟微尚撰履姿遊嬉眷言靈鷲峯構此大士居
青蓮蔚靜土黃金肅巍軀空振寶鐸響低見華旛垂
作禮諷楞伽漱齒吸清漪慈花紛樹綺慧鳥啼高枝
頽陽隱圓景新魄出半規林霏已泫泫颯颯猶披披
忽倦東院賞乃陟西澗湄名理稍覺悟元化誰能知
挑燈發深省獨詠邱中詩

西湖八社詩帖

圭

方九敘

厭諠慕幽棲惜陰耽夕憩梵宇枕山阿層巒延遠睇
水石互清華松篁紛蔽翳綠澗蔭芳椒依巖構禪室
嵐翠罨簷牙靈籟響雲際曖曖日將頽淒淒風且颺
稍覺朝歡闌還因宵賞滯高閣謝塵囂流泉澄夢寐
況復偶羊何寧須狎支惠尚子欣遠遊嵇康慵作吏
苟非賢達人詎知身似寄

童漢臣

哲朋邁良晤琳宇託深寂鐘磬激冥霽松藤挂禪庭
高澗駛雙流層峯峙千石唱誦傲紺摩莊嚴仰帝釋

雲蟄試龍鉢月皎呼猿夕沙界儼三千根塵覃八百
展榻乞伽單茹齋啖芝柏丈室羅廣座普願參十力
吁嗟畏途子俯仰迅駒隙眞理苟不悟騰輪安可息
秋社詩

王仲房自新安來赴秋社

祝時泰

湖上重聯社黃山遠繫思如何千里道不爽九秋期
倒屣聆新論浮杯伉妙辭同盟總同逸苑在竹溪時

高應冕

蟬鳴湖上社花落暮城陰高適三秋意王維千里心

西湖八社詩帖

六

莫憐黃葉變且醉白雲深遠道新安至應多江上吟

王寅

臨安秋結社同調五君賢獨赴輕修阻相期是隔年
欲爲流寓計還乏買山錢暫託西湖隱煙波借釣船

劉子伯

寥寥曠大雅辭苑覓知音遠愛黃山客來從白社吟
瑤琴翻妙曲江月滿空林共此開幽抱秋醪且細斟

方九敘

然諾由來重誰能不願期惟君憐舊雨同我賦新詩
興爲清秋盡情非白首移山中初醞熟何事更攢眉

憶別梅花下言期桂樹叢諾因蓮社重句屬輞川工
離緒尊前解憂懷亂後同三秋知己會揆句謝雕蟲
芙蓉初開識童氏池上

童漢臣

祝時泰

池上芙蓉秋未央一枝初試美人妝筵開白社催花
早日炙朱英撲酒香感興漫題曹植賦憂時欲製楚
平裳所思遠道無由致采采西風祇自芳

高應冕

又見芙蓉新著花園林秋色帶煙霞風前滬露雲初

西湖八社詩帖

七

散池上邀賓日未斜白社翻疑秦地沼青山如畫習
池家醉歸藜杖情無限一徑松陰澹月華

王寅

風流御史譙斯辰池上清秋見早春笑日茜紅妝尙
淺凌波香影洗還新何須彈瑟如花女自有當筵勸
酒人卽遣多情能解語紫雲回問是前身

劉子伯

芙蓉幾樹闌芳妍張幕同看繡架邊向日弄枝呈寶
萼臨池照影弔銀蓮搖搖枝上香心賦采采江南露
色鮮信是春風甘獨讓一樽聊爲美人憐

方九敘

秋入池亭感物華芙蓉初試兩三花
零芳自歎非湘渚客醉渾忘是習家
雨後錦窠清墜露風前丹萼半凝霞
擣毫欲擬西園作卻愧曹劉賦獨嘉

童漢臣

彩毫正集社中賢忽見花枝笑更妍
片萼乍舒秋水美人如在鵲橋邊
芳菲肯落紅蓮後窈窕爭開黃菊先
誰道春光去如許持盃何異玉樓天

秋夕

祝時泰

西湖八社詩帖

六

井梧還幾墜庭露已霏微寒雁衝風
唳秋螢夾雨飛多年違舊侶祇事負
初衣寂寂孤燈夜無端感昔非

高應冕

高閣涼生樹殘陽半掩扉千山含日
暮一雁帶秋飛懶性憐中散閒身愧
少微倚樓無限思落窠壯心違

王寅

秋夕閉荒園蟲聲草際喧半生尙羈
旅萬事轉憂煩微月鑒華髮涼風吹
綠樽醉餘就衾枕夢與古人言

劉子伯

寂寥秋戶裏餘景數花敷殘日收紅
嶼寒煙暗綠蕪

蟲聲連角起螢影上樓孤更覓前村
路銷愁挈玉壺

方九敘

照壁殘陽在悲秋陋巷深年隨衰草
換愁被候蟲侵且作持螯飲休爲擊
缶吟優游還卒歲自有昔人心

童漢臣

隱几不成寐塵機觸我思蛩鳴催月
杵笳響動星厓緩步看修竹冥心憩
小池從知人世上翻覆總如棋

山樓對雨

祝時泰

秋來三十日大半是陰時對雨本幽
事愁霖仍繫思

西湖八社詩帖

九

雲將丹嶂合地讓碧苔滋不有高樓
讌能銷楚客悲

沈仕

山雨乘風降滂沱暗九垓緣從離畢
後爲表濯枝新障白煙垂樹浮黃潦
入津還誰同濟物能應畫中臣

高應冕

十日山樓雨層陰結薜蘿柴門來客
少草榻入雲多處處宜栽竹村村自
插禾條然忘世慮隱几讀維摩

王寅

無事坐山樓山憐翠欲流浮雲蔽陽
景久雨失清秋結花病青桂喚侶聞
斑鳩持觴那可醉張協有深愁

劉子伯

山閣同登暇淒風遍野吹溼雲依晦結斜雨入簾垂
榭葉聲初亂苔花色漸移坐臨心閒寂拈筆正宜詩

方九敘

對此彌旬雨休辭盡日留看君巾欲墊歎我夢俱流
石化猶飛燕川盈不辨牛山樓一取醉聊以緩窮愁

童漢臣

高樓成燕坐涼雨對爐薰石響聞泉溜花開隔洞雲
池邊元蟻度樹外暝煙分玉潤人堪寄深宵好論文

紫陽洞天秋霽

西湖八社詩帖

辛

祝時泰

古洞美清曠秋來苦霖積長風捲浮雲霽景晃朝暉
良朋相攜遊捫蘿訪遺跡聊爲一樽聚班荆傍泉石
爽氣暢襟期嵐翠染巾舄徙倚情自怡觴詠陋所適
谷靜煙霞深迥與塵世隔願言卜幽棲百年謝形役

高應冕

散步入紫陽靈境信超絕秋聲響萬壑林影互明滅
山氣日夕佳宿雨坐來歇亂峯轉蒼翠古木秋陰結
僊去白雲殘照落飛鳥沒遂爾絕塵想長嘯恣攀閱
遙望大江東空天忽明月

王寅

羈旅得朋好夙約相與尋幽真不出野城中有雲岑
背市麓方振循流谷彌深探洞垂芙蓉摩崖異球琳
秋雨變朝日新陽散沈陰餘潤高灌木爽氣鳴棲禽
在物亦惟適況予延賞心既集綠苔酌復理朱絃琴
雅調眾俱合酬酢力不任靜言愧薜荔而何厠華簪

劉子伯

四野散積霽晨霞燦高天秋淨草木疎氣匠巖壑寒
石牀蘚花合碧洞珠泉懸一覽始豁抱萬象紛目前
緬想紫陽客詎逐元化遷感此百年內蹉跎雪盈顛

西湖八社詩帖

壬

華觴薦旨酒一飲須十千富貴固委命逍遙始稱賢
吾儕咸達侶斯言諒其然

方九敘

日暮登山椒雲陰尋解駁洞門歛夕霏林芳吐秋葯
仰瞻山鬱葱俯聽泉瀉瀉矧與良儔偕彌欣心賞數
是月衣已授揆時日在角振舄躡僊巖駐顏慕靈藥
誰謂道渺冥聊以謝囂濁真人張紫陽一化何絲邈

童漢臣

人生寄大塊歡樂恆難期榮辱燦我神憂患戕吾思
慨如影與形誰能不蹈之緬茲洞天幽爽日拂涼颺

微譙凌萬峯俯瞰人寰低相將仲蔚儔岸幘披雲霓
舉酒酌流霞振足升天梯高揖紫陽君吾今悟世迷
瑞石山樓望江

祝時泰

山樓東下大江橫秋日憑欄感慨生鴻雁來時霖復
漲鯨鯢多處浪難平冬青已沒西陵樹羅刹空傳舊
石名笑我中流曾擊楫白頭無復羨魚情

高應冕

高閣憑臨絕壑幽山城一帶俯江洲疎林斷壁分青
靄隔岸殘潮急暮流島嶼沙明千嶂夕海門雲散片

西湖八社詩帖

三

帆秋雄圖千古憐吳越風雨西陵一釣舟

王寅

芙蓉洞首開丹閣高覽能消白玉觥紅樹夾城輕靄
抹青山隔岸落霞明霜天漸冷潮猶壯秋雨成淫漲
未平愧我自非舟楫用放歌徒有濟川情

劉子伯

瑞石僊樓架寶梯漸江東望暮天低浪花遙濺青山
涇雲絮高浮白塔迷漁浦晚來人尙去樟亭秋盡鳥
猶啼錢鏐霸業今銷歇惟見萋萋岸草齊

方九敘

一江秋色石樓前杳杳西陵隔暮煙草合樟亭迷舊
驛潮迴漁浦應新田陽侯浪靜猶平岸羅刹年深欲
碍船幾度登臨容髮改青門無路揖飛僊

童漢臣

山樓高倚紫陽臺一派江流百折迴潮水盡如霜練
白嶺雲半逐野帆開楚臣遺恨煙波渺宋帝荒城啼
鳥哀悵望古今同逝水相逢一笑且銜杯

山中月夜聞雁

祝時泰

朔方秋早雁飛初萬里長鳴半入吳夜靜空山聲自

西湖八社詩帖

三

遠月明遙漢影偏孤雲行向處弦驚斷烽火經年書
到無安得便隨雙翼去乘風南下故園蕪

高應冕

坐對千峯月正明忽驚寒雁度江城天邊影落雲無
跡海上羣來秋有聲遠塞風高應萬里空山露白欲
三更孤懷此夕誰爲侶獨立蒼茫無限情

王寅

九月遊人未授衣吳山驚聽雁初飛夜深哀響朋呼
應月澹連行字影微朔塞黃雲鄉國遠吳田白浪稻
梁稀南來到處彎弧滿好近高雲慎禍機

劉子伯

蕭蕭秋色夜寒生忽報衡陽一雁聲
路遠風高飛欲斷山空月靜聽偏明
榆關已寄天邊字棘院誰題塔上名
更念劉蕡時命蹇暮年零落恨難平

方九敘

月明山館夜初深何處飛鴻送遠音
漸逐松聲來近壑還隨砧響度前林
一庭涼露生幽思半榻昏燈伴獨吟
爲問空閨邊塞裏幾人今夕最傷心

童漢臣

早雁南飛值暮秋空山嘹唳獨悠悠
長鳴定是過秦塞片影遙憐到越州
入枕慣驚幽女夢乘風偏觸旅人愁
幽懷此夕同明月欲寄衡陽百尺樓

西湖八社詩帖

詩

塞片影遙憐到越州入枕慣驚幽女夢
乘風偏觸旅人愁幽懷此夕同明月欲
寄衡陽百尺樓

過緡上人蘭若

祝時泰

東林秋入社應扣遠公扉地靜鈴相語
風來幡自飛山留說法座雲護定僧衣
欲識空中相鐘聲繞翠微

高應冕

中峯江上寺寒磬遠公廬竹徑殘煙斷
松窗落照虛定中眞法界幻外卽雲居
久結東林社因之問六如

王寅

劉子伯

蘭若閒朝過空門草不除僧逢臥病後
客託結交初問法依雙樹浮生歎六如
忽焉罷揮塵且自理園蔬

方九敘

青山支徑入盤曲躡雲多塵靜機心遣
僧閒逸侶過院香團竹氣窗色映湖波
卻笑維摩病難除豈是魔

童漢臣

西湖八社詩帖

詩

問疾來禪室尋珠解慧衣鐘鳴堪乞食
月到始開扉猿挂寒藤穩燈傳寶樹輝
何須論人我緣合自忘機

聖水寺長廊二首

祝時泰

鳳嶺中藏古雁堂迴廊西接岫雲長
天花飛墜經行處日暮香生薜荔裳
千尋閣道挂晴空檻外煙巒翠幾重
野客自來還自去白雲朝暮爲誰封

高應冕

長廊晚出白雲鐘一帶寒山落照中
舊日朗陵今在否空餘黃葉領秋風

香臺遠帶青山暮，精舍遙分聖水深。獨鶴去來煙樹
暝，松陰滿地雲無心。

王寅

一曲闌干一曲雲，長廊閣道日氤氳。閒行忽見風吹
亂，誰禮名香出院間。
長廊盡處太幽生，湖白山青併入城。住寺諸僧常不
到，世人誰向此中行。

劉子伯

聖水琳宮梵帝家，青山屈曲石欄斜。從知覺路今朝
入，踏遍金蓮萬劫花。

西湖八社詩帖

美

紛紛花雨滿禪宮，別有僧廊小徑通。直到峯頭參佛
性，一聲圓磬白雲中。

方九敘

山半紅樓倚碧空，迴廊宛轉妥晴虹。煙林一帶湖邊
路，人在屏風畫中。

拍拍湖波遠郭長，霏霏松雨灑衣涼。尋山踏遍西湖
路，誰解煙霞屬上方。

童漢臣

祇樹高標萬仞峯，繞巖曲磴翠微重。閒來獨步諸天
上，降得當年松化龍。

層霞積石帶山城，山外西湖一片明。徙倚中林忘去
住，一聲啼鳥悟無生。

九日登定南城樓

祝時泰

香臺社日逢重九，乘興遙登城上樓。吳嶺草荒秦望
處，越江雲帶宋時秋。騷壇何羨凌囂賦，霸業空傳戲
馬遊。萬里風煙鄉國遠，好憑萸菊一銷憂。

高應冕

偶來初地一登樓，雲散高城宿雨收。興到青山憐九
日，遊從白社賦三秋。風前落葉催遲暮，天外長江帶

西湖八社詩帖

毛

遠流戎馬邊疆何日定，不堪寒雁叫滄洲。

王寅

九日城頭古寺幽，門前還上定南樓。青蒼巒嶼孤雲
遠，表裏江湖落照浮。臺省故人同隱逸，柴桑令尹更

風流。明年此會誰前料，且把茱萸醉未休。

劉子伯

城上南樓隱暮笳，清秋景物望中賒。殘陽隔樹初收
雨，宿霧浮空漸變霞。湖上漁磯閒白鳥，山中仙酒對
黃花。風流自覺非他日，落帽何人笑孟嘉。

方九敘

山色松陰鎖成樓城南一徑石林幽女華臺畔盈盈
露賓雁雲邊瑟瑟秋落帽喜無司馬笑佩萸思共長
房遊更憐向晚憑欄處畫角聲中月一鉤

童漢臣

僊蹤萬仞覽雲山鶴舉鸞舉未可攀談笑獨憐吟社
勝登臨更喜成樓閒霞分錦障江湖上鳥作笙歌睥
睨間塵世誰人知此景豁然長嘯振江關

觀白鹿泉

祝時泰

吳嶺同舒眺名泉得縱觀何年來白鹿此日駐青鸞

西湖八社詩帖

壬

色應圖經瑞流從石罅寒清時傳鳳沼旋處見龍蟠
自洽幽人趣仍爲知者歡長歌表靈液一酌百憂寬

高應冕

白鹿何年去靈源此地留水從山下出人向鏡中遊
影落千峯月聲空萬壑秋巖虛青靄散天映白雲流
玉女潭同色紫陽山共幽心顏若爲洗不復戀滄洲

王寅

鹿沼三茅開龍泉一派香圓開明鏡出細滴亂珠鏘
日月互照耀江河接渾茫常分灌花藥屢汲飽瓊漿
羽客曾烹茗仙人昔泛觴閒來可坐玩何必詠滄浪

劉子伯

鹿沼秋霖急朝來翠液生派從銀漢遠流比玉壺清
滴瀝空山響玲瓏夜壑聲球鏘霞珥協珠噴寶簾成
製醴神僊飲分瓢志士傾坐看無垢滓還可濯吾纓

方九敘

常聞雙白鹿來飲石間泉觀跡今猶在標名豈偶然
中和符上善疏鑿自羣仙昔以茅君重今逢羽士傳
味寒心自醒氣厚疾應蠲白石宜同煮元霜合並煎
任教茶作癖肯讓酒當權但願衰顏駐無勞吸藥淵

童漢臣

西湖八社詩帖

壬

久就知者好因憩此名泉寶香流含乳芝生鬱紫煙
月明沈寶鏡斗聚鑒珠天定是千年髓堪栽十丈蓮
澄心遊玉女瀝酒讌金僊他日瓊丹就逍遙詠至元

答孔文谷見寄之作

祝時泰

千里登龍未有期遠緘猶喜見新詩九苞羨爾爲儀
早五斗憐予入社遲湖上每懷人別後花間常憶客
來時吳山晉水天南北已約春鴻寄所思

高應冕

三晉風流老憲臣十年閉閣謝絲綸雲山曾結同心

社桃李猶含異地春憶別忽驚容鬢改感時空負歲
華新憐君綠野高秋興還念西湖舊主人

王寅

使君攬轡臨安暇社結林逋廢宅傍別去湖山遺屨
藻後來觴詠覺荒涼風流恨未逢文舉便訊歡今寄
晉陽因笑儘多朱紱貴白蓮新入薜蘿裳

劉子伯

激烈當年侍我師于今卧壑更無爲鷦鷯曾忝雲霄
譽蟠木今慚匠斧遺芳訊別來追舊日瑤篇刪後見
新詩汾陽萬里同明月獨立空庭繫所思

西湖八社詩帖

辛

方九敘

年來曾寄數封書每向書中歎索居薇省自從分陝
後星輶猶憶使吳初篋中共寶陳遵牘門外空傳叔
夜車已掃荆扉朝夕望汾陽消息竟何如

童漢臣

勞君千里擲瑤瓊雲樹迢迢隔社盟汾水月明來雁
夢吳峯秋晚插莢情雖分遠地成離索同向青山學
耦耕何日西湖一樽酒倒騎白鹿過山城

附寄懷玉岑詩社

孔天胤

蓮社千年變詩社江山文藻別爲春卷中珠玉傳

高詠圖裏冠裳見偉人望極瓊峯樹若薺夢回瑤
圃草如茵遊魚亦有聲音趣欲往從之遡廣釣

西湖八社詩帖終

福州吳玉田鐫

西湖八社詩帖

三

跋八社詩帖後

予爲諸生時嘗讀書龍泉山館往來西湖中甚樂也
自謂異日苟得名成身退誅茆結社於山水間生平
之願足矣迨後左官南歸先大夫嘗以已意構煙波
釣筏雲水行亭寄興湖山不舍晝夜予閒侍杖屨以
爲養志者之樂庶幾近之忽忽仕途今廿載矣始得
徧討泉石婆娑謳吟以償此願嘗觀昔人有以勝游
難再形諸歎息者如予與諸君所得不旣多乎王子
淵云世平道明臣子不宣者鄙也予殆鄙者與敢不
張喙一鳴今日之盛南衡山人童漢臣仲良父跋

西湖八社詩帖跋

山陰朱福泰校

西湖夢尋

吳嘉瑞署



光緒癸未春日梓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西湖夢尋五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國朝張岱撰岱字陶庵自號蝶庵居士家本劔州僑寓錢塘是編乃於杭州兵燹之後追記舊遊以北路西路南路中路外景五門分記其勝每景首爲小序而雜採古今詩文列於其下岱所自作尤夥亦附著焉其體例全仿劉侗帝京景物略其詩文亦全沿公安竟陵之派

西湖夢尋提要

一

木華作海賦思路偶涇或教之曰爾何不於海之上下四旁言之華因言其上下四旁而海賦遂成蓋華之賦海海之景物已盡特缺其上下四旁已耳則是海爲主而上下四旁其輔也若田叔和之作西湖志志都城志大內志市井里坊志人物流寓志士女游觀無所不志而西湖之景物反多遺漏則是借名西湖而實與西湖無與故碑記詩文自蘇白以後記如袁石公之靈巧張鍾山之道勁李長蘅之淡遠詩如王弇州之華瞻徐文長之奇崛王季重之雋頽無一字入志焉得謂之志乎張陶庵盤礴西湖四十餘年

西湖夢尋序

一

水尾山頭無處不到湖中典故真有世居西湖之人所不能識者而陶庵識之獨詳湖中景物真有日在西湖而不能道者而陶庵道之獨悉今乃山川改革陵谷變遷無怪其驚惶駭怖乃思夢中尋往也雖然西園雅集得米海嶽一敘而人物園亭儼然未散建章宮闕得張茂先一語而千門萬戶彷彿猶存有夢尋一書而使舊日之西湖於紙上活現則張陶庵之有功於西湖斷不在米海嶽張茂先之下哉潞谿白嶽王雨謙譔

天下山水之妙有以詩傳者有以畫傳者自王摩詰
以一身兼之讚之者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
畫畫中有詩遂將詩畫合爲一物若西湖則不然西
湖之妙妙在空靈晶映一入於詩便落脂粉卽東坡
二詩亦所不免世閒凡物竹籬茆舍雞犬桑麻一入
於畫無不文雅而西湖圖景雖桃柳舟航猶是滓穢
太清故余獨謂看西湖決不能爲西湖之畫看西湖
決不能爲西湖之詩也余友張陶庵筆具化工其所
記遊有廊道元之博奧有劉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
之倩麗有王季重之詼諧無所不有其一種空靈晶

西湖夢尋序

二

映之氣尋其筆墨又一無所有爲西湖傳神寫照政
在阿堵矣若使陶庵於此仍作詩想仍作畫想一着
揣摩便於西湖十去八九卽在夢中亦是魔囈有想
有因衛洗馬之病在膏肓政未易瘳也弟邢牙佳書
於蟬仙廬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以西湖園亭桃柳簫鼓樓船皆
殘缺失次故欲夢中尋之以復當年舊觀也余獨謂
不然余以西湖本質自妙濃抹固佳淡粧更好湖中
之繁華綺麗雖凋殘已盡而湖光山色未嘗少動分
毫東坡所謂晴光灩澦雨色空濛故端然自在也西
湖向比西子若樓臺池館則西子之錦衣袿服也嫩
柳天桃則西子之歌喉舞態也近日西子乃罷歌舞
去靚粧拔簪珥解衣盤礴政當西子澡盆出浴之時
須看其冰肌玉骨妖冶動人何待豔服喬粧方爲絕
色也哉子輿氏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湖夢尋序

三

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事上帝以惡人而齋戒
沐浴尚可以事上帝何況西子本身自潔更能齋戒
沐浴其芳香藻潔當更增百倍矣陶庵於此政須着
眼何必輾轉反側寤寐求之乃欲以妖夢是踐也社
弟查繼佐偶書

張陶庵作西湖夢尋向余問訊曰弟聞華嚴經佛言華嚴世界南瞻部洲特華嚴海中一彈丸之地則西湖不直一蠡殼水其景界甚小湯若士傳南柯蟻穴中有國都郡邑社稷山川則西湖不止一蟻穴其景界又甚大爾說不一乞和尚爲我平章之余曰佛言世間凡事大小皆繇心造若見爲大則芥子須彌矣若見爲小則黃龍蟬蛻矣佛於此只不動念則景界俱空大小盡化蕉鹿莊蝶一聽其自爲變幻於我空相則亦何有以余所見大小高下只在目前卽以西湖言之爾見六橋三竺縹緲湖山其大若此若置身

西湖夢尋序

四

於南北高峯由高視下西湖止一杯之水歌舫漁舟正如飛鳬浮芥爲物甚微蓋眼界所及愈低愈小則愈高愈大莊生所言鯢背鵬翼千里而遙鵬之視人亦何異人之視蟻齊諸志怪勿得盡以寓言忽之昔有人渡海飛來一物大如風帆以篙擊之是一蝶翅稱之重八十餘觔則天壤間實有是境實有是物或大或小一任人之見地爲之余眼光不及數武何能爲爾定其大小也爾若只以舊夢是尋尙在杯水浮芥中往來盤礴何足與於寥廓之觀武林道隱偶題

甲申三月一夢蹊蹊三十年來若魘若夢未得卽醒傍人且將升屋喚之猶恐魂之不返何暇尋夢中所思遽榻于徐惟舊夢是保自謂計之得矣吾謂陶庵惟知舊夢而不知新夢論舊夢者曰夢必有想夢必有因故無想無因未嘗夢乘車入鼠穴擣薤噉鐵杵若新夢則不然滔于芬夢入南柯則身歷蟻穴幻人能吞刀吐火則口燬鋼鋒衛玠之論想論因反落膚淺之見矣昔王荊公與東坡論揚子雲投閣爲史臣之妄劇秦美新之作亦爲後人所誣東坡曰軾亦疑

西湖夢尋序

五

一事荊公曰何事東坡曰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余見陶庵所說之西湖與近日所見之西湖毫無足據亦謂明季時果有西湖否且謂明季時西湖中果有張陶庵否識得明季時未必有西湖方可與尋西湖識得明季時西湖中未必有陶庵方可與讀陶庵西湖之夢尋古夔舊史李長祥書

余生不辰聞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實未嘗一日別余也前甲午丁酉兩至西湖如湧金門商氏之樓外樓郝氏之偶居錢氏余氏之別墅及余家之寄園一帶湖庄僅存瓦礫則是余夢中所有者反爲西湖所無及至斷橋一望几昔日之弱柳天桃歌樓舞榭如洪水湮沒百不存一矣余乃急急走避謂余爲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吾夢中之西湖尙得完全無恙也因想余夢與李供奉異供奉之夢天姥也如神女名姝夢所未見其夢也幻余之夢西湖也如家園眷屬夢所

西湖夢尋序

六

故有其夢也真今余僦居他氏已二十三載夢中猶在故居舊役小僮今已白頭夢中仍是總角夙習未除故態難脫而今而後余但向蝶庵岑寂蘧榻於徐惟吾舊夢是保一派西湖景色猶端然未動也兒曹詰問偶爲言之總是夢中說夢非魔卽雲也因作夢尋七十二則留之後世以作西湖之影余猶山中人歸自海上盛稱海錯之美鄉人競來共舐其眼嗟嗟金甌瑤柱過舌卽空則舐眼亦何救其饑哉歲辛亥七日旣望古劒蝶庵老人張岱題

西湖夢尋卷一

古劍蝶庵張岱著纂

西湖總記

明聖二湖

自馬臻開鑑湖而繇漢及唐得名最蚤後至北宋西湖起而奪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鑑湖之澹遠自不及西湖之冶豔矣至於湘湖則僻處蕭然舟車罕至故韻士高人無有齒及之者余弟毅孺常比西湖爲美人湘湖爲隱士鑑湖爲神仙余不謂然余以湘湖爲處子眠姪羞澀猶及見其未嫁之時而鑑湖爲名門

西湖夢尋卷一

一

閨淑可欽而不可狎若西湖則爲曲中名妓聲色俱麗然倚門獻笑人人得而嫖褻之矣人人得而嫖褻故人人得而豐美人人得而豐美故人人得而輕慢在春夏則熱鬧之至秋冬則冷落矣在花朝則喧闐之至月夕則星散矣在清明則萍聚之至雨雪則寂寥矣故余嘗謂善讀書無過董遇三餘而善遊湖者亦無過董遇三餘董遇曰冬者歲之餘也夜者日之餘也雨者月之餘也雪嶽古梅何遜烟隄高柳夜月空明何遜朝花綽約雨色空濛何遜晴光豔濃深情領略是在解人卽湖上四賢余亦謂樂天之曠達固

不若和靖之靜深鄴侯之荒誕自不若東坡之靈敏也其餘如賈似道之豪奢孫東瀛之華贍雖在西湖數十年用錢數十萬其於西湖之性情西湖之風味實有未曾夢見者在也世閒措大何得易言遊湖蘇軾夜泛西湖詩 菰蒲無邊水茫茫荷花夜開風露香漸見燈明出遠寺更待月黑看湖光

又湖上夜歸詩 我飲不盡器半酣尤味長籃輿湖上歸春風吹面涼行到孤山西夜色已蒼蒼清吟難夢寐得句旋已忘尙記梨花卽依依聞暗香又懷西湖寄晁美叔詩 西湖天下景游者無思

西湖夢尋卷一

二

賢深淺隨所得誰能識其全嗟我本狂直早爲世所捐獨專山水樂付與靈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尋遂窮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難傳至今清夜夢耳目餘芳鮮君持使者節風采樂雲烟清流與碧嶺安肯爲君妍胡不屏騎從暨借僧榻眠讀我壁閒詩清涼洗煩煎策杖無道路直造意所便應逢古漁父葦間自賞緣問道若有得買魚弗論錢

李奎西湖詩 錦帳開桃岸蘭橈繫柳津鳥歌如勸酒花笑欲留人鐘磬千山夕樓臺十里春回看香霧裏羅綺六橋新

蘇軾開西湖詩 偉人謀議不求多事定紛紜自唯
阿盡放龜魚還綠淨肯容蕭葦障前坡一朝美事
誰能繼百尺蒼崖尚可磨天上列星當亦喜月明
時下浴金波

周立勳西湖詩 平湖初漲綠如天荒草無情不記
年猶有當時歌舞地西冷烟雨麗人船

夏燁西湖竹枝詞 四面空波捲笑聲湖光今日最
分明舟人莫定游何處但望鴛鴦睡處行 平湖
竟日只演漾不信韶光只此中笑拾楊花裝半臂
恐郎到晚怯春風 行觴次第到湖灣不許鶯花

西湖夢尋卷一

三

半刻閒眼看誰家金絡馬日馳春色向孤山 春
波四合沒晴沙畫在湖船夜在家怪殺春風歸不
斷擔頭原自插梅花

歐陽修西湖詩 菡萏香消畫舸浮使君盡復憶揚
州都將二十四橋月換得西湖十頃秋

趙子昂西湖詩 春陰柳絮不能飛雨足蒲芽綠更
肥只恐前呵驚白鷺獨騎款段遶湖歸

袁宏道西湖總評詩 龍井饒甘泉飛來富石骨蘇
橋十里風勝果一天月錢祠無佳處一片好石碣

孤山舊亭子涼蔭滿林樾一年一桃花一歲一白

髮南高看雲生北高見日沒楚人無羽毛能得幾
遊越

范景文西湖詩 湖邊多少遊觀者半在斷橋烟雨
閒盡逐春風看歌舞幾人着眼看青山

張岱西湖詩 追想西湖始何緣得此名恍逢西子
面大服古人評冶鑄山川合風姿烟雨生奈何呼
不已一往有深情 一望烟光裏滄茫不可尋吾
鄉爭道上此地說湖心潑墨米顛畫移情伯子琴
南華秋水意千古有人欽 到岸人心去月來不
看湖漁燈隔水見隄樹帶烟橫真意言詞盡淡粧

西湖夢尋卷一

四

脂粉無問誰能領略此際有髯蘇

又西湖十景詩 一峯一高人兩人相與語此地有
西湖勾留不肯去 兩峯插雲 湖氣冷如冰月光

淡于雪肯棄與三潭杭人不看月 三潭印月 高

柳蔭長隄疏疏漏殘月蹴躡步驚沙恍疑是踏雪
斷橋殘雪 夜氣滲南屏輕嵐薄如紙鐘聲出上

方夜渡空江水 南屏晚鐘 烟柳暮桃花紅玉沈

秋水文弱不勝夜西施剛睡起 蘇堤春曉 煩上

帶微醺解頤開笑口何物醉荷花暖風原似酒 麴

院荷風 深柳叫黃鸝清音入空翠若果有詩腸

不應比鼓吹

柳浪聞鶯

殘堦臨湖岸頽然一醉

翁奇情在瓦礫何必藉人工

雷峯夕照

秋空見

皓月冷氣入林皋靜聽孤飛雁聲輕天政高

平湖

秋月

深恨放生池無端造魚獄今來花港中肯

受人拘束

花港觀魚

柳耆卿望海潮詞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

繁華烟柳畫橋風簾翠幙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

隄沙怒濤捲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

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羌笛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

西湖夢尋卷一

五

乘時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鳳池誇

金主闕此詞慕西湖勝景
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千國寶風入松詞 一春常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

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簫

鼓綠楊影裏鞦韆 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

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扶

殘醉來尋陌上花鈿

西湖北路

玉蓮亭

白樂天守杭州政平訟簡貧民有犯法者於西湖種

樹幾株富民有贖罪者令於西湖開葑田數畝歷任

多年湖葑盡拓樹木成陰樂天每於此地載妓看山

尋花問柳居民設像祀之亭臨湖岸多種青蓮以象

公之潔白右折而北爲纜舟亭樓船鱗集高柳長隄

游人至此買舫入湖者喧闐如市東去爲玉鳬園湖

水一角僻處城阿舟楫罕到寓西湖者欲避囂雜莫

于此地爲宜園中有樓倚牕南望沙際水明常見浴

鳬數百出沒波心此景幽絕

白居易玉蓮亭詩 湖上春來似畫圖亂峯圍繞水

平鋪松排山面千層翠月照波心一點珠碧毯綠

西湖夢尋卷一

六

頭抽早麥青羅裙帶展新蒲未能拋得杭州去一

半勾留是此湖 孤山寺北謝亭西水面初平雲

腳低幾處早鶯爭暖谷誰家燕子啄新泥亂花漸

欲迷人眼淺草猶能沒馬蹄最愛湖東行不足綠

楊深裏白沙隄

昭慶寺

昭慶寺自獅子峯屯霞石發脉堪輿家謂之火龍石

晉元年始創燬於錢氏乾德五年宋太平興國元年

重建立戒壇天禧初改名昭慶是歲又火迨明洪武

至成化凡修而火者再四年奉敕再建廉訪楊繼宗

監修有湖州富民應募挈萬金來殿宇室廬頗極壯麗嘉靖三十四年以倭亂恐賊據爲巢遽火之事平再造遂用堪輿家說闢除民舍使寺門見水以厭火災隆慶三年復燬萬厯十七年司禮監太監孫隆以織造助建懸幢列鼎絕盛一時而兩廡櫺比皆市廛精肆奇貨可居春時有香市與南海天竺山東香客及鄉鄰婦女兒童往來交易人聲嘈雜舌敝耳聾抵夏方止崇禎十三年又火烟焰障天湖水爲赤及至清初踵事增華戒壇整肅較之前代尤更莊嚴一說建寺時爲錢武肅王八十大壽寺僧圓淨訂繙流

西湖夢尋卷一

七

古樸天香勝蓮勝林慈受慈雲等結蓮社誦經放生爲王祝壽每月朔登壇設戒居民行香禮佛以昭王之功德因名昭慶今以古德諸號卽爲房名

袁宏道昭慶寺小記 從錢塘門而西望寶俶塔突兀層崖中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茶畢卽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纔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余遊西湖始此時萬厯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覓阿賓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

而歸次早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

張岱西湖香市記 西湖香市起于花朝盡于端午山東進香普陀者日至嘉湖進香天竺者日至至則與湖之人市焉故曰香市然進香之人市于三天竺市于岳王墳市于湖心亭市于飛來峯無不市而獨湊集于昭慶寺昭慶兩廊故無日不市者三代八朝之骨董繡像閭閻之珍異皆集焉至香市則殿中邊甬道上下池左右山門內外有屋則攤無屋則廠廠外有蓬蓬外又攤節節寸寸凡綢

西湖夢尋卷一

八

霜簪珥牙尺剪刀以至經典木魚狎兒嬉具之類無不集此時春暖桃柳明媚鼓吹清和岸無留船寓無留客肆無留釀袁石公所謂山色如娥花光似頰溫風如酒波紋若綾已畫出西湖三月而此以香客雜來光景又別士女間都不勝其邛粧野婦之喬畫芳蘭薌澤不勝其合香莞菱之薰蒸絲竹管絃不勝其搖鼓欵笙之聒帳鼎鑪光怪不勝其泥人竹馬之行情宋元名畫不勝其湖景佛圖之紙貴如迷如逐如奔如追掠撲不開牽挽不住數百十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日簇擁於寺之前

後左右者凡四閱月方罷恐大江以東斷無此二地矣崇禎庚辰昭慶寺火是歲及辛巳壬午歲海饑民強半餓死壬午道傾山東香客斷絕無有至者市遂廢辛巳夏余在西湖但見城中饑殍昇出扛撓相屬時杭州劉太守夢謙汴梁人鄉里抽豐者多寓西湖日以民詞餽送有輕薄子改古詩謂之曰山不青山樓不樓西湖歌舞一時休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可作西湖實錄

哇哇岩

哇哇石在棋盤山上昭慶寺後有石池深不可測峭

西湖夢尋卷一

九

壁橫空方員可三四畝空谷相傳聲喚聲應如小兒啼焉上有棋盤石聳立山頂其下烈士祠爲朱躍金勝祝威諸人皆宋時死金人難者以其生前有護衛百姓功故至今祀之

屠隆哇哇岩詩 昭慶莊嚴盡佛圖如何空谷有呱呱千兒乳墜成賢劫五覺聲聞報給孤流出桃花緣古宕飛來怪石入冰壺隱身巖下傳消息任爾臨崖動地呼

大佛頭

大石佛寺攷舊史秦始皇東遊入海獲舟于此石上

後因賈平章住裏湖葛嶺宋大內在鳳凰山相去二十餘里平章聞朝鐘響卽下湖船不用篙櫂用大錦纜絞動盤車則舟去如駛大佛頭其繫纜石椿也平章敗後人鑄爲半身佛像飾以黃金構殿覆之名大石佛院至元末燬明永樂間僧志琳重建敕賜大佛禪寺賈秋壑爲誤國奸人其于山水書畫骨董凡經其鑒賞無不精妙所製錦纜亦自可人一日臨安失火賈方在半閒堂鬪蟋蟀報者絡繹賈殊不顧但曰至太廟則報俄而報者曰火直至太廟矣賈從小肩輿四力士以椎劍護昇輿人里許卽易倏忽至火所

西湖夢尋卷一

十

下令肅然不過曰焚太廟者斬殿帥于是帥率勇士數十人飛身上屋一時撲滅賈雖奸雄威令必行亦有快人處

張岱大石佛院詩 余少愛嬉遊名山恣探討泰嶽旣吮峨補陀復杳渺天竺放光明齊雲集百鳥活佛與靈神金身皆藐小自到南明山石佛出雲表食指及捫指七尺猶未了寶石更特殊當年石工巧礬石數丈高止塑一頭腦量其半截腰丈六猶嫌少問佛幾許長人天不能曉但見往來人盤旋如虱蚩而我獨不然參禪已到老人地而摩天何

在非佛道色相求如來鉅細皆心造我視大佛頭
仍然一莖草

甄龍友西湖大佛頭贊 色如黃金面如滿月盡大
地人只見一極

保俶塔

寶石山高六十三丈周一十三里錢武肅王封壽星
寶石山羅隱爲之記其絕頂爲寶峯有保俶塔一名
寶所塔蓋保俶塔也宋太平興國元年吳越王俶聞
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于惟濬孫承祐入朝恐其被
留許造塔以保之稱名尊天子也至都賜禮賢宅以

西湖夢尋卷一

十二

居賞賚甚厚留兩月遣還賜一黃袱封識甚固戒曰
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甚
感懼既歸造塔以報佛恩保俶之名遂誤爲保叔不
知者遂有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俶爲人敬慎放歸
後每視事徒坐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天
威不遠顏咫尺俶敢寧居乎每修省入貢焚香而後
遣之未幾以地歸宋封俶爲淮海國王其塔元至正
末燬僧慧炬重建明成化間又燬正德九年僧文鏞
再建嘉靖元年又燬二十二年僧永固再建隆慶三
年大風折其頂塔亦漸圯萬曆二十二年重修其地

有壽星石屯霞石去寺百步有看松臺俯臨巨壑凌
駕松杪看者驚悸塔下石壁孤峭緣壁有精廬四五
間爲天然圖畫閣

黃久文冬日登保俶塔詩 當峯一塔微落木淨烟
浦日寒山影瘦霜渺石稜苦山雲自悠然來者適
爲主與子欲談心松風代吾語

夏公謹保叔塔詩 客到西湖上春遊尙及時石門
深歷險山閣靜憑危午寺鳴鐘亂風潮去舫遲清
樽歡不極醉筆更題詩

錢思復保俶塔詩 金利天開畫鐵簷風語鈴野雪

西湖夢尋卷一

十三

秋共白江樹晚逾青盤屋巖藏雨黏崖石墜星下
看湖上客歌吹正沈冥

瑪瑙寺

瑪瑙坡在保俶塔西碎石文瑩質若瑪瑙土人採之
以鑄圖篆晉時遂建瑪瑙寶勝院元末燬明永樂間
重建有僧芳洲僕夫藝竹得泉遂名僕夫泉山顛有
閣凌空特起憑眺最勝俗稱瑪瑙山居寺中有大鐘
侈弁齊適舒而遠聞上鑄蓮經七卷金剛經三十二
分晝夜十二時保六僧撞之每撞一聲則法華七卷
金剛三十二分率字皆聲吾想法夜聞鐘起人道念

一至旦晝無不惺亡今于平明白晝時聽鐘聲猛爲
提醒大地山河都爲震動則鏗鐃一響是竟法華一
轉般若一轉矣內典云人閒鐘鳴未歇際地獄衆生
刑具暫脫此閒也鼎革以後恐寺僧惰慢不克如前
張岱瑤瑤寺長鳴鐘詩 女媧鍊石如鍊銅鑄出梵
王千斛鐘僕夫泉清洗刷早半是頑銅半瑤瑤鎚
金琢玉昆吾刀盤旋鐘紐走蒲牢十萬八千法華
字金剛般若居其次貝葉靈文滿背腹一聲撞破
蓮花獄萬鬼桁楊暫脫離不愁漏盡啼荒雞晝夜
百刻三千杵菩薩慈悲淚如雨森羅殿前免刑戮

西湖夢尋卷一

三

惡鬼猙獰齊退役一擊淵淵大地驚青蓮字字有
潮音特爲眾生解冤結共聽毘盧廣長舌散言佛
說盡荒唐勞我闍黎日夜忙安得成湯開一面吉
網羅鉗都不見

智果寺

智果寺舊在孤山錢武肅王建宋紹興間造四聖觀
徙於大佛寺西先是東坡守黃州於潛僧道潛號參
寥子自吳中來訪東坡夢與賦詩有寒食清明都過
了石泉槐火一時新之句後七年東坡守杭參寥卜
居智果有泉出石罅閒寒食之明日東坡來訪參寥

汲泉煮茗適符所夢東坡四顧壇壝謂參寥曰某生
平未嘗至此而眼界所視皆若素所經歷者自此上
懺堂當有九十三級數之果如其言卽謂參寥子曰
某前身寺中僧也今日寺僧皆吾法屬耳吾死後當
舍身爲寺中伽藍參寥遂塑東坡像供之伽藍之列
留偈壁閒有金剛開口笑鐘樓樓笑金剛兩打頭直
待有鄰通一綫兩重公案一時修後寺破敗崇禎壬
申有揚州茂才鮑同德字有鄰者來寓寺中東坡兩
次入夢屬以修寺鮑辭以貧士安辦此公日子弟爲
之自有助子者次日見壁閒偈有有鄰二字遂心動

西湖夢尋卷一

四

立願作西冷記夢見人輒出示之一日至邸遇維揚
姚永言備言其夢座中有粵東調選進士宋公兆輪
者甚爲駭異次日宋公筮仕遂得仁和永言慙患之
宋公力任其艱寺得再葺時有泉適出寺後好事者
仍名之參寥泉焉

六賢祠

宋時西湖有三賢祠兩其一在孤山竹閣三賢者白
樂天林和靖蘇東坡也其一在龍井資聖院三賢者
趙閱道僧辨才蘇東坡也寶慶間袁樵移竹閣三賢
祠於蘇公隄建亭館以沽官酒或題詩云和靖東坡

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卻與袁
樵趁酒錢又據陳眉公筆記錢塘有水仙王廟林和
靖祠堂近之東坡先生以和靖清節映世遂移神像
配食水仙王黃山谷有水仙花詩用此事錢塘昔聞
水仙廟荊州今見水仙花暗香韻色掠詩句宜在孤
山處士家則宋時所祀止和靖一人明正德三年郡
守楊孟瑛重濬西湖立四賢祠以祀李鄴侯白蘇林
三人杭人益以楊公稱五賢而後乃就楊公增祀周
公維新王公弇州稱六賢祠張公亮曰湖上之祠宜
以久居其地與風流標令爲山水深契者乃列之周

西湖夢尋卷一

五

公冷面且爲神明有別祠矣弇州文人與湖非久要
今並四公而坐恐難熱熱也人服其確論

張明弼六賢祠詩 山川亦自有聲氣西湖不易與
人熱五日京兆王弇州冷面臬司號寒鐵原與湖
山非久要心胸不復留風月猶議當時李鄴侯西
冷尚未通舟楫有林蘇白樂天真與烟霞相結
納風流俎豆自千秋松風菊露梅花雪

西冷橋

西冷橋一名西陵或曰卽蘇小小結同心處也及見
方子公詩有云數聲漁笛知何處疑在西冷第一橋

陵作冷蘇小恐誤余曰管不得只西陵便好且白公
斷橋詩柳色青藏蘇小家斷橋去此不遠豈不可借
作西冷故實耶昔趙王孫孟堅子固常客武林值曹
蒲節周公謹同好事者邀子固游西湖酒酣子固脫
帽以酒晞髮箕踞歌離騷傍若無人薄暮入西冷橋
掠孤山巖舟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叫曰此真
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駭絕歎以
爲眞謫仙人得山水之趣味者東坡之後復見此人
袁宏道西冷橋詩 西冷橋水長在松葉細如針不
肯結羅帶驚如衫燕如釵油壁車砍爲柴青驄馬

西湖夢尋卷一

六

自西來昨日樹頭花今朝陌上土恨血與啼魂一
半逐風雨 桃花雨詩 淺碧深紅大半殘惡風
催雨剪刀寒桃花不比杭州女洗卻胭脂不耐看
李流芳西冷橋題畫 余嘗爲孟陽題扇多寶峯頭
石欲摧西冷橋邊樹不開輕烟薄霧斜陽下曾泛
扁舟小築來西冷橋樹色眞使人可念橋亦自有
古色近聞且改築當無復舊觀矣對此悵然

岳王墳

岳鄂王死獄卒隗順負其屍踰城至北山以葬後朝
廷購求葬處順之子以告及啟棺如生乃以禮服殮

焉隗順史失載今之得以崇封祀享睥千秋皆順力也倪太史元璐曰岳王祠泥範忠武鐵鑄檜高人之欲不朽檜高也甚于忠武按公之改謚忠武自隆慶四年墓前之有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始子正德八年指揮李隆以銅鑄之旋爲游人撻碎後增張俊一像四人反接跪于丹墀自萬厯二十六年按察司副使范涑易之以鐵遊人椎擊益狠四首齊落而下體爲亂石所擲止露肩背旁墓爲銀瓶小姐王被害其女抱銀瓶墜井中死楊鐵崖樂府曰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城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兄嗟我銀瓶

西湖夢尋卷一

七

爲我父緹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井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墓前有分屍檜天順八年杭州同知馬偉鋸而植之首尾分處以示磔檜狀隆慶五年大雷擊折之朱太史之俊曰一秦檜耳鐵首木心俱不能保至此天敗丁卯浙撫造祠媚璫窮工極巧徙蘇隄第一橋於百步之外數日立成駭其神速崇禎改元魏璫敗毀其祠議以木石修王廟卜之王王弗許

岳雲王之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得其力大捷號曰贏官人軍中皆呼焉手握兩鐵鎚重八十觔王

征伐未嘗不與每立奇功王輒隱之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年二十二贈安遠軍承宣使所用鐵鎚猶存

張憲爲王部將屢立戰功紹興十年兀朮屯兵臨頴憲破其兵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秦檜主和班師檜與張俊謀殺岳飛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卒無人應張俊燬煉憲被掠無完膚強辯不伏卒以冤死景定二年追封烈文侯正德十二年布衣王大祐發地得碣石乃崇封焉郡守梁材建廟修撰唐皋記之

西湖夢尋卷一

八

牛皋墓在棲霞嶺上皋字伯遠汝州人岳鄂王部將素立戰功秦檜懼其怨已一日大會眾軍士置毒害之皋將死歎曰吾年近六十官至侍從郎一死何恨但恨和議一成國家日削大丈夫不能以馬革裹屍報君父是爲數耳

張景元岳墳小記 岳少保墳祠祠南向舊在闕闕孫中貴爲買民居開道臨湖殊愜大觀祠右衣冠葬焉石門華表形製不鉅雅有古色

周詩岳王墳詩 將軍埋骨處過客式英風北伐生前烈南枝死後忠干戈戎馬異涕淚古今同目斷

封邱上蒼蒼夕照中

高啟岳王墳詩 大樹無枝向北風千年遺恨泣英雄
雄班師詔已成三殿射虜書猶說兩宮每憶上方
誰請劍空嗟高廟自藏弓棲霞嶺上今回首不見
諸陵白霧中

唐順之岳王墳詩 國恥猶未雪身危亦自甘九原
人不返萬壑氣長寒豈恨藏弓早終知借劍難吾
生非壯士於此髮衝冠

蔡汝南岳王墓詩 誰將三字獄墮此一長城北望
真堪淚南枝空自榮國隨身共盡君特相爲生落

西湖夢尋卷一

尤

日松風起猶聞劍戟鳴

王世貞岳墳詩 落日松杉覆古碑英風颯颯動靈
祠空傳赤帝中興詔自折黃龍大將旗三殿有人
朝北極六陵無樹對南枝莫將烏喙論勾踐烏盡
弓藏也不悲

徐渭岳墳詩 墓門慘淡碧湖中丹雘朱扉射水紅
四海龍蛇寒食後六陵風雨大江東英雄幾夜乾
坤博忠孝傳家俎豆同腸斷兩宮終朔雪年年麥
飯隔春風

張岱岳王墳詩 西泠烟雨岳王宮鬼氣陰森碧樹

叢南谷金人長墮淚昭陵石馬自嘶風半天雷電
金牌冷一族風波夜壑紅泥塑岳侯鐵鑄檣祇令
千載罵奸雄

董其昌岳墳柱對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小朝廷豈
求活耶孝子死孝忠臣死忠大丈夫當如是矣

張岱岳墳柱銘 呼天悲鐵象此冤未雪常聞石馬
哭昭陵拓地飲黃龍厥志當酬尙見泥兵溼蔣廟

紫雲洞

紫雲洞在烟霞嶺右其地怪石蒼翠劈空開裂山頂
層層如厦屋天構賈似道命工疏剔建庵刻大士像

西湖夢尋卷一

千

于其上雙石相倚爲門清風時來飈飈透出久坐使
人寒慄又有一坎突出洞中蓄水澄潔莫測其底洞
下有巖雲窩四山圍合竹木掩映結庵其中名賢遊
覽至此每有遺世之思洞旁一壑幽深昔人鑿石開
金鼓聲而止遂名金鼓洞洞下有泉曰白沙好事者
取以瀹茗與虎跑齊名

王思任詩 筍輿幽討徧大壑氣沈沈山葉逢秋醉
溪聲入午瘖是泉從竹護無石不雲深沁骨涼風
至僧寮絮碧陰

西湖夢尋卷一終

西湖夢尋卷二

古劍蝶塵張 岱著纂

西湖西路

玉泉寺

玉泉寺爲故淨空院南齊建元中僧曇起說法于此龍王來聽爲之撫掌出泉遂建龍王祠晉天福三年始建淨空院於泉左宋理宗書玉泉淨空院額祠前有池畝許泉白如玉水望澄明淵無潛甲中有五色魚百餘尾投以餌餌則奮鬣鼓鬣攫奪盤旋大有情致泉底有孔出氣如簫簫是卽神龍泉穴又有細雨

西湖夢尋卷二

一

泉晴天水面如雨點不解其故泉出可溉田四千畝近者曰鮑家田吳越王相鮑慶臣采地也萬曆二十八年司禮孫東瀛於池畔改建大士樓居春時遊人甚眾各攜果餌到寺觀魚餵飼之多魚皆饜飫較之放生池則侏儒飽欲死矣

道隱玉泉寺詩 在昔南齊時說法有曇起天花墮碧空神龍聽法語撫掌一讚歎出泉成白乳澄潔更空明寒涼卻酷暑石破起冬雷天驚逗秋雨如何烈日中水紋如碎羽言有素簫聲氣孔在泉底內多海大魚爭獺數百尾餅餌驟然投要遮全振

旅見食卽忘生無怪盜賊聚

集慶寺

九里松唐刺史袁仁敬植松以達天竺凡九里左右各三行每行相去八九尺蒼翠夾道藤蘿冒塗走其下者人面皆綠行里許有集慶寺乃宋理宗所愛閻如功德院也清祐十一年建造閻如鄞縣人以妖豔專寵後宮寺額皆御書巧麗冠于諸刹經始時望青採斫動舊不保鞭笞追逮擾及雞豚時有人書法堂鼓云淨慈靈隱三天竺不及閻如好面皮理宗深恨之大索不得此寺至今有理宗御容兩軸六陵旣掘

西湖夢尋卷二

二

冬青不生而帝之遺像竟托閻如之面皮以存何可

張京元九里松小記 九里松者僅見一株兩株如飛龍劈空雄古奇偉想當年萬綠參天松風聲壯於錢塘潮今已化爲烏有更千百歲桑田滄海恐北高峯頭有螺蚌殼矣安問樹有無哉

陳玄暉集慶寺詩 玉鈎斜內一閻如姓氏猶傳眞正奇宮嬪若非能佞佛御容焉得在招提 布地黃金出紫薇官家不若一間如江南賦稅憑誰用日縱平章恣水嬉 開荒築土建壇隨功德巍巍

在石碑集慶猶存宮殿毀面皮眞箇屬閑妃 昔
日曾傳九里松後聞建寺一朝空放生自出羅禽
鳥聽信閑黎說有功

飛來峯

飛來峯稜層剔透嵌空玲瓏是米顛袖中一塊奇石
使有石癖者見之必具袍笏下拜不敢以稱謂簡褻
只以石丈呼之也深恨楊髡徧體俱鑿佛像羅漢世
尊櫛比皆是如西子以花豔之膚瑩白之體刺作臺
池鳥獸乃以黔墨塗之也奇格天成妄遭錐鑿思之
骨痛翻恨其不匿影西方輕出靈驚受人戮辱亦猶

西湖夢尋卷二

三

士君子生不逢時不束身隱遁以才華傑出反受摧
殘郭璞禰衡並受此慘矣慧理一歎謂其何事飛來
蓋痛之也亦惜之也且楊髡沿溪所刻羅漢皆貌已
像騎獅象侍女皆裸體獻花不一而足田公汝成
雖碎其一余少年讀書岫嶼亦碎其一聞楊髡當日
住德藏寺專發古塚喜與殭屍淫媾知寺後有來提
舉夫人與陸左丞化女皆以色天用水銀灌殭楊命
發其塚有僧眞諦者性騷慙爲寺中樵汲聞之大怒
噪呼詬誶主僧懼禍鎖禁之及五鼓楊髡起起眾發
掘眞諦踰垣而出抽韋馱木杵奮擊楊髡裂其腦蓋

從人救護無不被傷但見眞諦於眾中跳躍每踰尋
丈若隼撇虎騰飛捷非人力可到一時燈炬皆滅援
鋤畚插都被段壞楊髡大懼謂是韋馱顯聖不敢往
發率眾遽去亦不敢問此僧也洵爲山靈吐氣

袁宏道飛來峯小記 湖上諸峯當以飛來峯爲第

一峯石踰數十丈而蒼翠玉立渴虎奔蜺不足爲
其怒也神呼鬼立不足爲其怪也秋水暮烟不足
爲其色也顛書吳畫不足爲其變幻詰曲也石上
多異木不假土壤根生石外前後大小洞四五窅
窅通明溜乳作花若刻若鏤壁間佛像皆楊髡所

西湖夢尋卷二

四

爲如美人面上癩痕奇醜可厭余前後登飛來者
五初次與黃道元方子公同登單衫短後直窮蓮
花峯頂每遇一石無不發狂大叫次與王閭溪同
登次爲陶石簣周海門次爲王靜虛陶石簣兄弟
次爲魯休寧每遊一次輒思作一詩卒不可得
又戲題飛來峯詩 試問飛來峯未飛在何處人
世多少塵何事飛不去高古而鮮妍楊班不能賦
白玉簇其顛青蓮借其色惟有虛空心一片描
不得平生梅道人丹青如不識

張岱飛來峯詩 石原無此理變幻自成形天巧疑

經鑿神功不受型搜空或洛水開關必雷霆應悔
輕飛至無端遭巨靈石意猶思動躩踞勢若撐
鬼工穿曲折兒戲新瓏玲深入營三窟巒開倩五
丁飛來或飛去防爾爲身輕

冷泉亭

冷泉亭在靈隱寺山門之左丹垣綠樹翳映陰森亭
對峭壁一泓冷然淒清入耳亭後西廡十餘株大皆
合抱老颯暗樾徧體清涼秋初棗熟大若櫻桃破苞
食之色如蜜珀香若蓮房天啟甲子余讀書岫嶠山
房寺僧取作清供余謂雞頭實無其鬆脆鮮胡桃遜

西湖夢尋卷二

五

其甘芳也夏月乘涼移枕簟就亭中臥月澗流淙淙
絲竹並作張公亮聽此水聲吟林丹山詩流出西湖
載歌舞回頭不似在山時言此水聲帶金石已先作
歌舞聲矣不入西湖安入乎余嘗謂住西湖之人無
人不帶歌舞無山不帶歌舞無水不帶歌舞脂粉膩
綺卽卽婦山僧亦所不免因憶眉公之言曰西湖有
名山無處士有古刹無高僧有紅粉無佳人有花朝
無月夕雪嘯雪亦有詩朝之日燒鵝羊肉石灰湯先
到湖心次岳王斜日未曛客未醉齊拋明月進錢賭
余在西湖多在湖船作寓夜夜見湖上之月而今又

遊嵩靈隱夜坐冷泉亭又夜夜對山閒之月何福消
受余故謂西湖兩賞無過東坡亦未免遇夜入城而
深山清寂皓月空明枕石漱流臥醒花影除林和靖
李岫嶠之外亦不見有多人矣卽慧理賓王亦不許
其同在臥次

袁宏道冷泉亭小記

靈隱寺在北高峯下寺最奇

勝門景尤好由飛來峯至冷泉亭一帶澗水溜玉
畫壁流香是山之極勝處亭在山門外常讀樂天
記有云亭在山下水中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
累丈撮奇搜勝物無遁形春之日草薰木欣可以

西湖夢尋卷二

六

導和納粹夏之日風冷泉淳可以蠲煩析醒山樹
爲葢巖谷爲屏雲從棟出水與階平生而翫之可
濯足于牀下臥而狎之可垂釣於枕上潺湲潔澈
甘粹柔滑眼目之翫心舌之垢不待盥漱見輒除
去觀此亭記當在水中今依澗而立澗闊不丈餘
無可置亭者然則冷泉之景比舊葢減十分之七
矣

靈隱寺

明季昭慶寺火未幾而靈隱寺火未幾而上天竺又
火三大寺相繼而燬是時唯具德和尚爲靈隱住持

不數年而靈隱蚤成蓋靈隱自晉咸和元年僧慧理建山門匾曰景勝覺場相傳葛洪所書寺有石塔四錢武肅王所建宋景德四年改景德靈隱禪寺元至正三年燬明洪武初再建改靈隱寺宣德七年僧曇讚建山門良玠建大殿殿中有拜石長丈餘有花卉鱗甲之文工巧如畫正統十一年玠理建直指堂堂額爲張卽之所書隆慶三年燬萬厯十二年僧如通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隆重修至崇禎十三年又燬具和尚查如通舊籍所費八萬今計工料當倍之具和尚慘澹經營咄嗟立辦其因緣之大恐蓮池金

西湖夢尋卷二

七

粟所不能逮也具和尚爲余族弟丁酉歲余往候之則大殿方丈尙未起工然東邊一帶闕閣精藍凡九進客房僧舍百什餘間斐几藤牀鋪陳器皿皆不移而具香積廚中初鑪三大銅鍋鍋中煮米三擔可食千人具和尚指鍋示余曰此弟十餘年來所掙家計也飯僧之衆亦諸刹所無午間方陪余齋見有沙彌持鉢送看不知何事第對沙彌曰命庫頭開倉沙彌去及余飯後出寺門見有千餘人蜂擁而來肩上擔米頃刻上廩斗斛無聲忽然竟去余問和尚和尚曰此丹陽施主某歲致米五百擔水腳挑錢纖悉自

備不許飲常住勺水七年於此矣余爲嗟歎因問大殿何時可成和尚對以明年六月爲第六十法子萬人餽十金可得十萬則吾事濟矣踰三年而大殿方丈俱落成焉余作詩以記其盛

張岱壽具和尚并賀大殿落成詩 飛來石上白猿立石自呼猿猿應石具德和尚行腳來山鬼歎嗷寺前泣生公叱石同叱羊沙飛石走山奔忙驅使萬靈皆辟易火龍爲之開洪荒正德初年有簿對八萬今當增一倍談笑之間事已成和尚功德可思議黃金大地破慳貪聚未成邱粟若山萬人圍

西湖夢尋卷二

八

簇如蜂蟻和尚植杖意自閒余見催科只數貫縣官敲朴加煅煉白糴升合尙怒呼如坻如京不盈半憶昔訪師坐法堂赫蹏數寸來丹陽和尚聲色不易動第令侍者開倉場去不移時階圯亂白粲馱來五百擔上倉斗斛寂無聲千百人夫頃刻散米不追呼人不繫送到座前猶屏氣公侯福德將相才羅漢神通菩薩慧如此工程非戲謔向師頌之師不諾但言佛自有因緣老僧只怕因果錯余自聞言請受記阿難本是如來弟與師同住五百年挾取飛來復飛去

張祐靈隱寺詩 峯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
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
聳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洞石點苔鮮好
是呼猿父西巖深響連

賈島靈隱寺詩 峯前峯後寺新秋絕頂高窗見沃
洲人在定中聞蟋蟀鶴子棲處挂獼猴山鐘夜度
空江水汀月寒生古石樓心欲懸帆身未逸謝公
此地昔曾遊

周詩靈隱寺詩 靈隱何年寺青山向此開潮流元
不斷峯石自飛來樹覆空王苑花藏大士臺探冥

有玄度莫遣夕陽催
西湖夢尋卷二 九

北高峯

北高峯在靈隱寺後石磴數百級曲折三十六灣上
有華光廟以祀五聖山半有馬明王廟春日祈蠶者
咸往焉峯頂浮屠七級唐天寶中建會昌中燬錢武
肅王修復之宋咸淳七年復燬此地羣山屏遶湖水
鏡涵由上視下歌舫漁舟若鷗鳬出沒烟波遠而益
微僅覩其影西望羅刹江若正練新濯遙接海色茫
茫無際張公亮有句江氣白分海氣合吳山青盡越
山來詩中有畫部城正值江湖之間委蛇曲折左右

映帶屋宇鱗次竹木雲霧鬱鬱蔥蔥鳳舞龍盤真有
王氣蓬勃山麓有無着禪師塔師名文喜唐肅宗時
人也瘞骨于此韓偓曾取為葬地啟其塔有陶龕焉
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指爪盤屈遶身舍利數百粒三
日不壞竟茶毘之

蘇軾遊靈隱高峯塔詩 言遊高峯塔蓐食始野裝
火雲秋未衰及此初旦涼霧霏巖谷暗日出草木
香嘉我同來人又便雲水鄉相勸小舉足前路高
且長古松攀龍蛇怪石坐牛羊漸聞鐘磬音飛鳥
皆下翔入門空無有雲海浩茫茫惟見聾道人老

西湖夢尋卷二 十

病時絕糧問年笑不答但指穴梨林心知不復來
欲歸更徬徨贈別留正布今歲天早霜

韜光庵

韜光庵在靈隱寺右之半山韜光禪師建師蜀人唐
太宗時辭其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留逢巢即止
師遊靈隱山巢溝塢值白樂天守郡悟曰吾師命之
矣遂卓錫焉樂天聞之遂與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內
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庵之
右爲呂純陽殿萬曆十二年建參政郭子章爲之記
賢賓王亡命爲僧匿跡寺中宋之問自謫所還至江

南偶宿于此夜月極明之間在長廊索句吟曰驚嶺
鬱蒼堯龍宮鎖寂寥後句未屬思索良苦有老僧點
長明燈問曰少年夜不寐而吟諷甚苦何耶之問曰
適欲題此寺得上聯而下句不屬僧請吟上句宋誦
之老僧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
然訝其道麗遂續終篇遲明訪之老僧不復見矣有
知者曰此駱賓王也

袁宏道韜光庵小記 韜光在山之腰出靈隱後二
三里路徑甚可愛古木婆娑草香泉淙淙之聲
四分五絲達于山廚庵內望錢塘江浪紋可數余

西湖夢尋卷二

上

始入靈隱疑宋之問詩不似意古人取景或亦如
近代詞客拈拾幫湊及登韜光始知滄海浙江捫
蘿剝木數語字字入畫古人真不可及已宿韜光
之次日余與石蕢子公同登北高峯絕頂而下
張京元韜光庵小記 韜光庵在靈鷲後鳥道蛇盤
一步一喘至庵入坐一小室峭壁如削泉出石罅
匯爲池蓄金魚數頭低窗曲檻相向啜茗真有武
陵世外之想

蕭士瑋韜光庵小記 初二雨中上韜光庵霧樹相
引風烟披薄木末飛流江懸海挂倦時踞石而坐

倚竹而息大都山之姿態得樹而妍山之骨格得
石而蒼山之營衛得水而活惟韜光道中能全有
之初至靈隱求所謂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竟
無所有至韜光了了在吾目中矣白太傅碑可讀
雨中泉可聽恨僧少可語耳枕上沸波竟夜不息
視聽幽獨喧極反寂益信聲無哀樂也

受肇和自韜光登北高峯詩 高峯千仞玉嶙峋石
磴攀躋翠藹分一路松風長帶雨半空嵐氣自成
雲上方樓閣參差見下界笙歌遠近聞誰似當年
蘇內翰登臨處處有遺文

西湖夢尋卷二

三

白居易招韜光禪師詩 白屋炊香飯葷羶不入家
瀝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菜除黃葉紅薑帶紫
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

韜光禪師荅白太守詩 山僧野性愛林泉每向巖
阿倚石眠不解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青蓮白
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
至恐妨鶯囀翠樓前

楊蟠韜光庵詩 寂寂堦前草春深鹿自哢老僧垂
白髮山下不知名

王思任韜光庵詩 雲老天窮結數楹呼萬壑盡

松聲鳥來佛座施花去泉入僧廚澆菜行一捺斷
山流海氣半株殘塔插湖明靈峯占絕杭州妙輪
與韜光得隱名 又韜光潤道詩 靈隱入孤峯
庵庵疊翠重僧泉交竹驛仙屋破雲封綠暗天俱
貴幽寒月不濃澗橋秋倚處忽一響山鐘

岫嶠山房

李茂號岫嶠武林人住靈隱韜光山山下造山房數楹
盡駕迴溪絕壑之上溪聲淙淙出閣下高厓插天古
木蒼蔚大有幽致山人居此子然一身好詩與天池
徐渭友善客至則呼僮駕小舫盪槳於西泠斷橋之

西湖夢尋卷二

三

閒笑咏竟日以山石自礫生壙死卽埋之所著有岫
嶠山人詩集四卷天啟甲子余與趙介臣陳章侯顏
敘伯卓珂月余弟平子讀書其中主僧自超園蔬山
款淡薄淒清但恨名利之心未淨未免唐突山靈至
今猶有愧色

張岱岫嶠山房小記 岫嶠山房偏山偏谿偏韜光

路故無徑不梁無屋不閣門外蒼松傲睨蒼以雜
木冷綠萬頃人面俱失石橋低磴可坐十人寺僧
剗竹引泉橋下交交牙牙皆爲竹節天啟甲子余
鍵戶其中者七閱月耳飽谿聲目飽清樾山上下

多西渠鞭笋甘芳無比鄰人以山房爲市蔬果羽
族日致之而獨無魚乃瀝谿爲壑繫巨魚數十頭
有客至輒取魚給鮮日晡必出步冷泉亭包圍飛
來峯一日緣谿走看佛像口口罵楊髡見一波斯
胡坐龍象蠻女四五獻花果皆裸形勒石誌之乃
眞伽像也余椎落其首并碎諸蠻女置溺溲處以
報之寺僧以余爲椎佛也咄咄怪事及知爲楊髡
皆歡喜讚歎

徐渭訪李岫嶠山人詩 岫嶠詩客學全眞半日深

山說鬼神送到澗聲無響處歸來明月滿前津七

西湖夢尋卷二

古

年火宅三車客

文長被繫七年纔釋

十里荷花雨

漿人兩岸鷗鳬仍似昨就中應有舊相親

王思任岫嶠僧舍詩 亂苔膏古蔭慘綠蔽新芊鳥

語皆番異泉心卽佛禪買山應較尺賒月敢辭錢

多少清涼界幽僧抱竹眠

青蓮山房

青蓮山房爲涵所包公之別墅也山房多修竹古梅
倚蓮花峯跨曲澗深巖峭壁掩映林麓間公有泉石
之癖日涉成趣臺榭之美冠絕一時外以石屑砌壇
柴根編戶富貴之中又着草野政如小李將軍作丹

青界畫樓臺細畫雖竹籬茆舍無非金碧輝煌也曲
房密室皆儲侍美人行其中者至今猶有香豔當時
皆珠翠團簇錦繡堆成一室之中宛轉曲折環繞盤
旋不能卽出主人於此精思巧構大類迷樓而後人
欲如包公之聲伎滿前則亦兩浙薦紳先生所絕無
者也今雖數易其主而過其門者必曰包氏北莊
陳繼儒青蓮山房詩 造園華麗極反欲學邨莊編
戶留柴葉磊壇帶石霜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
覓主無從入裴回走曲廊 主人無俗態築園見
文心竹暗常疑雨松梵自帶琴牢騷寄聲伎經濟
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西湖夢尋卷二

五

呼猿洞

呼猿洞在武林山晉慧理禪師常畜黑白二猿每于
靈隱寺月明長嘯二猿隔岫應之其聲清嘖後六朝
宋時有僧智一倣舊蹟而畜數猿於山臨澗長嘯則
羣猿畢集謂之猿父好事者施食以齋之因建飯猿
堂今黑白二猿尙在有高僧住持則或見黑猿或見
白猿具德和尚到山則黑白皆見余於方丈作一對
送之生公說法雨墮天花莫論飛去飛來頑皮石也
會點頭慧理參禪月明長嘯不問是黑是白野心猿

都能答應具和尚在靈隱聲名大著後以徑山佛地
謂歷代祖師多出于此徒住徑山事多格迂爲時無
幾遂致湮槃方知盛名難居雖在緇流亦不可多取
陳洪綬呼猿洞詩 慧理是同鄉白猿供使令以此
後來八十呼十不應 明月在空山長嘯是何意
呼山山自來麾猿猿不去 痛恨遇真如斧斤殘
怪石山亦悔飛來與猿相對泣 洞黑復幽深恨
無巨靈力余欲鎚碎之白猿當自出
張岱呼猿洞對 洞裏白猿呼不出崖前殘石悔飛
來

西湖夢尋卷二

六

三生石

三生石在下天竺寺後東坡圓澤傳曰洛師惠林寺
故光祿卿李澄居第祿山陷東都澄以居守死之子
源少時以貴游子豪侈善歌聞於時及澄死悲憤自
誓不仕不娶不食肉居寺中五十餘年寺有僧圓澤
富而知音源與之游甚密促膝交語竟日人莫能測
一日相約游蜀青城峩眉山源欲自荊州泝峽澤欲
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以絕世事豈可復到京
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路舟
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甕而汲者澤望而歎曰吾不

欲繇此者爲是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公當以符咒助吾速生三日浴兒時願公臨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當與公相見源悲悔而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觀之兒見源果笑具以語王氏出家財葬澤山下源遂不果行返寺中問其徒則既有治命矣後十三年自洛還吳赴其約至所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角而歌之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慙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呼問澤公健否

西湖夢尋卷二

七

荅曰李公眞信士然俗緣未盡慎弗相近惟勤修不墮乃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卻回烟棹上瞿唐遂去不知所之後二年李德裕奏源忠臣子篤孝拜諫議大夫不就竟死寺中年八十一

王元章送僧歸中竺詩 天香閣上風如水千歲巖前雲似苔明月不期穿樹出老夫曾此聽猿來相逢五載無書寄卻憶三生有夢回鄉曲故人憑問訊孤山梅樹幾番開

蘇軾贈下天竺惠淨師詩 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

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三月六日來別南北山諸道人而下天竺惠淨師以醜石贈作三絕句 當年衫鬢兩青青強說重來慰別情衰鬢祇今無可白故應相對說來生 出處依希似樂天敢將衰朽較前賢便從洛社休官去猶有閒居二十年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還將天竺一峯去欲把雲根到處栽

上天竺

上天竺晉天福間僧道翽結茆庵於此一夕見毫光

西湖夢尋卷二

八

發于前澗晚視之得一奇木刻畫觀音大士像後漢乾祐間有僧從動自洛陽持古佛舍利來置頂上妙相莊嚴端正殊好畫放白光士民崇信錢武肅王常夢白衣人求葺其居寤而有感遂建天竺觀音行經院宋咸平中浙西久旱郡守張去華率僚屬具幡幢華蓋迎請下山而澍雨沾足自是有禱輒應而雨每滂濈不休世傳爛稻龍王焉南渡時施舍珍寶有日月珠鬼谷珠猫睛等雖大內亦所罕見嘉祐中沈文通治郡謂觀音以聲聞宣佛力非禪那所居乃以教易禪令僧元淨號辨才者主之鑿山築室幾至萬礎

治平中郡守蔡襄奏賜靈感觀音殿額辨才乃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畝殿加重簷建咸四年元祐入臨安高宗航海元祐至天竺見觀音像喜之乃載後車與大藏經并徙而北時有比丘知完者率其徒以從至燕舍於都城之西南五里曰玉河鄉建寺奉之天竺僧乃重以他木刻肖前像詭曰藏之井中今方出現其實併非前像也乾道三年建十六觀堂七年改院爲寺門扁皆御書慶元三年改天台教寺元至元三年燬五年僧慶思重建仍改天竺教寺元末燬明洪武初重建萬厯二十七年重修崇禎末年又燬

西湖夢尋卷二

九

清初又建時普陀路絕天下進香者皆近就天竺香火之盛當甲東南二月十九日男女宿山之多殿內外無下足處與南海潮音寺正等

張京元上天竺小記 天竺兩山相夾迴合若迷山石俱骨立石間更繞松篁過下竺諸僧鳴鐘肅客寺荒落不堪入中竺如之至上竺山巒環抱風氣甚固望之亦幽致

蕭士瑋上天竺小記 上天竺疊嶂四周中忽平曠巡覽迎眺驚無歸路余知身之入而不知其所由入也從天竺抵龍井曲澗茂林處處有之一片雲

神運石風氣迢逸神明刻露選石得此亦娶妻得姜矣泉色紺碧味淡遠與他泉迥矣

蘇軾記天竺詩引軾年十二先君自虔州歸謂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樂天親書詩云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鳴下界聞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筆勢奇逸墨跡如新今四十七年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刻石在耳感涕不已而作是詩

又贈上天竺辨才禪師詩 南北一山門上下兩

西湖夢尋卷二

十

天竺中有老法師瘦長如鸛鵲不知修何行碧眼照山谷見之自清涼洗盡煩惱毒坐令一都會方丈禮白足我有長頭兒角頰時犀玉四歲不知行抱負煩背腹師來爲摩頂起走趁奔鹿乃知戒律中妙用謝鵬東何必言法華狎狂啖魚肉

張岱天竺柱對 佛亦愛臨安法像自北朝留住山皆學靈鷲浴伽從南海飛來

西湖夢尋卷二終

西湖夢尋卷三

古劍蝶庵張 借著纂

西湖中路

秦樓

秦樓初名水明樓東坡建常攜朝雲至此游覽壁上
有三詩爲坡公手跡過樓數百武爲鏡湖樓白樂天
建宋時宦杭者行春則集柳洲亭競渡則集玉蓮亭
登高則集天然圖畫閣看雪則集孤山寺尋常譙客
則集鏡湖樓兵燹之後其樓已廢變爲民居

蘇軾水明樓詩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

西湖夢尋卷三

一

船捲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連天 放生魚
鳥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水浪能令山俯仰風
帆似與月裴回 未成大隱成中隱可得長閒勝
暫閒我本無家更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

片石居

繇昭慶緣湖而西爲餐香閣今名片石居園閣精廬
皆韻人別墅其臨湖一帶則酒樓茶館軒爽而湖非
惟心胸開滌亦覺日月清朗張謂畫行不厭湖上山
夜坐不厭湖上月則盡之矣再去則桃花港其上爲
石函橋唐刺史李鄴侯所建有水閘泄湖水以入古

蕩沿東西馬塍羊角埂至歸錦橋凡四派焉白樂天
記云北有石函南有筧決湖水一寸可溉田五十餘
頃闢下皆石骨磷磷出水甚急

徐渭八月十六片石居夜泛詞 月倍此宵多楊柳
芙蓉夜色蹉鷗鷺不眠如畫裏舟過向前驚換幾
汀莎 筒酒覓稀荷唱盡塘栖白苧歌天爲紅粧
重展鏡如磨漸照胭脂柰褪何

十錦塘

十錦塘一名孫隄在斷橋下司禮太監孫隆於萬曆
十七年修築隄闊二丈徧植桃柳一如蘇隄歲月既

西湖夢尋卷三

二

多樹皆合抱行其下者枝葉扶蘇漏下月光碎如殘
雪意向言斷橋殘雪或言月影也蘇隄離城遠爲清
波孔道行旅甚稀孫隄直達西冷車馬游人往來如
織兼以兩湖光豔十里荷香如入山陰道上使人應
接不暇湖船小者可入裏湖大者緣隄倚徒繇錦帶
橋循至望湖亭亭在十錦塘之盡漸近孤山湖面寬
廠孫東瀛修葺華麗增築露臺可風可月兼可肆筵
設席笙歌劇戲無日無之今改作龍王堂旁綴數楹
咽塞離披舊景盡失再去則孫太監生祠背山面湖
頗極壯麗近爲盧太監捨以供佛改名盧舍庵而以

孫東瀛像置之佛龕之後孫太監以數十萬金錢裝塑西湖其功不在蘇學士之下乃使其遺像不得一見湖光山色幽四面壁見之大爲雙悶

袁宏道斷橋望湖亭小記 湖上繇斷橋至蘇隄一帶綠烟紅霧瀰漫二十餘里歌吹爲風粉汗爲雨羅紕之盛多於隄畔之草冷豔極矣然杭人遊湖止午未申三時其實湖光染翠之工山嵐設色之妙全在朝日始出夕春未下始極其濃媚月景尤不可言花態柳情山容水意別是一種趣味此樂留與山僧遊客受用安可爲俗士道哉 望湖亭

西湖夢尋卷三

三

卽斷橋一帶隄甚工緻比蘇隄猶美夾道種緋桃垂柳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隄邊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軟沙如茵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天竺淨慈龍井及山中庵院之屬所施不下數十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腐儒幾敗乃公事可厭可厭

張京元斷橋小記 西湖之勝在近湖之易窮亦在近湖車暮舫徒行緩步人人可游時時可游而酒多于水肉高于山春時肩摩趾錯男女雜沓以挨

簇爲樂無論意不在山水卽桃容柳眼自與東風相倚遊者何曾一着眸子也

李流芳斷橋春望圖題詞 往時至湖上從斷橋一望便魂消欲死還謂所知湖之潑灑熹微大約如晨光之着樹明月之入廬蓋山水映發他處卽有澄波巨浸不及也壬子正月以訪舊重至湖上輒獨往斷橋裴回終日翊日爲楊誠西題扇云十里西湖意都來到斷橋寒生梅萼小春入柳絲嬌乍見應疑夢重來不待招故人知我否吟望正蕭條又明日作此圖小春四月同孟陽子與夜話題此

西湖夢尋卷三

四

譚元春湖霜草序 予以己未九月五日至西湖不寓樓閣不舍庵刹而以琴尊書札托一小舟而舟居之妙有五善焉舟人無酬富一善也昏曉不爽其候二善也訪客登山恣意所如三善也入斷橋出西冷午眠夕興四善也殘客可避時時移棹五善也挾此五善以長于湖僧上鳬下鴈止茗生篙楫因風漁菱聚火葢以朝山夕水臨澗對松岸柳池蓮藏身接友早放孤山晚依寶石足了吾生足濟吾事矣

王叔杲十錦塘詩 橫截平湖十里天錦橋春接六

橋烟芳林花發霞千樹斷岸光分月兩川幾度鴈
飛隄外景一清棹發鏡中船奇觀粧點知誰力應
有歌聲被管絃

白居易望湖樓詩 盡日湖亭臥心閒事亦稀起因
殘醉醒坐待晚涼歸松雨飄蘇帽江風透葛衣柳
隄行不厭沙軟絮霏霏

徐渭望江亭詩 亭上望湖水晶光磨不流鏡寬萬
影落玉湛一磯浮寒入沙蘆斷烟生野鷺投若從
湖上望翻羨此亭幽

張岱西湖七月半記 西湖七月半一無可看止可

西湖夢尋卷三

五

看看七月半之人以五類類之其一樓船簫鼓我
冠盛筵燈火優倭聲光相亂名爲看月而實不見
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樓名娃閨秀攜及童孌笑
啼雜之環坐露臺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實不看
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聲歌名妓閒僧淺斟低唱
弱管輕絲竹肉相發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
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車不衫不幘酒醉飯
飽呼羣三五擠入人叢昭慶斷橋噪嘯嘈雜裝假
醉唱無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看月者亦看
而實無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輕幌淨几煖爐茶

錯旋煮素瓷靜遞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樹
下或逃鷺裏湖看月而人不見其看月之態亦不
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遊湖已出西歸避月如避
仇是夕好名逐隊爭出多攜門軍酒錢轎夫擊燎
列侯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斷橋走入勝會以
故二鼓以前人聲鼓吹如沸如撼如魔如響如擊
如啞大船小船一齊奏岸一無所見止見篙擊篙
舟觸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少刻輿盡官府席散
皂隸喝道去轎夫叫船上人佈以關門燈籠火把
如列星一一簇擁而去岸上人亦逐隊趕門漸稀
漸薄頃刻散盡矣吾輩始僦舟近岸斷橋石磴始
涼席其上呼客縱飲此時月如鏡新磨山復整粧
湖復類面向之淺斟低唱者出匿影樹下者亦出
吾輩往通聲氣極與同坐韻友來妙妓至杯箸安
竹肉發月色蒼涼東方將白客方散去吾輩縱舟
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氣撲人清夢甚愜

孤山

水經注曰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山不連陵曰孤梅花
嶼介於兩湖之間四面巖巒一無所麗故曰孤也是
地水望澄明皛焉冲照亭觀繡峙兩湖反景若三山

之倒水下山麓多梅爲林和靖放鶴之地林逋隱居孤山宋眞宗徵之不就賜號和靖處士常畜雙鶴參之樊中逋每泛小艇遊湖中諸寺有客來童子開樊放鶴縱入雲霄盤旋良久逋必棹艇遙歸蓋以鶴起爲客至之驗也臨終留絕句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疏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紹興十六年建四聖延祥觀盡徙諸院刹及士民之墓獨逋墓詔留之弗徙至元楊連真伽發其墓唯端硯一玉簪一明成化十年郡守李端修復之天啟間有王道士欲于此地種梅千樹雲閒張侗初太史補

西湖夢尋卷三

七

孤山種梅序

袁宏道孤山小記 孤山處士妻梅子鶴是世間第一種便宜人我輩只爲有了妻子便惹許多俗事撇之不得傍之可厭如衣敗絮行荆棘中步步牽挂近日雷峯下有虞僧儒亦無妻室殆是孤山後身所著溪上落花詩雖不知於和靖如何然一夜得百五十首可謂迅捷之極至於食淡參禪則又加孤山一等矣何代無奇人哉

張京元孤山小記 孤山東麓有亭翼然和靖故址今悉編籬插棘諸巨家規種桑養魚之利然亦賴

其稍葺亭榭點綴山容楚人之弓何問官與民也蕭照畫壁 西湖涼堂紹興間所講高宗將臨觀之有素壁四堵高二丈中貴人促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尙方酒四斗夜出孤山每一鼓卽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已成而照亦沈醉上至覽之歎賞宣賜金帛

沈守正孤山種梅疏 西湖之上葱蒨親人亦爽朗易盡獨孤山盤鬱重湖之間水石草木皆有幽色唐時樓閣參差詩歌點綴冠於兩湖讀不雨山常潤無雲水自陰之句猶可想見當時道孤山者不

西湖夢尋卷三

八

徑西冷必沿湖水不似今從望湖折闕闖而入也此地尙有古梅偃蹇云是和靖故居

李流芳題孤山夜月圖 曾與卽持諸兄弟醉後泛小艇從孤山而歸時月初上新隄柳枝皆倒影湖中空明摩盪如鏡中復如畫中久懷此胸臆王子在小築忽爲孟陽寫出眞畫中矣

蘇軾書林逋詩後 吳儂生長湖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淥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兒販婦皆冰玉先生可是絕俗人神清骨冷無由俗我不識見曾夢見瞳子瞭然光可燭遺篇妙字處處有步繞西湖看不

足詩如東野不言寒書似西臺差少肉平生高節
已難繼將死微言猶可錄自言不作封禪書更肯
悲吟白頭曲我笑吳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
不然配食水仙王一盞寒泉薦秋菊

張祐孤山詩 樓臺聳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常
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蘚合空院落花深猶憶西
窗月鐘聲出北林

徐渭孤山玩月詩 湖水澹秋空練色澄初靜倚棹
激中流幽然適吾性舉酒忽見月光與波相映西
子拂澹粧遙嵐挂孤鏡座客本玉姿照耀几筵瑩

西湖夢尋卷三

九

暇時吐高懷四座盡傾聽卻言處士疏徒抱梅花
詠如以徑寸魚蹄泔卽成詠論久興彌洽返棹隄
逾迥自顧縱清談何嫌麾麈柄

卓敬孤山種梅詩 風流東閣題詩客蕭灑西湖處

士家雪冷江深無夢到自鋤明月種梅花

王穉登贈林純卿卜居孤山詩 藏書湖上屋三間

松映軒窗竹映關引鶴過橋看雪去送僧歸寺帶

雲還輕紅荔子家千里疏影梅花水一灣和靖高

風今已遠後人猶得住孤山

陳鶴題孤山林隱君祠詩 孤山春欲半猶及見梅

花笑踏王孫草閒尋處士家塵心瑩水鏡野服映
山霞巖壑長如此榮名豈足誇

王思任孤山詩 淡水濃山畫裏開無船不署好樓
臺春當花月人如戲煙入湖燈聲亂催萬事賢愚
同一醉百年修短未須哀只憐逋老栖孤鶴寂莫
寒籬幾樹梅

張岱補孤山種梅敘 蓋聞地有高人品格與山川
並重亭遺古跡梅花與姓氏俱香名流難以代遷
勝事自須人補在昔西冷逸老高潔韻同秋水孤
清操比寒梅疏影橫斜遠映西湖清淺暗香浮動

西湖夢尋卷三

十

長陪夜月黃昏今乃人去山空依然水流花放瑤
葩灑雪亂飄冢上苔痕玉樹迷烟恍墮林閒鶴羽
茲來韻友欲步前賢補種千梅重修孤嶼凌寒三
友蚤連九里松篁破臘一枝遠謝六橋桃柳竝想
水邊半樹點綴冰花待將雪後橫枝低昂鐵幹美
人來自林下高士臥於山中白石蒼崖擬築草亭
招放鶴濃山淡水閒鋤明月種梅花有志竟成無
約不踐將與羅浮爭競還期庾嶺分香實爲林處
士之功臣亦是蘇長公之勝友吾輩常勞夢想應
有宿緣哦曲江詩曲江張九齡便見孤芳風韻讀

廣平賦尙思鐵石心腸共策瀾水之驢且向斷橋
踏雪遙瞻漆園之蝶羣來林墓尋梅莫負佳期用
追芳躅

張岱林和靖墓柱銘 雲出無心誰放林閒雙鶴月
明有意卽思冢上孤梅

關王廟

北山兩關王廟其近岳墳者萬厯十五年爲杭民施
如忠所建如忠客燕涉潞河颶風作舟將覆恍惚見
王率諸河神拯救獲免歸卽造廟祝之并祀諸河神
冢宰張瀚記之其近孤山者舊祠卑隘萬厯四十二

西湖夢尋卷三

士

年金中丞爲導首鼎新之太史董其昌手書碑石記
之其詞曰西湖列刹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
岳鄂王于少保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神宗皇帝夢
感聖母中夜傳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兜鑿而袞冕
易大纛而九旂五帝同尊萬靈受職視潔懿莽溫偶
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祠猥隘
不稱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維導
首得孤山寺舊址度材壘土勒牆墉莊像設先後三
載而落成中丞以余實倡議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
且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於石壁會元

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
諸侯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
百年而祠帝君以釋典言之則舊寺非所謂現天大
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者耶至人舍其生
而生在殺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子曰取義與法華
一大事之旨何異也被謂心臣義士猶待坐蒲團修
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巋然而石經初
未泐也頃者四川殲叛神爲助力事達宸聰非同語
怪惟遠西黠酋尙緩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
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少保驅雷部擲火鈴昭陵之

西湖夢尋卷三

士

鐵馬嘶風蔣廟之塑兵濡露諒盪魔皆如蜀道矣先
是金中丞撫閩籍神之告屢殲倭夸上功盟府故建
祠之費視衆差鉅蓋有夙願云寺中規制精雅廟貌
莊嚴兼之碑碣清華柱聯工確一以文理爲之較之
施廟其雅俗眞隔霄壤
董其昌孤山關王廟柱銘 忠能擇主鼎足分漢室
君臣德必有鄰把臂呼岳家父子
宋兆禴關帝廟柱聯 從眞英雄起家直參聖賢之
位以大將軍得度再現帝王之身
張岱關帝廟柱對 統系讓偏安當代天王歸漢室

春秋明大義後來夫子屬關公

蘇小小墓

蘇小小者南齊時錢塘名妓也貌絕青樓才空士類
當時莫不豔稱以年少早卒葬於西泠之塢芳魂不
歿往往花間出現宋時有司馬樵者字才仲在洛下
夢一美人牽帷而歌問其名曰西陵蘇小小也問歌
何曲曰黃金縷後五年才仲以東坡薦舉爲秦少章
幕下官因道其事少章異之曰蘇小之墓今在西泠
何不酌酒弔之才仲往尋其墓拜之是夜夢與同寢
曰妾願酬矣自是幽昏三載才仲亦卒於杭葬小小

西湖夢尋卷三

三

墓側

西陵蘇小小詩 妾乘油壁車郎跨青驄馬何處結
同心西陵松柏下 又詞 妾本錢塘江上住花
落花開不管流年度燕子銜將春色去紗窗幾陣
黃霉雨 斜插玉梳雲半吐檀板輕敲唱徹黃金
縷夢斷彩雲無覓處夜涼明月生南浦
李賀蘇小小詩 幽蘭露如啼眼無物結同心烟花
不堪剪草如茵松如蓋風爲裳水爲珮油壁車久
相待冷翠燭勞光彩西陵下風吹雨
沈原理蘇小小歌 歌聲引迴波舞衣散秋影夢斷

別青樓千秋香骨冷青銅鏡裏雙飛鸞鷺鳥弔月
啼勾欄風吹野火火不滅山妖笑入狐狸穴西陵
墓下錢塘潮潮來潮去夕復朝墓前楊柳不堪折
春風自縮同心結

元遺山題蘇小像 槐陰庭院宜清晝簾捲香風透
美人圖畫阿誰留宣和名筆內家收 鶯鶯燕燕
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
萱草鳳釵頭

徐渭蘇小小墓詩 一坏蘇小是耶非繡口花腮爛
舞衣自古佳人難再得從今比翼罷雙飛薤邊露

西湖夢尋卷三

西

眼啼痕淺松下同心結帶稀恨不顧狂如大阮欠
將一曲勸兵閨

陸宣公祠

孤山何以祠陸宣公也蓋自陸少保炳爲世宗乳母
之子攬權怙寵自謂系出宣公創祠祀之規制宏厥
吞吐湖山臺榭之盛槩湖無比炳以勢焰見有美產
卽思攫奪傍有故錦衣王佐別墅壯麗其孽子不自
炳乃羅織其罪勒以獻產捕及其母故佐妾也對簿
時子強辨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泣謂母忍陷
其死也母叱之曰死卽死尙何說指炳座顧曰而父

坐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一日而生汝不肖子天道也汝死猶晚炳發亦趣遣之出弗終奪炳物故祠沒入官以名賢得不廢隆慶間御史謝廷傑以其祠後增祀兩浙名賢益以嚴光林逋趙抃王十朋呂祖謙張九成楊簡朱濂王琦章懋陳選會稽進士陶允宜以其父陶大臨自製牌版令人匿之懷中竊置其傍時人笑其癡孝

郝彪佳陸宣公祠詩 東坡佩服宣公疏俎豆西泠

蘋藻香泉石蒼涼存意氣山川開滌見文章畫工界畫增金碧廟貌尅我見喬皇陸炳湖頭誇勢焰

西湖夢尋卷三

五

崇禎乃敢認汾陽

六一泉

六一泉在孤山之南一名竹閣一名勤公講堂宋元祐六年東坡先生與惠勤上人同哭歐陽公處也勤上人講堂初構掘地得泉東坡爲作泉銘以兩人皆列歐公門下此泉方出適哭公訃名以六一猶見公也其徒作石屋覆泉且刻銘其上南渡高宗爲康王時常使金夜行見四巨人執役前驅登位後問方士乃言紫微垣有四大將曰天蓬天猷翊聖真武帝思報之遂廢竹閣改延祥觀以祀四巨人至元初世祖

又廢觀爲帝師祠泉沒于二氏之居二百餘年元季兵火泉眼復見但石屋已圯而泉銘亦爲鄰僧昇去洪武初有僧名行昇者鋤荒滌垢圖復舊觀仍樹石屋且求泉銘復于故處乃欲建祠堂以奉祀東坡勤上人以參寥故事力有未逮教授徐一夔爲作疏曰瞻茲勝地實在名邦勤上人於此幽栖蘇長公因之數至跡分緇素同登歐子之門誼重死生會哭孤山之下惟精誠有感通之理故山嶽出迎勞之泉名聿表於懷賢枕式昭於薦菊雖存古迹必肇新祠此舉非爲福田實欲共成勝事儒冠僧衲請恢雅量以相

西湖夢尋卷三

六

成山色湖光行與高峯而共遠願言樂助毋誚濫竽蘇軾六一泉銘 歐陽文忠公將老自謂六一居士

子昔通守錢塘別公於汝陰而南公曰西湖僧慧勤甚文而長於詩吾昔爲山中樂三章以贈之子聞於民事求人於湖山間而不可得則往從勤乎予到官三日訪勤於孤山之下抵掌而論人物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見其暫寓人間而不知其乘雲馭風歷五岳而跨滄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來爲恨公麾斥八極何所不至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爲西

湖蓋公几案閒一物耳勤語雖怪幻而理有實然者明年公薨予哭於勤舍又十八年予爲錢塘守則勤亦化去久矣訪其舊居則弟子二仲在焉畫公與勤像事之如生舍下舊無泉予未至數月泉出講堂之後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卽其地鑿巖架石爲室二仲謂師聞公來出泉以相勞苦公可無言乎乃取勤舊語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銘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數千里後公之沒十八年而名之曰六一不幾於誕乎曰君子之澤豈獨五世而已蓋得其人則可至於百傳常試與

西湖夢尋卷三

七

子登孤山而望吳越歌山中之樂而飲此水則公之遺風餘烈亦或見於此泉也

白居易竹閣詩 晚坐松簷下宵眠竹閣閒清虛當服藥幽獨抵歸山巧未能勝拙忙應不及閒無勞事修煉只此是玄關

葛嶺

葛嶺者葛仙翁稚川修仙地也仙翁名洪號抱朴子句容人也從祖葛玄學道得仙術傳其弟子鄭隱洪從隱學盡得其秘上黨鮑玄妻以女咸和初司徒導召補主簿于寶薦爲大著作皆同辭聞交趾出丹砂

獨求爲勾漏令行至廣州刺史鄭嶽留之乃煉丹于羅浮山中如是者積年一日遺書嶽曰當遠遊京師尅期便發嶽得書狼狽往別而洪坐至日中兀然若睡卒年八十一舉尸入棺輕如蟬蛻世以爲尸解仙去智果寺西南爲初陽臺在錦塢上仙翁修煉于此臺下有投丹井今在馬氏園宣德間大旱馬氏發井得石匣一石瓶四匣固不可啟瓶中有丸藥若芡實者啗之絕無氣味乃棄之施漁翁獨啖一枚後年百有六歲沒井後水遂淤惡不可食以石匣投之清冽如故

西湖夢尋卷三

六

邢牙佳葛嶺詩 抱朴遊仙去有年如何姓氏至今傳釣臺千古高風在漢鼎雖遷尙姓嚴 勾漏靈砂世所稀攜來烹煉作刀圭若非漁子年登百幾使還丹變井泥 平章甲第半湖邊日日笙歌入畫船循州一去如烟散葛嶺依然還稚川 葛嶺孤山隔一邱昔年放鶴此山頭高飛莫出西山缺嶺外無人勿久留

蘇公堤

杭州有西湖嶺上亦有西湖皆爲名勝而東坡連守二郡其初得穎穎人云內翰只消遊湖中便可以了

公事奈太虛因作一絕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身至有西湖欲將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閒事亦無後東坡判頴有謝執政啟云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迭爲西湖之長故其在杭請濬西湖聚封泥築長隄白南之北橫截湖中遂名蘇公隄夾植桃柳中爲六橋南渡之後鼓吹樓船頗極華麗後以湖水漱齧隄漸凌夸入明成化以前裏湖盡爲民業六橋水流如綫正德三年郡守楊孟瑛聞之西抵北新隄爲界增益蘇隄高二丈闊五丈三尺增建裏湖六橋列種萬柳頗復舊觀久之柳敗而稀隄亦就圯嘉靖

西湖夢尋卷三

九

十二年縣令王鉞令犯罪輕者種桃柳爲贖紅紫燦爛錯雜如錦後以兵火砍伐殆盡萬曆二年鹽運使朱炳如復植楊柳又復燦然迨至崇禎初年隄上樹皆合抱太守劉夢謙與士夫陳生甫輩時至二月作勝會於蘇隄城中括羊角燈紗燈幾萬盞徧挂桃柳樹上下以紅氍毹地塗童名妓縱飲高歌夜來萬蠟齊燒光明如晝湖中遙望隄上萬蠟湖影倍之簫管笙歌沈沈昧旦傳之京師太守鐫級因想東坡守杭之日春時每遇休暇必約客湖上蚤食於山水佳處飯畢每客一舟令隊長一人各領數妓任其所之脯

後鳴鑼集之復會望湖亭或竹閣極歡而罷至一二鼓夜市猶未散列燭以歸城中士女夾道雲集而觀之此真曠古風流熙世樂事不可復追也已

張京元蘇隄小記 蘇隄度六橋隄兩旁盡種桃柳蕭蕭搖落想二三月柳葉桃花遊人闐塞不若此時之爲清勝

李流芳題兩峯罷霧圖 三橋龍王堂望西湖諸山頗盡其勝烟林霧障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余在小築時呼小舟槳至隄上縱步看山領略最多然動筆便不

西湖夢尋卷三

三

似甚矣氣韻之難言也予友程孟陽湖上題畫詩云風隄露塔欲分明閣雨紫陰雨未成我試畫君團扇上船窗含墨信風行此景此詩此人此畫俱屬可想癸丑八月清暉閣題

蘇軾築隄詩 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屏通忽驚二十五萬丈老葑席捲蒼烟空 昔日珠樓擁翠細女牆猶在草芊芊東風第六橋邊柳不見黃鸝見杜鵑

又詩 惠勤惠思皆居孤山蘇子倅郡以臘日訪之作詩云天欲雪時雲滿湖樓臺明滅山有無水

清石出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臘月不歸對妻
孀名尋道人實自娛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
路盤紆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紙窗
竹屋深自煖擁褐坐睡依團蒲天寒路遠愁僕夫
整駕催歸及未晡出山回望雲水合但見野鶴盤
浮屠茲遊澹泊歡有餘到家恍如夢蘧蘧作詩火
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王世貞泛湖度六橋隄詩 拂憶驚啼出谷頻長隄
天矯跨蒼旻六橋天闕爭虹影五馬驄開散麴塵
碧水乍搖如轉盼青山初沐競舒舒莫輕楊柳無

西湖夢尋卷三

三

情思誰是風流白舍人

李鑑龍西湖詩 花柳曾聞暗六橋近來遊舫甚蕭
條折殘畫閣隄邊失倒入山光波上搖秋水湖心
昨一點夜潭塔影黛雙描蘭亭感慨今移此癡對
雷峯話寂寥

湖心亭

湖心亭舊爲湖心寺湖中三塔此其一也明弘治間
按察司僉事陰子淑秉憲甚厲寺僧怙鎮守中官杜
門不納官長陰廉其姦事毀之併去其塔嘉靖三十
一年太守孫孟尋遺跡建亭其上露臺畝許周以石

欄湖山勝槩一覽無遺數年尋圯萬曆四年敘事徐
廷祿重建二十八年司禮監孫東瀛改爲清喜閣金
碧輝煌規模壯麗遊人望之如海市蜃樓烟雲吞吐
恐勝王閭岳陽樓俱無甚偉觀也春時山景暎羅書
畫骨董盈砌盈塔喧闐擾攘聲息不辨夜月登此間
寂淒涼如入鮫宮海藏月光晶沁水氣滃之人稀地
僻不可久留

張京元湖心亭小記 湖心亭雄麗空闊時晚照在
山倒射水面新月挂東所不滿者半規金盤玉餅
與夕陽彩翠重輪交網不覺狂叫欲絕恨亭中四

西湖夢尋卷三

三

字區隔句對聯填楹盈棟安得借咸陽一炬了此
業障

張岱湖心亭小記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在西湖大
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
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霧淞沆砀天與
雲與山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
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
上有兩人鋪氍毹對坐一童子燒酒饌正沸見余大
驚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與同飲余強飲三
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

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萌來朝湖心亭柱銘 四季笙歌尚有窮民悲夜月

六橋花柳渾無隙地種桑麻

鄭燵湖心亭柱銘 亭立湖心儼西子載扁舟雅稱

雨奇晴好席開水面恍東坡遊赤壁偏宜月白風清

張岱清喜閣柱對 如月當空偶以微雲點河漢在

人爲日且將秋水剪瞳神

放生池

宋時有放生碑在寶石山下蓋天禧四年王欽若請

西湖夢尋卷三

三

以西湖爲放生池禁民網捕郡守王隨爲之立碑也
今之放生池在湖心亭之南外有重隄朱欄屈曲橋
跨如虹草樹翳翳尤更岑寂古云三潭印月卽其地
也春時遊舫如鶯至其地者百不得一其中佛舍甚
精複閣重樓迷禽閣日威儀肅潔器鉢無聲但恨魚
牢幽閉漲膩不流鬣鬚缺鱗頭大尾瘠魚若能言其
苦萬狀以理揆之孰若縱壑開樊聽其游泳則物性
自遂深恨俗僧難與解釋耳昔年余到雲栖見雞鵝
豚歿其牢饑餓日夕挨擠墮水死者不計其數余向
蓮池師再肆疏說亦謂未能免俗聊復爾爾後見免

鹿獬獬亦受禁鎖余日雞鳧豚歿皆藉食於人若免
鹿獬獬放之山林皆能自食何苦鎖禁待以胥縻蓮
師大笑悉爲撒禁聽其所之見者大快

陶望齡放生池詩 介廬曉牛鳴冶長識雀歲吾願

天耳通達此音聲類羣魚泣妻妾雞鵝呼弟妹不

獨死可哀生離亦可慨閭語既嚶嚶吳聽了難會

壺間閩人肉忍作吳人膽可憐登陸魚喫喝向人

許人曰魚口瘡魚言人耳背何當破網羅施之以

無畏 昔有二勇者操刀相與酤日子我肉也奚

更求食乎互割還互啖彼盡我亦屠食彼同自食

西湖夢尋卷三

四

舉世嗤其愚還語血食人有以異此無

吳越王錢鏐於西湖上稅漁名使宅漁一日羅隱入

謂壁有磻谿垂釣圖王命題之題云呂望當年展

廟謨直鈎釣國又何如假令身住西湖上也是應

供使宅魚王卽罷漁稅

放生池柱對 天地一網罟欲度眾生誰解脫飛潛

皆性命但存此念卽菩提

醉白樓

杭州刺史白樂天嘯傲湖山時有野客趙羽者湖樓
最暢樂天常過其家痛飲竟日絕不分官民體弱得

與樂天通往來索其題樓樂天卽顏之曰醉 在茅
家埠今改吳莊一松蒼翠飛帶如虹大有古色真數
百年物當日白公想定盤礴其下

倪元璐醉白樓詩 金沙深處白公隄太守行春信
馬蹄治豔桃花供祇應迷離烟柳藉提攜開時風
月爲常主到處鷗鳬是小侯野老偶然同一醉山
樓何必更留題

小青佛舍

小青廣陵人十歲時遇老尼口授心經一過成誦尼
曰是兒早慧福薄乞付我作弟子母不許長好讀書

西湖夢尋卷三

姜

解音律善奕棋誤落武林富人爲其小婦大婦奇妒
凌偏萬狀一日攜小青往天竺大婦曰西方佛無量
乃世獨禮大士何耶小青曰以慈悲故耳大婦笑曰
我亦慈悲若乃匿之孤山佛舍令一尼與俱小青無
事輒臨池自照好與影語絮絮如問答人見輒止故
其詩有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之句後
病瘵絕粒日飲梨汁少許奄奄待盡乃呼畫師寫照
更換再三都不謂似後畫師注視良久匠意妖纖乃
曰是矣以梨酒供之榻前連呼小青小青一慚而絕
年僅十八遺詩一帙大婦聞其死立至佛舍索其圖

并詩焚之遽去

小青拜慈雲閣詩 稽首慈雲大士前莫生西土莫
生天願將一滴楊枝水灑作人間並蒂蓮
又拜蘇小小墓詩 西冷芳草綺鄰鄰內信傳來喚
踏青杯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

西湖夢尋卷三終

西湖夢尋卷三

姜

西湖夢尋卷四

古劍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南路

柳洲亭

柳洲亭宋初爲豐樂樓高宗移汴民居杭地嘉湖諸郡時歲豐稔建此樓以與民同樂故名門以左孫東瀛建問水亭高柳長隄樓船畫舫會合亭前雁次相綴朝則解維暮則收纜車馬喧闐騶從嘈雜一派人聲擾攘不已隄之東盡爲三義廟過小橋折而北則吾大父之寄園銓部戴斐君之別墅折而南則錢麟

西湖夢尋卷四

一

武閣學商等軒家宰祁世培柱史余武貞殿撰陳襄範掌科各家園亭鱗集於此過此則孝廉黃元辰之池上軒富春周中翰之芙蓉園比間皆是今當兵燹之後半椽不剩瓦礫齊肩蓬蒿滿目李文叔作洛陽名園記謂以名園之興廢卜洛陽之盛衰以洛陽之盛衰卜天下之治亂誠哉言也余於甲午年偶涉於此故宮離黍荆棘銅駝感慨悲傷幾效桑苧翁之遊茗溪夜必慟哭而返

張杰柳洲亭詩 誰爲鴻濛鑿此陂湧金門外卽瑤池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今古有詩

難絕唱乾坤無地可爭奇溶溶漾漾年年綠銷盡黃金總不知

王思任問水亭詩 我來一清步猶未拾寒烟燈外

兼星外沙邊更檻邊孤山供好月高雁語空天辛

苦西湖水人還卽熟眠

趙汝愚豐樂樓柳梢青詞 水月光中烟霞影裏湧

出樓臺空外笙簫雲閒笑語人在蓬萊 天香暗

逐風回正十里荷花盛開買箇小舟山南遊遍山

北歸來

靈芝寺

西湖夢尋卷四

二

靈芝寺錢武肅王之故苑也地產靈芝舍以爲寺至宋而規制寢宏高孝兩朝四臨幸焉內有浮碧軒依光堂爲新進士題名之所元末燬明永樂初僧竺源再造萬厯二十二年重修余幼時至其中看牡丹幹高丈餘而花蕊爛熳開至數千餘朵湖中誇爲盛事寺畔有顯應觀高宗以祀崔府君也崔名子玉唐貞觀間爲磁州蓋陽令有異政民生祠之旣卒爲神高宗爲康王時避金兵走鉅鹿馬斃冒雨獨行路值三歧莫知所往忽有白馬在道鞍馭乘之馳至崔祠馬忽不見但見祠馬赭汗如雨遂避宿祠中夢神以杖

擊地促其行趨出門馬復在戶乘至斜橋會耿仲南
來迎策馬過澗見水卽化視之乃崔府君祠中泥馬
也及卽位立祠報德累朝崇奉異常六月六日是其
生辰遊人闌塞

張岱靈芝寺詩 項羽曾悲騅不逝活馬猶然如泥

塑焉有泥馬去如飛等閒直至黃河渡一堆龍骨
蛻厓前迢遞芒碭迷雲路笑笑一介走亡人身陷

柏人脫然過建炎尙是小朝廷百靈亦復加呵護

錢王祠

錢鏐臨安石鑑鄉人驍勇有謀略壯而微販鹽自活

西湖夢尋卷四

三

唐僖宗時平浙寇王仙芝拒黃巢滅董昌積功自顯
梁開平元年封鏐爲吳越王有諷鏐拒梁命者鏐笑
曰吾豈失一孫仲謀耶遂受之改其鄉爲臨安縣軍
爲錦衣軍是年省塋壟延故老旌鉞鼓吹振耀山谷
自昔遊釣之所盡蒙以錦繡或樹石至有封官爵者
舊賃鹽担亦裁錦韜之一鄰媼九十餘攜壺泉迎於
道左鏐下車亟拜媼撫其背以小字呼之曰錢婆留
喜汝長成蓋初生時光怪滿室父懼將沈於溪此
媼苦留之遂字焉爲牛酒大陳以飲鄉人別張蜀錦
爲廣幄以飲鄉婦年上八十者飲金爵百歲者飲玉

爵鏐起勸酒自唱還鄉歌以娛賓曰玉節還鄉兮挂
錦衣父老遠近來相隨斗牛光起天無欺吳越一王
駟馬歸時將築宮殿望氣者言因故府大之不過百
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武肅笑曰焉有千年而其
中不出眞主者乎奈何因吾民爲遂弗改造宋熙寧
間蘇子瞻守郡請以龍山廢祠妙音院者改爲表忠
觀以祀之今廢明嘉靖二十九年督撫胡宗憲建祠
於靈芝寺址塑三世五王像春秋致祭令其十九世
孫德洪者守之郡守陳柯重鐫表忠觀碑記於祠

蘇軾表忠觀碑記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

西湖夢尋卷四

四

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言故越國王
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
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
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
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
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
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
王仁佐遂破李景兵而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
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
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爲終始天下大亂豪

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
既覆其族延及於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
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
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
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於
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帝受命四方僭亂
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險遠兵至城下力屈勢
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
骸爲城灑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
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於朝視去國如傳

西湖夢尋卷四

五

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
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祀以太牢今錢氏功德
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
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
佛寺曰妙音院者爲觀使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
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
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
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
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亟察之甚者易其人庶
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

聞制曰可其妙音院賜改名表忠觀

銘曰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於臨安篤
生異人絕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
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
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
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
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
五胡昏亂罔堪托國三王相承以符有德既獲所
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祐忠孝世有
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

西湖夢尋卷四

六

俾樵牧媿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宮匪私於錢
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
文

張岱錢王祠詩 扼定東南十四州五王並不事兜
鏊英雄毬馬朝天于帶嶠山河擁冕旒大樹千株
被錦綬錢塘萬弩射潮頭五胡紛擾中華地歌舞
西湖近百秋

又錢王祠柱銘 力能分土提鄉兵殺宏誅昌一
十四州雞犬桑麻撐住東南半壁志在順天求眞
主迎周歸宋九十八年象犀篚篚混同吳越一家

淨慈寺

淨慈寺周顯德元年錢王俶建號慧日永明院迎衢州道潛禪師居之潛嘗欲向王求金鑄十八阿羅漢未白也王忽夜夢十八巨人隨行翊日道潛以請王異而許之始作羅漢堂宋建隆初禪師延壽以佛祖大意經繪正宗撰宗鏡錄一百卷遂作宗鏡堂熙寧中郡守陳襄延僧宗本居之歲旱湖水盡涸寺西隅甘泉出有金色鰻魚遊焉因鑿井寺僧千餘人飲之不竭名曰圓照井南渡時燬而復建僧道容鳩工五歲始成塑五百阿羅漢以田字殿貯之紹興九年改

西湖夢尋卷四

七

賜淨慈報恩光化寺額復燬孝宗時一僧募緣修殿日饜酒肉而返寺僧問其所募錢幾何曰盡飽腹中矣募化三年簿上布施金錢一開載明白一日大噉街頭曰吾造殿矣復置酒館大醉市中攫喉大嘔撒地皆成黃金衆緣自是畢集而寺遂落成僧名濟顓識者曰是卽永明後身也嘉泰間復燬再建於嘉定三年寺故闕大甲於湖山翰林程秘記之有溼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階排雁齒星垂珠網寶殿洞乎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之語時宰官建議以京輔佛寺推次甲乙尊表五山爲諸刹綱領而

淨慈與焉先是寺僧艱汲擔水湖濱紹定四年僧法薰以錫杖扣殿前地出泉二派鑿爲雙井水得無缺淳祐十年建千佛閣理宗書華嚴法界正偏知閣八字賜之元季湖寺盡燬而茲寺獨存明洪武間燬僧法淨重建正統間復燬僧宗妙復建萬厯二十年司禮監孫隆重修鑄鐵鼎葺鐘樓構井亭架棹楔永樂間建文帝隱遯於此寺中有其遺像狀貌魁偉迥異常人

袁宏道蓮花洞小記

蓮花洞之前爲居然亭亭軒

豁可望每一登覽則湖光獻碧鬚眉形影如落鏡

西湖夢尋卷四

八

中六橋楊柳一路牽風引浪蕭疏可愛晴雨烟月風景互異淨慈之絕勝處也洞石玲瓏若生巧踰雕鏤余常謂吳山南屏一派皆石骨土膚中空四達愈搜愈出近若宋氏園亭皆搜得者又紫陽宮石爲孫內使搜出者甚多噫安得五丁神將挽錢塘江水將塵泥洗盡出其奇奧當何如哉

王思任淨慈寺詩

淨寺何年出西湖長翠微佛雄

香較細雲飽綠交肥巖竹支僧閣泉花蹴客衣酒

家蓮葉上鷗鷺往來飛

小蓬萊

小蓬萊在雷峯塔右宋內侍甘昇園也奇峯如雲古木蔚蔚理宗常臨幸有御愛松蓋數百年物也自古稱爲小蓬萊石上有宋刻青雲巖鰲峯等字今爲黃貞父先生讀書之地改名寓林題其石爲奔雲余謂奔雲得其情未得其理石如渾茶一朵風雨落之半入泥土花瓣稜稜三四層摺人走其中如蝶入花心無鬚不綴色黝黑如英石而苔蘚之古如商彝周鼎入土千年青綠徹骨也貞父先生爲文章宗匠門人數百人一時知名士無不出其門下者余幼時從大父訪先生先生面鰲黑多髭鬚毛頰河目海口眉稜

西湖夢尋卷四

九

鼻梁張口多笑交際酬酢八面應之耳聆客言目睹乘牘手答回札口囑僕奴雜沓於前未嘗少錯客至無貴賤便肉便飯食之夜與同榻余一書記往頗穢惡先生寢食之無異也天啟丙寅余至寓林亭榭傾圯堂中窰先生遺蛻不勝人琴之感今當丁酉再至其地牆圍俱倒竟成瓦礫之場余欲築室於此以爲東坡先生專祠往瞻其地而主人不肯但林木俱無苔蘚盡剝奔雲一石亦殘缺失次十去其五數年之後必鞠爲茂草盪爲冷烟矣菊水桃源付之一想張岱小蓬萊奔雲石詩 滇茶初着花忽爲風雨落

簇簇起波稜層層界輪廓如蝶綴花心步步堪咀嚼薜蘿雜松楸陰翳罩輕幕色同黑漆古苔斑解竹籜土繡鼎彝文翡翠兼丹艘雕琢眞鬼工仍然歸渾樸須得十年許解衣恣盤礴況遇主人賢胸中有邱壑此石是寒山吾語爾能諾

雷峯塔

雷峯者南屏山之支麓也穹窿迴映舊名中峯亦名迴峯宋有雷就者居之故名雷峯吳越王子此建塔始以十三級爲準擬高千尺後財力不敷止建七級古稱王如塔元末失火僅存塔心雷峯夕照遂爲西湖十景之一曾見李長蘅題畫有云吾友聞子將嘗

西湖夢尋卷四

十

言湖上雨浮屠寶俶如美人雷峯如老衲子極賞之辛亥在小築與沈方回池上看荷花輒作一詩中有句云雷峯倚天如醉翁嚴印持見之躍然曰子將老衲不如子醉翁尤得其情態也蓋余在湖上山樓朝夕與雷峯相對而暮山紫氣此翁頽然其閒尤爲醉心然子詩落句云此翁情淡如烟水則未嘗不以子將老衲之言爲宗耳癸丑十月醉後題林逋雷峯詩 中峯一逕分盤折上幽雲夕照前林見秋濤隔岸聞長松標古翠疏竹動微薰自愛蘇

門嘯懷賢事不羣

張岱雷峯塔詩 聞子狀雷峯老僧挂偏餐日日看

西湖一生看不足 時有薰風至西湖是酒牀醉

翁潦倒立一口及西江 慘澹一雷峯如何擅夕

照徧體是烟霞掀髯復長嘯 怪石集南屏寓林

爲其窟豈是米襄陽端嚴具袍笏

包衙莊

西湖之船有樓實包副使涵所創爲之大小三號頭

號置歌筵儲歌童次載書畫再次侍美人涵老以聲

伎非侍妾比倣石季倫宋子京家法都令見客常靚

西湖夢尋卷四

士

粧走馬嬾娼勃窣穿柳過之以爲笑樂明檻綺疏曼

謳其下振簫彈箏聲如鶯試客至則歌僮演劇隊舞

鼓吹無不絕倫乘興一出住必浹旬觀者相逐問其

所之南園在雷峯塔下北園在飛來峯下兩地皆石

藪積煤礫硯無非奇峭但亦借作溪澗橋梁不於山

上疊山大有文理大廳以拱斗擡梁偷其中間四柱

隊舞獅子甚暢北園作八卦房園亭如規分作八格

形如扇面當其狹處橫亘一牀帳前後開闔下裏帳

則牀向外下外帳則牀向內涵老據其中局上開明

窗焚香倚枕則八牀面面皆出窮奢極欲老於西湖

者二十年金谷廊塢着一毫寒閒不得索性繁華到

底亦杭州人所謂左右是左右也西湖大家何所不

有西子有時亦貯金屋咄咄書空則窮措大耳

陳雨輝南屏包莊詩 獨創樓船水上行一天夜氣

識金銀歌喉裂石驚魚鳥燈火分光入藻蘋瀟灑

西園出聲妓豪華金谷集文人自來寂莫皆唐突

雖是逋仙亦恨貧

南高峯

南高峯在南北諸山之界羊腸屈屈松篁蔥蒨非芒

鞋布襪勞策支筇不可陟也塔居峯頂晉天福間建

西湖夢尋卷四

士

崇寧乾道兩度重修元季燬舊七級今存三級塔中

四望則東瞰平蕪烟銷日出盡湖中之景南顧大江

波濤洄洑舟楫隱見杳靄間西接巖竇怪石翔舞洞

穴邃密其側有瑞應像巧若鬼工北矚陵阜陂陁曼

延箭櫺叢出薤麥連雲山椒巨石屹如巖冠者名先

照壇相傳道者鎮魔處峯頂有鉢孟潭潁川泉大旱

不涸大雨不盈潭側有白龍洞

道隱南高峯詩 南北高峯兩鬱蔥朝朝滄海烟

封極頭螺髻飛雲棧半嶺巖冠怪石供三級浮屠

巢老鶻一泓清水篆癡龍倘思濟勝煩攜具布襪

芒鞋策短筇

烟霞石屋

繇太子灣南折而上爲石屋嶺過嶺爲大仁禪寺寺左爲烟霞石屋屋高廠虛明行迤二丈六尺狀如軒榭可布几筵洞上周鑄羅漢五百十六身其底邃窄通幽陰翳杳靄側有蝙蝠洞蝙蝠大者如鴉挂搭連牽互啣其尾糞作奇臭古廟高梁多受其累會稽禹廟亦然繇山椒右旋爲新庵王子安疊陳章侯洪綬嘗讀書其中余往訪之見石如飛來峯初經洗出潔不去膚雋不傷骨一洗楊髡鑿佛之慘峭壁奇峯忽

西湖夢尋卷四

十三

露生面爲之大快建炎間里人避兵其內數千人皆獲免嶺下有水樂洞嘉泰間爲楊郡王別園壘石築亭結構精雅年久蕪穢不治水樂絕響賈秋壑以厚直得之命寺僧深求水樂所以興廢者不得其說一日秋壑往遊頻睨旁聽悠然有會日谷虛而後能應水激而後能響今水涸其中土壅其外欲其發響得乎亟命疏壅導瀦有聲從洞澗出節奏自然二百年勝槩一日始復乃築亭以所得東坡眞蹟刻置其上蘇軾水樂洞小記 錢塘東南有水樂洞泉流巖中皆自然宮商又自靈隱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谿

行兩山閒巨石磊磊如牛羊其聲空鬱然眞若鐘鼓乃知莊生所謂天籟蓋無在不有也

袁宏道煙霞洞小記 烟霞洞亦古亦幽涼沁入骨乳汁泔泔下石屋虛明開朗如一片雲欹側而立又如軒榭可布几筵余凡兩過石屋爲傭奴所據嘈雜若市俱不得意而歸

張京元石屋小記 石屋寺寺卑下無可觀巖下石龕方廣十笏遂以屋稱屋內好事者置一石榻可坐四傍刻石像如傀儡殊不雅馴想以幽僻得名耳出石屋西上下山坡夾道皆叢桂秋時着花香

西湖夢尋卷四

十四

聞數十里堪稱金粟世界

又烟霞寺小記 烟霞寺在山上亦荒落係中貴孫隆易創頗新整殿後開宕取土石骨盡出巉峭可觀由殿右稍上兩三盤經象鼻峯東折數十武爲烟霞洞洞外小亭踞之望錢塘如帶

李流芳題烟霞春洞畫 從烟霞寺山門下眺林壑窈窕非復人境李花時尤奇眞瓊林瑤島也猶記與閒孟無際自法相寺至烟霞洞小憩亭子渴甚無從得酒見兩僧父攜榼至問孟口流涎遽從乞飲僧父不顧予輩大怪偶見梁間惡詩書一板上

乃扶而擲之僧父踰跟而走念此輒噴飯不已也

高麗寺

高麗寺本名慧因寺後唐天成二年吳越錢武肅王建也宋元豐八年高麗國王子僧統義天入貢因請淨源法師學賢首教元祐二年以金書漢譯華嚴經三百部入寺施金建華嚴大閣藏塔以尊崇之元祐四年統義天以祭奠淨源爲名兼進金塔二座杭州刺史蘇軾疏言外夸不可使屢入中國以疏邊防金塔宜卻弗受神宗從之元延祐四年高麗潘王奉詔進香幡經於此至正末燬洪武初重葺俗稱高麗寺

西湖夢尋卷四

五

礎石精工藏輪宏麗兩山所無萬厯間僧如通重修余少時從先宜人至寺燒香出錢三百命輿人推轉輪藏輪轉呀呀如鼓吹初作後旋轉熟滑藏轉如飛推者莫及

法相寺

法相寺俗稱長耳相後唐時有僧法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天成二年自天台國清寒巖來遊錢武肅王待以賓禮居法相院至宋乾祐四年正月六日無疾坐方丈集徒衆沐浴趺跏而逝弟子輩漆其真身供佛龕謂是定光佛後

身婦女所求子嗣者懸幡設供無虛日以此法相名著一時寺後有錫杖泉水盆活石僧廚香潔齋供精良寺前茭白筍其嫩如玉其香如蘭入口甘芳天下無比然須在新秋八月餘時不能也

袁宏道法相寺拜長耳和尚肉身戲題 輪相居然

足漆光與鑑新神魂知也未爪齒幻耶真骨董休

疑客莊嚴不待人饒他金與石到此亦成塵

徐渭法相寺看活石 蓮花不在水分葉簇青山徑

折雖能入峯迷不待還取蒲量石長問竹到溪灣

莫怪掩斜日明朝恐未閒

西湖夢尋卷四

六

張京元法相寺小記 法相寺不甚麗而香火駢集定光禪師長耳遺蛻婦人謂之以爲宜男爭摩頂腹漆光可鑑寺右數十武度小橋折而上爲錫杖泉涓涓細流雖大旱不竭經流處僧置一砂缸挹注供爨久之水土鏽結蒲生其上厚幾數寸竟不見缸質因名蒲缸倘可劇置研池爐足古董家不秦漢不道矣

李流芳題法相山亭畫 去年在法相有送友人詩

云十年法相松間寺此日淹留卻共君忽忽送君

無長物半閒亭子一溪雲時與方回孟暘避暑竹

閣連夜風雨泉聲轟轟不絕又有題扇頭小景一
詩夜半溪閣響不知風雨歇起視杳靄開悠然見
微月一時會心不知作何語今日展此亦自可思
也壬子十月大佛寺倚醉樓燈下題

于墳

于墳于少保公以再造功受冤身死被刑之日陰霾
翳天行路踴歎夫人流山海關夢公曰吾形殊而魂
不亂獨目無光明借汝眼光見形於皇帝翌日夫人
喪其明會奉天門災英廟臨視公形見火光中上憫
然念其忠乃詔貸夫人歸又夢公還眼光目復明也

西湖夢尋卷四

七

公遺骸都督陳達密囑瘞藏繼子冕請葬錢塘祖塋
得旨奉葬於此成化二年廷議始自上遣行人馬瞻
諭祭其詞略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
道以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
憐其忠弘治七年賜謚曰肅愍建祠曰旌功萬厯十
八年改謚忠肅四十二年御史楊鶴爲公增廓祠宇
廟貌巍煥屬雲間陳繼儒作碑記之碑曰大抵忠臣
爲國不惜死亦不惜名不惜死然後有豪傑之敢不
惜名然後有聖賢之闢黃河之排山倒海是其敢也
既能伏流地中萬三千里又能千里一曲是其闢也

昔者土木之變裕陵北狩公痛哭抗疏止南遷之議
召勤王之師鹵擁帝至大同至宣府至京城下皆登
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此一見左傳楚
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公子目奪令宋人應之曰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執宋公猶不得
宋國於是釋宋公又一見廉頗傳秦王偪趙王會渾
池廉頗送至境曰王行度道里會遇禮畢還不過三
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又再見王旦
傳契丹犯邊帝幸澶州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
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三者公讀書得力處

西湖夢尋卷四

式

也繇前言之公爲朱之目奪繇後言之公不爲廉頗
旦何也嗚呼茂陵之立而復廢廢而後當立誰不知
之公之識豈出王直李侃朱英下又豈出鍾同章綸
下蓋公相時度勢有不當言者有不必言者當裕陵
在鹵茂陵在儲拒父則衛輒迎父則高宗戰不可和
不可無一而可爲制鹵地此不當言也裕陵既返見
濟薨卿王病天人攸歸非裕陵而誰又非茂陵而誰
明率百官朝請復辟直以遵晦待時耳此不必言也
若徐有貞曹石奪門之舉乃變局非正局乃劫局非
遲局乃縱橫家局非社稷大臣局也或曰盍去諸鳴

呼公何可去也公在則裕陵安而茂陵亦安若公諍之而公去之則南宮之錮不將燭影斧聲乎東宮之廢後不將宋之德昭乎公雖欲調鄰王之兄弟而實密護吾君之父子乃知回鑾公功其他日得以復辟公功也復儲亦公功也人能見所見而不能見所不見能見者豪傑之敢不能見者聖賢之闕敢於任死而闕於暴君公真古大臣之用心也哉公祠既盛而四方之祈夢至者接踵而答如響

王思任弔于忠肅祠詩 涕割西湖水于墳望岳墳

孤烟埋碧血太白黯妖氛社稷留還我頭顱擲與

西湖夢尋卷四

六

君南城得意骨何處暮楊聞 一派笙歌地千秋

寒食朝白雲心浩浩黃葉淚蕭蕭天柱擎鴻社人

生付鹿蕉北邙今古諱幾突麗山樹

張溥弔于忠肅詩 枯栢風嚴辭月明至今兩袖識

書生青山魂魄分穹夏白日鬚眉見太平一死錢

塘潮尚怒孤墳岳渚水同清莫言軟美人如土夜

夜天河望帝京

張岱于少保祠詩 平生有力濟危川百二山河去

復旋宗澤死心援北狩李綱痛哭止南遷瀉池立

子還無日社稷呼君別有天復辟南宮豈是奪借

公一死取貂蟬 社稷存亡股掌中反因罪案見精忠以君孤注憂王日分我杯羹歸太公但使廬陵存外郎自知見服返桐宮屬餒賜死非君意曾道于謙實有功

楊鶴于墳華表柱銘 赤手挽銀河君自大名垂宇

宙青山埋白骨我來何處哭英雄

又正祠柱銘 千古痛錢塘並楚國孤臣白馬江

邊怒捲千堆夜雪兩朝冤少保同岳家父子夕陽

亭裏傷心兩地風波

董其昌于少保祠柱銘 賴社稷之靈國已有君自

西湖夢尋卷四

七

分一腔拋熱血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獨留青白

在人間

張岱于少保柱銘 宋室無謀歲輸鹵數萬幣和議

既成安得兩宮歸朔漠漢家關智幸分我一杯羹

挾求非計不勞三寸返新豐

張岱定香橋小記 甲戌十月攜朱楚生住不繫園

看紅葉至定香橋客不期至者八人南京曾波臣

東陽趙純卿金壇彭天錫諸暨陳章侯杭州楊與

民陸九羅三女伶陳素芝余留飲章侯攜繚素爲

純卿畫古佛波臣爲純卿寫照楊與民彈三絃子

羅三唱曲陸九吹簫與民出寸許紫檀界尺據小
梧用北調說金屏梅一劇使人絕倒是夜彭天錫
與羅三與民串本腔戲妙絕與楚生素芝串調腔
戲又復妙絕章侯唱卽落小歌余取琴和之牙牙
如話純卿笑曰恨弟無一長以侑兄輩酒余曰唐
裴將軍旻居喪請吳道子畫天宮壁度亡母道子
曰將軍爲我舞劍一回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脫
縑衣纏結上馬馳驟揮劍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
下射執鞘承之劍透室而入觀者驚慄道子奮袂
如風畫壁立就章侯爲純卿畫佛而純卿舞劍政

西湖夢尋卷四

三

今日事也純卿跳身起取其竹節鞭重三十觔作
胡旋舞數纏大噉而罷

風篁嶺

風篁嶺多蒼筤篠簜風韻淒清至此林壑深沈迥出
塵表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
密元豐中僧辨才淬治潔楚名曰風篁嶺蘇子瞻訪
辨才於龍井送至嶺上左右驚曰遠公過虎溪矣辨
才笑曰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遂造亭
嶺上名曰過溪亦曰二老子瞻記之詩云日月轉雙
轂古今同一邱惟此鶴骨老凜然不知秋去住兩無

礙人土爭挽留去如龍出水雷雨捲潭湫來如珠還
浦魚鱉爭駢頭此生暫寄寓常恐名實浮我比陶令
媿師爲遠公優送我過虎溪溪水當逆流聊使此山
人永記二老遊

李流芳風篁嶺詩 林壑深沈處全憑篠簜迷片雲
藏屋裏二老到雲棲學士留龍井遠公過虎溪烹
來石巖白翠色映玻璃

龍井

南山上下有兩龍井上爲老龍井一泓寒碧清冽異
常棄之叢薄閒無有過而問之者其地產茶遂爲兩

西湖夢尋卷四

三

山絕品再上爲天門可通三竺南爲九溪路通徐卨
水出江干其西爲十八澗路通月輪山水出六和塔
下龍井本名延恩衍慶寺唐乾祐二年居民募緣改
造爲報國看經院宋熙寧中改壽聖院東坡書額紹
興三十一年改廣福院清祐六年改龍井寺元豐二
年辨才師自天竺歸老於此不復出與蘇子瞻趙閱
道友善後人建三賢閣祀之歲久寺圯萬厯二十三
年司禮孫公重修構亭軒築橋整浴龍池創霖雨閣
煥然一新遊人駢集

一片雲

神運石在龍井寺中高六尺許奇怪突兀特立簷下有木香一架穿繞竅竇蟠若龍蛇正統十三年中貴李德駐龍井天旱令力士淘之初得鐵牌二十四玉佛一座金銀一錠鑿大宋元豐年號後得此石以八十人昇起之上有神運二字旁多款識漶漫不可讀不知何代所鑄大約皆投龍以祈雨者也風篁嶺上有一片雲石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松磴盤屈草莽間有石洞堆砌工緻巉巖石後有片雲亭爲司禮孫公所構設石棋枰於前上鐫興來臨水敲殘月談罷吟風倚片雲之句遊人倚徒不忍遽去

西湖夢尋卷四

三

秦觀龍井題名記 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吳興來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辨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籃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策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逕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旁廬舍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始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朝音堂明日乃還

張京元龍井小記 過風篁嶺是爲龍井卽蘇端明

米海嶽與辨才往來處也寺北向門內外修竹琅琅井在殿左泉出石罅甃小園池下復爲方池承之池中各有巨魚而水無腥氣池淙淙下瀉繞寺門而出小座與惜亭翫一片雲石山僧汲水供茗泉味色俱清僧容亦枯寂視諸山迥異

主釋登龍井詩 深谷盤迴入靈泉潄沸流隔林先作雨到寺不勝秋古殿龍王在空林鹿女遊一尊斜日下獨爲古人留

袁宏道龍井詩 都說今龍井幽奇踰昔時路迂迷

西湖夢尋卷四

四

舊處樹古失名兒渴仰雞蘇佛亂參玉版師破筒分谷水芟草出秦碑 數盤行井上百計引泉飛畫壁屯雲族紅欄蝕水衣路香茶葉長畦小藥苗肥宏也學蘇子辨才君是非

張岱龍井柱銘 夜壑泉歸渥注能致千巖雨曉堂龍出崖石皆爲一片雲

九溪十八澗

九溪在烟霞嶺西龍井山南其水屈曲迴環九折而出故稱九溪其地徑路崎區草木蔚秀人烟曠絕幽閭靜悄別有天地自非人間溪下爲十八澗地故深

遂卽緇流非遺世絕俗者不能久居按志澗內有李巖寺朱陽和王梅園梅花徑等蹟今都湮沒無存而地復遼遠僻處江干老於西湖者各各勝地尋討無遺問及九溪十八澗皆茫然不能置對

李流芳十八澗詩 已酉始至十八澗與孟陽無際同到徐邨第一橋飯於橋上溪流淙然山勢迴合坐久不能去予有詩云溪九澗十八到處流活活我來三月中春山雨初歇奔雷與飛霰耳目兩奇絕悠然向溪坐況對山嵯嶮我欲參雲栖此中解脫法善哉汪子言閒心隨水滅無際亦有和余詩

西湖夢尋卷四

圭

忘之矣

西湖夢尋卷五

古劍蝶庵張 岱著纂

西湖外景

西谿

栗山高六十二丈周迴十八里二百步山下有石人嶺峭拔凝立形如人狀雙髻聳然過嶺爲西溪居民數百家聚爲邨市相傳宋南渡時高宗初至武林以其地豐厚欲都之後得鳳凰山乃云西溪且留下後人遂以名地甚幽僻多古梅梅格短小屈曲槎枒大似黃山松好事者至其地買得極小者列之盆池以

西湖夢尋卷五

一

作小景其地有秋雪庵一片蘆花明月映之白如積雪大是奇景余謂西湖眞江南錦繡之地入其中者目厭綺麗耳厭笙歌欲尋深谿盤谷可以避世如桃源菊水者當以西谿爲最余友江道闇有精舍在西谿招余同隱余以鹿鹿風塵未能赴之至今猶有遺恨

王穉登西溪寄彭欽之書 留武林十日許未嘗一至湖上然遂窮西谿之勝舟車程並十八里皆行山雲竹靄中衣袂盡綠桂樹大者兩人圍之不盡樹下花覆地如黃金山中人縛帚埽花售市上每

担僅當脫粟之半耳往歲行山陰道上大歎其佳此行似勝

李流芳題西谿畫 壬子正月晦日同仲錫子與自雲栖翻白沙嶺至西谿夾路修篁行兩山間凡十里至永興寺永興山下奇曠平疇遠邨幽泉老樹點綴各各成致自永興至嶽廟又十里梅花綿亘邨落彌望如雪一似余家西磧山中是日飯永興登樓嘯咏夜還湖上小築同孟陽印持子將痛飲翼日出冊子畫此癸丑十月烏鎮舟中題

楊蟠西谿詩 爲愛西谿好長憂谿水窮山源春更

西湖夢尋卷五

二

落散入野田中

王思任西谿詩 一嶺透天目千谿叫雨頭石雲開繡壁山骨洗寒流鳥道苔衣滑人家竹語幽此行不作路半武百年遊

張岱秋雪庵詩 古宕西谿天下聞輞川詩是記游文庵前老荻飛秋雪林外奇峯聳夏雲怪石稜層皆露骨古梅結屈止留筍谿山步步堪盤礴植杖聽泉到夕曛

虎跑泉

虎跑寺本名定慧寺唐元和十四年性空師所建憲

宗賜號曰廣福院大中八年改大慈寺僖宗乾符三年加定慧二字宋末燬元大德七年重建又燬明正德十四年寶掌禪師重建嘉靖十九年又燬二十四年山西僧永果再造今人皆以泉名其寺云先是性空師爲蒲坂盧氏子得法於百丈海來遊此山樂其靈氣鬱盤棲禪其中苦於無水意欲他徙夢神人語曰師毋患水南嶽有童子泉當遣二虎馭來翼日果見二虎跑地出泉清香甘冽大師遂留明洪武十一年學士宋濂朝京道山下主僧邀濂觀泉寺僧披衣同舉梵咒泉聲沸而出空中雪舞濂心異之爲作銘

西湖夢尋卷五

三

以記城中好事者取以烹茶日去千擔寺中有調水符取以爲驗

蘇軾虎跑泉詩 亭亭石榻東峯上此老初來百神仰虎移泉眼趨行脚龍作浪花供撫掌至今遊人灌濯罷臥聽空階環玦響故知此老如此泉莫作人閒去來想

袁宏道虎跑泉詩 竹林松澗淨無塵僧老當知寺亦貧飢鳥共分香積米枯枝常足道人薪碑頭字識開山偈爐裏灰寒護法神汲取清泉三四盞芽茶烹得興嘗新

鳳凰山

唐宋以來州治皆在鳳凰山麓南渡駐輦遂爲行宮東坡云龍飛鳳舞入錢塘茲蓋其右翅也白吳越以逮南宋俱於此建都佳氣扶輿萃於一脈元時惑於揚髡之說卽故宮建立五寺築鎮南塔以厭之而茲山到今落寞今之州治卽宋之開元故宮乃鳳凰之左翅也明朝因之而官司藩臬皆列左方爲東南雄會豈非王氣移易發洩有時也故山川壇八卦田御教場萬松書院天真書院皆在鳳凰山之左右焉

西湖夢尋卷五

四

城張聖途丹陽陳輔之同來院僧梵英葺治堂宇比舊加嚴潔茗飲芳烈問此新茶耶英曰茶性新舊交則香味復余嘗見知琴者言琴不百年則桐之生意不盡緩急清濁常與雨暘寒暑相應此理與茶相近故并記之

徐渭入仙臺詩 南山佳處有仙臺臺畔風光絕素埃羸女只教迎鳳入桃花莫去引人來能令大藥飛雞犬欲傍中央剪草萊舊伴自應尋不見湖中無此最深隈

袁宏道天真書院詩 百尺頽牆在三千舊事閒野

花粘壁粉山烏煽爐溫江亦學之字田猶畫卦文
兒孫空滿眼誰與薦荒芹

朱大內

宋元拾遺記高宗好耽山水於大內中更造別院曰
小西湖自遜位後退居是地奇花異卉金碧輝煌婦
寺宮娥充斥其內享年八十有一按錢武肅王年亦
八十一而高宗與之同壽或曰高宗卽武肅後身也
南渡史又云徽宗在汴時夢錢王索還其地是日卽
生高宗後果南渡錢王所轄之地盡屬版圖疇昔之
夢益不爽矣元興楊連真伽壞大內以建五寺日報

西湖夢尋卷五

五

國曰興元曰般若曰仙林曰尊勝皆元時所建按志
報國寺卽垂拱殿興元卽芙蓉殿般若卽和寧門仙
林卽延和殿尊勝卽福寧殿雕梁畫棟尙有存者白
塔計高二百丈內藏佛經數十萬卷佛像數千整飾
華靡取宋南渡諸宗骨殖雜以牛馬之骸壓於塔下
名以鎮南未幾爲雷所擊張士誠尋燬之

謝皋羽弔宋內詩 複道垂楊草亂交武林無樹是
前朝野猿引子移來宿攬盡花閒翡翠巢 隔江
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林草自春聞說光堯皆墮淚
女官猶是舊宮人 紫宮樓閣逼流霞今日淒涼

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禾
黍何人爲守闔落花臺殿暗銷魂朝元閣下歸來
燕不見當時鸚鵡言

黃晉卿弔宋內詩 滄海桑田事渺茫行逢遺老歎
荒涼爲言故國游麋鹿漫指空山號鳳凰春盡綠
莎迷輦道雨多蒼翠上宮牆遙知汴水東流畔更
有平蕪與夕陽

趙孟頫宋內詩 東南都會帝王州三月鶯花非舊
游故國金人愁別漢當年玉馬去朝周湖山靡靡
今猶在江水茫茫只自流千古興亡盡如此春風

西湖夢尋卷五

六

麥秀使人愁

劉基宋大內詩 澤國繁華地前朝此建都青山彌
百粵白水入三吳艮嶽銷王氣坤靈肇帝圖兩宮
十里恨九子一身孤設險憑天塹偷安負海隅雲
霞行殿起荆棘寢園蕪幣帛敦和議弓刀抑武夫
但聞當亡奏不見立廷呼鬼蜮昭華衣龜鼉出巨
區至尊危北闕多士樂西湖鵠首馳文舫龍鱗舞
繡襦巨螯擎擁劍香飯漉雕胡蝸角乾坤大鼉頭
氣勢殊秦庭迷指鹿周室歎瞻烏白馬遶京華銅
駝擲路衢含容天地廣養育羽毛俱橋樑馳包貢

塗泥賦上腴斷犀埋越棘照乘走隋珠弔古江山
在懷今歲月逾鯨鯢空渤海歌咏已唐虞鳴革愁
何極羊裘釣不迂征鴻暮南去回首憶尊鱸

梵天寺

梵天寺在山川壇後宋乾德四年錢吳越王建名南
塔治平十年改梵天寺元元統中燬明永樂十五年
重建有石塔二靈鰓井金井先是四明阿育王寺有
靈鰓井武肅王迎阿育王舍利歸梵天寺奉之鑿井
南廊靈鰓忽見僧簪有記東坡倅杭時詩僧寺詮住
此東坡過訪見其壁閒詩有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

西湖夢尋卷五

七

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隨行履惟聞犬吠聲又入青蘿
去東坡援筆和之曰但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
行未已草露溼芒屨惟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清遠
幽深其氣味自合

蘇軾梵天寺題名 余十五年前杖藜芒屨往來南
北山此閒魚鳥皆相識況諸道人乎再至惘然皆
晚生相對但有不恨子瞻書 元祐四年十月十
七日與曹晦之晁子莊徐得之王元直秦少章同
來時主僧皆出庭戶寂然徙倚久之東坡書
勝果寺

勝果寺唐乾寧閒無着禪師建其地松徑盤紆淵淙
潺湲羅刹石在其前鳳凰山列其後江景之勝無過
此出南塔而上卽其地也宋熙寧閒有寺僧清順住
此順約介寡交無大故不入城市士夫有以米粟饋
者受不過數斗益貯几上日取二三合啖之蔬筍之
供恆缺乏也一日東坡至勝果見壁閒有小詩云竹
暗不通日泉聲落如雨春風自有期桃李亂深塢問
誰所作或以清順對東坡卽與接談聲名頓起

僧圓淨勝果寺詩 深林容鳥道古洞隱春蘿天迥

聞潮早江空得月多冰霜叢草木舟楫玩風波巖

西湖夢尋卷五

八

下幽栖處時聞白石歌

僧處默勝果寺詩 路自中峯上盤迴出薜蘿到江

吳地盡隔岸越山多古木叢青藹遙天浸白波下

方城郭近鐘磬雜笙歌

五雲山

五雲山去城南二十里岡阜深秀林巒蔚起高千丈
週迴十五里沿江自徐郵進路遠山盤曲而上凡六
里有七十二灣石磴千級山中有伏虎亭梯以石城
以便往來至頂半岡名月輪山上有天井大旱不竭
東爲大灣北爲馬鞍西爲雲塢南爲高麗又東爲排

山五峯森列駕軼雲霞俯視南北兩峯若維朋立長江帶繞西湖鏡開江上帆檣小若鷗鳬出沒烟波真奇觀也宋時每每臘前僧必捧雪表進黎明入城中霰猶未集蓋其地高寒見雪獨早也山頂有真際寺供五福神貿易者必到神前借本持其所挂楮鏹去獲利則加倍還之借乞甚多楮鏹恒缺卽尊神放債亦未免窮愁爲之掀髯一笑

袁宏道御教場小記 余始慕五雲之勝刻期欲登將以次登南高峯及一觀御教場游心頓盡石蕒常以余不登保俶塔爲笑余謂西湖之景愈下愈

西湖夢尋卷五

九

勝高則樹薄山瘦草髡石禿千頃湖光縮爲杯子北高峯御教場是其樣也雖眼界略闊然我身長不過六尺睜眼不見十里安用許大地方爲哉石蕒無以難

雲栖

雲栖宋熙寧間有僧志逢者居此能伏虎世稱伏虎禪師天禧中賜眞濟院額明弘治間爲洪水所圯隆慶五年蓮池大師名祿宏字佛慧仁和沈氏子爲博士弟子試必高等性好清淨出入二氏子殤婦歿一日閱慧燈集失手碎茶甌有省乃視妻子爲鶻吳布

衫於世相一筆盡勾作歌寄意棄而專事佛雖學使者屠公力挽之不回也從蜀師剃度受具游方至伏牛坐煉嚙語忽現舊習而所謂一筆勾者更隱隱現去經東昌府謝居士家乃更釋然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執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當是時似已感破心空然終不自以爲悟歸得古雲栖寺舊址結茅默坐縣鑪煮糜日僅一食胸挂鐵牌題曰鐵若開花方與人說久之檀越爭爲構室漸成叢林弟子日進其說主南山戒律東林淨士先行戒疏發隱後行彌陀疏鈔一時江左諸儒皆

西湖夢尋卷五

十

來就正王侍郎宗沐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師云貓兒突出時如何自代云走卻法師留下講案又書頌云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卻被畜生惑貓兒突出畫堂前牀頭說法無消息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其持論嚴正詰解精微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略無屈海內名賢望而心折孝定皇太后繪像宮中禮焉賜蟒袈裟不敢服破衲敝幃終身無改齋惟蔬菜有至寺者高官輿從一槩平等凡無加豆仁和樊令問心雖亂何時得靜師曰置之處無事不辦坐中一士人曰專格一物

是置之一處辦得何事師曰論格物只當依朱子豁然貫通去何事不辦得或問何不貴前知師曰譬如兩人觀琵琶記一人不曾見一人見而領道之畢竟同看終場能增減一齣否耶甬東屠隆於淨慈寺迎師觀所著曇花傳奇虞淳熙以師梵行素嚴阻之師竟偕諸紳衿臨場諦觀訖無所忤寺必設戒絕釵釧聲而時撫琴弄簫以樂其脾神晚著禪關策進其所述峭似高峯冷似冰者庶幾似之矣喜樂天之達選行其詩平居笑談諧謔灑脫委蛇有永公清散之風未嘗一味槁木死灰若宋旭所議擔板漢真不可思

西湖夢尋卷五

士

議人也出家五十年種種具囑語中萬厯乙卯六月晦日書辭諸友還山設齋分表施觀若將遠行者七月三日卒仆不語次日復醒弟子輩問後事舉囑語對四日之午命移面西向循首開目同無疾時哆哪念佛跌坐而逝往吳有神李曇降毗山謂師是古佛而楊靖安萬春嘗見師現佛身施食吳中一信士窺空室四鬼持燈至忽列三蓮座師坐其一佛像也乩仙之靈者云張果聽師說心賦於永明李屯部婦素不信佛偏受師戒踰年屈三指化云身是梵僧阿那吉多而僧俗將坐脫時多請說戒說法然師自名凡

夫諸事恐呵責不敢以聞化前一日漏語見一大蓮華蕊不復能祕其往生之奇云

袁宏道雲棲小記 雲棲在五雲山下籃輿行竹樹中七八里始到奧僻非常蓮池和尚棲止處也蓮池戒律精嚴於道雖不大徹然不爲無所見者至於單提念佛一門則尤爲直捷簡要六箇字中旋天轉地何勞捏日更趨狂解然則雖謂蓮池一無所悟可也一無所悟是真阿彌請急着眼

李流芳雲棲春雪圖跋 余春夏秋常在西湖但未見寒山而歸甲辰同二王參雲棲時已二月大雪

西湖夢尋卷五

士

盈尺出赤山步一路瓊枝玉幹披拂照曜望江南諸山皚皚雲端尤可愛也庚戌秋與白民看雪兩隄余旣歸白民獨留遲雪至臘盡是歲竟無雪快而返世閒事各有緣固不可以意求也癸丑陽月題

又題雪山圖 甲子嘉平月九日大雪泊舟閭門作此圖憶往歲在西湖遇雪雪後兩山出雲上下一白不辨其爲雲爲雪也余畫時目中有雪而意中有雲觀者指爲雪山圖不知乃畫雪山耳放筆一笑

張岱贈蓮池大師杜對 說法平臺生公一語石一語棲真斗室老僧半間雲半間

六和塔

月輪峯在龍山之南月輪者省其形也宋張君房爲錢塘令宿月輪山夜見桂子下塔霧旋穗散墜如牽牛子峯旁有六和塔宋開寶三年智覺禪師築之以鎮江湖塔九級高五十餘丈撐空突兀跨陸府川海船方泛者以塔燈爲之向導宣和中燬於方臘之亂紹興二十三年僧智曇改造七級明嘉靖十二年燬中有湯思退等彙寫佛說四十二章李伯時石刻觀音大士像塔下爲渡魚山隔岸剡中諸山歷歷可數也

西湖夢尋卷五

三

李流芳題六和塔曉騎圖 燕子磯上臺龍潭驛口路昔時並馬行夢中亦同趣後來五雲山遙對西興渡絕壁瞰江立恍與此境遇人生能幾何江山幸如故重來復相攜此樂不可喻置身畫圖中那復言歸去行當尋雲棲雲棲渺何處此子甲辰與王叔士平仲參雲棲舟中爲題畫詩今日展予所畫六和曉騎圖此境恍然重爲題此壬子十月六日定香橋舟中

吳琚六和塔應制詞 玉虹遙挂望青山隱隱如一抹忽覺天風吹海立好似春雷初發白馬凌空瓊鰲駕水日夜朝天闕飛龍舞鳳鬱蔥環拱吳越

此景天下應無東南形勝偉觀真奇絕好似吳兒飛彩幟蹙起一江秋雪黃屋天臨水犀雲擁看擊中流楫晚來波靜海門飛上明月 右調醉江月

楊維禎觀潮詩 八月十八睡龍死海龜夜食羅刹

水須臾海關龕格鬥地捲銀龍薄於紙艮山移來天子宮宮前一箭隨西風劫灰欲洗蛇鬼穴婆留折鐵猶爭雄望海樓頭誇景好斷鱉已走金銀島

西湖夢尋卷五

四

天吳一夜海水移馬蹀沙田食沙草厓山樓船歸不歸七歲呱呱啼軼道

徐渭映江樓看潮詩 魚鱗金甲屯牙帳翻身卻指潮頭上秋風吹雪下江門萬里瓊花捲層浪傳道吳王渡越時三千強弩射潮低今朝筵上看傳令暫放胥濤掣水犀

鎮海樓

鎮海樓舊名朝天門吳越王錢氏建規石爲門上架危樓樓基壘石高四丈四尺東西五十六步南北半之左右石級登樓樓連基高十有一丈元至正中改

拱北樓明洪武八年更來遠樓後以字畫不祥乃更名鎮海火於成化十年再造於嘉靖三十五年是年九月又火總制胡宗憲重建樓成進幕士徐渭曰是當記子爲我草草就以進公賞之曰聞子久僑矣趨召掌計廩銀之兩百二十爲秀才盧渭謝修不敢公曰我媿晉公子於是文乃遂能媿是倘用福先寺事數字以責我酬我其薄矣何侈爲渭感公語乃拜賜持歸盡橐中賣文物如公數買城東南地半畝有屋二十有二間小池二以魚以荷木之類果木材三種凡數十株長籬巨畝護以枸杞外有竹數十箇笋迸

西湖夢尋卷五

五

雲客至網魚燒笋佐以落果醉而咏歌始屋陳而無次稍序新之遂顏其堂曰酬字

徐渭鎮海樓記 鎮海樓相傳爲吳越錢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極高廣壯麗具載別志中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元至正中更名拱北樓皇明洪武八年更名來遠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後果驗乃更今名火於成化十年再建嘉靖三十五年九月又火子奉命總督直浙聞軍務開府於杭而方移師治寇駐嘉興比歸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人有以不急

病者予曰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跨通衢截吳山麓其四面有名山大海江湖潮汐之勝一望蒼茫可數百里民廬舍百萬戶其間郵市官私之景不可億計而可以指顧得者惟此樓爲傑特之觀至於島嶼浩渺亦宛在吾掌股閒高翥長鸞有俯壓百蠻氣而東夸之以貢獻過此者亦往往瞻拜低回而始去故四方來者無不趨仰以爲觀游的如此者累數百年而一旦廢之使民若失所歸非所以昭太平悅遠邇非特如此已也其所貯鐘鼓刻漏之具四時氣候之榜令民知昏曉時作息寒暑

西湖夢尋卷五

六

啟閉桑麻種植漁佃諸如此類是居者之指南也而一旦廢之使民懵然迷所往非所以示節序全利用且人傳錢氏以臣服宋而建此事昭著已久至方國珍時求緩死於我高皇猶知借鑒事以請誠使今海上羣醜而亦得知錢氏事其祈款如珍之初詞則有補於臣道不細顧可使其跡湮沒而不章耶予職清海微視今日務莫有急於此者公等第營之母浚徵於民而務先以已於是子與某官某等捐於公者計銀凡若干募於民者若干遂集工材始事於某年月日計所構營石爲門上架

樓樓基壘石高若干丈尺東西若干步南北半之
左右級曲而達於樓樓之高又若干丈凡七楹礎
百巨鐘一鼓大小九時序榜各有差貯其中悉如
成化時制蓋歷幾年月而成始樓未成時劇寇滿
海上予移師往討日不暇至於今五年寇劇者禽
來者遁居者懼不敢來海始晏然而樓適成故從
其舊名鎮海

張岱鎮海樓詩 錢氏稱臣歷數傳危樓突兀署朝
天越山吳地方隅盡大海長江指顧連使到百蠻
皆禮拜潮來九折自盤旋成嘉到此經三火皆值

西湖夢尋卷五

七

王師靖海年 都護當年築廢樓文長作記此中
游適逢困鯉來投轄正值饑鷹自下隼嚴武題詩
屬杜甫曹瞞拆宇忌楊修而今縱有青藤筆更討
何人數字酬

伍公祠

吳王既賜子胥死乃取其尸盛以鴟夸之革浮之江
中子胥因流揚波依潮來往蕩激隄岸勢不可禦或
有見其銀鎧雪獅素車白馬立在潮頭者遂爲之立
廟每歲仲秋既望潮水極大杭人以旗鼓迎之弄潮
之戲蓋始於此宋大中祥符間賜額曰忠靖封英烈

王嘉熙開海潮大湓京兆趙與權禱於神水患頓息
乃奏建英衛閣於廟中元末燬明初重建有唐盧元
輔胥山銘序宋王安石廟碑銘

高啟伍公祠詩 地大天荒霸業空曾於青史歎遺
功鞭屍楚墓生前孝扶眼吳門死後忠魂壓怒濤
翻白浪劔埋冤血起腥風我來無限傷心事盡在
吳山烟雨中

徐渭伍公廟詩 吳山東畔伍公祠野史評多無定
詞舉族何辜同刈草後人卻苦論鞭屍退耕始覺
投吳早雪恨終嫌入郢遲事到此公真不幸獨鏤

西湖夢尋卷五

六

依舊遇夫差

張岱伍相國祠詩 突兀吳山雲霧迷潮來潮去大
江西兩山吞吐成婚嫁萬馬奔騰應鼓鼙清濁溷
淆天覆地玄黃錯雜血連泥旌幢幡蓋威靈遠檄
到娥江取候齊 從來潮汐有神威鬼氣陰森白
日微隔岸越山遺恨在到江吳地故都非錢塘一
臂鞭雷走龍豬雙頤噴雪飛燈火滿江風雨急素
車白馬相君歸

城隍廟

吳山城隍廟宋以前在皇山舊名永固紹興九年徙

建於此宋初封其神姓孫名本永樂時封其神爲周
新新南海人初名日新文帝常呼新遂爲名以舉人
爲大理寺評事有疑獄輒一語決白之永樂初拜監
察御史彈劾敢言人目爲冷面寒鐵長安中以其名
止兒啼轉雲南按察使改浙江至界見羣蚋飛馬首
尾之墓中得一暴屍身餘一鑰一小鐵識新曰布賈
也收取之既至使人入市市中布一一驗其端與識
同者皆留之鞠得盜召屍家人與布而置盜法家人
大驚新坐堂有旋風吹葉至異之左右曰此木城中
所無一寺去城差遠獨有之新曰其寺僧殺人乎而

西湖夢尋卷五

九

冤也往樹下發得一婦人屍他日有商人自遠方夜
歸將抵舍潛置金叢祠石罅中且取無有商曰新新
日有同行者乎曰無有語人乎曰不也僅語小人妻
新立命械其妻考之得其盜則其私也則客暴至私
者在伏匿聽取之者也凡新爲政多類此新行部微
服視屬縣縣官觸之收繫獄遂盡知其縣中疾苦明
日縣人聞按察使來其迂不得新出獄曰我是縣官
大驚當是時周廉使名聞天下錦衣衛指揮紀綱者
最用事使千戶探事浙中千戶作威福受賂會新人
京遇諸派卽捕千戶繫派獄千戶逸出訴綱綱更誣

奏新上怒逮之卽至抗嚴陛前曰按察使摘治奸惡
與在內都察院同陛下所命也臣奉詔書死死不憾
矣上愈怒命戮之臨刑大呼曰生作直臣死作直鬼
是夕太史奏文星墜上不憚問左右周新何許人對
曰南海上曰嶺外乃有此人一日上見緋而立者叱
之問爲誰對曰臣新也上帝謂臣剛直使臣城隍浙
江爲陛下治姦貪吏言已不見遂封新爲浙江都城
隍立廟吳山

張岱吳山城隍廟詩 宣室慙慙問賈生鬼神情狀

不能名見形白日天顏動浴血黃泉御座驚革伴

西湖夢尋卷五

十

鵬奇猶有氣身殉豺虎豈無靈只愁地下龍逢笑
笑爾奇冤遇聖明 尙方特地出楓宸反向西郊
斬直臣思以鬼言回聖主還將尸諫退衆人血誠
無籍丹爲色寒鐵應教金鑄身坐對江湖多冷面
至今冤氣未曾伸

又城隍廟柱銘 厲鬼張巡敢以血身汚白日閻
羅包老原將鐵面比黃河

火德廟

火德祠在城隍廟右內爲道士精廬北眺西泠湖中
勝槩盡作盆池小景南北兩峯如研山在案明聖二

湖如水盂在几窗櫺門棖凡見湖者皆爲一幅畫圖
小則斗方長則單條闊則橫披縱則手卷移步換影
若遇韻人自當解衣盤礴畫家所謂水墨丹青淡描
濃抹無所不有昔人言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鐺裏
煮山川蓋謂此也火居道士能爲陽羨書生則六橋
三竺皆是其鵝籠中物矣

張岱火德祠詩 中郎評看湖登高不如下千頃一

湖光縮爲杯子大余愛眼界寬大地收隙罅舊隔
與窗櫺到眼皆圖畫漸入亦漸佳長康食甘蔗數
筆倪雲林居然勝荆夏刻畫非不工澹遠長聲價

西湖夢尋卷五

三

余愛道士廬寬受中郎罵

芙蓉石

芙蓉石今爲新安吳氏書屋山多怪石危巒綴以松
柏大皆合抱塔前一石狀若芙蓉爲風雨所陞半入
泥沙較之寓林奔雲尤爲茁壯但恨主人深受此石
置之懷抱半步不離樓榭偏之反多阨塞若得礎柱
相讓脫離丈許松石閒意以淡遠取之則妙不可言
矣吳氏世居上山主人年十八身無寸縷人輕之呼
爲吳正官一日早起拾得銀簪一枝重二銖卽買牛
血煮之以食破落戶自此經營五十餘年絲微抵燕

爲吳氏之典舖八十有三東坡曰一簪之資可以致
富觀之吳氏信有然矣蓋此地爲某氏花園先大夫
以三百金折其華屋徙造寄園而吳氏以厚值售其
棄地在當時以爲得計而今至吳園見此怪石奇峯
古松茂柏在懷之璧得而復失真一回相見一回懊
悔也

張岱芙蓉石詩 吳山爲石窟是石必玲瓏此石但

渾樸不復起奇峯花瓣幾層摺墮地一芙蓉癡然
在草際上覆以長松濯磨如結鐵蒼翠有苔封主
人過珍惜周護以墻墉恨無舒展地支鶴閉韜籠

西湖夢尋卷五

三

僅堪留几席聊爲怪石供

雲居庵

雲居庵在吳山居鄣宋元祐間爲佛印禪師所建聖
水寺元元貞間爲中峯禪師所建中峯又號幻住祝
髮時有故宋宮人楊妙錫者以香盒貯髮而舍利叢
生遂建塔寺中元末燬明洪武二十四年併聖水於
雲居賜額曰雲居聖水禪寺歲久殿圯成化間僧文
紳修復之寺中有中峯自寫小像上有贊云幻人無
此相此相非幻人若喚做中峯鏡面添埃塵向言六
橋有千樹桃柳其紅綠爲春事淺深雲居有千樹楓

相其紅黃爲秋事淺深今且以薪以蘓不可復問矣
曾見李長蘅題畫曰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
爲最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峯手
植歲久浸淫爲寺僧剪伐什不存一見之輒有老成
凋謝之感去年五月自小築至清波訪友寺中落日
坐長廊沽酒小飲已裴回城上望鳳皇南屏諸山公
月踏影而歸翌日遂爲孟暘畫此殊可思也

李流芳雲居山紅葉記 余中秋看月於湖上者三
皆不及待紅葉而歸前日舟過塘棲見數樹丹黃
可愛躍然思靈隱蓮峯之約今日始得一踐及至

西湖夢尋卷五

垂

湖上霜氣未遍雲居山頭千樹楓相向未有酣意
豈余與紅葉緣向堅與因憶往歲忍公有代紅葉
招余詩余亦率爾有答聊記於此二十日西湖領
略猶未了一朝別爾歸此遊殊草草當我欲別時
千山秋已老更得少日留霜酣變林杪子常爲我
言靈隱楓葉好千紅與萬紫亂插向晴昊爛然列
錦繡森然建旂旄一生未得見何異說食飽
高啟宿幻住棲霞臺詩 窗白鳥聲曉殘鐘渡谿水
此生幽夢迴獨在空山裏松巖留佛燈葉地響僧
履予心方湛寂閒臥白雲起

夏原吉雲居庵詩 誰闢雲居境峨峨瞰古城兩湖
晴送碧三竺曉分青經鎖千畝鈔鐘鳴萬戶驚此
中真可樂何必訪蓬瀛

徐渭雲居庵松下眺城南詩 夕照不曾殘城頭月
正團霞光翻鳥墮江色上松寒市客屠俱集高空
醉屢看何妨高漸離抱卻筑來彈城下有晉目
者善彈詞

施公廟

施公廟在石烏龜巷其神爲施全宋殿前小校也紹
興二十年二月朔秦檜入朝乘肩輿過望仙橋全挾
長刃遮道刺之透革不中檜斬之於市觀者如堵牆

西湖夢尋卷五

齒

中有一人大言曰此不了漢不斬何爲此語甚快秦
檜奸惡天下萬世人皆欲殺之施全刺之亦天下萬
世中一人也其心其事原不爲岳鄂王起見今傳奇
以全爲鄂王部將而岳墳以全入之翊忠祠則施全
此舉反不公不大矣後人祀公於此而不配享岳墳
深得施公之心矣

張岱施公廟詩 施殿司不了漢刺虎不傷蛇不斷
受其反噬齒利劒殺人媚人報可汗厲鬼街頭白
晝現老奸至此揜其面邀呼簇擁遮車幔棄屍漂
泊錢塘岸怒捲胥濤走雷電雪嶽移來天地變

三茅觀

三茅觀在吳山西南三茅者兄弟三人長曰盈次曰固季曰衷秦初咸陽人也得道成仙自漢以來卽崇祀之第觀中三像一立一坐一臥不知何說以意度之或以行立坐臥皆是修煉功夫教人不可蹉過耳宋紹興二十年因東京舊名賜額曰寧壽觀元至元間燬明洪武初重建成化十年建昊天閣嘉靖三十五年總制胡宗憲以平島奇功奏建眞武殿萬曆二十一年司禮孫隆重修并建鍾翠亭三義閣相傳觀中有楮遂良小楷陰符經墨跡景定庚申宋理宗以

西湖夢尋卷五

三

賈似道有江漢功賜金帛鉅萬不受詔就本觀取陰符經以酬其功此事殊韻第不應於賈似道當之耳余嘗謂曹操賈似道千古奸雄乃詩文中之有曹孟德書畫中之有賈秋壑覺其罪業滔天滅卻一半方曉詩文書畫乃能懺悔惡人如此凡人一竅尙通可不加意詩文留心書畫哉

徐渭三茅觀觀湖詩 黃幡繡字金鈴重仙人夜語騎青鳳寶樹攢攢搖綠波海門數點潮頭動海神罷舞迴腰窄天地有身存不得誰將練帶括秋空誰將古槩量春雪黑鰲戴地幾萬年晝夜一身神

血竭升沈不守瞬息事人閒白浪今如此白日高
高慘不光冷虹隨身縈城隍城中那得知城外卻
疑寒色來何方鹿苑草長文殊死獅子隨人吼祇
樹吳山石頭坐秋風帶着高冠拂雲霧
又三茅觀眺雪詩 高會集黃冠琳宮夜坐闌梅
芳成蕊易雪謝作花雞簷月沈杯煖江峯入坐寒
莫雅驚炬火飛去破烟嵐

紫陽庵

紫陽庵在端石山其山秀石玲瓏巖竇窈窕宋嘉定間邑人胡傑居此元至元間道士徐洞陽得之改爲

西湖夢尋卷五

三

紫陽庵其徒丁野鶴修煉於此一日召其妻王守素入山付偈云嬾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俱兩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而逝守素乃奉屍而漆之端坐如生妻亦束髮爲女冠不下山者二十年今野鶴眞身在殿庭之右亭中名賢留題甚衆其庵久廢明正統甲子道士范應虛重建聶大年爲記萬曆三十一年布政史繼辰范涑構空翠亭撰紫陽仙蹟記繪其圖景并名公詩並勒石亭中

李流芳題紫陽庵畫 南山自南高峯邁迤而至城中之吳山石皆奇秀一色如龍井烟霞南屏萬松

慈雲勝果紫陽一巖一壁皆可累日盤桓而紫陽精巧頗仰位置一一如人意中尤奇也余已亥歲與淑士同遊後數至湖上以畏入城市多放浪兩山閒獨與紫陽隔闕辛亥偕方回訪友雲居乃復一至蓋不見十餘年所往來於胸中者竟失之矣山水絕勝處每恍惚不自持強欲捉之縱之旋去此味不可與不知痛痒者道也余畫紫陽時又失紫陽矣豈獨紫陽哉凡山水皆不可畫然不可不畫也存其恍惚而已矣書之以發孟陽一笑

袁宏道紫陽宮小記 余最怕入城吳山在城內以

西湖夢尋卷五

毛

是不得徧觀僅匆匆一過紫陽宮耳紫陽宮石玲瓏窈窕變態橫出湖石不足方比梅花道人一幅活水墨也奈何辱之郡郭之內使山林嬾僻之人親近不得可歎哉

王穉登紫陽庵丁真人祠詩 丹壑斷人行琪花洞裏生亂崖兼地破羣象逐峯成一石一雲氣無松無水聲丁生化鶴處蛻骨不勝情

董其昌題紫陽庵詩 初鄰塵市點靈峯徑轉幽深紺殿重古洞經春猶悶雪危厓百尺有欹松清猿靜叫空壇月歸鶴愁聞故國鐘石髓年來成汗漫

登臨須愧羽人蹤

西湖夢尋卷五終

西湖夢尋卷五

天

圖紀

御

月

觀

張預篆

辛巳八月錢
唐丁氏校梓

西湖月觀紀

吳郡陳仁錫

甲寅居堯峯登妙高吸太湖手煮寶雲泉自龍洞下琅玕夾流水侵予枕簟深夜鳥啼四更吐月游魚欲躍假寐未遑曉煙如抹風急雨來四山暝合汎石湖楞伽間十里嵐光天長水遠以此貪戀家山唯西湖舊游小草未削初夏日長簡付厠氏嘗謂游山水如睡臥記述如作夢當其夢時好醜皆夢一經改竄情事倍佳無乃非昔夢耶既編補帆爲君月觀留作湖上一夢

西湖月觀紀

初四月紀

癸丑秋八月暮維舟棕毛場步石函俄見湖光選棹斷橋保叔一峯送影湖面紅衣落盡遠水一枝藕花泊妓依稀太守昔年西泠橋下問水雲寬窄落日銜山波波擁紅巒夾綠陰斜入外湖青蒼異狀騰焰短矣月乍鉤草欲碧一半勾留逆鑑上下極愛雷峯蒼立

初五月紀

自溜水橋觀慶忌塔背要離誘入吳因風勢以矛鉤其冠而刺之葬此咸洎間怪物浮水若鐵棺然其西

鄴侯橋石函入下湖問趙宋諸貴人墅僅餘花園老

卒歌一篇耳寶所山奔水導逆以海潮余坐落星石

漱一勺泉下大佛寺萬柳成幕橋左斷寶雲山之東

宋家花如錦日錦塢及上秋陽臺淒神寒骨海風四

起月到望湖亭誦前人語西湖深靜空濶納光景而

涵煙霏漫衍而不迫紆徐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

態酒空急抵昭慶岸沽酒

初六月紀

汎曉湖及湖巒光盡紫海雲未斷出寶佑橋即段紅

袖青旗總宜名園涵碧名橋彷彿觀之孤山歸立長烟初

西湖月觀紀

二

淡山水未深余觀第三橋碑不祀鄴侯今與白蘇處士四曰四賢祠然范文正張忠定朱微國不宜入耶其巔巖寒巖樂天就四照爲竹閣而麗農樓快雪閣萃其勝南陸宣公祠又南六一泉東坡先生惠勤上人哭歐陽公處也孤山飯罷送客上湧金門泊藕莊飲雷峰下南屏披峻壁翠落蓮花洞口久之乃歸皋亭諸山飛翥如亂雲補兩湖之缺斗折蛇行與燈明滅在孤山語處士曰有是哉處於清濁之間歐焉蘇焉范焉白焉參寥焉慧勤焉甚之而韋后焉賈似道焉

初七月紀

殘醉未醒開戶作句客作竹就飲池塘蕭條夜深與客過溜水橋月漸低急放舟十錦塘月影半浸湖如擎寶幢卽之微縮斜下如懸指漸一指片指俄落寒潭光經時不散桂輪自水中央的燦兩峰高處月在天而半在水而圓比於山高月小余進一籌矣

初八月紀

行唐刺史九里松下長畫風雷江濤夜合隔林先作雨昔吳說書額高宗揮數十幅不能及天矯作勢萬乘辟易松旁麴院宋取金沙礪水釀官酒由合澗上

西湖月觀紀

三

北自靈隱登北高峰山起歛出睦跨富春控餘杭局南自天竺登北高峰山起歛出睦跨富春控餘杭局結錢塘突爲峰鳴鷄見日升盤三十六灣而陟西望羅刹遙接海邑郡城飛來峰樹自崖谷擢起根生石上翠蕤蒙羣鳥悅山客開洞曰龍泓宋丁瀚之月夜集鸞處問靈隱浦惟流泉淙淙跨澗一樓亭冷泉千巖面寺暗林香青林洞之北昔人長嘯集猿呼曰猿父爲建飯猿臺逐侶出雲呼兒歸洞最宜向包氏山房一聽猿啼松落三竺之勝亘數里自飛來轉寺後如伏虬飛鳳稽留峰介天竺之中遙響飛空歸流欲瀉大悲泉流講堂下空巖懸乳幽淙嶺在其東南深

壑巉巖草叢石瘦仰天一線至捫壁嶺左逼障右臨溪而活沙塢滑善崩上天門湖海一色矣自錦堤歸忙上保叔塔觀落日山高峰蔽暑見紅霞數道到寺門海日蒼黃倒影余乃自梅花嶼之北婆娑深樹旋下客舟斷橋賓月忽被孤山一角水底影破則狂叫月既下偕琴僧過第三橋道人臥呼之不出龍王廟後一水臺攀而上彈雙清一曲水靜夜寒游魚不出波淺舟閣一夜凍湖心笑前人行過畫橋天忽曉誰似我中流自在須臾漁燈影綠樹數峰欲青雲起如煙易小艇傍湖心亭杲杲日出

西湖月觀紀

四

初九月紀是夜雨是日觀百妓會禮十廟湖心亭看日出故亦書月錢塘門百妓會十萬人家市聲到海皆成紅霧俄見飛騎者八石榴裙擁始由鎮海樓上子胥廟山自天目翔舞而東豬於鳳凰薄湖掠江左折吳山江介海門昂首穹脊掉尾內向道士曰晉天福江水溢寶達咒止之夢偉人曰貝聞命矣子笑曰豈有地老天荒數千年怒不少殺而擊山破岸者哉所至前瞰江後俯湖則三官廟最風涵泉韻浙浙當石罅視之既靜其聽始遠則青衣洞最雲開山露雨過竹涼高見滄溟則雲居庵最巖竇竄條秀石玲瓏鵲髮龍骨蹒跚

其頂壽藤怪蔓離披其右干霄之木根不土荻寒泉
滴瀝乍繁乍細煮石篝燈十宿洞中不能言去則瑞
石山紫陽庵最昔人云石者山之骨相也吾獨取夫
怪怪奇奇者焉彼固化工之所深寶也譬之於土亦
豈以狂狷爲非材也哉峭削凌空白露夜滴則橐駝
峰雪風洞最若夫三折肱而凌霄則眞人殿庭一樹
最蓋仙窟云丁野鶴蟬蛻鬚眉尙奕奕永樂間御書
招張三丰不至今塑三像祀之坐立余謂夜靜何人
吹鳳管三丰卧也霜林葉盡羣峰出三丰立也肯與
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書中書三丰坐也

西湖月觀紀

五

初十月紀

泊岳墳三橋三妓騎嘶綠楊白衣躍上捷如飛兔爲
浮數白已送客湧金門清波遠煙一片紅粉銷歸何
處中流忽聽客呼遂上其舟又是一番泡影矣

十一月紀

鎮海樓之南爲寶山誦子瞻詩野客歸時山月上棠
梨葉亂暝禽呼及同秦仲二子游云平明已報百吏
散意卽其几席湖山簿書魚鳥處也元妙觀間洞賓
題蕉處一龕煙火而已白馬廟折而西曰七寶山少
游夢天女求贊維摩像處昔雲閣黎居山坡入方丈

小院見其隱几低頭讀書與之語漠然不對蓋不出
十五年矣後贈以詩有讀書常閉戶客至不舉頭句
余謂作吏如子瞻可以游釋如雲閣黎可以從吏游

十二月紀

清波門折而東南曰鳳凰山左江右湖千山軒翥其
麓爲萬松嶺唐宋州治卽錢王故宮云宋邇大內碧
瓦鱗次植日本松作觀堂三茅觀鐘鳴觀堂之鐘應
之則駕輿山背芙蓉閣風帆沙鳥一溪通小西湖亭
曰清漣萬松又蟠介亭諸勝皆列皇城之外江竿皆
禁籞紹興福解陳修表蕙嶺金堤不日復廣輪之大

西湖月觀紀

六

太山玉牒何時清封禪之塵高宗手書懸之壁然洎
熙間孝宗及皇太子朝上皇德壽宮爲汎湖觀潮亦
盛事云嗟乎韋后不挽欽宗之輪而一目存誓嗤於
道人及乳母抱度宗行廊廡手粘一塔影歎宋家無
復生氣弔閭貴妃詩南宋可憐無故主西山空自夢
朝雲悲夫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爲勝果禪寺臨江
突兀南連秦望東亘吳山笑語落富陽月巖最善中
秋清輝滿隙如合璧左爲中峰宋殿前司營在其右
石筍林立前曰排衙白塔小竹石壁夾道古石衡云
樹散雲收虹殘水照歸由湧金門得月柳洲亭白

雲滿川飛浮來往水皆縹碧

十三月紀

參寥泉舊在孤山徙築於此有泉出寺後仍名參寥焉其西爲宋布衣岳瑀祠又西爲錦塢其巔初陽臺葛洪吸日月於此驚飈作危墮勢峰拔地削立數千百尺龍爪擎攬鐫洗萬古如新每作雨崖鐵色紫陽先生嘗提舉浙東法得祠祀其下葛嶺之上舊招賢寺白樂天詩雖在人間人不識與君名作紫陽花子瞻入壽星院悟前身曾到此昔似道婉儀彌遠架廊疊磴而趙紫芝與葛仙翁並墓其下不知後人如何

西湖月觀紀

七

作眼冠萊公集妓賞綾千段蒨桃獻詩萊公默然及貶嶺南道杭州桃疾曰葬我天竺山下樂天拈花爲喻子瞻拈身爲喻蒨桃拈纖爲喻皆老禪也又聞坡公仇池筆記杭人喜食鵝日屠百湖上夜歸百鵝皆號若有所訴嘉靖間侍御令巡官日報屠鵝之數日屠一千三百有奇噫坡倅杭時戲語酒食地獄高穀繼之獄爲一空今鵝獄亦宜空矣晚上湧金酒舟歸自昭慶步月曲港湖草層委聽小橋流澗立斷橋湖舟不行穿瑪瑙寺抵石函橋皆作響湖水空明荇藻交橫

十四月紀

從野堂諸君子與偕儀伯季生元暉君翰修止日放星芝子懸約余由昭慶寺後取徑桑堤山闌樹周西湖如艷妝山陰如翠幃深處此中蘭湯浴罷時也月皎甚移席廣庭山如碁布瞰巖而峙爲態舒緩草木蒙籠空青微出飛鳥時歸紛紛點石儀伯歌與偕和出門四山如畫風露浩然行一里至渡頭返曉起讀行卷唱吳琚海門飛上明月

十五日紀

是日觀潮

西湖月觀紀

八

橫嶺江口衝突颺激他江去潮遠湧水而已余觀潮兵馬司前目逆海門兩山嚙合士女雜浪花中日下春玉抹煙屏如鷺一行慈萬松嶺絕巘左一亭秀出巖阿俯湖瀕海西湖雷峰如坐如卧松濤峻絕若斷鰲透迤表忠觀讀子瞻所書記余謂千古絕得意之文其次謀止高麗王獻金塔疏莊嚴有體二文並得之湖文章有神矣古云胸中無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川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坐靈芝寺門錢王水流寂寂俄見紫雲萬重荇藻鷗鳬皆染絳色數聲鐘磬千頃筵篴放舟錦堤樓舫齋垂楊亂拂紅妝

吳姬半醉清謳凌於波上棹湖心亭吳越勝人各集
艷姬嬌兒未幾歌漸杳月影在地繽紛殊狀余乃偕
客自六一泉步西泠橋選樹四橋以下湖光深靛漁
不張燈金沙灘口微聞木魚五橋更籌亂六橋淨慈
鳴鐘堤有行人還第三橋保叔昭慶鐘鐙相答行十
二里而天曉遠煙微出海面

按堤南一橋曰映波對西岸六橋舊有旌德觀先
賢堂觀本定香寺寶慶間京兆袁詔改建有虛舟
雪錦二亭祀許由而下四十人曰仰高祠花竹繁
紆小山曲徑第三橋曰鎖瀾對西岸五橋舊有湖

西湖月觀紀

九

山堂前擁雙塔後植兩峰四望洲回浦合三賢堂
祀白蘇林三公第三橋曰望山斜對西岸四橋水
曰花港舊有雪江草堂第四橋曰壓堤對西岸第
三橋舊有崇真道院石臺籠燈以照夜船水仙王
廟一名龍王祠以樂天和靖子瞻附祀兩廡井曰
薦菊取蘇詩一盞寒泉薦香菊第五橋曰東浦對
西岸第二橋第六橋曰跨虹斜對西岸第一橋稍
北爲西泠橋

十六月紀

由延祥觀眺竹閣故基昔人祀樂天以杭妓故園沈

紅昵綠樂天去後倩妓傳詩耳西爲宋洪忠宣祠又
西鳳林寺鳥窠談禪處也予笑白蘇兩公日與湖上
人家雜處不辨官長湖光瀲灩如几案間物鳥窠猶
向樂天愁心火相構識浪不停豈其胸中著一西湖
耶棲霞嶺下弔岳武穆王閱新碑獄卒隗順負屍踰
城至九曲叢祠潛瘞之以玉環殉樹雙橋識焉今并
祠云其又西張憲墓夜闌飲垂虹橋須臾移第二橋
斜望西泠孤山霞起空山響木魚海天欲紅是夜游
裏六橋

西湖月觀紀

十

築此堤增建六橋然近北山三橋宋時已有之楊
公所築特南山三橋耳第一橋近淨空院玉泉之
水出焉曰環璧西通耿家埠第二橋金沙灘之水
出焉題曰流金西通麴院路遊靈竺者停橈其間
第三橋近龍潭有時祥光浮水曰卧龍西通茅家
埠第四橋遶丁家山而東沿堤屈曲蒼翠掩映題
曰隱秀西通花家園第五橋西挹高峰舊有景行
祠西通麥嶺路第六橋從定香橋而入近發祥寺
虎跑珍珠二泉之水出焉曰濬源

十七月紀

仙姑山入青芝塢觀魚玉泉寺泉既千頃靈鷲寺在其後北爲法華山而西溪秦亭則法華之分支也自行春橋出蒼煙老木間爲九里松余與客品松選奇輒狂呼林谷浪花仰激琤琮訝豁其南爲仙芝嶺而合澗橋時飛來峰路口冷泉一亭清輝如昔偶憶樂天招韜光入城韜光不赴答詩及黃紙詔下僧徒悵望歎達官不下山山僧不入城便是清涼世界始從峒巒山房山半峰高百盤泉數十折長松夾道引竹流泉散如飛雨豈紅蘆紫芽能教下碧天哉庵有金蓮池純陽殿觀滄海日出塔前秀靈草芙蓉數朵開

西湖月觀紀

十一

屋薄老楓落紅滿地世外春秋草本自寒煖塑像絕佳仙自塗抹雲氣自此陟風篁嶺林壑深沈流淙活活自龍井而下四時不絕嶺故叢薄荒密元豐中辨才泮治潔楚坡云天竺已幽阻風篁更盤紆者也片雲石之上曰獅子峰高出羣岫可瞰江滸天竺諸峰叠繡如畫辨才送子瞻過嶺有過溪嶺辨才老焉曰歸隱橋語坡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曰二老亭其下宋陳剛中墓建炎議恢復與張子韶等七人共謫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蓋足壯也片雲與衆二亭瑩池構石彈碁流水龍井大樾幽

占石鑑平開閒花寂草延緣其傍鳥韻相答水東出茅家埠入湖古人云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深山亂石之間盤幽宅阻嶺之左右大率多泉者也其左爲神運石龍井之上爲老龍井人煙曠絕一泓寒碧盃大海塊長江西湖如鬚髮諸峰膝行匍伏僅見天目翔舞一帶人家茫茫煙雲海氣煙霞石屋十里桂花撲人游裾道旁狼籍亂插枝頭士女賤如土已薄暮道太子灣西玉岑赤山之間惠因綢緞樓鎖蛟高麗王子尊潤中水瑩池轉輪色如藍獅象含雲氣定香橋至四橋月上全湖金紫垂虹喚渡抵昭

西湖月觀紀

十二

慶

十八月紀

九溪十八澗僻江干游履鮮至古無咏者九溪在老龍井之南其西爲十八澗蓋烟霞嶺之西溪環者九水出江而北連龍井十八澗則徑通五雲山雲棲寺昔柳子厚記楚山石日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又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子怪其言若杭岡多名人卽賢而辱於此者豈在石下哉是日也憇漾碧軒金蓮數畝有鳴榔載紅裙曉渡驚破白鷗徐行定香橋張伯雨構水軒夾赤

山浴鵲溪水下煙霞嶺卽山左麓闢壑確爲徑杭越諸峰江湖海門在指掌洞口水樂泉自頂下山之窪伏流飛注水波皺而聲漸激東坡詩慣見山僧已厭聽惟餘海月空留照熙甯間鄭師名其洞云旁小築幽絕水樂洞在烟霞石屋之上惠因澗北爲于忠肅墓蒼松一帶間以疎篁自六通入定光寺飲卓錫泉出麥嶺有水雪堂再經龍井歷九溪峰窮水盡白雲自開山如落雁蹲鴻每一澗鼻口相呀蹄股交峙岸之突出者水滌之如蒼龍蛻骨環數小橋峰若起若斷草樹蔽翳巖下碗碗多千年積雪有門半掩竹

西湖月觀紀

圭

數畝法雲泉自嶺下凝乳花泉甚白廢閣數楹小龕坐卧佛石居焉出沒煙扉間而光影在澗出復尋澗往山容舒卷澗分近遠履平地如深澗凌高則作琴筑聲麓漸平潮泥浸野田江尚蔽顧洶湧作遠勢出六和塔則越山樹木人家影江面方候潮乘間入虎跑泉宋學士以僧披法衣焚咒久之泉乃出爲作記不審南岳童子遺虎移泉視性空權力何如哉出六和塔口初由月輪望潮頭余從橋上觀自六和至白塔嶺立峰際百越山窮潮頭九折天風吹海立擘赭龕直入富陽銀龍砰砢右望則大山蔽江一面直掠

而上猛過西陵潮頭漸隱目送數十里外知是嚴灘氣始平江舟盡泊六和口魚麗朝蹴起一江秋雪余乃赴客招且暮以炬上慈雲嶺其南爲龍山自天目分支沿江而東局結於此望太極亭八卦田王伯安書院伯安寄汝中盛稱天真之樂以此至湧金輿人呼渡余不可中途異風作湖爲推浪絕行舟道錢塘門月上

十九月紀

客邀上青翰舫抵湧金燈火遶問水亭晚渡極喧榜其亭云平沙水月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予笑云

西湖月觀紀

吉

只有六時耳那得有十二時夜訪小蓬萊飲極酣卧舫推簾拾斷橋殘月

二十月紀

曉入靈芝寺爲錢王故苑憩彭祖庵故宋聚景樓前學士橋鐵嶺諸山之水出錢塘門輸委西湖必經橋下其傍仙姥墩姥採百花釀酒仙後十餘年賣酒洞庭云南屏山羅漢室錢王夢十八巨人隨行一僧手像五百尊而化去宋表五山淨慈其一丞相鄭清之記雙井理宗書額古車輦徑行處也蓮花洞口居然一亭湖山在睫萬工池千年古樹交柯積蔭旁激洞

石如碎雷宋乾道舊賞曰小蓬萊在雷峰塔畔故內
侍甘昇園峰巒削雲喬木欒欒槎於石甍有理宗御
愛松山藕花居而出林亭幽雅兩山岸湖皆饒別構
北山維市廛中如石函橋石礪水劉居人架木幾不
辨山水南屏一望垂楊蕭疎可愛余又臥青翰舫居
苕藻中以此酣適之味令人意遠折問水亭而南爲
孫忠烈祠宿舫中四更高嘯月臺晨起涼草滿湖長
堤如煙雨微見保叔峻嶒湖面

二十一月紀

棹昭慶看錦堤走馬堤盡一亭出慈金沙灘西湖以

西湖月觀紀

五

諸泉勝泉以龍井勝故金沙一帶皆流泉遂境第三
橋歸追月玉蓮亭宋競渡奪標所笑此游春水梅花
輪一著耳然當以九溪十八澗勝之應爲西湖樹我
一標

西湖雜紀

初四日至棕毛場散步石涵橋俄見湖光如逢故人
狂不自禁急呼小艇恣其所之

十九日暮已買歸艫立昭慶湖畔見淨慈一帶巒翠
欲滴湖含夕照徑渡湧金聽歸人爭渡再宿青翰舫
樓月落枕上縱聲望湖亭將曙而別

四之日抵湖是夜月初九雨初十月十一微雨十二
之廿一月看月湖心十七夜宿湖舟三觀潮再聞淨
慈晨鐘於定香橋一六橋天曉一晝則極前人藕花
桂子之勝編月紀之留作湖上逸事

嘗出湧金門北爲柳州問水二亭問水卽宋豐樂樓
址柳汀花塢歷欄檻前兩高峰夾菱歌漁唱一時會
合

臥青翰舫保叔一峰在予枕簟推窗視之斜對斷橋
惟見掠草滿湖

西泠居兩湖之中花明如霞襍以鷗鵲

西湖月觀紀

六

觀月三橋梯上漾碧軒水淺舟閑一夜凍湖濱

雷峰塔老蒼突兀如神人搢笏

十五日看潮歸歷湧金錢塘清波三門遶湖紅霞千
萬層倒浸湖底

蓴菜自蕭山惟湘湖第一第三橋近出蓴不下湘湖
手持之

方弄水中月影忽被孤山斷其一角

三潭印月舊在湖心今爲葑泥王洧詩塔邊分占宿
湖船寶鑑開奩水接天

中秋夜余行第五橋至六橋聞淨慈鐘還四橋保叔

昭慶鐘鐺互答

曉看孤山漂絮美女嬌兒逐電追影至第三橋盡矣
金沙灘一帶流水無人偶見金蓮半畝中紅裙曉渡
曉起海雲罩山煙煙隨曉炊亂海雲猶浮其上
自龍井歸至第三橋月始上顧視湖平峰峰盡歛

西湖月觀紀

七

西湖月觀紀終

西子湖
翠餘談
拾

陶潛宣署



光緒
丁巳
武林
刻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上

明 汪阿玉 著

潮江謂之漸江出三天子都

西湖一名上湖以石函橋下又有湖故以上別之舊周三十里今僅半耳

東坡六一泉銘有云雖江山之勝莫適爲主而奇麗秀絕之氣常爲能文者用故吾以謂西湖蓋公几案間一物耳豈直每將公事了湖中耶

錢唐門外尉司宋承平時號八仙裕陵覽西湖圖有眞仙尉之語故建眞仙亭蘇子瞻帥杭率賓客常遊

拾翠餘談上

一

作英游閣林和靖訪謝尉賦秋水芙蓉詩爲詠物樓陳後山興寄高遠形於篇什願得終身爲禦寇亦可想其盛也南渡後弗存矣

坡公書林詩後云吳儂生長吳山曲呼吸湖光飲山渌不論世外隱君子傭夫販婦皆冰玉

蓉塘詩話湯仲友詠西湖曰山色波光步步隨古今難畫亦難詩水浮亭館花間出船載笙歌柳外移過眼年華如去馬惱人春色似游絲六橋幾見輪蹄換取樂莫辭金屈厄

王玉遮云從武林門入風景大都似兩都人家門外

悉是冬青樹杭志云洪武間都指揮徐司馬所栽今有如拱者當猶是其舊植蒼翠鱗鱗屋瓦盡碧如山家青靄人從樹裏行不見赤日小樓壓戶副以短扉緯蕭作垣加塼其上多奉浮屠氏每慧燈不戢卽千家爲墟矣婦人低鬟胡粉傳面蹙尖自喜都作女郎又類倚門伎小兒白雲椎髻美少年翩翩游俠場蓋山川清淑生人韶秀亦如吳中也

從錢塘門出山色層層如芙蓉千片欲插入人鬢保叔塔院有黃鶴山樵海天落照圖在左壁上層今剝落矣

拾翠餘談上

二

大佛寺殿內有沁雪泉深廣可二尺大旱不枯沈長卿幼宰詠孤山四賢祠云衡山高隱白衣郎勉縮人間刺史章請郡來杭開六井頓教斥鹵化仙鄉香山風雅負詩豪長慶曾將紙價操卧閣公餘無別事西湖葑積仗君撈眉山才品最風流豈是尋常肉食儔度牒乞將三百道潛湖功績永千秋孤山處士擅清名梅鶴相依遠世情卜得小山成大隱恥隨法駕振塵纓

歐公云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

田香宇詩葛川有路呼圓澤花塚無人識舊桃之句
蓋姬前身任俠乞萊公葬天竺也

林君復詩山水未深猿鳥少此生猶擬別移居直過
天竺溪橋畔獨樹爲橋結小廬然則當時三竺蓋亦
僻矣

靈隱寺桂爲月中種宋天聖中秋降靈實于此狀若
珠璣一云氣香而色紫芳麗可愛爲名紫陽花

北高峰有七級浮屠火後惟甃甃存南海鄧林句捫
蘿百折上嶙峋世界仙凡到此分

呼猿洞宋僧智一善嘯有哀松之韻嘗養猿於山間

拾翠餘談上

三

臨澗長嘯眾猿畢集人謂之猿父

西山雷院傳莊是張功甫玉照堂舊基今香雪亭有
梅千樹

香林洞巖內深窈通人往來枕流亭內有無竭泉

石面桃在翻經臺之側生于石面每年結實甚大謂
之靈桃政和間歸于京師

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峰石塢內有金姓姬以腹美聞
其家楊梅甚盛所謂金婆楊梅是也

張伯雨卜居西湖散花灘其墓在南峰靈石山玉鉤
橋之南爲兩寶玉鉤所建墓久頽廢姚公綬重葺之

靈鰈井在鳳凰山梵天寺內先是四明阿育王山井
有靈鰈傳云護塔神也後錢氏迎育王舍利歸國井
中鰈不見錢氏於寺廊內鑿石爲井而鰈常現

淨慈倚南屏山周顯德二年錢俶建南渡間燬而復
興山門高棟可當他寺寶殿殿三倍于門不願百丈
龍象如山皆非他刹可侔東廊構田字殿貯五百尊
像作四層相背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多迷

永明禪師名延壽日誦法華經羣羊踞聽弟子一千
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山居詩有榮來祇愛添餘祿
春過誰能悟落花又浮生但向忙時過萬事須從靜

拾翠餘談上

四

裏觀其道場在淨慈寺靈塔在太慈山歲久爲民墓
道萬麻乙巳法裔大壑詢之老農掘得石匣拾舍利
十粒靈骨俱在今移置淨慈後山起塔封焉

吳山第一泉凡五眼銀牀石井操壘汲者成市金鱗
於初殊不爲潛

由大井巷北人家夾磴道居行漸深山氣漸綠山以
伍行人得名訛爲吳或云春秋爲吳南封盡處以別
于越一邱一壑支支異稱其實皆吳山也

自中興觀而至德觀有星宿閣江色從樹中來寒動
金溪次爲皮場廟大德廟又次重陽菴出青衣泉深

可一尋闊如深之半中爲方池亭據其上晚視池上與江光相映一線潺潺作風雨聲龕中青衣爲髻童妝相傳泉所由名也山至此一名寶蓮繇庵至城隍廟路逕曲雜江流隨樹疏密山至此一名金地

三茅觀聳巘倚巖古木蒼藹蕭森羅刹江容隱見林端左側爲三丰祠上太虛樓望杭城廬舍鱗次西湖極目可盡遠眺則海門杳渺無際山至此一名七寶紫陽庵多奇峰怪石曲澗流泉松檜蒙籠不雨翠溼一洞蛻丁仙像旁石壁米顛縱書第一山山至此一名瑞石總名曰吳山云

拾翠餘談上

五

玄妙觀在吳山石龜巷唐末爲紫極宮宋改天慶元末兵燬正統癸亥復舊池上蕉花盛開呂祖師雷顯崖石一時賦詠足侈

泗水潛夫南宋市肆記官巷口有花市錢唐門內有花團

余向寓菩提寺舊在錢唐門外宋太平興國二年建東坡有南漪堂看杜鵑花詩勒于石元末燬後築城於寺基因徙之宋太學街東觀周紫芝菩提小軒晚晴詩白鳥去邊山潑黛綠蒲深處雨跳珠可知矣天長淨心寺在竹竿巷晉天福四年建余嘗時熟游

千勝將軍廟在新橋其神爲張巡之子

佛慧寺在碧峰山環而宅之者千家爲古蕩村當餘杭西溪之孔道饒竹木茶筍之利

客話天目山在臨安縣西五十里高三千九百丈周回八百里有三十六洞爲仙靈所居每歲秋率一日風雨晦冥俗云山神與江神會

洞淵集第三十四洞天曰天目山有兩目左目高二千丈右二千五百丈周回一百里名太微玄蓋洞天太平寰宇記山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里水因山曲折東西有源若自然故曰天目東出臨安爲大

拾翠餘談上

六

溪溢東流而爲苕水西趨於潛爲紫溪合桐廬水以匯于浙江

近世羽士唐子霞謂天目山一名浮玉山上有兩池謂左右目一峰在東號東天目在臨安界今西尖峰在於潛北四十五里連亘杭宣湖徽四州周回二千里上有養生之藥蓄草芫花皆名著仙經郭璞詩云天目山垂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唐

徑山去餘杭西北五十里高三千餘丈周五十里迺天目之東北峰有徑通天目故名

黃山去餘杭東北三十餘里乃天目所分三支之中

以士在中央故名黃西南二十五里又一黃山

餘杭九鎖山其勢九折縈紆相續自西南轉東北至官五里若人之曲肱鎖股故名九鎖曰天關鎖藏雲鎖飛鸞鎖凌虛鎖通眞鎖龍吟鎖洞微鎖雲璈鎖朝元鎖勝國陳恂有步虛詞九首

湧幢小品云看來潮汐分明是天地之呼吸人非呼吸則死天地非呼吸則枯以月之盈虧爲早莫其曰大小未然也

論歷法無他但看潮汐初一十六必以子午刻餘以次漸遲遲至晦望一日之中早在辰末晚在酉末所

拾翠餘談上

七

差甚多而次日子午必不爽此非歷法一定不易之準乎節令亦加之卽差不過一日無甚關係天本以顯道示人人不察而紛紛作聰明者其謂之何有云岳武穆女值父兄之難已甘一死猶慮嫂節未終乃給嫂云井有銀瓶盍往觀焉嫂信之俯視瓶擠之下卽以身殉故世稱銀瓶娘子然宋朱淑貞詩有自負瓶沈身更死則又似負瓶投井也

鴻苞云張俊與岳忠武同受命北伐疑忠武漏洩敵兵還朝反倡逗遛之說愾既力主和議恨忠武爲梗必翦所忌而後快欲甘心忠武正苦無名一聞此言

遂令奸黨攜後語文致其罪是忠武之死俊實爲戎首罪何所逃第考之史傳顛末俊與忠武同起行間始而推轂公之忠勇可大用者俊也旣而忠武功略日盛于俊俊遂不無忌心復疑忠武持其陰事乃遽倡爲逗遛邪說自謂先發制人冀脫已禍未必便有殺忠武心卽使禍實由俊責固難逃然比之檜高二賊亦有間矣夫始而相薦終而相傾自非大聖賢豪傑在中人時有之俊昭昭之表見誅史書冥冥之中必受陰譴此則當其辜矣而必勒今與檜高同科暴罪階下不太甚乎

拾翠餘談上

八

岳氏有舊藏四兇銅像爲宋時所鑄其王氏反接髀形作豐容纖趾蓋氏原與兀朮私故得縱之歸耳今欲去張俊罪軀宜以万俟卨妻代之何如

宋徽宗時有喻氏子法名思淨棄俗出家捨宅以接待雲水爲妙行寺在武林門北夾城巷西思淨善塑佛像人稱喻彌陀當方臘之亂思淨詣賊乞以身代一城之命賊爲少戢寺以不毀金虜入寇廢之嗣後僧小彌陀重建元末兵燬

唐丁飛字翰之濟陽人讀老莊書居錢唐龍泓洞蓄妻子事耕稼如常人夜半山靜取琴彈弄少睡寡言

與人相接禮簡情至未嘗有罷倦之色又不見有所服餌或問之對曰治心修身之外復有何物

錢塘孫季蕃名惟信始居娶棄官隱湖山閒號花翁工爲長短句歿後葬水仙廟側仇仁近詩水仙分地葬詩人又薦菊有亭今作圃埽松無子漫畱墳

錢唐王應瑾出家佑聖觀事父母極孝張伯雨楊維禎俞子中高其介與爲方外交居平種藥洗竹聽笙調鶴而已

元貫雲石生而神彩秀異膂力絕人年十二三時使健兒驅三馬疾馳輒持藥騰上之越一而跨三運藥

拾翠餘談上

九

風生觀者辟易及長折節讀書號酸齋仁宗朝拜翰林學士辭疾居江南賣藥錢塘市詭姓名易冠服人無知者嘗見西湖漁父織蘆花爲被尙其清易以綢賦詩自得稱蘆花道人晚年畱情釋典臨終作辭世吟曰洞花幽草結良緣被我瞞他四十年今日不畱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圓今江干棲雲菴其遁跡處也

西湖功德主今當首推二孫一爲司禮監隆一爲郡太守名孟者風流蘊藉無俗吏卑庸之氣栽花彌谷錦繡被磴種荷花滿湖堤畔柳絲成畦荒祠廢殿丹

青一新建太虛樓於吳山絕巘捐俸不給從木客質千金足成其事樓成望見百里時時與琴酒客來登畫游夕治公事無畱後竟爲言者所中投劾去不知白傅蘇公之曠達何以見容于當時亦復有沾沾善宦者在耶

黃勉之風流儒雅卓越罕羣嘉靖戊戌當試春官適田子菡過吳門與談西湖之勝便輟裝不北上往游西湖盤桓累月勉之自號五嶽山人其自稱於人亦曰山人田戲之曰子誠山人也癖耽山水不願功名可謂山興瘦骨輕軀乘危陟險不煩筇策上下如飛

拾翠餘談上

十

可謂山足目擊清暉便覺醉飽飯纔一溢飲可曠旬可謂山腹談說形勝窮狀奧妙含腴咀嚙歌咏隨之若易牙調味口欲流涎可謂山舌解意蒼頭追隨不倦搜奇剔隱以報主人可謂山僕備此五者而謂之山人不亦宜乎坐客爲之大笑

崇禎癸酉夏爲兒淵應試會城偕禹湖上畫中樓其游覽詩文雜入墨花栖栖款及蒙天笑刺影復以彼時披閱之所得者爲拾翠餘談絕不循西湖誌所載也乙酉兵火後余著作多散失茲存僅此聊札之以自娛而已汪汪千頃人阿王續識于柿

林繁露草堂

拾翠餘談上

十一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上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中

明 汪石玉 著

虎林西山諸勝

古人有卧遊適園所見以著想曷若記載之尤切也予志學前館師課讀未得覽勝自萬曆癸卯秋孟爲試事到杭乍進湖口一望覺翠微頓撲眉睫而白雲莽莽流襟帶矣僑寓龍翔宮浹旬炎歊多暇與高友綠英沿湖涉茅家渡信步飛來峰探巖排磻穿洞跨澗便襲襲身爽出向冷泉亭峭壁懸崖參差以翳日有雲生高高步泉洒田田衣澄然湛然聽淙淙作琴

拾翠餘談中

響久之去亭登靈鷲寺青霞繚渺碧樹蒼鬱紺宇共丹巘爭峻有衲子橫玉弄紫雲迴冷冷接殿角風鈴心花吹展晴霄也更上韜光庵老僧設淡麵臨金蓮池細嚼復躋北高峰已掙空逼漢立浮嵐杳靄之外遙望瀚海如匹練浴日浮天無盡神應飛越碧落作問雲度蓬島乎徐下峰別僧往包憲副園鹿砦清樾鶴徑蕭森修竹翠落金膏長松蒼蔭玉蟬大是摩詰輞川風致回過淨空院俯玉泉池想曇超說法龍君來聽有一泓止水瑩徹石砂鱗鱗於初紅碧相間直可下任公之釣聊曄雪花餅喂之撥刺徜徉魚若知

我樂其樂也偶乳雀襲衣裾不去所隨小奚置諸掌中余命縱之去雀喜噪不休時夕陽射林麓覓路返寓逾日同戚屬周純之鈕宇鑑天長僧靜雲輩輿往天竺頂禮大士珠澤爲取辦香於山市而梵嫂顧大出欸設浴媚嫵賦觸周君頗起橫陳興余慍曰初地人不可受色陰障亟捨之投竹素山房取阿耨池水淨滌身心飫青蔬白飯叩不二法門欲參無漏智果奈縑而禿者無能逗曹溪句天龍指于是取道龍井坐幽澗飲清泉禪意溪花約略夢覺間漫詢辨才參寥舊跡惟留亭石一片雲可與語脈脈經風篁嶺有

拾翠餘談中

二

游客挾妓唱西風桂子和以紫鸞簫嫋嫋雜松竹響不覺疏煙清月掩映玉山漸風靜重門帶露敲獸環數下小童已醪鮮供候燈影間抽坡仙集蕙芙蓉香且讀且斟微醒就枕依然泉石娛清夢耳後已西夏復以試寄菩提寺共吳岳翁斗南再詣龍井天竺飛來峰言旋由九里松喬翠插天清風下墮怡然暢領而歸卽札記讀本禹貢後每一展披有援琴動操眾山皆響便是臥游錄也

虎林南山諸勝

己酉端月七日從柳洲亭小棹沿湖茗香書卷映帶

晴瀾山色起步雷峰塔焚餘額頂蒼苔蒙紅痕間中
空直上稜稜欲墮亦一奇也下塔往淨慈寺禮五百
尊者種種現身應知一佛所印徐自萬峰深處尋承
明禪寂所遂進宗鏡堂登居然亭石壁四立天成如
築疑入金剛窟復扁舟度六橋水雲滄蕩堪畫岸上
柳風舞媚白鳥徊翔其間湖底多萍藻紅心綠葉隱
隱交橫儼秋林晚照焉黃白水花一望錯綺予倚舷
摘其白者雅淡芳芬幾凌波人遺細因和村醪咽之
浩歌風露拂袖還石樓至七月既望再客湖上過雙
塚拜武穆千墳拜忠肅法相禮定光真身青山埋白

拾翠餘談中

三

骨哭英雄恍欲生寶座現金身看古佛真不死泉開
錫杖法無邊也礪遶菖蒲綴虎鬚也披雲度石屋內
有海門其澗深通洋面上有巖穴逗光捫壁得小竇
望之作桃花源想出就煙霞洞丹崖翠巘中杳絕不
可測自外憑眺則遠山遙岑極目可數郡誌稱爲諸
洞之首其水樂洞清溜濺濺如鳴琴漱玉便足人間
清賞坡公所謂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又穿楊梅嶺
經九溪十八澗澗瀨清淺竹松歷落祇鳥自啼花自
落午後遠六和塔潮平江靜雲外山橫似黛剎那抵
虎跑淪泉品勝已日落千峰雲昏萬壑遂取道淨慈

沿堤返大佛山房行將選勝續遊至明竟大風雨凡
三晝夜惟閉戶孤吟看山浮白而已

西湖競渡

朱明競渡三吳固勝而杭藉西湖點綴爲尤勝時已
西端口曉山橫翠晴瀾鋪練楊柳陰濃草沙香暖綺
牕繡幙間在在供葵榴懸蕭艾予因而泛煙槎偕蘭
契角黍薦圓廠盤端景插商乙竄玉竿蒲酒碧鼎沉
煙四面紅妝交映歌吹遞作自斷橋至蘇堤一望連
袂落鴛鴦之雨招搖成燕子之風周姬綺生正拋騷
賤欲控玉驄馳驟忽金鼓振六橋內有龍舟兩兩飛

拾翠餘談中

四

出望河亭人多狀五瘟使畫戟朱干擁繡旗女將露
皙顯血尖如榴花瓣躡空以豔目酒船投離波心看
權郎遡波相撓浪笑傳呼山谷答響午後重湖陰翳
兩峰合雲而雨矣溼具咸乏輿馬俱盡隊隊大堤游
女莫不粉消梨頰脂淡櫻唇寶細掛柳絲珠鳥遺草
際甚一大家妾跌落濠間淋漓宛洛妃出浦至曳
雪憑侍兒肩香鉤滑滑真凌波拾翠人也畫而繁華
暮而狼藉各是一番風景更是時出游者半係吳儂
益擅勝非尋常矣

慧觀樓記

慧觀樓在大佛山上萬厓已西止余約半秋樓前湖
山入鏡白堤花柳羅眼底後憑臨平諸山每朝霧茫
茫失其處而前山晴翠似美人曉妝初罷或湖上煙
雨抹青臨平又皎日空濛致爽爽也常凌晨遠堤翹
首白雲縷縷出山腰露峰點碧可愛至回望所居亦
封雲內然則劉安雞犬又何足異哉甫晝游人簇騎
畫船週漾笙歌遞接煙波間傍晚新月吐嶺紅鮮如
凝脂已而漸白湖面濯濯成金鱗流連深夕每聽輕
簫韻女就垂露亭唱今宵酒醒玉人何處也淒然夢
既當風曉月殘柳外漁燈幾點掩映晨星落落少焉
不定中生慧乎是爲記

拾翠餘談中

五

戊亥登竺合記

萬厓庚戌春浮牖武林禮竺國古聖人時值禁煙晴
風麗日香滿菜畦鄉人於岳廟祈蠶之暇伐鼓鳴金
野唱把盞自得村姬連袂踏青弄花笑語坐立無倫
喧喧直達陸鎮越二日人北新關篙楫如林濺波若
雨人人鼓勇佞佛幾忘生焉既泊觀音橋至明進古
蕩合十者已輻湊及玉泉池梵眾益鱗集漸入三摩
地香煙人氣氤氳轟轟彼西方之人兮真廣大真靈

通也轉由飛來峰上龍井楊梅嶺崎嶇石屋趨淨慈
山村茅舍問綠楊紅杏雜以殘梅春鳥調舌幽巽白
雲澹薄天際家眾團聚一樓炊焉沽焉燒筍發菜倚
欄望嵐色而享盤桓過午始還舟次明以親故在城
買楫新河口遡豹子門蘋風起平林未漁歌來於煙
表翩翩鶴掠凌風躍躍魚跳噴雨悠悠聞半日始抵
王母嬈家范氏寒溫杯酒移時薄暮言旋越明隨家
慈返棹後歲辛亥復攜家鳴榔詣竺時維二月風景
無異前春關之內外游船仍彌塞僅泊蔣家橋側肩
輿自武林門沿城向昭慶賃一巨艘曰西明樓環錢

拾翠餘談中

六

唐湧金清波諸門有湖濱山色一草一木泛濫晴光
灼然可數將晚繫玉蓮亭忽爾冒以濃雲帶以霏烟
白氣亂迸點綴青蕪片片成雪色若雲內有水雲外
無山已乘微月登樓閑眺煙火滿空笙歌盈聽略飛
蝴蝶栩栩雨峰間家人爲促上山矣柳露未稀杏雨
早零赤松蒼柏間乘碧油進三竺午間由一橋下船
則雨後山色飛翠襲人堤上春郊走馬紅袖調絃青
樓朱檻中多冶女豔妝掩映簾箔風恬日融花草香
又是一番風景頃焉笛倚斜陽琴橫新月酌挾侍兒
向高堂問寢遽遽爲共仙嶺間也居無何而帆指

橋李矣能不錄一通以當卧游

壬子適杭雨筆

萬麻壬子芙蓉霄越九日適杭殘梅點點柳星星
晴雨相半冷暖參之行李起松麻場隨家甫客吳王
岑家玉岑故老青衿篤於行誼居近草橋門到時卽
縱步江濱時夕暉已紅歸帆遙遙落天際雨兩黃白
牛馭柴渡水止老樹古木邊宛入戴嵩墨景翌晝歷
三茅觀紫陽菴蒼巘碧樹高低互接濛濛度以石梁
迴磴綴以軒亭忽俯而翠翹可拾忽仰而黃衲在巖
紅袖惹綠雲練裙拖碧澗觴飛木杪壺投巖底謂僊

拾翠餘談中

七

洞可謂游墟亦可家甫攜余禮張三丰遺像一正坐
容肅肅乎雲停也一頂笠倚杖而立雙眸斜注宛宛
欲生色于于以霞舉焉一側卧榻上似夢似醒隱隱
若吸神飄飄其天上且人間耳瞻仰徘徊片晌漫投
小徑達藥王廟正施采繪飾金粉煌煌炎帝報功德
靈億世歟下山歸寓雨絲絲垂簷外及曉曙光映窗
紙亟整輿往天竺回涉三生石蒼茫林岫緇衣頽者
耶錦襦汲者耶牛背吟者耶何塊然之無盡乎出飛
來峰進法相面泉啜茗向蘭飯蔬與僧別散行經高
麗寺轉藏依水故是法界中一芥子香海無何峰影

樹影在落照間甫入城燈火盈街夜市如晝依然墮
塵內矣忽過月之朔謁吳方伯本如畢主人飲邀湖
上有吳山美人侑觴坐中欲予贈之因賦得願爲明
鏡分嬌面然風日少佳游興尙未盡明理歸棹玉岑
父子惜別殊望望一路煙山如醉梅點點者爲青青
柳星星者爲濯濯何必向三生石慨身前後之茫茫
哉雨篷筆記亦痴人說夢耳

卯辰湖游共誌

三日不見叔度令人鄙吝復生三年不見西湖令人
興趣頓減余自萬麻壬子從秣陵遊迄乙卯初夏始

拾翠餘談中

八

得向虎林山色依然湖光如故朝岸數落紅晚林披
明月鳥弄日於桐花魚翻萍於穀雨六橋楊柳絲絲
猶覺春存三竺松篁鬱鬱頓歸炎景登眺不旋日而
返至丙辰春仲桃柳陰陰飛絮乍過南山之南北山
之北一種春風幾多圖畫堤上翩翩俊少或紅綃馳
青驄或廣袖促繡裙佳人下碧油拂春衫步步移豔
笑笑傾城叢花繞練以凝望流鶯滿枝而嚙香千重
碧樹樓臺萬縷紅霞雉堞迨銀蟾初上海棠忽琴聲
來重湖隔林琤琤與松濤鶴唳相和悠然神賞久之
還寢舟次淒淒聞羅江怨卽之則紫袖紅絃皎皎明

月自彈自感暗咽低容故韓娥倡哉予非江州司馬
直酣然調雙門耳少焉遠鐘度角枕已而曉色瞳矓
清光杏藹櫺中碧鸚鵡語紅薔薇聲聲促歸棹抵家
雖次兒雕龍爲侍兒列翠捧迎笑語宴宴足怡然三
年夢想數日盤桓西子湖興趣猶未足償也姑俟異
日俗緣少息當卧石飽清芬乎

香皮小札

甲子上巳泛白苾村看顏氏西府海棠正朝雨後把
蘸脂溼透返得姚雲東畫自題東風吹竹綠於柳柳
不耐秋惟竹存筆墨洒洒多逸致時與姚叔祥陳符

拾翠餘談中

九

升李會嘉譚梁生閻仲諸相知酌東雅堂鑒賞則銀
蟾初上海棠時也越九日詣杭零雨乍歇夜宿九曲
月色朦朧香舟往來如織達旦仍雨當晝而晴晚復
陰入夜大雨泊松麻場迨曉猶陰起步西湖堤上有
游女學弄賣花聲如元人黃子常詞吟紅叫白餘音
輾美更入陸天錫句十八女兒搖艇子隔船笑擲買
花錢行行詣三竺爲二親上香拜祝延齡回過鳳林
寺爲烏窠禪師道場君子泉在其旁柰雨不及探而
紅妝載道可想海棠溼透時焉經赤山埠水曲各浴
鵲灣勝國張伯雨構水軒其上劉邦彥詩春水初生

浴鵲灣樓高枕對青山鳥聲啼足忽飛去門掩綠
陰清晝閒新小棹湖心亭嘉靖間杭守孫公建邵人
鄭姓聯云亭立湖心宛西子載扁舟雅稱雨奇晴好
席開水面恍蘇公游赤壁偏宜月白風清萬麻間孫
司禮增拓其址上建喜清閣後爲文昌祠贊皇胡公
聯云四季笙歌尙有窮民悲夜月六橋花柳渾無隙
地種桑麻甚得先憂後樂意近選部聶公聯云疑是
玉人臨鏡坐恍從銀漢泛槎來尤曠遠得風人之致
舟抵昭慶戒壇訪自度坐慈受堂大雨如注買繡毬
鵲花返篷牕月移雲內市聲潮望後仍陰游興爲

拾翠餘談中

十

阻卽返棹夜止松輦有落霞明處碧山多句向明開
霽過芒莊楠花若雪近西關望觀生書院又楊花若
絮抵家且新綠含晚煙海棠下矣值宜興園子售牡
丹余得其慶雲紅綠蝴蝶瑰紫水晶毬七寶冠諸
名種栽自韻齋前卽札諸古香皮上對熒熒富貴花
較新紅上海棠另是一番光景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中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下

明 汪何玉 著

古樸山房記

崇禎庚午秋多士試會城淵兒雖幼冲亦樂觀其盛況西湖風景時切夢懷遂於八月十三日攜兒下舟吳友好之附載書畫玩好時天朗氣清風順帆飽自學繡而萬壽山自阜林而石門鎮須臾焉余因舉昔人詩東園載酒西園醉指此地張氏園也宋志石門有二張施州刺史子脩雅志泉石觴詠自適其孫台守琥復繕流杯遂初二亭時迪功郎汝昌在子脩居

拾翠餘談下

一

西亦治池館藝花卉相與結社娛樂世謂之東西園把茗閒談不覺過崇邑至落瓜橋泊村岸月色皎然忽西北角黑雲內有電光向夜半大雨

十四日宿雨未收望望米家圖畫早飯棲水午進北關抵松麻場雨止起進大昭慶律寺寺創於宋乾德初有堂曰白蓮曰綠野有軒曰四觀曰碧玉南渡初爲選鋒軍教場僅存戒壇元燬國初重建又燬成化間復新之陳文惠公句湖邊山影裏靜景與僧分遂寓寺後古樸山房主僧爲幻空俗姓董其徒履素名性存又髮僧養元名真誰俱以嚮古爲事到寓復雨

時錢友真長諱千秋者在隣房邀余過酌憶長安別來七載矣猶誦余楊柳青詩話燕姬李鸞及鳳事顧三歌者簫曲以侑與余輩孫茂曙寶完玉角拳宵分始散養元云真長近結社詠西湖花月余卽夢得句有花逢吾輩韻月向此湖圓

望日陰蚤同好之與淵兒往禮竺國聖人由青芝塢過玉泉寺魚已無多因無苐草喂之也當南齊建元中靈悟大師曇超卓庵講經龍聽庵前撫掌泉湧號撫掌泉宋理宗御書玉泉淨空禪院元末燬宣德間重建置白帟局就池造紙消濁久之局廢而泉復列

拾翠餘談下

二

旁一小池水翠綠雖以白粉投之亦成綠色

天竺靈感觀音寺在西湖北山舊志天竺之名起於晉後七百載而大士發迹西峰則始石晉天福僧道翊結庵山中得奇木刻觀音像號天竺看經院天聖間僧詵僧寂徙今處而乳竇峰與白雲獅子諸峰左右環拱未幾分上下竺及沈文通治杭謂上竺大本大士道場以音聲爲佛事非禪那所居迺命辨才元淨主之始以教易禪治平中蔡襄奏賜殿額元淨遂益鑿前山闢地二十有五崇寧元年旱廚水不給主僧玉法師夢泉發西坡鑿之果得因名夢泉舊有雲漢

閣兩峰堂白雲堂中印堂清華軒延桂閣秋芳閣
中竺天寧永祚禪寺隋開皇十七年千歲寶掌禪師
從西土來立道場南渡初有摩利支菩薩感應因賜
錢增廣殿宇以禁中所賜佛像安於本寺自天香閣
桂子堂諸游憩之所千歲和尚詩戶外白猿時獻果
塔前桂子落紛紛

攷天聖六年丁卯秋七八兩月望夕寺殿左右天降
桂子其繁如雨其大如豆其圓如珠其色白者黃者
黑文者時有帶殼者殼味辛俗所傳月中墜桂子惟
天竺有之天寶中寺前一子成桂今月桂峰在焉

拾翠餘談下

三

僧園以杭州有四異天下桂花皆無子獨杭州桂花
有子翠香可愛天下菊花皆不落獨杭州菊花有落
英西湖之上週遭皆綠楊掩映夏月如青帷中行而
晝夜無蠶夜亦少蚊故世謂斯湖爲明聖矣

下天竺靈山敎寺隋開皇十五年有貞觀者與道安
禪師擅越東仲寶開山號南天竺寺五代時號五百
羅漢院後廢宋大中祥符初改賜靈山寺

大抵靈竺之勝周回數十里而巖壑尤美者實聚于
是自飛來峰轉至寺後諸巖洞皆嵌空玲瓏瑩滑清
潤如伏虬飛鳳如層花累萼如皺縠疊浪幽深奇崛

不可悉具其林木皆自巖骨拔起秀潤蔥鬱而茂傳
言茲山產玉故腴潤能育物

飛來峰傳以爲西域靈鷲小朵峰飛來其一帶在昔
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韓僕射舉作候仙亭裴
庶子棠棣作觀風亭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
郎中河南元蕓最後作冷泉亭所謂巖石爲屏雲從
棟生水與塔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仰
之者可垂釣於枕上最餘杭而甲靈隱

靈隱寺晉咸和元年梵僧慧理建理曰中天竺國靈
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爲仙靈所

拾翠餘談下

四

隱此亦復爾耶因名靈隱葛洪書扁宋景德四年十
一月改景德靈隱禪寺寺之後有北高峰則由東廊
入而昇有白雲庵在方丈西延賓望海二閣皆爲山
谷勝槩白傳詩在郡六十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
落醉爲海樗開

韜光庵在靈隱寺西唐長慶中有僧結菴自號韜光
與白侍郎爲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云白屋
炊香飯葷饌不入家慮泉澄葛粉洗手摘藤花青芥
除黃葉紅薑帶紫芽命師相伴食齋罷一甌茶師不
赴答詩云山僧野性好林泉每向巖阿倚石眠不解

栽松陪玉勒惟能引水種金蓮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城市不能飛錫去恐妨鶯囀翠樓前內有金蓮池烹茗井壁間有趙閱道蘇子瞻題名余時上三竺轉靈隱寺坐冷泉亭穿飛來峰洞與兒話所歷處出下竺看三生石蓋李源逢圓澤作牧童正八月十五日余因歎此石峭拔秀麗故兩人緣結於斯若尋常道路安得遽作千古佳話兒問何以有三生余答圓澤初見本身也再見後身也三見化身也既與往法相寺拜定光佛僧人中涵留款余因話宗慧大師七歲猶不言或問之汝非啞乎忽應聲曰

拾翠餘談下

五

不遇作家徒撞破烟樓耳後或問師如何有是長耳卽以手曳耳亦不發一語有僧來叩曰南峰頂難到麼師答云只爲他會不過僧云到後何如師曰孤峰獨宿其開述了緣如此

余更嘆張祐句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於此益深領略返經于少保墓其往聯有血不肯冷風誰與高又兩朝冤少保千古痛錢唐然哉出蘇堤詣岳墳其鐵犯惟長舌婦在雙乳爲游人摩弄光滑競云利市可笑也嘗憶先輩言萬厓乙未歲蕭宗師夢張俊鳴冤懇求除去謀于二司禱岳王定奪而神竟不許然

則此鐵鑄五俘其奸魄實憑之彼王氏嫻嫻應笑世人兒戲冲眞先生者何爲冲眞王奶請謚號也

過西泠遇舊知吳東白達顏已久余還具酒榼移小舫中敘闊并好之養元及兒泛月時雲霧罩山白迷無光至二更起坐段橋聽鷓首絃索度曲已而月到中天皓潔異常東白訂明作東道主棹長橋相候遂相攜還寓清光入夢眞月向此湖圓矣

十六日晴飯後攜兒小艇沿湖維定香橋輿往石屋所謂海門者已改青霞洞天便手拾石投底仍作硤硤聲無水響也通海之說謬矣崎嶇登烟霞洞其寺

拾翠餘談下

六

始於晉僧彌洪有羅漢樂異成石像所謂象鼻峰普賢塔舒嘯亭及水樂洞東坡詩愛此有聲無用之清流者以看潮故無暇探攬亟下山至江干入龍王廟候潮向未末僅水溢耳徒想像劉禹錫句須臾卻入海門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又予瞻句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

謝在杭云鹽官潮來則稍拍岸激石成聲與長溪松山下潮相似惟錢唐則不然初望之一片青氣稍近則茫茫白色其聲如雷其勢如山吼擲狂奔一瞬至岸如崩山倒屋之狀三躍而定則橫江千里水天一

色矣近岸一帶人居潮至浪花直噴屋上簷漏倒傾若驟雨然初觀之亦令人心悸其景界甚似扁舟犯怒漲下黯深灘時也

諸家論潮惟姚寬西溪殘語舊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乃杭誌以江舊與潮通後來築塘捍潮其地遂爲城市今城中猶存漾沙坑壩頭前洋街通江橋等名武林門外有江漲橋潮王廟則舊與江通亦可見

靈隱尚有武林截潮志刻石云有寶達和尚會潮江大溢潮至湖山達持呪止之自是潮擊西興而錢唐

拾翠餘談下

七

沙漲成陸云

國初張志道觀浙江沙漲十里有感云重到錢唐異昔時潮頭東擊遠洲移人間莫住三千歲滄海桑田幾許悲是今之潮縮應亦沙漲而然矣

余時欲赴長橋之約不及登六和塔塔在龍山月輪峰即舊壽甯院開寶三年智覺禪師始於錢氏南果園建塔因即其地造寺以鎮江湖塔高九級五十餘丈後廢紹興二十二年春重建七層而止

近塔爲大慈定慧禪寺唐元和十四年有僧寰中卓于斯之水以給飲他適忽二虎以爪跑山穴泉水沸

湧得以給衆名曰虎跑一云卽南嶽童子泉一夕虎跑而出坡仙詩紫李黃瓜村路香烏紗白葛道衣涼余亦無暇省舊游乃竟以不識路徑爲輿夫從南關進人候潮門焉

道經吳山遂登瑞石紫陽菴陸天錫詩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白露夜滴青芙蓉更念丁野鶴居此召妻王氏云懶散六十年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長寂遂抱膝而逝氏字守素束髮爲女冠跡不下山者二十年天錫贈句鏡中人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且誦且穿空

拾翠餘談下

八

翠亭上望江樓下看秀石又石飛來石峭拔玲瓏竇逗可轉折眉公云一拳便是名山此則名山便是一拳矣再上至德觀在山巔宋渾儀臺側十一曜太歲堂今俗呼星宿閣而渾儀無存閣亦重建

李長蘅云武林城中招提之勝當以雲居爲最繞山門前後皆長松參天蔽日相傳以爲中峰手植欲與兒梃其勝而夕照將殘遂亟下山由官巷出錢唐門白蓮亭畔東白雷使相候第舟放湖中未知所在有快快返寓聊和好之飲而東白自來邀云候入錢莊盤餐半自享矣余謝過隨同好之養元與兒登其第

初月昇嶺紅鮮如朝旭俄爲雲遮聽鄰舟弦子唱卓
橋夢余笑謂東白曰今宵酒醒寶人兒何處也蓋燕
姬劉寶爲東白夙好耳東白亦笑顧予曰此是悶對
如年夜指南院董年與余生死相隔徒負丙辰冬詩
盟也咸忽忽潦倒浩歌歸寢月離雲嶠皎皎矣

十七日勝日晴窗獲觀趙文敏書酒誥并畫醉學士
後有遂昌尙左生跋云晉有天下自何晏始竊歎其
君不以正諫於是其臣多爲身謀從酒昏穢及元帝
渡江猶相彷彿成風若畢吏部輩埋名醉鄉其爲計則
善矣如天下何由是觀之則周公酒誥之作其爲慮

拾翠餘談下

九

深遠矣又文內翰仙山圖并賦有云山莫妙於九疊
屏風又九九而無窮水莫妙於三十六曲又曲曲而
愈通白玉爲棧今往來自易青林爲轍今出入自輕
秀木疏而復密石壁起而復合云云又莫雲卿行草
筆塵多異說余卽錄之更閱古藝樽漢玉羊琥珀甕
諸物向午與兒涉裏湖諸山偶過鐵塔話其事
宋建炎中高宗子明受太子勇卒續綱目從恒辭不
詳其故蓋國史諱之耳初苗劉逼內禪乃立皇子勇
改元明受張德遠諸人勤王鑾輿返正以明受常好
帝位建議去之竟連其乳母掩之鐵塔下後高宗乏

嗣晚年頗恨德遠然德遠之處此亦太過矣

大石佛院在寶石山前相傳秦皇纜船于此石石後
有十三樓宋宣和中僧思淨鑿石爲佛飾以金碧仍
構穹殿覆其上名曰大佛頭寺因以名至正己亥燬
佛像亦剝損宣德間復創殿底之內有沁雪泉一名
思淨迺北關妙行院住持喻氏卽俗稱喻彌陀是也
寺畔有壺瓶塔爲杭人收葬六陵餘骨之所

寶石山一名壽星砦石山又名石甌山吳越王錢氏
之臣吳延爽者請東陽善導和尚舍利建塔于山之
上附以佛廬宋開寶初賜額曰崇壽院咸平中僧人

拾翠餘談下

十

永保目疾誓修寶塔以還光明化緣城府久之世以
師叔稱焉因名塔曰保叔或謂院後山頂有小方石
塔爲保叔非是元延祐中院與塔俱燬僧可周重建
至正末燬於兵僧慧炬又建之余嘗思此塔得如南
都報恩淨圖用五色琉璃瓶瓦頂以風磨銅或赤金
將莊嚴甲人天宜仍五代舊名曰應天塔

院後有浮石大約數十圍名落星石又一在山北之
原錢氏封爲壽星寶石山羅隱作封山記有學士軒
元黃文獻公嘗寓畱此故名成化乙未僧重修塔門
有張卽之所書湖山勝槩扁宣德時鄧林游寺倡和

詩敘云山高六十餘丈而寺冠其巔有西軒跨木杪
瞰湖夕景既沒海門月生湖光泛濫千態萬狀赤壁
之空明流光長淮之黃金萬斛昔聞其語今觀其實
時余與兒登寶所據落星石上望杭城人家鱗次共
煙樹無際已而夕照下生蒼茫神動因指塔左僧舍
謂兒曰此爾祖愛荆公於萬麻癸卯秋與洪友仲間
寓此一夕爾爾同予醉還風吹草響覺有虎嘯亦不
之懼迨予在浴室忽牖間一手入櫻坦然罔顧至明
偶觀此處枝橫大葉宛然反掌也話未已風生竹徑
倅頭亟促下山仍出大佛寺欲尋葛嶺之勝

拾翠餘談下

十一

瑪瑙寶勝寺在葛嶺之東舊在孤山晉時建宋紹興
二十三年徙此元末燬永樂間重建
寶雲寺在葛嶺上瑪瑙寺西吳越錢氏建名干光王
寺有靈泉錦塢初陽臺臺畔爲抱朴子墓憶癸卯秋
七月晦夕先君欲與余登臺望海門日月並出奇景
途遇樵叟嚇以有虎而止
智果寺在葛嶺上寶雲寺西吳越王建循廊而上有
泉在石罅其色紺寒坡公夢詩石泉槐火一時新
葛嶺未躋夜色已動遂返步段橋謂兒昔年癸卯此
時高君明水移酌是堤有詩僧凡可闔席與馮元長

諸客狂呼痛飲不已而先甫共玄期圍棋賭酒風雅
翩然今三十餘年只存余一身緬惟吾父情致可勝
黯然已而兩峰皆刷墨僅不雨耳

夜酌談保叔塔之陰婦帚塢爲護國仁王禪寺係宋
趙經略花園制置使孟珙購地建寺後有巖洞水泉
泓澄其深杳然淳祐七年理宗召寺僧慧開祈雨入
洞默禱雨應賜金襴法衣及扁額慧開化去建塔于
靈洞上元至正庚子寺燬僧祖吉重建有黃龍祠
十八日晴與兒仙期小棹孤山登放鶴亭已圯緬想
在陰之聲低回久之聊吟君復句鶴閑臨水久蜂懶

拾翠餘談下

十二

得花疎益緬懷處士廬其巢居閣久廢今建三賢祠
栽梅數百株漸枯復得張伺初太史補之
竹閣唐杭守白樂天建于孤山廣化寺柏堂之後詩
有清虛當服藥幽獨祇歸山杭人因以祠公後增相
靖東坡名三賢堂南渡建延祥觀與寺俱徙今有六
賢祠在處士墓上層而墓面智果山
孤山涼堂西湖奇絕處也堂規模壯麗下植梅數百
樹以備游幸中有素壁四堵幾三丈高宗翌日命駕
有中貴人相語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給壁亟命
御前蕭照往繪山水照受命卽乞尙方酒四斗昏出

孤山每一鼓即飲一斗盡一斗則一堵壁成畫若此者四畫成蕭亦醉駕至則周行視壁間爲之歎賞知爲照畫賜以金帛蕭畫無他長惟能使畫者精神如在名山勝水間不知其爲畫耳適余攜得蕭待詔山水幅可富涼堂觀也

上紫府飛霞洞天極新煥遇高友文炯攜過鶴巢茶款有友談孤山關帝祠沈銘鎮相公捨漢玉印一方橫徑可二寸許中穴一圓竅蓋侯所佩印也一旁刻漢壽亭侯印一旁刻關某之印色蒼渾不類恒玉其半黝然類漆不知埋沒于澗谷砂磧之中幾千年矣

拾翠餘談下

十三

又一小玉印下刻漢壽亭侯印五字鑄篆尤古雋可愛老僧云亦好事者所捨予亟往叩之而典守者已他出漫過西泠橋登景中閣天然圖畫處收邱壑于胸中飛烟霞于筆底也

元遺山詠蘇小小調虞美人云槐陰別院宜清晝簾外香風逗美人圖子阿誰畱都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鴛鴦燕燕分飛後粉泛梨花瘦只除蘇小不風流斜插一枝萱草鳳釵頭乃西陵松柏誰結同心復哦鄭元祐詩岳王墳西是妾家望郎不見見棲鴉孤山若有成雙日不種梅花種杏花

蘇小墓在鳳凰山舊州治後一云在西湖上宋周紫芝詩湖堤步游客言此蘇小墓賢良司馬樞之夢可證其在解後也蘇小南齊錢唐人若嘉興有蘇小小則唐李紳詩敘爲吳妓人耳

孤山一帶凡有名泉三一爲白香山金屑井一爲六一泉一爲參寥子泉出講堂之下名僕夫泉以烹茶煮鮮遠在湖水上而不堪入茗

自西泠泛輕舸至蘇堤起登三橋龍王堂望湖西諸山頗盡其勝煙林霧嶂映帶層疊淡描濃抹頃刻百態非董巨妙筆不足以發其氣韻

拾翠餘談下

十四

中流抵喜清閣半欲歇矣轉艤三潭湖心寺爲蓮池大師放生處中多蓴菜乃魚樂園廣生天也步紅橋數曲談袁石公盛稱湘湖蓴羹不知湘湖無蓴皆從西湖采去又謂非湘湖水浸不佳不知蓴初摘時必浸之經宿迺肥凡泉水湖水皆可不必湘湖也然西湖人竟無知之者

舟過雷峰塔憶聞君子將言湖上兩浮圖雷峰如老衲寶石如美人李長蘅詩雷峰倚天如醉翁尤得其情態乃塔爲錢氏妃建亦名黃妃塔俗訛呼黃皮又未始不可以美人名也

南屏山中峙者名慧日峰欲躋之而暝色已動僅於
淨慈東廊穿田字殿數五百尊者像因思安得永明
其人者與之補宗鏡錄所未及如此羅漢四層相背
坐尊尊異形位置曲折屈指多迷而本自了然
鍾狂客云湖邊爲問山多少每個山頭住一年奈山
氣漸綠蘭漿雙下由問水亭余賞其柱句平沙水月
三千頃畫舫笙歌十二時回視殘照射麓成赤壁近
昭慶燈火在林薄矣

十九日早會秣陵魯波臣乞其寫照訂於下浣吉日
既蕭山吳太華句臚拉過山樓閱其所藏玩好有大

拾翠餘談下

五

靈壁四面峰巒中凹深池狀若西湖景二硯山短者
如仇池峰有雪筋儼流泉長者上黑下白宛然江練
又英石數座俱倩名手繪成卷一白石子中有呂仙
師像巾履扇拂隱約如畫一端石鸞硯其活眼天成
彩暈可愛以黑髭秋葉匣之一木瘦龜黃色紋理若
鏤刻與白定盆水中綠毛龜爭奇兩犀杯大可拱圍
蜜色欲滴雕前後赤壁細入毫髮一琥珀柿墜血色
瑩透上覆黃葉三片則蜜珀也一瑪瑙簪滿身綠點
晶然浮動名落花流水其花梨屏榻所鑲點蒼石俱
佳太華欲以此易余漢玉圖書猩紅兜羅絨五色成

寄盤而余未果又河南王睿之示不斷宋榻聖教序
九成宮醴泉銘皆吾家藏本之亞品鑒不覺薄暮俄
下雨點聞湧金門內火發望湖面如霞紅可駭

二十日晴熱蚤成嘯竹詩書孫茂曙來卷好之示趙
松雪行書中峰淨主詩一百八首飯後同兒入城至
貢院前因言宋在錢唐門外王家橋試一郡之士謂
之方州貢士元江浙行省移院在城內祥符橋北合
試三十路一府兩州之士謂之江浙行省鄉試又攷
府治據漢志及劉道真記知漢以來皆治武林山又
據隋志及唐人詩知隋以來改治鳳凰山唐及五代

拾翠餘談下

六

吳越國前宋皆因之建炎以後高宗卽其地爲行宮
而守臣始於竹園山建治所今府治是也

更考杭省建置沿革秦漢爲會稽郡治吳

今蘇州東漢

志會稽西部都尉治錢唐武林山

今靈隱山

三國吳置東

安郡治富春隋開皇九年置餘杭十年移錢唐復移

柳浦西依山築城卽鳳凰山之右是也五代吳越王

錢氏卽州建國

余於貢院肆上得一青綠羽觴及錦官城牋東而還
又得空如三硯山皆黑質白紋層巒疊嶂各一其狀
不下吳句臚所秘也

廿一日仍晴熱進錢唐門過演武場週圍多墳墓至
藩司前訪同寅陳沁水爲癸卯鄉進士尙宦游未返
有試士侈談決西湖之水可以灌城此宋狀元陳亮
臆說謂湖地高於城中三尺故也不知湖環二十里
有餘城環將四十里矣況宋城南北比今尤長計地
之大小雖有高下是可灌乎若以今日視之湖與城
中等矣蓋日久諸物爲水火所毀者不知其幾矣塵
土日積尤不可灌明也更相與論湖身通塞

西湖自南渡屋後歷元入於皇朝官無厲禁爲軍民
寺觀侵占蘇堤迤西直抵西山之麓盡化桑田僅留

拾翠餘談下

七

六港以行缺瓜舟子其酒船礙淺不通非今日也裏
湖亦皆桑田彌布惟留二三丈如帶酒船往來而已
外湖則自蘇堤北第一橋迤東沿西林橋孤山路過
段橋沿城而南至雷峰塔爲池蕩桑梗彌望由是外
湖寢以窄小昔所謂十里今無五里焉成化十年巡
撫官謂諺有眉目之說毅然行之日役千夫自雷峰
以西直至蘇堤北第一橋凡舊爲湖而被侵占爲桑
地池園不分前代近年盡數開掘存者無幾仍於開
掘之處築長堤表之堤起自段橋之東至靈峰而止
計二千餘丈址一丈五尺上七尺高五尺外湖舊觀

盡復歌游士女曠然心目爲快

成化十二年杭州湧金門北創開水門通導西湖水
自柳州寺後入寺由曲阜橋達今城河其身疑卽宋
玉蓮堂等處水口也

楊升菴云東坡先生在杭州潁州許州皆開西湖而
杭湖之功尤偉其詩云我在錢唐拓湖滌大堤士女
爭昌丰六橋橫截天漢上北山始與南山通忽驚二
十五萬丈老葑席卷蒼雲空此詩史也

袁中郎云望湖亭接段橋一帶堤甚工緻比蘇堤尤
美夾道種緋桃垂楊芙蓉山茶之屬二十餘種堤邊

拾翠餘談下

六

白石砌如玉布地皆輭沙杭人曰此內使孫公所修
飾也此公大是西湖功德主自昭慶淨慈龍井及山
中菴院之屬所施不下百萬余謂白蘇二公西湖開
山古佛此公異日伽藍也

萬厯乙巳九月華亭介人曹蕃敘袁中郎桃源詠有
云中郎請沐歸楚余亦還吳絕無音耗第傳中郎據
柳浪以自適心殊妬之遂築垂露亭於斷橋之堤緋
桃綠柳洗濯塵心冀與中郎稱勁敵亭扁爲王伯穀
書據一湖之勝余每徘徊其間不忍去今已就毀并
其址不存

萬厯壬午後仁錢令君有陳梅江孫淇陽梁冲宇程
信吾徐恒菴諸公作興湖上其罰鍰或脩葺頽廢或
督罪人補種桃李等樹仍各嚴毀花之禁不獨東瀛
孫中貴一人風雅已也

沈長卿幼宰云六橋垂柳九里喬松斫伐殆盡爲此者非窮民乃財虜也其橫若是而莫敢問則三尺亦虛設矣按律盜路旁無人看守之物法當問徒免刺仍追贓還官計所值約數千金卽不用以修葺頽廢而給軍興蘇民困亦名宦稔當留心者也

西湖之勝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

拾翠餘談下

九

雪湖乃四方游人嘲杭俗但有花朝無月夕自應如
覺家姬不識雪味然犯此者不獨杭也能真領山水
之趣者塵世有幾人哉

是日得黃大癡九峰雪霽王叔明秋林書屋陳白陽
梅花三軸與幻如輩鑒賞宿以金華蘭露嘉慶脯諸
品幻如搜龍井茶杓所藏龍泓烹之因舉辨才送秦
少游於風篁嶺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
不能淫之使遷壯如剡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
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風澤於萬物雖
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

余亦舉田藝衡煮泉小品云龍泓今稱龍井因其深也郡志稱有龍居之非也蓋武林之山皆發源天目以龍飛鳳舞之譏故西湖之山多以龍名非真有龍居之也有龍則泉不可食矣泓上之閣亟宜去之浣花諸池尤所當浚

余前論雪湖復舉凌雲翰茲景八題曰鷺嶺雪峰冷泉雪澗巢居雪閣南屏雪鐘西陵雪樵斷橋雪棹蘇堤雪柳孤山雪梅余俟其時結雪社於湖上

又論西湖之船四沿宋製而差小蓋宋室宸游多載
宮嬪以隨故置上於蓬頂倒載而行其能不煩篙

拾翠餘談下

櫓但用關輪腳踏而速如飛者如賈秋壑車船之遺製亦不可得見矣宋民間船不過有大綠間綠十樣錦勝金鷄等名元人西湖竹枝詞中又有鹿頭湖船唱赧郎不曉所謂今其製不甚相遠大者不過船上加樓極綵繪之華而其名則愈趨愈下杭俗之陋良可嗤也

余正擬孫太初句江當夕照半添色詩與秋山兩闌
奇俄于廿二日早得家信糧務冗迫遂匆匆有行色
養元敲新栗并南棗遺余飯後買棹松麻場收松梅
數盆與兒登舟放出關外夜泊謝村熱如炎夏曉行

至唐樓售餅餌糖物馮開之太史嘗以樓鎮蜜橘最珍風味在閩產上

舟近崇德偶憶朱逢吉語溪十二咏有邑市雙虹注宋孝宗生於嘉興過此至杭舟不卸桅檣故橋特高語溪在縣東南一里舊名禦兒中涇俗名沙渚塘運河水由此東流二十里入桐鄉界吳越時棲兵於此舊志南枕皋亭北通震澤左玉灣右金鷺全吳之腴壤澤國之佳致

玉灣卽石門灣運河水北流東折其形如帶故名在春秋時吳越壘石爲門以爲限隔唐有石門驛宋置

拾翠餘談下

三

贍軍監庫廨榷酒務黃勉齋幹嘗監酒于此幹受業考亭因妻之女嘗著酒器五銘寓警有云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米麴三斛成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天下名士類多空薄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厚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

前所言張子修因監酒庫卜居焉至今乳鴨池流觴曲水存居人稱花園里其地有召仙者降箕云吾乃邑人張子修也昔日與張汝昌築東西二園玉灣之北醉花載月風雅流傳今歸來惟見衰草滿

園愁宛然一丁令威賦詩曰謝事歸來一幅巾于年華表漫哀吟而今廢沼空畱恨好句枇杷更屬人是日益熟宿阜林爲桐鄉界樂天詩平河七百里沃壤兩三州天明經東坡三過堂可勝一彈指頃去來今之感由學繡抵芒莊採香圓木樨返舍適祁雲所來種梅花插石成嘉定盆景

歸後至廿八日浙闈揭曉吾宗諱挺者得雋余因攷洪武二年詔天下郡縣立學選官分科教習禮律書共爲一科樂射數共爲一科各掌以訓導二員生員習學次第侵晨講明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

拾翠餘談下

三

學算未時學射弓弩教使器械學演重石學此之後果有餘暇願學詔誥表箋疏議碑銘者聽從其便府教授州學正縣教諭掌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

二三場畢後十日面試騎射書算律騎觀其馳驟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算觀其乘除明白律觀其講解詳審兒時初學已詣杭觀場因與其師張君又緒夜酌述此爲附於記游之後

此出西子湖拾翠之一二其他諸勝蹟有載香古

月牋者有入梅梅潛餘者有登向平願券者有存
葯房小記者餘或散失或灰燼寥寥數記眞拾翠
於湘浦中焉阿玉并識

拾翠餘談下

三

西子湖拾翠餘談卷下

光緒己未夏四月

西湖台興

泉唐朱景葵題

嘉惠堂丁氏梓行

朱竹垞檢討明詩綜載王瀛字元溟會稽人著西湖
治興二卷選輯光庵詩一絕紹興府藝文志卽引明
詩綜無他綴也會稽志亦無瀛傳吳志上先生錢塘
縣志補錄有此卷凡詩八十八篇懼其湮沒因付手
民爲屐齒櫓牙之導引俟再攷元溟之生平光緒乙
未立夏丁丙

西湖治興卷上

飛來峰

明會稽王瀛元撰

窈窕飛來峰天斲芙蓉朵晴陰積翠濃亂石似堆垛
碧洞轉幽深雲扃春不鎖欲假煉精葉未遂煙霞果
把酒問青山明月還來可

風篁嶺

風篁何巍巍躋攀窘前步步盡極危顛超然空四顧
乘興事幽探更入棲禪處空廊落葉深未有閒僧遇
龍歸古井泉煙雲濕山路所經多荒邱大半公卿墓

西湖治興卷上

一

石獸臥荆榛西山走狐兔人生無百年興衰知幾度
感慨發長吟夕陽在高樹

南屏山

僻愛南屏山偷閒今始到相逢久住僧引我登雲嶠
細摩石刻文科斗入苔竅溫公隸尙真米老墨尤妙
枯松死竹閒疏陰挂殘照緬仰千古風徘徊足吟眺

南高峰九日登高

南峰何嵯峨翠插天宇空蜿蜒勢若龍飛舞形如鳳
登高興頗濃覽勝心亦縱一江吳越分四海車書共
驚看白髮新醉折黃花弄撫景足盤桓臨風恣吟詠

欲罄詩酒懷仍憩煙霞洞行樂須及時處世眞成夢
羣聚暫珠遺九重將柄用老我客重登家山目頻送

賈府廢址

十里湖山景芳淑竹杖幽探散吟躅相逢野老共班
荆脩說前朝如在日指點遺墟一愴然平章勢焰殊
薰天半閒堂上羽觴滿多寶閣中金玉連胡髻國恥
無心雪蟋蟀深居觀關捷誰知禍作木縣菴夜雨西
風鬼啼血

孤山

斷橋分路入風景異人閒綠漲四圍水青浮一點山

西湖治興卷上

二

疏梅和月淡古柏倚雲閒不倦尋詩興攜壺日往還
瑪瑙山居和陳時儀韻

偶上眞如鏡心清眼亦清閒雲隨鳥沒老樹倚崖生
僧向峰頭住人從畫裏行越山渾不遠望望故鄉情

藕花居

一區香世界千古梵王宮雲楊無塵到雷峰有路通
鶴翻松葉路鷗散藕花風我欲來投社殷勤問遠公

二

欲祛三伏暑特地借禪房倚杖竹林下濯纓湖水傍
雲深祇樹暗風細藕花香輸卻僧消受銀塘一味涼

靈芝寺

出城閒縱步何處稱尋幽野寺依雲堞山門繞碧流
鳥歸金磬晚禪定石牀秋老我饒清興詩成不自由

春日湖上和王時雨韻

韶華撩我興曳杖出城西野水魚爭戲春林鳥亂啼
風花吟處落煙柳望中迷正倦尋芳步扁舟候斷堤

二

湖堤閒縱步花落擁籬根十里雲山寺幾家茅屋村
輪蹄任來去簫鼓自朝昏感起精忠恨棲霞鎖墓門

妙智菴

西湖冶興卷上

三

棲霞藏寶刹信步樂幽尋石磴依巖曲僧房入竹深
晚鐘隨落日清梵雜禽音吟罷拂衣去雲歸古洞陰

出錢塘門

曉出重城一破顏天然佳致見湖山晴光欲盡開銀
鏡嵐翠霏微擁翠鬟船載笙歌煙柳外寺藏樓閣島
雲閒此身欲托巢居老塵鞅年年未放閒

西湖舟中

東風引興事幽探淑景剛逢三月三雨後好山凝曉
翠鷗邊新水漲春藍荇絲牽浪舟偏滑花氣薰人酒
易酣忽憶舊遊修禊處蘭亭髣髴在湖南

春霽湖頭放畫船一篙撐破鏡中天載來歌舞人如
玉引出壺山酒似泉花柳六橋迴錦繡樓臺三竺入
雲煙自慚垂老忘機客也逐風流眾少年

斷橋

橋識斷名元不斷跨湖有路入孤山勢橫銀漢虹千
尺影浸冰壺月一彎遊騎去來花雨裏畫船搖曳柳
煙閒誰將化骨拋流水哭對斜陽尚未還

望湖亭

艤舟同上望湖亭袖倚闌干酒未醒柳外波光浮鴨
綠雲邊山色擁螺青綺羅香滿東西路簫鼓聲連遠

西湖冶興卷上

四

近汀咫尺三賢祠宇在高風弈弈播餘馨

三賢堂

夢落煙霞二十年古祠今始得攀緣春風楊柳東西
岸秋雨杭稌上下田梅老孤山無野鶴源通六井有
香泉深功厚澤隨當世感慨令人仰四賢

蘇公堤

老去尋芳信杖藜從容踏徧短長堤陰搏煙柳藏鶯
語香散風花逐馬蹄十里平分湖裏外六橋聯跨岸
東西坡翁遺惠今猶古薄暮歸來醉欲迷

保俶塔

千年形勝試來登雄鎮名山幾廢興一柱擎天依斗
柄七層飛輦闢觚稜聲傳下界驚風鐸影落西湖見
夜燈更上丹梯最高處隔江煙樹宋諸陵

天然圖畫房

僧房開向白雲巔坐挹湖山畫儼然金碧樓臺南北
寺綺羅歌舞去來船偶隨風月忘年友暫作煙霞半
日仙好景一春看未厭相過便欲謝塵緣

葛嶺

野鳥啼春春正晴佛頭西嶺試閒行煉丹仙去空遺
迹拾翠人來未識名繡地露苔妨屐齒夾溪雲樹漏

西湖冶興卷上

五

鐘聲短筇元是神龍骨化後爭傳竹有靈

巾子山

脫巾誰向此閒投長日陰晴竟不收髣髴華陽宮製
度分明漉酒晉風流薄雲拖影籠高髻殘雪凝寒露
白頭千古依然鑒欹正西湖一片鏡光浮

毛寺

本嘉德永壽講寺宋理宗時秦國夫人毛氏者皇后母也既老結菴于此歿就葬焉

俗稱毛寺

野鳥啼恨上寒原芝老東風草正繁千古香燈新世
界一函風露舊乾坤春殘幽徑花無主夢斷深宮燕
有魂欲就山僧詢往事夕陽西下掩空門

鳳林寺

綠陰過雨午生涼迤邐看山到上方鳳鳥不來祇樹
老曇花已落石苔香雲房白日僧常定世路江塵客
自忙屈指百年還有幾得閒隨處且徜徉

忠烈廟

布衣學射起湯陰便有輸忠報國心當路肯同安大
宋故宮那得屬婁金塋封廟食誰消歇山色湖光自
古今若問奸秦埋臭處茫茫煙草跡無尋

靈峰寺

登臨絕頂駐吟筇慰眼螺攢面面峰黃葉亂藏千古

西湖冶興卷上

六

寺白雲輕漏數聲鐘老禪入定心逾靜野客來遊興
正濃浩飲一杯歌一曲不知紅日下高春

北高峰

盤迴七十二層梯信步穿雲路不迷縱目江東帆去
遠置身天上鳥飛低丹青梵宇星辰北花竹人家島
嶼西百歲冥搜人有幾掃開蒼壁漫畱題

靈隱寺

金碧輝煌映冷泉三千世界獨幽偏高峰塔影來深
殿上竺鐘聲落半天眞教尙沾昭代澤清齋猶給宋
時田何人機遣髡胡去雲暗冬青哭杜鵑

靈隱山

峰擎靈鷲勢崔巍白首登臨又幾迴
兀樓臺從地湧依稀圖畫自天開
松閒拂石僧留話竹上題詩我記來
笑別浮圖下山去一聲清磬出雲隈

佛國山

布襪芒鞋瘦竹筇偶來三竺散吟縱
日華掩映高低殿風力浮沉遠近鐘
一水合流雙澗水兩峰高出萬山峰
浩歌歸去壺天晚回首煙嵐翠幾重

集慶寺

萬峰飛翠落空門羅綺香銷舊宸園
玉輦不來閒白晝漆燈無焰冷黃昏
春蘿尙帶宮衣色夜月長懸寶鏡痕
老我不勝增感慨謾題詩句弔芳魂

西湖治興卷上

七

九里松

西入行春翠靄中長松夾道勢凌空
溼凝雲氣山山雨晴捲濤聲樹樹風
九里揭名追說老千年遺迹著袁公
清陰滿路人歌詠應與甘棠召伯同

普福寺窗上人修竹山房

幾年碌碌走塵寰偶逐天風扣竹關
滿地碧陰人迹少一簾清影鳥聲閒
低籠夜月穿幽榻暗引春泉出亂山
竟日連留了餘興肯教猿鶴笑空還

仙芝別墅

好景都從雨裏過流光轉眼值中和
一作清青山不爽尋詩約白髮何妨對酒歌
松引微風琴自奏湖添新漲鏡重磨
欲求勝地紅塵外得似仙芝有幾多

旌功祠

大駕長巡出塞關廟謨偏爲護權姦
冤埋白骨湖山裏忠貫丹心日月閒
馬鬣寒煙愁草色石麟春雨淚苔斑
祠鄰武穆生同恨地下相逢總笑顏

高麗寺

艤棹西湖酒半醒更從高麗訪禪扃
苔花翠蝕金沙地焚火紅銷寶藏經
客拊斷碑尋歲月蠅緣敗壁補丹青
獨憐山色無今古依舊鸞門擁翠屏

西湖治興卷上

八

煙霞寺

路轉清溪一徑斜杖藜隨步總煙霞
鳥從絕壑巢巖路木偈向閒階掃落花
天地寄身俱是客湖山浪迹欲忘家
何由雲臥依禪榻來汲芳泉煮露芽

西湖治興卷上終

西湖治興卷下

明會稽王瀛元溟撰

南高峰

乘閒步上碧峰頭萬里長空縱遠眸天目西來雙鳳舞
舞海門東去六鼉浮潮聲斷續吞吳甸樹色微茫帶越州
今古兩山銷霸業夕陽歸鳥自悠悠

甘溪別墅

數椽幽勝絕輪蹄面面層巒曲曲溪竹蔭疏籬山犬睡
樹藏深隴野猿啼暖風蕩颺花村靜春水迷漫柳岸低蘋藻
薦餘人亦醉斜陽歸路郡城西

西湖治興卷下

珍珠寺

愛山頭白事躋攀蠟屐深穿杏靄閒翠色溼凝苔徑滑
綠陰涼護竹窗閒木魚聲寂僧初飯茶鼎煙銷鶴未還更向
泉頭洗塵耳恍疑南浦珮珊珊

香嚴寺先上人房和蕭山魏廷豹韻

怡老南尋卻老方山中習靜借僧房雨餘谷樹含春色
風過巖花落晚香出牖殘燈依月淡隔林枯竹引泉長碧紗
籠底詩連壁牘有驪珠夜吐光

幻寄菴

結菴禪坐翠微閒幽僻何勞犬護關桂樹影連山閣

暗藤花香墮石牀班風燈虛作一場夢幻泡空遺百歲閒
欲賦招魂寫哀悽夕陽流水正潺湲

湖南勝槩方丈和壁閒韻

南屏勝處一逍遙柳正輕盈花正嬌塔影日移來水面
鐘聲風載出山腰溪雲谷樹連三竺畫舫雕甍徧六橋
游衍不妨歸傍晚且摩碑刻認前朝

慈雲嶺

崇岡縱步暫徘徊湖艇江帆入望來斷壁尙存唐石碣
圓邱猶記宋郊臺翠迷野草牽情遠紅染山花傍醉開
欲向東風盡吟興好詩多付錦囊裁

西湖治興卷下

西湖小隱

湖上春晴競物華誰開亭館醉琵琶馮公野趣一時事
逋老詩名百世誇綠染東風臨水柳紅酣暖日壓欄花
此生欲了投閒債數對孤山有幾家

北山卽景

白頭喜有好懷開隨處看山去復來日上兩峰浮紫翠
雲消三竺見樓臺呼猿洞古應無主放鶴亭空尙有梅
九里松閒羅綺隊笙歌扶醉月中回

南山卽景

一簪華髮照湖山恍我吟蹤著畫閒龍井暗通潮漲

落虎泉寒漱玉潺湲梅坡花謝春長在石屋雲深夜
不關老去詩情猶自煉短筇徐步夕陽還

湖中觀蓮

閒來湖上放扁舟爲愛芙蓉花正稠十里景雲明霽
景一番香雨洗清秋路從翹院追遺迹家在耶溪憶
舊遊懶向迴塘聽野唱恐教牽動百年愁

鄉友徐別駕克平致仕歸杭邀遊舟中倡和

故里榮歸畫錦新棹舟相與賞芳春野花含笑如迎
我沙鳥忘機不避人青鏡偏欺雙老鬢黃金難買一
閒身于今林壑從攀陟肯向風塵再問津

西湖治興卷下

三

畫船絃管按歌新載得梨花一瓮春北闕初歸烏帽
客西湖重會白頭人常教風月如今日不負乾坤有
此身回首夕陽南渡業柳煙花霧暗龍津

孤山祠和壁閒張秋江王雲痴朱春野韻

老我孤山幾夢思登臨重愜賞心期觀梅有客來今
日放鶴無人似舊時豪興秋江頻喚酒多才春野縱
吟詩風流更問雲痴叟肯許槐深續後題

自題治興

鴨綠平堤湖水明雲容舒卷弄陰晴煙隨柳帶纖腰
軟岸夾桃花錦纜生隨處畱情隨處樂不妨閒看不

妨行年拋造物甄陶外幸喜都無俗事嬰

贈寒江和尚

天上曾遊萬壽山偶然飛錫下塵寰蒼龍聽法時歸
鉢白鹿參禪夜到關秋月寒江心皎皎野雲孤鶴意
閒閒我來得領三生話始悟人閒是夢閒

林處士墓

孤塚離離草色平孤山千古擅高名更無人和梅花
句月白昏黃水自清

放鶴亭

人在孤山夢未醒客來空上舊時亭梅花落盡春風

西湖治興卷下

四

老野鶴不歸煙草青

放生碑

謾剔苔封認舊文龍蛇點畫半無存誰知世運滄桑
後對石傷心有裔孫

大佛頭

西子湖邊大佛頭春風載酒一追遊鮑魚腥起阿房
燬從此無人更攬舟

張烈文侯祠

門前下馬拜英靈門對棲霞畫不局千古難銷忠烈
痛什碑重樹有雲仍

和圓澤舊韻

處世分明一夢魂
身前身後孰能論
夕陽山下三生石
遺得荒唐迹尚存

中天竺寺

亂峰深鎖小乾坤
三竺樓臺咫尺分
靈口不隨千歲去
天香依舊落紛紛

上天竺寺

僧堂迥出白雲隈
亂落天花護講臺
金鼎有人調玉燭
誰迎寶相下山來

煙霞洞

西湖治興卷下

五

古洞垂蘿護石門
煙霞開闔自朝昏
鳥飛不到空山靜
野寺僧歸月一痕

虎跑寺

步入重谿紫翠交
春雲閣雨暗山坳
相逢老衲談遺事
一脈靈泉自虎跑

淨慈寺宗鏡堂

遊徧春山兩屐青
東風徐引上南屏
自慙老墮塵勞夢
一到松堂頓覺醒

和一清山字韻

欲賈湖邊屋半間
老將身伴白鷗閒
門前稀種梅花

樹好放青來隔岸山

和東雲舟韻

引鶴看山得自由
閒雲野水共悠悠
年來不作風塵夢
老向西湖買釣舟

蘇堤春曉

海色蒼茫映六橋
柳邊花霧未全消
西湖依舊如西子
一段春光不用描

花港觀魚

雨洗紅芳水氣香
魚翻春藻戲迴塘
我來不起臨淵羨
十載空悲鷁在梁

西湖治興卷下

六

柳浪聞鶯

楊柳絲絲弄曉晴
畫橋春色最關情
流鶯不解興亡恨
猶傍南園弄巧聲

雷峰夕照

暝色霏微入遠林
亂山圍繞半湖陰
浮圖會得遊人意
挂住斜陽一抹金

斷橋殘雪

泉脈初融漾斷澌
梅花開偏小橋西
東君似助尋詩興
畱得瓊瑤襯馬蹄

麴院風荷

古來麴院枕蓮塘風過猶疑醞釀香薰得凌波仙子
醉錦裳零落怯新涼

南屏晚鐘

暝入南屏路不分蓮臺梵唄寂無聞長橋燈火僧歸
急百八鯨音出暮雲

彭善祠廢址重遊毛寺觀感

涉世心知百不能白雲高寺徧尋登斷碑衰草寒煙
裏一望淒然感廢興

四聖觀

古碑荒廟閉松花垣屋蕭條似隱家聊把新詩記風

西湖治興卷下

七

景孤山流水斷橋斜

柳洲寺候門不開

門掩荒苔一徑深湖邊立此時心遲遲欲去猶回
望樹帶殘鶯滿寺陰

普福寺方丈和壁閒韻

道人說法道場開散漫天花雨講臺清磬一聲殘照
裏聽經時有白猿來

道中書所見

草綠裊腰一道斜玉膚花貌是誰家殷勤拂石臨流
水閒看鴛鴦睡淺沙

韜光庵

吟邊喜與故人登老樹無陰石有稜行徧空林僧不
見寒山半出白雲層

舟中和費白石先生韻

東風扶醉過西湖老眼看山半有無一棹載將吟興
去梅花香裏弔林逋

演福寺

漂泊江湖祇自憐三春行樂向誰邊今朝把酒復惆
悵廢寺空山鎖暮煙

湖堤閒步

西湖治興卷下

八

春風過柳柳如線放鶴亭邊入斷橋日暮長堤更回
首六朝宮殿草蕭蕭

下永福寺廢址

嗟我來登見廢基空餘草露溼人衣老僧不識興亡
恨閒臥藜牀對落暉

湖上晚歸見月

孤月亭亭雲外生一湖春水萬蛙聲老來只爲尋詩
苦無處登臨不繫情

鄂王墓

西湖西望北山前卻望棲霞轉可憐忠義有碑書大

節墓門高壓泛湖船

虎跑寺避暑

行穿蒼麓瞰平岡一路薰風草木香
古寺納涼過半日白雲堆裏撫僧牀

西湖冶興卷下終

西湖冶興卷下

九

御 游

日 御

聖 聖

卷之四
唐中氏精葉

遊明聖湖日記

嚶水浦 訪君僚甫著

余稚年聞人談臨安之勝未嘗不神躍欲往萬厓矣
丑余始弱冠卽欲裹三月糧作暢遊計邇來十有
一年時結夢想歲癸亥往賀武陶叔正旦叔撫余
言曰子夙有武林之興今年秋當偕子往余欣然
敬諾及秋光將晚方念前約聞叩門甚急叔遣長
鬚來召卽束裝赴之是夜宿君宰弟之釀花書屋
時九月十一日也

十二日午自胥江解維晚抵吳江登長橋坐垂虹亭

遊明聖湖日記

一

煙波十里歸雁數行高歌白石詞一闕乃還舟同
遊者張君茂之武陶叔冲如仲兄君錫弟

十三日泊醉里

十四日至斗門遊本覺寺入三過堂謁東坡像讀壁
間題句晚宿崇德

十五日晴時至唐栖維舟閒步遇孫芳谷者年可十
八九惜萍水暫逢不獲與訂交也

十六日進北新關遊香積寺

十七日抵西湖湖在城外所謂明聖湖也又名金牛
皆有金牛湧見湖中假館於片石居卽出閒步上

斷橋坐石閣四望略識湖山真面其樂已不可支

強還寓寓中軒榜曰一碧萬頃軒外有池池外卽
湖憑欄遠眺頽然其前者雷峰也子然當湖之中
者湖心亭也屹然對峙者南北峰也樓閣參差望
之如錦屏者吳山也歷歷如雁齒者郡城也湖光
滉漾乍晦乍明波皺微風霞橫夕照遊人漸稀童
子陳設酒饌呼盧浮白月上東林旣醉而臥

十八日遊昭慶寺佛相莊嚴殿宇雄壯洵名利也

十九日過斷橋至孤山謁和靖先生祠高風清節猶
可景仰宋梅三百樹今放鶴亭下疏影僅留數本

遊明聖湖日記

二

次入內臣孫公祠以內臣而欲附和靖吾歎其不
知量也轉謁岳忠武祠瞻拜間覺忠義之氣凜然
如生祠左卽墓道人云樹枝皆南向視之信然有
二鐵條跪草中乃姦僧夫婦也經九里松虬枝古
幹十不存一進天竺禮大士覽其形勝四山環抱
堪輿家以爲藏靈聚秀之地非大士莫能當之中
竺下竺龍象莊嚴亦宏麗其形勝不及上竺下竺
有三生石上有圓公洞圓公卽圓澤大師也洞前
有草菴菴外有十面靈濤石玲瓏詭異不假椎鑿
過此則飛來峰其中洞石不一曰通天曰羅漢曰

隱仙勢類懸厓形如翻浪實難名狀峰下橫跨小橋冷泉潺潺然泉上冷亭翼然而飛偃仰間清風時來幽鳥數聲令人想都盡由此上韜光逕路透迤山形聳拔竹陰密清泉從竹裏宛轉而下水石相搏琅琅作金聲到此佳境耳清目爽不復知有登頓之勞良至菴菴前有一小軒湖光江瀨近在席前方丈有金蓮池產金蓮僧云唐韜光禪師手植禪師云惟能引水種金蓮是也四五月始花形如黃金小鉢

二十日登餐霞閣閣凌峭壁之上爲韜光菴別室其

遊明聖湖日記

三

下有降龍池伏虎石存焉時紅輪出海雲霞絢彩五色變幻噴薄無際誠奇觀也已而下界雞鳴陽光漸滿大地乃歸菴由僻逕造能仁堂後有維摩洞寂然如隔人境養生者之居也午飯罷上北高峯其巔有五聖殿憑高眺遠會稽諸山歷歷可數武林小於彈丸之江細若衣帶遊目天表不知端倪恍疑此身已入霄漢還遊靈隱寺寺外包圍不過盆中景耳尋呼猿洞於荒莽中僧云中通西蜀余漫應之復訪李岫巉但其名存而已是夜仍宿韜光

二十一日至集慶寺寺當天竺通衢左文昌右真武士女往來多集其門故稱小天竺寺之西房僧月軒紹菴者以吾家爲檀越凡來杭者必寓此因留飲頗豐出佛骨相示其說荒誕涉妄幻姑置弗論然釋氏嘗借此以啟愚夫愚婦之善心不無小補又出宋理宗畫像天姿豐厚眉宇英爽偏安一隅享國四十餘年徒事譙游良可深歎過傳家園茅屋數椽清流一帶經雷殿至玉泉池方廣數丈澄澈見底蓄魚百數十有紅白青黃諸色小大不一有人頂筐喚賣餅餌好事者買以投之翔躍爭噉

遊明聖湖日記

四

老衲作禮美其名曰齋魚復遊靈峰寺寺外有聖泉亭繞亭皆大竹竹下流泉出焉自成小小蹊逕遊人聊可息足從寺左上高石峰路窄甚亂石傾欹艱于行步天氣乍暖解衣盤薄移時乃進忽遇石梁陡起數丈下臨深谷逡巡不敢上梁之側小菴在焉柴扉半啟秋菊繞堦老僧抱甕灌花訊路所由指示小逕得至窩石舍利佛塔不甚高可望湖上諸山後有紫雲洞石壁嵌空若神工鬼斧所成入其內寒氣凜然有石梯可下上小石門內一石樓鐫石作大士相坐其中洞中有洞奇外之奇

也復行半里許有金谷洞已爲沙土壅塞及過無門洞竹籬低繞翠栢陰森殊可人意惜蓋以夏屋遂失幽邃之趣

二十二日信步蘇隄過龍王廟廟後有釣魚臺鷗鷺羣飛山水一碧茂之曰對此佳景願安所得酒以賞之余使童子還攜酒榼布席臺畔酣暢而起過六橋上法相寺喬松夾路修竹拂雲迤邐入寺寺爲定光佛涅槃道場其貌尚存萬年缸錫杖泉皆其遺跡仲兄奇之余曰將聞一莖草可化丈六金身佛氏神幻固有如此者相率往拜于少保墓少

遊明聖湖日記

五

保當英廟蒙塵之際定大難安社稷其功當與寇萊公澶淵之役爭烈景仰孤忠復悲罹害低回再三仍由六橋返

二十三日晨鐘初歇披衣啟戶細雨溟濛湖光山色不甚分明模模糊糊中別有妙處茂之方濃睡余撫其背曰黃梁熟天何尚遠遽然耶茂之一笑起不暇束帶倚戶延望曰此真米家潑墨法也既而叔父至仲兄以告叔父亦云然相與讀畫久之童子汲水品龍井明前茶又試武夷余終推龍井第一奕碁四局呼酒小飲擊箸曼歌再歌再飲座中無不

醉者醉後縱目雲開雨止夕陽在山湖中歌舫縱橫管絃未歇俄燈火已上若流螢風中不定漫成一絕云千山落日暮烟曠無數笙歌水上聞借問蕭郎今夜泊紛紛燈火隔溪雲

二十四日請於叔父曰白沙未乾六橋苔滑宜泛小艇攬湖南之勝叔父首肯呼童子買舟舟名嬉春小社王姓長年主之旣而霽色開朗湖光潋灩攜酒登舟推窗四望山色明淨如新沐珠宮紺宇金碧重重白雲紅樹高下互映舟次湖心亭亭當水中左孤嶼右雲居諸景瞭然盡萃此亭登眺久舟

遊明聖湖日記

六

中壺觴已具盤饌羅列劇飲旣酣移舟訪藕花居不得見龍鍾一叟扶杖來就問之三問乃應指蘆荻叢中曰此卽藕花居址也噫芙蓉之國化爲爛莽之墟蓋已久矣泊長橋上雷峰塔遊淨慈寺禮五百羅漢像各具異相殿後有藏經臺臺後有永明塔卽永明禪師藏真處左有居然亭側有小洞石如蓮花名蓮花洞出訪小蓮萊貞父先生名園也先生閉關謝客不獲一見丰采悵望久之還舟洗盞更酌薄暮而歸

二十五日仍招王氏嬉春社遊裏湖登放鶴亭旋泊

西林橋登岸步入西村隔岸望孤山後朱欄傍水
翠幕垂窗古樓覆屋小艇繫門余乃悅其幽寂呼
舟對渡果佳境也繼遊大佛寺殿宇不存大佛巋
然瓦礫中遺秦劫矣

二十六日聯步上寶石山一石橫亘數十丈大似虎
阜千人石又有垂雲石一勺泉泉左爲天然圖畫
再上爲寶叔塔窄逕荒涼古殿圯敗不堪寓目還
欲返僧曰其後尚有勝地可遊予從之見刻石爲
雪達太子像形容奇古箕踞巉巖之上與落雲石
相對旁有逕甚隘互相扶曳而下峭壁如屏與雲

遊明聖湖日記

七

相接苔蘚斑駁樹木虬蟠過此卽紗帽峰螺旋而
上至初陽臺惜早遊五日未能看日月並升也徑
山天目諸峯隱隱可見還至葛嶺朝陽閣傍倚峭
石憑虛遠眺江上客帆湖上遊舫僅如一葉叔父
曰此閣可稱絕勝宜爲買浪子宰相所據吾已謀
斗酒佐濟勝具皆起謝舉酒勸酬臨風舒嘯日暮
下山

二十七日霜降入城止臬署前看迎旗高牙大纛軍
容肅然浙省大地自是不同若吾蘇直兒戲耳

二十八日旣盟櫛焚香啜茗清興悠然叔父曰數日

遨遊略盡南北之勝今日宜對湖山清話以節勞
頓仲兄與茂之舉錢王雄略宋室偏安遺聞逸事
憑弔古今浩然興歎君錫弟問湖上之游何時爲
佳余曰雨奇晴好西子固淡妝濃抹總相宜也昔
人有晴湖不如雨湖雨湖不如月湖月湖不如雪
湖之語安得勾留一載以踐四時之游乎叔父若
不聞也者頽然而臥夢以游之各適其適同樂其
樂此亦勝遊之餘事耳午後步至望湖亭與湖心
亭相對亭下湖舫雁接蟬聯俄長風從朔方來飛
雲疾於奔馬南北諸峰或隱或見湖中白浪頓高

遊明聖湖日記

八

數尺儼如滾雪又一異境歸寓小飲擁衾成寐
二十九日雁聲如櫓霜葉半醉已是初冬景色寓後
有吳二孃者青樓中人也向居毘陵色藝絕倫余
欲招之請於叔父曰有一妙人能容勸酒乎叔曰
何傷吾亦不惜白首與紅顏共醉也二孃聞命卽
至淺斟低唱愈增嫵媚不識比當日蘇小何如酒
闌叩所自來知其從朱公子遊不得如約躊躇於
此贈以一絕烟水湖頭畫掩扉重重啼恨溼羅衣
芳心欲訴無人訴空向東吳幾度飛

三十日登過溪亭亭爲東坡先生建內供先生像過

片雲亭對亭一石高數仞孤秀挺拔名曰片雲石
以約有觀音洞至龍井寺井深不盈十尺大旱
不竭中蓄二魚長可如人泉從井溢出在山泉水
本清也上風篁嶺嶺上有萬丈泉與石奇峰疊疊
然作奔獅舞象飛鸞浴鵝之狀昔米南宮拜石稱
石爲石丈若此諸石之奇米顛見之當更何如也
至獵戶邨山形如夾城前後有門居人出入其間
過此爲新菴菴下石壁峻峭儼如屏障菴後有石
磴九曲而上一亭當半道額曰松關十笏坐亭中
但聞松風謾謾天籟自鳴令人洒然意遠遂成一

遊明聖湖日記

九

律轉逕探幽谷山阿結數椽松濤雲外響竹浪澗
中翻萬樹來秋色千山接暮烟悠然塵不到處處
可參禪菴僧設茗果供客一老僧年可八十餘貌
清癯神采煥發跣趺于中謂余曰下菴頗幽曷往
遊焉使沙彌前導古洞爲門懸厓作壁中掛小屋
三間後一石亭亭直上湊合無痕下一臺可容二
三席曰石圍屏側有小軒懸古畫一幅瓦爐一竹
榻一蒲團一深邃幽閑眞仙境也尋少憩石一名
梨花座對楊梅嶺梨花盛時一望如雪故名稍轉
卽烟霞洞前有烟霞亭下有烟霞寺又有象鼻峰

佛手岩雖見一斑終屬下乘過石屋洞惜外無精
舍便覺孤寂入高麗寺登轉藏塔而歸
十月初一日再謁大士復遊飛來峯小酌於冷泉之
密因閣

初二日風日和暖蓋小春氣候也煮芋煎山栗肴酒
雜陳將作望湖計適吳二孃遣小鬟來言女郎不
日東歸欲與諸郎君言別二孃已冉冉至乃命酒
壯其行色略飲數杯酒涕辭去余亦爲之歔歔不
已蓋無情被有情惱也

遊明聖湖日記

十

院并謁四賢祠上鳳凰山北有見湖亭荒蕪已久
石刻數字漫漶不可辨穿小逕攝衣緣厓而上始
達御教場有將臺臺前有排牙石錢江帶其南西
湖繞其北郡城環其東富春峙其西眞天府之國
也後有小菴人跡罕至觀八卦田下坡有犀牛石
月牙洞石上刻無影相三字前有躍雲石其狀如
梯級而上至聖果寺可望江雅秀髣髴靈巖拂石
而坐清風落袖嵐氣襲人其左石上刻忠實二大
字宋思陵筆也忠實亭在通明洞之前又有鳳山
兩大字宋人王大通書過天門洞近洞有聽講石

天梯石再上有許僧泉上有石窩再上爲白玉宇
墻外列鼎飾香象二石色瑩潤望之如瓊樓玉宇
轉入歸雲洞雲霧迷濛幽寂過甚不堪久留以上
皆幽深僻遠遊人所不到惟寒烟衰草山禽亂鳴
而已然其境自佳故歷覽殆遍雖極險不顧也後
登醉臥石至懶畔禪師塔院進鳳山門出錢塘門
而歸

初四日吳二孃還毘陵叔父曰吳姬今日東歸可聯
騎出郭相送及至郭外而姬已在舟蟬蟻作惜別
語淚淫淫下若梨花帶雨能使人憐因贈以詩云

遊明聖湖日記

士

武林門外送行舟萬種離情逐水流今夜月明何
處泊天涯回首不勝愁姬謝曰旣蒙雅愛更辱新
詞後會如期方不負此日耳舟子催解維送者登
岸風便帆輕紅顏隨流水逝矣

初五日居停主人曰山之北曰古蕩頗饒幽致諸君
搜奇選勝寧獨遺此耶叔父曰噫吾幾忘之命童
子具早餐乘肩輿過松木場不十里而至其地溪
光蕩漾沿溪皆葭荻微風乍來飛花若雪秦望法
華諸山圍若屏障出入非小舟不可捨輿鼓楫而
前約里許抵岸魚莊蟹舍山市烟邨林林在望臨

水一茅菴登其樓四面可遠眺鷗眠沙渚菱歌魚
唱若相和荅頌此一段野趣恍然如在元人漁樂
圖中菴僧供茗飲蔬食精潔余尚欲遍遊墟落見
鴉翻夕照溪界寒烟山色迷離冥冥欲暮乃循舊
路而歸歸寓漏下二聲矣

初六日熟睡至午方起濃雲密雨山色空濛湖波不
定歌舫寂然余亦復息終日

初七日午後微有霽色與二三兄弟步至昭慶寺臨
湖酒樓羣飲於上巨觥滿酌山色湖光盡浮酒面
諦視良久一吸而盡鼓腹大笑曰全湖景色在吾

遊明聖湖日記

士

腹中今而後安得謂之空洞無物哉兄弟爲之絕
倒連吸數觥扶醉還寓

初八日上蒼屏山約行半日抵江口江上有開化寺
聞每歲八月十八日士女雲集於此觀潮潮之爲
物也上落有時大小有候其聲若雷奔勢若雷掣
高如雪山湧如白馬隄岸爲崩陵谷爲振陰風怒
號白日黯淡枚乘所謂曲江廣陵之濤天下壯觀
也余以不得見爲恨寺中有六和塔經劫火佛宇
蕩然循梯級升高望之富春嚴瀨據其上游海門
三山雄其東隅近自天台遠屆白嶽嶺接雲連周

遭千里眼界寬大於斯已極下塔少坐得一律云
偶遊江上寺門枕大江陰一浮天地千山留古
今帆隨雲影遠雁帶夕陽沈沈處疏鐘起悠悠度
碧岑至眞珠寺寺有珍珠泉再遊虎跑泉而回
初九日早過入盤嶺其下卽水樂洞高丈餘水由洞
底涓涓不絕而來鏗鏘有聲如樂作焉洞中門戶
重重徒跣而涉數十武外水忽深不可測涉者乃
止去洞卽楊梅嶺嶺接九溪十八澗十里至理安
寺寺爲日佛開士手創在岩石之下溪泉可汲山
果可餐以朝雲暮靄清風明月爲長物眞禪家淨

遊明聖湖日記

三

修地也禪堂後精舍室中爐烟一縷法華一卷清
致儵然室後有樓直踞危峯之巔曰來青四圍虬
松古檜與山翠相接竹爐湯沸茶香逆鼻細啜一
甌兩腋間清風習習俄欲作別日佛曰此山深僻
遊者絕少居士惠然肯來老僧當掃榻留居士一
賞空山夜色如何許之夜半興日佛談禪機鋒正
洽忽大聲作響振林木如長風怒濤窗戶爲之蕩
搖同人咸屏息日佛云虎嘯山中常有之不足驚
也

初十日日佛設伊蒲饌既飽日佛指示西去有飛泉

可觀命侍者相導緩步穿林歷磴二三里方至其
處近視如珠明皎室雪舞長空遠望如白虹飲澗
匹練垂雲坐石靜對寒氣逼人毛髮塵煩熱惱渙
然冰釋安得長留此清涼世界也歸至庵日佛迎
謂曰今日之遊樂乎叔父曰領師惠多矣相送過
橋而別得詩一首十里潺湲接小橋峰迴岩轉白
雲遙禪關深鎖香塵繞梵宇幽棲法雨飄絕壑猿
啼驚客夢長林鳥語伴山樵年年花落無人到惟
有疏鐘帶月敲

遊明聖湖日記

十四 民國十八年補刊

山色蒼然疏柳葉脫吾秋思愈深矣

十二日訪青樓無一可意令人追念吳娘不置也回
寓城內火大作烈焰燭天下映湖水盡赤遠近犬
吠如亂蛙人喧若怒潮驟雨摧頽之聲似山崩川
潰噫豈造化之不仁抑理數之莫逃歟

十三日早入錢塘門觀西教場演武廳後有神廟
往拜見神貌凜然可畏遂趨而出過孩兒巷卽被
回祿處一門失謹災及數百家達旦火猶未滅神
祠僧舍白屋朱門同歸灰燼焦頭爛額呻吟於篋
簞之下耳不忍聞目不忍見杭城常罹此厄莫可

誰何爲之長歎

十四日汎扁舟渡湖換肩輿入清波門遍遊吳山先至三茅觀有泉名天然泉樓上墜三仙人像一坐一立一臥旋至紫陽庵有飛泉石垂雲石鰲峰紫陽洞瑞石月波池芙蓉石瑪瑙石空翠亭白鹿泉諸勝丁野鶴夫婦羽化於此口占一絕城市來蓬島烟霞此地多紅塵飛不到止許白雲過歷十廟登鎮海樓蓮漏在焉出湧金門堤上有問水柳洲二亭爲冠蓋送迎之所復登舟暝烟生水燈火逗林船亦就岸矣

遊明聖湖日記

壬戌 民國十八年補刊

十五日長空一色隨叔父至斷橋上席地坐飲以待月來少焉東南諸山林杪閃爍有光知冰輪已離海嶠俛酌仰望團團玉盤已照見杯勺矣茂之曰曹孟德對酒當歌孰若吾曹之清雅乎叔曰庾信南樓老子興復不淺庶幾近之皆曰然互相問答杯行無算月近中天或散步長隄倚樹舒嘯嬉笑自如各得所適及疏鐘遞響栖鶻驚飛不知漏下幾點姮娥漸西相與聯袂踏歌回寓舍不解衣而卧

十六日月色如昨仍至斷橋徘徊不忍去蓋言歸有

日矣

十七日嚴束歸裝明日與湖山相別攜酒上石甌山暢飲凭高縱目不覺竟日

十八日舉酒酌湖山而行從北郭登舟出北新關過謝邨心神頗散略飲數杯卽掩篷窗而睡夢魂猶在兩峰三竺間也

十九日宿石門

二十日抵嘉興遊三塔寺過岳園登烟雨樓境地與湖心亭相似而風景不如然四時遊人殆無虛日壁上題詠甚夥有蔣如奇一詩最佳云樓閣起湖

遊明聖湖日記

壬戌 民國十八年補刊

中蓬瀛四望通席分孤浦月林響隔溪風話久歇方歇談高酒不空歸來遲蕩槳漁火數星紅是夜泊北門

二十一日重遊東塔寺訪朱買臣墓余數載前曾客嘉禾見甲第之盛人物之殷六里街爲最而東塔居其中金碧煥然士女春遊月夕花朝鉅欸相競今則佛像塵封紫苔白草徧生庭砌嗟乎不十年而盛衰之異有如此者遊項家園園爲墨林先生小築奇峰曲逕引水爲溪穿林繞砌中瀦爲池其一亭一榭一花一竹位置不俗此老胸中本有邱

壑橋李名園此其甲也夜宿橫江涇

二十二日石尤大作舟不能前泊吳江三里橋下

二十三日渡胥江抵家計四十有三日歷記所遊止
遺西溪雲栖夙願既償歡暢已極然但賞其刻露
清秀一時耳若夫蘇隄春曉柳浪聞鶯曲院荷風
斷橋殘雪此中樂事胡可勝言異日當構別業於
湖山幽絕處供我清遊山靈有知余終不寒白水
之盟也

此冊得之楊清畏四先生案頭原本多譌奪隨
筆補正清寫於含熏齋三日而畢時乾隆丙午

遊明聖湖日記

七 民國十八年補刊

八月晦平安居士沈梅識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223

作者=

页数=785

S S 号=0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h t t p : / / w w w . z g x q s . c n / b b s /

子居 打包上传